郭錫良 唐作藩 何九盈 蔣紹愚 田瑞娟 編著

古代漢語

修訂本

上

商務印書館

郭錫良 唐作藩 何九盈 蔣紹愚 田瑞娟 編著

古代漢語

修訂本

上

商務印書館
1999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代漢語　下册/郭錫良等編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ISBN 7-100-02784-5

Ⅰ．古…　Ⅱ．郭…　Ⅲ．漢語—古代—高等學校—教材
Ⅳ．H1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1401 號

GUDAI HANYU

古代漢語

（修訂本）

册

郭錫良　唐作藩　何九盈　蔣紹愚　田瑞娟　編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照排
北京印刷一廠印刷
ISBN 7-100-02784-5/H·704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數 399 千
印數 5 000 册　印張 16 7/8

定價：26.30 元

改版説明

本書初版是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至1989年印刷了十次，總印數一百三十多萬部。1990年修訂以後，改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次印刷，至今又印了十次，總印數也達二十多萬部。修訂稿完成交付出版後，適逢我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研究，未能看校樣，回國後發現排印錯誤頗多，立即校閱一遍，但遲遲未獲挖改，很是對不起讀者，只得在此致歉了。現在我們同天津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已經到期，承商務印書館表示，樂意出版這部書，這使我們很高興。但是我們没有時間，也没有新的研究或想法，只校閱了一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同時，遵從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的意見，把原來的三册併成了兩册。本書承各方面的厚愛，給了我們許多獎勵，除八十年代兩次獲獎外，1995年又獲得全國第三届優秀教育圖書一等獎；同時也先後收到了許多專家和廣大讀者的寶貴意見，幫助我們改正錯誤，提高質量。對各方面的鼓勵和關懷，我們在此再一次表示深深的謝意，並望大家繼續給予批評指正，以便我們進一步修改。

郭錫良　1999年于北京大學暢春園

修訂本序

我們這部《古代漢語》問世後，得到廣大讀者的熱情鼓勵和有關方面的充分肯定。先被許多高校同行所採用，繼被國家教委文科教材辦公室選作推薦教材，又被國家教委自學高考委員會列爲指定教材；我們也曾用來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進行講授，得到全國電大師生的好評。1986年和1987年先後獲得北京大學首屆科學研究成果著作二等獎和國家教委首屆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但是，初版至今，歷時已近十年，教學情況在變化，又陸續收到不少寶貴意見，也發表了一些評論文章，有鼓勵，也有批評，我們深感有進行修訂的必要。國家教委文科教材辦公室十分關心本書的修訂工作，1986年8月在遼寧丹東召開了本教材的討論會，邀請全國部分同行專家對本書進行了充分討論。參加會議的除編寫組成員外，有丁貞渠（遼寧大學）、向熹（四川大學）、洪成玉（北京師範學院）、唐啟運（華南師範大學）、許威漢（上海師範大學）、許紹早（吉林大學）、張之强（北京師範大學）、解惠全（南開大學）、劉宋川（湖北大學）等同志。國家教委文科教材辦公室的曾芝蘭同志和北京出版社的吴坤定同志、李樹青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與會同志一致肯定：本書既堅持了王力先生首創的古漢語教材的三結合體例，又作了許多改進，有自己的特色。選文由易到難，由淺入深，體現了循序漸進的原則；常識部分相當精練，重點突出，又比較全面；詞義分析舉例注重教給學生分析詞義的方法，有

舉一反三之效，而且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在方法上有一定的獨創性，對古漢語詞義研究起了促進作用。

與會同志也提了許多修改意見和建議，主要是針對文選部分的。由於本書上册、中册是七十年代編寫的，文選的起點太低，和現在文科大學生的程度已不相適應；有好些篇目與現行中學語文課本重複；個别篇目語言典範性不强。有的同志建議充實常識内容，加强系統性；建議詞義分析舉例再增加一兩百個常用詞，還有的建議增加練習。

會後，編寫組認真討論了與會專家們的意見，商討了修訂計劃。隨後由郭錫良提出修訂方案：上册删去文選十六篇，新增十三篇；中册删去文選七篇，新增九篇；下册删去詩歌六首，新增十一首。全書散文增删篇目在三分之一以上，並增加了六個練習。新增篇目先分工注釋，然後由郭錫良修改統一，再經全組傳閱商定。常識、詞義分析舉例和保留的原書文選由郭錫良根據各方面的意見統一修訂或改寫，並經全組傳閱，訂正補充。由於全部修訂工作都是在業餘時間進行的，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才將全書上、中、下三册修訂完畢。

最後應該説明，王力先生是我們的業師，先生爲本書初版（特别是上册）的編寫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林燾先生也曾經參預其事。他們是本書初版的校訂人，在此我們表示深切的懷念和謝意。修訂工作開始，王先生已經謝世，林先生也因事忙未能寓目。因此，修訂本的缺點、失誤只能由編寫組（首先是我）負責。天津教育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同志十分熱情，樂意承擔本書修訂本的出版，我們也深表感謝。

此次修訂，編寫組雖然作了相當努力，終因水平有限，加之不能全力以赴，許多好的意見或未能採納；在此，對所有關懷本書，或鼓勵，或指瑕正誤的同志，謹致謝忱。經過修訂，原有的缺點、失

誤，當可減少，而新的缺點、失誤又可能產生，還望同行專家和廣大讀者繼續批評指正。

郭錫良

1990.3.15

于北京大學暢春園

凡　例

一、本書分上下兩册，每册分爲三個單元，每單元都有文選、古代漢語常識、詞義分析舉例三部分。

二、文選大體上按體裁編排，上册是各種體裁的散文，下册是先秦諸子和駢文、辭賦、詩詞。這樣編排的目的，是爲了更好地體現由淺入深的原則和文體的語言特點。同一體裁的作品，按時代先後排列。

三、每篇選文前面都有作家或專書的簡要介紹以及選文内容的簡要説明。同一作家或專書第二次出現時，不再重複介紹。

四、文選的注釋力求準確鮮明，通俗易懂，便於自學。除注釋詞義外，還適當地作了一些串講和語法分析。注釋中的語法分析不可能很系統、很詳盡，可與古代漢語常識中的有關章節互相參看。

五、注釋詞義一般是注該詞本身固有的意義。如果用"指"、"這裏指"、"相當於"、"等於説"等説法，表示的是這個詞在該語言環境中的解釋，並非其固有的詞義。

六、注釋一般不採用兩説。歷來有兩種解釋的，選擇其中較爲合理的一説。遇到確實難解的地方，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强作解釋。或注明"未詳"、"疑有錯字"等，或姑且引用一説以供參攷。

七、注音一般不注舊讀和異讀，但羣衆中較爲習用的舊讀（如

"王天下"的"王"讀 wàng),仍予注明。

八、文選的正文採用較好的版本,文中明顯的錯字,照其他版本或後人的校訂徑改。

九、古代漢語常識的重點是語言範圍内應解決的問題,如詞彙、語法、文字、音韻等;也包括學習古代漢語所必備的一些其他基本知識,如工具書、句讀、文體、修辭、文化常識等。

十、古代漢語常識中的例句,盡量選用本書文選中出現過的句子,但也並不局限於這一範圍。凡從文選中選用的例句,出處標文選中擬定的題目,以便和文選相參照(如"陳勝者,陽城人也"出處標《史記·陳涉起義》,不標《史記·陳涉世家》)。

十一、詞義分析舉例,主要是引導讀者學會分析詞義的方法。全書選取了兩百多個常用詞,分成六個單元,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並非對每個詞的詞義都進行全面的分析。

序

學習古代漢語，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和方法。解放後，古代漢語的教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並編寫了一些這方面的讀物。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組織編寫的《古代漢語》，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是一部學習古代漢語的重要著作。多年來在全國高等學校和廣大社會讀者教學、研究的實踐過程中，又積累了不少的經驗。我們由於教學的急需，並攷慮到社會的要求，在集體研究的基礎上，努力吸取以往的成就和經驗，編寫了這部《古代漢語》。

在編寫中，我們首先重視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結合，把文選和古代漢語常識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選文既重視語言的典範性，又重視文章的思想內容，努力貫徹批判繼承的精神。第三，在編排上注意體現由淺入深的原則；在注釋上比較詳細，並力求用詞確切，重視語法分析，因此，本書雖然是作爲大學教材編寫的，卻也盡量照顧到便於一般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讀者自學。

本書的編寫者，主要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的成員。編寫工作由郭錫良主持，主要執筆人還有唐作藩、何九盈、蔣紹愚等三位同志；王力先生和林燾先生參加了校訂工作，並撰寫了部分章節；田瑞娟同志參加了中册和下册的編寫工作；此外，張衛東、王若江和古代漢語進修生劉宋川、許青松、吕堅、李學忠、蕭燕翼、田寶來等同志也先後參加過某些部分的編寫工作。

在編寫過程中，我們曾征詢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北京市中小學教材編寫處、武漢大學、武漢師範學院、華中師範學院、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學院、山東大學、山東師範學院、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學院等單位有關同志的寶貴意見(按時間先後排列)，稿成後，又承北京出版社文史編輯室細加審閱，在排印方面給予大力支持，謹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本書肯定還存在不少缺點、錯誤，懇切地希望從事古代漢語教學、研究工作的同志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郭錫良

1979 年

目　　録

緒論 …… (1)

文選 …… (5)

精衛填海 ……《山海經》 (5)

夸父逐日 ……《山海經》 (6)

女媧補天 ……《淮南子》 (7)

蝜蝂傳 …… 柳宗元 (9)

桃花源記 …… 陶淵明 (11)

巫山、巫峽 ……《水經注》 (14)

王子坊 ……《洛陽伽藍記》 (20)

藍田縣丞廳壁記 …… 韓　愈 (29)

鈷鉧潭西小丘記 …… 柳宗元 (33)

廬山草堂記 …… 白居易 (36)

岳陽樓記 …… 范仲淹 (44)

大龍湫記 …… 李孝光 (49)

遊天都 …… 徐宏祖 (53)

傳是樓記 …… 汪　琬 (58)

古代漢語常識 …… (65)

(一) 怎樣查字典辭書 …… (65)

(二) 漢字的結構和發展 …… (73)
(三) 古今詞義的異同 …… (84)
(四) 詞的本義和引申義 …… (91)

詞義分析舉例 …… (99)
(一) 古今詞義不同辨析例 …… (99)
愛(99) 謗(100) 幣(100) 斃(101) 兵(102) 池(102)
除(103) 黨(103) 武(104) 訪(105) 憤(105) 糞(106)
妻(106) 購(107) 館(107) 國(108) 恨(109) 給(109)
憐(110) 臉(110) 賂(111) 勤(111) 窮(112) 去(113)
勸(113) 乳(114) 色(114) 售(115) 樹(115) 睡(116)
塘(116) 涕(117) 誣(118) 寫(118) 臭(119) 淫(120)
獄(120) 逐(121) 走(121)

練習一 …… (123)

文選 …… (127)
鄭伯克段於鄢 …… 《左 傳》 (127)
齊桓公伐楚 …… 《左 傳》 (134)
鞌之戰 …… 《左 傳》 (137)
呂相絕秦 …… 《左 傳》 (142)
子產論尹何爲邑 …… 《左 傳》 (150)
晏嬰論季世 …… 《左 傳》 (152)
句踐滅吳 …… 《國 語》 (156)
范雎説秦王 …… 《戰國策》 (166)
觸龍説趙太后 …… 《戰國策》 (173)
燕昭王求士 …… 《戰國策》 (178)

鴻門宴……《史　記》（182）
陳涉起義……《史　記》（193）
孫　臏……《史　記》（200）
韓信破趙之戰……《史　記》（205）
汲黯……《史　記》（213）
西門豹治鄴……《史　記》（228）
張騫傳（節録）……《漢　書》（232）
華佗傳（節録）……《三國志》（244）
肥水之戰……《資治通鑑》（254）
《張中丞傳》後敍……韓　愈（267）

古代漢語常識……（278）
（五）詞類的活用 ……（278）
（六）古代漢語的詞序 ……（289）
（七）古代漢語的判斷句 ……（297）
（八）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 ……（303）
（九）副　詞 ……（308）
（十）代　詞 ……（319）
（十一）介詞、連詞 ……（335）
（十二）語氣詞和詞頭、詞尾 ……（347）

詞義分析舉例……（362）
（二）詞的本義探求例 ……（362）
表（362）　策（363）　端（363）　綱（364）　吏（364）　構（365）
管（365）　獲（366）　及（366）　集（367）　監（367）　來（368）
臨（368）　零（369）　佞（369）　趣（370）　然（370）　受（371）
叔（371）　歲（372）　採（372）　題（373）　夫（373）　田（374）

行(375) 脩(375) 引(376) 造(376) 旨(377) 質(377)
誅(378) 主(378) 字(379)

練習二……(381)

文選……(386)
諫逐客書……李 斯 (386)
論貴粟疏……鼂 錯 (392)
報任安書……司馬遷 (400)
出師表……諸葛亮 (417)
答李翊書……韓 愈 (423)
同學一首別子固……王安石 (427)
戊午上高宗封事……胡 銓 (430)
藝文志·諸子略(節録) ……《漢書》 (438)
知實(節録)……王 充 (448)
典論·論文 ……曹 丕 (456)
神滅論(節録)……范 縝 (462)
送孟東野序……韓 愈 (468)
封建論……柳宗元 (474)
留侯論……蘇 軾 (487)
《讀史方輿紀要》總敘……顧祖禹 (492)
原臣……黃宗羲 (502)

古代漢語常識……(508)
(十三) 古代的姓氏和名號 ……(508)
(十四) 古代的職官 ……(517)
(十五) 古代的地理 ……(526)

（十六）古代的曆法 …… (534)
（十七）古漢語常用工具書 …… (548)

詞義分析舉例…… (562)
（三）引申義分析例(上) …… (562)
報(562)　北(563)　被(563)　布(564)　裁(565)　長(565)
采(566)　承(567)　誠(567)　錯(568)　達(569)　當(569)
道(570)　豆(571)　都(572)　發(572)　封(573)　奉(574)
復(575)　概(576)　干(576)　顧(578)　官(578)　果(579)
好(579)　和(580)　機(581)　即(581)　極(582)　間(583)
將(584)　脚(585)　節(586)　介(586)　金(587)　居(588)
舉(589)　絶(589)　狂(590)　理(590)　立(591)　利(592)
流(592)　廉(593)　慢(594)　明(594)

練習三…… (595)

目　録

文選……（599）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論　語》（599）
季氏將伐顓臾……《論　語》（603）
子路從而後……《論　語》（606）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老　子》（607）
小國寡民……《老　子》（610）
謀攻……《孫子兵法》（610）
兼愛(上)……《墨　子》（615）
逍遥遊(節録)……《莊　子》（619）
秋水(節録)……《莊　子》（627）
齊桓晉文之事……《孟　子》（630）
許行……《孟　子》（639）
勸學(節録)……《荀　子》（647）
天論(節録)……《荀　子》（654）
歷山之農者侵畔……《韓非子》（659）
五蠹(節録)……《韓非子》（664）
去私……《吕氏春秋》（670）

古代漢語常識……（675）
（十八）　古書的注解……（675）

（十九） 古書的標點問題…… (684)
（二十） 古漢語今譯問題…… (694)
（二十一） 古代的文體…… (708)

詞義分析舉例 …… (717)
（四） 引申義分析例(下)…… (717)
錢(717) 禽(718) 身(718) 勝(719) 時(720) 書(720)
術(721) 斯(721) 寺(722) 所(722) 聽(723) 亡(723)
圍(724) 焉(725) 偶(726) 文(726) 息(727) 習(728)
鄉(728) 相(729) 效(730) 信(730) 須(732) 緒(732)
陽(732) 要(733) 益(734) 因(735) 隱(736) 字(737)
御(737) 遇(738) 約(739) 張(739) 振(740) 直(741)
治(742) 子(743) 作(744)

練習四…… (746)

文選…… (750)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 照 (750)
情采…… 《文心雕龍》 (757)
與朱元思書…… 吳 均 (765)
《文選》序…… 蕭 統 (767)
滕王閣序…… 王 勃 (778)

離騷(節錄)…… 屈 原 (792)
湘夫人…… 屈 原 (801)
哀郢…… 屈 原 (804)
風賦…… 宋 玉 (809)

七發(節録)…… 枚　乘　(815)
刺世疾邪賦…… 趙　壹　(829)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　(834)
別賦…… 江　淹　(839)
敵戒…… 柳宗元　(849)
陋室銘…… 劉禹錫　(852)
赤壁賦…… 蘇　軾　(853)

古代漢語常識…… (859)
(二十二)　駢體文的構成…… (859)
(二十三)　辭賦的構成…… (872)
(二十四)　古代漢語的修辭方式…… (878)

詞義分析舉例…… (890)
(五)　同義詞辨析例…… (890)

練習五…… (907)

文選…… (910)
關雎(周南)…… 《詩　經》　(910)
靜女(邶風)…… 《詩　經》　(912)
氓(衛風)…… 《詩　經》　(913)
伐檀(魏風)…… 《詩　經》　(917)
蒹葭(秦風)…… 《詩　經》　(919)
七月(豳風)…… 《詩　經》　(921)
采薇(小雅)…… 《詩　經》　(927)
十月之交(小雅)…… 《詩　經》　(931)

生民(大雅)……《詩 經》 (935)
噫嘻(周頌)……《詩 經》 (941)

漢魏六朝詩…… (942)
東門行…… 樂 府 (942)
焦仲卿妻(並序)…… 樂 府 (943)
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 (956)
觀滄海…… 曹 操 (958)
贈白馬王彪(並序)…… 曹 植 (959)
詠史(鬱鬱澗底松)…… 左 思 (966)
飲酒(結廬在人境)…… 陶淵明 (967)
讀山海經(精衛銜微木)…… 陶淵明 (968)
擬行路難(對案不能食)…… 鮑 照 (969)
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 庾 信 (970)

唐宋古體詩…… (971)
蜀道難…… 李 白 (971)
夢遊天姥吟留別…… 李 白 (975)
燕歌行…… 高 適 (978)
北征…… 杜 甫 (980)
歲晏行…… 杜 甫 (989)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 參 (990)
調張籍…… 韓 愈 (991)
杜陵叟…… 白居易 (993)
琵琶行(並序)…… 白居易 (995)
雁門太守行…… 李 賀 (999)
荔支歎…… 蘇 軾 (1000)

長歌行 …… 陸　游　(1002)

五言律詩 …… (1004)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王　勃　(1004)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 孟浩然　(1005)
山居秋暝 …… 王　維　(1007)
渡荊門送別 …… 李　白　(1008)
旅夜書懷 …… 杜　甫　(1008)
商山早行 …… 溫庭筠　(1009)
晚晴 …… 李商隱　(1010)
孤桐 …… 王安石　(1011)

七言律詩 …… (1012)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 杜　甫　(1012)
閣夜 …… 杜　甫　(1013)
登高 …… 杜　甫　(1014)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 柳宗元　(1015)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 劉禹錫　(1016)
安定城樓 …… 李商隱　(1017)
新城道中 …… 蘇　軾　(1018)
夜泊水村 …… 陸　游　(1019)
余年四十六入峽忽復二十三年感懷賦長句
…… 陸　游　(1020)

五言絶句 …… (1021)
鹿柴 …… 王　維　(1021)
夜宿山寺 …… 李　白　(1022)

鷓鴣詞 …… 李 益 (1022)
塞下曲(之一) …… 盧 綸 (1023)
江雪 …… 柳宗元 (1024)
柳橋晚眺 …… 陸 游 (1024)

七言絶句 …… (1025)
從軍行(其四) …… 王昌齡 (1025)
峨眉山月歌 …… 李 白 (1026)
邯鄲冬至夜思家 …… 白居易 (1027)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 元 稹 (1027)
赤壁 …… 杜 牧 (1028)
山行 …… 杜 牧 (1029)

詞 …… (1030)
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 …… 張志和 (1030)
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 …… 温庭筠 (1030)
浣溪沙(五里竿頭風欲平) …… 敦煌曲子詞 (1031)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 李 煜 (1032)
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 晏 殊 (1033)
望海潮(東南形勝) …… 柳 永 (1034)
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 …… 蘇 軾 (1035)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 蘇 軾 (1037)
念奴嬌(大江東去) …… 蘇 軾 (1038)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 蘇 軾 (1039)
蘭陵王(柳陰直) …… 周邦彦 (1040)
漁家傲(天接雲濤連曉霧) …… 李清照 (1042)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 李清照 (1043)

六州歌頭(長淮望斷) …… 張孝祥　(1044)
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 …… 陸　游　(1046)
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 辛棄疾　(1047)
祝英臺近(寶釵分) …… 辛棄疾　(1049)
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 …… 辛棄疾　(1050)
西江月(醉裏且貪歡笑) …… 辛棄疾　(1051)
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 …… 陳　亮　(1052)

古代漢語常識 …… (1054)
(二十五)　古今語音的異同 …… (1054)
(二十六)　上古音簡說 …… (1059)
〔附〕　古韻三十部常見諧聲表 …… (1067)
(二十七)　古書的讀音問題 …… (1074)
(二十八)　詩律 …… (1084)
(二十九)　詞律 …… (1102)

詞義分析舉例 …… (1113)
(六)　同源詞探求例 …… (1113)

練習六 …… (1124)

緒　論

中國人民有着幾千年的文明史，擁有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産。批判地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産，是中國人民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

文化遺産中最主要最大量的部分是用書面形式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要利用這些文獻資料，就必須克服語言文字的困難。學習古代漢語的基本目的也正是爲了增進讀者閱讀古書的能力，批判地繼承古代的文化遺産，以發展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從語言學的要求來説，學習、研究古代漢語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正確地吸收"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提高運用和分析現代漢語的能力。由此可見，學習古代漢語對漢語規範化、漢字改革以及改進文風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推進社會主義的語言科學事業的發展，是我們學習古代漢語的又一個重要目的。

古代漢語所研究的内容和對象是非常廣泛的。從時間上看，在"五四"以前的悠久的歷史時期内漢族人民所使用的語言都可以稱爲古代漢語，即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算，也有了三千多年。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各個時期的語言必然有某些發展變化；但古人的口語今天已無從聽到，我們能接觸到的是它三千多年來的書面語形式。漢語的古代書面語大致有兩個系統：一個是

以先秦口語爲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以及後代用這種書面語寫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説的文言;一個是六朝以後在北方話基礎上形成的古白話。文言和古白話都不是一時一地的語言,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語言資料,在語音、語法、詞彙方面必然有很大的差異。全面地、系統地研究這些差異,即它們發展、演變的歷史,這是漢語發展史所要解決的問題。本書所研究的對象是文言。文言是我國古代文獻資料所使用的一種最基本的書面語形式,而這種書面語不僅與現代漢語很隔膜,就是與秦漢以後的歷代口語也嚴重相脱離。至於古白話,它只用於民間文學和筆記語録等部分作品中,它和現代漢語的差别要小一些,一般來説,能閲讀文言文,也就能看懂古白話。因此,我們不把古白話作爲本書研究的對象。

前人學習古代漢語,不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死記硬背式。"五四"以前的歷代文人都是用的這種方法,他們皓首窮經,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才獲得一定的閲讀能力,由於缺乏理論認識,往往還是半通不通,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另一種是學習所謂的系統的古代漢語知識。"五四"以後解放以前的各大學,開設文字、音韻、訓詁、文法等課程,就是這種方式。這種學習方式比起它以前的歷代文人的學習方式當然是一個進步,但它的目的不在於培養學生閲讀古籍的能力,而是傳授分析古代漢語,研究漢語發展史的專門知識。

我們認爲,學習古代漢語必須把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很好地結合起來。感性認識是學習語言的必要條件,應該予以足够的重視。怎樣才能獲得感性認識呢?接觸原始材料,即閲讀古代的文言作品是一個主要途徑。作品讀得越多,掌握得越牢固、越熟練,古代漢語的感性認識也就越豐富、越深刻,閲讀古書的能力也就會隨着提高。但是,這種感性認識又不同於死記硬背式,它必須有一定的理性認識作爲指導,而且又要上升爲理性認識。因此,對古代

漢語的詞彙、語法、文字以及修辭表達、文體特點等方面的基本知識也要有所瞭解，以便把讀過的作品與常識部分互相印證，獲得古代漢語的系統知識，使感性認識深化，發展到理性認識階段。

與古代漢語有關的其他知識非常廣泛，它幾乎涉及到古代的哲學、文學、歷史以及自然科學如天文、曆法等各個方面，這些文獻資料都是用文言記載下來的，要讀懂它，就得有這方面的知識，但我們首先要掌握的是古代漢語所必備的帶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知識，其中包括語音知識、語法知識、詞彙知識等。我們尤其要重視詞彙知識，因爲詞彙的系統性比語法複雜得多，它經常處在變化的狀態中，古今差異甚大，需要花更多的功夫才能掌握。詞是語言的建築材料，掌握了這些常用建築材料的性能、作用，閱讀古書的困難也就解決了一大半。掌握文言詞彙主要靠閱讀典範作品，所以，文選是本書的一個重要內容。學習這些文選，一方面是要鍛煉分析、鑑賞的能力，一方面是要積累詞彙知識，學會分析古今詞義的異同、同義詞的差異、多義詞的各個詞義之間的關係以及詞的本義、引申義等問題。爲了幫助讀者掌握詞義分析的方法，我們還安排了詞義分析舉例的內容。

我們雖然强調通過作品來學習詞彙的重要性，但並不是說可以輕視對作品思想內容的分析。我們反對把古代漢語當作單純的工具來學。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離開了思想內容就無所謂語言；任何一篇作品都與作家的政治立場、社會意識、思想感情密切相關，如果對作家缺乏瞭解，對作品的內容缺乏正確的認識，就不可能真正把一篇作品讀懂。所以，專從所謂的語言角度去增進讀者閱讀古書的能力是有局限的，甚至是有害的，毫無疑問，堅持"古爲今用"和"批判繼承"的原則，分清精華、糟粕，這是一條堅定不移的方針。

文言是與現代漢語差異非常大的書面語，對一個初學者來說，

當然會感到生疏難懂。但是只要肯下苦功，熟讀幾十篇典範作品，並學習一些有關古代漢語的基本知識和常用詞彙，就一定能學會古代漢語，掌握好這一批判繼承古代文化遺產的有力工具。

文　選

精衛填海　《山海經》

【《山海經》介紹】《山海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地理書，作者已不可考。它成書大約在戰國時代，秦漢時又有增删。書中記述了古代傳説中的山川、道里、部落、物産，保存了很多遠古的神話人物、故事傳説，對研究古代文化、歷史、地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中的神話故事，曲折地反映出遠古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狀態，雖然敍述比較簡單，但富有浪漫色彩，對後代文學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山海經》通行的是晉郭璞的注本，清人郝懿行有《山海經箋疏》。

【説明】本篇選自《山海經·北山經》。這是一篇很有教育意義的神話。女娃因游東海被淹死，變成小鳥，决心口啣高山的木石，去填塞大海。這種至死不屈的鬭争精神和頑强的毅力，象徵着勞動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願望和堅强决心。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①]；有鳥焉：

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②，名曰"精衛"，其鳴自詨③。是炎帝之少女④，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⑤。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⑥。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⑦。

注　釋

① 發鳩(jiū)之山：山名。據晉代郭璞注，在今山西長子縣西。　其：代詞，指發鳩山。　柘(zhè)木：落葉灌木或小喬木，葉子可以喂蠶，皮可以染黃色。

② 焉：指示代詞兼語氣詞，相當"於是"，即"在那裏"。　其狀：它的形狀。　如烏：像烏鴉。　文首：花腦袋。　白喙(huì)：白色的嘴。喙：鳥獸的嘴。　赤足：紅色的脚。

③ 其鳴自詨(xiào)：它的叫聲很像自己呼叫自己。　詨：呼叫。

④ 是：指示代詞，指這隻鳥。　炎帝：傳說中原始社會的部落首領。少女：小女兒。

⑤ 游：游歷。　東海：泛指我國東邊的大海。　溺(nì)：淹没，指淹死在海裏。　故：所以。　爲：成爲，變成。

⑥ 以：介詞，表示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後者是前者的目的。略等於"用來"。　堙(yīn)：填塞。

⑦ 漳水：指濁漳河，在山西省東南部。　出焉：發源於發鳩山。今濁漳河發源於山西省長子縣。　東流：向東流。　注於河：流進黃河。今濁漳河流至河北與清漳河匯合成漳河，流入海河。東漢時黃河改道以前，漳河是注入黃河的。　河：上古專指黃河。

夸父逐日　　《山海經》

【説明】本篇選自《山海經·海外北經》。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敢於向大自然挑戰的雄偉氣魄。

夸父與日逐走①。入日，渴，欲得飲②。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③。未至，道渴而死④。棄其杖，化爲鄧林⑤。

注　釋

① 夸父(fǔ)：神話中的英雄。　父：古代用在男子名後的美稱，又寫作"甫"。　逐走：競走，賽跑。

② 入日：意思是追趕上了太陽。據《山海經·大荒北經》載，夸父在太陽落下去的地方(禺谷)趕上了太陽("逮之於禺谷")。　飲：用作名詞，喝的水。下面兩個"飲"字是動詞，喝。

③ 河、渭：黄河和渭水。渭水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在陝西省中部。　不足：指水不够喝。　北飲大澤：到北邊去喝大湖的水。　大澤：大湖。

④ 没有到達〔大湖〕，就在半路上口渴而死。　道：路上，用作渴的狀語。

⑤ 鄧林：即桃林。《山海經·中山經》載，有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

女媧補天①　《淮南子》

【《淮南子》介紹】《淮南子》是在西漢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79—前122年)主持下由他和他的門客撰寫的一部著作。本名《鴻烈》，劉向校定後稱《淮南》，《漢書·藝文志》著録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列入雜家。現只流傳内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始題作《淮南子》。全書以道家思想爲主，糅合先秦儒、法、陰陽等家的學説。這部書在闡明哲理時，常引用一些神話故事，因此書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話。

注本有東漢高誘《淮南鴻烈解》，今注本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

解》。

【説明】"女媧補天"是古代一個著名的神話傳説。這個傳説反映了遠古時代嚴重的自然災害及人類征服自然的積極進取精神。而女媧就是人類這種精神在神話中的體現。

本文選自《淮南子·覽冥訓》,題目是後加的。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②,天不兼覆,地不周載③。火爁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④。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⑤。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⑥,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⑦。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⑧,冀州平,狡蟲死⑨,顓民生。

注 釋

① 女媧(wā):古神話中女神名。傳説在開天闢地時她捏黄土作人,創造了人類,成爲人類的始祖。

② 四極:天的四方極遠之處。傳説天的四方有支撐着的柱子。 廢:指倒塌。 九州:古時稱中國爲赤縣神州,神州之内有九州;神州以外又有九州,稱大九州。這裏泛指大地。

③ 天不能普遍地覆蓋萬物,地不能全面地容載萬物。 兼:同時具備若干方面,廣泛地。 周:普遍。

④ 爁焱(lànyàn):疊韻聯綿詞,火勢蔓延的樣子。 焱:火花。原作"炎",依王念孫説改。 浩洋:水勢浩大的樣子。

⑤ 顓(zhuān)民:善良百姓。 顓:善良。 鷙(zhì)鳥:猛禽。 鷙:凶猛。 攫(jué):用爪抓取。

⑥ 鼇(áo):傳説中海裏的大龜。

⑦ 濟:拯救。 冀州:《淮南子·地形》:"何謂九州?……正中冀州曰中土",即古人所説的"四海之内",泛指中國。 淫水:洪水。

⑧ 涸(hé):水乾枯。

⑨ 狡蟲：凶猛的鳥獸，指上文的"猛獸"、"鷙鳥"。　狡：猛。　蟲：古代包括禽獸。

蝜蝂傳

柳宗元

【作者介紹】柳宗元(公元 773—819 年)，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市)人，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

中唐時期，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公元 805 年春，王叔文執政，採取了一些改革政治的措施，柳宗元積極參與了這一改革，被任爲禮部員外郎。不久，王叔文爲宦官、藩鎮所攻擊而失敗，柳宗元也被貶爲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馬(實際是閒職)。十年後，又調到更荒遠的柳州任刺史。最後死在柳州。

在漫長的貶逐生涯中，柳宗元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寫作了許多戰鬥性很强的哲學、政治論文，並創作了大量揭露當時社會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的優秀文學作品。他還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人之一，歷來都把他和韓愈並稱。柳宗元的詩文有較高的藝術性：山水記清新秀麗，寓言簡練而深刻，都富于創造性；詩歌幽峭清朗，具有獨特風格。他的著作現存有《柳河東集》。

【說明】這則寓言用蝜蝂的生活習性同"嗜取者"的思想行爲作對比，深刻地諷刺了那些貪得無厭的財迷和拚命往上爬的貪官污吏，指出他們實際上跟小蟲一樣的愚蠢，結果必然要自取滅亡。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①。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②。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③。其背甚澀，物積因不

散，卒蹎仆不能起④。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⑤。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⑥。

注　釋

① 蝜蝂(fùbǎn)：《爾雅·釋蟲》作"負版"，一種黑顏色的小蟲。　善負：喜愛背東西。

② 輒(zhè)：副詞，總是。　仰(áng)：高舉着(頭)。　之：指"物"。

③ 背愈重：背上的東西越來越重。　困劇：勞累非常。

④ 其：它的。　甚澾：非常不光滑。　積：堆積，積存。　不散(sǎn)：不散落，不掉下來。　卒：副詞，終於。　蹎仆(zhìpū)：跌倒。這裏是被東西壓倒的意思。

⑤ 或：無定代詞，有的。　爲：介詞，替。　去其負：去掉它背的東西。負：用作名詞，指背的東西。　苟：連詞，如果。　如故：像從前一樣。

⑥ 上高：往高處爬。　極其力：用盡了它的氣力。　不已：不停止。　墜地：墜落在地上。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①，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②。及其怠而蹎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③。苟能起，又不艾④，日思高其位，大其禄⑤，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⑥。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⑦，亦足哀夫⑧！

注　釋

① 嗜(shì)取者：指貪得無厭的人。　遇貨不避：見到錢財就撈一把的意思。　厚其室：充實他的家産。　厚：用作使動，加厚，充實。

② 累：負担。　其：代詞，指財貨。

③ 及：等到。　怠而蹎：因疏忽大意而垮下來的意思。　也：句中語氣詞，表提頓。　黜(chù)棄：罷官。　遷徙(xǐ)：被降職調往邊遠地

區。　之：兩個"之"字都是人稱代詞，代"嗜取者"。　亦以病矣：也已經困苦不堪了。　以：通"已"。　病：疲困。

④ 艾(yì)：停止，悔改。

⑤ 日：天天。　高：用作使動，提高。　大：用作使動，加大。　禄：俸禄。

⑥ 滋甚：更加厲害。　近於危墜：接近摔死。　前之死亡：指以前由於極力求官貪財而自取滅亡的人。

⑦ 其形：他的形狀。　魁然：龐大的樣子。　其名人也：他的名稱是人。　智則小蠹：見識却和小蟲一樣。

⑧ 亦足哀夫：也太可悲了。　夫：句尾語氣詞，表感嘆。

桃花源記

陶淵明

【作者介紹】陶淵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又名潛，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附近)人。出身没落的官僚家庭，做過參軍、縣令等小官。他生活的時代，我國正處在南北分裂的局面，東晉和劉宋王朝政治腐敗，門第森嚴，封建統治的上層社會虚僞齷齪。他對當時這種黑暗現實不滿，四十一歲任彭澤令時，棄官隱居。

陶淵明長期隱居田園，寄情詩酒，他的作品一般比較平和，時常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因此過去被視爲"田園詩人"。但是他實際上對世事並没有遺忘和冷淡，不論是他的詩歌還是散文，都在平淡中包含了不滿和憤慨之情，並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詩文的語言樸素自然，具有獨特的風格，對後代的作家影響較大。有陶澍編注的《靖節先生集》。

【説明】這篇文章是《桃花源詩》的序言。作者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和白描的手法描繪出一個理想社會，在這個與世隔絶的社

會中，人們不必負擔賦稅徭役，不受王朝更迭的影響，過着自給自足的淳樸、安樂的生活。這自然只是"烏托邦"式的空想，但表現了作者對當時封建黑暗現實的不滿，也反映了在動蕩不安時代人民要求安定生活的願望。同時，它也表現出作者逃避現實、寄托空想的消極態度。正因爲如此，"世外桃源"才爲後世企圖逃避現實鬪争的人所津津樂道。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①，緣溪行，忘路之遠近②。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③，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④。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⑤。

注　釋

① 太元：東晉孝武帝的年號（公元 376—396 年）。　武陵：東晉郡名，郡治在今湖南常德市附近。

② 緣：沿着，順着。

③ 步：古代長度單位，三百步爲一里。

④ 英：花。　繽紛：紛繁凌亂的樣子。

⑤ 欲窮其林：想要走到桃花林的盡頭。　窮：窮盡，這裏用作動詞。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①。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②。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③。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④。阡陌交通⑤，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⑥，男女衣著，悉如外人⑦。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⑧。

注　釋

① 林盡水源：桃花林的盡頭便是溪水的源頭。

② 捨：捨棄，離開。

③ 纔：僅僅。　豁(huò)然：開闊的樣子。

④ 儼(yǎn)然：整齊的樣子。　屬：類。

⑤ 阡陌(qiānmò)：田間小路，南北叫阡，東西叫陌。　交通：交錯通貫。

⑥ 種作：耕種勞動。

⑦ 悉如外人：都和外面的人一樣。　悉：都。

⑧ 黄髮：指老人。古人認爲老人頭髮由白轉黄是一種長壽的象徵。垂髫(tiáo)：指兒童。　髫：兒童下垂的頭髮。　怡(yí)然：安適愉快的樣子。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①。便要還家②，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③。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④，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⑤。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⑥，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⑦。"

注　釋

① 具：皆，都。

② 要(yāo)：邀請。

③ 咸來問訊：都來打聽消息。　咸：都。　訊：消息。

④ 先世：上代，祖先。　邑(yì)人：同鄉人。　絶境：與外界隔絶的地方。

⑤ 乃：竟然。　無論：不要説，不用説。

⑥ 餘人：其餘的人。　延：引進，邀請。

⑦ 此中人：指桃花源裏的人。　不足爲外人道也：不值得對外面的人説。這是委婉地要求漁人不要把桃花源裏的情況講出去。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①。及郡下，詣太守②，説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注　釋

① 扶：依靠，這裏是沿着的意思。　向路：舊路，指漁人來時的路。向：原來，從前。　誌：做標記。

② 及：到。　郡下：郡治所在地，指武陵。　詣(yì)：拜見。

南陽劉子驥①，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②。未果，尋病終③。後遂無問津者④。

注　釋

①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劉子驥：名驎之。《晉書·隱逸傳》説他蔑視權貴，不願做官，好遊山水。

② 規往：計劃要去。　規：謀劃，打主意。

③ 未果：没有實現。　尋：不久。

④ 問津：本指探詢渡口，這裏是訪求的意思。

巫山、巫峽　《水經注》

【《水經注》介紹】《水經》是我國古代一部記載全國水道的地理著作。舊題漢代桑欽著，據明代、清代人考證，著者可能是三國時人，姓名已不可考。《水經》記載大小河流一百三十七條，内容十分簡略。

《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公元 466？—527 年)，字善長，南北

朝時北魏范陽(今河北涿州市)人。曾任尚書主客郎、東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官。後派出作關右大使,途中被企圖反叛北魏的雍州刺史蕭寶夤(yín)所殺。酈道元廣泛地收集了前人有關全國水道的著作,再加上自己遊歷各地山川的見聞,在《水經》原有的基礎上大量地加以補充修訂,寫成《水經注》四十卷,資料超過原書二十倍,記載了全國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條。用因水記山、因地記事的方法,詳細地描述了書中所載河流的源流支派以及流經之地的地形、氣候、土壤、物産等,並介紹了沿岸城邑的建制沿革,有關的歷史事跡和神話傳説等。《水經注》不僅是研究我國古代地理、歷史、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其中許多篇章也是優秀的遊記體散文,語言簡潔,文筆優美,對後代文學發展有較大的影響。

作者生活在南北朝分裂時期,許多地方未能實地考察,因此他的某些記述與實際地理不符。由於時代和階級地位的局限,作者在描寫山水時不免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情感。

《水經注》現在通行的版本是清人戴震校刊的四十卷本。

【説明】本篇選自《水經注》卷三十四《江水》。它通過歷史記載和神話故事,記述了巫山、巫峽的地理位置,用形象生動的語言描繪了大巫山挺拔巍峨的氣勢和三峽兩岸美麗如畫的四季景色,展現出祖國河山的雄偉秀麗,是長江萬里錦綉圖中一幅出色的畫卷。全篇文筆簡潔精練,語言生動,富有傳神的力量,是《水經注》的一篇代表作。

江水又東,逕巫峽[①],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②]。郭仲産云[③]:"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④]!"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⑤]。此山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⑥，晉太元二年又崩⑦。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笥⑧，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⑨，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爲竦桀⑩。其下十餘里⑪，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⑫，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⑬，其翼附羣山，並概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⑭！神孟涂所處⑮。《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孟涂，是司神於巴⑯，巴人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⑰，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⑱。"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⑲。"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⑳。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精魂爲草，寔爲靈芝㉑。"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阻㉒，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㉓。'旦早視之，果如其言㉔。故爲立廟，號朝雲焉㉕。"其間首尾百六十里㉖，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㉗。

注　釋

① 江：長江。　東：用作動詞，向東流。　逕：經過。　巫峽：在四川巫山縣東。

② 杜宇：古代傳説中蜀國的一個帝王，據説他派人鑿通巫峽。

③ 郭仲産：南朝劉宋時人，曾著《荆州記》。

④ 按照《漢書·地理志》，巫山在巫山縣西南，可是現在巫山在巫山縣的東邊，這大概是郡縣政府所在地不固定的緣故吧！　地理志：指《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巫縣下應劭注："巫山在西南"。　將：副詞，表揣測語氣，略等於"大概"。　居治：指政府機關所在地。居：居停，停留。　治：治所。漢代刺史"居無常治"，卽没有固定的治所。

⑤ 新崩灘：在今湖北巴東縣西，重慶巫山縣東。　灘：水淺多石而水流急的地方。

⑥ 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　永元：東漢和帝(劉肇)的年號。此句見《後漢書·五行志》，記載的是秭歸山。

⑦ 太元二年：公元 377 年。　太元：東晉孝武帝(司馬曜)的年號。

⑧ 簞(dān)：古代盛飯的圓形竹器。　笥(sì)：古代盛飯或盛衣服的方形竹器。這裏都是形容石頭的形狀和大小。

⑨ 像這樣的石頭非常多，全是從高處崩塌的山崖落下來的，使得湍急的江水更加洶湧。　隕(yǔn)：從高處下落。　致：以致。　怒湍(tuān)流：使激流水勢洶湧。　怒：指水勢洶湧。這裏用作使動。湍流：流得很急的水。

⑩ 那崩塌的山崖剩下的部分，比起其他各個山嶺，還算是高聳突出的。頹(tuí)：傾頹，坍塌。　巖：高峻的山岩。　竦桀(sǒngjié)：高聳的樣子。　竦：通"聳"，聳立。　桀：突出。

⑪ 其：它的，指新崩灘。

⑫ 非惟三峽所無：不只是三峽所沒有。　非惟：不只是。　三峽：瞿(qú)塘峽，巫峽，西陵峽的總稱。在重慶奉節縣和湖北宜昌市之間，地處長江上游，山高灘多水急。　瞿塘峽：在重慶奉節縣東。　西陵峽：在湖北宜昌市西。這句的意思是，大巫山是三峽最高峻的山峰。

⑬ 乃當：而是應當。　抗峰岷峨：跟岷山、峨嵋山爭高低。　抗峰：比山峰的高低。　岷：岷山，在四川松潘縣北。　峨：峨嵋山，在四川峨嵋山市西南。　偕嶺衡疑：同衡山、九疑山相並列。　偕嶺：指山嶺同樣高。　偕：共同，用作動詞。　衡：指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在湖南衡陽市南岳特區。　疑：指九疑山，在湖南寧遠縣。

⑭ 大巫山遮護統領周圍的各個山峰，高與云平，還要到霄漢去衡量它們的高低啊！　翼：翅膀，用作動詞，遮護的意思。　附：用作使動，使……依附，這裏是統領的意思。　並、概：都是平列的意思。　青雲：藍色的雲。　更：還，還得。　就：到……去。　霄漢：指天。霄：雲霄。　漢：銀河。　其：它們的，指大巫山與霄漢。　耳：句末語氣詞，表示感嘆。這三句是在說了大巫山是三峽的最高峰和應當與岷、峨、衡、疑四大名山相比兩層意思之後，進一步贊嘆大巫山的高，也就是說，除非拿霄漢來比較，纔顯得大巫山不高。

⑮ 所處：居住的地方。

⑯ 夏后：夏朝的君主。 啟：夏禹之子。 是：指示代詞，這人，指孟涂。 司神於巴：在巴地主管神靈之事。 巴：古地名，在今四川東部，包括今湖北秭歸縣以西地區，周時爲巴國，秦代設置巴郡。

⑰ 訟(sòng)：訴訟。 執：逮捕。孟涂司神兼管民事。這句是說，理屈的人衣服有血，因此就把他抓起來了。

⑱ 是：指被抓起的巴人。 請生：請求讓他不死。 居山上：是說赦免了他，讓他住在巫山上。這段引文見《山海經·海内南經》，引文與原書略有出入。

⑲ 郭景純：郭璞的字，晉代人，曾給《山海經》作注。 丹陽：古地名，在今湖北秭歸縣。 屬巴：屬於巴郡管轄的範圍。 這幾句應是郭璞給《山海經》作的注，在今本《山海經》上誤作《山海經》本文。

⑳ 帝：天帝，上帝。 居焉：住在那裏，指住在丹山西，也就是巫山。

㉑ 宋玉：戰國後期楚國文學家。 季女：最小的女兒。 瑶姬：傳説中的神女。 未行：指未嫁。 封：埋葬。 陽：山的南面。 精魂爲草：靈魂變成草。 是爲：這就是。 是：通"是"。這。 靈芝：一種中藥材。古代傳説稱爲仙草。這段引文今見《文選》所收宋玉《高唐賦》李善的注，引自《襄陽耆舊傳》。注文除最後兩句没有外，文字還略有出入。

㉒ 高唐：戰國時楚國臺館名，在雲夢澤中(今湖北監利縣以北，安陸市以南)。 阻：險阻。這段引文見《高唐賦》，文字略有出入。這句的"高唐"原賦作"高丘"，是寫神女與楚懷王遇合後離去時自稱住在巫山很險阻的地方。

㉓ 旦：早上。下文"旦早"的"旦"是第二天的意思。 這四句是寫神女自敘行止變幻不定，早上變爲朝雲，晚上變爲雨霧。 陽臺：山名，在巫山縣境内。

㉔ 旦早：第二天早晨。 其言：指上面神女所説的話。

㉕ 立廟：是説楚懷王給神女立廟。 號朝雲：叫做"朝雲"。

㉖ 其：指巫峽。 首尾：從頭到尾，即全長。

㉗ 蓋因山爲名也：是因爲巫山而得名的。 蓋：句首語氣詞，表示揣測。

自三峽七百里中①，兩岸連山，略無闕處②。重巖疊嶂，隱天蔽日③；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④。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絶⑤；或王命急宣⑥，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⑦，其間千二百里⑧，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⑨。春冬之時，則素湍緑潭，迴清倒影⑩；絶巘多生怪柏⑪，懸泉瀑布，飛漱其間⑫；清榮峻茂，良多趣味⑬。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⑭；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⑮，空谷傳響，哀轉久絶⑯。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⑰！"

注　釋

① 自：這裏是"在"的意思。　七百里：三峽路程根據現在計算是二百零九公里。　本段是引用劉宋時盛弘之所作《荆州記》，文字略有删改。

② 江兩岸一個山峰連着一個山峰，一點也没有中斷的地方。　略無：一點也没有。　闕：通"缺"，空缺。

③ 層層疊疊的高山險峰，擋住了天空，遮蔽了太陽。　嶂(zhàng)：形勢高險像屏障似的山。

④ 除非正午或半夜，就看不見太陽或月亮。　自非：除非。　亭午：正午。　夜分：半夜。　曦：日光。

⑤ 到了夏天的江水漫上山陵的時候，上行和下行的船都被阻絶了。　襄陵：指水漫上山陵。出自《尚書·堯典》"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襄：動詞，上，冲上。　沿：順流而下。　泝(sù)：同"溯"，逆流而上。

⑥ 或者皇帝的命令必須急速傳達。　或：副詞，或者。這裏表假設的情況。

⑦ 白帝：城名，在今重慶奉節縣東邊的山上。　江陵：在今湖北荆州市。

⑧ 其間：指從白帝城到江陵之間。　千二百里：現在計算約三百五十

公里。

⑨ 即使騎着快馬，駕着長風，(和行船比起來)也不算快。 雖：連詞，表示假設的讓步，相當於"即使"。 奔：指飛奔的馬。 御：駕馭。 不以：不以爲。這裏指算不上。

⑩ 素湍：潔白的急流。 綠潭：碧綠的深潭。 迴清：迴旋着的清流。承上面的"素湍"。 倒影：倒映着的影子。承上面的"綠潭"。這是一聯對偶句，每句用兩個並列的名詞性詞組，作爲一幅幅畫面呈現在讀者面前。

⑪ 絶巘(yǎn)：極高的山頂。 巘：山頂。 怪柏：形狀奇特的柏樹。

⑫ 懸泉：從山崖上流下來的泉水。 飛漱(shù)：飛騰地沖蕩。 飛：作狀語。 漱：沖蕩，沖刷。

⑬ 清榮峻茂：水清，樹榮，山高，草茂。 良多趣味：的確富有吸引人、使人感到愉快的特色。 良：的確。 趣味：風味，情趣。這兩句是總結上文水、樹、山、泉的畫面而說的。

⑭ 晴初：雨後剛放晴。 霜旦：下霜的早晨，指秋季。 林寒：山林中氣候寒冷。 澗肅：山溝裏氣氛清冷。 澗：夾在兩山之間的水溝。肅：清冷。

⑮ 常常有山高處的猿猴拉長聲音呼叫，叫聲像一種悠長的歌曲非常凄凉特別。 嘯(xiào)：獸類拉長聲音叫。 屬引："屬音引調"的意思。古時指人的歌唱，在此形容猿嘯，是一種擬人寫法。

⑯ 空曠的山谷傳送着猿啼的回聲，悲哀宛轉很久纔消失。 響：回聲。

⑰ 巴東：古郡名，在今四川東部雲陽縣、奉節縣和巫山縣一帶。 淚沾裳：眼淚浸濕了衣裳。

王子坊 《洛陽伽藍記》

【《洛陽伽藍記》介紹】本書是記述北魏都城洛陽的佛寺情況的著作。伽(qié)藍是梵語音譯詞，就是佛寺。南北朝時佛教盛行，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遷都洛陽之後，王公大臣用剥削來的人民血汗，争建佛寺，數十年間僅洛陽城内就建有佛寺一千餘

所。北魏末，洛陽屢經戰亂，諸寺多成廢墟。

《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xuàn)之是北魏至北齊時人，曾任北魏的撫軍府司馬，北齊的期城(今河南泌陽縣西北)郡守等官。他在東魏武定五年(公元 547 年)因事重過洛陽，看到洛陽城荒蕪的景象，追憶過去寺觀的侈麗，都城的繁盛，寫成這部書，用來寄托他對北魏覆亡的哀悼。全書五卷，所記除佛寺外，還有許多有關的歷史事實和傳說故事，也揭示了一些貴族荒淫、奢侈的生活，是研究北魏社會、政治、宗教的重要史料。

本書善用簡潔的文字敍述故事和人物，語言流暢，雖然夾有駢儷成分，但基調是散文，成爲南北朝時期不可多得的散文名著之一。

今人周祖謨的《洛陽伽藍記校釋》和范祥雍的《洛陽伽藍記校注》搜集的資料較完備，可以參考。

【説明】本文選自《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題目是本書編者加的。

作者在這段文字裏描述了北魏幾個王侯的奢侈生活、腐朽思想和貪婪性格，有助於我們認識當時封建貴族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剥削。但是作者對北魏"河陰之役"以前的政治是加以美化了的，對統治階級的豪華生活也流露出了欣賞的情調。

自退酤以西，張方溝以東①，南臨洛水，北達芒山②，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也③，民間號爲王子坊④。

注　釋

① 退酤：北魏洛陽城西的里弄名。　張方溝：在洛陽城西，有石橋，名

張方橋。

② 臨：臨近，靠近。 洛水：今河南洛河，發源於陝西洛南縣，經洛陽城南，流入黄河。 芒山：即邙(máng)山，也稱北邙，在洛陽北面。

③ 並：副詞，一起。 皇宗：皇帝的宗族。

④ 坊：住宅區的一種名稱。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①，縹囊紀慶，玉燭調辰②，百姓殷阜，年登俗樂③。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⑤，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⑥，争修園宅，互相誇競⑦。崇門豐室，洞户連房⑧，飛館生風，重樓起霧⑨。高臺芳榭⑩，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緑，竹柏冬青。

注 釋

① 當時：大概指公元 495 年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到公元 528 年"河陰之役"(詳後)以前。 四海：指全國。 晏清：本指日出無雲，引申指天下太平。 八荒：八方邊遠的地方。 率職：遵循職守。 職：職守，這裏指納貢交税等。兩句意思是，全國太平，邊遠各族都服從北魏。

② 縹(piǎo)囊：盛書的口袋。這裏指書。 縹：青白色的帛。 玉燭：《爾雅·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意思是四季和光照耀叫做"玉燭"。 辰：時，季節。 兩句意思是，文章著作記載着國家的吉慶，和光普照調節着四季的風雨氣候。

③ 殷阜：富庶。 年登：莊稼豐收。 俗樂：社會風氣很歡樂。

④ 鰥(guān)寡：老而無妻叫鰥，老而無夫叫寡。引申指貧苦無依的人。煢(qióng)獨：孤獨無依的人。 牛馬之衣：指披在牛馬身上粗糙的織物。漢代董仲舒形容當時人民的貧困生活有"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話(見《漢書·食貨志上》)，這裏變化來形容社會富足。以上一段對北魏的統治極盡頌揚之能事，與歷史事實不符。北魏統治者對人民的剥削極其殘酷，即使在其政治上比較安定時期，

下層人民的生活也是非常困苦的。

⑤ 於是：在這時候。　外戚：帝王的母親和妻子娘家的親屬。

⑥ 擅：占有。　山海之富：山海所出産的財富。　川林之饒：山水景物很多的地方。　兩句形容權貴財富很多，他們的莊園占據着風景幽美、物産富足之處。

⑦ 誇競：誇耀比賽〔豪華〕。

⑧ 崇：高。　豐：大。　洞：深。　兩句用四個偏正結構形容門高屋大，内宅深幽，房屋衆多。

⑨ 飛館、重樓：都指高峻的建築物。　生風、起霧：都是形容建築物高聳空中，風霧像從它們中間發生、興起。

⑩ 榭(xiè)：築在臺上的一種房屋。

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①，常與高陽争衡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③。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繢爲繩④。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⑤。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⑥。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⑦，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⑧，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⑨，迭相謂曰⑩："何爲棄墳井⑪，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⑫。秦民語曰："快馬健兒⑬，不如老嫗吹篪。"

注　釋

① 河間王琛(chēn)：元琛，北魏皇族(北魏統治者是鮮卑族，本姓拓跋，後改姓元)，河間王是他的封爵。　豪首：豪華奢侈的首位。

② 高陽：指高陽王元雍，北魏皇族，孝明帝時爲丞相，以豪奢著名。　争衡：較量。

③ 徽音殿：北魏宫中殿名。徽音是美德的意思。

④ 繩：指井繩。

⑤ 妓女：指以歌舞等技藝服役的女子。　國色：全國最美的女子。

⑥ 篪(chí)：用竹管製成的一種樂器，與笛相近。　團扇歌：南朝樂府民

歌吴聲歌曲的一種。 隴上聲：隴上的曲調，北朝樂府民歌的一種。隴上：指隴山（今甘肅隴西、清水等縣）一帶。

⑦ 秦州：北魏時的一個州，治所在今甘肅省天水市附近。 刺史：州的最高長官。 羌：我國古代西部的少數民族。漢代以後，甘肅東部是羌人較多的地區之一。 諸羌外叛：北魏孝明帝時，被鮮卑貴族殘酷壓迫剝削的羌族民衆紛紛起事。

⑧ 假爲：裝做。 嫗(yù)：老婦人。

⑨ 涕：淚。

⑩ 迭：輪流，更替。這裏用來强調"相謂"的頻繁。 謂：對〔某人〕説。

⑪ 何爲：爲什麽。 墳井：祖墳和鄉里。古人常稱家鄉爲"鄉井"。這裏是寫住在隴山一帶的羌人，因聽到鄉音"隴上聲"而産生懷鄉的情感。

⑫ 相率(shuài)：一個領着一個。

⑬ 健兒：指士兵。

琛在秦州，多無政績①。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②，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③。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④，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⑤，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牕户之上，列錢青瑣⑥，玉鳳銜鈴，金龍吐佩⑦。素柰朱李，枝條入簷⑧，伎女樓上⑨坐而摘食。

注 釋

① 多：甚，很。 政績：政事上的成績。據《魏書》記載，元琛做秦州刺史，非常貪暴，"百姓患害，有甚狼虎"。

② 西域：這裏泛指我國新疆及中亞、西亞等地。 波斯：即今伊朗。

③ 鎖環：鎖鏈，鏈子。

④ 晉室：這裏等於説晉朝。 石崇：西晉人，曾作荆州刺史，生活極爲

豪奢。　庶姓：皇室和外戚以外的姓。

⑤ 雉頭狐腋：指名貴的毛皮衣服。前者集雉(野鷄)頭毛而成，後者集狐狸腋下的毛皮而成。這裏用在能願動詞的後面，用作動詞，是穿雉頭狐腋毛皮衣服的意思。　畫卵：在吃的蛋上畫圖畫。　雕薪：在燒的柴上雕刻花紋。兩句形容生活的極端奢侈。

⑥ 牕：同"窗"。列錢青瑣：窗子和門户上的裝飾樣式。前者雕刻成排列的錢幣圖案，後者雕刻成連環文，再以青色塗飾。瑣：連環。

⑦ 兩句描寫建築物上鑲嵌着玉石雕琢的鳳凰和黄金塑造的龍，口中分别銜着鈴和佩飾。

⑧ 素：白色。　柰(nài)：蘋果的一種。　條：小枝。

⑨ 伎：通"妓"。

琛常會宗室①，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②。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③。作工奇妙，中土所無④，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⑤。復引諸王按行府庫⑥，錦罽珠璣，冰羅霧縠⑦，充積其内。綉、繢、紬、綾、絲、綵、越、葛、錢、絹等⑧，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⑨："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注　釋

① 常：通"嘗"，曾經。　會：會合，邀集。　宗室：皇族。

② 陳：陳設。　甌：小盆。　檠(jìng)：有脚的盤子。　稱(chèn)是：與此相稱。指與上述的金瓶銀瓮數量相當。

③ 自餘：其餘。　鉢(bō)：形狀像盆但較小的盛器。　巵(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　枚：量詞，南北朝時用得很廣泛，相當於今天的"個"。

④ 中土：指中原地區。

⑤ 女樂(yuè)：即歌女舞女。

⑥ 按行：巡行。

⑦ 罽(jì)：毛織的毡子一類的東西。 璣(jī)：不圓的珠子。珠璣連用就指珠子。 冰、霧：形容羅、縠的透明和輕薄。 羅、縠(hú)：都是輕軟而稀疏的絲織品。縠和後來的綢紗相似。

⑧ 綉：有刺綉的絲織品。 緙(xié)：染有花紋的絲織品。 紬(chóu)：綢緞的綢古代寫作紬。 綾：細的綢子。 綵：染色的絲織品。越：越布，南方用植物纖維織成的一種布。 葛：葛布。 絹：較粗的生絲織物。

⑨ 章武王融：元融，北魏皇族，封章武王。

融立性貪暴①，志欲無限，見之惋歎②，不覺生疾。還家，卧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③，謂曰："卿之財産，應得抗衡④。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⑤，誰知河間，瞻之在前⑥。"繼咲曰⑦："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⑧？"融乃蹶起，置酒作樂⑨。

注 釋

① 立性：秉性，天性。

② 之：指元琛的財富。

③ 江陽王繼：元繼，北魏皇族。 省(xǐng)疾：探望病情。

④ 抗衡：匹敵，不相上下。

⑤ 常謂：曾經認爲。 寶貨：珍寶財物。這是聯合結構，不是偏正結構。

⑥《論語·子罕》："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本是顔淵讚嘆孔子學問高深莫測的話，元融引此文的意思，是說誰知河間王的財富也超過了我。

⑦ 咲(xiào)：同"笑"。

⑧《後漢書·吕布傳》載：袁術和劉備在淮水一帶對峙，袁術想聯合吕布打劉備，寫信給吕布，信中有"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的話。元繼在這裏引用這個故事取笑元融。

⑨ 跽(guì)起：跽然而起，驚跳起來。　跽：受驚而迅速動作的樣子，與下文"蹶(jué)倒"的跽音義不同。　置酒：擺設酒席。　作樂(yuè)：演奏音樂。

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①，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②。及太后賜百官負絹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④。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⑤。太后卽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⑥，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⑦。

注　釋

① 殷富：富足。　庫藏(zàng)：存放財物的地方。　盈溢：指財物多得放不下了。

② 露積：沒有遮蓋地堆積。　較數：核計。　較：校核，核實。

③ 太后：指胡太后，北魏孝明帝的母親，曾臨朝聽政，是一個荒淫殘暴的統治者。　負：揹、扛。

④ 稱(chèn)力：按照自己的力量。

⑤ 李崇：北魏大臣，官至尚書令(魏晉以後，實卽宰相)，加侍中(本爲加官，侍從皇帝，以備顧問；魏晉以後，漸成要職，往往卽宰相)，陳留侯是他的封爵。　過任：超過自己的負揹能力。　蹶倒：跌倒。　踝(huái)：脚腕兩旁突起的骨頭。

⑥ 堪：動詞，經得起，這裏是"拿得了"的意思。

⑦ 朝貴：朝廷的顯貴。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①。王侯第宅，多題爲寺②。壽丘里閭，列刹相望③，祇洹鬱起，寶塔高淩④。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⑤，觀其廊廡綺麗⑥，無不歎

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⑦。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礁嶢⑧，朱荷出池，緑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雲⑨，咸皆嘖嘖⑩。雖梁王菟苑，想之不如也⑪。

注　釋

① 河陰之役：武泰元年（公元528年），胡太后毒死他的兒子孝明帝，獨攬朝政。北方部落酋長爾朱榮（後封太原王）起兵攻洛陽，殺胡太后，又在邙山北面的河陰（今河南孟津縣東）大殺元氏貴族和其他大臣。河陰之役即指此而言。

② 被殺王侯的府第，大多題上匾額，變成佛寺。　題：指在匾額上題寫寺院的名字。

③ 里閭：周代二十五家爲里，又稱閭。這裏聯合起來，泛指聚居的里巷。　刹（chà）：佛寺，梵文刹多羅的省畧。　兩句意思是，洛丘里各聚居點，排列了很多佛寺，相距很近，可以望見。

④ 祇洹（qíyuán）：梵語音譯詞，指精舍，爲佛教徒静修之地。也用作佛寺的别稱。　鬱（yù）：繁多的樣子。　高凌：高起。　凌：通"凌"，升，高出。

⑤ 四月初八日：我國佛教徒把農曆這天定爲浴佛節，舉行佛教儀式，"以香湯浴佛"。　京師：京城，首都。　士女：青年男女。　河間寺：河間王元琛的莊園改成的佛寺。

⑥ 廊廡（wǔ）：本來是指堂下周圍的遊廊、配屋。這裏泛指房舍。　綺麗：華麗。

⑦ 蓬萊：古代傳説東海中的神山，上有金銀建造的宫殿。　亦不是過：也不超過這些〔房舍〕。"是"在否定句中作動詞"過"的前置賓語。

⑧ 溝瀆（dú）：溝渠，水道。　蹇（jiǎn）產：曲折的樣子。　磴（dèng）：登山的石台階。　礁嶢（jiāoyáo）：山勢高的樣子。通常寫作"嶕嶢"。

⑨ 飛梁：凌空而起的橋。這裏指樓閣之間的大橋。　出雲：挺拔上插雲端。這裏是形容樹高。

⑩ 嘖嘖（zézé）：像聲詞，贊嘆的聲音。這裏作動詞用。

⑪ 雖：讓步連詞，即使。　梁王菟苑：西漢時文帝的兒子梁孝王築菟園（在今河南商丘市東），園中有山有池，宫觀很多，極爲豪奢。菟苑就

是兔園。　想之不如：想來它也是比不上的。　之：指梁王兔園。

藍田縣丞廳壁記[1]

韓　愈

【作者介紹】韓愈(公元 768—824 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市)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

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以後,當時階級矛盾非常尖銳,藩鎮割據勢力强大,寺院經濟與世俗地主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面對這些矛盾,韓愈竭力宣揚天命論、人性論,企圖以此挽救唐王朝的没落命運。但是,他反對藩鎮割據,極力批判佛老思想,這在當時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韓愈是當時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他提出"文以傳道"、"不平則鳴"、"文從字順"等主張,向六朝以來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文風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他根據自己的理論和實踐爲文體改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對後代散文的發展産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韓愈的文章氣勢渾厚,善於推理,敘事簡潔,語言流暢。他的詩歌具有散文化的傾向,某些作品着意追求奇險,開創了唐代一個重要的詩派。他的作品現存《韓昌黎文集》。

【説明】本文主要描寫當時縣丞有職無權的困難處境。縣令獨斷專權,吏胥仗勢欺人,縣丞只能聽由擺布,以此揭露了官場争權奪勢的醜惡現實。後一部分通過寫作者的朋友崔斯立任藍田縣丞後,由懷有抱負變得消沉下來,只得把公署當作書房,種松對竹,吟詩度日,自嘲吟詩就是公事。表現了作者對當時官場的黑暗和積弊的辛辣諷刺,對朋友懷才不遇的憤慨不平。

這篇文章文筆犀利生動,有很强的諷刺性。

丞之職所以貳令②，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③。主簿、尉乃有分職④。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⑤。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⑥，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⑦，平立，睨丞曰⑧："當署"⑨。丞涉筆占位，署惟謹⑩。目吏⑪，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⑫。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⑬。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⑭。丞之設豈端使然哉⑮！

注 釋

① 藍田縣：在今陝西省。唐代是京城長安附近的畿縣。 丞：縣丞，縣令的副職，是輔佐縣令的。 壁記：是唐代興起的一種雜記文體，寫在官府的牆壁上，主要用來記載本處"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

② 貳令：輔佐縣令。 貳：副貳，輔佐。

③ 主簿：官名，負責簿籍，掌管印鑑。 尉：官名，掌管督察治安等事。

④ 分職：分掌各自的職務。

⑤ 偪(bī)：同"逼"，迫近。 例：照例。 嫌：嫌疑，這裏指侵權之嫌。可否：動詞，肯定否定。 兩句話的意思是縣丞職位高，與縣令地位接近。歷來縣丞爲避免侵權之嫌，對事情不置可否。

⑥ 成案：已成的案卷。即已經縣令批准辦好的案件文書。 詣(yì)：到。 卷其前：捲起公文的前邊，指不讓縣丞看到公文內容。 卷："捲"的古體。 鉗：夾持。

⑦ 雁鶩(wù)行：像鵝和鴨子一樣排成行。 雁鶩：鵝和鴨子，名詞用作狀語。

⑧ 睨(nì)：斜着眼睛看。

⑨ 署：簽名。

⑩ 涉筆：動筆。　占(zhān)位：觀測(簽名的)位置。　占：視。　惟：語氣副詞，表示肯定的語氣。　縣丞拿起筆看好位置，簽上名，實在是謹慎恭順。

⑪ 目：用作動詞，看。

⑫ 得：可以，行。　則退：就退出。

⑬ 略省：稍微察看(公文的內容)。　省：察看、檢查。　漫：完全。

⑭ 諺：諺語。　數(shǔ)：點數，計算。　慢：怠慢，指不盡職的官員。民間談到不盡職的官，一定說到"縣丞"。　訾笮(zǐzuò)：詆毀。

⑮ 縣丞的設置難道本來使得是這樣嗎！　豈：副詞，難道。　端：本來。　然：指示代詞，如此，這樣。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①]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②]。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③]，再進，再屈千人[④]。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⑤]。始至，喟然曰[⑥]："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⑦]。"既噤不得施用[⑧]。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爲之[⑨]。

注　釋

① 博陵：今河北定州市。　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　種學績文：以耕織比喻勤奮學習，積累知識。　績：緝麻。

② 泓涵：包羅宏深。　演迤(yí)：境界開闊。　兩句意思是說崔斯立的學問修養博大，日益高深。　肆：擴展。

③ 貞元：唐德宗年號之一(公元 785—805 年)。　挾：這裏指憑仗。　戰藝：以才能和別人競爭，即應科舉考試。

④ 再進：指兩次考試。崔斯立貞元四年中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科。　再屈千人：指崔斯立兩次科舉考試都出人頭地。　屈：動詞用作使動。

⑤ 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 806—820 年)。　大理：大理寺，封建社會中管司法的機構。　評事：大理寺官名，掌平決刑獄。　黜(chù)：

貶官。 崔斯立原爲大理評事，因上疏論朝政得失而被貶官。 再轉：兩次遷謫轉調。 兹邑：指藍田縣。 崔斯立元和十年任藍田縣丞。

⑥ 喟(kuì)然：嘆息的樣子。

⑦ 顧：連詞，表轉折。 塞職：稱職。 這句話的意思是：官不論大小，都可以施展抱負，反而是自己的才能不能稱職，才做不出成績。

⑧ 得不到施展(才幹)已經默然。 噤(jìn)：閉口不言。

⑨ 枿(niè)去牙角：砍去牙角。比喻磨去個人的鋒芒棱角，不觸犯他人。枿：樹木砍伐後生長的嫩枝。名詞用作動詞，砍去的意思。 一蹶(niè)故跡：完全按照過去縣丞的做法行事。 蹶：踩。 破崖岸：指去掉辦事原則，隨和別人。 崖岸：都是水邊的意思，比喻做事的原則界限。

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1]，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濺濺循除鳴[2]，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3]。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4]。

注 釋

① 桷(jué)：椽子。圓的叫椽，方的叫桷。 墁(màn)治壁：粉刷修整牆壁。 墁：塗飾，粉刷。

② 鉅竹千梃：大竹上千根。 儼立：整齊地排列。 濺濺(guóguó)：流水聲。 除：臺階。

③ 痛：徹底地。 溉：洗滌。 對樹：對稱地栽種。 樹：動詞，栽種。 哦：吟哦。一本"哦"上有"吟"字。

④ 考功郎中：官名，掌管文武官員考績事項。 知制誥：官名，掌管草擬詔令事項。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韓愈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壁記當作於此年。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説明】柳宗元貶官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後,寫了不少山水遊記。他用生動的筆觸,簡潔的語言,刻畫了祖國南方的錦綉江山,並寓情於景,以抒發他的憂憤。這些遊記在我國文學史上很有影響。

本文是著名的"永州八記"之一。文中静景動寫,情景交融,把一個小丘寫得非常清冷幽静。作者對小丘前後不同遭遇的描寫,是别有寓意的。所謂"唐氏之棄地",正是作者的自喻。"賀兹丘之遭",流露出作者希望召回長安受到重用的幻想。

得西山後八日①,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②。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③。梁之上有丘焉④,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⑤、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⑥。其嶔然相累而下者⑦,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⑧。

注　釋

① 得:得到,這裏有"發現"的意思。　西山:在永州城西四五里。　八日:據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得西山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九月二十八日。八日後,當是十月初七。

② 尋:沿着。　步:古代六尺爲一步。　鈷鉧(gǔmǔ)潭:在今湖南永州市城西二里的小溪中。鈷鉧即熨斗,因潭小而形狀像熨斗,所以叫"鈷鉧潭"。

③ 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正迎着那水深流急的地方是一道魚梁。　湍(tuān):水流急。　浚(jùn):深。　魚梁:捕魚的水堰(yàn)。横貫

小河用上石壘成堰，中間留有缺口，裝上竹製漁具，魚隨水流通過時，使落入漁具中。

④ 梁之上：靠近魚梁河岸的上游。

⑤ 突怒：形容石頭凸起、有鋒棱的樣子。 偃蹇(yǎnjiǎn)：盤曲高聳的樣子。 負土而出：形容石頭好像頂破泥土從地裏鑽出來一樣。

⑥ 殆(dài)不可數：多得幾乎數不清。 殆：幾乎，差不多。

⑦ 嶔(qīn)然：高聳傾敧的樣子。 相累：一個疊着一個。 下：動詞，往下。

⑧ 衝然：向上衝的樣子。 角列：像獸角一樣挺拔排列。 羆(pí)：熊的一種，毛棕褐色，能爬樹、游水。也叫"馬熊"或"人熊"。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①，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②。"問其價，曰："止四百③。"余憐而售之④。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⑤。即更取器用⑥，剗刈穢草⑦，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⑧。嘉木立⑨，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⑩，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⑪，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⑫。枕席而卧⑬，則清泠之狀與目謀⑭，濳濳之聲與耳謀⑮，悠然而虛者與神謀⑯，淵然而靜者與心謀⑰。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⑱，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⑲。

注 釋

① 丘的面積很小，不到一畝大，可以裝到籠子裏來占有它。這是形容丘很小，可以一覽無餘。 不能：不足。 籠：作動詞用，裝入籠中。 有之：占有它。

② 姓唐的人家荒棄的土地，要出賣却賣不出去。 貨：出賣。 不售：賣不出去。 柳宗元在這裏借"唐氏之棄地"，隱喻自己是唐王朝的

棄人，被朝廷遺棄到這荒遠的地方來，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

③ 止：只有，僅僅。　四百：指四百文銅錢。唐代最低的貨幣單位是"文"。

④ 憐：憐惜。　售之：使它賣出去，即把小丘買下來。

⑤ 李深源、元克己：都是柳宗元的朋友。　時：當時。　出自意外：是說對於得到這個小丘都沒意料到。

⑥ 吏取器用：吏換者取用各種器具。　吏：吏替，吏換。　器用：指鋤頭、鐮刀和斧頭之類除草伐木的工具。

⑦ 刈(yì)：割。　穢(huì)草：雜草。

⑧ 烈火：把火燒得旺旺的。　烈：火猛，這裏用作動詞，意思是猛烈地燒起。

⑨ 嘉：佳，美好。

⑩ 其：指小丘。　以：連詞，相當於"而"。

⑪ 遨(áo)遊：自由自在地活動。

⑫ 舉：全，都。　熙熙(xīxī)然：和諧愉快的樣子。　迴巧：指山巒回環、雲水縈繞。　獻技：指鳥獸呈獻出各種技藝。　效：呈獻。　茲：這。

⑬ 枕席：作動詞用，鋪上枕席。

⑭ 清泠(líng)：清涼。　謀：謀劃，商討。這裏是把外界景物人格化了。

⑮ 潸潸(yíngyíng)：形容山泉溪水流動的聲音。

⑯ 悠然：很遠的樣子。　虛者：和下面的"靜者"都是講深遠幽靜的景象，實際上是作者的感受。　神：精神。

⑰ 淵然：深沉的樣子。　這四句是寫人與小丘情景交融。大意是，清爽明淨的景色和眼睛相交接，潸潸的流水聲和耳朵相交接，悠然虛渺的境界和精神相交接，深幽靜止的狀態和思想相交接。這反映了作者被貶後思想上苦悶，只得把感情寄托於山水。

⑱ 不匝(zā)旬：不滿十天。　匝：經歷一周。　旬：十天爲一旬。　異地者二：指西山和小丘這兩處奇異的勝地。

⑲ 好(hào)事之士：這裏指愛好山水並到處搜奇選勝的人。　未能至：指沒有能够在十天之內"得異地者二"。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①]，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②。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③，賈四百，連歲不能售④，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⑤？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⑥。

注　釋

① 勝：景緻優美。　致之：把它送到。　灃(fēng)：通"酆"，周文王的都城，在今陝西户縣東。　鎬(hào)：周武王的都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　鄠(hù)：縣名，今作户縣。　杜：杜陵，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四處都是唐朝京城長安附近的遊覽勝地。

② 貴游之士：泛指顯貴。　日增千金：指逐日給賣主增添很高的價錢。

③ 棄是州：遺棄在永州這個地方。　陋(lòu)之：輕視它。　陋：鄙陋。這裏用作意動，即"輕視"的意思。

④ 賈：價錢，漢以後這個意義一般寫作"價"。　連歲：多年。

⑤ 這大概果真是有一定的機會吧？　其：句中語氣詞，表推測的語氣。遭：際遇，一定的機會。下一句的"遭"，是"碰上了好機會"。

⑥ 書於石：指把這篇文章寫在小丘的石頭上。　所以：同後面的"賀茲丘之遭"結合成一個名詞性結構，表示"書於石"是賀小丘的一種方式。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作者介紹】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樂天，原籍太原，祖上遷居下邽(guī，在今陝西渭南市)。早年曾任翰林學士、左拾遺等官，因觸怒權貴，被貶爲江州司馬，後轉任杭州、蘇州等地刺史。晚年任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閒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明確主張"文章

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非求宫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他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他的詩歌創作貫徹了自己的主張，特别是早期的“諷諭詩”，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被貶江州以後，白居易對政治鬭争採取迴避態度，詩歌的戰鬭性逐漸減弱，特别是到了晚年，隨着官職的提高，生活的優裕，所寫的大多只是一些“閒適詩”。

白居易的詩歌語言通俗而優美，叙事曲折生動，在當時就廣爲流傳，對後世有很大影響。他的散文流暢自然，同他的詩歌風格是一致的。有《白香山集》。

【説明】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主張削平藩鎮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被刺傷。白居易當時任左贊善大夫，上疏請追捕刺客，以越職言事，觸怒了權貴，又遭人誣陷“不孝”，被貶爲江州司馬。白居易到江州（治所在今九江市）後，在廬山營造草堂，寫下了這篇《廬山草堂記》。

這篇文章描寫了草堂建造的樸實簡陋，陳設的雅致愜意，以及草堂周圍景色的山清水秀；進而寫到安適恬静的心情，表達了作者要“終於斯”的歸隱愿望。文章中流露出士大夫在政治上失意後樂天安命，人生無常的消極思想。

文章叙事簡明扼要，寫景細密有致，文筆流暢，語言清麗，表現了較高的語言技巧，是一篇優秀的遊記散文。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①]。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遊愛寺[②]。介峰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③]。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④]，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⑤]，作爲草堂。明年春[⑥]，草堂成。

三間兩柱，二室四牖⑦，廣袤豐殺，一稱心力⑧，洞北户，來陰風，防徂暑也⑨；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⑩。木斲而已，不加丹⑪；牆坎而已，不加白⑫。礎階用石，幂窗用紙⑬，竹簾紵幃，率稱是焉⑭。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⑮，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

注　釋

① 匡廬：即廬山，又叫匡山，在今江西九江市南面。　甲天下山：在天下名山中居第一位。　甲：動詞，居第一位。

② 香爐：香爐峰，因其狀似香爐而得名，在廬山西北面，爲一風景勝地。遺愛寺：即東林寺，東晉高僧慧遠所建，在香爐峰北麓。

③ 介峰寺間：處在香爐峰、遺愛寺的中間。

④ 元和十一年：公元 816 年，作者貶爲江州司馬的第二年。　太原：太原府，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晉源鎮）。

⑤ 因：連詞，於是。　面峰腋寺：面對香爐峰，下近遺愛寺。　腋：人體肩臂内面交接處，用作動詞，夾在腋下的意思，這裏指遺愛寺在草堂旁邊靠下的地方。白居易《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懷》詩具體寫草堂的位置是"香爐峰北面，遺愛寺西偏"。

⑥ 明年：第二年，指元和十二年。

⑦ 牖（yǒu）：窗。這兩句是説草堂共三間，中爲堂屋，兩側爲室。正側三間，中間兩個大柱，兩個側室共四個窗户。

⑧ 廣袤（mào）：指面積，東西爲廣，南北爲袤。　豐殺（shài）：即大小。豐：寬大。　殺：狹小。　一稱心力：完全與心意相合，與財力相稱。

⑨ 洞：動詞，開。　户：單扇的門。　來：用作使動，使……來。　陰風：涼爽的風。　徂（cú）暑：盛暑。《詩經·小雅·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本"始"義，後人稱盛暑爲"徂暑"。

⑩ 敞：高，用做使動，把屋脊南面蓋得高些。今農村房屋仍多如此，南北屋頂不對稱。　甍（méng）：屋脊、屋棟。　納陽日：讓陽光照射進來。　虞：防備。　祁寒：嚴寒。僞古文《尚書·君牙》："冬祁寒"。

⑪ 斲(zhuó)：砍。兩句的意思是建造房屋的木材只用斧子砍削，不用油漆彩繪。

⑫ 圬：塗泥。　加白：用石灰白粉之類粉刷。

⑬ 磩(qì)：同"砌"。　幂(mì)窗：用紙糊窗户。　幂：覆蓋。

⑭ 紵(zhù)幃：麻布做的帳幕。　率稱是焉：一切全都和草堂的簡樸格局相稱。　率：副詞，全部。　稱(chèn)：相當。　是：指草堂的簡樸。

⑮ 榻：狹長而低矮的坐卧用具。　素屏：素絹的屏風。

樂天既來爲主①，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②，自辰及酉，應接不暇③。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④；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⑤，不知其然而然⑥。

注　釋

① 爲主：做了草堂的主人。

② 睨(nì)：斜視，這裏是隨意流覽的意思。

③ 辰：辰時。古人以十二地支計時，辰時爲上午七時至九時。　酉：酉時。酉時爲下午五時至七時。這兩句是說從早到晚，美景很多，來不及一一觀賞。《世説新語·言語》："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④ 俄而：頃刻，一會兒。　物：指景物。　氣：氣質，性情。　外：指外面的景物。　内：指内心。　和：平静和諧。這兩句的意思是：由於清幽景物的誘發，性情也隨之而變得恬淡；環境適宜，心情平和。

⑤ 一宿：住一夜。　心恬：心情平静安適。　頹(tuí)然嗒(tà)然：形容心曠神怡，物我兩忘。　頹然：安詳的樣子。　嗒然：心境空虚，物我兩忘的樣子。《莊子·齊物論》："仰天長噓，嗒然似喪其偶。"

⑥ 這句是説不自覺地進入"頹然嗒然"的狀態。　然：指示代詞，這樣。

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①，中有平臺，半平地②；臺南有方池，倍平臺③。環池多山竹

野卉①，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⑤，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⑥，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⑦，低枝拂潭，如幢幟，如蓋張，如龍蛇走⑧。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莖，駢織承翳⑨，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⑩。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⑪，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緑陰蒙蒙，朱實離離⑫，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⑬，好事者見，可以銷永日⑭。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⑮，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⑯。堂西倚北崖右趾⑰，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⑱，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⑲。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⑳，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㉑。陰晴顯晦，昏旦含吐㉒，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㉓，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㉔，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㉕；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㉖，又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㉗；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㉘！

注　釋

① 輪廣：方圓，指面積。南北叫輪，東西叫廣。

② 半平地：（平臺）占平地面積的一半。

③ 倍平臺：（方池）的面積比平臺大一倍。

④ 卉（huì）：草的總稱。

⑤ 石澗：石山間的水溝。

⑥ 僅：副詞，將近，差不多達到的意思。　十人圍：十人之圍，形容粗

大。　圈：兩手拇指和食指合攏的長度。十圈約當兩人合抱。

⑦ 修柯：長枝條。　戛(jiá)雲：上摩雲霄。　戛：擊。

⑧ 幢(chuáng)豎：像幢一樣豎立。　幢：旌幡之類。這是把織物圈成圓筒形，懸掛在直柄的頂端。　蓋張：像車蓋一樣張開。　蓋：車蓋，古代車上遮陽禦雨的工具。　龍蛇走：形容古松的盤曲伸展。

⑨ 蘿(luó)：女蘿，植物名。　鳥(niǎo)：植物名，莖生。《詩經·小雅·頍弁》："鳥與女蘿，施于松柏"。　蔓(wàn)：藤蔓。　駢織：互相糾結交織。　承翳(yì)：互相承接遮蓋。

⑩ 風氣：指氣候。

⑪ 據：靠；憑藉。　層崖：高崖。　積石：指積石爲假山。　嵌(qiàn)空：在(積石的)空凹處卡進。　垤(dié)塊：小土堆和土塊。

⑫ 蒙蒙：濃密的樣子。　朱實：紅色的果實。　離離：衆多的樣子。

⑬ 飛泉：從高處噴落下的泉水。　植茗：種的茶樹。　就：動詞，就着，趁着。　烹燀(chǎn)：燒火煮。這是說：就着飛泉和植茗來烹茶。

⑭ 永日：長日，從早到晚。　這句是說：對着美景品茶，可以終日不去。

⑮ 階隅：臺階的角落。

⑯ 昏曉：從早到晚。　練：白綢子。　環佩：古代結在衣帶上的玉佩。這裏是用行走時環佩互相撞擊發出的和諧聲音形容夜靜時的瀑布聲。　筑(zhú)：古代打擊的絃樂器。

⑰ 北崖右趾：北面山崖的右側山脚。

⑱ 脈分縷懸：形容泉水流進竹管，像脈管一樣分出水流，細水從上流下，像細縷一樣懸掛空中。"脈"和"縷"都是名詞用作狀語。　簷：屋簷，指草堂的屋簷。　注：灌注，這裏指滴。　砌：石階。

⑲ 纍纍(léiléi)：接連不斷的樣子。　貫珠：成串的珍珠。　霏微：雙聲聯綿詞，細微水點飄散的樣子。　滴瀝：水一點一點地往下落。

⑳ 耳目杖屨(jù)可及者：望得見、走得到的地方。　杖屨：指徒步。杖：手杖。　屨：鞋子。

㉑ 錦繡谷：廬山的一個山谷。因谷中奇花異草如披錦繡而得名。　石門澗：廬山北面馬耳峰下的山澗，是遊覽的名勝。　虎谿：在廬山東林寺前。舊有東晉高僧慧遠居東林，送客不過虎谿之説。　鑪峰：香爐峰。

㉒ 顯晦：明暗。　含吐：隱藏和出現。指烟雲的隱現。

㉓ 殫(dān)紀：詳盡記述。　矱(luó)縷：亦作"矱縷"，原委本末。這裏

指細說。

㉔ 豐一屋：建造一間高大的房屋。 豐：高大。這裏用作動詞。《周易·豐卦》："上六，豐其屋。" 華一簀(zé)：精製一張竹席。 華：精美，用作動詞。《禮記·檀弓上》："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㉕ 驕矜(jīn)：驕傲自負。一作"驕穩"。

㉖ 是物：指草堂及周圍景物。 物至致知：外界景物來到，啟迪人的心智。這是說，草堂周圍的各種美景紛至沓來，激發人們的思想感情。語出《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 各以類至：這是說接觸什麼景物就產生什麼思想感情。

㉗ 永：東晉高僧慧永。 遠：東晉高僧慧遠。 宗：名儒宗炳。 雷：名儒雷次宗。 十八人：除上面點名的四人外，還有僧人十個，即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恆、道昺、曇詵、道敬(或作法安)、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及名儒四人，即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銓。他們在東林寺結成白蓮社，研究佛學，號稱十八賢。

㉘ 去我：距離我。 千載：慧遠、慧永等十八人生活在東晉後期(五世紀初)，距白居易寫此文時約四百年。"千載"是極言時間相距久遠。 以是：因爲這個。 "是"指廬山的美景。

矧予自思①：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②，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③，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來佐江郡④，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而待我⑤，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⑥，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余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⑦。待予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⑧，出處行止，得以自遂⑨，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⑩！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公、郎、滿、晦、堅等凡二十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⑪，

因爲《草堂記》。

注　釋

① 矧(shěn)：連詞，何況。

② 迨(dài)：等到。　若：或。　白屋：茅草蓋的屋子，貧賤人家所住。朱門：紅漆大門，表示富貴人家。　所止：所居，指居住的地方。

③ 輒(zhé)：總是，往往。　簣(kuì)土：一簣之土。形容土少。下文"拳石"、"斗水"也是形容石小、水少。　簣：盛土竹器。

④ 蹇(jiǎn)剥：命運不順當。《易經·蹇》："蹇，難也。"《易經·剥》："剥，不利有攸往"。　佐：輔助。唐代長史和司馬是輔助刺史的主要官員。但是白居易是貶官爲江州司馬，與正員不同，是有職無權的閒官。江郡：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彭澤、湖口、都昌等縣地。

⑤ 郡守：此處指江州刺史，姓崔，名不詳。　優容：寬厚。　撫：安慰。《舊唐書·白居易傳》説白居易遊廬山"或經月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　靈勝：神奇的美景。

⑥ 這句是説終於滿足了愛山水的癖好。

⑦ 冗(rǒng)員：没有專職的散官。　羈(jī)：束縛，牽制。　累：牽累。遑(huáng)：閑暇。這四句是説：我被閑散的司馬官所束縛，未能完全擺脱牽累，有時去九江，有時來廬山，没有閑暇安寧地住下來。

⑧ 歲秩：做官的任期。唐朝地方官一般是三年一任。

⑨ 出處行止：四個動詞連用，"出"、"行"指外出做官，"處"、"止"指在家不仕。　自遂：順遂自己的心願。

⑩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廬山的清泉白石可以做我盟誓的證人。

⑪ 元集虚：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曾任協律郎，博通經書。愛廬山之勝，隱居五老峰下，自稱山人，不復出仕。與白居易、柳宗元、韓愈等相友善。　張允中：范陽(今北京市)人。事蹟無考。　張深之：南陽(今河南南陽市)人。事蹟無考。　東西二林寺：東林寺，東晉慧遠建。西林寺，東晉慧永建。　長老：年高德重的僧人。　湊公：法號神湊。《白氏長慶集》卷二四《唐故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序》中説：湊公姓成，京兆藍田人。爲東林寺僧人。　滿：法號智滿。堅：法號智堅。這兩個人也是東林寺僧人。郎、晦二人事蹟無考。具齋：準備了齋食。　施：擺設。　落之：爲草堂舉行落成儀式。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作者介紹】范仲淹(公元 989—1052 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吳縣)人。北宋前期的政治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 1015 年)考中進士。爲官後,多次批評朝政,觸怒了當時的權相吕夷簡,曾兩次被貶。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 1040 年),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他實行"屯兵營田,爲持久計"的政策,有力地抗擊了西夏貴族的侵擾。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 1043 年)范仲淹任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副宰相)。他採取了一些改良政治的措施,企圖緩和當時日益加劇的階級矛盾。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就遇到很大阻力,范仲淹也被免去參知政事職務,貶爲地方官,先後出知鄧州(治所在今河南鄧州市),杭州,青州(治所在今山東青州市)。

范仲淹一生的主要精力,雖然多用於政治、軍事等方面,但在文學方面也留下了一些内容比較健康的散文和詩詞。著作有《范文正公集》。

【説明】本文選自《范文正公集》,是作者貶官鄧州時寫的。

這是一篇寫景抒情的名作。它用鮮明的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洞庭湖"浩浩湯湯"、"氣象萬千"的雄偉氣勢和壯麗景象。文章的結尾部分,主張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作者在貶謫中堅持政治改革理想的自白,也是對同遭排擠的朋友們的勸勉。

本文的語言形式是駢散兼行,用散句論敍,以駢句描繪,音調鏗鏘,自成一格。

慶曆四年春①，滕子京謫守巴陵郡②。越明年③，政通人和，百廢具興④。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⑤，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⑥。

注　釋

① 慶曆四年：公元 1044 年。　慶曆：宋仁宗的年號（公元 1041—1048 年）。

② 滕子京：名宗諒，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謫（zhé）：貶，降官。慶曆二年，滕子京在涇州（今甘肅涇川縣）曾率軍民積極抗擊西夏入侵，"大設牛酒，迎犒士卒"。慶曆三年，被攻擊爲"枉費公錢"。四年，降官至虢州（今河南靈寶市一帶），又改貶岳州。守：作州郡的長官。　巴陵郡：即岳州，今湖南岳陽市。宋代有的州還保留古代的郡名。

③ 明年：第二年，指慶曆五年。

④ 政通：指政事順利。　人和：指上下和諧。　百廢：指各種廢弛的事業。　具：通"俱"，皆，全。　興：興起。這是作者對同遭貶謫的朋友滕子京的肯定，但事實上有其美化、粉飾的一面。

⑤ 岳陽樓：本岳陽西門的城樓，面對洞庭湖。唐開元年間張說始建，歷代多次重修，爲江南三大名樓之一。　增：指擴大。　舊制：舊時的規模。

⑥ 屬（zhǔ）：囑托，這一意義一般寫作"囑"。　予：我。　之：它，指重修岳陽樓這件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①。銜遠山，吞長江②，浩浩湯湯，橫無際涯③；朝暉夕陰，氣象萬千④。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⑤。前人之述備矣⑥。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⑦，遷客騷人⑧，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⑨？

注　釋

① 夫：指示代詞，那個。　勝狀：優美的景象。　洞庭：洞庭湖，在湖南北部，洪水期面積三千九百多平方公里。南納湘、資、沅、澧四水，北納長江汛期洩入的洪水，是我國第二大淡水湖。

② 銜遠山：包含着遠處的山峰。　吞長江：咽下長江。洞庭湖在岳陽城陵磯通長江。這兩句是描寫洞庭湖的氣勢雄壯。

③ 浩浩湯湯（shāngshāng）：水勢浩大的樣子。　橫：廣闊。　際涯（yá）：邊際。

④ 朝暉：早晨日光照耀。　暉：陽光，這裏名詞用作動詞，陽光照耀。　夕陰：傍晚天色昏暗。　氣象萬千：景象千變萬化。

⑤ 此：指上文所述。　則：乃，就是。　大觀：壯觀，雄偉的景象。

⑥ 前人：指上文所說的唐賢（孟浩然、李白、杜甫等都有詩描寫洞庭湖）及范仲淹以前的宋人。　備：詳盡。

⑦ 然則：一種凝固的連詞結構，"然"字緊承上文，有"如此"的意思，"則"字表示轉折，引出下文，有"那麼"的意思。　巫峽：長江三峽之一，在四川巫山縣東。　南極：向南一直到。　極：動詞，直到。　瀟湘：湘江發源於廣西，流入湖南後，在永州匯合瀟水，在衡陽匯合蒸水，北流入洞庭。瀟水是湘江上游最大的一條支流，兩水匯合後，又稱瀟湘。古詩文中多以瀟湘泛指湘江。

⑧ 遷客：降職到外地做官的人。　騷人：即詩人。戰國時楚國的詩人屈原作《離騷》，後來因稱詩人爲騷人。

⑨ 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觀看自然景物的心情，能够没有差别嗎？這是說能不因時間景物的不同而産生悲喜不同的感情嗎。　得無：能不，能够没有。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①，陰風怒號，濁浪排空②，日星隱耀，山岳潛形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④，薄暮冥冥⑤，虎嘯猿啼；登斯樓也⑥，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⑦！

注　釋

① 若夫：連詞，用在一段的開頭，引起論述。　霪(yín)雨：連綿不斷下得過量的雨。　霏霏(fēifēi)：雨雪紛紛降落的樣子。　連月：接連幾個月。　霽：開朗，指天氣放晴。

② 排空：衝擊天空。形容浪頭很高。　排：擊。

③ 太陽和星星隱没了光輝，山山嶺嶺潛藏起形狀。　耀：光輝。　岳：高大的山。

④ 檣(qiáng)：船的桅杆。　傾：倒。　楫(jí)：船槳。　摧：折斷。

⑤ 薄暮：傍晚。　薄：迫近。　冥冥：昏暗的樣子。

⑥ 斯：這個。　也：語氣詞，表提頓。

⑦ 去國：離開國都，指被貶官。　懷鄉：懷念家鄉。　憂讒(chán)：擔心別人説壞話。指怕別人在皇帝面前再進讒言。　畏譏：懼怕譏諷。　蕭然：蕭條淒涼的樣子。　感極：感慨到了極點。　者：被飾代詞，這裏是"……的情況"。"去國懷鄉……感極而悲"是它的修飾語。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①，上下天光，一碧萬頃②，沙鷗翔集，錦鱗游泳③，岸芷汀蘭，鬱鬱青青④；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⑤，浮光躍金⑥，靜影沉璧⑦，漁歌互答，此樂何極⑧！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⑨。

注　釋

① 至若：連詞，略等於"至於"。　春和：春天和暖。　景明：陽光燦爛。　景：日光。　驚：指波浪翻騰。

② 上面的天色和下面的湖光相連成一片碧綠，寬廣無邊。　萬頃：形容廣大，不是實數。　頃：一百畝。

③ 沙鷗：一種水鳥。　翔集：時而飛起，時而停息在一起。　集：鳥羣停息在一起。　錦鱗：指魚羣。魚鱗閃閃發光，因稱"錦鱗"。用鱗

代魚，這是修辭上的借代用法。

④ 芷(zhǐ)：一種香草。 汀(tīng)：小洲。 鬱鬱：濃鬱，形容芳香。 青青：青葱茂盛的樣子。

⑤ 或：或者，這裏和轉折連詞"而"連用，表示再寫一種景象。 長煙：瀰漫空間很遠的煙霧。 一空：完全消散。 皓(hào)月：潔白的月光。

⑥ 浮光：浮動在水面的月光。 躍金：閃着金光。這句是形容月夜微風時的景象。

⑦ 靜影：指靜靜的月影。 沉璧：形容水中的月影像沉下的一塊白玉。 璧：圓形的玉。這句是形容月夜無風時的景象。

⑧ 打漁人的歌聲互相唱和，這種快樂哪有窮盡呢？ 互答：互相對答。 何極：哪有窮盡。

⑨ 心曠：胸懷開朗。 神怡：精神愉快。 怡：快樂。 寵辱：等於說"榮辱"。 偕：一起，一同。 把酒：端着酒。 把：持，端。 臨風：對着風。 洋洋：形容高興的樣子。

嗟夫①！予嘗求古仁人之心②，或異二者之爲，何哉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⑤，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⑥。是進亦憂，退亦憂⑦。然則何時而樂耶⑧？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⑨？噫⑩！微斯人，吾誰與歸⑪！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⑫。

注 釋

① 嗟(jiē)夫：感嘆詞。這裏是對上面兩種情況表示惋惜。

② 嘗：曾經。 求：探求。 仁人：作者心目中品德高尚的人。實際上是指能從封建統治階級的全面利益出發，堅持維護封建制度的人。 心：這裏指思想感情。

③ 或：副詞，或許。 二者：指上面所說的兩種不同的表現。 爲：這裏指心理活動。

④ 不因外界事物的影響而悲哀歡喜，也不因個人的處境好壞而歡喜悲哀。這是修辭上的一種互文見義的用法。　物：指外界事物。　己：自己，這裏指個人的遭遇。

⑤ 居廟堂之高：指在朝廷作高官。　廟堂：指朝廷。　高：指高的職位。

⑥ 處江湖之遠：指貶謫到遙遠地方做地方官或隱居不仕。　憂其君：爲他的國君擔憂，就是憂慮國君能否實行作者心目中的好的措施，君權是否鞏固。

⑦ 是：這，指上面"古仁人"的表現。　進：指進朝做官。　退：退處，指退處江湖，不做官。

⑧ 耶：表疑問語氣詞。相當於"呢"。

⑨ 大概一定會說，"在天下人憂愁之前就憂愁，在天下人快樂之後纔快樂"吧？　其：表揣測的語氣詞，略等於"大概"，"恐怕"。　先：動詞，在……之前。　天下：指天下的人。　後：動詞，在……之後。

⑩ 噫(yī)：感嘆詞。表示嘆息。

⑪ 如果不是這樣的人，我和誰在一起呢？　微：非，不是，表假設的否定副詞。　誰與：與誰。疑問句中代詞賓語前置。　歸：歸從，匯聚在一起。

⑫ 時：這時，指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六年：指慶曆六年，公元 1046 年。

大龍湫記

李孝光

【作者介紹】李孝光(公元 1285—1350 年)，字季和，號五峰。温州樂清(今浙江樂清市)人，少博學，後隱居雁蕩山五峰下，遠來受學的人很多。元順帝至正三年(公元 1343 年)應詔入京任著作郎，官至文林郎、秘書監丞。李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他的文章取法秦漢，不追逐世俗。有《五峰集》二十卷。

【説明】雁蕩山在浙江省境内，分南雁、中雁、北雁。南雁在平陽縣，北雁在樂清市。李孝光隱居雁蕩山家鄉，有《雁山十記》，主要是寫北雁，本文就是"十記"中的一篇。作者通過兩次大龍湫的記遊，寫出了大瀑布的奇特景色。第一次是水大時，大龍湫聲勢奪人；第二次是水小時，寫了大龍湫"乍小乍大"的奇觀以及周圍的秀麗景色。

作者善於運用各種手法，從不同的角度來寫。既寫了大龍湫本身的壯觀，又通過遊人對大龍湫的感受來加以襯托，使人讀後有一種變幻奇特，美不勝收的感覺。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①，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②。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③。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倚立④。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⑤。而其巔谿砑，猶蟹兩螯⑥，時一動摇，行者兀兀不可入⑦。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⑧。又折而入東崦⑨，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進落如震霆⑩。東巖趾，有諾詎那庵⑪，相去五六步，山風横射，水飛著人。走入庵避，餘沫進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⑫。人相持語⑬，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⑭。

注　釋

① 大德七年：公元 1303 年。　大德：元成宗年號。　老先生：這篇文章最後說："老先生謂南山公也。"南山公即泰不華，蒙古人，字兼善，初名達普化。父爲台州録事，家居台州。元英宗至治進士，授集賢修撰。官至禮部尚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元代官名，蒙語譯語，長官的意思），方國珍起兵，被殺。　大龍湫：又名大瀑布，在雁山西谷。

② 心掉：心驚的意思。　掉：顫動。

③ 楹（yíng）：廳堂的前柱。

④ 股：大腿。

⑤ 樹：動詞，豎立。

⑥ 其顛：指立石的頂端。　谽谺（hānxiā）：雙聲聯綿詞，山谷空闊的樣子。　螯（áo）：節肢動物前面的一對鉗夾。

⑦ 兀兀（wùwù）：停止不前的樣子。

⑧ 緣：沿着。　趾：指山脚。　樹圭：立珪。　圭：同"珪"，上尖下方的玉。

⑨ 東崦（yān）：東山。

⑩ 盤桓：徘徊不進。這裏指水在原處迴蕩。　震霆：霹靂。

⑪ 諸詎那庵：即羅漢庵。

⑫ 下：方位名詞用作狀語。　擣（dǎo）："搗"的古字，撞擊，衝擊。　鼓：動詞，擊鼓。

⑬ 相持語：相互握着手講話。

⑭ 如向所見：像舊時（指第一次）見到的。　向：往昔，舊時。

今年冬又大旱，客人，到庵外石矼上①，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矼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②。鳴漸壯急③。水落潭上窪石④，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⑤，石間無秋毫土氣⑥。産木宜瘠，反碧滑如翠羽鳧毛⑦。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⑧，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⑨，家僮方置大瓶石旁⑩，仰

接瀑布，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瓶，乃解衣脱帽著石上，相持扼擘⑪，欲争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黄猿數十，聞聲皆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⑫。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爲瑞鹿寺⑬，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⑭。

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注　釋

① 石矼(gāng)：石橋。

② 勃勃：旺盛的樣子。形容瀑布像烟雲一樣蒸騰有生氣。　蒼烟：青烟。瀑布不大，從下仰望，由於青天的襯托，所以像青烟。　乍(zhà)：忽然。

③ 鳴：指瀑布聲。　壯急：形容水聲洪大急促。這句是寫觀瀑時人前進離瀑布更近的感受，不是瀑布本身的變化。

④ 窪(wā)：凹下。

⑤ 兩句是説石頭被水沖激，本應把顏色沖洗掉，却反而紅得像朱砂一樣。

⑥ 這句是説石頭被沖洗得一點泥土也没有。

⑦ 産木：生長的樹木。　瘠：枯瘠。　翠羽：翠鳥的羽毛。　鳧(fú)野鴨。這兩句是説瀑布下面生長的樹木本該是枯瘠的，却反而碧緑柔滑得像翠鳥和野鴨的羽毛。

⑧ 斑魚：鱗片有斑點的魚。　轉石聲：石頭轉動的聲音。　洋洋：舒緩的樣子。

⑨ 回緩：即迴環，往復循環。雙聲聯綿詞。　避世士：隱士。

⑩ 僮：僕人。

⑪ 扼擘(èwàn)：用手握腕，這裏指一人抓住另一人的手腕。　擘：同"腕"，手腕。

⑫ 偃(yǎn)木：横倒的樹木。　牽連：互相拉着。　窺(kuī)：暗中偷看。啼：叫。

⑬ 縱觀：放眼遠望。　瑞鹿寺：雁蕩山中的一座寺院。

⑭ 宛宛：柔順依戀的樣子。

遊　天　都

徐宏祖

【作者介紹】徐宏祖(公元 1586—1641 年)，字振元，別號霞客，江陰(今江蘇江陰市)人，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和遊記文作家。

徐宏祖生於明末，自幼好讀有關山水地理的圖志書籍，從二十二歲起，他用畢生精力對祖國的許多名山大川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足迹遍於華東、華北和東南沿海。尤其是五十一歲以後，還以驚人的毅力，經浙江、江西、湖南，遠走廣西、貴州、雲南，歷盡辛苦，依靠勞動人民的幫助，用了四年時間，對我國西南地區的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和差異及其成因，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科學考察，並做了詳細的記述，成爲中外地理學史上第一個系統地研究石灰岩地貌的人。

徐宏祖在三十多年的艱苦旅遊生活中，堅持每天寫日記，對當天觀察到的自然地貌、水文、地質、植物等都做詳細的科學記録，打破舊日地理圖誌輾轉抄襲的舊習，開闢了地理學上系統考察和描述自然的新方向。這些日記體裁的遊記，是我國科學史上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完整的野外工作日記，是世界地理學史上十分珍貴的文獻。作者飽含着熱愛祖國壯麗河山的激情，以清新生動的文筆，再現了祖國河山的瑰麗多姿，使遊記中的不少篇章成爲很好的文學作品。可惜，這些遊記在作者生前並未編印成書，現在傳世的四十多萬字的《徐霞客遊記》，只保存了部分遺稿。

【説明】本文節選自《徐霞客遊記》中的《遊黄山日記(後)》，題

目是編者加的。作者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曾兩次遊黃山，都寫有日記。這是後一次所寫日記中的一部分。天都是黃山（在今安徽南部黃山市北面）三十六峰之一，比主峰蓮花峰（海拔一千八百六十米）略低，却遠比蓮花峰險峻。黃山風景雄偉秀麗，以雲海、奇松、怪石和温泉著名。作者在本文中真實而生動地記述了天都的石峰、霧海和松柏的瑰異景色，同時也表現了作者熱愛祖國河山、不畏險阻、勇攀險峰的精神。

初四日①。十五里，至湯口②。五里，至湯寺③，浴於湯池④。扶杖望硃砂庵而登⑤，十里，上黃泥崗。向時雲裏諸峰⑥，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⑦，越天都之脇而下⑧，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⑨。路旁一歧東上，乃昔所未至者⑩，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側⑪。復北上，行石罅中⑫，石峰片片夾起⑬，路宛轉石間⑭，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⑮。下瞰峭壑陰森，楓松相間⑯，五色紛披，燦若圖繡⑰。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⑱，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游快且愧矣⑲！

注　釋

① 初四日：指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九月初四日。

② 湯口：黃山脚下一小鎮名，因"香溪温泉諸水所由出"而得名（據《遊黃山日記》）。

③ 湯寺：本名祥符寺，與湯泉隔溪，因而又名湯寺。

④ 湯池：即湯泉，在黃山南麓。

⑤ 硃砂庵：慈光寺的舊名，在硃砂峰下。

⑥ 向時：原來。　向：從前。　雲裏諸峰：隱没在雲霧中的各個山峰。

⑦ 石門：峰名。

⑧ 脇：從腋下到腰上的部分，這裏指山腰。

⑨ 蓮花：黄山的主峰。　秀出：特異出衆。　天半：半空。

⑩ 歧：岔路。　昔所未至：萬曆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二月，作者第一次遊黄山時，大雪封山，陰雨連天，因此天都等許多地方都没有能上去。

⑪ 幾(jī)：將近，差不多。

⑫ 罅(xià)：縫隙。

⑬ 石峰片片夾起：黄山由中生代巨大花崗巖侵入體構成。花崗岩富於節理，受侵蝕後，造成了各種奇峰。在垂直節理發育地帶，巖石分裂成片。　夾起：對峙而起。

⑭ 宛轉：彎彎曲曲的樣子。

⑮ 四句描述山路宛轉於石罅間的情形。　大意是：遇到石頭堵塞道路的地方就鑿通它，遇到陡壁就在它上面鑿出石階，遇到因巨石不相連而路斷的地方就架設木橋連通它，遇到有懸崖的地方立起梯子接通它。　級：台階，用作動詞，指在陡壁上鑿出石階。　植：樹起，立起。

⑯ 瞰(kàn)：俯視，從上往下看。　峭壑(hè)：陡而深的峽谷。　間(jiàn)：間隔，這裏指紅楓與蒼松雜處在一起。

⑰ 紛披：聯綿詞。紛繁的樣子。　燦：光彩鮮明。　圖繡：圖畫和刺繡。

⑱ 生平奇覽：一生中罕見的雄偉壯麗的景象。　覽：看，用作名詞，指看到的景象。

⑲ 奇：指奇異的景象。　前未一探：上次没有探訪一下。　快且愧：快慰同時又感到慚愧。

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①。乃一路奇景②，不覺引余獨往。既登峰頭，一庵翼然，爲文殊院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④，兩峰秀色，俱可手擘⑤。四顧奇峰錯列，衆壑縱横，真黄山絶勝處⑥。非再至⑦，焉知其奇若此？遇遊僧澄源至，興甚

勇⑧。時已過午，奴輩適至⑨。立庵前，指點兩峰⑩。庵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⑪，明日登蓮頂。"余不從，決意遊天都。

注　釋

① 夫僕：夫役和僕人。"夫"今又寫作"伕"。　阻險行後：被危險的山路所阻而走在後頭。　阻險：即"阻於險"。"險"作"阻"的補語。　弗：不。

② 乃：副詞，只是，表示輕微的轉折。

③ 翼然：形容屋頂四角翹起，像鳥兒張開翅膀一樣。　文殊院：寺名，位於天都、蓮花兩峰之間。

④ 文殊院的東邊是天都峰，西邊是蓮花峰，背後靠着玉屏風。　左：指東邊。　右：指西邊。　倚：靠着。　玉屏風：峰名。

⑤ 秀色：秀麗的景色。　手擥(lǎn)：用手採取。形容天都、蓮花距離很近，秀麗景色盡入眼底。　擥：同"攬"。

⑥ 錯列：參差錯雜地排列。　絶勝處：極優美的地方。

⑦ 再：第二次。

⑧ 遊僧：雲遊四方的和尚。　澄源：和尚名。　興：興致，興頭。　勇：强烈、濃厚的意思。

⑨ 適至：剛好來到。

⑩ 指點：品評，議論。

⑪ 盼：看。

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①，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②，攀草牽棘③，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④，每至手足無可着處，澄源必先登垂接⑤。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⑥？終亦不顧，歷險數次，遂達峰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⑦，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⑧。萬峰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⑨。時濃霧半作半止⑩，每

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峰，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徙於後⑪，予越其右，則霧出於左。其松猶有曲挺縱横者⑫，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⑬。山高風鉅⑭，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峰，時出爲碧嶠⑮，時没爲銀海⑯；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别一區宇也⑰。日漸暮，遂前其足⑱，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脱⑲；至險絶處，澄源併肩手相接⑳。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㉑。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㉒。

注　釋

① 挾：攜同。　奴子：僮僕。　仍下峽路：重新下到那條宛轉石間的峽谷小路。

② 流石：指光滑的石壁。　蛇行：在石壁上攀登，像蛇伏地而行。蛇：名詞用作狀語。

③ 棘：荆棘。

④ 遇到大石林立的地方就越過石塊，遇到石崖像用刀削過的險峻之處就攀援石崖。　歷：越過。　援：以手牽引身體而上。

⑤ 着處：接觸的地方，指手攀脚登的地方。　垂接：指在高處垂下手援接下面的人。

⑥ 堪：禁得起，受得了。

⑦ 壁起：像牆壁一樣直立起來。　壁：名詞用作狀語。

⑧ 挾予以登：拉着我登了上去。　以：相當於"而"。

⑨ 抗：抗衡，不相上下。

⑩ 作：起，這裏指濃霧浮動。

⑪ 獨上天都：唯獨上天都峰的時候。　其：指天都峰。　徙(xǐ)：移動。

⑫ 曲挺縱横：盤曲、挺拔，枝幹縱横。

⑬ 如苔蘚然：像苔蘚一樣，形容柏樹貼附在山石上的樣子。

⑭ 鉅：同"巨"。

⑮ 碧嶠(qiáo)：青玉般的山峰。形容陡峭的山峰在日光雲色的輝映下，猶如碧玉。 嶠：尖而高的山。

⑯ 銀海：形容白霧瀰漫，猶如銀海。

⑰ 晶晶：明亮的樣子。 區宇：區域、境界。

⑱ 前其足：把脚朝前伸去。 前：方位名詞用作使動，使〔其足〕向前。其：指示代詞，那，那個。

⑲ 坐而下脱：坐在地上往下蹭。

⑳ 到了最危險的地方，澄源又是用肩又是用手來承接。 併：一起。相(xiāng)：副詞，表示一方對另一方的動作。這裏没有"相互"的意思。

㉑ 度：過，越過，通過。 暝(míng)色：夜色。 暝：天黑。 已合：形容夜幕降臨，好像是從四面合攏來。

㉒ 棧(zhàn)：棧道。在懸崖峭壁上，鑿孔架木，鋪板而成的道路。 止：止宿。

傳是樓記

汪 琬

【作者介紹】汪琬(公元 1624—1691 年)，字苕文，號鈍庵，晚年居住太湖堯峰山，世稱堯峰先生。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順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中進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官。康熙十八年(公元 1679 年)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他通經學，善古文；爲文崇尚唐宋，主張學習韓愈、歐陽修，要求明於辭義，合乎經旨。有《鈍翁類鈔》、《堯峰文鈔》等。

【説明】這是徐乾學請汪琬爲他的藏書樓寫的一篇記敘文。文中首先簡要地介紹了藏書樓的情況，然後着重論述藏書的意義。藏書的意義是分兩層寫的：第一層寫徐乾學提出了對子孫以傳書爲貴；第二層寫作者的看法。他認爲守書比藏書難，讀書又比守書

難，最難的是能够從書中取立身處世之道，並身體力行。然後贊揚了徐乾學能運用從書中得到的知識來行事處世。

文章説理嚴密自然，層層深入，語言簡練確切。

崑山徐健菴先生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①。間命工斲木爲橱②，貯書若干萬卷。區爲經史子集四種③。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史則日録家乘山經墜史之書附焉④，子則附以卜筮醫藥之書，集則附以樂府詩餘之書⑤。凡爲橱者七十有二，部居類彙，各以其次⑥。素標緗帙，啟鑰爛然⑦。

注　釋

① 崑山：又作"昆山"，今江蘇昆山市。古人稱人或自稱多冠以籍貫。徐健菴（公元 1631—1694 年），名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進士，授編修。曾任内閣學士，刑部尚書等職。奉命編纂《大清一統志》、《大清會典》及《明史》。編有《通志堂經解》、《讀禮通考》。康熙二十九年（公元 1690 年）告老還鄉，藏書很多，有《傳是樓書目》、《澹園集》。　七楹（yíng）：横排的房子七間。　楹：廳堂前的柱子，引申爲房屋一間。

② 間（jiàn）：隔些時候。　斲（zhuó）：砍、削。

③ 分成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類。這是古代常用的圖書分類法，稱做四部或四庫。

④ 傳注義疏：漢以前對儒家經書的訓釋叫傳。東漢以後，把古書的訓釋通稱爲注。義，即正義；疏，即注疏。義和疏是既解經文，又解傳注的。　附焉：附在經書的後面。　日録：按日記事的書，如日記、起居注之類。　家乘（shèng）：家史，指譜牒之類。春秋時晉國史書名乘，後稱史籍爲史乘。　山經：記録山脈河流的地理書。　墜（yě）史：私家編撰的史書，也稱稗史。　墜：亦作"埜"同"野"。

⑤ 卜筮（shì）：占卜。用龜甲稱卜，用蓍草稱筮。　樂府：本指漢代的音

樂官署。後來指樂府官署採集創作的詩歌，也用來稱漢魏以來可以入樂的詩歌及後人仿效樂府古題的作品。 詩餘：詞的別稱。

⑥ 部居類彙：同門類放在一起，"部"、"類"都是名詞用作狀語。 部居：按部歸類。 各以其次：各種書都按次序排列。

⑦ 素標：白色的標誌。 緗帙(zhì)：淡黃色的書套。 緗：淡黃色。 啟鑰(yuè)：指打開書櫥。 鑰：門鎖。 爛然：光彩奪目。

於是先生召諸子登斯樓而詔之曰①："吾何以傳女曹哉②？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③，吾耳目濡染舊矣④。蓋嘗慨夫爲人之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⑤；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⑥；欲傳其園池臺榭舞歌輿馬之具⑦，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娛樂也。吾方以此爲鑑⑧。然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⑨遂名其樓爲"傳是"，而問記於琬⑩。

注 釋

① 斯樓：這座樓。即所建造的藏書樓。 詔：告。

② 女(rǔ)曹：你們這輩人。 女：你，你們。 曹：輩。

③ 吾徐先世：我們徐家的前代。 故：本來。 清白：封建社會未從事倡優、皂隸、奴等所謂卑賤職業的，稱爲身家清白。 起家：興家立業。

④ 耳目濡染：所聞所見。也作"耳濡目染"。 濡(rú)：浸濕。 舊：久。

⑤ 慨：感慨。 夫：遠指代詞，那。 貨財：財物。 世富：世世代代富足。

⑥ 珍玩：珍貴的玩賞物品。 鼎彝(yí)尊罍(jiǎ)：古代四種貴重的器物。"鼎"是煮東西的，"彝"是泛指祭器；"尊""罍"都是盛酒的，形制不同。這裏泛指古文物。 世寶：世世代代寶藏。寶：用作動詞，珍

藏的意思。

⑦ 臺榭(xiè)：在地上建築的高而平的建築叫臺，在臺上蓋的房屋稱榭。輿：車。　具：用具。

⑧ 鑑：戒鑑。

⑨ 惟是：只有這些。　是：指書。

⑩ 問記：求作記。　琬：汪琬，本文作者自稱其名。

琬衰病不及爲，則先生屢書督之①。最後復於先生曰：甚矣書之多戹也②！由漢氏以來，人主往往重官賞以購之③，其下名公貴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④，或操翰墨及分命筆吏以繕録之⑤，然且裒聚未幾而輒至於散佚⑥，以是知藏書之難也。琬顧謂藏之之難不若守之之難⑦，守之之難不若讀之之難，尤不若躬體而心得之之難⑧。是故藏而弗守，猶勿藏也；守而弗讀，猶勿守也。夫既已讀之矣，而或口與躬違，心與迹忤⑨，采其華而忘其實，是則呻佔記誦之學⑩，所爲譁衆而竊名者也，與弗讀奚以異哉⑪？古之善讀書者，始乎博，終乎約⑫。博之而非誇多鬬靡也，約之而非保殘安陋也⑬。善讀書者，根柢於性命而究極於事功⑭。沿流以溯源，無不探也⑮；明體以適用，無不達也⑯。尊所聞，行所知，非善讀者而能如是乎？

注　釋

① 不及爲：没有來得及作。　屢書：屢次寫信。　督之：督促這件事情。　之：指寫《傳是樓記》這件事。

② 甚矣書之多戹(è)：太多了，書的災難！這是一個倒裝句，"書之多戹"是主語，"甚矣"是謂語。　戹：災難。

③ 漢氏：漢朝。舊時可以在國名、朝代名後面加"氏"字來稱呼。　人主：皇帝。　重官賞：加重公家的賞賜。　購：懸賞徵求。

④ 厚：優厚，用作使動。　金帛：錢物。　帛：絲織品的總稱。　易：交換。

⑤ 操翰墨：拿着筆墨。　翰：毛筆。　筆吏：抄寫文字的小吏。　繕録：抄寫。

⑥ 裒(pōu)：聚集。　輒(zhé)：副詞，就。

⑦ 顧：副詞，却。

⑧ 躬體：親身實踐。　心得之：心裏領會它。　之：指書中的義理(思想内容)。

⑨ 口與躬違：口頭上贊許，而自身做起來却違背。　與：贊許。　心與迹忤(wǔ)：心裏贊同，而行動上却抵觸。　忤：抵觸。

⑩ 華：花，指文章的辭藻。　實：果實，指文章的内容。　呻佔(zhān)：誦讀。《禮記·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簡册，"佔畢"連文，指讀書吟誦。)　佔：通"笘"，簡册之類。

⑪ 所爲：所謂。　譁衆：即"譁衆取寵"，用浮誇的言辭博取衆人的喜歡。　竊名：盜取名聲。　奚以："憑什麽"、"有什麽"的意思。以：介詞。　奚：何，介詞賓語，置於介詞前。

⑫ 始乎博：開始時博覽羣書。　乎：介詞，於。　終乎約：最後專一而精當。　約：簡要。

⑬ 博之：使讀書治學廣博。　博：使動用法。　之：指讀書治學。
鬬靡(mí)：比賽奢靡。　安陋：安於淺薄，即不求深入理解。

⑭ 善讀書的人，把修養品德作爲根本，把建功立業作爲追求的目的。
根柢(dǐ)：樹根，用作動詞，作爲根本。　性命：上天賦予人的本質。《易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疏："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這裏指個人品德修養。　究極：動詞，窮極，追求。　事功：功業。

⑮ 沿着水流，追尋到源頭，没有不探求的。這句是説讀書治學要探本求源。　溯：逆水而上。

⑯ 明白了事物的根本，而適合於事物的功用，没有什麽做不到的。
體：古代哲學名詞，指事物的本體(如物質、心靈)，與"用"相對。
用：古代哲學名詞，指事物的外在表現(如運動、思考)，與"體"相對。

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於書者①，上爲天子之所器重，次爲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②，藉是以潤色大業，對揚休命有餘矣③。而又推之以訓敕其子姓，俾後先躋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於當世④。琬然後喟焉太息，以爲讀書之益弘矣哉⑤！循是道也，雖傳諸子孫世世，何不可之有⑥？

注　釋

① 出：指拿出來使用。　所得於書者：從書中得到的知識學問。

② 器重：指徐乾學做了内閣學士、刑部尚書等官，並奉命編纂《大清會典》、《明史》等書。　中朝：朝中。　矜(jīn)式：尊重效法。兩句是說徐乾學既被皇帝重用，又被朝中官吏們尊重效法。

③ 藉(jiè)：借。　潤色大業：建立大功業。　潤色：修飾。　大業：大功業。　對揚休命：對答宣揚皇帝的美好命令。　對：答。　休：美善。《尚書·説命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④ 敕(chì)：也作"勅"，告誡。　子姓：子孫。　俾(bǐ)：使。　躋(jī)巍科：登高第的意思。　躋：登、升。　巍科：科舉考試，排在榜上前面的叫巍科。這裏指徐乾學的兩個弟弟元文、秉義先後考中狀元、探花。　取膴(wǔ)仕：獲得高官厚禄。　膴：美、厚。如徐元文官内閣學士、左都御史等，徐秉義官編修、右中允等。　翕(xī)然：一同。翕：合。

⑤ 喟(kuì)焉：嘆氣的樣子。　太息：長嘆。　弘：大。

⑥ 何不可之有：等於説"有何不可"。"何不可"是賓語，"之"是代詞，複指動詞前面的賓語。

若琬則無以與於此矣。居平質駑才下，患於書而不能讀①；延及暮年，則又跧伏窮山僻壤之中②，耳目固陋，舊學消亡③。蓋本不足以記斯樓。不得已，勉承先生之

命，姑爲一言復之[4]，先生亦恕其老誖否耶[5]？

注　釋

① 居平：平時，指少壯之時。　質駑(nú)：資質低下。　駑：本義是能力低下的馬，引申指能力低下。　患於書：擔心讀書不多和讀書不得法的意思。

② 跧(quán)伏：蜷伏，指隱居不出。

③ 耳目固陋：見識鄙陋。　舊學：往日所學的知識。

④ 姑：副詞，姑且，暫且。　爲一言：說一番話。

⑤ 恕：寬恕，原諒。　老誖(bèi)：也作"老悖"，年老昏惑。《戰國策·楚策》："先生老悖乎？"

古代漢語常識

(一) 怎樣查字典辭書

字典、辭書是每一個學習、研究語言的人都必須利用的工具。初學古代漢語的人,因爲經常會碰到一些難懂的字、詞、成語、典故,所以就更有必要查閱字典和辭書一類的工具書。這裏,我們按查檢字音和字義、查檢詞語和典故、查檢虛詞和特殊詞語等三方面,介紹一些學習古代漢語常用的字典、辭書以及虛詞等方面的著作,主要是爲了幫助初學者解決一個查檢方法問題,並不是要對這些工具書的內容進行全面的評價。

一、查檢字音和字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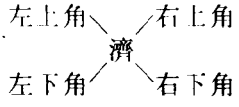
遇到不認識的字,不了解它的讀音和意義,這就需要查字典。但一部字典裏收有成千上萬的字,我們怎樣才能找到被查的字所在之處呢?這就要懂得字典排列漢字的方法。目前漢語字典排列漢字的方法主要有三種:

1. 按音序排列。現在通行的是按照漢語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只要學會漢語拼音方案,就能很快查出所要查的字。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之前,有的字(詞)典按照注音字母ㄅㄆㄇㄈ的順序排列。在

古代，也有按平上去入四聲、一百零六韵排列的，這是早期的音序排列法。

2. 按部首和筆畫排列。這就是所謂的部首檢字法。把同一部首的字歸爲一類，部首的先後以筆畫的多少而定，同部首的字也以筆畫爲序。例如，“口”部是三畫，排在“木”部（四畫）之前；同在“口”部，“吹”字四畫（部首筆畫不算），排在“味”字五畫之前。

3. 按號碼排列。通行的是四角號碼檢字法。漢字一般是方形，都有四個角，角的形式分爲十種，用 0 至 9 十個號碼來代表。四角的順序是先左上角，次右上角，再次是左下角，最後是右下角，每字得四碼，如：



“丶”的代號是 3，“一”的代號是 0，“丿”的代號是 1，“亅”的代號是 2，“濟”的號碼就是 3012。

以上三種漢字排列法各有利弊。音序排列查字迅速方便。但查字的人如果是爲了查讀音，既然不明該字的讀音，又怎麽知道被查的字排列在什麽地方呢？有些方言區的人，讀音不標准，也往往很難查到要查的字。部首排列和號碼排列不存在上述的缺點。但有的字究竟歸於哪一部首，不易確定。漢字簡化後，筆畫變化很大，其中有些字的歸類還没有一致的意見。如“电”，未簡化之前寫作“電”，它的部首很明確，在“雨”部。簡化以後，《新華字典》歸“乙”部，新版的《辭海》歸“曰”部，《現代漢語詞典》則認爲歸“田”部。此外，有些舊的部首删掉了，如“干”、“首”、“齊”等；有些部首分化了，如“氵”從原來“水”部分出，“忄”從原來“心”部分出。這些變化都需要掌握。號碼排列也有些問題，有些角的歸類只能憑死記，如不常用，容易忘記。隨着簡化字形的變化，字的號碼也隨着

有了變化，如繁體"語"是0166，簡化後的"语"則變爲3176。今後，漢字如果進一步簡化，部首排列和號碼排列的方法也必然要産生相應的變化，不可能一成不變。因此，在使用一部字典時，對它所收的漢字是繁體還是簡體，它的排列法有什麽特點，應有所了解。

《**新華字典**》 是目前最常見的字典。它收字（包括繁體字、異體字）在一萬個以上。它雖不是專爲閱讀古書編寫的，但也適當地收了一些古書中的常用字，如：

畀 bì：給與。　　瘳 chōu：①病癒。②損害。

罟 gǔ：〈古〉捕魚的網。　　彘 zhì：〈古〉猪。

在有些字的義項中也收了一些古代的用法，如：

走：⑥古代指跑。　　爵：①古代的酒器。

乃：①你，你的。　　說：㊀yuè 古代同"悦"字。

此外，還收了少數古漢語中特有的雙音詞，如：

囹圄 língyǔ：古代稱監獄。

幈幪 píngméng：古代稱覆蓋用的東西，指帳幕等。

《新華字典》釋義用現代漢語，注音也準確，對我們學習古漢語有一定的用處。例如，本書所選《觸龍説趙太后》一文，其中"質、徐、謝、竊、恃、殊、嗜、息、舒、腴"等字，都可以在《新華字典》中找到和原文意思基本相當的釋義。當然，《新華字典》畢竟是一部現代漢語字典，所收古字和古義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滿足我們學習古代漢語的需要，因此，還有必要查閱其他的字典。

《**現代漢語詞典**》 是一部記録普通話語彙的中型詞典，它反映了解放後現代漢語詞彙研究的成果，雖然同《新華字典》一樣，不是專爲閱讀古書編寫的，但它對所收的一萬多單字，注音比較準確，釋義比較精當，並收了一些古字古義，對初學古漢語的讀者，是很有幫助的。

《**康熙字典**》 成書於清代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共收

字四萬七千多個，一般字典上查不到的字，在它上面可以查到。

這本字典按部首排列，全書共分二百一十四個部首，這些部首又以筆畫爲序，分別歸入用十二地支標分的十二集中，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它釋字的體例，也是先注音，後釋義，各義之下一般引古書爲證，如：

> 籌 〔廣韵〕直由切〔集韵〕〔韵會〕陳留切〔正韵〕除留切並音儔籌算也〔儀禮鄉射禮〕箭籌八十〔註〕籌算也　又壺矢〔禮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註〕籌矢也　又籌策〔史記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　又〔集韵〕徒刀切音陶〔揚子方言〕藏也　又叶音除〔蔡洪陶棋賦〕攄妙思僊元籌飾服色玩騑駒

這個"籌"字用了三種注音法：(1) 反切法，(2) 直音法，(3) 叶(xié)音法。

反切法是用兩個漢字合注一個漢字的音，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韵母和聲調，合成被注字的音。如"毛，莫袍切"。"莫"的聲母 m 和"袍"的韻母、聲調 áo，合起來是 máo，正是"毛"字的讀音。在多數情況下，古代的反切和現在的讀音是一致的，只要我們掌握反切的基本用法，就能切出現在的讀音來。但由於古今語音的變化，有的反切已經切不出來現在的讀音了。如"籌"字的三個切音都有點問題。"直由切"的"直"，現在聲母是 zh，與"籌"的聲母 ch 不同。"陳留切"、"除留切"的"陳""除"是已經改進了的反切上字，可以切出 ch 的讀音來，但反切下字"留"的韻母是 iou，在現代漢語中，ch 的後面是不能有 i 的，處理的辦法就是將 i 去掉，那麼，"陳留切"、"除留切"就能切出"籌"的讀音，其公式是 ch + (i)óu = chóu。"直"字爲什麼作爲"籌"的反切上字，而又切不出 ch 來呢？原來"直"、"籌"、"陳"、"除"在中古都是全濁聲母。"直"是入聲字，今讀不送氣聲母，後三字古平聲，今讀送氣聲母。這就是說必須掌握古今語音的演變情況及對應關係，才能對這些現象進行解釋，切出讀音。這種複雜情況，是初學者無法解決的。因此，除非遇到其他

字典都查不到的生僻字，一般不要用《康熙字典》的反切來確定字的讀音。

直音法是用同音字來注音。"𠔃"下注"並音儔"，就是指所引各韻書"𠔃"都與"儔"同音。直音法不如反切科學，有時找不到同音字，有時注音的字比被注的字還難認，這就失去了注音的作用。如"西，音粞"，"是，音姼"，都不好認。

叶音法是一種應當否定的注音法。它認爲爲了押韻可以臨時改變讀音，這完全是主觀主義的産物。如"𠔃叶音除"就没有根據。事實上，明人陳第、清初顧炎武就已經批判了叶音法，《康熙字典》仍然引用，是錯誤的。

在釋義方面，《康熙字典》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羅列舊説，排列古注，分别義項，引例爲證。如"𠔃"字列了四個義項：第一、二義項都有引文，有前人的注釋；義項三有引文，無舊注；義項四引證錯誤。《方言》卷十二："𠔃，戴也"。戴震案："𠔃，亦作幬，……或作燾"。所以讀爲"徒刀切"(tāo)。而《方言》有的版本把"𠔃"錯成了"𠔃"，《康熙字典》也沿襲了這個錯誤。這就告訴我們，在利用這部字典時，一定要核對原文，不能以訛傳訛。清道光年間王引之曾作《字典考證》一書，指出它的錯誤有二千五百八十多條，很少涉及音讀的正誤；而《康熙字典》的注音也錯誤極多，王力先生著有《康熙字典音讀訂誤》。這兩本書是我們查閱《康熙字典》時的重要參攷著作。

《漢語大字典》 是八十年代纔成書出版的一部大型字典，是目前收字最多的字典，在56000個左右。在字形方面，它收列了能够反映形體演變關係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隸書的形體；在字音方面，首先是用拼音字母盡可能注出所收字的現代讀音，然後收列它的中古反切，并標注它的音韻地位和上古所屬的韻部。如果想了解所查字的字形、字音的歷史演變時，《漢語大字典》是一部比較便當的工具書。可惜這部字典在釋義方面過於求細，

忽視詞義的概括性，加以芇成衆手，難免出現義項分合不當，釋義不確的情況，有待修訂。

二、查檢詞語和典故

古代漢語有很多複音詞，我國豐富悠久的文化又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成語典故。這些古代詞語和典故不但常在古文中出現，其中一部分直至今天還常常使用。查檢這些古代詞語和典故，最常用的工具芇是《辭源》和《辭海》。兩芇除一般多音詞和詞組外，還包括人名、地名、成語、典故、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用語以及翻譯名詞等。

《辭源》 出版於 1915 年(續编出版於 1931 年)。

《辭海》 出版於 1936 年。

兩芇編輯體例大致相同，都是用的部首排列法，跟《康熙字典》一樣，分爲二百一十四個部首。先解釋單字的字義，其次再解釋複音詞或詞組的意義和用法。複音詞和成語典故等收在該詞語典故的第一字下面，按字數多少和第二、三字的筆畫數目分列先後。例如，要查成語"一鼓作氣"的意義和出處，就要先查"一"字，在"一"字下所收的四個字的詞語中按第二字"鼓"和第三字"作"的筆畫數目找到這個成語：

《辭源》〔一鼓作氣〕《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言鼓聲初起之時。戰士之勇氣。皆爲之奮作也。今喻人作事。宜乘初起之精神。恒用此語。

《辭海》〔一鼓作氣〕《左傳莊十年》："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按此爲魯曹劌對莊公語，今每用爲開始作事情精神興奮之喻。

由上例可以看出，兩芇都用文言釋義，很不通俗。引用例句則

盡可能以最初見於何書爲標準，即所謂詞語典故的"出處"。《辭海》比《辭源》晚出版約二十年，無論引證出處，釋義，標點，都比《辭源》有很大改進。它引書注出篇名，這就便於查對。釋義也比《辭源》準確簡練，標點也不像《辭源》那樣一律用圈斷句。

雖然《辭海》比《辭源》有進步，但兩書所收詞條並不完全一致，例如《辭源》"仰"字下所收"仰仗、仰成、仰食、仰塵、仰攀"等，《辭海》都没有收。同樣，《辭海》也有一些詞條，《辭源》没有收，兩書可以互相取長補短。

由於編輯時代的關係，這兩部辭書的内容都比較陳舊、龐雜。有一些内容如自然科學和翻譯名詞等都已是幾十年前的用語，有的今天已完全不能適用。至於社會科學名詞和人名，不僅有些觀點欠妥，就是在釋義和引文方面也有不少科學性或技術性的錯誤。如《辭源》沿《康熙字典》之誤，在"舍"字下注的"師行一宿爲舍，或謂三十里爲一舍"，這本是兩個義項，不應合在一起。《辭海》在"低眉折腰"下注："杜甫詩：'安能低眉折腰事權貴'"。這裏，把李白誤成杜甫，把"摧眉"誤爲"低眉"。因此，使用這兩部辭書時，也要取分析批判態度。

1958 年，在國家的統一規劃下，開始對舊《辭源》和舊《辭海》進行修訂，使這兩部書各有分工，成爲性質不同的兩部工具書。《辭海》仍舊是綜合性辭書，包括成語、典故、人名、地名以及各門學科的名詞術語等等；《辭源》修訂爲閱讀古籍用的工具書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參攷書。修訂後的《辭海》（未定稿）於 1965 年出版；修訂後的《辭源》分爲四册，第一册於 1964 年出版。1972 年以後，先後又組織人力對《辭海》（未定稿）和《辭源》（修訂稿）第一册做進一步修訂，於 1979 年出版了《辭海》（修訂稿）和《辭源》（修訂本）第一册。《辭源》（修訂本）第二、三、四册也陸續在 1980 年、1981 年、1983 年出版。這兩部辭書經過反復修訂以後，在收詞、注

音、釋義和體例各個方面，都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使我國工具書的編寫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辭海》(修訂本)由於仍舊是綜合性辭書，古代詞語和典故只收比較常見的，釋義也比較簡單通俗。《辭源》(修訂本)是專爲解決閱讀古籍時關於語詞典故和有關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識性疑難問題的，仍用繁體字排版，所收古代詞語和典故相當豐富，釋義精當，引文詳細注明出處，是學習和研究古代漢語很重要的工具書。

三、查檢虛詞和特殊詞語

古代漢語虛詞的用法比較複雜，這本是語法範圍內的問題，有不少關於虛詞的專著，實際上可以作爲備查檢的工具書來使用。

專門討論古漢語虛詞的著作，影響較大的有三四種，分別簡介如下：

《助字辨略》 清劉淇著。出版於 1711 年。共收字四百七十多個。全書按四聲分卷，依韻排列。取材從先秦到元代，內容包括經傳、諸子、史書、詩詞、小說，資料比較豐富。此書對"助字"的分類，標準不一，名目繁多。有的是從形式上分，有的是從語氣上分，有的是從意義上分。內部體例也欠嚴密。

《經傳釋詞》 清王引之著。出版於 1819 年。共收字一百六十個。全書分十卷，按古聲母排列。第一卷至第四卷爲喉音，第五卷爲牙音，第六卷爲舌音，第七卷爲半齒、半舌音，第八卷爲齒頭音，第九卷爲正齒音，第十卷爲脣音。它所收的虛字以經傳爲主，以子書和其他書的材料爲輔，東漢以後的一概不録。它的體例比較嚴密，引證博贍，解説詳備，有不少好的見解。它還能突破字形的框框，用同音假借的道理，説明一些虛詞的意義。但它所使用的語法術語與今天的術語很不一樣，初學者不易讀懂，對虛詞的分類也不如現在的分類科學，而且收字太少，也是本書的缺點。

《詞詮》 近人楊樹達編。出版於 1928 年。全書收古漢語虛詞五百多個，按注音字母順序排列，附有部首目録。對每個虛詞的解釋，都先標明詞類，然後解釋意義，再列舉大量例句，例句都注明出處。眉目清楚，系統性强。但語法用語比較陳舊，分類過於瑣細，如副詞就有十四類之多。釋義也有欠妥當的地方，還常用"無義"來解釋一些語氣助詞和嘆詞，等於没有解釋。這本書比較通俗，既没有《經傳釋詞》那種考據習氣，又不像《助字辨略》那樣駁雜，對初學古漢語的人比較適用。

虛詞著作除以上三種外，裴學海的《古書虛字集釋》(1932 年出版)也影響較大，這裏不多作介紹了。

關於古漢語詞彙的研究，一向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傾向，對唐宋以後的詞語很少研究。近人張相著的《詩詞曲語辭匯釋》(出版於 1953 年)，很值得重視。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唐宋元明詩詞曲中習用的特殊語辭，這些語辭大半出於當時通俗口語，過去没有專著論及。全書共釋單字、詞語五三七項，附目六百有餘。每條排列的次序，先詩後詞再曲，引證相當豐富，對閱讀詩詞曲等作品很有參考價值。書後附有"語詞筆畫索引"，以備查檢。

關於特殊語辭的專著，還有一些，這裏不一一介紹了。

(二) 漢字的結構和發展

漢字的字形和意義有密切的關係，分析字形有助於了解字義。因此，我們學習古代漢語，有必要了解漢字的形體構造及其發展概況。

一、"六書"與漢字的形體構造

關於漢字的形體構造，傳統有六書的説法。六書是象形、指

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許慎在《說文解字·叙》裏對六書進行了解釋，並舉了例字①。他說："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這成爲一千多年來六書說的依據。前人大多認爲，六書就是六種造字方法。應該指出，這是不太科學的說法。因爲，文字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産物，是人民羣衆集體創造的，絶不是某一個人事先訂好了條例再着手造字的。六書只是戰國以後的人根據漢字的形體結構和使用情況，加以分析歸納出來的字體分類。因爲這種分類是從漢字的實際情況出發的，所以在漢字教學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必須瞭解，實際上漢字的形體結構只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假借只是一種用字的方法②。語言中有些詞，没有專門爲它造字，而借用一個同音字來表示，比如：難(难)，本是鳥名(《說文》："難，鳥也")，借用作"難易"的難；權(权)，本是樹名(《說文》："黄華木")，借用作"權衡"、"權力"的權；而，本是鬚髯(《說文》："須也，象形")，借用作表示語法關係的連詞。至於轉注，文字學家對它的解釋最紛繁，很難作出定論。有的說，同一部首的字都是轉注；有的說，轉注就是互訓；有的說，轉注就是詞義引申。許慎除了在《敍》裏舉了兩個轉注的例字外，在分析字形時，一個轉注字都没有指出。總之，所謂轉注字，它的形體都不能超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形體的範圍。關於假

① 《說文解字》爲東漢許慎所著，成書約在公元100年，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分析漢字形義的著作，簡稱《說文》。

② 許慎所舉假借的例字我們認爲是不妥的。

借，本書下册將專題論述。關於轉注，只要了解它與漢字的形體結構無關就行了，這裏不再多講。如果進一步分析歸納，漢字的形體結構，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不帶表音成分的純粹表意字（包括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一類是帶表音成分的形聲字。

但是，爲了對字形和字義的關係有較深入的了解，下面仍按四類作一簡單介紹。

（一）象形

日　月　鳥　魚　鹿　羊

這些字在甲骨文中很明顯地是把事物的輪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描畫出來①。

（二）指事

指事是一種用記號指出事物特點的造字方法。例如：

上　下　亦　本　末

前三字是甲骨文，後二字是金文②。甲骨文在一畫的上面加一短横指出"上"的意思，在一畫的下面加一短横指出"下"的意思。第三個字是畫一個人，在人的兩腋之下加點指出"腋"的意思（"亦"本是腋字）。本末二字在甲骨文中没有發現，金文裏是在木的根部加一凹點指出"本"的意思（樹根），在木的梢頭加一圓點（或一短横）指出"末"的意思（樹梢）。這裏有的是純粹符號的指事字，如"上"

① 甲骨文是殷代的文字，刻寫在龜甲獸骨上，是我國現存體系比較完整的早期古文字。本書摹寫的古文字只能大抵相似。

② 金文是指殷、周兩代銅器上的銘文。

"下";有的是在象形字基礎上增加指示的符號,如"亦"、"本"、"末"。指事字數量不多。

(三)會意

會意是由兩個以上的形體組成,把它們的意義組合成一個新的意義,讓人們看了可以體會出來。例如:

步 逐 鬥 莫 牧

在甲骨文裏,"步"字由兩隻脚合起來,表示兩脚一前一後,意思是"行走"。"逐"字是一個人的脚在豕(shǐ,猪)的後面,表示"追逐"的意思。"鬥"字是兩個人手交手,打起來了,表示"搏鬥"的意思。"莫"字上下都是草,中間是太陽,表示日落草中,天黑了(本是"暮"字最初的寫法,後來借用作否定詞,於是再加一個"日"成爲"暮")。"牧"字左上是一頭牛,右下是一個人的手拿着一根棍子,合起來表示"放牧"的意思。

(四)形聲

形聲字是由意符(也叫形符)和聲符兩部分組成的,意符表示意義範疇,聲符表示讀音類別。例如:

杞 問 物 江 裏

前三字是甲骨文,後兩字是金文。"杞"是木名,讀音與"己"相近,所以用木作意符,用己作聲符。"問"字是從口,門聲(由於語音的演變,聲符的讀音已經和字音相差很大,"江"的情況相同)。"物"字是從牛,勿聲,本是雜色牛的名稱。"江"字從水,工聲。"裏"字是從衣,里聲,與"表"相對。

四類字總的界限是清楚的,但有些字的歸屬有不同的看法,主

要表現在象形和指事以及指事和會意之間。例如齊(齐)、飛(飞),許慎認爲象形,王筠則認爲指事;高、炎(shǎn),許慎認爲會意,王筠却認作指事。在會意和形聲之間也有個"亦聲"問題,就是説,有的文字學家把某些字看成會意字,而其中一個偏旁又代表這個字的讀音,叫做"亦聲",實際上是認作會意兼形聲。例如"忘",《説文》:"不識(記住)也,从心,从亡,亡亦聲。"這種歸類上的分歧,畢竟是少數;而且我們今天研究漢字的形體構造,重要的不在它是六書中的哪一種,而是要瞭解它的間架結構,由哪些部分組成和怎樣組成的。例如:齊,小篆作,甲骨文作 ,像禾麥吐出的穗平齊,現在農業上還説齊穗;飛,小篆作 ,像張開翅膀直向上飛的鳥;高,小篆作 ,甲骨文作 ,像高台上的房子;炎,小篆作,像一個人兩腋下偷藏着東西。我們弄清楚這些字的結構就行了,至於歸屬哪一類並不重要。又如:施,我們應該知道它是由"从"(yǎn,旗子飄揚的樣子)和"也"兩部分組成,而不是"方"和"𠂢"(旌、族、旋也都從从不從方);但拖却只能分成"扌"和"𠂢"(本作"拕",譎變成"拖")。如果弄清了字形的間架結構,絶大多數字的歸屬也自然可以獲得解決。

二、形聲字的結構形式與漢字的部首

漢字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形聲字①,我們特別要瞭解哪部分是形,哪部分是聲。盡管漢字大多是採用"左形右聲"的結構形式,但别的形式的形聲字也很不少。歸納起來,主要有下列六種:

(一) 左形右聲　　江棋詰超

(二) 左聲右形　　攻期胡邵

① 《説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形聲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三）上形下聲　　空箕罟苕

（四）上聲下形　　汞基辜照

（五）内形外聲　　辯哀問聞

（六）内聲外形　　閣國固裹

第一種是形聲字的基本形式，第二、第三、第四種的形聲字也很多，第五、第六種的形聲字是少數。還有些形聲字，形符或聲符只占一個角或者一個很小的位置。例如：勝（從力，朕聲，簡化爲胜）、裁（從衣，𢦏 zāi 聲）、徒（從辵 chuò，土聲）、寶（從宀 miǎn 玉貝，缶 fǒu 聲，簡化爲宝）等。形聲字的形符和聲符的位置是約定俗成，經過長期發展才固定下來的。固定以後，却不能任意變動了。

我們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分析，目的在於學會通過字形弄清本義。有些字，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是它後來發展出來的意義，而古书常用到它的本義，閱讀時會遇到困難。例如《詩經·豳風·七月》："塞向墐户"。"向"是什麽意思呢？據《説文·宀部》："向，北出牖（yǒu）也，從宀，從口。"原來，"向"就是朝北的窗户。宀，像房屋；口，就是窗子。在農曆十月以後，黄河流域常刮西北風，所以要"塞向"（堵塞起北面的窗户）以防止冷空氣侵入。至於"方向"、"向着"這些我們熟知的意義是從它發展出來的。

分析漢字的形體結構，掌握部首是簡便有效的方法。一般説來，部首就是意符，意符是對聲符而言，部首是就它所統屬的字説的。部首最早是許慎提出來的，他在《説文解字》中按照六书的原則，把篆文的形體構造加以分析和歸類，從中概括出五百四十個偏旁作爲部首，凡同一偏旁的都統屬其下①。例如：情、懼、惟、憐、志、念、恥、悲、恭、慕等都歸入以心字爲首的心部②。心部的字大

① 《説文》有少數部首，如二、录、燕、五、甲等没有統屬的字。

② 忄、小是心的變體。

都與心理有關。部首就標示着該部字的本義所屬的意義範疇,《説文解字》五百四十部一般都體現了這一情況。但漢字從篆書到隸書、楷書,字體有了很大的變化,明清以後的字典通用的二百一十四部是檢字法原則的部首,與《説文解字》的部首有了很大不同。有的部首歸併不影響字形結構的分析,如木部和林部的歸併;有的部首歸併就打亂了字形結構的分析,如把匕(huà)部、北部合併于匕(bǐ)部之後,這一部所收的字,本義就不屬於同一個意義範疇了。還有一點,後代的字典因爲從檢字的方便出發,不少字的歸部也與《説文》有差異。例如:

所,從斤,户聲。本義是伐樹的聲音。《説文》歸斤部,《辭海》歸户部。

發(发),從弓,癹(pō)聲。本義是發射(把箭射出去)。《説文》歸弓部,《辭海》歸癹(bō)部。

解放以後新編的字典,部首的分合又有些變化,由於簡化字的推行,歸部的差異更大一些。在檢字上,後來的分部比五百四十部方便得多,是一進步,但對於分析字形結構,加深對詞義的理解,却必須根據文字學原則的部首。

三、漢字的形體演變與異體字、繁簡字

我們瞭解了漢字的結構以後,還需懂得它的發展情況。漢字的形體結構,直到今天雖然仍未超出表意字的範疇,但幾千年來經過了多次演變。在甲骨金文中漢字的字形還帶有不少的繪畫意味,到了秦代的篆書,形體上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例如:

鳥　亦　步　逐　物

篆書筆畫圓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還保存着象形的意味,但符號性

顯然大大加强。從篆書變成隸書,是一次更大的變化。例如:

隸書是漢字演變史上重要的轉折點,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嶺。它把小篆不規則的曲線或勻圓的線條變成方折的筆畫,使字形變得平直方正,並改變了少數偏旁的形體(如"莒"變爲春,"書"省爲書),是一次重要的簡化。從此,漢字象形的意味大部分喪失了。從隸書到楷書字形結構基本上没有什麽變化,只是在書寫時把隸書的波勢挑法改變成定型的勾撇。

總的來看,漢字的發展,形體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結構,一是筆勢(筆畫的姿態)。從甲骨金文演變到楷書,固然有結構方面的變化,但主要是一種筆勢的變革。今天的古籍,基本上都是用楷書寫印的,因此,不認識隸書以前的古文字,對閱讀古書影響不大。但是,漢字在其發展過程中,從篆書以來,也有了兩千多年,在這漫長的時期中,由於時間和地域的關係,人們爲同一個詞造出兩個或更多的字來代表它,這是很自然的,因而形成了一大批形體結構相差很大的異體字,給我們閱讀古書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古書上看,異體字可以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兩個字並駕齊驅,都是常見的字。例如:

詠咏　睹覩　綫線　嶽岳　歎嘆　憑凭

俯俛　鷄雞　雁鴈　賸剩　煙烟　脣唇

第二類是一個字常見,一個字罕見。例如:

驅敺　地墜　俯頫　軟輭　時眡

蚓螾　坤堃　晢喆　笑咲　野埜

解放前出版的字典辭書裏所謂的俗字,是後起的異體字。例如:

袴褲　祕秘　蠶蚕　傑杰　夢梦

卻却　淚泪　礙碍　巖岩　點点

俗字大多是早期的簡化字，不但在上古的書裏不出現，在中古以後的書裏也是罕見的，一般多用作手寫體。

異體字形體上的分歧有幾種情況：

（一）會意字和形聲字的分別。如："憑"是形聲字，"凭"是會意字。"嶽"是形聲字，"岳"是會意字。"淚"是形聲字，"泪"是會意字。"巖"是形聲字，"岩"是會意字。

（二）意符的不同。如：詠咏、睹覩、歎嘆、驅敺、雁鴈、鷄雞等。

（三）聲符的不同。如：綫線、煙烟、時旹（⺍即之）、蚓螾等。

（四）意符聲符都不同。如："賸"，從貝，朕聲；"剩"，從刀，乘聲。

（五）變換各種成分的位置。有的是改變聲符和意符的位置，如：慚慙、和咊、鵝鵞、鷄鵞等。有的是改變了聲符或意符的寫法，如"雜"字本寫作"襍"，後來作"雜"，"衣"只占了左上角，並變了形狀，"集"下的"木"搬到左下角去了。

我們所說的異體字是音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的，因此有三種情況不能認爲是異體字：

第一，有些字，雖然意義相近，後代讀音也相同，但不能把它們當作異體字。例如，"實"和"置"，就"放置"這一意義說，二者相通，可是"置"還有一些意義是"實"所没有的，而且這兩個字的古音也不一樣，所以它們不是異體字。同樣的情況還有"寔"和"實"（实）等。

第二，有些字，雖然自古同音，但意義廣狹不同，有相通之處，也有不通之處，因而也不能看作異體字。例如："遊"和"游"。"遊"的本義是關於行走的，"游"的本義是關於水的。但在實際應用上，凡關於行走的"遊"，都可寫作"游"。《墨子》用"游"十二次，都是有關

行走、交往的意思，本來都應寫作“遊”；用“遊”一次，“子墨子南遊使衛”（《貴義》），一本也作“游”。可是關於水中的活動，却只能用“游”，不能用“遊”；《詩經·邶風·谷風》：“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這是決不寫成“遊”的。又如：“沽”和“酤”，在買酒和賣酒這一意義上是相通的，看來很像異體字；但是“酤”的對象只能是酒，而“沽”的對象可以是酒，也可以是玉，還可以是別的東西。因此這兩對字都不是異體字。其他像“修”和“脩”、“雕”“彫”和“凋”等也是這樣。

第三，有些字只偶爾通用，更不能認爲是異體字。例如，《詩經·豳風·七月》中“八月剥棗”，把“剥”用作“扑”；又如“四之日其蚤”，把“蚤”用作“早”。兩個字意義完全不同，只是聲音相同或相近，臨時借用，屬古音通假，在本書下册要專題論述。

漢字異體繁多，給人民羣衆學習文化帶來了不必要的負擔。文字是記録語言的符號，原則上一個字只要一個形體，不需要兩種以上的寫法。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對異體字進行了整理，1955 年底公佈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收異體字八百一十組，被精簡的異體字共一千零五十五個（其中包括一些音義部分相同的通借字，如“雕、彫、凋、琱”）。現在重印古籍，一般不再使用已經廢除的異體字，而改用統一規定的字體。但我們是需要接觸以前的版本的，對異體字必須有所了解。

漢字簡化以後，我們閱讀古書，還出現一個繁簡字的問題。從形體不同的角度來看，繁體和簡體也就是一種異體字。由繁趨簡，本是漢字發展的總趨勢。簡體字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代。漢代民間應用的簡體字就不少。北魏時代，“亂”字就已簡化爲“乱”；宋元以後，簡體字又有進一步發展。全國解放以後，對漢字進行了簡化，1956 年 1 月，國務院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後來一共公佈了四批簡化字，共五百一十五個，連同偏旁簡化類推計算在内，1964 年編印的《簡化字總表》中，共收簡化字二千二百三十

八個，1986年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時，對個别字作了調整，總字數爲二千二百三十五個。

這些簡化字，有的是採用歷代的簡體字或俗體，如"乱、体、宝、尽、对、办、继、杰"等；有的是採用人民羣衆創造的簡化字，如"队、阶、击、讲、币、彻、进、论"等；有的是採用古字和筆畫比較簡單的異體字或通用字，如"云、礼、弃、无、从、个、气、网"等；有的是採用同音代替，如"丑"（地支名）兼代"醜"（丑惡，又同類），"里"（長度單位，又鄉里）兼代"裏"（里外）；有的是利用草書楷化的辦法，如"书、为、伟、乐、东"等。

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目的是爲了漢字使用簡便，易認易寫；因而有些簡化字比隸書和楷書（繁體）更進一步打破了漢字原來形體構造的方式，再不能全用六書的原則來進行分析了。我們知道，草書本是爲了書寫快速，完全打破了漢字的形體構造，連筆帶草，只保存字形的輪廓。草書楷化的簡化字自然也只略存輪廓，離原來的字形很遠了，如"尽（盡）、乐（樂）、头（頭）"等。簡化字中還有些是用簡單的符號代替原來筆畫較多的偏旁或原字的一部分的，如"汉（漢）、鸡（鷄）、对（對）、轰（轟）、办（辦）、协（協）"等，一個符號可以代替許多不同的偏旁，這也不能全用六書的原則來進行分析。

漢字簡化是人民羣衆的迫切需要，是漢字改革的重要步驟，應該積極慎重地做好這件工作。但我們學習古代漢語還需掌握繁體字，因爲以前出版的古書都是用的繁體，不掌握它就會遇到很多困難。絶大多數的簡化字和繁體字是一對一的關係，掌握起來並不困難。只有少數是一對二、一對三或一對四的關係，這是由同音代替所造成的，需要引起注意，不要發生誤解。例如：簡化字"后"兼代了繁體字"后"和"後"。繁體"后"只有君主和皇后兩個意義，"後"只有先後和後代兩個意義。在先秦少數古籍中，曾以"后"代"後"，但不

普遍，後代一般不再通用。《史記·孝景本紀》："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兩處的"前后"都指漢文帝的前妻，是"皇后"的意思，不能誤解成先後的"後"。又如，簡化字"余"，兼代了繁體的"余"（我）和"餘"（剩餘），我們讀到《離騷》的"僕夫悲余馬懷兮"時，決不能把"余馬"誤解成剩下的馬；相反，在讀杜甫的詩句"隔籬呼取盡餘杯"時，又不能把"盡餘杯"誤解成喝盡我的酒。同音代替的簡化字再舉幾個例子：

斗——斗（酒器，容量單位），鬬（鬥争）。

发——發（發出），髮（頭髮）。

谷——谷（山谷），穀（五穀）。

升——升（容量單位，量器），昇（升起），陞（提升）。

干——干（干戈），乾（乾濕），幹（才幹），榦（樹榦）[①]。

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對同音代替的簡化字遇到困難時，可以查閱《新華字典》。例如"冲"有五個意義，《新華字典》在字頭後面括號内注明①②的繁體是沖，③④的繁體是衝。應該指出，⑤的繁體也是沖。"里"有五個意義，《新華字典》注明④⑤的繁體是"裏、裡"，可見①②③不能用"裏（裡）"。

總之，幾千年來，漢字形成了一套字形複雜、體系紛繁的符號系統，我們學習古代漢語，在掌握了簡化字的基礎上，還要學會繁體字，這自然需要花一定的功夫。但是，只要我們有了漢字的基本知識，經過一定努力，掌握它並不是十分困難的。

（三）古今詞義的異同

語言是發展的。尤其是詞彙，它的發展演變更爲突出。詞彙

① "榦"，也寫作"幹"。

的發展除了舊詞消亡、新詞産生這種情況外，還表現爲詞義不斷演變。隨着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的發展，絶大多數詞的意義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所以，我們學習古代漢語時，要特别注意古今詞義的異同。

關於古今詞義的異同，概括起來有三種情況：

（一）古今意義基本未變。如"馬"、"牛"、"羊"、"山"、"水"、"日"、"月"、"人"、"手"等。這類詞數量不多，却是漢語的基本詞彙。正是由於這些詞的意義在長時間的歷史過程中基本没有發生變化，因而同發展緩慢的語法結構一起，保證了漢語的穩定性，也體現了古今漢語之間的繼承關係。從學習古代漢語的角度來説，很顯然，對這類詞的理解不會有什麽困難。

（二）古今意義完全不同。就是説，有一些詞，從形體看，古今一致；從意義看，迥然不同。如：

綱：古代是"纏繞"的意思。《爾雅·釋天》："素錦綢杠"。郭璞注："以白地錦韜（纏裹，套住）旗之杆（用白底子的錦把旗杆裹起來）"。《九歌·湘君》："薜荔拍（一作柏）兮蕙綢"。王逸注："綢，縛束也"。另外，《詩經》中有聯綿詞"綢繆"，原本也是纏裹的意思。現在有"未雨綢繆"這個成語，已不是纏繞的意思了。

該：古代的常用意義是"完備"。楚辭《招魂》："招具該備，永嘯呼些"。王逸注："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方言》卷十二："備、該，咸也"。在現代漢語中，"該"的常用意義是"應當"。成語有"言簡意賅"，這個"賅"字是完備的意思，不過，字形有所不同。

這些古今意義完全不同的詞，對初學古代漢語的人，是一種困難。但這種困難比較好克服，只要勤於查辭書、字典，即可避免導

致理解上的錯誤。

(三) 這是最應注意的一種,即:有相當數量的常用詞,古今意義之間,既有聯繫,又有發展;既有某些相同之點,又有各種不同之處。而這種差異有時很容易被忽略過去,人們往往以爲讀懂了,結果是用今義去解古義。所以,在異同的問題上,難處不在同,而在異;不在完全相異,而在同中有異。這一類詞,是我們學習古代漢語時應當重點掌握的,也是本節要着重加以討論的。

下面着重將這種同中有異的詞分爲兩類,分別舉例説明。

一、詞義範圍的差異

有些詞的詞義範圍古今是有差異的。例如:

菜:古今所表示的範圍很不一樣。古代的"菜"是專指蔬菜,不包括肉類、蛋類等在内。《説文》:"菜,草之可食者。"這是"菜"的古義。《禮記·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注解説"菜,謂芹藻之屬"。《荀子·富國》:"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楊倞注:"葷,辛菜也。"所謂"辛菜",就是葱蒜之類。郝懿行注:"葷菜,亦蔬耳。"另外,古書上常見的"菜羹"、"菜色",這些"菜"都是指的蔬菜。直到宋代,"菜"還是不包括肉類等副食品。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仇泰然對一幕僚説:"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這裏,肉和菜的區分是非常清楚的。

睡:在古代專指坐着打瞌睡。《説文》:"睡,坐寐也。"《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這裏所説的"睡"就是"坐寐"的意思,如果理解爲秦孝公時時躺下來睡大覺,不僅文義上講不通,情理上也是説不過去的。宋代歐陽修的《秋聲賦》中"童子莫對,垂頭

而睡”，就是耷拉着腦袋打盹兒，也是“坐寐”。現在的“打瞌睡”一詞就是由此而來。後來，“睡”的意義擴大了，不管是坐着睡還是躺下睡，白天睡還是夜晚睡，都可以叫做“睡”。

以上是詞義範圍擴大的例子。詞義擴大是詞義發展的重要途徑，它的特點是今義大於古義，古義包括在今義之中，“菜”、“睡”都屬於這種情形。也有些詞，古義所表示的範圍大於今義，也就是說，今義範圍縮小了。

宫：上古泛指房屋。《詩經·豳風·七月》：“上入執宫功。”《墨子·節用中》：“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秦漢以後，一般民房就不能稱之爲“宫”了，只有封建帝王的殿堂、住房才能叫做“宫”，如“阿房宫”、“未央宫”，有的寺廟也可以叫做“宫”，如“雍和宫”。隨着封建王朝的滅亡，“宫”字的意義範圍又進一步縮小了。除了某些叫“宫”的舊有名稱外，現在，只有某些文化娱樂場所才稱“宫”，如“少年宫”、“勞動人民文化宫”。

瓦：古義比今義要廣。瓦的今義主要是指蓋房頂用的建築材料。另外還有“瓦盆”、“瓦罐”等。但古代，紡錘也可以叫做“瓦”，《詩經·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載弄之瓦。”這個“瓦”指的是上古時代的一種原始的紡錘。還可以説“瓦鍋”，如楚辭《卜居》“黄鐘毁棄，瓦釜雷鳴”，“瓦釜”就是瓦鍋。許慎在《説文》中説：“瓦，土器已燒之總名”，按照這個定義，“瓦”的古義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説的“陶器”。

以上是詞義範圍縮小的例子。還有一種情況是詞義的轉移，即由甲範圍轉移到乙範圍。它的主要特點是新義産生後，舊義就不存在了。而新舊意義之間又有一定的聯繫。例如：

暫：在表示時間範疇這一點上，古今義有聯繫，但具體的範圍却發生了轉移。"暫"在漢以前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廣雅·釋詁》："暫，猝也。"這是暫的本義。《説文》："獸，犬暫逐人也。"又："突，犬從穴中暫出也。"所謂"犬暫逐人"，就是犬不吠突然向人撲去。"從穴中暫出"，就是突然從穴中出來。《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杜注："暫，猶卒也"。也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大概在許慎的時候，"暫"字的意義已經開始轉移，由一下子、突然轉爲"不久也"，這是"暫"字在中古時代的常用意義。如庾信《鏡賦》："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這個"暫出"既不同於"穴中暫出"的"暫"，也不同於我們現在所説的"暫時"的"暫"，它是"短暫"的意思。王勃《滕王閣序》："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暫駐"是短時間的停留。中古以後，"暫"的意義又發生了新的轉移，即現在"暫時的"意義。"暫時的"不僅與"突然"、"一下子"有明顯的區別，與"短時的"也不同。"暫時的"是對將來而言，如"暫時出去，將來還回來"，而"短時的"只是表示時間短暫，並不包含將來要做的意思。

湯：本義是"熱水也"。《孟子·告子上》："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九歌·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湯"的今義則是菜湯、米湯等，作爲"熱水"的意義在普通話中已經不存在了，只有在"赴湯蹈火"這個成語中還保存着。

在詞義演變的歷史過程中，凡是不屬於擴大、縮小的，都可以看作是轉移。要真正弄清詞義古今轉移的情況，還要探索詞的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在一般情況下，詞義轉移後，它的本義就不再存在了，今義與古本義的關係不易看出來，很容易産生誤解。

二、詞義感情色彩的差異

有些詞，古今意義的不同，不僅僅表現爲範圍的變化，而且在感情色彩上也有顯著的差別。或者是褒貶意義的不同，或者是詞義輕重的不同。從意義褒貶不同的情況看，有古代是褒義、現在是貶義的，如"復辟"、"爪牙"。

《明史·王驥傳》："石亨、徐有貞等奉英宗復辟。"

這裏"復辟"是指恢復君位，與今義很不一樣。

《國語·勾踐滅吴》："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

韓愈《與鳳翔邢尚書書》："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

這裏的"爪牙"是勇猛的得力幫手的意思，屬於褒義。今義的"爪牙"跟走狗差不多，完全是貶義。

也有古代是貶義，現在變爲褒義的。如"鍛煉"，在古代除了冶煉的意義外，還有玩弄法律對人進行誣陷的意思。

《漢書·路温舒傳》："則鍛煉而周納之。"《後漢書·韋彪傳》："鍛煉之吏，持心近薄。"注："鍛煉，猶成孰也。言深文之吏，人人之罪，猶工冶鑄陶鍛煉，使之成孰也。"

在現代漢語中，"鍛煉"完全是褒義，如"勞動鍛煉"、"思想鍛煉"、"鍛煉身體"等。

還有一些詞，古代無所謂褒貶，後來變成了貶義。如"謗"。

《左傳·襄公十四年》："士傳言，庶人謗。"杜預注："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普通百姓不能參與朝政，聽到國君有過錯就進行批評議論）。"《史記·夏本紀》："女無面諛，退而謗予（你不要當面説好話，背後又議論我）。"

兩例中的"謗"字，包括杜注所説的"誹謗"，都是批評議論的意思，與今義"誹謗"、"毁謗"大不一樣。而且這種批評議論多屬下級臣民對上級，並且往往不是面對面，而是在背後進行的，所以説"退而

謗予”。如果我們掌握了古代“謗”義的這些特點，就能准確地理解原文。《戰國策·齊策》中“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正是用的“謗”字的原義。在這裏，齊威王把“謗譏”和“面刺”、“上書諫”分別爲三種情況，也證明“謗譏”是背後議論，所以説“聞於寡人之耳”的“謗譏”還能够“受下賞”，這也證明不是貶義，不是造謠中傷的意思。

從詞義輕重的情況看，有些詞，古義輕，今義重。如“誅”最初只有責備的意思。《論語·公冶長》：“於予與何誅。”今成語有“口誅筆伐”。後來發展爲“殺戮”的意思，意義加重了。與此相反的情況是古義重，今義輕。如“感激”，古義是憤激的意思。《異苑》卷五：“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韓愈《張中丞傳後敍》：“皆感激爲雲泣下。”“感激”而至於死，而至於“泣下”，這個詞的意義是很重的，而今義只是“感謝”的意思，意義要輕多了。

在討論古今詞義的異同時，我們應當注意：所謂“古”這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同樣屬於古代漢語，先秦的情況就和漢魏六朝不同，漢魏六朝又和唐宋不同。而且，“古”和“今”也不是一刀兩斷截然分開的。有些古義，先秦以後就消失了，只是作爲詞素在雙音節詞中保存它的原義，或許在成語中保存它的原義。有些今義，唐宋以後就出現了，不過，當時還不一定是常用意義。也有些詞古今意義的發展情況，由於缺乏必要的資料，我們還不能完全明白。

還應注意，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有一個很大的差别，現代漢語以雙音詞爲主，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爲主。在古代漢語中，我們常常會碰到這樣一種情況，有的兩個字連在一起，很容易使人誤解爲現代漢語中的雙音詞，乃至用今義去解釋它。如“消息”，在古代漢語中最初是“消長”的意思。賈誼《鵩鳥賦》：“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這裏的“合”、“散”、“消（消亡）”、“息（生長）”是四個並列的動詞，“消息”二字跟今義迥然不同。又如“睡覺”，在古代是睡醒了的

意思，并不是雙音詞。白居易《長恨歌》："雲鬢半偏新睡覺。""新睡覺"就是剛剛睡醒的意思。至於古書中常見的"地方千里"，我們更不應把"地方"看作一個詞。它不但不是一個詞，也不是一個詞組。"方……里"是古代計算土地面積的一種表示法，相當於現在的"……里見方"。

上面我們大致地分析了古今詞義異同的情況，并提出了一些應當注意的問題。作爲一個學語言的人，應當怎樣才能學會辨析古今詞義的異同呢？首先，要有一個"求甚解"的態度，要認真。"求甚解"、"認真"，就會提出問題，發現疑義，就能發現用今義去解古義是不通的。這樣，我們就會動手去查字典，查前人的注釋，查有關的工具書，真正弄通弄懂。不過，有些詞的古義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字典、辭書没有説清的，這時，我們就應當積累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任何一個詞的古義，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具有時代性，也具有社會性。我們掌握了它經常出現的語言環境、上下文的情況、與别的詞相搭配的情況，就能通過歸納比較，找出它的"古義"來。所以，積累第一手材料，掌握大量語言事實，這是辨析詞義古今異同的最有效、最可靠的辦法。

（四）詞的本義和引申義

所謂詞的本義，就是詞的本來意義，但不一定都是原始意義。這是因爲漢語歷史悠久，而記録漢語的漢字才不過幾千年的歷史，在漢字産生以前，一個詞的本義究竟是什麽，很難確切地攷證清楚。我們現在所談的只是有語言文字材料所能證明的本義，探求這種本義，可以精確地掌握詞義，了解詞義演變的規律，這對於提高閱讀古文的能力也無疑是有幫助的。

漢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形體結構和意義有密切的關係，特别是

甲骨文、金文、篆文，比起楷書來，離造字時代要近一些，象形的特點要明顯一些、多一些，這爲我們分析詞的本義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歷來的文字學家都是從分析字形入手探求本義的。東漢人許慎就是這樣做的，他的《説文解字》就是一部講本義的書。所謂"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江沅《説文解字注·後敍》）。而他講本義的辦法主要是分析字形，"許君之立説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義，繼有字聲，乃造字形，故其説義也，必與形相比附"（王筠《説文釋例》）。如：

斤：斫木斧也。象形。

戒：警也。從廾(gǒng)戈，持戈以戒不虞。

刃：刀堅〔段注本作"鋻(鍔)"〕也。象刀有刃之形。

適：之也。從辵(chuò)，啻(chì)聲。

以上四例都是先講本義，然後分析字形以證明之。

例一"斤"是象形字，篆文作 ，甲骨文作 ，金文作 。甲骨文的字形中，表示曲柄和斧背，表示斧刃。這種象形證明了"斤"的本義是砍伐樹木的工具。《孟子·梁惠王上》中"斧斤以時入山林"，用的就是本義。

例二"戒"是會意字。篆文作 ，表示雙手聚攏，戈是古代的一種兵器，雙手持戈，表示戒備，這就是"戒"的本義。《詩經·小雅·采薇》中"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正是用的本義。

例三"刃"是指事字。篆文作 ，刀上的一點是指事符號，表明這裏是刀刃的意思。

例四"適"是形聲字，篆文作 ，辵是行走的意思，"適"的本義是"往"、"到……去"，當然與行走有關。《莊子·逍遥遊》中"適莽蒼者"的"適"就是用的本義。

從造字方法看，象形最能反映本義。形聲字的意符并不等於本義，但本義與意符有密切關係，通過意符推求本義還是一個有效

的辦法。這裏應當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漢字的結構和意義之間的關係都像上述四例那樣簡明。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從字形方面來說，幾乎所有的字形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多多少少總會有些變化，有的變得面貌全非，有的甚至發生訛傳，即使是小的變化，也會給分析本義帶來很大的麻煩。如"臣"字，許慎解釋爲"牽也。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這個解釋就有問題。所謂"牽也"這是聲訓，有綑綁的意思，據此，有的文字學家就認爲"臣"字象一個人被綑起來的樣子。但是，我們一分析甲骨文、金文中的"臣"字的形體，就知道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甲骨文寫作 ，金文作 ，都象一豎目之形。郭沫若指出：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我們從若干從臣的字也可以證明"臣"爲豎目之形。如甲骨文、金文、篆文中的"望"字都從"臣"，作 ，或作 ，"望"的本義是往遠處看，字形象一個人站在地面上遠望或望月亮，這個"臣"無疑是表示眼睛的形狀。還有，從高處往下看的"臨"，也從"臣"。另外，"卧"字也從"臣"，表示閉目睡覺的意思。過去有的人不懂得"臣"是象眼睛之形，反而懷疑"卧"字的形體錯了，"當從几從臣(yí)，卧則臣隱於几也。"這樣解釋"卧"字的形體和本義，完全是從主觀出發的。從詞義方面來說，有些詞造字時候的本義已經失傳了，字形雖在，它原本的意義却不存在了，如"里"的本義，許慎說："居也。从田从土，會意。"從田從土與"居"這個意義没有必然的聯繫。按"里"的字形推斷，它應該還有一個本義，我們現在還説不明白。

以上兩種情況告訴我們，在探求詞的本義時，了解字形演變的歷史，特別要當心字體訛傳的情形，才能避免因訛生訓的錯誤。另外，要注意意義與字形之間的關係，如果意義與字形毫無聯繫，這個意義就可能不是本義。一般來説，一個字的形體結構所表現出來的意義與實際語言中作爲詞的意義相符合時，這就是造字時候的本義。所以，探求詞的本義時，不僅要分析字形，還必須要有語

言資料來加以證實，這是檢驗本義是否可靠的重要依據。離開語言資料，作單純的形體分析，很容易流於主觀臆測。

在任何一種語言中，一個詞不可能只有本義。相反，一詞多義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古代漢語也不例外。那麼，詞的多義性又是怎麼產生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本義與引申義的關係問題了。所謂引申義，就是從本義引申出來的意義，它是造成一詞多義的根本原因。從引申義與本義的關係看，可以分爲兩類：一類叫直接引申，一類叫間接引申。

直接引申是指從本義直接派生出來的意義。如"月"字象月缺的樣子，本義是"月亮"。人們根據月亮運行的明晦圓缺這種周期現象，把從朔至晦稱爲一月，因此，"月"字產生了表時間的意義。"城"的本義是"城牆"，《左傳·鄭伯克段於鄢》"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城"是指都的城牆，這是"城"的本義。後來，由"城牆"直接引申爲城市的意思。杜甫《春夜喜雨》："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直接引申的意義與本義的關係很近，產生的時間比較早，也比較容易辨認。

間接引申是由直接引申而再引申，即所謂"展轉爲他訓"。在許多情況下，本義和引申義不是直接關係，而是間接關係。"朝"的本義是早晨（《説文解字》："朝，旦也"），引申爲朝見的"朝"。《左傳·成公十二年》："朝而不夕。"疏："旦見君曰朝。"由朝見再引申爲朝廷，由朝廷再引申爲朝代。乍一看，"朝代"與"朝"的本義毫無聯繫，但把這種展轉爲訓的綫索清理出來，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任"的本義是抱（《説文解字》："任，保也。"就是抱的意思）。《詩經·大雅·生民》："是任是負。"鄭箋："猶抱也。"朱注："肩任也。"這是動詞，是擔東西的意思。由擔東西直接引申爲兩組意思。第一組，指所擔的東西，即擔子（包括行李的意思）。《禮記·王制》："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孟子·滕文公上》：

"門人治任(行李)將歸。"由擔子又引申爲責任、任務。《孟子·梁惠王下》:"以爲能勝其任也。"《孟子·告子下》:"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由責任、任務再引申爲委用、任用。《尚書·大禹謨》:"任賢勿貳。"由委任、任用再引申爲聽憑。蘇軾《定風波》:"一蓑煙雨任平生。"屬於這一組意思的讀音都是去聲(rèn)。第二組,擔當的意思。舊注中常見的"任:當也"、"堪也"、"勝也"、"能也"都與擔當的意思相接近。《左傳·僖公十五年》:"重怒難任",舊注:"任:當也。"《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任:堪也。"由擔當的意思又引申爲擔保,《周禮·秋官》:"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由擔保再引申爲信任,《詩經·邶風·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淵。"舊注:"以恩相信曰任。"《周禮·地官》還有"不任之刑",注云:"謂朋友相任。""不任"就是朋友之間不講信任。這一組意義的"任"字,都是動詞,它的讀音與本義一樣,讀爲 rén。只有信任的"任"後來也讀去聲了。

如果我們弄懂了詞義展轉引申的道理,再來看一些舊的字典、辭書,就會發現,無論是《康熙字典》還是舊版《辭源》、《辭海》,都没有把一個詞或字的多種意義之間的關係條分縷析清楚,它們往往是羅列了一大堆意義,而不得要領。該詞(字)的本義是什麽,哪些意義是引申出來的,怎麽引申出來的,都不甚清楚。例如一個"解"字,《辭海》收了四個讀音,列了二十七個意義。實際上,"解"字的意義并没有這麽紛繁,試看它的前九個意義:

(1) 判也,剖分也。《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按:《莊子》原文是"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左傳·宣公四年》:"宰夫解黿"(按:《左傳》的原文是"宰夫將解黿")。

(2) 離散也。《漢書·陳餘傳》:"恐天下解也。"注:"謂離散其心也。"

(3) 説也,析言事理也。《荀子·非十二子》:"閉約而無解。"

《史記·吕后紀》:"君知其解乎?"正義:"謂解説也。"

(4) 脱也,免除也。《禮·曲禮》:"解履(屨)不敢當階。"疏:"脱也。"《漢書·孔光傳》:"於法無所解"(按:《漢書》原文作"於法無以解")。注:"免也。"

(5) 開放也。《後漢書·耿純傳贊》:"戴城解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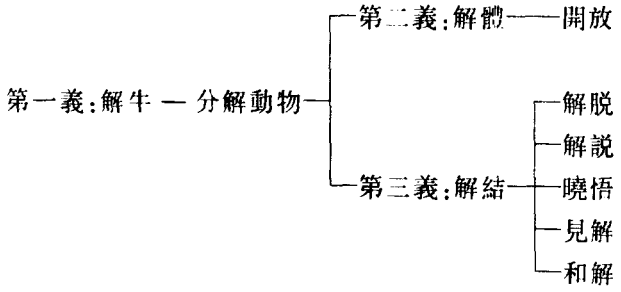
(6) 曉悟也。《三國志·魏志·賈詡傳》:"太祖遂與韓遂、馬超戰渭南,問計於詡,對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注:"謂曉悟也。"

(7) 意識也。詳見解條。

(8) 消釋怨隙也。如云和解。

(9) 達也。《莊子·秋水》:"無南無北,奭然四解。"

以上九個意義,從引申的道理來解釋,發展的綫索是很清楚的,關鍵在於抓住本義這個綱。"解"的本義是解牛,直接引申爲分解動物。由分解動物的意義再引申爲解體("恐天下解也"),爲開放(按:《辭海》"解"字第九義的解釋是不準確的。成玄英注《莊子》云:"奭然無礙。"可見"四解"就是四面開放的意思。因此,應與第五義合併)。由分解動物的意義還引申爲解繩結(《荀子》:"閉約而無解。"約,繩結)。從解繩結的意義再引申則爲解脱,爲解説,爲曉悟,爲見解,爲和解。歸納起來,只有三個意義,如下表:



詞義引申是一種複雜的語言現象。尤其是直接引申和間接引

申的關係，如不詳細地佔有材料，進行系統地分析歸納，不容易把關係綫述清楚。清朝的文字學家段玉裁、朱駿聲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全面地、系統地進行整理、解説，還有待於語言文字工作者重新研究。

我們説詞義引申是一種複雜的現象，不等於説它没有規律可尋。詞義引申是客觀事物不斷發展，人類抽象思維日益發達的反映。從本義與引申義所表示的内容看，由具體到抽象，由個别到一般，是本義發展爲各種引申義的基本方式。如"網"的本義是用繩編織成的捕魚或鳥獸的工具。《周易·繫辭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魚。"後來引申爲廣泛搜求的意思，如《史記·太史公自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這就完全抽象化了。"踵"的本義是脚後跟。《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由脚後跟引申爲繼承。《漢書·刑法志》："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蕭統《文選·序》："蓋踵其事而增華。"這裏意義的演變，是由具體到抽象。由個别到一般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市"的本義是做買賣的地方。《孟子·滕文公上》："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舊唐書·黄巢傳》："博野都徑還京師，燔掠西市。"直到唐以後，"市"的意義才由特指城市内的商業區而演變爲指整個城市、都市。劉克莊《玉樓春》："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特"的本義是公牛（《説文》："牛父也"），後來引申爲男性配偶，《詩經·鄘風·柏舟》："髡彼兩髦，實維我特。"又引申爲傑出的人材，《詩經·秦風·黄鳥》："百夫之特。"

在考察詞的本義與引申義的關係時，還要注意語音、字體的變化，這種變化容易掩蓋本義與引申義之間的關係，使人誤以爲是兩個毫無聯繫的詞。上文已談到的朝見的"朝"和朝夕的"朝"，讀音就不一樣，前者讀 cháo，後者讀 zhāo，但前者是從後者引申出來的。"騎"字在古代也有兩讀。"騎"的本義是騎馬。《説文解字》：

"跨馬也。"讀爲 qí。由騎馬的意義引申爲騎兵,《史記·鴻門宴》:"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白居易《長恨歌》"千乘萬騎西南行"。以上兩例在古代都讀作 jì,去聲。字形的變化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代表本義的字形變了。如《詩經·曹風·候人》:"何戈與祋"。這個"何"字的本義是"儋"的意思,因爲假借作疑問代詞,後來,用"荷"字表示"儋"的意義,"何"字反而失去了本義。另一種情況是引申義的字形變了。這是由於引申義距離本義已經很遠,有的讀音也變了,有的一般人已經不再意識到它是一個意義的引申,爲了區別起見,就另造一個字來代表它。例如懈怠的"懈",原本作"解(xiè)",《詩經·大雅·烝民》"夙夜匪解",《孝經》引作"夙夜匪懈"。本來,由解散引申爲懈怠,這是很自然的。現代漢語有"鬆懈"一詞,"懈"正是"解"的引申義。又如"竪"字,《説文》:"竪,立也。"其實,"竪"的意義就是從"樹"引申來的,由"樹藝(栽種)"引申爲竪立,現代漢語還有"樹立"這個雙音詞。但由於"樹"的常用意義已經變爲"樹木",於是就另造了一個"竪"字,《漢書·靈帝紀》:"槐樹自拔倒竪",假使寫作"倒樹",反而不好懂了。

詞義分析舉例

(一) 古今詞義不同辨析例

愛　謗　幣　斃　兵　池　除　黨　貳　訪　憤　糞　羹
賻　館　國　恨　給　憐　臉　賂　勤　窮　去　勸　乳
色　售　樹　睡　塘　涕　誣　寫　臭　淫　獄　逐　走

【愛】

"愛"字在上古有兩個常用的意義。一是親愛、疼愛。《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其母。"這是古今一致的。二是愛惜、吝嗇。《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若～重傷,則如勿傷;～其二毛,則如服焉。"(二毛:指頭髮花白的老年人。)《老子》:"甚～必大費。"(過於吝嗇必然遭致巨大的浪費。)這個意義一直沿用到唐宋以後的文言文裏。《宋史·岳飛傳》:"文臣不～錢,武臣不～死。"在現代漢語裏,"吝嗇"一義已經不用,在閱讀古書時就要特別注意,不要用今義去曲解古義。如《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吾何～一牛?""愛一牛"是吝嗇(捨不得)一頭牛,不能錯誤地理解爲"喜歡一頭牛"。

【謗】

"謗"字在上古只是指背後議論或批評別人的短處。《戰國策·齊策四》:"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謗"是公然的評議,"譏"是委婉地諷刺。齊威王下令讓人們"謗譏"他的過失,並且有賞,當然不是指惡意的攻擊。《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王。"這也只是說百姓議論、批評厲王的過失,而不是毀謗,所以召穆公才勸諫厲王要廣開言路,不要鎮壓提出批評的人。

對有過失的人進行議論是批評,對没有過失的人進行議論就近乎毀謗了。《楚辭·九章·惜往日》:"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罹,遭受)～而見尤。"這裏雖然仍是議論、批評,但已包含了"毀謗"的意思。到了《史記·屈原列傳》:"信而見疑,忠而被～。"可能已經是指毀謗。《説文》:"謗,毀也。"許慎的解釋説明他已經不了解"謗"在先秦的意義了。

【幣】

"幣"字在上古并没有貨幣的意義,而是指禮物。《説文》:"幣,帛也。从巾,敝聲。"這説明"幣"本指用來送人的絲織品。上古外交官帶的禮物一般有玉、馬、皮、圭、璧、帛等六種,稱爲"六幣",因而又有"幣馬"、"皮幣"等説法。《周禮·夏官·校人》"飾～馬,執扑而從之",《墨子·尚賢中》"外有以爲皮～與四鄰諸侯交接",就是指以馬或以皮革作爲禮物。《莊子·讓王》"使者致～",則是指魯國國君派到顔闔家的使者送上禮物,不能理解爲送錢。

到漢代"幣"已有了"貨幣"的意思。《史記·吴王濞列傳》:"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又《平準書》:"黄金以溢名,爲上～;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

藏，不爲～。”這指的都是貨幣，而不再是禮物了。

【斃】

“斃”字在現代是“死”的意思，一般用於貶義；在上古都是“倒下去”的意思。先秦古籍用“斃”最多的是《左傳》，共二十三次，大多通“獘”，與“死”無關。其中有五次是“倒下去”的意思。《哀公二年》：“鄭人擊簡子，中肩，～於車中。”戰後趙簡子還自誇戰功，可見當時没有死。《定公八年》：“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高“與一人俱斃”以後還能够“且射子鉏”，也可見他没有死。《僖公四年》：“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與小臣，小臣亦～。”犬和小臣喫了驪姬下了毒藥的胙肉和祭酒，可以肯定是死了。但《説文》在“獘”字下的解釋是“頓仆也。从犬，敝聲。春秋傳曰：‘與犬，犬獘’”，正好引用了這個例子。這説明許慎看到的《左傳》是寫作“獘”的，而且他認爲是“頓仆（倒下）”的意思，不是死。《説文》在“獘”後有“斃”字，指出“獘或從死”，這可以證明“斃”是後起字。“獘”字重在因疲乏或傷痍而倒下，倒下再起不來，那就是死了。到漢代“獘”字已有了“死”的意義，因而有人把它寫作“斃”，先秦古籍中的“斃”字應該也是漢以後的人改易的。

魏晉以後，“斃”無疑已是“死”的意思。在魏晉時就有人對先秦古籍中的“斃”字作出了錯誤的注解。如上舉《僖公四年》的史實，《國語·晉語》也有記載，三國時吴人韋昭在“犬斃”之後就注作“斃，死也”。《莊子·説劍》：“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劍士皆服～其處也。”晉人司馬彪注：“忿不見禮，皆自殺也。”其實“服斃其處”是説劍士見不着趙文王，都窮困趴倒在他們的客舍，并不是自殺。自然，當時也有注得正確的。如《左傳·鞌之戰》：“射其右，～於車中，……韓厥俛定其右。”晉杜預注：“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可

見只是倒下,并没有死。但《春秋左傳讀本》中却注作"復射韓厥之車右,車右死於車中",這也是誤以後代的意義作注,是不正確的。

【兵】

"兵"字在上古主要指兵器,没有現代漢語士兵、戰士的意義。《左傳·鞌之戰》:"擐(huàn)甲執兵。"《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伐黄帝。"《荀子·議兵》:"～不血刃,遠邇來服。"現代成語"短～相接"還保存了這個意思。

由兵器引申爲武裝力量,軍隊。《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必以長安君爲質,～乃出。"《荀子·議兵》:"～強海内,威行諸侯。"《史記·鴻門宴》:"函谷關有～守關。"又:"項羽～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十萬,在霸上。""兵"指武裝力量,包括武器和人員。值得注意的是,先秦用作這一意義時,一般没有"兵多少"的説法,似乎重在武器;漢以後意義重點可能已轉爲指人員,相當於今天的"軍隊"了。

有時候"兵"字也指軍事、戰争、戰陣之類。《孫子兵法·謀攻》:"故上～伐謀,其次伐交。"《莊子·則陽》:"今～不起七年矣。"《左傳·隱公三年》:"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

【池】

在上古,"池"字主要用來指護城河。《詩經·陳風·東門之池》:"東門之～,可以漚麻。"毛傳:"池,城池也。"《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禮記·禮運》:"城郭溝～以爲固。""池"是有水的,於是也用來指"池塘"。《孟子·梁惠王上》:"數罟不入洿～。"《三國志·吴志·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中物也。""池塘"的意義在現代漢語中也還是常用意義。"城池"的意義則已經不用,只保存在成語"金城湯～"中。

【除】

"除"字在古代主要有兩種意義。一個是宫殿的臺階。《漢書·李廣蘇武傳》:"從至雍棫陽宫,扶輦下～,觸柱折轅。"引申爲一般的臺階。《世説新語·政事》:"聽事前～,雪後猶濕。"杜甫《南鄰》詩:"得食階～鳥雀馴。"這個意義早已不用。

另一個意義是"除去"。《荀子·勸學》:"～其害者持養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太后～竇嬰門籍。"(門籍:出入宫門的憑證。)引申爲除外。白居易《與元九書》:"～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以上意義古今是基本相同的。

但是,古代由"除去"一義引申的一些其他意義現在已不存在了。如《詩經·小雅·小明》"日月方～",指新年後不久的初春季節,"除"有除舊生新的意思。《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君～吏已盡未?吾亦欲～吏。"李密《陳情表》:"尋蒙國恩,～臣洗馬。"(洗馬:官名。)"除"指對官吏的任命,這個意義在古代很常見。《漢書·景帝紀》:"初～之官。"注:"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可見也是從除舊生新的意思引申出來的。至於"除夕"、"歲除"指一年的最後一天,更是和除舊生新一義有關了。

【黨】

在古代漢語裏,"黨"有好幾個意義。最早是指一種居民組織單位。據《周禮》,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論語·子路》:"吾～有直躬者。"(直躬:坦白直率。)古代"鄉黨"常常連用,後來用來泛指鄉里(本鄉本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所笑,以污辱先人。"

"黨"的另一個意義是指由利害關係結成的集團,這可能是由第一個意義引申來的。《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皆欒氏之～也。"

《楚辭·離騷》:"惟夫～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代漢語的"黨"字指集團時,一般只用於貶義。現代漢語的"朋～","～羽","死～","結～營私"等就是由此而來的。

"黨"還有"偏袒"的意思,顯然是由"朋黨"引申出來的。《尚書·洪範》:"無偏無～。"《左傳·襄公三年》:"舉其偏,不爲～。"現在還有成語"～同伐異"。

現代漢語的"黨"一般是政黨的意思。政黨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的産物,它和朋黨的意思雖然有關係,但所指内容很不一樣。我們決不可以用今天"政黨"的意思去理解古書中的"黨"字。

【貳】

"貳"和"二"在古代就同音,但意義并不相同。現在"貳"字則只是"二"的大寫形式,音義毫無區别。

"貳"最早是"副"的意思。《周禮·秋官·大行人》中"～車九乘",指副車。《孟子·萬章下》有"～室",指副室,即副宫。在一定的上下文裏,"貳"後的名詞可以省去不説。《周禮·天官·大宰》中"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和"正"相對,指副職。《周禮·秋官·大司寇》中"凡邦之大盟約,……皆受其～而藏之","貳"指盟約的副本。

先秦時期,"貳"的另一個常用意義是指重複一次。《論語·雍也》:"不～過。"同時從屬於兩個君主也叫"貳"。《左傳·鄭伯克段於鄢》:"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於己。"貳於己:在從屬原來君主的同時又從屬自己。由此進一步引申爲不專一或不一致,成爲"壹"(專一)的反義詞。《荀子·天論》中"脩道而不～,則天不能禍"是不專一的意思;《荀子·王制》中"法不～後王"是不一致的意思。先秦以後,"貳"的意義逐漸和"二"接近,到現在只作爲"二"的大寫形式保存下來。

【訪】

"訪"在現代漢語裏,一般是"探望"、"拜訪"的意思,例如"～友","來～"。上古漢語裏"訪"却不是一般的探望,而是諮詢,即向人徵求意見。《說文》:"汎謀曰訪。"例如《尚書·洪範》:"王～於箕子。"是說周武王向箕子徵詢關於"天道"的意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穆公～諸蹇叔。"是說秦穆公向蹇叔徵詢關於襲鄭的意見。這些都不是簡單的拜訪。"訪"的賓語是事,不是人。所以第一例有"於"字,和"箕子"組成介賓結構作補語,補充說明諮詢關於"天道"意見的對象。第二例有"諸"字,"諸"是"之於"的合音,其中"之"字是指襲鄭這件事。

"拜訪"是中古才產生的意義,杜甫《贈衛八處士》:"～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引申爲"尋求","尋訪"。《晉書·儒林傳》:"博～遺書。"特指尋訪名勝、古跡。王勃《滕王閣序》:"～風景於崇阿。"這些意義還保存在現代漢語"訪問"、"尋訪"等雙音詞中。至於上古的"諮詢"一義,在現代漢語中已不存在了。

【憤】

"憤"字在上古是憋悶的意思。《論語·述而》:"不～不啓。"(不到學生想不明白因而感到憋悶時不去啓發他。)《楚辭·九章·惜誦》:"發～以抒情。"(發憤:把憋在心裏的話抒發出來。)"憤"和"憋"本是同義詞。《說文》:"憤,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是僕終已不得舒～憋以曉左右",就把"憤"和"憋"連用。上古時期"憤"字不常見,它和"怒"的意義差別很大,"發憤"和"發怒"的意義全不相干。現代漢語繼承了"發憤"這個詞,也完全不是"發怒"的意思。

從漢代開始,"憤"字才由憋悶引申爲因不滿而感情激動。鄒

陽《獄中上梁王书》:"此鲍焦所以～於世也。"杜甫《贈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詩》:"忠臣辭～激,烈士涕飄零。"它的意義也逐漸和"怒"接近。文天祥《指南録後序》:"北雖貌敬,實則～怒。"

中古以前"憤"和"忿"意義不相同。"忿"是怨恨、生氣的意思,和"怒"的意義一直很接近。中古以後,"憤"和"忿"的意義逐漸接近,兩字有時就可以通用了。

【糞】

在古代漢語中,"糞"字并不指糞便,而是"掃除"的意思。《荀子·彊國》:"堂上不～,則郊草不〔瞻曠〕芸。"("瞻曠"二字是衍文,從王念孫説。芸:鋤。)《説文》:"糞,棄除也。"也就是"除穢"的意思。古书中"糞除"常常連用。《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將使歸～除宗祧以事君。""糞除宗祧"就是把宗廟掃除乾净。

"糞"字在古代另一個常用意義是給禾苗除草、培土和加肥料。《禮記·月令》:"可以～田疇。"孔穎達疏:"糞,壅苗之根也。"段玉裁在《説文解字》"糞"字下説:"凡糞田,多用所除之穢爲之,故曰糞。"這意見是正確的。《荀子·富國》:"多～肥田。"是指多除草、多培土能使田肥沃,如果用現代的意義理解爲"多糞便",就錯了。

古代"糞"也可以用作名詞,指被除的穢土(垃圾)。先秦常常"糞土"連用。例如《論語·公冶長》:"～土之牆不可圬也。"《左傳·襄公十四年》:"其言,～土也。"後來"糞"指糞便,顯然是由穢土的意義引申來的,這意義在漢以後已經出現。如《吴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今者臣竊嘗大王之～。"但這種用法在古书中并不多見。

【羹】

羹在上古是一種帶汁的肉食,不同於唐宋以後的羹湯。《爾

雅·釋器》:"肉謂之羹。"《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請以遺之。'"前邊說"肉",後邊說"羹",指的是一回事。《太平御覽》卷八六一在這段話下面引舊注說:"肉有汁曰羹。"

《詩經·商頌·烈祖》:"亦有和~。"鄭箋說:"和羹者,五味調。"這是說,上古一般的羹都要加上五種配料。這五味就是梅、鹽、醯(xī,醋)、醢(hǎi,肉醬)和菜。其中菜是主要的。不同的肉羹用不同的菜。不加菜的羹,叫"臛(huò)",不加調五味的叫"大(太)羹"。上古祭祀時一般用"大羹"。

窮苦人吃不起肉,只能吃菜羹。菜羹也不是菜湯,而是煮熟了的野菜或蔬菜。孔子被困在陳蔡時,"藜~不糝",吃的是野菜,連點米粒也沒有。《韓非子·五蠹》中"橡栗之食,藜藿之~",是指藜和藿做的野菜羹,不能解釋爲野菜湯。

【購】

古代"購"字和"買"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別。《廣雅·釋言》:"購,賕也。""購"字在古代是懸賞徵求的意思。購求的對象可以是敵人或罪犯,也可以是要爭取的人。《史記·項羽本紀》:"吾聞漢~我頭千金,邑萬户。"《史記·淮陰侯列傳》:"有能生得者~千金。"《漢書·季布傳》:"高祖~求布千金。"除了人以外,也可以是珍貴的書畫。《漢書·張安世傳》:"後~求得書。"《唐書·褚遂良傳》:"帝方博~王羲之帖。"直到宋代,"購"字也只表示重價收買,和一般的"買"還是有差別的。蘇軾《送劉道原歸覲南康》詩:"十年閉户樂幽獨,百金~書收散亡。"

【館】

在上古漢語裏,"館"字的基本意義是客舍,相當於現代的招待

所或賓館。《詩經·鄭風·緇衣》:"適子之～兮。"《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乃築諸侯之～。"《説文》:"館,舍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儲備),以待朝聘之客。"在上古,"館"字還可用作動詞,是客居、暫住的意思。《左傳·僖公五年》:"師還,～於虞。"《孟子·萬章下》:"帝～甥於貳室。"(甥:女壻。貳室:副室,次於正殿的宮室。)"館人"是掌管賓館的人。《禮記·檀弓上》:"孔子之衛,遇舊～人之喪。"

漢以後,"館"的詞義有了發展。它可用來指宏偉華麗的宮殿。司馬相如《上林賦》:"離宮別～,彌山跨谷。"寫的是帝王在外遊息的宮殿。《洛陽伽藍記·王子坊》:"飛～生風,重樓起霧。""飛館"和"重樓"都是指高峻的建築物。唐宋以後,"館"字又用於教學的地方。《宋史·何涉傳》:"所至多建學～,勤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舊時私塾學堂稱"家館"、"蒙館",就是沿用這個意思。

【國】

先秦時,"國"字常用來指諸侯的封地。如"齊國"、"魯國"、"秦國"。《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丘也聞有～有家者。"《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也,盡心焉耳矣。"到西漢時,諸侯王的封邑也叫"國"。《史記·楚元王世家》:"吴王,老人也……今乃首率七～,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現代"國"指"國家"就是由古代"國"的這一意義發展出來的,它的意義範圍擴大了。

"國"字在上古還有首都的意思,這是今義所没有的。《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之一。"屈原《九章·哀郢》:"出～門而軫懷兮,甲之朔(朝)吾以行。"《禮記·雜記下》:"一～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參國之一"即國都的三分之一。"國門"指首都的城門。"一國之人"指全首都的人。漢以後,除"國門"這種用法外。一般已不用"國"指首都了。

【恨】

"恨"在古代主要是"遺憾"的意思。先秦一般用"憾",漢代以後才常用"恨"。《史記·淮陰侯列傳》:"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者。"司馬遷《報任安書》:"私～無窮。"諸葛亮《出師表》:"未嘗不嘆息痛～於桓靈也。"(痛恨:痛心和感到遺憾。)杜甫《八陣圖》:"遺～失吞吳。"引申爲悔恨。《史記·鼂錯傳》:"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之。'"

《說文》:"恨,怨也。""恨"在古代確實與"怨"的意思有時相近,例如:《荀子·堯問》:"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之。"《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之復返也。"《漢書·鼂錯傳》:"錯趨避東廂,甚～。"但古代"恨"的程度比"怨"輕,實際是"不滿"的意思;"仇恨"的意思一般只用"怨",不用"恨"。到了現代則相反,"懷～在心"、"～之入骨",程度都比"怨"重得多。

【給】

在上古,"給"的常用意義有二。一是形容詞,食用豐足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不給"就是不豐足。《史記·西門豹治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足富。""給足"就是"家給户足"的意思。

"給"的第二義是動詞,供應。《左傳·齊桓公伐楚》:"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戰國策·齊策四》:"孟嘗君使人～其食用。""給其食用"並不是把食用給他,而是供應他食用。

"給"的以上兩義都讀jǐ,第一義在今義中已不存在,只保留在少數成語中。第二義也不常用,但在"供給""給養"等雙音詞中仍作爲詞素保存着。"給"的今音主要讀gěi,義爲"給予",這個意義在上古還没有産生,古書中很少出現,上例中的"不給"、"給其食

用"等都不能理解爲"給予"。此外,現在"給"還有表示被動的用法,如"錢給花完了"等,這也是古代所没有的。

【憐】

在古代漢語裏,"憐"字的常用意義是愛,這和現代的憐憫意義是不同的。《莊子·秋水》:"夔～蚿,蚿～蛇,蛇～風,風～目,目～心。"成玄英注:"憐是愛尚之名。"《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丈夫亦愛～其少子乎?""愛憐"是兩個同義詞結合,是珍惜愛護的意思,不能理解爲"喜愛並憐憫"。現代"憐"字的憐憫、哀憐意義大約是漢代以後才有的。鄒陽《獄中上梁王書》:"願大王孰察,少加～焉。"杜甫《月夜》詩:"遥～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但在唐以後的詩詞中,"憐"和"愛"交互運用的時候,"憐"字往往仍然是喜愛的意思。如劉長卿《西江雨後》:"既～滄浪水,復愛滄浪曲。"錢起《谷口書齋》:"竹～新雨後,山愛夕陽時。"

在唐宋詩詞裏,"可憐"二字連用,除"可憐憫"、"可喜愛"的意思外,還有"可羨"、"可惜"、"可怪"等意義。白居易《長恨歌》:"可～光采生門户。"這是可羨的意思。韓愈《贈崔立之》:"可～無補費精神。"這是可惜的意思。陸游《平水》:"可～陌上離離草,一種逢春各短長。"這是可怪的意思。這些引申意義都必須根據上下文意細心體會,才能分辨出來。

【臉】

"臉"是後起字(《説文》没有收"臉"字),到中古時期它才被廣泛使用。古人所説的"臉",範圍要比現在小得多。《韻會》:"臉,目下頰上也。"可見,"臉"僅僅是指顴骨部分。温庭筠《菩薩蠻》:"明鏡照新妝,貰輕雙～長。"晏殊《破陣子》:"笑從雙～生。""臉"是古代婦女搽胭脂的地方,所以,詩詞中常有"紅臉"、"桃臉"、"胭脂臉"

這些用語。陳後主《紫騮馬樂府》:"紅～桃花色。"顧夐《虞美人》:"香檀細畫侵桃～。"白居易《山石榴》詩:"淚痕裛損胭脂～。"古人所說的"面"相當於現在的"臉","臉"和"面"的區分在古代是很清楚的,如歐陽炯《鳳樓春》:"勻面淚,～珠融。"現在"臉"和"面"變成同義詞了。

【賂】

"賂"字在現代只用於"賄賂"一詞中,指用來賄賂別人的財物,也指用財物賄賂別人。古代"賂"可以單用,指贈送的財物,也指用財物贈送別人。《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數之以王命,取～而還"。又《桓公二年》:"宋以郜大鼎～公。"今義"賄賂"正是由贈送一義引申而來,但由褒義變成了貶義。

今義"賄賂"在上古叫做"賕"。《漢書·刑法志》:"吏坐受賕枉法。"注:"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古代"貨賂"兩字常連用,在指財物這一意義上,它們是同義詞,但"貨"另有一義和今義"賄賂"相同。《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所謂"貨醫",就是用財物買通醫生,向醫生行賄。

【勤】

在古代,"勤"字的基本意義是辛勞、辛苦。《論語·子路從而後》:"四體不～,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說文》:"勤,勞也。""勤"和"勞"是同義詞。《孟子·滕文公上》:"將終歲～動。""勤動"即"勞動"。《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而無所,必有悖心。"前面說"勞師"(使軍隊疲勞)或"師勞"(軍隊疲勞),後面說"勤而無所"(指軍隊辛勞之後而無所得),"勞"和"勤"前後互文,詞義相同。《左傳》有三處講到"勤民",其中兩處等於說"勞民",是"使

民勞苦"的意思。如《昭公十五年》:"獲城而弗取,～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另一處是"爲民辛勞"的意思。《僖公二十八年》:"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民,實自敗也。"這個"勤民"則不能説成"勞民"。但三處"勤"字都是勞苦、辛勞的意思。現代漢語"勤"字的常用意義是努力工作、不偷懶,但在"勤務員"、"勤工儉學"、"辛勤勞動"等詞語裏,還保存了古義。

【窮】

"窮"字在古代主要是"極"、"盡"的意思。《禮記·樂記》:"～高極遠而測深厚。"《荀子·勸學》:"梧鼠五技而～。"《楚辭·九歌·雲中君》:"橫四海兮焉～?"用作動詞則表示到盡頭。《莊子·秋水》:"今我睹子之難～也。"引申爲尋究。陶潛《桃花源記》:"欲～其林。"現代成語有"無～無盡"、"理屈辭～"、"日暮途～"。

古代"窮"字另一個常見意義是"生活困難,境遇不好"。《孟子·梁惠王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民而無告者。"《戰國策·齊策四》:"振困～,補不足。"常用來特指不得仕進和不能顯貴。《論語·衛靈公》:"君子亦有～乎?"王勃《滕王閣序》:"～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在這個意義上,"窮"和"通"或"達"相對。《莊子·讓王》:"古之得道者,～亦樂。"《孟子·盡心上》:"～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窮"和"貧"在古代不是同義詞。缺乏衣食錢財,一般叫"貧"不叫"窮";生活困難或不得仕進叫"窮"不叫"貧"。"貧"的對面是"富","窮"的對面是"通"或"達"。這種區别在上古是比較清楚的。《左傳·昭公十四年》:"且撫其民,分貧振～,長孤幼,養老疾。"《莊子·德充符》中"死生存亡,～達貧富",連舉四對反義詞,"窮"和"貧"的分别是很明顯的。

【去】

現代漢語的"去上海",是到上海去,古代漢語則是"離開上海",意思正好相反。"去"字上古最常用的意義是"離開(某地或某人)"。《孟子·公孫丑下》:"孟子～齊。"《詩經·魏風·碩鼠》:"逝將～女,適彼樂土。"現代管人死去叫"去世",即離開了人世,正是沿用了古代意義。有時候,"去"字不帶賓語,如《莊子·逍遙遊》:"～以六月息者也。"《戰國策·趙策三》:"遂辭平原君而～。"仍是離開的意思。現代還有成語"揚長而～"、"拂袖而～"。

"去"在古代也指離開或放棄某一職位,常與"就"相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同死生,輕～就。"離開某地就是不停留在某地,所以又常與"留"相對。如陶潛《歸去來辭》:"曷不委心任～留。"

在上古,"去"還有"距離(某一空間或某一時間)"的意思。這也是由"離開"的意義引申來的。《孟子·離婁上》:"地之相～也千有餘里。"又《公孫丑上》:"紂之～武丁未久也。"這種意義在現代書面語裏仍然有時使用。

【勸】

古代的"勸"是勸勉、獎勵的意思。《說文》:"勸,勉也。"《管子·立政》:"～勉百姓。""勸"和"勉"是同義詞。《荀子》的"勸學"就是鼓勵學習;古代所謂"勸農"、"勸耕"、"勸穡"都是獎勵農業生產。在上古,"勸"字總是用於積極的鼓勵,而不用於消極的勸阻。勸人爲善叫"勸",鼓動別人做壞事則不能說"勸"。"勸"的反義詞是"懲"、"戒"或"沮(阻止)"。《左傳·成公十四年》:"懲惡而～善。"《墨子·非命中》:"明賞罰以～沮。"《漢書·古今人表序》:"顯善昭惡,～戒後人。"可見勸的是爲善,懲(戒、沮)的是爲惡。

現代"勸"的勸説義是由勸勉義引申來的。這在漢代就産生了。《史記·商君列傳》:"～秦王顯岩穴之士。"《三國志·武帝紀》:"洛陽殘破,董昭等～太祖都許。"

【乳】

上古時,"乳"本指生殖。《説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禮記·月令》:"(季冬之日)鴈北鄉,鵲始巢,雉雊(gòu,鳴),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司馬貞《索隱》:"乳,生也。"

"乳"在古代還常用來形容哺乳期間的動物。《莊子·盜跖》:"案劍瞋目,聲如～虎。"《漢書·義縱傳》:"寧見～虎,無直寧成之怒。"顔師古注:"猛獸産乳護養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荀子·榮辱》:"～彘觸虎,～狗不遠遊。"乳虎、乳彘、乳狗是哺乳期間的母虎、母猪、母狗。母猪在哺乳期間敢於頂老虎,母狗不遠走,都是爲了保護小猪、小狗。由於"乳"後來引申出"初生的(鳥)"一義,如鮑照《詠採桑》"～燕逐草蟲,巢蜂拾花藥(一作蕚)",因而很容易把"乳虎"誤解爲"初生的老虎"。讀古書時,要特别注意分辨。

"乳"的"生殖"和"形容哺乳期間的動物"兩項意義,現在已經不用了。現在常用的"乳房"、"乳汁"等意義,古代也有,這是古今相同的。

【色】

古代的"色"相當於現代的"臉色"。《孟子·梁惠王上》:"民有饑～。"《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太后之～少解。"《史記·蘇秦傳》:"韓王勃然作～。"這些例中的"色"字都是指臉上表現出來的氣色、神情。在古代,"顔色"的意義和現代也不一樣。"顔"本指兩眉之間,"色"是臉上的神色。《楚辭·漁父》:"顔～憔悴,形容枯

槁。""顏色"和"形容"都是聯合結構詞組。現代的"顏色"是雙音詞,一般指某種色彩(如"紅顏色"),有時也指臉色,相當於古代的"色"(如"給他點顏色看"),但都不能與古代的"顏色"混爲一談。

至於指婦女美貌的意思,這是古今一致的。《孟子·梁惠王下》:"寡人有疾,寡人好～。"

【售】

"售"的今義是"賣",古義則是"把東西賣出去"。《廣韻》:"售,賣物出手",正是符合古義的解釋。《詩經·邶風·谷風》:"賈用不～。"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貨而不～。"這裏的"不售"都不能誤解爲"不賣",而是賣不出去的意思。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余憐而～之。""售"用作使動,"售之"是指"使它(小丘)賣出去",而不是"賣它(小丘)"。

"售"本來是"讐"和"讎"的俗體字,古書有時把"售"寫作"讐"或"讎"。《墨子·經下篇》中"賈宜則讐",是指價錢貴賤適當就能賣得出去。《漢書·宣帝紀》中"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大讎"是指餅大量賣出去,生意很好。但是,"讐"和"讎"的其他意義,如"仇讐"、"校讎",則不能寫成"售"。

【樹】

"樹"字在上古經常用作動詞,是種植、栽種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之以桑。""樹木"在現代是聯合式双音詞,在上古則是動賓結構詞組。《管子·權修》:"十年之計,莫如～木;終身之計,莫如～人。"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這裏"樹木"和"保民"對舉,詞性更爲明顯。在上古,不僅可以樹木,而且可以樹穀、樹草、樹麻、樹菽。如《詩經·衞風·伯兮》:"焉得諼(萱)草,言～之背(北堂)。"《管子·權修》:"一年之計,

莫如～穀。"《吕氏春秋·任地》:"而～麻與菽。""樹"字在上古也有用作名詞的,《左傳·昭公二年》:"有嘉～焉,宣子譽之。"這種用法到漢代以後才逐漸多起來。

動詞"樹"用於抽象的意義就是樹立、建立的意思。《漢書·鄒陽傳》:"枯木朽株,～功而不忘。"這個意義還保存在現代"樹立"、"建樹"、"樹敵"等詞語中。

【睡】

古代"睡"字的意義比現代要窄,只指坐着打盹兒。《説文》:"睡,坐寐也。"《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弗聽。"這裏的"睡"顯然是指坐着打盹兒。又如《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也。"賈誼《治安策》:"將吏被介胄而～。"這也都是打盹兒的意思。

上古的"睡"和"寐"有明確的分工。如"夙興夜寐"。後來"瞑(眠)"替代了"寐"。《玉篇》:"瞑,寐也。眠,同瞑。"《後漢書·第五倫傳》:"竟夕不眠。"大概在唐宋以後的口語裏,"睡"的詞義擴大,替代了"瞑(眠)",意義才和現代一樣。如蘇軾《海棠》詩:"只恐夜深花～去。"應當注意的是,這時候的"睡覺"一語,是睡醒的意思,和現代很不相同。白居易《長恨歌》:"雲鬢半偏新～覺,花冠不整下堂來。"程顥《秋日偶成》詩:"閑來無事不從容,～覺東窗日已紅。"這些都是指睡醒,而不是睡着了。這裏的"覺"要讀成 jué,而不宜讀 jiào。

【塘】

"塘"字現代一般指水塘,在上古則只有堤防、堤壩的意思。《莊子·達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下。""塘下"是指堤

墉的下面，不可能指水塘下面。

漢以前"塘"字一般寫作"唐"。《吕氏春秋·尊師》："治唐圃。"《淮南子·主術訓》："若發堿(kǎn，堤)決唐。"漢以後才廣泛使用"塘"字。我們讀古書時，必須注意不要用今天"水塘"的意思去理解"塘"字。如謝靈運《登池上樓》："池～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這裏的"池塘"是指水池的堤岸，而不是水池本身。"塘"的這一意義還保存在現代漢語的一些詞語和地名中，如"海塘"、"河塘"、"錢塘"、"瞿塘"等。

"塘"指水塘大約開始於漢末。《廣雅·釋地》："塘，池也。"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這裏的"寒塘"就是指寒冷的水塘。

【涕】

"涕"在古代指眼淚，并不指鼻涕。《詩經·衛風·氓》："泣～漣漣。"《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叔人，哭甚哀，多～。"《莊子·大宗師》："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中心不戚。"幾處指的都是眼淚。現代成語"痛哭流～"、"破～爲笑"，正是保存了古代眼淚的意思。

上古鼻涕叫做"泗"或"洟"。"泗"、"洟"同"涕"的分别在上古是很清楚的。《詩經·陳風·澤陂》中"～泗滂沱"，毛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易經·萃卦》中"齎咨～洟"，孔疏："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上古没有"淚"字，眼淚的意思都用"涕"。"淚"字到漢代才産生，從此"涕"才有了鼻涕的意思。漢王褒《僮約》中"目淚下落，鼻～長一尺"，是較早的材料，但只出現在歷代比較接近口語的作品中。漢以後的文章，包括詩歌，仍舊經常用"涕"指眼淚，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士無不起，躬自流～。"庾信《哀江南賦序》："自然流～。"即使"涕淚"連用，一般也是單指眼淚，而不是指鼻涕眼淚，如

司馬相如《長門賦》:"左右悲而垂淚兮,～流離而縱橫。"杜甫《野望》詩:"海内風塵諸弟隔,天涯～淚一身遥。"

【誣】

《説文》:"誣,加言也。"所謂"加言"就是没有事實根據的虚言假語。《韓非子·顯學》:"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不能行而言之,～也。"上二例中的三個"誣"字都是虚言假語的意思,不能用今義去理解。虚言假語帶有欺騙的性質,所以,誣又有欺詐的意思,這也是今義所没有的。《荀子·性惡》:"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詐僞也。""誣"和"欺、詐、僞"并用,是近義詞。《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因爲～上,卒從吏議。"兩例中的"誣上"都是"欺上"的意思。

"誣"的今義是捏造事實構陷罪名,和"誹謗"、"毁謗"意義相近,如"誣蔑"、"誣陷"、"誣賴"、"誣告"等。今義顯然是由"誣"的古義引申來的。從"没有事實根據"這一點來説,它跟古義是一致的。但古義的"誣"只限於説假話,或以假話欺騙人,而今義則是誣陷别人。

【寫】

古代漢語的"寫"字没有書寫的意思。古代寫字不説"寫",而説"書"。《左傳·宣公二年》:"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寫"字在上古的常用意義是鑄刻(成某種人物形狀)。《國語·越語下》:"王命金工以良金～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劉向《新序·雜事五》:"葉公子高好龍,鉤以～龍,鑿以～龍,屋室雕文以～龍。"鑄刻都要按照一定的樣子或模子,所以摹擬、摹仿也説"寫"。《韓非子·十過》:

"因静坐撫琴而～之。"("寫之"指摹仿一種新樂調。)《淮南子·本經訓》:"雷震之聲,可以鼓鐘～也。""寫"字在漢魏以後又有描繪、描畫的意思。《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放(倣)其宫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文心雕龍·情采》:"敷～器象。"現代仍然有"寫真"、"寫生"等美術專門用語。

"寫"字在漢魏以後還有謄寫、抄録的意思,這是由摹仿、描畫的意義引申來的。《後漢書·班超傳》:"爲官～書受直,以養老母。"《晉書·左思傳》:"《三都賦》成,競相傳～,洛陽爲之紙貴。"現代"寫"字的意義就是從這種謄抄義進一步引申出來的。

在上古漢語里,"寫"字又是"瀉"的本字,意思是傾注、傾瀉。《周禮·地官·稻人》:"以澮～水。"(澮:田間水溝。)《詩經·邶風·泉水》:"駕言出遊,以～我憂。""寫憂"就是傾瀉憂愁。這種用法直到唐代還存在。杜甫《别贊上人》詩:"異景逢舊友,初欣～胸臆。"這種"寫"字,現代都寫作"瀉"了。

【臭】

在上古漢語里,"臭"字不用作形容詞,而用作名詞和動詞。名詞"臭",當氣味講,是上古最常見的用法。如《周易·繫辭上》:"同心之言,其～如蘭。"《國語·晉語》:"惠公卽位,出共(gōng)世子而改葬之,～達於外。"《左傳·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薰:香草。蕕:臭草。)可見上古時期,無論是香氣還是臭氣,好聞的還是難聞的,都叫做"臭"。大約在漢代以後,用於惡臭的"臭"由名詞變爲形容詞,專指氣味難聞。劉向《説苑·尊賢》:"厨中有～肉。"《水經注·沔水注》:"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灌城……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因名其陂爲～池。"名詞"臭"在中古以後也就改讀 xiù,以别於專指惡臭的形容詞"臭"(chòu)。

上古"臭"作動詞用時,是用鼻子辨别氣味,聞的意思,讀 xiù。

《荀子·禮論》:"三～之,不食也。"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嗅"。

【淫】

"淫"在上古較早的意義是"浸潤"。《周禮·考工記·匠人》:"善防者水～之。"(防:堤防。水淫之:指用水浸土。)這個意義并不常見,但保存在後代"浸淫"這個双音詞中。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浸～衍溢。"

"淫"在古代常見的意義是"過分,過度"。《尚書·大禹謨》:"罔～於樂。"(罔:毋,不要。)《左傳·莊公十一年》:"天作～雨,害於粢盛。"(粢盛:泛指糧食。)《論語·八佾》:"關雎樂而不～。"(關雎:《詩經》篇名。)賈誼《論積貯疏》:"～侈之俗,日日以長。"引申爲淫邪。《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善人勸焉,～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楚辭·離騷》:"謠諑謂余以善～。"特指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左傳·宣公四年》:"～於邧子之女。"(邧 yūn,國名。)《荀子·天論》:"内外無別,男女～亂,父子相疑。"這個意義到現在成爲"淫"的主要意義,其他意義都不常用了。

【獄】

漢代以前,"獄"指官司、案件,不是指監牢。《左傳·莊公十年》:"小大之～,雖不能察,必以情。"又《昭公二十八年》:"梗陽人有～,魏戊不能斷。"《墨子·非命下》:"聽～治政。"先秦時期"獄"和"訟"常連用,也常出現"斷獄"和"聽獄"的説法,都證明當時"獄"不是指監牢。

漢代以前監牢叫"囹圄(língyǔ)"。《禮記·月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訟。"《禮記》雖然是由漢代學者輯集成的,但從上舉例中可以看出"囹圄"和"獄"的分别是很清楚的。

"獄"指監牢,開始於漢代。《史記·鄒陽列傳》:"恐死而負累,

乃從～中上書。"楊惲《報孫會宗書》:"妻子滿～。"但官司、訴訟的意義仍然一直沿用下來,如"獄辭"指官司訟辭,"獄吏"指處理訴訟的官吏,都不能把其中的"獄"理解爲監牢。

【逐】

在上古,"逐"字的基本意義是追趕、追捕。《尚書·費誓》:"臣妾逋逃,無敢越～。"《周易·睽卦》:"喪馬勿～。"《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之。""逐"字用於戰事,則有追擊的意思。《左傳·莊公十年》:"遂～齊師。""逐馬"、"逐鹿"是追上或追回來,而不是把它趕走;"逐齊師"也不是把齊軍趕走,而是爲了追上加以消滅。就這個意義看,上古"逐"和"追"是同義詞。《史記·田單列傳》:"齊人追亡～北,所過城邑,皆畔(叛)燕而歸田單。""追亡"和"逐北"都是追擊敗逃者的意思。

"逐"字在古代還有驅逐、放逐(從朝廷里趕出來)的意思,是由它的基本意義引申出來的。《史記·李斯列傳》:"非秦者去,爲客者～。"《楚辭·哀郢》:"信非吾罪而棄～兮。"《史記·管晏列傳》:"吾嘗三仕,三見～於君。"這個意義的"逐"就不能說成"追"。

【走】

"走"字的古今詞義有明顯的差別。古代"走"字的基本意義是"跑"。《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老臣病足,曾不能疾～。""疾走"就是"快跑"。《說文》:"走,趨也。"《釋名·釋姿容》說:"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這正確解釋了古代"走"字的意義。又如"走舸"是跑得快的戰船,"走狗"本來是指跑得快的獵狗。

現代的"跑"字可以引申爲逃跑的意思(如"敵人跑了"),古代的"走"字也常用於逃跑。《戰國策·秦策四》:"三國疾攻楚,楚必～秦以急。"《孟子·梁惠王上》:"棄甲曳兵而～。"

在古漢語里,“走”字還可用作名詞,指被驅使的人。《左傳·襄公三十年》:“吏～問諸朝。”《經典釋文》注云:“走,走使之人也。”因此又用作自謙之詞。張衡《東京賦》:“～雖不敏,庶斯達矣。”這里的“走”就是“我”的一種自謙說法。

練習一

一　查閱下列各字在《康熙字典》(或《辭源》修訂本)中所屬的部首：

丹　之　亞　常　卍　受　嚴　隣

巡　希　幽　胡　怡　攻　書　民

煎　者　苗　貳　郊　望　平　術

二　"行"字在《康熙字典》和《辭源》中各有幾種讀音？兩者是否一致？"行竊"的"行"讀什麽音？

三　從《詞詮》中查出下列各句中加△的虛詞在句中的意義：

1. 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列子·湯問》)

2.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岳陽樓記》)

3.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陶淵明《桃花源記》)

4. 或△圓如簟，或△方似筒。(《水經注·巫山、巫峽》)

5. 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水經注·巫山、巫峽》)

6. 廣袤豐殺，一△稱心力。(白居易《廬山草堂記》)

四　什麽是六書？每類主要特點是什麽？分別列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字各五例。

五　什麽是詞的本義和引申義？了解詞的本義和引申義有什麽意義？怎樣辨別詞的本義？

六　下列句子中加△的字屬於六書的哪一類？根據字形判斷

它們在句子中是本義還是引申義?

1. 北山愚公長息曰。(《列子·湯問》)

2. 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列子·湯問》)

3.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陶淵明《桃花源記》)

4.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范仲淹《岳陽樓記》)

5.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范仲淹《岳陽樓記》)

6.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水經注·巫山、巫峽》)

7. 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8. 蓋本不足以記斯樓。(汪琬《傳是樓記》)

七 解釋下列兩組句子中加△號詞的意義,并説明哪個是本義,哪些是引申義。

(A)組:

1.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左傳·莊公十年》)

2. 又間令吴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史記·陳涉起義》)

3.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史記·管晏列傳》)

4.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5. 間命工斲木爲橱,貯書若干萬卷。(汪琬《傳是樓記》)

6. 對曰:"願少間。"(《史記·淮陰侯列傳》)

7.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8. 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9. 韓信使人間視。(《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10.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蘇軾《赤壁賦》)

(B) 組:

1. 發使使燕。(《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2.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孟子·梁惠王上》)

3.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孟子·盡心上》)

4.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戰國策·齊策四》)

5. 夫鵬鷃發於南海。(《莊子·秋水》)

6. 春心莫共花爭發。(李商隱《無題》)

7. 舜發於畎畝之中。(《孟子·告子下》)

8.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爲政》)

9. 文物以記之,聲明以發之。(《左傳·桓公二年》)

10.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老子·第三十九章》)

八 解釋下列各句中加△詞或詞組,并説明它們古今意義的變化,指出其中哪些是詞義的擴大、縮小,哪些是詞義感情色彩和輕重的變化:

1. 飲於河渭。(《山海經·夸父逐日》)

2.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論語·子路從而後》)

3. 空谷傳響,哀轉久絶。(《水經注·巫山、巫峽》)

4.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5. 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6. 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7.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范仲淹《岳陽樓記》)

8. 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范仲淹《岳陽樓記》）

9. 由漢氏以來，人主往往重官賞以購之。（汪琬《傳是樓記》）

10. 則又跻伏窮山僻壤之中。（汪琬《傳是樓記》）

九 把下面的短文加上標點並譯成現代漢語：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默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世説新語·雅量第六》）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列子·説符第八》）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

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峰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閧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絶冠夜二鼓抵滁陽（程敏政《夜渡兩關記》）

文　選

鄭伯克段於鄢[1]　《左　傳》

【《左傳》介紹】　《左傳》相傳是春秋晚期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原名《左氏春秋》。西漢後期古文經學家認爲它是解釋孔丘的《春秋》的，改稱《春秋左氏傳》。唐以後，人們根據《左傳》的内容，考證它實際成書的年代，大約在戰國中期。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歷史著作，起于魯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止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468 年），實際記事到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 453 年）。它是研究我國古代社會特别是春秋時期社會變革的重要歷史文獻。書中對各諸侯國之間的争霸鬬争，各諸侯國内部公室與公族之間以及公族與公族之間的争權鬬争，廣大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鬬争，和當時發生的一些重要的自然現象，都作了比較真實的記載，對統治者的凶惡殘暴、驕奢淫逸和腐朽的神權觀念也作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左傳》的作者對某些維護反動統治的政治措施、道德觀念，予以贊賞；對於被剥削階級的起義和統治階級内部的革新措施，則進行否定和攻擊，這反映了作者的局限性。

《左傳》善於用簡練的語言記述複雜紛繁的歷史事件(特別是大規模的戰争),也善於用寫實的手法,通過人物的言語行動,鮮明地表現出歷史人物的面貌和性格。這對後代文學、史學和語言的發展都有較大的影響。

東漢以後,爲《左傳》作注的很多,現在最通行的是十三經注疏中的《春秋左傳注疏》(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説明】春秋時期,周王室逐漸衰微,各諸侯國之間開始了互相兼併的戰争,各國内部貴族之間争奪權勢的鬬争也同時加劇起來。本文記敘了春秋初期發生在鄭國的一個歷史事件。它描寫了鄭莊公的陰險狡詐,其母姜氏的偏心狠毒和其弟共叔段的貪婪愚蠢,表現了鄭國統治者母子兄弟之間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激烈鬬争。語言簡潔,形象生動,情節曲折,是一篇富有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本篇選自《左傳·隱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題目是後加的。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②。生莊公及共叔段③。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④。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⑤。公弗許。

注 釋

① 鄭伯:指鄭庄公。鄭屬伯爵,故稱鄭伯。 段:共(gōng)叔段。 鄢(yān):地名,在今河南鄢陵縣境。

② 初:當初。這是追述往事的習慣用詞。 鄭武公:姓姬,名掘突,鄭國第二代君主,鄭桓公的兒子。 申:國名,姜姓,在今河南南陽市。武姜:武公妻姜氏。武是她丈夫的謚號,姜是她娘家的姓。

③ 共叔段:莊公的弟弟,名段。古代以"伯、仲、叔、季"表兄弟間排行,段比莊公小二歲,所以叫叔段。叔段後來失敗出奔共國,所以稱"共叔段"。 共:國名,在今河南輝市。

④ 寤(wù)生：胎兒出生時脚先出來，即難産。　寤：通"牾"，逆，倒着。　驚姜氏：使姜氏吃驚。"驚"是動詞用作使動。　遂惡(wù)之：於是就厭惡他。　遂：副詞，於是，就。

⑤ 欲立之：想要立他〔作太子〕。　亟(qì)：屢次。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①。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②。佗邑唯命③。"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④。祭仲曰⑤："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⑥。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⑦，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⑧。"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⑨？"對曰："姜氏何厭之有⑩！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⑪。蔓，難圖也⑫。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⑬？"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⑭！"

注　釋

① 及：到。　即位：就位，指開始做國君。爲之請制：〔武姜氏〕替共叔段請求制這個地方〔作爲封邑〕。爲(wèi)：介詞，替，給。制：地名，在今河南滎(xíng)陽市汜(sì)水西，又名虎牢。原是東虢(guó)國的領地。東虢被鄭武公所滅，制就成爲鄭地。

② 嚴邑：險要的城邑。　邑：人羣聚居的地方，大小不定。　虢叔：東虢的國君。　死焉：死在那裏。　焉：指代詞兼語氣詞，於是。並表示陳述、提示的語氣。

③ 佗：同"他"。　唯命："唯命是聽"的省略。"唯……是……"是賓語前置的凝固格式。"唯"是語氣詞，"是"是代詞，複指前置的賓語。

④ 京：地名，在今河南滎陽市東南。　大：通"太"。

⑤ 祭(zhài)仲：鄭國大夫，字足，故一稱"祭足"或"祭仲足"。

⑥ 都會的城牆超過三百丈，是國家的禍害。　城：指城牆。　雉：單位名詞。古代城牆長三丈高一丈爲一雉。百雉就是城牆的面積長三百丈高一丈。

⑦ 參國之一：國都的三分之一。 參：三。 國：國都。與上文"國之害也"的"國"，詞義不同。當時的制度，侯伯的國都，城牆爲三百雉。三分之一就是百雉。

⑧ 不度：不合法度。 度：法度，制度。這裏用作動詞。 非制：不是先王的制度。 不堪：受不了。 堪：能忍受，能支持。

⑨ 焉辟害：怎麼能躲避禍害。 焉：疑問代詞，哪裏，怎麼。經常用在動詞前做狀語，與用在句末的"焉"是兩個詞。 辟：這個意義後來寫作"避"。

⑩ 姜氏有什麼滿足？ 厭：通"猒(饜)"，滿足。 何厭之有：等於說"有何厭"。"何……之有"是個固定格式。"之"是代詞，複指動詞"有"前面的賓語。

⑪ 不如早點給他安排個地方，不要讓他發展。爲之所：是個動詞帶雙賓語結構。 爲：動詞，這裏是安排的意思。 之：指共叔段，作"爲"的間接賓語。 所：處所，"爲"的直接賓語。 無：通"毋"，不要。 滋蔓：滋長、蔓延。這裏指不斷發展自己的勢力。

⑫ 圖：圖謀，謀劃。這裏指想辦法對付。

⑬ 蔓延的野草還不能除掉，何況您的尊貴的弟弟呢？ 猶：副詞，尚且，還(hái)。 況：連詞，何況，表示進一層意思。

⑭ 不義：指不義的事情。 自斃：自己摔跟頭。 斃：仆倒，倒下去。 子：您。古時對男子的尊稱。 姑：姑且。 之：代詞，指共叔段自斃的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①。公子呂曰②："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③？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④。無生民心⑤。"公曰："無庸，將自及⑥。"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⑦。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⑨。"

注 釋

① 既而：由副詞"既"和連詞"而"組成的固定結構，常用來表示一件事

過去不久又發生另一件事。　鄙：邊邑。　貳於己：意思是使原來屬於鄭庄公管轄的西北邊邑也同時臣屬於自己。　貳：兩屬，臣屬於二主。

② 公子呂：字子封，鄭國大夫。

③ 國家受不了兩屬的情況，您將對它怎麼辦？　若之何：對它怎麼辦（處置）。"若……何"是一種固定格式。

④〔如果您〕要〔把鄭國〕交給大叔，那麼就請允許我去侍奉他；如若不給，那麼就請除掉他。這裏並列用了兩個表示假設的複句。後一複句有連詞"若……"與"則……"，表示兩個分句之間的因果關係。　事：服事，侍奉。

⑤ 生民心：使民生心，就是使人民〔由於有兩個君主〕而產生二心。"生"在這裏是使動用法。

⑥ 無庸：不用，指用不着除之。　庸：用。　自及：自己趕上〔災禍〕，即自取滅亡。　及：趕上。

⑦ 共叔段又收取原來兩屬的地方作爲自己的郡邑，〔領地擴大〕到了廩延。貳：指以前兩屬的地方（"西鄙北鄙"）。　廩(lǐn)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縣北。

⑧ 厚：本義是山陵大，這裏指所占領的土地擴大。　衆：指百姓。

⑨ 不義不暱(nì)：指對君不義對兄不親。"不義"和"不暱"是並列關係。暱：同"昵"，親近。一說"不義"和"不暱"是條件關係。意思是多行不義，別人就不會親近他。　崩：山塌，這裏指崩潰，垮臺。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①。夫人將啓之②。公聞其期③，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④。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⑤。公伐諸鄢⑥。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⑦。

……

注　釋

① 完：修葺(qì)，指修城。　聚：聚集，指聚集百姓。　繕甲兵：整修鎧

甲和武器。 繕：修繕，修理整治。 具卒乘(shèng)：準備好步兵和兵車。 具：備，準備。 襲：偷襲，襲取。

② 大人：指武姜。 啓之：爲他開城門，即作内應。 啓：開門。

③ 其期：指共叔段襲鄭的日期。

④ 帥：率領。 車二百乘：戰車二百乘。乘是古代軍隊組織單位。一乘有甲士(帶盔甲的兵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共有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

⑤ 入於鄢：進入鄢，意即逃到鄢這個地方。

⑥ 諸："之於"的合音字。其中"之"指代共叔段。

⑦ 五月辛丑：指隱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古人以干支記日。 出奔共：出逃到共國〔避難〕。 出奔：逃亡到國外。 奔：急跑，逃跑。

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①："不及黄泉，無相見也②。"既而悔之③。

注 釋

① 於是〔莊公〕就把姜氏放逐在城潁，並對她發誓説。 寘：放置，安置。城潁：地名，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

② 黄泉：地下的泉水。這句是説，不到死後不相見。也就是這輩子不見面了。

③ 之：指代安置姜氏於城潁和發誓的事。

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①。公賜之食②。食舍肉③。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④。請以遺之⑤。"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⑥！"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⑦？"公語之故，且告之悔⑧。對曰："君何患焉⑨？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⑩，其誰曰不然⑪？"公從之。公入而賦⑫："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⑬。”姜出而賦⑭：“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⑮。

注　釋

① 潁考叔：鄭國大夫。　潁谷：鄭國邊邑，在今河南登封市西南。封人：管理疆界的官。　封：疆界。　獻：恭敬地送給。這裏用作名詞，進獻的東西。

② 賜之食：賞給他吃的。“食”用如名詞。這是動詞帶雙賓語結構。下文“語之故”、“告之悔”結構相同。

③ 舍：“捨”的古體。放着。現代“捨”又簡化爲“舍”。

④ 嘗：辨別滋味。這裏是“吃”的意思。　小人：潁考叔謙稱自己。羹(gēng)：帶汁的肉食。

⑤ 請讓我拿去送給我的母親。　遺(wèi)：贈與，送給。

⑥ 爾：你。　繄(yī)：句首語氣詞，作用與“惟”相近。

⑦ 冒昧地問一下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敢：表謙敬的副詞，有“大胆”、“冒昧”的意思。　何謂：即“謂何”。疑問句中代詞賓語前置。下文“何患”結構相同。

⑧ 語(yù)：告訴。　故：緣故。　悔：後悔。

⑨ 您在這件事情上憂慮什麼呢？　患：憂慮，擔心。　焉：於此。

⑩ 闕：通“掘”，挖。　隧：隧道。這裏用作動詞，挖隧道。

⑪ 誰說不是這樣呢？　其：語氣詞，加强反問。　然：指示代詞，這樣。這裏指黄泉相見。

⑫ 入：指走進隧道。　賦：賦詩。

⑬ 其樂也：那快樂啊。　其：指示代詞，那。　也：語氣詞，放在主語後，表示提頓。　融融：形容和睦快樂的樣子。下文“洩洩(yìyì)”義近。　洩洩：自由自在的樣子。

⑭ 出：指走出隧道。

⑮ 從此作爲母親和兒子像當初一樣。也就是恢復了母子關係。

齊桓公伐楚 《左傳》

【説明】本文是記敘春秋初年齊楚兩個强國之間的一場鬬争。齊桓公任用管仲,控制了華夏諸國後,爲了稱霸天下,尋找藉口向楚國進軍;正在向北擴張的楚國也以武力作後盾,同齊國展開了尖鋭的外交鬬争。齊國君臣恃强威脅,咄咄逼人,楚國使者不甘示弱,針鋒相對。最後達成妥協,齊桓公許和退兵。文章很簡潔地表述了外交上的辭令應對。

本篇選自《左傳·僖公四年》,題目是後加的。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①。蔡潰②,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③:"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④。不虞君之涉吾地也⑤,何故?"管仲對曰⑥:"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⑦:'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⑧。'賜我先君履⑨: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⑩。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⑪;昭王南征而不復⑫,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⑬?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⑭。"師進,次於陘⑮。

注 釋

① 四年:指魯僖公四年,即公元前 656 年。齊侯:指齊桓公。齊屬侯爵,故稱齊侯。 以:介詞,用,憑藉。 諸侯之師:各諸侯國的軍隊。當時與齊國一道參加這次戰争的有魯、宋、陳、衛、鄭、許、曹等

國。　蔡：蔡國。姬姓，侯爵。在今河南汝南、上蔡、新蔡一帶。蔡是楚的盟國，"侵蔡"是爲"伐楚"作準備。

② 潰：潰敗，被打垮。

③ 楚子：指楚成王。楚屬子爵，故稱楚子。　使：派遣使者。　與：介詞，和，跟。　師：指以齊國爲首的軍隊。

④ 處(chǔ)：居住。　北海、南海：這裏指北方、南方。齊國雖臨北海(即今之渤海)，但楚國邊境不到南海。故非實指，只是說齊楚兩國相距甚遠。　唯：句首語氣詞。　風：指牝(pìn)牡(mǔ)相誘。這句的意思是，你在北方，我在南方，相距很遠，本來互不相干。

⑤ 没料到你們進入我國的領地。　虞：料到。　涉：蹚水過河。這裏有進入的意思。不說侵入而說涉，是委婉的說法。　之：連詞，在這裏連接主語"君"和謂語"涉吾地"，使這個主謂結構變爲偏正結構，作動詞"虞"的賓語。

⑥ 管仲：齊國大夫。姓管，名夷吾，字仲。春秋時著名的政治家。

⑦ 召(shào)康公：周文王庶子，名奭(shì)，食邑在召(今陝西鳳翔縣)。武王時封於北燕(今河南郾城縣東)。成王時爲太保，"康"是他的謚號。　先君：後代君臣對本國已故君王的稱呼。　大(tài)公：即姜太公，名尚。齊國的第一個國君。　大：通"太"。　命：命令。下文就是引用當初召康公代表周王朝封太公於齊的命令中的話。

⑧ 五侯九伯：泛指天下諸侯。　五侯：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九伯：九州之長。　女(rǔ)：通"汝"，你。　實：句中語氣詞，表示命令或祈使。　征：征伐，討伐。　夾輔：輔佐。　這幾句是說周王室賜給太公可以征伐有罪諸侯的特權。

⑨ 履：踐踏。這裏用作名詞，指所踐踏的地方，即權力所至的範圍。

⑩ 海：指今黄海和渤海。　河：黄河。　穆陵：齊地名，即今山東臨朐(qú)縣南穆陵關。　無棣(dì)：齊國北部邊邑，在今山東無棣縣北。

⑪ 你應納貢的包茅没有交納，周王祭祀用品供給不上，没有用來縮酒的東西，我有責任查問這件事。　包茅：包成捆兒的菁茅。　茅：菁茅，楚國的土産。　共：供給，這一意義後來寫作"供"。　縮酒：滲酒。古代祭祀時的一種儀式，即把酒倒在包茅上慢慢地滲下去，表示如鬼神喝了一樣。　是：代詞，指包茅不入的事，是動詞"徵"的前置賓語。　徵：問，責問。下文"寡人是問"的"是問"，結構和意義同"是徵"。

⑫ 昭王：周昭王，名瑕，成王之孫。相傳昭王晚年南巡到漢水時，當地人民怨恨他腐敗，故意給了他一隻用膠黏的船渡江。結果行至江心，船沉而死。"南征而不復"指的就是這件事。　征：行，指巡行。復：返回。以上都是齊國用以進攻楚國的藉口。

⑬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這是個判斷句。主語"貢之不入"，又是一個用連詞"之"取消獨立性的偏正結構。謂語"寡君之罪"是個一般的用連詞"之"連接的偏正結構。　寡君：臣子對別國人謙稱自己的國君。　敢：表謙敬的副詞，含有胆敢或豈敢的意思，這裏是豈敢。

⑭ 其：語氣詞，表示委婉語氣，用在祈使句裏含有"還是"的意思。　諸：之於。其中"之"字指代昭王之不復這件事。　水濱：水邊。

⑮ 次：臨時駐紮。　陘(xíng)：楚地名，在今河南郾城縣南。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①。師退，次於召陵②。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③。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④。與不穀同好⑤，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⑥。"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⑦！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⑧，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⑨，雖衆，無所用之⑩。"屈完及諸侯盟⑪。

注　釋

① 屈完：楚國大夫。　如：往，到……去。　師：指進駐陘的各諸侯國軍隊。

② 召(shào)陵：楚地名，在今河南郾城縣東。

③ 陳：陳列。把諸侯之師陳列出來，是向楚示威。　乘(chéng)：乘車。

④ 〔這次用兵〕難道爲了我？〔而是〕爲了繼承先君的友好關係。這是虛僞的外交辭令。　不穀：不善，諸侯謙稱自己。　是：前後兩個都是代詞，複指前置賓語。"賓語＋是＋動詞"是古漢語裏一種固定格式。

⑤ 同好(hǎo)：共同友好。

⑥ 承蒙您向我國的社稷之神求福，收容我的君主爲同好，這本是我的君主的願望。　惠：敬詞，用於對方對待自己的行動。意思是，您這樣做是對我的恩惠。　徼(yāo)：求。　敝邑：謙稱自己的國家。　社稷：土神和穀神。　辱：謙詞，表示承蒙。意思是，您這樣做是您蒙受了恥辱。

⑦ 衆：名詞，指衆將士，與下文"雖衆"的"衆"詞性意義都不同。　禦：抵擋。

⑧ 綏(suí)：安撫。

⑨ 您如果憑藉武力〔進行威脅〕，我們楚國就拿方城作爲城牆，拿漢水作爲護城河。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在句中是介詞"以"的前置賓語。下句"漢水"的用法相同。　池：護城河。

⑩ 即使將士衆多，也没有用它的地方。

⑪ 盟：訂立盟約。

鞌之戰　《左傳》

【説明】鞌之戰是春秋時期一次著名的戰役。公元前589年，齊國出兵攻打魯國和衛國，魯、衛向晉國求援，于是在齊晉之間發生了這次戰争。《左傳》記述鞌之戰的文字較長，這里選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左傳》中，有不少關於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戰争的記載，特别是對幾次大的戰役，都能把事情的來龍去脉，各種人物的精神狀態，整個戰役的進展以及戰争中一些重要的細節清晰而生動地描繪出來，並在敘述中揭示出雙方或勝或負的原因。這些記述不僅是重要的歷史資料，而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如本篇就是通過對幾個主要人物的細節描寫，展示了鞌之戰的整個過程，揭示了這次戰争勝負的原因是由於齊軍驕傲輕敵，晉軍同仇敵愾。當然，由

于作者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可能從各國政治、經濟的背景上來揭示戰争的實質。至於那些占卜或做夢應驗之類的描寫,則是作者迷信思想的反映。

本篇選自《左傳·成公二年》,題目是後加的。

癸酉①,師陳於鞌②。邴夏御齊侯③,逢丑父爲右④。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⑤。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⑥!"不介馬而馳之⑦。郤克傷於矢⑧,流血及屨,未絶鼓音⑨。曰:"余病矣⑩!"張侯曰⑪:"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⑫,余折以御,左輪朱殷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⑭。"緩曰:"自始合,苟有險⑮,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⑯?——然子病矣⑰!"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⑱。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⑲。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⑳?擐甲執兵,固卽死也㉑。病未及死,吾子勉之㉒!"左并轡,右援枹而鼓㉓。馬逸不能止㉔,師從之。齊師敗績㉕。逐之,三周華不注㉖。

注 釋

① 癸酉: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六月十七日。

② 師:指齊、晉等國的軍隊。 陳:擺開陣勢。 鞌(ān):齊地名,在今山東濟南市附近。

③ 邴夏:人名。 御:駕車。 齊侯:指齊頃公,名無野。

④ 逢(páng)丑父,人名。 右:車右,又稱驂乘。古代車戰時,尊者居車的左邊,御者居中(但君主或主帥居中,御者居左),驂乘居右。驂乘都是有勇力的人,負責保衛尊者。

⑤ 解(xiè)張、鄭丘緩:都是人名。"鄭丘"是複姓。 郤(xì)克:晉大夫。在鞌之戰中是晉軍的主帥。

⑥ 姑：姑且。　翦滅：消滅。　翦：剪除。　此：指晉軍。　朝食：吃早飯。

⑦ 不介馬：不給馬披上甲。　介：甲。這裏用作動詞，是"披上甲"的意思。　馳之：指驅馬進擊晉軍。　馳：使勁趕馬。這裏指驅馬進擊。

⑧ 傷於矢：被箭射傷。

⑨ 血一直流到鞋上，仍然沒有讓鼓音停下來。　屨(jù)：鞋。　鼓音：古代車戰，主帥居車中自掌旗鼓指揮三軍。鼓聲是前進的號令。

⑩ 病：古代凡是病勢很重，以及因極度的勞累或傷勢很重使得體力難以支持，都叫"病"。這裏指傷勢很重。郤克說這話是表示自己難以堅持了。

⑪ 張侯：即解張。姓解，字張，名侯。先秦名字連用，先字後名。

⑫ 從一開始交戰，箭就射進了我的手和胳膊肘。　合：交戰。　貫：穿通。

⑬ 左輪朱殷：左邊的車輪被血染成了深紅色。　朱：紅色。　殷(yān)：紅中帶黑。

⑭ 吾子：對人的尊稱。比稱"子"要親熱些。

⑮ 苟：如果。　險：險要的地方，這裏指難走的路。

⑯ 你難道知道這些嗎？　豈：反詰副詞，難道。

⑰ 這是說鄭丘緩發現郤克確實傷勢很重不能堅持擊鼓了，表示一種非常惋惜的心情。

⑱ 三句意思是說，全軍都注視着我們的旗鼓，或進或退都聽從它的指揮。

⑲ 殿：指鎮守。　集事：成事。

⑳ 若之何：奈何，怎麼能。　其：語氣詞，加强反問語氣。　以：因。　敗：毀壞。　君：指國君。

㉑ 兩句意思是，參加戰鬪，本來就抱定了必死的決心。　擐(huàn)甲：穿上鎧甲。　執兵：拿起兵器。　固：本來。　即：動詞，走向。

㉒ 勉：努力。

㉓ 左并轡：左手把韁繩握在一起。御者本來是雙手執轡的。解張爲了代替郤克擊鼓，把轡并在左手。　轡：韁繩。　援：取過來。　枹(fú)：鼓槌。　鼓：動詞，擊鼓。

㉔ 逸：狂奔。

㉕ 敗績：軍隊崩潰。

㉘ 逐：追趕。 周：動詞，圍繞。 華不注：山名，在今山東濟南市東北。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①："旦辟左右②。"故中御而從齊侯③。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④。"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⑤。"射其左，越於車下⑥；射其右，斃於車中⑦。綦毋張喪車⑧，從韓厥曰："請寓乘⑨。"從左右，皆肘之⑩，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⑪。

注 釋

① 韓厥：晉大夫。在這次戰役中任司馬（掌管祭祀、賞罰等軍政）。 子輿：韓厥的父親。

② 旦：早晨。 辟：避。 左右：指兵車左右兩側。這兩句是插敘頭天夜裏的事。

③ 中御：在車當中駕車。在一般的戰車中，尊者應居左，御者居中，韓厥因爲要避左右，所以居中代御者駕車。 從：指追趕。

④ 君子：指貴族。意思是說，那輛車上駕車的不是御者，而是將領。

⑤ 非禮：不合於禮。

⑥ 越：墜。

⑦ 斃：倒下。（注意：先秦時"斃"没有"死亡"的意思。）

⑧ 綦毋（qíwú）張：晉大夫。"綦毋"是複姓。 喪車：指兵車在戰鬬中毀壞了。

⑨ 寓乘：搭車。 寓：寄。

⑩ 站在左邊和右邊，（韓厥）都用肘撞他。 肘：用作動詞。"用肘撞"的意思。

⑪ 俛（fǔ）：同"俯"，低下身子。 定：指放穩當。 右：指上文"斃於車中"的那個車右。

逢丑父與公易位①。將及華泉②，驂絓於木而止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④，故

不能推車而及⑤。韓厥執縶馬前⑥，再拜稽首⑦，奉觴加璧以進⑧，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⑨，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⑩。'下臣不幸，屬當戎行⑪，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⑫。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⑬。"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⑭。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⑮。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⑯。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⑰，有一於此，將爲戮乎⑱？"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⑲，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⑳。"乃免之㉑。

注　釋

① 公：指齊侯。　易位：換位置。丑父估計到齊侯會被擒，所以乘韓厥"俛定其右"時與齊侯易位。

② 華泉：泉名，在華不注山下，流入濟水。

③ 驂(cān)：古代一車駕四匹或二匹馬，夾着車轅(當時是單轅)的兩匹馬稱"服"，服馬邊上的馬稱"驂"。　絓：絆住。　木：樹。

④ 輚(zhàn)：即"棧"，棧車，用竹木編成車箱的輕便車子。　肱(gōng)：手臂從肘到肩的部分。　匿：指隱瞞。這四句也是作者插敘頭天晚上的事，逢丑父願意當車右，所以隱瞞了手臂被蛇咬傷一事。

⑤ 及：趕上。這裏是"被趕上"的意思。

⑥ 韓厥拿着拴馬的繩子站在齊侯的馬前。　縶(zhí)：絆馬索。古代貴族出外，奴僕"負羈縶以從"。這句和下面兩句都是寫韓厥對齊侯修臣僕之禮。

⑦ 再拜稽(qǐ)首：拜兩拜，然後稽首。　稽首：古代一種最恭敬的跪拜禮。雙手至地，頭也至地。

⑧ 奉：捧。　觴：盛酒器。　璧：一種中間有孔的圓形玉器。　進：奉獻。

⑨ 韓厥這一段話都是委婉的外交辭令。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次打仗不是我們要進攻齊國，而是我國國君讓羣臣替魯衛請求，請您不要進

攻魯衛。 寡君：指晉景公，在其他國家人的面前對本國君主的謙稱。

⑩ 無：通"毋"，不要。 輿師：軍隊。 陷入：指深入。 君地：指齊國國土。

⑪ 下臣：韓厥在齊侯面前對自己的謙稱。 屬：恰巧。 當：對着，遇上。 戎行：兵車的行列，指齊軍。

⑫ 沒有逃走隱藏的地方，而且怕因爲逃跑躲避會給兩國的國君帶來耻辱。 忝(tiǎn)：辱。

⑬ 我不稱職地當了個戰士，冒昧地向您禀告，我遲鈍不會辦事，只是人材缺乏充數當了個官。三句言外之意是，我擔任了官職，就要履行職責，把你齊侯抓起來。 辱：使……受辱。 戎士：戰士。 敢：古人在對尊長説話時表示自己大膽冒昧的謙詞。 不敏：古人的謙辭，等於説"不才"。 敏：聰明。 攝官：代理官職。 承乏：指在人材缺乏的情況下承擔官職。

⑭ 如：到……去。 飲：喝的水。

⑮ 鄭周父、宛茷(fèi)：人名。 佐車：副車。 免：免於被俘的意思。

⑯ 郤獻子：即郤克。

⑰ 自今："自今以往"的省略。即從今以後的意思。 任患：承担患難。

⑱ 爲戮：被殺。

⑲ 難：用作意動，"把……看作難事"的意思。 免：用作使動。

⑳ 勸：鼓勵。

㉑ 免之：指不殺他。

吕相絶秦 《左傳》

【説明】公元前580年，秦桓公與晉厲公約定在晉國的令狐會盟，當晉厲公到達令狐之後，秦桓公不肯過黄河來參與盟會，只派大夫史顆與晉侯盟，晉國就派郤犨(chōu)到河西與秦伯盟。不久，秦桓公背棄盟約，暗中挑撥狄族、楚國與晉國的關係，企圖利用狄、楚攻打晉國。於是，公元前578年晉侯派吕相出使秦國，與秦絶

交。隨後晉軍及諸侯之師敗秦師於麻隧(今陝西涇陽縣北)。

《吕相絶秦》是春秋時代一篇著名的外交辭令。文中追敘了兩國交兵的歷史,列舉了大量的材料,指責秦國二三其德,有負於晉。全文言辭犀利,氣勢逼人。但稽之史實,某些指責實屬强辭奪理,自我開脱,委過於秦。

本文選自《左傳·成公十三年》,題目是後加的。

夏四月戊午①,晉侯使吕相絶秦②,曰: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③,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④。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⑤。無禄,獻公即世⑥。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⑦。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⑧。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⑨。

注　釋

① 戊午:指魯成公十三年(公元前 578 年)四月初五日。

② 晉侯:指晉厲公(公元前 580—前 573 年在位。)　吕相:魏錡之子,又名魏相,謚號宣,又稱吕宣子。　絶秦:與秦絶交。

③ 逮:自從。　獻公:指晉獻公(公元前 676—前 651 年在位)。　穆公:指秦穆公(公元前 659—前 621 年在位)。

④ 戮力:並力,協力。　申:申明。　之:指雙方的友好關係。　重:增益,加深。　昏姻:姻親。秦穆公於公元前 656 年娶晉獻公之女爲夫人。"昏"字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婚"。

⑤ 天禍晉國:上天降禍於晉國。指公元前 655 年驪姬之亂。晉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迫使太子申生自殺,公子重耳流亡於齊楚等國,公子夷吾流亡至秦。　文公:即公子重耳(公元前 636—前 628 年在位)。　如:往。　惠公:即公子夷吾(公元前 650—前 637 年在位)。

⑥ 無禄:無福,不幸。　獻公即世:晉獻公卒於公元前 651 年,在位二

十六年。 卽世：下世，去世。

⑦ 獻公死後，晉國内亂，秦國與齊國派軍隊護送公子夷吾回國，立爲國君。 俾：使。 用：介詞，賓語"此"省略。可譯爲"因此"。 奉祀：敬奉祭祀。意指立爲國君。

⑧ 大勳：大功。 韓之師：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因晉侯背約，出兵伐晉，戰於韓原，晉惠公被俘。 韓：卽韓原，晉地。當在今山西河津市、萬榮縣之間。 師：在這裏是戰争、戰役的意思。

⑨ 悔於厥心：意爲秦穆公對俘獲晉惠公之事感到後悔。 厥：他的。指秦穆公。 用集我文公：因此成就我文公。公元前636年秦穆公幫助公子重耳返回晉國，立爲晉君。 集：成就。 穆：指秦穆公。 成：成全，幫助。

文公躬擐甲胄[①]，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②]。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③]。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④]。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⑤]。文公恐懼，綏靜諸侯[⑥]，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⑦]。

注 釋

① 躬：副詞，親自。 擐(huàn)：穿。 甲胄：鎧甲、頭盔。

② 征：討伐。 東之諸侯：指東方的諸侯。卽虞、夏、商、周之胤(yìn)。胤：後代。 朝諸秦：使之朝于秦。 諸：之于。"之"指代東之諸侯。 舊德：指秦穆公幫助晉惠公、文公立爲晉君之事。

③ 怒：發怒。這裏是侵犯的意思。 埸(yì)：邊界。與"疆"同義。秦晉圍鄭，發生在魯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圍鄭的原因是"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並不是什麽"鄭人怒君之疆埸"。

④ 據《左傳·僖公三十年》載，是秦穆公與鄭人盟，吕相云秦大夫擅及鄭盟，乃委婉其辭。 詢：商議。

⑤ 秦晉圍鄭，並無其他諸侯參加，也未發生其他諸侯要與秦國拼命的事情，蓋吕相誇張其辭。 疾：憎恨。 致命：獻出生命。這裏是拼命

的意思。

⑥ 綏靜：綏靖，安撫。

⑦ 克還：能夠返回。　造：成就。這裏是功勞的意思。　西：西方。這裏特指秦國。

無禄，文公卽世，穆爲不弔①，蔑死我君，寡我襄公②，迭我殽地，奸絶我好③，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④，散離我兄弟⑤，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⑥，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⑦。猶願赦罪於穆公⑧。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⑨。天誘其衷，成王隕命⑩，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⑪。

注　釋

① 晉文公卒於公元前628年(魯僖公三十二年)。　穆：指秦穆公。不弔：不淑，不善。

② 蔑死我君：石經初刊作"蔑我先君"。《經典釋文·春秋左氏音義》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從下文"寡我襄公"看，應作"蔑我死君"。詳説可參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蔑：輕蔑。　寡：孤，弱。用作意動，認爲孤弱可欺的意思。　襄公：指晉文公之子姬驩，其母爲秦穆公之女文嬴。(公元前627—前621年在位。)

③ 迭(yì)：通"軼"，突然侵犯。　殽(xiáo)：字亦作"崤"，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北六十里。殽山險阨，爲晉之要道關塞。　奸(gān)絶：斷絶。　好：名詞。指晉國的友好國家，實際上就是指鄭國。秦軍通過晉國的殽地偷襲鄭國，影響了晉與鄭的關係。

④ 保城：同義詞連用。　保：後來寫作"堡"。指小城。　殄(tiǎn)滅：同義詞連用。毀滅。　費滑：卽滑國，春秋時候的一個小國，在今河南偃師市境。"費"本是滑之國都，這裏"費滑"連用，是國邑並舉，使文句整齊。秦師襲鄭，鄭已有備，秦乃滅滑而還師。

⑤ 兄弟：指與晉國同爲姬姓的鄭、滑二國。下句的"同盟"亦指鄭、滑。

⑥ 舊勳：從前的功勞。指秦穆公幫助重耳返國立爲晉君之事。

⑦ 殽之師：指公元前627年(魯僖公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晉軍乘秦師滅滑而還途經殽地時，截擊秦軍，俘獲孟明等"三帥"。

⑧ 還是希望秦穆公能赦免晉國的罪過。這是外交辭令。本意是說晉國願與秦國和解，故主動釋放了孟明等人。其實，釋放孟明等人，乃因文嬴之請，晉國的將領對此甚爲不滿。

⑨ 卽楚謀我：公元前635年，秦俘獲楚之申公鬬克，殽之戰後，秦釋放鬬克，企圖與楚聯合對付晉國。 卽：接近，親近。 謀我：合謀對付我。

⑩ 天誘其衷：當時的習慣用語。意爲上天發善心。 誘：開，發。 衷：指善心。 成王：指楚成王。 隕命：喪命。公元前626年，成王爲太子商臣所逼，自縊。

⑪ 逞志：快意。殽之戰後，秦晉連年交兵。公元前624年(魯文公三年)秦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這算是秦國對殽之役的報復。吕相所謂"不克逞志"，也是外交辭令。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①。康公，我之自出②，又欲闕翦我公室③，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摇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④。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⑤。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⑥。

注 釋

① 穆：指秦穆公。 襄：指晉襄公。 卽世：穆、襄都卒于公元前621年。 康：指秦康公。秦穆公之太子，名罃(公元前620—前609年在位)。 靈：指晉靈公。晉襄公之太子，名夷皋(公元前620—前607年在位)。

② 我之自出：卽自我出。秦康公是晉國的外甥，他的母親穆姬爲晉獻公之女。

③ 闕(quē)：義同"缺"。虧損，毀壞。 公室：指國君之政權及力量。

④ 蝥(máo)賊：兩種傷害禾苗的害蟲。蝥食禾根，賊食禾節。這裏用

"蝥賊"比喻晉公子雍。　令狐之役：晉襄公去世後，趙盾主張廢太子，立公子雍，於是派人赴秦迎公子雍，但太子夷皋之母穆嬴堅決反對，趙盾害怕穆嬴，於是改變主意，當秦師送公子雍到達晉之邊邑令狐時，晉國秘密發兵，擊敗秦師。可見，令狐之役，責任全在晉國。令狐：在今山西臨猗縣西。

⑤ 康，指秦康公。　悛(quān)，悔改。　河曲：在今山西永濟市。黄河至山西永濟市南折而東流，故名河曲。　涑(sù)川：在今山西永濟市東北。　俘我王官：俘虜我王官的人民。　王官：地近涑水，當在今山西聞喜縣西。　翦：奪取。　羈馬：在今山西永濟市南。《左傳·文公十二年》載："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河曲之戰：發生在公元前615年。這次戰争是秦康公爲復令狐之仇而主動發起的。據《左傳·文公十二年》載，河曲之戰秦晉雙方不分勝負。《史記·秦本紀》却説："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

⑥ 東道之不通：意思是秦晉不再友好往來。晉在秦之東，故言"東道"。

及君之嗣也①，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②："庶撫我乎？"③君亦不惠稱盟④，利吾有狄難⑤，入我河縣，焚我箕郜⑥，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⑦，我是以有輔氏之聚⑧。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⑨，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⑩："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⑪。"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⑫。君又不祥⑬，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⑭。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⑮。君有二心於狄⑯，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⑱，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⑲，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⑳。'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壹㉑。"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㉒。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㉓。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㉔,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㉕,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㉖?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㉗。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㉘。

注 釋

① 及:介詞,等到……的時候。 君:指秦桓公(公元前603—前577年在位)。 嗣:繼位。

② 景公:指晉景公(公元前599—前581年在位)。 引領:伸長脖子。形容盼望心切。

③ 庶:庶幾,或許。 撫:撫恤,安撫。

④ 惠:表敬副詞。表示對方的行爲是對自己的恩惠。 稱盟:舉行盟會。

⑤ 狄難:公元前594年晉滅赤狄潞氏。所謂"狄難"即指此。

⑥ 河縣:疑是"河曲"之變文(依劉文淇説)。 箕:今山西蒲縣箕城。郜:在今山西祁縣西。

⑦ 芟(shān)夷:刈割。 農功:指農作物。 虔劉:二字同義。屠殺。 邊垂:邊陲,邊境。

⑧ 輔氏之聚:即輔氏之戰。公元前594年,秦桓公伐晉,駐紮在輔氏,被晉將魏顆打敗。 輔氏:晉地。在今陝西大荔縣東。 聚:聚集。戰争要聚衆聚糧,故"聚"引申爲戰争。

⑨ 悔禍之延:對戰禍蔓延感到後悔。 徼(yāo):求。 獻、穆:指晉獻公、秦穆公。

⑩ 伯車:秦桓公之子,名鍼,又稱后子。

⑪ 同好:共同友好。 惡(è):惡行。在這裏指往日的仇恨、不友好的行爲。 脩:通"修",修治。 前勳:從前的功績、好處。這是友好關係的表現。

⑫ 就:成就,成立。 景公即世:晉景公卒于公元前581年。 寡君:稱本國之君。這裏指晉厲公。厲公乃景公子,名州蒲(公元前580—

前573年在位)。　令狐之會：指公元580年秦晉令狐之盟。參閱"說明"。

⑬ 不祥：不善，不懷好意。

⑭ 白狄：狄之別種。其地在今陝西延安市安塞、延川、延長、宜川、黃龍、清澗等縣。　州：指雍州。　仇讎：這裏指敵國。　而我昏姻也：阮刻本作"而我之昏姻也"。關於白狄和晉的姻親關係，于史無據。杜預認爲："季隗齊姞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此說亦不足信。

⑮ 受命于吏：接受來使的辭命。　吏：指秦之使者。

⑯ 二心：異心。秦君一面約晉攻狄，一面又與狄暗通，故云"二心"。

⑰ 應：口頭上答應，應付。　憎：內心憎惡。　是用：是以，因此。　告我：告知我〔秦君挑撥狄晉關係〕。

⑱ 二三：用作動詞。反復改變的意思。　德：德行，行爲。

⑲ 昭告：明告。　昊(hào)：廣大無邊的樣子。　上帝：天帝。　秦三公：指秦穆公、康公、共公。　楚三王：指楚成王、穆王、莊王。

⑳ 出入：往來。　唯利是視："利"作"視"的賓語，前置。"是"複指賓語"利"。

㉑ 不穀：楚王的謙稱。　成德：全德，專一的德行。　宣：宣佈，公開。　壹：專一。

㉒ 備：副詞。全都。　斯：連詞，就。　暱：親近。

㉓ 帥：率領。賓語"諸侯"承上省。　以：連詞。連接行爲方式與目的。　聽命：聽從秦國吩咐。這是外交辭令，實際上是要借助諸侯的力量威逼秦國。　唯好是求：句式與"唯利是視"同。　好：友好。

㉔ 顧：顧念，考慮。　矜(jīn)：憐憫，同情。

㉕ 賜之盟：意思是願意跟我們結盟。這是動詞帶雙賓語結構。　之：指代晉國和諸侯。

㉖ 其：句首語氣詞。表示委婉語氣。　承寧諸侯：與上文"綏靜諸侯"義同。　承寧：止息，安靜。　豈敢徼亂：怎麼敢冀望發生戰亂？

㉗ 不施大惠：指不願意與晉方締結盟約。　不佞：不才。　以諸侯退：率領諸侯退却。

㉘ 敢：表敬副詞。冒昧地。　執事：對於對方的尊稱。意爲不敢直稱對方之名，而通過左右管事人以達於對方。這裏的"執事"實指秦桓公。　實：副詞。認真地。　利之：對秦有利。　這兩句的大意是：

我冒昧地向您把情況全部說出來，使您能認真地考慮一下秦國的利益。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 傳》

【說明】子產(？—前522年)是春秋時期有名的政治家，名僑，字子產，一字子美。鄭穆公的孫，所以又稱公孫僑。他繼子皮相鄭簡公、鄭定公，執政二十餘年，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使弱小的鄭國在晉、楚兩强的壓迫下，得以安定，并受到各國的尊重。本文是記載子產執政之初，勸説子皮不要派尹何任采邑大夫的事。通過對話，表現了子產深謀遠慮、爲政有方、又有推心置腹、長於辭令的政治才幹，也表現了子皮虚懷若谷、從善如流的品德。

本篇選自《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題目是後加的。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①。子產曰："少②。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③。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⑤。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⑥。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⑦？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⑧，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⑨。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⑩。其爲美錦，不亦多乎⑪？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⑫。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⑬。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⑭？"

注　釋

① 子皮：名罕虎，鄭國上卿。子產之前，鄭國由他執政。　尹何：子皮的年輕家臣。　爲邑：指擔任子皮采邑(領地)的邑大夫。

② 少：年輕。

③ 愿(yuàn)：忠厚。　不吾叛：不會背叛我。"吾"作"叛"的前置賓語。

④ 夫(fú)：指示代詞，指尹何，可譯作"他"。前一"夫"字作兼語，後一"夫"字作主語。

⑤ 之：前一"之"字是連詞，用在主謂結構中，使它變成名詞性的偏正結構，作全句的主語。第二個"之"字是代詞，指被愛的人。全句意思是：一個人喜愛別人，總是希望對被喜愛的人有利。

⑥ 吾子：對交談者親切的尊稱。這裏尊稱子皮。　以政：指把治理采邑的政事交給尹何。　猶：動詞，如同，好像。　未能操刀：不會拿刀子。　使割：等於說"使之割"，即讓不會拿刀的人去割東西。　其傷實多：那受傷的情況必定很多。

⑦ 其：副詞，表委婉的反問語氣。

⑧ 棟：正梁。　榱(cuī)：椽子。　僑：子產謙稱自己的名。　厭(yà)：通"壓"。

⑨ 您有美錦，不讓別人學着做衣服。　人：別人，指没有做過衣服的人。

⑩ 庇(bì)：庇蔭，這裏是"寄托"的意思。　學者：學習的人。　製：用縫衣服比喻治理政事。

⑪ 其：指大官大邑。　兩句意思是：大官大邑同美錦相比，不是更貴重得多嗎？

⑫ 學而後入政：學了然後才從政。　以政學：把治理政事〔來讓人〕學習。

⑬ 射御貫：射箭駕車熟練。　御：駕車。　貫：通"慣"，習慣，熟練。　禽：鳥獸。

⑭ 敗績：指車輛崩壞。　厭(yà)覆：指車輛顛覆。　是：代詞，複指前置賓語"敗績厭覆"。　何暇思獲：哪有時間想到獵獲〔鳥獸〕。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1]。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

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②。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③。微子之言，吾不知也④。他日，我曰⑤：'子爲鄭國，我爲吾家⑥，以庇焉，其可也⑦。'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⑧。"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⑨。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⑩。"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⑪。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注　釋

① 虎：子皮謙稱自己的名。　不敏：見《秦之戰》注(142頁)。
② 務：致力，從事。
③ 遠而慢之：疏遠而輕視它。　之：指大官大邑。
④ 微：副詞，非，如果不是。
⑤ 他日：別的時候，這裏指從前。
⑥ 爲：治理的意思。　家：周代稱大夫的封地。
⑦ 其：副詞，表擬測語氣，相當於現在的"大概"。
⑧ 聽子而行：聽從您的意見行事。
⑨ 其面：人的面貌。　其：特指代詞，指前文提到的人。
⑩ 抑：表轉折的連詞，不過。　以：介詞，省略賓語"之"。
⑪ 委政焉：把政事委托給子產。　焉：代詞兼語氣詞，指代子產，並表提示語氣。

晏嬰論季世　《左　傳》

【說明】公元前539年，齊景公派晏嬰到晉國去聯親。在宴會上，晏嬰同晉大夫叔向彼此交談了本國的政治情況。晏嬰表述了齊國公室對百姓的殘酷剥削、壓迫和陳氏爭取民心、進行奪權鬬爭

的事實，并預言陳氏必然要取代齊國的統治，這說明晏嬰具有一定的政治遠見。叔向也介紹了晉國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變化，哀嘆晉國貴族的末日即將到來，表達了他自己對這一切的深切憂慮。這一段對話，對我們了解春秋末期的社會情況有一定的價值。

本篇選自《左傳·昭公三年》，題目是後加的。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①。……

既成昏，晏子受禮②，叔向從之宴，相與語③。叔向曰："齊其何如④？"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⑤。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⑥。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⑦。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⑨。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⑩。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⑪。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⑫，國之諸市，屨賤踊貴⑬。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⑭，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⑮，欲無獲民，將焉辟之⑯？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⑰。"

注　釋

① 齊侯：指齊景公（公元前548—前490年在位），姜姓，名杵臼。　晏嬰：字平仲，齊國夷維（今山東高密縣）人，齊國大夫。　繼室：齊女少姜嫁給晉平公作妾，少姜死後，齊國還想和晉國保持婚姻關係，於是派晏嬰去說親，請以他女繼少姜。

② 成昏：指雙方肯定了婚姻關係。　昏：這一意義後來寫作"婚"。　受禮：受賓享之禮，即接受晉國的招待。

③ 叔向：羊舌氏，名肸（xī），叔向是他的字，晉國大夫。　從之宴：跟晏

嬰一塊參加宴會。 相與：互相一起。

④ 齊國將怎麼樣呢？ 其：句中語氣詞，表推測。

⑤ 季世：末世。 弗：不。 齊其爲陳氏矣：齊國恐怕要變爲陳氏的天下了。 陳氏：即田氏。陳與田古音相通。田氏的祖先陳完因陳國内亂，逃到齊國，在齊國任職。

⑥ 豆、區(ōu)、釜、鍾：齊國四種量器。

⑦ 各自其四：各種量器本身的四倍。這裏的"各"指"豆"和"區"。即一豆的四倍爲區，一區的四倍爲釜。 自：自己，本身。 其：代詞，它的。 四：四倍。 以登於釜：以達到釜。 登：升。 釜十則鍾：十釜就成爲一鍾。

⑧ 陳氏的三種量器(指豆、區、釜)都在齊舊量的基礎上加一，於是鍾也就相應地增大了(陳氏的一鍾是八斛，齊舊量是六斛四斗)。 皆登一：都在原量上增加一，即五升爲豆，以後，區、釜自然都比舊量增加一份。

⑨ 用私家量器借出(糧食)，但用齊公室的量器收回。兩句是説陳氏用大斗借出，用小斗收回。這是收買民心的辦法。

⑩ 把山上的木材運到市上去賣，并不比山裏的貴；魚鹽蜃蛤(shèngé)運到城裏去賣，也不比海上貴。 如：到……去。 蜃蛤：蛤蜊。

⑪ 老百姓把他們自己的勞動所得分成三份，兩份要交給公室，而自己的衣食只能占一份。 參：三分。用作動詞，分成三份。 其力：指老百姓的勞動所得。

⑫ 公室搜刮來的財物都腐朽和被蟲子蛀了，可是連三老這樣的小官都還在挨餓受凍。 聚：指聚斂的財物。 三老：下層的小官。 餒(něi)：饑餓。

⑬ 都城的各個市場上，鞋的價錢便宜，假脚價格高。 履(jù)：鞋。 踊：假脚。 春秋末期齊國貴族爲了維護腐朽的統治，用酷刑鎮壓人民的反抗，使很多人遭受刖刑(砍掉左脚)，所以市場上形成了"履賤踊貴"的異常現象。

⑭ 痛疾：痛苦。 或：代詞，有人，指陳氏。 燠休(yùxǔ)：同"噢咻"，聯綿詞，撫慰病痛的聲音。這裏是慰問關切的意思。 之：指老百姓。

⑮ 其：代詞，他們的，指老百姓。兩"之"字，均指代陳氏。

⑯ 想要〔陳氏〕不獲得民衆，將怎麼免得了呢？ 焉：疑問代詞，哪裏，怎

麼。　辟：避。　之：指陳氏獲民的情況。

⑰ 陳氏的祖先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恐怕正要輔助陳氏（奪取齊國的天下），他們已經在齊國了。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傳說四人都是舜的後代，陳氏的祖先。　其：語氣詞，表推測。　相：輔助。　胡公：名滿，田氏的祖先，周武王時始封於陳。　大姬：周武王的女兒，胡公的妻子。這裏的"胡公大姬"是借指齊國的田氏。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①。戎馬不駕，卿無軍行②；公乘無人，卒列無長③。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④。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⑦。政在家門，民無所依⑧。君日不悛，以樂慆憂⑨，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⑩？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⑪。'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⑫？"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⑬。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⑭。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⑮。肸又無子，公室無度⑯，幸而得死，豈其獲祀⑰。"

注　釋

① 然：是這樣的。　雖：連詞，即使。　公室：諸侯的一家及其財產。

② 國君所乘戎車的馬不駕車，國卿不掌握軍隊。　戎：戎車，國君所乘的車。　卿：春秋戰國時諸侯國統軍執政的官，在公之下，大夫之上。晉國有六卿，担任軍帥，其中的中軍帥是主將，也是"正卿"。　軍行(háng)：指軍隊。

③ 國君的戎車左右沒有好的人才，軍隊沒有好領導。　卒：古代軍隊編制，百人爲一卒。

④ 老百姓非常疲乏困苦，而國君所住的宮廷非常奢侈。　罷(pí)敝：指人力物力受到嚴重消耗而不充足。　罷：通"疲"。　宮室：宮廷建

築。晉國當時建的離宮就達幾里路長(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晉國有"銅鞮之宮數里")。 滋：愈加。

⑤ 道路上餓死的人到處都能看到，而嬖寵女家非常富裕優厚。 殣(jìn)：餓死在路上的人。 女富：指國君妻妾的娘家都很豪富。 溢：富裕。 尤：優異，優厚。

⑥ 寇：盜。 讎：仇敵。

⑦ 欒：欒叔的後代。 郤(xì)：郤芮(ruì)的後代。 胥：胥臣的後代。 原：原軫的後代。 狐：狐突的後代。 續：續鞫(jū)居的後代。 慶：慶鄭的後代。 伯：伯宗的後代。 皂隸：在官府担任差役的人。 皂：本是養馬的官。欒叔等八家都是晉國的舊貴族。

⑧ 政權落在各個大夫手裏，老百姓無所依從。 家：大夫的封邑叫做"家"。 無所依：是說大夫專權，國君再也控制不住老百姓了。

⑨ 國君一天天越來越不改過，用娛樂掩蓋憂慮。 日：一天天，表示情況愈益發展。 悛(quān)：改過，悔改。 慆(tāo)：掩蓋。

⑩ 晉國公室的没落，還能有多少日子呢？ 卑：衰微，没落。 何日之有：賓語前置的句式。 之：複指賓語"何日"。

⑪ 讒鼎：鼎名。 銘：銘文。"昧旦"兩句的意思是，天還没有亮的時候，就務求修明德政，而子孫仍有懶惰的。 昧旦：天將亮還未亮的時候。 丕顯：偉大光明。這裏是使德政顯明的意思。

⑫ 你將怎麼辦呢？ 子：指叔向。

⑬ 公族：與國君同一族姓的人。 盡：指全已衰亡。

⑭ 我聽說，公室將近衰亡的時候，它宗族的枝葉先落了下來，那麼公室也就跟着衰亡了。 宗族：同一父系的家族。

⑮ 羊舌這一宗有十一個族，只有羊舌氏這一族還存在。

⑯ 無子：没有好兒子。指没有能够繼承統治的後代。 無度：無法度。

⑰ 即使有幸能獲得個好死，難道還能得到後代子孫的祭祀嗎！ 幸：幸運。 而：連詞，連接狀語和謂語。

句踐滅吳 《國語》

【《國語》介紹】《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書中分別記

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吴、越等八國的史實。上起周穆王征犬戎，下至三晉滅智伯，歷時五百餘年(約公元前 976—前 453 年)。

漢代的學者稱《左傳》爲《春秋内傳》，《國語》爲《春秋外傳》。其實，《國語》和《春秋》并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聯係。將《國語》"繫之《春秋》，殊爲不類。"(《四庫全書總目》語)《國語》和《左傳》的關係也難以定論。二書體裁顯然有别。《左傳》是編年體的記事文，《國語》則以記言爲主。《國語》所載八國史料，詳略頗爲懸殊。全書二十一卷，《晉語》有九卷之多，幾近全書之半。《國語》文辭深厚渾樸，記事遠不如《左傳》生動有趣，但作爲史料而言，與《左傳》具有同等價值。

關於《國語》的作者。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説："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左丘爲何人，説法不一。至於《國語》一書究竟是否左氏所作，那就更成問題了。

現存的《國語》注本，以三國時吴國韋昭的注本爲最早，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這個注本的校點本。清人董增齡的《國語正義》收集了漢唐以來《國語》的各種注釋。以上兩種注本，均可參閱。

【説明】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勢不兩立。句踐三年，吴大敗越。越王句踐委曲求和，卑事夫差，忍辱負重，準備復仇。句踐還深刻反省自己的過錯，禮賢下士，團結國内各種力量，並採取一系列政策，鼓勵人口增殖。明耻教戰，上下一心。經過二十年的準備，終於在句踐二十四年(公元前 473 年)滅掉吴國。

吴王夫差由於親小人，遠賢臣，驕傲輕敵，剛愎自用，並且在戰略決策上根本失誤，終於導致國破身亡。

本文記叙了吴越興亡的歷史，富有深刻的教訓意義。全文選自《國語·越語上》，題目是後加的。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①，乃號令於三軍曰②："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③"大夫種進對曰④："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⑤。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⑥。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⑦。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⑧？"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⑨？"執其手而與之謀。

注 釋

① 越王句(gōu)踐：公元前 496 年即位，卒於公元前 464 年。句踐即位二年，吳王夫差爲報父仇，興兵大敗越兵。句踐率餘部五千退守會稽。 句踐：亦作"勾踐"，"鳩淺"(見 1965 年出土的越王句踐所用青銅劍銘文)。 棲：駐兵山上。 會(guì)稽：山名。在今浙江中部紹興、嵊州、諸暨、東陽間。主峰在嵊州西北。

② 三軍：在春秋時代，"三軍"有多種含義，這裏泛指軍隊。

③ 昆弟：兄弟。 國子姓：國子之與國君同姓的人，即與國君同姓的貴族子弟。 知：主管。

④ 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楚國人，曾任楚國宛(今河南南陽市)令，後任越國大夫。句踐滅吳後，文種被迫自殺。

⑤ 賈(gǔ)人：商人。 資：囤積。 皮：指皮貨。 絺(chī)：夏天穿的葛細布。 旱：指旱災。 水：指水災。 乏：短缺，缺乏。

⑥ 四方之憂：指來自敵國的外患。 爪牙之士：勇猛的將士。 養：蓄養，培養。 擇：選拔。

⑦ 蓑(suō)笠：蓑衣和斗笠，用以遮雨，笠亦用於遮陽。 時雨：應時的雨，適宜於時令的雨。

⑧ 無乃：副詞性固定結構，相當於"恐怕"、"豈不"。多用在反問句中，與"乎"字相配合，表推測語氣。 後：遲，晚。

⑨ 苟：連詞。假如。　子大夫：指文種。在"大夫"之前冠以"子"字，表敬稱。　何後之有：賓語前置句式的一種。代詞"之"複指動詞"有"前面的賓語"何後"。

遂使之行成於吴①。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②，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③：'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⑤，請句踐女女於王⑥，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⑦，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⑧。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⑨，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⑩。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⑪：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⑫"

注　釋

① 之：指大夫文種。　行成：實行媾和。這裏是求和的意思。　成：媾和。

② 乏：缺乏。意爲缺乏合適的人才。　無所使：没有可派遣的人。　下臣：文種在吴王面前對自己的謙稱。

③ 徹聲：表達意見，即傳達越王句踐的意見。　天王：指吴王夫差。　私：用作動詞。私下交談。　下執事：指吴王左右的下屬。這是春秋時代常用的表敬之辭，并非實指。　兩句大意是不敢直接向吴王表達意見，只能向吴王的下屬私下説。

④ 帥徒：軍隊。　不足以辱君：意思是不值得夫差親自來討伐了。　辱：玷辱。

⑤ 賂君之辱：酬謝您吴王的辱臨。　賂：贈送財物。這裏是用贈送財物（包括女子）表示酬謝。

⑥ 請：表敬副詞。請允許。　女(nǜ)於王：給吴王作婢女。　女：活用爲動詞。下文"女於大夫"、"女於士"之"女"與此同。

⑦ 畢從：全部隨同〔奉獻給吳國〕。

⑧ 左右：活用爲動詞。意爲任憑調遣。

⑨ 係妻孥：把妻子兒女綑縛起來。表示生死同命，不做吳國的俘虜。係：繫，綑縛。 孥(nú)：兒女。

⑩ 帶甲：披甲的將士。 致死：效命，拼命。 乃必有偶：於是一定有加倍的勇氣。意思是五千人拼死作戰，一個人就會有相當於兩個人的戰鬬力。所以下文說"帶甲萬人"。

⑪ 是：複指前文若不許和、越軍將拼死一戰的情況。用作主語。 事君：侍奉吳王。這是外交辭令，實際上是說要與吳王決一死戰。即：就要。 傷君王之所愛：傷害吳王您所喜愛的東西。 所愛：指金玉、女子等。

⑫ 與其……，寧其……：聯合複句的關係詞語，表示在衡量兩項事物得失時加以選擇。"與其"的內容是說話人認爲應該捨棄的；"寧其"即寧可、寧肯，表示應該選取的意思。 是人：這些人。即上文所言"帶甲五千人"。 其孰利乎：哪種做法有利呢？ 其：副詞，表擬測性的反問語氣。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①。子胥諫曰②："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③，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⑤，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⑥。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⑦，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⑧。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⑨。

注　釋

① 與之成：跟越人媾和。

② 子胥：伍子胥，名員(yún)。楚人。其父兄被楚平王殺害，亡命至吳，爲吳王重要謀臣。吳封之於申，又名申胥。

③ 三江：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之：指吳越兩國。　無所移：沒有可遷移的地方。這兩句的意思是：三江環繞吳越兩國，兩國的人民不能向外遷移。

④ 不可改於是：對於這種局面是不能改變的。　是：指代上文"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這種情況。

⑤ 上黨之國：指中原地區的國家。　上：高。　黨：所、處。

⑥ 不能居其地：因吳國與中原地區的人習俗不同，水土不服，故即使佔有其地也不能居處。　不能乘其車：吳人習于水戰，不長於車戰，故云。

⑦ 納：致送。　太宰嚭(pǐ)：太宰爲官名，姓伯名嚭，本楚人，逃奔吳。《左傳·定公四年》："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

⑧ 服之：使之降服。

⑨ 去之：離開越國。

句踐說於國人曰①："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②，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③。"於是葬死者，問傷者④，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⑤，送往者，迎來者⑥，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⑦，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⑧。

注　釋

① 說：解說。

② 大國：指吳國。　執讎：結仇。　中原：原中，原野之中。

③ 吏：吏改，指改正錯誤。

④ 問：慰問。

⑤ 弔：弔唁。　有憂：指有喪事的人。　有喜：指有喜慶的人。

⑥ 兩句是說對於別國來往越國的人以禮迎送。

⑦ 卑：謙卑地。用作狀語。

⑧ 宦士：用士作宦豎。　宦：宮中服役的小臣。在這裏是名詞用作使動。使……作宦豎。　前馬：即先馬，馬前卒。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①。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②："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③。"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④。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⑤。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⑥。生三人，公與之母⑦；生二人，公與之餼⑧。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⑨；支子死，三月釋其政⑩。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⑪。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⑫。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⑬。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⑭。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⑮，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⑯，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⑰，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⑱。

注　釋

① 句(gōu)無：山名。在今浙江諸暨縣南。　禦兒(ní)：在今浙江桐鄉

市西南。　鄞(yín)：在今浙江寧波市鄞縣。　姑蔑：在今浙江衢州市北。　廣運：指土地面積。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② 致：招致，召集。　誓之：對他們發誓。

③ 帥：率領。　二三子：春秋時代表複數的習慣用語，大體上相當於"你們"，具體所指隨上下文而定。這裏指前文的"父兄昆弟"。　蕃：繁殖，特指蕃殖人口。由於戰亂死人甚多，越國人力不足，句踐採取許多措施，鼓勵人口蕃殖。

④ 取：指娶妻。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娶"。

⑤ 將免者：將要分娩的人。　免：通"㝡"，字亦作"娩"。《説文》："㝡：生子免身也。"　公：官府。　守：守護，看護。

⑥ 丈夫：在這裏特指男孩。　豚(tún)：小猪。官府給酒、給犬、給豚，都是爲了鼓勵生育。

⑦ 生二人：一胎生二個孩子。　母：指乳母。

⑧ 饟(xiǎng)：糧食。

⑨ 當室者：指嫡子。　釋：免除。　政：通"征"。指賦税徭役。

⑩ 支子：指庶子。

⑪ 如其子：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

⑫ 疾疹(chèn)：有疾病的人。　疹：通"疢"，病。　納宦其子："納""宦"兩個動詞共帶一個賓語"其子"。"納其子"是官府收納養活他們的兒子，"宦其子"是讓他們的兒子到官府學習。　宦：《説文》："宦：仕也。"朱駿聲注："猶今試用學習之官也。"

⑬ 達士：知名之士。　絜其居：使其居處潔净。　絜：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潔"。在句中用作使動。下文"美"、"飽"也用作使動。摩厲之於義：在義理方面砥礪他們。　摩厲：即磨礪。

⑭ 必廟禮之：一定在廟堂上款待他們。　廟：名詞作狀語。在廟堂上。禮：動詞，禮遇，以禮相待。

⑮ 稻與脂：大米與肉類。

⑯ 孺子：年輕人。　遊者：未仕而遊學的人。　遊：本亦作"游"。《周禮·地官·師氏》："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疏》："言游者，以其未仕而在學。"　餔(bǔ)：〔給食物〕吃。　歠(chuò)：〔給水〕喝。

⑰ 兩句是説句踐本人和他的夫人都參加生産勞動，衣食自給自足。

⑱ 不收於國：不在國内征收賦税。　三年之食：古有耕三餘一的制度。《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①。"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②。"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内③，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④？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⑤："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⑥。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⑦，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⑧。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⑨。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⑩。"果行，國人皆勸⑪。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⑫？"是故敗吴於囿，又敗之於没，又郊敗之⑬。

注　釋

① 恥吾君：使我們國君蒙受恥辱。　恥：用作使動。　節：用作動詞。有節度。這句的意思是越國現在也建立了節度，〔恢復了常規〕。報：報復，報仇。

② 像我這樣的人，哪裏懂得恥辱呢？請暫時不要開仗。　與：介詞，後面省掉賓語"之"。　姑：姑且，暫且。　無庸：不用。

③ 四封：四境。

④ 而：連詞。兩"而"字均用於主從複句中從句主語和謂語之間，有表假設的作用，可譯爲"如果"。

⑤ 致其衆：召集將士。　衆：指將士，軍隊。

⑥ 志行：志向行爲。

⑦ 衣水犀之甲者：穿水犀皮鎧甲的將士。　億有三千：十萬三千。億：十萬。秦以前十萬爲億。　有：通"又"。

⑧ 匹夫之勇：個人的勇敢。　旅進旅退：與衆人共進共退。意謂統一行動聽指揮。《禮記·樂記》："今夫古樂，旅進旅退。"鄭玄注："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齊一也。"

⑨ 常賞：國家規定的賞賜。下文"常刑"，意爲國家規定的刑罰。

⑩ 進不用命：進攻時不聽從命令，而離隊獨進。　無耻：指不畏戮辱，不顧刑罰。

⑪ 果行：果真實行〔誓言〕。　勸：勉力。

⑫ 孰是君也：誰像這樣的國君呀。韋昭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　無死：不拼死〔戰鬬〕。

⑬ 囿(yòu)：地名。韋昭注："笠澤也。"在今吴淞江一帶。越敗吴于囿，在魯哀公十七年，越王句踐十九年(公元前478年)。　没：吴地。所在不詳。　郊敗之：在吴國的城郊打敗吴國。　郊：名詞作狀語。吴國都城在姑蘇，今江蘇蘇州市。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①，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②，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③。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④。"遂滅吴。

注　釋

① 達王甬、句(gōu)東：把吴王送到甬、句以東去。　達：遣送。　王：指吴王夫差。　甬：甬江。一説爲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區東之翁山。《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吴，請使吴王居甬東。"　句：句章。今

浙江慈溪市西南。

② 禮先壹飯：按禮節說從前有恩於越，〔應當得到回報〕。 禮：名詞作狀語。 先：動詞。從前有…… 壹飯：指壹飯之恩。意謂小小的恩惠。夫差曾經没有消滅越國，意味着有恩於越。今舊事重提，希望越國能同意媾和。

③ 不忘周室：吴與周王朝同姓，所以夫差希望越國看在周王朝的情分上，與己議和。 爲弊邑宸宇：意思是做吴國的保護人。 宸：屋簷。 宇：屋檐。宸宇對人們有庇覆作用，這裏借喻爲"保護人"。

④ 其次也：就進駐〔吴國〕吧。 其：語氣副詞，表擬測、委婉語氣。 次：舍，居住。

范雎説秦王[1] 《戰國策》

【《戰國策》介紹】戰國時期新興的封建制度剛剛確立，各諸侯國獨占一方，割據稱雄，幾個强大的諸侯國都想創建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於是，在兩百多年的時間内，各諸侯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鬭争。與此同時，各諸侯國内部也不斷進行着争權奪勢的鬭争。在這個形勢下，一批一批的游説之士應運而生，他們從不同諸侯國或不同政治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發表自己的主張和策略，《戰國策》主要就是一些游説之士的言行録。

《戰國策》是一部歷史文獻，爲我們研究戰國時代的社會鬭争提供了資料。同時，它也是一部著名的散文集。它的文章議論風發，語言生動，人物逼真，善於用寓言、故事來説明抽象的道理。由於它不是一人之作，一家之言，前後難免有矛盾之處，作爲歷史著作，有些資料不够真實，且往往誇大游説之士的作用。

大概從戰國末年開始，這些游説之士的言論就被編爲各種不

同名稱的册子，在社會上流傳着，到了西漢末年才由劉向編定爲《戰國策》。全書按國編排，分爲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共三十三篇，東漢高誘曾爲它作注，到宋代已有缺佚，今本是由北宋曾鞏補修而成的。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類似《戰國策》的帛書、定名爲《戰國縱橫家書》，不僅可以補今本《戰國策》之不足，在校勘上也有很大的價值。

【説明】秦昭襄王時宣太后及其弟魏冉等外戚集團把持朝政，昭王察覺到這種情況愈來愈威脅着他的統治，正想剷除這股勢力。這時范雎從魏國來到了秦國。秦昭王求教心切，在宫中單獨接見了范雎。

范雎老練謹慎，他對昭王的求教，開始不做回答；待昭王情急，才先以古人作比喻，表明自己冒死不辭、忠於昭王的堅決態度以及又恐計言不用的顧慮，最後才點出宣太后和魏冉的問題，並表示對昭王處境的關切。他終於得到昭王的信任和重用。

本文記述了范雎初見昭王時的辭令。層次分明，語言明快，對話體現了人物的性格特徵。

本篇選自《戰國策·秦策三》。

范雎至秦，王庭迎②，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③。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④。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⑤。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⑥。"范雎辭讓。

注　釋

① 范雎(jū)(？—公元前255年)：字叔，本楚國人。初事魏，因受誣陷笞辱，逃入秦國。遊説昭襄王，得到信任，拜爲相國。因食邑於應(今

河南寶豐縣西南),故稱應侯。 說(shuì):遊說。 秦王:秦昭襄王嬴稷(一本作"則"),公元前 306—前 251 年在位,秦武王的異母弟。先後任用魏冉、范雎等爲相,司馬錯、白起等爲將,推行東進的國策,不斷奪取重要的戰略地帶,發展國勢,爲後來秦統一全中國奠定了基礎。

② 庭:在宮庭,名詞用作狀語。

③ 寡人:君王自稱。 宜:副詞,應當,應該。 以身受令:指接受范雎的教導。

④ 今者:固定詞組,表示最近一段時間。 義渠之事:指義渠戎王與昭王的母親宣太后發生淫亂之事。《史記·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在今陝西甘泉縣),遂起兵伐殘(《漢書》作"滅")義渠。" 義渠:古西戎國名,在今岐山、涇水以北甘肅涇川、合水、環縣一帶。周赧王四十五年即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270 年)爲秦所滅。 日:時間詞做狀語,每日,天天。 請:謁見,拜見。

⑤ 今:副詞,略帶轉折,而現在。 已:完畢,結束。指義渠西戎國被滅。 乃:副詞,才。

⑥ 躬:自身,本人。 竊:副詞,表示自謙。 閔然:憂慮的樣子。不敏:古人自謙之詞。等於說"不才"。

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①。秦王屏左右②,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③?"范雎曰:"唯唯④。"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⑤:"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注 釋

① 見者:指看到秦王以賓主之禮會見范雎的人。 變色易容:改變常態。 色:臉色。 容:面容。

② 屏(bǐng):退避,這裏用作使動。 左右:指秦王身邊的人。

③ 幸:表敬副詞,表示對方的行爲是自己所希望和感到幸運的。

④ 唯唯：表示恭敬而順從的答應詞。“是是”、“好好”的意思。

⑤ 跽(jì)：長跪，雙膝着地，挺身直腰。

范雎謝曰①：“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吕尚之遇文王也②，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③。若是者，交疏也④。已，一説而立爲太師⑤，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⑥。故文王果收功於吕尚，卒擅天下⑦，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與深言⑧，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⑨。今臣，羈旅之臣也⑩，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⑪。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⑫。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

注　釋

① 謝：謝罪，道歉。

② 始時：當初，過去。　吕尚：本姓姜，名望，字子牙，謚號姜太公；封於吕，又稱吕尚。周文王立他爲太師。輔佐周武王伐紂，有功，被尊爲師尚父。周成王時封於齊，爲齊國始祖。　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商紂王時封爲西伯，又稱伯昌。曾被囚於羑(yǒu)里(今河南湯陰縣北)，釋放後蓄積力量，不斷拔除商的羽翼，爲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打下基礎。

③ 渭陽：渭水的北岸。

④ 像這樣的情況，是由於他們本來没有什麽交情。　交疏：交往少，没什麽交情。

⑤ 已：隨後。　太師：軍事統帥。

⑥ 載與俱歸：和他同乘一輛車回去。　其言深：指文王和吕尚交談很深。

⑦ 果：果然。　收功：取得成功。　卒：終於。　擅：獨占，占有。

⑧ 即使：假設連詞，如果。　疏吕望：疏遠吕望。

⑨ 文武：文王、武王。　無與成其王者：没有幫助他們成就王業(指完

成統一天下)的人。

⑩ 羈(jī)旅：長久旅居異鄉。

⑪ 可我所願意陳述的都是糾正君臣關係的大事，又是夾在人家骨肉親屬的中間。 匡：匡正，糾正。 骨肉之間：指昭王同宣太后、魏冉之間的關係。

⑫ 陋忠：粗淺的忠言。 王心：大王的心思。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①，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②；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③，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④，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⑤。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⑥？

注 釋

① 伏誅：伏法，被殺死。

② 信行：果真實行。 信：副詞，誠，果真。 患：禍患。 亡：逃亡在外。

③ 漆身：用漆塗身。古代一種刑法。 厲(lài)：通"癘(癩)"。這裏指人體因中漆毒而生惡瘡。 被(pī)：通"披"，披散。

④ 五帝：黄帝、顓頊(zhuānxū)、帝嚳(kù)、堯、舜。一説指伏羲(太皞)、神農(炎帝)、黄帝、堯、舜。 聖：聖明，品德和智慧最高。 三王：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 仁：仁愛。 五伯：即五霸。有不同説法，一般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和宋襄公。 賢：賢能。

⑤ 烏獲：秦武王的力士。 奔、育：孟奔(又作"賁")和夏育，都是衛國的勇士。

⑥ 少有補於秦：對秦國稍有補益。 患：憂患，憂慮。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①;夜行而晝伏,至於菠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伏,乞食於吳市②;卒興吳國,闔廬爲霸③。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④,終身不復見,是臣説之行也⑤,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⑥,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⑦,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

注　釋

① 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名員(yún),春秋時楚國人。其父伍奢因直諫被楚平王殺死,禍及全家,他潛逃到吳國。後輔佐吳王闔廬(hélú)伐楚復仇,受封於申(今河南南陽市北),故又稱申胥。吳王夫差時,爲人所誣陷,被賜劍自刎而死。　橐(tuó)載:用口袋裝着載在車上。　橐:一種口袋。這裏用作狀語,藏在口袋裏的意思。　昭關:在今安徽含山縣北。春秋時楚國通吳國的關隘。

② 伏:躲藏。　菠水:即陵水,也稱溧水,在今江蘇溧陽縣一帶。　餌其口:意思是用食物維持生活。　餌:糕餅,這裏用作使動,給……吃食。　蒲伏:雙聲聯綿詞,爬行。　吳市:吳國市鎮,約在今江蘇溧陽縣境内。

③ 興:復興。　闔廬:一作"闔閭",姓姬名光,春秋時吳國國君,公元前514—前496年在位,任用伍子胥攻破楚國,十年後被越王句踐打敗,受重傷而死。

④ 使:表假設連詞。　進謀:進獻計謀。　加之以幽囚:指將范雎自己幽禁起來。　之:這裏用來指自己。

⑤ 是:代詞,複指前文。　説:言論,主張。

⑥ 箕子:名胥餘,商紂王的叔父。官至太師,受封於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北)。商紂拒諫,他披髮佯狂爲奴,被紂囚禁。周武王滅商後把他釋放。　接輿:姓陸名通,春秋時楚國隱士。

⑦ 同行於箕子、接輿:跟箕子、接輿有同樣的行爲,指漆身披髮裝作狂人。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①,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②。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③;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④,終身閽惑,無與照姦⑤。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⑥,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⑦,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⑧。"

注 釋

① 恐:擔憂,擔心。 蹶(jué):跌倒。這裏"身蹶"指死亡。

② 杜口:堵塞嘴巴,卽閉口不言。 裹足:指停步不前。 莫:沒有誰。 卽:動詞,靠近,走向。

③ 太后:指宣太后,姓芈(mǐ)名八子,秦昭襄王的養母,曾同她的異父弟魏冉擁立秦昭襄王爲王。昭王封她爲宣太后,魏冉爲穰(ráng)侯。公元前266年被廢。 姦臣:不忠的臣子,指魏冉等。

④ 保傅:本指輔導太子和諸侯子弟的官員。這裏指左右近臣。

⑤ 閽惑:受蒙蔽迷惑。 無與照姦:沒有人協助察明姦邪的人。 與:介詞,省略賓語"之"。

⑥ 宗廟:天子諸侯祭祀祖先的宮室。國君宗廟的存廢,表示其統治的延續或滅亡。 身以孤危:自身因此而孤立危險。 以:介詞,省略賓語"之"。

⑦ 窮辱:窮困與恥辱。 死亡:死去和逃亡。

⑧ 治:治理得好,指强盛起來。 賢於生:比活着還要好。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①,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②。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③。"范雎再拜,秦

王亦再拜。

注　釋

① 慁(hùn)：擾亂，打擾。
② 受命：受教，接受教誨。　幸先王：使先王幸福。　其孤：先王的遺孤。昭王用以自指。
③ 悉：盡，全部。　無(wú)：通"毋"，不要。

觸龍説趙太后①　《戰國策》

【説明】戰國時期，由於世卿世禄制度的廢除，統治階級中的成員已經不能依靠單純的血緣關係來保持自己的禄位了。即使長安君這樣高貴的寵兒，如"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也無法"自託於趙"。這種情況的産生，是由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

這篇文章具體地反映了這一社會現實，並對觸龍和趙太后的情緒變化作了繪聲繪色的描述，語言簡潔，情節曲折生動，表現力强，是一篇富有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本篇選自《戰國策·趙策四》，題目是後加的。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②。趙氏求救於齊③。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④。"太后不肯，大臣强諫⑤。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⑥！"

注　釋

① 觸龍：趙國的左師(官名)。"龍"《戰國策》原作"聾"，是"龍言"二字連

寫之誤，今按新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及《史記·趙世家》改正。 說(shuì)：用話勸說別人，使對方聽從自己的意見、主張。 趙太后：即趙威后，趙惠文王的妻子，趙孝成王的母親。

② 用事：指當權。公元前266年趙惠文王死，孝成王年幼，趙太后管理國政。 秦急攻之：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秦國加緊進攻趙國，攻佔了三座城市，趙國形勢危急。

③ 趙氏：即趙國。趙的祖先造父於周繆王時封於趙城，因此以趙爲氏。周幽王時，叔帶始建趙氏於晉國，事晉文侯。趙烈侯六年(公元前403年)，趙國正式立爲諸侯。

④ 長安君：趙太后幼子的封號。 質：抵押品，人質。 乃：副詞，才。

⑤ 强(qiǎng)：極力，竭力。

⑥ 明謂：明白地告訴。 左右：指太后身邊的人。 唾(tuò)其面：朝他臉上吐唾沫。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①。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②："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③，不得見久矣，竊自恕④，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⑤。"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⑥。"曰："日食飲得無衰乎⑦？"曰："恃鬻耳⑧。"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⑨。"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⑩。

注 釋

① 願：希望，要。 盛氣：怒氣衝衝。 揖：拱手禮。《史記·趙世家》中"揖"作"胥"。"胥"通"須"，等待的意思。

② 徐趨：古代臣見君時，按禮節規定應當快步往前走，但觸龍病足，不能快走，只能徐趨。 徐：慢。 趨：快步走。 謝：道歉，告罪。

③ 病足：脚有了毛病。 曾(zēng)：副詞，起加强語氣的作用。 疾走：快跑。

④ 竊：謙詞，私自。　自恕：自己原諒自己。

⑤ 玉體：敬詞，即"貴體"的意思。　有所郤(xì)：有缺陷，這裏指身體有毛病。這是一種比較委婉的説法。　郤：本是"郤"的異體字，是"空隙"的意思，引申爲有毛病。　望見：這是一種謙恭的説法，表示不敢走近對方面前，只敢遠遠地望望。

⑥ 恃(shì)：依靠。　輦(niǎn)：古時用人拉着走的車子，後來多指國君乘的車。

⑦ 日：每天。　得無：常與"乎"字相呼應，表示"該不會……吧"。　衰：減少。

⑧ 鬻：同"粥"。　耳：語氣詞，罷了。

⑨ 今者：近來，這一向。　殊：很。　强(qiǎng)步：勉强散散步。　少益：兩個副詞連用，稍微漸漸地。　耆：通"嗜"，喜愛。　和：安適，舒服的意思。

⑩ 色：臉色。　解：和緩的意思。太后先是板起面孔，現在臉色稍微和緩一些了，所以叫"解"。

左師公曰①："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②，而臣衰，竊愛憐之③，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宫。没死以聞④！"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⑤？"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⑥。"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⑦？"對曰："甚於婦人⑧。"太后笑曰："婦人異甚⑨！"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⑩。"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⑪。"

注　釋

① 左師公：即左師觸龍。加"公"，表示尊敬。

② 賤息：對别人謙稱自己的兒子。　舒祺：觸龍的幼子。　不肖(xiào)：原意是不像父親，後來泛指兒子不成材，或用於自我謙稱(多用於父母死後)。

③ 憐：疼愛。

④ 補黑衣之數：補充侍衛的數目。意思是在王宮當一名侍衛。 黑衣：當時王宮的衛士穿黑色衣服，故稱衛士爲"黑衣"。 没(mò)死：即冒死。冒昧而犯死罪的意思。"没"，《史記·趙世家》作"昧"。 聞：使動用法，使聞，即稟告的意思。

⑤ 敬：表示客氣。 諾：應對詞，表示答應，同意。 幾何：多少。這裏是問年齡有多大了。

⑥ 及：趕上，達到。 填溝壑(hè)：這是對自己死亡的謙虛說法，意思是死後無人埋葬，屍體被扔在山溝裏。 託：託付。 之：指舒祺。

⑦ 丈夫：古代對男子的通稱。

⑧ 比婦人(愛得)厲害。

⑨ 異：特異，特别。

⑩ 以爲：認爲。 媪(ǎo)：對老年婦女的稱呼。 之：連詞。 燕后：燕國的王后，這裏指趙威后的嫁給燕王爲妻子的女兒。 賢：超過。

⑪ 過：錯。 不若：不如，不像。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②。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③，祝曰：'必勿使反④。'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⑤！"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⑥？"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⑦？"曰："老婦不聞也⑧。""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⑨，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⑩。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⑪，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⑫？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⑬，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

使之⑭。"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⑮。

注　釋

① 替他考慮得很長遠。　爲(wèi)：介詞，替。　計：計算，考慮。

② 持其踵(zhǒng)：握着她的脚後跟。這是寫送別燕后的情景，燕后已上車，趙太后在車下，還要摸着她的脚後跟，意思是非常捨不得她離去。　爲之泣：爲她(遠嫁)而掉眼淚。　念悲其遠：惦念感傷她要嫁到遠方去。　哀之：哀憐她。

③ 祝之：爲她禱告。

④ 一定別讓她回來。古代諸侯的女兒出嫁到別國，除非被廢黜或亡國是不能回到母家的，所以趙太后怕女兒回來。　反：後來寫作"返"。

⑤ 豈：反詰副詞，表示反問，難道。　子孫相繼爲王：子子孫孫世代相承做國王。

⑥ 世：代。父子相繼爲一代。　趙之爲趙：趙國成爲趙國，即趙氏立國的時候(趙烈侯時)。　侯：用作動詞，封侯。　繼：用作名詞，繼承者，指繼承侯位的人。

⑦ 微獨：不只是。　諸侯：指其他諸侯國。"諸侯"二字之下承上文省去"之子孫侯者，其繼"等字。全句的大意是，不只是趙國没有，就是其他諸侯國〔也上推三代，甚至推算到這些諸侯國立國的時候，他們的子孫封侯的，他們的後代〕現在還有在的嗎？

⑧ 不聞：没有聽説。

⑨ 此：指示代詞。指代前面所論之事。"此"字之前省略一個"曰"字，這是古文中常見的一種表達方式。　其：代詞，指趙主和諸侯之子孫侯者。　近者：距離禍患近一點的。　遠者：距離禍患遠一點的。

⑩ 奉：俸禄。這一意義的"奉"，後來寫作"俸"。　勞：功勞。　挾(xié)：挾持，擁有。　重器：象徵國家權力的貴重器皿，如鐘鼎之類。

⑪ 尊：用作使動。　肴腴(yú)：肥沃。

⑫ 山陵崩：古代把國君的死比喻爲"山陵崩"，這是委婉語。這裏指趙太后去世。　自託於趙：在趙國託身。就是在趙國站住脚的意思。

⑬ 以：認爲。　短：短淺。

⑭ 恣(zì)：任憑。　所使之：指支使他的方式。　所：指示代詞，指代

"使之"的方式。 之：指長安君。全句的意思是，隨便你怎麼支使他。

⑮ 約車：套車，準備車。 乘(shèng)：四馬一車爲一乘。 質：動詞，抵押。

燕昭王求士 《戰國策》

【説明】在諸侯競相争雄的戰國時代，人才問題是關係着國家命運的大事。燕國的盛衰就很能説明這一點。燕昭王即位時，内外交困，國勢衰弱。他聽取了郭隗的決策，廣泛招賢納士，於是"士争湊燕"，樂毅、鄒衍、劇辛等人都來到燕國。從此，燕國由弱變强。樂毅率領五國聯軍，一舉破齊七十餘城。昭王去世後，樂毅被迫降趙，七十餘城得而復失。

郭隗雖説不像樂毅那樣，是克敵制勝、横掃千軍的上將之材，但見解之精闢，行爲之脱俗，亦不可多得。

本文選自《戰國策·燕策一》，題目爲後來所加。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①，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②。故往見郭隗先生曰③："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④。然得賢士與共國⑤，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⑥？"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⑦，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⑧。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⑨。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⑩。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⑪。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

至⑫。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⑬。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⑭。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⑮。”

注　釋

① 燕昭王：名職。燕王噲之子。公元前 311 年即位，卒于公元前 279 年，在位三十三年。　收破燕：公元前 316 年，燕王噲讓位於燕相子之，燕國演成大亂。公元前 314 年，齊宣王乘機攻打燕國，“五旬而舉之”(《孟子·梁惠王下》)，燕王噲和子之死亡。公元前 311 年公子職依靠趙國自立爲王。“收破燕”即指燕昭王復國一事。

② 卑身：降低自己的身分。　厚幣：〔用〕貴重的禮物。　欲將：打算。

③ 郭隗(wěi)：燕國賢士。

④ 孤：王侯謙稱。　襲：偷襲，襲擊。　報：報仇。

⑤ 與共國：與〔之〕共同治理國家。

⑥ 敢：冒昧地。謙詞。　奈何：怎麼辦。

⑦ 帝者與師處：成就帝業的人跟老師相處。意思是帝者能禮賢下士，以賢人爲師。

⑧ 亡國：指亡國之君。　與役處：與僕役相處。全句意思是亡國之君妬賢忌能，他們所信任的人只不過是一些唯命是從的僕役小人。

⑨ 詘(qū)指：即屈旨。能抑制甚至放棄自己的旨意(意圖、想法)。事：侍奉。　北面：面向北。古人尊師，師位坐北面南，弟子面北。百己者：超過自己一百倍的人。

⑩ 趨：快步走。古代見了尊長要快步向前，表示尊敬，這是一種禮節。問：慰問，指對人親善。　嘿(mò)：同“默”。　什己者：超過自己十倍的人。這幾句是說：能謙恭友善，禮賢下士，那末，超過自己十倍的人就會來幫助自己。

⑪ 人趨己趨：指人家講禮節自己跟着講禮節。　若己者：跟自己水平相同的人。

⑫ 馮几(píngjī)：靠着几案。馮：通“憑”。　據杖：拄着手杖。　眄(miǎn)視：斜視，不正眼看。　指使：用手指示意。　指：名詞用作狀語。　廝役之人：服役打雜的僕人。

⑬ 恣睢(suī)：橫蠻聯綿詞。放縱暴戾。 奮擊：奮力擊人。 呴籍：《戰國策》吳師道補注："呴籍，義亦不類，當是'跔藉'。見《韓策》。釋爲跳躍。此謂跳躍蹈藉也。"按吳注，"籍"亦當作"藉"。 跔(jū)藉：脚蹈地跳躍的樣子，形容態度粗暴。 叱咄(chìduō)：大聲呵斥、指責。 徒隸之人：指罪犯奴隸。這裏指那些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的人。

⑭ 服道：服事有道者。 致士：招納賢士。

⑮ 誠：副詞，果真。 博選：廣泛選擇。 朝：朝見，拜見。國君拜見賢者，這是尊賢的重要表現。 趨：奔赴，歸向。

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①？"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②，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③：'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④。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⑤？'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能市馬，馬今至矣⑥。'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⑦。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⑧？"

注 釋

① 誰朝：朝見誰。疑問代詞"誰"作賓詞，前置。

② 君人：國君。

③ 涓人：也作"鋗人"。宫中主灑掃清潔的人，也泛指國君親近的内侍。

④ 反：返回。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返"。 以：介詞。後面賓語"之"(指代用五百金買的馬首)省略。

⑤ 安事：何用，哪裏用得着。 捐：捐棄。在這裏是浪費的意思。

⑥ 市：買。 今：表示事情即將發生。可譯爲"很快"。

⑦ 不能：不到的意思。 期(jī)年：周年。 三：表多數，非實指。在句中作謂語。

⑧ 見事：被事奉。　遠千里：以千里爲遠。　遠：形容詞用作意動。這句大意是：難道會因路程太遠而不來嗎？

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①。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②。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③。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④。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⑤。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⑥，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⑦。

注　釋

① 築宮：建造館舍。　師之：以之爲師。　師：用作動詞，作爲老師。

② 樂毅：魏人。爲魏昭王出使燕國，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任爲亞卿。後任上將軍，領兵破齊，封昌國君。燕昭王死，惠王立，信齊反間，罷免樂毅，樂毅乃奔趙，封望諸君。　鄒衍：齊人。陰陽家。周遊列國，頗受尊重。赴燕，燕昭王擁彗（掃帚）先驅，"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劇辛：趙人，後投奔燕。公元前 242 年與趙將龐煖戰，被殺。　湊：聚集。

③ 二十八年：指燕昭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4 年。　樂佚（lè yì）：愉快安逸。　輕戰：輕視戰争，即不怕戰争。

④ 三晉：指韓、魏、趙。關於這次合謀伐齊的國，史書記載不一。《史記》的《秦本紀》、《魏世家》、《趙世家》都説是燕、秦、三晉伐齊，《樂毅列傳》有楚無秦；《戰國策·燕策》載《樂毅報燕惠王書》也没提到秦。此處提出合謀伐齊的包括六國，但實際出兵的只有燕、趙、楚、魏四國。攻破齊國都城臨淄以後，楚又反過來派淖（zhuō）齒領兵救齊。

⑤ 閔王：也寫作"湣王"。公元前 300 至前 284 年在位。　出走於外：樂毅攻入臨淄，閔王出逃至衛、鄒、魯、莒等地。楚國派淖齒將兵救齊，相閔王，隨後淖齒殺閔王，與燕瓜分所佔之齊地。

⑥ 追北：追擊敗逃的敵軍。　北：指敗北之敵，此指齊之敗軍。　臨淄：齊國首都。在今山東淄博市東北。

⑦ 莒(jǔ)：在今山東莒縣。周時爲莒國，公元前 431 年爲楚所滅，後又屬齊。 即墨：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燕昭王去世後，由於樂毅罷官，逃往趙國，齊將田單以即墨爲據點，大舉反攻，收復七十餘城。

鴻門宴 《史記》

【《史記》介紹】《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它記載了我國從遠古直到漢武帝時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内有自傳性質的《自序》一篇)，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西漢褚少孫等補的)。這種以人物傳記爲中心來記載歷史的體裁，稱爲"紀傳體"。兩千年來，我國封建社會的"正史"，大多數是沿用《史記》開創的這種體例。

《史記》不但是一部史學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學名著。司馬遷善於用白描的手法，通過人物自己的言語行動來刻畫人物的性格，往往寥寥數語，就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史記》的語言簡潔生動，而且接近口語，對後代的散文有很大的影響。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公元前 145—前 90 年左右)，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南)人，西漢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公元前 108 年任太史令(史官)，公元前 104 年開始編寫《史記》。公元前 98 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下獄受宫刑。後被用爲中書令(皇帝身邊掌文書機要的宦官)，繼續編寫《史記》。大約在公元前 93 年前後寫成這部史學巨著。

司馬遷生活在西漢前期，他爲了總結歷史經驗，給自己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任務。他肯定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吴廣的歷史功績，對於處在社會下層的游俠、商賈、倡優等各種

人物，也給予一定的地位，爲之立傳。這些進步的思想觀點，在《史記》中占着主導地位。同時，司馬遷在編寫《史記》的過程中作了不少實際的調查，因此，《史記》的記事比較真實，特別是對西漢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以及當時的階級矛盾，有較爲真實的反映。

但是，司馬遷在稱頌漢朝統治者的時候，又宣揚他們是"受命而帝"。他雖然承認社會是發展的，但又把這種發展歸結爲"終而復始"的循環。他這種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和歷史循環論，是適應封建的中央集權的需要、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説明】公元前 206 年，秦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已濒於覆亡。反秦力量中的兩大主力項羽、劉邦奉楚懷王之命向秦王朝的首都咸陽進擊，並約定："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羽因援救趙國，與秦軍精鋭經過艱苦奮戰取得勝利後，才揮師西進。這時，劉邦已由武關入秦，先占領了咸陽。對此，項羽十分忿怒，想憑恃自己的强大實力，撕毁盟約，消滅劉邦，稱霸關中。劉邦在敵强我弱的形勢下，采納了張良的建議，親自到駐紮在新豐鴻門地方的項羽軍中謝罪，並表示："不敢背項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鴻門宴"。

《鴻門宴》詳細記載了這一事件的始末，反映了雙方在會見中所表現出來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鬬争，描述了宴會過程中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和充滿殺機的驚險場面，充分揭示出在勝利前夕，反秦力量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項羽、劉邦兩大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發展到全面激化的程度。

本文語言生動活潑，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波瀾起伏，通過人物的對話和行動非常成功地展現了這場驚心動魄的鬬争，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本篇選自《史記·項羽本紀》，題目是後加的。

行略定秦地①。函谷關有兵守關②,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③。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④。項羽遂入,至於戲西⑤。沛公軍霸上⑥,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⑦:"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⑧。"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⑨!"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⑩;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説項羽曰⑪:"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⑫;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⑬,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⑭。急擊勿失⑮!"

注 釋

① 行:行將,即將。 略:奪取土地。 秦地:指秦滅六國前的本土,中心地區在今陝西省。項羽在取得鉅鹿之戰的重大勝利後,又在今河北南部漳水一帶大敗秦軍,秦將章邯率軍投降。然後,項羽從河南向關中進軍,準備占領秦地。

② 函谷關:從東方進入秦地的重要關口,在今河南靈寶市西南。

③ 沛公:即劉邦,他在沛(今江蘇沛縣)起兵反秦。 咸陽:秦王朝的首都,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

④ 當陽君:姓英名布,因曾受黥面之刑,改稱黥布。他後來歸附劉邦。

⑤ 戲西:戲水之西。戲水源出驪山,流入渭河,在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東。

⑥ 軍:用作動詞,駐軍。 霸上:即霸水之西的白鹿原,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⑦ 左司馬:武官名,主管軍法。

⑧ 王(wàng):用作動詞,稱王。 關中:大約相當於現在的陝西省。因爲東有函谷關,西有隴關(今陝西隴縣附近),所以稱關中。 子嬰:

秦二世胡亥的侄子。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八月宦官趙高逼二世自殺,立子嬰爲秦王。一個多月以後,劉邦軍隊已到霸上,子嬰出降,但並未被任爲相。後子嬰爲項羽所殺。　有:占有。

⑨ 旦日:明日。　饗(xiǎng):用酒肉款待。　爲:做。動詞"爲"在古代含義非常廣泛,隨上下文的不同,而附有臨時意義,這裏是"安排"、"準備"的意思。

⑩ 新豐:在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東。秦時稱驪邑,漢高祖十年置新豐縣。　鴻門:指鴻門阪(阪是斜坡的意思),在新豐東面。

⑪ 范增:項羽的主要謀士,居巢(今安徽桐城市)人。

⑫ 沛公居山東時:指劉邦未入關以前。　山東:上古泛指秦以外的六國之地爲山東,因在崤函之東而得名(崤指崤山,在今河南洛寧縣西,接近函谷關)。　財貨:錢財貨物。　好(hào):喜好。　姬:指侍妾一類人。

⑬ 幸:寵愛,親近,多用於統治者對臣妾。

⑭ 望其氣:觀望他(劉邦)頭上的雲氣。據古代迷信的說法,帝王頭上常有奇異的雲氣。　皆爲龍虎:都是龍虎的形狀。　五采:青、黄、紅、白、黑五種顏色組合在一起。

⑮ 急擊:急速攻打。　勿失:不要錯過[機會]。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①。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②,欲呼張良與俱去③。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④。"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⑤?"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説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⑥。'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⑦?"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⑧?"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⑨。"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⑩?"張良曰:"秦時與臣

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⑪。”沛公曰：“孰與君少長⑫？”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⑬。”張良出，要項伯⑭。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⑮。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⑯。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⑰。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⑱。”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⑲！”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⑳。”項王許諾。

注　釋

① 左尹：官名。　項伯：名纏，字伯。　季父：叔父。　素：平素，往常。　善：用作動詞，友好。　張良（公元前？—前 189 年）：字子房。韓國舊貴族出身，劉邦的重要謀士，漢朝建立後封爲留侯（留，在今江蘇沛縣東南）。

② 之：往。　具告以事：把項羽打算消滅劉邦的事情全部告訴張良。具：全部。

③ 俱去：一同離開。

④ 公元前 209 年，爆發了陳涉起義，張良也拉起了一百多人的隊伍，投奔劉邦。公元前 208 年，張良又脱離劉邦，勸説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他就在韓王手下當了司徒。公元前 207 年，劉邦的軍隊西進取關中，經過韓地，張良率部下與劉邦配合，攻下十幾個城邑，於是，劉邦讓韓王成留守陽翟，張良隨劉邦繼續西進。所謂“臣爲韓王送沛公”，就是指的這件事。臣，古代對别人常自謙稱“臣”，不限於對君主。

爲（wèi）：介詞，替。　急：危急，急難。　亡：逃走。　語（yù）：相告。

⑤ 對這件事怎麼辦？　之：指代上面所說的事。　奈何：怎麼辦。

⑥ 鯫(zōu)生：見識淺陋的小人。"鯫"的本義是小雜魚，這裏是表示鄙視。　說(shuì)：勸說。　距：通"拒"，抵禦，擋住。　内(nà)："納"的本字，接納，放進。　秦地可盡王：意思是，秦地可以全部佔有而稱王。

⑦ 料：估量。　當：抵擋。

⑧ 固：本來，誠然。　且：將。

⑨ 背：違背，背離。

⑩ 安：怎麼。　故：指舊交情。

⑪ 遊：交遊。　活之：使之活。　之：指項伯。　據《史記·留侯世家》說："項伯常殺人，從良匿(跟隨張良隱藏起來)。"　幸：形容詞，作狀語，修飾"來告良"，表示得以免除困難的有利情況。

⑫ 跟您比，誰年紀輕誰年紀大？　孰與：古漢語中表比較的凝固結構，"跟……相比，哪一個……"。

⑬ 兄事之：當作哥哥一樣侍奉他。　兄：名詞，用作狀語，像哥哥一樣。

⑭ 要(yāo)：邀請。

⑮ 奉巵(zhī)酒：兩手恭敬地捧上一杯酒。　巵：酒杯。　爲壽：也叫"上壽"，古代給尊長獻上酒並祝健康長壽的禮節。　婚姻：親家。《爾雅·釋親》："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⑯ 秋豪：獸類在秋天新長出來的細毛。比喻細微的東西。　豪：通"毫"。

籍吏民：登記官吏、人民。即造人口、户籍册。　將軍：指項羽。

⑰ 備：防備。　非常：指意外的變故。

⑱ 倍德：忘恩負義的意思。　倍：通"背"。

⑲ 蚤：通"早"。　謝：謝罪，道歉。

⑳ 因善遇之：就此機會好好對待他。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①]。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②]，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③]。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④]。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⑥?"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⑦,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⑧。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⑨。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⑩。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⑪,謂曰:"君王爲人不忍⑫。若入,前爲壽⑬。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⑭。"莊則入爲壽⑮。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⑯,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⑰,莊不得擊。

注 釋

① 從百餘騎:讓百多個騎士跟從着,即帶着一百多人的隨從。 從:用作使動,使跟從。 騎:騎士。 見:拜見。

② 臣:劉邦對自己的謙稱。 將軍:劉邦對項羽的敬稱。 戮(lù):合力。

③ 河北:黄河以北。 河南:黄河以南。當時諸將約定,由項羽率軍北上渡黄河救趙,劉邦率軍在黄河以南向關中進軍。後來劉邦從武關(今陝西商州市)進入關中。

④ 然:然而,可是。 不自意:自己没有料到。 得:能够。

⑤ 小人:指人格卑鄙的人。 郤(xì):通"隙",縫隙,這裏指感情上的裂痕。

⑥ 何以至此:怎麽會到這樣的地步。

⑦ 東嚮坐:面向東坐。古人的座位一般以東向爲尊(但君主朝見臣下則面向南坐)。 嚮:面向。

⑧ 亞父:僅次於父。當時范增年已七十,這是對他的尊稱。 亞:次。

⑨ 侍:侍候,在旁邊陪着。這裏指陪坐。

⑩ 數(shuò):屢次。 目:用作動詞,以目示意,使眼色。 玦(jué):有缺口的環形佩玉。古人用玦象徵與人斷絶。《荀子·大略》:"絶人以玦,反絶以環"。 之:指項羽。 三:表示多數。這兩句是説,范

增多次用使眼色和舉玉玦的方式向項羽示意，要他下決心殺死劉邦。

⑪ 項莊：項羽的堂弟。

⑫ 忍：狠心。

⑬ 若：你。　前：動詞，上前。

⑭ 不者：不然的話。　若屬：你們這些人。　且爲所虜：將被〔沛公〕所俘虜。

⑮ 則：即，就。

⑯ 無以：沒有什麼用來。　爲樂：作樂。

⑰ 翼蔽：像鳥的翅膀張開那樣掩護。　翼：名詞用作狀語。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①。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②。"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③！"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④。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⑤，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⑥，噲遂入。披帷西嚮立⑦，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⑧。項王按劍而跽⑨，曰："客何爲者⑩？"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⑪。"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⑫。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⑬。"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⑭。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⑮！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⑯，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⑰。'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⑱，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⑲。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⑳，欲誅

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㉑。”項王未有以應㉒，曰：“坐。”樊噲從良坐㉓。坐須臾，沛公起如廁㉔，因招樊噲出。

注　釋

① 軍門：軍營的門。　樊噲(kuài)：沛人，隨劉邦起兵，屢立戰功，是劉邦的重要將領。

② 現在項莊拔劍起舞，他的真實意圖常在沛公身上。兩句意思是項莊想借舞劍作樂來刺殺劉邦。

③ 與之同命：和他同生死。　之：指沛公。

④ 擁盾：抱着盾牌。　盾：盾牌，古代用來抵擋刀箭等的防禦武器。

⑤ 交戟(jǐ)之衛士：持戟交叉着把守軍門的警衛。　戟：古代一種兵器。　止：阻止，抵擋。

⑥ 仆地：跌倒在地。

⑦ 披帷：揭開帷帳。　帷：圍在四周的帳幕。古代軍隊駐地用帷帳。

⑧ 瞋(chēn)目：瞪大眼睛。　上指：向上直豎起來。　目眥(zì)盡裂：眼角全都裂開了。這是形容瞋目極怒的狀態，與“頭髮上指”都是夸張描寫的表現方式。　眥：上下眼皮接合的地方，眼角。

⑨ 按劍：握着劍把，一種準備拔劍的姿勢。　跽(jì)：古人席地而坐，兩膝着地，臀部坐在脚後跟上。如果臀部離開脚後跟，挺起上身，就叫做“跽”，一般是表示敬意或感到緊張時的一種動作。這裏指項羽緊張戒備的情態。

⑩ 客人是幹什麽的？

⑪ 參乘(cānshèng)：也作“驂乘”，站在車上右邊負責侍衛的人。

⑫ 斗卮(zhī)：盛一斗酒的大杯。古代一斗相當現在二升左右。

⑬ 彘(zhì)肩：猪的前腿。　彘：猪。

⑭ 覆其盾於地：把盾牌扣在地上。　覆：覆蓋。　加彘肩上：等於說加彘肩於其上，即把猪腿放在盾牌的上面。　加：把一物放在另一物的上面。　啗(dàn)：同“啖”，喫。

⑮ 安足辭：有什麽值得推辭的。

⑯ 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shēng)：殺人好像唯恐不能殺盡，對人

用刑好像唯恐不够。　舉：全，盡。　勝：盡。

⑰ 懷王：項羽的叔父項梁起兵後，找到楚懷王的係子名叫"心"的，作爲起義軍名義上的首領，仍號爲楚懷王。　王之：在那裏爲王。　之：處所補語，指秦地。

⑱ 毫毛：細毛。常用來比喻細微的東西。

⑲ 還軍霸上：劉邦進入秦都咸陽城，又從城内回至霸上駐軍。這是一種約束部下安定秦民的措施。　大王：指項羽。

⑳ 細説：小話，小人挑撥的壞話。

㉑ 意思是，這是繼續〔走〕已經滅亡的秦朝的老路，我替大王考慮，覺得不應該這麽做。　耳：句尾語氣詞。　竊：謙詞。　不取：不應該採取這種做法。

㉒ 未有以應：没有什麽話來回答。

㉓ 從良坐：挨着張良坐下。

㉔ 如：往，到……去。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①。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②，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③。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④？"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⑤？"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⑥。會其怒⑦，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⑧。"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⑨。沛公則置車騎，脱身獨騎⑩，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⑪，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⑫。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⑬。"沛公已去，間至軍中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⑮。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⑯；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⑰。"項王曰："沛

公安在⑱?"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⑲,脱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⑳。曰:"唉! 豎子不足與謀㉑!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㉒!"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㉓。

注 釋

① 都尉:這裏是軍中參謀之類的副官。 陳平(公元前?—前178年):秦陽武縣户牖(yǒu)鄉(今河南蘭考縣)人。這時在項羽部下,後投奔劉邦,成了重要謀士,漢惠帝時做了丞相。

② 未辭:没有告辭。

③ 意思是説,做大事不考慮拘守小節,行大禮不講究在細小的地方辭讓。 大行:指大的作爲。 顧:關心,顧慮。 細謹:細小的謹慎。 辭:辭讓。

④ 俎(zǔ):切肉的案板,相當於現在的砧(zhēn)板。 何辭爲:告辭幹什麽。"何……爲"是一種表疑問或反詰的凝固結構。

⑤ 操:持,拿,這裏指攜帶。

⑥ 璧(bì):古代一種玉器,扁平,圓形,中間有孔,一般用作朝聘、祭祀、喪葬時的禮品。 斗:舀酒的一種勺。 與:贈給。

⑦ 會:適逢,正碰上。

⑧ 謹諾:恭敬地應允。 謹:表敬意的副詞,意義已相當虚化。

⑨ 相去:相距。

⑩ 置:放下,留下。 車騎:指來時所乘的車和跟從的騎士。 脱身:抽身溜掉。

⑪ 夏侯嬰、靳(jìn)彊、紀信:劉邦的勇將。紀信後來堅守滎陽,被項羽燒死;夏侯嬰、靳彊在滅楚後以功封侯。 步走:徒步逃跑。 走:跑。劉邦一人騎馬,樊噲等四將跑步跟隨。

⑫ 酈山:即驪(lí)山,在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東南。 道:經由。 芷(zhǐ)陽:秦時縣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閒(jiàn)行:秘密地走。

⑬ 度(duó):揣測,估計。 乃:才。

⑭ 去：離開。　間至軍中：間行回到軍營中。

⑮ 不勝桮杓(sháo)：禁受不了酒力，即喝醉了的意思。這是一種委婉的言辭。　桮杓：酒器，這裏指代酒。"桮"同"杯"。

⑯ 再拜：拜兩次。　足下：對人的敬稱，猶如說"左右"，表示不敢直接指稱對方。

⑰ 大將軍：指范增。范增在懷王派宋義、項羽救趙時，任爲末將，所以這裏尊稱爲大將軍。

⑱ 安在：在哪裏。

⑲ 督過：責備，問罪。

⑳ 撞：敲擊。

㉑ 豎子不足與謀：這小子不配一同商量大事。這句話明罵項莊，暗指項羽。　豎子：古代對人的一種蔑稱。

㉒ 吾屬今爲之虜矣：我們這些人現在要成爲他的俘虜了。　今：時間副詞，這裏表未成事實的假設。　之：指代劉邦，與"虜"同作"爲"的雙賓語。

㉓ 立：立即。

陳涉起義　《史記》

【説明】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爲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偉大祖國疆域的開發，奠定了初步基礎。但秦王朝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大力强化官僚機構，箝制人民思想，嚴刑酷罰，實行殘酷的政治壓迫；爲了滿足他們的奢侈生活和軍需的供應，大興徭役，横征暴斂，致使農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正是由於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剥削和政治壓迫，因而在公元前 209 年，爆發了陳勝、吴廣領導的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

陳勝正確地估計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天下苦秦久矣"，響亮地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号，打破了等級森嚴的封建

統治舊秩序，矛頭直指地主階級的政權。起義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響應，隊伍不斷壯大。在攻克陳縣後，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民革命政權"張楚"。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農民起義軍席捲了今安徽、江蘇、江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廣大地區。

陳涉起義後不久，就兵敗而壯烈犧牲了，但這次起義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爲我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樹立了光輝榜樣。

司馬遷在《陳涉世家》中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陳涉起義的經過，是研究這次農民起義的重要歷史資料。司馬遷把陳涉列爲"世家"，還把陳涉起義和"湯武征伐"並提(《太史公自序》)，這在封建社會的歷史學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司馬遷不可能了解這次農民起義的真正的歷史意義。他的肯定，和我們今天對陳涉起義的肯定是有本質區別的。

本文是節選《史記·陳涉世家》的前半篇，題目是後加的。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①。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②。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③，輟耕之壟上④，悵恨久之⑤，曰："苟富貴，無相忘⑥。"庸者笑而應曰⑦："若爲庸耕，何富貴也⑧？"陳涉太息曰⑨："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⑩！"

注　釋

① 陽城：在今河南登封市東南。　字：古人有名有字。對人稱字表示尊敬，只有尊長才對人稱名。

② 陽夏：在今河南太康縣。

③ 嘗：曾經。　與人：和別人一起。　傭耕：給人當雇工耕地。　傭：

給剥削階級做工。也寫作"庸"。

④ 停止耕作，到田埂上去〔休息〕。　輟(chuò)：停止。　之：動詞，到……去。　壟：指田埂。

⑤ 心中憤憤不平了好大一會兒。　悵(chàng)恨：心懷不平。　之：代詞，這裏是虛指。

⑥ 苟：表假設的連詞，如果，假若。　無：通"毋"，不要。這句意思是說，咱們中間，如果將來有誰富貴了，互相不要忘記。

⑦ 庸者：即"傭者"，指一塊兒傭耕的人。　笑而應曰：笑着回答說。

⑧ 你做雇工種地，哪裏能富貴得起來呢？　若：你。　也：句末語氣詞，本來表示肯定的語氣，這裏與"何"搭配，起肯定反詰語氣的作用。

⑨ 太息：長嘆。

⑩ 燕雀：燕子和麻雀。喻指庸者。　安：疑問代詞，哪裏，怎麼。　鴻鵠(hú)：大雁和天鵝，陳涉自喻。

二世元年七月①，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②，屯大澤鄉③。陳勝、吴廣皆次當行，爲屯長④。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⑤。失期，法皆斬。陳勝、吴廣乃謀曰⑥："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⑦，等死，死國可乎⑧？"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⑨。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⑩。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⑪。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⑫。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⑬。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⑭。"吴廣以爲然。乃行卜⑮。卜者知其指意⑯，曰："足下事皆成⑰，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⑱！"陳勝、吴廣喜，念鬼⑲，曰："此教我先威衆耳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㉑，置人所罾魚腹中㉒。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

以怪之矣㉓。又閒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㉔，夜篝火㉕，狐鳴呼曰㉖："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㉗，皆指目陳勝㉘。

注　釋

①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二世：秦始皇的第十八個兒子，名叫胡亥。秦始皇死後，胡亥篡奪了帝位，稱二世。

② 徵發住在閭(lǘ)左的貧民九百人，罰他們去戍守漁陽。　閭左：秦代貴右賤左，讓窮苦的老百姓住在閭巷的左邊。　閭：里巷的大門，也可以指里巷。　適(zhé)：通"謫"，責罰。　戍(shù)：防守。　漁陽：在今北京密雲縣西南。

③ 屯：駐紮。　大澤鄉：在今安徽宿州市西南。

④ 次當行：編排在這謫戍的隊伍中。　次：編次，編排。　屯長：戍卒的領隊。

⑤ 會：恰逢，正碰上。　度(duó)：估計。　失期：誤了日期。　期：指規定到達的時間。

⑥ 乃：副詞，就，於是。　謀：商量。

⑦ 亡：逃亡。　舉大計：幹大事。指起義。

⑧ 等死：同樣是死。　等：等同。　死國：爲國而死。

⑨ 苦秦：苦於秦。秦王朝大興徭役，過度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特別是經常動用幾十萬人，修阿房宮，築驪山墓，把統治者的淫佚生活建築在殘酷壓榨農民的基礎上，破壞生產，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⑩ 秦始皇是巡行途中病死的。始皇死後本應由長子扶蘇繼承帝位，當時始皇諸子只有少子胡亥跟在身邊，宦官趙高與胡亥密謀，僞造秦始皇的遺詔，立胡亥做了皇帝。

⑪ 以數(shuò)諫故：因爲屢次勸諫〔秦始皇〕的緣故。　上：指秦始皇。　使外將兵：指派扶蘇到上郡(郡治在今陝西綏德縣東南)去監軍。"使"字後邊省略了"之"。　將兵：帶領軍隊。

⑫ 或聞：有人聽說。　二世殺之：始皇死後，胡亥、趙高等除了僞造立胡亥爲太子的遺詔外，還僞造了始皇給扶蘇的詔書，逼扶蘇自殺。當時，這些事情在民間無疑已有所傳聞。

⑬ 項燕：戰國末年楚國的將領，項羽的祖父。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滅楚國時，項燕兵敗自殺。　憐之：愛戴他。　之：指項燕。

⑭ 現在如果真能用我們這羣人冒充是公子扶蘇和項燕的隊伍，作爲全國的倡導，響應的人一定是很多的。　誠：副詞，果真。　詐：冒充。　唱：倡導，帶頭。

⑮ 行卜：去問卜。　卜：占卜。燒灼龜甲或牛骨用來問吉凶的一種迷信行爲。

⑯ 指意：意圖。　指：通"旨"。

⑰ 足下：對對方的敬稱。這句大意是，您問的事都能成功。

⑱ 然：表示輕微轉折的連詞，然而。　卜之鬼：即卜之於鬼，向鬼問卜。之：指足下事。這裏是卜者暗示他們應該假托鬼神。

⑲ 念鬼：考慮向鬼神問卜的事。　念：考慮。

⑳ 此：指卜者的話。　威衆：指在戍卒中取得威望。　耳：語氣詞，而已，罷了。

㉑ 於是就用朱砂在一塊帛上寫了"陳勝王"三個字。　丹：朱砂。　王（wàng）：用作動詞。做王。

㉒ 放在別人捕得的魚肚子裏。　罾（zēng）：一種魚網，這裏用作動詞。

㉓ 固：本來。　以：通"已"。　怪之：以之爲怪。　之：指得魚腹中書。

㉔ 間（jiàn）令：暗地裏使。　次所：臨時駐紮的地方。　叢祠：樹林中的神廟。

㉕ 篝（gōu）火：用竹籠罩住火。作用是使之隱約似鬼火，造成神秘氣氛。篝：竹籠，用作動詞。

㉖ 裝作像狐狸嚎叫一樣的呼喊。

㉗ 旦日：明日。　卒中往往語：戍卒中間到處互相議論。　往往：到處。

㉘ 指目陳勝：暗自指點注視陳勝。　目：用作動詞，"注視"的意思。以上是說，戍卒們已注意到連續發生的怪異現象，但不敢明講。

吴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①。將尉醉②，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③，令辱之④，以激怒其衆⑤。尉果笞廣⑥。

尉劍挺⑦,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並殺兩尉⑧。召令徒屬曰⑨:"公等遇雨⑩,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⑪,而戍死者固十六七⑫。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⑭!"徒屬皆曰:"敬受命⑮。"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⑯。袒右⑰,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⑱。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⑲。攻大澤鄉,收而攻蘄⑳。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㉑。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㉒。行收兵㉓。比至陳㉔,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㉕。攻陳,陳守令皆不在㉖,獨守丞與戰譙門中㉗。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㉘。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㉙,伐無道,誅暴秦㉚,復立楚國之社稷㉛,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㉜。

注 釋

① 素:平素,一向。 爲用:指爲吳廣效勞。

② 將尉:率領戍卒的尉。 尉:武官名。

③ 忿恚(huì):惱怒,這裏是"使……惱怒"。

④ 使尉責辱他。 之:指吳廣。

⑤ 激怒:憤激惱怒,這裏是"使……憤激惱怒"。 其衆:指那些戍卒們。

⑥ 笞(chī):鞭打。

⑦ 劍挺:劍脱出了鞘。 挺:脱出。

⑧ 並殺兩尉:把兩個尉一起殺了。 並:一並,一起。

⑨ 徒屬:部下。這裏指衆戍卒。

⑩ 公等:相當於説各位。 公:對人的敬稱。

⑪ 就算是不殺〔我們〕。　藉：連詞，假如，表假設。　弟令：連詞，但使，汙使，表讓步。　毋：不。

⑫ 戍邊死的人一定是十個裏頭有六七個。　固：必。　十六七：十分之六七。

⑬ 況且好漢不死便罷，要死就要取得大名聲。　卽已：則已，就作罷。　舉大名：取大名聲。指起義。

⑭ 寧：反詰副詞，豈，難道。

⑮ 敬受命：聽從您的命令。

⑯ 從民欲：順從人民的願望。

⑰ 露出右臂。這是作爲參加起義的標誌。　袒(tǎn)：脱衣服露出上身的一部分。

⑱ 築起高台，在上面宣誓訂約，用尉的頭做祭品。　盟：在神前宣誓訂約。

⑲ 都尉：低於將軍的武官。

⑳ 收：指"收兵"，卽收集了大澤鄉起義的人民參加軍隊。　蘄(qí)：在今安徽宿州市南。

㉑ 下：攻下。　符離：在今安徽宿州市。　徇(xùn)：巡行並宣示命令。這裏是奪取土地的意思。

㉒ 銍(zhì)：在今安徽宿州市西南。　酇(cuó)：在今河南永城市西南。　苦：在今河南鹿邑縣東。　柘(zhè)：在今河南柘城縣北。　譙(qiáo)：在今安徽亳(bó)州市。

㉓ 行收兵：一邊行軍一邊吸收羣衆參加起義軍。

㉔ 比：及，等到。　陳：在今河南淮陽縣。

㉕ 車：兵車。　騎(jì)：騎兵。　卒：步兵。

㉖ 守令：郡守和縣令。當時陳縣是陳郡的郡治，所以有郡守和縣令。

㉗ 守丞：郡守的副職。　譙門：古代在城門上築樓瞭望敵人叫"譙"或"譙樓"，下邊的門叫譙門。

㉘ 三老：掌教化的鄉官。秦代制度，十里一亭，設亭長。十亭一鄉，設三老。　豪傑：當地有勢力、有名望的人。　與：通"舉"，全。　來會：來集會。　計事：商量事情。

㉙ 身：親身。　被(pī)堅執銳：披着堅固鎧甲，拿着銳利的武器。　被：披着。

㉚ 誅：討伐。

㉛ 社稷(jì)：社是土地神，稷是穀神，爲古代國君所祭。祭祀土地神和穀神的地方也叫社稷。古代國君必立社稷，社稷的安危存亡就象徵着國家的安危存亡，因此，古代就把社稷作爲國家的代稱。

㉜ 張楚：這是取張大楚國的意思。

孫　臏　《史　記》

【説明】戰國時期，我國古代的軍事科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不少傑出的軍事家和系統的軍事著作。司馬遷在這篇傳記中，對戰國中期齊國軍事家孫臏的事迹和才能作了生動的描寫。作者先通過賽馬這件小事，顯示了孫臏的智慧，然後又通過"桂陵之役"和"馬陵之役"兩大著名戰役，寫出了孫臏卓越的軍事思想。這是《史記》通過典型事件刻畫人物的一例。

孫臏的兵法久已失傳。1972 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西漢早期墓葬中，發現了《孫臏兵法》的部分竹簡，它反映了孫臏軍事思想的某些方面。

本篇選自《史記·孫子吴起列傳》，題目是後加的。

孫武既死①，後百餘歲有孫臏②。臏生阿、鄄之閒③，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④，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⑤。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⑥，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⑦，欲隱勿見⑧。齊使者如梁⑨，孫臏以刑徒陰見⑩，説齊使。齊使以爲奇⑪，竊載與之齊⑫。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⑬。

注　釋

① 孫武：春秋時代著名的軍事家，著有《孫子兵法》。

② 臏(bìn)：古代的一種刑罰，挖去膝蓋骨。周代改臏刑爲刖(yuè)刑，砍斷兩足；但典籍中仍常用"臏"來指刖刑。孫臏的名字不傳於後世，因爲受過刖刑，所以稱之爲"孫臏"。

③ 阿(ē)：齊國地名，在今山東陽谷縣附近。　鄄(juàn)：齊國地名，在今山東鄄城縣。

④ 事魏：爲魏國服務。

⑤ 陰：暗地裏，秘密地。　使：派人。

⑥ 疾：妒忌。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嫉"。

⑦ 以法刑斷其兩足：指對他實行刖刑。　以法刑：根據法律用刑。黥(qíng)：古代的一種刑罰，刺面後塗上墨，又稱"墨刑"。

⑧ 隱：這裏是使動用法，"使……隱"，"使……不顯露"的意思。　見(xiàn)：出現。這句是説，想使孫臏不能露面。

⑨ 如：到……去。　梁：魏國從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後，又稱爲"梁"。

⑩ 以：以……的身份。　刑徒：受過刑的罪犯。

⑪ 奇：指有特别的才能。

⑫ 竊載：偷偷地載到車上。　與之齊：和他一起到齊國去。"與"後面省略代詞賓語"之"(他)，文中的"之"是動詞，"到……去"的意思。

⑬ 田忌：齊國的宗室。　善：意思是認爲他有才能。　客待之：把他當作客人對待。"客"是名詞作狀語。

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①。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②，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③。"田忌信然之④，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⑤。及臨質⑥，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⑦，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⑧，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

王⑨，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注　釋

① 數(shuò)：屢次。　諸公子：指諸侯的不繼承君位的各個兒子。馳逐：駕馬比賽。　重(zhòng)射：下很大的賭注打賭。　射：打賭。
② 馬足：指馬的足力。　輩：等級。
③ 弟：但，只管。　臣：古人對人講話時常謙稱自己爲臣，並非只對君才能稱臣。
④ 信然之：相信孫臏的話，認爲孫臏的話對。這句中"信"、"然"共一個賓語"之"。
⑤ 逐射千金：下千金的賭注賭駕馬比賽的勝負。
⑥ 及：等到。　臨質：指臨比賽的時候。　質：雙方找人評定是非。這裏指比賽。
⑦ 駟：古代稱同駕一車的四馬爲"駟"。　與：對付。
⑧ 再勝：勝兩次。
⑨ 進：推薦。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①，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②。"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③，居輜車中④，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⑤，救鬬者不搏擊⑥。批亢擣虛⑦，形格勢禁⑧，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⑨，老弱罷於内⑩。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⑪，據其街路，衝其方虛⑫，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⑬。"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⑭，與齊戰於桂陵⑮。大破梁軍⑯。

注　釋

① 將(jiàng)：以……爲將。

② 謝：婉言推辭。　刑餘之人：受過刑的人。

③ 帥：此處指軍帥，和上文“遂以爲師”的“師”不同。

④ 輜車：有帷的車。

⑤ 大意是，解亂絲不能整團的抓住了去拉。　雜亂紛糾：指亂絲。　控：引，拉。　捲：指捲起來的亂絲。

⑥ 大意是，勸解打架不能在雙方相持很緊的地方去搏擊。　撽(jī)：彎起胳膊去拉住東西。這裏指打架的人互相揪住。

⑦ 批亢(gāng)：指打擊要害處。　批：擊。　亢：喉嚨。　搤虛：指衝擊敵人的空虛之處。　搤：後來寫作“搳”。

⑧ 形格勢禁：是兩個並列的主謂結構，指形勢禁止相鬬。　格：止。

⑨ 輕兵：輕裝的士兵。

⑩ 罷(pí)：通“疲”。

⑪ 走：趨向，奔向。　大梁：魏的國都，在今河南開封市。

⑫ 街路：指要道。　衝：同衝(現簡化爲“冲”)。　方虛：正當空虛之處。

⑬ 是：這樣。　收弊於魏：對魏可以收到使它疲憊的效果。　弊：通“弊”，疲憊，指力量削弱。

⑭ 邯鄲：趙的國都。在今河北邯鄲市。

⑮ 桂陵：魏地。在今山東菏澤市東北。“圍魏救趙”的事發生於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

⑯ 根據銀雀山出土的《孫臏兵法》記載，在桂陵之戰中龐涓被擒。

後十三歲，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①。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②。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③，齊號爲怯④；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⑤。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⑥。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⑦。”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兼行逐

之⑧。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⑨。馬陵道陝⑩，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⑪："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⑫，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⑬。"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⑭。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⑮。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⑯，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⑰。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注　釋

① 馬陵之戰發生在魏惠王二十八至二十九年(公元前342—前341年)。關於這次戰役，《史記·魏世家》說是"魏伐趙，趙告急齊"，《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記載是"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和這裏不一樣。

② 齊軍已經越過〔國境〕而向西進了。

③ 三晉之兵：指魏軍。　三晉：指魏、趙、韓。晉是春秋時一個强大的諸侯國，後來它的三家大夫分晉，成了魏、趙、韓三國。

④ 號爲怯：被稱爲胆小的。

⑤ 因其勢：根據客觀情勢。　利導之：順着有利的方向加以引導。

⑥ 趣利：跑去争利。　趣(qū)：通"趨"，趨向。　蹶(jué)：跌，挫折。這裏是使動用法，"使……受挫折"的意思。　軍半至：軍隊只有一半能到達，意思是在行軍途中軍隊損耗過半。這些話見《孫子·軍争》，文字不盡相同。

⑦ 竈：俗寫作"灶"。逐日減灶是爲了造成齊軍逐日逃亡的假象，引誘魏軍"倍日兼行"，使之處於"百里而趣利"的不利地位。

⑧ 輕銳：輕兵銳卒。　倍日兼行：兩天的路程并作一天走。

⑨ 度其行：估量其行程。　馬陵：魏地，在今山東鄄城縣。

⑩ 陝："狹"的本字，與"陝(陝)"不同。

⑪ 斫(zhuó)大樹白：把大樹砍白了。指把樹皮砍掉。　斫：砍。　書：

寫。

⑫ 善射者萬弩：善射箭的弩手一萬人。

⑬ 期：約。　發：〔箭〕射出去。

⑭ 見白書：見到樹白上的字。　書：字。　鑽火：鑽木取火，這裏指取火。　燭：照。

⑮ 相失：彼此失去聯繫。

⑯ 剄(jǐng)：用刀割脖子。《史記·魏世家》說龐涓是被殺的。

⑰ 太子申：魏惠王的太子，名申。馬陵之役，魏以太子申爲上將軍，以龐涓爲將。　以：而。

韓信破趙之戰　《史　記》

【説明】韓信(公元前？—前196年)，秦末淮陰(今江蘇淮陰縣東南)人。初從項羽，後歸劉邦，拜爲大將，幫助劉邦打敗項羽，統一中國，戰功卓著，與蕭何、張良合稱漢興三傑。漢四年(公元前203年)立爲齊王，明年徙爲楚王，漢六年降爲淮陰侯，十一年被吕后殺害。

韓信破趙之戰，顯示了韓信卓越的軍事才能和虚心求教的大將風度。按照兵法規定，不宜背水爲陣。但韓信根據具體的地形條件，根據敵方的心理狀態，根據己方的士兵素質，靈活運用軍事理論知識，背水爲陣，使人自爲戰，不終朝就破趙二十萬衆。

趙之所以失敗，是因爲不聽廣武君的計謀，而韓信親自"解其縛"，待之以師禮，虚心求教。終以廣武君之策，順利平定燕齊。

本文選自《史記·淮陰侯列傳》，題目是後加的。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①。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②，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③:"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④,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⑤,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⑥,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⑦。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⑧,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⑨;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⑩。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⑪。願君留意臣之計⑫。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⑬,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⑭。'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⑮。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⑯!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⑰。"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

注 釋

① 信:韓信。 張耳:秦末農民起義將領之一,被項羽封爲常山王。漢二年(公元前 205 年)爲陳餘所敗,投奔漢王劉邦。 井陘(xíng):漢縣名,即今河北井陘縣之井陘口。

② 趙王:指趙歇。漢二年陳餘迎代王趙歇爲趙王。 成安君:陳餘的封號。趙王歇曾立陳餘爲代王,但陳餘留傅趙王,不之國。陳餘、張耳原本是摯友,在反秦戰争中雙方産生矛盾。秦亡後,矛盾激化,終於成爲仇敵。 且:將。

③ 廣武君:趙國謀士李左車的封號。

④ 西河:這裏指陝西東部與山西交界的一段黄河。 魏王:指西魏王魏豹,封地在河東(今山西境内)。魏豹本與劉邦一起擊楚,漢二年六月,他請求回封地省親,回封地後背叛劉邦,與楚約和。八月,劉邦派

韓信擊魏，虜魏王豹。　禽：擒獲。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擒"。　夏說(yuè)：代王陳餘的相國。陳餘立爲代王後，仍留在趙地，派夏説以相國守代。　喋(dié)血：踩着血行走。這裏指血戰。　閼與(yù yǔ)：在今山西和順縣西北。韓信破代在漢二年閏九月。

⑤ 輔以張耳：用張耳輔助〔他〕。　議欲下趙：決定要攻下趙國。

⑥ 千里餽(kuì)糧：從千里之外運送糧食〔給軍隊吃〕。　餽：通"饋"。送。

⑦ 樵：打柴。　蘇：打草。　爨(cuàn)：做飯。　宿：常，久。

⑧ 方軌：兩車並行。　方：並。　軌：車轍。《戰國策·齊策一》："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井陘爲太行八陘之一，多險阻，故戰車不能並排行進，騎兵也不能排成行列。

⑨ 假：暫時付與。　奇兵：出奇制勝的軍隊。　奇：軍事術語，與"正"相反。指不常見的，出人意料的軍事行動。　間(jiàn)道：小道。　輜重：軍用物資。

⑩ 深溝：把護營的壕溝挖深。　高壘：把兵營的圍牆加高。　堅營：堅守營壘。深、高、堅都用作使動。

⑪ 致於戲(huī)下：致送到將軍的大旗之下。　戲：通"麾"，主將的大旗。

⑫ 留意：考慮。

⑬ 儒者：儒生，書生。　義兵：正義之師。

⑭ 十：指兵力十倍於敵軍。　之：指敵軍。　倍：指兵力倍於敵軍。　戰：對陣。這兩句話出自《孫子兵法·謀攻》。文字略有不同。

⑮ 罷(pí)：通"疲"。

⑯ 大者：大敵。　加：這裏是"勝"的意思。

⑰ 輕：輕易。

韓信使人閒視①，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②。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③。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④，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⑤，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⑥，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⑦。"令其裨將傳飧⑧，曰："今日破趙會食⑨！"諸將皆

莫信，詳應曰⑩："諾。"謂軍吏曰⑪："趙已先據便地爲壁⑫，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⑬，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⑭。趙軍望見而大笑⑮。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⑯。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鼓旗，走水上軍⑰。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⑱。趙果空壁争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⑲，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⑳，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㉑。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㉒，禽趙王歇。

注　釋

① 間(jiàn)視：秘密偵察。

② 遂：徑直。

③ 止舍：停下來住宿。　舍：軍隊住一宿。《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曰舍，再宿曰信，過信爲次。"

④ 傳發：傳令出發。　輕騎(jì)：輕裝的騎兵。

⑤ 萆(bì)山：在山上隱蔽。　萆：隱蔽。

⑥ 走：逃跑。　空壁：使壁空。意思是軍營都空了，傾巢而出。　壁：營壘。　逐：追趕。

⑦ 若：你們。　疾：急速。　立：建，插上。

⑧ 裨(pí)將：副將。　傳：送，分發。　飧(cōn)：通"湌"(餐)。《史記·淮陰侯列傳》注引如淳曰："小飯曰湌。"意謂非正餐，只進點小吃。

⑨ 會食：〔正式〕聚餐。

⑩ 莫：否定副詞。不。　詳：通"佯"。

⑪ 軍吏：部下的執勤軍官。

⑫ 據便地：佔據有利地形。

⑬ 前行(háng)：先頭部隊。

⑭ 出：指出井陘口。　背水陳(zhèn)：背向河水擺開陣勢。

⑮ 背水結陣，爲兵家所忌，故趙軍笑之。

⑯ 平旦：天亮。　鼓行：擂鼓而行。

⑰ 走水上軍：退逃至水邊的軍陣。

⑱ 開入之：指打開營門放他們進去。　疾：猛烈。

⑲ 殊死戰：拚命作戰。　殊死：用作狀語。

⑳ 逐利：爭奪戰利品。

㉑ 得趙王將：俘獲趙王的將領。　得：俘獲。

㉒ 泜(chí)水：在井陘口附近。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①。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②。

諸將效首虜，休，畢賀③，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④。'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⑤，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⑥？"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⑦。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⑧？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⑨，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⑩；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⑪！"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注　釋

① 生得：活捉。　購：懸賞徵求。

② 東鄉坐：〔讓廣武君〕面朝東坐。漢初以東向爲尊。　鄉：向。　西鄉對：〔韓信〕面向西對着。　師事之：像對待老師一樣事奉他。

師：名詞作狀語。

③ 效首虜：獻首級和俘虜。 休：結束。 畢賀：全都祝賀。

④ 右倍山陵：右面、背面要靠山。 倍：通"背"。背面。 前左水澤：前面、左面要靠水。《孫子兵法·行軍》杜牧注："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

⑤ 反：反而。

⑥ 以勝：以此取勝。 以：介詞。賓語省略。 術：戰術。

⑦ 顧：連詞。表示轉折。可譯爲"只是"。

⑧ 這兩句話見《孫子兵法·九地》。原文是："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⑨ 素：平日。 拊循：撫愛，撫慰。 士大夫：指衆將士。 市人：集市上的人。意謂烏合之衆。

⑩ 非："非……不可"的意思。 自爲戰：爲自己〔的生存〕而戰。 自爲：介詞結構作狀語。自作介詞爲的賓語，前置。

⑪ 今：表示假設。 走：逃跑。 寧：難道。 尚：還。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①？"廣武君辭謝曰②："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③！"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④，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⑤。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⑥。"因固問曰⑦："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⑧。"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⑨。'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⑩。'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⑪，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

衆⑫，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⑬。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⑭，欲戰恐久，力不能拔⑮，情見勢屈，曠日糧竭⑯，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⑰。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⑱。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⑲。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⑳？"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㉑，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㉒。北首燕路㉓，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㉔，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㉕，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㉖，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㉗。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注　釋

① 僕：謙詞。　燕：項羽封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在今北京市西南。齊：齊王田廣。都臨菑，今屬山東淄博市。　何若：何如，怎麼樣。

② 辭謝：表示謙讓。

③ 權：權衡。這裏是計量、策劃的意思。

④ 百里奚：春秋時楚國人，曾爲虞國大夫。晉滅虞，百里奚被俘，並且作爲陪嫁奴僕送往秦國。後來相秦穆公，七年而秦富强。

⑤ 若信者：像我韓信這樣的人。　爲禽：被擒。

⑥ 得侍：得以侍奉〔足下〕。指李左車被擒，韓信師事之。

⑦ 固：堅決。

⑧ 委心：把心交給你。即傾心。 歸計：聽從你的計謀。 歸：順從，依從。

⑨ 這是當時的成語。《晏子春秋·内篇雜下第六》也有類似的話。

⑩ 這是當時的成語。 狂夫：愚鈍之人。 擇：選擇。《漢書·鼂錯傳》作"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

⑪ 鄗(hào)：地名。在今河北高邑縣。

⑫ 不終朝：不到一個上午。

⑬ 農夫們没有誰不是停止耕作、放下農具、穿好的、吃好的、側耳静聽而等待命令的。意思是農夫們擔心戰亂臨頭，無心生産，只顧眼前享受，等待韓信的下一步行動。 輟(chuò)：停止。 釋耒：放下農具。 褕(yú)：美好。

⑭ 倦獘：疲倦，困乏。 頓之：使之(軍隊)困頓。 頓：用作使動。

⑮ 恐久：恐怕拖延時日。 拔：攻取。

⑯ 情見(xiàn)：真情暴露〔給敵方〕。 勢屈：意爲戰争的態勢不利於己。 屈：虧。 曠日：耗費時日。

⑰ 距境以自彊：拒守於邊境而使自己强盛。 距：通"拒"。 彊：後來多寫作"强"。

⑱ 下：投降。 權：秤錘。用權以知輕重，這裏指勝負。兩句意思是燕國、齊國長期跟韓信的軍隊相對抗而不投降，那劉邦和項羽之間的勝負是不能見分曉的。

⑲ 我雖愚昧，私下也認爲〔攻燕伐齊的計劃〕錯了。 過：錯。

⑳ 何由：該走哪條路。即該怎麽辦。

㉑ 案甲休兵：即按兵不動。 案：通"按"。 甲，兵：在這裏同義，都是指軍隊。 鎮趙：鎮守趙國。 撫其孤：撫恤趙國陣亡者的遺孤。

㉒ 饗士大夫：用酒食犒賞將士。 醳(yì)兵：給士卒飲酒，即犒賞士卒的意思。 醳：醇酒。名詞用作使動，醉酒的意思。

㉓ 首：向。這句意思是作出北向燕國的態勢。

㉔ 咫尺之書：一封書信。《漢書·韓信傳》顔師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暴(pù)其所長：顯示自己的長處。

㉕ 諠(xuān)言者：長於詭辯的人。 諠：通"譞"，詭詐。

㉖ 先聲而後實：先虚張聲勢而後採取行動。

㉗ 發使：派出使者。　使燕：出使燕國。　從風而靡：像隨着風一樣倒下。意思是很快就投降了。　靡：倒下。這裏是歸順、投降的意思。

汲　黯　《史　記》

【説明】汲黯(公元前？—前 112 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名臣。他的有名并不是因爲他有顯赫一時的政績，也不是因爲他有什麽高超的治國方略。他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爲他内行脩絜，剛正不阿。他不僅敢於和炙手可熱的大將軍亢禮，敢於痛罵舞文弄法的刀筆吏，也敢於面對漢武帝，揭露其"内多欲而外施仁義"。作爲一個封建官吏，的確難能而可貴。漢武帝雖不喜歡他的"戇"，也不得不肯定他近於"社稷之臣"。

汲黯對民間疾苦也頗爲同情。河南矯制，發粟振貧；替長安令受過，爲京城市民請命；反對因征匈奴而騷動天下；反對張湯等人所製造的種種冤獄。這些，都是當時一般官吏所做不到的。

漢武帝尊儒術，尚法制，而汲黯信奉黄老之言，這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不可能尊顯益貴。但汲黯心胸狹窄，對此頗有怨言，一直弄到"坐小法"而免官的地步。且黄老之術并不能解決當時的内外矛盾，這是汲黯所認識不到的。

本文節自《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①]。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②]。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③]。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④]。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⑤]。不至，至吴而還，報曰："越

人相攻，固其俗然⑥，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⑦，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⑧，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⑨，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⑩。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⑫。黯耻爲令，病歸田里⑬。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⑭。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⑮。黯學黄老之言⑯，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而任之⑰。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⑱。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⑲。歲餘，東海大治。稱之⑳。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㉑。治務在無爲而已㉒，弘大體，不拘文法㉓。

注　釋

① 濮陽：春秋時衛地，漢代爲縣，在今河南濮陽市南。

② 古之衛君：指戰國時的衛國君主。當時衛國已淪爲附庸小國，故但稱“君”。

③ 以父任：因爲父親保舉。漢代有“任子”制度。《漢書·哀帝紀》：“除任子令。” 注引應劭：“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産（同胞兄弟）若子一人爲郎。” 任：保任，保舉。 孝景：漢景帝劉啟，漢武帝的父親，公元前156—前140年在位。漢代標榜以孝治天下，從惠帝開始，皇帝的謚號之前都冠以“孝”字。 太子洗馬：太子宫中的屬官，秩比謁者（六百石），太子出行，乘馬前驅。洗：又作“先”。《漢書·百官公卿表》：“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舍人。” 以莊見憚：因爲莊嚴，使人憚畏。

④ 太子：指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40年即位。 謁者：郎中令屬官，掌管接待賓客，通報請謁等事。

⑤ 東越：指當時的閩越（今福建）和甌越（今浙江）。 相攻：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

使人告急天子。"(《史記·東越列傳》)　視：視察。

⑥ 本來他們的習俗是這樣的。　固：本來。　然：代詞。如此，這樣。

⑦ 河内：本指黄河北岸地區。漢代有河内郡，包括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東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區。

⑧ 屋比：房屋比連。　比：舊讀 bì。

⑨ 河南：郡名。在今河南省西北部。從長安去河内，先經河南。　傷水旱：爲水災旱災所傷害。

⑩ 臣謹以便宜：大意是我乘便自作主張。　謹：表敬副詞。　便宜：指不待上奏，見機行事。　持節：憑着符節傳達皇帝的命令。　發：發放。　振：救濟。古書亦寫作"賑"。

⑪ 歸節：歸還符節。　伏：承認。　矯制：義同"矯詔"。指假傳皇帝的命令。　制：皇帝的命令。

⑫ 賢：用作意動，賓語"之"承下省略。賢之，認爲他有才能。　釋之：免他無罪。　遷：調任。　滎(xíng)陽：縣名。在今河南滎陽市東北。　令：漢代萬户以上的大縣，其長官稱"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⑬ 恥：用作意動。認爲恥辱。　病：托病。　田里：家鄉。

⑭ 拜：授予官職。　中大夫：郎中令屬官，掌議論。後更名爲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

⑮ 以數(shuò)切諫：因爲常常直言正諫。　數：屢次。　留内：指留在朝内做官。　東海：郡名。在今山東南部郯城縣和江蘇北部邳州市一帶。

⑯ 黄老之言：即道家學説。道家以黄帝、老子爲宗。

⑰ 治官：治理官府之事。　丞：郡丞，太守的副職。　史：指掾(yuàn)史，分曹治事的屬吏。　任之：把事情委托給他們辦理。

⑱ 其治：指汲黯治理郡政。　責大指：責求大的宗旨。　苛：苛責，苛求。

⑲ 閨閤：指内室。閨閤同義，原指宫中小門。《爾雅·釋宫》："宫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⑳ 稱之：〔人們〕稱讚他。

㉑ 主爵都尉：秦代名主爵中尉，漢景帝改爲主爵都尉，掌管列侯之事，待遇與九卿同。汲黯於建元六年始任此職。　九卿：中央政府的九個主要部門，也是其長官名，即太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大行令(大鴻臚)、宗正、大農令(大司農)、少府。

㉒ 務：務求，力求。 無爲：這是道家的政治主張。提倡不擾民，任自然，無爲而治。

㉓ 弘：弘通，通達。 大體：事物的要點、全局。 文法：條文法令。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①]，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②]，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③]，任氣節[④]，内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⑤]，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⑥]。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⑦]。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注 釋

① 倨：不謙遜，傲慢。 少禮：缺少禮節。 面折：當面指責〔别人的過錯〕。 面：名詞用作狀語。 折：責讓，指斥。

② 不能忍見：意思是連見一面也不能容忍。 忍：能願動詞。與"不"連用，表示不能容忍、不願意。

③ 這個句子有的本子標點爲"好學游俠"。《漢書·汲黯傳》作"好游俠"，無"學"字。 游俠：是說喜歡交遊、仗義。

④ 任氣節：以氣節自任，即崇尚氣節。

⑤ 内行：指操守、品行。 脩：通"修"。善，嚴正。 絜：通"潔"。純潔，廉潔。 數犯主之顔色：常常冒犯皇上的威嚴。 顔色：臉色。

⑥ 傅柏：梁人，爲漢文帝次子梁孝王劉武之將。 袁盎(àng)：楚人，文帝時爲中郎將，"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史記·袁盎列傳》)景帝時被梁孝王派刺客殺害。傅柏、袁盎均爲人伉直忼慨，故汲黯慕之。

⑦ 善：與……相好。 灌夫：灌孟之子，在削平吴楚叛亂時立有軍功，名聞天下，武帝時任淮陰太守。灌夫爲人剛直，好任俠，後因參與武安侯與魏其侯的矛盾鬥争，被處死罪。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任濟南太守、江都相、右内史等職。好黄老之言，以任俠自喜。 宗正：九卿之一，掌管皇族宗室事務。 劉弃(qì)：《漢書》作"劉棄疾"。弃是"棄"的異體字。

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①，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②。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③。天子方招文學儒者④，上曰吾欲云云⑤。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⑥，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⑦！"羣臣或數黯⑧。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⑨，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⑩！"

注　釋

① 太后：指王太后。景帝之妻，武帝生母。　武安侯蚡：田蚡。其母臧兒先嫁給王仲爲妻，生兩女，一女即王太后。王仲早死，臧兒改嫁田氏，生田蚡。景帝後三年（公元前 141 年），封田蚡爲武安侯，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以田蚡爲丞相。

② 中（zhòng）二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九卿都屬於中二千石。《漢書·宣帝紀》顔師古注："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不爲禮：不行答拜之禮。

③ 汲黯謁見田蚡不曾行拜禮，只對他行拱手禮。汲黯當時任主爵都尉，屬中二千石。

④ 文學：指辭賦家，如司馬相如等人。　儒者：指儒家學派的人，如董仲舒等。

⑤ 云云：代詞性結構。意思是如此如此。《漢書·汲黯傳》顔師古注："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據荀悦《漢紀·孝武皇帝紀》載，漢武帝的原話是："吾欲興政治，法堯舜，如何？"

⑥ 陛下内心有很多的嗜欲而表面上却要施行仁義。

⑦ 這是個主謂倒裝句。謂語"甚矣"前置，表示强調的語氣。　戇（zhuàng）：剛直。

⑧ 羣臣中有的人責備汲黯。 或：無定代詞。有人。 數(shǔ)：數說，責備。

⑨ 寧：難道。 令：動詞。後面賓語"之"省略。令之，意爲叫他們。 從(sǒng)諛：慫恿奉承。 承意：迎合旨意。

⑩ 縱：即使。 愛：愛惜。 奈……何：對……怎麽辦。 辱朝廷：玷辱朝廷。意爲在朝任職，而不能匡輔國君，這就是玷辱了朝廷。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數①，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②。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③。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⑤。"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⑥，至如黯，近之矣⑦。"

注 釋

① 且：將。 賜告：特許居家養病。按當時制度，官吏病滿三個月，應免官。經特許休養，可以不免官。《史記·高祖本紀》注："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告：休假。 數：多次。

② 莊助：吴人，漢武帝時爲中大夫、會稽太守，後入侍宫中，因淮南王謀反，助受牽連，被殺。 爲請告：替汲黯請假。"爲"的賓語"之"省略。

③ 居官：擔任官職。 無以踰人：没有什麽地方能超過别人。 踰：踰越，超過。

④ 然而讓他輔佐年少的國君保守成業，却極其堅定。"城"字乃"成"之誤。《漢書·汲黯傳》正作"守成"。

⑤ 賁(bēn)育：孟賁、夏育，皆戰國時勇士。

⑥ 社稷之臣：一心爲國的忠臣。 社稷：國家的代稱。

⑦ 至如：連詞性結構。用於句首，表示轉折關係。相當於"至若"、"至於"。 近之：近乎社稷之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①。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②。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③。其見敬禮如此④。

注　釋

① 青：衛青，衛皇后的同母弟。　侍中：入侍宮中。　踞廁：坐在牀邊。　廁：通"側"。

② 丞相弘：即公孫弘。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爲丞相。　燕見：即"宴見"。皇帝在閒暇時召見臣下。　燕：通"宴"。　冠：用作動詞。戴帽子。

③ 武帳：設五兵（矛、戟、鉞、楯、弓矢）於帷帳四周以示威武，故名武帳。　可：許可，批准。

④ 見：表被動。可譯爲"被"、"受到"。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①，曰："公爲正卿②，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③，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④，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⑤。"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⑥，忿發罵曰⑦："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⑧，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⑨"

注　釋

① 張湯：漢武帝時著名酷吏。當過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後被人誣陷，自殺。　更（gēng）定律令：修改刑律法令。　廷尉：九卿之

一，漢景帝時曾更名爲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名廷尉。張湯任太中大夫時，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於元朔三年（公元前 126 年）任廷尉。 數（shuò）：屢次。 質責：質問、責備。

② 正卿：九卿均爲正卿。至於中尉、主爵都尉、内史等，雖位列九卿，但非正卿。

③ 囹圄（língyǔ）：監獄。

④ 非：詆毀， 苦：使人受苦。 放析：攪亂破壞。兩句大意是以詆毀折磨人成就你的行事，以散亂破析成法成就你的功名。

⑤ 爲什麽竟然把高祖的法制亂加更改呢？你將因此禍及子孫了。 何……爲：表反問的固定結構。可譯爲"爲什麽……呢"。 高皇帝：漢高祖劉邦。 約束：指法令。 紛：紛亂。 更（gēng）：更改。 無種：絶後。意爲子孫也將被誅滅。

⑥ 文深小苛：文辭周密，小節苛細。 伉厲守高：伉直嚴峻，堅守大的原則。 不能屈：不能使張湯屈服。

⑦ 忿發：發怒。因爲張湯不屈服，所以汲黯發怒罵之。

⑧ 刀筆吏：指主管文案的官吏。 刀筆：本爲兩種書寫工具。

⑨ 必湯也：作後兩句的謂語，前置，有强調的意思。 重（chóng）足而立：兩足并立，不敢往前邁步。 側目而視：斜着眼睛看，不敢正視。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①。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②。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③。上分别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④。而黯常毁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⑤，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⑥，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⑦。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⑧，唯天子亦不説也，欲誅之以事⑨。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⑩，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⑪，請徙黯爲右内史。"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⑫。

注　釋

① 征匈奴：匈奴是我國古代北方的少數民族之一，秦漢之際常爲患邊境。漢初主要是採取和親忍讓政策。漢武帝時，國力强盛，開始對匈奴用兵，先後派衛青、李廣、霍去病等進擊匈奴，經過三次大戰（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西北邊境基本安定下來。　招懷四夷：當指公元前138—前126年張騫第一次通西域，約大月氏夾擊匈奴，以及公元前130年派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等而言。

② 務少事：力求少發生事端。　乘上閒：乘皇上有空隙的時候。　胡：指匈奴。汲黯反對征匈奴，與他信奉黄老之言有關。

③ 事：事端。指權貴之間的傾軋及地方上的各種案件。　吏民：官吏和普通百姓。　巧弄：取巧弄法。

④ 分別文法：意思是根據法律條文來分別處理弄巧的吏民。　奏決讞（yàn）：把罪案判決書報告〔漢武帝〕。　以幸：以求得寵幸。

⑤ 面觸：當面頂撞。這裏是當面指責的意思。　徒：副詞。只是。　懷詐飾智：心懷詐僞，外飾智巧。　阿（ē）：迎合。　取容：取得國君的容納。意謂保住自己的官爵。

⑥ 專：副詞。專門。　深文巧詆：援引周密苛嚴的法律條文巧妙地詆毁人。

⑦ 反其真：恢復事情的真實面貌。意謂伸冤。　以勝爲功：以制服〔別人〕爲有功。

⑧ 深心疾黯：深深地在心中疾恨汲黯。

⑨ 唯：連詞。相當於"雖"，可譯爲"就是"。　說（yuè）：喜歡。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悦"。　誅之以事：借故殺掉他。

⑩ 右内史：掌治京師的長官。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後來，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爲京兆尹。　界部中：所管轄的地區之中。

⑪ 素：平素。　重臣：有威望的大臣。公係弘企圖利用貴人宗室的勢力來陷害汲黯。

⑫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汲黯於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由主爵都尉轉任右内史，任職五年。

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①。人或說黯曰②："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③。"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④？"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⑤。

淮南王謀反⑥，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⑦。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⑧。"

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⑨，黯又非毀弘、湯等⑩。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⑪；湯至御史大夫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⑬。黯褊心，不能無少望⑭。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⑮。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⑯。"

注　釋

① 亢禮：抗禮。平等相見，揖而不拜。

② 有人規勸汲黯說。　說(shuì)：勸說。

③ 下：用作動詞。處在……之下。　拜：見面時行跪拜之禮。

④ 以大將軍之尊貴而有長揖不拜之客，反而不貴重嗎？意思是更貴重，因爲大將軍能禮賢，身價就更高了。　揖客：平揖(行拱手禮)不拜之客，與主人亢禮。

⑤ 所疑：疑難問題。　遇黯：對待汲黯。　平生：往常。

⑥ 淮南王：指劉安。文帝十六年襲父封爲淮南王，在位四十二年。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因謀反不遂，自殺。

⑦ 難惑以非：難以非惑之。意思是很難用錯誤的意見來誘惑他。

⑧ 發蒙：揭去蒙頭巾。《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

耳。"《集解》引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振落：搖落〔樹上的〕枯葉。亦極言其易的意思。

⑨ 稍：漸漸地。　同位：官品相同。

⑩ 非毀：非議批評。

⑪ 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⑫ 御史大夫：協助丞相處理政務，並掌彈劾監察。張湯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爲御史大夫。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屬於三公之列。

⑬ 從前汲黯下面的丞和史一類屬官現在都與汲黯官位相等，有的人受到重用職位還超過了他。　丞相史："相"字爲衍文，會注本亦無"相"字。《漢書·汲黯傳》正作"丞史"。

⑭ 褊（biǎn）心：心地狹窄。　不能無少望：不能没有一點點怨氣。望：怨恨。

⑮ 有閒（jiàn）：不久，一會兒。　罷：退回去。

⑯ 一個人果真不可以没有學問，從汲黯的言論來看一天天更加不行了。學：漢武帝所說的"學"乃儒學，與汲黯道不同。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①。縣官無錢，從民貰馬②。民或匿馬，馬不具③。上怒，欲斬長安令④。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⑤。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⑥，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⑦！"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⑧。黯請閒，見高門⑨，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⑩，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⑪。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者家；所鹵獲，因予之⑫，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⑬。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虚府庫賞賜⑭，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

乎⑮？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⑯，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⑰，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⑱。"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⑲。於是黯隱於田園。

注　釋

① 居無何：過了沒有多久。　渾邪王：匈奴西部（今甘肅武威、張掖一帶）的首領，屢被霍去病擊敗，於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率部投降。漢王朝派二萬輛車去迎接。

② 縣官：當時稱天子爲縣官。這裏指國家。　貲（shì）：賒購。

③ 匿：隱藏。　具：齊備。

④ 長安：今陝西西安市，當時是右內史所管轄的屬縣。徵調馬匹之事，長安縣首當其衝，因"馬不具"，故漢武帝發怒，要殺掉長安縣令。

⑤ 只要把我汲黯斬了，老百姓就會願意交出馬匹。　獨：副詞。只。汲黯時任右內史，故挺身而出爲長安令承擔責任。

⑥ 畔：通"叛"。　徐以縣次傳之：慢慢地由沿途各縣依次傳送匈奴降衆〔到京師〕。

⑦ 罷（pí）弊中國：使中國人疲勞困乏。　罷：通"疲"。　弊：通"弊"。事：事奉。

⑧ 與：介詞。賓語"之"（指匈奴降衆）省略。　市：動詞。做買賣。坐：獲罪。　當：判處。三句意思是等到渾邪率降衆到達京師之後，京城商人同匈奴做買賣的人，因買賣違禁品而判處死罪的有五百餘人。

⑨ 請閒（jiàn）：指請求拜見皇上的機會。　見高門：在未央宮的高門殿拜見〔漢武帝〕。

⑩ 攻當路塞：攻打當道的要塞。　絶和親：漢文帝、景帝、武帝初年，都曾與匈奴和親。從漢以馬邑城誘騙單于之計失敗，"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史記·匈奴列傳》）

⑪ 勝（shēng）：盡。　以巨萬百數（shǔ）：用百萬萬來計算。《史記·司馬

相如列傳》:"費以巨萬計。"《索隱》:"按:巨萬猶萬萬也。"　巨萬百:即百巨萬。　數:動詞。計算。

⑫ 擄獲的財物,也隨着分給從軍死者的家屬。　鹵:通"擄"。

⑬ 謝:酬謝。　塞:滿足。

⑭ 虛府庫:使府庫空虛。　賞賜:《漢書·食貨志》:"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⑮ 市買長安中物:在長安城中買賣東西。　文吏:掌文案的法吏。　繩:用作動詞。根據法律處分。　闌出:未經允許擅自而出。　財物:特指違禁物品。《漢書·汲黯傳》注引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跟胡人做生意),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

⑯ 微文:微不足道的法律條文。

⑰ 庇其葉而傷其枝:保護樹葉却損傷樹枝。

⑱ 妄發:相當于"胡說"。

⑲ 坐小法:犯小法而獲罪。　會赦免官:正好遇着大赦,〔未治罪〕只免去本官。汲黯坐法免官在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①,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②。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③。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④。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⑤:"臣自以爲填溝壑⑥,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⑦,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⑧,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⑨?吾今召君矣⑩。顧淮陽吏民不相得⑪,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⑫。"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⑬,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⑭。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⑮,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

事，舞文法⑯，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⑰。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⑱。"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⑲。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⑳。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㉑。七歲而卒㉒。

注　釋

① 居數年：過了數年。此處當有誤。汲黯罷官在元狩四年，更鑄五銖錢在元狩五年，"召拜黯爲淮陽太守"也在元狩五年。所謂"居數年"，與史實不符。　五銖錢：漢武帝時開始鑄造的一種銅幣，圓形方孔，重五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歷史上數量多、流行久的一種銅幣。

② 盜鑄錢：私人偷偷地鑄錢。漢武帝時"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漢書·食貨志》）

③ 淮陽：國名。漢高祖十一年置，下設陳、苦、陽夏等九個縣。漢惠帝後，時爲國，時爲郡。汲黯既爲淮陽太守，此時當是郡名。其地在今河南省境内。　楚地之郊：楚地的交通要道。《漢書·汲黯傳》顔師古注："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　召拜黯：召、拜兩個動詞共一個賓語，即召見黯並任命他。

④ 伏謝：拜伏辭謝。　彊（qiǎng）：强制，硬要。後來多寫作"强"。

⑤ 爲：介詞。向，對。

⑥ 填溝壑：死的婉辭，表自謙。意謂死無葬地，尸骨只能填在溝壑之中。

⑦ 狗馬病：謙詞。臣子對國君自謙爲狗馬。

⑧ 中郎：郎中令的屬官，在皇上身邊服務的近侍之臣。　禁闥（tà）：宫廷的門户。意謂在皇帝的左右。　補過拾遺：〔替皇上〕彌補過失糾正疏漏。

⑨ 薄：用作動詞。輕視。

⑩ 我不久就要召你回來。　今：在這裏表示時間不久。

⑪ 顧：連詞，表轉折。只是。　不相得：不和合，不融洽。意謂淮陽的地方官員與老百姓關係緊張。

⑫ 徒：只要。　得：得到。這裏是借重的意思。　重：指威望。　卧：靠在几案上。

⑬ 過：拜訪。　大行：九卿之一。後改爲大鴻臚，掌管少數民族及外交事務。　李息：郁郅(今甘肅慶陽縣)人。三次擔任將軍，皆無功，後來任大行。

⑭ 弃：意謂放逐。　與(yù)：參預。

⑮ 飾非：掩飾自己的過錯。　巧佞：取巧諂媚。　辯數(shǔ)：分辯數説。意思是不承認過錯，好自我分辯表白。

⑯ 好興事：喜歡製造事端。　舞文法：搬弄法律條文。

⑰ 御：迎合。　挾：挾持，利用。　賊吏：酷吏。

⑱ 僇(lù)：通"戮"。懲罰。

⑲ 如故治：跟從前的治理原則一樣。汲黯曾任東海太守、右内史等地方長官，都以"無爲"作爲施政原則。　政清：政治清平。

⑳ 抵：抵償，抵當。

㉑ 以諸侯相秩：拿諸侯國相的俸錢。諸侯國相的月俸爲二萬錢，郡太守月俸錢爲一萬六。汲黯以太守之職拿諸侯國相的俸錢，是特殊待遇。

㉒ 七歲：七年。汲黯從公元前 118 年任淮陽太守，至公元前 112 年去世，凡七年。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①。安文深巧善宦②，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③。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④。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⑤。

注　釋

① 姑姊：父親的姐妹叫姑，比父親年長的叫姑姊。　少：年輕時。

② 文深巧：文辭周密工巧。　善宦：很會作官。

③ 以：介詞。表示人物所憑藉的身份。

④ 蓋侯信：王太后之兄王信，亦即田蚡的同母兄。 蓋：縣名。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北。 任：保舉。 再：兩次。

⑤ 嚴憚：敬畏。 出其下：出於汲黯之下。意思是不敢超過汲黯。

西門豹治鄴 《史記》

【說明】西門豹是戰國初期魏國傑出的無神論者。他在任鄴縣令時，嚴懲了罪大惡極的老巫婆和鄉官、三老等人，揭穿了他們大搞迷信、殘害人民的騙人把戲。西門豹還徵發鄴縣羣衆，興修水利，發展了農業生產。他的治鄴顯示了他的魄力和政治才能。這篇文章言辭簡潔，情節生動，通過"送女河上"這一場面的刻畫，突出地表現了西門豹的深沉而機智的性格。

本篇選自《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續補部分，題目是後加的。褚少孫，潁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家住沛縣（今江蘇沛縣）。西漢元帝、成帝年間（公元前48—前7年）曾爲博士。他爲《史記》補寫了《孝武本紀》、《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等篇，又爲《外戚世家》、《滑稽列傳》增補了一些內容。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①。豹往到鄴，會長老②，問之民所疾苦③。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④。"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⑤，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⑥。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⑦，云'是當爲河伯婦⑧。'即娉取⑨。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穀衣⑩，閒居齋戒⑪；爲治齋宮河上⑫，張緹絳帷⑬，女居其中，爲具牛

酒飯食，行十餘日⑭。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⑮，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⑯。以故城中益空無人⑰，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⑱。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云⑲。"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⑳，吾亦往送女。"皆曰："諾㉑。"

注　釋

① 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名斯，戰國初期魏國的君主。先後任用李悝(kuī)爲相，吴起爲將，西門豹爲鄴令，獎勵耕戰，使魏國成爲戰國初期的强國。　鄴：今河北臨漳縣。　令：縣令，縣的長官。

② 會長老：會集長老。　長老：地方上年紀大的人。

③ 問他們關於老百姓痛苦的事情。　之：他們，指長老。　民所疾苦：老百姓痛苦的事情。這裏"之"和"民所疾苦"做"問"的雙賓語。

④ 河伯：迷信傳説中的水神名。　以故：因爲這個緣故。

⑤ 三老：古代的鄉官，掌管地方上的思想教育。　廷掾(yuàn)：輔佐縣令的官。　歲：每年。　賦斂百姓：向老百姓徵收賦税搜刮錢財。

⑥ 祝巫(wū)：舊時以裝神弄鬼搞迷信活動爲職業的人。　祝：替人告神求福的人。　巫：用舞蹈降神而替人祈禱的人。　持：拿着。

⑦ 當其時：當那個時候，指"爲河伯娶婦"的時候。　行視：巡行查看。　小家女：小户人家的女子，即貧苦老百姓的女子。　好：漂亮。

⑧ 使説"這女子應當做河伯的妻子"。　是：指示代詞，指這個女子。

⑨ 馬上下聘娶去。娉(pìn)：通"聘"，下聘，舊時給女方送財禮表示訂婚。　取："娶"的古體。

⑩ 洗沐之：給她洗澡洗頭。　沐：洗頭。　爲治新繒(zēng)綺(qǐ)穀(hú)衣：給她做新的絲綢花衣。　繒：綢子。　綺：有花紋的綢子。　穀：有皺紋的紗。

⑪ 閒居：獨自居住。　閒：隔離。　齋戒：一種迷信活動。指祭祀鬼

神前，洗乾淨身子，穿整潔的衣服，以表示虔誠。

⑫ 齋宮：即供閒居齋戒用的屋子。 河上：河岸上。 河：指漳河。

⑬ 張掛起赤黃色和大紅色的綢帳。 緹(tí)：赤黃色。 絳(jiàng)：大紅色。 帷(wéi)：圍在四周的帳幕。

⑭ 具：備辦。 牛酒：牛肉和酒。古代以牛爲三牲(牛羊豬)之首。 行：經過。

⑮ 〔大家〕共同給它裝飾點綴，像嫁女兒一樣的床鋪枕席。 之：指嫁女床席。

⑯ 以故多持女遠逃亡：因爲這個緣故大多帶着自己的女兒遠遠地逃走了。

⑰ 益：愈益，越來越……。

⑱ 所從來久遠矣：意思是，這種情況從開始以來已經很長久了。指"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這種情況。 所：代詞，與"從來"構成名詞性詞組作"久遠"的主語。

⑲ 民人俗語：老百姓中間流傳的俗語。 即：假設連詞，倘若，假如。 漂没：漂走沉没，指河水泛濫造成的災害。 溺(nì)：淹死。 云：用在引文後邊的語氣詞，表示"據説如此"的意思。

⑳ 父老：古代的鄉官。下文"里父老"義同。 幸來告語之：意思是把這件事告訴我對我是有幸的。 幸：形容詞作狀語，有幸的意思，表示對對方的尊敬。 之：指"送女河上"的事。

㉑ 諾：答應的聲音，表示同意。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①。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②，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③。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綈單衣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⑤，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⑥："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⑦，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⑧。"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⑨，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⑩！"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

頃,曰:"弟子何久也? 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⑪。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⑫。煩三老爲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⑬。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⑭?"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⑮。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⑯。"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⑰。"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注　釋

① 之:指長老(地方上年紀大的人)。

② 官屬:官員一類,指廷掾等。　豪長者:指地方上有錢有勢的人。

③ 以:介詞,用。這裏是"以……身份"的意思。

④ 跟隨老巫婆的女徒弟有十來個人,都身穿絲綢的單衣。　弟子:徒弟。　所:表約數。如同説"左右"或"上下"。　衣:第一個"衣"字用作動詞,"穿"的意思。　繒單衣:絲綢的單衣。

⑤ 將:扶着。　出帷中:從帷帳中出來。

⑥ 顧:回過頭去看。

⑦ 煩:敬詞,表示請託。　大巫嫗(yù):大巫婆。　嫗:對老年婦女的稱呼。

⑧ 得:能願動詞,表示情況需要。　更(gèng):重新。　後日:遲幾天。

⑨ 有頃:過了一會兒。

⑩ 趣(cù):通"促",催促。

⑪ 凡:總共。

⑫ 白事:説明事情。　白:陳述,説明。

⑬ 簪(zān)筆磬(qìng)折:插着筆,彎着腰。形容西門豹做出恭恭敬敬的樣子。　簪筆:把筆插在冠前的頭髮上。　簪:古代别住頭髮的

一種首飾。這裏用如動詞,"插"的意思。 筆:簪子頭上裝上毛,像筆。不是真正用來書寫的。古代官吏,頭上戴上這種東西,只是表示聽從吩咐的一種禮節。 磬折:比喻像石磬一樣彎着。 磬:古代一種用玉或石做成的樂器,形狀像曲尺。 良久:很久。

⑭ 奈之何:古漢語中一種凝固結構,意思是"對(把)它怎麼辦(樣)",可以直譯爲"怎麼辦"。

⑮ 且:連詞,而且。 色如死灰:臉色像死灰一樣。 色:臉上的氣色。

⑯ 須臾(yú):片刻,一會兒。

⑰ 廷掾可以站起來了!估量河伯留客時間的長久,你們都散了吧,離開這裏回家吧。 狀:用作動詞,"看……情況"的意思。 若:你們。 罷去歸:是三個動詞連用。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①]。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②]。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③]。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④]。"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⑤]。

注 釋

① 發:徵發。 鑿:開挖。 溉:灌溉。

② 少煩苦:稍微感到厭煩勞累。 少:稍微。 不欲:指不想幹。

③ 老百姓可以和他們共同爲成功而快樂,不能同他們一起考慮事情的開始。 以:介詞,同"與"。後面省略了"之"字。指人民。

④ 患苦我:以我爲禍患痛苦,即因我而受害受苦。 患苦:意動用法。 期:期望,預期。 令:使,讓。

⑤ 民人以給足富:老百姓因食用豐富充足而生活富裕起來。 給(jǐ):豐足。與"足"構成聯合詞組,作介詞"以"的賓語。

張騫傳(節録) 《漢書》

【《漢書》介紹】《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起於漢高

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止於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共二百二十九年。全書共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共一百篇。唐顔師古爲它作注時,又析爲一百二十卷。

《漢書》的主要作者是班固。班固(公元 32—92 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東漢著名的史學家。漢明帝時任蘭臺令史,漢和帝時隨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爲中護軍。後竇憲謀反,事敗自殺;班固被牽連,死於獄中。

東漢初年,地主階級的思想統治日益强化,封建皇帝大力提倡尊孔讀經,宣揚讖緯神學。班固的父親班彪就主張編寫歷史要"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他編寫了《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班固在此基礎上,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才把《漢書》的初稿編成,其中的《天文志》和八表是他死後由他的妹妹班昭補編的。

《漢書》强調帝王正統,宣揚"君權神授"。它對統治階級的罪行雖也有所揭露,但根據的是儒家的道德標準,目的是給統治者提供鑒戒。因此,思想性遠不如《史記》。但是《漢書》在史料方面有相當大的價值,特别是其中的十志,對於我們研究漢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天文等方面的情況,是很重要的歷史文獻。

作爲傳記文學來説,《漢書》的成就也比《史記》大爲遜色。文筆不如《史記》奔放流暢,描寫人物也不如《史記》活潑生動。它的特色是行文整齊,記事周密。

【説明】本文記載了我國古代傑出的外交家張騫(qiān,公元前? —前 114 年)兩次出使西域的情況,爲我們研究西漢初年的民族問題以及中外關係問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張騫通西域是我國和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漢武帝時期,中國各民族的團結得到進一步加强,但我國北方的匈奴貴族經常

進行破壞騷擾，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直接目的就是要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雖然聯合的目的没有達到，但這次出使却溝通了西北邊境少數民族與中央王朝的聯繫，加强了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團結，有利於漢王朝徹底打垮匈奴貴族武裝集團，鞏固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張騫通西域，還對後來形成的"絲綢之路"起了開創作用，發展了我國和中亞、西亞許多國家的友好關係，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這説明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人民就爲世界人民的團結合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本篇選自《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張騫，漢中人也①。建元中爲郎②。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③，以其頭爲飲器④，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⑤。漢方欲事滅胡⑥，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⑦，乃募能使者⑧。騫以郎應募，使月氏⑨。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⑩。徑匈奴⑪，匈奴得之，傳詣單于⑫。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⑬？吾欲使越⑭，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⑮，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⑯。

注　釋

① 漢中：漢代郡名，郡治在南鄭（今陝西漢中市南鄭縣）。

② 建元：漢武帝（劉徹）的第一個年號（公元前 140—前 135 年）。　郎：官名，漢代屬光禄勛，負責宫廷侍衛，隨從皇帝出行。

③ 匈奴：我國古代北方的民族。　降者：投降過來的人。　月氏（zhī）：我國古代西部的兄弟民族。原住敦煌、祁連山一帶，漢文帝時被匈奴老上單于（chányú）擊敗西走，到達今阿姆河流域（今塔吉克斯坦和阿

富汗境内一帶)建立王朝,稱大月氏。

④ 飲器:飲酒的器具。

⑤ 無與共擊之:没有人和他們(月氏)一起打匈奴。

⑥ 事:從事。　胡:指匈奴。

⑦ 道:道路。　吏:經過。

⑧ 募:招募。

⑨ 使月氏:張騫出使月氏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8 年)。

⑩ 堂邑氏奴甘父:堂邑氏的奴僕名叫甘父的。　堂邑氏:漢人,姓堂邑。　隴西:漢代郡名。郡治在狄道(今甘肅臨洮縣)。

⑪ 徑:途徑。用作動詞,"取道"的意思。

⑫ 傳(zhuàn):傳車,古代在驛站上設有車馬,用來傳遞公文等,這裏是名詞用作狀語,"用傳車送"的意思。　詣(yì):到。　單于:匈奴對君主的稱呼,這裏指軍臣單于(公元前 160—前 126 年在位)。

⑬ 月氏在我的北邊,漢朝人怎麼能往那兒出使呢?　按:月氏實際在匈奴西。

⑭ 越:指當時的南越(今五嶺以南)。秦末農民起義時,真定(今河北正定縣)人趙佗割據南海、桂林等地(包括今廣東、廣西等地)稱"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受封爲"南越王"。後來,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南越相吕嘉叛亂,被武帝派兵平定,廢封國,設置郡縣。

⑮ 留騫:扣留了張騫。

⑯ 漢節:漢朝給予使臣的一種出使憑證,用竹做竿,上面飾以羽或毛。

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①,西走數十日,至大宛②。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③,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④,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⑤。誠得至,反漢⑥,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⑦。"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⑧,抵康居⑨。康居傳致大月氏⑩。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⑪。既臣大夏而君之⑫,地肥饒,少寇,志安樂⑬,又自

以遠遠漢⑭，殊無報胡之心⑮。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⑯。留歲餘，還。並南山⑰，欲從羌中歸⑱，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内亂⑲，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⑳，堂邑父爲奉使君㉑。

騫爲人彊力㉒，寬大信人㉓，蠻夷愛之㉔。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㉕，射禽獸給食㉖。初㉗，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㉘，唯二人得還。

注　釋

① 其屬：指張騫出使時帶領的人。　亡：逃亡。　鄉：“向”的古字。

② 大宛(yuān)：古西域國名，在大月氏東北，今烏兹别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

③ 饒：富饒、多。　通：交往，聯繫。

④ 閉道：封鎖道路，不讓通行。

⑤ 唯：句首語氣詞，表示希望、祈求的意思。　道：“引導”的“導”，古代本作“道”。

⑥ 誠：果真，表未定事實的假設。　得至：能够達到〔大月氏〕。　反：後來寫作“返”。

⑦ 賂(lù)：送人財物。　遣(wèi)：送，贈給。　勝(shēng)：盡。

⑧ 發：派遣。　譯道：翻譯和嚮導。

⑨ 康居(qú)：古代中亞國名，在今哈薩克斯坦和烏兹别克斯坦境内。

⑩ 致：送到。

⑪ 立其太人爲王：《史記·大宛列傳》作“立其太子爲王”。

⑫ 已經使大夏臣服而統治着它(大夏)。　臣：名詞用做使動，“使〔大夏〕臣服”的意思。　大夏：古西域國名，在大月氏南，今阿富汗境内。　君：名詞用作動詞，做君主的意思。　之：指大夏。

⑬ 寇：侵擾。　志：志趣，心意趨向。

⑭ 第一個“遠”字，“遥遠”的意思。第二個“遠”字舊讀(yuàn)，“離開”的意思。

⑮ 全没有報復匈奴的意思。　殊無：全没有。

⑯ 竟：終，終於。　要領：問題的關鍵。這裏指明確的表示。

⑰ 並(bàng)：通"傍"，沿着。　南山：指昆侖山。

⑱ 羌中：我國古代西部羌族居住的地方，在今甘肅一帶。

⑲ 公元前126年，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lí)王伊稚斜(公元前126—前114年在位)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自立爲單于。　内：作狀語。

⑳ 拜：封建朝廷授予官職。　太中大夫：郎中令的屬官，主管議論政事。

㉑ 堂邑父：即上面所說"堂邑氏奴甘父"。　奉使君：堂邑父的官號。

㉒ 彊力：堅强而有毅力。　彊：後來多寫作"强"。

㉓ 寬大：度量寬大。　信人：對人誠實守信。

㉔ 蠻夷：我國古代對漢族以外的民族的一種污蔑性的稱呼。

㉕ 窮急：窮困，急迫。

㉖ 給：供給。

㉗ 初：當初。指張騫、堂邑父開始出發的時候。

㉘ 離開漢十三年。即公元前138—前126年。

騫身所至者①，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②，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③。語皆在《西域傳》④。

騫曰⑤："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⑥，問安得此⑦，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⑧。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⑨。其俗土著⑩，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⑪，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⑫。'以騫度之⑬，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⑭。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⑮；從蜀，宜徑⑯，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⑰，多奇物，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⑱，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遊設利朝也⑲。誠得而以義屬之⑳，則廣地萬里，重九譯㉑，致殊俗㉒，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㉓，四道並出㉔：出駹，出冉，出徙、邛，出僰㉕，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冉，南方閉嶲、昆明㉖。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㉗，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㉘，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㉙，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㉚，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注　釋

① 身：親身。　所至者：所到的地方。

② 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並且聽說了這些國鄰近的五、六個大國的情況。　其旁：指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國的鄰近。

③ 具：全。　所有：指物產。

④ [張騫當時對漢武帝所說的]話都記載在《漢書·西域傳》(見《漢書》卷九十六)中。

⑤ 騫曰：張騫說。這段話是在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說的，見《漢書·西南夷傳》。

⑥ 邛(qióng)竹杖：邛崍山出產的竹杖。　邛：邛崍山，在今四川中部。　蜀：漢代郡名，郡治在成都市。　蜀布：蜀地所產的布。

⑦ 安得此：從哪裏得到這些東西。

⑧ 賈(gǔ)人：商人。　市：買。　身毒(yuāndú)：印度的古譯名。

⑨ 可：大約。

⑩ 土著：定土而居的意思。與遊牧民族相對而言。

⑪ 卑濕：地勢低濕。

⑫ 大水：指恒河。

⑬ 度(duó)：忖度，推測。

⑭ 這就表明[身毒]大概離蜀地不遠了。　其：表推測的語氣詞。

⑮ 少：稍微。　得：得到，這裏是抓住的意思。

⑯ 宜：應當。　徑：形容詞，徑直，道路直而近。

⑰ 安息：亞洲西部的古國，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帶。　屬：類。

⑱ 頗：副詞，表程度較大，略等於"相當地"。

⑲ 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可用贈送財物，施之以利的辦法，讓他們來朝見。　設：施。　朝：使動用法，使……朝見。

⑳ 得：能够。　以羈屬之：指不用武力而施用恩誼使之歸附於漢。　屬：使動用法，使……歸附。　之：指上述大宛等國。

㉑ 重九譯：[一直到達]要經過多次輾轉的翻譯才能聽懂話的遠方。　重：重複。　九：表示多數。

㉒ 致殊俗：使不同習俗的人到來。　致：招引，使到來。

㉓ 闃：山。　犍(qián)爲：漢代郡名，郡治在僰(bó)道(今四川宜賓市)。　間使：秘密使者。

㉔ 四道：四條路線。　並出：一同出發。

㉕ 駹(máng)：冉駹，漢代我國西南氐族建立的政權。故地在今四川茂縣境。　冉(zuó)：冉都，漢代我國西南冉族建立的政權，在今四川漢源縣。　徙(xǐ)：漢代我國西南徙族建立的政權，在今四川雅安地區北部。　邛：邛都，漢代我國西南邛族建立的政權，故地在今四川西昌市東南。　僰：先秦我國西南的白族建立的政權，故地在今以四川宜賓爲中心的川南和滇東一帶地方。

㉖ 其北方閉氐、冉：從北路去的使者被氐、冉阻攔住了。　氐(dī)：我國古代西部的民族。　嶲(xī)：亦稱嶲州夷，我國古代西南的民族，居住在今四川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西，錦屏山、鹽井河以東地區。　昆明：即昆明夷，我國西南古民族，在嶲州夷西南，居住在今四川鹽源縣。

㉗ 輒：副詞，總是。　殺略：殺害和搶劫。

㉘ 滇(diān)越：古國名，即滇國，故地在今雲南東部滇池附近地區。一說滇國在今雲南大理市，那是雲南西部。

㉙ 間出物：私自運出貨物。

㉚ 西南夷：我國古代對西南各民族的通稱。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①，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②。是歲，元朔六年也③。後二年，騫爲衛尉④，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⑤。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⑥，贖爲庶人⑦。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⑧，殺數萬人，至祁連山⑨。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⑩，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⑪，空，無匈奴⑫。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⑬。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⑭。

注　釋

① 校尉：武官名，漢武帝設置，掌管屯兵。漢代大將軍下有五部，每部有一校尉。　大將軍：最高武官名，掌統兵征戰。這裏指衛青，他是漢武帝時擊敗匈奴的主將之一。

② 博望侯：張騫的封爵，博望在今河南南陽市東北。

③ 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 年。　元朔：漢武帝的年號。

④ 後二年：又過了兩年，即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　衛尉：負責宫廷守衛的官，秦時設置，漢代沿襲，爲九卿之一。

⑤ 李廣：漢代與匈奴作戰的名將，善射。公元前 121 年，李廣帶四千騎，張騫帶一萬騎異道出擊匈奴。　右北平：漢代郡名，郡治在平剛(今河北平泉縣)。　俱：偕，一同。

⑥ 後期：晚於約定的日期到達。　當：判罪。

⑦ 贖爲庶人：根據漢朝的法律，犯死罪的可以用錢贖罪免死，有爵位的可以削爵，免爲庶人，以此贖罪。

⑧ 驃騎將軍：漢代的將軍名號，位僅次於大將軍，這裏指霍去病。霍去病於公元前 121 年的春夏，兩次攻打匈奴，他是漢武帝時擊敗匈奴的又一主將。　匈奴西邊：指匈奴西部，今甘肅河西走廊一帶。

⑨ 祁連山：在今甘肅省西部。

⑩ 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秋天，匈奴單于因爲渾邪王和休屠(xiūchú)王戰事不利，被漢將霍去病殺虜了好幾萬人，很是憤怒，要把

他們仆去處死。渾邪王和休屠王就決定一同向漢投降。後來，渾邪王又殺了休屠王，帶領數萬人投降漢朝。　渾邪：是漢朝時匈奴西部的部落名，居住在今甘肅武威、張掖一帶。

⑪ 金城：漢代縣名，縣治在允吾(qiānyá，今甘肅皋蘭縣)。　河西：指黄河以西今甘肅省西北部一帶。後來漢武帝在這一帶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個郡。　南山：指祁連山。　鹽澤：又名蒲昌海，也叫泑(yǒu)澤，即今新疆的羅布泊。

⑫ 無匈奴：《漢書·匈奴傳》："漢已得渾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⑬ 候：斥候，偵察的人。　希：稀少。

⑭ 幕北：即漠北。這裏是指陰山以北的沙漠。　幕：通"漠"。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各帶騎兵五萬多，深入匈奴作戰，匈奴大敗，單于突圍遠遁，這是漢擊敗匈奴的一次決定性戰役。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①。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②。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③，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④，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⑤，又烏銜肉翔其旁⑥，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⑦，數有功⑧。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⑨。塞王南走遠徙⑩，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⑪。會單于死⑫，不肯復朝事匈奴⑬。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⑭。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⑮。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⑯，招以東居故地⑰，漢遣公

主爲夫人，結昆弟⑱，其勢宜聽⑲。則是斷匈奴右臂也⑳。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㉑。"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㉒，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㉓，多持節副使㉔，道可，便遣之旁國㉕。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㉖，未能得其決㉗。語在《西域傳》㉘。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㉙。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㉚，因令窺漢㉛，知其廣大。

騫還，拜爲大行㉜。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㉝，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㉞。然騫鑿空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㊱，外國由是信之㊲。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㊳。

注　釋

① 數(shuò)：屢次。

② 烏孫：我國古代的民族。開始居住在敦煌、祁連之間，後爲匈奴所迫，于公元前161年左右遷移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帶。　昆莫：烏孫王的號，名獵驕靡，生於漢文帝時期，死於漢武帝元封年間。

③ 焞煌：即敦煌。漢代郡名，郡治在敦煌(今甘肅敦煌市)。　按：敦煌郡是渾邪王降漢後才設的，這裏是張騫事後的追述。

④ 傅父：負責教育和奉養王子的人。　布就翎(xī)侯：傅父的官號。"翎侯"：是烏孫大臣的官號，"翎"同"翕"。"布就"是"翎侯"中職位的分別，就好像漢族的"將軍"有左右等分別一樣。

⑤ 還：回來。　乳之：給他[昆莫]吃奶。

⑥ 烏：烏鴉。　銜：叼。　翔：回旋地飛。　其：代詞，指昆莫。

⑦ 使將兵：叫昆莫帶兵。　將：統帥，帶領。

⑧ 數(shuò)有功：屢次有功勞。

⑨ 塞(sài)：古族名，原居住在今伊犁河一帶。

⑩ 塞王向南逃跑，遷徙得很遠。據《漢書·西域傳》載，塞王南遷到了罽(jì)賓(古西域國名，在今阿富汗喀布爾河下游及克什米爾一帶)。

⑪ 稍：漸漸。

⑫ 單于：指老上單于。

⑬ 朝：朝拜。　事：侍奉，伺候。

⑭ 益以爲神而遠之：更以爲昆莫真有"神助"，就遠遠地避開他。　益：更。　遠：形容詞用作動詞，遠離。

⑮ 單于：指伊稚斜單于。　昆莫地空：昆莫的父親時代，烏孫族本在祁連、敦煌間，後來其地爲月氏所奪，月氏又被匈奴擊破，祁連、敦煌一帶就爲匈奴所有。公元前121年，漢擊敗匈奴，匈奴渾邪王降漢，祁連、敦煌一帶爲漢中央政府所有，所以說：昆莫地(指烏孫故地)空。

⑯ 果真在這時以大量財物贈給烏孫。　誠：果真。　厚賂：大量饋贈財物。

⑰ 大意是用他們在東方居住過的老地方招引他們，即讓烏孫回到祁連、敦煌間。

⑱ 昆弟：兄弟。

⑲ 根據他們的形勢，應當聽從。

⑳ 這樣，就好像截斷了匈奴的右胳膊。

㉑ 外臣：古代士大夫對別國君主的自稱。這裏指没有正式的君臣關係，但臣服於漢朝。

㉒ 中郎將：官職名，位次於將軍。

㉓ 齎(jī)：帶。　幣帛：古人用來贈送的禮品，如玉、帛、馬等都叫幣帛。直：通"值"。　鉅萬：等於說"萬萬"，表示數目大。

㉔ 派許多持節副使。　持節：拿着使節(憑證)。表示有代表國家的權力。

㉕《史記·大宛列傳》作"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大意是，如果道路可以通行，就派遣他的副使到附近的國家去。

㉖ 致賜：把漢武帝賞賜的東西交給烏孫王。　諭指：把漢武帝的意旨告訴烏孫王。　諭：告知。　指：意圖，多寫作"旨"。

㉗ 没能得到烏孫的決定(指是否東遷的決定)。

㉘《漢書·西域傳》載，烏孫離匈奴近，長期以來都服從匈奴，又不知漢之大小，烏孫大臣都不願遷回祁連、敦煌間。

㉙ 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的副使遷到了安息、身毒(印度)等地。

㉚ 烏孫王昆莫派遣翻譯和嚮導送張騫,同時派了烏孫使臣幾十人,獻馬幾十匹,跟着張騫到漢朝中央政府來答謝。 與:介詞,以及。報:報聘,國與國之間交往表示回訪。

㉛ 因:乘機會。 令:昆莫命令他的使臣們。 窺:察看,私下探視。

㉜ 大行:即大行令,九卿之一,是負責掌管國內各兄弟民族事務和接待外賓的長官。

㉝ 其:前一"其"字指張騫。 其人:指大夏等國的人。

㉞ 從這時起,西北各國開始與漢朝相來往。

㉟ 鑿空:指張騫開闢了通西域的道路。 鑿:鑿開。 空:孔道。

㊱ 爲質:取信。 質:誠信。

㊲ 外國人因此信任他們。 之:指使者。

㊳《漢書·西域傳》載,烏孫使者隨張騫到漢,看到漢"人衆富厚"。回國後,烏孫"乃益重漢"。隨後漢中央政府與大宛、月氏的交往日益頻繁,匈奴又威脅着烏孫,烏孫王決定與漢通婚,元封年中,漢武帝以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爲公主,嫁給烏孫王昆莫。 竟:終究。

華佗傳(節録) 《三國志》

【《三國志》介紹】《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原是各自成書,北宋時合成一書,定名《三國志》,共六十五卷。

《三國志》全書對史料考核比較嚴謹,記事翔實,能把魏、蜀、吳三國鼎立的錯綜複雜的歷史大致清楚地記載下來,對當時的進步政治家作了相當的肯定,如書中評曹操"擧申商之法術",是"超世之傑",評諸葛亮是"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内容照顧的方面較廣,凡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影響的人物,以及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有貢獻的人物,大多網羅其事跡,或立專傳,或用附見,寫在書中。文筆簡潔,無繁冗蕪雜之病。

但《三國志》終究是唯心史觀爲主導的歷史著作，它宣揚了"皇權神授"的思想，在某些歷史敍述中，還爲司馬氏的祖先做了避諱和辯護。其次，《三國志》在史料方面過於簡略，全書没有"志"、"表"，是個很大的缺陷。

《三國志》作者陳壽(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市)人，三國時在蜀國做觀(guàn)閣内史。蜀亡後；做了晉朝的著作郎。他曾受到豪門權貴的排斥，這多少有助於他比較清醒地認識三國時期的鬬爭歷史。

陳壽死後，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公元424—453年)，裴松之給《三國志》作了數倍於原著的注，他引用魏晉人的著作達二百多種(唐宋以後大都亡佚)，爲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保存了不少資料。

【説明】華佗是東漢末期一位傑出的醫學家。他行醫遍及今江蘇、安徽、河南、山東等地，和人民羣衆保持着廣泛的聯繫。他繼承、吸收了前人和當時民間的醫學成果，在長期醫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醫學上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華佗不僅精通内科、兒科、婦科，更擅長外科。他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剖腹手術的外科醫生，他發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醫用全身麻醉藥，比歐洲早一千七百年。華佗在臨床實踐中，對症下藥，用針、用藥少而精。他强調運動對生命的意義，提倡健身防病，並創造了名爲"五禽戲"的古典體操。他的醫學思想，貫穿着樸素辯證法。他的成就，反映了漢末我國古代醫學的高度發展。

本篇節選自《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較全面地記述了華佗的醫學成就。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①]。遊學徐土，兼通數經[②]。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③]。曉

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④。又精方藥⑤，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⑥，心解分劑，不復稱量⑦，煮熟便飲，語其節度⑧，舍去輒愈⑨。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⑩。若當針⑪，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⑫。"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⑬。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⑭，便飲其麻沸散⑮，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⑯。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⑰，縫腹膏摩⑱，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⑲，一月之間，即平復矣⑳。

注　釋

① 沛(pèi)國：東漢分封的一個王國，以今安徽宿州市爲中心，包括今安徽省東北、江蘇省西北、河南省東南一帶，治所在今宿縣西北。譙(qiáo)：沛國的縣，在今安徽省亳(bó)州市。　敷(fū)："敷"的古字。

② 遊學：有一定學問後，到遠處去求學。　徐土：徐州地區。徐州，古九州之一，包括今江蘇省長江以北和山東省南部地區，漢末治所在下邳(pī，今江蘇邳州市東)。　兼通數經：通曉幾種經書。　經：指《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

③ 沛相：沛國的相。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後，改封國的丞相爲相，由中央委派，掌握地方實權。　陳珪：字漢瑜。　太尉：漢朝掌管軍事的最高長官。　黃琬：字子琰(yǎn)，做過司徒、太尉等官，後被董卓部將李傕(jué)殺害。　辟：徵召任用。　不就：不去就任。

④ 養性之術：養生的方法。　且：將，將近。

⑤ 方藥：醫方藥物。

⑥ 合湯：配合湯藥。　數種：指所用的藥物。

⑦ 分：分量。　劑：指各種藥物配合的比例。兩句大意是，心裏掌握了藥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稱量。

⑧ 語其節度：告訴病人服藥的禁忌或注意事項。

⑨（華佗）離開後，病就一定好了。　舍去：離開。　輒：副詞，就。　癒：病好了。

⑩灸（jiǔ）：中醫治病的方法之一，用艾絨做成艾柱，點火燃燒，燻熨或温灼於患者的一定穴位。　壯：一灸叫做一壯。　應除：應手消除。

⑪針：動詞，扎針，中醫治病的方法之一。

⑫當引某許：（針刺感應）應當延伸到某處。　許：處。　語人：告訴人。

⑬行：行將，這裏是"很快"的意思。　差（chài）：病癒。下文的"差"都是這一意義。

⑭及：達到。　刳（kū）割：剖開割除。

⑮麻沸散：華佗發明使用的一種中藥麻醉劑，後失傳。

⑯須臾：一會兒。　因：於是。　破：指開刀。　取：指切除患處，取出結積物。

⑰斷腸：指割除腸子的患病部分。　湔（jiān）洗：指洗腸子的傷口及感染部分。　湔：本義是洗濯衣物的污垢處。

⑱膏摩：用藥膏敷上。　摩：塗抹。

⑲人亦不自寤（wù）：病人自己也不覺得。　寤：醒，這裏指感覺到。

⑳平復：指傷口愈合復原。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①，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②。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③。"或難其異④。佗曰："尋外實，延内實，故治之宜殊⑤。"即各與藥，明旦並起⑥。

注　釋

① 府吏：郡守府中的官吏。　兒：通"倪"（ní），姓。　共止：一起停止下來，指同時來就診。　止：站住，停下來。

② 所苦：痛苦的情況。

③ 下之：把它瀉下來。　下：中醫治病的四種方法（汗、吐、下、補）之一，即"瀉"。　之：指倪尋的病。

④ 或：無定代詞，有人，有的。　難（nàn）：提出疑問。

⑤ 實：實證，中醫分析病症的八種基本類別（即"八綱"：陰陽、表裏、虚

實、寒熱)之一。實證又分表(外)實證和裏(内)實證。表實證一般應當發汗,但需内亦實,才可發汗。裏實證一般應當用瀉的辦法,但需外亦實,才可以瀉。華佗是採用中醫反治的辦法,所以外實下之,内實發汗。據王陳梁依元刻本校訂的《類症普濟本事方》卷九《傷寒時疫下》引《華佗傳》作"尋内實,延外實";乾隆時葉桂香的《本事方釋義》,這裏也作"尋内實,延外實",那麼,華佗就是採用正治的辦法了。宜殊:應當不同。

⑥ 明旦:第二天早晨。 並起:一同起來,即都已病癒能行動自如了。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①,家人車載欲往就醫②。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③,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④,蒜齏大酢⑤,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⑥,縣車邊,欲造佗⑦。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⑧,自相謂曰⑨:"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⑩。"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⑪。

注 釋

① 病咽塞:患咽喉堵塞的病。 病:動詞,患病。 嗜(shì)食:想吃食物。

② 車載:用車載着。 就醫:到醫生那裏去看病。 就:動詞,走向。

③ 駐車:把車停下來。

④ 向:剛才。

⑤ 蒜齏(jī):蒜泥。 酢(cù):"醋"的本字。

⑥ 如:如同,像。 蛇:即蛇。這裏指一種寄生蟲。

⑦ 縣:"懸"的本字,掛着。 造佗:到華佗家裏去。 造:到……去。

⑧ 小兒:指華佗的小孩。《後漢書》作"時佗小兒戲於門中"。 戲門前:在門前遊戲。 逆見:迎面看見。

⑨ 自相謂:小兒自己互相對着講。

⑩ 像是遇到咱們父親了,車邊掛着的"病"就是證明啦! 公:指父親。病:指掛在車邊的寄生蟲。 是:指示代詞,用作謂語,"就是這個

(證明)"的意思。

⑪ 前：動詞，向前。　蛇輩：蛇類，這裏指同類的寄生蟲標本。輩，同等，同類。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①，胸中煩懣②，面赤不食。佗脈之曰③："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④，食腥物所爲也⑤。"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⑥。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⑦，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⑧，遇良醫乃可濟救⑨。"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注　釋

① 廣陵：漢代郡名，郡治在今江蘇揚州市。　陳登：陳珪之子，字元龍，曹操令爲廣陵太守，後遷東城太守。

② 煩懣(mèn)：煩躁鬱悶。

③ 脈：用作動詞，切脈。　之：指陳登。

④ 府君：對太守的尊稱。　內疽(jū)：腹內一種腫脹堅硬的毒瘡。

⑤ 腥物：指生魚、生肉。　所爲：所造成的。

⑥ 湯：藥湯。　斯須：一會兒。　之：指藥湯。

⑦ 一頓飯的功夫，吐出了三升多小蟲，赤紅色的頭，都能活動，一半身體還是生魚膾(kuài)。這一記載部分失實，實際是陳登吐出來的寄生蟲的下半身很像生魚膾。這種寄生蟲當是赤蟲，即蔗片蟲。　食頃：一頓飯的功夫。　許：表約數。　膾：切得很細的肉。

⑧ 三期(jī)：三年。周年叫"期"。下面的依期則是按照預定的時間，期限。

⑨ 濟救：指救活。

太祖聞而召佗①，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②。佗針鬲③，隨手而差。……

注　釋

① 太祖：指曹操。曹操死後，他的兒子曹丕稱帝，追尊他爲武皇帝，孫子曹叡又定他的廟號爲太祖。

② 頭風：腦神經痛。　風：神經性的病痛。　眩(xuàn)：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③ 鬲(gé)：現在寫作"膈"，這裏指膈俞(shù)穴。穴位在第七胸椎下。

佗之絶技，凡此類也①，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②。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③。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④。"佗久遠家思歸⑤，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⑥。"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⑦。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⑧，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⑨。太祖大怒，使人往檢⑩：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⑪，若其虚詐，便收送之⑫。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⑬。荀彧請曰⑭："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⑮。"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⑯？"遂考竟佗⑰。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⑱。"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⑲。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癒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⑳，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㉑，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㉒。"

注　釋

① 凡：範圍副詞，大都。

② 然而本是讀書人，(却)被人看成用醫術爲職業的，心上常常懊悔。見業：被看成職業。　業：名詞用如動詞，作爲職業。　悔：恨，懊悔。中國封建社會，醫生是所謂"方技"一類，被視爲"賤業"，因此，華佗有時"自悔"。

③ 親理：親自處理國事。　篤(dǔ)：沉重。　專視：指專門爲曹操個人看病。

④ 這病近乎難以治好，不斷地進行治療，可以延長一些活的年月(即壽命)。　恆：經常，不斷地。　事：從事，進行。　攻治：治理，這裏指醫療。

⑤ 遠家：遠離家鄉。

⑥ 當：適，剛才。　方：正。　暫：暫時。　耳：語氣詞，略等於而已，罷了。

⑦ 辭以妻病：拿妻子的病進行推託。　辭：推辭，推託。　數乞期：多次請求延長假期。　反：返回。

⑧ 累：多次。　書呼：用書信召喚。　敕(chì)：原來官府的命令都叫"敕"，後專指皇帝的詔令。這裏用作動詞，下詔令。　發遣：徵發、遣送。

⑨ 恃能：倚仗才能。　厭食事：厭惡吃侍候人的飯。　事：侍奉，侍候人。　上道：上路，起程。

⑩ 檢：檢驗，查看。

⑪ 信：真的，確實。　斛(hú)：古以十斗爲斛。宋代後以五斗爲斛。寬假：放寬。

⑫ 收：逮捕。　送：指押送。　之：指華佗。

⑬ 傳：遞解。　付：交給。　許獄：許昌的監獄。公元196年以後，曹操將東漢的都城由洛陽遷到許昌(今河南許昌市)。　考驗：拷問、審究。　首服：招供，服罪。

⑭ 荀彧(yù)：曹操的重要謀士。在破袁紹、伐劉表等統一戰爭中積極謀劃，起過重大的作用。

⑮ 實工：確實高明。　工：精巧，技術高明。　人命所縣(xuán)：關係着人們的生命的意思。這裏指華佗能救活病人。　縣：懸掛，繫着。含宥(yòu)：包含，寬容。　宥：寬恕，赦免。

⑯ 不用担心，天下會没有這種無能鼠輩嗎？　耶：句末語氣詞，表示反問。

⑰ 考竟：拷問至死。

⑱ 活人：使人活，即救活人。

⑲ 不彊(qiǎng)：不勉强。　索：討取。

⑳ 養：這裏指對病有意拖延，不加根治。　自重：抬高自己的地位。

㉑ 病困：病危。

㉒ 彊死：指活活地死去，意思是死於非命。

廣陵吴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①。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②。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③。動摇則穀氣得消④，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不朽是也⑤。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⑥，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⑦，以求難老⑧。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⑨，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⑩。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⑪，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⑫。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⑬，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⑭，而病輒皆瘳⑮。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⑯，佗授以漆葉青黏散⑰。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⑱，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⑲，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⑳，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㉑。

注　釋

① 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附近。

② 吴普遵照華佗的醫術治病，許多人被治好救活。　依準：依據，按照。　全：保全。　濟：指醫治好。

③ 勞動：活動，運動。　勞：體力活動。　極：極點，頂點。用作動詞，達到極點。　爾：句末語氣詞，而已，罷了。

④ 動搖：運動。　穀氣：中醫術語，又叫水穀之氣，指飲食中的精氣（養分）。　氣：中醫學中的氣，有多種含義，這裏指的是體內流動着的有營養的精微物質。

⑤ 户樞（shū）：門户的轉軸。　是也：就是這樣。　是：指示代詞，用作謂語。

⑥ 仙者：迷信中稱有特殊能力，可以長生不死的人。　導引：現在叫"氣功"。既可鍛煉身體，又可作爲治病的體育療法，主要是講求呼吸吐納，運動關節。

⑦ 熊顧：應作"熊經"，模仿熊攀掛樹枝的動作。　經：懸掛。　鴟（chī）顧：模仿鷂鷹回頭顧盼的動作。　顧：回頭看。　熊、鴟：都是名詞用作狀語。　引輓（wǎn）：牽引，伸展。　動諸關節：使諸關節活動。諸：指各部位。

⑧ 難老：不易衰老，長壽的意思。

⑨ 五禽：五種動物。　禽：禽獸，不是專指鳥類。　戲：遊戲，古代把有關文娛、體育的活動都稱做"戲"。這裏指模仿各種動物動作的體操。

⑩ 利蹄足：使腿脚輕便利索。　利：用作使動，使輕快。　以當導引：用來當作"導引"。

⑪ 不快：不舒服。　沾濡（rú）：浸濕。這裏形容汗水浸濕衣服。　因上著粉：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　因：接着。　著（zhuó）：使附着在別的物體上。　粉：指爽身粉。

⑫ 完：完整，指牙齒没有掉落的。　堅：牢固。

⑬ 凡：所有。　醫：醫生。　咸言：都説。　藏（zàng）：今作"臟"，内臟。　妄針：亂扎針。

⑭ 巨闕：穴位名，在臍上六寸。　下：指扎進去。

⑮ 輒：總是。　瘳（chōu）：病癒。

⑯ 可服食益於人者：可以服用而對人身體有好處的東西（藥物）。

⑰ 漆葉青黏散：補藥。漆葉可以治虚勞病，又可以殺寄生蟲。青黏又名黄精，可以滋補身體，又可治風濕病。　散：粉末狀的成藥。

⑱ 以是爲率（lǜ）：用這個做比例。　率：比例。

⑲ 三蟲：三種寄生蟲，即蛔蟲、赤蟲、蟯蟲。　五藏：心、肺、肝、脾、腎。

輕體：使身體輕便。

⑳ 處所：處處，到處。

㉑ 豐：秦時是沛縣的一個邑(即鄉)，漢初改爲縣。在今江蘇豐縣。沛：縣名，在今江蘇沛縣東。漢高祖劉邦生於沛縣豐邑，所以豐、沛連稱。 彭城：在今江蘇銅山縣境。 朝歌：在今河南湯陰縣西南。云：句末語氣詞，表示不確定的語氣，有"據說如此"的意思。

肥水之戰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介紹】《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 959 年)，系統地記載了我國封建社會前半期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

《資治通鑑》的主編是司馬光(公元 1019—1086 年)，担任助編工作的有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從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開始編撰，到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 1084 年)成書，歷時十九年。這部史書受到封建最高統治者的重視，英宗下詔撰修，神宗親定書名。書名的意思就是對治理國家可提供幫助的歷史借鑒。

《資治通鑑》取材廣泛，結構謹嚴，文字簡潔，對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敘述比較清楚，是我國古代史學方面的重要著作。雖然作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的目的是希望宋朝的統治者"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爲鞏固封建統治服務，但我們仍能從《資治通鑑》所記載的豐富歷史資料中了解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從而得到寶貴的歷史經驗。

【説明】本篇選自《資治通鑑》第 104—105 卷。肥水之戰發生在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是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

强的著名戰役之一。

公元四世紀後期，前秦苻堅統治了中國的北方，勢力雖稱强盛，但民族之間的矛盾很深。苻堅不顧羣臣的勸阻，堅決要征服東晉，以爲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驕矜中已經蘊伏着失敗的危機。在肥水之戰中，晉軍雖然兵少力弱，但能利用秦軍"數戰兵疲"的弱點，乘秦軍没有全部到達的時候，先主動以精銳挫其前鋒，隨後又要求臨肥水陣的秦軍稍爲退却，以造成敵人的錯亂，而秦軍一退即不可止；晉軍於是乘敵退却，渡水攻擊，大敗秦軍，保全了東晉王朝的半壁江山。

〔太元七年，〕冬，十月①，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②，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④。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肜曰⑤："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⑥，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⑦。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⑧，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⑨，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

注　釋

① 指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 382 年）十月。

② 秦王堅：秦王苻堅。東晉時，中國西部氐（dī）族人苻健在長安建立王朝，國號秦，史稱前秦。苻堅，苻健弟苻雄子，公元 357 年爲秦王，先後滅前燕、前凉和代，統治了中國北方。　太極殿：前秦長安宫殿的正殿。

③ 承業：指繼承王業。　垂：將，將近。苻堅自公元 357 年繼王位，到這一年已經二十六年。

④ 略定：平定。　東南一隅：指東晉。　未霑（zhān）王化：没有受到前

秦的德化，也就是說還沒有投降秦國。　霑：雨露濡濕。這裏比喻受到恩德。

⑤ 秘書監：秘書省（掌管文書的機關）的長官。　朱肜（róng）：《晉書·載記》作朱肜（tóng）。

⑥ 陛（bì）下：對國王或皇帝的敬稱。　恭行天罰：意思是代替天執行討伐。《尚書·甘誓》說："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有征無戰：意思是說伐晉不用交戰就可以得勝。

⑦ 銜壁軍門：到軍門來投降。古書記載國君向敵國投降時，雙手反縛，口銜璧玉，奉爲禮物。　走死：連動結構，"走"指敗逃。

⑧ 返：回。這裏是歸返的意思。　中國士民：指西晉末年由中原南渡的士民。　復其桑梓（zǐ）：回到他們的家鄉。《詩經·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樹和梓樹是古代家宅旁常栽的樹，後來用桑梓爲故鄉、故里的代稱。

⑨ 巡：天子出行巡視。東巡是爲了告成岱宗。　告成岱宗：是登泰山祭天、報告成功。　岱宗：即泰山。岱是泰山的別名。古代把泰山看做是四岳（泰山、衡山、華山、恒山）中最尊的，所以也稱爲岱宗。

尚書左僕射權翼曰①："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②。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③，君臣輯睦④，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⑤。"堅嘿然良久⑥，曰："諸君各言其志。"

注　釋

① 尚書僕射（yè）：官名，次于丞相。　權翼：洛陽人。

② 紂（zhòu）：商朝的末朝君主。　三仁：三個賢人，指箕子、微子、比干。《論語·微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猶：副詞，還。　旋師：退回軍隊。周武王曾舉兵東進攻紂，到孟津（今河南孟縣南），來會的諸侯有八百，都說應當討伐紂王，但武王認爲時機不到，退兵而回。後來比干被殺，箕子被囚，微子離去，武王才伐紂滅商。　旋：還。

③ 謝安：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字安石。晉孝武帝時任中書監，録尚書事（即宰相，録是總領的意思）。　桓冲：龍亢（今安徽懷遠縣）人，字幼子。當時以都督江荆諸州軍事領荆州刺史（領是兼任的意思）。　江表：長江以外，指江南。

④ 輯睦：和睦。　輯：和。

⑤ 圖：圖謀，指謀劃滅亡東晉。

⑥ 嘿（mò）：同"默"，閉口不説話。　良久：很久。

太子左衛率石越曰①："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②。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③。"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④。天道幽遠⑤，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⑥，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⑦，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⑧。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按兵積穀，以待其弊⑨。"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⑩。吾當内斷於心耳！"

注　釋

① 太子左衛率：官名，負責護衛太子的官。

② 歲鎮守斗：就是這一年歲鎮二星運行到了斗宿間。　歲：歲星，就是木星。　鎮：鎮星，就是土星。　斗：星宿（xiù）名，南斗。古人把若干恒星合在一起稱爲星宿。　福德在吴：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九州的區域相應，叫做分野。並迷信歲星運行到那一星宿的區域，和它相應的分野就有福。斗宿屬吴、越、揚州的分野，所以説"福德在吴"。　殃：災禍。

③ 民爲之用：人民願意爲它（晉）所用。　殆：副詞，大概。表示也許的意思。

④ 逆歲：《荀子·儒效》楊倞（liàng）注引《尸子》説："武王伐紂，魚辛諫曰：

'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 逆：犯的意思。 違卜：《史記·齊世家》記載說，武王將伐紂，用龜占卜，得到的兆不吉，可是姜太公仍勸武王伐紂，於是出發。 違：違背。

⑤ 天道：古代迷信天意，認爲上天有自己的意志，支配着人事的成敗得失。 幽遠：渺茫深遠，難以捉摸。

⑥ 夫差：春秋時吳國的國君，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伐吳，夫差兵敗自殺，吳亡。 孫皓(hào)：孫權的孫子，三國時吳國的國君。公元279年晉武帝司馬炎出兵攻吳，第二年孫皓降，吳亡。 江湖：指江南一帶，這也是東晉所統治的地區。

⑦ 三國之君：指紂、夫差、孫皓。

⑧ 比拾起一件別人丟失的東西還容易。

⑨ 且：暫且。 按：止住。 釁(xìn)：間隙。

⑩ 築舍道傍：《詩經·小雅·小旻(mín)》："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意思是說，好像在路旁造房子，向過路人徵求意見，過路人意見各不相同，因此房子造不成。 傍：同"旁"，側。

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①，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②，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③，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④："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⑤；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⑥。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⑦。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⑧。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⑨，此屬皆我之深仇⑩。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⑪，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⑫。臣之

愚頑，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⑬，獨不記其臨没之言乎⑭？"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強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⑮，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

注　釋

① 陽平公融：苻堅的弟弟苻融，封陽平公。

② 天道不順：即指"歲鎮守斗"。

③ 數戰兵疲：苻堅于公元376年出兵滅前涼（今甘肅西部、北部一帶，國君張大錫），又滅代（今山西北部，國君什翼犍）。公元378年，苻堅又攻襄陽，379年陷襄陽。連年又與晉軍戰於淮南一帶。

④ 作色：面色改變，這是不高興的表現。

⑤ 資：資用，資財。　仗：兵仗，兵器。

⑥ 令主：賢主。　令：善。　闇（àn）劣：昏庸無能。　闇：通"暗"。

⑦ 昭然：明白的樣子。

⑧ 萬全：萬無一失。

⑨ 寵：厚愛。　育：養育。　鮮卑、羌（qiāng）、羯（jié）：當時我國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數民族。　畿甸：京城附近。

⑩ 深仇：仇怨很深的人。鮮卑族慕容皝（huǎng）建立前燕，後來前燕慕容暐（wěi）被苻堅所滅。苻堅把鮮卑族的王公貴族和四萬户百姓遷到長安。苻堅部下慕容垂就是慕容皝的兒子。苻堅還信用羌族姚萇（cháng）等。姚萇兄姚襄被苻堅斬殺。

⑪ 太子：指苻宏。　京師：京城。前秦都長安（今西安市）。

⑫ 不虞（yú）：料想不到。　腹心肘掖：指京師和附近的重要地區。掖：通"腋"，腋下。　不可悔：來不及後悔。

⑬ 王景略：苻堅原來的丞相王猛，字景略。　諸葛武侯：諸葛亮。諸葛亮謚忠武侯。

⑭ 臨没之言：公元375年王猛臨終時勸告苻堅不要伐晉，而且要滅除鮮卑和西羌。　没：死。

⑮ 校（jiào）：比較。　猶：如同。

〔太元八年，秋，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①。民每十丁遣一兵②；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③。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④；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⑤。"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⑥。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⑦。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⑧，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⑨。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⑩，悔無及也！"堅不聽。

注　釋

① 詔：皇帝的命令。　入寇：外敵來侵略。《資治通鑑》以東晉爲正統，所以站在東晉方面來記事。

② 丁：成年男子。

③ 良家子：封建社會所謂身世清白人家的子弟。舊說指醫、巫、商賈、百工以外出身的子弟。　已下：即"以下"。　材勇：才能勇氣。　羽林郎：禁衛軍的軍官。

④ 其：表示擬測語氣。　司馬昌明：即晉孝武帝司馬曜，司馬曜字昌明。　吏部尚書：官名，吏部的長官。吏部是掌管官吏的選拔升降的中央機構。　侍中：官名。門下省的長官，管規諫獻納，糾正缺失。

⑤ 勢還不遠：意思是看形勢，滅晉還師的日期不遠。　先爲起第：先爲司馬昌明等人建起房子。　第：第宅。大房子有甲乙等第，所以稱"第"。

⑥ 秦州：今陝西西部和甘肅東部一帶，州治在今甘肅天水市。　主簿：主管文書簿籍的官。　少年都統：苻堅設的官號，統率良家子的長

官。

⑦ 慕容垂：本鮮卑族前燕國主的兒子，因受讒逃奔苻堅，爲冠軍將軍，肥水之戰後，叛秦而稱燕王，史稱"後燕"。　姚萇：羌族的首領之一，其兄姚襄被苻堅殺了以後，姚萇投降苻堅，爲揚武將軍。肥水之戰後也叛秦自稱秦王，最後殺苻堅，在長安稱帝，國號大秦，史稱"後秦"。

⑧ 仇讎(qiúchóu)：仇敵。　讎：相對，對頭。　風塵之變：兵亂。戰爭中兵馬所到，風起塵揚，所以這樣說。

⑨ 閑：熟習。　軍旅：軍隊。這裏指軍旅之事，即軍事。　苟：苟且，隨便。　會：迎合。

⑩ 仍：副詞，表示更進一層的意思，並，更。

八月，戊午①，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②，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③。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④！"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⑤！"堅默然。

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⑥："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⑦！"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⑧！"

注　釋

① 指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八月初二。

② 督：率領，指揮。　張蚝(cì)：苻堅的前將軍。

③ 兗(yǎn)州：州治在今河南開封市東南滑縣東。　龍驤(xiāng)將軍：將軍的名號。　益：益州，今四川省的大部分。　梁：梁州，在今陝西省西南部。

④ 朕(zhèn)：我。自秦始皇起，專用作皇帝的自稱。　建業：建立帝業。苻健曾以苻堅爲龍驤將軍，苻堅就是在做龍驤將軍時奪取帝位

的。 卿：君對臣的客氣稱呼。 勉：努力。

⑤ 徵：徵兆，預兆。

⑥ 慕容楷、慕容紹：都是慕容垂的姪子。

⑦ 主上：封建時代指稱君主。 驕矜(jīn)：驕傲自大。 矜：自尊自大。 建中興之業：指恢復鮮卑族建立的燕國。 中興：一度衰落又復興。 此行：這一趟。

⑧ 誰與成之：和誰一起完成它呢。"誰"作介詞"與"的前置賓語。

甲子，堅發長安①，戎卒六十餘萬②，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③，涼州之兵始達咸陽④，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⑤，幽冀之兵至於彭城⑥，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⑦。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⑧。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⑨，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⑩，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⑪；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⑫。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⑬。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⑭，答曰："已別有旨⑮。"既而寂然⑯。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⑰。安遂命駕出遊山墅⑱，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⑲。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⑳。安遂遊陟㉑，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㉒，遣精銳三千人衛京師；謝安固却之㉓，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㉔，西藩宜留以爲防㉕。"冲對佐吏歎曰㉖："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㉗。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㉘，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㉙，衆又寡弱，天下事

已可知，吾其左衽矣㉚！”

注　釋

① 甲子：這裏是八月初八日。　發：出發。

② 戎卒：步兵。

③ 項城：在今河南項城市附近。

④ 涼州：今甘肅黃河以西地區，治所在今甘肅武威市。　咸陽：今陝西咸陽市。

⑤ 蜀漢：今四川及陝南地區。　順流：指順着長江的水流。

⑥ 幽：幽州，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北部及遼寧大部地區，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　冀：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及山東、河南部分地區，治所在今河北高邑縣。

⑦ 運漕：指運糧船。利用水道轉運糧食叫漕。

⑧ 潁口：今安徽潁上縣附近，是潁水入淮河處。

⑨ 詔：指晉孝武帝下詔。　謝石：字石奴，謝安的弟弟。　征虜將軍：將軍的名號。

⑩ 徐兗二州：指晉東渡後所置的南徐州（今江蘇鎮江市一帶）、南兗州（今江蘇江都市一帶）。　謝玄：謝安的姪子。

⑪ 輔國將軍：將軍的稱號。　謝琰（yǎn）：字瑗度。　桓伊：桓宣族子。當時爲豫州刺史（豫州乃南豫州，治所在今安徽當塗縣）。

⑫ 壽陽：今安徽壽縣。

⑬ 都下：都城下。指東晉首都建康（今南京市）。

⑭ 謝玄入：謝玄由刺史任所進入京都建康。　夷然：坦然，一點不着急的樣子。

⑮ 已經另有指示。　旨：意旨。

⑯ 隨後就没有什麽話了。　寂然：没有聲音。

⑰ 重（chóng）請：再一次請示。

⑱ 命駕：命令準備馬車。　墅（shù）：別墅，供遊玩的園林建築。

⑲ 同謝玄下圍棋，以別墅賭輸贏。

⑳ 和謝安成了不相上下的對手，不能勝謝安。

㉑ 陟（zhì）：登山。

㉒ 根本：指京城建康。

㉓ 固却：堅決不要。　却：不接受。

㉔ 處分：安排。　闕：通"缺"。

㉕ 西藩：西面的邊防，指荆州。當時桓冲爲荆州刺史，所以説西藩。藩：本義是籬笆，引申爲國家的屏障。

㉖ 佐吏：僚屬。

㉗ 廟堂之量：作宰相的度量。　廟堂：朝廷。　將略：用兵的謀略。

㉘ 正遊玩清談不停。　方：正。　暇：空閑。

㉙ 不經事少年：指謝玄、謝琰等年輕人。　不經事：没有經驗的意思。

㉚ 語出《論語·憲問》。左衽(rèn)：古代少數民族衣襟開在左邊。　衽：衣襟。這句話是説：我們將穿外族的服裝了，意思是晉要被苻堅滅亡了。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①，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②。慕容垂拔郎城③。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④，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⑤，栅淮以遏東兵⑥。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⑦："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⑧！"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⑨："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⑩！"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⑪。遣尚書朱序來説謝石等⑫，以爲"強弱異勢⑬，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⑭，可遂破也。"

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⑮。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⑯，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⑰。牢之直前渡

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⑱；又分兵斷其歸津⑲，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⑳。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㉑，顧謂融曰："此亦勍敵㉒，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㉓。

注　釋

① 癸酉：這裏是十月十八日。　克：攻下。

② 參軍：官名，是參謀軍事的屬員。　河南：指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市。郭褒的籍貫。　淮南：郡名，郡治在壽陽，苻融攻下壽陽，就以郭褒爲淮南太守。

③ 郧(yún)城：今湖北安陸市附近。

④ 硤(xiá)石：地名，在今安徽壽縣西北鳳臺縣附近。

⑤ 洛澗：河名，在今安徽壽縣東，淮南市附近入淮。

⑥ 在淮水上設柵(zhà)欄以阻止從東面來的晉軍。　遏(è)：阻止。

⑦ 潛：秘密地，不聲張。

⑧ 現在敵人勢力很盛，我們的糧食沒有了，恐怕不能再與大軍會合。

⑨ 馳使白：派使者飛馬去報告。　白：報告。

⑩ 赴：奔赴。

⑪ 引輕騎：率領輕裝的騎兵。　兼道：用加倍的速度趕路。　就：靠近。這裏指會合。

⑫ 朱序：原爲東晉梁州(州治在湖北襄陽)刺史，太元四年(公元 379 年)秦兵攻襄陽被俘，在秦做度支尚書(管賦稅的官)。

⑬ 強弱異勢：意思是雙方的力量強弱不同，相差很遠。

⑭ 奪氣：喪失銳氣。

⑮ 老秦師：消耗秦兵的銳氣。軍隊疲憊失去戰鬥力叫"老"。

⑯ 廣陵相：廣陵國的相，廣陵在今江蘇揚州市。　劉牢之：彭城人，謝玄部下參軍，屢有戰功，後遷廣陵相。　趣(qū)：趨向。

⑰ 未至十里：相距十里以外。　阻澗爲陳：以澗爲阻礙，擺開陣勢。

陳：“陣”的本字。

⑱ 弋(yì)陽：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潢川縣。

⑲ 歸津：回去的渡口。

⑳ 揚州：西晉揚州轄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治所在建業(今南京市)，東晉轄地縮小。苻堅預先派定揚州刺史，意在滅晉後，置爲州郡。 軍資：軍需給養。

㉑ 八公山：在壽縣北面。

㉒ 勍(qíng)敵：強敵。

㉓ 憮(wǔ)然：失意的樣子。

秦兵逼肥水而陳①，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②，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③，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⑤。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⑥，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⑦，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⑧。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⑨，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⑩，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⑪。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⑫。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

……

謝安得驛書⑬，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

牀上，了無喜色⑭，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⑮："小兒輩遂已破賊⑯。"既罷，還內⑰，過户限，不覺屐齒之折⑱。

注　釋

① 逼：靠近。　肥水：在安徽省，源出合肥，北流至壽縣北入淮。肥字也寫作"淝"。

② 懸軍深入：孤軍深入。　懸軍：孤懸在外的軍隊。

③ 少卻：稍向後退。

④ 鐵騎：指精銳的騎兵。　蹙(cù)：逼迫。　蔑(miè)：没有。

⑤ 麾(huī)：指揮。

⑥ 苻融騎着馬在陣前飛跑巡行。　略：巡行，巡視。

⑦ 青岡：地名，在壽縣境内。

⑧ 蹈藉(dǎojiè)：踐踏。　藉：被踩在下面。　蔽野：遮蔽了田野。　塞川：填滿了河川。

⑨ 唳(lì)：鳥鳴。　且：將。

⑩ 草行露宿：在草地穿行，在野外住宿。　草、露：名詞用作狀語。　重(chóng)：加上。

⑪ 張天錫：曾據凉州等地，自稱凉王。後來投降苻堅。　來奔：指投向東晉。

⑫ 雲母車：用雲母裝飾的車。

⑬ 驛書：驛站傳送來的文書。

⑭ 攝：收起來。　了無：毫無。　了：完全。

⑮ 徐：慢慢地。

⑯ 遂：終，竟。

⑰ 還内：回到内室。

⑱ 户限：門檻(kǎn)。　屐(jī)：木屐。一種木頭鞋，底下有兩齒。

《張中丞傳》後敘①

韓　愈

【説明】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陽(今

河北省)發動叛亂,第二年潼關失守,都城長安陷落,玄宗奔蜀。在這危急的形勢下,張巡、許遠力守睢陽,擋住叛軍南掠江、淮,使唐軍得有江、淮財賦接濟軍用,這對削平安禄山的叛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這次死難的將領張巡、許遠當時却没有得到正確的評價,許遠甚至被誣陷爲降賊叛變。韓愈寫這篇《後敍》,對各種流言蜚語進行了嚴正的駁斥,贊揚了張、許死守睢陽的歷史功績。這不只是爲張、許個人辯誣的問題,對當時唐王朝削平藩鎮、維護統一也有直接意義。

這篇文章是書後體,採用了議論與敍事相結合的表達方式,推理嚴密,詳略得當,它所提供的某些資料,可補正史之不足。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②,愈與吴郡張籍閱家中舊書③,得李翰所爲《張巡傳》④。翰以文章自名⑤,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⑥,不爲許遠立傳⑦,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⑧。

注 釋

① 張中丞:即張巡(公元709—757年)。中丞是他的官名。張巡是鄧州南陽(今河南鄧州市)人,一説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市)人,開元末年(約公元741年)進士,歷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縣)縣令和真源(今江蘇睢寧市)縣令。安禄山叛亂,張巡起兵討伐,打了幾個勝仗,率領隊伍到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和睢陽太守許遠共同守衛睢陽。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詔拜張巡爲御史中丞。睢陽被圍數月,糧盡,羅雀掘鼠以食。當時賀蘭進明任河南節度使,屯兵臨淮(今江蘇盱眙縣),張巡派南霽雲赴臨淮告急,賀蘭進明妒忌張巡的聲威功勞,不肯救。睢陽城於是被安禄山的將領尹子琦攻陷,張巡被捕不屈,遂被殺。 後敍:放在書後面的序文。

②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 元和:唐憲宗的年號。

③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人。這裏說他是吳郡人，是指他的郡望（郡望：有名望的祖先原籍）。張籍曾從韓愈學習文章，貞元十五年（公元 799 年）進士。

④ 李翰：字子羽，趙州贊皇（今河北元氏縣）人，曾撰《張巡傳》，久已亡佚。

⑤ 以文章自名：以文章寫得好而自負。　自名：自許、自負的意思。

⑥ 然：但是。　尚：還（hái）。　闕：缺欠，不足之處。

⑦ 許遠：杭州鹽官（今浙江海寧市）人，一說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陽市）人。安祿山叛亂，有人向玄宗推薦許遠懂軍事，玄宗召見，拜睢陽太守。

⑧ 雷萬春：張巡部下的偏將，勇敢善戰，與南霽雲齊名。按，韓愈此文沒有敘述雷萬春事迹，"雷萬春"應是"南霽雲"之誤。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①，開門納巡②，位本在巡上③，授之柄而處其下④，無所疑忌⑤，竟與巡俱守死⑥，成功名⑦。城陷而虜⑧。與巡死先後異耳⑨。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⑩，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⑪。遠誠畏死⑫，何苦守尺寸之地⑬，食其所愛之肉⑭，以與賊抗而不降乎⑮？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⑯，所欲忠者，國與主耳⑰。而賊語以國亡主滅⑱。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⑲。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口而知死處矣⑳。遠之不畏死亦明矣㉑。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㉒？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㉓？

注　釋

① 材：才能。　若……者：似乎……似的。

② 開門納巡：打開城門，接納張巡〔共守睢陽〕。

③ 許遠是州太守，張巡是縣令，許遠地位比張巡高。

④ 授之柄：把權柄交給他。　處其下：處在他的下面。據《新唐書》說，許遠自以爲才能比不上張巡，就請他負責軍事，自己受他指揮。張巡並不推辭。許遠就專管軍糧戰具。

⑤ 疑：猜疑。　忌：妒忌。

⑥ 俱守死：一起守城，一起死難。

⑦ 成功名：建立功勛和榮譽。

⑧ 由於城池淪陷而被俘虜。

⑨〔許遠〕與張巡所不同者，一個先死，一個後死罷了。　耳：語氣詞，罷了。據《新唐書》載，城陷後，尹子琦把許遠解送洛陽，到了偃師（今河南偃師縣），許遠不屈，也被殺。

⑩ 許、張兩家子弟才能智慧低下，他們不能徹底瞭解許遠、張巡的志氣。兩家子弟：這裏實際上指的是張巡的兒子張去疾。據《新唐書》載，大曆年間（公元 766—779 年），張去疾上書給唐代宗，說當時張巡與許遠各守城的一面，最後許遠所守的一面被敵人攻陷，張巡被殺而許遠受虜不死，可見許遠蓄意降賊。張去疾請求追奪許遠的官爵，爲張巡洗刷冤恥。詔下尚書省，讓張去疾和許遠的兒子許峴（xiàn）和百官共同議論。大家認爲，先死後死不能證明誰忠誰不忠，不應該追奪許遠的官爵。　二父：指許遠和張巡。

⑪ 就虜：接受俘虜的待遇。　辭服：服罪，這裏是投降的意思。

⑫ 誠：假設副詞，果真，假如。

⑬ 尺寸之地：指小小的睢陽城。

⑭ 食其所愛之肉：據《新唐書》載，睢陽被圍，城中糧盡，張巡的士兵多餓死，生存的人也都受傷或疲憊不堪，張巡把他的愛妾送給戰士們殺了吃，許遠也殺了自己的奴僮給戰士們吃。

⑮ 賊：指安祿山的部隊。

⑯ 蚍蜉（pífú）：大螞蟻。　蟻子：小螞蟻。兩者在這裏都是比喻極其弱小的援兵。

⑰ 忠：用作動詞，效忠。　國與主：國家和君主。

⑱ 敵人告訴許遠唐王朝已經亡了，君主唐玄宗已經死了。

⑲ 許遠看見救兵不來，而敵軍越來越多，他一定以爲敵人的話是真的。信：真實的。

⑳ 無待：無可等待。這是説不能指望救兵。　猶：尚且，還。　且：將要。　雖：即使是。　數(shǔ)日：計算日子。　死處：死的地方。這裏指死的日子。全句大意是，明知不會有救兵來，尚且死守城池，人吃人也快吃完了，即使是傻瓜也會數得出死亡的日子！

㉑ 由此看來，許遠的不怕死也就很明白了。

㉒ 哪有城池失陷了，部下的戰士都死光了，〔許遠〕却獨自含羞忍辱、苟且偷生呢？　烏：何，哪。　壞：房屋倒塌，這裏指城池失陷。　徒：徒衆，指部隊。

㉓ 雖：即使是。　至愚者：極其不賢的人。　不忍爲：不肯做。　嗚呼：嘆詞。　邪(yé)：疑問語氣詞，又寫作"耶"。

説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②。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③。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④。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⑤。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⑥！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⑦，其他則又何説⑧？

注　釋

① 説者又謂：談論的人又説。　分城而守：當時張巡守城東北，許遠守城西南。　遠所分：許遠分擔的一面。　始：開始。　以此：拿這個。　詬(gòu)：罵，辱罵。

② 見：見識，見解。

③ 藏腑：泛稱人體内部器官。　其：前一個當"他的"講；後一個當"那個"講。

④ 引：拉。　絶：斷，拉斷。以上用人死繩斷比喻城被攻陷。

⑤ 觀察人死、繩斷的人見到情況是這樣，據此就責怪某一内臟和繩的某一段，也未免太不懂道理了。　然：這樣。　尤：責怪。　其：前一個指人死、繩斷；後一個是語氣詞，表示委婉語氣，含有"未免"的意思。　達：通達，懂。

⑥ 成人之美：成全人家的好事。這是說，人家做了一件好事，我們就該贊揚他，而不要吹毛求疵。　如是哉：竟然到了這個地步哇！

⑦ 成就：〔對國家〕作出貢獻。　卓卓：卓越。　猶不得免：還不免遭受指摘。

⑧ 別的事情還用說麼？這是替許遠抱不平。以上兩段是爲許遠辯誣。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①]？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②]？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③]。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⑤]，蔽遮江淮，沮遏其勢[⑥]。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⑦]。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⑧]。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⑨]，屢道於兩州間[⑩]，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⑪]。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⑫]。

注　釋

① 二公：指張巡、許遠。　……之……也：當……的時候。這種句式常用作時間狀語。　寧能：豈能，怎能。　卒：終於。　逆遁：預先退逃。全句大意是，當張、許二公初守睢陽的時候，怎能料到人家終於不來救援，因而拋棄睢陽，事先退走呢？當時有人責怪張巡、許遠不從睢陽撤退以保存實力，所以韓愈替張、許辯護。

② 苟：如果。　雖：即使。

③ 及：等到。　窮：窮盡，處於困難的環境。　將：率領。　創殘：受傷而殘廢。　羸(léi)：瘦弱。　餘：剩餘，指剩的士卒。　去：離開〔睢陽〕。　這幾句大意是說，在起初的時候，張、許料不到始終沒有人來援救，所以不逃；到了後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要撤退也不可

能了。

④ 張、許二公這樣賢明，他們已經考慮得很周到了。　講：研究，考慮。精：周詳，周到。

⑤ 就盡：將要死亡。　日滋：一天比一天增多。　師：軍隊。

⑥〔睢陽是戰略要地，守住睢陽就能〕掩蔽江淮流域，從而阻遏敵人的兵勢。　沮(jǔ)：止，阻止。

⑦ 當是時：在這個時候。不可一二數(shǔ)：甚言其多。數：計算。擅：掌握。　坐而觀：指坐視不救。　相環：互相環繞，意思是說到處都是。全句是說，當時丟棄城池而考慮活路的不是少數幾個，掌握强兵、坐視不救的人到處都是。按，下文講到的賀蘭進明，就是其中之一。

⑧ 不追議此：你們不追議這些〔坐視不救的壞人〕。　責二公以死守：責怪張、許不該死守睢陽。　亦見：也就可見。　自比於逆亂：指爲叛逆說話，站在敵人一邊。　比：比同。　淫辭：邪說，不正確的言論。　助之攻：幫助敵人向張、許進攻。

⑨ 從事：官名，州刺史的佐吏，這裏用作動詞。　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市。　徐：徐州，今江蘇徐州市。　府：指幕府(軍政機關)。董晉任宣武軍節度使，鎮守汴州，聘韓愈爲觀察推官；張建封任武寧軍節度使，鎮守徐州，聘韓愈爲節度推官。

⑩ 道：取道，經過。

⑪ 張、許死後，詔贈張巡爲揚州大都督，許遠爲荆州大都督，在睢陽立廟，歲時致祭，叫"雙廟"。按，從汴州到徐州，必須經過睢陽。

⑫ 其老人：睢陽的老年人。　巡、遠時事：張巡、許遠當時的事情。云：句末語氣詞，表示某人說了某話。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①，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②。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③。具食與樂，延霽雲坐④。霽雲慷慨語曰⑤："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⑥。雖食且不下咽⑦。"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

示賀蘭⑧。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⑨。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⑩。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⑪，矢著其上磚半箭⑫。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⑬！此矢所以志也⑭。"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⑮。城陷，賊以刃脅降巡⑯。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⑰。又降霽雲⑱。雲未應⑲。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⑳，不可爲不義屈㉑！"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㉒。公有言，雲敢不死㉓？"即不屈㉔。

注　釋

① 賀蘭：指賀蘭進明（賀蘭是複姓）。

② 嫉（jì）：妒忌。　出己上：超出自己的上面，即超過自己。　出師：出兵。

③ 不聽其語：指不聽他求救的話。　彊留之：硬要留他住下來，即希望他爲賀蘭效勞。

④ 具：具備，陳設。　食與樂：酒肉和歌舞。　延：邀請。

⑤ 慷慨：情緒激昂，充滿正氣的樣子。

⑥ 雲：南霽雲自稱。　雖：即使。　獨食：一個人吃。　義不忍：依照道理不忍心這樣做。

⑦ 即使吃也將咽不下去。

⑧ 因：於是。　所佩刀：佩帶的刀。　示：給……看。

⑨ 感激：感動，奮激。　泣：眼淚。

⑩ 即：就。　馳：騎着馬快跑。　去：離開。

⑪ 將要出城的時候，抽出一支箭射向佛寺的高塔。　矢：箭。　浮圖：塔。

⑫ 那枝箭射中了塔上的磚，一半箭頭射進了磚裏。　著（zhuó）：附着。這裏指射中（zhòng）。今寫作"着"。　箭：指箭頭。

⑬ 我這次回去，如果打敗了叛賊，一定回來滅掉賀蘭！

⑭ 這一箭作爲我報仇的記號。　志：記號。這裏用作動詞。

⑮ 貞元中：貞元年間(公元785—804年)。　貞元：唐德宗年號。　泗州：今江蘇盱眙(xūyí)縣。泗州的治所就是賀蘭屯兵的臨淮。　相語：等於說"告訴我"。注意，這種"相"字只指單方面，不是"互相"的意思。

⑯ 睢陽城失陷時，叛賊用刀威脅張巡，要他投降。　降：使投降。

⑰ 牽去：拉走。

⑱ 又迫使南霽雲投降。

⑲ 南霽雲没有回答他們。這表示南霽雲正在躊躇。

⑳ 南八：南霽雲排行第八，所以叫南八。唐人習慣稱排行表示親熱。　男兒：等於說"大丈夫"。

㉑ 不可以屈從不義的人們。　爲(wéi)：被。

㉒ 我原想要有所作爲。意思是說，我原想要假投降，以便將來打擊叛賊。

㉓ 現在您說這話，我敢不死嗎？

㉔ 於是他就不屈服。這一段敘述南霽雲。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①]；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②]。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③]。嵩時年六十餘矣[④]。以巡初嘗得臨涣縣尉[⑤]，好學無所不讀[⑥]。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⑦]。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⑧]。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⑨]？"嵩曰："未熟也[⑩]。"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⑪]。"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⑫]。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⑬]，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⑭]。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⑮]。巡應口誦無疑[⑯]。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⑰]。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⑱]。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⑲]。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⑳]。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㉑]。巡怒，鬚髯輒張[㉒]。及城

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㉓。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㉔。巡曰："汝勿怖，死，命也㉕。"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㉖。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㉗。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㉘。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㉙。嵩無子㉚。張籍云㉛。

注　釋

① 有于嵩者：有一個名叫于嵩的人。　少(shào)：青年時代。　依於巡：依附張巡，就是幫張巡做事。

② 等到張巡起兵討伐叛亂以後，于嵩也曾在敵人圍困之中。

③ 大曆年間(公元 766—779 年)，張籍在和州烏江縣看見過于嵩。按，張籍是和州烏江縣(今安徽和縣)人，當時大概是于嵩住在烏江。

④ 時：當時，那個時候。

⑤ 于嵩由於張巡的緣故，當初曾當上了臨渙縣的縣尉。　臨渙：縣名，在亳(bó)州(今安徽亳州市)。　縣尉：縣令的屬官，負責治安。

⑥ 喜歡學問，什麽書都讀。這裏指的是于嵩。

⑦ 粗：粗略。　細：詳細。

⑧ 云：說(這是于嵩說)。　若：像。　神：指神像。廟裏塑的神像總是一把大鬍子。張巡鬍子長得好，所以說他鬚髯(rán)若神。　髯：兩頰上的鬍子。

⑨ 何爲：幹嗎。　久讀此：指用很多時間讀這一部書。

⑩ 我還没有讀熟呢。

⑪ 不過：不超過。

⑫ 因：於是。　誦：背誦。　盡卷：背誦完了一卷。

⑬ 驚：驚奇，驚怪。　偶：碰巧。

⑭ 他帙(zhì)：其他各卷。　帙：卷。　盡然：都是這樣。

⑮ 諸：衆，那些。　以：拿來。

⑯ 應口：隨問隨答。　無疑：毫不躊躇。

⑰ 從巡久：跟隨張巡的日子很長。　亦不見：也沒有看見過。

⑱ 操：拿起。　立书：立刻寫。　未嘗：不曾。　起草：起稿。

⑲ 僅：差不多達到。唐人語言，"僅"字放在數目字前，甚言其多，與現代"僅"字甚言其少正相反。

⑳ 居人：等於說"居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常以"人"代"民"。户：户口。　且：將近。

㉑ 因：由於。　其後：指問過姓名之後。　無不識者：沒有不認得的。

㉒ 輒(zhé)：總是，每次都是。　張：張開。

㉓ 及：到了……的時候。　且將：將要。　戮：殺掉。

㉔ 旋：小便。　或起或泣：有的站起來，有的掉眼淚。這是他們以爲敵人要把張巡拉去殺害。

㉕ 汝：你們。　勿怖：別害怕。　死，命也：張巡準備犧牲，以"命"安慰部下，表示他的滿懷悲憤。

㉖ 就戮：接受殺戮。這"就"字與上文"就虜"的"就"同義。　顏色：臉色。注意，古代漢語所謂"顏色"不是色彩的意思。　陽陽：滿不在乎的樣子。

㉗ 許遠是寬厚的老成人，相貌也同他的心地一樣質樸。　長者：厚道人。

㉘ 貞元初：公元 785 年以後。　宋：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州的治所就是睢陽。

㉙ 詣州：指去睢陽。　訟理：告狀。　爲所殺：被那個武人殺了。

㉚ 嵩無子：于嵩没有兒子。

㉛ 張籍云：以上是張籍說的。

古代漢語常識

（五）詞類的活用

漢語的詞類劃分，在上古就已奠定了基礎。實詞可以分成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等類。某個詞屬於某一詞類比較固定，各類詞在句子中充當什麽成份也有一定的分工。比如名詞經常用作主語、賓語、定語，動詞經常用作謂語，形容詞經常用作定語、狀語和謂語，數詞經常用作定語，等等。這些基本功能是古今相同的。

但是，在古代漢語裏，某些詞可以按照一定的語言習慣靈活運用，在句中臨時改變它的基本功能。例如《荀子·勸學》："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句中的"水"字本是個名詞，這裏臨時充當動詞，作謂語。又如《史記·陳涉起義》："將軍身被堅執銳。"其中"堅"和"銳"原是形容詞，這裏臨時充當名詞，作賓語。這就叫做詞類的活用。現代漢語裏也有這種活用情況（如"鐵了心"、"豐富詞彙"），但是遠不及古代漢語，特別是上古漢語那樣普遍。

古代漢語詞類活用現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使動用法和意動用法，此外，名詞用如動詞和用作狀語的現象也很常見。名詞用作狀語，不是詞類活用，但是在現代漢語中，名詞一般不用作狀語，古今不同，所以也附在這裏加以介紹。

一、使動用法

所謂使動用法，是指謂語動詞具有“使賓語怎麽樣”的意思。試比較《史記·孫臏》中的兩句話：

齊使田忌將而往。

齊威王欲將孫臏。

兩句中的“將”都用作動詞。前句“使田忌將”是所謂遞繫結構，句中“將”的前面還有一個動詞“使”，“使”的賓語“田忌”，兼作“將”的主語，形成兩次聯繫，這種結構在現代漢語中也很常見。後句“將孫臏”也是“使孫臏將”的意思，但用的不是遞繫結構，而是動詞的使動用法，謂語動詞“將”具有使賓語“孫臏”成爲“將”的意思。由此可見，所謂使動用法，就是以動賓結構的形式表達了遞繫結構的内容。這種用法，在現代早已被遞繫結構所替代，但在古代漢語中，遞繫結構比較少見，動賓結構的使動用法則很多。這是讀古文時所必須注意的。

使動用法中的謂語動詞有的本來就是動詞，有的是由形容詞、名詞變來的。由於原來的詞類不同，活用作使動的時候，它們所表示的語法意義也不完全相同。

1. 動詞的使動用法。

在古代漢語裏，動詞的使動用法一般只限於不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本來不帶賓語，用於使動時，後面就帶有賓語。例如：

焉用亡鄭以陪鄰？（《左傳·僖公三十年》）

項伯殺人，臣活之。（《史記·鴻門宴》）

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史記·陳涉起義》）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柳宗元《封建論》）

例一“亡”本是不及物動詞，這裏用作使動，“亡鄭”就是“使鄭亡”。例二“活之”，例三“忿恚尉”、例四“痛之”，也都可以分別換成遞繫結構“使之活”、“使尉忿恚”、“使之痛”。有的使動用法中的動詞，

還可以擴展成動補結構，如例二的"活"就可以擴展成"救活"。上古漢語的遞繫結構和動補結構都比較少見，所以使動用法就成爲古代漢語的語法特點之一。

不及物動詞用作使動時，後面的賓語有時可以省略。例如：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論》）

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資治通鑑·赤壁之戰》）

例一"天不能病"和下文"天不能使之全"對比，就可以肯定"不能病"是"不能使之病"的使動用法。例二"燒而走"則是"燒而走之"的省略。這種賓語的省略，一般可以從上下文的意思看出來。

古代漢語及物動詞用作使動的情況比較少見。及物動詞本來就帶賓語，在形式上和使動用法没有區別，區別只在意義上。例如：

晉侯飲趙盾酒。（《左傳·宣公二年》）

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論語·子路從而後》）

大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漢書·武帝紀》）

例一説的不是晉侯飲趙盾的酒，而是晉侯給趙盾酒喝，即"使趙盾飲酒"。"飲"用作使動，讀 yìn。例二"食之"不是指"食鷄黍"，而是指"使之（子路）食"，"食"用作使動後要讀 sì。"見其二子"不是指"（子路）見其二子"，而是指"使其二子見（子路）"，用作使動要讀 xiàn。同樣，例三"朝諸侯王"是指"使諸侯王朝"。一些及物動詞如"飲"、"食"、"見"等用於使動時在中古以後改變了讀音，就與及物動詞的其他用法區別開來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及物動詞用於使動時都改變讀音，上舉"朝"的讀音就没有改變。分辨及物動詞是否使動用法，主要還得認真分析語言環境，根據上下文來確定，没有其他更簡便的辦法。

2. 形容詞的使動用法

在古代漢語裏，形容詞常常用作使動，它使賓語所代表的人或

事物具有這個形容詞的性質或狀態。例如：

今媪尊長安君之位。(《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論》)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賈誼《過秦論》)

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春風又綠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州》)

例一形容詞"尊"用作使動，後面帶賓語"長安君之位"，意思是"使長安君之位尊"。例二"彊"和"貧"也都是形容詞用作使動，"彊本"、"不能貧"與下文"本荒"、"不能使之富"對比，就可以肯定"彊本"就是"使本彊"、"不能貧"就是"不能使之貧"。同樣，例三"弱秦"就是"使秦弱"，例四"薄厚"是"使厚者薄"，例五"又綠江南岸"就是"又使江南岸綠"。

3. 名詞的使動用法

古代漢語名詞也有用作使動的，它是使賓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爲這個名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如：

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史記·項羽本紀》)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例一"王我"是"使我王"，即"使我成爲王"。例二是更典型的例子，句中"生死"和"肉骨"相對，兩者都不是並列結構，而是動賓結構。"生死"相當於遞繫結構"使死生"，即"使死者復生"；"肉骨"相當於遞繫結構"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就是"使死者復生"的意思。

作使動用的名詞後面也偶爾有省略賓語的。例如：

夫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劉向《新序·節士》)

這裏"臣"和"友"是名詞用作使動，但後面省略了賓語，"不得而臣"相當於"不得而臣之"，"不得而友"相當於"不得而友之"，意思是"不得使之爲臣"、"不得使之爲友(即不能和他作朋友)"。這種省

略賓語的現象雖然不多見，但也值得注意，一般只能從上下文意中去體會它的含意。

二、意動用法

所謂意動用法，是指謂語動詞具有"認爲（或以爲）賓語怎麽樣"的意思。這種意動用法只限於形容詞或名詞的活用，動詞本身没有意動用法。

使動用法是使賓語怎麽樣。意動用法則是認爲（或以爲）賓語怎麽樣，是主觀的看法，客觀不一定必然如此。下面兩個例子正可以看出使動和意動的不同作用：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荀子·勸學》）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戰國策·齊策一》）

上例的"美其身"是使動用法，即"使其身美"，是"使自己得到提高"的意思。下例的三個"美我"都是意動用法，是"以我爲美（認爲我美）"，而不是"使我美"。

1. 形容詞的意動用法

形容詞用作意動，是主觀上認爲後面賓語具有這個形容詞的性質或狀態。例如：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上》）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莊子·秋水》）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論》）

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韓非子·五蠹》）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鼂錯《論貴粟疏》）

漁人甚異之。（陶潛《桃花源記》）

例一"小魯"、"小天下"是"認爲魯國小"、"認爲天下小"，顯然只是主觀看法而不是客觀事實，不是"使魯小"、"使天下小"的意思。例

二的"少"、"輕"都是形容詞用作意動，是"認爲少"、"認爲輕"。例三"怪"也是形容詞用作意動，"怪之"是"認爲它奇怪"；而下文"畏"則是動詞，"畏之"只是一般的動賓結構。例四"重之"雖然大致可以相當於"看重它(指縣令的職位)"，但確切的意思應該是"認爲它重要"，"重"是形容詞用作意動。例五的"貴"、"賤"和例六的"異"也都是形容詞的意動用法。

2. 名詞的意動用法

名詞用作意動，是把它後面的賓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作這個名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如：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穀梁傳·僖公八年》)
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柳宗元《封建論》)

例一是説，"〔國君〕把她看作夫人，我可以不把她看作夫人嗎？""夫人"是名詞用作意動，"夫人之"是動賓結構，意思與"以之爲夫人"相同。例二"魚肉之"是"以之(指田盼)爲魚肉"，即把田盼當作魚肉任意宰割。例三"無君君之心"是指不把國君當作國君。"君君"是動賓結構，但並不是一般的支配關係，前一個"君"字也不是用作使動，而是名詞的意動用法。

總之，對於意動用法，要把握住它所表示的"認爲"這個意義特點，這樣，就可以把它和表示"使令"意義的使動用法區別開來，也可以把它和表示一般支配關係的動賓結構區別開來。

三、名詞用如動詞

名詞的使動用法和意動用法實際上也都屬於名詞用如動詞，除這兩種用法外，名詞還可以在其他情況下用作謂語動詞，這時它並不起使動或意動的作用，但詞義一般也産生一些變化。

在古代漢語裏，名詞用作使動的比較少，用作意動的也不多，

但用如一般動詞的則相當普遍。例如：

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范增數目項王。（《史記·鴻門宴》）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城朔方城。（《漢書·武帝紀》）

驢不勝怒，蹄之。（柳宗元《三戒》）

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白居易《廬山草堂記》）

例一"侯"本是名詞，這裏用如動詞，就成爲"做諸侯"的意思。例二的名詞"目"用作動詞後就變爲"以目示意"的意思。例三以下諸例中的名詞"刃"、"城"、"蹄"、"面"、"腋"等用作動詞後，詞義也都有所改變，在閱讀時只要仔細體會，是不難看出這種變化的。

古代漢語不僅普通名詞可以用作動詞，方位名詞也常常用作動詞。例如：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史記·項羽本紀》）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史記·孫臏》）

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徐宏祖《遊天都》）

以上三例中的方位詞"東"、"西"、"前"都用作動詞，詞義分別變爲"往東"、"往西"和"向前（伸）"。

四、名詞用作狀語

現代漢語只有時間名詞才能用作狀語，普通名詞用作狀語的很少見。古代漢語中不但時間名詞，而且普通名詞也都可以用作狀語。這是古代漢語常見的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爲了敘述方便，我們把它放在詞類活用這一節裏來談（有的語法著作就把這種現象看作名詞用如副詞）。

普通名詞用作狀語，所起的作用是多種多樣的，有的還具有比較濃厚的修辭色彩。下面舉幾種比較常見的爲例。

1. 表示方位或處所。例如：

河渭不足，北飲大澤。（《山海經·夸父逐日》）

大月氏復西走。（《漢書·張騫傳》）

范雎至秦，秦王庭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蜀太守以下郊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漢書·高帝紀》）

例一"北"、例二"西"表示方位，例三"庭"、例四"郊"、例五"道"表示處所。

2. 表示工具或依據。例如：

伍子胥粲裁而出昭關。（《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列子·湯問》）

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三國志·華佗傳》）

失期，法皆斬。（《史記·陳涉起義》）

例一"粲"、例二"箕畚"、例三"書"，都是名詞用作狀語，修飾它們後邊的動詞，表示行爲的工具或憑藉，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用……"（如例二可以譯爲"用箕畚運於……"）。例四"法皆斬"，是"依照法律都要殺頭"的意思，名詞"法"作"皆斬"的狀語，表示依據。

3. 表示對人的態度。例如：

彼秦者……虜使其民。（《戰國策·趙策三》）

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史記·鴻門宴》）

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史記·孫臏》）

例一"虜使其民"是把秦國的人民當作俘虜（奴隸）來使用，例二"兄事之"是用對待兄長的態度去對待他，"虜"和"兄"都是名詞用作狀語。這種用法，是把動詞後的賓語所代表的人，當作這個用作狀語的名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來對待。例三、例四可以類推。

4. 表示比喻。例如：

嫂蛇行匍伏。（《戰國策·秦策一》）

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循吏列傳》）

雁鶩行以進，平立。（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羆之狀，被（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焉。（柳宗元《羆説》）

少時，一狼逕去，其一犬坐於前。（《聊齋志異·狼》）

例一"蛇行"的意思是"像蛇一樣地爬行"，"蛇"是名詞作狀語，是用普通名詞所代表的事物的某些特徵作比喻來修飾動詞。例二"兒啼"是"像小孩一樣地啼哭"。例三"雁鶩行"是"像鵝和鴨子一樣排成行"。其餘類推。這種用法還留存在現代漢語的一些成語中，如"土崩瓦解"、"星羅棋布"等等。

普通名詞作狀語和一般主謂結構形式完全相同，但意思很不一樣。例如上舉的"蛇行"、"兒啼"，如果是主謂結構，意思就是"蛇爬行"、"小孩啼哭"。怎樣辨別一個名詞是用作狀語還是用作主語呢？就一般情況看，名詞作狀語的句子往往在這個名詞前面還另有主語，例如"嫂蛇行"、"老人兒啼"，既然已有"嫂"、"老人"作全句的主語，"蛇"、"兒"就不大可能再是主語，而只能是狀語了。如果句中是否有主語不容易確定，或根本就是無主語句，那就只能根據上下文意來判斷了。例如上舉最後一例"其一犬坐於前"，如果不結合上下文，就很難確定究竟是名詞用作狀語（意思是"其中之一像狗那樣坐在前面"），還是主謂結構（意思是"其中的一條狗坐在前面"）。

五、詞類活用的條件

要鑑別一個詞是不是已經活用成另一類詞，主要是看它在句中所處的地位，前後有哪些詞類的詞和它相結合，構成什麼樣的句法關係，具備了哪些語法特點等等。名詞、形容詞的使動和意動用法，以及名詞用如動詞，都是名詞、形容詞活用爲動詞，這可以從它們語法條件的變化看出來。下面舉出名詞、形容詞活用爲動詞的一些比較重要的語法條件略作説明。

1. 兩個名詞連用。如果既不是並列結構，又不是偏正結構，

則前一個名詞常常就活用爲動詞,後一個名詞做它的賓語。例如:

遂王天下。(《韓非子·五蠹》)

擅爵人,赦死罪。(賈誼《治安策》)

面山而居。(《列子·湯問》)

例一"王天下"不是"王和天下",也不是"王的天下",而是"統治天下(即當了天下的王)"。例二"爵人"是"拿爵位給人",例三中名詞"面"作"面對"講,道理是一樣的。

兩個名詞連用,有時還可以是主謂結構,前一個名詞作主語,後一個名詞活用作謂語動詞。例如: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史記·陳涉起義》)

子房前! (《史記·留侯世家》)

"陳勝王"是"陳勝爲王";"子房前"是"子房向前"(這是劉邦呼叫張良的話),"前"是方位名詞活用作謂語動詞。

2. 名詞、形容詞放在"所"字後面,活用爲動詞。例如: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史記·陳涉起義》)

世之所高,莫若黄帝。(《莊子·盜跖》)

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鼂錯《論貴粟疏》)

"所"字是個輔助性代詞,經常放在動詞前面,指代某種動作的對象①。例如"所見"意思是"見到的(東西)"。名詞放在"所"字後邊也就活用作動詞,例一"職"本是"職務、職責"的意思,這裏變爲"掌管、負責"的意思,"所職"就是"所掌管的"。例二"罾"本是一種魚網,"所罾"就是"所網着的(或所捕捉的)"。同樣,"所"字後邊的形容詞也變爲動詞。例三"所高"指"所推崇的(人)"。例四的"貴"、"賤"、"卑"、"尊"也都是形容詞用在"所"字後活用爲動詞。

① 參看第十節"代詞"。

3. 名詞、形容詞放在"能"、"可"、"足"、"欲"等能願動詞後面，活用爲動詞。例如：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論語·公冶長》)
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史記·甘茂列傳》)
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莊子·盜跖》)
壓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壓：指堵塞。)(《荀子·脩身》)

能願動詞只修飾動詞，例一、例二中名詞"妻"、"相"受能願動詞的修飾，都活用爲動詞。例三、例四和例五中的"窮""貴"、"竭"受能願動詞"足"、"可"修飾，是形容詞用作動詞。

4. 名詞放在副詞後面活用爲動詞。例如：

秦師遂東。(《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史記·西門豹治鄴》)
不足生於不農。(晁錯《論貴粟疏》)

副詞在句中一般只作動詞或形容詞的修飾語。例一"遂"，例二"皆"，例三"不"是副詞，被它們修飾的名詞"東"、"衣"、"農"都活用爲動詞。

5. 名詞、形容詞放在"之"、"我"等代詞前面，活用爲動詞。例如：

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荀子·儒效》)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晁錯《論貴粟疏》)
既臣大夏而君之。(《漢書·張騫傳》)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

例一中的"高"、"下"、"小"，都是形容詞用在代詞"之"的前面，活用作動詞。"臣"是"巨"的錯字，也是形容詞活用作動詞。例二、例三和例四中的"衣"、"君"、"臣妾"、"劉豫"，都是名詞用在代詞"之"或"我"的前面，活用作動詞。這種活用常常是使動用法或意動用法。

6. 名詞後面用介詞結構作補語，這個名詞活用爲動詞。例如：

請句踐女女於王。(《國語·句踐滅吳》)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膝)之前於席也。(《史記·商君列傳》)

例一"女於王"就是給王當婢妾,"於王"是介詞結構作補語,名詞"女"活用作動詞。例二方位名詞"前",用在介詞結構"於席"的前面,意思是"挪到席的前邊去",方位名詞"前"活用作動詞。

7. 名詞用"而"連結時,活用作動詞。例如: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荀子·天論》)

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史記·項羽本紀》)

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鹽鐵論·相刺》)

"而"是個連詞,經常用來連結動詞或動詞性詞組,也可以連結形容詞,但不能用來連結名詞。例一名詞"王",例二方位詞"西",都是用"而"同另一個動賓詞組相連結而活用爲動詞。例三用"而"連結的前後兩個名詞"蠶"和"衣",都活用爲動詞。"蠶"同時還受否定副詞"不"的修飾,兼有名詞活用爲動詞的兩個條件。

上述七項是名詞、形容詞活用作動詞的主要條件,還不能概括所有的情況。在閱讀古書時,對詞類活用要靈活掌握,根據各類詞的語法特點,聯繫上下文意去判斷,以達到正確理解古代漢語的目的。

最後應該指出,所謂詞類的活用,是說某詞本屬某一詞類,只是入句後臨時具有另一詞類的性質,不是說這個詞分屬於兩個詞類。例如,我們不能說"蠶"字既是名詞,又是動詞,也不能說"高"字既是形容詞,又是動詞。如果那樣理解,就不是"活用"而是"兼類"了。當然,古代漢語中詞的兼類現象也是不少的。

(六)古代漢語的詞序

漢語詞在句中的次序比較固定,從古到今變化也比較小。主

語在謂語之前，動詞在賓語之前，修飾語在被修飾語之前，古今都是一致的。但是，古代漢語也有少數特殊的詞序是現代漢語所没有的。這些特殊的詞序實際上只存在於先秦以前的上古漢語裏，到漢代就已經從口語中逐漸消失，但由於一些寫文章的人習慣於做古，因此在歷代的古文中也常常出現，了解這些特殊詞序，對閱讀古文是有一定幫助的。

在先秦古籍中，最突出的特殊詞序是賓語在一定條件下要放在動詞之前。這種賓語前置并不是表達一定語氣的一般倒裝句（如《列子·湯問》"甚矣，汝之不惠"是"汝之不惠甚矣"的倒裝，目的是爲了加强語氣），而是有一定的語法條件的。遇有以下三種條件，賓語都要放在動詞的前面。

一、疑問代詞作賓語

上古漢語的疑問代詞"誰、何、奚、安"等做賓語時必須放在動詞的前面。例如：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左傳·成公三年》）
敢問何謂也？（《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彼且奚適也？（《莊子·逍遥遊》）
方此時也，堯安在？（《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
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

"誰敢怨"就是"敢怨誰"，"何謂"就是"謂何"，"奚適"就是"適奚（去哪裏）"，"安在"就是"在安（在哪裏）"。最後一個例子很有啓發性，"誰"和"天"同是動詞"欺"的賓語，但"誰"是疑問代詞，放在"欺"的前面，"天"不是疑問代詞，放在"欺"的後面。

如果動詞前面有助動詞，賓語一般也要放在助動詞前面，上舉第一例"誰"就放在助動詞"敢"的前面。

疑問代詞做介詞的賓語時，也要放在介詞前面。例如：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吾誰與爲親？（《莊子·齊物論》）

"以"和"與"都是介詞，它們的賓語"何"和"誰"是疑問代詞，都要放在前面。"何以幸教寡人"就是"以何幸教寡人"，"誰與爲親"就是"與誰爲親"。其中"何以"逐漸成爲凝固形式，在古文中經常出現。現代漢語書面語言中，仍舊常用"何以"，但意思已不是"以何"，而是"爲什麽"了。

先秦這種疑問代詞賓語前置的格式，一直爲後來寫古文的人所遵守。例如：

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而今安在哉？（蘇軾《前赤壁賦》）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岳陽樓記》）

吾何以傳女曹哉？（汪琬《傳是樓記》）

疑問代詞賓語前置的規則在上古漢語中是比較嚴格的，很少例外。只有"何如"也常說成"如何"，但這兩種格式在先秦就已經是凝固形式，意思已經不是"像什麽"，而是"怎麽樣"或"怎樣"了。例如：

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戰國策·楚策一》）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孟子·梁惠王上》）

與不穀同好，如何？（《左傳·齊桓公伐楚》）

前兩例是詢問，後兩例是商量可否，都不是"像什麽"的意思。

古書上"如何"又可以說成"若何"、"奈何"。例如：

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先生助之奈何？（《戰國策·趙策三》）

"如何"、"若何"、"奈何"的當中還可以插入代詞、名詞或其他詞語，成爲"如……何"等格式，意思是"對……怎麽樣"。例如：

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列子·湯問》）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左傳·僖公十五年》）

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記·項羽本紀》）

二、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

這一類賓語前置實際包含兩個條件：第一，賓語必須是代詞。第二，全句必須是否定句，即必須有否定副詞"不、未、毋(無)"等或表示否定的無定代詞"莫(没有誰)"。代詞賓語一般要放在動詞之前和否定詞之後。例如：

吾愛之，不吾叛也。(《左傳·子産論尹何爲邑》)

鄰國未吾親也。(《國語·齊語》)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左傳·宣公十五年》)

雖使五尺之竪適市，莫之或欺。(《孟子·許行》)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左傳·昭公十二年》)

"不吾叛"就是"不叛吾"，"未吾親"就是"未親吾"，其餘各例可以類推。最後一例最有啓發性，前一分句"不我與"有否定詞，因此代詞賓語"我"前置，後一分句"與我"没有否定詞，因此"我"放在"與"後邊。

如果賓語不是代詞，即使是否定句，也不用賓語前置這種格式。例如：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未絶鼓音。(《左傳·鞌之戰》)

宫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戰國策·齊策一》)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這種情況：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左傳·昭公四年》)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莊子·秋水》)

"君"和"子"一類的詞雖然有一定的稱代作用，但并不是代詞，而是名詞，在否定句中是不能放在動詞之前的，古代漢語中是不能出現"不君許"、"不子知"之類的句子的。

用否定副詞"弗、勿"的否定句一般是不帶賓語的，但如果出現

賓語，而且又是代詞，同樣要放在動詞之前。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如：

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墨子·非攻中》）

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的規律遠沒有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嚴格。在先秦古籍中，也可以找到不少否定句代詞賓語不前置的例子。例如：

有事而不告我。（《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夫不愛女（汝）乎？（《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管子·封禪》）

下面兩個例子都引自《詩經》，一個代詞賓語前置，一個代詞賓語後置，最能説明兩種情況並存的現象：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詩經·魏風·園有桃》）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王風·黍離》）

這可以説明從先秦時代起，否定句中的代詞賓語就已經開始從前置向後置發展，因此出現兩種情況並存的現象。秦以後這種發展實際上早已完成，但歷代古文仍舊是兩種情況並存。下面兩個例子都引自《漢書》，代詞賓語的位置就不相同：

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漢書·李廣傳》）

漢果不擊我矣。（《漢書·趙充國傳》）

可以這樣認爲，漢以後的文章中，否定句代詞賓語後置是反映了當時語言的實際情況。至於把代詞賓語仍舊放在動詞之前，則主要是爲了做古。下面再舉幾個漢以後代詞賓語前置的例子：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賈誼《論積貯疏》）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彼不我恩也。（柳宗元《童區寄傳》）

古之人不余欺也。（蘇軾《石鐘山記》）

這種代詞賓語前置的現象也殘存在現代漢語從古代所吸收的成語中，例如"時不我待"。

三、賓語用代詞複指

這一類賓語前置的特點是在賓語前置的同時，還要在賓語後面用代詞"是"或"之"複指一下，"是"或"之"也要放在動詞的前面。例如：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詩經·小雅·節南山》）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左傳·僖公五年》）
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論語·先進》）
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國語·句踐滅吳》）

"四方是維"就是"維（保護）四方"，"將虢是滅"就是"將滅虢"，"今吳是懼"就是"今懼吳"，"異之問"、"由與求之問"就是"問異（問其他問題）"、"問由與求（仲由與冉求）"，"何後之有"就是"有何後"。這種賓語前置的格式實際上是起了强調賓語的作用。初學古代漢語的人往往看不出這種格式裏代詞的複指作用，誤以爲前置的賓語是全句的主語，代詞"是"或"之"是另有所代；還可能誤以爲"是"等於現代漢語的判斷詞"是"，"之"等於現代漢語的"的"。如果把"今吳是懼"解釋成"現在吳國懼怕這個"或"現在吳國是懼怕了"，把"由與求之問"解釋成"仲由和冉求的提問"，就完全錯了。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在用這種賓語前置的格式時，還可以在賓語之前再加上"惟（唯）"，構成"惟（唯）……是……"或"惟（唯）……之……"的格式，强調賓語的作用就更加明顯。例如：

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左傳·宣公十二年》）
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左傳·吕相絶秦》）
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爲政》）

"唯敵是求"就是"求敵"，"唯利是視"就是"視利"，"唯其疾之憂"就是"憂其疾"，用了"唯……是……"和"唯……之……"的格式，賓語

在句中的作用就顯得比較突出。現代漢語從古代吸收的成語裏還有"唯命是聽"、"唯利是圖"等説法,就是這種語法格式的殘留。

如果賓語本身就是代詞,一種情況是仍舊用這種語法格式强調賓語,只是用來複指的代詞一般只用"之",不用"是"。例如: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左傳·宣公二年》)

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穀梁傳·僖公二年》)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論語·陽貨》)

由這種格式形成的"是之謂"、"此之謂"已成爲一種凝固形式,在古文中很常見。例如:

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荀子·王霸》)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另一種情況是不用複指代詞,直接把代詞賓語放到動詞之前,這個代詞賓語一般只限於"是",其他代詞不多見,例如:

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詩經·周南·葛覃》)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左傳·齊桓公伐楚》)

"是刈是濩"就是"刈是濩是(割它煮它)","寡人是問"就是"寡人問是"。

爲了强調賓語,用代詞"是"或"之"複指把賓語提前,這是古代漢語比較常用的一種語法手段。把這種句式譯成現代漢語時,複指的代詞"是"或"之"就無法譯出來。至於賓語是否移到動詞之後,則要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例如,"四方是維"既可以譯成"四方都受到保護",也可以譯成"保護四方";"將虢是滅"既可以譯成"將要把虢國滅掉",也可以譯成"將要滅掉虢國"。

上文提到的"是之謂"和"此之謂"是古文中常見的凝固格式,雖然可以譯成"這就叫做",但兩者的語法結構很不相同,"是之謂"和"此之謂"是"謂是"、"謂此"的賓語前置(如果直譯,就是"叫它"

或"把它叫做")。"此之謂"還可以不帶其他賓語單獨形成一個分句,例如:

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左傳·宣公十六年》)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

"此之謂也"是古文中很常見的表示判斷的分句,可以譯成"説的就是這個",這正可以證明"此之謂"是"謂此"的賓語前置形式,"此"并不是分句的主語。

* * *

以上三種賓語前置的句式都是現代漢語所没有的。除賓語前置外,古代漢語表示行爲數量的詞序也和現代漢語不同。

現代漢語表示行爲數量時,一般是把數詞和動量詞放在動詞之後(如"去三回"、"看兩遍"、"討論幾次")。古代漢語有兩點不同:一是一般不用動量詞,二是數詞一般要放在動詞之前。例如: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左傳·文公十六年》)

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輸》)

寒暑易節,始一反焉。(《列子·湯問》)

"七遇皆北"可以譯爲"遇見七次都打敗了"、"九設"、"九距"和"一反"則可以譯成"設了九回"、"抵擋了九回"和"回去一次",不但數詞移到動詞之後,而且加上了動量詞。古代漢語這種詞序在現代漢語一些成語中還保存了下來,例如"一勞永逸"、"百戰百勝"、"千變萬化"等等,對這種古代漢語句式,我們理解起來並没有什麽困難。

從句子成份看,古代漢語放在動詞前面表示數量的數詞,是作爲狀語來修飾動詞的。在强調某一行爲的數量時,可以改變句式,把數詞從動詞前面移到句尾,並在這個數詞前面用代詞"者"字複指,使"者"字前面的詞語成爲全句的主語,移到句尾的數詞就成了全句的謂語。例如: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戰國策·趙

策三》)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史記·鴻門宴》)

表示動量的數詞從動詞前面的狀語("三辭讓"、"三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變爲全句的謂語,自然就顯得突出而重要了。以上兩例譯成現代漢語可以是"魯仲連辭讓多次"、"舉起所佩帶的玉玦向項王示意好幾次"(兩句中的"三"都只表示多數,不是實數),語法結構就大不相同。現代漢語的動量詞一般是不能單獨作謂語的。

(七)古代漢語的判斷句

判斷句表示某種事物是什麽東西或不是什麽東西,某種事物屬於某一類或不屬于某一類。在現代漢語裏,像"北京是我國的首都"、"他不是北京人"一類句子,就是判斷句。判斷句中的"是",叫做判斷詞(也叫繫詞)。它是聯繫主語和謂語的,也幫助表示判斷。表示否定判斷,要在"是"前面加上否定副詞"不"。

古代漢語的判斷句和現代漢語很不相同,它不用判斷詞,而是在判斷句的謂語後面加語氣詞"也"幫助判斷。例如: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左傳·齊桓公伐楚》)

王,人君也;觸,人臣也。(《戰國策·齊策四》)

張騫,漢中人也。(《漢書·張騫傳》)

在主語後面,還可以加上代詞"者"複指,引出謂語,這是古漢語判斷句另一常見的形式。例如:

南冥者,天池也。(《莊子·逍遥遊》)

吾所欲者,土地也。(《韓非子·五蠹》)

陳勝者,陽城人也。(《史記·陳涉起義》)

有時候,"也"字可以不用。例如:

兵者,不祥之器。(《老子》)

陳軫者,遊說之士。(《史記·張儀列傳》)

甚至"者"字、"也"字都不用,也可以形成判斷句。例如:

夫魯,齊晉之屏。(《左傳·哀公八年》)

荀卿,趙人。(《史記·孟軻荀卿列傳》)

古代漢語表示否定判斷,是在判斷句的謂語之前加上"非"字。例如:

楚雖大,非吾族也。(《左傳·成公四年》)

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戰國策·魏策四》)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李斯《諫逐客書》)

這種"非"字雖然可以譯成現代漢語的"不是",但它本身並不是判斷詞,而是副詞,這一點在後面副詞一節里還要談到。

判斷句的主語有時根本不出現,也有時可以承上文而省略。在這種情況下,句末的"也"字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例如: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論語·子路從而後》)

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韓非子·十過》)

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史記·鴻門宴》)

前兩例的主語根本不出現,例三是承上文"客何爲者"的提問而把主語省略。這種情況最常出現在對話裏。

古代漢語也常常出現"是"字,但它往往不是判斷詞,而是指示代詞,作用和"此"一樣,常用來作判斷句的主語。例如:

公曰:"是吾寶也"。(《左傳·僖公二年》)

是社稷之臣也。(《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天論》)

以上例句中的"是"都用作主語,和"此"的性質相同。

在先秦時代,"是"字不作判斷詞用。有時它在句中的地位很像判斷詞,但仔細分析一下,就能够發現它仍是指示代詞。下面舉

幾個例子略做分析：

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墨子·非攻上》）

粗看起來，"是何故也"似乎可以理解爲"是什麽緣故呢"，其實"是"在這裏仍然是指示代詞，作句子的主語。"是何故也"等于"此何故也"。在《墨子·非攻》中，緊接着上引的幾句話，就説："至入人欄厩取人馬牛者，其不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語法結構和上引幾句話完全相同，只是"是何故也"換成"此何故也"，這就是很好的證明。

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天論》）

這個"是"所處的地位，也很像判斷詞。但它實際上仍然是指示代詞，用來複指"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等于"此禹桀之所同也"，意思是"這些都是禹桀所共同的"。《荀子·天論》接着説："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是又"等於"此又"，意思是"這些又"。如果"是"是判斷詞，就應該説成"又是"，而不能説成"是又"。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上芥，是其禍也。（《左傳·哀公元年》）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韓非子·五蠹》）

以上兩例都是在敘述一種情況之後，用"是"來複指，並以"是"作主語構成一個判斷句。這種用指示代詞"是"作主語來複指上文的句子，在古文中很常見，都是"此"的意思，不能理解爲判斷詞。

"是"作爲判斷詞來用，漢代肯定就有了。從漢語的發展來看，判斷詞"是"正是由上述的指示代詞"是"發展來的。用"是"作判斷詞的句子，《史記》中有好幾個例證，王充的《論衡》一書用得更多一些，魏晉以後用得就更多了。例如：

此必是豫讓也。（《史記·刺客列傳》）

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論衡·死僞》)

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范縝《神滅論》)

這些句子反映了當時口語中判斷句形式的新發展。但在基本上以先秦的作品爲準則的文言文中,這種"是"字作判斷詞的句式始終没有被普遍採用,甚至到明清以至近代,文言文中的判斷句,絶大多數仍然採用先秦的形式。例如: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柳宗元《封建論》)

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總敍》)

例一"是不得已也"應該理解爲"此不得已也",卽"這是不得已"。例二更是典型的先秦判斷句的形式。

在先秦時代的漢語裏究竟有没有判斷詞存在,這是目前還有争論的問題。有人認爲,在先秦就有判斷詞,如"爲"字;有人認爲,"爲"字在先秦只是一般動詞,還不能算是判斷詞。我們認爲,在絶大多數情況下,先秦時代的"爲"字顯然不是判斷詞。有時"爲"字的作用很像現代漢語的判斷詞"是",例如:

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論語·子路從而後》)

但實際上這些"爲"字都是動詞,不是真正的判斷詞。例一"晉爲盟主"是"晉作爲盟主"的意思;例二"孰爲夫子"是"誰算作夫子"的意思。

只是在極少數句子中,"爲"才和現代漢語的判斷詞"是"相當。例如:

余爲伯儵,余而祖也。(《左傳·宣公三年》)

"余爲伯儵"的意思是"我是伯儵(人名)",這個"爲"是判斷詞,顯然是從"晉爲盟主"的"爲"發展而來的,可是已經没有"作爲"的意思了。但這種用"爲"字表判斷的句式在先秦不多見。上例"余而祖也(我是你的祖先)"就没有説成"余爲而祖"。

古代漢語的判斷句中,在謂語前面可以加副詞"乃"、"卽"或語

氣詞"維"、"惟"等。例如：

是乃狼也。(《左傳·宣公四年》)

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史記·項羽本紀》)

我馬維駱。(《詩經·小雅·皇皇者華》)

爾惟舊人。(《尚書·大誥》)

加"乃"和"即"的，先秦不太多，後代用得較多；加"維"和"惟"的，後代不多見，先秦却比較常見。

無論是"乃"、"即"，還是"維"、"惟"，都不是判斷詞。"乃"和"即"是副詞，用來加强肯定語氣，大致相當于現代漢語的"便(是)"，"就(是)"，因此，到後代出現了判斷詞"是"以後，它們可以加在"是"前面，構成"乃是"、"即是"。"維"和"惟"有時看去很像判斷詞，但實際上是放在句中的語氣詞，起引出謂語的作用，在多數情況下，它後面的謂語並不能和前面的主語發生判斷關係。例如：

百工維時。(《尚書·皋陶謨》)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

蚩尤惟始作亂。(《尚書·吕刑》)

關于"維"和"惟"的作用，在《語氣詞和詞頭、詞尾》一節中還會談到。

這些副詞和語氣詞還常常和否定副詞"非"配合起來使用。例如：

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左傳·襄公八年》)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僖公五年》)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非"的作用和"乃"、"即"等相近，它是加在判斷句謂語之前的副詞，而不是判斷詞。

判斷句是表示判斷的，但無論是在現代漢語還是在古代漢語中，我們都會遇到一些並不表示判斷的判斷句，也就是説，它們的主語和謂語並不是同一事物或同一類別。例如：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荀子·王制》)

曹公，豺虎也。（《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七》）

這是用判斷句的形式表示比喻的一種修辭手法，本節開頭所舉的"夫魯，齊晉之唇"也是屬於這一類。至於下面的句子，就更不能用判斷關係來解釋了：

夫戰，勇氣也。（《左傳·莊公十年》）

百乘，顯使也。（《戰國策·齊策四》）

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白居易《輕肥》）

例一的意思是"作戰是要靠勇氣的"，例二的意思是"帶着百輛車乘的是顯赫的使者"，例三的意思是"佩帶朱紱的都是大夫，佩帶紫綬的都是將軍"。這種用判斷句的形式表達較複雜內容的方法在古代漢語中很常見，必須靈活地去理解。

古代漢語判斷句還有一種常見的靈活用法，就是在表示因果關係的複句中，用帶"也"的判斷句放在表示結果的分句之後來說明原因。例如：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莊子·養生主》）

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韓非子·五蠹》）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例一"割也"和"折也"是說明"良庖歲更刀"和"族庖月更刀"的原因。例二是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輕辭天子"和"重爭士橐"的原因。例三比較複雜，但略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位尊而無功"以下三句是解釋"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的原因的。

現代漢語的判斷句也有種種靈活用法，但和古代漢語並不完全相同。例如，上舉在複句中直接用判斷句形式說明原因的用法，在現代漢語中就不常見。我們學習古代漢語的判斷句時，對現代漢語已經不用的靈活用法就應該特別注意。

(八) 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

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和現代漢語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謂被動,是指主語和謂語動詞之間的關係是被動關係,也就是說,主語是謂語動詞所表示的行爲的被動者、受事者,而不是主動者、施事者。例如:

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從主語和動詞之間的關係來看,"蔓草"是被"除"的,"金石"是被"鏤"的,"兵"是被"挫"的,"地"是被"削"的,主語都是後面動詞所表示的行爲的被動者、受事者。下面兩個例子更能説明問題:

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韓非子·五蠹》)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例一"兔"在前一分句是動詞"得"的賓語,是受事者,在後一分句則是後面動詞"得"的主語,但表示被"得",仍是受事者。例二"人"在前一分句是動詞"知"的主語,但表示被"知",是受事者,在後一分句則是前面動詞"知"的賓語,仍是受事者。

這種被動表示法的特點是没有任何專門用來表示被動的詞語,主語的被動性質只能從意思上去理解,並没有形成真正表示被動的句式。這種被動表示法一直到現代漢語中還廣泛運用。例如"蔓草猶不可除"用現代漢語表達可以是"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去","兔不可復得"用現代漢語表達可以是"兔子再也得不到了"。主語"蔓延的野草"和"兔子"仍舊是動詞所表示行爲的被動者,在句子中間也並没有加上任何專門表示被動的詞語,我們理解起來並没有感到絲毫困難,在這點上古今是完全一致的。

用被動句式表示主語的被動性質是漢語常用的另一種被動表

示法。所謂被動句式，是指從句子結構本身就能看出主語的被動性質，例如現代漢語"敵人被消滅了"、"困難被我們克服了"這樣的句式，從其中的"被"（或"被我們"）就可以確定主語是動詞所表示行爲的被動者，這是典型的被動句式。

漢語的被動句式在先秦時期已經形成，但使用遠没有現代普遍。漢以後的文章被動句式有了一些新的發展，使用也逐漸普遍。

先秦時期比較常見的一種被動句式是在動詞後面用介詞"於"把行爲的主動者引進來，這樣，動詞前面的主語很明顯就具有了被動性質。例如：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左傳·鞌之戰》）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孫子兵法·行軍篇》）
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莊。（《荀子·王制》）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漢書·賈山列傳》）
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韓愈《圬者王承福傳》）

"郤克"是被"矢"傷的，"無慮而易敵者"是一定被"人"擒的，"閔王"是被"五國"毀的，"桓公"是被"魯莊"劫的（實際是被魯莊公的臣子曹沫劫的）。第三例最能説明介詞"於"在被動句式中的作用，如果全句不出現"於"字，句子結構改變爲：

閔王毀於五國——→閔王毀五國
桓公劫於魯莊——→桓公劫魯莊

主語就由被動者、受事者轉變爲主動者、施事者，全句的意思也就完全相反了。古人在做正反兩方面情況的對比時，就常用這種方法。在這種對比的句子裏，一表示主動，一表示被動，非常清楚。例如：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荀子·榮辱》）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莊子·山木》）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漢書·項羽傳》）

"通者"和"窮者"都是主語，但"通者"是"制人"的，是主動者，"窮

者"是"被人制"的,是被動者。《孟子·滕文公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用的也是這種句式。運用這種句式,主語並不一定要出現,如上舉第二例,"物物"是"支配事物"(第一個"物"字是名詞用作動詞),"物於物"是"被事物支配",道理是一樣的。

在用"於"的被動句式中,並不是介詞"於"本身能表示被動,而是動詞已經用于被動的意義,由於用介詞"於"引進了行爲的主動者,全句的被動意義就更加明確了。我們還要注意,古代漢語這種被動句式的詞序和現代漢語不同。在現代漢語裏,被動句式中引進行爲主動者的介賓詞組是在動詞前面;在古代漢語裏,引進行爲主動者的"於"組成的介賓詞組則是在動詞後面。"郤克傷於矢"用現代漢語的被動句式來表達可以是"郤克被矢射傷"。

古代漢語另一種常見的被動句式是用介詞"爲(wéi)"放在動詞之前引進行爲的主動者,使主語的被動性質明顯地表現出來,"爲"在句子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很像現代漢語裏的"被"。例如:

止,將爲三軍獲。(《左傳·襄公十八年》)
道術將爲天下裂。(《莊子·天下》)
而身爲宋國笑。(《韓非子·五蠹》)
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賈誼《過秦論上》)
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史記·淮陰侯列傳》)

"將爲三軍獲"就是"將被三軍獲",在例句中主語雖然没有出現,它的被動性質是很明顯的,"三軍"才是動詞"獲"這一行爲的主動者。"道術將爲天下裂"就是"道術將被天下裂",主語"道術"是動詞"裂"(割裂、分裂)的對象,是被動者、受事者,"裂"這個行爲的主動者則是"爲"所引進的"天下(指天下人)"。

"爲"字後面所引進的行爲主動者有時可以不出現,"爲"直接放在動詞前面,仍然形成被動句式。這點也是和現代漢語"被"完全相同的。例如:

父母宗族,皆爲戮没。(《戰國策·燕策三》)

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爲戮没"就是"被戮没"；"爲用"就是"被用"。"爲禽"就是"被擒"。以上各例"爲"後的行爲主動者都没有出現。

戰國末用"爲"的被動句式（爲天下笑）又發展成"爲……所"句式，行爲主動者放在"爲"和"所"之間，也就是説，除用"爲"引進行爲主動者外，還在動詞前加上"所"字。例如：

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韓非子·外儲説左下》）

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史記·項羽本紀》）

否，必爲二子所禽矣！（《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衛太子爲江充所敗。（《漢書·霍光傳》）

少北，則爲匈奴所得。（《漢書·張騫傳》）

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爲……所"句式是古代漢語最常見的一種被動句式，並且一直沿用到現代的書面語裏（如"一切革命文藝都爲人民羣衆所歡迎"），因此我們掌握起來並没有什麽困難。但是，在古代漢語裏"爲"後的行爲主動者有時也可以不出現，"爲"和"所"連在了一起。例如：

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史記·鴻門宴》）

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爲所虜"、"爲所殺"在"爲"後面都没有把行爲的主動者引進來，但動詞前的"所"仍保留，用現代書面語來表達只能是"被俘"、"被殺"，否則就要把行爲的主動者補出來："爲劉邦所俘"、"爲那武人所殺"。

除"爲"字外，古代漢語還常用"見"字放在動詞之前形成被動句式。例如：

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荀子·非十二子》）

厚者爲戮，薄者見疑。（《韓非子·説難》）

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楚辭·漁父》）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漢書·燕剌王旦傳》）

才高見屈，遭時而然。（《論衡·自紀》）

"見汙"、"見信"、"見用"就是"被汙"、"被信"、"被用"的意思。例二"爲戮"和"見疑"對舉，是"被戮"、"被疑"的意思，更能説明"爲"和"見"在被動句式中的作用相同。由以上各例中也可以看出，"見"的這種作用和現代漢語"被"也是基本相同的。

用"見"的被動句式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能直接由"見"引進行爲的主動者，這點是和"爲"很不相同的。如果需要引進行爲的主動者，只能在動詞後面另用"於"的被動句式配合，行爲的主動者出現在"於"的後面。例如：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莊子·秋水》）

先絶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史記·楚世家》）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韓愈《進學解》）

"見笑於大方之家"就是"被大方之家笑"，"見欺於張儀"就是"被張儀欺"，由於"見"不能直接引進行爲主動者（不能説"見大方之家笑"），就只好在動詞後面另用"於"把行爲的主動者引進來。

現代漢語表示被動的"被"字句實際上在戰國末期就已經開始出現，但比較少見，到漢代纔出現多一些。例如：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韓非子·五蠹》）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戰國策·齊策一》）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兄固被召詣校書郎。（《後漢書·班超傳》）

前三例"被"字都多少還有"遭受"、"蒙受"的意思，但它是後代被動句式的源頭。例三用"見"和"被"對舉，更可説明"被"的作用在當時已和"見"或"爲"相同了。但是，用"被"的被動句式在當時顯然遠不如用"見"和"爲"的被動句式常見。

"被"開始用於被動句式時,只直接加在動詞的前面,到漢末纔出現由"被"引進行爲主動者的句式,例如蔡邕《被收時表》:"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這種句式當時一般還只在一些比較接近口語的文章中出現。唐以後,在比較接近口語的文章和詩詞中,"被"逐漸代替了其他表示被動的句式,但一般文言文仍然多沿用其他幾種被動句式。

(九)副詞

副詞是一種半實半虛的詞。它們能表示行爲、動作、性質、狀態的程度、範圍、時間、可能性、情態和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詞彙意義,能獨立作句中的次要成份,這是它近似實詞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單獨表示一種實物、一種實情或一種實事,同時又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份:主語、謂語,也不能用作賓語、定語,這是它同其他各類虛詞相近的一方面。下面根據意義,將副詞分爲程度、範圍、時間、情態、否定和表敬六類,擇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分別舉例加以説明。

一、程度副詞

古代漢語的一些常用的程度副詞如"最、太、至、尤、愈、略"等字從古到今變化不大。有少數程度副詞意義變化較大,讀古文時必須特別注意。例如:"少"和"稍"就是如此。

現代漢語的"少"常用作形容詞,古代漢語"少"則常用作副詞,是"稍微、略微"的意思,相當於現代的"稍";而古代的"稍"則是時間副詞,有"逐漸"的意思。先看"少"的例子:

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左傳·僖公五年》)

太后之色少解。(《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少安"、"少解"、"少有補"是"略安"、"略解"、"稍有補"的意思，如果理解成"多少"的"少"就完全錯了。再看"稍"的例子：

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左傳·昭公十年》）

項羽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史記·項羽本紀》）

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慘慘然莫相知。（柳宗元：《三戒·黔之驢》）

以上"稍"字都是"逐漸"的意思，不能理解爲"稍微"。

程度副詞"頗"在古代有兩種意思。一是程度偏高，略近"很、甚"。例如：

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史記·袁盎鼂錯列傳》）

現代漢語書面語言還保存着這種用法，如"時間頗長"、"頗感興趣"。另一個意思是"稍、略"。例如：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史記·三代世表序》）

一般說來，"頗"在古代多作"稍"、"略"講，如果都用現代書面語言常用的"頗"（很）的意思來理解，就不正確了。

二、範圍副詞

範圍副詞如"纔、皆、盡"等古今變化也不大，變化比較大的有"但"等。現代漢語"但"主要是表示轉折的連詞，古代漢語"但"則主要是表示範圍的副詞，和現代的"只"意思相當。例如：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三國志·華佗傳》）

不聞爺娘唤女聲，但聞黄河流水鳴濺濺。（《樂府詩集·木蘭詩》）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陸游《示兒》）

現代漢語的"不但"和"但願如此"等正保留了古代的這種用法。

除"但"以外,"徒"、"特"、"第"(弟)、"直"在古代漢語中也常用來表示"只"的意思。例如:

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

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史記·孫臏》)

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

"獨"字原是"獨自"的意思,也可以引申爲"只"。例如: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漸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但是在反問句中,"獨"字主要是表達反問語氣,不再有"獨自"或"只"的意思了。例如: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孟子·許行》)

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這一類"獨"字表示反問語氣,屬于情態副詞,不能理解爲"獨自"或"只"。

範圍副詞"僅"從古到今意義也發生過較大的變化。"僅"表示"只"、"纔"、"剛够"的意思,這是古今一致的。例如: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史記·樂毅列傳》)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僅"的特點是言其少。但是,在唐代詩文中"僅"還可以言其多,有"幾乎"、"將近"、"差不多達到"的意思。例如:

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韓愈《張中丞傳後敍》)

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白居易《廬山草堂記》)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杜甫《泊岳陽城下》)

這類"僅"一般只用在數目字的前面,讀去聲 jìn。這種用法在宋代

的作品中還偶爾出現，但只限于接近口語的宋人語録體中。例如：

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景德傳燈録》卷五）

三、時間副詞

古代漢語時間副詞比較多，除"將、正、已、常"等和現代漢語中的意義基本相同外，也有一些意義差别較大。下面略舉數例。

"曾"在古代漢語作副詞用時，可以表示時間，意思相當於"曾經"，和現代漢語用法相同。例如：

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史記·袁盎鼂錯列傳》）

孟嘗君曾待客夜食。（《史記·孟嘗君列傳》）

但是，副詞"曾"在古代的主要作用並不是表示時間，而是表示情態，用來加强否定語氣，和現代的"居然"、"竟"的意思略微相近。例如：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詩經·衛風·河廣》）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瞷也。（《戰國策·齊策四》）

以上各例裏的"曾"就絶對不能理解爲"曾經"。

古代常用來表示"曾經"的時間副詞不是"曾"，而是"嘗"。例如：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

公亦嘗聞大子之怒乎？（《戰國策·魏策四》）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

古代"嘗"的這種用法還保存在現代漢語"未嘗"、"何嘗"等少數双音詞中，一般不能再單獨使用。

"再"和"復"在古代是表示動作重複出現的詞，詞類和意義都和現代漢語很不相同，也放在這裏討論。古代漢語的"再"是數量詞，一般專指兩次，如：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

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史記·孫臏》)

到了唐代,"再"可以專指"第二次",如杜甫《後遊修覺寺》詩:"寺憶新遊處,橋憐再渡時。"但仍和現代意義不同。

現代漢語的"再"是副詞,常用來指"又一次",一般不限于兩次,也不一定是第二次,如"再讀一遍"、"再去一次"。這個意義在古代漢語用"復"。例如:

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左傳·僖公五年》)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史記·刺客列傳》)

復投一弟子河中。(《史記·西門豹治鄴》)

古漢語的"再來"一般都應理解爲"來兩次"(或"第二次來"),現代漢語的"再來"在古代要說成"復來"。"復"字在現代漢語基本上已不能單獨使用,古代"復"字的用法只保留在現代的成語和書面語言里,例如"死灰復燃"、"一去不復返"等。

古代表示不斷重複出現的副詞還有一個"仍"字。和現代意義差別較大。現代漢語書面語言所用"仍"字一般只是"仍舊"的意思,古代漢語"仍"用作副詞時,則主要是"頻繁、重複多次"的意思,不能理解爲"仍舊、仍然"。例如:

晉仍無道而鮮胄。(《國語·晉語》)

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史記·平準書》)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後漢書·蓋勳傳》)

四、情態副詞

情態副詞放在動詞或形容詞之前表示一定的情態或語氣(有的語法著作把表示語氣的副詞另立一類,稱爲"語氣副詞"),現代漢語"大概"、"未免"、"本來"、"偏偏"等都屬於情態副詞。古代漢

語的情態副詞也比較豐富，下面只舉和現代意義差別較大的"且"、"固"、"蓋"等爲例。

"且"字在古代漢語常作連詞用，和現代漢語"而且"意義相當，此外，還常常用作副詞表示情態，有"姑且"、"尚且"的意思，例如：

先生且休矣，我將念之。（《史記·淮陰侯列傳》）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史記·鴻門宴》）

上例是"姑且"的意思，下例是"尚且"的意思。這兩種用法在現代書面語言中還偶爾出現。

古代"且"字除作情態副詞外，還可以作時間副詞用，略等於"將要"。例如：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莊子·逍遥遊》）

若屬皆且爲所虜。（《史記·鴻門宴》）

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史記·伍子胥列傳》）

這種用法在現代是絶對不會出現的。

"固"作爲情態副詞，是"本來、當然"的意思，和現代漢語的"固然"意思完全不同。例如：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孟子·許行》）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報任安書》）

例一、例二都是"本來"、"當然"的意思。如果把"人固有一死"理解爲"人固然有一死"，就錯了。

"固"可以和語氣詞"也"直接結合成"固也"，成爲一種凝固形式，在古代漢語中比較常見，意思大致相當于"本來如此"或"當然如此"，常用在對話時的應答。例如：

〔趙高曰：〕"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史記·李斯列傳》）

趙高慫恿李斯向秦二世進諫，本是假話，李斯信以爲真，回答"固也"，就是"當然如此"的意思。

"蓋"字是表示語氣的情態副詞，常放在句首表示提示和推測

性論斷的語氣，起引出下文的作用。例如：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史記·孝文本紀》）

例一的"蓋"提示出"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樣一種社會理想，也是作出這樣一種推測性的論斷。例二"蓋"提示"天下萬物之萌生"這件事，引出"靡不有死"這一結論，同時也是對這種現象作出推論性的論斷。

"蓋"有時只表示不肯定的論斷語氣，不一定放在句首，有"大概"的意思。例如：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里仁》）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史記·伯夷列傳》）

"蓋"除了表示語氣的作用，在句中同時還有連接作用；上文《季氏將伐顓臾》一例，就還有連接前面的"君子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作用。再如：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諸葛亮《出師表》）

兩例的"蓋"字都是連接前後文句的，這是連接作用；同時"蓋"字後面的句子又是表示前面的句子的原因的，它仍然起着推測性論斷語氣的作用。副詞有連接作用，這是古今一致的。

五、否定副詞

古代漢語常用的否定副詞有"不"、"弗"、"毋"、"勿"、"未"、"非"、"否"。這幾個否定副詞意義都比較單純，但用法則比較複雜，下面作一些簡單的介紹。

"不"和"弗"都是表示一般的否定。古代"不"的用法基本和現代相同：既可以否定動詞，又可以否定形容詞；既可以否定及物動詞，又可以否定不及物動詞。例如：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左傳·齊桓公伐楚》）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莊子·逍遙遊》）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

例一"不"否定不及物動詞"復"（回來），例二"不"否定形容詞"厚"，例三"不"否定及物動詞，但例四"不折"是否定不及物動詞，"不舍"是否定及物動詞賓語省略（可與前句"鍥而舍之"對比）。

在秦漢以前，"弗"字的使用範圍非常狹窄，一般説來，"弗"字後面的動詞只能是及物動詞，但動詞後面却不帶賓語。例如：

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功成而弗居。（《老子》）

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墨子·兼愛上》）

上述各例"弗"後面的及物動詞按説都可以補出一個賓語"之"，但由於前面用了"弗"，後面的賓語"之"就不再出現。

"弗"字後面動詞帶賓語的例子，在先秦非常少見。例如：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孟子·告子上》）

漢代以後，"弗"字的使用範圍逐漸放寬，偶爾也能否定形容詞，但仍不多見。例如：

今吕氏王，大臣弗平。（《史記·吕后本紀》）

由於用"弗"的地方都能用"不"，在讀古書的時候，把"弗"理解爲"不"，是不會有什麽錯誤的。

"毋"和"勿"意思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不要"或"别"，經常用於祈使句，表示禁止或勸阻。"毋"字在古書中還常常寫成"無"。這兩個字的情況很像"不"和"弗"，"毋（無）"的語法作用和"不"相當，"勿"的語法作用則和"弗"相當。"毋"的例子如：

大毋侵小。（《左傳·襄公十九年》）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梁惠王上》）

毋妄言，族矣！（《史記·項羽本紀》）

苟富貴，無相忘。（《史記·陳涉起義》）

"勿"的例子如：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左傳·成公九年》）

急擊勿失。（《史記·鴻門宴》）

"勿"後的動詞按說都可以補出賓語"之"，由於前面用"勿"，賓語"之"就沒有出現。

但是，"勿"後動詞不帶賓語的規則在先秦時期就已經不是很嚴格的了。例如：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孟子·梁惠王上》）

約絶之後，雖勿與地，可。（《戰國策·楚策一》）

到漢魏以後，"勿"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毋"和"勿"的這種分別逐漸消失，"勿"漸漸代替了"毋"。

"毋"（無）、"勿"有時並不完全表示禁止，而是帶有勸勉或約束的意思。例如：

王請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子無敢食我也。（《戰國策·楚策一》）

上例有勸勉的意思，下例有約束的意思，都不是一般的禁止。

除祈使句外，"毋"（無）、"勿"有時也用在陳述句中，這時意思就和"不"差不多，不再表示禁止了。例如：

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左傳·晏嬰論季世》）

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呂氏春秋·爲欲》）

漢代以後，"毋"、"勿"的這種用法逐漸被"不"所代替，一般就只用在祈使句中了。

"未"字表示事情還沒有實現，等於現代漢語動詞前的"沒有"。例如：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史記·孫臏》）

"未嘗"是一個凝固的形式，表示"不曾"或"没有過"。例如：

臣未嘗聞也。（《戰國策·魏策四》）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莊子·秋水》）

"未"和"未嘗"的區别是很清楚的："未聞"是"没有聽説"，只指現在的情況，表示還没有實現，包含有將來實現的可能性；"未嘗聞"則是"没有聽説過"，只是簡單地否定過去。

有時候，"未"字並不表示事情還没有實現，而只是一種委婉的否定。在這種情況下，"未"和"不"的意義就比較接近了。例如：

君未知戰。（《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戰國策·楚策四》）

"非"字是一個用法特殊的否定副詞（在上古也可以寫成"匪"），它所否定的不只是後面的動詞，而是後面整個謂語。例如：

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韓非子·五蠹》）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戰國策·魏策四》）

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左傳·僖公十五年》）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莊子·秋水》）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荀子·勸學》）

前兩例是否定判斷句裏謂語和主語的關係。後三例是否定敘述句中的謂語，表示對某一事實的否認，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具有撇開的作用。在下面的例子裏，則由撇開進一步引申有假設的意思，等於説"若非"或"若無"：

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秋水》）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勸學》）

古代漢語的"非"字雖然一般都可以譯成現代漢語的"不是"，但它並不是和判斷詞"是"相對的表示否定的判斷詞，而是一個簡單的否定副詞，它所否定的是整個謂語。

"否"字也是一個用法特殊的否定副詞,它和表肯定的應答之辭"然"對立,經常用於單詞句,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單詞句"不"或詞組"不是的",有時還用於假設的否定。例如: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孟子·許行》)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否"字還經常用在肯定否定迭用的句子裏,表示否定的一面。例如: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左傳·襄公三十年》)

"得見"表示肯定,"否"表示否定,即"不得見"。現代漢語書面語言常用的"是否"、"能否"、"可否"等,其中"否"字正是這種用法。

除以上否定副詞之外,古代漢語又常用"微"字表示否定。例如:

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微禹,吾其魚乎!(《左傳·昭公元年》)

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史記·樊酈滕灌列傳》)

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岳陽樓記》)

例一的"微"作用和"不"相同,但一般只用在"微獨"這種凝固結構中,相當於"不但"、"非但"。後三例的"微"和"非"的意思相近,但只用於事後的假設,大致相當於"如果不是"。

六、表敬副詞

表敬副詞主要是用來表示對人尊敬。這類副詞原來一般都有比較具體的意義,用作表敬副詞後,主要是向人表示尊敬,原來的具體意義就變得很不明顯甚至消失。試比較《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兩個例子: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

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

上句"請奏瑟",是請趙王奏瑟,"請"是"請求"的意思。下句"請完璧歸趙"的"請"則没有對任何人表示請求,只是起了向對話人表示敬意的作用。上句的"請"是一般動詞,下句的"請"就是表敬副詞。

表敬副詞可以分爲尊人和自謙兩類。尊人的表敬副詞除上述"請"字外,常用的還有"幸"、"謹"、"敬"、"惠"、"辱"等。下面各舉一例: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史記·平原君列傳》)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君惠吊亡臣,又重有命。(《國語·晉語二》)

子,一國太子,辱在此。(《史記·晉世家》)

自謙的表敬副詞常用的有"竊"、"忝"、"猥"等,也各舉一例: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李斯《諫逐客書》)

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後漢書·史弼傳》)

猥以微賤,當侍東宫。(李密《陳情表》)

古代漢語的表敬副詞比較多,有的和封建等級制度有密切關係,例如臣子對皇帝上書就常用"伏"字表示自己對皇帝的敬意。例如:

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史記·孝文本紀》)

古代表敬副詞到了現代,除"請"還出現於口語,"謹"和"敬"還出現於書面語言中之外,其餘都早已不用,在現代漢語裏就没有必要再專門分出一類表敬副詞了。

(十)代詞

古代漢語代詞主要分爲以下三類:人稱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除此之外,還有兩類比較特殊的代詞:一是無定代詞"或"和

"莫";一是輔助性代詞"者"和"所"。

一、人稱代詞

第一人稱代詞有"吾、我、予(余)"等。例如:

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左傳·子產論尹何爲邑》)

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戰國策·句踐滅吳》)

居,予語汝! (《莊子·達生》)

曰:"余病矣。"(《左傳·鞌之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晉以前,"吾"字很少放在動詞和介詞後面作賓語用(《莊子·齊物論》"今者吾喪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能換成"今者吾喪吾"或"今者我喪吾")。但是在否定句裏,賓語放在動詞的前面,就又可以用"吾"字了。例如:

居則曰:"不吾知也。"(《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到魏晉以後,"吾"字才可以放在動詞和介詞後面。例如:

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柳宗元《捕蛇者說》)

第一人稱還有"朕"字。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規定只有皇帝自稱才能用"朕",歷代封建帝王都沿襲這種用法。但在秦以前,一般人自稱也可以用"朕"。例如:

皋陶曰:朕言惠。(《書經·皋陶謨》)

朕皇考曰伯庸。(屈原《離騷》)

皋陶(舜的大臣)和屈原都不是帝王,都可以自稱爲"朕",這種用法只在《書經》、《離騷》等少數先秦作品中出現。

第二人稱有"女(汝)、爾、若、而、乃"等,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女(汝)、爾、若",可以用作主語、賓語和定語。例如: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齊桓公伐楚》)

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國語·句踐滅吳》)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左傳·宣公十五年》）

若爲庸耕，何富貴也。（《史記·陳涉起義》）

吾語若。（《莊子·人間世》）

另一類是"而、乃"，一般只用作定語。例如：

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哉？（《史記·平原君列傳》）

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漢書·項羽傳》）

"而、乃"偶爾可以用作主語，但絶對不能用作賓語。

嚴格説來，先秦是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稱代詞的，本來是指示代詞的"其"、"之"可以起第三人稱代詞的作用。在閱讀時，不妨把某些"其"、"之"當作第三人稱代詞來理解。"其"只用作定語，"之"只用作賓語。例如：

公室將卑，其宗族先落，則公從之。（《左傳·晏嬰論季世》）

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左傳·莊公十年》）

例一"其"指公室，用作定語，可以譯作"它的"；"之"指宗族，用作賓語，可以譯作"他們"。例二的情況相同。"其"的作用相當於名詞後面加"之"。例如：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莊子·逍遥遊》）

"其名爲鯤"就是"魚之名爲鯤"的意思，有了代詞"其"，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就是"它的名字是鯤"了。下面的例子名詞加"之"和後面的"其"在意義上相等，正可以對比。

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莊子·逍遥遊》）

這些地方的"之"字，不必譯成現代漢語的"的"。同樣，這些地方的"其"，也不必譯成"他的"，只須譯成"他"就行了。但是，從語法結構上看，這些地方的"其"必須認爲是定語，不能認爲是主語，正如"之"前面的名詞只能是定語而不是主語一樣。"其人"即"師之人"，"其負大舟"即"水之負大舟"，"其"與後面的謂詞性成份組成名詞性詞組，成爲全句的賓語和主語，"其"是"人"或"負大舟"的定

語，而不是主語。上舉例一譯成現代漢語應該是"我看見軍隊出去而看不見它回來"，"軍隊"和"它"就成了"出去"和"回來"的主語。這是古今語法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

魏晉以後，才偶爾出現"其"字用作主語的例子，但始終没有被普遍使用。"彼"字雖然有時能用作主語，但它的指示代詞的性質比"之""其"更明確(詳見下文"指示代詞")。"他"字在上古的意義是"其他"、"别的"(如《詩經·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唐代開始，"他"才發展成爲第三人稱代詞，但也只出現在接近口語的詩詞和其他作品中，一般古文很少使用。

現代漢語用第三人稱作主語的地方，古代有兩種表達方法：一種是重複前面出現的名詞，如《左傳·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另一種是省略主語，如《論語·子路從而後》"使子路反見之。[子路]至，則[丈人]行矣。"(方括號内是省略的主語。)這兩種表達方法都是很常見的。

現代漢語人稱代詞的複數加"們"字，如"我們"、"你們"、"他們"。古代人稱代詞没有單複數的分别，人稱代詞代表單數還是複數，要根據上下文才能決定。下面各例中的人稱代詞都表示複數：

齊師伐我。(《左傳·莊公十年》)

吾與汝畢力平險。(《列子·湯問》)

若皆懼去歸矣！(《史記·西門豹治鄴》)

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後面可以加"儕"、"屬"、"曹"等字，表示不只一個人。例如：

吾儕何知焉？(《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若屬皆且爲所虜。(《史記·鴻門宴》)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後漢書·馬援傳》)

吾何以傳女曹哉？(汪琬《傳是樓記》)

"儕"、"屬"、"曹"意義比較具體，"吾儕"、"若屬"、"汝曹"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我們這班人"、"你們這些人"等，和"我們"、"你們"

不但結構不同，意思也有差異。

古人還常用謙稱代替第一人稱代詞，尊稱代替第二人稱代詞。謙稱和尊稱都是名詞，不是代詞，所以它不受代詞規律的制約（在否定句中不放在動詞前面）；但是，從意思上說，它們却代表了"我"和"你"。謙稱的例子如：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左傳·齊桓公伐楚》）
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史記·孝文本紀》）
僕非敢如此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三國志·吴書·周瑜傳》）

尊稱的例子如：

子將若何？（《左傳·晏嬰論季世》）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戰國策·齊策一》）
先生奈何而言若此！（《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足下事皆成。（《史記·陳涉起義》）
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戰國策·魏策四》）

此外，自稱其名也是一種謙稱，稱人之字也是一種尊稱。自稱其名的例子如：

文（孟嘗君名）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愚鄙，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戰國策·齊策四》）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稱人之字的例子如：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司馬遷《報任安書》）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韓愈《送孟東野序》）

總的來看，古代漢語人稱代詞比現代用得少些，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古代漢語省略主語的地方較多，而且没有用作主語的第三人稱代詞；二是謙稱和尊稱較多，代替了人稱代詞。

二、指示代詞

現代漢語指示代詞有"這"、"那"。"這"是近指，"那"是遠指。

古代漢語指示代詞有"此、是、斯、兹、彼"等。就一般説,"此"、"是"、"斯"、"兹"是近指,"彼"是遠指。例如: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傳·齊桓公伐楚》)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莊子·逍遥遊》)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挹彼注兹。(《詩經·大雅·泂酌》)
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丑下》)

"此"、"是"、"彼"可以指人,略等於説"這人"、"那人"。例如:

此誰也?(《戰國策·齊策四》)
是良史也。(《左傳·昭公十二年》)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論語·憲問》)

最後一例"彼哉!彼哉"等於説"那人哪!那人哪(不予評論的意思)!""彼"字有時帶有人稱代詞的性質,可以譯作"他"或"他們"等。例如: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
彼且奚適也?(《莊子·逍遥遊》)

但是,"彼"字始終没有完全喪失它的指示性。由於它表示遠指,所以指人時常常帶有輕視的意味,如"彼哉,彼哉"。它到底不是正式的人稱代詞,所以古代漢語裏一般很少用它來表示"他"或"他們"。

"之"、"其"本是指示代詞,都不用作主語。"之"表示泛指,用作定語或賓語。例如:

之子于歸,遠送於野。(《詩經·邶風·燕燕》)
姜氏欲之,焉辟害?(《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其"表示特指,即用來指示一定的人或物,大致和現代漢語"那個"、"那種"相當,用作定語。例如: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史記·西門豹治鄴》)

"夫(fú)"字也是一個指示代詞,表示遠指,但是指示性較輕,

在譯成現代漢語時往往不必譯出。例如：

食夫稻，衣夫錦。（《論語·陽貨》）

則夫三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左傳·子產論尹何爲邑》）

"夫"字有時還放在結構比較複雜的賓語之前，仍是指示代詞。例如：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莊子·大宗師》）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戰國策·齊策四》）

指示代詞還有"若"、"然"、"爾"。"若"常用於定語，"然"、"爾"常用作謂語，略等於現代漢語的"如此"、"這樣"或"那樣"。例如：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

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戰國策·齊策六》）

河東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

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荀子·勸學》）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古詩十九首》）

汝乃我家出，亦敢爾邪？（《後漢書·鄧禹傳》）

"焉"是一個特殊的指示代詞，它既是指示代詞，又同時具有語氣詞的性質。它不僅用來指代某一範圍或方面，還經常用於敘述句的句尾表示停頓，後面一般不加別的語氣詞。"焉"字所指代的範圍或方面，常與人物或處所有關。例如：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述而》）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孟子·許行》）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荀子·勸學》）

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龍斷焉。（《列子·湯問》）

這種"焉"字相當於"於是"。"必有我師焉"相當於"必有我師於是（"是"指"三人"）"；"風雨興焉"相當於"風雨興於是（"是"指"山"）"。"焉"字一般只用在不及物動詞之後，這點和"之"正相反。"之"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在及物動詞之後作賓語。古代漢語裏只有"知之"、"殺之"，沒有"知焉"、"殺焉"。同一動詞，加"之"和加

"焉",意義也不同。試比較下面兩例:

君何懼焉。(《左傳·襄公十八年》)

余何以死懼之。(《老子》)

上例"懼"是不及物動詞,"焉"相當於"於是";下例"懼"是使動用法,"之"作賓語,意思是"使之懼"。

"焉"字由於經常放在句尾,逐漸具有了語氣詞的性質。在有的句子裏,甚至完全失去了指代作用,成爲純粹的語氣詞,帶有指點引人注意的語氣。例如: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荀子·勸學》)

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國語·晉語》)

最後一例很有啓發性。這是平行的句法,上句用"矣",下句用"焉","焉"字顯然不再具備指代的性質。這種單純的語氣詞"焉"字和兼有語氣詞性質的代詞"焉"字界限並不是十分清楚的。我們學習古代漢語時,需要注意,不要輕易把"焉"字看成單純語氣詞。

"諸"字是代詞"之"和"於"(或"乎")的合音。"之於"(或"之乎")合音爲"諸",在古代漢語裏很常見。"諸"等於"之於"的例子如: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孟子·許行》)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左傳·襄公十五年》)

"諸"等於"之乎"的例子如: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梁惠王下》)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莊子·應帝王》)

上句是一般疑問句,下句是反問句。"諸"字用於句尾等於"之乎"時,一般只出現於這兩種句子中。

三、疑問代詞

古代漢語疑問代詞大致可以分爲指人、指事物和指處所三類。

三類之間是有交叉的。

指人的疑問代詞有"誰"、"孰"。"誰"的用法和現代漢語完全相同,不必舉例。"孰"主要用於選擇問句,但不能出現於賓語位置。例如:

父與夫孰親?(《左傳·桓公十五年》)
吾子與子路孰賢?(《孟子·公孫丑上》)

"孰"也可以指事物,仍是表示選擇。例如: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盡心下》)
天下之害孰爲大?(《墨子·兼愛下》)
兩者孰足爲也?(《荀子·强國》)

"孰"用來指人時,也有不表示選擇的,這就和"誰"用法相同了。例如:

孰可以代之?(《左傳·襄公三年》)
孰爲夫子?(《論語·子路從而後》)

但是"吾誰欺"不能説成"吾孰欺",這是因爲"誰"字處於賓語位置,而"孰"字不能用作賓語。

古書中常常見到"孰與"兩字連用,"孰與"是一種凝固形式,同"何如"的意思相近,用來比較人物的高下或事情的得失。例如:

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

指事物的疑問代詞主要有"何、胡、曷、奚",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什麽"。其中"何"最常見,例如: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荀子·天論》)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傳·齊桓公伐楚》)

例一"是何也","何"用作謂語,"無何"的"何"用作賓語,例二"何"用作定語。"何"還可以用作狀語,表示"爲什麽"、"怎麽"的意思。例如:

夫子何哂由也?(《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先生坐,何至於此?(《戰國策·魏策四》)

弟子何久也？（《史記·西門豹治鄴》）

"胡"、"曷"、"奚"的使用範圍比"何"狹窄，一般常用作狀語，表示"爲什麽"、"怎麽"。例如：

胡不見我於王？（《墨子·公輸》）

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荀子·勸學》）

子奚哭之悲也？（《韓非子·和氏》）

"奚"用於賓語，表示事物或處所。例如：

"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孟子·許行》）

彼且奚適也？（《莊子·逍遥遊》）

"胡"、"曷"用於賓語，主要見於"胡爲"、"曷爲"，和"爲"連起來，仍是表示"爲什麽"。例如：

胡爲至今不朝也？（《戰國策·齊策四》）

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指處所的疑問代詞主要有"安、惡、焉"，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哪裏"，一般常用於狀語，表示反問。例如：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史記·鴻門宴》）

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墨子·兼愛上》）

且焉置土石？（《列子·湯問》）

用於賓語的情況比較少一些。例如：

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禮記·檀弓上》）

彼且惡乎待哉？（《莊子·逍遥遊》）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孟子·離婁上》）

四、"或"和"莫"

"或"和"莫"是古代漢語特有的無定代詞。現代漢語没有這一類代詞，所以值得特别注意。

"或"字是肯定性無定代詞，一般指人，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有人"、"有的人"或"某人"，只用作主語。例如：

或勞心，或勞力。（《孟子·許行》）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史記·陳涉起義》）

有時候"或"字前面出現先行詞，"或"字指代其中的某些人或某一個人。例如：

宋人或得玉。（《左傳·襄公十五年》）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左傳·哀公七年》）

"或"字還常常前後呼應，表示列舉不同的情況。這時"或"仍然是無定代詞，它既可以指人（譯爲"有人"），又可以指物（譯爲"有的"）。例如：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孟子·梁惠王上》）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孟子·滕文公上》）

這種用法的"或"字不是表示選擇的連詞，不能理解成"或者"，這是應當特別注意的。

"莫"字是否定性無定代詞，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没有誰"或"没有什麽東西（事情）"。"莫"字所否定的可以有範圍，也可以没有範圍，或不指出範圍。例如：

羣臣莫對。（《戰國策·楚策一》）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墨子·公輸》）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莊子·秋水》）

虎負嵎，莫之敢攖。（《孟子·盡心下》）

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

前三例是一定範圍的否定。"羣臣"、"宋"、"天下之水"是"莫"所否定的範圍。後兩例没有指出範圍，是最廣泛的否定。

"莫"字在先秦作品中，大致都可以解釋爲無定代詞。漢以後，"莫"字逐漸産生了新的用法，成爲否定副詞，常用於祈使句表示禁止，相當於"勿（不要）"。例如：

秦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史記·商君列傳》）

有時也用於陳述句中，相當於"不"。例如：

諸將皆莫信。（《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五、"者"和"所"

"者"和"所"是兩個起輔助作用的代詞。它們都稱代一定的人或事物,但是却不能獨立作句子成分用,必須放在其他詞和詞組的後面或前面,構成"者"字結構和"所"字結構,使整個結構成爲句子的一個成分。有的語法著作稱它們爲"助詞"。

"者"字作爲輔助性代詞,有兩種作用。一是放在動詞和形容詞(或動詞性和形容詞性詞組)之後構成"者"字結構,使整個結構具有名詞性。它的作用很像現代漢語的"的"。例如:

庸者笑而應曰。(《史記·陳涉起義》)
大者王,小者侯。(《漢書·高帝紀》)
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史記·鴻門宴》)
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後漢書·光武紀》)
大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李斯《諫逐客書》)

以上各例加着重號的都是"者"字結構,其中"者"字都可斟酌情況譯爲現代漢語的"的"、"的人"、"的東西"等。這種用法一直保留到現在,例如"勞動者",只是"者"的輔助性更加突出,有時已接近詞尾性質了,例如"作者"。

"者"的另一種用法是放在數詞或時間詞之後表示一定的範圍或種類。放在數詞之後的如: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論語·顔淵》)
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史記·游俠列傳》)

放在時間詞之後的如: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韓非子·五蠹》)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史記·韓信破趙之戰》)

數詞之後的"者"可以譯爲"樣"、"種"、"類"、"方面"等,"二者"、"三者"在現代書面語言中還常常運用。時間詞之後的"者"則無法譯出,現代也再没有這種用法了。

"者"還可以用來複指主語,引出謂語(如《史記·陳涉起義》"陳勝者,陽城人也"),這在《古代漢語的詞序》和《古代漢語的判斷句》兩節都曾經談到,這裏不再重複。

"所"字作爲輔助性代詞,所代的是某種動作的對象。它位於動詞或動詞性詞組之前,和動詞或動詞性詞組結合成"所"字結構,使整個結構具有名詞性。例如: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左傳·莊公十年》)
民無所依。(《左傳·晏嬰論季世》)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論語·子路》)
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史記·鴻門宴》)

"所安"是指"安身的東西","所依"是指"依靠的人","所不知"是指"不知道的事情","所取"是指"取的財物","所幸"是指"寵幸的婦女"。

就一般説,"所"字後面必須是及物動詞。如果是形容詞或不及物動詞,它們也都變得具有及物動詞的性質,如上舉例一"所安"的"安"是形容詞,這裏有"所"作爲賓語,因而帶有及物動詞的性質。

我們要注意和及物動詞結合以後"所"和"者"的分别。"所食"指代"食"的對象,即"吃的〔東西〕";"食者"指代行爲的主動者,即"吃東西的人"。試比較下列兩例: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莊子·養生主》)
見者驚猶鬼神。(《莊子·達生》)

上句"所見"指"看見的〔東西〕",下句"見者"則指"看見東西的人"。

古代漢語還常出現"所……者"的格式,它的作用和"所……"相同,仍是指代行爲的對象。"所食者"等於"所食",指"吃的〔東西〕",而不等於"食者"。例如:

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史記·酷吏列傳》)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戰國策·齊策四》)

"所愛者"、"所憎者"指"被愛的人"、"被憎的人","所寡有者"指"寡有的東西",而不是"寡有的人"。

"所"字結構(包括"所……者")的前面還可以用行爲主動者作定語來修飾它,一般在定語之後要用"之"字。"所食"可以擴展成爲"民之所食","民"是"食"的行爲主動者,同時又是"所食"的定語。例如:

商之所長也。(《莊子·列禦寇》)
是又禹桀之所同也。(《荀子·天論》)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戰國策·趙策三》)

最後一例"其"字代替名詞加"之"(見前"人稱代詞"一節),因此在定語之後沒有出現"之"字。行爲主動者修飾"所……者"的例子如:

臣之所好者道也。(《莊子·養生主》)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所"字結構雖然指代行爲的對象,但是不能具體表示是什麼人或什麼事物。因此,還可以在"所"字之後再加上名詞,舉出人或事物的名稱,"所"字結構放在前面作定語修飾它。"所食"可以擴展成"所食之粟","民之所食"可以説成"民所食之粟"。例如: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孟子·滕文公下》)
光不敢以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史記·刺客列傳》)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史記·項羽本紀》)

例一"仲子所居"是"室"的定語,兩者所指相同;例二"所善"是"荆卿"的定語,"所善"就是指"荆卿";例三實際是"籍之所殺之漢軍",只是兩個"之"字都没有出現,修飾關係就不那麼明顯。

"所"字結構的作用比較複雜,以上舉出的只是常見用法,概括起來就是這四種:第一,"所食";第二,"所食者";第三,"民之所食"

(或"民之所食者");第四,"所食之粟"(或"民所食之粟")。

前面已經提到,"所"字以後必須是及物動詞,但這及物動詞又不能帶賓語,因爲"所"字已經起了賓語的作用了。如果"所"是"所由"、"所以"一類的意思,不再作爲代詞替代動作的對象,它後面的動詞自然就不一定必須是及物動詞;如果是及物動詞,也可以另帶賓語。例如: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詩經·小雅·小宛》)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莊子·德充符》)

"爾所生"的意思是"爾所由生",指"生爾者",即父母;"所愛其母"的意思是"所以愛其母",指"愛母"的原因。

此外,在"所謂"這類凝固格式的後面,也可以另帶賓語。例如: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孟子·梁惠王下》)

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戰國策·齊策一》)

"所以"也是一種很常見的凝固格式。在這裏,"所"字後面跟着的不是動詞,而是介詞"以"。古代漢語裏的"所以"主要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意義比較具體,大致和現代漢語的"用來……的方法","憑它來……的"等相當,說明"怎樣"。例如:

吾知所以距子矣。(《墨子·公輸》)

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荀子·議兵》)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韓愈《師說》)

例一"所以距子"的意思是"用來抵抗你的方法";例二"所以禁暴除害"的意思是"用來禁暴除害的工具";例三"所以傳道受業解惑"的意思是"憑它來傳道受業解惑"。

"所以"的第二種意義比較抽象,用來表示原因,大致和現代漢語的"導致……的原因"相當,說明"爲什麼"。例如:

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哀公》）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韓非子·五蠹》）

例一是先說結果，後說原因，"吾所以爲此"的意思是"導致我這樣做的原因"，"所以"之前還可以加上"之"字，如果說成"吾之所以爲此者"，意思完全相同。後兩例是先說原因，後說結果。例二"所以不對也"的意思是"〔這〕就是導致〔我〕不對答的原因"；例三"此所以亂也"的意思是"這就是導致亂的原因"。

用"所以"來表示原因，現代漢語還一直沿用，但一般只限於先說結果，後說原因，而且一般只用"之所以"來表示，例如"敵人之所以不肯退出歷史舞台，是由它的階級本性決定的"。

除沿用古代漢語的這種用法外，現代漢語的"所以"已經發展成爲一個連詞，而不再是代詞加介詞。這點必須特別注意。古代漢語的"所以"是不能解釋成現代漢語的"因此"的。下面的例子就很容易弄錯：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勸學》）

最後一個分句的意思是"〔這是〕用來防邪僻而近中正的方法"，如果把"所以"理解成現代漢語的"因此"，就錯了。即使像前面所舉的"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其中的"所以"也不能理解爲"因此"，而應理解爲"導致我不對答的原因"。如果補出一個"我"字，也只能說"我所以不對也"，不能像現代漢語那樣說成"所以我不對答"。這是古今語法不同的一個方面。

"所"字後面加介詞，除"所以"外，還有"所從"、"所由"、"所與"、"所爲"等，用法都遠沒有"所以"複雜。下面各舉一例：

是吾劍之所從墜。（《呂氏春秋·察今》）

是亂之所由作也。（《荀子·正論》）

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孟子·離婁下》）

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戰國策·趙策二》）

最後，古代漢語被動句式也常常用"所"字，如"爲人所笑"。這種"所"字已經虛化，失去了代詞的性質，在上文"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一節中已經講過，這裏不再贅述。

（十一）介詞、連詞

介詞和連詞在句子中都是起聯結作用的，但是它們所起的聯結作用不同，因此分別稱爲介詞和連詞。

一、介詞

介詞經常用在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組的前面，組成介詞結構，作動詞或形容詞的狀語或補語，以表示時間、處所、目的、原因、方式、對象等等。古代漢語常用的介詞有"于（於、乎）、以、爲、由、自、從、嚮、在、用、被"等，這些介詞的常見用法大部分都保存在現代漢語裏，掌握起來並不困難。下面舉出用法比較複雜的"于（於、乎）"、"以"、"爲"爲例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1. 于（於、乎）

"于"和"於"在上古並不同音，但作爲介詞，它們之間的差別主要在書寫形式。甲骨文中只用"于"不用"於"，先秦一些古籍如《左傳》、《荀子》等"于"、"於"並用，戰國以後的古書則多寫作"於"。漢字簡化後，"於"又簡化爲"于"。"乎"字的上古音與"于"相近，除經常作爲語氣詞外，還常作介詞用，用法基本上和"于"一致。

"于"的用法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用法是表示處所和時間。例如：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國語·句踐滅吴》）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莊子·齊物論》）

以上表示處所。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書·無逸》）

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韓非子·五蠹》）

有志乎古者希矣。（韓愈《答李翊書》）

以上表示時間。

這種表示處所和時間的"于"，相當于現代漢語的介詞"在"、"到"、"從"等，除"乎"字外，現代漢語書面語言還一直沿用，如"寫于北京"、"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但在古代漢語裏，表示處所的"于"字有時可以不出現，讓處所名詞直接用在謂語動詞或動賓詞組之後作補語，這是現代漢語書面語言很少用的。例如：

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史記·項羽本紀》）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史記·西門豹治鄴》）

第二種用法是介紹涉及的對象。例如：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荀子·大略》）

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利澤施乎萬物。（《莊子·大宗師》）

這種用來介紹對象的"于"，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向"、"給"、"對（對于）"等。這種用法除"乎"字外也常見于現代漢語書面語言裏，如"獻身于革命事業"、"有利于各國人民"。

第三種用法是表示比較。例如：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荀子·勸學》）

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其聞道也，固先乎吾。（韓愈《師說》）

這種表示比較的用法在古書中一般只用"於"和"乎"，很少用"于"。由于表示比較，一般只放在形容詞謂語的後面。它的意義相當于現代漢語的"比"，但在句中的位置不一樣，"比"和它的賓語要放在形容詞謂語的前面作狀語，"寒於水"如果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比水

寒"。"於"的這種用法在現代漢語書面語言中有時也使用,例如:"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第四種用法是表示被動。這在《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一節中已經介紹過,這裏不再重複,只補充一個用"乎"表示被動的例句:

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荀子·王霸》)

"信乎天下"就是"信于天下",即"被天下信"。在古書中用"乎"表示被動是比較少見的。

2. 以

介詞"以"的用法比較複雜,最常見的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用法是表示動作行爲以某物爲工具或憑藉,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用"或"拿"。"以"的賓語所表示的事物,可以是具體的,也可以是比較抽象的。例如:

蛇出於其下,以胠擊之。(《左傳·秦之戰》)

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荀子·勸學》)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

第二種用法是表示憑着某種資格、身份或地位。例如: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史記·西門豹治鄴》)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漢書·張騫傳》)

有時是表示率領或依照的意思。例如: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史記·項羽本紀》)

餘船以次俱進。(《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七》)

第三種用法是表示原因,相當于"因"、"因爲"、"由于"。例如:

大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戰國策·魏策四》)

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史記·陳涉起義》)

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第四種用法是表示時間,相當于"于"、"在"。例如:

文(指田文,即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史記·孟嘗君列傳》)

韓說(yuè)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以上四種用法關係非常密切,實際上後三種用法都是從第一種用法表示"憑藉"的意義引申出來的。因此,各用法之間的界限有時就不很明顯,例如"以捕蛇獨存"(柳宗元《捕蛇者說》),可以理解爲第一種用法"依靠着捕蛇獨自生存下來",也可以理解爲第三種用法"由于捕蛇獨自生存下來",但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現代漢語裏"以"字的用法也相當複雜,表示"憑藉"的意義仍很常用,但像表示時間的用法就不存在了。

"以"字的用法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它在句中的位置。"以"可以用在謂語動詞之前,也可以用在謂語動詞之後,上邊舉的《荀子·勸學》"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一例,兩個"以"字的位置就不同。但在表示時間時,就只能放在謂語動詞之前。二是它的賓語的位置。爲了强調"以"的賓語,可以把這個賓語放到"以"的前面。例如: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左傳·齊桓公伐楚》)

一以當十。(《史記·項羽本紀》)

如果"以"的賓語在上文已經出現過,這個賓語有時還可以省略。例如: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上例"以"後省略"君之羹";下例"以"後省略"此","此"指上文所敘述的事實。

"無以(亡以)"是一個凝固結構,"以"字後面也不帶賓語。"無以"是没有什麽可以拿來的意思。例如: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勸學》)

河曲智叟亡以應。(《列子·湯問》)

"以"字還可以用作連詞,它的作用略同于"而"。例如: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史記·孫臏》)

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王勃《滕王閣序》)

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例一"以"字連接兩種行爲動作("虜太子申"和"歸"),表示它們在時間上一先一後的聯繫。例二"以"和"而"並用;都是連接兩種在意義上相對的行爲,更能説明"以"的作用和"而"相似。例三"以"字連接兩個形容詞,表示兩種性質的聯繫("夷"和"近","險"和"遠")。

3. 爲

介詞"爲"讀 wèi,經常和它後面的賓語一起放在謂語動詞前面作狀語,表示對象、目的、原因等關係。例如:

爲長安君約車百乘。(《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苦爲河伯娶婦。(《史記·西門豹治鄴》)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荀子·天論》)

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史記·項羽本紀》)

例一和例二表示對象或目的,"爲"字略等于現代的"替"、"給";例三和例四表示原因,"爲"字可譯爲"因爲"、"因"。

介詞"爲"後面的賓語,有時也可以省略。例如: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莊子·秋水》)

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史記·孫臏》)

媪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史記·西門豹治鄴》)

這種省略了的賓語,從上下文看,常常是"之"、"我"、"此"之類的代詞。

介詞"爲"還可以表示被動,讀 wèi,這在《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一節裏已經介紹過,不再重複。

二、連詞

連詞是連接詞、詞組或句子的虛詞。古代漢語常用的連詞有"與、及、而、則、且、況、但、抑、雖、然、故、苟、倘、令、第令、藉使、之"等等,其中有不少在現代漢語書面語言裏還常常使用。下面討論幾個比較重要的連詞。

1. 與

"與"字和現代漢語的"和(跟、同)"一樣,分屬兩種詞類:一是連詞,一是介詞。連詞"與"一般用來連接並列的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組。例如:

蜩與學鳩笑之。(《莊子·逍遙遊》)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屈原《離騷》)

吾與女(汝)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左傳·吕相絶秦》)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漢書·刑法志》)

例四"與"字連接三個名詞性詞組,即"有爵者"、"七十者(上了七十歲的老人)"和"未齔者(還没有换牙的兒童)","與"用了兩次。現代漢語連詞"和"如果連接三個以上的並列成分,一般只在末一項前面用一次。

"與"字用作介詞,它前後的成份不是並列的,而是和它後面的賓語組成介詞結構,在句中作狀語。例如: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左傳·莊公十年》)

夸父與日逐走。(《山海經·夸父逐日》)

君安與項伯有故?(《史記·鴻門宴》)

上面三個例句中,"公"、"夸父"、"君"在句中作主語,"與"和它後邊的名詞組成介詞結構,在句中作狀語,例三"與"字前邊還有"安"作狀語,更表明它只能是介詞,因爲這樣"君"和"項伯"不能再是並列關係。

介詞"與"的賓語也可以省略。例如: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史記·陳涉起義》)

萬峰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徐宏祖《遊天都》)

兩例"與"字後都省略了代詞"之"。上例指陳涉率領的起義軍,下例指天都峰。

2. 而

連詞"而"的用法主要有三種。

第一,用在聯合結構裏,連接形容詞、動詞或形容詞性、動詞性的詞組,表示兩種性質或行爲的聯繫。例如:

美而艷。(《左傳·桓公元年》)

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

以上是兩種性質的聯繫。

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執其手而與之謀。(《國語·勾踐滅吴》)

以上是兩種行爲的聯繫。

"而"字還可以連接兩個主謂結構,表示兩件事情的聯繫。例如:

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

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韓非子·五蠹》)

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在古代漢語裏,"而"字一般不連接名詞或名詞性詞組。《荀子·勸學》"蟹六跪而二螯","而"字所以能連接"六跪"和"二螯",是因爲它們在這裏用作謂語而帶有描寫的性質。

從上下文看,"而"字可以用于順接,也可以用于逆接。所謂順接,是指相連接的兩項在意思上是並列的,或者是相承的,中間没有轉折。例如:

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山海經·精衛填海》)

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論語·學而》)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韓非子·五蠹》)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這種順接的"而"字的作用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的"而且"、"就"等。

所謂逆接,是指相連接的兩項在意思上是相對的或相反的,即含有轉折的意思。例如: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

水淺而舟大也。(《莊子·逍遥遊》)

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吕氏春秋·察今》)

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這種逆接的"而"字的作用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但是"、"却"等。

所謂順接和逆接,只是從具體的上下文意來看的,並不是説"而"字本身有這兩種性質。例如《論語·公冶長》:"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第一個"而"字是順接,第二個"而"字是逆接。但是從語法作用看,這兩個"而"字都是表示兩種行爲的聯繫,在性質上是毫無分别的。

第二,"而"字用在偏正結構裏,連接狀語和謂語動詞,在意思上往往是一種順接,前後語意相承,但不是並列的,也没有轉折的意思。例如: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

太后盛氣而揖之。(《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未至,道渴而死。(《山海經·夸父逐日》)

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史記·陳涉起義》)

吾恟恟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柳宗元《捕蛇者説》)

這種"而"字,在現代漢語裏没有和它相當的虚詞,譯法比較靈活。

第三,"而"字用在主謂結構裏,連接主語和謂語,在意思上是一種逆接。有時候表示似乎不應有而有的事。例如:

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戰國策·趙策三》)

"十人而從一人者",是説本來十個人不應該服從一個人,而現在却

服從一個人。句中"而"字含有轉折的意味。

"而"字放在主語謂語之間,有時含有假設的意思。例如: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公三十年》)

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說苑·奉使》)

這種"而"字相當于"如果"、"假如"。例一"子產而死",意思是"子產如果死了"。例二"而"和"如"並用,"而"字的假設意味尤爲明顯。

"而"是古代漢語裏用得很頻繁的一個虛詞,它的各種用法在現代書面語言裏仍然廣泛地沿用着。例如"高而陡","緊張而有秩序","源源而來","背道而馳","民族戰争而不依靠人民大衆,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等等。

3. 則,然則

連詞"則"的用法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表示兩事在時間上相承,有"就"或"便"的意思。例如:

戰則請從。(《左傳·莊公十年》)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史記·秦始皇本紀》)

人情一日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鼂錯《論貴粟疏》)

第二,表示因果或情理上的聯繫。有"那麽"或"那麽就"的意思。例如: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莊子·逍遥遊》)

民貧則奸邪生。(鼂錯《論貴粟疏》)

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蘇軾《日喻》)

這種"則"字,如果用於平行的兩個分句,那就形成對比。例如: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韓非子·五蠹》)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史記·秦始皇本紀》)

第三,表示假設,有"如果"、"假如"的意思。例如: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莊子·逍遥遊》)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史記·項羽本紀》）

第四，表示發現。有"原來已經"的意思。例如：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論語·子路從而後》）

這種"則"字多用在有兩個以上分句的複句中（兩例都是三個分句），前面的分句表示的事情發生在後，後面的分句表示的事情發生在前。"則"字用在後面的分句裏表示發現了早已發生的事情。

此外，"則"還可以表示讓步，有"雖然"、"倒是"的意思。例如：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詩經·鄭風·東門之墠》）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國語·吳語》）

這種"則"字，有的語法書認爲是副詞，其實它用來表示讓步時，仍然起連接作用，跟一般副詞的作用是不同的。

"然則"，本來是指示代詞"然"和連詞"則"的連用，意思是"這樣就"或"既然如此，那麼"，多用於對話。用"然則"的句子往往是順着上文的語意，申說應有的後果。例如：

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韓非子·五蠹》）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李斯《諫逐客書》）

後來"然則"變爲凝固的形式，可以認爲是一個詞，相當于"那麼"。例如：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范仲淹《岳陽樓記》）

吾方以此爲鑑。然則吾何以傳女曹哉？（汪琬《傳是樓記》）

4．雖，雖然

連詞"雖"一般表示讓步，相當于現代漢語的"雖然"。例如：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史記·李將軍列傳》）

在古代漢語裏,"雖"字有時還可以兼有"假使"的意思,是假設的讓步,作用和"縱"、"縱然"、"即使"相同。例如:

雖有槁暴,不復挺者,鞣使之然也。(《荀子·勸學》)

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

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列子·湯問》)

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韓愈《張中丞傳後敍》)

現代漢語用"雖然"的地方,古代漢語裏只用一個"雖"字。古代也有"雖然",但那是連詞"雖"和指示代詞"然"的連用,是"雖然如此"的意思。例如: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孟子·許行》)

雖然,猶有未樹也。(《莊子·逍遥遊》)

兩例中的"雖然",都是"雖然如此"的意思,都自成一個分句,不能理解爲現代漢語的連詞"雖然",在書面上它後面都必須用逗號隔開。

5. 然,然而

"然"字作爲連詞,表示轉折,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可是"、"但是"或"然而"。例如:

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左傳·鞌之戰》)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史記·高祖本紀》)

古代也有"然而",但一般是指示代詞"然"和連詞"而"的連用,是"如此,而"或"雖然如此,但是"的意思。例如:

大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孟子·公孫丑下》)

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荀子·議兵》)

兩例中的"然"字都是用來肯定上文的事實,後面用"而"字轉折,引出下文的結論或另一事實。後來,"然而"成爲凝固形式,逐漸變爲一個詞了。例如:

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輸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柳宗元《封建論》）

這裏的"然而"就和現代漢語一樣，只有"可是"或"但是"的意思了。但是，歷代寫古文的人常常是兩種"然而"並用的，因此，讀古文時要注意這兩種"然而"的分別。

6. 之

"之"字分屬兩個詞類：一是代詞，一是連詞。代詞"之"已在"代詞"一節裏介紹過了，這裏只談連詞"之"。

連詞"之"的作用主要有兩種。第一，連接定語和中心語，表示領屬關係或修飾關係。例如：

是炎帝之少女。（《山海經·精衛填海》）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淮南子·女媧補天》）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戰國策·范雎説秦王》）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

這種"之"字一般都可以譯成現代漢語的"的"字，但是二者詞類不同。"的"字在現代漢語是結構助詞，它和前邊的詞或詞組結合成名詞性詞組（例如"我的"、"紅的"、"寫的"、"人民的"、"羣衆擁護的"），可以作句中的各種成份用，并不限于定語。古代漢語"之"則只能和它前面的詞或詞組一起作定語用，"之"的後面必須有中心語，"之"所起的是連接定語和中心語的作用，因此是連詞。

"之"字的第二種用法是插在主謂結構中間，使這個主謂結構變爲名詞性的偏正結構，用來充當句子的主語、賓語或狀語。例如：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左傳·齊桓公伐楚》）

湯之問棘也是已。（《莊子·逍遥遊》）

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湯問》）

以上用作主語。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左傳·齊桓公伐楚》)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勸學》)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以上用作賓語。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莊子·逍遥遊》)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禮記·禮運》)

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韓愈《張中丞傳後敍》)

以上用作狀語。

這種"之"字在現代漢語裏没有相當的詞對譯,這正反映了古今語法在句法上的差别。在古代漢語裏,"之"的這種用法很常見,我們學習的時候應該注意。

"之"字的第二種作用實際上也是連接定語和中心語,只不過在没有出現"之"時,這定語和中心語之間是主語和謂語的關係而已。有的著作認爲"之"的作用是把定語介紹給中心語,因此把"之"歸入介詞。

(十二)語氣詞和詞頭、詞尾

一、語氣詞

語氣詞不能充當句子的成份,也不能表示句子成份之間的關係。它的作用就是表達各種不同的語氣,如:提頓、陳述、祈使、疑問、感嘆等。從語氣詞在句中的位置來看,可分爲句首、句中、句尾三類。句首和句中語氣詞在現代漢語中已不存在,句尾語氣詞從古到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下面先談句尾語氣詞。

(1) 句尾語氣詞

古代漢語常見的句尾語氣詞有"也"、"矣"、"乎"、"哉"等,這些語氣詞放在全句的最後,分別表達全句各種不同的語氣。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一樣,語氣詞的數目是有限的,句子所能表達的語氣是多種多樣的,一個語氣詞除了它的基本用法之外,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所表達的語氣也往往有所不同。我們既要了解它們的基本用法,又要結合具體句子了解它們在不同語句中語氣上的差異。做到前一點比較容易,要做到後一點就比較困難。但不能辨別它們在具體句子中所表達的具體語氣,往往就不能準確地理解整個句子的思想內容和感情色彩。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幾個常用的語氣詞進行逐個的分析。

1. 也

"也"字位于句尾時,主要出現在判斷句中,幫助謂語進行判斷,這是"也"字的基本用法,這一點在《古代漢語的判斷句》一節中已經講過。除判斷句外,"也"字也出現在其他類型的句子之後,它所表達的語氣也相應地產生一些變化。

在複句中,"也"字常常用于最後一個分句的句尾,表示對前面論斷的肯定和確認,加强全句的語氣。例如:

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許行》)

雖殺臣,不能絶也。(《墨子·公輸》)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荀子·天論》)

例一"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先假設,"是率天下而路也"是對這種假設所産生的結果的肯定論斷。例二"雖殺臣"是先讓步,"不能絶也"是在這種讓步條件下對事情結果的肯定判斷。例三的前兩分句是陳述客觀事實,"治亂非天也"是對事實的結果做出論斷。

在因果複句中,"也"字的作用最值得注意。試比較下列兩例:

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韓非子·初見秦》)

蟹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勸學》）

上例是肯定結果，下例是肯定原因。結果和原因看來相反，但都帶有肯定和確認的語氣，因此最後都能用"也"字煞句（參看《古代漢語的判斷句》一節）。

由以上各例可以看出，用于複句句尾的"也"字都帶有肯定、確認或深信不疑的語氣，和它表示判斷語氣的基本用法密切相關，是從它的基本用法引申發展來的。

古代漢語表示命令或疑問的句子也往往用"也"字煞尾。表示命令的如：

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史記·鴻門宴》）

表示命令的句子加上"也"字就有了確定的語氣，不再是單純地表示命令。"也"字的這種用法，和前面的用法仍然是相通的。

表示疑問的如：

南冠而繫者，誰也？（《左傳·成公九年》）

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韓非子·難二》）

例一是特指問，例二是選擇問。這兩種疑問句本身疑問性都很強：特指問句有疑問代詞；選擇問句是列舉出可能的回答，要求回答問題的人作出抉擇。"也"字用於疑問句句尾時，主要就只出現在這兩種疑問句中，它所表示的主要仍是肯定、判斷語氣，和純粹表示疑問語氣的"邪"所起的作用顯然很不一樣。以上兩例，如果把"也"換成"邪"，疑問語氣就顯然加强，而不再帶有一點肯定、判斷的語氣了。

2. 矣

"矣"字也是古代漢語常用的一個語氣詞，它和"也"的區别是："也"字表靜態，"矣"字表動態。"也"字的基本作用是把對事物進行的判斷告訴别人，現代漢語没有和它相當的語氣詞；"矣"字的基

本作用則是把事物發展的現階段作爲新情況告訴別人，現代漢語語氣詞"了"的作用大致和它相當。例如：

雞既鳴矣。(《詩經·齊風·雞鳴》)
(原來没有鳴，現在鳴了。)
余病矣。(《左傳·鞌之戰》)
(原來没病，現在病了。)
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史記·鴻門宴》)
(原來不緊迫，現在緊迫了。)

以上三例都表示已然，即事情已經發生。"矣"有時候還可以表示將然，即預料將要發生某些情況，把它當作新情況告訴別人。例如：

有吴則無越，有越則無吴矣。(《國語·句踐滅吴》)
吾屬今爲之虜矣。(《史記·鴻門宴》)

上舉兩例都是還没有發生的事情，只是説話人把它作爲必將出現的新情況提示出來。用"矣"表示將然，在表示假設和條件的複句中看得最清楚。例如：

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左傳·宣公二年》)
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戰國策·燕昭王求士》)
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柳宗元《捕蛇者説》)

上舉三例情況相同，前面的分句表示假設或條件，後面的分句表示在這種假設或條件下一定要發生某種情況，用"矣"煞尾，就強調了它的將然性質。

以形容詞爲謂語的描寫句同樣可以用"矣"字，因爲描寫句同樣可以報導新的情況。例如：

吾君已老矣，已昏矣。(《穀梁傳·僖公十年》)
王之蔽甚矣。(《戰國策·齊策一》)
天下苦秦久矣。(《史記·陳涉起義》)

"矣"字用於描寫句時，往往使全句語氣略帶感嘆意味。有時把這種帶"矣"的謂語提前，這種感嘆語氣就更爲明顯。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湯問》）

遠矣，全德之君子。（《莊子·田子方》）

祈使句也可以用"矣"字。例如：

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墨子·公輸》）

諾。先生休矣！（《戰國策·齊策四》）

若皆罷去歸矣。（《史記·西門豹治鄴》）

這一般是說話人希望實現某種行爲或完成某種事情，和"矣"表示將然的作用仍是息息相通的。

"矣"字還可以用于疑問句，這種疑問句中必然還另有專門表示疑問的詞。例如：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年几何矣？（《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在這種疑問句中，起疑問作用的主要仍然是專門表示疑問的詞，"矣"雖然也幫助表示疑問語氣，但主要作用仍是表示某一情況將要如此或已經如此。

和"矣"作用相似的語氣詞還有"已"字。例如：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養生主》）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史記·貨殖列傳》）

"已"字放在句尾時，雖然同"矣"都是表示陳述語氣，但"已"不是報導新情況，而是偏重限制的語氣。

3. 乎，與(歟)，邪(耶)

"乎"、"與(歟)"、"邪(耶)"都經常用于疑問句的句尾表示疑問語氣。其中"乎"的疑問語氣最強，用得也最普遍。

在是非問句裏，發問者把一件有疑問的事情全部說出來，要求對方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復，往往用語氣詞"乎"。這種"乎"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嗎"。例如：

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樂正夔一足，信乎？（《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

等死，死國可乎？（《史記·陳涉起義》）

在選擇問句裏，發問者把兩種或更多的回答列舉出來，讓對方從中選擇一種，也往往用語氣詞"乎"。這種"乎"則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呢"。例如：

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莊子·秋水》）

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戰國策·韓策二》）

大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黄宗羲《原臣》）

在用了疑問代詞的所謂特指問句裏，先秦時代很少用"乎"字（表示反問語氣除外）。秦漢以後，特指問句用"乎"字才漸漸多起來。例如：

軫不之楚，何歸乎？（《史記·陳軫列傳》）

將軍迎曹，欲安所歸乎？（《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七》）

"乎"字還可以表示反問語氣，但前面必須有疑問代詞、否定詞或"豈"字、"寧"字、"況"字等相呼應。例如：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墨子·兼愛上》）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左傳·晏嬰論季世》）

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戰國策·楚策一》）

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起義》）

反問句只是用問句的形式表示肯定或否定，并不一定要求回答。反問句中的"乎"字，跟疑問代詞相呼應，可以譯成現代漢語的"呢"，其餘的除和"況"呼應時也可譯成"呢"外，一般都要譯成"嗎"。

"乎"和否定副詞"不"還可以構成一種常見的反問格式"不亦……乎"。例如：

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左傳·僖公十年》）

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論語·學而》）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莊子·逍遥遊》）

這是古代一種比較委婉的反問句,"乎"也可以譯成"嗎"。

"乎"字還可以和句首、句中語氣詞"其"以及詞組"得無(該不會)"、"無乃(恐怕)"等相呼應,表示委婉推測的語氣,和現代漢語的"吧"大致相當。例如: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左傳·隱公四年》)
日食飲得無衰乎?(《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荀子·儒效》)

"乎"字除了表示疑問語氣,還可以用在感嘆句的句尾。例如:

善哉,技蓋至此乎!(《莊子·養生主》)
大乎!吾無罪!(《史記·秦始皇本紀》)

表疑問的句尾語氣詞,除"乎"以外,常見的還有"與(歟)"和"邪(耶)"。"與"、"邪"的語法作用相同。在先秦,有的古書如《論語》、《孟子》只用"與",不用"邪",而《莊子》則是用"邪"的次數大大超過用"與"的次數。這兩個字古音很相近,它們的分別大約是方言不同的關係。

在選擇問句和有疑問代詞的特指問句中,"與"、"邪"的作用基本上和"乎"相同。例如:

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墨子·兼愛下》)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莊子·逍遙遊》)
是誰之過與?(《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子何爲者邪?(《莊子·外物》)

前兩例是選擇問句,後兩例是有疑問代詞的特指問句,疑問語氣都比較強。

在多數情況下,"與"、"邪"的疑問語氣并沒有這樣強,而只表示說話人猜想大約是這樣,但還不能深信不疑,要求對方加以證實。例如: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史記·商君列傳》)
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風賦》)

上例中的"與"和"邪"都帶有探詢的語氣,如果改爲"乎",就是直接了當的提問,語氣也没有這麽平緩。

"與"、"邪"也都能用于反問句。例如: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孟子·許行》)

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何以……爲"或"何……爲"是古代表示反問的一種習慣説法,其中"爲"字已經虚化爲語氣詞,也附在這裏介紹一下。

"何以……爲"意思是"爲什麽用得着……呢",是無疑而問,例如: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論語·顔淵》)

在"何以……爲"這個格式裏,"何"可以换成别的疑問代詞如"奚"、"惡","以"也可以换成"用"。例如: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莊子·逍遥遊》)

惡用是鴟鴟者爲哉?(《孟子·滕文公下》)

4. 哉

"哉"字所表示的語氣比較單純,它的基本作用是表示感嘆,而且是比較強烈的感嘆,和現代漢語"啊"的作用大致相當。例如: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快哉此風!(宋玉《風賦》)

大哉!堯之爲君!(《孟子·許行》)

後兩例中的"哉"字和它前面的形容詞謂語提到了句首,感嘆語氣更爲強烈。

"哉"字也常用於反問句中,這時一般需要疑問代詞或"豈"字和它呼應。例如: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李斯《諫逐客書》)

彼且惡乎待哉?(《莊子·逍遥遊》)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陳涉起義》)

豈人主之子係則必不善哉？（《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在這種反問句中，反問語氣主要是由“何”、“惡”、“安”等疑問代詞和“豈”發出來的，“哉”的主要作用還是表示感嘆語氣。

古代漢語常用來表示感嘆語氣的還有“夫”。例如：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今若是爲，悲夫！（柳宗元《二戒》）

和“哉”比較起來，“夫”字的感嘆語氣要低沉一些。

5. 句尾語氣詞的連用

古代漢語的句尾語氣詞可以連用，最常見的是“乎”“哉”放在其他語氣詞後面。例如：

位其不可不慎也乎！（《左傳·成公二年》）

何可勝道也哉！（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論語·陽貨》）

豈特搜其腓而噬之耳哉①！（《戰國策·齊策六》）

“乎”和“哉”也常連用，“哉”只能放在“乎”的後面。例如：

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傳·僖公二十年》）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梁惠王上》）

連用的語氣詞，仍然保留各自表達的語氣。不過語氣的重點一般落在最後一個語氣詞上，最後是“乎”的句子重點在詢問，最後是“哉”的句子重點在感嘆。

除“乎”、“哉”外，“矣”、“已”、“與”、“邪”、“夫”等也可以放在其他語氣詞的後面。例如：

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荀子·議兵》）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

唯求則非邦也與？（《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何愚也耶！（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此是命矣夫！（趙壹《刺世疾邪賦》）

---

① 這裏的“耳”是表示限止的語氣詞，相當于現代漢語的“而已”。

三個語氣詞有時也可以連起來用，最常見的是"哉"放在另外兩個語氣詞之後。例如：

吾罪也乎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論語·陽貨》）

三個語氣詞連用，感情色彩一般都比較強烈，各語氣詞都仍然保留各自表達的語氣，但放在後面的一般要比前面的語氣重一些。

(2) 句首和句中語氣詞

最常見的句首和句中語氣詞有"夫"、"唯"、"其"三個字，"也"字也可以作句中語氣詞用。現代漢語没有句首語氣詞，語氣詞放在句中的性質也和古代漢語不同，一般無法直接對譯。下面對這三個語氣詞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1. 夫

"夫(fú)"字作爲句首語氣詞是從指示代詞"夫"虛化而來的。它經常放在句首表示要發議論，起引出下文的作用。古代稱之爲"發語詞"，現代有的語法書稱之爲"提頓語氣詞"。例如：

夫將者，國之輔也。（《孫子·謀攻》）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陸贄《論貴粟疏》）

以上兩例中的"夫"都不能譯出，但它們表提示的語氣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夫"還可以和"且"、"故"、"若"、"今"相結合，成爲"且夫"、"故夫"、"若夫"、"今夫"，用于句首。"且夫"、"故夫"大致等于"且"、"故"，增加了"夫"字，就加強了要發議論的語氣。例如：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莊子·逍遥遊》）

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争之論，而莫爲之正。（《韓非子·問辯》）

"若夫"略等于"若"，有"像"的意思，大致相當于"至于説到"。例如：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莊

子·逍遙遊》)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范仲淹《岳陽樓記》)

例二的"若夫"用在一個大自然段的開頭,表示意思上的大轉折。

"今夫"的"今"字已經虛化,并不代表具體的時間,而是表示另起一端的議論,略有"現在說到"的意思。例如:

今夫蜃、螾、蚓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商君書·農戰》)

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柳宗元《封建論》)

2. 惟(維,唯)

"惟"字用作句首、句中語氣詞時,可以寫作"維"、"唯"。用於句首時,有兩種作用。一種作用是提示、引出主語或年月。例如:

惟辟(國君)作福,惟辟作威。(《書經·洪範》)

唯赤則非邦也與?(《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書經·泰誓上》)

惟十有二祀(年),王訪于箕子。(《書經·洪範》)

前兩例是引出主語,後兩例是引出年月。這種用法多見於《書經》和《詩經》,後代只是在仿古時才用。例如:

維禹浚州,九州攸寧。(《史記·太史公自序》)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上例是仿古用"維"引出主語;下例是仿古用"維"引出年月,在祭文的開頭比較常見。

另一種作用是表示期望的語氣。例如:

啟秦以利晉,唯君圖之。(《左傳·僖公三十年》)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楊惲《報孫會宗書》)

這種語氣一般都寫作"唯",不寫作"維",寫作"惟"的也比較少。

"惟"字用作句中語氣詞,主要起引出謂語的作用,在《書經》和《詩經》中比較常見。例如:

蚩尤惟始作亂。(《書經·吕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

厥土惟白壤。(《書經·禹貢》)

例一是敘述句,例二是描寫句,例三是判斷句,用"惟"字都是用來引出謂語,加強肯定的語氣。後代只在有意模仿上古文風時才偶爾一用。

3. 其

語氣詞"其"用於句首或句中,一般表示推測、擬議,有"大概"、"恐怕"等意思。例如:

齊其爲陳氏矣。(《左傳·晏嬰論季世》)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莊子·逍遥遊》)

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韓愈《祭十二郎文》)

但在祈使句中,"其"則起加强祈使語氣的作用,有勸勉、期望、命令等意思。例如: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左傳·齊桓公伐楚》)

吾子其無廢先王之功!(《左傳·隱公三年》)

"其"字還可以用於反問句中,加强反問語氣,和"豈"、"難道"的語氣相似。有的語法著作就把它和"豈"等歸爲一類,算作反詰副詞。例如:

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書經·盤庚上》)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韓愈《答李翊書》)

4. 也

語氣詞"也"字的基本作用是放在句尾表示判斷肯定的語氣;但有時也用於句中,表示停頓語氣。例如: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莊子·逍遥遊》）

也可以用在複句中前一分句之後，表示分句之間的停頓。例如：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戰國策·齊策四》）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列子·湯問》）

在句中語氣詞"也"之前如果是比較簡單的主謂結構，就常常在主語和謂語之間加上"之"字，把它變爲偏正結構。（參看《介詞，連詞》一節。）例如：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矣。（《左傳·僖公三十年》）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韓非子·五蠹》）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公而告之。（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在一個分句的主語和謂語之間用"之"字，取消它獨立做句子的資格，本來就表示語意未完，後面加上句中語氣詞"也"，就更增加了停頓和引起下文的語氣。

句中"也"字還常和"者"字相結合，位于主語之後，起提示謂語的作用。例如：

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荀子·致士》）

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韓非子·解老》）

句中語氣詞"也"乍一看去似乎是可有可無的，但仔細體會一下，"也"字的有無，帶來語氣上的差異是很明顯的，有了"也"字，全句的語氣就舒緩得多，更能引起對"也"字後面内容的注意。總起來説，句中語氣詞"也"和現代漢語"啊"的作用大致相當，但感情色彩遠没有"啊"强烈。

上古漢語的句首、句中語氣詞還有"繫"、"伊"、"思"等，秦漢以後一般不再使用，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二、詞頭，詞尾

古代漢語有些虚字，古人一般把它叫做"發語詞"或"發聲詞"，

現代有的語法著作把它叫作"語首助詞"、"語中助詞",有的語法著作把它叫作"詞頭"、"詞尾"。這些虛字的情況很複雜,有待進一步研究。

可以肯定的詞頭主要是一個"有"字,可以肯定的詞尾是"然"、"如"、"爾"、"若"。還有"其"、"言"、"于"、"薄"四字,在《詩經》中用例很多,散文中却很少看到,也被看作詞頭,暫難作出定論。下面分別作些介紹:

1. 有

"有"字作爲詞頭,最常用於專有名詞的前面。常見的有上古的朝代名、國名、部族名。例如:

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書經·召誥》)

禹攻有扈。(《莊子·人間世》)

虢之曰有渠氏。(《韓非子·五蠹》)

朝代名詞前面加"有",一直沿用到後代,如"有唐"、"有明"等。

"有"又用於某些名詞前面。例如:

予欲左右有民。(《書經·臯陶謨》)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經·小雅·巷伯》)

還可以用於某些形容詞前面。例如: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詩經·邶風·擊鼓》)

2. 其

"其"字用作詞頭,一般用於不及物動詞和形容詞前面。例如: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詩經·唐風·揚之水》)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páng,雪盛的樣子)。(《詩經·邶風·北風》)

3. 言,于,薄

"言"、"于"、"薄"用作詞頭時性質相同,都只能放在動詞前面。例如: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詩經·周南·葛覃》)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詩經·召南·草蟲》)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詩經·周南·桃夭》)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詩經·王風·君子于役》)

薄汚我私,薄浣我衣。(《詩經·周南·葛覃》)

4. 然、如、爾、若

"然"、"如"、"爾"、"若"主要放在形容詞之後,與形容詞結合在一起充當句子的狀語(有時也用作謂語)。此外還有"焉"、"乎"兩個字,作用同前四字相同。"如"、"爾"、"若"可以認爲是"然"的變形。下面各舉一例:

填然鼓之。(《孟子·梁惠王上》)

天下晏如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子路率爾而對。(《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詩經·衛風·氓》)

潸(shān)焉出涕。(《詩經·小雅·大東》)

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莊子·養生主》)

形容詞後面加上這些詞尾,能增加形象化的色彩,一般都可以解釋爲"……的樣子"(古人解釋爲"……貌")。在翻譯成現代漢語的時候,如果用作狀語,一般情況可以譯爲"……地",如"雜然"可譯爲"紛紛地","率爾"可譯爲"不假思索地",但有時就不能這樣譯,如"潸焉"是"流泪的樣子",就不能譯爲"流泪地"。至於用作謂語(如"天下晏如也","其葉沃若"),自然就更不能譯成"……地"了。

詞義分析舉例

(二) 詞的本義探求例

表 策 端 綱 更 構 管 獲 及 集 監 來 臨
零 佞 趣 然 受 叔 歲 探 題 天 田 行 脩
引 造 旨 質 誅 主 字

【表】

《説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會意。"所謂"上衣"就是加在上面的衣服,即外衣。許慎把"上衣"當作"表"的本義,這是不對的。"表"的本義指裘的有毛的這一面。古人穿皮衣服,皮子有毛的一面在外,所以"表"字在篆文中從毛,作 。《禮記·玉藻》:"~裘不入公門。"所謂"表裘",就是皮子有毛的一面在外邊,正是"表"的本義。後來引申爲凡"上衣"(即外衣)都可以叫做"表"。《莊子·讓王》:"子貢乘大馬,中紺而~素。""表素"就是穿上素色外衣。由外衣又引申爲泛指外表、外面,與"裏"相對。《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裏山河(指晉國外河而内山),必無害也。"《尚書·立政》:"至于海~。"這個意思仍保留在現代漢語"表面"、"外表"等詞中。

【策】

"策"的本義是馬鞭。《説文》:"策,馬箠也。从竹束聲。"《左傳·文公十三年》:"繞朝(人名)贈之以策。"賈誼《過秦論》:"振長～而御宇内。"也可以用作動詞。《左傳·哀公十一年》:"抽矢～其馬。"現在"鞭策"一詞還保存了這個意義。

上古"策"還指計數或卜筮用的蓍草。《老子》:"善計,不用籌～。"《楚辭·卜居》:"詹尹乃端～拂龜"。(端策:把蓍草擺端正,準備卜筮。)後來的"策劃"、"策略"等意義都是從這個意義引申來的。

古代"策"還有簡策的意義,與"册"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大事書之於～,小事簡牘而已。"孔穎達疏:"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

【端】

"端"字从立,耑聲,本義應該是"站得直"(端正地立着),但古書中保存的例證較少。《莊子·山木》:"顔回～拱還目而窺之。"成玄英疏:"顔生既見孔子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由專指站得直,進而表示一般的"端正",再引申爲"正直"。《墨子·非儒下》:"席不～,弗坐。"《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他(人名),～人也,其取友必～矣。"

"端"字在古代還有"事物的一頭"、"發端"等意義,這些意義本應寫作"耑",但古書中常假借"端"字來表示。《荀子·王制》:"若環之無～也。"《莊子·知北遊》:"今於道,秋豪之～,萬分未得處一焉。"《荀子·君道》:"法者,治之～也。"後來這就成爲"端"字的常用意義了。

【綱】

"綱"字的本義是"提網的總繩"。從字形看,"綱"字从糸(mì),岡聲。綱繩是用絲麻做的,所以从糸。《尚書·盤庚上》:"若網在～,有條而不紊。"《墨子·尚同中》:"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網罟之有～也。"(紀:整理絲縷。)現代成語"～舉目張"(目:網眼),用的正是本義。

綱繩對于網來説非常重要,因而引申爲事物的主要部分(多指文件或言論)。《文心雕龍·鎔裁》:"鎔則～領昭暢。"(昭暢:明白通暢。)現代"綱領"、"大綱"、"提綱"、"綱目"等用的都是這個意思。抓住綱繩整個網就不會紊亂,因此又引申爲秩序、法紀。《左傳·哀公六年》:"亂其紀～。"《史記·淮陰侯列傳》:"～絶而維弛。"這個意義現在已經不常用了。

【更】

"更"字在古代有好幾種常用意義,根據字形,它的本義應該是改變、換。"更"字小篆作,金文作,《説文》:"更,改也。从攴(pū),丙聲。"楷書把它簡化爲"更",就完全看不出它原來的形體結構了。"攴"就是"扑"字,"又"即右手;以"攴"作形旁的字常常表示和手有關的行爲或動作,如"改、救、收、攻、牧",只是楷書把"攴"簡化爲"攵"了。古書中"更"指"改變"、"換"的例子是很多的。《左傳·昭公三年》:"景公欲～晏子之宅。"《莊子·養生主》:"良庖歲～刀,割也。"《吕氏春秋·仲春紀》:"用圭璧,～皮幣。"《論語·子張》:"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也,人皆仰之。"現代漢語"更改"、"更換"、"變更"等詞仍保存這意義。

"更"字用作"經歷"的意思,最早見于西漢。《史記·大宛傳》:"因欲通使,道必～匈奴中。"《索隱》注:"更,經也。"朱駿聲認爲這

是假借"更"爲"經"。"更"還有"續"的意思。《國語·晉語》:"姓利相～。"注:"更,續也。"朱駿聲認爲這是假借"更"爲"庚"("庚"有"續"的意思)。《左傳·僖公五年》:"在此行也,晉不～舉矣。""更舉"有繼續舉兵的意思,這裏"更"字用作狀語,已經向副詞"再、又"的意義虛化了。至於"五更"的"更"則是"改變"一義的引申。漢代宮中派人值夜,分五個班次,按時更換,因此叫"五更"。

"更"字在中古以後分成了平、去兩聲,但聲調和意義的配合,與今天并不一致。《玉篇》:"更:古猛切,歷也;又古衡切,代也,改也,復也。"可見"復也"(再,又)一義當時還是讀平聲,今天則讀成去聲了。

【構】

"構"的本義是架屋。《尚書·大誥》:"厥子弗肯堂,矧肯～。"集傳:"其子不肯爲堂之基,況肯爲之造屋乎?"《淮南子·氾論訓》:"築土～木,以爲宮室。"高誘注:"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構也。"所謂材木相乘構,就是架屋用的建築木料交互連結在一起。"構"字的形體从木从冓。"冓",篆文作。許慎說:"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朱駿聲解釋爲"以木相架也",并認爲"構"當爲"冓"的或體,這是對的。"構"由"架屋"引申爲泛指交結會合之意。《詩經·小雅·四月》:"我日～禍,曷云能穀。"其他如"構怨"、"構仇"、"構和"之類的"構"也都是"結成"的意思。

【管】

"管"原指竹管或竹管製成的物品。《莊子·秋水》:"是直用～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詩經·邶風·靜女》:"貽我彤～。""彤管"是指染成紅色的竹管製成的筆。但在古代,"管"字最常用的意義是指用竹管製成的一種樂器。《詩經·周頌·有瞽》:"簫～備

舉。"《孟子·梁惠王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籥之音。"也用來泛指竹管製成的各種樂器。《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筦弦"。"筦"即"管",這裏并不是專指一種樂器,而是包括簫、笙、竽、笛等。現代漢語還有"管弦樂"一詞,但現代管樂所包括的就不限于竹質,也有銅質的了。

古代"管"字也常用來專指鑰匙。《周禮·地官·司門》:"掌授～鍵,以啟閉國門。"《左傳·僖公三十二年》:"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禮記·月令》:"修鍵閉,慎～籥。"孔穎達疏:"管籥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揕于鎖内,以搏取其鍵也。""籥"又作"鑰",現在簡化爲"钥"。"管"字現代已没有鑰匙的意思,但"主管"、"管理"、"管制"這些詞的意義很明顯是與管籥有關的。

【獲】

獲,甲骨文作 (隻),从隹从又,象捕鳥在手之形。它的本義是獵獲。《詩經·小雅·巧言》:"躍躍毚兔(狡兔),遇犬～之。"《周易》:"九二,田,～三狐。"《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禽。"《説文》:"獲,獵所得也。"這是把"獲"當作名詞。《周易》:"九四,隨有～。"司馬相如《子虚賦》:"'～多乎?'曰:'少。'"這兩例中的"獲"字都是指打獵所得到的東西。

在上古漢語中,"獲"不等於"穫"。"穫"是指收割。《詩經·豳風·七月》:"八月其穫。"又:"十月～稻。"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兩者應是同源詞;但從文字的角度來看,在古書中是有分别的。現在,"獲"、"穫"都簡化爲"获"了。

【及】

及,甲骨文作 ,金文作。它的形體由兩部分組成。表示一個人。表示"手",象一隻手把人抓住。《左傳·鞌之戰》:

"故不能推車而～。""及"就是被追上抓住。《左傳·定公四年》:"楚人爲食,吴人～之。""及之"就是追上了楚軍。"追趕上"就是"及"的本義。由"追趕上"引申爲"跟着"。《楚辭·離騷》:"～前王之踵武。"還引申爲"够得上"、"比得上"。《戰國策·齊策一》:"君美甚,徐公何能～公也。"

【集】

"集"字古今都有一個常用的意義,即"聚合"。《孟子·梁惠王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有其一。"賈誼《過秦論上》:"天下雲～響應。"但這不是它的本義。"集"字本作"雧",它的本義是"鳥羣停在樹上。"《説文解字》:"雧,羣鳥在木上也,从雥(zá)木。"這是個會意字,"雥"指鳥羣,由三個隹(zhuī,短尾巴的鳥)組成。古書中"集"字用作本義的不多。《詩經·唐風·鴇羽》:"肅肅鴇羽,～于苞栩。"(鴇:鳥名。苞:叢生的。栩:木名。)一隻鳥停在樹上有時也可以用"集"。《莊子·山木》:"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於栗林。"(運:徑。感:觸。周:莊子名。顙:sǎng,額頭。)由一羣鳥聚合在樹上引申爲一般事物的聚合,又引申爲詩文的彙集。曹丕《與吴質書》:"頃撰其遺文,都爲一～。"引申義廣泛使用,本義反而湮没不用了。

【監】

監,甲骨文作 ,金文作 。它的形體由兩部分組成。 表示一個人睜着眼往下看, 是一個器皿,金文中器皿上有一點,表示水。古人以水爲鏡,"監"就是一個人彎着腰,睜大眼,從器皿的水裏照看自己的面影。《尚書·酒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當於民～。""水監",正是"監"字的本義。隨着青銅器的發展,産生了銅鏡,因此,"監"字又寫作"鑒"。《詩經·邶風·柏舟》:"我心匪

鑒，不可以茹。”毛傳：“鑒，所以察形也。”《周禮·秋官·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鄭注：“鑒，鏡屬。”“鏡”是後起字。“監”由“水監”引申爲監視、監督等意思。《詩經·大雅·烝民》：“天～有周。”《國語·周語》：“使～謗者。”“監”的這些意義在現代漢語中作爲雙音詞的詞素保存了下來。“監”的本義用了後起字“鑒(鉴)”，而原字反而只用於引申義了。

【來】

“來”字是一個象形字，小篆作，甲骨文作、。丨象麥莖，丿象麥穗，𠂢象下披的葉，𠂆象根。本義是“麥”。《詩經·周頌·思文》：“貽我～牟。”《說文》也認爲“來”象“來麰”之形。又《詩經·周頌·臣工》：“於皇～牟。”後來寫作“麳”。《廣雅》：“麳，小麥也。”

“來”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假借作“來往”的“來”，古書中一般也都用它的假借義。“麥”字在甲骨文中也已經多次出現，作、，多爲地名。這是個形聲字，从夂(zhǐ)，來聲。《說文》：“夂，從後至也。”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說：“往來之來正字是麥，菽麥之麥正字是來。”就像“酢”(zuò，《說文》：酸也。”本是“醋”字)和“醋”(《說文》：“客酌主人。”本是“酢”字)用顛倒了一樣，這種情況一直承襲下來。這種看法是有一定根據的。從語音來看，“來”和“麥”上古音很接近，“麥”的聲符正是“來”，兩字相混的可能性確實是很大的。

【臨】

“臨”字金文作、，象一個人往下俯視的樣子，是聲符，即落細雨的零(靈)。《詩經·小雅·小旻》：“如～深淵。”《莊子·田子方》：“～百仞之淵。”由俯視引申爲“照臨”。《詩經·邶風·日月》：

"日居月諸,照～下土。"《左傳·昭公三年》:"徼福於太公丁公,照～敝邑。"又引申爲上級面對下級。《墨子·尚賢下》:"逮至其～衆發政而治民。"《論語·爲政》:"～之以莊,則敬。""臨"還有"遇見、碰到"的意思,也是由上述意義引申來的。《禮記·曲禮上》:"～財毋苟得,～難毋苟免。"

"臨"在古代還有哭的意思。《左傳·宣公十二年》:"卜～于太宮。"杜預注:"臨,哭也。"《漢書·高帝紀》:"袒而大哭,哀～三日。"顔師古注:"衆哭曰臨。"這一意義的"臨"讀去聲 lìn。

【零】

"零"字从雨令聲,本義指落細雨,比較大的雨就不能用"零"。《詩經·豳風·東山》:"～雨其濛。"(濛:雨點細小的樣子。)又《鄘風·定之方中》:"靈雨既～。"(靈:好。)也指落露水,落泪。《詩經·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露湲兮。"(湲 tuán:露水多的樣子。)又《詩經·小雅·小明》:"涕～如雨。"(涕:眼泪。)《古詩十九首》:"泣涕～如雨。"

在上古時"零"已從上述意義引申爲草木花葉枯萎下落。《楚辭·離騷》:"惟草木之～落兮。"這個意義後來成爲古代"零"字的常用意義。張衡《西京賦》:"百卉俱～。"范縝《神滅論》:"則應榮時彫～,枯時結實。"庾信《哀江南賦》:"將軍一去,大樹飄～。"

"零"字的古代意義到現代只保存在雙音詞"零落"、"彫零"、"飄零"和成語"感激涕零"等裏面。至於現代"零"的常用意義"零數"、"零碎"以及數學上的"零"等,在古代則是很少見的。

【佞】

"佞"字从女,仁聲,本義是善于用花言巧語諂媚人。舊社會輕視婦女,從文字上留下了許多侮辱女性的痕跡,如"姦、奸、妒、嫉、

嬖、妄、婪、妖、媮(偷)、嬾(懶)"等,"佞"字也是這種情況。《論語·先進》:"是故惡乎～者。"《穀梁傳·莊公十七年》:"鄭詹,鄭之～人也。"《莊子·漁父》:"莫之顧而進之謂之～。"《鹽鐵論·刺議》:"以邪導人謂之～。"由善于諂媚人引申爲有口才。《論語·雍也》:"不有祝鮀之～,而有宋朝之美。"皇侃疏:"佞,口才也。"再引申爲一般的有才智。《左傳·成公十六年》:"君幼,諸臣不～,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趣】

"趣"的本義是督促,音 cù。《説文》:"趣,疾也,从走,取聲。"可見,"趣"有催促快做的意思。《禮記·月令》:"乃命有司,～民收斂。"《史記·項羽本紀》:"數使使～齊兵,欲與俱西。"《漢書·成帝紀》:"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逐捕。"顔師古注:"趣讀曰促。"《漢書·翟方進傳》:"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司隸。"後兩例中的"督趣"都是"督促"的意思。朱駿聲認爲"促"字"與趣略同",他的意見是對的。"趣"有時用作副詞,意義着重于快速、趕快。《漢書·周勃傳》:"～爲我語。"

"趣"在古代和"趨"音義相通,音 qū。《詩經·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之"。毛傳:"趣,趨也。"《史記·欒布列傳》:"～亨(烹)之。方提～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前一"趣"字,《史記索隱》"音促",是快速的意思;後一"趣"字,《史記索隱》"音趨",是趨向的意思。"旨趣"以及後來的"樂趣"、"興趣"等意義,又是由趨向的意思引申來的。

【然】

"然"字,从火,肰(yòn)聲,本義是"引火點着"、"燃燒"。《墨子·備蛾傳》:"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孟子·公孫丑

上》:"若火之始～,泉之始達。"賈誼《治安策·序》:"火未及～。"假借作代詞,這樣,那樣。《荀子·勸學》:"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也。"又假借作形容詞,對,是的。《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太后曰:'～。'"這些假借義比本義更常用,後來用作本義時就再加火旁作"燃",義符"火"就變得重複了。

【受】

上古漢語"受"字大多用作"接受"的意思。《穀梁傳·僖公二年》:"必不敢～吾幣。"《論語·鄉黨》:"康子饋藥,拜而～之。"《史記·鴻門宴》:"項王則～璧,置之坐上。""受"字還有"遭受"、"禁受"等意義,顯然是"接受"一義的引申。

與"受"字相對,還有一個"授"字,"授"是"給予"的意思。《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獻俘授馘。"(馘:guó,割取所殺敵人耳朵)。甲骨文只有"受"字,没有"授"字。"受"字作 、 ,畫的是兩隻手,中間一個舟,舟是聲符,兩隻手表示兩人傳遞物件。"授"是在已有兩隻手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手"旁,來表示"給予",顯然是后起的分化字。《莊子·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可得而不可見。"這裏的"受"字包括"給予"和"接受"兩個方面,用的正是"受"的本義。

"受"和"授"在上古可能同音。到中古時兩字讀音分化,"受"讀上聲,"授"讀去聲。用聲調變化分辨不同意義是中古的一種構詞方式,這也反映出"受"、"授"是同源字。到了現代,這兩個字又變成同音了。

【叔】

"叔"字是形聲字,原是拾取的意思。"㕣"(shū)是它的聲旁;"又"象手形,是它的形旁。《詩經·豳風·七月》:"九月～苴。"(苴

jū:麻的種子。)這裏用的就是它的本義。

"叔"的本義在古書中很少見。從上古起,"叔"字就用作叔父的假借字。《孟子·告子上》:"敬～父乎?"婦女稱丈夫的弟弟爲"叔",也是從上古就有的。《爾雅·釋親》:"夫之弟爲叔。"古代"叔"字都有年少,排行在末的意思。古人的表字常用"叔"字,表示他在兄弟間最小(如"叔齊")。"伯、仲、叔、季"是古人的排行,"叔"可以是最末的,但如果有"季",就不是最末的了。

【歲】

"歲"本來是星名,即木星。古人認爲歲星由西向東運行,十二年繞天一周,每年經過一個星次。所以歲字的形體从步,戌聲。步有越歷的意思,表歲星運行之意。古人用歲星所在的星次紀年,稱爲歲星紀年法。《國語·晉語四》:"君之行也,～在大火。"《左傳·襄公三十年》:"於是～在降婁。"二例中的"歲"就是指歲星。"大火"、"降婁"都是十二星次中的名稱。歲星用來紀年,於是歲字產生"年"的意思。《莊子·逍遥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爲春,五百～爲秋。"《詩經·衞風·氓》:"三～爲婦,靡室勞矣。"所説"三歲爲婦"就是爲婦三年,並不是年齡三歲就當媳婦。

【探】

"探"字从扌(手),罙(深)聲,本義是"探取",即把手深深地伸進去摸取東西,一般指從隱蔽或深遠的地方探取。《莊子·胠篋》:"將爲胠篋～囊發匱之盜。"《論語·季氏》:"見不善如～湯。"《墨子·非儒下》:"挑鼠穴,～滌器。"由用手摸取的具體動作,引申爲尋求隱藏的抽象事物或情況。《穀梁傳·隱公元年》:"已～先君之邪志。"《周易·繫辭》:"～賾(zé)索隱。"孔穎達疏:"探謂鉤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現代漢語的"試探"、"刺探"、"探望"等複音詞都是由

此引申來的。

【題】

"題"字的本義是頭額，从頁，是聲。聲旁"是"在上古和"題"聲音相近。形旁"頁"(xié)篆文作 ，象人的頭形(下面表示身體，上面是頭)，"頭、額、顱、顏、頂、顛"等字也都是以"頁"爲形旁的。

古書中"題"作頭額講的例子並不很多。《楚辭·招魂》："雕～黑齒。"(額上雕花紋和染黑牙齒，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山海經·北山經》："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白身，名曰孟極。"(文：同紋。)從上古開始，"題"就由頭額引申爲事物的前端。《孟子·盡心下》："堂高數仞，榱～數尺。"(榱題：屋簷的椽頭；榱：cuī，椽子。)從這個意義又進一步引申爲"題詞"、"題目"等現代常用的意義，則是中古時期的事了。

【天】

"天"字一般容易把它的本義理解爲"天地"的"天"。上古的文獻也大多是用的這個意義。《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在這裏，許慎把話說得很含混，他先用聲訓，似乎是解釋爲"頭頂"；但又說"至高無上"，又像是指與"地"相對的"天"。至於字形，許慎毫無疑問是分析錯了。"天"字甲骨文作 ，金文作 ，下面是一個正面的人形，上面是人的頭(甲骨文因在龜甲獸骨上刻寫圓筆困難，刻成了方形)。殷人是泛神論，宇宙的主宰是"帝"而不是"天"，當時的"天"字顯然没有"自然界主宰者"的意義，而是"大"或者"首"，"天邑商"即"大邑商"或"首邑商"的意思。可見"天"的本義並不是與"地"相對的"天"。"天"指"頭頂"，在上古文獻裏還可以找到相關的例證。《周易·睽》："其人～且劓(yì)。"(天：一種剃鑿頭頂的刑罰。劓：一種割鼻的刑罰。)《山海經·海外西經》："形

(刑)～與帝至此争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經》這則神話,起源可能很早。敢於反抗上帝的這位英雄,因爲"帝斷其首",所以叫做"刑天"。"天"和"顛"古韻同部,聲音很相近,二者是同源詞,"天"也就是"顛"。"顛"的本義是頭頂,"天"的本義也應該是頭頂。由人體的最高部位引申爲"至高無上"的天地的"天",引申義被廣泛使用,本義反而消失了。

【田】

"田"字在上古的常用意義和現代一樣,也是農田。《韓非子·五蠹》:"宋人有耕者,～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百畝之～,勿奪其時。"上古"田"字還有一個常用意義是打獵。《左傳·宣公二年》:"宣子～于首山。"在甲骨文中,這兩個意義就已經都存在,"王大令衆人𠬜(協,耦耕)～"是農田;"王其～于晝,禽大豚"是指打獵。但大多數卜辭中的"田"字指農田。《説文》:"田,陳也。樹穀曰田。口(wéi)十,千百(阡陌)之制也。"這是認爲農田是本義。從現存文獻看,根據字形和字義的分析,很難説"田"的本義不是農田。

但是,人類社會生産是從採集時代到漁獵時代,再經過畜牧時代才到農耕時代的。殷代已經是以農業爲主的社會,在此以前很長時期的生産是以漁獵爲主的。從這個角度看,"田"的最早意義應該是田獵,由漁獵時代田獵的"田"轉爲農業時代農田的"田"。如果"田"這個字到農業時代才創造出來,象畫分了區域的農田,許慎所分析的字的本義,意見就不算錯(認爲字中的"十"是表示阡陌,則不確切)。但要探求語言中"田"這個詞的本義,聯繫社會的發展來分析,"田"的最早意義還是田獵。

【行】

"行"字在甲骨文作、，象十字路口，它的本義是"道路"。《詩經·豳風·七月》："遵彼微～。"(微行：小路。)又《詩經·周南·卷耳》："寘彼周～。"(周行：大路。)《戰國策·魏策四》："今者臣來，見人于大～，方北面而持其駕。"《孫臏兵法·積疏》："徑勝～，疾勝徐。"(徑：小路。)後來詞義轉移，走路的動作也可以叫"行"，逐漸成爲古今常用的意義，而且引申義越來越多，用得越來越廣泛，它的本義"道路"反而在語言中消失了。

許慎在《説文解字》中説："行，人之步趨也。从彳(chì)亍(chù)。"他認爲"彳"象人的下肢腿、脛、脚三部分相連，"亍"是反彳。"步"指慢步，"趨"指快走。他把"行"看成是會意字，並且認爲"走路"是它的本義。從甲骨文和先秦文獻來看，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脩】

"脩"字从月(肉)攸聲，本義是乾肉，古人用來送禮。《左傳·莊公二十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棗、～。"(女贄：婦女送的禮物。)《論語·述而》："自行束～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十條乾肉成爲一束。)引申爲乾。《詩經·王風·中谷有蓷》："中谷有蓷，暵其～矣。"(蓷：tuī，草名。暵：hàn，蔫，憔悴。)

"脩"是乾肉，"修"是修飾(引申爲改進、美、長等義)，意義差别很大，但由于兩字音同形近，在古書中常常通用。凡是用"修"的地方一般都可以寫作"脩"。如《左傳·宣公十二年》："鄭人～城。"又《左傳·桓公元年》："～好於鄭。"《楚辭·離騷》："恐～名之不立。"(脩名：美名。)《戰國策·齊策一》："鄒忌～八尺有餘。"(脩八尺：長八尺。)但"脩"的本義"乾肉"則没有寫作"修"的。如"束脩"、"脩

金",不寫作"修"。

【引】

《説文》:"引,開弓也,从弓丨。""引"字由"弓"和"丨"組合而成,"丨"就是箭,"開弓"正是它的本義。朱駿聲説:"矢括檃絃,開之由漸而滿曰引。"這就是説,把箭搭上絃,慢慢把弓向後拉開叫做"引"。《孟子·盡心下》:"君子～而不發。"(發:把箭射出。)《莊子·田子方》:"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盈貫:滿絃。)這都是用的本義。

"引"字在古代還有一些常用意義。《詩經·大雅·行葦》:"黄耇台背,以～以翼。"這是"引導"的意思。《詩經·小雅·楚茨》:"子子孫孫,勿替(不廢)～之。"這是"延長"的意思。《戰國策·趙策三》:"秦軍～而去。"這是後退的意思。這些意義都是從本義"開弓"發展出來的。

【造】

"造"的本義是"前往,到"。《左傳·成公十六年》:"使行人執榼承飲,～於子重。"(行人:使者。子重:人名。)又《哀公八年》:"景伯負載,～於萊門。"常用來指到尊貴者的地方去。《孟子·公孫丑下》:"不幸而有疾,不能～朝。"《戰國策·齊策四》:"先生王斗,～門而欲見齊宣王。"引申爲達到某一境界。《孟子·離婁下》:"君子深～之以道。"現代有成語"登峰～極"。現代的雙音詞"造詣"、"造就"在古代也常用來指謁見尊貴者。《晉書·陶潛傳》:"潛醉便返,未嘗有所～詣。"駱賓王《與陳將軍書》:"禁門清切,～就無緣。"現代引申爲成就,原來意義就不使用了。

從字形看,"造"字从辵,告聲。辵(chuò)有行走的意思,隸書和楷書簡化爲辶,用它作形旁的字如"追、返、進、退、逃、避"等都和

走的動作有關。

現代"造"的常用意義"製作、做"在上古就已經存在。《詩經·鄭風·緇衣》:"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兮。"《禮記·玉藻》:"大夫不得～車馬。"《莊子·盜跖》:"使爲將軍～大城數百里。"過去這個意義讀 zào,前一個意義讀 cào,音義都不同。現在一律讀 zào。

【旨】

"旨"字的本義是"味美、好吃"。《詩經·小雅·魚麗》:"君子有酒,～且多。"《禮記·學記》:"雖有嘉餚,弗食,不知其～也。"《孟子·離婁下》:"禹惡～酒而好善言。"也指美味的食物。《論語·陽貨》:"食～不甘,聞樂不樂。"

甲骨文和金文"旨"字作 、 等,上面"匕"象匙形,下面是口,以匙入口,表示味美。《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許慎的釋義是正確的,但字形解釋錯了。

"旨"字的另一個意義是"意、意思"。《禮記·王制》:"有～無簡,不聽。"(簡:誠。)沈約《謝靈運傳論》:"妙達此～,始可言文。"特指皇帝的命令。《後漢書·蔡邕傳》:"臣伏讀聖～。"杜甫《人奏行》:"密奉聖～恩宜殊。"這個意義的"旨"可能是"指"的假借字,一直沿用到現在,如"宗旨"、"主旨"等。

【質】

"質"字的本義是抵押品。古代常用人身當抵押品。如《左傳·隱公三年》:"故周鄭交～。王子狐爲～於鄭,鄭公子忽爲～於周。"《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者,老婦必唾其面。"出土資料《侯馬盟書》中有"自～於君所"的誓言,就是自願用身子當抵押品而"委質"於"君所"。在盟誓時,爲了取信於鬼神,也用物爲抵押。《國語·晉語》:"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

璧以～。"

"質"是個形聲字。"貝"是它的形旁,上古用貝殼作貨幣,以"貝"爲形旁的字如"財、貨、購、資"等,都與財物有關。"所"是"質"的聲旁,朱駿聲認爲"所"就是"椹質"(砧板)的"質",與"質"同音。

在上古時,"質"就已經有了"本質"和"樸實"的意義,前者如《荀子·勸學》的"其～非不美也",後者如《論語·雍也》的"～勝文則野"。但這些意義並不是"質"字的本義。

【誅】

"誅"字从言,朱聲。形旁是"言",本義是譴責、聲討。《論語·公冶長》:"於予與何～?"(予:宰予,人名。)《周禮·大宰》:"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以馭其過。"現代成語有"口～筆伐"。引申爲罰、懲處。《禮記·雜記下》:"不敢辟～。"(辟:後來寫作"避"。)也指強求、索取。《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求無時。"又《莊公八年》:"傷足,喪屨。反,～屨於徒人費。"(費:人名。)

殺戮惡人也叫"誅"。《荀子·正論》:"～紂,斷其首。"引申爲鏟除。《楚辭·卜居》:"寧～鋤草茅以力耕乎?"這兩個意義顯然都是由譴責一義引申來的。

譴責和殺戮是程度的不同,究竟指的是哪一種意義,常常要根據上下文才能確定。例如,《孟子·萬章上》:"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不仁也。"既然只是"流"和"放",顯然是譴責或懲處的意思。《莊子·至樂》:"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而爲此乎?"這自然是殺戮的意思了。

【主】

"主"字在上古常用作名詞,一般是"主人"的意思。《尚書·武成》:"爲天下逋逃～。"《左傳·宣公二年》:"賊民之～不忠。"也常用

作動詞，一般是“主張”、“主持”的意思。《左傳·隱公三年》：“使～社稷。”《孟子·萬章上》：“使之～事而事治。”有時也用作“主要的”、“最基本的”意思。《莊子·漁父》：“忠貞以功爲～，飲酒以樂爲～，處喪以哀爲～，事親以適爲～。”

從字形來看，以上意義都不是“主”字的本義。《説文解字》：“㞢，鐙中火主也。㞢象形。从丶，丶亦聲。”許慎在解釋“主”字時，不拘泥於上古文獻中的字義，能從字形來推究“主”字的本義，這是頗有見地的。但是，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他的分析仍有不够確切的地方。因爲更古的時代並没有燈，而只有火把。“主”也許就是“炷”的本字，發展成小篆時，字形要求匀圓整齊，就寫成了㞢，看不出原來火把的形狀了。

遠古時期，火在人類生活中意義非常重大，夜晚一個火把往往是團聚人們的核心，由此引申爲“主人”、“君主”等意義，又進一步引申爲“主持”、“主要的”等意義，成爲“主”字的常用義。對本義“火把”，就另造一個“炷”字來表示，“主”字也就不再有“火把”的意思了。

【字】

“字”字的本義是生孩子。《説文》：“字，乳也。从子在宀(mián)下，子亦聲。”這裏的“乳”是生子的意思。《周易·屯卦》：“女子貞不～。”《山海經·中山經》：“其實如蘭，服之不～。”《論衡·氣壽篇》：“婦人疏～者子活，數(shuò)乳者子死。”引申爲“撫育”、“撫養”。《尚書·康誥》：“父不能～厥子。”《左傳·成公十一年》：“又不能～人之孤而殺之。”

秦以前，文字只稱“文”或“書”，不叫做“字”。秦刻石才開始把“文字”連用。許慎在《説文解字·敘》中説：“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這是説，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又

說:"字者,言滋乳而浸多也。"意思是"字"是由"文"滋生出來的。但漢代"文"和"字"在一般用法上就已經不再有分別了。《漢書·藝文志》:"說五～之文,至於二三萬言。"

練 習 二

一　下列各組句子中加△的詞哪一個是本義，哪一個不是？請説明理由。

1.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左傳·曹劌論戰》）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2.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左傳·齊桓公伐楚》）

   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七》）

3. 故不能推車而及。（《左傳·鞌之戰》）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左傳·鞌之戰》）

4. 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史記·孫臏》）

   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三國志·華佗傳》）

5.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左傳·莊公十年》）

   鴻因與其屬亡鄉月氏。（《漢書·張騫傳》）

二　什麽叫詞類活用？使動用法和意動用法有什麽區别？舉例説明。

三　舉例説明古代漢語的幾種被動句式。

四　古代漢語判斷句中的"乃"、"即"、"維"、"惟"、"非"是不是判斷詞，爲什麽？

五　指出下面的句子，哪些是被動句，哪些不是被動句，被動句有什麽不同形式：

1. 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2.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3.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漢書·張騫傳》)

4. 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史記·鴻門宴》)

5. 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韓愈《張中丞傳後敍》)

6. 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漢書·張騫傳》)

7. 才高見屈,遭時而然。(《論衡·自紀》)

8.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許行》)

六 下列句子哪些是賓語前置?哪些不是?說明句中"之"的意義和用法:

1. 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2. 姜氏何厭之有?(《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3.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左傳·齊桓公伐楚》)

4. 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左傳·齊桓公伐楚》)

5.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

6. 守之之難不若讀之之難。(汪琬《傳是樓記》)

7.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莊子·逍遥遊》)

七 指出下列各句中的詞序和現代漢語有什麽不同:

1.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

2. 子思曰:"如伋(子思的名)去,君誰與守?"(《孟子·離婁下》)

3. 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里仁》)

4.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史記·秦始皇本紀》)

5. 古之人不余欺也。(蘇軾《石鐘山記》)

6. 君奚爲不見孟軻也?(《孟子·梁惠王下》)

7. 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商君書·畫策》)

8.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左傳·襄公十四年》)

9.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荀子·非相》)

10. 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公孫丑上》)

八 指出下列各句中的詞類活用現象,并説明是屬於哪類活用(包括名詞用作狀語)

1. 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2. 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論語·子路從而後》)

3.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4.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5.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6.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賈誼《過秦論》)

7.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顔淵》)

8.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史記·孫臏》)

9.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荀子·勸學》)

10. 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賈誼《過秦論》)

九 下列句子中加△的詞或詞組,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中詞性、意義和用法有什麽不同?

1.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漢書·匈奴傳》)

2. 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左傳·昭公十年》)

3. 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王傳》)

4. 不可,直△不百步耳。(《孟子·梁惠王上》)

5.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史記·孫臏》)

6.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張騫傳》）

7.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史記·劉敬傳》）

8. 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韓非子·十過》）

十　閱讀下面一段短文，說明文中"以"字的詞性、意義和用法：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十一　說明下列各句中加△號的代詞的用法：

1.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

2.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孟子·許行》）

3.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論語·爲政》）

4.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5.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韓愈《原道》）

6. 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左傳·莊公十年》）

十二　把下面的短文加上標點並翻譯成現代漢語：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

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歐陽修《賣油翁》)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國語·晉語八》)

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後漢書·酷吏列傳》)

文　選

諫逐客書　　李　斯

【作者介紹】李斯(公元前？—前208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人。曾受學於荀子。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入秦,曾任長史、客卿、廷尉等官,協助秦王政(始皇)制定統一中國的戰略策略,爲統一中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秦統一全國後任丞相,又協助秦始皇推行"車同軌、書同文"等有利社會發展的措施。秦二世即位後,李斯被趙高陷害而死。

【説明】秦王政初年,韓國爲了減輕强秦對自己的威脅,派了一個名叫鄭國的人幫助秦國修渠,企圖通過修渠來消耗秦國的人力物力。這件事被發覺後,秦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貴族、大臣就認爲所有别的諸侯國的人,在秦國做官都不是真心爲秦國,應該統統趕走。秦王政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下令逐客。李斯當時在秦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於是寫了這封信給秦王政。秦王政後來收回了逐客令,恢復了李斯的官職。

李斯在這篇文章中,用大量的事實説明:秦國之所以日益强

大，是因爲接納了天下的賢士；秦國之所以日益富足，是因爲搜羅了四方的珍寶。而那種"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的愚蠢做法，只能使自己削弱。文章論述透闢，比喻深刻，用了很多排比和對偶的句子，增强了表達力量。

本文最早見於《史記·李斯列傳》，題目是後加的。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①。昔繆公求士②，西取由余於戎③，東得百里奚於宛④，迎蹇叔於宋⑤，來丕豹、公孫支於晉⑥。此五子者，不産於秦⑦，而繆公用之，併國二十，遂霸西戎⑧。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⑨，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⑩，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⑪。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⑫，西併巴蜀⑬，北收上郡⑭，南取漢中⑮，包九夷，制鄢郢⑯，東據成皋之險⑰，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⑱，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⑲。昭王得范雎⑳，廢穰侯，逐華陽㉑，彊公室，杜私門㉒，蠶食諸侯㉓，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㉔。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㉕！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㉖，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㉗。

注　釋

① 吏：官吏，在先秦和西漢，大小官員都可以稱爲"吏"。

② 繆(mù)公：指秦繆公(公元前 659—前 621 年在位)，通常寫作"秦穆公"。是春秋時秦國國君，春秋五霸之一。　士：春秋戰國時用自己的知識技能爲統治階級服務的一個階層，包括文士和武士。

③ 由余：晉國人，先在西戎任職，後來投奔秦國，幫助秦穆公統一了西

戎各部落。 戎：古代對我國西部少數民族的泛稱。

④ 百里奚：楚國宛(今河南南陽市)人。曾爲虞國的大夫，晉滅虞后，被作爲陪嫁的奴僕送往秦國，後來又逃到宛。秦穆公用五張黑羊皮把他贖回來，任爲大夫。他對秦穆公的稱霸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⑤ 蹇(jiǎn)叔：岐(今陝西岐山東北)人。岐地當時在西戎區域。蹇叔曾遊於宋。受百里奚的推薦，被穆公聘爲上大夫。

⑥ 來：使動用法，使……來。 丕(pī)豹：晉國人，晉國大夫丕鄭的兒子。因其父被殺，逃到秦國。 公係支：岐人。曾遊晉，後歸秦，任爲大夫。

⑦ 産：生，出生。

⑧ 併國二十：指兼并了西戎各部落建立的二十個國家。

⑨ 孝公：指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 商鞅(公元前？—前338年)：衛國人，姓公孫，名鞅，幫助秦孝公變法，對秦國的富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因封爲商君，故稱商鞅。

⑩ 殷盛：殷實興旺。 彊：“强”的本字。 樂用：樂於效力。

⑪ 獲：俘獲。公元前340年，商鞅用計大敗魏軍，虜魏公子卬。同年，秦國攻打楚國。 治彊：太平而强盛。 治：治理得好，與“亂”相對。

⑫ 惠王：指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是秦孝公的兒子。張儀(公元前？—前309年)：魏國人，著名的縱橫家。秦惠王任他爲相，他主張秦國採用“連橫”(秦分別和其餘六國結盟，對六國各個擊破)的辦法來打破“合縱”(六國聯合起來共同對付秦國)，對秦最後兼併六國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拔：攻取。三川之地：在今河南洛陽一帶。當時是周王室所在地。 三川：指黄河、洛水、伊水。張儀曾建議秦惠王出兵三川。實際上到秦武王時才拔三川之地。

⑬ 巴、蜀：都是古國名。巴在今四川重慶北，蜀在今四川成都一帶。按：據《華陽國志》記載，張儀和司馬錯率軍滅巴蜀，而《史記》只説司馬錯伐蜀。

⑭ 上郡：戰國魏地，在今陝西榆林地區。魏屢敗於秦，公元前328年，張儀使計説魏王，魏王納上郡十五個縣給秦。

⑮ 漢中：戰國楚地，在今陝西漢中一帶。公元前313年張儀誘騙楚懷王與齊絶交，次年打敗楚國，取漢中六百里之地。

⑯ 包：囊括。 九夷：原指我國東部的各個少數民族，這里指散居在楚國境内的若干少數民族。 制：控制。 鄢(yān)、郢(yǐng)：是楚國

先後建都的地方，鄢在今湖北宜城，郢在今湖北江陵。這里以鄢郢代表楚國。

⑯ 成皋(gāo)：戰國時的軍事要地，在今河南滎陽。

⑱ 六國之從(zòng)：指秦以外六國的聯盟。從："縱"的本字。指合縱，戰國時六國共同抗秦的聯盟形式。

⑲ 施(yì)：延續。

⑳ 昭王：指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秦惠王之子。　范雎(jū)：魏國人，後來入秦，做秦昭王的相。

㉑ 穰(ráng)侯：秦昭王養母宣太后的異父弟魏冉的封號。　華陽：指華陽君，宣太后同父弟芈(mǐ)戎的封號。穰侯和華陽君二人都專橫跋扈，"私家富重於公室"，而秦昭王大權旁落。范雎說服秦昭王，奪取了他們的權力。

㉒ 公室：王室。　杜：杜絶。　私門：貴族勢力。這裏指穰侯、華陽君等家族的勢力。

㉓ 蠶食：像蠶吃桑葉一樣地逐步兼并。"蠶"是名詞作狀語。

㉔ 四君：指上述繆公、孝公、惠王、昭王。　以客之功：憑藉別的諸侯國在秦國做官的人所做的事情。　功：事。

㉕ 負：辜負，對不起。

㉖ 向使：假使。　却：拒絶。　内(nà)：容納。後來寫作"納"。

㉗ 實：指實際情況，與"名"相對。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②，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③，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説之，何也？必爲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④，犀象之器不爲玩好⑤，鄭衛之女不充後宮⑥，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厩⑦，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⑧。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娱心意、説耳目者⑨，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⑩，而隨

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⑪。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⑫；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⑬。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⑭。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⑮。

注　釋

① 昆山：古代傳説中産玉之山。　隨和之寶：指隨侯珠、和氏璧，都是著名的寶物。據説春秋時代隨國國君曾救活一條受了重傷的大蛇，後來大蛇從江中銜來一顆明珠報答他，於是被後人稱作隨侯珠或隨珠。事見《淮南子·覽冥訓》。　又：春秋時代楚國人卞和在山中得了一塊璞（未雕琢的玉石），獻給楚厲王。厲王交玉工辨識，説是石頭，于是厲王下令砍斷卞和的右脚。楚武王即位，卞和又獻璞，武王也以爲是石頭，又砍斷他的左脚。到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哭于荆山之下。文王派人問他，他説："我不是因爲雙脚被砍掉而悲傷，而是因爲寶石被看成石頭而難過。"文王使人治璞，果然得了寶玉，因此稱爲和氏璧。事見《韓非子·和氏》。

② 垂：垂挂。　明月之珠：指大而亮的珍珠。　服：佩。　太阿（ē）之劍：傳説中吴國著名冶匠干將鑄造的寶劍。

③ 纖離：古代駿馬名。　建：竪起來。　翠鳳之旗：用翠鳥的羽毛裝飾的旗。　樹：指設置。　靈鼉（tuó）之鼓：用鼉皮蒙的鼓。鼉：鱷魚一類的動物。古代把它視爲神物，所以稱"靈鼉"。

④ 璧：一種中間有孔的圓形玉器。　飾：裝飾。

⑤ 犀象之器：犀牛角和象牙製作的器物。

⑥ 鄭衛之女：鄭國和衛國的女子。春秋戰國時鄭衛的民間歌舞很著名，鄭衛之女大多能歌善舞。　充：充實，充滿。

⑦ 駃騠（juétí）：駿馬名。　廐（jiù）：養馬的棚。

⑧ 丹青：丹砂和青雘（huò），古代用作顔料。　不爲采：不作爲采飾。

⑨ 下陳：堂下。是侍妾站立或歌舞的地方。

⑩ 宛珠之簪(zān)：用宛珠鑲嵌的簪。宛珠：宛地出產的明珠。　傅璣之珥(ěr)：鑲着珠子的耳環。傅：附着。璣：不圓的珠子。這裏泛指珠子。珥：耳環。　阿縞(ēgǎo)：齊國東阿(今山東陽谷縣東北)出產的縞。縞：白色的絲織品。

⑪ 隨俗雅化：隨着時俗的好尚善於改變自己的服飾打扮。　佳冶(yě)窈窕(yǎotiǎo)：都是形容女子美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都是"趙女"的修飾語。　趙女：趙國的女子。當時認爲趙國多美女。

⑫ 甕(wèng)：一種樂器，形制像陶制的盛水器。　缶(fǒu)：一種樂器，形制像瓦罐。秦國用敲擊甕缶來表示音樂的節奏。　箏(zhēng)：一種絃樂器。　搏髀(bì)：拍着大腿打拍子。搏：拍。髀：大腿。　嗚嗚：形容秦國人唱歌的聲音。

⑬ 桑間：衛國地名，在今河南濮陽一帶。當時青年男女常在這裏歡聚歌唱。這裏的"桑間"即指"桑間之音"，是鄭衛的民歌。　韶虞：指簫韶，相傳是虞舜時的音樂。　武象：周武王時的一種歌舞，其樂曲稱"武"，舞蹈稱"象"。

⑭ 適觀：看起來舒適。

⑮ 跨：指占領，據有。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①。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②；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③；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④。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⑤。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⑥，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⑦。

注　釋

① 兵：軍隊。

② 讓：辭讓，拒絶。

③ 不擇細流：指對大小水流不加區别一概容納。擇：區别。 就：成就，造成。

④ 却：推辭，不接納。 衆庶：百姓。 明其德：使其德望昭著。

⑤ 四時：四季。 充美：指富足豐盛。 五帝三王：關於"五帝"和"三王"的説法不一，這裏泛指上古的著名帝王。

⑥ 黔(qián)首：秦國稱百姓爲黔首。 資：助。 業諸侯：使諸侯成就功業。"業"是名詞用作使動。

⑦ 藉(jiè)寇兵而齎(jī)盜糧：借給暴徒兵器，送給盜賊乾糧。藉：借。寇：殺人搶劫的暴徒。齎：給人財物。盜：偷盜者。糧：乾糧。

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①，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②，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注 釋

① 益讎：使仇敵得到好處。

② 自虚：使自己虚弱。 樹怨：樹立仇恨。

論貴粟疏

鼂 錯

【作者介紹】鼂錯(公元前200年—前154年)，西漢潁川(今河南禹縣一帶)人。文、景時代的政治家。年輕時跟張恢學申商之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説)，後又跟伏生學《尚書》。孝文帝時，爲太子舍人、家令，人稱爲"智囊"。景帝即位，以錯爲内史、御史大夫，法令多所更定，并建議削減諸侯王的封地和權力，加强中央王朝的統治。因此，諸侯王都很痛恨鼂錯。後來吴王劉濞以"請誅鼂

錯，以清君側"爲名，發動叛亂，政敵袁盎、竇嬰等乘機進讒言，景帝竟然不分是非，斬鼂錯于東市。

【説明】本文選自《漢書·食貨志》。漢文帝時，由於社會比較安定，商品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因此出現了商人兼并農人，農人不地著而流亡的現象。爲了解決這個矛盾，鼂錯於公元前 168 年向漢文帝提出了"貴粟"的主張。鼂錯認爲：無論是爲了減輕農民的負擔，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還是爲了備戰備荒，都需要發展農業生産。如何刺激糧食生産的發展呢？鼂錯提出："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這就是要把糧食轉換爲商品。老百姓可以把糧食轉換爲金錢，也可以買到爵位，還可以用來贖罪。漢文帝採納了鼂錯的建議，促進了當時農業生産的發展。

本文説理透徹，立論都有事實爲據，對於我們了解、認識當時的社會矛盾，也很有價值。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①，爲開其資財之道也②。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③。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④，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⑤，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⑥。

注　釋

① 耕：指聖王親自耕種。　食(si)之：給他們(民)吃。　衣(yi)之：給他們穿。

② 爲：因爲。 開其資財之道：給他們開闢積聚財物的道路。資：積蓄。

③ 亡(wú)：通"無"。下文"亡"字同此。 捐：捐棄。指無人照顧。瘠：瘦病。 畜：積蓄。這個意義後來寫作"蓄"。 備：用作名詞。指備荒的物資。 具：具備，準備。

④ 不避：不讓，不亞于。

⑤ 逆利：餘利，指還沒有利用起來的潛力。

⑥ 游食之民：不以農業爲生的人。《商君書·農戰》："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 歸農：歸向農業生產。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①，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②，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③。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④；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⑤。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⑦，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⑧，故民可得而有也。

注 釋

① 不農：不從事農業生產。農：用作動詞。 不地著(zhuó)：不土著，即不在一定的地方定居。著：附著，固定。

② 民如鳥獸：老百姓像鳥獸那樣〔高飛遠走〕。

③ 雖……，猶……：表示讓步關係的固定格式。可譯爲"即使……，還是……。" 池：護城河。

④ 寒冷的時候對于衣服，不等待又輕又暖的；飢餓的時候對于食物，不等待味道美好的。即寒不擇衣，即飢不擇食。煖：字亦作"暖"。甘旨：美味。

⑤ 再食：吃兩餐飯。　終歲：整年。

⑥ 以：連詞，連接狀語和中心語。　有其民：擁有自己的老百姓。封建時代把人民看作君主的私有財產。

⑦ 務民：使民從事。　桑：指種桑養蠶。

⑧ 薄、廣、貴：都是形容詞用作使動。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①。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②。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③。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④，可以周海内而亡飢寒之患⑤。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⑥。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⑦。數石之重，中人弗勝⑧，不爲姦邪所利⑨，一日弗得而飢寒至⑩，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⑪。

注　釋

① 老百姓〔的趨向〕，全在於國君用來統治他們的方法。　上：指國君。所以牧之：用來統治老百姓的方法。　牧：養。這裏是管理統治的意思。

② 老百姓趨向財利就好比水往低處流，不會選擇方向。　亡：通"無"。下文"亡飢寒"的"亡"與此同。

③ 貴之：以之爲貴。貴：形容詞用作意動。　以：連詞，因爲。

④ 其爲物：珠玉金銀之作爲物品。　臧：保藏。這個意義多寫作"藏"。在於把握：意思是可以拿在手裏。把握：用作名詞。

⑤ 周海内：走遍全國。

⑥ 令：使。　輕：輕易。　去：離開。　有所勸：有誘惑的東西。意謂珠玉金銀有誘惑力。　勸：這裏是誘惑的意思。　輕資：輕便的物資。指珠玉金銀。

⑦ 粟米：泛指糧食。　布帛：古代麻織品叫"布"，絲織品叫"帛"。這裏

泛指布匹。 長於時：按一定的時節生長起來。 聚於力：靠一定的人力集聚在一起。

⑧ 幾石重的糧食或者布帛，中等力氣的人都擔不動。 石（shí，又音dàn）：重量單位，古代一百二十斤爲一石（當時一斤約爲今之半斤）。勝（舊讀 shēng）：勝任，擔負。

⑨ 不會被姦邪的人利用。

⑩ 一人得不到糧食、布匹，就要挨餓受凍。

⑪ 五穀：在這裏泛指糧食。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①，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②。春耕，夏耘③，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④。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⑤。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⑥，急政暴虐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⑧。當其有者，半賈而賣⑨，亡者取倍稱之息⑩。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⑪。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⑫，操其奇贏，日游都市⑬，乘上之急，所賣必倍⑭。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⑮，衣必文采，食必粱肉⑯，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⑰。因其富厚，交通王侯⑱，力過吏勢，以利相傾⑲，千里遊敖，冠蓋相望⑳，乘堅策肥，履絲曳縞㉑。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㉒，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㉓；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㉔。上下相反，好惡乖迕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注　釋

① 服役者：爲國家服勞役盡義務的人。

② 晦："畝"的古字。　石：這裏指容量單位，一石約相當于今之二斗。

③ 耘：除草。

④ 薪樵：柴。　治官府：修治官家的建築物。　給(jǐ)繇(yáo)役：供應官差。給：供給，供應。繇：通"徭"。

⑤ 私自：私人，自己。　往：指離去的客人。　來：指來的客人。　問疾：慰問有疾病的人。　養孤：養育孤兒。　長幼：撫養幼子。長：用作動詞。　在其中：〔以上各種費用〕都在百畝收入之中開銷。

⑥ 被：遭受。

⑦ 急政：急迫地征收賦稅。政：通"征"。征稅。

⑧ 徵收賦稅並沒有一定的時候，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改了。　賦斂：賦本指徵收田賦，斂本指徵集稅款。二字同義連用，泛指徵收各種賦稅。

⑨ 碰到有糧食的人，按半價賣掉糧食來納稅。　賈(jià)：價錢。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價"。漢初各種賦稅都折合成錢繳納。由于徵收無定期，農民只好半價出賣糧食。這句話中的"其"字，有的本子作"具"。標點爲"當具，有者半買而賣。"

⑩ 亡(wú)者：指沒有糧食的人。　取倍稱(chèn)之息：〔向人借貸〕任人收取加倍的利息。《漢書·食貨志》如淳注："取一償二爲倍稱。"

⑪ 鬻(yù)：賣。　責(zhài)：債錢。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債"。

⑫ 商賈(gǔ)：行商坐賈，這裏泛指商人。　積貯倍息：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　坐列販賣：擺攤設市，販賣貨物。

⑬ 操其奇(jī)贏：拿着他的餘資。奇：餘物。　日游都市：天天在都市轉遊。意思是了解市場信息、行情。

⑭ 乘着朝廷的急需，賣出的商品價格提高一倍。

⑮ 蠶織：養蠶織布。蠶：名詞用作動詞。

⑯ 文采：指華美的衣服。　粱：上等米。

⑰ 有仟伯之得：有比農夫多仟倍伯倍的收入。有的本子"仟伯"作"阡陌"。"有阡陌之得"，即享受田裏的收成。一說"仟伯"通"阡陌"。

⑱ 依靠他們的財富，結交王公貴族。因：憑藉。

⑲〔他們的〕力量超過了官吏的勢力，用財富互相傾軋。

⑳ 敖：通"遨"。 冠盖：指冠服和車盖。 相望：相向。這句的意思是説商人們冠服乘車往來不絶。

㉑ 乘堅車，策肥馬，穿着絲鞋，披着綢衣。 堅、肥：形容詞用作名詞，指堅車肥馬。 策：動詞，用鞭打馬。 履：動詞，穿着。 曳(yè)：拖着。 縞(gǎo)：白色的絲織品，這裏指絲綢衣服。以上四句極寫商人之逸樂，與農夫的終身辛勤勞苦形成鮮明對比。

㉒ 法律賤商人：漢代本來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不高。

㉓ 所貴，所賤：指所尊重的人，所輕視的人。均指商人。

㉔ 所卑，所尊：指所鄙視的人，所尊重的人。均指農夫。

㉕ 迕(wǔ)：迕逆，違背。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①。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②。今募天下入粟縣官③，得以拜爵，得以除罪④。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⑤。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⑥，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⑦。順於民心，所補者三⑧：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⑨。今令⑩："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⑪。"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⑫。神農之教曰⑬："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⑭，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⑮，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⑯。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⑰，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⑱。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⑲；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⑳。

注　釋

① 莫若：莫如。意謂没有什麽能比得上。在這裏可譯爲"不如"。　而已：罷了。

② 以粟爲貴罰：意思是用糧食來獲貴免罰。

③ 募(mù)：招募。這裏是號召的意思。　入：交納。　縣官：朝廷，官府。

④ 拜爵：封爵位。　除罪：免罪。

⑤ 糧食有流通的地方。　渫(xiè)：疏散，泄散。

⑥ 上：指皇上，這裏指國家。　損：減少。

⑦ 令出而民利：法令一施行老百姓就可獲利。

⑧ 所補者：有補益的地方，即益處，好處。

⑨ 勸農功：鼓勵農業生産。

⑩ 今令：現在的法令〔規定〕。

⑪ 車騎馬：用于車騎的戰馬。　復卒三人：可以免除三個人的兵役。復：免除。卒：指兵役。

⑫ 武備：軍事裝備。　爲復卒：爲[之]復卒。介詞"爲"的賓語"之"省略。"之"指上文出車騎馬一匹的人。

⑬ 神農：古代傳説中的部落領袖，教民種植，發明農具，故名"神農"。下面的話當是戰國時農家學派假托神農之言。

⑭ 石城：石頭砌起的城牆。　仞：七尺或八尺。　湯池：貯滿開水的護城河。　步：六尺爲一步。　帶甲：穿甲的人，指軍隊。

⑮ 以是：由此。是：指神農之言。

⑯ 大用：大有用處的東西。　本務：最根本的任務。

⑰ 五大(dà)夫：漢代第九等爵位。　迺復一人：才復卒一人，即免除一個人的兵役。迺：通"乃"。

⑱ 騎馬之功：指出車騎馬一匹的功用。　相去遠矣：相差太遠了。意謂入粟多而復卒少，入馬少而復卒多，二者相去甚遠，可見以粟爲賞罰，對國家來説是非常合算的。

⑲ 擅：專有。　出於口而無窮：只要皇上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爵。

⑳ 塞下：邊塞，即上文所説的"邊"。

報任安書

司馬遷

【説明】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字少卿,西漢棨陽人。年輕時比較貧困,後來做大將軍衛青的舍人,由於衛青的薦舉,當了郎中,後遷爲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戾太子發兵殺江充等,當時任安担任北軍使者護軍(監理京城禁衛軍北軍的官),曾接受戾太子要他發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動。戾太子事件平定後,任安也被判腰斬。任安生前曾寫信給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之義"。司馬遷没有立即答復,直到任安臨刑前,才寫了這封著名的回信。在這封信中,司馬遷以無比憤激的心情,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滿,説明了自己"隱忍苟活"的原因,表達了他"就極刑而無愠色"、堅持完成《史記》一書的決心,同時也反映了他的文學觀和生死觀。文章思路縱横開闔,氣勢起伏跌宕,言辭真切感人。

這封信見於《漢書·司馬遷傳》及《文選》卷四十一。兩種本子文字略有出入。這裏以《昭明文選》李善注本爲底本,並參以五臣注本及《漢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①。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②。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③。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⑥!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⑦?"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8]。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説己者容[9]。若僕大質已虧缺矣[10]，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11]，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12]。

注　釋

① 太史公：司馬遷自稱官名。　牛馬走：像牛馬一樣被役使的僕人。這是謙詞。走：指供奔走的僕人。

② 曩(nǎng)者：從前，過去。　慎：《文選》作"順"，今從《漢書》。　接物：與外界交接，指交際。　推賢進士：向朝廷推薦賢能的人士。爲務：當作自己的工作。當時司馬遷任中書令，總管宫廷書記並負責推選人才，所以任安這樣説。

③ 意氣：指情意。　望：怨。　帥：這裏用作動詞，效法或遵從的意思。意思是，來信的情意十分誠懇，好像抱怨我不遵從你〔的話〕，而採用了世俗庸人的意見。

④ 罷(pí)駑：比喻才能低下。罷：通"疲"。　駑：劣馬，引申爲低能。側聞：在一旁聽到。這是謙詞。　長者：指品德高尚，爲衆人所愛戴的人。

⑤ 顧：但，只是。　身殘：指身受宫刑。　處穢：指處在汙穢可恥的地位。　見尤：被指責。尤：過錯，這裏用作動詞，指責、責備的意思。

⑥ 鬱悒(yì)：雙聲聯綿詞，憂愁苦悶的樣子。　誰與語：《漢書》作"無誰語"，《文選》李善本作"與誰語"，今從《文選》五臣本。

⑦ 爲：前一個是介詞，音 wèi，後一個是動詞，音 wéi。司馬遷引用這句諺語的意思是，即使想要有所作爲(包括推賢進士)，但是缺乏知音，没有誰能聽自己的。這兩個反問句都是疑問代詞作賓語，放在介詞或動詞的前面。

⑧ 鍾子期、伯牙：都是春秋時代楚國人。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是最能欣賞、理解他的琴音的人，兩人成了知己。後來鍾子期死了，伯牙認爲世上再没有知音，於是破琴絶絃，終身不再鼓琴。事見《吕氏春秋·本味》和《列子·湯問》。

⑨ 説(yuè)："悦"的古體，喜悦，指寵愛。　容：容貌，這裏用作動詞，裝飾、打扮的意思。

⑩ 大質已虧缺：指身體已遭受宮刑。大質：指身體。

⑪ 隨和：隨侯珠與和氏璧，都是春秋時代特別貴重的寶物，後來常用以比喻人的才能。 由夷：許由和伯夷。許由是傳說中的人物。相傳堯曾把君位讓給他，他逃到箕山下種田自食。後來堯又請他做九州的長官，他却跑到潁水邊去洗耳，表示不願聽從。伯夷是商末孤竹君的長子，曾和他的弟弟叔齊互相推讓國君的繼承權，逃離孤竹。後來周武王討伐暴虐的商紂王，伯夷又反對，認爲臣下不該攻殺君上。武王滅商後，他們逃到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古人認爲許由和伯夷不貪富貴，品德高尚。

⑫ 自點：自取污辱。點：黑點，這裏用作動詞，玷污。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①，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②。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③，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④。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是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⑤。請略陳固陋⑥。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⑦。

注 釋

① 書辭：指任安的來信。 會：適逢，碰巧。 上：皇上，指漢武帝。這裏指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七月戾太子舉兵後，武帝自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回到長安。

② 賤事：指自己的事務、工作。賤：謙詞。 日淺：指時間短。 卒卒（cùcù）：通"猝猝"，倉猝急迫的樣子。 閒（xián）：空閑。 得竭指意：能够竭盡自己的心意。指回信。 指：通"旨"，意旨。《文選》李善本作"至"，今從《漢書》。

③ 不測之罪：指被判腰斬。不測：指深。 涉旬月：過一個月。旬月：滿一月。旬：滿，周匝。 迫：靠近。 季冬：冬天的第三個月，即夏曆十二月。漢代法律規定，十二月處決犯人。

④ 我又即將隨從皇上到雍去，擔心你突然死去。 薄：迫，指接近去雍的日子。 雍：地名，在今陝西鳳翔縣南。那里築有祭五帝的壇，漢

武帝常去祭祀。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春正月武帝到雍。　不可爲諱：《漢書》作"不可諱"，不能避忌，指任安死。這是委婉的説法。

⑤ 終已：即終於。　舒：伸展，抒發。　憤：煩悶。　曉：使知道，告知。　左右：指任安。不直稱對方，而稱對方左右的人，表示尊敬。　長逝者：死去的人，指任安。

⑥ 固陋：鄙陋，形容詞用作名詞，鄙陋之見。這是謙詞。

⑦ 闊然：指時間隔了很久。　報：回答。　幸勿爲過：《漢書》作"幸勿過"，希望不要怪罪於我。幸：敬詞。爲過：以爲過失。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①；愛施者，仁之端也②；取與者，義之表也③；恥辱者，勇之決也④；立名者，行之極也⑤。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⑥，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⑦。刑餘之人，無所比數⑧，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⑨；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⑩；同子參乘，袁絲變色⑪：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⑫？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⑬！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⑭。所以自惟⑮：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⑯；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⑰；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⑱；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禄，以爲宗族交遊光寵⑲。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⑳。嚮者，僕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㉑，不以此

時引綱維[22]，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23]，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24]，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注　釋

① 符：符信，憑證。

② 愛：愛憐，同情。　施：施捨。　端：開端，起點。

③ 表：表現，標誌。

④ 決：決斷。這句意思是，看一個人對待恥辱的態度，可以判斷他是不是勇敢。

⑤ 立名：樹立好的名聲。　行（舊讀 xíng）：品行。　極：指最高的準則。

⑥ 託：寄託，生存。

⑦ 憯（cǎn）：通"慘"，慘痛。　欲利：貪圖私利。　辱先：汙辱祖先。　詬（gòu）：恥辱。

⑧ 受過刑的人，沒有放在一起（即同類中）來計算的。　刑餘之人：受刑後獲得餘生的人，這裏指宦者。　比（舊讀 bì）：並列，放在一起。　數（shǔ）：計算。

⑨ 載：乘。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到衛國後，有一天，衛靈公和他的夫人同車出遊，讓宦者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感到很恥辱，說："我沒見過像好色那樣好德的。"於是離開了衛國。李善注引《孔子家語》，意思基本相同。

⑩ 商鞅依靠宦官景監得見秦孝公〔而做了官〕，趙良感到寒心。事見《史記·商君列傳》。　趙良：當時秦國的賢士。

⑪ 同子：指趙談，漢文帝的宦官。"子"是尊稱。司馬遷爲避父諱，改稱"同子"。　袁絲：即袁盎，"絲"是他的字。漢文帝時任郎中官。一天，文帝坐車去朝見母親，趙談參乘，袁盎伏在車前諫阻說："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指宦官）載？"於是文帝笑令趙談下車。事見《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參乘：陪坐在車的右邊。　變色：變了臉色，指發怒。

⑫ 宦豎：即指宦官。豎：宮廷裏供役使的小臣，後引申爲泛指卑賤者。

傷氣：挫傷了志氣，指感到恥辱。

⑬ 刀鋸之餘：指受過刑的人。刀鋸：古代的刑具。

⑭ 緒業：遺業。這裏指繼承司馬談任太史令。　待罪：謙詞，指做官。　輦(niǎn)轂(gǔ)下：指代京城。輦：皇帝乘坐的車子。

⑮ 自惟：自思。

⑯ 納忠：進納忠言。　效信：獻出誠實的心意。效：貢獻。　結：結識，這裏指取得信任。

⑰ 拾遺補闕：拾取皇上遺忘的事情，彌補皇上欠缺的工作。指進諫。後來唐代用"拾遺""補闕"作爲官職的名稱。　巖穴之士：居住在山巖洞穴中的人。指隱士。

⑱ 備行伍：指供職軍隊。行伍：古代軍隊的編制。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行。　搴(qiān)旗：拔取〔敵人的〕旗幟。

⑲ 交遊：指朋友。

⑳ 無一遂：沒有一件做成功。遂：成。　苟合：無原則地附合。這里指勉强附合皇帝的心意。　取容：即取悅，指取得〔皇帝的〕喜歡。　無所短長：等於說無所長，即沒有什麼成就。"短長"，在這裏是用作偏義複詞。　效：效果。　於：《文選》作"如"，今從《漢書》。

㉑ 常：通"嘗"，曾經。　厠(cè)：參與，夾雜在裏面。謙詞。　下大夫：指太史令職。漢代太史令官祿六百石，相當於周代的下大夫。這裏是謙詞。　外廷：外朝。漢代把朝廷裏的官員分爲中朝和外朝，太史令屬外朝。　末議：微不足道的議論。　這些話都是謙詞。

㉒ 網維：指國家的法制。網：網上的總繩。維：系物的大繩。

㉓ 掃除之隸：打掃汙穢的僕役，謙詞。　閨茸(tàróng)：聯綿詞。卑賤，指地位卑賤的人。

㉔ 列：陳，陳述。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1]。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2]。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3]。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4]，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5]。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6]！夫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⑦，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⑧。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⑨：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⑪。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⑬。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⑭。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⑮，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⑯。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⑰，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⑱。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⑲。然陵一呼勞軍⑳，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㉑。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㉒。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㉓。大臣憂懼，不知所出㉔。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㉕，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死力㉖，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㉗。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㉘。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㉙。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㉚。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㉛，而爲李陵遊説，遂下於理㉜。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㉝，因爲誣上，卒從吏議㉞。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㉟；交遊莫救，左右

親近不爲一言[36]。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37]！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38]，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39]。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40]。

注　釋

① 本末：指從頭到尾的經過。

② 負：恃(依王先謙說)。　不羈，不受約束，指才質高遠不可羈繫。羈：馬籠頭，引申爲"約束"，動詞。　鄉曲：鄉里。

③ 奏：進，奉獻。　周衛：周密地警衛。本是動詞性詞組，這裏用作名詞，警衛周密的地方，指皇帝的宮禁。

④ 戴盆何以望天：這話可能是當時的諺語。意思是戴着盆子和望天不可能同時做到。比喻自己一心營職，無暇他顧。　絶賓客之知：指和朋友斷絶往來。知：了解，引申爲交往。

⑤ 親媚：親近喜愛。媚：愛。

⑥ 乃：竟然。　不然者：不是〔自己所想像〕這樣的。

⑦ 李陵：西漢名將李廣的孫子，善騎射，拜爲騎都尉。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擊匈奴，使李陵率兵五千別道而入，以分匈奴兵。李陵後被匈奴包圍，糧盡援絶，投降了匈奴。事詳《史記·李將軍列傳》和《漢書·李陵傳》。　俱居門下：李陵曾任侍中，司馬遷初任郎中，後任太史令，都是"侍中曹"(官署名)的官員，所以説"俱居門下"。(西晉後改"侍中曹"爲"門下省"，名稱即本此。)

⑧ 趣(qū)舍異路：進取或退止有不同的道路。比喻各人志向不同。趣：通"趨"，趨向，進取。舍：止。　銜杯酒：指飲酒很少。　慇懃：情意深厚懇切的樣子。　餘歡：與"杯酒"一樣，都是形容其少。

⑨ 自守：指自己能守住節操。在這裏，"自守"作"奇士"的定語。

⑩ 分別有讓：指能分別尊卑長幼，具有知禮謙讓的態度。　恭儉下人：謙遜不放縱，屈己尊人。下人：下於人，即對人謙卑。

⑪ 徇：通"殉"，爲達到某種目的而獻身。

⑫ 國士：全國傑出的人物。

⑬ 以：通"已"，副詞。《漢書》作"已"。

⑭ 舉事：行事，做事。　全軀：使軀全，即明哲保身的意思。　媒孚其短：指把李陵的過失釀成大罪。媒：通"酶"，麴餅，用以釀酒的酵母。孚：通"糵"，酒麴。"媒孚"在這裏用作動詞，釀的意思。

⑮ 戎馬之地：即戰場，特指匈奴。　王庭：指匈奴單于居住的地方。橫(hèng)挑：意外地挑戰，指出奇兵誘敵作戰。　胡：指匈奴。

⑯ 仰：指仰攻。據顏師古注："漢軍北嚮，匈奴南下，北方地高。"　所殺過當：指所殺敵人超過漢軍的人數。　當(dàng)：相當，用作名詞，相等的。

⑰ 不給(jǐ)：指顧不上，來不及。　旃(zhān)裘：匈奴人穿的衣服，這裏指匈奴。旃：《文選》作"氈"，毛織品。今從《漢書》。

⑱ 左右賢王：左賢王，右賢王，都是匈奴最高官位。"賢王"是漢語譯名，匈奴語謂"賢"爲"屠耆"。匈奴常以其太子爲左屠耆王。最高的左屠耆王能統領萬餘騎兵。　舉：發動。　引弓之民：拉弓射箭的人。民：《文選》作"人"，今從《漢書》。

⑲ 積：積聚，堆積。

⑳ 勞軍：慰勞軍隊。

㉑ 沫(huì)血：用血洗臉，意思是血流滿面。沫：同"頮(huì)"，以手掬水洗臉。　弯(quān)：彎弓。　死敵：爲抗拒敵人而死。"死敵"結構同"死國"。　者：代詞，與上文"無不"相應。

㉒ 沒：指軍隊覆沒。　使有來報：據《漢書·李陵傳》記載，李陵出兵後，"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騎士)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帥)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使有來報"當指此事。奉觴：舉杯。觴：盛了酒的杯子。　上壽：獻祝壽之辭。這裏指祝捷。

㉓ 陵敗書聞：李陵戰敗的報告被主上知道了。　聞：這裏用作被動，特指被皇帝知道。　聽朝：聽於朝，即上朝聽政。

㉔ 所出：指提出的辦法。

㉕ 慘愴(chuàng)怛(dá)悼：都是悲傷的意思。　款款：懇切忠實的樣子。

㉖ 絶甘：自己不吃甘美的東西。　分少：指分東西的時候，讓給大家，自己少分。　死力：拚死出力。

㉗ 彼：指李陵。　當：適當，指適當的時機。

㉘ 摧敗：指擊破匈奴軍。　暴：暴露，表現。

㉙ 指：通"旨"，意。　推言：推論，闡述。

㉚ 睚眦(yázi)之辭：指怨恨者的話。睚眦：瞪眼睛，怒目而視。

㉛ 沮(jǔ)：敗壞，毀壞。　貳師：指貳師將軍李廣利。其妹是漢武帝的寵妃。"貳師"本是當時大宛國的地名。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武帝派李廣利到貳師奪取良馬，因而以該地名作爲廣利的號。天漢二年(公元前 99 年)，武帝派李廣利率主力征匈奴，令李陵爲偏師。李廣利出兵祁連山，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結果李陵遇到了匈奴的主力，被圍，李廣利却按兵不動。這次武帝本想借出征以提拔李廣利，司馬遷極力替李陵表功，因而武帝懷疑他存心詆毀貳師。

㉜ 理：指大理，即廷尉，九卿之一，掌訴訟刑獄的官。此官在秦代稱廷尉，景帝時改稱大理，武帝時又改爲廷尉。這裏用的是舊名。

㉝ 拳拳：忠誠恭謹的樣子。　列：陳述，指分辯。

㉞ 誣：欺騙。　吏議：獄吏的判決。這句意思是，獄吏因而把司馬遷定爲欺騙皇上的罪，武帝最後聽從了獄吏的判決，處以宮刑。

㉟ 貨賂：財貨。依漢律可用錢贖罪。

㊱ 左右親近：指皇帝身邊親近的臣子。

㊲ 伍：同伙的人。　幽：隱秘，這裏用作動詞，幽禁、囚禁的意思。　囹圄(língyǔ)：監獄。　愬：同"訴"。

㊳ 隤(tuí)：墮落，敗壞。

㊴ 佴(èr)：相次，等於說編次、排列。　蠶室：宮刑獄室。受過宮刑的人怕風寒，所居之室必須嚴實温暖，如同養蠶的屋子一樣，所以稱蠶室。　重(zhòng)：作狀語，指深深地。

㊵ 事情不容易逐一爲俗人述說。這是說，如果把自己的情況和想法全說出來，決不會被世人所了解了。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①]；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②]，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③]。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④]，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⑤]。人固有一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⑦，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⑧，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⑨，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⑩。傳曰："刑不上大夫⑪。"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⑫。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⑬。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⑭。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⑮。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⑰，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⑱；李斯，相也，具於五刑⑲；淮陰，王也，受械於陳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㉑；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請室㉒；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㉓；季布爲朱家鉗奴㉔；灌夫受辱於居室㉕。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㉖。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㉗？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㉘。審矣㉙，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㉚，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㉛！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㉜。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㉝。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㉞？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㉟？僕雖怯懦，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36]！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37]？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38]，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没世[39]，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注　釋

① 先：先人。　剖符丹書：漢代皇帝賜給功臣的特殊待遇。剖符：符是竹製的契約，分剖爲二，皇帝和受賜大臣各執其一，上邊寫着同樣的誓詞，意思是永遠信任他不改變他的爵位。丹書：用鐵製成券契，用硃砂寫上誓詞，作爲後代子孫免罪的憑信。又稱"丹書鐵券"。

② 文史星歷：文獻、史籍、天文、律歷。這都是太史令所掌管的事。星：指天文。　卜：占卜官。　祝：祭祀時贊辭的人。

③ 倡優畜之：《文選》作"倡優所畜"，今從《漢書》。倡：樂人。優：伶人，演員。在封建社會裏倡優的地位低下。在這句話裏，"倡優"是名詞用作狀語。畜(xù)：養。

④ 《文選》李善本無"比"字。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今從《漢書》。　比(舊讀 bì)：並列。

⑤ 所自樹立：自己用來立身的。司馬遷指自己"近乎卜祝"的工作和職業。

⑥ 用之所趨：應用死的地方。之：指死。所趨：奔向的地方。

⑦ 太上：最上等的。　理色：指臉面。　理：肌理。色：臉上的神色。

⑧ 詘(qū)體：指被縲系。詘：通"屈"。　易服：指換上赭(zhě,紅褐)色的囚服。

⑨ 關木索：帶上刑具。關：貫，指帶上。木：指枷。索：繩。　被箠楚：遭受杖刑。箠：同"棰"，杖。楚：荆條。

⑩ 剔毛髮：剃光頭髮，即所謂"髡(kūn)刑"。剔：通"剃"。　嬰金鐵：脖子上帶着鐵鍊。即所謂"鉗刑"。嬰：繞。　毀肌膚、斷肢體：指遭受鑿、劓(yì)、刖等殘酷肉刑。　腐刑：即宮刑。

⑪ 語出《禮記·曲禮上》。

⑫ 士節：士大夫的氣節。　勵：《漢書》作"厲"。

⑬ 檻：關野獸的木籠。　穽：同"阱"，捕獸的陷阱。　積威約之漸

(jiān)：指經過長時間的威力制約使猛虎逐漸馴服下來。漸：浸漬，引申爲漸進。這裏用作名詞，指逐漸受感染的結果。

⑭ 削木：削製個木頭人。 吏：指獄吏。 議不可對：與"勢不可入"一樣，都指即使是象徵性的刑罰也不能接受。議：指吏議，法官的審訊和判決。對：指犯人回答法官的審訊。 定計於鮮：指打算在受恥辱以前就自殺。鮮：不以壽終爲鮮(依沈欽韓説)。

⑮ 暴肌膚：指受刑時剥去衣服。 榜：棰擊，打。 圜(yuán)牆：指牢獄。

⑯ 搶：通"搶"，觸、碰撞。 徒隸：服勞役的罪犯，這裏指獄中負責犯人部分管理工作的罪犯。 心惕息：心驚胆戰的意思。《文選》"心"作"正"，今從《漢書》。惕息：恐懼的樣子。

⑰ 以：通"已"。 强(qiǎng)顔：勉强做出[笑容]，即厚着臉皮的意思。

⑱ 西伯：指周文王姬昌。伯：方伯，一方諸侯之長。殷末周文王是西方諸侯之長。 羑(yǒu)里：殷紂王囚禁周文王的地方，在今河南湯陰縣境内。

⑲ 李斯：參看本書《諫逐客書》的"作者介紹"。《文選》李善注引《史記·李斯列傳》説："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併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 具於五刑：最殘忍的刑罰。《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其大辟(死刑)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zū，即醢 hǎi，剁成肉醬)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lì)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漢初承秦制，秦時的五刑也當如此。 具：具備。

⑳ 淮陰：指韓信。劉邦曾封他爲楚王，都下邳(今江蘇邳縣)。有人誣告他謀反，劉邦用陳平計，南遊至陳(今河南淮陽)，韓信來見，劉邦命武士將他捆綁起來，解送洛陽，降爲淮陰侯。參看《史記·淮陰侯列傳》。 械：枷和鐐銬之類的刑具，這裏用作動詞，戴上脚鐐手銬。

㉑ 彭越：昌邑(今山東金鄉縣西北)人，字仲，初事項羽，不久降劉邦，封爲梁王。後來被人誣告謀反，夷三族。參看《史記·彭越列傳》。 張敖：張耳的兒子，繼承他父親趙王的爵位(張耳的事迹參看《史記·淮陰侯列傳》)。後來因被人誣告謀反而被捕下獄。 抵：抵當。

㉒ 絳侯：即周勃，漢初功臣。劉邦死，吕后擅權，重用其家族，諸吕(吕産、吕禄等)準備顛覆漢朝，吕后死，周勃與陳平定計誅滅諸吕，迎立代王劉恒爲文帝。後來被人誣告謀反，被囚下獄。 權傾五伯(bà)：

這是說周勃擁有立新皇帝的權力，權力之大陵駕春秋時代的五霸。

傾：陵，壓過。　請室：官署名。皇帝出，請室令在前先驅。請室有特設的監獄。

㉓ 魏其：即竇嬰，景帝時爲大將軍，封魏其侯。武帝時因救灌夫事下獄判死罪。事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赭(zhě)衣：罪犯的衣服。赭：紅褐色。　三木：加在頸手足三處的刑具，即枷及桎梏。

㉔ 季布：楚人，初爲項羽部下將軍，曾數次困辱劉邦。項羽敗滅後，劉邦懸重金購求季布。季布於是剃髮帶鉗，變姓名，賣身給魯人朱家爲奴。後來朱家通過汝陰侯夏侯嬰勸說劉邦赦免了季布。季布後官至河東太守。事見《史記·季布列傳》。　鉗：以鐵束頸。

㉕ 灌夫：潁陰(今河南許昌市)人。景帝時爲郎中將，武帝時官太僕。與竇嬰相善。因得罪丞相田蚡(fén)，被囚禁。事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居室：官署名，屬少府，後改名保宮。

㉖ 罔加：指刑法施加於身。罔：羅網，指法網，刑法。這一意義後來寫作"網"。　引決：下決心。　自裁：指自殺。裁：制裁。

㉗ 塵埃之中：指屈辱的境地。下文"糞土之中"義同。

㉘ 形：義同"勢"。這句意思是：勇怯、强弱都是形勢所決定的。

㉙ 審：明白。

㉚ 繩墨之外：指被法律制裁之前。繩墨：比喻法律。　以：因(此)。稍：逐漸。　陵遲：衰頹，指受挫折。

㉛ 引節：等於說死節，即死於名節。

㉜ 重：慎重，指不輕易。　殆：副詞，大概。

㉝ 激：激動。　不然：指不那樣顧念父母妻子。　不得已：指"激於義理"與"顧念父母妻子"二者不能兼顧。

㉞ 於妻子何如哉：對於妻子又怎樣呢？意思是自己並不顧念妻子和兒女。

㉟ 何處不勉：指隨時隨地都可勉勵自己不要受辱。

㊱ 去就：指去生就死，即捨生就義。　沉溺：指陷入不良境地，不能自拔。　縲紲(léixiè)：捆綁犯人的繩索，這裏指被囚下獄。

㊲ 臧獲：古時對奴婢的賤稱。揚雄《方言》卷三："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增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猶：《文選》作"由"，今從《漢書》。　引決：承上文"引決自裁"，等於

說"自裁"。後代因此以"引決"表示"自裁"(自殺)。

㊳ 幽:幽禁,指埋没。

㊴ 鄙陋:卑賤無知。 没世:終了一生,指死。《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①。蓋文王拘而演《周易》②;仲尼戹而作《春秋》③;屈原放逐,乃賦《離騷》④;左丘失明,厥有《國語》⑤;孫子臏脚,《兵法》脩列⑥;不韋遷蜀,世傳《吕覽》⑦;韓非囚秦,《説難》《孤憤》⑧;《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⑨。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⑩。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⑫,上計軒轅,下至于兹⑬,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⑭,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⑮。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⑯,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⑰! 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注 釋

① 摩:通"磨"。 倜儻(tìtǎng):雙聲聯綿詞,卓越的樣子。

② 相傳周文王被紂王拘禁在羑里以後,推演《易》的八卦爲六十四卦,即《周易》。 演:推演,發展。

③ 孔子周遊各國，在陳、蔡曾遭到圍攻和絶糧的困阨，後回到魯國，寫作《春秋》。事見《史記·孔子世家》。　戹：同"厄"，受困。

④ 賦：朗誦（詩），創作（詩）。

⑤ 左丘：即左丘明，春秋時魯國史官。　失明：失去視力。　厥：句首語氣詞。　左丘明失明後著《國語》一事，僅見於此文，不見於他書。

⑥ 係子：指係臏，戰國時大軍事家。因爲他受過臏刑，後世就稱爲係臏。　臏：砍去膝蓋骨。事見本書上册《係臏》一文。

⑦ 不韋：即吕不韋。參看本書《吕氏春秋·去私》的《介紹》。　《吕覽》：即《吕氏春秋》。據《史記·吕不韋列傳》載，此書是吕不韋任秦丞相時使他的門客們編寫的，並不是他因罪免職被遷到蜀之後才寫的。

⑧ 韓非：戰國末韓國的公子。曾多次上書諫韓王，不能用，於是著作《説難》《孤憤》等篇十餘萬言。其文傳到秦國，秦始皇十分欣賞，因而急攻韓，韓於是派韓非出使秦國。至秦，爲李斯所誣陷，下獄死。韓非的著作，大多非"囚秦"後所作。

⑨ 大底：大抵，大都。　發憤：決心努力。

⑩ 通：行。　思來者：想念未來的人，即讓未來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

⑪ 乃如：至於。　論書策：論述自己的見解於書册。　舒：伸展，抒發。　垂：流傳。　空文：尚未實行的文章。這是與具體的功業相對而説的。　見（xiàn）："現"的古體，表現。

⑫ 放失：散失。　行事：行爲，指做過的事情。　稽：考察。　紀：綱紀，指規律。

⑬ 軒轅：即黄帝，傳説中我國遠古的君王，姓公孫，因居於軒轅丘，故稱"軒轅"。　兹：此。指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漢武帝時）。

⑭ 究：窮，徹底推求。　天人之際：指天與人的關係。　通：通曉，了解。

⑮ 極刑：指腐刑。　慍（yùn）色：忿怒的表情。

⑯ 其人：指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通邑：大邑，與"大都"義同。

⑰ 前辱之責：指因李陵事下獄受腐刑。責："債"的古體。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①]。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②]，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③！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④。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⑤？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⑥。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私心刺謬乎⑦？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⑧。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⑨。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⑩。

注　釋

① 負下：指負罪受辱的情況下。　居：處。　下流：指處於卑賤的地位。李善注引《論語·陽貨》說："君子惡居下流而訕(shàn，誹謗)上者。"

② 口語：指爲李陵辯護。　鄉黨：上古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五百家爲一黨。這裏指鄰里、同鄉。

③ 累：積。　垢：恥辱。　彌：更加。

④ 腸一日而九迴：比喻心思重重，痛苦不堪。　忽忽：等於說恍恍惚惚。　亡：失。

⑤ 直：只，僅僅。　閨閤(gé)之臣：指宦官。閨閤：都是宮中的小門，二字連用指宮禁。閤：通"閘"。　自引：指自己引身而退。　深藏於巖穴：指過山居穴處的隱士生活。《文選》作"自引於深藏巖穴"，今從《漢書》。

⑥ 從俗浮沉：指隨着一般人行事，自己無所作爲。　與時俯仰：指跟着形勢走。意思同"從俗浮沉"。　以通其狂惑：指用以抒發自己的悲憤。　通：達，指抒發。狂惑：指內心的悲憤。據李善引《鬻子》說："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⑦ 無乃：表示委婉語氣，含有"恐怕"或"未免"的意思。　刺(là)謬：違背，相反。刺：乖戾。

⑧ 自雕琢：義同"自飾"，自我裝飾，指用推賢進士的行爲來掩蓋自己的

恥辱。　曼辭：動聽的話。曼：美。　於俗不信：不見信於俗，即不被人相信。

⑨ 要之：總之。

⑩ 謹再拜：這是舊時書信末尾的客套話。

出　師　表[1]

諸葛亮

【作者介紹】諸葛亮（公元 181—234 年）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東漢末諸葛亮避亂荆州，隱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市西郊二十里），經劉備"三顧茅廬"，出來輔佐劉備聯吴抗曹，在公元 221 年建立了蜀漢政權，諸葛亮擔任丞相。公元 223 年劉備死後，諸葛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劉禪，全面主持蜀國的軍政。他東和孫吴，南服孟獲，整頓吏治，革除弊政，重視發展生產，注意訓練軍隊，實行屯田，多次北伐曹魏，争取統一中國。諸葛亮爲蜀漢的鞏固和發展奮鬭終生，最後死在北伐軍中（魏境五丈原，今陝西眉縣）。謚忠武，有《諸葛武侯集》。

【説明】本文選自《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公元 227 年諸葛亮撫定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以後，駐軍漢中，準備伐魏，奪取中原。出發前他給劉禪寫了這篇奏章，要劉禪廣開言路，接納忠諫，嚴明賞罰，任用賢良，使蜀國政治清明，根基鞏固，以免除北伐後顧之憂，得能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文章情詞懇切，闡述明白曉暢，質樸無華，文字簡要，是章表中一篇突出的代表作。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2]，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③，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④。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⑤，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⑥。誠宜開張聖聽⑦，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⑧，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⑨，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爲一體⑩，陟罰臧否，不宜異同⑪。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⑫，以昭陛下平明之理⑬，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⑭。

注　釋

① 表：封建時代臣子寫給君主的奏章。

② 先帝：指劉備(公元221—223年在位)。　創業未半：創立〔統一天下的〕大業還没完成一半。　中道：中途。　崩殂(cú)：封建社會把皇帝死稱做"崩"，又叫"殂"。

③ 三分：指魏、蜀、吴三國鼎立。　益州：漢代州名。包括四川、貴州、雲南的大部及甘肅、陝西的一部分。當時蜀漢的疆域基本上是漢的益州，因此稱蜀漢爲益州。　疲敝：困乏。

④ 秋：時候的意思。

⑤ 侍衛之臣：指朝廷上的官員。　内：指朝廷上。　忠志之士：指軍中將士和地方官。　忘身於外：在外面捨身忘死。

⑥ 蓋：副詞，連接前後文，論斷原因。　追：追念，懷念。　殊遇：特殊的待遇。　報之：指報答先帝的恩典。　陛下：指劉禪。

⑦ 開張聖聽：擴大皇帝的聽聞。意思是要劉禪廣開言路，聽取意見。

⑧ 光：發揚光大。　遺德：遺留下來的美德。　恢弘：擴大、振奮。

⑨ 妄自菲薄：隨便地看輕自己。　引喻失義：説話違背道義。引喻：稱引和比喻。義：合宜的道理。

⑩ 宫中：指皇帝宫中。　府中：指丞相府中。　俱爲一體：全是一個整體，意思是内廷外廷要協同一致。

⑪ 陟(zhì)：陞遷。　罰：處罰。　臧(zāng)：善。　否(pǐ)：惡。"臧""否"在這裏都用作動詞，意思是贊揚和批評。　異同：偏義複詞，重在"異"，即"不一致"。

⑫ 作姦：幹壞事。　犯科：違犯法律。科：指法律條文。　有司：負責專職的官員。

⑬ 昭：顯明。用作使動，使……顯明。　平明之理：公正清明的治理。

⑭ 內外異法：指宮內和外廷的賞罰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①，此皆良實，志慮忠純②，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③。愚以爲宮中之事④，事無大小悉以咨之⑤，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⑥。將軍向寵，性行淑均⑦，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⑧，是以衆議舉寵爲督⑨。愚以爲營中之事⑩，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⑫；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⑬。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⑭，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⑮。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⑯，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⑰。

注　釋

① 侍中：皇帝的近侍官，掌應對顧問。無定員。　侍郎：這裏指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同爲近侍官。　郭攸之：字演長，南陽人，當時任侍中。　費禕(yī)：字文偉，江夏(今湖北省黃岡市)人，當時任侍中。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縣)人，當時任黃門侍郎。

② 良實：賢良、誠實。　志慮：志向思慮。　忠純：忠誠純正。

③ 簡拔：選拔。劉備立劉禪爲太子時，以費禕、董允任舍人，同爲太子屬官。

④ 愚：謙詞，這裏是諸葛亮自稱。

⑤ 咨：詢問。

⑥ 裨(bì)：增益。　闕(quē)：通"缺"，缺點。　漏：疏漏，過失。　有

所廣益：有啓發和幫助。

⑦ 向寵：襄陽宜城（今湖北宜城縣）人。劉備時任牙門將，劉禪時任中部督。　性行：性格品行。　淑：善。　均：公正。

⑧ 曉暢：精通。　稱之曰能：劉備攻打孫吳失敗，只有向寵的部隊損失很小，劉備曾稱贊他能幹。

⑨ 督：指中部督，禁衛軍的統帥。

⑩ 營：三國時禁衛軍的建制以營爲單位。這裏指禁衛軍。

⑪ 行陳（zhèn）：軍隊的行列，這裏指部隊。"陳"的這個意義先秦以後多寫作"陣"。　優劣得所：才能高的和才能低的都得到合理的安排。

⑫ 先漢：西漢。　興隆：興盛。

⑬ 後漢：東漢。　傾頹：衰敗。

⑭ 此事：指西漢"興隆"、東漢"傾頹"的事。

⑮ 痛恨：感到痛心和遺憾。恨：遺憾，不滿意。　桓、靈：指東漢末年的桓帝劉志（公元147—167年在位）和靈帝劉宏（公元167—189年在位）。他們在位時寵幸宦官，政治腐敗。

⑯ 尚書：主管朝廷政事的高級官員，指陳震。震字孝起，南陽（今湖北襄陽）人。　長史：丞相府主管文書、簿籍的官，指張裔。諸葛亮出征，張裔任留府長史，統管丞相府事。　參軍：丞相府中的屬官，指蔣琬。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今湖南湘鄉市）人。他在諸葛亮出征時和長史張裔一起管理留府事。　貞：正直。　死節：死於節義，指能以死報國。節：節義，節操。

⑰ 漢室：漢王朝，指蜀漢。　可計日：可以計算日子，就是說時間不長。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①，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②。先帝不以臣卑鄙③，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④，諮臣以當世之事⑤，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⑥。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⑦。爾來二十有一年矣⑧。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⑨。受命以來，夙夜憂嘆⑩，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⑪，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⑫。今南方已定，兵甲已

足⑬，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⑭。庶竭駑鈍，攘除姦凶⑮，興復漢室，還於舊都⑯。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⑰，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注　釋

① 布衣：平民的代稱。　躬耕：親自耕種，實指隱居農村。　南陽：郡名，現在湖北省襄樊市一帶。

② 苟全：馬馬虎虎地保全。　聞(舊讀wèn)：名聲，出名。　達：顯達，顯貴。　諸侯：指東漢末割據一方的軍閥和州郡長官。

③ 卑鄙：卑賤淺陋。與現在的卑鄙(言語行爲惡劣、不道德)意義有別。

④ 猥(wěi)：苟且，辱。敬詞。　枉屈：委屈，等於說"屈駕"。　三顧：三次拜訪。公元207年劉備駐軍新野(今河南新野縣)，曾三次親自前往諸葛亮隱居的隆中家中拜訪，請他出來幫助出謀劃策。

⑤ 諮：詢問。

⑥ 感激：感動奮發。　驅馳：趕着馬快跑。表示爲別人奔走效勞。

⑦ 傾覆：指兵敗。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追擊劉備，在當陽長坂大敗劉軍；諸葛亮奉命出使東吳，聯合孫權打敗曹操於赤壁，才得轉危爲安。

⑧ 爾來：從此以來。　二十有一年：從劉備訪諸葛亮於隆中到此次出師北伐已經二十一年。

⑨ 臨崩：臨死時。　寄：委托，托付。　大事：指國家大事。公元223年劉備病重時把國家大事托付給諸葛亮，並對劉禪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⑩ 夙(sù)夜：早晚，日日夜夜。

⑪ 效：奏效。　明：明察。

⑫ 瀘：水名，即現在的金沙江。　不毛：不生草木，指不長糧食的荒凉地方。毛：指草木，用作動詞。當時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還很落後，因此說"深入不毛"。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曾到瀘水。

⑬ 兵甲：軍備。

⑭ 奬：勉勵。 率：率領。 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區，當時是魏的疆域。

⑮ 庶：副詞，庶幾；表示願望。 竭：盡，用盡。 駑(nú)鈍：才能低下，用作名詞。駑：下等的劣馬，比喻才能低下。鈍：刀刃不鋒利。 攘(rǎng)除：排除。 姦凶：指魏明帝曹叡(ruì)等。

⑯ 舊都：原來的都城，指東漢的都城洛陽。

⑰ 斟酌：反復推敲。指權衡利弊，考慮得失。 損益：減少和增加。指採取適當的措施。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①，以彰其咎②。陛下亦宜自謀③，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④，深追先帝遺詔⑤。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⑥。

注 釋

① 興德之言：使〔皇帝〕盛德發揚的意見。德：指帝德。 慢：怠慢，指不盡職。

② 彰其咎：顯示他們的過失。彰：明顯。用作使動，"使……明顯"。

③ 自謀：自己籌劃。

④ 諮諏(zōu)：詢問。 善道：好辦法。 察納：審察並採納。 雅言：正言，合理的意見。

⑤ 深追：深切地追念。 先帝遺詔：指劉備臨死時留下的詔書。在詔書中，劉備告誡劉禪："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⑥ 臨表：面對着奏章(即《出師表》)。 涕零：眼淚滴落。零：落下。不知所言：不知說的什麼。這是表示自己可能失言。謙詞。

答李翊書[1]

韓　愈

【説明】這封信是韓愈在文學理論方面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在介紹自己學習古文的經驗中，闡述了創作中的若干重要問題。第一，他提出了"氣盛言宜"的文氣説，强調文章的形式取決於内容，而内容又取決於作家的思想修養。第二，他提出了"惟陳言之務去"的主張，在語言運用上力求獨創、新穎。這正是韓愈古文理論的兩個方面：前者是韓愈的文學創作觀，主張文道兼備而以道爲主；後者是韓愈的文體改革論，力求創造一種融化古人語言材料而又適合反映現實、表達思想的新文學語言。這種主張對於古文運動的發展，對於反對六朝以來的形式主義的綺靡文風，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2]。李生足下[3]：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4]。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5]？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6]？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宫者[7]，焉足以知是且非邪[8]？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注　釋

① 李翊(yì)：中唐時人，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中進士。

② 六月二十六：指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六月二十六日。　白：稟告，陳述。這裏用作謙詞。

③ 生：前輩對年青讀書人的稱呼。

④ 辭甚高：文辭很好。　其問：指信中向韓愈請教問題的態度。　下：

謙下，這裏指李翊來信中言辭謙虛。

⑤ 其道：指"文以明道"的"道"，即儒家的仁義之道。

⑥ 有日：有確定的日期，意思是時間不長了。　其外之文："其"指道德。韓愈認爲文章是道德的表現，所以說"其外之文"。

⑦ 抑：連詞，表示輕微的轉折。　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意思是對孔子的學說造詣還不深。語出《論語·子張》："譬之宮牆，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室，房屋。這句"愈"是主語，後面的"者"字結構作判斷句的謂語。

⑧ 且：連詞，或，還是。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①]；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②]。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③]？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④]。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⑤]。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⑥]。

注　釋

① 你所說的"立言"這句話，是對的。立言：指人的言語文辭能够留傳後代。《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② 所爲者：所做的事情，指寫的文章。　所期者：希望達到的目的，指立言。　幾(jī)：近，接近。

③ 蘄(qí)：通"祈"，求。　勝於人：勝過人。　取於人：被人取用。

④ 竢(sì)：同"俟"，等待。　實：果實。　膏：脂肪，油。古人用來點燈。　希：希望，盼望。　光：光亮。

⑤ 遂：成，順利成熟。　沃：肥美。這裏指油脂多而好。　曄(yè)：火光很盛的樣子。

⑥ 藹(ǎi)如：和順的樣子。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①；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②。處若忘，行若遺③，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⑤，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⑥！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⑦。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⑧。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⑨，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⑩。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⑪。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⑫。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⑬。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⑭，其皆醇也，然後肆焉⑮。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⑯，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注　釋

① 至：指達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

② 三代：指夏、商、周。　聖人之志：指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存：存留，保存。

③ 呆若的時候好像忘掉了什麽，行走的時候好像丢失了什麽。處(chǔ)：居住。

④ 儼(yǎn)乎：莊重的樣子。乎：形容詞詞尾，用法同"然"。　茫乎：不清楚的樣子。　迷：迷惑。　以上四個分句形容學習時冥思苦想、專心致志的樣子。

⑤ 意思是當自己把心中的思想寫出來的時候。　注：灌注。這裏是傳寫的意思。

⑤ 陳言：指世人慣用的言詞，即陳詞濫調。　務：必，力求做到。　戛戛(jiájiá)乎：困難的樣子。

⑦ 觀於人：指文章被人看。　非：非難。　笑：譏笑。這句意思是說，不怕別人非難譏笑自己的文章不合時俗。

⑧ 有年：有不少年頭。　不改：指不改上述學習的方法和對非笑所抱的態度。

⑨ 正偶：指與"聖人之志"相合的和不相合的。　不至：指沒有達到頂點。　昭昭然：清楚明白的樣子。

⑩ 去之：指去掉"偶"和"雖正而不至焉者"。　徐：慢慢地。

⑪ 汩汩(gǔgǔ)然：水流急速的樣子，這裏形容文思敏捷。

⑫ 這是因爲自己的文章中還有世人的見解存在。　說：言論，見解。

⑬ 浩乎：水勢廣大的樣子。　沛然：水勢洶湧的樣子。這句比喻文章的思路寬廣奔放。

⑭ 迎而距之：迎着水勢去阻擋它。比喻不要讓文思過於洶湧。距：通"拒"。這句的意思是說，在寫作時對於思想和文辭兩方面還要反復推敲。

⑮ 醇(chún)：純正。　肆：放縱，指放手去寫。

⑯ 詩書：《詩經》和《書經》。這裏泛指古代儒家經典。

氣，水也[①]；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②]。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③]。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④]？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⑤]？用與舍屬諸人[⑥]。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⑦]，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⑧]，垂諸文而爲後世法[⑨]。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注　釋

① 氣：指文章的氣勢，這與作家的思想修養有關。《孟子·公孫丑上》：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② 畢：盡，完全。

③ 言之短長：語句的長短。　聲之高下：聲調的抑揚。這句意思是說氣盛了就能駕馭語言，運用自如。

④ 即使接近於成功，那被人用時又有什麼可取的呢？

⑤ 其：語氣詞，表示反詰。　肖：像。　器：器物。

⑥ 用與不用都決定於別人。屬：歸屬，指取決。

⑦ 這兩句意思是，使自己的思想不離於道，使自己的行動合乎原則。

⑧ 被用時就〔把自己的道德學問〕在世人之間施行開來，不被用時就把它傳授給自己的弟子。

⑨ 垂諸文：把它表現於文章而留傳下去。垂：傳下去。　法：效法。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①。吾誠樂而悲之②。亟稱其人，所以勸之③，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④。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⑤。愈白。

注　釋

① 遺乎今：被今人所遺棄。

② 我確實爲此而高興，也爲此而悲憤。

③ 〔我〕屢次稱贊那種〔志於古的〕人，是要以此勉勵他們。亟〔qì〕：屢次。勸：勉勵。

④ 意思是不敢有所褒貶。

⑤ 姑且爲你講這些。聊：姑且。相爲：指爲李翊。

同學一首別子固①　王安石

【作者介紹】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字介甫，江西臨川

(今江西臨川市)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宋神宗熙寧年間(公元 1068—1077 年)曾兩次任宰相,進行了著名的變法革新運動。他制訂並推行了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等新法,目的是爲了興利除弊,增强國力。新法推行之後確實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因受到反對派的猛烈攻擊而最後失敗。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宋哲宗即位後,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王安石憂憤而死。

王安石在文學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厲精悍,雄健剛直,具有獨特的風格。他的詩歌在宋代詩壇上也有很大的影響。有《王臨川集》。

【説明】這是王安石二十三歲時寫給友人曾鞏的一篇贈序。本文的主要意思是勉勵對方以聖人爲目標,不斷加强道德學問的修養。但文章却從對兩個友人的比較寫起,説他們都是賢人,而他們相似、相信的緣故,就是因爲都學習聖人。這種寫法,使文章委婉曲折、别具情趣。本文還抒發了對友人的愛慕和懷念之情,感情真摯,筆調淡雅,是一篇寓議論於抒情的佳作。

江之南有賢人焉②,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③,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遇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④。其師若友⑤,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⑥。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⑦。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

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⑧。

注　釋

① 同學：共同學習。　一首：古代詩文一篇都叫"一首"。　子固：曾鞏的字。曾鞏(公元 1019—1083)，南豐(今江西南豐縣)人，是宋代著名的古文家。他和王安石年輕時就是朋友。

② 江之南：指當時的江南西路(今江西省)。曾鞏的家鄉南豐在江南西路。

③ 正之：孫侔的字。王安石年輕時的朋友，曾客居江淮間，立志不仕。

④ 辭：言辭，這裏指書信。　幣：幣帛。古人互相贈送的禮品。

⑤ 若：和，與。

⑥ 適然：合適，適宜。

⑦ 不予疑："予"是賓語前置。

⑧ 相信：互相信任。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余，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①。正之蓋亦嘗云爾②。夫安驅徐行，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③，舍二賢人而誰哉④？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⑤，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⑥。

噫！官有守，私有繫⑦，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⑧，且相慰云。

注　釋

① 扳(bān)：拉。　中庸：儒家推崇的一種道德，既不過分，也無不及。

② 爾：指示代詞，此。

③ 轔(lín)：車輪輾過。這裏指經過。　庭：堂前的院子。　造於其堂：指造詣深，得到聖人中庸學說的主旨。造：達到。《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後來常用"升堂入室"來比喻學習達到了相當深入的程度。

④ 舍(shě)：舍棄。這個意義後來寫作"捨"。

⑤ 必：動詞，必定，一定能做到的意思。　至：指造於中庸之堂。

⑥ 從事於左右：指跟隨子固、正之二人學習聖人之道。　輔而進之：輔佐二賢人而使他們進於聖人中庸之堂。

⑦ 官有守：在官府有職守。　私有繫：在私事方面有牽累。

⑧ 警：指提醒、勉勵。

戊午上高宗封事①

胡　銓

【作者介紹】胡銓(公元 1102—1180 年)，字邦衡，號澹庵，廬陵(今江西吉水縣)人。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舉進士，紹興五年(公元 1135 年)任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八年(公元 1138 年)因上書高宗，反對向金人屈膝求和，請斬秦檜等人，被流配到廣西、廣東，交地方官監管，歷時二十多年。至宋孝宗卽位(公元 1163 年)，才被起用。後官至工部侍郎，資政殿學士。胡銓一生反對和議，力主修武備，蓄兵力，以收復失地，著有《澹庵文集》，共一百卷。

【説明】這篇文章就是紹興八年胡銓寫給宋高宗的那篇有名的奏疏。選自《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列傳》。紹興八年，金人廢僞齊皇帝劉豫，引誘南宋向金投降，宋高宗苟且偷安，違反民意，派賣國賊秦檜主持和議。紹興八年，金人以"詔諭江南"爲名派使臣到宋，要宋高宗拜接"國書"。當時朝野震駭，羣情激憤，於是胡銓以大無畏的精神寫了這篇"封事"。文中極言不可對金人屈膝，痛斥秦檜、王倫、孫近等投降賣國、甘心事仇的罪惡，揭露他們對内榨取人民膏血、偷安享樂，對外屈辱求和、認賊作父的可耻行徑，主張堅決抗敵，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廣大人民的願望。這篇文章義正辭嚴，議論中肯，文筆犀利。

臣謹按②：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③，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④。專務詐誕，欺罔天聽⑤，驟得美官⑥，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⑦，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⑧！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⑨，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⑩。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⑪。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⑫。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⑬！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⑭，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⑮。朝廷宰執盡爲陪臣⑯，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⑰，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⑱；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⑲，而陛下忍爲之邪？

注　釋

① 戊午：戊午年，指宋高宗紹興八年。　封事：古時臣下上書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緘，稱爲封事。

② 按：考察。

③ 王倫：字正道，莘縣（今山東莘縣）人。出身破落官僚家庭，行爲鄙薄不端，屢作無賴犯法之事。北宋末，金人陷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宋欽宗封他爲兵部侍郎。南宋高宗紹興初，屢次使金議和，促成了紹興十一年（公元 1141 年）屈辱的和約。後被金人所縊殺。　狎（xiá）邪：行爲輕薄放蕩。

④ 頃：不久以前。　緣：因爲。　宰相：指秦檜。　舉以使虜：推舉他

出使金國。虜：對敵人的蔑稱，這裏指金。

⑤ 詐誕：弄虛作假。詐：欺騙。誕：虛妄，說大話。　欺罔：欺騙。天聽：皇帝的聽聞。這是封建社會臣下恭維皇帝的用語。

⑥ 驟：迅速，突然。　得美官：王倫因使金議和，帶回金人許和條款，於紹興七年冬至八年秋（公元 1137—1138 年）升任徽猷閣直學士、端明殿學士等職。

⑦ 高宗紹興八年（公元 1138 年）王倫使金，金派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同王倫到南宋談判，明目張膽地把宋作爲藩屬臣下看待。　致：使……到來。　虜使：指金的使臣。詔諭：皇帝對臣下發的指示、命令。這裏用作動詞，發命令指示的意思。

⑧ 臣妾我：把我當作臣妾。臣妾：古代奴僕男稱臣，女稱妾。這裏是名詞用作使動。　劉豫我：把我當作劉豫對待，意思是要宋朝像劉豫一樣作臣屬於金的傀儡皇帝。"劉豫"在這裏是專用名用作使動。劉豫：字彥游，阜城（今河北阜城縣）人。徽宗宣和年間任河北提點刑獄公事（提刑），高宗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調任濟南（今山東濟南市）知府，金人攻濟南時降金。建炎四年（公元 1130 年）金立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紹興三年（公元 1132 年）遷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他當傀儡皇帝八年，屢次配合金兵攻打南宋，都遭到失敗，後爲金廢除。

⑨ 醜虜：指金人。　南面：古代以面向南爲尊，帝王的座位面向南，故稱居帝位爲南面。

⑩ 豺狼：指金人。　捽（zuó）：揪，抓。　縛：捆綁。　爲虜：做了俘虜。紹興七年（公元 1137 年）十一月，金將完顏兀朮（wùzhú）入汴京，虜劉豫及其子劉麟，囚於金明池（今河南開封市西）。金廢劉豫後，又將其父子送往臨潢（今內蒙古林西縣）囚禁。

⑪ 商鑒不遠：《詩經·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滅夏，殷王的後代應以夏的滅亡爲戒鑒。後來把殷鑒用作有先例可鑒之意。宋人避宋太祖趙匡胤父趙弘殷的諱，改"殷"爲"商"，胡銓引《詩經》改"殷鑒"爲"商鑒"。　效：倣效，效法。

⑫ 這是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歷史觀，宋朝的官吏常以此向皇帝進諫，包含着反對投降的思想。

⑬ 藩臣：附屬國國王對宗主國皇帝的自稱。

⑭ 盡污夷狄：指都將被金人所玷污。

⑮ 赤子：初生的嬰兒，這裏用來比喻人民。　左衽：衣衿向左。古代漢族衣著是右衽，少數民族是左衽。這句意思是漢族老百姓要改變風俗，即爲金人所統治。

⑯ 宰執：指執政大臣。　陪臣：古代諸侯對天子稱臣，諸侯的大夫對天子稱陪臣。

⑰ 裂冠毀冕(miǎn)：指廢棄漢族的禮服。冠是帽子，冕是古代帝王、諸侯及卿大夫所戴的禮帽，這裏泛指禮服。

⑱ 怫(fú)然：憤怒的樣子。

⑲ 曾：副詞，加强肯定的語氣，略等於"乃"。

倫之議乃曰①："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②。"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説啗陛下哉③？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⑥。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⑦？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⑧，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⑨，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注　釋

① 議：言論，意見。

② 梓宮：用梓木做的皇帝的棺材。指宋徽宗的靈柩。宋徽宗被金虜去，囚於五國城(今吉林扶余市境)，死於紹興五年(公元 1135 年)四月。　太后：指宋高宗的母親韋賢妃。她與宋徽宗、欽宗同時被擄，後來回到宋朝。　復：返回。　淵聖：指宋欽宗趙桓。高宗即位後

給欽宗遥上尊號，稱他爲"孝慈淵聖皇帝"。 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區，當時被金軍佔領。

③ 變故：指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汴京淪陷，北宋滅亡的事情。 啗(dàn)：同"啖"，拿東西給别人吃，引申爲利誘。

④ 卒：終。 驗：應驗。 情僞：真假。

⑤ 恤(xù)：顧惜。

⑥ 舉天下而臣之：拿天下來臣事金人。 臣：用作動詞。

⑦ 就令：即令，即使。 決：一定。 何如主：什麽樣的君主。

⑧ 濟：幫助，助成。

⑨ 陵夷：聯綿詞，衰微。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①，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②，諸將盡鋭，士卒思奮③。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④，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⑤，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⑥，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⑦。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⑧？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⑨，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⑩，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⑪，非惜夫帝秦之虚名⑫，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注 釋

① 向者：過去。 間關海道：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二月，金將兀朮攻臨安府(今杭州市)，高宗乘樓船航海，南至定海(今浙江舟山市)，又轉移到温州、台州(今浙江臨海市)。四年正月，乘船停海中。二月又返回温州，四月到越州(今浙江紹興市)。間關：聯綿詞。

形容道路艱險，等於説崎嶇輾轉。這裏用作動詞。

② 稍：逐漸。　稍張：逐漸伸張，指形勢好轉。

③ 盡：竭盡的意思。　鋭：鋭氣。　思奮：渴望奮起〔抗敵〕。

④ 頃者：最近，前不久。　陸梁：雙聲聯綿詞，跳躍行走無拘無束的樣子。這里形容金人的勢力到各處侵擾。　僞豫入寇：劉豫多次配合金人進攻南宋。

⑤ 紹興四年（公元 1134 年）五月，岳飛擊潰劉豫的大將李成，收復襄陽等地；十月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韓世忠擊敗金兵於淮水上。

⑥ 紹興六年（公元 1136 年），劉豫發兵三十萬，命其子劉麟進軍合肥，命其姪劉猊（ní）出渦口（渦河入淮河處，今安徽懷遠縣東）；楊存中在渦口打敗劉猊，韓世忠引兵在淮陰（今江蘇淮陰市）擊敗劉豫軍。

⑦ 蹈海：即指上文所説的"間關海道"。　固已萬萬：當然已經好到萬萬倍。

⑧ 儻：同"倘"，假使。　豈遽（jù）：難道就。這里"遽"有"遂"的意思。

⑨ 臣之：臣服於金人。　萬乘：據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車萬輛。後因以"萬乘"指皇帝。　穹（qióng）廬：北方少數民族住的帳篷。這里用穹廬代表金人。

⑩ 索：盡，完。

⑪ 魯仲連：戰國時齊人，遊於趙。公元前 258 年秦軍圍困趙國的都城邯鄲，魏王派使者辛垣衍勸趙王尊秦昭王爲帝。魯仲連去見辛垣衍，表示堅決反對，説："秦王即使稱帝，甚至統治天下，我只有蹈東海而死，決不甘心做他統治下的人民。"辛垣衍被説服了。秦國知道後，把軍隊後撤了五十里。　所以：代詞加介詞的固定結構，用來表示原因，與現代漢語的連詞"所以"不同。　義：名詞用作狀語，根據道義。不帝秦：不尊秦爲帝。帝：用作使動，尊……爲帝。

⑫ 惜：顧惜、捨不得。　夫：指示代詞，那，那個。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爲之①。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②。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③，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④，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

諫⑤，已自可見。而乃建白⑥，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⑧。"夫管仲，霸者之佐耳⑨，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⑩。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⑪。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⑫。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⑬。檜曰敵可議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⑭，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⑮，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⑯？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注　釋

① 秦檜：字會之，江寧（今江蘇南京市）人。北宋末與宋徽宗等被金人擄去，後放回南宋，充當內奸。紹興年間兩次任宰相，極力主張議和，向金人稱臣納幣。後世把他作爲賣國賊的典型。

② 石晉：指五代時後晉石敬瑭。石敬瑭，沙陀族人，先仕於後唐。公元936年勾引契丹兵滅後唐，被契丹立爲晉皇帝，建都於汴。石敬瑭於是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并尊契丹主爲"父皇帝"，自稱"兒皇帝"。至其子石重貴立，失好契丹，爲契丹所滅。

③ 曾開：字天游，祖籍江西贛州，後居洛陽，曾任禮部侍郎兼侍讀官。後因反對議和，觸犯了秦檜，被貶爲徽州太守。　古誼：古人所說的道理。誼：通"義"。　折：駁斥的意思。

④ 故事：先例，舊日的典章制度。

⑤ 遂非：明知錯了還任憑它錯到底。　愎(bì)諫：固執而不聽別人的勸告。

⑥ 建白：陳述己見，有所建議。

⑦ 臺諫侍臣：指御史臺、諫院和左右侍從官。　僉(qiān)：皆、共同。

⑧ 語見《論語·憲問》。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們大概就要披着頭髮，衣衽向左，按外族的風俗習慣生活了。　微：無，没有。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時齊國穎上(今安徽穎上縣)人，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維護周王朝，擊敗戎人、狄人對中原地區的侵擾。　被(pī)：披着，這個意義秦以後一般寫作"披"。

⑨ 霸者：稱霸的君主，指齊桓公。　佐：輔佐，助手。

⑩ 衣裳之會：指實行漢族禮俗的都會。　會：都會。這句是説管仲能使戎狄等少數民族地區臣服，遵從周王朝的禮制。

⑪ 衣冠：古代士以上的服裝，這裏指漢族地區的物質文明。

⑫ 孫近：字叔詔，無錫人。初爲翰林學士，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因贊助秦檜的賣國求和政策，被提升爲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　傅會：隨聲附和。

⑬ 伴食：《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唐宋時期，宰相可以在辦公處享用山内廷供給的公饍，任職宰相却不主事，因此説"伴食"。後指任職不作主張只是吃白飯的官僚。　中書：宋代在禁中(内廷)設中書，又叫政事堂，與樞密院合稱二府，分掌文武二柄，是宋代中央的決策機構。　漫：完全。　可否：贊成或反對。

⑭ 政事堂：即中書，宰相近臣辦公的處所。

⑮ 參贊大政：參預決定國家的大事。　徒取容充位：意思是只求討人喜歡，爲人所容，空占官位。

⑯ 有如：如果。　虜騎(舊讀 jì)：敵人的騎兵。　折衝：抗拒敵人。

臣備員樞屬①，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②。然後羈留虜使③，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④，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注　釋

① 備員樞屬：充當樞密院一名屬員。備員：謙詞，意思是充數。胡銓當

時任樞密院編修官。宋代"中書省"與"樞密院"爲"二府",中書省掌文,樞密院掌武。

② 竿之:把它懸掛在竹竿上。"竿"用作動詞。 槀(gǎo)街:漢朝長安的一條街,是邊疆各族和外國人的居住區。"懸首槀街"是使外族人都知道通敵辱國的人已受刑戮。

③ 羈留:拘留。

④ 這裏是用魯仲連的話,表示自己反對投降的決心。

藝文志·諸子略[1](節録) 《漢 書》

【説明】"藝文志"是《漢書》十志中的一志,是關於書籍的記載。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領校羣書,劉歆作《七略》,除"輯略"爲羣書之總要外,分爲"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這是我國最早的書目。《七略》今已亡佚。班固作《漢書》,據《七略》而成《藝文志》,《諸子略》爲其中的一部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諸子分爲十家,每一家首列書目,然後有一段小序,敘述各家的學術源流,並評論諸家之優劣得失,最後有一段總序。這對我們了解古代學術的發展是有幫助的。但作者認爲各學派均出於王官,這種觀點未免絶對化了。節録時删去書目,只保留其評論部分。

儒家者流[2],蓋出於司徒之官[3]。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4]。游文於六經之中[5],留意於仁義之際[6]。祖述堯舜,憲章文武[7],宗師仲尼[8],以重其言[9],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10]。"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11]。然惑者既失精

微⑫，而辟者又隨時抑揚⑬，違離道本⑭，苟以譁衆取寵⑮。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⑯，儒學寖衰⑰，此辟儒之患也。

注　釋

① 藝文：指書籍。　略：概要。"藝文志"爲漢書所首創，在以後的史書中，或稱"藝文志"（如《新唐書·藝文志》），或稱"經籍志"（如《隋書·經籍志》），都是關於歷代著述目録的記載。

② 流：流派。　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儒家類所列的書包括《晏子》、《子思》、《孟子》、《荀子》等。《論語》歸《六藝略》。

③ 司徒：官名。先秦時掌教化之事。

④ 陰陽：中國古代的哲學概念，原指化生萬物的陰陽二氣。《易·繫辭》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後來也用於社會政治方面，君臣和諧，刑德適宜，則謂之陰陽和調。所以，掌教化也就是調陰陽。《漢書·丙吉傳》："三公典（主管）調和陰陽。"

⑤ 游文：等於説"習文"。　六經：儒家的六種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　這句是説研習六經。

⑥ 留意：等於説"着意"、"用心"。這句是説崇尚仁義。

⑦ 祖述：尊崇奉行。　憲章：法制，用作動詞，是守其法制的意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語出《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兩句的意思是説尊奉帝堯、帝舜的主張，謹守文王、武王的法制。

⑧ 宗師仲尼：尊敬仲尼，以之爲師。宗：尊崇。

⑨ 以重其言：以此來使自己（儒家）的言論顯得重要。

⑩ 兩句見《論語·衛靈公》。原文作"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大意是説：如果我對某人有所稱譽，那是因爲我試用過他。

⑪ 這幾句是説：唐堯虞舜殷周時的太平盛世和孔子的業績，就是儒家學説經過試用而表現出來的成效。

⑫ 惑者：指儒家中惑於正道的人。　精微：指儒家學説中的精粹微妙之處。

⑬ 辟(pì)者：邪僻不正的人。"辟"後來寫作"僻"。　隨時抑揚：指對儒家學說任意增損竄改。

⑭ 道本：指儒家學說中的根本。

⑮ 苟：苟且，隨意地。　譁：諠譁。　寵：尊榮。　譁衆取寵：使衆人諠譁(鼎動)以取得尊榮。

⑯ 乖(guāi)：違背，背離。　析：分離。　這句是說五經被弄得背離原意，支離破碎。

⑰ 稍：通"浸"，逐漸。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①。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②，清虛以自守③，卑弱以自持④，此君人南面之術也⑤。合於堯之克攘⑥，《易》之嗛嗛⑦，一謙而四益⑧。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⑨，則欲絶去禮學，兼棄仁義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注　釋

① 史官：古代史官負責記言和記事。《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② 秉、執：都是掌握的意思。　要、本：都是根本的意思。　這幾句是說史官因爲了解歷史發展的情況和規律，因而知道治國的根本。

③ 清虛：清静虛無。　自守：指保住自己。下句"自持"同。道家主張"清静爲天下正"，"致虛極，守静篤"，"不欲以静，天下將自定"(俱見《老子》)。

④ 道家認爲柔弱勝剛強，卑下勝高貴。"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俱見《老子》)。

⑤ 君人：做百姓的君主。君：用如動詞。　南面：面朝南方。古以坐北朝南爲尊。泛指統治人。

⑥ 克：能。　攘：通"讓"，謙讓。《尚書·堯典》稱堯之德爲"允恭克讓"(允：確實。)

⑦ 嗛：通"謙"，謙虛。《周易·謙卦》："謙謙君子。"

⑧ 四益：指在天、地、鬼神、人道四方面都有益。《周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上天的規律必然虧損滿盈的而增益謙虛的，大地的規律必然變動滿盈的而流入謙下的，鬼神的道理必然損害滿盈的而福佑謙讓的，人的心理必然厭惡滿盈的而愛好謙恭的。）

⑨ 放：放縱，指過分。

⑩ 禮：指禮法。道家主張拋棄禮法和知識，反對仁義。"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見《老子》）。按：這是道家一貫的主張，並非只有"放者"如此。

陰陽家者流①，蓋出於羲和之官②。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③。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④，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⑤。舍人事而任鬼神⑥。

注　釋

① 陰陽家：研究陰陽消長、四時變化的一個學派。

② 羲和：羲氏、和氏。相傳爲帝堯時掌天地四時的官。

③ 昊(hào)天：即天。昊：大。　歷：後來寫作"曆"，記載曆法的書。象：觀測天文的儀器。這裏"歷"、"象"都用作動詞，指推曆觀象。星辰：星指五星（金木水火土），辰指二十八宿。但渾言無别。　敬授民時：這是一個雙賓語句。"民"是間接賓語，"時"是直接賓語。時：天時，包括年、月、日、晦、朔、望、四季、節氣等。上古時每年由朝廷頒布曆法。這幾句出自《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尚書》中的"欽若"，就是"敬順"之義。

④ 拘：拘泥。

⑤ 牽：指拘束。　禁忌：有關凶吉的忌諱。　泥(nì)：拘泥。　數：術數。　這兩句指漢代的陰陽家有很多煩瑣的避忌，如喪葬、洗沐、建宅、裁衣、學書等都有時日的忌諱，見《論衡·譴時》和《讥日》。

⑥ 舍：放棄。　任：聽憑。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①]。信賞必罰，以輔禮制[②]。《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③]。"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④]，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⑤]。

注　釋

① 理官：審理獄訟的官，即法官。也可以單稱爲"理"。如《管子·小匡》："弦子旗爲理。"

② 信：誠信。與下面的"必"都用作動詞。　必：必定。這裏認爲賞罰是用以輔助禮制的，這是作者的觀點，也是從儒家的角度立論的。《禮記·樂記》："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而在法家看來，"禮"和"法"是對立的。

③ 飭(chì)：整頓。這句話見於《周易·噬嗑(shìhé)卦》，但"飭"作"勑"。

④ 刻：苛刻，刻薄。

⑤ 傷恩：傷害親屬間的恩愛關係。　薄厚：使厚者薄，變關係深厚的爲疏遠的。儒家是主張"親親"的，父親犯了法，兒子要爲他隱瞞。法家則主張"不分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名家者流[①]，蓋出於禮官[②]。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③]。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④]。"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爲之[⑤]，則苟鉤鈲析亂而已[⑥]。

注　釋

① 名家：戰國時一個研究"名"、"實"關係的學派。他們在邏輯的研究方面有貢獻，但也有詭辯的傾向。

② 禮官：古代掌禮儀的官。

③ 異數：指等次、品級不同。語出《左傳·莊公十七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④ 見《論語·子路》。孔子認爲春秋時禮崩樂壞，原因是名分不正，所以主張首先要正名。

⑤ 譥(jiào)：顔師古注引晉灼："譥，訐也。"指在辯論中挑對方的毛病。

⑥ 苟：隨便地。　鉤：取。　鮁(pī)：破，指詭怪而破壞名實的道理。　析：剖析。　亂：淆亂，指糾纏不清、混亂名實的道理。　這句是説譥者隨意地鉤稽剖析，離開了正道，陷入詭辯，反而破壞、混淆了名實關係。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①。茅屋采椽，是以昭儉②；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③；選士大射，是以上賢④；宗祀嚴父，是以右鬼⑤；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⑥；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⑦。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⑧，見儉之利，固以非禮⑨；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⑩。

注　釋

① 墨家：墨翟開創的學派。　清廟：宗廟。宗廟肅然清静，故稱。　守：是"官"的誤字(依余嘉錫説)。

② 采：通"棌"，木名，即櫟木。是一種粗劣的木材。　椽(chuán)：放在檩上架着屋頂的木條。　語出《左傳·桓公二年》："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意思是君主以清廟茅屋來顯示其節儉。這裏是説墨家出於清廟之官，因此墨家的學説"貴儉"。《墨子》有《節用》、《節葬》等篇。

③ 三老五更：據説古代天子以父兄之禮養三老、五更各一人。見《禮記·文王世子》。"更"當作"叟"。《釋文》："更，蔡作叟。"　兼愛：《墨子》有《兼愛》，主張天下的人"兼相愛"。

④ 選士：《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大射：天子爲祭祀而舉行的射禮，羣臣射箭屢中者得參與祭祀。　上賢："上"通"尚"。《墨子》有《尚賢》，主張不分貴賤遠近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⑤ 宗祀：廟祭。　右鬼：尊敬鬼。右：古以右爲尊。《墨子》有《明鬼》，

認爲如果天下之人都相信鬼神能賞善罰暴，則天下大治。

⑥ 非命：反對天命之說。《墨子》有《非命》，認爲國家的治亂安危，個人的貧富榮辱都取決於人事，而不能迷信命運。

⑦ 視：通"示"，昭示。 上同：是非善惡均與在上者同。《墨子》有《尚同》，主張百姓同於鄉長，同於國君，同於天子，最後同於天，然後天下大治。

⑧ 蔽：蔽塞。指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即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⑨ 非禮：《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非儒》等篇，主張節儉，反對儒家的繁文縟禮、厚葬久喪等禮樂制度。

⑩ 墨子主張"兼"而反對"別"（對自己的親屬和他人加以區別）。而儒家主張"親親"而後"仁民"，認爲"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見《孟子·滕文公下》）。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①。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②！"又曰："使乎！使乎③！"言其當權事制宜④，受命而不受辭⑤。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⑥。

注 釋

① 從(zòng)橫家：戰國時的策辯之士。 縱橫：合縱和連橫。 行人：官名。《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掌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也充當外交使節。

② 見《論語·子路》。原文於"誦詩三百"後尚有"授之以政，不達"。 專對：獨自應對。 奚以爲：有什麼用。 這幾句是說：如果出使時不能隨機應變獨自應對，背誦的《詩》再多也無用。古代在外交場合，使者常要引用《詩經》的句子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所以這樣說。

③ 使乎：意思是說"真是一個使者呀"！語出《論語·憲問》。

④ 權事制宜：權衡事勢而作出合適的對策。

⑤ 意思是：從國君那裏接受使命而不接受應對的具體言辭。《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⑥ 上：通"尚"。　諼(xuān)：詐。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①]。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②]，見王治之無不貫[③]。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④]，則漫羨而無所歸心[⑤]。

注　釋

① 雜家：雜採諸家之說的一個學派。　議官：諫議之官。

② 國體：治國之法。　此：指儒、墨、名、法諸家學說。

③ 意思是說：有了雜家，可以表現出明主之治能兼容諸家之說，無不貫通。

④ 盪：通"蕩"。指學識浮泛。

⑤ 漫羨(yǎn)：即"漫衍"，水溢出橫流的樣子。　無所歸心：心沒有歸宿。　這句指雜家博採衆說而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①]。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②]。孔子曰："所重民食[③]。"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④]，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竝耕[⑤]，誖上下之序[⑥]。

注　釋

① 農家：先秦的一個學派。主張人人都要從事農業生產。　農稷之官：稷，農官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商以來祀之。"

② 八政：《尚書·洪範》中提到君主應施行的八種政事：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食：教民勤於農耕。　貨：教民寶用財貨。八政中"食"列第一，表明農事的重要。

③ 見《論語·堯曰》。意思是：所重的是民和食。本書引用這句話，是說孔子也重視"食"。

④ 鄙：鄙野，鄙陋。

⑤ 事：動詞，從事。 竝：同"並"。 兩句意思是君主不用做聖王治天下之事，要使君主和臣民一起耕種。這種主張見於《孟子·滕文公上》所載的許行之言。

⑥ 誖(bèi)：擾亂。

小說家者流①，蓋出於稗官②。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③，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④，是以君子弗爲也⑤。"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⑥，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⑦。

注 釋

① 小說：古代所說的"小說"，指的是雜記文字，和現代所說的小說涵義不同。

② 稗(bài)官：負責記載閭巷風俗的官。稗：稗草，比喻微小或非正式的。

③ 小道：小技藝。

④ 泥(ní)：阻滯。 這句的意思是要憑小道來達到遠大的目標，恐怕就阻塞難通了。

⑤ 見《論語·子張》。但今本《論語》作"子夏曰"，"弗爲"作"不爲"。

⑥ 閭里小知者：指百姓中知識淺薄的人。 所及：指智力之所及，即能想到的東西。 綴：聯綴。這裏指聯綴詞句，即寫文章。

⑦ 芻蕘狂夫之議：指一般平民的議論。芻蕘：割草打柴，這裏指割草打柴的人。狂夫：狂愚之人。《詩經·大雅·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漢書·鼂錯傳》："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兩句暗用《詩》、傳的意思。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①。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②，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竝作③，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④，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⑤。"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⑥，雖有蔽短，合其要歸⑦，亦六經之支與流裔⑧。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⑨，皆股肱之材已⑩。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⑪。"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⑫，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⑬？若能修六藝之術⑭，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⑮。

注　釋

① 九家：指除小說家以外的九家。因爲小說家不是一個學派。

② 力政：以武力相征伐。政：通"征"。

③ 蠭出：像蜂羣紛飛似地出現。"蠭"亦作"蜂"。　作：起。

④ 辟(pì)：比喻。這個意義後來寫作"譬"。

⑤ 見《周易·繫辭下》。　致：致極，目標。　慮：考慮。

⑥ 窮知(zhì)究慮：用盡心思的意思。窮、究：都是窮盡。知、慮都指思慮。知：後來寫作"智"。　指：意圖。這個意義後來也寫作"旨"。

⑦ 蔽短：指片面之處和不足之處。　要：要義。　歸：指歸。

⑧ 支：分支。　與：從屬。　流：支派。　裔：衣邊，引申爲邊裔。這兩句是說：如果合諸子之要義指歸而觀之，那麼它們也可以說是六經衍變而成的。

⑨ 折中：調節偏頗之處使合乎正道。

⑩ 股：大腿。　肱(gōng)：上胳膊。　股肱之材：指輔佐之臣。

⑪ 野：指民間。

⑫ 更(gēng)索：重新求索。

⑬ 癒：通"愈"，勝。

⑭ 修：修習。 六藝：這裏指六經。

⑮ 通：通曉。 萬方：指天下。 略：道術。

知 實(節録) 王 充

【作者介紹】王充，字仲任，東漢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生於公元27年，卒於漢和帝永元年間(公元一世紀末)，曾做過幾任州郡的屬官，生活一直比較貧困。但好學不倦，努力著述。

王充是漢代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在漢代，董仲舒所發揮的孔孟儒學成了佔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他大肆宣揚"天人感應"、讖緯迷信的宗教神學思想，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王充以大無畏的精神，"問孔"、"刺孟"，針鋒相對地批判董仲舒所宣揚的那套唯心主義哲學，對"儒書"(主要是指讖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爲，作了全面的批判。他反對天人感應論，認爲天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體；又反對鬼神迷信，認爲人的精神不能脱離形體，人死無鬼。在認識論方面，堅持唯物主義觀點，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他的思想對後來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很大影響。但是，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王充不可能正確地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他在反對用天的意志來解釋人事的同時，却不免陷入了宿命論的泥坑。

王充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今本《論衡》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一篇文缺，實存八十四篇。清以前，《論衡》不受重視，很少人整理，没有好的校註本，近人劉盼遂的《論衡集解》和黄暉的《論衡校釋》可以參攷。

【説明】王充在這篇文章裏，從樸素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出發，强調人不通過感覺器官的直接觀察就不能認識事物，不經過效果的檢驗就是不可靠的空話。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情況下，他舉了很多事例，以形式邏輯爲武器，揭示了孔子并不是什麽"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覺"，有力地抨擊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説①，衆不見信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③，非徒空説虚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④。事有證驗，以效實然⑤。

注　釋

① 效驗：實效驗證。　甘義：漂亮的道理。　繁説：長篇大論。

② 衆不見信：羣衆不相信。見信：略等於"相信"，"見"不表被動意義。

③ 説聖人不能够神明地有先驗的知識，在先知的人中間，也不能有獨見。　按：這是批駁班固的。班固《白虎通義·聖人》："聖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④ 直：獨，僅。　准況：推測比擬，揣測。　工：巧妙。　全句大意是，這不是憑空而論，僅僅憑藉才智來進行巧妙的揣測。

⑤ 效：證實。　實然：確實是這樣，指聖人不能先知獨見。　全句大意是，聖人不能先知獨見是有證據的，可以用來證明確實如此。

何以明之①？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②："信乎③？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④？"對曰："以告者過也⑤，夫子時然後言⑥，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⑦，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⑧？"

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⑨。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⑩，心怪不信⑪，又不能達視遥見，以審其實⑫。問公明賈乃知其情⑬。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注　釋

① 這是自問自答。"何以明之"是問；下面"一也"、"二也"各段都是答。

② 語見《論語·憲問》，文字稍有出入。　公叔文子：衛國大夫。　公明賈(jiǎ)：衛國人，姓公明，名賈。

③ 信乎：真的嗎。

④ 夫子：指公叔文子。　有諸：等于"有之乎"。《論語》"取"下有"乎"字，無"有諸"二字。

⑤ 拿這話告訴您的人是弄錯了。　以：後面省略"之"字。

⑥ 時：合時，在適當的時候。

⑦ 義：合理。　取：指取財物。

⑧ 《論語》作："其然？豈其然乎？"　豈：反詰副詞，難道。其：句中語氣詞，加强反詰語氣。

⑨ 世界上只有像伯夷那樣廉潔的人才能不取别人一點東西，但没有不言不笑的人。　芥：小草，比喻細微的事物。

⑩ 如心：趁心，隨心所欲。　決然否：判斷是和不是。

⑪ 心裏奇怪，不能相信。

⑫ 達視：順利地看，指從魯國向衛國看。　遥見：遠遠地看見。　審：攷察。　全句大意是，孔子又不能從魯國看到衛國，遠遠地看清楚，來攷察公叔文子是否不言不笑不取。

⑬ 情：真情。

陳子禽問子貢曰①："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②？"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③。"温良恭儉讓，尊行也④。有尊行於人，人親附

之⑤。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⑥？"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⑦，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⑧。"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

注　釋

① 語見《論語·學而》。　陳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論語》原文無"陳"字。

② 求：指向人打聽。　與之：指人家主動把政情告訴他。之：指"其政"。

③ 温：和善。　良：平易。　恭：有禮貌。　儉：有節制。　讓：謙遜。

④ 尊行：高尚的品德。

⑤ 親附：親熱並且接近。

⑥ 聖：聖人。下文的"聖"是形容詞，"聖哲"的意思。　賢：賢明，有才能有見識。

⑦ 所以聞政：用來知道該國政治的依據。

⑧ 這裏是從駁斥對方出發，假定聖人先知，則子貢對子禽應該説這話。實際上子貢并没有這樣説。

顔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①，投地則棄飯②。掇而食之③。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

注　釋

① 想不管它，又怕飯不乾净。　置：放置，不處理。　清：清潔。

② 想要〔把沾糜的飯〕扔在地上，又〔怕〕把飯糟蹋了。

③ 掇(duō)：拾起來。

塗有狂夫，投刃而候[①]；澤有猛虎，厲牙而望[②]。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③]，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④]。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⑤]，聖人不能先知，四也。

注　釋

① 塗：通"途"，道路。　投刃：這裏指拿着刀。　候：等候。

② 澤：這裏指深山大澤。　厲：通"礪"。磨。

③ 匡：宋邑，在今河南長垣縣西南。據《史記》載，孔子離開衛國，將要到陳國去，路過匡邑。匡人包圍了孔子。

④ 審：確實。　易道：改變道路，指不經過匡。　違：避，躲開。

⑤ 圍：這裏用於被動意義，指被圍。

子畏於匡，顏淵後[①]。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②]。"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③]，匡人必不加悖[④]。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

注　釋

① 畏：受到威脅的意思。　後：動詞，後到的意思。

② 語見《論語·先進》。　以：認爲。　"汝"，《論語》原文作"女"。

③ 觸害：遇害。

④ 加悖：指加害。加：施加。悖(bèi)：違背事理。

陽貨欲見孔子①。孔子不見。饋孔子豚②。孔子時其亡也③，而往拜之④，遇諸塗⑤。孔子不欲見。既往候⑥，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

注　釋

① 事見《論語·陽貨》。　陽貨：又叫陽虎，季氏的家臣。　欲見(xiàn)孔子：想讓孔子謁見他。見：用作使動，使謁見。

② 饋(kuì)：贈，送禮。　豚(tún)：小豬，這裏指蒸熟了的小豬。

③ 時：伺，窺探。　亡：不在家。

④ 拜：拜謝。

⑤ 在路上遇見了他。　諸："之于"的合音。

⑥ 候：問候，拜候。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①。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②。論者曰③：欲觀隱者之操④。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⑤。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注　釋

① 事見《論語·微子》。　長沮、桀溺：都是人名。　耦：一種耕種方法，兩人並耕。　津：渡口。

② 更問：再問。

③ 論者：談論這件事的人。

④ 隱者：隱居不仕的人。　操：操守。　全句意思是說，孔子並非不知道渡口，只是想看一看隱者(長沮和桀溺)的操守如何(看他們怎樣回答問題，對周遊列國的孔子採取什麼態度)。

⑤ 那末，孔子既是先知的人，應該連隱者的操守如何也都知道了，用不着試探了。　無爲觀：用不着觀看。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①]。人見之者，以爲葬也[②]。蓋以無所合葬[③]，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④]。鄹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⑤]。有墜自在防[⑥]，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

注　釋

① 事見《禮記·檀弓上》。"母死"，《檀弓》作"少孤"。"不知其父墓"，《檀弓》無"父"字。　殯：暫時停柩或暫埋。這裏指殯其母。　五甫：《檀弓》作"五父"。"五父"是衢名。　衢(qú)：四通八達的道路。依當時禮制，父母應該合葬，孔子因不知父墓，只好殯其母於五父之衢，以待將來合葬。

② 《檀弓》原文作"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意思是，看見的不知是殯，以爲是葬。

③ 《檀弓》原文無此六字。　無所合葬：沒有合葬的地方。

④ 《檀弓》原文作："其慎也，蓋殯也。"《論衡》這裏說成"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意思是說殯得很慎重(隆重)，所以人們以爲是葬。《檀弓》無"故人以爲葬也"六字。

⑤ 鄹人鄒曼甫之母告訴他父親的葬地。《檀弓》作"問於鄒曼父之母"　防：地名。

⑥ 墜(yíng)：墳墓，指孔子之父叔梁紇的墳墓。　自：本來。

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①]。雨甚[②]。至[③]。孔子問曰："何遲也[④]？"曰："防墓崩[⑤]。"孔子不應[⑥]。三[⑦]。孔子泫然流涕曰[⑧]："吾聞之[⑨]，古不修墓[⑩]。"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⑪]。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

注　釋

① 事見《禮記·檀弓上》。文字有出入，有删節。合葬完畢，孔子先回，弟子們後到。

② 雨下得很大。這是説：孔子離開葬地的時候還没有下雨，後來下起大雨來了。

③ 這是説，大雨過後，弟子們也來了。

④ 爲什麽來得這麽晚呢？《檀弓》作"爾來何遲也"。

⑤ 防地的墳墓被大雨冲塌了，〔我們爲了把墓修好，所以到這時才回來。〕

⑥ 孔子没有言語。

⑦ 弟子們反復幾次告訴他。　三：再三，多次。

⑧ 泫(xuàn)然：淚珠下滴的樣子。　涕：眼淚。

⑨ 吾聞之：我聽説。這是古代的一句熟語，在援引古人的話時先説"吾聞之"。

⑩ 這句意思不大好懂。《檀弓》在上文還有一段話，説古人"墓而不墳"(墓是平的，墳是堆高起來的)，而孔子想要做成墳，以便辨認，於是"封之"(即做成墳)。有人説，孔子若不做成墳，大雨也不至於冲塌，因而也不必修墓了。

⑪ 比(舊讀 bì)：及、等到。　俟(sì)：等候。

子入太廟，每事問①。不知故問，爲人法也②。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③，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④。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⑤。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⑥？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⑦！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

注 釋

① 事見《論語·八佾》。 太廟：開國之君的廟。

② 意思是不知道所以就問，是爲了作人們的榜樣。

③ 非一：不止一件。

④ 這是作者引述別人的意見。有人認爲，孔子對太廟的禮器，都曾見過，都已知道，故意再問，給人做個守禮的榜樣。

⑤ 這是作者再重復別人的意見作爲批駁的對象：〔如果〕孔子實在已經知道，但是認爲應當再問，讓人效法。

⑥ 這是王充駁斥別人的錯誤看法。〔那麼〕孔子懂五經，弟子們跟他學五經，〔若依"實知復問"的說法，〕孔子應當仍舊問人，讓人效法，爲什麼他偏要口授五經給弟子們呢？ 五經：指《詩》、《書》、《易》、《禮》、《春秋》。

⑦ 這是作者從駁斥對象的意見中推論出來的。指孔子自相矛盾。

典論·論文

曹 丕

【作者介紹】曹丕（公元 187—226 年），字子桓，曹操次子。曹操死後襲封魏王。公元 220 年代漢稱帝，建立魏朝。死後謚文帝。他愛好文學，著有《典論》及詩賦百餘篇（現存四十餘篇）。又喜歡和當時的文人交結，當時著名的文人如陳琳、王粲、徐幹、劉楨等都集中在曹氏父子所在的鄴下，形成鄴下文人集團，對於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曹丕的作品後人輯爲《魏文帝集》。

【説明】《典論》一書，是曹丕未稱帝時所作，據《隋書·經籍志》著録爲五卷。大約在宋代以後亡佚。《論文》是《典論》中的一篇，是我國最早的論文的專篇。文中談到了文學的地位與作用，文體的區分及其特點，作家的氣質與作品的風格，以及文學批評的態度

等問題，雖然都談得比較簡略，但在文學批評史上却是有重要意義的。在《典論·論文》以後，出現了陸機《文賦》，以及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巨著，這充分説明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與班固，伯仲之間耳①，而固小之②，與弟超書曰③："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①，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⑤，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⑥："家有敝帚，享之千金⑦。"斯不自見之患也。

注　釋

① 傅毅（公元？—90年），字武仲，東漢辭賦家。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堅，《漢書》的作者。漢章帝時，傅毅與班固共爲蘭臺令史（蘭臺爲漢宮廷藏書處，蘭臺令史掌書籍校理及書奏）。　伯仲之間：意思是不相上下。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

② 小：輕視。　之：指傅毅。

③ 超：班超（公元33—103年），字仲升，班固的弟弟。漢明帝時出使西域，封定遠侯。

④ 屬（zhǔ）文：寫文章。

⑤ 自見：指自見其長。下文"自見"指自見其短。

⑥ 里語：俗語。

⑦ 享之千金：把它看得和千金一樣。享：當。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①，廣陵陳琳孔璋②，山陽王粲仲宣③，北海徐幹偉長④，陳留阮瑀元瑜⑤，汝南應瑒德璉⑥，東平劉楨公幹⑦。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⑧，於辭無所假⑨，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⑩。

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⑪，而作《論文》。

注　釋

① 魯國：漢代的封國，在今山東曲阜市。孔融（公元153—208年），字文舉，曾任北海相，後爲曹操所殺。有《孔北海集》。把名和字連起來稱呼是表示尊敬，先秦是先字後名，漢代以後是先名後字。

② 廣陵：漢代郡名，在今江蘇江都縣。陳琳（公元？—217年），字孔璋，曾爲曹操記室。有《陳記室集》。

③ 山陽：漢代郡名，在今山東金鄉縣。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曾任魏國侍中，有《王侍中集》。

④ 北海：漢代郡名，在今山東壽光縣一帶。徐幹（公元171—218年），字偉長。著有《中論》。有《徐偉長集》。

⑤ 陳留：漢代郡名，在今河南開封市東南。　阮瑀（公元？—212年），字元瑜，曾爲曹操的司空軍謀祭酒。有《阮元瑜集》。

⑥ 汝南：漢代郡名，在今河南汝南縣。　應瑒（公元？—217年），字德璉，曾爲曹操丞相掾屬。有《應德璉集》。

⑦ 東平：漢代郡名，在今山東東平縣。　劉楨（公元？—217年），字公幹，曾爲曹操丞相掾屬。有《劉公幹集》。

⑧ 斯七子：這七個人。子：男子的尊稱。孔融等七人被後人合稱爲建安七子。　逝：遺漏。

⑨ 意思是寫文章能自出新意，不因襲或模仿。　假：借。

⑩ 騁：馳騁，跑馬。　驥騄（lù）：良馬。　仰：依仗。　兩句意思是：他們都各自像馳騁着駿馬，在文壇上并駕齊驅。

⑪ 斯累：指文人相輕之累。　累：病累。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①，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②，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③。雖張蔡不過也④。然於他文，未能稱是⑤。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隽也⑥。應瑒和

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⑦。孔融體氣高妙⑧，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⑨，以至乎雜以嘲戲⑩。及其所善，揚班儔也⑪。

注　釋

① 齊氣：指舒緩之氣。李善註："言齊俗文體舒緩。"《論衡·率性》："楚越之人處莊嶽（齊的里名）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氣"指作家的氣質，表現於文學作品就是作品的風格。曹丕以遒勁之氣爲長，以舒緩之氣爲短。

② 《初征賦》、《槐賦》見於嚴可均輯《全後漢文》，《登樓賦》見《文選》。《征思賦》已佚。

③ 《圓扇賦》見《全後漢文》。《玄猿賦》、《漏巵賦》、《橘賦》已佚。

④ 張蔡：指張衡、蔡邕，他們都是東漢的辭賦家。

⑤ 他文：其他的文體。　稱是：和辭賦相稱。是：指辭賦。

⑥ 章表書記：四種文體。　隽（jùn）：通"俊"，才智出衆。曹丕《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⑦ 和而不壯：指文章風格柔和而不雄壯。　壯而不密：指文章氣勢雄壯而有些粗疏。

⑧ 體氣：指天性、才氣。　體：生性。

⑨ 持論：等於說立論，指說理。　理不勝辭：指文辭優美，而說理較弱。

⑩ 雜以嘲戲：夾雜着嘲謔之辭。

⑪ 揚班：揚雄、班固。　儔：輩。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①，又闇於自見②，謂己爲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③，蓋奏議宜雅④，書論宜理⑤，銘誄尚實⑥，詩賦欲麗⑦。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注　釋

① 遠：指古人。　近：指今人。　向聲背實：指相信作家的名聲，不重視作品實際的好壞。

② 闇於自見：看不清自己。闇：昏暗、糊塗。

③ 本同而末異：指文章都有共同的特點，但不同文體又各有不同。

④ 奏：給君主的奏章。　議：一種文體，用以回答君主的諮詢。　雅：典雅。

⑤ 書：書信。特指用以說理的書信。　論：論說文。　理：指說理透徹。

⑥ 銘：銘文。特指記功的銘文。　誄(lěi)：敘述死者生前事蹟，表示哀悼的一種文體。　實：平實，不虛夸。

⑦ 麗：指有文采。

文以氣爲主①，氣之清濁有體②，不可力强而致③。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④，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⑤，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⑥。

注　釋

① 氣：指貫串於文章中的氣韻。

② 清：指陰柔之美。　濁：指陽剛之美。　有體：等於說"有素"。這句意思是說，文章中的清濁之氣是由作家的氣質決定的。

③ 力强：用人力加以勉强。　致：招致，使之出現。　這句意思是說：不能勉强地形成。

④ 曲度：曲調。　檢：法度。

⑤ 引氣：運氣。指用氣去吹簫管之類的樂器。　不齊：不一樣。　有素：有本色，指有天賦、原本的氣質。

⑥ 移：由此至彼，指傳給。　這幾句是以音樂來比喻爲文。說明作家的氣質不同，寫出來的文章好壞也就不同，而且這種氣質，父兄也不能傳給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①。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②，二者必至之常期③，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④，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⑤，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⑥，周旦顯而制《禮》⑦，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⑧。夫然⑨，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⑩，懼乎時之過已⑪。而人多不强力⑫，貧賤則慴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⑬，遂營目前之務⑭，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⑮，忽然與萬物遷化⑯，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⑰。

注　釋

① 經國：治國。　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文章是"立言"，所以這樣說。

② 榮樂：指榮華和享樂。　止於其身：只有活着時才能具有。

③ 意思是說年壽和榮樂都有必然到來的期限。

④ 寄身：託身。　翰墨：筆墨，指寫文章。　見意：表達思想。　篇籍：指寫成的文章。

⑤ 託：依託，憑藉。　飛馳之勢：指顯貴者的位勢。　兩句意思是：不借助於良史來立傳，不依靠高官顯貴來宣揚。

⑥ 西伯：指周文王，在商朝時爲西伯（西方諸侯之長）。　幽：拘禁。指周文王被紂拘囚在羑里。　演《易》：據說周文王把《易》從八卦推演爲六十四卦。

⑦ 周旦：周公旦。　顯：顯貴。　周公輔成王，爲攝政。據說周公作《周禮》六篇。

⑧ 隱約：指困窮。這句承上"西伯"而言。　加思：指改變著述的想法。加：移（據吕延濟說）。這句承上"周旦"而言。

⑨ 夫然：正因爲如此。

⑩ 尺璧：直徑一尺的璧。　寸陰：指片刻光陰。《淮南子·原道》："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⑪ 已：句末語氣詞。《孔叢子》："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⑫ 强力：奮發努力。

⑬ 懾(shè)：害怕。　流：放縱。

⑭ 營：料理。

⑮ 日月：比喻時間。　體貌：身體和容貌。

⑯ 遷化：遷移變化，指死亡。

⑰ 融等已逝：曹丕《與吴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又"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

神　滅　論(節録)　　范　縝

【作者介紹】范縝，字子真，南北朝時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縣)人，生於劉宋，死於梁朝，約當公元五世紀後半期至六世紀初期。在齊朝曾任尚書殿中郎、宜都太守。在梁朝曾任晉安太守、尚書左丞、中書郎。

范縝是我國古代一位傑出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南北朝時佛教盛行，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從皇帝、權貴到世家豪族大都是佛教的提倡者或支持者。范縝不顧個人利害，對佛教進行了堅決的鬬争。佛教認爲人死後靈魂不滅，這是因果報應等迷信説教的基礎。范縝針對這一關鍵問題提出了"神滅"的理論，論證了精神依賴於物質，人死以後精神就不再存在的道理。他同當時宣揚佛教的王公貴族和僧侶進行了兩次大論戰。第一次是南齊時，當時擔任南齊王朝宰相的竟陵王蕭子良親自同范縝辯論，并發動僧侶圍攻范縝的無神論，最後又以官位引誘他放棄自己的主張。范

縝堅決拒絶，聲明他決不"賣論取官"。第二次是在梁朝，梁武帝蕭衍把佛教定爲國教，在天監年間（公元 502—519 年）親自發動朝臣、僧侶對范縝的神滅論思想進行圍攻。范縝英勇論戰，始終不屈，在鬬争中發展了唯物主義哲學思想。

范縝的著作大部散佚，現存的主要著作有《神滅論》和《答曹舍人》兩篇文章，後者也是闡述神滅論的思想的。

【説明】這篇文章大概是范縝在梁武帝對他的神滅論思想發動圍攻的情況下寫成的。文章採用"自設賓主"的體裁。"問曰"代表反面的意見，"答曰"代表作者正面的主張。范縝以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大都把精神看成一種特殊的精細的物質。范縝用刃和利的關係比喻形和神的關係，明確説明精神只是物質的一種作用。這是我國唯物主義思想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范縝在本文中還揭露了佛教對社會的危害。

《神滅論》保存在《弘明集》和《梁書·范縝傳》中。選文基本上根據《弘明集》，少數顯然有誤的地方據《梁書》校改。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①。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②。"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③；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④，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⑤，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⑥，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問曰："神故非質⑦，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

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注 釋

① 這兩句的意思是説,精神和形骸是兩位一體不可分離的。 即:就是。
② 謝:衰亡。
③ 知和無知,就是事物有區别。
④ 相即:相結合、相統一的意思。這個"即"字是"神即形也,形即神也"的"即"字的活用。
⑤ 質:物質實體。 用:作用。 范縝認爲,形體是精神的物質基礎,精神只是形體的作用。
⑥ 這就是形骸稱説它的物質實體,精神表示它的作用。 稱:稱説。
⑦ 故:本來。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説①;形之於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②?"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③。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④？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⑤，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⑥，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⑦？絲縷同時，不得爲喻⑧。"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⑨。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⑩？"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⑪。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⑫，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⑬；漸而生者，動植是也⑭。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注　釋

① 來說：指對方所說的話。下文"來論"義同。

② 其一：指質，也就是形。 其二：指質和知，也就是形和神。

③ 已：通"以"，在這里作用與"而"略同。 革：變革，改易。 這句的意思是說區別極爲顯著。

④ 因：由，從。

⑤ 榮木：指生長着的樹木。榮：草木茂盛。

⑥ 縷：線。

⑦ 要：表示總是那樣，沒有例外。

⑧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絲做成縷後，絲的本質并未改變，絲和縷是同時存在的。這跟生體變爲死體後生體已不存在的情況不一樣，不能拿來做比喻。

⑨ 意思是說，就應該一下子全完。

⑩ 方：將。 綿歷：綿延不盡，經歷長久的時間。"綿"亦作"緜"。

⑪ 要有其次：總有個程序。

⑫ 欻(xū)：忽然。

⑬ 飄驟：飄風驟雨，即暴風雨。

⑭ 動植：動物植物。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①？"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②，風驚霧起，馳蕩不休③。吾哀其弊，思拯其溺④。夫竭財以趣僧，破産以趨佛⑤，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⑥。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顔色⑦；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⑧。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⑨，務施不關周急，立德必於在己⑩！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⑪，誘以虚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⑫。故捨逢掖，襲橫衣⑬；廢俎豆，列瓶鉢⑭；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⑮。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⑯；粟罄於惰遊，貨殫於土木⑰。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⑱。惟此之故，其

流莫已，其病無垠⑲。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⑳，忽焉自有，怳爾而無㉑；来也不禦，去也不追㉒，乘夫天理㉓，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㉔。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㉕，用此道也㉖。”

注　釋

① 利用：用處。

② 浮屠：指佛教。音譯詞，又譯成佛陀，簡稱爲“佛”。　害政：妨害政治。　桑門：指僧尼。音譯詞，又譯成沙門。　蠹俗：敗壞風俗。

③ 這兩句比喻佛教影響之大。

④ 溺：比喻佛教造成的危害。《孟子·離婁》：“天下溺，援之以道。”

⑤ 這兩句說人們用大量的錢財去奉僧、奉佛。　趣：赴，與“趨”義近。

⑥ 濟物：救濟別人，與上句的“厚我”相對。

⑦ 圭撮：圭和撮都是升、合以下很小的容量單位（一般認爲四圭爲撮，百撮爲合）。這裏與下文的“千鍾”相對，指少量穀物。　顏色：指面部的表情。顏：兩眉之間。色：臉上的氣色。

⑧ 鍾：古代的容量單位，六斛四斗。　委：捨棄。　容髮：也指面部的表情。容：面容。

⑨ 稌（tú）：稻。《詩經·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這裏以多稌比喻很大的好處。　期：約。　遺秉：指收獲時遺下的禾把。　秉：禾把。《詩經·小雅·大田》：“彼有遺秉。”這裏以遺秉比喻很小的好處。

⑩ 周：接濟。　德：功德。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施捨不是爲了救濟貧困，做好事全爲自己得到好的報應。

⑪ 阿（ā）鼻：阿鼻地獄，佛教所說的最苦的地獄。阿鼻是音譯，本來的意思是無間（指受苦無間斷）。

⑫ 兜率（shuò）：兜率天，佛教所說的有情欲的世界中較高的一種境界，這個“天”的人都能知足快樂。兜率是音譯，義譯爲知足、妙足等。

⑬ 逢掖：儒者的衣服。　褒：披。　橫衣：指僧侶披的袈裟（jiāshā）。

⑭ 俎（zǔ）豆：古代盛食物的器具。俎似几，放大塊肉；豆似高脚盤，放肉

醬等物。 瓶鉢(bō)：僧侶用來飲食的器具。

⑮ 意思是說，很多人拋棄親人，不要後代，而去做和尚、尼姑。 嗣續：後嗣，後代。

⑯ 行(háng)間：行伍之間。 兩句意思是說，由於很多人去當僧侶，以致軍隊人數不够而遭挫敗，官府裏也缺乏官吏。

⑰ 罄(qìng)：罄竭。 惰遊：僧侶一般不從事農業生産，專門唸經拜佛，靠化緣等爲生，故稱之爲惰遊。 殫(dān)：竭盡。 土木：指佛寺的建築。

⑱ 姦宄(guǐ)：犯法作亂的人。 弗勝(舊讀 shēng)：不能禁止。 頌聲尚擁：歌頌的聲音不能發出。指政治不够好。擁：阻塞。

⑲ 垠(yín)：界限。

⑳ 陶甄(zhēn)：製造陶器。這裏指天地萬物。 稟：承受。 森羅：形容宇宙間事物現象的衆多，這裏就指萬物。 均：一律，沒有例外。 獨化：獨自變化。

㉑ 怳(huǎng)爾：恍然，不自覺知的樣子。"怳"同"恍"。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萬物一下子發生一下子消滅，都是自然過程。

㉒ 來：指生。 去：指死。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對生死採取聽其自然的態度。

㉓ 乘：依靠，就着。 大：指示代詞，那。 天理：自然規律。

㉔ 甘：用作意動，認作美好，即"樂意"的意思。 胼畝：指農業勞動。 恬(tián)素：安靜朴素，指不慕名利。

㉕ 匡：正。 霸君：使君霸。

㉖ 此道：指上文"陶甄稟於自然"以下所講的道理。

送孟東野序

韓 愈

【説明】孟東野(公元 751—814 年)，名郊，唐代著名詩人，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早年屢試不第，四十六歲才考中進士，五十歲出任溧陽(今江蘇溧陽縣)縣尉。他一生窮困潦倒，詩作多傾訴個人愁苦，感嘆懷才不遇。韓愈與他是至交，很同情他的命運。

這篇序是韓愈特爲送孟郊赴任而寫的。序是唐初形成的一種文體，即贈言。

文章闡明兩層意思：一是文學與學術的發展跟時代有着密切聯繫。不同時代産生不同的文學和學術思想。文中列舉從上古到魏晉南北朝文學和學術現象，論述了歷代不朽的文學家、思想家之所以流傳百世，正是因爲他們的作品表現了時代的精神。二是提出了"不平則鳴"的觀點，論述了作者同時代環境關係的深淺決定着他們成就的高低。也就是説，作家和思想家必須具有真情實感，才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來。全文始終抓住一个"鳴"字，由物及人，由遠及近，層層深入，議論透闢。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①。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②。水之無聲，風蕩之鳴③，其躍也，或激之④；其趨也，或梗之⑤；其沸也，或炙之⑥。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⑦。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⑧！

注　釋

① 不得其平則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要發出不滿的呼聲。成語"不平則鳴"出此。

② 之：前句中的"之"是連詞，用在主謂結構（草木無聲）之間，取消句子的獨立性。本文這種句式很多。後一句中的"之"字是指示代詞，指草木，用作兼語式中的兼語。　撓（náo）：攪，攪動。

③ 蕩：摇動。

④ 其：指代水。　躍：跳，指水勢奔騰。　或：無定代詞，有的。　激：指設置阻礙使水勢激揚。

⑤ 趨：快走。這裏指水流得很快。　梗：塞。這裏指阻塞水流，以增强水勢，使流得更快。

⑥ 炙(zhì)：烤，燒。

⑦ 思：思念，思慕。 懷：懷念，留戀。

⑧ 其：語氣詞，表示推測、委婉語氣。相當於"大概"的意思。 弗：不。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①]。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②]，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③]，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④]，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⑤]，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注 釋

① 樂(yuè)：音樂。 鬱：鬱結。 泄：發泄。 假：借助，憑藉。之：指代善鳴者。

②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上古八種樂器。 金：指鐘鎛(bó)。 石：指磬。 絲：指琴瑟。 竹：指管簫。 匏：指笙竽。 土：指塤(xūn)，一種用陶土燒製的樂器。 革：鼓一類的樂器。 木：指柷敔(zhùyǔ)，一種打擊樂器。

③ 維：句首語氣詞。 天：指自然界。 時：指四時。

④ 推敓(duó)：推奪，即推移、變化的意思。敓：同"奪"。

⑤ 精：精華，精粹。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①]。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②]。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③]。伊尹鳴殷，周公鳴周[④]。凡載於《詩》《書》六藝[⑤]，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⑥]，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⑦]，"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

周以其荒唐之辭鳴⑧。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⑨。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⑩。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眢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⑪。秦之興，李斯鳴之⑫。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⑬。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⑭；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⑮？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⑯？

注　釋

① 咎陶(gāoyáo)：又作"皋陶"或"咎繇"，傳説是虞舜的大臣，掌管司法刑獄。《尚書》有《皋陶謨》，善鳴指此。　禹：夏禹。僞古文《尚書》有《大禹謨》。

② 夔(kuí)：傳説是虞舜時的樂官。　韶：傳説爲虞舜時的樂曲名。

③ 五子：指夏王太康的五個兄弟。太康沉湎於遊樂，引起百姓的不滿，後來被有窮國后羿放逐。五子怨太康失國，作歌追述夏禹的訓誡。後人相沿就用"五子之歌"作臣子勸誡之辭。《五子之歌》現已亡佚。今僞古文《尚書》有《五子之歌》，係後人僞託。

④ 伊尹：名摯，殷商的賢臣。曾助湯滅桀。湯死，連佐外丙、中壬、太甲三朝。被稱爲"阿衡"。據傳伊尹曾作《汝鳩》《汝方》《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徂后》《太甲》等文，但都已亡佚。今僞古文《尚書》中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均係後人僞託。　周公：姬旦，周文王的第四子，一稱叔旦，因封邑在周(今陝西岐山北)，故稱周公。據説他曾作《大誥》《嘉禾》《康誥》等文，今僞古文《尚書》有《大誥》《康誥》等篇。

⑤ 六藝：這裏指六經，即《詩》《書》《易》《禮》《樂》《春秋》。

⑥ 孔子之徒：孔子等人。徒：同類的人。　鳴之：爲之鳴。之：指周之衰。

⑦ 木鐸：以木爲舌的大鈴。鐸：古樂器，形似大鈴。古代發佈新政令的時候，振鐸來召集百姓。文事用木鐸，武事用金鐸。語出《論語·八佾(yì)》。意思是孔子不被諸侯所用，上天也會發揮他的作用的(指著書立説)。

⑧ 荒唐之辭：《莊子·天下篇》説，莊子的學説是一種"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這是説莊子的文章氣勢奔放，汪洋無涯。荒唐：聯緜詞，廣大無邊的樣子。不同於現代意義的"荒唐"。

⑨ 以屈原鳴：指屈原著《離騷》《九歌》《九章》等。

⑩ 臧孫辰：春秋時魯國大夫，姓氏臧孫，名辰；謚文仲，後人因稱臧文仲。臧文仲的言行見於《左傳》莊公十一年、文公二年、襄公二十四年及《論語》"衛靈公""公冶長"等篇。 孟軻、荀卿：見本書下册630頁，647頁。 道：這裏指儒家學説。

⑪ 楊朱：字子居，戰國時衛國人。他的著作已失傳，他的思想學説散見於《孟子》《列子》等書中。 管夷吾：即管仲，一字敬仲，輔佐齊桓公成爲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後人將他的言論編入《管子》一書。
晏嬰：春秋後期齊國大夫，字仲，謚平，史稱晏平仲，後人記敘其言行爲《晏子春秋》。 申不害：戰國時鄭國人，法家。韓滅鄭後，任韓昭侯之相，著有《申子》。書已早佚，現存輯録《大體》一篇。 育(shèn)到：即慎到("育"是古慎字)，法家，戰國時趙國人，著《慎子》二十四篇(據《漢書·藝文志》)，今僅存七篇。 田駢：又稱陳駢，道家，戰國時齊國人，與慎到齊名。《漢書·藝文志》著録《田子》二十五篇，已失傳。 鄒衍：陰陽家，戰國末期齊國人。 尸佼：法家，戰國時晉國人(一説魯國人)，曾爲秦相商鞅門客，著有《尸子》，早佚，清人有輯佚本。 張儀：戰國時縱橫家，魏國人，遊説入秦，爲秦惠王之相，倡連橫之説。 蘇秦：字季子，戰國縱橫家，東周洛陽人，爲六國之相，倡合縱之説。著有《蘇子》，早佚。長沙出土帛書《戰國策》殘卷中存有他的遊説辭和書信十六篇。 墨翟、老聃、係武：見本書下册615頁，607頁和611頁。 術：指諸子百家的學説。

⑫ 李斯：見本書386頁。 鳴之：指爲秦之興而鳴。

⑬ 司馬遷：見本書182頁。 相如：即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西漢著名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人。著有《子虚》《上林》《大人》等賦。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雲，西漢著名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蜀郡成都人，著有《甘泉》《羽獵》《長楊》等賦

和《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　最：副詞，作判斷句中名詞謂語的狀語，表示是善鳴中最突出的。

⑭ 就其善鳴者：就以那些善鳴者來論。　其聲：指他們的文辭。　清以浮：清麗而浮華。　節：節拍。　數(shuò)：頻繁，細密。　淫：淫靡，放蕩。　弛：鬆弛，懈怠。　肆：放縱。

⑮ 也許是上天認爲他們的德行醜惡而沒有誰去顧念他們吧！　將：副詞，或者，也許。　醜：形容詞用作意動。　莫之顧：莫顧之。這是仿古的否定句式。

⑯ 爲什麼不讓那些善鳴的人來鳴呢？　何爲乎：介賓的固定結構接語氣詞，表示反問。在這裏作"不鳴其善鳴者也"的狀語。前一個"鳴"字，用作使動。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①。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②。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③；其他浸淫乎漢氏矣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⑤。三子者之鳴信善矣⑥。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⑦？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⑧？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⑨。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⑩？東野之役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⑪。

注　釋

① 陳子昂(公元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縣)人，初唐著名詩人。有《陳拾遺集》。　蘇源明：初名預，字弱夫，京兆武功(今陝西武功縣)人，唐代文學家。有集二十卷。　元結(公元719—772年)：字次山，汝州魯山(今河南魯山縣)人，唐代文學家，有《元次山集》。　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今河北贊皇縣南)人，唐代文學家，有《李元賓文編》。

② 其存而在下者：指那些還生活在世上而地位低下的人。

③ 這句的大意是，孟東野的詩超過魏晉時代，其中高超的達到了上古詩歌的水平。　不懈：這裏是無懈可擊的意思，指作品高超。

④ 浸淫：犹韻聯綿詞，逐漸滲透。這裏比喻接近。

⑤ 從吾遊者：跟我一起交遊的人。　李翺（公元772—841年）：字習之，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縣東）人，一說趙郡（今河北趙縣）人，唐代散文家、哲學家，有《李文公集》。　張籍（約公元767—約830年）：字文昌，原籍吳郡（今江蘇蘇州市），少時移居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唐代詩人，有《張司業集》。　尤：特出。

⑥ 信：誠，確實。

⑦ 抑：連詞。表示輕微的轉折，"然而"的意思。　和其聲：使他們的聲音和諧。"和"字用作使動。

⑧ 抑：連詞。語法意義與上句"抑"字不同，表示選擇，"還是""或是"的意思。　窮、餓、思、愁：四個動詞都用作使動。

⑨ 懸乎天：指決定於上天。

⑩ 其在上也：指身居高位，即"鳴國家之盛"者。　奚：疑問代詞，何。　其在下也：指身居下位或被貶、革職，即"自鳴其不幸"者。

⑪ 役於江南：指孟東野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出任溧陽縣尉事。溧陽在唐代屬江南道。　役：服役，供職。　不釋：指心放不開，即鬱鬱不樂的意思。　道：說，講。　其命於天者：那些命運取決於上天的。　解：解開，解勸，寬慰。

封建論[1]

柳宗元

【說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周代分封諸侯的制度，設置郡縣，進行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把中國社會推進了一步。但是，封建的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鬥爭并未停止，直到唐代仍有人主張"封國土，建諸侯"，用來作爲藩鎮割據的理論根據。柳宗元在反對藩鎮、維護統一的鬥爭中，寫了這篇有名的論

文。他根據各個時期的歷史事實，從理論上闡明了"郡縣制"比"封建制"優越，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從唯物主義角度説明歷史發展是由客觀情勢所決定的，抨擊了君權神授、"聖人"意志決定一切等唯心史觀。文章具有高屋建瓴之勢，論辯雄俊，邏輯嚴密，富有戰鬪性。

當然，作者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對國家機器的形成不可能從階級鬪争的觀點來分析，更看不到地主階級專政同勞動人民的根本對立。他甚至把封建的"郡縣制"看成不可變革的最好制度，以爲只要封建君主治理得好就可以永保太平。這仍然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②？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③？曰：有初爲近。孰明之④？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⑤。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⑥。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⑦？不初，無以有封建⑧。封建，非聖人意也。

注　釋

① 封建：指周代"封國土，建諸侯"的貴族領主制，與現在所説的"封建社會"含義有别。

② 生人：即"生民"，指人類。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一般用"人"代替"民"。下面還有很多是這種情況。但柳宗元的文章避諱并不嚴格，例如本文就有兩個"民"字。

③ 孰爲近：哪種説法（指有原始階段和没有原始階段）是接近〔事實〕的。

④ 怎麽知道這個呢？

⑤ 更：經歷。　莫能去之：没有誰能把它（指封建制）廢除掉。

⑥ 不是不想把它廢除掉，而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不允許。　蓋：語

氣副詞，表示推測語氣，并起承接上文的作用。 勢：趨勢。

⑦ 這種形勢的產生，大概是人類的原始階段吧？

⑧ 意思是，不是人類的原始階段，没有可能產生封建制。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①，草木榛榛，鹿豕狉狉②，人不能搏噬③，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④。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⑤。"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⑥。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⑦，由是君長刑政生焉⑧。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⑨。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⑩。於是有諸侯之列⑪，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⑫。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⑬，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⑭，然後天下會於一⑮。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⑯，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⑰。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注 釋

① 彼：指人類。 其：他的。 這句意思是，人類在他的原始階段跟萬物都在自然狀態下生活。

② 榛榛(zhēnzhēn)：草木雜亂叢生的樣子。 狉狉(pīpī)：獸類成羣奔走的樣子。

③ 搏：指禽獸的抓撲動作。 噬(shì)：咬。

④ 莫克：不能够。莫：否定副詞。 奉：供養。

⑤ 這是概括《荀子·勸學》中"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一段的意思。

⑥ 一定會去找那能够判斷是非的人而聽從他的命令。　就：走近，走向。

⑦ 痛之：使他痛，指懲剮理曲而不改的一方。

⑧ 按：原始社會氏族酋長是由氏族全體成員推選的。至於後來君長刑政的産生則是階級分化、階級鬬争的結果。柳宗元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他是從周代的史籍記載來推斷原始社會的。

⑨ 兵：武力，軍隊。　德：恩德，威望。

⑩ 以安其屬：來安定他的部屬。

⑪ 於是産生一大批諸侯。　列：行列。

⑫ 封：封疆，封地。

⑬《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據此"方伯"是一方諸侯的頭，"連帥"是十國諸侯的頭，但無史實可證。

⑭ 人：即"民"，百姓。

⑮ 會於一：指權力集中於天子。

⑯ 里胥：古代的基層官吏，有里正、閭胥等名目，相當於後代的鄉長、保長。　縣大夫：指縣長。

⑰ 其德在人者：那些對人民有恩德的人。　嗣：後代、子孫。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①。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②。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③，輪運而輻集④；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⑤。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⑥。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⑦，卒不能定魯侯之嗣⑧。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⑨，而自列爲諸侯矣⑩。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⑪，射王中肩者有之⑫，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⑬，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⑭。余

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⑮？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⑯，威分于陪臣之邦⑰，國殄於後封之秦⑱，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注　釋

① 有周：周朝。有：詞頭。

② 五等：周朝把諸侯分爲公、侯、伯、子、男五等，按爵位來定封地的大小。　邦：國。用作動詞，建立國家，即"分封"的意思。　后：君主，指諸侯。

③ 布履：分布足迹。指諸侯管轄的疆域。　星羅：比喻像星星一樣地羅列着。"星"和下文的"輪"、"輻"都是名詞用作狀語。　兩句意思是，諸侯國像繁星似地羅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

④ 輪運：像車輪一樣圍繞着中心運轉。　輻集：像輻條集中在轂上。這句是比喻周初諸侯團結在周王的周圍，服從統帥、指揮。

⑤ 朝覲(jìn)：諸侯朝見天子。指定期的朝見。據《周禮》，春天叫朝，秋天叫覲。　會同：指諸侯非定期去朝見天子。據《周禮》，隨時去叫會，一同去叫同。　守臣：守衛疆土的臣子。　扞(gān)城：即"干城"，捍衛者。扞：通"干"，盾。

⑥ 夷王：周朝第九代君主，公元前869—前858年在位。　下堂而迎覲者：周禮規定，諸侯來朝見時，周王在堂上接見。此時周王室衰落，夷王只得親自下堂去迎接朝見的諸侯。

⑦ 宣王：周朝第十一代君主，公元前827—前782年在位。　挾：倚仗。中興：復興。　復古：指周宣王恢復周初的强盛狀況。　雄：强有力的，用作動詞，有"奮發"的意思。　南征北伐：指周宣王同南北各部族的戰争。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即位後，把進逼中原的西北和北方的部族西戎和玁狁(xiǎnyǔn)驅逐出國境，第二年又開始向南方和東南方進軍，經過長期戰争，先後征服了荆蠻、淮夷、徐夷等部族。

⑧ 事見《國語》。公元前817年魯武公帶着兒子括和戲去朝見周宣王，宣王立年紀較小的戲作武公的繼承人。公元前816年武公死，公子戲繼位，即魯懿公，公元前807年，魯人殺了懿公，另立公子括的兒子

伯御爲國君。

⑨ 陵夷：聯綿詞，日漸衰落。　幽：指周幽王，周朝第十二代君主，公元前781年繼承王位，公元前771年被周朝西方的一個部族犬戎殺死在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下。　厲：指周厲王，周朝第十代君主，公元前857年繼承王位，公元前842年因國人暴動，逃亡到彘(zhì，今山西霍縣)。　幽、厲都是周朝荒淫暴虐的君主。宋人引這篇文章時，有將"幽厲"作"幽平"的，比較合理。"平"指周平王，幽王的兒子，公元前770—前720年在位。　東徙(xǐ)：幽王被犬戎殺死後，諸侯擁立周平王。爲了避免犬戎等部族的威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國都從鎬(hào，今陝西西安市西南)東遷到雒(luò)邑(今河南洛陽市)，歷史上叫東周。

⑩ 這句是說周王朝已喪失了號召全國的威望，把自己排列在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

⑪ 厥後：其後，從此以後。　問鼎之輕重：公元前606年楚莊王攻打居住在今河南嵩縣東北的一個叫作陸渾之戎的部族，路過周都雒邑，在東周的疆上上舉行軍事檢閱，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孫滿去勞軍，楚莊王就詢問他周朝宗廟陳列的九鼎的大小輕重，這是表示有滅周的企圖。事見《左傳·宣公三年》。鼎：指九鼎。相傳爲夏朝禹王所鑄，是夏、商、周三代的傳國之寶。

⑫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帶領蔡、衛、陳三國諸侯攻打鄭國，鄭莊公出兵反擊，周兵大敗，桓王肩膀也被箭射傷。事見《左傳·桓公五年》。

⑬ 伐凡伯：公元前716年周桓王派卿士(相當於宰相)凡伯出使魯國，回去的路上在楚丘(今山東曹縣東南)遭到戎人的攻打，被綁架而去。事見《左傳·隱公七年》。　誅萇(cháng)弘：公元前492年晉國大臣趙鞅不滿周朝大夫萇弘曾幫助晉國另一大臣范吉射與之爭權，因而責問周朝，周敬王被迫殺萇弘。事見《左傳·哀公三年》。

⑭ 天下大亂，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　乖蠻(lí)：不順，反常。蠻：同"戾"。　君君：第一個"君"字用作意動，是"當作君主"的意思。

⑮ 末大不掉：即尾大不掉。比喻部下的勢力强大，無法指揮調度。《左傳·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掉：摇。

⑯ 判爲十二：指周王朝的權勢在春秋時代前期被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等十二個諸侯國所瓜分。　合：合併，指戰國時

大國吞併小國。 七國：指戰國時代秦、楚、燕、齊、韓、魏、趙等七個强國。

⑰ 陪臣：諸侯的大夫對周王的自稱。 陪臣之邦：指齊、韓、魏、趙。齊原是姜太公的封國，公元前386年齊的大臣田和奪取了君位，自立爲齊侯。韓、魏、趙的祖先原是晉國的大臣，公元前403年韓虔、魏斯、趙籍瓜分了晉國，自立爲諸侯。

⑱ 殄(tiǎn)：絶，滅亡。 後封之秦：周朝的諸侯，多是周初封的。秦國原是西周的附庸，周平王東遷以後，才被封爲諸侯。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①，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②，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③，此其所以爲得也④。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⑤：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⑥，負鋤梃謫戍之徒⑦，罔視而合縱，大呼而成羣⑧，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⑨，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⑩，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⑪。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⑫，困平城⑬，病流矢⑭，陵遲不救者三代⑮。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⑯。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⑰，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⑱。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⑲。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⑳，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㉑，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注　釋

① 秦始皇統一全國(公元前 221 年)後，剖分諸侯國而設置郡縣，廢除諸侯而委派郡縣長官。　都會：指諸侯的都城。　爲之郡邑：秦始皇廢除封建制，把全國分爲三十六郡，郡下設縣。　侯衛：即"諸侯"。　守宰：主管地方的長官。秦制，郡設郡守、郡尉、監御史；縣，萬户以上的稱令，不滿萬户的稱長。周代有邑宰，相當於後來的縣令，這裏用宰指縣令。

② 雄圖：指形勢險要的地方。　都：動詞，建都。　六合：上、下和東、南、西、北四方稱做"六合"。它與"天下"、"四海"都指全國。　上游：秦建都咸陽(今陝西咸陽市)，位於中國的西北方，地勢居高臨下，所以稱上游。

③ 攝制：控制。　運於掌握之內：形容能控制局勢，隨意指揮。

④ 這是它的做得對的地方。　其：指秦。　得：合宜。

⑤ 不數載(zǎi)：表示時間不長。從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統一中國到公元前 209 年陳勝、吴廣起義共十二年。　壞：敗壞，混亂。　由：原因。

⑥ 亟(qì)役萬人：秦始皇和秦二世多次征發大批人民從事築長城、造墳墓、修宫殿等勞役。亟：多次。　暴：用作使動，使嚴厲與殘暴。　竭：用作使動，使竭，耗盡。

⑦ 負鋤梃：扛着鋤頭木棍。　謫戍：責罰防守邊境。　這句是指陳勝、吴廣等起義農民。

⑧ 闚(huǒn)視：互相顧看。　合從：原指東方六國從南到北聯合起來對抗秦國。　兩句指各處的人們聯合起來，奮起反秦。

⑨ 叛人：即"叛民"，造反的老百姓。下文的"人怨"也就是"民怨"。　叛吏：反叛的官吏。

⑩ 矯：糾正。　枉：彎曲，引申爲錯誤。　徇：從，沿襲。

⑪ 立宗子：指漢高祖劉邦統一全國後，分封自己的兒子、兄弟、侄兒等爲王。宗子：嫡長子。這裏泛指同族子弟。　封功臣：指劉邦分封異姓功臣韓信、英布、彭越等爲王。

⑫ 奔命：聞命奔赴。這句是説漢初諸侯不斷反叛，朝廷只得緊急調動增援部隊去鎮壓，弄得手忙脚亂。

⑬ 公元前200年韓王信勾結匈奴攻漢，劉邦起兵討伐，追至平城，被匈奴軍隊圍困了七天。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⑭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劉邦前往鎮壓，被流矢射中，第二年因傷病死。 流矢：没有一定目標，意外飛來的箭。

⑮ 陵遲：即"陵夷"。 三代：指漢高祖以後的漢惠帝、漢文帝和漢景帝，漢朝在這三世不時有諸侯謀反。唐以前，世代稱"世"不稱"代"，唐人避李世民的諱，改稱爲"代"，後世沿用。

⑯ 謀臣：指賈誼、鼂(cháo)錯、主父偃等。 獻畫：賈誼向漢文帝建議，把一個諸侯之國劃分成幾個小國，分給最初受封人的子孫；鼂錯向漢景帝獻策削減吴、楚等七國的封地；主父偃向漢武帝獻策，使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他們的目的都是削弱、分散諸侯各國的勢力。畫：計策。 離：離析。 削：指削減諸侯的封地。 自守：指山朝廷派官吏管理諸侯國的政務。《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諸侯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

⑰ 國：指諸侯王國。 居半：漢初的疆域一半分給諸侯王國，一半仍實行郡縣制度，直接由朝廷管轄。

⑱ 以：通"已"。

⑲ 語出《論語·爲政》："雖百世可知也。"因避諱改"世"爲"代"。 帝：用作動詞，做皇帝。

⑳ 桀猾：凶暴狡猾的人。指中唐時强悍不服從王朝命令的藩鎮(地方軍閥)。 虐害：殘害，指反叛的藩鎮侵州奪縣。 方域：地方，指州、縣。

㉑ 州：地方行政區劃名，指郡縣制。 兵：指擁有重兵並控制地方大權的節度使制度。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①]，適其俗，修其理[②]，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③]，何能理乎？"余又非之[④]。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⑤]：列侯驕盈，黷貨事戎[⑥]，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⑦]，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8]。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9]，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10]。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11]。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12]，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13]，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14]。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15]，無如之何[16]！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17]。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18]，得魏尚於馮唐[19]，聞黃霸之明審[20]，覩汲黯之簡靖[21]，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22]。有罪得以黜[23]，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24]，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25]。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26]；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27]；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28]，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29]？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30]，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31]。

注　釋

① 私：用作意動，當作自己的東西。　子：用作動詞，看作兒女。

② 理：即"治"，指政治。唐人避高宗李治的諱，改"治"爲"理"。下文"理"字都應作"治"字解。

③ 苟：苟且，得過且過。用作使動，使……得過且過。　遷：升遷。秩：官的品級。

④ 非：用作意動，認爲……不對。　之：指上面"或者"的說法。

⑤ 斷可見矣：毫無疑問地可以看清楚。斷：斷然，毫無疑問地。

⑥ 黷(dú)貨：貪財。黷：隨隨便便，濫行無度。　事戎：從事戰爭，指好戰。

⑦ 侯伯：諸侯的霸主。　其政：指亂國的政治措施。　變其君：指撤換不稱職的諸侯國的君主。

⑧ 制：指中央集權制度。　委：託付，委託。　這句是說，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讓郡縣專權，這是正確的。

⑨ 理人之臣：指王朝中央管理政務的大臣。　不使守辜：是說不讓地方官自行其是。

⑩ 郡縣不能正確發揮郡縣制的作用，郡守、縣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

⑪ 側目：斜着眼睛看，怨恨、惱怒的樣子。

⑫ 國人：指侯王各國的人。　病：指受侯王亂政的禍害。

⑬ 大逆不道：指侯王反叛朝廷。

⑭ 捕捕：逮捕。　遷：移徙，貶謫。　勒：統御。　夷：夷平、消滅。

⑮ 姦利：非法取利。　浚(jùn)：挖取，搜刮。　怙(hù)：依靠，仗恃。刻：苛刻，傷害。

⑯ 不能對他怎麼樣。

⑰ 理：即"治"，治理得好。

⑱《漢書·田叔傳》記載，漢高祖時孟舒曾做過雲中郡(郡治在今內蒙古托克托)太守，因匈奴侵入雲中，被免官。漢文帝繼位，召見漢中郡(郡治在今陝西漢中市)太守田叔，聽到田叔的推薦，又起用孟舒爲雲中太守。

⑲《漢書·馮唐傳》記載，漢文帝時魏尚做雲中太守，防御匈奴有功，但由於有一次上報戰功，多報了六個殺敵數字，因而被免官處罪；後來馮唐在文帝面前爲他辨明了功過，得到赦免，恢復原職。

⑳ 黃霸：漢宣帝時任潁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州市)太守，朝廷認爲他治理得好，調任京兆(今陝西西安市)尹，後官至丞相。　明審：明察慎重。

㉑ 汲黯(àn)：尊尚黄老思想，政治上主張清静無爲。漢武帝時任東海郡(郡治在今山東郯城縣)太守，武帝認爲他治理得好，提升他爲主爵都尉(主管封賞的長官)，位列九卿(朝廷各部門長官)之一。　簡靖：簡約清静。

㉒ 卧而委之：汲黯晚年，漢武帝要他出任淮陽郡(郡治在今河南淮陽縣)太守，他因病不肯，武帝一定要他去。上任前武帝對他説道："淮陽地方官民關係不好，我只是要借用你的威望，你可以躺着治理淮陽。"　輯：和睦。用作使動，使和睦。

㉓ 黜(chù)：罷免，貶斥。

㉔ 盡城邑而侯王之：把城邑全部都分封給侯王。侯王：用作動詞，分封侯王的意思。

㉕ 即使他們危害人民，也只好對着它發愁罷了。　其：指侯王。　亂：擾亂，危害。　戚：憂愁。　之：指侯王亂民的情況。

㉖ 意思是，公開譴責並勸導他們，他們當面接受，但轉過身去就違反了。

㉗ 這幾句是説諸侯王聯合起來，舉兵反叛朝廷。指公元前154年漢景帝用晁錯計削減諸侯封地，吴、楚等七國諸侯聯合起來反叛的事。周：遍及。　裂眦(zì)：眼眶裂開，形容盛怒的樣子。

㉘ 瘁：病，勞累。指受苦。

㉙ 曷若：何如。　舉而移之：指把諸侯完全廢除掉。　全其人：保全那裏的人民。

㉚ 連：繼續不斷地。

㉛ 善制兵：好好地控制軍隊。　理平：即"治平"，政局安定。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①，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

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②。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③，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④？

注　釋

① 延：長久。

② 二姓：指魏和晉。三國時魏國的皇帝姓曹，晉的皇帝姓司馬。 陵替：即"陵夷"。 祚(zuò)：帝位、王位。 兩句是說魏晉統治時間都不長。魏只傳了五代，共四十六年；司馬氏的西晉也只傳了四代五十二年。

③ 垂：將近。 祀：年。

④ 大業：指唐王朝的統治。 彌固：更加鞏固。 何繫：有什麼關係。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①，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②。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③；其情，私也④，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⑤。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⑥。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⑦；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⑧，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⑨，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⑩："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注 釋

① 沿用它(指封建制)來求得安定，因襲它來作爲習俗。 仍：因襲。

② 私：用作動詞，"從私心出發"，"爲私"的意思。　其：指諸侯。　力于己：給自己出力。　衛於子孫：保衛子孫。

③ 這句是說，秦朝廢除分封諸侯的辦法，作爲制度，是最大的公。　按：秦朝廢除封建，設郡縣，不過是以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代替封建的地方分權制，作者從統治階級立場出發，認爲這就是最大的公。

④ 他的動機是爲私的。　情：情感，内心的想法。

⑤ 是私心於那獨自的權威，是私心於那〔所有人〕全都臣服於自己。　臣：臣服。　畜(xù)：這裏是"馴服"的意思。古代統治者輕視人民，把人民看作他畜養的。

⑥ 至於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這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理安：即"治安"。理：指治理得好。安：指政局安定。　斯：連詞，這就。

⑦ 一代繼承一代地統治下去。

⑧ 如果要對國家有利而統一人民的思想。　一：動詞，統一。　視聽：指思想。

⑨ 那末又有世襲大夫世世代代統治〔他們的〕封地，佔盡了諸侯國的全部國土。　世大夫：西周奴隸主貴族是世襲的，大夫也父子相承，稱爲世大夫。　祿邑：世襲大夫食祿的封地。　其：指諸侯。　封略：疆界，指國土。

⑩ 固：通"故"，因此。

留侯論　蘇軾

【作者介紹】蘇軾(公元 1037—1101 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時著名文學家。

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中進士，曾任鳳翔府簽判、開封府推官等職，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調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地方官。後又因在詩文中"譏切時政"，而被御史彈劾入獄，出獄後貶爲黄州團練副使。神宗死後，司馬光執政，蘇軾被

召到朝廷,歷任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等職。哲宗親政後,又被遠貶到惠州(今廣東惠州市)、儋州(今海南儋州市)等地。徽宗即位後遇赦內遷,途中死於常州。

蘇軾的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鬬爭中度過的。對於王安石變法,他總的傾向是反對的,爲此一再被貶甚至入獄。但當舊黨得勢後,他對司馬光等人不問新法利弊一概排斥的做法也不贊同,爲此又和舊黨發生矛盾。這種政治鬬爭中的遭遇和長期做地方官的經歷,使他對社會和人民生活加深了了解,對他的文學創作是有幫助的。在思想上,他既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又受了不少老莊和佛教思想的影響,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

蘇軾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詩詞、賦,語言流暢,感情奔放,不依傍前人,有獨創的風格,對後來的文學創作影響很大。特別是他改變了五代以來綺靡的詞風,開拓了詞的境界,在詞的發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現存有《東坡全集》、《東坡志林》等。

【説明】留侯就是輔佐劉邦建立了漢朝的張良。據《史記》記載,張良年輕時行刺秦始皇未成,亡匿下邳。一次在橋上碰到一個老人,老人要張良爲他穿鞋,又幾番折辱他,最後授予他一部兵書。後來張良熟讀兵書,終於輔佐劉邦成帝業。蘇軾對此事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見解,認爲老人折辱張良是爲了教會他"忍",並進而論證了只有"忍"才能成大事。文章寫得不落俗套,富有新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①。人情有所不能忍者②,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③,無故加之而不

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④，而其志甚遠也。

注　釋

① 節：節操，品德。

② 人情：指普通人的心理。　這句意思是：對於普通人來説，有些事情是不能忍受的。

③ 卒(cù)然：突然。　臨之：指侮辱加到他頭上。之：指大勇者。

④ 所挾持者：指個人的抱負。

夫子房之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①。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②，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③，亦以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④，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⑤，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⑥，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⑦，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⑧，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不足以死也⑨。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⑩，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⑪，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⑫，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⑬。"

注　釋

① 子房：張良字子房。　圮(yǐ)：橋。　其事甚怪：據《史記·留侯世

家》載，張良刺殺秦始皇未成，亡匿下邳。有一次在橋上碰到一個老人，老人故意把鞋掉在橋下，讓張良替他取鞋，取來後又讓張良替他穿上。張良一一照辦了。老人說："孺子可教矣。"並約後五日一早和他相會。張良兩次前往，老人都嫌他到得太晚。第三次張良半夜前往，老人授給他一部兵書。

② 微見其意：隱約地顯示出他的意圖。見(xiàn)：顯示。

③ 鬼物：據《史記·留侯世家》載：老人授予張良兵書後，告訴張良：十三年後到濟北穀城山下見到一塊黃石，那就是我。十三年後張良果然在穀城山下見到一塊黃石。

④ 刀鋸鼎鑊：指酷刑。刀鋸用以割截人的肢體，鼎鑊用來烹人。

⑤ 賁(bēn)育：孟賁、夏育。都是戰國時著名的勇士。

⑥ 鋒：鋒芒，指銳氣。

⑦ 一擊：指張良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縣東南)找了一個力士，在秦始皇巡行途中用錘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

⑧ 千金之子：指富貴人家的子弟。

⑨ 兩句意思是說，自己的生命應該珍惜，不值得爲盜賊而死。

⑩ 伊尹：湯的大臣，輔佐湯滅夏建立商朝。　太公：即吕尚，輔佐武王伐紂，建立周朝。

⑪ 荆軻：戰國時衛人，爲燕太子丹刺殺秦始皇。　聶政：戰國時韓人，爲韓卿嚴仲子刺殺韓相韓傀。

⑫ 倨(jù)傲：傲慢。　鮮(xiǎn)腆(tiǎn)：指說話不禮貌。鮮：少。腆：善。　折：挫折。指折其過於剛勇急躁之氣。

⑬ 孺子：小孩子。指張良。這是圯上老人對張良說的話，參見注①。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①。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吴者，三年而不倦②。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③，卒然相遇於草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④，油然而不怪者⑤，此固始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⑥。

注　釋

① 《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國圍鄭三月，破城而入，鄭伯投降。　肉袒：袒露上身。肉袒牽羊表示自己是臣僕的身份。
② 參見本書上册《國語·勾踐滅吴》。
③ 平生之素：指平生的交情。
④ 僕妾之役：僕妾所執的賤役。指爲老人穿鞋。
⑤ 油然：感到自然的樣子。
⑥ "驚"、"怒"都用作使動。使之驚，使之怒。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①。由是觀之，猶有剛强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注　釋

① 淮陰：指淮陰侯韓信。　辭色：言辭臉色。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載：漢四年，韓信擊破齊王田廣，派人送信給劉邦，要求立爲假齊王（代理齊王）。當時劉邦正被項羽困在滎陽，得信後大怒，破口而罵。張良陳平踩劉邦的脚，對劉邦耳語：如果禁止韓信爲王，要生變故。劉邦醒悟，接着說："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並立即派張良封韓信爲齊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①。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注　釋

① 稱(chèn)：相稱。《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讀史方輿紀要》總叙① 顧祖禹

【作者介紹】顧祖禹(公元 1624—1680 年)，字景范，自署爲常熟人(因從母氏里)，實則世居無錫宛溪，故自號宛溪，人亦稱之爲宛溪先生，明末清初地理學家。明亡後，隨其父顧柔謙移家常熟，隱居不仕。晚年一度與閻若璩等參加過《大清一統志》的編修工作，但書未成即退出。他憤恨明末官吏無能，有"關河天險"而不能守，於是在十分貧困的生活條件下，用了二十一年時間(29 歲—50 歲)寫成《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這部書對我國疆域沿革、歷代郡縣的變遷和各地的山川險要、戰守形勢，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敘述，是研究我國歷史地理和古代軍事史的重要參考文獻。清人許鴻磐作《方輿考證》一百卷，對顧書有所補訂。

【説明】《讀史方輿紀要》的總敘共分三篇。這裏選了第二、第三兩篇。

作者指出，地形在軍事上很重要；同時也强調，地形本身並不能決定戰争的勝負，同一地形在不同情況下會起不同的作用。他還指出用兵貴在隨機應變，不能受地理書的束縛；但要真正做到善於用兵，必須預先對地理情況有全面的了解，書本的作用也不能輕視。這些見解是可取的。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②。窮年累月，矻矻不休③。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④，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⑤，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⑥！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⑦，遠而周知天下之故⑧，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

注　釋

① 方輿：地的別名。宋玉《大言賦》："方地爲輿，圓天爲蓋。"這裏指地理。

② 成言：指前人的現成話，即已成定論的話。　緒論：遺留下來的言論。

③ 矻矻(kūkū)：勤勞不懈的樣子。

④ 按：考察。　稽：考核，考查。　關津：關卡渡口，指水陸要道。

⑤ 商旅之子：指行商。　征戍之夫：邊防軍士。

⑥ 好(hào)之勤，思之篤：指對這部書下了苦功夫，考慮得很深入。篤：厚實，指深入。

⑦ 起者：興起的人。可能暗指反清復明之士。　辯：通"辨"。

⑧ 故：事。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①。'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②。予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③，南窮嶺海，北上燕冀④。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⑤。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⑥。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聵聵焉⑦。所謂'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⑧，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⑨？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⑪！

注　釋

① 這是古代的俗語。見於《楚辭·卜居》和《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等文。意思是說，短有的東西尺還嫌短，長有的東西寸還有餘。也就是說，事物各有其特性和優缺點，不同的東西適合於不同的用途。

② 匠石：古代傳說中一個技藝高超的名叫石的木匠。　匠：木匠。《莊子·徐無鬼》："郢人堊(è)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堊：白土。　聽：聽任。)　兩句意思是說，很高明的木工可能不精於雕鏤的技藝。寓意與上句相同。

③ 泝(sù)：同"溯"，逆着水流方向走。這裏有探尋水源的意思。　恆：恆山。漢代以來的恆山在今河北曲陽縣西北(又名大茂山)，明代改定山西渾源縣東南的玄岳爲恆山。　岱(dài)：岱山，即泰山。古以恆山爲北岳，泰山爲東岳。這裏恆岱代表全國名山。

④ 嶺海：五嶺、南海之地，主要指今廣東、廣西一帶。　燕冀：指古代燕國和冀州的故地，包括今河北、山西和遼寧西部等地。

⑤ 涉歷：指親自遊歷過。　羈旅：長久地旅居在外。　次：停留、止宿的處所。　放曠：心情放縱開闊，不受拘束。　優游：閑暇自得的樣子。

⑥ 按：查考。　圖書：指地圖。　索：搜尋，尋找。

⑦ 了了：明白，懂得。　聵聵(kuìkuì)：不明白的樣子。

⑧ 語見《公羊傳·隱公元年》("所傳聞"下原文無"又"字)。作者引用這幾句話，意思是說傳聞所知常常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⑨ 其：語氣詞，表示反問語氣。　據：依據，憑藉。

⑩ 語見《孫子·軍爭篇》。　沮(jǔ)澤：沼澤之地。　鄉導：指熟悉當地情況的帶路人。又寫作"向導"。

⑪ 悞：同"誤"。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①？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②。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③；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④。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⑤；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⑥。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⑦。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⑧。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⑨。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⑩。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⑪。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係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⑫。'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⑬，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⑭，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⑮。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⑯，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⑰。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⑱。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⑲。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

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20]。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21]，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22]。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23]。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24]？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25]。"

注　釋

① 何常之有：有什麽經久不變的，即没有什麽不起變化的。這是個反問句，"何常"是動詞"有"的前置賓語。"之"是複指代詞。

② 函關：即函谷關。戰國時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形勢極爲險要，是秦國東邊的要塞。　劍閣：指劍山的要隘。四川劍閣縣北有大劍山、小劍山，山勢極險。三國時蜀漢在山上架飛閣（用木支架而成的道路），因此有劍閣之名。

③ 指戰國時秦國曾利用函谷關的險勢打退東方六國的進攻。　却：使……退却。

④ 迨（dài）：等到。　羣盜：指秦末的農民起義軍和其他反秦力量。

⑤ 諸葛武侯：即諸葛亮，三國時蜀漢的丞相，封武鄉侯，死後謚爲忠武侯。武侯是忠武侯的簡稱。　秦隴：指今陝西省和甘肅省東部一帶。因此地有秦嶺隴山而得名。　規：謀劃，謀取。　三輔：漢代京兆（長安一帶）、左馮翊（píngyì，在京兆以東）、右扶風（在京兆以西）三地區的總稱，相當今陝西省中部地區。諸葛亮曾屯兵漢中，屢次以祁山（在今甘肅西和縣西北）、斜谷關（在今陝西郿縣西南）等道出兵進攻曹魏。

⑥ 劉禪：劉備的兒子，繼劉備爲蜀帝，歷史上稱後主。　成都：蜀漢都城，即今四川成都市。劉禪在位的第四十一年（公元 263 年），蜀漢爲魏所滅。

⑦ 金城湯池：鐵打的城牆，滾燙的護城河。比喻防御工事的堅固可靠。培塿（póulǒu）：小土山。　邱：同"丘"。　汎濫之水：這裏指地面上的淺水。汎濫：今寫作"泛濫"。

⑧ 漢武帝好田獵，司馬相如上書勸諫。書中説萬一在田獵時突然遇到猛獸，回車不及，"枯木朽株盡爲難矣"。作者在這裏是活用了這個典故。

⑨ 九折之阪(bǎn)：曲折很多的坡道。　羊腸之徑：狹窄而曲折猶如羊腸的山道。　邛崍(qiónglái)：山名，在四川滎經縣西，山勢險要。
無景之谿：日光照不到的深谷。景：日光。谿：有水的山谷。
壑：山溝。　津：涯，水邊。

⑩ 及肩之牆：才够得着肩膀的矮牆。語出《論語·子張》。原文是："譬之宫牆，賜(端木賜，字子貢)之牆也及肩，……夫子之牆數仞。"

⑪ 漸車之澮(kuài)：指車能通過的小水溝。漸(jiān)：浸濕。《詩經·衛風·氓》："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帷裳：車上的帷幔)。"澮：水溝。
大塹：指深廣險要的江河。

⑫ 語出《係子兵法·虚實》，但引文與原文出入較大。原文是："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⑬ 微：精深微妙。

⑭ 方圓奇偶：指數。《周髀算經》卷上："商高(周初數學家)曰：數之法出於圓方。"趙爽注："圓方者，天地之形，陰陽之數。然則周公之所問天地也，是以商高陳圓方之形，以見其象，因奇耦(偶)之數，以制其法。"

⑮ 八卦：我國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它用"—"代表陽和奇數，用"--"代表陰和偶數，按三的數目配合排列成八種形式，即：☰(乾，qián)☷(坤)☳(震)☶(艮，gèn)☵(離)☲(坎)☱(兑，duì)☴(巽，xùn)。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相傳八卦是上古帝王伏羲氏所造。古人多用來占卜吉凶，認爲它包含天地萬物的道理，這當然是不可信的。不過，八卦本身的確也反映了古代的哲學思想，後來曾有不少哲學家企圖通過八卦來説明宇宙的發展規律。　九疇：傳説是大禹用來治理天下的九種大法，見於《尚書·洪範》。疇：類。相傳大禹治水成功後，有神龜出於洛水，背上有由一至九這九個數，排成縱橫各三列的方形。各列三個數字相加都是十五，兩條對角線上三個數字相加也是十五，即數學上所謂幻方。大禹由此悟出了九疇的道理。這是古人根據幻方的原理附會出來的説法。

⑯ 伍、兩、卒、旅：都是古代軍隊編制的單位。據《周禮》，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

⑰ 八陣：古代打仗調動隊伍的一種陣法，據說縱橫都是八列。相傳黃帝創八陣法以破蚩尤。後來吕尚、孫武、韓信等都用過，諸葛亮曾加以改進。 六花：唐初李靖創造的一種陣法。據說陣形像六瓣的花，故名"六花"。

⑱ 準：法則。

⑲ 陰陽無常位：指萬物不斷變化。古代哲學家認爲陰陽的矛盾是萬物發展變化的根源。 易：平易，平坦。與"險"相對。

⑳ 這句意思是，如果一銖一銖地稱量東西，一寸一寸地比量東西，最後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差誤。比喻不能拘泥於一般原則。枚乘《上書諫吴王》："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㉑ 恍惚：雙聲聯綿詞，不可捉摸的樣子。

㉒ 師心：以心爲師，指能靈活運用，不拘泥於成法。《關尹子·五鑑篇》："善弓者師弓不師羿(yì，古代傳説中善射者)；善舟者師舟不師羿(ào，古代傳説中能陸地行舟者)；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所向無前：所向無敵的意思。"無前"是説前面没有誰能擋得住。

㉓ 略：謀略。

㉔ 無乃……乎：一種固定句式，表示委婉的測度語氣，有"恐怕(只怕)……吧"的意思。 刻舟之見：比喻拘泥成法而不講實際。《吕氏春秋·察今》載：楚國有個人乘船過江，把劍掉在水中了，他馬上在船邊刻了個記號，等船停了，再從刻了記號的地方下水去找劍。

㉕ 其：語氣詞，表示祈使語氣。 恃：依賴。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①]。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

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檝也[②]，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③]；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④]。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⑤]。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⑥]，前人

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⑦，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⑧；先知井陘之陿，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⑨。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⑩；武侯之明，尚遲回於子午⑪。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⑫。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⑬，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⑭！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

注　釋

① 審：副詞，果然，的確。　重：重要。

② 北轅：向北駕轅。轅：車前駕牲畜的兩根直木。這裏用作動詞。泛：指泛舟。　西楫(jí)：向西划船。楫：同"楫"，船槳。這裏用作動詞。

③ 沮洳(jùrù)：泥濘，沼澤。

④ 仄：傾，不平。

⑤ 十步易轍：指經常改變車道。 日景(yǐng)不分：指方向分不清楚。根據太陽的影子可以辨別方向。景：影的古體。

⑥ 惘惘焉：没有主意的樣子。焉：形容詞詞尾。下文"惘然"義同。左陷大澤：據《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從垓下突圍後，"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dài，欺騙)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⑦ 形勝：地形優越的地方。 大綱：主要内容，基本情況。 條貫：條理。

⑧ 指戰國時代孫臏攻魏敗龐涓於馬陵之事，見本書上册《孫臏》。

⑨ 指楚漢戰争時期劉邦大將韓信於井陘(xíng)口擊破趙國的戰役。見本書上册《韓信破趙之戰》。 井陘：關隘名，在今河北井陘縣，古代是溝通太行山東西兩側的要道。 陘(xiá)：同"陜"(不同於"陜")。"陜"是"狹"的本字。

⑩ 曹瞞：即曹操。操小字阿瞞。 惕息：恐懼的樣子。 陽平：陽平關，在今陜西勉縣西北。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195 年)，曹操攻劉備，至陽平。劉備憑險拒守，曹操不能取勝，引兵還。

⑪ 遲回：徘徊。 子午：子午谷，在今陜西長安縣南，是古代長安和漢中之間的要道。諸葛亮屯兵漢中，多次出兵攻魏，想奪取長安等地，但一直没有成功。

⑫ 資：資助，借助。

⑬ 奇正：特殊的和正常的。這裏用作名詞，指用兵的特例和正例。

⑭ 善：完善。這裏用作使動。 僕夫：古代御車、掌馬的人稱僕夫，這裏指向導。

"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①。天子内撫萬國，外蒞四夷②，枝幹强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④，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⑤，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⑥，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畊桑水

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⑦，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⑧，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强暴⑨；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

注　釋

① 行軍：等於說用兵。《係子兵法》有“行軍篇”。曹操注云：“擇便利而行也。”宋人王晳注云：“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② 撫：安撫。　萬國：指諸侯國。　蒞(lì)：同“莅”。臨，監臨，視察。

③ 枝幹：比喻國家的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强幹弱枝”是封建時代鞏固統治的一種政策。　邊腹：邊疆和内地。

④ 經邦：治理國家。　病：害。　措置：放置，安排。　宜：適當。

⑤ 百司庶府：指朝廷管理各種事務的官府。庶：衆。　民物：人民萬物。

⑥ 監司守令：各級地方官。“監司”指監督府縣的官。“守”指府的長官。“令”指縣的長官。　民社：疑指鄉社，即老百姓。　寄：寄託。

⑦ 盤錯：盤曲交錯。本指樹根或樹枝，這裏比喻各行政區域之間疆界的錯綜複雜。　藪(sǒu)慝(tè)：疑指山澤中物産豐富的地方和生長惡物的地方。《風俗通·山澤》：“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周禮·地官·土訓》有“地慝”，指地所生惡物。　畊(gēng)：同“耕”。

⑧ 四民：指士農工商。　行役：本指爲服兵役跋涉在路上。《詩經·魏風·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這裏指因事旅行。　夷：平坦。　趨避：疾行和回避。

⑨ 折衝：制敵取勝。《韓詩外傳》：“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

“然則孫子之説固未當乎？”

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

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①。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②,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③。予小子既已奉遺命④,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⑤。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⑥。"

注 釋

① 重望:特別希望。 先知之:預先了解地利。之:指代地利。

② 舉:把……端出來。 重:重要的東西。 束手:捆住手,比喻沒有辦法。 畀(bì):給與。

③ 先君子:作者稱自己死去的父親,指顧柔謙。 所爲:義同"所以",……的原因。爲:介詞,因。 扼腕:抓住自己的手腕。這是表示悲憤的一種動作。

④ 予小子:作者對其亡父的自稱。 奉遺命:據"總敘(一)"所記顧祖禹編寫《讀史方輿紀要》是實現他父親的遺囑,所以說是"奉遺命"。

⑤ 規:規範,指證實。 稍:逐漸。

⑥ 家塾(shú):家中設立的教學的地方。 俟:等待。 來者:指今後能了解自己的(或能有作爲的)人。

原 臣①

黃宗羲

【作者介紹】黃宗羲(公元 1610—1695 年),字太冲,號南雷,浙江餘姚(今浙江餘姚市)人,世稱"梨洲先生"。他早年曾和明末宦黨魏忠賢集團的餘孽阮大鋮等作鬭争,中年時組織義軍,在四明山結寨抗清。明亡後,堅決不作清朝的官,集中力量於學術著作。他

的重要著作有《明夷待訪録》和《明儒學案》。

黄宗羲生活在我國封建社會日趨没落的時期，親身經歷了明末農民大起義和明王朝的覆滅，對封建君主制度的腐朽有較深刻的認識。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訪録》中，對封建君主制度提出了尖鋭的批判，同時，在社會經濟、政治諸方面提出了一些有民主思想的主張。

【説明】本篇選自《明夷待訪録》。作者論述了君、臣、民三者的關係，認爲君應該是爲萬民治理天下的，臣也應該爲萬民而不爲一姓，這對視國家爲"家天下"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一種大膽的否定。當然，作者對於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對於"君"、"臣"和百姓之間的階級對立，没有看到，也是根本不可能認識到的。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②，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③，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④。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⑤，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强我，未之敢從也⑥，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⑦？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⑧。是乃臣不臣之辨也⑨。

注 釋

① 原臣：從根本上推論關於臣的道理。原：推論其本原。

② "視於無形"兩句：語出《禮記·曲禮上》。意思是兒子應當善於體察父母的心意，即使父母的心意不通過言語或容色表達出來，也能够體會到。這裏是說臣善於體察君的心意。

③ 資於事父：即"資於事父以事君"，語出《禮記·喪服四制》，又見《孝經》。意思是用事父之道以事君。資：憑藉。

④ 羣工：指羣臣，百官。

⑤ 以……起見：爲……着想。

⑥ 非其道：指不合乎爲君之道。其：指合適的。 即：即使。 以形聲强我：意思是有明確的表示强制我去做某事。

⑦ 這三句是說，即使在朝廷上做官，也不敢答應，何況是爲君而死呢？許：答應。

⑧ 這幾句用晏子的意思。《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莊公爲大夫崔杼所殺，有人問晏嬰，是爲君而死，還是離開齊國。晏嬰回答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難道是爲了吃飯），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担當此禍）。" 私暱：君主所寵信親近的人，指宦官宮妾等。

⑨ 這就是臣和不是臣（而是宦官宮妾）的區别。

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①；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②，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③。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④；苟無系於社稷之存亡⑤，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⑥。夫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⑦？

注　釋

① 以謂：以爲。謂：通"爲"。
② 牧：古代統治階級把統治人民比做牧人牧養牲畜。
③ 彖(tuó)：一種口袋。
④ 講：研究。　之：前兩個"之"字是代詞，指人民，第三個"之"字是連詞。
⑤ 系：關聯。　社稷之存亡：指王朝的存亡。
⑥ 誠臣：指忠於自己職責的臣。　纖芥：形容細微。
⑦ 這三句意思是說，古代的臣之所以爲臣，是在於這樣(只關心君的存亡)呢？還是在於那樣(首先關心人民的憂樂)呢？

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①，秦政、蒙古之興②，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③。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④，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⑤。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⑥，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⑦，從曳木者以爲良⑧，而曳木之職荒矣。

注　釋

① 是天下成爲治的原因。
② 秦政：秦始皇，姓嬴名政。　蒙古：指元朝。
③ 與(yù)：關係。
④ 水火：比喻極端的痛苦。《孟子·梁惠王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⑤ 《淮南子·道應》："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邪(yé)"和"許(hǔ)"都是象聲詞。

⑥ 紼(fú)：大繩子。

⑦ 前一個"曳木者"比喻臣，後一個"曳木者"比喻君。

⑧ 從(zòng)：縱，縱使，即使。

嗟乎！後世驕君自恣[①]，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②]，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③]，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④]。萬曆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⑤]。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⑥]。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⑦]。而責之反是[⑧]，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⑨]，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⑩]？

注　釋

① 自恣：放縱自己。

② 草野：指民間。

③ 應於上：指應皇帝之命出來做官。

④ 躋(jī)：升。這裏是"使進入……的行列"的意思。

⑤ 萬曆：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公元1573—1620年)。　張居正：萬曆時的宰相。

⑥ 師傅：指古代太師、太傅、太保一類的官，是最高的官位，即所謂的"帝王之師"。　受：指接受神宗的禮遇。

⑦ 坐：因。　聽指使於僕妾：指張居正聽命於皇帝親信的太監馮保。明神宗即位時，張居正曾與馮保密謀排斥執政的大學士高拱；後來張居正又迎合馮保，貶謫了上疏請治宦官的給事中趙參魯，斥退了馮保所不悅的內侍。

⑧ 反是：與此(不能以師傅自待)相反。

⑨ 浸淫：逐漸受影響。　鵠(gǔ)：箭靶的中心。這裏引申爲準則、標

準。

⑩ 實同：指都是共治天下的。

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①]？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②]。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③]，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注　釋

① 在以宗法制度爲基礎的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把父子君臣的關係都說成是絶對服從的關係。在這段文章中，黄宗羲否認君臣關係猶如父子，這是有進步意義的。

② 君臣的名分，是根據天下而産生的。

③ 這樣説來，所謂臣，他的名分有多種變化。即有時是君之路人，有時是君之僕妾，有時是君之師友。

古代漢語常識

（十三）古代的姓氏和名號

我國古代人的姓氏和名號比現在複雜。秦漢以前，同一個人可以有好幾種稱呼的辦法；到戰國時期，才逐漸固定下來；秦漢以後，就基本和現在一致了。下面先談姓氏的起源和變化。

姓究竟起源於什麽時代呢？從不少古姓以女字作偏旁來看，大概在母系社會就已經有姓的分別了。爲什麽需要有姓的區別呢？班固在《白虎通義》中作了一個回答，他說："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班固的話可以歸結爲三點：

第一，姓是"紀世別類"的，也就是說，早期的姓是一種族號。它不是個別人、也不是個別家族的稱號，而是整個氏族的稱號。在我國遠古社會傳說的氏族，如：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少皞，嬴姓；太皞，風姓。在氏族社會中，原本存在許多不同的氏族。"百姓"這個詞語，最早很可能就是指的衆多的氏族。顧炎武說："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① 這二十二個姓是：嫗、

① 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三。

姒、子、姬、風、嬴、己、任、姞、祁、羋(mǐ)、曹、董、姜、偃、歸、曼、熊、隗、漆、妘、允。見於春秋時代的二十二個姓也就是遠古二十二個氏族延續到春秋時期的後代。

第二，姓有"別婚姻"的作用。在氏族社會中，同姓不婚，實質上就是同一氏族内部的人不得通婚。恩格斯説："氏族的任何成員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這是氏族的根本規則，維繫氏族的紐帶；這是極其肯定的血緣親屬關係的否定表現，賴有這種血緣親屬關係，它所聯合起來的個人才成爲一個氏族。摩爾根由於發現了這個簡單的事實，就第一次闡明了氏族的本質。"① 恩格斯高度肯定了氏族内部不得通婚的作用，可見作爲氏族稱號的姓在我國遠古社會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古人早已指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② 他們已經知道近血緣婚姻對後代遺傳不利，因此同姓不婚的規定一直爲我國歷代所遵守。我們今天同姓可以結婚，是因爲現在的姓與遠古時代的姓已經大不一樣了。現在同姓的人有的雖有血緣關係，但已經非常遥遠，有的根本就不存在什麽血緣關係了。而血緣關係很近的男女，現在也仍然是不應該通婚的。

第三，姓有"崇恩愛，厚親親"的作用。什麽叫"崇恩愛，厚親親"呢？這不單是指人倫關係、思想感情的親疏厚薄問題，更重要的牽涉到政治權利、物質利益的問題。恩格斯説："氏族的名稱一開始就同氏族的權利密切聯繫在一起。"③ 因此，在氏族社會中，同氏族的成員平等地享有氏族内部的各種權利。到了奴隸社會，"百姓"指的就是貴族，而奴隸是没有姓的。即使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一般平民也還是没有姓。如《左傳》中的鉏麑、靈輒，《莊子》中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82頁。
② 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③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83頁。

的庖丁、匠石等，都是有名無姓。貴族有姓，平民無姓，因此姓也成了區分階級地位的一個標誌。

我國上古時期，不僅有姓，而且有氏。氏和姓既有聯繫，又有分別。姓是一種族號，氏是姓的分支。《左傳·隱公八年》："因生以賜姓。胙(zuò，賜)之土而命之氏。"孔穎達疏："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這就是説，姓是舊的族號，氏是後來子孫繁衍、各個分支的特有稱號。例如：子是殷人的姓，姓子的下面又分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等；姬是周人的姓，姓姬的下面又分孟氏、季氏、孫氏、游氏等；姜是齊人的姓，姓姜的下面又分申氏、吕氏、許氏、紀氏、崔氏、馬氏等。姓是不變的。而氏的變化很大。顧炎武説："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例如，周人以姬爲姓，據傳是從黄帝時連續下來的。陳人以嬀爲姓，據傳是從虞舜時代連續下來的。儘管這不是有史可查的記載，但一定經過了千百年没有變化，這是可以肯定的。而氏呢？往往隔一兩代就可能發生變化。例如，春秋末年楚國的伍子胥，本以伍爲氏，他在吴國被殺後，兒子逃到齊國避難，改爲王孫氏(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晉國的荀氏由於荀林父將中行，荀林父的後代就爲中行氏；荀林父的弟弟荀首爲下軍大夫，他的采邑在知這個地方，於是荀首的後代就以知爲氏。也有本人就改變氏的。例如，陳完，本以陳爲氏，由於陳國發生内亂，他出奔到齊國，於是就改爲田氏。

以上情況都説明姓是不能變的，而氏則可以自立。自立有種種複雜的情況，比較常見的有：

以受封的邑名爲氏，如：

知罃　羊舌肸　解狐　臼季

以所居住的地名爲氏，如：

西門豹　北郭騷　南宫适(kuò)　百里奚

以官名爲氏，如：

卜偃　史墨　司馬穰苴　樂正克

以祖先的字或謚號爲氏，如：

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

莊蹻(楚莊王之後，"莊"是謚號)

諸侯的兒子稱公子，公子的兒子稱公孫，公孫的兒子往往以其祖父(即公子)的字爲氏，例如宋桓公的兒子公子目夷，字子魚，孫子公孫友，公孫友的兒子就以其祖父公子目夷的字(子魚)爲氏，稱魚苕、魚石。魯桓公的三個兒子公子慶父字仲，公子牙字叔，公子友字季，他們的後代分別以仲孫(後改孟孫)、叔孫、季孫爲氏，成爲魯國掌握實際政權的三大家族，世稱"三桓"。

戰國以後，人們往往以氏爲姓，姓氏逐漸合而爲一，到了漢代，通稱爲姓，而且自天子以至於一般平民就都可以有姓了。

上文已經説過，上古同姓不婚，姓是用來别婚姻的；因此在戰國以前，男子只稱氏，不稱姓。顧炎武説："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日知録》卷二十三)。而女子却必須稱姓。顧炎武説："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同上)這是對的。爲了"别婚姻"，貴族婦女的姓比名更爲重要，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區别，則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例如：

孟姜　伯姬　仲子　叔姬　季芈

出嫁以後如果要加以區别，就採用下列幾種方法：

1. 在姓上冠以所自出的國名或氏。例如：

齊姜　晉姬　鄭姬　秦嬴　陳嬀

國姜(國，氏)

2. 嫁給别國的國君，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例如：

秦姬　芮姜　息嬀　江芈

3. 嫁給别國的卿大夫，在姓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例如：

趙姬(趙衰妻)　　孔姬(孔圉妻)

秦姬(秦遄妻)　　棠姜(棠公妻;棠,邑名)

4. 死後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謚號。例如:

武姜(鄭武公妻)　　穆姬(秦穆公妻)

文嬴(晉文公妻)　　文姜(魯桓公妻)

如果不需要區別時,可以在姓下加"氏"字的辦法稱呼婦女。例如武姜被稱爲姜氏,敬嬴(魯文公妃)被稱爲嬴氏,驪姬(晉獻公妃)被稱爲姬氏,等等。這種辦法在封建時期一直被沿用,有的婦女連名號都没有,只能稱爲某某氏,在解放前的農村里,也還普遍存在這種現象。

下面談古人的名號。

古人有名有字,舊説上古嬰兒出生三個月後由父親命名。男子二十歲成人舉行冠禮(結髮加冠)時取字,女子十五歲許嫁舉行笄(jī)禮(結髮加笄)時取字。名和字之間往往有意義上的聯繫。例如宰予,字子我;端木賜,字子貢;冉耕,字伯牛;屈原,名平,字原(《爾雅·釋地》:"廣平曰原"。)。名和字甚至可以是一對反義詞,例如曾點,字晳。(《説文》:"點,小黑也";"晳,人色白也"。)

由於詞義的變遷,有的名和字在今天已經不容易看出它們之間意義的聯係。例如顔回,字子淵。(《説文》:"淵,回水也。"回水指旋轉的水。)樊須,字子遲。(古代"須"和"遲"都有待的意思。)有時名和字之間只是一種偶然的聯繫,就更不容易看出它們之間的關係了。例如孔子,名丘,字仲尼。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父叔梁紇和母顔氏"禱於尼丘(山名)",遂生孔子,因此名丘,字仲尼。從這個傳説可以看出,古人的名和字之間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聯繫,其中有一些聯繫,是我們今天完全無法看出來的。

周代貴族男子字的前面常常加"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

後面有時加"父"或"甫"表示性别,用這種辦法構成的男子字的全稱共三個字。例如:

伯禽父　仲山甫　仲尼父　叔興父

比較常見的情況是省去"父"(甫)字,例如:

伯禽　仲尼　叔向　季路

有時也可以省去排行,例如:

禽父　尼父　羽父

也有只以排行爲字的,例如管夷吾字仲,范睢字叔,魯公子友字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春秋時男子取字最普通的方式之一是加"子"字,這是因爲"子"是男子的尊稱。例如:

子産(公孫僑)　子犯(狐偃)　子胥(伍員)

子淵(顔回)　子有(冉求)　子牛(司馬耕)

這個"子"字有時可以省去,如顔回、冉求、司馬耕可以直接稱爲顔淵、冉有、司馬牛。

上古時期,名和字連着説的時候,通常是先稱字,後稱名,例如季(字)友(名)、孟明(字)視(名)、白乙(字)丙(名)、孔父(字)嘉(名)、叔梁(字)紇(名)等等。漢代以後,則往往先名後字,例如:曹丕《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名)文舉(字)、廣陵陳琳(名)孔璋(字)、山陽王粲(名)仲宣(字)、北海徐幹(名)偉長(字)、陳留阮瑀(名)元瑜(字)、汝南應場(名)德璉(字)、東平劉楨(名)公幹(字)。"王安石《游褒禪山記》:"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名)君玉(字)、長樂王回(名)深父(字)、余弟安國(名)平父(字)、安上(名)純父(字)。"

上古尊卑等級森嚴,尊對卑稱名,卑自稱也稱名;對平輩或尊輩則不能稱名,只能稱字,甚至連字都不能稱(例如對父母)。這種稱名、稱字表現尊卑關係的辦法一直沿用到後代。試以《論語》爲

例。孔子自稱丘,這是謙稱。孔子對弟子稱名,例如: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學而》)〔端木賜,字子貢〕

求,爾何如?(《學而》)〔冉求,字子有〕

弟子自稱也稱名。例如: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顏回,字子淵〕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陽貨》)〔仲由,字子路〕

弟子當着老師稱呼其他弟子也稱名,例如: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先進》)〔顓孫師,字子張。卜商,字子夏〕

(曾皙)曰:"夫子何哂由也?"(《先進》)〔仲由,字子路〕

記録《論語》的人對孔門弟子一般都稱字,例如:

顏淵、季路侍。(《公冶長》)〔季路,即子路〕

樊遲請學稼。(《子路》)〔樊須,字子遲〕

只有對曾參稱"曾子"不稱字,對有若也有三次稱"有子"不稱字,所以有人推想《論語》是曾參和有若的門人所記的。

除名和字外,還有别號(别字)。字是成年時由尊輩代取的,别號往往是自取的。别號可以是三個字或三個字以上,例如葛洪自號抱朴子,陶潛自號五柳先生,李白自號青蓮居士,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蘇軾自號東坡居士。但常見的别號也是兩個字,例如王安石,字介甫,别號半山;陸游,字務觀,别號放翁;辛棄疾,字幼安,别號稼軒。三個字以上的别號有時候也可以壓縮爲兩個字,例如白香山、蘇東坡。兩個字的别號和字在應用上没有什麽顯著區别,有的人甚至以稱號爲常,不大被人稱字,例如,白居易字樂天,蘇軾字子瞻,陸游字務觀;但經常被人稱爲白香山、蘇東坡、陸放翁。

對人稱字或稱號本是表示尊敬,有人認爲這樣還不够,於是就稱官爵,稱地望(出生地或住地),例如杜甫被稱爲杜工部(杜甫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王安石被稱爲王臨川(王安石是江西臨川人)。有的甚至以姓的郡望作爲專稱,例如韓愈被稱爲韓昌黎,只

是因爲昌黎韓氏是望族,實際上韓愈並不是昌黎人。

附帶提一下,唐代詩文還常常見到以排行相稱,或以排行和官職連稱的情況。例如白居易被稱爲白二十二,元稹被稱爲元九,李紳被稱爲李二十侍郎。這種排行是按照同曾祖兄弟的長幼次序來排算的,並不是同父兄弟的排行。

古代帝王、諸侯、高官大臣死後,朝廷按照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根據他們的生平行爲給予一個稱號,稱爲謚或謚號。謚號是固定的一些字,根據死者生前事跡選用其中某一兩個字作爲死者的謚號,以褒貶其善惡。用作謚號的字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帶褒義的,如"文、武、昭、景、惠、穆"等;二是帶貶義的,如"靈、厲、幽、煬"等;三是表同情的,如"哀、懷、愍、悼"等。上古謚號多用一個字,但也有用兩三個字的,例如:

周平王　齊桓公　秦穆公　晉文公

楚考烈王　趙孝成王　睿聖武公(衛武公)

後世謚號除皇帝外,大多用兩個字,例如:

文成侯(張良)　忠武侯(諸葛亮)

昭明太子(蕭統)　武穆王(岳飛)

謚號按説應該是死者生前事跡和品德的概括,但選用的謚號實際是根據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決定的,因此往往不符事實,甚至是完全虚僞的,例如秦檜死後竟被宋高宗謚爲"忠獻"(到宋寧宗時才改謚爲"繆醜")。

除朝廷加謚以外,還有私謚。這是有名望的學者死後其親友門人所加的謚號。例如東漢陳寔死後,去弔唁的據説有三萬多人,謚爲文範先生;晉陶潛死後,顔延年爲他作誄,謚爲靖節徵士;宋黄庭堅死後,門人謚爲文節先生。

稱謚號也是一種表示尊敬的辦法,有些人的謚號經常被後人稱呼,幾乎成爲别名了,例如岳武穆、昭明太子、陶靖節,等等。

最後簡單談談避諱的問題。

所謂避諱，就是不直稱君主或尊長的名字。凡是遇到和君主、尊長的名字相同的字，用改字或缺筆的辦法來迴避。這樣做的結果往往造成語文上的一些混亂，試舉一些例子：

秦莊襄王名子楚，秦朝把"楚"改爲"荆"。《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二年，秦王復召王翦使將擊荆。""荆"就是"楚"。

漢高祖名邦，"邦"改"國"。《論語·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殘碑作"何必去父母之國"。

漢文帝名恒，"恒"改爲"常"，在《史記》中，恒山被改爲常山。

隋煬帝名廣，"廣"改爲"博"，隋曹憲爲《廣雅》作音釋時，把書名改爲《博雅》。

唐太宗名世民，"世"改爲"代"或"系"，"民"改爲"人"，柳宗元《封建論》把"三世"改稱"三代"，把"生民"改稱"生人"，《捕蛇者説》把"民風"改爲"人風"；《世本》一書改名爲《系本》。

唐高宗名治，"治"改爲"理"，或"持"，或"化"。柳宗元《封建論》"繼世而治"寫成"繼世而理"。李賢把《後漢書·曹褒傳》"治慶氏禮"改成"持慶氏禮"，把《後漢書·王符傳》"治國之日舒以長"改成"化國之日舒以長"。

清聖祖（康熙）名玄燁，"玄"改爲"元"，"燁"改爲"煜"。清人著作或清刻古書中，許多應該是"玄"字的，如"玄鳥、玄武、玄黄"等，都寫成了"元"。

以上是避君諱的例子。避家諱的例子，如：

淮南王劉安的父親名長，"長"改爲"脩"。《老子》："長短相形"，《淮南子·齊俗訓》引作"短脩相形"。

蘇軾的祖父名序，蘇洵文章改"序"作"引"，蘇軾爲人作序又改用"敍"字。

王國以後，不但要避諱和君主或尊長名字相同的字，連音同或

音近似的字也要避諱。隋文帝的父親名忠,因爲"忠"、"中"同音,於是連帶避"中"字,"中"改爲"内",官名"中書"改爲"内史"。李賀的父親名晉肅,因爲"晉"和"進"同音,竟因此不能舉進士,韓愈專門爲此事寫了一篇《諱辯》爲李賀辯解。

除避諱改字外,還有避諱缺筆,這是到唐代才開始有的。例如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世"字作"卋";宋代避宋真宗趙恒諱,"恒"字寫作"恆";清代避清世宗胤禛諱,"胤"字作"胄",避清宣宗旻寧諱,"寧"字作"甯";唐以後,避孔子諱,"丘"字作"丠";等等。

(十四)古代的職官

我國古代的職官制度,歷代都有所不同,甚至在一個朝代之内,也常有種種變化,情況相當複雜,這裏不可能全面加以論述。秦漢以前,我國還缺乏完整的記載官制的資料,從一些文獻中可以看出,當時我國還没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官制。例如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官制就不相同,楚國的最高文官稱爲令尹,次於令尹的是武官上柱國。這就和其他各國不同。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官制,把官吏分爲中央和地方兩類。漢代基本沿襲秦制,以後歷代雖然有種種變化,但兩千年來大致是以秦漢官制作爲基礎發展演變的。從《漢書·百官公卿表》開始,歷代史書對各代官制都有專門的記載,爲我們保留了一大批比較完整的官制資料。下面分爲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兩部分,以秦漢官制爲主,對古代的職官做一些簡要介紹。

一、中央官制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設三公九卿,組成中樞機構。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是中央最高軍政長官。丞相位最尊,稟承皇

帝意旨佐理國政;太尉協助皇帝掌管全國軍事;御史大夫是皇帝的秘書長,負責監察,並幫助丞相處理事務。三者在權力上有分工,又能起某種相互制約的作用。漢初沿襲秦制。漢武帝時廢去太尉一職,改爲大司馬,由皇帝寵信的外戚近臣担任,逐漸成爲事實上的執政,丞相地位雖尊,權力却逐漸縮小,例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助國政,其權勢就遠在丞相之上。西漢末年又把丞相改稱大司徒,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與大司馬仍合稱"三公"(又稱三司),都是宰相。(司徒、司空和司馬是從西周就開始設置的官職,當時司徒掌管教化,司空掌管工程,司馬掌管軍隊,和漢代並不相同。)

九卿是秦漢時期中央行政機關的長官,即:(1) 奉常,掌宗廟禮儀。漢景帝時改稱太常。(2) 郎中令,管宫廷侍衞。漢武帝時改稱光禄勳。(3) 衞尉,管宫門近衞軍。漢景帝時一度改稱中大夫令。(4) 太僕,管皇帝車馬。(5) 廷尉,掌刑法,是最高法官。有時改稱大理。(6) 典客,管理各少數民族和外國來朝事宜。漢景帝時改稱大行令,漢武帝時又改稱大鴻臚。(7) 宗正,管理皇族事務。(8) 治粟内史,管理租税賦役。漢景帝時改稱大農令,漢武帝時又改稱大司農。(9) 少府,管宫廷總務。九卿之中,廷尉、典客和治粟内史管的是政務,其餘六卿管的是皇帝宫廷的事務。由此可以看出,在秦漢官制中,宫廷服務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負責宫廷事務的官吏由於能够接近皇帝,對決定政事常常能起很大作用。

九卿之外,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中央行政長官,如中尉,掌管京師治安(漢武帝時改稱執金吾);將作少府,掌管營建宫室(漢景帝時改稱將作大匠);等等。

以九卿爲主的各中央行政長官都各有屬官。有一些屬官由於能接近皇帝,官階雖然不高,但職位相當重要。例如郎中令(光禄勳)的屬官有大夫和郎,都能接近皇帝。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漢武帝時改稱光禄大夫)等,雖是散官性質,但能接近皇帝,提出意見,諫大夫則是專職諫官。

郎是皇帝侍衛官的通稱,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除議郎掌顧問應對以外,其他諸郎都是"掌守門户,出充車騎"。漢武帝時又增置期門、羽林,都是郎一類的屬官,因此又稱爲期門郎、羽林郎。

漢代還有所謂加官,是本官之外另加的官職。大臣得到加官,就可以出入宫廷,經常接近皇帝。漢代的加官有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常侍、給事中等。加侍中就能出入宫禁,成爲皇帝的親信;加左右曹就能處理皇帝的文書;加諸吏就能對宫廷官員進行監察和彈劾。散騎是皇帝的騎從,常侍是皇帝的侍從(東漢時改由宦官專任),給事中就是在内廷行走的意思,可以備皇帝顧問應對。漢以後各代多仍有給事中官職,但不再是加官,而是正員了。在各種加官中,侍中最貴,左右曹和諸吏最有權。

西漢時期,"三公"的權力是比較大的。到東漢時,"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後漢書·仲長統傳》),三公已經没有實權,變成只處理例行公事的高級官吏,臺閣反而成爲實際上的宰相府了。

所謂臺閣,原指尚書機構尚書臺,是宫廷中的辦事處。尚書本是九卿中少府的屬官,漢初時職位並不高,只是在皇帝左右處理文書,是一般秘書性的工作。由於事務逐漸增多,發展爲尚書臺,首長是尚書令,副職是尚書僕射,分曹辦事,每曹設尚書一人,權力也逐步擴大集中,成爲掌握國家實際權力的機構了。

魏文帝時,鑒於東漢尚書臺的權勢太大,把它改爲外圍的執行機構,另外設置以中書監和中書令爲首長的中書省,參掌中樞機密。南北朝時,鑒於中書省的權勢日大,又設置以侍中爲首長的門下省,對中書省加以限制,這樣,就形成了皇朝中央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分職的制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中書

令、侍中、尚書令分别代表三省，共同幫助皇帝處理政事，只要被皇帝倚重，就可以算是宰相，這種三省分職的制度，是隋唐時期中央官制的基礎。

唐代因爲唐太宗曾任尚書令，以後就不再以此官授人，而以左右僕射爲尚書省的首長。唐太宗又認爲中書令和侍中的官位太高，不輕易授人，常委派其他官員加上"參議朝政"、"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的名義掌宰相之職。高宗以後執行宰相職務的稱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些官員成爲實際上的宰相，而三省的首長則没有實際權力，徒具虚名了。同平章事常常不只一人，人多的時候就輪流處理日常事務，遇到重大行政事務就共同見皇帝研究處理。

宋代中央由中書和樞密院分掌文武二柄，號稱二府。樞密院類似秦代的太尉府，正副首長是樞密使和副使。元代以尚書省、中書省爲宰相府，以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爲宰相。後廢尚書省，歸併於中書。明代廢中書省，皇帝親理國政，以翰林院官員加龍圖閣大學士等銜草擬詔諭。後來大學士逐漸參與大政，成了實際上的宰相。清沿明制，到雍正時成立軍機處協助皇帝處理政事，大學士就没有什麽職權了。

下面説到六部。

從東漢到隋唐，尚書省(或尚書臺)是行政的總負責機構。由於事務繁多，尚書省内分曹辦事，每曹設尚書一人，這是後世中央各部的前身。隋以前分曹没有一定的制度，到隋代才定爲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屬於尚書省。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爲户部。此後歷代相承，作爲中央行政機構的六部制一直沿襲到清代，基本未變。

六部的職責分工大致是：

(1) 吏部：掌官吏的任免、銓敍、考績、升降等。

(2) 户部：掌土地、户口、賦税、財政等。

(3) 禮部：掌典禮、科舉、學校等。

(4) 兵部：掌全國軍政。

(5) 刑部：掌刑法、獄訟等。

(6) 工部：掌工程、營造、屯田、水利等。

各部的首長稱爲尚書，副首長稱爲侍郎。部下設司，司的首長稱爲郎中，副首長稱爲員外郎。屬官有都事、主事等。這些官名一直沿用到清代。

自從六部成立以後，諸卿的職權逐漸變小，有的卿由於職務併入有關部司，後來就裁撤了。

歷代的中央機構還有監察官和諫官。監察官對百官進行糾察彈劾，諫官對皇帝進行規諫。監察機構稱御史臺，首長是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屬官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等。監察官統稱臺官，和諫官合稱爲臺諫。諫官稱爲諫大夫或諫議大夫。唐代除諫議大夫外，又增設補闕、拾遺，三者各分左右，分屬門下和中書二省。和諫官同居門下省的有給事中，負責審閱各部奏章和封駁中書省所擬的詔旨。明代給事中負責稽查六部，並兼任前代諫議、補闕、拾遺的職務，所以後來俗稱給事中爲給諫。清雍正時給事中和御史同屬都察院，這樣，御史也就稱爲臺諫了。

我國古代在中央還有一些不屬於一般行政系統的官職。例如翰林待詔或翰林學士，是皇帝的文學侍從性質，常應詔代皇帝草擬詔令、應和文章。侍讀學士或侍講學士是侍奉皇帝讀書的文人。我國歷代都有史官，秦漢稱爲太史，魏晉稱爲著作郎，唐宋以後稱爲修撰、編修等。掌管圖書典籍的官員歷代有蘭臺令史、祕書郎、校書郎等。此外，古代還有博士、助教等官，秦漢時博士掌通古今，備顧問，比較重要，魏晉以後則是國子監和太學的教官，助教是其副職。

這一類官職大都與文化有關，其中翰林學士比較重要。翰林

學士是唐玄宗時開始設置的,起初只是等待皇帝宣詔起草文件,到唐德宗以後,逐漸參與皇帝的機密詔令,成爲皇帝的顧問和幕賓,常常可以由此升爲宰相。明清兩代的翰林則是參加殿試、考中進士以後所授的官職,已經不直接參與政事。但歷代都認爲翰林官比較清高尊貴,做宰相的如果不是翰林出身就不够光彩,從唐代到清代風氣一直是如此。

二、地方官制

春秋戰國時期,郡縣兩級的地方行政單位就已經初步形成。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把天下分爲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郡),郡下設縣。郡和縣的長官都由朝廷任命,可以隨時調動。此後各代的地方行政單位都是以秦代的郡縣制爲基礎的。

兩千年來,我國地方行政的基層單位始終是縣。秦漢時一縣大致方一百里。人口稠密的地方,面積就小一些;人口稀少的地方,面積就大一些。一縣之內,以十里爲一亭,亭有亭長,掌捕盜賊;十亭爲一鄉,鄉官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賦稅,游徼掌捕盜賊。萬户以上的縣,長官稱令,不及萬户的縣,長官稱長;另有縣丞助理縣政,縣尉掌管治安。隋唐縣的長官統稱令。唐代中葉以後直到五代,形成藩鎮割據,各地縣令都由地方勢力所把持。宋代開國以後,爲了恢復朝廷對縣一級政權的控制,由中央派官員出掌縣政,稱爲"知某縣事",簡稱知縣。元代稱爲縣尹。明清兩代又沿用了知縣的名稱。歷代在縣的長官之下都有各種屬官,各有不同職掌。

秦漢縣以上的行政單位是郡。秦代郡的行政長官是郡守,掌軍事的是尉,掌監察的是監御史,簡稱監。三者分工和中央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完全相同。漢代郡守改稱太守,後因兼領軍事,所以有郡將之稱。郡的屬官中比較重要的是督郵,負責考察所屬

各縣官吏的功罪善惡，並督治地方豪强姦惡，權力比較大，到唐以後才廢去。

漢代和郡平行的還有"國"，這是皇帝子弟和功臣的封地，所以也稱"諸侯王國"。漢初諸侯王國設官全仿中央，吴楚七國之亂以後，爲了削弱諸侯王國的勢力，把諸侯王國的職官加以裁削，由中央派"相"處理行政。相的地位和郡太守相當，俸禄都是二千石，所以漢代往往用二千石作爲"郡國守相"的代稱。

漢武帝時，爲了加强中央的統治力量，把全國分爲十幾個監察區，稱爲州或部，每州設刺史一人(後有時稱爲牧)，監察所屬郡國。京師所在的州置司隸校尉，略如刺史。刺史的屬官有别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等。别駕隨刺史出巡，治中主管文書。東漢戰争頻仍，刺史(或州牧)都掌兵權。魏晉南北朝刺史多帶將軍稱號，並允許成立軍府，自置僚屬，權勢很大。這樣，刺史就有兩套屬官，一套是屬於監察系統的别駕、治中等，一套是屬於軍事系統的長史、司馬、參軍等。

南北朝時地方官制最爲紊亂，爲了安置官吏，濫立許多州郡縣名目。南朝由於是從北方遷到南方偏安的，還有不少沿用北方原有名稱的所謂僑州郡縣。隋文帝統一中國後，廢郡一級的官，只存州縣兩級，唐代因之，縣以上的行政單位或稱州，或稱郡。稱州時長官是刺史，稱郡時長官是太守。唐代刺史是州的行政長官，實際上等於太守，和漢代刺史的職權很不相同。南北朝時代刺史的兩套屬官也就參用爲行政系統的官號了。唐太宗時把各州的治中改爲司馬，别駕改爲長史，就是合併了兩套屬官的名稱。了解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柳宗元貶爲永州司馬、白居易貶爲江州司馬，都是不掌武事的，實際上貶謫的司馬是任何實權也没有的。

唐代中央對地方的監察起初是派員出巡各州，稱爲黜陟使，有權罷免或提升地方官吏。唐太宗時把全國分爲十道(玄宗時增爲

十五道),每道由中央派官吏一人巡察所屬州縣,先後稱爲巡察使、按察使、採訪處置使、觀察使,職權和漢代的州刺史相似。唐代還聚邊境數州爲一鎮,設節度使,兼度支、營田、觀察等使,總攬一方軍政、民政、財政和監察大權。原意是防外族侵略,只設於邊防重鎮,後來内地也普遍設置節度使,逐漸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宋代廢藩鎮制度,節度使只是優寵將帥大臣和宗室勳戚的虚銜。元代連這個虚銜也廢去了。

宋代縣以上的行政單位是州,州政由中央派員前往管理,稱爲"知某州軍州事"("軍"指地方軍隊,"州"指民政),簡稱知州。州還有通判,有權和知州共同處理州事,並監督知州的行動,又稱監州,也由中央直接派遣。州的屬官重要的有判官和推官,判官管行政,推官管司法。和州平行的還有府、軍、監,設官和州大致相同。宋代仿效唐代在州上設道的辦法,把全國分爲十五路,各路設轉運使等官,主要掌所屬州郡的水陸轉運和財賦,後來權力擴大,有時也兼管刑法和民事。

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機構是行中書省,體制類似中央,也有丞相、參知政事等官。明初沿襲元制,後來改稱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布政司,但習慣上仍稱爲"省",長官爲左右布政使,負責一省的政務。有戰事時,派朝臣出巡地方,處理軍務,稱爲巡撫。如果戰事牽連數省,巡撫不能解決,則派總督處理。總督和巡撫都是臨時性的,不算正式地方官。到了清代,總督和巡撫才成爲固定的"封疆大吏"。巡撫是省級的最高長官,比較偏重民政;總督則總攬一省或兩三省的軍民要政,比較偏重軍政。一省可以只有巡撫而無總督,也可以由總督兼管巡撫事,並無嚴格的規定。布政使則成爲他們的屬員,只管財政和人事,通稱藩臬。另有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刑事案件,通稱臬臺。

明清一省分爲數道,道有道員,稱分守道、分巡道。(管理全省

某一特定職務的官吏也稱"道",如糧儲道、兵備道等。)道下有府,府的長官稱爲知府,屬員有同知、通判等。府下一般都有州,州的長官稱知州,屬官有州同(同知)、州判等。州下有縣,長官即知縣。但是,有的州相當於府,直隸州是京都所在,它的地位就略等於府。也有一些散州,雖然隸屬於府,但實際地位和縣相當。

三、品階勳爵

古代把職官分爲若干等級,通稱爲"品"。漢代根據禄石的多少定官位的高低,例如九卿是中(zhòng,滿)二千石,刺史、太守等是二千石,縣令是六百石到千石,禄石不同,月俸收入不同。曹魏時職官分爲九品,一品最高,九品最低,以後各代基本因之,只是有時分得更細一些,例如明清兩代,九品各分正從,共十八級。隋唐時九品以内的職官稱爲流内,九品以外的稱爲流外。清代不列入九品之内的官稱爲未入流。

隋唐時期把有職務的官稱爲職事官,没有職務的官稱爲散官,散官也有品級,作爲標志官員身份級别的稱號,稱爲"階",通稱爲階官。以後各代都有階官,只是名稱和品級不盡相同而已。唐宋時一個人的階官品級和他所擔任的職事官品級不一定相同。階官高於職事官,則在職事官上加"行"字;階官低於職事官,則在職事官上加"守"字;階官比職事官低二品,則加"試"字。

從唐代開始,又採取前代某些散官官號略加補充作爲酬賞軍功的勳號,稱爲"勳",通稱爲勳官。勳官也分級,如唐代有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等十二級。明代文官也有勳號。清代勳和爵就合而爲一了。

我國歷代都有封爵的制度。舊説周代封爵分爲公侯伯子男五等。漢代封爵只有王侯兩等,漢初異姓也可以封王,後來封王只限

於皇帝同姓。三國以後，歷代封爵制度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同姓封王基本一致，異姓除少數例外，一般只封爲公侯伯子男。至於各代封爵的差別，就不一一列舉了。

以上簡略地介紹了我國古代中央和地方官制的一些情況。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古人提到官名時，有時喜歡襲用前代舊稱。例如中央的六部，和《周禮》所載的六官大致相當：吏部相當於天官大宰（冢宰），户部相當於地官大司徒，禮部相當於春官大宗伯，兵部相當於夏官大司馬，刑部相當於秋官大司寇，工部相當於冬官大司空。於是古人就常以《周禮》六官的名稱作爲六部尚書的代稱，如吏部尚書稱爲冢宰，户部尚書稱爲大司徒，禮部尚書稱爲大宗伯等等。（清代的户部掌漕糧田賦，所以户部尚書又稱爲大司農，這是沿用漢代的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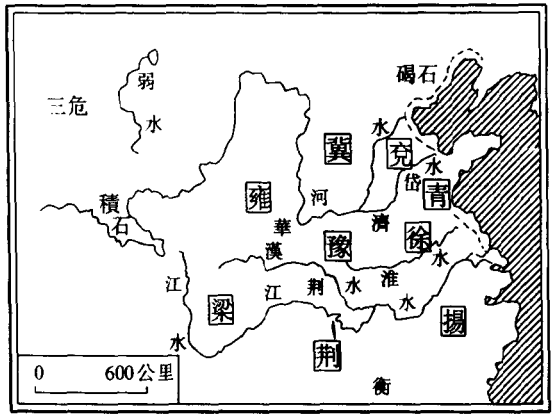
了解到這種情況，在讀古文時，就可以避免對古代官名産生誤解。例如柳宗元《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最後一句説："編以爲二千石楷法。"這裏二千石是襲用漢代郡國守相的稱呼，其實是指當時州的行政長官刺史説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説：編寫出來作爲刺史的楷模。又如歐陽修《醉翁亭記》中屢次提到太守，最後説："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實際上宋代並没有太守，歐陽修當時知滁州事，即滁州的知州，太守是沿用漢唐州郡行政長官的舊稱。

（十五）古代的地理

古代的地理是一門專門的學問，在這裏不可能詳述。本節只介紹古代地理的概況和讀古書應注意的一些問題。

古代有所謂"九州"的説法。這是傳説中的上古時期我國中原的行政區域。九州的名稱，各書並不一致，據《尚書·禹貢》，"九州"是冀州、兗（yǎn）州、青州、徐州、揚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

們的大致位置如下圖：



周代實行分封，建立了許多諸侯國。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春秋時十二個主要的諸侯國及其都城如下：

國名	都城
魯	曲阜(今山東曲阜市)
齊	薄姑(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後遷臨淄(今山東淄博市北)
晉	唐(今山西臨汾市西)，又都絳(今山西翼城縣東南)，晉景公遷至新田，仍稱絳(今山西曲沃縣西南)
秦	原居雍(今陝西鳳翔縣)，獻公遷至櫟陽(今陝西高陵縣東北)，孝公遷咸陽(今陝西咸陽市東)
楚	丹陽(今湖北秭歸縣)，楚武王遷至郢(今湖北江陵縣北)
宋	商丘(今河南商丘市)
衛	朝歌(今河南淇縣)，後遷楚丘(今河南滑縣東)、帝丘(今河南濮陽縣西南)
陳	宛丘(今河南淮陽縣)
蔡	汝南(今河南上蔡縣西)，後遷州來(今安徽鳳臺縣)，以州來爲下蔡，汝南爲上蔡

續上表

國名	都	城
曹	曹(今山東定陶縣)	
鄭	新鄭(今河南新鄭縣)	
燕	薊(今北京市)	

此外還有吴和越,是春秋後期的强國,吴國都吴(今江蘇蘇州市),越國都會稽(今浙江紹興市)。

戰國時期,經過諸侯的兼併,形成了七個諸侯國。它們的國名和都城見下表。

國名	都	城
秦	咸陽(已見上表)	
魏	安邑(山西翼城縣附近),遷大梁(今河南開封市),遷都後魏國又稱梁	
韓	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景侯遷至陽翟(今河南禹州市),哀侯遷至新鄭(已見上表)	
趙	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後遷邯鄲(今河北邯鄲市)	
楚	郢(已見上表)	
燕	薊(已見上表)	
齊	臨淄(已見上表)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設立郡、縣兩級的行政區劃。這種體制,後來一直爲歷代所沿用。秦初定三十六郡。後來逐漸增至四十餘郡。三十六郡的郡名,各家説法不盡相同。

漢承秦制,行政區劃主要是郡縣兩級。但與郡平行的還有"國"。國是漢代諸侯王的封地,地方大小不一。漢景帝以後爲了削弱諸侯王的力量,逐漸把國分得越來越小,一般國的區域略等於

郡，所以"郡國"連稱。漢武帝時，爲了加强中央集權，除京師附近七郡外，分全國爲十三個監察區，各置刺史一人，是監察官，巡察所屬郡國，稱爲"十三刺史部"，簡稱"十三部"或"十三州"，其名稱爲：豫、兗、青、徐、冀、幽、并、涼、益、荆、揚、交趾、朔方。後來又在京師附近七郡設"司隸校尉部"，性質同十三部。東漢時朔方併入并州，"交趾"改稱"交州"，加上司隸校尉部仍是十三部或十三州，但性質已逐漸變成郡上面的一級行政區劃。

南北朝時行政區劃仍有州、郡、縣三級。西晉分全國爲十九州。後來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南朝和北朝各自的版圖都縮小了，而州却不斷增多，"梁武帝……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隋書·地理志》)，到陳末有五十七個州。因此，州和郡的轄境就變得差不多了。

隋統一全國後，廢郡，而以州縣爲兩級行政區劃。隋煬帝時，改州爲郡。到唐朝，州郡迭改。宋朝廢郡稱州。以後各朝一直是以州統縣。

唐代也設置監察區，稱"道"，略等於漢代的州。貞觀時全國分爲十道，即：關内道(治鳳翔)、河南道(治洛陽)、河東道(治太原)、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山南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隴右道(治鄯州，今青海樂都)、淮南道(治揚州)、江南道(治蘇州)、劍南道(治成都)、嶺南道(治廣州)。開元年間又分爲十五道，這是從關内道分出京畿道(治長安)，從河南道分出一個都畿道(治洛陽)，再把山南道分爲山南東道和山南西道，把江南道分爲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宋朝没有"道"而有"路"。路最初是爲征收賦税轉運漕糧而分的區域，後來逐漸帶有行政區劃和軍區的性質。最初全國分爲十五路，後來又分爲十八路、二十三路。二十三路的區域和今天的省大致相當，名稱也有不少相同。

唐宋時和州、郡平行的行政單位還有"府"。大州叫府。如唐

代的鳳翔府、興元府等，都是曾經做過陪都的。宋代有開封府、大名府等。開封府是東京，大名府是北京。

元朝的行政區劃比較複雜，有省、道、路、州（府）、縣五級。"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意思是中書省的行署。本來是臨時設置的，後來成爲固定的行政區劃。當時山東山西及河北由中書省直轄，稱爲"腹裏"，其餘地方分爲十一行中書省，簡稱十一行省。元朝的"道"相當於宋朝的路，元朝的路與後來明清的"府"相近。有的省下没有道，直接領路。路下是州（府），州（府）轄縣。

明朝把"省"改爲"布政使司"，全國各地除直轄京師和南京的地方外，分爲十三布政使司，俗稱"十三省"，習慣上把兩京也算在裏面，合稱"十五省"，其名稱爲：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今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北直隸、南直隸。省以下的行政區劃是府。明代改州爲府，只有少數直隸州直轄於省，其餘的散州和縣平行，隸屬於府。

清朝的體制大致和明朝相同，只是把"布政使司"又改爲省。清初把北直隸改爲直隸省，把南直隸改爲江南省，後來又把江南分爲江蘇、安徽，把陝西分爲陝西、甘肅，把湖廣分爲湖南、湖北，這樣，省的名稱和現在就基本一致了。省下轄的行政單位，清朝和明朝一樣，也是府和州、縣兩級。

上面我們介紹了歷代行政區劃變化的概況。從中可以看出，從秦到清的兩千年間，除了"縣"作爲基層的行政單位没有改變以外，其他一些行政單位歷代有很大的變化。例如"州"，漢代的州和唐宋的州、明清的州都很不一樣。漢代的州轄境很大，唐宋的州相當於漢代的郡，明清的州則相當於縣了。這些情況，是我們在讀古書時必須注意的。

其次介紹一下歷代的首都。

商代的都城屢次遷徙，自盤庚始遷都至殷（今河南安陽市西），

以後直至商朝滅亡未變。西周都鎬京(今陝西西安市西南),東周都洛邑(也寫作雒邑,即今河南洛陽市),秦都咸陽(今陝西咸陽市附近),西漢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市附近),東漢都洛陽。魏和西晉均都洛陽。東晉都建業(後改名建康,在今江蘇南京市)。南朝均建都於此。隋都大興(今陝西西安市),唐都長安。宋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市)。元都大都(今北京市)。明清均以順天府(今北京市)爲京師。

有的朝代還有陪都,例如唐有"五京":京兆府爲中京,鳳翔府爲西京,成都府爲南京,河南府爲東京,太原府爲北京①。宋以開封府爲東京,河南府爲西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爲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爲北京。

我國還有一些名山大川,在古書上也常常提到。最著名的大河當然是黄河和長江了。上古"河"一般專指黄河,"江"一般專指長江。淮河和濟水也是著名的大河,江、河、淮、濟合稱"四瀆"。濟水也寫作"沇水",發源於今河南濟源縣,流經今山東境内入渤海。後來其下游爲黄河所奪。大澤有雲夢,在今湖北省長江南北,本爲兩澤,江北爲雲,江南爲夢。後來淤爲陸地,今洪湖等是雲夢的遺跡。此外還有洞庭、彭蠡(即今鄱陽湖)、具區(又名震澤,即今太湖)。《史記·河渠書》索隱以具區、洮(Yáo)滆(Gé)(即洮湖和滆湖,都在太湖附近)、彭蠡、青草(在洞庭湖的東南,北有沙洲與洞庭湖相隔,水漲時即與洞庭湖相連)、洞庭爲"五湖"②。名山有"五嶽",即東嶽泰山(也叫太山、岱山),西嶽華山(也叫太華),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最早只有"四嶽"的説法,如《左傳·昭公四年》:"四嶽三塗。"後來又加上中嶽嵩山,稱爲"五嶽"(見《周禮·

① 這是唐肅宗至德二年所定。在此前後情況都有所變化。

② "五湖"的所指歷來説法不一。有時"五湖"專指太湖。

春官·大宗伯》和《爾雅·釋山》)。

古代地理還有一些習慣的稱呼。如"關内"、"關外"或"關東"、"關西"。"關"指函谷關。春秋戰國以及漢朝初年的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到漢武帝時改爲今河南新安縣。"山東",一般指崤山以東,泛指戰國時六國;因爲秦在崤山西面,六國在崤山之東。賈誼《過秦論》上:"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江東"或"江左"指長江下游的現在江蘇南部一帶,與此相對,"江西"或"江右"指長江下游現在安徽省中部地區。這是由於長江流到今九江後,折向東北,因此以這段江流爲界,來區分東西或左右。古代還有"河東"、"河西"、"河内"、"河外"等説法,所説的"河"都是指黄河。黄河在流經今山西和陝西的那一段,自北而南,這段河的西部地區叫河西,東部地區叫河東。黄河流到潼關以後轉而向東,流經今河南省境,在這段河的北部地區叫"河内",南部地區叫"河外"。這些在古書中都是很常見的。

閲讀古書時,對於古代的地理有兩個問題要注意。

一是同名異地和異名同地。同名異地如:北京,在唐五代指今山西太原,宋代指今河北大名,金指今遼寧凌源。南京,唐指今四川成都,宋指今河南商丘,遼指今北京市,金指今河南開封。絳,在春秋時指今山西翼城東南,從晉景公起到西漢,指今山西曲沃,隋代指今山西新絳。丹陽,春秋時楚始封於丹陽,即今湖北秭歸;後來楚文王遷都至今湖北枝江縣西,仍稱丹陽;戰國時秦敗楚師於丹陽,指丹水之陽,即今河南淅川附近;秦時始皇由丹陽至錢塘,丹陽即今安徽當塗縣附近;唐代改曲阿爲丹陽縣,即今江蘇丹陽市。輪臺,在漢朝是指今新疆的輪臺縣,在南疆;而唐詩中經常提到的輪臺却是現在的烏魯木齊市,在北疆。山河、湖澤也有這問題。如恒山,主峰在今河北曲陽縣附近,但今山西渾源縣附近也有恒山;秦漢以來都以曲陽縣附近的恒山爲北嶽,明代則以渾源縣附近的恒

山爲北嶽。北海,《孟子》"挾泰山以超北海",指今渤海;而漢代蘇武牧羊的北海則是前蘇聯境内的貝加爾湖。山東,上面説過,一般指崤山以東,但也有指太行山以東的,如《史記·晉世家》"(文公四年)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即出太行山以東去攻曹。

同名異地還有一種情況:郡名和縣名相同。例如會稽,是秦漢時的郡名,轄境最大的時候包括今江蘇省長江以南,浙江省大部以及福建全省。秦和西漢時郡治在吴(今江蘇蘇州),東漢移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在隋朝時"會稽"是縣名,分山陰縣置,在今浙江紹興。"會稽"又是山名,主峰在今浙江嵊縣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指的是會稽山。又如丹陽,除了前述地名外,漢至隋又是郡名。西漢時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州市),三國吴移治建業(今江蘇南京)。郢,作爲古都名在今湖北江陵(楚國曾多次遷都,所遷的都、鄢等地當時也稱"郢",這裏不細述);作爲州名,南北朝時的郢州治所在汝南(治夏口城,即今湖北武昌),唐宋時的郢州治所在今湖北鍾祥。同一個郡或州,其轄境和治所也是經常變化的,這一點也需要注意。

異名同地的如:現在的北京,春秋戰國直至南北朝都叫薊。金叫中都,又叫大興。元叫大都。現在的南京,在戰國時爲楚國的金陵,秦改爲秣陵,三國吴始建都於此,改爲建業,晉改名建康,隋廢都,改爲丹陽郡,唐置江寧郡,後改爲昇州。北宋稱江寧府,南宋稱建康府,明稱應天府,後又稱南京。清代稱江寧府。今廣州市,秦、西漢、三國、西晉都是南海郡地,三國吴和唐代、宋代、元代改南海郡爲廣州。南海郡的治所在番禺,隋朝改番禺爲南海縣。唐朝又析置番禺縣。元以後,南海、番禺兩縣併爲廣州路或府的治所①。

① 這裏説的也只是概況。同一個朝代,地名也常有更改。如江寧郡,唐代初年曾稱爲揚州和蔣州。廣州,唐代也曾一度改稱南海郡。

這是由於歷代地名變化而形成的，這種情況不難理解。

要注意的第二點是古稱和別稱。有些地方，當時已不叫這名稱了，但文人喜歡古雅，仍用它的古稱。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揚州"是當時的名稱，"廣陵"則是古稱，漢代稱廣陵。又如柳永《觀海潮》"錢塘自古繁華"，說的是今浙江杭州。在北宋時稱杭州爲餘杭郡，錢塘是秦時的稱呼。姑蘇是蘇州的別稱。如張繼《楓橋夜泊》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因爲蘇州城西南有姑蘇山而得名。成都又稱"錦官城"或"錦城"，如杜甫《春夜喜雨》詩："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李白《蜀道難》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這是因爲古代曾在成都設置"錦官"（主管織錦的機構）。"維揚"是揚州的別稱。劉希夷《江南曲》："潮平見楚甸，天際望維揚。"這是因爲《書經·禹貢》上有"淮海惟揚州"的話，後來文人就截取"維揚"二字（"維"通"惟"），作爲揚州的代稱。這些在讀古書時都是應該注意的。

（十六）古代的曆法

古代的曆法，起於商代以前，後來逐步改進。經過天文學家祖沖之、僧一行、郭守敬等人的研究，到了清代，中國的曆法已經到了完善的地步。這裏簡單地介紹中國古代的曆法①。由於曆法和天文有密切關係，同時我們也講一些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常識。

一、年，歲

年和歲是不同的兩個概念②。

① 主要參攷書：秦惠同《觀象授時》（《皇清經解》第二十五卷）。

② 年和歲，混用則不別。《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十二個月爲一年。閏年有十三個月。平年有 354 日(包括六個大月、六個小月),閏年有 383 日。

太陽一周天爲一歲。所謂太陽一周天,是設想太陽過春分點,循黄道東行①,復回到春分點的時間。實際上就是地球公轉的一周期。古人所謂歲,也就是現代天文學所謂的回歸年,又叫太陽年。這樣,一歲就是 $365\frac{1}{4}$ 日(實際上是 365.24199 日)。《書經·堯典》上説:"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是一周歲的意思,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説一個整數。這實際上是陽曆的年,中國曆法上叫做"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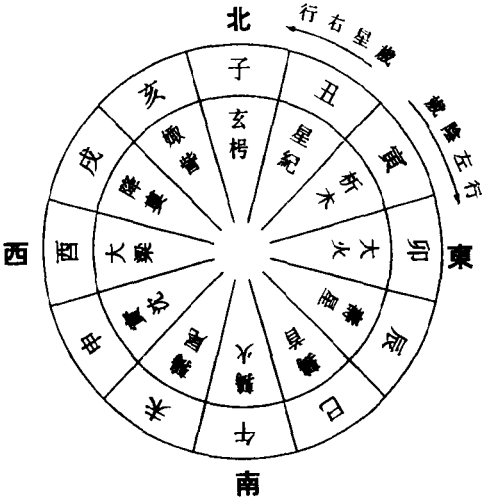
年是陰曆,歲是陽曆,所以説中國古代曆法是陰陽合曆。中國的節氣是陽曆(參看下文)。中國的閏月是用來解決陰陽曆的矛盾的(見下文)。

歲的意義來源於歲星,歲星就是木星。歲星約十二年一周天。古人把黄道附近一周天由西向東分爲十二個星次,歲星每年行一個星次。十二次的名稱是星紀、玄枵(xiāo)、諏訾(zōuzī)、降婁、大梁、實沈、鶉(chún)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有"歲在星紀",《襄公三十年》有"歲在降婁",《國語·晉語四》有"歲在大火",都是以歲星紀年。這是最早的紀年法。後人寫文章,爲了仿古,也采用這種紀年法,例如潘岳《西征賦》有"歲在玄枵"。

由于歲星是逆時針由西向東運行,歲星紀年法在實際應用中並不方便。爲此,古人設想一個假歲星,叫做"太歲",讓它由東向西與真歲星"背道而馳",把黄道附近由東向西分爲十二等分,叫做十二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這樣就和十二辰的

① 黄道是古人想象的太陽周年運行的軌道,即太陽周年視運動的軌道。

方向順序相一致。這就是"太歲紀年法"。歲星紀年與太歲紀年圖如下：



根據《漢書·天文志》所載戰國時代的天象紀録，某年歲星在星紀，太歲便在析木(寅)，這一年是"太歲在寅"；第二年歲星運行到玄枵，太歲便運行到大火(卯)，這一年就是"太歲在卯"。其餘由此類推。此外，古人又爲十二辰造了一些别名，即攝提格(寅)、單閼(shàn'è，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zāng，午)、協洽(未)、涒(tún)灘(申)、作噩(è，酉)、閹茂(戌)、大淵獻(亥)、困敦(子)、赤奮若(丑)。《楚辭·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是説，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①。

據《爾雅》所載，攝提格等十二辰叫歲陰，另有紀年的十干叫歲陽。歲陽的名稱是閼逢(甲)、旃(zhān)蒙(乙)、柔兆(丙)、强圉(yǔ，丁)、著雍(戊)、屠維(己)、上章(庚)、重光(辛)、玄黓(yì，壬)、

① 最近林庚先生説，屈原並非生於寅年寅月。

昭陽(癸)。甲子紀年起於東漢,較早的紀年法是以歲陽和歲陰相配,《史記·曆書》有"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甲寅)"、"端蒙單閼二年(乙卯)"、"游兆執徐三年(丙辰)"、"强梧大荒落四年(丁巳)"① 等等。後人仿古,也有採用太歲紀年法的,例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木星繞天一周,實際上不是十二年,而是 11.86 年。所以每隔八十三年就會有一個星次的誤差,叫做"超辰"或"超次"。(漢代劉歆已經發現了超辰,但他説一百四十四年超一辰。)由於超辰的關係,漢以後的歲星紀年法漸漸與實際情況不合,誤差越來越大。所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歲星紀年,實際上只等於甲子紀年。

二、月

月球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之間,跟太陽同時出没,古人認爲是日月相會,叫做朔(也寫作辰),也叫做合朔。月球自合朔繞地球一周再回到合朔,所走的時間是 $29\frac{499}{940}$ 日(實際上是 29.53059 日),叫做一個月。這個數目不够 30 日,又多於 29 日,所以陰曆有月大月小。月大 30 日,月小 29 日,大月和小月相間,也就差不多了。還差一點,所以有時候接連兩個月都是大月。

古人有所謂月建,把一年十二個月和天上的十二辰聯繫起來。依夏曆:斗柄(北斗的柄)指寅,叫做正月(一月),斗柄指卯,叫做二月,辰是三月,巳是四月,午是五月,未是六月,申是七月,酉是八月,戌是九月,亥是十月,子是十一月,丑是十二月。但是,依殷曆,則丑是正月,依周曆,則子是正月。三代的曆法不同。《詩經·豳風·七月》是夏曆和周曆並用,其中所謂"四月"、"七月"等,是指夏

① 焉逢即閼逢,端蒙即旃蒙,游兆即柔兆,强梧即强圉。

曆，所謂“一之日（一月）”、“二之日（二月）”等，指的是周曆。從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直到清代末年，我國一直沿用夏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今天所謂舊曆、農曆，也都指夏曆。

三、晦，朔，望，朏（fěi），弦

每月的最後一日叫做晦，最初一日叫做朔。朔就是日月合朔的日子。古人很重視朔，因爲朔的日子定錯了，時序就亂了。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告朔於廟。史官紀事，遇事件發生在朔日，必須寫明。《書經·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詩經·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後代史書紀事，都沿用此法。

古代以干支紀日，史書上不紀月之第幾日，而紀干支，所以我們必須查明該月朔日的干支，然後按干支紀日法（下文談到）順推知道是月之第幾日。可查杜預《春秋長曆》和陳垣《二十二史朔閏表》。

每月十五日（有時是十六日，偶或是十七日）叫做望。這時地球運行到月亮和太陽的中間。由於太陽和月亮此升彼落，一東一西，遥遥相望，所以叫做望。《釋名·釋天》：“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後人以十五日爲望，十六日爲既望。蘇軾《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①，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

每月初三叫做朏。《説文》：“朏，月未盛之明也，從月出。”“朏”

① 一般注本都説《赤壁賦》的“既望”指的是七月十六日，其實是七月十七日，因爲那年壬戌七月是大月。

是月亮出來了，但是還不十分明亮的意思。

月亮和太陽成九十度角，叫做弦。《釋名·釋天》："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似張弓施弦也。"有上弦下弦之分。上弦指初七或初八，下弦指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商周時代，一個月分爲四部分。第一部分叫初吉，指初一到初七或初八，即朔日到上弦的一段時間。金文《邾敦》："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第二部分叫既生魄（也寫作霸），指初八或初九到十四日或十五日，即上弦到望日的一段時間。《書經·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第三部分叫既望，指十五日或十六日到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即望日到下弦的一段時間①。《書經·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第四部分叫既死魄，指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即下弦到晦日的一段時間。金文《兮伯吉父盤》："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又有哉生魄，指初二或初三。《書經·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旁死魄，指二十五日②。《書經·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個月又分爲三部分，叫做旬（甲骨文已有"旬"字）。十天爲一旬，又叫"浹日"③。《國語·楚語》："近不過浹日。"十二日爲"浹辰"。《左傳·成公九年》："浹辰之間。"

四、日，時，刻，分，秒

地球自轉一周的時間叫做一日。古人以一晝夜爲一日。一日

① 這裏所謂"既望"與後代所謂"既望"（十六日）不同。

② 關於"初吉"、"生魄"、"死魄"、"既望"這些名稱，有各種不同的解說，今依王國維說。

③ 古代以甲子紀日，稱自甲至癸一次周轉的十日爲"浹日"。

分爲十二時(時辰)①,一百刻。

古人以十二辰紀時,所以後人又叫做"時辰"。從半夜算起,叫做子時。"子夜"就是半夜的意思。今人以夜裏十一點到一點的時間爲子時,一點到三點爲丑時,三點到五點爲寅時,五點到七點爲卯時,七點到九點爲辰時,九點到十一點爲巳時,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爲午時,下午一點到三點爲未時,三點到五點爲申時,五點到七點爲酉時,七點到九點爲戌時,九點到十一點爲亥時。這是符合古制的。

古代計時,用銅壺滴漏法,受水壺裏有立箭,箭上畫分一百刻,所以叫做"刻"。古代所謂"刻",與今人所謂"刻"稍有不同。現在一晝夜分爲九十六刻,而古人一晝夜分爲一百刻②。

晝夜長短,隨着時節而不同。依《後漢書》,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晝五十五刻八分,夜四十四刻二分。秋分晝五十五刻二分,夜四十四刻八分。這只是就中原地區來説,至於其他各地,晝夜長短是不同的③。

遠在商代以前,古人就用干支紀日。以十干配十二支,得六十"甲子"。如下表: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① 現在我們依照國際習慣,一日分爲二十四小時。小時只有時辰的一半,所以稱爲"小時"。

② 梁天監年間,曾一度改爲九十六刻,但不久又改過來了。銅壺滴漏法每刻有十分;用鐘表計時後,每刻是十五分,每分有六十秒。

③ 據清代《協紀辨方書》,夏至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冬至晝三十六刻十分,夜五十九刻五分;春分、秋分,晝夜各四十八刻。每日是九十六刻。這是按鐘錶計時核算的,與《後漢書》稍有不同。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前邊已經談到，先秦兩漢，關於每月的日期，都不說初一、初二、初三等，而是用干支紀日。例如《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據後人考證，這個庚辰是魯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後來曾用初一、初二、初三等紀日法，但歷史學家仍用干支紀日法。

六十甲子大致相當於兩個月，但是由於大月小月合起來只有五十九日，所以每月的干支和日期的對應常常是不一樣的。假定正月初一是甲子，則三月初一是癸亥，等等。

五、四時，節，候

一年分爲四時，近代叫做四季。正月、二月、三月爲春，四月、五月、六月爲夏，七月、八月、九月爲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爲冬①。

一年分爲二十四個節氣，古代叫做"節"，或叫做"氣"。每月有兩個節氣，在前者叫做節氣，在後者叫做中氣。在正常的時候，二十四個節氣和四時十二個月的配合如下表②：

① 周曆以子月爲正月，所以四時都比夏曆早兩個月。《孟子·滕文公上》："秋陽以暴之。""秋陽"指的是夏曆五、六月的太陽。

② 農曆每年的節氣，日期并不完全固定。

(一) 春季

正　月(孟春)　立春　雨水
二　月(仲春)　驚蟄　春分
三　月(季春)　清明　穀雨

(二) 夏季

四　月(孟夏)　立夏　小滿
五　月(仲夏)　芒種　夏至
六　月(季夏)　小暑　大暑

(三) 秋季

七　月(孟秋)　立秋　處暑
八　月(仲秋)　白露　秋分
九　月(季秋)　寒露　霜降

(四) 冬季

十　月(孟冬)　立冬　小雪
十一月(仲冬)　大雪　冬至
十二月(季冬)　小寒　大寒

最初的時候,大約只規定了四個節氣,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簡稱"分至"①。在《書經·堯典》裏,叫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見下文)。後來,增加到八個節氣,即《左傳·僖公五年》所謂"分至啓閉"。"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冬至;"啓"指立春、立夏;"閉"指立秋、立冬。最後規定爲二十四個節氣,在《淮南子》中,二十四個節氣已經具備。

二十四個節氣是一個太陽年的二十四等分,所以按陽曆節氣是固定的。一個太陽年共約 $365\frac{1}{4}$ 日,因此,每一個節氣是 15.2

① "分"是晝夜平分的意思,"至"是極、最的意思。夏至日最長,日行最北,日影最短;冬至日最短,日行最南,日影最長。

日有奇①。因此，一般陽曆上半年每月六日、二十一日是節氣，下半年是每月八日和二十三日。

比節更小的單位是"候"。每一個節氣有三個候。一個候是五日有奇。古人所謂"時候"，就是指時令和節候。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古人所謂"歲候"，也是指時令和節候。《文選》顔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所謂歲實，是一歲（一個太陽年）實行之數。八等分爲八節（分至啓閉），二十四等分爲節氣、中氣，七十二等分爲候。

古人憑什麽規定節氣呢？憑天文。具體的辦法是：晝測日影，夜考中星。

古人用土圭測日影。夏至日影一尺五寸，影最短；冬至日影一丈三尺，影最長。其餘節氣由此類推。詳見《後漢書·曆法》。

所謂夜考中星，是觀察初昏時刻的中天星座。白天見日不見星，所以要在初昏觀星。《尚書·堯典》説：

>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仲春、仲秋，指春分、秋分。中，指晝夜平分。日指晝，宵指夜。晝夜平分，則"日中"、"宵中"是一樣的。仲夏、仲冬，指夏至、冬至。日永指夏至晝長；日短，指冬至晝短。仲春日中星鳥，是説春分初昏中星爲鶉鳥（即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仲夏日永星火，是説夏至初

① 這裏是所謂恒氣，但實際規定的節氣不是二十四等分。日行有遲有速，冬至日行最速，春分前三日已行天一個象限（九十度），等等。後人曆法精密，以日行天的度數規定節氣，叫做定氣，與恒氣稍有出入。參看下文《贏縮》。

昏中星爲大火(即心宿);仲秋宵中星虛,是說秋分初昏中星爲虛宿;仲冬日短星昴,是說冬至初昏中星爲昴宿。

古人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是以恒星爲背景的,他們選擇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個星宿作爲坐標①;日躔(chán,太陽經過的星座)在二十八宿中。二十八宿是:

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我們觀測到了初昏中星,也就可以推知日躔所在,同時也可以推知時令節氣。例如《堯典》初昏中星是星宿,那麽日躔在胃,這是當時春分的季節。這裏不作詳細介紹。

六、贏,縮

《史記·天官書》:"歲星贏縮。……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後來天文學家以贏縮指視太陽在黄道上運行的速度,也寫作"盈縮"。由於地球繞太陽的軌道是橢圓的,視太陽在黄道上運行的速度有快有慢,快的時候叫做贏,慢的時候叫做縮。夏天時速度慢,從春分到秋分,要走 186 天多;冬天時速度快,從秋分到春分,只須走 179 天多。如果按節氣的平均天數來計算,從冬至到春分有六個節氣,實際上不到 90 天,所以曆法上規定的春分並不在晝夜平分的那一天,而是在春分前三天就晝夜平分了;同樣道理,從夏至到秋分有六個節氣,實際上超過 90 天,所以曆法上規定的秋分也不在晝夜平分的那一天,而是在秋分後三天才能晝夜平分。

① 這裏所說的赤道不是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七、定朔，定氣

古人發現日有贏縮之後，知道一年大月小月相間，每年規定爲三百五十四日的曆法是不够精密的。日行有贏縮，月行有遲疾，所以朔日必須依贏縮遲疾來規定，容許有一連兩個月大或一連兩個月小。這種辦法叫做"定朔"（古法叫做"經朔"）。古代有個朓（tiǎo）字，指的是"晦而月見西方"。自從有了定朔之後，"朓"的現象就不再出現了。

古人發現日有贏縮之後，知道一歲爲二十四等分以定二十四節氣的曆法是不够精密的。有些節氣的距離要遠些，有些要近些。古法叫做"恒氣"，新法叫做"定氣"（可參閱胡繼勤編著的《時間和曆法》44 頁）。有了定氣，閏月無中氣的規定也不是完全正確的了①。

八、閏月

置閏，是爲了解決陰陽曆的矛盾。上文説過，二十四節氣是太陽年的二十四等分，那是陽曆。歲實一年 $365\frac{1}{4}$ 日，而陰曆每年只有 354 日，這樣，每年剩餘 $11\frac{1}{4}$ 日。因此，三年之内，須增加一個月，叫做閏月。閏月一般是 29 日。三年置閏後，還不足三年的歲實，差 $4\frac{3}{4}$ 日，所以第五年又要置閏，《易經·繫辭上》説"五歲再閏"，就是這個道理。但是五歲再閏，曆法還不够精密，因爲五年置閏兩次，却又多出了 $1\frac{3}{4}$ 日。所以後人又規定十九年七閏。大約每三十二個月有一個閏月。

① 例如：清咸豐元年八月没有中氣，置閏；次年二月没有中氣，不置閏。

《尚書·堯典》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爲什麽要有閏月才能定四時,才能成歲呢?這是因爲周天三百六十度,日行一度時,月行 $13\frac{7}{19}$ 度,如果没有閏月,則三年差一個月,九年差三個月,即會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個月,則會四時相反。

商周時代,曆法未密,閏月都在歲末。秦代以十月爲歲首,所以閏月稱爲後九月。漢初還沿用秦舊法,直到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曆以後,才改爲以無中氣的月份爲閏月。爲什麽要以無中氣的月份爲閏月呢?這是由於陰陽曆的矛盾使節氣常常落在月份的後面。中氣本該在月之十六日,逐漸移到晦日(二十九日或三十日)。這樣陰陽曆矛盾到了極點,就要在這裏安置一個閏月。閏月的節氣在月之十五日,那麽這個節氣後面的中氣應在下月朔日,所以説"閏月無中氣"①。

九、歲差

由於太陽和月亮的引力對於地球的作用,使地軸在黄道軸的周圍作圓錐形的運動,慢慢地向西移動,這就使春分點以每年約五十秒的速度向西移行②,這種現象叫歲差。

首先發現歲差的是晉代天文家虞喜,後來南朝宋何承天、南齊祖沖之、隋劉焯、唐僧一行沿用其法,而使其更加精密。

古人發現歲差,是由於觀測到節氣的日躔和中星隨時代而不同。《書經·堯典》説:"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禮記·月令》説:"仲冬之月,昏東壁中。"究竟是誰對呢?兩種説法都對。因爲《堯典》講的是殷末周初的曆法。《月令》講的是周代的曆法,相距數百年,冬至的中星自然不同了。據《協紀辨方書》,清代冬至的中星又移

① 這是一般的情況。閏月也可能有中氣,那是例外。

② 周天 360 度,每度 60 分,每分 60 秒。

到危宿。這都證明了歲差。殷時春分日躔在昴，清代春分日躔在室，相距三千多年，日躔變化自然也很大。

懂得歲差，對閱讀古書的幫助很大。《書經·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僞孔傳的作者不懂歲差，只能含糊地解釋説："鳥，南方朱雀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孔穎達沿用這種錯誤的解釋。惟有馬融、鄭玄認爲"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才是得其正解。宋蔡沈《書集傳》引用唐僧一行的歲差説，證明堯時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大火爲夏至昏之中星，虛宿爲秋分昏之中星，昴宿爲冬至昏之中星。科學進步，解決了古書中的一些疑難問題。

《夏小正》所講的中星，和《堯典》所講的中星相似。有人根據《夏小正》和《堯典》所講的中星去解釋《詩經》的中星，則又陷於錯誤。《詩經·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解釋説："火，或稱大火，星名，即心宿。每年夏曆五月，黄昏的時候，這星當正南方，也就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過了六月就偏而向下了。這就叫做流。"這是根據《夏小正》和《堯典》來解釋的。《夏小正》説："五月初昏大火中。"《堯典》説："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但這種解釋是錯誤的，因爲周代的中星已經不再是夏代的中星了。戴震説："據周時夏季昏火中，故孟秋之月初昏已過中，但見其西流耳。若《堯典》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之'五月初昏大火中'，則流火自六月矣。此虞夏至周。歲差不同也"①。

中國天文學家發現歲差，比西洋爲早，這是中國古代燦爛文化

① 見戴震《詩補傳》。

之一證。我們研究古代漢語,同時要研究古代曆法,而研究古代曆法,同時要研究天文。這是對研究古代漢語的人較高的要求。

(十七)古漢語常用工具書

我們在閱讀古漢語作品時,常常會遇到一些疑難問題,需要借助於工具書。我國從漢代起,就已經開始編纂工具書,經過歷代的編纂,名目相當繁雜,數量也很多。在本書上册"怎樣使用字典和辭書"一節里,已經談到了一些常用的字典和辭書,這裏再進一步把閱讀古漢語作品常用的其他工具書作一些簡單的介紹,主要是與查閱古代字詞、典故、人名、地名、書名、年代有關的常用工具書,其他就不一一羅列了。

1. 説文解字

東漢許慎編,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寫成初稿,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才定稿獻上。這部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比較完備的字典,共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另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

許慎是當時的著名古文學家。東漢時一些今文學家對儒家經書隨意解説,并且把隸書看成是"古帝先王之書",不能改易。許慎爲了反對這種錯誤傾向,就搜羅小篆和各種古文字,編成《説文解字》,説明漢字的結構和發展的情況。雖然今天看起來,在他的説解中也有一些錯誤的地方,但是總起來看,他是尊重漢字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事實的,治學態度也是嚴謹的,他對漢字的説解,大部分是可信的。

《説文解字》收録了漢代能見到的古文字,是研究古漢語和古文字學極爲重要的資料。書中所收的字都是先列小篆形體,然後進行説解,每字先説字義,後釋形體。例如:

（气）：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從气。

（男）：丈夫也。從田從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凡男之屬皆從男。

（誅）：討也。從言朱聲。

（奉）：承也。從手廾丰聲。

"气"和"男"在《説文解字》中都是部首，凡是部首的字最後都注明"凡某之屬皆從某"。由於許慎的收集和整理，使得一大批篆文形體能够有系統地保存下來，使我們能够了解到漢字形體演變和古今字義變化的基本情況，這是許慎在歷史上的一大功績。

許慎所説解的字義，實際上就是他認爲的本義。他根據篆文的字形説解，大部分是可靠的。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和古文字材料不足，也有一些錯誤的地方。例如"爲"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象手牽着一頭象，本義應該是勞作，引申爲"作爲"的"爲"。許慎没有見到甲骨文和金文，只根據小篆把"爲"字解釋爲"母猴，從爪"等等，就是完全錯誤的。

許慎對篆文的形體構造加以分析和歸類，從中概括出五百四十個偏旁作爲部首，把《説文解字》所收的九千多字分别列入五百四十個部首中去，這也是他的一大創造，對後世的檢字法有深遠的影響。由於是首創的工作，對部首前後次序的排列以及同部首的字前後次序的排列還不可能有統一的標準。大致説來，《説文》部首的排列是盡量把篆文形體相近或相關的部首放在一起，如"人、匕、从、比、北"；同部首的字是盡量把意義相近的字放在一起，如"言"部的"訕、譏、誣、誹、謗"。這種排列方法本來就很難貫徹到底，何況許慎也並没有嚴格遵守這種辦法。因此，和後世工具書比較起來，從《説文解字》中檢字，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不熟悉篆文形體和五百四十部首，可以説是無從下手。清代一些研究説文的人爲了便於查檢，就根據《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首按楷書形體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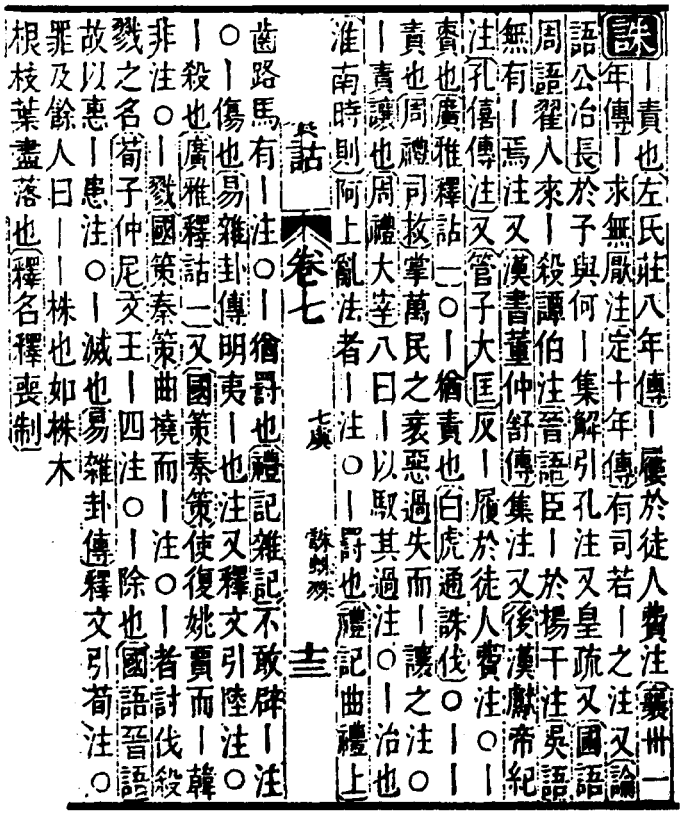
《説文解字》所收的九千多字重新加以排列，注明見於《説文解字》何部首第幾字。其中比較通行的是黎永椿《説文通檢》。近幾十年影印出版的《説文解字》大都附有《説文通檢》或另編索引，這對我們查檢《説文解字》就方便多了。

清代研究《説文解字》之風盛行，給這部書作注疏的人很多。有的着重於研究字的形體，有的着重於研究字的意義。比較重要的有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桂馥《説文義證》和王筠《説文句讀》四家，其中以段、朱兩家影響最大。段注引證古書，從字形和字義兩方面對《説文》所收的每一個字都加以詮釋，對我們了解字義的來源很有幫助。初讀《説文》的人更可以憑藉段注讀懂原文。朱書對《説文》每一個字字義的來源和發展都有較細緻的分析，引用了大批古書中的材料，實際上可以作爲一部字典來使用。但朱書根據他所研究的上古韻部將每一個字重新分類排列，不再採取部首排列的辦法，如果不懂古韻，檢查起來，就更加不便了。我們查閱《説文解字》時，應該學會使用這兩種注本。

2. 經籍纂詁

清阮元主編，書成於嘉慶三年(公元 1798 年)。這是一部專門收集唐代以前各種古書注解的字典，每字之下，羅列唐以前個別唐以後各種古書注解和文字學專著對這個字的解釋，解釋相同或相近的放在一起。我們閱讀唐以前的古書，想要知道唐以前對某一個字有哪些不同解釋，研究其得失，使用《經籍纂詁》最爲方便。下面以"誅"字爲例介紹該書的體例(圖版見下頁)：

唐以前各種古書注解中對"誅"的解釋基本都收羅在這裏，不同的解釋分項用圓圈隔開。每項下先引解釋，然後列舉出處。例如"誅，責也"，這項解釋見於《左傳·莊公八年》"誅屨於徒人費"一句下的杜預注等等。原書爲了簡省篇幅，對各家注解都用了簡稱，如《左傳》的注即指晉杜預所做的注，詳見原書凡例，這裏不再一一


誅 ｜責也左氏莊八年傳｜優於徒人費注襄卅一年傳｜求無厭注定十年傳有司若｜之注又論語公冶長於子與何｜集解引孔注又皇疏又國語周語翟人來｜殺譚伯注晉語臣｜於楊干注吳語無有｜焉注又漢書董仲舒傳集注又後漢獻帝紀注孔僖傳注又管子大匡反｜履於徒人費注○｜責也廣雅釋詁一○｜猶責也白虎通誅伐○｜｜責讓也周禮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讓之注○｜責讓也周禮大宰八曰｜以馭其過注○｜治也淮南時則｜何上亂法者｜注○｜罰也禮記曲禮上

齒路馬有｜注○｜猶罰也禮記雜記不敢辟｜注○｜傷也易雜卦傳明夷｜也注又釋文引陸注○｜殺也廣雅釋詁一又國策秦策使復姚賈而｜韓非注○｜戮國策秦策曲撓而｜注○｜者討伐殺戮之名荀子仲尼文王｜四注○｜除也國語晉語故以惠｜患注○｜滅也易雜卦傳釋文引荀注○罪及餘人曰｜｜株也如株木根枝葉盡落也釋名釋喪制

列舉。

由上舉例就可以看出，《經籍纂詁》只是把唐以前注解羅列出來，並不根據自己的見解有所取舍，因此引用材料比較豐富全面，這是它的主要優點。但是材料繁雜，精蕪並存，主次不分，也給使用者帶來很大的不便。唐以前的注解並不一定就正確，通過《經籍纂詁》可以把各種解釋放在一起比較，就容易判斷各家的得失。通過比較，有時還可以看出古代詞義演變的線索。例如"誅"字，唐以前注解主要注爲"責也"、"治也"、"罰也"，注爲"殺也"、"戮也"的比較少，這可以説明"誅"字在上古主要是"責罰"的意思，"殺戮"可能

是比較後起的意思，到現在則已成爲"誅"的主要意思了。

《經籍纂詁》不但收古書的注解，也收古代典籍中直接對字所做的解釋。例如"誅"字第二項"責也"，引自《廣雅·釋詁一》："數、誖、謫……誅、過、訟，責也"。"天"字條下，羅列了許多古人對"天"的解釋，如《荀子·儒效》"至高謂之天"；《莊子·天地》"無爲爲之之謂天"；王充《論衡·談天》"清者爲天"。這些都不是古書的注解，但對我們了解古代的詞義同樣有很大的幫助。

《經籍纂詁》在編排上用的是韻目排列法，按當時作詩通用的平水韻一百零六韻編次被釋的字，每一韻爲一卷，共分一百零六卷。由於平水韻的韻目和現代漢語韻母差別很大，因此查檢非常不方便。近年影印本《經籍纂詁》的前面附有筆畫索引，不熟悉平水韻目的人可以用它來查閱。

3. 佩文韻府

清張玉書等編，康熙五十年（公元 1711 年）成書。這是一部按韻編排的比較大的古代辭書。正集 444 卷，拾遺 112 卷。這部書是清朝皇帝康熙決定編纂的，因此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只用了七年時間就完成了。"佩文"就是清朝皇帝的書齋名。

《佩文韻府》主要用元明時代流傳的《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等書爲底本加以修訂增補而成。所收詞語以兩字、三字的爲主（也收入了少數四字詞語），根據"平水韻"一百零六韻分類，按詞語末一字歸韻。先列單字，略加注音釋義，然後列舉兩字詞語、三字詞語和四字詞語，注明出處，用雙行小字列在各條詞語之下。例如卷一上平聲一東韻的第一字是"東"字，先略釋"東"字音義，然後列舉"南東、自東、在東、徂東……澗瀍東、首陽東……宿西食東、有文者東"等詞語，共計三百多條。每條之下一般只列出處，不另加解釋。如東韻"東"字下第一個詞語"南東"：

南東[詩]～ ～其畝[李孝先詩]余其歸老兮
沂之～ ～[邵寶詩]楚帆連日阻～ ～

原書直行，引用時改爲横行。原書用"|"號表示被引詞語，引用時改爲"～"號。

各韻每字之下分爲"韻藻"和"增"兩類。"韻藻"所收詞語是《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等書原有的，"增"所收詞語是《佩文韻府》新增的。實際上"增"的内容往往比"韻藻"還要多，例如"東"字條下，"韻藻"所收詞語不到一百條，"增"所收則有二百多條。除"韻藻"和"增"外，每字最後還附有"對語"和"摘句"。如"東"字的對語有"渭北——江東、日下——天東……星橋外——斗柄東"等三十餘對；"摘句"有"力障百川東、農作正宜東……象牀豹枕畫廊東"等五十多句。這些都是專爲當時人們作詩填詞時參考襲用的。

《佩文韻府》所收的詞語較多，材料比較豐富，對我們今天查閱詞語典故的出處有一定的用處，《辭源》、《辭海》没有收入的詞語典故，有不少就可以從《佩文韻府》中找到。但當時參加編纂《佩文韻府》的人中專門學者很少，成書又較倉促，引用資料大都是輾轉抄襲的，錯誤很多。在使用時只能憑藉它尋找有關資料的線索，對它所引證的材料不可輕易相信，利用時應該尋找原始材料核對。《佩文韻府》引書一般不列篇名，引詩一般不標題目，又增加了核對的困難。例如上引"南東"一例，没有標出"南東其畝"出自《詩經》哪一篇，没有指明李孝先詩和邵寶詩的題目，查找原文核對，也是要費去不少精力的。

《佩文韻府》是根據平水韻一百零六韻分類的，對不熟悉平水韻的人，查檢很困難。即使是熟悉平水韻的人，由於每字之下詞語次序的安排缺乏嚴密的規律性，想要找到查檢的詞語，也是不容易的。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影印本《佩文韻府》最後附有一册四角

號碼索引，把《佩文韻府》所收的全部詞語按現在一般詞典先取首字、次取第二字的辦法編排，另附首字部首索引，查檢起來就方便多了。1983年上海書店又據萬有文庫本影印出版。

4. 十三經索引

葉紹鈞(聖陶)編，1934年開明書店出版，1957年和1959年中華書局利用原紙型重印。1983年中華書局參考《十三經注疏》做了一些補訂工作，出版了重訂本。這是一部專爲查檢十三經語句出處而編的索引。我國從宋代開始，就有了"十三經"的名稱，是指《周易》、《尚書》、《毛詩》(即《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這十三部"經書"，它們的内容經常被人所引用。由於十三經卷帙浩繁，查檢語句出處困難很大。這部《十三經索引》就是爲了解決這個困難而編纂的。

這部索引把十三經的每一句話都摘引出來，按照每句話首字的筆畫順序排列，首字相同的再按第二字筆畫順序排列，以下依此類推。每句話之下注明見於十三經何書何處，使用非常方便。例如，前面介紹《佩文韻府》時曾引《詩經》"南東其畝"，但没有注明篇名。我們就可以從《十三經索引》九畫"南"字下查到這句話：

南東其畝　詩小谷信·左成二3

原書爲了節省篇幅，語句出處都用的是篇目簡稱。書前附有"篇目簡稱表"，從中可以查出"詩小谷信"是指《詩經·小雅·谷風之什·信南山》，"左成二3"是指《左傳·成公二年》第三節，也就是説，"南東其畝"這句話見於十三經中以上兩處。

[附]《周易引得》等

《十三經索引》只摘録句子，是一種句的索引，比句的索引更詳細的是字的索引，也就是説，一部書中的每一個字都做出索引。過

去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在這方面做過一些工作，十三經已經分書編成《周易引得》、《尚書通檢》、《毛詩引得》等共十三部，除此之外，還編成《荀子引得》、《莊子引得》、《墨子引得》和《杜詩引得》等。這些引得（即索引）都是按字編成索引的。例如上引《詩經》"南東其畝"一句，在《毛詩引得》中就要出現四次，分別在"南""東""其""畝"四字之下。這種引得除可以幫助我們查檢詞句出處外，對研究古代詞義和語法也是很有用處的。

5．中國人名大辭典

商務印書館編印，1921 年初版，1940 年第八版。這是一部專門查檢我國歷史人名的工具書，幾十年來流傳較廣。這部書以"經書"中的重要人名和二十四史中有傳的人名爲主，參考其他著作出現的人名，共收我國歷史人名四萬多。從遠古神話中的人名開始，直到清代末年的著名人物，不管歷史評價如何，一般都加以收録。每個人名之下先標朝代，次注籍貫，然後簡單介紹主要事跡，這對我們初步了解一個歷史人物，確實很方便。例如上文介紹《佩文韻府》舉"南東"爲例時，曾有李孝先和邵寶的兩句詩，這兩個人物我們可能比較生疏，就可以利用《中國人名大辭典》查檢，不但可以查檢到這兩個人的時代和大致事跡，而且可以知道他們的主要著作。如果有必要，正可以由這個線索查對《佩文韻府》所收的兩句詩是否正確無誤。

我國古代同姓名的人很多，如果不注意，常常會出現張冠李戴的錯誤。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中就曾把孔子的弟子公孫龍和名家學派的公孫龍誤爲一人。這方面的問題古人就已經注意到，梁元帝蕭繹曾編有《古今同姓名録》，以後歷代均有所補充。《中國人名大辭典》在同姓名的人名之下分項介紹人物，可以使我們避免產生這方面的錯誤。

《中國人名大辭典》是六十多年前編成的，立場觀點和對人物

的評價都有不少錯誤。例如，書中對歷代農民起義領袖大都污蔑爲"盜""賊"，因此，我們在使用時必須特別注意。這部書的另一個缺點是没有注明材料的來源，不能直接爲我們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它所介紹的人物事跡是否準確精當，也不易核對。

這部辭典書後附有"四角號碼索引"、"姓氏考略"和"異名表"。"姓氏考略"考證姓氏的來源。"異名表"列舉一些古代重要人物常用的字、號和謚法等，注出原名，共收五千多條，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在"子犯"條下，可以查出是春秋晉國狐偃的字。又"少陵"是杜甫號，"荆公"是王安石的封號。

[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開明書店編印，1935 年出版，1956 年中華書局重印。這部索引把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新元史》)裏有傳記的人名全部收入，按四角號碼排列(書後附筆畫索引)，每個人名之下標明見於何史書第幾卷，並指出在開明書店版二十五史的第幾頁。在我們想要詳細了解一個歷史人物的事跡時，這部索引是非常方便的，但只限於二十五史有傳記的人，不見於二十五史的人名則不收録。如果我們只想簡略了解一個人的時代和大致事跡，則不如查檢《中國人名大辭典》簡便。

6. 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姜亮夫編，1959 年中華書局出版。這部書是根據作者 1937 年所編《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補充而成的。我國專門考訂古人生卒年月的著作自清錢大昕《疑年録》開始，以後不斷有人續訂。這部書就是綜合過去研究成果並加以補充修訂而成的。所收人物自孔丘開始(孔丘生年爲公元前 551 年)，至卒年爲公元 1919 年的人物爲止，共收人物約一萬二千人。每人列出字號、籍貫、歲數、生年、卒年，並附有"備考"以介紹材料主要來源和存在問題。

考定古人的生卒年月，本是一件非常細緻繁瑣的工作，本書繼

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加以補充修訂，態度比較嚴謹，成果比較可信。尤其是列出備考一欄，告訴我們材料的來源，可以使我們找尋到原始材料，不但可以用來核訂本書考訂的得失，還可以進一步了解人物的詳細事跡。以書中所收第一條孔丘爲例，從表中可以查出：孔丘，字仲尼，魯人，73歲，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公元前551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公元前479年）；"備考"一欄簡單指明材料來源於《史記·孔子世家》等，並指出孔丘生年有兩説（一爲周靈王二十一年，一爲周靈王二十年），各有何人主張。這爲我們進一步研究孔丘的生卒年月提供了必要的線索。

這部書所收的人物是按生年先後排列的，如果不知道人物的生年，直接從表中查檢是比較困難的。書後附有人名筆畫索引，人名之下列出他的生年公元，生年不詳的列出卒年公元。（生年在公元之後加短横，如897-；卒年在公元之前加短横，如-897。）從筆畫索引中查到人物的生年或卒年，就很容易從表中找到所要查檢的人物了。

7.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商務印書館編印，1931年初版。我國從《漢書》開始，歷代史書都有地理志，爲我國地理沿革積累了無數寶貴的資料。歷代也有許多研究地理沿革的專著，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就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但這些著作或是只列郡縣設置情況，或是專門研究疆域沿革變化，對我們查檢古代地名，並不方便。《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是專爲查檢地名編纂的一部工具書，共收古今地名約四萬條，每一地名扼要指出它的地理位置和大致沿革，對我們初步了解古地名的基本情況，比較方便有用。

古今地名的變化很大，在查檢地名時，對古有今無的地名，由於地名生疏，一般都會主動利用工具書查檢的。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所指並不相同的地名，由於地名熟悉，往往容易被忽略，以

致產生錯誤。《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把地名古今的變化分項列舉出來，對我們幫助很大。例如"南京"條下就分項列舉歷代南京所指内容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出，南京在唐代一度指四川成都，在宋代指河南商丘，到明代才指現在的南京(清和民國初年稱江寧)。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編成距今已五十多年，它所説的"今"，往往和今天的地名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最好是和現在新出版的各種《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配合使用。

8. 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

薛仲三、歐陽頤編。1956 年三聯書店出版。我國古代以陰曆計算年月，讀古書遇到所記的年月日時，往往需要推算成陽曆的年月日。推算陰陽曆日期的專著有陳垣《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閏表》，但都比較專門，推算方法也比較複雜。《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則編排比較簡明，使用也比較方便，是用來推算陰曆和陽曆日期的常用工具書。

這部書所收日期自公元元年(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到公元 2000 年止，以陰曆爲綱，陰曆一年列一表，寫明帝王年號和公元年序，表左直列陰曆月序，表上横列陰曆日序，表中排列陽曆月日，排列方法和現在通行的月曆相似。陰曆每月一横行，每日一直行，月序横行和日序直行的相交點就是陽曆的月日。例如，我們讀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其中説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由這句話就可以推算出柳宗元死去的公元和日期。先從書中所附"歷代年號"中查出唐元和元年是公元 806 年，則元和十四年就應該是公元 819 年，再從正表中找到這一年的對照表，表的左側寫明"元和十四年，己亥，819—20"。下面截取該表中的一小部分(左下角)，以柳宗元的卒年爲例説明它的用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10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N1	2	3	4	5	6 ……
1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1	2	3	4	5 ……
12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1	2	3	4 ……

我們已知柳宗元是這年陰曆十一月初八日死去的,先取表左陰曆月序 11 向右橫數,再取表上陰曆日序 8 向下直數,表左陰曆十一月橫行和表上初八日直行的相交點是表中的陽曆 28 日,再由二十八日向前倒數確定陽曆月數,遇到粗體字 N,即陽曆十一月。(表中陽曆月份用粗體字排在每月一日之前,如 1_1, 2_1。由於 10, 11, 12 三個月是兩位數,不好排,改用英語這三個月的第一字母 O、N、D 表示。)這樣,我們就推算出柳宗元是在公元 819 年 11 月 28 日死去的。由陽曆推算陰曆的道理相同。例如,想知道公元 820 年元旦是陰曆哪一天,就先從表中找到一月一日;和這一天同橫行的是 12,即陰曆十二月;和這一天同直行的也是 12,即陰曆十二日,由此可知公元 820 年 1 月 1 日是陰曆己亥年十二月十二日。

這部書的每一個表還附有供推算干支和星期的數字,可以用來推算每一天的干支和星期,這里就不詳細介紹了。

9. 四庫全書總目

清紀昀主編,成書於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 年)。這部書是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的書目和提要。《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開始編纂,集中了大批的人力和物力,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才纂修成功。這是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基本包括了乾隆以前屬於四部範圍以內的我國古代重要著作。在編纂的過程中,對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和只抄存書目的圖書都曾編寫了內容提要,放在書前。後來,又把這

些内容提要分類編排，單獨匯集成書，成爲這部《四庫全書總目》，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簡稱《四庫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共200卷，共收書目10254種，其中收入《四庫全書》的3461種，存目的6793種。每一種都做了提要，介紹作者和著作的大致内容，對著作的優缺點以及歷代流傳的情況也都做出簡要的説明。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每類下又分若干小類；每大類和小類之前都有小序，説明這一類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出這一類的理由，每類之後附有"存目"，即没有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目，存目除介紹内容和作者等等以外，還説明没有被收入《四庫全書》的原因，大都是因爲著作本身價值不高，但也有一些是因爲和當時的封建正統思想有抵牾才没有被收入的。至於當時認爲没有資格歸入"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如宋元以來大量的戲曲小説，就連"存目"的資格也没有了。（原書小類中有"小説家"一類，内容和今天所説的小説不同。）原書的分類辦法很不便於查檢，1965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後面附有書名和作者索引，查檢起來就方便多了。

這部書編寫比較認真，態度比較謹嚴，是一部内容充實、較有系統的古代書目工具書，對我們了解乾隆以前古書的大致内容和源流，很有幫助。但是對書籍所做的評價，編者則是完全站在當時統治者的立場上的。例如，明李贄《藏書》曾經抨擊過封建正統思想，《四庫全書總目》就把它放在"存目"一類，並且這樣評價："此書排擊孔子，别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爲罪不容誅。其書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從這一段評論正可以充分看出編者是怎樣維護封建正統思想的。

《四庫全書總目》完成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又編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共20卷，除存目全部未收録外，

對提要本身也做了不少删節。由於簡明扼要,更便於一般人使用。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後面附有書名和作者索引,更便於查檢。

詞義分析舉例

(三) 引申義分析例(上)

報 北 被 布 裁 長 采 承 誠 錯 達 當 道
豆 都 發 封 奉 復 概 干 顧 官 果 好 和
機 卽 極 間 將 脚 節 介 金 居 舉 絶 狂
理 立 利 流 廉 慢 明

【報】

"報"字從幸(niè,犯罪),從艮(fú,服罪),本義是斷獄,判決罪人。《韓非子·五蠹》:"～而罪之。"

假借爲報答。特指受了別人的東西以後,還送給他東西以爲回答。《詩經·衞風·木瓜》:"投我以木瓜,～之以瓊琚。"(瓊:玉之美者。琚 jū:佩玉。)引申指回報別人的恩惠或仇恨,卽報恩或報仇。《左傳·成公三年》:"無怨無德,不知所～。"《論語·憲問》:"以直～怨,以德～德。"《史記·淮陰侯列傳》:"吾必有以重～母。"又引申爲天對人的善惡的回報(迷信)。《荀子·宥坐》:"爲善者天～之以福,爲不善者天～之以禍。"今有雙音詞"～應"。

由報答又引申爲回報,告訴。《戰國策·齊策四》:"廟成,還～

孟嘗君曰。”司馬遷《報任安書》:“使有來～。”由回報再引申爲給回信,答復。司馬遷《報任安書》:“闕然久不～,幸勿爲過。”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故畧上～。”

【北】

“北”本是個象形字。甲骨文作𠦂,金文作𠦂,象背對着背的兩個人。《説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二人相背”就是二人相背離,所以北又引申爲分別的意思。《書經·舜典》:“分～三苗。”鄭注:“猶別也。”集傳:“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分背”也就是“分別”的意思。

又引申爲背棄、背叛的意思。《戰國策·齊策六》:“食人炊骨,士無反～之心。”“反北”就是“反背”。

由背離又引申爲敗北、逃跑的意思。《左傳·桓公九年》:“以戰而～。”《韓非子·五蠹》:“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又用作名詞,指逃跑者。賈誼《過秦論上》:“追亡逐～。”《漢書·高帝紀》:“沛公項羽追～。”

假借爲方位名詞。北方。《列子·湯問》:“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又:“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也可用作動詞,向北。《吕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候雁～。”

【被】

《説文》:“被,寢衣,長一身有半。”“寢衣”就是被子。《楚辭·招魂》:“翡翠珠～。”被子是加蓋在身上的,所以用作動詞就有覆蓋的意義。《楚辭·招魂》:“皐蘭～徑兮斯路漸。”又爲披在身上或穿在身上。《孟子·盡心下》:“及其爲天子也,～衫(zhěn)衣。”(衫衣:麻布單衣。)屈原《國殤》:“操吴戈兮～犀甲。”這個意義後來寫作“披”,讀pī。

被的加蓋義又引申爲施加、施及。《書經·禹貢》:"西～於流沙。"又《堯典》:"光～四表。"這個施加的意義進一步引申爲蒙受,遭受。《孟子·離婁上》:"而民不～其澤。"賈誼《論積貯疏》:"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矣。"又爲使蒙受。《楚辭·哀郢》:"～以不慈之僞名。"這種蒙受意義的"被"字放在另一及物動詞前就表示被動。這在戰國末期就産生了。《韓非子·五蠹》:"今兄弟～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這種"被"字的語法作用及其發展情況,我們在前面已經專門介紹過了。這里不再重複。

【布】

布的本義只指麻布。古代布帛並稱,絲織品稱帛,麻織品稱布。《孟子·許行》:"～帛長短同,則賈相若。"後來引申爲用棉、麻等織成的織物的通稱。〔布衣〕指庶人、平民。《戰國策·魏策四》:"大王嘗聞～衣之怒乎?"《史記·李斯列傳》:"夫斯乃上蔡～衣,閭巷之黔首。"後代又以"布衣"指稱未中功名的士人。杜甫《赴奉先縣詠懷》詩:"杜陵有～衣,老大意轉拙。"

在没有貨幣的時代,古人以物易物,又以布爲交換的媒介。《詩經·衛風·氓》:"抱～貿絲。"後來貨幣也因此稱布。《周禮·天官·外府》:"外府掌邦～之入出。"《漢書·食貨志》:"(王莽作)大～、次～、弟～、壯～、中～、差～、厚～、幼～、么～、小～。小～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一百。自小～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貨十品。"

布是可以鋪開的,所以它又引申出陳列、展開的意義。《戰國策·秦策二》:"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席。"《文心雕龍·鎔裁》:"然後舒華～實。"這個意義在近代又寫作"佈"。漢字簡化後,仍寫作"布"。又爲陳述。《國語·晉語四》:"敢私～於吏?唯君圖之!"

由此又引申出公布、宣布的意義。《漢書·高帝紀》:"～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裁】

裁字從衣,本義是裁衣。《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衣。"杜甫《白絲行》:"～縫滅盡針綫跡。"詞義擴大,用於别的事物,是"剪裁,删減"的意思。《漢書·食貨志上》:"而～其賈以招民。"《後漢書·鄭玄傳論》:"删～繁蕪。"《文心雕龍·鎔裁》:"剪截浮詞謂之～。"今有熟語"～員"、"～軍"。又引申爲裁斷,判決。《戰國策·秦策一》:"臣願悉言所聞,大王～其罪。"又爲制裁,制服。賈誼《惜誓》:"爲螻蟻之所～。"〔自裁〕表示自殺。司馬遷《報任安書》:"不能引決自～。"《漢書·賈誼傳》:"跪而自～。"

裁字還有"衡量,識别"的意思,這也是剪裁的意義引申來的,例如《淮南子·主術》:"取民,則不～其力。"《新唐書·韋陟傳》:"陟於鑒～尤長。"又用作名詞,是體制、風格的意思。張衡《西京賦》:"取殊～於八都。"《北齊書·李義深傳》:"幼有風～。"雙音詞有"體～"。

裁又假借爲"才(纔)",僅僅的意思。《漢書·功臣表》:"～什二三。"

【長】

長,甲骨文作 ,象人披着長頭髮。表示長短的長。《詩經·秦風·蒹葭》:"道阻且～。"引申爲時間久遠。《老子》七章:"天～地久。"用作狀語,即有"長遠地、經常地"的意思。《庄子·秋水》:"吾～見笑於大方之家。"白居易《南山路有感》詩:"萬里路～在,六年今始歸。"用作動詞,則引申爲"擅長"的意思。《孟子·公孫丑上》:"敢問夫子惡乎～?"《晉書·樂廣傳》:"論人,先稱其所～。"用作名

詞，指“長處”、“優點”。《戰國策·齊策三》：“誦足下之～。”

長字又讀 zhǎng，由長遠的“長”引申爲滋生、滋長。《孟子·公孫丑上》：“予助苗～矣。”用作使動，有“養育”的意思。《詩經·小雅·蓼莪》：“～我育我。”再引申爲人的成長、成年。《論語·憲問》：“幼而不孫弟，～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孫：遜。弟：悌。）又引申爲年紀大的或輩分高的。與“幼”相對。《論語·子路從而後》：“～幼之節，不可廢也。”《管子·五輔》：“養～老，慈幼孤。”用於抽象的意義引申爲崇尚、推崇。《漢書·杜欽傳》：“廢奢～儉。”又官長、首長的意義也是由長幼的長引申來的。《書經·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五長：衆官之長。）《吕氏春秋·諭大》：“萬夫之～。”又特指小縣的長官。《三國志·吴書·周瑜傳》：“瑜觀術終無所成，求爲居巢～。”

長又舊讀 zhàng，剩余的意思。“長物”常連用，指多餘的東西。《世説新語·别無長物》：“（王恭）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物。’”白居易《無長物》詩：“只緣無～物，始得作閑人。”

【采】

“采”的本義是用手采摘植物的葉、莖。《詩經》有“～桑”、“～葛”、“～艾”、“～葑”、“～苦”等。

引申爲采取、采集，用於較抽象的意義。《史記·太史公自序》：“～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漢書·藝文志》：“古有～詩之官。”上述意義的“采”後來寫作“採”，現在又簡化爲“采”。

依段玉裁等人的意見，“五采”、“文采”的“采”也是由采取引申而來。“木成文，人所取也。此采爲‘五采’字，而毛詩屢言‘采采’與？”“采采”，“謂可采者衆也。凡文采之義本此”（《説文》六篇上“采”字段注）。《書經·益稷》：“以五～彰施於五色。”蔡傳：“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荀子·王制》：“使雕琢文～不敢專造於家。”又用

於較抽象的意義，指文章的“文采”。《荀子·賦篇》：“此夫文而不～者與?”《文心雕龍·情采》：“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而何?”這一意義的“采”，後來寫作“彩”。

由采取還引申爲名詞。“采(cài)地”。《公羊傳·襄公十五年》注：“所謂～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字亦作寀。”《漢書·王莽傳》：“以武功縣爲安漢公～地。”

【承】

承，甲骨作 ，金文作 ，本義是雙手捧着。《書經·顧命》：“太保～介圭。”(介圭：大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飲而進獻。”(承飲：等於説捧着酒杯。)引申爲雙手接受。《易經·歸妹》：“女～筐無實。”用於抽象的意義，多表示在下者接受在上者的命令、恩惠等。《左傳·成公十年》：“～寡君之命以請。”賈誼《吊屈原賦》：“恭～嘉惠兮，俟罪長沙。”又爲承受、承擔。《禮記·孔子閒居》：“弟子敢不～乎?”〔承乏〕意思是暫時承擔無適當人選的職務。這是舊時在任官吏常用的謙詞。《左傳·鞌之戰》：“敢告不敏，攝官～乏。”《舊唐書·百官志》：“殿中～乏。”

由承受義又引申出繼承、繼續的意義。《國語·晉語三》：“虢射爲右以～公。”《三國志·吴書·魯肅傳》：“孤～父兄餘業。”

承又假借爲“丞”，輔助的意思。《左傳·哀公十八年》：“楚右司馬子回使帥師而行，請～。”

【誠】

“誠”的本義是心意真誠。《易經·乾卦》：“修辭立其～。”《後漢書·馬援傳》：“開心見～，無所隱伏。”由真誠引申爲忠實。《管子·乘馬》：“是故非～賈不得食於賈，非～工不得食於工，非～農不得食於農。”所謂“誠賈”、“誠工”、“誠農”的“誠”，都是指對國家忠實

的意思。由忠實又引申爲說到做到的意思，常常"誠必"連用。《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必用賢。"《淮南子·兵略》："將不～必，則卒不勇敢。"賈誼《新書·道術》："伏義～必謂之節，反節爲詭。"又："志操精果謂之～。"

又引申爲副詞，果真，的確。《史記·留侯世家》："沛公～欲倍項羽邪？"由此義再引申爲表假設的意思。假如真的。《史記·高祖本紀》："～如父言，不敢忘德。"《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錯】

"錯"的本義是鑲嵌。《漢書·王莽傳》："～刀以黃金～其文。"在身體上刻畫也叫"錯"。《史記·趙世家》："翦髮文身，～臂左衽。"索隱："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引申爲交錯。《詩經·周南·漢廣》："翹翹～新。"又引申爲交互、更迭。《禮記·中庸》："譬如四時之～行。"從交錯又引申爲抵牾、不合。《漢書·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與仲舒～。"又引申爲差錯、錯誤。杜甫《釋悶》詩："江邊老翁～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錯誤"的意義出現得較晚，大約是在六朝。

"錯"字又有磨石（用以磨玉、磨刀的石頭）的意義。《詩經·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爲～。"這和表"鑲嵌"義的"錯"應該認爲是兩個詞，只是用同一個漢字來表達罷了。有人認爲這個意義的"錯"是"厝"字的假借，其實"厝"字比"錯"出現得晚，是爲了區別"錯"的"磨石"義而造的一個字。

"錯"字假借爲"措"。"措"有放置、施行、廢棄等意義，因而"錯"也有這些意義。《論語·顏淵》："舉直～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放置"義。《易經·序卦》："禮義有所～。"這是"施行"義。《史記·周本紀》："刑～四十餘年。"這是"棄置不用"之義。

【達】

"達"的本義是道路暢通。《爾雅·釋宮》:"一～謂之道","四～謂之衢"。引申爲一般的暢通。《吕氏春秋·重己》:"理塞則氣不～。"由暢通引申爲到達。《列子·湯問》:"指通豫南,～於漢陰。"又用作使動,使……到達。《國語·吴語》:"寡人～王於甬句東。"注:"達,致也。"

由通暢又引申爲通達事理。《論語·雍也》:"賜也～。"又引申爲表達。《史記·滑稽列傳》,"言以道事,詩以～意。"

"達"和"窮"是一對反義詞。作爲具體意義,"達"是道路暢通,"窮"是道路不通。作爲抽象意義,"達"指顯貴、顯達,"窮"指窘困。《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則兼善天下。"顯達的意義是從道路暢通引申來的。由此又引申爲動詞,表示"使顯達"。《漢書·張安世傳》:"以爲舉賢～能。"

由"通達"之義又引申爲"共同的"。《禮記·中庸》:"天下～道五。"又爲副詞,"普遍地"。《書經·召誥》:"～觀於新邑營。"又爲副詞"都"。《禮記·禮器》:"君子～亹亹(wěi wěi,勤勉的樣子)焉。"注:"達,猶皆也。"

【當】

"當"的本義是兩兩相當。《公羊傳·莊公十三年》:"然則君請～其君,臣請～其臣。"所謂"門當户對"的"當",也是這個意思。

由此而引申出幾種意義:(一)面對着(人和物相對)。《禮記·曲禮》:"～食不歎。"由此又引申爲阻擋。《莊子·天地》:"猶螳螂之怒臂以～車轍。"這個意義後來寫作"擋"。又引申爲抽象的面臨。《論語·衛靈公》:"～仁不讓於師。"(二)處於某時某地。《禮記·曲禮》:"天子～宁而立。"《孟子·許行》:"～堯之時,天下猶未

平。""當道"、"當路"表示居於要職之義,而"當"的意義仍是處於某地位。《孟子·公孫丑上》:"夫子～路於齊。"(三)合宜(事和理相當)。讀 dàng。《吕氏春秋·大樂》:"莫不咸～。"又引申爲副詞,應當。《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斷不斷,反受其亂。"

判罪叫"當"。《史記·蒙恬列傳》:"～高(趙高)罪死。"抵押叫"當"(dàng)。《後漢書·劉虞傳》:"虞所賚賞,典～胡夷。"這些意義也都是由"兩兩相當"引申出來的。

從"兩兩相當"的意義又引申爲"當作"。《戰國策·齊策四》:"晚食以～肉,安步以～車。"

"當"還有一個意義是器物的底,讀 dàng。《韓非子·外儲説右上》:"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可以盛水乎?"

【道】

"道"字從辵(chuò),首聲,本義是路。《論語·泰伯》:"任重而～遠。"《史記·孫臏》:"馬陵～陿(狹)。"本指人走的路,引申爲水流通行的途徑。《史記·河渠書》:"通九～,陂九澤。"又引申爲址詞。《法顯傳》:"小夫人即以兩手搦兩乳,乳各作五百～,墮千子口中。"熟語有"萬～霞光"。

"道"字又用於抽象意義,表示完成某一行動或達到某一目的的途徑、方法。《孟子·梁惠王上》:"交鄰國有～乎?"《莊子·達生》:"請問蹈水有～乎?"再引申爲道理、規律。《莊子·養生主》:"臣之所好者,～也。"《禮記·禮運》:"大～之行也,天下爲公。"由道理、規律再引申出兩個意義。一是封建社會所謂的好的政治措施和政治局面。《論語·衛靈公》:"邦有～則仕,邦無～則隱。"二是學術或宗教的思想體系,即思想、學説。這是體現一定道理的主張。《論語·里仁》:"吾～一以貫之。"《孟子·許行》:"從許子之～,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

奉事黄老～。"

"道"字有引導的意思，這也是從本義道路引申出來的。道路是名詞，用作使動，使人在道路上行走，即引導，並用於抽象意義。《論語·學而》："～之以政。"又轉爲疏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不如小決使～。"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導"。《孟子·離婁下》："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道"字還有述説一義。走在道路上是一個行走的過程，而述説是一個説話的過程，與引導的意思有類似之處。《莊子·天下》："《詩》以～志，《书》以～事，《禮》以～行，《樂》以～和，《易》以～陰陽，《春秋》以～名分。"又："百家之學，時或稱而～之。"前六個"道"字很接近引導的意思，後一個"道"字就完全只能作述説解釋了。

按：舊時"道"字用作名詞時，即引導以上各義，讀上聲；用作動詞時，即引導和述説兩義，讀去聲。

【豆】

豆字，甲骨文作 或 ，形似高足盤，或有蓋，是用以盛食物的。據攷古發掘，新石器時代晚期就有了陶豆，商周時代有木製塗漆豆，西周晚期已有青銅豆。《詩經·大雅·生民》："卬盛於～。"（卬：我。）《國語·吴語》："觴酒，～肉，簞食。"又爲古代的量器。《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區、釜、鍾。四升爲～。"後又用爲重量單位。《説苑·辨物》："十六黍爲一～，六～爲一銖。"

豆自秦漢開始又用爲豆類植物的總名。《戰國策·韓策一》："民之所食，大抵～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這本是豆的假借義，後來在口語里完全代替了"菽"，成爲最基本的意義。《漢书·楊惲傳》："種一頃～，落而爲萁。"曹植《七步》詩："煮～然～萁，～在釜中泣。"豆子的顆粒小，故常用以比喻微小。徐陵《諫仁山深法師龍道书》："嗚呼桂樹遂爲～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没。"

荆浩《畫山水賦》:"丈山尺樹,寸馬～人。"

【都】

"都"的本義是大城邑。《穀梁傳·僖公十六年》:"民所聚曰～。"《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大～不過參國之一。"這里所説的"都"是城邑,"國"才是國都。到後代,"都"才指國都。《史記·秦始皇本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也。""都豐""都鎬"的"都"用作動詞,建立國都的意思。

"都"是人所聚會之處,由此引申爲動詞"聚集"。《文選·張衡·東京賦》:"其西則有平樂～場。"薛綜注:"都,謂聚會也。""都場"就是衆人聚會的場所。《管子·水地》:"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居。""都居"即"聚居"。又引申爲"總"。曹丕《與吴質書》:"頃撰其遺文,～爲一集。"現代漢語中副詞"都"由此發展而來。

"都"的另一個意義是文雅、美好。《詩經·鄭風·有女同車》:"洵美且～。"

【發】

發,本義是把箭發射出去。《詩經·召南·騶虞》:"壹～五豝。"(豝 bā,母豬。)《孟子·公孫丑上》:"射者正己而後～。"《史記·孫臏》:"齊軍萬弩俱～。"現代"發炮"的發和量詞"發"(五十發子彈)都是由發射箭這個本義直接引申出來的。

發是個很活躍的多義詞,它的引申義比較多,但基本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發出,發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雷乃～聲。"用於植物,指發芽出穗。《詩經·大雅·生民》:"實～實秀。"又特指開花。庾肩吾《摘梅花》詩:"悤悤梅朝始～。"用於顏色,是顯現、發

揚。《左傳·昭公元年》:"～爲五色。"《吕氏春秋·過理》:"容貌充滿,顔色～揚。"用於氣味,是散發。《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用於語言,是表達、發佈。《詩經·小雅·小旻》:"～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書經·冏命》:"～號施令,罔有不臧。"

(二)出,出發。《莊子·秋水》:"夫鵷鶵(yuān chú,鳳類)～於南海,而飛於北海。"《楚辭·哀郢》:"～郢都而去閭兮。"成語有"朝～夕至"。又引申爲起,興起。《孟子·告子下》:"舜～於畎畝之中。"《韓非子·顯學》:"猛將必～於卒伍。"

(三)派出,派遣。《戰國策·齊策一》:"王何不～將而擊之?"《史記·淮陰侯列傳》:"～使使燕。"現代有雙音詞"打～"。又引申爲處置。如"～落"。

(四)開,啓封。《莊子·胠篋》:"將爲胠篋、探囊、～匱之盜而爲守備。"《史記·刺客列傳》:"秦王～圖,圖窮而匕首見。"又特指開糧倉賑濟災民。《書經·武成》:"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悦服。"《孟子·梁惠王上》:"塗有餓莩而不知～。"又引申爲掀開。《史記·項羽本紀》:"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屋。"用於抽象意義,表示啓發,開導。《論語·述而》:"不憤不啓,不悱不～。"(悱 fěi:口欲言而未能。)又如"～蒙"。又引申爲暴露,揭露。《漢書·趙廣漢傳》:"其～奸摘伏如神。"(摘 tī,挑發。)又爲闡發。如"～凡"、"～揮"。

以上發字的各項引申義都是由它的本義直接或間接發展出來的。宋元以後,發字又産生出一些新的意義。如"～怒"的發是流露的意思;"～麻"的發是感到的意思等等。這是現代漢語的内容了。

【封】

封,金文作、,它的本義當是給樹木培土,即聚土培植的意思。《左傳·昭公二年》:"宿(魯季武子)敢不～殖(植)此樹。"引

申爲堆土築墳。《禮記·樂記》:"～王子比干之墓。"又《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不樹。"鄭玄注:"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義爲至卑無飾也。"原來"封樹"只是古代士人以上的葬禮,老百姓死了是不築墳的。

聚土培植或堆土爲墳,結果都使土加厚,故封字又引申出厚的意義來。《國語·楚語上》:"是聚民利以自～而瘠(使貧瘠)民也。""自封"指自己豐厚,即肥了自己。豐厚就是豐裕、豐碩,所以封又引申出大的意義。《左傳·定公四年》:"吴爲～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中山經》:"遊戲之山……多～石。"

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築壇祭天也叫"封"。《大戴禮記·保傅》:"～泰山而禪(shàn)梁父。"(在泰山旁的梁父山築壇祭地叫禪。)"封禪"即祭天地。《漢書·郊祀志上》:"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禪。"

封字在古代還有一個常用意義,就是指帝王把土地賜給親屬或人臣作爲領地或食邑。《孟子·告子下》:"周公之～於魯。"《史記·周本紀》:"～尚父於營丘,曰齊。"引申爲給予封號或官爵。《史記·魏公子列傳》:"安釐王即位,～公子爲信陵君。"《史記·衛將軍列傳》:"貴人也,官至～侯。"又用作名詞,指所封的領地。《荀子·彊國》:"土地之大,～内千里。"引申爲疆界,界域。《左傳·僖公三十年》:"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淮南子·主術》:"四海之雲至,而修～疆。"

封字在現代的常用意義是封合,封閉。這在先秦也已産生。《戰國策·齊策四》:"～書謝孟嘗君曰。"《淮南子·時則》:"慎管籥,固～璽。"這個意義也是由本義"聚土堆封"引申出來的。

【奉】

"奉"的本義是"捧"。《左傳·鞌之戰》:"～觴加璧以進。"《禮

記·内則》:"少者～槃,長者～水。""捧"字是後起的。引申爲"進獻"。《周禮·大司徒》:"祀五帝,～牛牲。"又引申爲"送"。《吕氏春秋·懷寵》:"得民虜,～而題歸之。"又引申爲"給與"。《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天～我也。"

由進獻又引申爲供養。《史記·孟嘗君列傳》:"邑人不足以～客。"又引申爲名詞,俸禄。《史記·孔子世家》:"～粟六萬。"這個意義後來寫作"俸"。

由捧持的意義又引申爲遵守(奉而不失)。《左傳·哀公六年》:"吾子～義而行者也。"又引申爲尊奉,奉戴。《左傳·隱公三年》:"請子～之以主社稷。"又引申爲奉事。《左傳·庄公五年》:"管夷吾、召忽～公子糾來奔。"從尊奉之義引申爲敬辭,如"奉讀"、"奉陪"等。

由捧持的意義又引申爲承受。《論衡·率性》:"～制稱藩。"

【復】

"復"字從彳(chì,小步),复聲,本義是往而復來。《易經·泰卦》:"無往不～。"《左傳·齊桓公伐楚》:"昭王南征而不～。"

引申爲反復。《詩經·小雅·蓼莪》:"顧我～我。"孔疏:"復,謂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用於抽象意義,爲恢復,報復。《左傳·定公四年》:"謂申包胥曰:'我必～楚國。'"《孟子·滕文公下》:"爲匹夫匹婦～讎也。"

又引申爲做一件事情再重復一次。《孟子·滕文公下》:"或以告王良。良曰:'請～之。'"

也引申爲還原。《僞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伊尹既～政厥辟。"(厥辟:他的君主,指太甲。)後代有"～辟"、"～位"。

還引申指言語的反復,即回答,回報。《孟子·齊桓晉文之事》:"有～於王者曰。"

以上四個引申義，仍是動詞。同時還虛化爲副詞，再，又。《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羊傳·襄公三十年》："死者不可～生。"注意：古代漢語在這個意義上説"復"，不説"再"。

【概】

"概"又寫作"槩"。本義是量穀物時刮平斗斛用的刮板。《禮記·月令》："正權～。""權"是秤，和"概"同樣是量器，所以"權概"並提。《楚辭·懷沙》："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洪興祖注："概，平斗斛木。"現代漢語中表示"一律"之義的"一概"，即由此引申而來。

引申爲刮平斗斛的動作。《管子·樞言》："釜鼓滿則人～之，人滿則天～之，故先王不滿也。"由此引申爲抑制、阻難。《韓非子·説難》："彼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之也。"

由量器的意義又引申爲度量。《禮記·曲禮》："食饗不爲～。""不爲概"等於説"不限量"。這是具體的量。《漢書·楊惲傳》："漂然有節～。"注："概，度量也。"這是抽象的量，"節概"等於説"節操"。

"概"的作用是使穀物與斗斛的量相等，由此又引申爲"稱"、"合"之意。《史記·范雎列傳》："臣愚而不～於王心耶？"

又虛化爲副詞，大略，大概。《史記·伯夷列傳》："其文辭不少～見。"

【干】

干，甲骨作 ，它的本義是盾牌。《僞古文尚書·大禹謨》："舞～羽於兩階。"《方言》卷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戈"二字連用往往表示兵事、戰争。《論語·季氏將伐顓臾》："而謀動～戈於邦内。"《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乃用～戈，以征不享。"盾牌是防衛的武器，所以干字又有防衛、捍衛的意思。《詩經·周南·兔罝》："赳

赳武夫,公侯～城。""干"、"城"都是用以捍衛的,所以用來比喻捍衛者。又如《孔叢子·居衛》:"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干城之將"指保衛國家的大將。

干字在先秦還有一個基本意義,即犯,冒犯。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國之紀。"《國語·晉語五》:"趙孟使人以其乘車～行。"引申爲求取,追求。《僞古文尚書·大禹謨》:"罔違道以～百姓之譽,罔咈(fú,逆)百姓以從己之欲。"又引申爲向統治者獻策以求禄位。《列子·説符》:"好學者以術～齊侯。"《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數以策～項羽。"又"～禄"、"～世"、"～名"、"～時"、"～謁"等語詞中的干也都是追求的意思。

中古以後,干的冒犯義又引申出向上沖的意思。孔稚珪《北山移文》:"～青雲而直上。"李白《古風》五十九首:"鼻息～虹蜺,行人皆怵惕。"又爲干預,事不關己而强預其事。《後漢書·東夷傳》:"不得妄相～涉。"《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宫中之勢,聚斂無厭,好～預人事。"由此又引申爲關涉、發生關係。《南唐書·馮延巳傳》:"吹皺一池春水,～卿何事?"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詞:"非～病酒,不是悲秋。"

干字還有幾種假借義:(一)通"岸"。《詩經·魏風·伐檀》:"寘之河之～兮。"杜甫《有客》詩:"謾勞車馬駐江～。"(二)通"乾(gān)"。《庄子·田子方》:"方將被髮而～。"《釋名·釋飲食》:"～飯,飯而暴～之也。"(三)通"幹"(榦)。如"～支"(榦枝),即天～地支。但"干支"的干仍念 gān。(四)〔若～〕、〔如～〕,指不定數目。《禮記·曲禮》:"始服衣若～尺矣。"任昉《王文憲集序》:"是用綴緝遺文……爲如～帙,如～卷。"

【顧】

顧的本義是轉過頭看。《詩經·檜風·匪風》:"～瞻周道,中心怛兮。"(怛 dá:憂傷。)《楚辭·哀郢》:"過夏口而西浮兮,～龍門而不見。"《莊子·養生主》:"提刀而立,爲之四～。"引申爲照顧,關心。《詩經·魏風·碩鼠》:"莫我肯～。"又爲眷顧,顧惜。司馬遷《報任安書》:"常思奮不～身,以徇國家之急。"又"念父母,～妻子。"

顧用在動詞前作副詞,含有"卻"、"反而"的意思。《大戴禮記·禮察》:"爾豈～不用哉!"《漢書·賈誼傳》:"足反居上,首～居下。"作連詞用在句首(偏正複句中正句的前頭),表示輕微的轉折,略等於"不過","但是"。《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彼非不愛其弟,～有所不能忍者也。"《後漢書·馬援傳》:"卿非刺客,～說客耳。"《史記·蕭相國世家》:"功臣皆曰:……'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反居臣等上,何也?'"

【官】

"官"的本義是官署,即政府收藏文書或辦事的地方。《荀子·彊國》:"及都邑～府,其百吏肅然。"《韓非子·難三》:"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由辦事的地方引申爲辦事的職稱,即官職。《左傳·鞌之戰》:"敢告不敏,攝～承乏。"《韓非子·外儲説左下》:"桓公謂管仲曰:'～少而索者衆,……録功而與～,則莫敢索～。'"所謂"官少",並非官吏少,而是官職少。

由職稱引申爲指辦事的人,即官吏。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官與吏才成爲同義詞。《韓非子·八説》:"明主之國,～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在這裏,"官"與"吏"對舉成文。

由職官引申爲特指人的器官。《孟子·告子上》:"心之～則

思。"

由官府還引申爲官家,公家。《漢書·蓋寬饒傳》:"五帝～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是以天下爲公,"家天下"是以天下爲私。

【果】

"果"的本義指果實。《易經·說卦》:"爲木～。"引申爲像果實那樣飽滿的意思。《莊子·逍遥遊》:"三飡而反,腹猶～然。""果腹"一詞由此而來。由果實又引申爲"成爲事實"。《論語·子路》:"言必信,行必～。"皇疏:"果,成也。""行必果",就是行事一定要實現(可參看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隨部》"果"字注)。賈誼《新書·道術篇》:"期～言當謂之信。"這裏的"果"字也是成爲事實的意思。未果,就是没有成爲事實。陶淵明《桃花源記》:"未～,尋病終。"由成爲事實又虚化爲副詞,果然,終於。《史記·孫臏》:"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吕氏春秋·忠廉》:"吴王不能止,(要離)～伏劒而死。"

"果"用作副詞,還有表假設的意思。《史記·趙世家》:"是以聖人～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兩"果"字都略等於"假如真的"。

假借爲"果敢"、"果決"的"果"。這個"果"字與"果實"的"果"不是一個詞,屬於同音假借。《荀子·大略》:"察辨而操辟,勇～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

【好】

"好"字的本義是貌美,特指女子的美。《戰國策·趙策三》:"鬼侯有子而～。"(鬼侯:紂時的諸侯。子:指女兒。)《史記·西門豹治鄴》:"巫行視小家女～者。"引申指一般事物的漂亮。《詩經·鄭風·

緇衣》:"緇衣之～兮,敝,予又改造兮。"又引申爲良好,佳。跟"惡"(è)相對。《詩經·小雅·何人斯》:"作此～歌,以極反側。"《論語·子張》:"窺見室家之～。"

引申爲動詞。讀 hào。喜歡,愛好。跟"惡"(wù)相對。《論語·公冶長》:"敏而～學。"《庄子·盜跖》:"～面譽人者,亦～背而毀之。"

又引申爲和好,友愛。舊讀 hào。《左傳·成公三年》:"釋纍囚以成其～。"《孟子·告子下》:"言歸於～矣。"

【和】

"和"的本義是聲音相應和。《詩經·鄭風·蘀兮》:"倡,予～汝。"(倡:領唱。)在"一唱一和"這個成語中還保留這個本義。後來,按别人的詩題或韻脚做詩也叫"和",如杜甫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詩。

由聲音相應和引申爲音樂聲音和諧。《禮記·檀弓》:"竽笙備而不～。"這個意義後來也寫作"龢"。又引申爲調味。《周禮·食醫》:"掌～王之六食。"又引申爲抽象的調和,和諧。《禮記·郊特牲》:"陰陽～而萬物得。"《史記·衛世家》:"百姓～集。"又引申爲停止戰争,和平。《戰國策·秦策》:"與荆人～。"從調和又引申爲温和、温暖。《漢書·匡衡傳》:"寬柔～惠。"王逸《九思·傷時》:"風習習兮～暖。"

"和"作爲動詞,還有"連帶"的意義。杜荀鶴《山中寡婦》詩:"旋挑野菜～根煮。""～衣而睡"的"和"也是這個意思。由此又虚化爲介詞,義同"連"。秦觀《阮郎歸》詞:"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雁無。"又引申爲連詞,義同"與"。岳飛《滿江紅》詞:"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月。"這是實詞虚化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機】

"機"的本義是弓弩上用來射箭的機關。《書經·太甲》:"若虞～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僞孔傳:"～,弩牙也。"(全句的大意是:發射弩弓的時候,等弩牙扳開了,看箭對准了目標,就射出去。)引申爲其他器物上用於發動、轉動的部分。如户樞稱"樞機",織布機也稱"機"。又引申爲凡是有機關的機械也叫"機"。《戰國策·宋衛策》:"公輸般爲楚設～。"這裏指的是攻城的雲梯。《後漢書·趙壹傳》:"畢網加上,～穽在下。"注:"～,捕獸機檻也。"

從"樞機"引申爲抽象名詞,指關鍵、要害。《戰國策·秦策三》:"存亡之～也。"也指重要的事情。如"日理萬機"的"機",從"機關"引申出形容詞"機巧"的意思,如《列子·仲尼》:"大夫不聞齊魯之多～乎?"

"機"又假借爲"幾"。如《淮南子·原道》:"處高而不～。"注"～,危也。"

【即】

"即"字甲骨文作,象人靠近盛了食物的器皿,本義是就食(走近去吃東西)。《儀禮·公食禮》:"賓坐席末,取粱～稻。"

詞義擴大,泛指一般走近,靠近。《詩經·衛風·氓》:"來～我謀。"《論語·子張》:"～之也温。"(靠近他,〔覺得他〕温和。)今成語有"可望而不可～"。"即位"意思是就位,走上位置。《儀禮·士冠禮》:"～位於門東,西面。"(西面:朝西。)特指登上君主的位。《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及庄公～位。"

"即"用於抽象意義,略等於接觸。《左傳·鞌之戰》:"擐甲執兵,固～死也。"《論語·子張》:"善人教兵七年,亦可以～戎矣。"(即戎:指打仗。)今成語有"～景生情"。再進一步抽象化,意思是就

在〔當前的地點或時間〕。《史記·項羽本紀》:"～其帳中斬宋義頭。"又:"項王～日因留沛公與飲。"《漢書·蘇武傳》:"～時誅滅。"注意:這種"即"字在當時仍是動詞,"即日"、"即時"還不能看成雙音詞。

由"就在"的意義再虛化爲副詞。就。《戰國策·楚策一》:"〔蘇秦〕～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用在判斷句裏,可以譯爲現代的"就是"。《左傳·襄公八年》:"非其父兄,～其子弟。"《史記·項羽本紀》:"梁父～楚將項燕。"

由副詞再虛化爲連詞,表假設,語法意義與"假若"相同。《戰國策·趙策三》:"～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賈誼《論積貯疏》:"～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

又,連詞,表轉折,語法意義與"則"相同。《戰國策·秦策四》:"王能使臣無拜,可矣。不～不見也。"《史記·項羽本紀》:"先～制人,後則爲人所制。"

【極】

《説文》:"極,棟也。"它的本義是房屋的正梁。《莊子·則陽》:"其鄰有夫婦臣妾登～者。"也用於井梁。枚乘《上書諫吴王》:"泰山之霤(liù,指往山下流的水)穿石,單～之紘(gěng,汲水的繩子)斷幹(單一的井梁上的繩子可以磨斷井梁)。"引申爲極點,最高點。《吕氏春秋·制樂》:"縱焉知其～。"司馬遷《報任安書》:"立名者,行之～也。"成語有"登峰造～"。又爲極限,盡頭。《左傳·昭公十三年》:"貢獻無～。"特指帝王之位。如錢起《歸義寺題震上人壁》詩:"堯皇未登～,此地曾隱霧。"又特指北極星。《考工記·匠人》:"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星,以正朝夕。"張衡《西京賦》:"譬衆星之環～。"

極用作動詞,意義爲窮極,即達到極點。枚乘《上書諫吴王》:

"今欲～天命之上壽。"《淮南子·原道》："然而大不可～，深不可測。"又爲至，達到。《詩經·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於天。"（崧：中嶽嵩山。駿：通"峻"。）《國語·魯語下》："齊朝駕則夕～魯。"極用作形容詞，意義爲最高的，達到極點的。司馬遷《報任安書》："是以就～刑而無慍色。"《後漢書·馬皇后紀》："貴人不登～位。"

極字又假借爲"亟"，急。《荀子·賦》："出入甚～，莫知其門。"

【間】

"間"的本義是門縫。本寫作"閒"，是會意字，表示月光從門縫中照進來。《史記·管晏列傳》："從門～而窺其夫。""門間"就是門縫。引申爲其他東西的縫隙。《莊子·養生主》："彼節者有～。"又引申爲中間。《禮記·樂記》："天地之～也。"後來又引申爲表示房屋的量詞。陶淵明《歸田園居》五首之一："草屋八九～。"

做兩件事情之間的間隙也叫間。《漢書·鄒陽傳》："乘～而請。"注："～謂空隙無事之時。"兩段時間之中也可以叫"間"。《孟子·離婁下》："七八月之～雨集。"這是把"間"的意義由空間引申爲時間。又引申爲閑暇。《左傳·昭公五年》："～而以師討焉。"杜注："間，暇也。"《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暇。"這個意義後來寫作"閑"。由此又引申爲安靜。《楚辭·招魂》："待君之～些。"注："閒，靜也。"又引申爲風度嫻雅。張衡《東京賦》："既俗且～。"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嫻"、"嫺"。

從縫隙的意義引申爲動詞，表示"介入其間"。《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焉？"又引申爲間隔，交替。《漢書·韋玄成傳》："～歲而祫。""間歲"就是隔一年。《書經·益稷》："笙鏞以～。"兩種顏色相間而成的顏色叫"間色"。《釋名·釋采帛》："紫，～色之好者也。"

縫隙用於抽象意義,指關係上的裂縫、意見不和。《左傳·哀公三十七年》:"君臣多～。"注:"間,隙也。"引申爲動詞,挑撥離間,製造不和。《戰國策·燕策二》:"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一般的批評、非難也叫"間"。《論語·先進》:"人不～於其父母兄弟之言。"

從縫隙的意義又引申爲窺伺(從縫隙中偷看)。《國語·魯語》:"齊人～晉之禍。"又引申爲名詞,間諜。《孫子兵法·用間》:"必索敵人之～來～我者。"第一個"間"是名詞,間諜。第二個"間"是動詞,做間諜,刺探軍情。

"偷看"叫"間",秘密地、偷偷地做事也叫"間"。《史記·陳涉起義》:"又～令吴廣之次所旁叢祠中。""間道"指小道。《史記·韓信破趙之戰》:"又～道革山而望趙軍。"從小道走也叫"間"。《史記·鴻門宴》:"從驪山下道芷陽～行。"

這個字的各種意義讀音不同。義爲閒暇、安静、嫻雅時讀xián,義爲中間和量詞時讀jiān,其餘都讀jiàn。

【將】

"將"的較早的意義是扶,扶助。《詩經·周南·樛木》:"福履～之。"(履:禄。)《史記·田叔列傳》:"少孤貧,爲人～車。"(將車:扶助着車子前進。)又爲扶送,護送。《詩經·召南·鵲巢》:"之子於歸,百兩～之。"《莊子·知北遊》:"無有所～,無有所迎。"引申爲奉,奉養。《詩經·周頌·我將》:"我～我享,維羊維牛。"《墨子·尚賢中》:"～養其萬民。"用於抽象的意義,就是奉承,秉承。《儀禮·聘禮》:"～命於朝。"又引申爲帶着。《漢書·霍光傳》:"迺～光西至長安。"《水經注·廬江水》:"吴猛～子弟登山。"又爲持,拿着。李白《俠客行》:"～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帶着的意義用於軍事,就引申爲領,率領。《史記·淮陰侯列傳》:"陛下不能～兵,而善～將。"用作名詞,又引申爲將領,將帥。《戰國策·趙策三》:"秦～聞之,爲卻軍

五十里。"《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我爲趙～。"後來這種名詞"將"讀去聲。

"將"作虛詞,主要有三種用法。(一)用作副詞,基本意義是將要,快要。《書經·金縢》:"公～不利於孺子。"《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君～若之何?"引申爲將近,常指數目的接近。《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絶長補短,～五十里也。"《宋書·謝靈運傳論》:"歷載～百。"

(二)用作連詞。表示選擇問,與"抑"略同。《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爲君子焉?～爲野人焉?"又爲"且"、"又"。《詩經·小雅·谷風》:"～恐～懼。"李華《弔古戰場文》:"人或有言,～信～疑。"唐以後又表示"與"、"共",常見於詩歌。李白《月下獨酌》詩:"暫伴月～影,行樂須及春。"這是由實詞"將"的"帶着"義引申來的。

(三)用作介詞,義同"把",表處置。杜甫《寄李十二白》詩:"已用當時法,誰～此義陳?"這是由動詞"將"的"持、拿"義發展來的。

【脚】

《説文》:"脚,脛也。"脛即小腿。《墨子·明鬼下》:"羊起而觸之,折其～。"《莊子·徐無鬼》:"乳間股～。"股脚即大腿和小腿。《荀子·正論》:"詈侮捽搏,捶笞臏～。""臏脚"就是斷足,砍去小腿以下部分。中古以後,脚的詞義引申轉移指踝骨以下部分,並在口語裏逐漸替代了"足"。《晉書·陶潛傳》:"素有～疾,向乘籃輿。"《爾雅·釋鳥》:"鳧鷖醜,其足蹼,其踵企。"郭璞注:"飛即伸其～跟企直。"邢昺疏:"踵,脚跟也。"又引申爲物體的最下部。張耒《宿樊溪》詩:"扁舟横江來,山～繫吾纜。"又指稱與體力搬運有關的。白居易《策林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文》:"罷運穀而收～價。"《舊唐

書·裴耀卿傳》:"充轉運使,凡三年運九百萬石,省～錢三十萬貫。"

【節】

"節"的本義是竹節。左思《吴都賦》:"苞筍抽～。"引申爲木節。《後漢書·虞詡傳》:"不遇盤根錯～,何以别利器?"又引申爲指動物的骨節、關節。《莊子·養生主》:"彼～者有間。"也指音樂的節奏、節拍。蔡琰《胡笳十八拍》:"十五拍兮～調促。"還指歲時的季節、節氣。《列子·湯問》:"寒暑易～,始一反焉。"《史記·太史公自序》:"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進一步更用於抽象的事物,一是指法度(禮法方面的約束)。《禮記·曲禮》:"不踰～。"二是指節操。文天祥《正氣歌》:"時窮～乃見。"

從"節"的本義又引申爲動詞"束縛"。《説文》:"節,竹約也。"段注:"約,纏束也。竹節如纏束之狀。"《墨子·節葬下》:"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約,車馬藏乎壙。"在這句話中,"節"和"約"都是纏束之意。由此又引申爲節制。《吕氏春秋·大樂》:"必～嗜慾。"引申爲節省、節儉。《左傳·昭公十九年》:"～用於内,而樹德於外。"

此外,"節"還有符節的意義。古代的符節是君主給使臣的一種權力的象徵,使臣憑此可以節制諸事,是和"節制"義有聯繫的。《漢書·蘇武傳》:"持漢～不失。"

【介】

"介"字甲骨文作 或 ,本義是"夾"。《左傳·襄公九年》:"天禍鄭國,使～居二大國之間。""介居"就是夾居,指夾在晉楚中間。從兩邊來説是夾,從中間來説是間隔。所以"介"又有"間隔"義。《漢書·宣帝紀》:"道里遼遠,人物～絶。"從間隔的意義引申爲界綫。《詩經·周頌·思文》:"無此疆爾～。"這個意義後來寫作"界"。

從"夾"的意義引申爲輔助。《詩經·豳風·七月》:"以～眉壽。"

古代貴族相見的時候，主人的助手叫"擯"，客人的助手叫"介"，這是從動詞引申爲名詞。《禮記·檀弓》："子服景伯爲～。"外交副使也叫"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伍舉爲～。"從輔助義引申爲依靠，倚仗。《左傳·僖公七年》："以求～於大國。"《漢書·南粵王傳》："欲～使者權誅嘉等。"從賓介的意義又引申爲介紹。《禮記·聘義》："～紹而傳命。"

從"夾"的意義又引申爲突出、獨特。《水經注·廬江水》："又有孤石，～立大湖中。"《後漢書·朱暉傳》："鄉黨譏其～。"由此又引申爲：(一) 大。《國語·吳語》："余一人兼受而～福。"(而：你)(二) 有操守。《孟子·盡心上》："不以三公易其～。""一介"指"一個"，也是從"獨特"之義引申來的。《書經·秦誓》："如有一～臣。"馬融注："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介"假借爲"甲"，("介"、"甲"双聲。)《禮記·曲禮》："～者不拜。""介者"就是穿鎧甲的人。《大戴禮記·易本命》："～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介蟲"就是甲蟲。又假借爲"芥"。《戰國策·齊策四》："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金】

"金"本是金屬的總稱。《書經·禹貢》："厥貢惟～三品。"(三品：指金銀銅。)《史記·平準書》："～有三等：黃～爲上，白～爲中，赤～爲下。"今有"五～"。又特指銅。張衡《西京賦》："高門有閌，列坐～狄。"(閌 kāng：門坎。金狄：銅鑄的人像。)《後漢書·班固傳》："擢雙立之～莖。"(金莖：銅柱。)又如"～文"。金屬製品也稱"金"。《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鼓以聲氣也。"(金：指鉦，一種金屬敲擊樂器。)揚雄《解嘲》："天下已定，～革已平。"(金革：指甲兵。)又如成語"鳴～收兵"。由於金屬具有堅硬和貴重的特性，故常用以比喻堅固與珍貴。《後漢書·班彪傳上》："建～城而萬雉。"

揚雄《劇秦美新》:"懿律嘉量,~科玉條。"金又用來形容閃光的東西。如以"~波"、"~兔"指月亮,以"~烏"指太陽。

"金"在古代又用作貨幣。《漢書·食貨志上》:"及~刀龜貝。"引申指錢。《戰國策·秦策一》:"位尊而多~。"今有熟語"現~"、"獎~"、"助學~"等。又爲貨幣單位。秦以前以金一鎰(二十兩)爲一金。《莊子·逍遥遊》:"請買其方百~。"《戰國策·齊策一》:"使人操十~。"漢代以金一斤爲一金。近代以銀爲貨幣,又以銀一兩爲一金。方苞《獄中雜記》:"我亦數十~。"

【居】

"居"的本義是蹲坐,這一意義後來寫作"踞"。而"居"字在古書中卻借爲"尻","尻"字本身又廢而不用。

"居"假借爲尻,它的常用意義是居住的意思。《詩經·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之。"《論語·學而》:"君子食無求飽,~無求安。"這一意義也用作使動。《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萬民弗忍,~王於彘。"由居住引申爲名詞,居住的地方。《左傳·宣公二年》:"問其名~,不告而退。"今語詞有"舊~"、"故~"。

由居住還引申爲處在。《左傳·襄公十一年》:"書曰:'~安思危。'"《史記·汲黯鄭當時列傳》:"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上。"

由居住還引申爲停留。《易經·繫辭下》:"變動不~。"孔融《與曹公論盛孝章書》:"歲月不~,時節如流。"由停留又引申爲積聚、囤積。《史記·呂不韋列傳》:"此奇貨可~。"

"居"又有表時間的意思,平常、平時。《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則曰:不吾知也。"這一意義後來發展爲双音詞"平居"。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平~望外遭齒舌不少。"由"平常"又引申爲過了一些時候。《戰國策·齊策四》:"~有頃,倚柱彈

其劍。"《史記·曹相國世家》:"～無何,使者果召參。"

"居"又假借爲句尾語氣詞,表疑問,讀 jū。《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誰～? 其孟椒乎!"杜注:"居,猶與(歟)也。"《禮記·檀弓上》:"檀弓曰:何～? 我未之前聞也。"鄭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舉】

"舉"的本義是用兩手舉東西。《韓非子·觀行》:"力有所不能～。"引申爲較爲抽象的意義"舉起",與"措(錯)"義相反。《荀子·王制》:"～措應變而不窮。"

引申爲選舉、推舉。東漢童謡:"～秀才,不知書。"《後漢書·張衡傳》:"～孝廉,不行。"

引申爲舉動。《國語·魯語上》:"君～必書。"

又引申爲拔取,即占領的意思。《戰國策·齊策》:"三十日而～燕國。"由拔取引申爲没收。《周禮·地官》:"凡財物犯禁者～之。"

由舉起還引申爲飛起,特指鳥飛。《論語·鄉黨》:"色斯～矣,翔而後集。"張衡《西京賦》:"鳥不暇～。"

又用作形容詞。全,皆。《楚辭·漁父》:"～世皆濁我獨清。"《左傳·宣公十七年》:"～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絶】

"絶"的本義是把絲弄斷。《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引申爲其他東西的斷絶。《韓非子·内儲説上》:"～頭刳腹。"又引申爲抽象的斷絶。《戰國策·秦策四》:"必～其謀。"又引申爲拋棄。《老子》:"～聖棄智。"

由把東西從中間弄斷的意義,引申爲横渡,横穿。從道路、河流、雲氣横穿過去,都可以叫"絶"。《漢書·成帝紀》:"不敢～馳

道。"《吕氏春秋·知度》:"～江者託於船。"《莊子·逍遥遊》:"～雲氣,負青天。"

"絶"還有達到極點之義。如"絶唱"、"絶技"等,"絶"都含有到此爲止、後來無過於此的意思,仍是從"斷絶"的意思引申而來的。"絶域"、"絶塞"言其遠,"絶"也含有到了盡頭的意思。由此又引申爲副詞,表示程度深,意義和"很"、"非常"相近,如"絶妙"、"絶美"等。《史記·伍子胥列傳》:"秦女～美,王可自取。"

【狂】

狂,從犬,本指狗發瘋。《晉書·五行志》:"早歲,犬多～死。"引申爲指人的精神失常、瘋癲、狂亂。《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乃被髮詳(佯)～而爲奴。"又指一般生物失去常態。《素問·腹中論》:"芳草發～。"《淮南子·説林》:"～馬不觸木。"又引申爲猛烈的,聲勢大的,超出常度的。陸雲《南征賦》:"～飈起而妄駭。"梅堯臣《觀博陽山火》詩:"十月原野枯,連山起～燒。"蘇軾《次韻劉涇陝山寺見寄》詩:"過電失晤語,～雷不容目。"又用作名詞,指志向很高急於進取的人。《論語·子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狷(juān,性情狹窄)乎!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狂的狂亂義又引申爲放蕩、任性、不受拘束。《論語·微子》:"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史記·酈生列傳》:"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生。"又引申爲輕狂、浮誇、虚妄。《左傳·文公十二年》:"(趙穿)好勇而～。"《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

【理】

"理"的本義是治玉,即順着玉的紋理把它從石中剖出來。《韓

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其璞。"(璞:未剖分的玉石。)引申爲治理别的東西。如理絲。《晉書·左芬傳》:"修成蠶簇,分繭～絲。"又爲治水。《後漢書·王景傳》:"乃引見景,問以～水形便。"把事情搞好也叫"理"。《荀子·天論》:"舉措不時,本事不～。"("本事"指農業。)由此又引申爲天下太平,與"亂"相對。《後漢書·蔡邕傳》:"運極則化,～亂相承。"

決獄也可以叫"理"。《史記·平準書》:"以峻文決～爲廷尉。"由此引申爲法官(決獄的官吏)。《管子·小匡》:"弦子旗爲～。"

"理"又引申爲紋理。《淮南子·覽冥》:"璧襲無～。"指的是玉的紋理。《荀子·解蔽》:"足以見須眉而察～矣。"指的是肌膚的紋理。《易經·繫辭》:"俯以察於地～。"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由此引申爲抽象的條理。《荀子·儒效》:"井井其有～也。"又引申爲道理。《易經·繫辭上》:"易簡而天下之～得矣。"

由條理又引申爲通順,通達。《淮南子·時則》:"生氣乃～。"

【立】

"立"字篆文作 ,象人站在地面上,本義是站着。《論語·子路從而後》:"子路拱而～。"《莊子·養生主》:"提刀而～。"用來表抽象概念,引申爲站得住,指立身處世。《論語·爲政》:"三十而～。"《論語·雍也》:"己欲～而～人。"(立人:使别人在社會上站得住。)

由站立引申爲建立,設立,樹立。《戰國策·齊策》:"～宗廟於薛。"《墨子·三辯》:"事成功～。"《荀子·王制》:"威強之所以～也。"

又引申爲使登上某一地位。《左傳·襄公三年》:"將～之而卒。"《荀子·仲尼》:"遂～以爲仲父。"又特指登上帝王或諸侯的位置。《荀子·王制》:"明王始～而處國有制。"《墨子·尚同上》:"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以爲天子。"

由站立虚化爲副詞。立刻,馬上。《荀子·非十二子》:"六説者

～息，十二子者遷化。"《史記·鴻門宴》："沛公至軍，～誅殺曹無傷。"今有双音詞"～即"、"～刻"。

【利】

"利"的本義指刀刃鋒利。《墨子·非攻下》："兵不～，教不習。"用作使動。使鋒利。《左傳·文公七年》："訓卒～兵。"由鋒利引申爲敏捷、快。《淮南子·地形》："輕土多～，重土多遲。"注："利，疾也。"意思是輕土所生長的人多利速，重土所生長的人多遲緩（這是不科學的説法）。《荀子·非十二子》："辯説譬喻，齊給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口巧辭。"這是口才敏捷，能言善辯的意思。

又引申爲順利。《史記·項羽本紀》："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兮騅不逝。"由順利引申爲利益。《墨子·節用上》："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多矣。"又："聖王之道，天下之大～也。"這個意義也用作動詞。《墨子·兼愛中》："～人者，人亦從而～之。""利人"就是使人得利。

由利益引申爲財利、私利。《論語·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莊子·駢拇》："小人則以身殉～。"又特指利潤。《史記·越世家》："逐什一之～。"

從利害的"利"引申爲要害的、重要的。《莊子·胠篋》："國之～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器也。"

【流】

"流"的本義是指水的流行。《詩經·大雅·常武》："如川之～。"由水的流行引申爲一般意義的漂流。《孟子·盡心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杵也？"由漂流引申爲"流散"、"流傳"、"流放"等意義。《管子·侈靡》："則民不～矣。"這是流散的意思。《孟子·公孫丑上》："德之～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這是流傳的意思。

《書經·舜典》:"～共工於幽州。"這是流放的意思。由流傳引申爲"無根源的","没有根據的"。《荀子·致士》:"凡～言、～説、～事、～謀、～譽、～愬,不官而衡(通"横")至者,君子慎之。"例中的"流"字都是無根源的意思。

"流"由水的流行又引申爲名詞。流水。《孟子·梁惠王下》:"從～下而忘反謂之流,從～上而忘反謂之連。""從流下"、"從流上"的"流"都是指流水。"流"用作"流水"意義時,往往與"源"相反。《管子·牧民》:"下令於～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同一源有不同的支流,因此,"流"又引申爲"流派"的意思。《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者～,蓋出於稗官。"由流派引申爲"流品"。《通典·職官》:"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内。"

"流"又特指邊遠地區。《禮記·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

【廉】

"廉"的本義是堂屋的側邊。《儀禮·鄉飲酒禮》:"設席於堂～東上。""～隅"本指邊角。古代算術開方"邊謂之～,角謂之隅"。舊時比喻品行端正,有操守。《漢書·元后傳》:"(王)禁有大志,不修～隅,好酒色。"成語有"～隅自守"。"廉"的這一意義引申爲廉潔、不貪。《孟子·離婁上》:"可以取,可以勿取,取傷～。"《荀子·君道》:"貪利者退,而～節者起。""孝～"漢代科舉制度中由郡國推薦的人材的一種,指所謂"既孝且廉的人"。《漢書·武帝紀》:"初令郡國舉孝～。"廉潔的"廉"又引申爲價錢低、便宜。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樓記》:"是以價～而工省也。"這是唐宋以後産生的新義。

"廉"又有視察、考察的意思。《漢書·高帝紀下》:"且～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顔師古注:"廉,察也,字本作覝,其音同

耳。"這是"廉"的假借義。

【慢】

"慢"的本義是懶惰。《周禮·肆師》:"誅其～怠者。"引申爲輕慢,不重視,不恭敬。《禮記·緇衣》:"可敬不可～。"《漢書·魏豹傳》:"今漢王～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又引申爲簡慢,疏略。《淮南子·時則》:"工事苦～,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粗糙。)又引申爲緩慢。《詩經·鄭風·大叔於田》:"叔馬～忌。"(忌:語氣詞。)"緩慢"是"慢"這個詞現代最常用的意義,但在古代一般説"緩"不説"慢"。

【明】

"明"的本義指日月的光亮。《易經·繫辭》:"日月相推,而～生焉。"由光亮引申爲動詞,照亮。《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照臨四方曰～。"王安石《遊褒禪山記》:"火尚足以～也。"引申爲形容詞,明亮。曹操《短歌行》:"月～星稀,烏鵲南飛。"又用於抽象意義,明白。《論語·顔淵》:"子張問～。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也已矣。"在"明白"這個意義上,還可以用作動詞。《孟子·滕文公上》:"人倫～於上。"

明又指人的視力、目力,也是由光亮的意義引申而來。《孟子·齊桓晉文之事》:"～足以察秋毫之末。"引申爲看清楚。《論語·季氏》:"視思～。"《管子·宙合》:"見察謂之～。"又用於抽象意義。明察、明審。《史記·樂毅列傳》:"恐傷先帝之～,有害足下之義。"諸葛亮《出師表》:"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

練 習 三

一 古代的"姓"和"氏"、"名"和"字",是什麽關係?

二 簡述歷代中樞機構的變化。

三 "州"這一級行政單位歷代有什麽變化?

四 古代有幾種主要的紀年法?

五 解釋下列名詞:

夏曆　　行中書省　　二千石　　謚號　　閏月　　知府

六 利用工具書查出柳宗元的字、籍貫、生卒年、曾任的官職以及他的文集的名稱和他的傳記資料。

七 利用工具書查出"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這兩句詩的作者,並説明"金陵"和"白下"是今天什麽地方,解釋"祖"的意義。

八 《史記·汲黯傳》:"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請根據《説文解字》説明"郊"的本義,根據《經籍纂詁》説明"郊"的句中意義。

九 解釋下列各組中加△的詞的意義,並説明哪個是本義,哪個是引申義:

(A) 組

1. 素所自樹△立使然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2. 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史記·孫臏》)

3.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孟子·許行》)

(B) 組

1.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左傳·齊桓公伐楚》)

2. 濰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吕氏春秋·察今》)

3. 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蘇軾《教戰守策》)

(C) 組

1.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

2. 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3. 俄而謝玄淮上信至。(《世説新語·雅量》)

十 閱讀《史記·萬石君列傳》中的一段文字,説出萬石君的姓名,給文中加△的人名、地名、官名、年號作註,並把全文翻譯成現代漢語: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

十一 把下面一篇短文加上標點並譯成現代漢語。

越 巫

方孝孺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鈐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

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誕譎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土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卽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其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文　選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①]《論　語》

【《論語》介紹】《論語》是記載孔子言行的書。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曲阜(今山東曲阜市)人。他是我國古代一個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出身於没落的貴族世家,曾短期在魯國做官,又周遊許多諸侯國,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未被採納,後來致力於教育工作和整理古典文獻,相傳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禮樂和仁義。禮樂是孔子提出的維護社會秩序的規範,仁義是他提倡的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仁"是這一思想體系的核心。所謂"仁"就是愛人,就是推己及人的同情心。這種道德觀念的提出,表現了對人的重視和對人際關係的新認識。這有緩和矛盾、維護統一的一面,也有同情庶民的一面。它表現在政治上就是"爲政以德"。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説,影響極爲深遠。他公開講學授徒的活動,對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他通過自己豐富的教學實踐,總結了不少有益的經驗。他在整理和保存我國古代的文獻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論語》是研究孔子學説的基本資料,全書的主要内容是孔子在談話中對禮樂、仁義以及其他一些意識形態的説明和解釋。在封建社會的整個歷史時期,《論語》是每個讀書人必讀的經典,影響之大是無與倫比的。

《論語》的最後成書,約在戰國初年,它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編定的。漢代曾流傳魯論、齊論、古論三種不同的本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論語》二十篇是漢朝人在上述三種本子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論語》的注本爲數非常多,影響大的有何晏的《論語集解》,朱熹的《論語集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今人楊伯峻有《論語譯注》。

【説明】這篇對話生動地記敘了孔門四弟子的不同性格、志趣,也表現了孔子的教育目的和教學方法。子路、冉有、公西華都想在政治上表現自己的才能。曾晳的回答似乎與政治無關,有點"淡泊自得"的味道,其實不然,他所描繪的正是"大同社會"的一個縮影,所以深受孔子的贊揚。本篇選自《論語·先進》。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②。居則曰:'不吾知也③!'如或知爾,則何以哉④?"子路率爾而對曰⑤:"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⑥;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⑦。"夫子哂之⑧。"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⑨,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⑩,如其禮樂,以俟君子⑪。""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⑫。宗廟之事,如會同⑬,端章甫⑭,願爲小相焉⑮。""點,爾何如?"鼓瑟

希，鏗爾，舍瑟而作⑯。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⑰。"子曰："何傷乎⑱？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⑲，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⑳，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㉑。"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㉒。"

注　釋

①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　曾晳：名點，曾參的父親。　冉有：名求，字子有。　公西華：名赤，字子華。公西是複姓。　侍坐：陪着〔孔子〕坐着。　侍：本指侍立於尊者之旁。

② 因爲我比你們年紀大些，〔人家〕不用我了。　一日：一兩天的意思。作"長"的狀語。　長乎爾：比你們年長。　乎：介詞，表比較。　爾：第二人稱代詞，這裏表複數。　毋吾以：不用我。　吾：作"以"的賓語，在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　以：動詞，用。

③ 居：平居，即平常。這句的主語是"你們"。　不吾知：不知吾。

④ 或：無定代詞，有人。　何以：怎麼辦。

⑤ 率爾：不加思索的樣子。

⑥ 千乘之國：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　乘：一車四馬。　攝：夾。　加：加在上面。　之：代詞，指千乘之國。　師旅：古代軍隊編制的單位。五百人爲一旅，二千五百人爲一師。這裏指大國來侵犯的軍隊。　因：繼，連續。　饑饉：指饑荒。《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菜不熟爲饉。"

⑦ 比（舊讀 bì）及：等到。　方：方向，即義方，儒家所謂的"義方"，就是"親其上，死其長"之類。

⑧ 哂（shěn）：亦作"哧"，微笑。這裏略帶譏笑的意思。

⑨ 方：見方，即每邊的長度。　如：或者。這句是指縱橫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周制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周尺約合今 20 厘米至 23 厘米，一里約合今 0.7 里，這裏是約數，并非實指。

⑩ 足民：使民豐足。

⑪ 如其：至於那個。　如：若，至於。有表轉折的作用。　其：代詞，那個。　俟：等待。

⑫ 焉：這裏作指示代詞兼語氣詞。所指代的内容即下文所説的"小相"

這種工作。

⑬ 宗廟：祖廟，諸侯國有宗廟。這裏指祭祀祖先。 會同：古代諸侯朝見天子，如不是按規定的時間去朝見叫做"會"，與衆諸侯一起去朝見叫做"同"，後來兩君相見也叫做"會"。

⑭ 端章甫：都是名詞用作動詞。 端：玄端，一種禮服。 章甫：當時貴族通常戴的一種黑色禮帽。"甫"一作"父"。

⑮ 小相：贊禮的人。卿大夫擔任贊禮工作叫"大相"，士擔任贊禮工作叫"小相"。

⑯ 瑟：絃樂器。瑟身是長方形木質音箱，一般有二十五絃。 希：希疏。這裏指鼓瑟的聲音近於尾聲。 鏗爾：象聲詞，舍瑟的聲音。作：立起來。

⑰ 撰：才具，才幹。

⑱ 何傷乎：有什麼關係呢？

⑲ 莫春：指三月。也有人懷疑這裏的"莫春"並非夏曆三月，因爲三月的魯國，天氣還頗爲寒冷，不宜於浴，也不宜於"風乎舞雩"。 莫：暮的本字。 春服：指夾衣。

⑳ 冠(guàn)者：古代貴族男性青年，有二十歲行冠禮的制度。所謂"冠者"，即指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 童子：尚未成年的孩子，十九歲以下的小青年。

㉑ 沂(yí)：水名。源出山東鄒縣東北，西流經曲阜與洙水合，入泗水。風：這裏用作動詞。乘涼。 舞雩(yú)：地名，在曲阜市東南。雩：本是求雨的祭名，雩祭時，還有舞蹈，故稱舞雩。雩祭的地方築有土壇，周圍種有樹，所以能乘風涼。 詠：歌詠。

㉒ 喟(kuì)然：嘆息的樣子。 與：贊同。動詞。

三子者出，曾晳後①。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②？"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③，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④？""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⑤？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大⑥？”

注　釋

① 後：後出。動詞。

② 夫：指示代詞，那。

③ 讓：禮讓，謙遜。

④ 曾晳還没有明白孔子哂笑子路的原因。他以爲孔子笑子路不能“爲國”，而不懂孔子笑子路是由於子路説話態度不謙虚，如“率爾而對”，又誇説自己能使民“知方”等。所以，曾晳一連兩次發問“唯求……”、“唯赤……”。在曾晳看來，求與赤也表示了要“爲邦”，爲何孔子不笑話他倆呢？難道他倆所講的就不是國家嗎？

⑤ 宗廟會同：意思是有宗廟之事，有會同之事。　非諸侯而何：不是諸侯國是什麽？　諸侯：這裏指國家。即曾晳所謂的“邦”。

⑥ 赤只能給諸侯擔任小相，誰能給諸侯擔任大相呢？　爲之小，爲之大：都是雙賓語。　之：指諸侯國。　小、大：指小相、大相。

季氏將伐顓臾①　《論　語》

【説明】顓臾是魯國的國中之國，季氏要吞併它，這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趨勢的。孔子從維護周朝的禮制出發，極力反對，並提出了他的一些治國安邦的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在階級社會中雖然只是空談，但是却不無啓發。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②：“季氏將有事於顓臾③。”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④？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⑤，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⑥？”冉有曰：“夫子欲之⑦，吾二臣者皆不

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⑧：'陳力就列⑨，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⑩？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⑪，是誰之過與？"

注 釋

① 季氏："季"本是魯公子友的字，他的後代就以"季"爲氏。這裏的季氏指季康子，名肥。在魯哀公三年當權，二十七年卒。 顓臾(zhuānyú)：據説是太皞氏的後裔，姓風，是魯的附庸國，在今山東費縣附近。

② 冉有、季路：孔子的學生，當時都任季氏的家臣。 見：謁見。

③ 有事：指軍事行動。古代把祭祀和戰争稱爲"國之大事"。

④ 無乃……與：古漢語中的固定格式，表示一種推測語氣，可譯爲"恐怕……吧"。 爾是過：爾作"過"的賓語，前置。 是：指示代詞，在這裏複指賓語"爾"。 過：責備。用作動詞。全句意思是，恐怕應該責備你吧。

⑤ 先王：先代的國君。 東蒙：山名。即蒙山。在今山東蒙陰縣南。主：主管祭祀的人。 邦域之中：指在魯國國境之内。

⑥ 社稷之臣：國家的臣屬。 何以……爲：古漢語中的固定格式，表示反問語氣，可譯爲"爲什麽要……呢"。

⑦ 夫子：指季康子。春秋時，對長者、老師以及大夫等都可以尊稱爲夫子。

⑧ 周任：古代的一位史官。

⑨ 陳力就列：(能)施展出才能，(就去)擔任職務。 陳：陳列，這裏是施展的意思。 就：動詞。走向。這裏是擔任的意思。 列：位，職務。

⑩ 這三句是比喻的説法。大意是，(瞎子)遇到了危險卻不去攙扶，將要跌倒卻不去扶住，那何必要用那個攙扶的人呢！ 相：攙扶盲人走路的人。

⑪ 過：錯誤。 兕(sì)：獨角犀牛。 柙(xiá)：關猛獸的木籠子。龜：指龜甲，用來占卜吉凶。 玉：寶玉，用於祭祀。 櫝(dú)：匣子。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①。今不取，後世

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②。丘也聞有國有家者③，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④。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⑤。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⑥。今由與求也，相夫子⑦，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⑧"。

注　釋

① 今夫：句首語氣詞，表示要發議論。　固：指城牆堅固。　費(舊讀bì)：僖公元年，魯君賜給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費成爲季氏世代的采邑。其地在今山東費(fèi)縣。

② 疾：討厭。　夫：指示代詞，那個。　舍曰：迴避說。　欲之：想要那樣。　爲之辭：給它找個借口。之、辭作"爲"的雙賓語。　之：指伐顓臾。　辭：這裏是託辭、理由、借口的意思。

③ 有國有家者：指諸侯(國)和大夫(家)。

④ 這兩句文字互誤。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六："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⑤ 蓋：副詞，表委婉地論斷原因。　傾：傾覆。

⑥ 遠人：遠方的人。這裏指本國以外的人。　文德：指禮樂之類的德政教化。　來之：使之來。　來：不及物動詞，用作使動。　安之：使之安。　之：二個之字都是指遠人。

⑦ 也：句中語氣詞，表停頓。　相：輔佐。

⑧ 蕭牆之内：指魯國宮廷内部。魯哀公當時與專權的季孫氏之間存在很深的矛盾，所以孔子認爲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而在於魯君。　蕭牆：國君宮門内的照壁。

子路從而後 《論 語》

【説明】這一章反映了隱者鄙棄孔子周遊列國、汲汲於仕進的行爲；而子路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倫理觀念來反批評隱者潔身自好的出世思想。本章選自《論語·微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②，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③。子路拱而立④。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⑤，見其二子焉⑥。

注 釋

① 從：跟隨。 後：動詞，落在後面。 丈人：老者。 蓧(diào)，除草用的農具。

② 勤：辛勤，勤勞。 五穀：古代五種主要糧食作物。説法不一，一説指稻、菽、麥、稷、黍，另一説有麻無稻。

③ 植其杖：把他的拐杖插在地上。 芸：通"耘"，除草。

④ 拱：拱手，表示敬意。

⑤ 止：留。 爲黍：做黄米飯。 黍：黄米。 食(sì)之：給子路吃。食：及物動詞用作使動。

⑥ 見(xiàn)其二子：使他的兩個兒子拜見(子路)。 見：用作使動。

明日，子路行，以告①。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②。至則行矣③。子路曰："不仕無義④。長幼之節，不可廢也⑤；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⑥？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⑦。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⑧。道之不行，已知之矣⑨。”

注　釋

① 以告：“以之告”的省略。意思是把這件事告訴孔子。

② 反：返回。

③ 到了（丈人家時），而丈人已經走出去了。

④ 不仕無義：不作官是不合宜的。　義：指合宜的道理。

⑤ 長幼之間的禮節，是不能廢棄的。子路的意思是，荷蓧丈人“見其二子”，是没有廢棄長幼之節。

⑥ 君臣之間的關係，又因爲什麽原故而廢棄呢？這裏所説的“君臣之義”，是指應當出去作官，以盡人臣之義，而不應該當“隱者”。　如之何：固定結構。這裏是詢問原因。　其：句中語氣詞，加强反問語氣。

⑦ 潔其身：使其身潔。　亂：這裏是破壞、廢棄的意思。　大倫：指君臣之間的倫常關係。

⑧ 君子之仕也：主謂結構之間插入“之”字，變成名詞性詞組，作主語。也：句中語氣詞，表停頓。　行其義：作他應該做的事。

⑨ 道：這裏指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則。　之：兩“之”字詞性不同，前者是連詞，將主謂結構變成名詞性詞組。後者是指示代詞，指“道不行”這件事。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老　子》

【《老子》介紹】《老子》一書分上下兩篇，上篇《道經》，下篇《德經》，共八十一章，五千多字。老子的生平和成書年代，歷來有不同的意見。一般認爲老子是春秋時的楚國人，和孔子同時，姓李，名耳，字聃（dān），曾任周王朝的史官。《老子》一書並非老聃自己所作，大概是戰國時期老子的追隨者根據他的學説加以發揮補充而

成的,不過仍不失爲了解老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成書約在《墨子》以後,《莊子》以前。

《老子》是先秦道家學派的代表著作。在哲學上老子是客觀唯心主義,他提出了"道"這一範疇,用來取代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上帝;在方法論方面,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老子認識到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方面,對立的雙方可以互相轉化,但他不了解轉化離不開一定的條件。在政治方面,他宣揚"絶聖棄智","忘情寡欲",反對法令制度,反對文化科學,希望倒退到"小國寡民"愚昧無知的原始社會去。這是老子學説中消極的東西。老子的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特别是六朝時期,奉《老子》爲經典,把它與《莊子》相配,形成"玄學",談玄成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時尚。

《老子》較重要的注本是魏時王弼的《老子注》和後人假託的"漢河上公撰"的《老子章句》。今人對《老子》作了不少整理研究工作,如馬叙倫的《老子校詁》。1974 年初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帛書《老子》,《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字句和今本《老子》有很多出入,對校勘和研究《老子》一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説明】這是《老子》第二章。它反映了老子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等的對立統一來説明美和醜、善和惡的對立統一,揭示了事物都會有對立的兩個方面,而且二者是相互依存、聯繫在一起的,這是合乎辯證法的。但是老子由此引出"無爲"的政治主張,則是錯誤的。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①;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②。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③,長短相形,高下相

傾④，音聲相和，前後相隨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⑥，萬物作焉而不辭⑦，生而不有⑧，爲而不恃⑨，功成而弗居⑩。夫唯不居，是以不去⑪。

注　釋

① 天下的人都知道什麼是美，這就有了醜了。意思是，没有美，也就無所謂醜。　斯：指示代詞，此，這裏相當於"這就"。　惡：醜。　已：句尾語氣詞，表限止語氣。

② 都知道什麼是善，這就有了惡了。意思是，没有善，也就無所謂惡。這是下文"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的理論根據。

③ 所以有和無互相依存，難和易互相造成。　相生：互相轉化。即没有"有"也就無所謂"無"，没有"無"也就無所謂"有"。　成：成就，即"相反相成"的成。因難見易，因易見難，二者相反相成。

④ 相形：互相體現。無長無以明短，無短無以見長。　下：低。　相傾：等於説相互依靠。　傾：傾斜。

⑤ 音：指音調有高低的樂音。　聲：指音調簡單的和聲。　和：和諧。音與聲是相對立的，兩者相配合才能形成和諧的音樂，顯現出聲音的高低。　相隨：相跟從。事物只有相隨才能見出前後來。

⑥ 處無爲之事：指行事順其自然，不要改造客觀現實，只要消極適應。處事，等於説"行事"。　行不言之教：實行不用言辭的教育。

⑦ 作：興起。　不辭：不辭謝，指順應。

⑧ 有：指據爲私有。

⑨ 有所施爲，但是不依賴。這是説不依賴施爲以求達到什麼目的。恃：依賴。

⑩ 大功告成却不居功。這是説事功之所以建成是順其自然，不把它看作自己的功勞。

⑪ 正因爲不自居功，所以永遠不會離開功。這是説，不居功，就無所謂離開它，因而就永遠有功了。因爲居和去是相對立的，有居才有去。夫(fú)：句首語氣詞。　去：離開。

小國寡民 《老 子》

【説明】這是《老子》第八十章。它反映了老子的社會政治理想。在這裏,老子主張毀掉一切文明,倒退到無知無識的原始社會。這是違背人類進步、社會發展的,是反對社會變革的思想感情的表現。

小國寡民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②。雖有舟輿,無所乘之③;雖有甲兵,無所陳之④。使人復結繩而用之⑤。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⑥。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注 釋

① 小:用作使動,使……小。 寡:少。用作使動,使……少。
② 什伯之器:效率十倍百倍的工具,指當時的機械。 什:十倍。伯:通"佰",百倍。 重死:看重死。即愛惜生命。"重"用作意動。
③ 雖然有船和車子,没有地方要乘坐它。 輿(yú):車子。 無所:没有什麽(地方、東西或原因等)。
④ 陳:陳列。
⑤ 結繩:相傳在文字出現以前人們用來記事的方法。 之:指結繩。
⑥ 甘、美、安、樂:都是形容詞作意動,即"認爲……香甜","認爲……美好","認爲……安適","認爲……滿意"。 其:指各小國的人民。

謀 攻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介紹】《孫子兵法》是我國古代一部最著名的軍事

著作，歷來被稱爲“兵經”、“武經”，不但爲我國歷代軍事家所推崇，也得到世界各國軍事家的高度重視和崇高評價，影響極爲深遠。

它總結了我國古代，特别是春秋時期的戰争經驗，從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對戰争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對戰略戰術的論述，有很多精闢的見解，閃爍着樸素的辯證法光輝，在我國以至世界軍事學史上都佔有很高的地位。

《孫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年我國杰出的軍事家孫武（生卒年不詳）。孫武字長卿，本是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縣）人，後因戰亂，出奔吴國，被吴王闔廬用爲將，在公元前509年協助伍子胥打敗楚國，對吴國的強盛起了重要作用。現存《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經過曹操根據漢以前流傳的各種版本删削編定的。南宋以後，對《孫子兵法》的作者，曾有過争議，有的認爲是春秋戰國時期軍事家的集體創作，有的認爲是戰國時期的孫臏寫的，有的甚至連歷史上有無孫武其人都加以懷疑。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一批西漢竹簡的出土，爲我們弄清《孫子兵法》的作者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孫子兵法》語言簡潔，行文流暢。歷代有不少人爲它作注，現在通行的是《十一家注孫子》。

【説明】本篇主要是講如何謀劃進攻的問題。它從戰略戰術、指揮員的作用、取勝的條件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重要的軍事觀點，影響極爲深遠。

這篇文章論述精當，層次清楚，有説服力。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①]；全軍爲上，破軍次之[②]；全旅爲上，破旅次之[③]；全卒爲上，破

卒次之④;全伍爲上,破伍次之⑤。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⑥;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⑦。

注 釋

① 全、破:都用作使動,使……完整,使……破。 次:動詞,依順序排在後面。 之:指"全國"。 兩句意思是,使敵人舉國完整地降服是上策,攻破敵人的國家就差些。

② 軍:古時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③ 旅:古時五百人爲旅。

④ 卒:古時一百人爲卒。

⑤ 伍:古時以五人爲伍。

⑥ 善之善者:高明中的更高明的人(軍事家)。

⑦ 屈:用作使動,使……屈服。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①。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②,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③。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④,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⑤,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⑥。必以全爭於天下⑦,故兵不頓而利可全⑧,此謀攻之法也。

注 釋

① 上兵伐謀:最好的用兵策略是打破敵人的計謀(即敵人剛定下計謀,就用計謀制服他)。兵:指作戰的策略。 伐交:阻止敵人與別國聯合。 伐兵:擊敗敵人的武裝力量。 其下攻城:那最下等的策略是攻打敵人的都城。

② 櫓:大盾。 轒轀(fényūn):古代一種掩護士卒攻城用的戰車。

具：預備。　器械：指攻城用的器械。

③ 距闉(yīn)：爲了偵察敵情和居高臨下地攻擊守敵，在城外築起的高過敵城的土山，叫做距闉。闉，也寫作"堙"。

④ 將帥克制不住自己的急躁忿怒，而命令〔士兵〕像螞蟻那樣去爬〔敵人的〕城牆。　蟻：螞蟻。名詞用作狀語。

⑤ 殺士：指敵人殺傷爬城的士兵。　拔：攻下。

⑥ 久：指用兵的時間長久。這句意思是，毀滅敵人的國家，而不要用長久的時間。

⑦ 全：指最完善的策略，與上文"全國爲上"、"上兵伐謀"相通，即不與敵戰，不需攻城就征服敵人的策略。

⑧ 頓：壞，挫傷。　利可全：利益可以完整無缺。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①，五則攻之，倍則分之②，敵則能戰之③，少則能逃之④，不若則能避之⑤。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⑥。

注　釋

① 十則圍之：兵力十倍於敵軍，就包圍他們。　之：指敵軍，下面四句同。

② 倍：指兵力爲敵人的兩倍。　分：指分割敵人的兵力。

③ 敵：匹敵，相當，指敵我力量相等。　戰之：指戰勝敵人。

④ 逃之：指脱離敵人，把軍情隱蔽起來。

⑤ 不若：不如，指兵力不如敵軍。　避之：指避免與敵決戰。

⑥ 堅：堅硬，這裏用作名詞，指硬拚死守。　擒：捕捉，這裏用作名詞，指成爲俘虜。這是一個判斷句，意思是，弱小的軍隊硬拚死守，就要成爲強大敵人的俘虜。

夫將者，國之輔也①。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③：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

謂之進④;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⑤。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⑥,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⑦,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⑧,是謂亂軍引勝⑨。

注 釋

① 輔:輔佐,助手。在這句是名詞,下兩句的"輔"字是動詞。

② 輔周:輔助得周密。 輔隙(xì):輔助得有缺陷。 隙:缺陷。

③ 所以國君危害軍隊的情況有三種。之所以……者:把主謂結構變成名詞性詞組,作全句主語,表示"患於軍"的情況。"所以"指示動作的方式,"者"字稱代。 患:危害。

④ 不了解軍隊不可以前進時而硬叫它前進。 謂:告訴,這裏是命令的意思。 之:前一個爲連詞,取消句子的獨立性;後一個爲代詞,指軍隊。

⑤ 縻(mí)軍:牽制軍隊。

⑥ 三軍:泛指全軍。 同:動詞,參與、干涉的意思。 政:指軍政事務。

⑦ 權:機宜,權變,根據不同情況靈活指揮軍隊。 任:擔任,這裏有指揮的意思。

⑧ 諸侯之難:指各國諸侯的進攻。

⑨ 亂軍:擾亂〔自己的〕軍隊。 引勝:奪走〔自己的〕勝利。 引:引退,這裏有奪走的意思(依曹操注)。

故知勝有五①: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②;上下同欲者勝③;以虞待不虞者勝④;將能而君不御者勝⑤。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⑥;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⑦;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注 釋

① 因此，可以預見勝利的情況有五種。 知：知道，這裏有“預見”的意思。

② 識衆寡之用：懂得軍隊多和軍隊少的用法。 衆：指軍隊多。 寡：指軍隊少。

③ 上下同欲：國内上下、軍中上下同心同德。欲：欲望。

④ 以虞待不虞：以有準備對待没有準備。 虞：預料，這裏是“有準備”的意思。

⑤ 將能而君不御：將帥有指揮才能而國君不加以牽制。 御：駕御。這裏是“牽制”的意思。

⑥ 殆(dài)：危險。

⑦ 一勝一負：勝負各半。

兼 愛(上) 《墨 子》

【《墨子》介紹】《墨子》一書是記載墨家思想政治主張的，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根據墨子的言行記録編纂的。墨子，名翟，魯國人(一説宋國人)。大約生在孔丘卒年(公元前 479 年)的前後，死在公元前 400 年前後。他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漢時有七十一篇，宋時尚有六十三篇，宋以後只剩下五十三篇。

戰國時期，戰争頻繁，社會變化急劇，人民生活困苦。針對這種情況，《墨子》一書極力主張“兼愛”和“非攻”。書中宣傳“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wù)則亂”，主張不分貧富貴賤，大家都來“兼相愛，交相利”。這是小生産者的道德要求和幻想。“非攻”的主張反映小生産者要求過“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的安定生活以及他們反對破壞生産的願望。此外，書中還有反對世卿世禄的“尚

賢"主張,有反對統治者揮霍浪費的"節用"、"節葬"等主張,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墨家和儒家是尖銳對立的學派,在戰國時期非常盛行,和儒學一起被稱爲"顯學"。

《墨子》的文章質樸而具有邏輯性,還善於運用生動的比喻説明事理。現在最通行的注本是清代孫詒讓的《墨子閒詁》。

【説明】《兼愛》分上、中、下三篇,都是闡述"天下兼相愛則治"的道理。這裏選録它的上篇。"兼愛"是墨子整個學説的中心思想。他認爲人人能兼愛、愛人猶愛己,攻殺篡奪就不可能發生,社會就會安定,天下就能治理好。但是在階級社會裏,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兼愛的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①];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②]: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③]?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④]。

注 釋

① 事:事業,工作。 所自起:指禍亂産生的地方或原因。 焉:於是,乃。

② 攻:治,醫治。 如……然:固定格式,像……那樣(一樣)。 然:代詞。

③ 治亂者:治理社會禍亂的人。 獨:副詞,用在反問句中表示"反而"、"難道"的意思。

④ 察:考察,調查。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①]。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②]。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③]；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而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④]，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注　釋

① 當：副詞，應該。一說"當"通"嘗"，嘗試的意思。　起不相愛：起於不相愛。

② 這句是說，臣不孝君，子不孝父，就是所說的禍亂。

③ 虧：虧損，使受損失。

④ 雖：連詞，表示假設性的讓步，即使，縱使的意思。　慈：慈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①]：盜愛其室，不愛異室[②]，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③]。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注　釋

① 至：至於，表示另提一事。　盜：小偷。　賊：强盜。　注意：上古盜賊的意義一般跟現代正好相反。

② 其室：指盜的家。　其：特指盜。　不愛異室：原作"不愛其異室"，"其"字是衍文，依王念孫說刪。　異室：指別人的家。

③ 句中兩"人身"之"身"，原本無，據俞樾說補。　賊人身：殘害他人之身。　賊：動詞，殘害，殺害。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①]：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②]；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③]。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注 釋

① 家：這裏指卿大夫的采地食邑。 國：諸侯的封地。

② 以利其家：原本脱"其"字，依孫詒讓説補。

③ 亂物：禍亂之事。 物：事。 具此：畢盡於此，全部在這裏。具：動詞，具備，完備。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①]？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②]？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③]，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④]？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注 釋

① 猶：副詞，還。用在複句的後一分句，與"乎"字呼應，表示更進一層的意思。 本段在"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這一大假設的前提下，用"猶"字連設"猶有不孝者乎"、"猶有不慈者乎"等四問，自問自答。

② 惡(wū)施不孝：向哪裏施行不孝的事。意思是，怎麼會做出不孝的

事來呢？惡：何，哪裏。施：實行。 兩句是回答前文"猶有不孝者乎"的。

③ 亡(wú)：通"無"。這句是說，沒有不孝不慈的人。

④ 此句前邊的"故"字，係詒讓(《墨子閒詁》)疑爲衍文，是。 誰竊：誰還去偷竊。

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①？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②。故子墨子曰③："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注 釋

① 怎麼能不禁止相互憎恨而鼓勵相互友愛呢？ 惡：前一個是疑問代詞，讀 wū；後一個是動詞，讀 wù，憎恨、厭惡的意思。 勸：勸勉，鼓勵。

② 交相惡(wù)：相互仇恨。 交相：交互，相互。"交"字原本無，依王念孫說補。

③ 子墨子：前一"子"字，是對老師的尊稱，猶稱"夫子"；後一"子"字，是對男子的尊稱。

逍 遥 遊(節録) 《莊 子》

【《莊子》介紹】《漢書·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二篇，現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一般認爲，内篇是莊周所作，外篇、雜篇是莊周的門人或後學者所作，不能完全代表莊周的思想。

莊周，戰國中期宋國蒙邑(今河南商丘市)人，大約和孟軻同時或稍後。莊周曾做過蒙漆園吏，是繼老子之後先秦道家學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

莊子的思想源出於老子。他從消極和唯心主義方面發展了老子的學説。魏晉以後,並稱老莊。莊子與老子一樣,否定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把所謂"道"看成宇宙的本體,又把"道"與人們的主觀精神合而爲一。他説:"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這顯然是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莊子看到了社會變革中的一些矛盾變化,把事物相對性的一面絶對化起來,從而否定真理的客觀標準和事物的質的規定性。他把世界上一切變化的事物都看作是没有區别的,因而宣揚了唯心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陷入了神秘主義和虚無主義。面對社會變革,莊子無可奈何,於是宣揚宿命論,主張放棄鬭争,隨俗浮沉,在神秘的精神境界中去尋求解脱;甚至否定一切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反對一切社會法制,主張"絶聖棄知"、"掊斗折衡"(《胠篋》),要把人類社會引向無知無識、與禽獸同居、與萬物没有區别的渾沌世界。

《莊子》的文章,大量使用寓言故事,想像力很强,文筆變化多端,富有浪漫主義色彩,語言豐富生動,並富有幽默諷刺的意味。它對後世的文學語言影響很大。

《莊子》的注本在晉代有司馬彪、孟氏、崔譔、向秀、郭象五家,現在只存郭注本十卷。唐代有成玄英爲郭象注作疏。清代有王先謙的《莊子集解》和郭慶藩的《莊子集釋》。今人劉武的《莊子集解内篇補正》,對王先謙的《莊子集解》作了不少糾正和補充。陳鼓應有《莊子今注今譯》。

【説明】這裏是節録《莊子》内篇第一篇《逍遥遊》的前半篇。

作者用夸張的手法着力刻畫了鯤鵬的高大形象,使之與騰躍數仞的渺小的斥鴳形成强烈的對比。通過這一篇寓言故事,莊子的目的在於宣揚他那"至人無己"的最高理想境界。他認爲"無己"

(無我)就可以"無待"(不要依靠客觀條件),"無待"就可以"逍遥"(自由)。大鵬與斥鴳雖然高大與渺小到無法相比,但都是各適其性,都是有所待的;甚至列子御風而行,也還不免要依靠風。只有使心靈與天地融爲一體,才能作到無己、無待,最後得到真正的自由(逍遥)。這充分表現了莊子逃避現實,追求無條件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是一種絶對的主觀唯心主義。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①。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②。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③。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④。南冥者,天池也⑤。《齊諧》者,志怪者也⑥。《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⑦,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⑧,去以六月息者也⑨。"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⑩。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⑫。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⑬。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⑭;置杯焉則膠⑮,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⑯;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⑰。

注 釋

① 冥:通"溟",海。 鯤(kūn):傳説中的大魚。

② 鵬:傳説中的大鳥。

③ 怒:形容奮發的樣子。 若垂天之雲:像挂在天空的雲彩。

④ 這只鳥,海動時就將飛往南海。 也:句中語氣詞,表停頓語氣。
海運:海動。舊説,海動時必起大風,鵬趁海動時的大風飛往南海。

徙(xǐ)：遷移。

⑤ 天池：大的池。天以南海爲池，表示它的面積大。

⑥《齊諧》：書名，又簡稱《諧》。 志：記載。 怪：指怪異的事物。

⑦ 水擊三千里：指大鵬起飛時翅膀在水面上搧動，擊起的水浪達三千里之遠。 水：名詞用作狀語，表示"擊"的動作是在水面上。 擊：拍打。

⑧ 摶着上升的巨大旋風飛上九萬里的高空。 摶(tuán)：回旋地向上飛。 扶搖：上升的大旋風。

⑨ 意思是，鵬離開北海用六個月時間飛到南海才休息。

⑩ 野馬：指春天野外山林沼澤中的霧氣。因爲蒸騰如奔馬，所以叫野馬。 塵埃：飛揚的細土。 息：氣息，呼吸時進出的氣。 也：前兩個"也"字是句中語氣詞，在主語後表停頓語氣；後一個"也"字是句末語氣詞，表判斷語氣。 全句是說，霧氣的蒸騰，塵埃的動蕩，都是生物用氣息互相吹拂的結果。

⑪ 天的深藍色，是它真正的顏色呢？還是太遠而沒有達到盡頭的地方〔看不清楚〕呢？ 蒼蒼：深藍色。 其：語氣詞，表示揣測。這裏兩個"其"字用在選擇句中，加强揣測語氣。

⑫ 大鵬從高空往下看，也不過像這樣罷了。 其：指鵬，用作定語。"其視下"即"大鵬之視下"，名詞性詞組用作全句的主語。下面"其負大舟"、"其負大翼"中的"其"同此。 是：指示代詞，這樣。指上面講的人從地上向上看天，不一定得到真相。 則已：等于說"而已"。

⑬ 且夫：表示再說一層道理。"且"是連詞，表示進一層的關係。"夫"是語氣詞，表示下面要發議論。 厚：指深。 負：這裏是"載"的意思。

⑭ 覆：翻，這裏指倒(dào)水。 坳(ào)堂：堂上低洼處。 芥：小草。爲之舟：給它(杯水)當船。"之"和"舟"是"爲"的雙賓語。

⑮ 置：放。 焉：於此，於其中。 膠：粘住，指不能浮動。

⑯ 所以〔大鵬飛到了〕九萬里〔的高空〕，風就在下面了，然後才能乘風。斯：這就。 而後乃今：然後才。 培：憑，乘。

⑰ 背負着青天，沒有什麼東西阻攔大鵬，然後才計劃着向南飛。 莫：否定性無定代詞，沒有什麼東西。 之：指大鵬，用作否定句中的前置賓語。 夭閼(yāo'è)：雙聲聯綿詞，動詞，表示"阻隔"的意思。 圖南：計劃着向南飛。

蜩與學鳩笑之曰①:"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②,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③,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④?"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⑤;適百里者宿舂糧⑥,適千里者,三月聚糧⑦。之二蟲又何知⑧?

注 釋

① 蜩(tiáo):蟬。 學鳩:一種小鳥。

② 我一下子起來就飛,碰上樹木就停下來。 決(xuè):迅速的樣子。這裏做"起"的狀語。 搶:觸,碰上。 榆枋(fāng):榆樹和檀樹。

③ 有時候飛不到,落在地上就是了。 則:連詞,連接狀語"時"和謂語"不至"。 控:投,落下。 而已矣:罷了,就是了。

④ 哪裏用得着飛到九萬里高再向南飛〔那樣遠〕呢? 奚以……爲:哪裏用得着……呢?這是古代表示反問的一種習慣用法。其中"爲"字已經虛化成疑問語氣詞。 之:動詞,到……去。

⑤ 到郊外去〔旅行〕的人〔只要帶三頓飯〕,三頓飯後就回家了,肚子裏還是飽飽的。 適:到……去。 莽蒼:疊韻聯綿詞,草野之色。這裏指近郊。 飡:同"餐"。 果然:飽的樣子。

⑥ 到百里以外去〔旅行〕的人,頭一天晚上就要舂米做好乾糧。 (舂chōng):把穀類的壳搗掉。 糧:旅行時用的乾糧。

⑦ 到千里以外去〔旅行〕的人,要用三個月聚蓄乾糧。

⑧ 之:指示代詞,這。 二蟲:指蜩和學鳩。 何知:知道什麼。 這句是說,高飛低飛,各適其性;好比帶乾糧多少,要看路程遠近。蜩和學鳩不懂這個道理。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①。奚以知其然也②?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③,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④。上古有大椿者⑤,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聞⑥，衆人匹之⑦，不亦悲乎！

注 釋

① 知識少的比不上知識多的，年壽短的比不上年壽長的。 知(zhì)：智慧。這一意義後來寫作"智"。 年：指壽命。

② 根據什麽知道這些是如此的呢？ 其：指上面兩句說的情況。用作兼語，既作動詞"知"的賓語，又作後邊判斷句的主語。 然：代詞，這樣，如此。

③ 朝菌：一種生長期很短的菌類，朝生暮死，所以叫"朝菌"。 晦：農曆每月的最後一日。 朔：農曆每月初一。 蠁蛄(huìgū)：蟬的一種，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④ 冥靈：疊韻聯綿詞，樹名。 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古代以春秋對舉時，春包括夏，秋包括冬，這裏等於說以一千年作爲一年。

⑤ 大椿：樹名，不是今天的椿樹。

⑥ 而彭祖現在以長壽特別聞名。 彭祖：傳說中長壽的人，據說活了八百歲。 乃今：而今，現在。 久：指長壽。 特：獨特。

⑦ 衆人：一般人。 匹之：拿彭祖相比。意思是談到長壽，就舉彭祖來相比。

湯之問棘也是已①："窮髮之北有冥海者②，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③，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④，絶雲氣⑤，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⑥：'彼且奚適也⑦？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⑧，此亦飛之至也⑨。而彼且奚適也⑩？'"此小大之辯也⑪。

注 釋

① 湯：商湯。 棘：商湯的大夫。 是：指示代詞，作謂語。已：句尾

語氣詞，表限止語氣。下面引"湯問"再證《齊諧》之言。

② 窮髮：地名，傳說中的北極地帶。 冥海：深而呈黑色的海。

③ 焉：在那裏。 廣：寬，指魚身。 修：長。

④ 羊角：旋風名。這種風回旋彎曲而上，形狀像羊角，所以叫"羊角"。

⑤ 絶：穿過。

⑥ 斥鴳(yàn)：小雀。

⑦ 那大鵬將要飛到哪裏去呢？ 彼：指大鵬。 且：副詞，將要。 奚適：到哪裏去。

⑧ 騰躍：向上跳躍。 翱翔：飛翔。 蓬蒿：飛蓬和青蒿。都是草本植物。

⑨ 至：極，頂點。

⑩ 這裏是將問話重複一遍，表示斥鴳對大鵬高飛遠翔的強烈的困惑不解。

⑪ 這就是小和大的分別。 辯：通"辨"，分別。這是說，小和大不同，斥鴳小，所以不懂得大。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①，其自視也，亦若此矣②。而宋榮子猶然笑之③。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④，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⑤，斯已矣⑥。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⑦。雖然，猶有未樹也⑧。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⑨。旬有五日而後反⑩。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⑪。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⑫。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⑬，彼且惡乎待哉⑭？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⑮。

注 釋

① 夫(fú)：指示代詞。 知效一官：才智足以授給一個官職。 知：智慧。 效：授予。 官：官職。 行比一鄉：品行可以和合一鄉。

即受一鄉人的敬重。 行(舊讀 xíng)：品行。 比(舊讀 bǐ)：合。德合一君而徵一國：道德符合一個君主的心意而又能取得全國人的信任。 徵：信。 者：被飾代詞，這裏是用在前面三個主謂結構的後面組成一個名詞性詞組，作爲下一主謂結構的主語。

② 他們看待自己也就像斥鴳的自視甚高。 自視：看待自己。 此：指斥鴳看待自己的飛躍。這是說，他們像斥鴳一樣不懂得大。

③ 宋榮子：戰國時宋國人。 猶然：笑的樣子。 之：指上面"知效一官"等三種人。

④ 舉世：所有當代的人。 譽：稱贊。 之：指宋榮子。 加勸：更受到鼓勵。 非之：責難他。 沮(jǔ)：止。這裏指沮喪，灰心失望。

⑤ 定：確定。 乎：於。 內：指我。 外：指物。 分：分別。辯：通"辨"，明辨。 境：境界，界限。兩句是說，宋榮子有自己的定見，能確定物我的分別，明辨榮辱的界限。

⑥ 這就罷了。這是說，宋榮子只做到了這一步爲止。 斯：此。 已：止。

⑦ 彼其：義同"彼"。 於世：對於世俗〔的名譽〕。 數數(shuòshuò)然：拚命追求的樣子。

⑧ 雖然這樣，〔但〕還有沒樹立的東西。這是說沒有樹立"無己"的至德。

⑨ 列子：名禦寇，戰國時鄭國人。《莊子》多次提到列子，有些地方把列子神化了。 御風：駕着風。 泠(líng)然：輕妙的樣子。

⑩ 十五天後才回〔到地上〕來。 旬：十日。 有：義同"又"。上古稱數，在兩位數中間往往加"有"字。

⑪ 彼：指列子。 致福：求福。 致：使……至。 者：表示"……的事情"。這句是說，列子不拚命地求福，能超脫世俗。

⑫ 免乎行：免掉步行。 所待者：依靠的東西。即需要依靠風。

⑬ 若夫：至于。 正：指正氣。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辯：通"變"，變化。 無窮：指時間的無始無終，空間的無邊無際。乘、御：借駕車來比喻，與上文"御風"相應。

⑭ 那種人還依靠什麼啊！ 彼：指上面那種"遊無窮"的人。 且：還。 惡(wū)乎：於何。疑問代詞"惡"作介詞"乎"的前置賓語。

⑮ 至人：道行達到最高峰的人。 無己：沒有我。就是與天地合一，物我不分。 無功：指順自然而不立功。 無名：指不立名。

秋　水(節録)　《莊　子》

【説明】"秋水"就是秋天雨水,是本篇開頭兩字,用以作篇名。全文較長,中心思想是論説判斷、認識的相對性,認爲事物的大小、多少、虚盈、始終、貴賤以及生死等都是相對的,其變化是不定的。這符合辯證法,但文章宣揚的能使人明瞭事物變化的"道",卻是唯心的。

全文可分七節。第一節以河伯和海若的對話爲主要表述方式。這是全篇的主要部份,共有七問七答。這裏選了開頭兩段,即第一回問答。寫了河伯的自以爲多和海若的未嘗自多,形成鮮明對比。並用海若(海神)的口吻,描繪了海的大和天地的無窮,批判了自以爲多的思想。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①;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②。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③。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④;東面而視,不見水端⑤。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⑥:"野語有之曰⑦,'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⑧。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⑨,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⑩。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⑪。"

注　釋

① 時:作狀語,按時,按季節。　灌:流入。　河:黄河。

② 涇(jīng)流：暢通的水流。 涇：通。 涘(sì)：岸，水邊。 渚(zhǔ)：洲，水中小塊陸地。 崖：高的河岸。 不辯：分辨不清。 辯：通"辨"。

③ 於是焉：等於說"於是乎"。 焉：語氣詞。 河伯：相傳是黃河河神。姓馮(píng)，名夷，本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而爲神。 欣然：高興的樣子。

④ 北海：指今渤海一帶。

⑤ 東面：面東，面朝東。 端：盡頭。

⑥ 旋：掉轉。 望洋：懵懂聯綿詞，仰視的樣子。 若：海神的名字。即下文的北海若。

⑦ 野語：俗語。

⑧ 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聽到一百種道理就以爲沒有誰能比得上自己。 百：泛指事物之多。 莫己若：莫若己。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 若：像，比得上。

⑨ 且夫：連詞，表示要進一步發表議論。 少：形容詞用作意動，覺得……少。 聞：前一個是動詞，聽說的意思；後一個是名詞，指見聞，是學問的意思。 輕：形容詞用作意動，認爲……輕。 伯夷之義：指伯夷和他的兄弟叔齊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之事。

⑩ 子：尊稱北海若。 窮：盡，這裏是到達盡頭的意思。 殆：危險。

⑪ 長：長久。 見：助動詞，表示被動。 大方之家：指很有道德修養的人。 方：道。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①]；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②]；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③]。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⑤]；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⑥]。春秋不變，水旱不知[⑦]。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⑧]。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⑨]；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⑩？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⑪？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⑫？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⑭。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⑮？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⑯！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⑰？”

注　釋

① 井中的青蛙不能和它談到大海，是因爲它受到住處的局限。黿：同“蛙”。　拘：拘束，局限。　虚：通“墟”，指所居之地。

② 夏蟲：只生存在夏天的昆蟲，如蟬之類，天一寒就死去。　篤於時：爲季節所限制。　篤：固，固定，限制。

③ 曲士：指孤陋寡聞的人。　曲：局部，指認識上的片面與偏見。　束：束縛，限制。　教：指曲士所受的教育。

④ 爾：第二人稱代詞，你。　醜：不好，鄙陋。　大理：大道理。

⑤ 莫：無定代詞，没有什麽。　萬川歸之：許多條河水流入大海。　止：指河水停止流入。　不盈：指海水不滿盈。

⑥ 尾閭：相傳爲海底洩水之處。　泄(xiè)：泄漏，排泄。　已：止，指停止洩水。　虚：指海水空虚。

⑦ 這兩句是説，海水不因春秋季節的變換而有所變化(指增減)，也不受陸地上水災旱災的影響。

⑧ 過：超過。　流：指流水。　不可爲垓數：不能用一般的數字來計算。

⑨ 自多：自滿，自我誇耀。“多”用作動詞。　自以：自認爲。　比形於天地：從天地那裏具有了形體。　比：通“庇”，寄，依附。　受氣於陰陽：從陰陽那裏接受了生氣。

⑩ 方存乎見少：剛剛有了所見甚少的想法。　方：正，剛剛。　存：存念，有……想法。　乎：介詞，於。　奚以：憑什麽。　奚：何。

⑪ 似礨(lěi)空之在大澤：像蟻穴在曠野裏。　礨空：小孔，指蟻穴。

⑫ 稊(tí)米：小米粒。 太倉：儲糧的大倉庫。

⑬ 這句是說，稱呼物類的數目可以說"萬"，而人類只不過居於萬物中的一種。

⑭ 卒：盡(依崔譔、郭松燾説)。 人：前一個指人類，後一個指個人。這幾句的意思是，人類住滿九州，凡糧食所生長的地方，車船所通行的地方，個人只不過是人羣中的一份子。

⑮ 豪末之在於馬體：一根豪毛在馬身上。 豪末：豪毛的末梢。

⑯ 五帝：説法不一，一般指黄帝、顓頊(zhuānxū)、帝嚳(kù)、唐堯、虞舜。連：續，指禪讓帝位。一本作"運"，運籌。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 任士：指以天下爲己任的能人。 盡此矣：都是如此而已。此：指豪末。這是説，從帝王到能士，他們雖都以天下爲己任，但從整個宇宙來説，都是極微小的，盡如豪末而已。

⑰ 辭：辭讓。 之：指代天下。 以爲名：以此取得名聲。 語之：指遊説天下。 以爲博：以此顯示淵博。 此其自多也：這就是他們的自滿。 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不就像你河伯剛才對於河水(上漲)的自滿一樣嗎？ 向：剛才。

齊桓晉文之事 《孟 子》

【《孟子》介紹】《孟子》是記録戰國時期思想家孟子言行的一部書，共七篇(各分上下)，是孟子死後他的弟子編纂而成的。

孟子，名軻，戰國時鄒(今山東鄒城市)人，約生於公元前 372 年，約死於公元前 289 年。他是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最重要的一個代表。他曾遊説諸侯，不被重用，後退居講學。

孟子生活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他主張用改良的手段進行社會變革。他既主張"尊賢授能，俊傑在位"，但又鼓吹保持"世卿世禄"制度；他主張封建的大一統，認爲各國諸侯只要行仁政，就都能"王天下"，但又竭力反對通過戰争的手段來統一天下。他力主仁政，痛斥民賊，提出了"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本思

想。孟子的哲學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他提倡"性善論"，主張存心養性，擴大人的善的本性，以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漢代以後，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提倡，《孟子》一書的地位不斷提高，北宋以後，更被列爲封建士大夫必讀的"經典"。

《孟子》的文章長於辯論，善用比喻，富於鼓動性，對後世散文影響很大。

《孟子》通行的注本有《十三經注疏》本（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宋朱熹的《四書集注》，和清焦循的《孟子正義》。今人楊伯峻有《孟子譯注》。

【説明】本文選自《孟子·梁惠王上》。在這篇文章中，孟子較全面地提出了"仁政"的主張，他認爲必須使百姓有"恒産"，必須把"仕者"、"耕者"、"商賈"、"行旅"都吸引過來，才能"王天下"，這反映了戰國時期新興的封建國家對於穩定農業人口和争取勞動力的重視；但孟子把實施"仁政"後的情景描繪得如此美好，並且認爲只要國君把憐惜禽獸的心"推及"於百姓就可以實施仁政，這當然是不現實的。

這篇文章説理由近及遠，議論層層深入，而且把形象的比喻和邏輯推理結合起來，增强了論證的力量。這些都反映了孟子文章的獨特風格。

齊宣王問曰①："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②？"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③，是以後世無傳焉④。臣未之聞也⑤。無以，則王乎⑥？"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⑦。"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⑧？"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⑨?"曰:"臣聞之胡齕曰⑩:'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⑪?"對曰:"將以釁鐘⑫。"王曰:"舍之⑬! 吾不忍其觳觫⑭,若無罪而就死地⑮。"對曰:"然則廢釁鐘與⑯?"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⑰。"'不識有諸⑱?"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⑲。百姓皆以王爲愛也⑳,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注 釋

① 齊宣王:姓田名辟彊,戰國時齊國的國君(公元前 319—前 301 年在位)。

② 齊桓:齊桓公。 晉文:晉文公。齊桓公和晉文公是春秋時著名的霸主,齊宣王向孟子詢問齊桓晉文之事,意思就是要效仿他們稱霸諸侯。

③ 仲尼之徒:指儒家學派的人。 徒:同一類的人。 道:說。

④ 傳:傳述。

⑤ 未之聞:沒有聽說這件事。 之:指齊桓晉文之事。是"聞"的賓語,因爲用在否定句中,所以放在動詞前。

⑥ 無以:即"無已",不停止。意思是說,如果一定要我談一談。 則王(舊讀 wàng)乎:意思是那麼就談談王天下的道理吧。孟子認爲"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是主張"王道"而反對"霸道"的,所以這樣說。

⑦ 保:安撫,愛護。 衅:阻擋。

⑧ 若:像。

⑨ 何由:從哪裏。

⑩ 之:指下面一番話。 胡齕(hé):齊宣王的近臣。

⑪ 何之:到哪裏去。 之:動詞。到……去。

⑫ "以"後面省略了賓語"之"(指牛)。 釁(xìn):上古用血塗抹鐘鼓,作爲祭禮,叫"釁"。

⑬ 舍之:指不用牛釁鐘。

⑭ 觳觫(húsù):疊韻聯綿詞,恐懼的樣子。

⑮ 好像没有罪過的人走向死地一樣。 就：走向。

⑯ 然則：如此就，那麽就。

⑰ 易：換。

⑱ 識：知道。 有諸：有之乎。有這件事情嗎？ 諸："之乎"的合音。

⑲ 是：指示代詞。這種。

⑳ 愛：吝惜，吝嗇。

王曰："然①。誠有百姓者②！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③？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④。以小易大，彼惡知之⑤？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⑥，則牛羊何擇焉⑦？"王笑曰："是誠何心哉⑧？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⑨！"曰："無傷也⑩。是乃仁術也⑪，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⑫。"

注 釋

① 然：是的。

② 真有這樣的百姓！意思是對百姓的説法表示强烈的不同意。

③ 褊(biǎn)：狹窄。

④ 无：通"毋"，不要。 異：動詞，奇怪。

⑤ 彼：他們，指百姓。 惡(wū)：哪裏。

⑥ 隱：痛，憐惜。

⑦ 擇：區别。

⑧ 這究竟是什麽想法呢？這是齊宣王表示自己也説不清楚以羊易牛是出於什麽想法。

⑨ 宜：應當。 乎：在這裏表示不確定的感嘆語氣。"百姓之謂我愛也"是"宜乎"的主語。

⑩ 無傷：没有損害。等於説"没有關係"。

⑪ 仁術：仁道，體現仁愛的方式。

⑫ 遠：使動用法，使……遠。 庖廚：廚房。

王說①，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②'，夫子之謂也③。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④。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⑤。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⑥，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⑦：'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⑧；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⑨。'則王許之乎⑩？"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⑪？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⑫；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⑬，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⑭？"曰："挾太山以超北海⑮，語人曰⑯：'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⑰，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⑲，天下可運於掌⑳。《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㉑。'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㉒。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㉓。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㉔，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㉕。物皆然，心爲甚㉖。王請度之㉗。——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㉘？"

注 釋

① 說：悅。喜悅。

② 《詩》：《詩經》。這兩句詩見《詩經·小雅·巧言》。 忖度(cǔnduó)：推測。 忖：揣測。 度：衡量。

③ 說的就是夫子。 之：代詞，複指提前的賓語"夫子"。

④ 這幾句意思是：我做了事情以後，回過頭來推求一下，却不知道自己是出於什麽想法。

⑤ 戚戚：心動的樣子。

⑥ 所以……者：……的原因。 合：符合。

⑦ 復：報告。

⑧ 鈞：三十斤爲一鈞。 一羽：一根羽毛。

⑨ 明：視力。 察：看清楚。 秋毫：秋天獸類身上新長出的毛。毫：長而細的毛。 末：末端。 輿：車。 薪：柴。

⑩ 許：相信。

⑪ 及：推及。下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及"同。 功：功德。 獨何與：究竟是什麽原因呢？ 獨：表示疑問或反問的副詞。

⑫ 爲：因爲。下面兩個"爲"字同。

⑬ 不見保：不被安撫。

⑭ 形：指表現。 何以異：有什麽不同。 何以：憑什麽。

⑮ 挾(xié)：用胳膊夾着。 太山：即泰山。 超：跳過。 北海：指渤海。

⑯ 語(yù)：告訴。

⑰ 長者：年老的人。 折枝：按摩肢體。 枝：通"肢"。

⑱ 尊敬我的長輩，並且把這種尊敬之心推及到別的年長者身上。第一個"老"用作動詞，指尊敬(包括侍奉)，第二個"老"用作名詞，指老者。

⑲ 句子結構同上。第一個"幼"用作動詞，指愛護(包括撫養)。

⑳ 運：轉動。 掌：手掌。 這句比喻王天下的容易。

㉑ 這三句詩見《詩經·大雅·思齊》。 刑：後來一般寫作"型"。這裏用作動詞，示範。 寡妻：君主對自己的妻子的謙稱(正如君主自稱"寡人"一樣)。 御：治。 家邦：家和國。

㉒ 這幾句詩是說把對待自己親人的心加到別人身上罷了。

㉓ 推：推廣。 四海：等於說"天下"。 無以：略等於說"不能"。妻子：妻和子。

㉔ 大過人：大大地超過別人。 他：別的(原因)。

㉕ 權：動詞。稱(東西)。 度(duó)：量(東西)。

㉖ 意思是，凡物都是這樣（需要稱量以後才知道輕重長短），心特別是這樣（需要權衡度量然後知道利害）。

㉗ 這句中"請"字的用法和現代漢語中"你請坐"，"各位請看"的"請"相同。表示期望對方做某事，而且含有恭敬之意。

㉘ 抑：連詞，表示選擇，相當於現代漢語的"還是"。 興甲兵：使甲兵興，即發動戰爭。 危：用作使動，使……危。 士：士卒。 臣：臣子。 構怨：結仇。 快於心：在心裏感到痛快。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①。"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②？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③？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⑤。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⑥。"

王曰："若是其甚與⑦？"曰："殆有甚焉⑧。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⑨，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⑩？"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⑪，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⑫，齊集有其一⑬；以一服八⑭，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⑮。今王發政施仁⑯，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⑰，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⑱，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⑲，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⑳。其若是，孰能禦之㉑？"

注　釋

① 所大欲：最想得到的東西。

② 爲(wèi)：因爲。　肥甘：指肥美的食物。　甘：美味。　輕煖：指又輕又暖的衣服。　煖："暖"的異體字。

③ 采色：彩色，指服飾、玩好和女色。　聲音：指音樂。　便嬖(pián bì)：君主親近寵幸的人。

④ 已：作用同"矣"。

⑤ 辟：開闢。後來通常寫作"闢"。　朝秦楚：使秦楚朝見(指向齊稱臣)。　朝：用作使動。　莅(lì)：臨。指統治。　中國：古代指中原地區。　撫：安撫。　四夷：指當時四方的少數民族。

⑥ 若：這樣。　緣：攀緣，攀登。　木：樹。

⑦ 這句是"其甚若是與"的倒裝。　是：指"緣木而求魚"。　甚：厲害。

⑧ 殆：副詞，表示委婉語氣。可譯爲"恐怕"。

⑨ 盡心力：盡心盡力。

⑩ 孰：誰。常用來表示兩者之間的選擇。

⑪ 固：固然，當然。

⑫ 這句是說，天下共有九塊方千里的地方。《禮記·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按，這是戰國時期流行的一種觀點，並不符合事實。海內：四海之內，等於說"天下"。

⑬ 集：會集。指截長補短總計其面積。

⑭ 服：這裏用作使動。使……降服。

⑮ 盍(hé)：通"盍"，何不。　亦：句中語氣詞，用以加强反問的語氣。反其本：返回到根本上來。　本：指行仁政王道。

⑯ 發政：發布政令。　施仁：推行仁政。

⑰ 仕：做官。

⑱ 商賈(gǔ)：商人。分開來講，流動販賣的叫商，藏貨待賣的叫賈。泛指則沒有區別。

⑲ 行旅：外出旅行的人。　塗：道路。

⑳ 疾：憎恨。　赴愬於王：跑來向王訴說。　愬：同"訴"，訴說。

㉑ 其：句首語氣詞，表示假設，可譯爲"如果"。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①。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②。我雖不敏，請嘗試之③。"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④。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⑤。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⑥。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⑦，是罔民也⑧。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⑨，樂歲終身飽⑩，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⑪。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⑫！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⑬，五十者可以衣帛矣⑭。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⑮，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⑯，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⑱。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⑲，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 釋

① 惛(hūn)：思想昏亂。 進於是：進到這一步。

② 明以教我：明白地教導我。 以：連詞，連接狀語和中心語。

③ 不敏：古人自謙之詞。等於說"不才"。 嘗試之：試着這樣做(指按孟子所說的做)。

④ 恒産：指能維持生活的固定財産。 恒心：指不因貧困而改變的"爲善之心"。 士：在戰國時期，"士"指用自己的知識技能爲統治階級服務的一個社會階層(包括文士和武士)。他們依附於統治階級而生活，所以是没有"恒産"的。

⑤ 若：至於。 因：因而，就。

⑥ 苟：如果。 放辟邪侈：指不遵守當時社會的規矩法度。 放：放

縱。 辟：行爲不正。後來通常寫作"僻"。 邪：不正。 侈：過度，指不守法度。 無不爲：意思是什麽壞事都幹。

⑦ 及：等到。 從：隨着。 刑之：對他們用刑法處罰。 刑：用作動詞。

⑧ 罔民：對人民張羅網，也就是使民自陷於罪的意思。 罔："網"的古體之一（現簡化爲"网"），用作動詞，用網捕捉，陷害。

⑨ 制：規定。 仰：指對上。 俯：指對下。 畜：養。

⑩ 大意是，年成好就豐衣足食。 樂歲：豐年。

⑪ 驅：驅趕。這裏指督促。 之：到……去。 輕：容易。

⑫ 這種情況，就是救死也怕不足以做到，哪裏有閑空去搞好禮義呢？ 惟：只。 贍(shàn)：足。 奚：何。 暇：閑暇。

⑬ 意思是，給每人五畝地用以建住宅，在宅邊種桑樹。 五畝：合現在一畝二分多。

⑭ 衣：動詞，穿。 帛：絲織品。據說上古時百姓一般都穿麻布，如果養蠶，到了五十歲可以穿帛。

⑮ 豚(tún)：小猪。 彘(zhì)：猪。 畜：畜養。 無：通"毋"，不要。 時：指繁殖的時機。

⑯ 百畝之田：孟子主張一人耕田百畝。 勿奪其時：指不因勞役等耽誤了農時。 時：指農時。

⑰ 謹慎地搞好學校教育，反復地告訴人民孝悌的道理。 庠(xiáng)、序：都是學校。 申：重復。指反復說明。 孝：順從父母。 悌(tì)：順從兄長。

⑱ 頒白：通"斑白"，頭髮花白。 負：背〔東西〕。 戴：用頭頂〔東西〕。

⑲ 黎民：百姓。

許　行　《孟　子》

【説明】本文選自《孟子·滕文公上》，它記録了孟子和許行的門徒陳相之間的一場辯論。許行反對剥削，要求人人勞動，人人平

等，這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正義要求，他對剥削制度的批判是應當肯定的。但是，他主張一切東西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除非萬不得已才進行交易，根本否定了社會分工，這種主張是與社會發展相違背的。孟子抓住許行這一弱點對陳相進行批駁，論述了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但是他把統治和被統治關係同腦力勞動、體力勞動的分工混淆起來，却是錯誤的。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①，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②："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③。"文公與之處④。其徒數十人，皆衣褐⑤，捆屨織席以爲食⑥。

陳良之徒陳相⑦，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⑧，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注 釋

① 爲：治，研究。 神農之言：指農家學派的學説。戰國時的農家學派假託神農之言，主張人人都要從事農業勞動，國君也要和百姓"並耕而食"。許行就是屬於這一學派的。 神農：傳説中教會人民耕作的遠古帝王。

② 滕(téng)：周代諸侯國，在今山東滕州市。 踵門：走到門前。 踵：走到。 文公：指滕文公，滕國的國君。

③ 廛(chán)：古代指一户人家所住的地方。 氓(méng)：從别國遷來的人。

④ 與：給。 之：指許行。 處：處所，即指廛。

⑤ 徒：門徒，門人。 衣：動詞，穿衣。 褐(hè)：粗布衣服，當時的貧苦人所穿。

⑥ 靠編鞋織席爲生。 捆(kǔn)：編。 屨(jù)：草鞋，麻鞋。

⑦ 陳良：楚國人，是儒家學派的。

⑧ 耒(lěi)：古代的農具，形狀像兩股叉。 耜(sì)：鍬一類的農具。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①]。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②]，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③]。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④]。惡得賢[⑤]！"

注　釋

① 學：第一個是名詞，指原來向陳良學到的東西，第二個是動詞，學習。

② 雖然：固定結構，雖然如此。

③ 賢者：指古代的賢君。　並耕：一起耕作。　饔(yōng)飧(sūn)：都是熟食，早飯叫饔，晚飯叫飧。這裏都用作動詞。　饔飧而治：指自己一面做飯，一面治理天下。

④ 倉廩(lǐn)：糧食倉庫。　府庫：藏財帛的地方。　則是：那麼這是。　厲民：使人民困苦。　厲：病。農家學派認爲，如果一個成年人不勞動，那麼他的衣食就是侵奪了別人的勞動成果，必然使另一人受飢寒。

⑤ 哪裏算得上賢呢！　惡(wū)：哪裏。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①]。""許子冠乎[②]？"曰："冠。"曰："奚冠[③]？"曰："冠素[④]。"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⑤]。"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⑥]？"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注　釋

① 褐是未經紡織的麻做的衣服，所以不是"織布然後衣"。

② 冠：動詞，戴帽子。冠是古代帽子的總稱。

③ 奚冠：戴什麼帽子？　奚：疑問代詞，什麼。作冠的賓語。下文"奚

爲"是"爲什麽"。

④ 冠素：戴生絹做的帽子。 素：生絲織成的絹帛，不染色。

⑤ 對耕種有妨礙。

⑥ 釜(fǔ)：古代的一種鍋。 甑(zèng)：瓦製的蒸東西的炊具。 爨(cuàn)：炊。燒火做飯。 鐵：指鐵製的農具。

"以粟易械器者①，不爲厲陶冶②；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③？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④？何許子之不憚煩⑤？"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⑦。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⑧，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⑨。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⑩；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⑪，天下之通義也⑫。

注 釋

① 械：兵器、工具都叫械。這裏指耒耜一類農具。 器：指釜甑等器具。

② 厲：危害。 陶：燒製陶器。 冶(yě)：冶製鐵器。"陶冶"在這裏指製陶器鐵器的匠人，下文"許子何不爲陶冶"是指陶冶之事。

③ 一切東西只是從自己家裏拿來用？ 舍：舊注解釋爲"止"(只)。其：指許行。 宫：室。上古時"宫"還没有用來專指帝王的宫殿。之：指器械。

④ 紛紛然：忙碌的樣子。 百工：各種從事工藝生産的工人。

⑤ 不憚(dàn)煩：不怕麻煩。 憚：怕。

⑥ 獨：表示疑問或反問的副詞。 按，孟子在這裏偷換了概念，把統治

與被統治的關係和社會分工完全等同了起來。

⑦ 大人：和"君子"意義相似。"大人"("君子")和"小人"有時是指有地位和没有地位的，有時是指有"道德"和没有"道德"的。這裏是前一種意義，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⑧ 所爲：所做的東西。　備：具備。這句意思是，一個人的生活，百工所製作的各種東西都要具備。

⑨ 率天下而路：帶着天下之人奔走在道路上。　路：用作動詞，奔走於道路。

⑩ 治於人：被人治。

⑪ 食(si)：給人東西吃，等於説"供養"。

⑫ 通義：一般的道理。孟子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的階級壓迫關係説成"天下之通義"，是爲了替階級壓迫尋找理論根據。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①。洪水橫流②，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③，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④。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⑤。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⑥。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⑦，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⑧；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⑨；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⑩。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⑪？

注　釋

① 堯：和下文所説的舜、禹，都是傳説中的古帝王。　平：平定。

② 洪：大。　橫流：不順水道亂流。

③ 暢茂：茂盛。

④ 登：成，莊稼成熟。　偪(bī)：同"逼"，這裏有威脅的意思。

⑤ 獸蹄鳥迹之道：指鳥獸所走的道路。　交：交錯。　中國：指中原地帶。這句極言獸蹄鳥迹之多。

⑥ 敷(fū)治：治理。　敷：也是治理的意思。

⑦ 益：傳說中舜的臣。 掌火：管火。 烈：動詞，放大火燒。

⑧ 疏：疏通。 九河：古代黄河下游河道分爲九條，叫九河。 瀹(yuè)：疏導。 濟(jǐ)漯(tà)：都是水名，故道都在今山東省。 注：這裏是"使……流入"的意思。

⑨ 決：排除水道壅塞。 汝：汝水，在今河南省，東流入淮河。 排：指排除水道淤塞。 淮：淮河。 泗(sì)：泗水。古代泗水源出今山東省，在今江蘇淮陰附近入淮。 注之江：雙賓結構，略等於"注之於江"。 江：長江。 按：汝漢淮泗四水，只有漢水流入長江，這裏可能是記述的錯誤。

⑩ 可得而食：意思是指能够耕種並收穫糧食。

⑪ 得乎：等於説"行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①，五穀熟而民人育②。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③。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⑤。放勳曰⑥：'勞之來之⑦，匡之直之⑧，輔之翼之⑨，使自得之⑩，又從而振德之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注 釋

① 后稷(jì)：名棄，周的始祖。"稷"本是主管農事的官，相傳堯命棄主管農事，周人因而稱棄爲"后稷"("后"是"君"的意思)。 稼穡(sè)：農業上種叫稼，收叫穡。這裏泛指農事。 樹、藝：都是種植的意思。 五穀：泛指莊稼。

② 育：生養。這裏有得以生存、繁殖的意思。

③ 人之有道也：等於説"人之爲道也"，意思是説關於人的道理。 逸居：住得安逸。

④ 有：通"又"。 契(xiè)：堯的臣子，相傳是商的始祖。 司徒：主管教化的官。 人倫：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社會和家族内的等級關係。以下五句即所謂"五

倫”，是等級關係的具體體現。

⑤ 義：公正合理的道理或舉動。這裏指君臣間服從的關係。 別：區別(男女間不平等)。 敍：次序，等次。

⑥ 放勳：堯的號。下面是堯對契說的話。

⑦ 勞之來之：使民勞，使民來。 來：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徠”(lài)，招徠的意思。

⑧ 匡：使……正。這句意思是教育人民，使人民正直。

⑨ 翼：義同“輔”。這句意思是幫助人民〔使人民向善〕。

⑩ 自得：指自得其善性。

⑪ 從而：隨着。 振：救濟。 德：用作動詞，指對人民施恩惠。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①。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②，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③。孔子曰④：‘大哉，堯之爲君⑤！惟天爲大，惟堯則之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⑦！君哉，舜也⑧！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⑨！’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⑩！

注 釋

① 皋陶(gāoyáo)：傳說是舜的司法官，相傳禹和皋陶曾幫助舜治理天下。

② 易：治。這裏指把田種好。

③ 把天下讓給別人是容易的，爲天下找到(賢)人却很難。

④ 以下幾句見《論語·泰伯》，但文字略有出入。

⑤ “堯之爲君”是主語，“大哉”是謂語，謂語放在前面，起加强作用。

⑥ 則：效法。

⑦ 蕩蕩：廣大遼闊的樣子。 名：動詞，說出堯的好處。 這句的意思是說，堯作爲君主，就像天一樣，施與人們恩德而又使人感覺不到。

⑧ 君哉：指得君主之道。

⑨ 巍巍：高大的樣子。 有天下而不與：指任用禹、臯陶等賢臣來治理，自己不一一過問。 與(yù)：參與。

⑩ 亦：相當於說"只不過"。 按：在氏族社會中，還没有階級的區分，各部落的首領是爲部落全體成員服務的。古代關於堯舜的傳説，反映了這一氏族社會的情況。而孟子把堯舜作爲理想的君主，並以此來論證君主是爲人民而勞苦的，這却是虚假的。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①；雖使五尺之童適市②，莫之或欺③。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④；麻縷絲絮輕重同⑤，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⑦。或相倍蓰，或相什伯⑧，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⑨，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⑩，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⑪，惡能治國家！"

注 釋

① 市：集市。 賈(jià)：價錢。這一意義後來寫作"價"。 國：國都。僞：欺詐。

② 五尺：戰國時一尺約等於今尺的三分之二强。五尺就是現在的三尺多。 適：到……去。

③ 没有人欺騙他。"之"指"五尺之童"，是"欺"的賓語。 或：句中語氣詞，和否定性的無定代詞"莫"配合使用，加强"没有一個人這樣做"的意思。

④ 相若：相像。這裏就是相同。

⑤ 縷(lǚ)：線。

⑥ 以上一段是陳相的話。

⑦ 情：指本性。

⑧ 或：有的。 蔑(xǐ)：五倍。 什：十倍。"十"在表示倍數或分數時常寫作"什"。 伯：通"佰"。百倍。

⑨ 比：平列。 同：等同。

⑩ 巨屨小屨：舊説巨屨是粗糙的鞋，小屨是精細的鞋。

⑪ 相率：彼此帶領着。

勸 學(節録) 《荀 子》

【《荀子》介紹】《荀子》，戰國末期趙國人荀況(約公元前313—前238年)所作，現存三十二篇，是由後人編輯起來的。荀況曾到齊國稷下(今山東淄博市西北)講學，去過秦國進行考察，後到楚國任蘭陵(今山東棗莊市)令，晚年居蘭陵從事著述，被人尊稱爲荀卿或孫卿，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

《荀子》歷來被列爲儒家的重要著作，其實它對以前的各種學派的思想都有所批判、繼承和發展，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它反對迷信，批判了"天命"、"天志"等唯心主義思想，認爲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觀點，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認識和改造自然。這種戰鬪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在我國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荀子》針對着《孟子》的性善説，提出了人性本惡的思想。這種看法當然還没有擺脱唯心主義，但是它强調教育和後天學習的重要性，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則是有進步意義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張用禮治兼法治來維持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統治。《荀子》的學説對後來的法家有很大的影響。

《荀子》的文章善於分析問題，也善於用比喻説明道理，多用排比的句法，音節整齊。《荀子》有唐代楊倞的注，現在通行的注本是

清人王先謙的《荀子集解》。今人梁啓雄有《荀子簡釋》。

【説明】本篇題爲《勸學》，意思是鼓勵學習。這裏選的是它的前半部分。文章用許多生動的事例闡述了學習的重要性，論證了人生來並無不同，人的智慧和品德主要取決於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及後天的學習和所受的教育；説明了只要不間斷地堅持學習，"鍥而不舍"，用心專一，就一定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績；並且提出了"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的著名論斷。這些都反映了荀子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感到很有啓發。

君子曰①：學不可以已②。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③；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④，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⑤。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⑥，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⑦。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⑧，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⑨，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⑩，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詩》曰⑪："嗟爾君子，無恆安息⑫。靖共爾位，好是正直⑬。神之聽之，介爾景福⑭。"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⑮。

注 釋

① 君子：荀子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認爲爲學是"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因此君子當是指統治階級中"有道德"的人。

② 已：停止。

③ 青：第一個青字指靛(diàn)青，一種染青色的染料。第二個青字的意

思是形容詞"青"(顏色)。 藍:草本植物,有蓼藍、馬藍、菘藍等多種,葉可製"靛青"。成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就是從這句話演變來的。

④ 中(zhòng):符合。 繩:指木匠用來取直的墨線。 輮(róu):通"煣",用微火煨木料,使它彎曲。 規:圓規,木匠用來取圓的工具。

⑤ 槁(gǎo):枯。 暴(pù):乾。 挺:伸直。 然:這樣。

⑥ 金:指金屬製成的刀斧等。 就:凑近,這裏指放到磨刀石上磨。 礪(lì):磨刀石。

⑦ 博學:多方面地廣泛地學習。 日參(cān)省(xǐng)乎己:天天檢查自己。 參:檢驗。 省:反省,檢查。 知(zhì):"智"字的古體,指見識。 行:行爲。

⑧ 谿(xī):山谷。

⑨ 先王:指前代的所謂聖明君主。

⑩ 干、越:等於說"吴越",這裏泛指當時我國南方各族。干:古代江淮流域的一個小國,後被吴國滅掉。 越:周代諸侯國,其地在今浙江省一帶。 夷:古代中國境内東方的民族。 貉(mò):又寫作"貊"。古代中國境内北方的民族。 生而同聲:指各族的嬰兒生下來時,啼哭的聲音都相同。

⑪ 詩:指《詩經》。下面的引文見《詩經·小雅·小明》。

⑫ 嗟:感嘆詞。 爾:代詞,你們。 無恆安息:不要常常安然地歇着。 無:通"毋"。 恆:常。 息:歇息。

⑬ 安心地供奉你的職位,喜愛這正直的人。 靖:通"静"(據朱熹説)。共:通"供",指供職(據朱駿聲説)。 好(hào):喜愛。 正直:指正直的人。

⑭ 神:指大神。 之:前一個是連詞。後一個是代詞,指"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聰:聽察,聞知。 介:助,指給予。 景:大。

⑮ 神:指精神修養。 化道:等於説"化於道",指學有所得。化:變化。 道:指聖賢之道。 長(cháng):意思與"大"相近。 無禍:指自身修養。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①;吾嘗跂而望矣②,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

見者遠③；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④；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⑤；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⑥。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⑦。

注 釋

① 須臾(yú)：片刻，一會兒。

② 跂(qi)：提起脚後跟站着。

③ 招：招手。 見者遠：意思是別人可以在很遠的地方看得見。

④ 疾：急速，這裏指疾勁、有力。 彰：明顯，清楚。這裏指聽得清楚。

⑤ 假：借，憑藉。 利足：捷足，指善於走路。 致千里：能遠行千里。致：使達到。

⑥ 楫(jí)：同"楫"，船槳。 能水：指會游泳。"水"在這裏用作動詞，指游泳。 絶：横渡。

⑦ 生：通"性"(據王念孫説)，指先天的條件。 這句的意思是，君子的先天條件和一般人並没有什麽不同，只是善於借用外物罷了。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①，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②。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③。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④，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⑤。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⑥；白沙在涅，與之俱黑⑦。蘭槐之根是爲芷⑧，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⑨。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⑩。

注 釋

① 蒙鳩：鳥名，又叫鷦鷯(jiāoliáo)，也叫巧婦鳥。

② 編之以髮：用髮絲把它(巢)編結起來。在古漢語裏，介詞"以"和它的賓語可以放在謂語前作狀語，如"以羽爲巢"，也可以放在謂語後作補語。 繫之葦苕(tiáo)：把巢繫在蘆葦的穗上。 苕：蘆葦的穗。

③ 完：完善，完備。 所繫者然：所繫的地方是這樣。意思是巢所繫的地方造成這樣的惡果。

④ 射(yè)干：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可入藥。

⑤ 臨：下臨。 淵：深水，潭。

⑥ 蓬：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叫飛蓬，莖高一尺左右。

⑦ 沙：通"紗"。涅(niè)：一種黑色染料。 以上兩句今本《荀子》没有，這是據王念孫的意見補的。

⑧ 蘭槐：香草名。 芷(zhǐ)：白芷。 是：指示代詞，複指根。

⑨ 如果把它浸泡在臭水裏，君子就不接近它，老百姓也不佩帶它。其：語氣副詞，表示假設。 漸(jiān)：浸。 瀦(xiū)：臭水。 服：佩帶。古人把鮮花香草佩帶在身上作爲一種裝飾。

⑩ 遊：出外旅行。古人常用來指出外求官或求學。 就：接近，這裏指結交。 士：指所謂的賢士。 所以：用來……的(方法或手段)。"所"是代詞，"以"是介詞，與現代連詞"所以"的語法意義不同。僻：也是"邪"的意思。 這句是說，君子居住一定選擇鄉土，出外一定結交賢士，這是用來防止邪僻而接近正直的方法。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①；榮辱之來，必象其德②。肉腐出蟲，魚枯生蠹③；怠慢忘身，禍災乃作④。强自取柱，柔自取束⑤；邪穢在身，怨之所構⑥。施薪若一，火就燥也⑦；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居⑧，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⑨；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⑩。故言有召禍也⑪，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⑫！

注 釋

① 物類：泛指各種事物。 這句是說，世界上各種事物的發生，一定有

它開始的原因。

② 象：像，相似。 這句是說，人們招致來的榮譽或恥辱，必然跟他的德行相適應。

③ 枯：乾。這裏指魚離開水死了。 蠹(dù)：蛀蝕器物的蟲子。

④ 怠慢：懈怠，疏忽，即放鬆警惕的意思。 身：自身。 作：起，發生。

⑤ 堅硬的東西自己招致折斷，柔軟的東西自己招致約束。 取：得到，招致。 柱：通"祝"，折斷。 束：約束。

⑥ 構：集結，結成。

⑦ 薪：柴火。 若一：如一，同樣的。 這句是說，柴放的是一樣的，火總是向乾燥的地方燒去。

⑧ 疇生：指同類的草木生長在一起。 疇：類。 羣居：指同類的禽獸成羣居住在一起。"居"，今本作"焉"，據王念孫說改。

⑨ 質：箭靶。 的(dì)：箭靶正中的圓心。 張：張設，張掛。

⑩ 醯(xī)：醋。 蜹(ruì)：同"蚋"，蚊子一類的昆蟲。

⑪ 召：引來。

⑫ 立：指立身行事。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①；積水成淵，蛟龍生焉②；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③。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④；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⑤；駑馬十駕，功在不舍⑥。鍥而舍之⑦，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⑧。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黄泉，用心一也⑨。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⑩。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⑪；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⑫。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⑬。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⑭。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⑮。詩曰⑯："尸鳩在桑，其子七兮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⑱。其儀一兮，心如結兮⑲。"

故君子結於一也⑳。

注　釋

① 這句是用"積土成爲高山,風雨會從那山上興起"來比喻學習必須積少成多,然後才能見出成效。　下句"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也是這個意思。

② 蛟:古代傳説中一種能發洪水的龍。

③ 善:指善行,做好事。　神明:指智慧。　聖心:聖人的思想。

④ 蹞(kuǐ):同"跬",半步。古人以邁一腿爲半步,等於現代的一步。

⑤ 騏(qí)驥(jì):駿馬。　騏:一種有青黑色斑紋的馬。　驥:千里馬。步:長度單位,先秦以六尺爲一步。

⑥ 駑(nú)馬:劣馬。　駑:馬拉車一天叫一駑,十駑就是積十天的路程。　舍(shě):舍棄,中止。　以上四個分句是説,駿馬雖然一天能走千里,但是它騰躍一下也不到十步;劣馬雖然跑不快,但是積十天路程,也能達到千里,功效在於不停止地努力。

⑦ 鍥(qiè):用刀子刻。

⑧ 鏤(lòu):雕刻。

⑨ 螾(yǐn):同"蚓",蚯蚓。　埃(āi):塵土。　黄泉:指地下的泉水。一:專一。

⑩ 六跪:六條腿。蟹是八條腿,這裏的"六"應是"八"之誤。　螯(áo):節肢動物的前面的一對鉗夾。　蛇(shé):同"蛇"。　鱓(shàn):通"鱔"。　躁:浮躁。

⑪ 冥冥:昏暗不明的樣子,這裏有精誠專一,埋頭苦幹的意思。　昭昭之明:指智慧豁然通達。　昭昭:明顯的樣子。

⑫ 惛惛(hūnhūn)之事:指專心致志埋頭苦幹。　惛惛:意義略等於"冥冥"。　赫赫之功:指輝煌鉅大的功績。赫赫:顯著盛大的樣子。

⑬ 衢(qú)道:指交叉錯雜的路,即歧路。　不至:指走不到目的地。不容:不被雙方所寬容。

⑭ 明:看得清楚。　聰:聽得清楚。

⑮ 螣(téng)蛇:傳説中一種能飛的蛇。　梧鼠:即鼫(shí)鼠。"鼫"形近誤爲"鼬","鼬"又誤爲"梧"(據楊倞説)。　五技而窮:《説文》:"鼫,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爬樹)不能窮木(爬到樹頂),能

游不能渡谷，能穴（挖洞）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此之謂五技。"鼫鼠雖有五種技能，但都不大行，所以說"五技而窮"。 窮：窮困，没有辦法。

⑯ 詩：《詩經》。下面的引文見《詩經·曹風·鳲鳩》。

⑰ 尸鳩：布谷鳥。《毛傳》説，布谷鳥養育七隻小鳥，它喂小鳥，早晨從上開始依次往下喂，晚上從下開始往上喂，"平均如一"，天天如此。這裏取其用心專一的意思。

⑱ 淑人：善良的人。 淑：善。 其儀一：態度始終如一。 儀：儀表，態度，指人的行爲舉止。

⑲ 心如結：心裏像打的結一樣，不會散開。比喻專心致志。

⑳ 這句意思是説，所以君子學習的時候總是把精神集中在一點上。

天 論（節録） 《荀 子》

【説明】《天論》是反映荀子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代表著作。原文較長，這裏只節選其中幾段。

荀子認爲：第一、天只是自然之物。自然的發展變化有它的客觀規律性，不能隨人的主觀願望而改變。第二、天道只是自然現象，而不是有神在主宰，並且與人事無關。社會治亂的根源不在天，而在人。第三、人應當認識自然，利用自然，而不應當依賴自然，更不能迷信天命。荀子不僅把自然界按照它的本來面目來理解，而且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這是荀子在唯物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突出貢獻。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①。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②。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③；養備而動

時,則天不能病④;脩道而不貳⑤,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⑦。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⑧;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⑨;倍道而妄行⑩,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⑪,袄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⑫,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⑬。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⑭。……

注　釋

① 天行:指大自然的運行變化。　常:常規。　爲(wèi):因爲。　桀:夏代最後一個君主,是著名的暴君。　這句是説,大自然的運行是有規律的,不因爲統治者的不同而變化。

② 應(yìng):適應,對待。　之:指天。　治:治理,這裏用作名詞,指正確的治理措施。　亂:没有條理,指錯誤的措施。

③ 彊:"强"的本字。加强。　本:指農業生産。　節用:節約用度。　貧:用作使動,使人貧的意思。下句"天不能病"的"病"也是使動用法。

④ 養:給養,指衣食等生活資料。　備:完備,充足。　動時:動以時,即按時活動,指行動適應天時的變化。　時:天時。　病:使人得病。先秦書中"疾"和"病"二詞,析言有别,小病叫疾,大病叫病;渾言則無異。

⑤ 脩:據王念孫攷證,應是"循"之誤。　循:遵循。　貳:應是"貣"(tè)之誤。"貣"同"忒",差錯。

⑥ 據清人劉台拱攷訂,"渴"字是衍文。"飢"亦應作"饑",饑荒。

⑦ 袄怪:指自然灾異等反常現象。　袄:也作"妖"。

⑧ 荒:荒廢。　侈(chǐ):奢侈,浪費。

⑨ 略:簡略,不充足。　動罕:活動少,指懶惰而很少從事生産活動。　全:保全。

⑩ 倍:通"背",違背。　妄行:亂動。

⑪ 薄(bó):迫近。

⑫ 受時：遇到的天時(指水旱寒暑等)。 受：接受，受到。 殃：災殃。

⑬ 其道然也：那事物的規律就是這樣。 其：指示代詞，那。

⑭ 天人之分(fèn)：天和人的職分。天的職分指水旱寒暑等，人的職分指"彊本而節用"等。 至人：最高的人，即聖人。

治亂，天邪[①]？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②]；禹以治，桀以亂[③]，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④]，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⑤]，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注 釋

① 治和亂，是天〔決定的〕嗎？ 邪(yé)：通"耶"，疑問語氣詞。

② 星辰：星的總稱。 瑞曆：指曆象，即天體運行的現象。 是：此。這裏複指"日月星辰瑞曆"，在句中作主語。

③ 以：介詞，憑藉的意思。兩個"以"字後都省略了賓語"之"。 這句意思是，夏禹憑藉這樣的自然條件把國家治理得很好，而夏桀却把國家搞亂。

④ 〔莊稼〕在春夏都生長茂盛起來，在秋冬則收穫儲藏起來。 啓：發生。 蕃：茂盛。 畜：通"蓄"。 臧：通"藏"。

⑤ 得地：指莊稼得到能生長的土地。 失地：指莊稼離開了土地。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①]。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②]。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③]。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④]，是無世而不常有之[⑤]。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

起⑥，無傷也。上闇而政險⑦，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注　釋

① 星隊(zhuì)：指流星墜落地上。　隊："墜"的本字。古人不理解這種現象，以爲災異。　木鳴：疑指樹木因乾燥爆裂作響。　國人：國都裏的人。

② 陰陽之化：指自然發生的變化。古代哲學家把事物的兩個對立面稱爲陰陽，陰陽相互作用而産生萬物。　至：來到，這裏有"出現"、"發生"的意思。

③ 怪之：認爲它奇怪。"怪"是形容詞用作意動。　非：不對。

④ 蝕：虧缺。即今通稱的"日食""月食"。　不時：指刮風下雨不合時節。　薆(tǎng)見(xiàn)：偶然出現。　薆：通"儻"，副詞。或許。這裏是偶然的意思。

⑤ 無世：没有哪個時代。　常：通"嘗"，曾經。

⑥ 上：指在上位者，即統治者。　平：清平，安定。　是：此。指代"日月有蝕，風雨不時，怪星薆見"。　竝世起：同時發生。　竝：同"並"。

⑦ 闇(àn)：昏暗，愚昧。　險：險惡，指政治暴虐。

雩而雨①，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②。日月食而救之③，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④，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⑤。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⑥。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注　釋

① 雩(yú)：古代求雨的一種祭祀。這裏用作動詞。　雨(舊讀 yù)：下雨。

② 猶：如同。

③ 古人不了解日食、月食是一種有規律的自然現象，而以爲是天上有個什麼怪物（"天狗"）把日、月吞食了，所以要想法把怪物嚇跑（如敲擊鑼鼓或盆罐），把日、月搶救回來。但荀子是不相信的。

④ 卜筮（shì）：古代占卜，用龜甲或獸骨稱卜，用蓍（shī）草稱筮。

⑤ 得求：得到所祈求的東西。"求"用作名詞。 以文之：指用這種迷信活動爲政事作裝飾。 文（舊讀 wèn）：文飾，修飾。

⑥ 君子：指有道德有才學的人。 百姓：指一般人。 神：神靈。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①。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②；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③；珠玉不睹乎外④，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⑤。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⑥。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⑦，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⑧。

注 釋

① 莫：否定性無定代詞，没有什麼東西。

② 赫：盛大，顯著。 這是個假設複句，"則"字前是偏句，它不用假設連詞，但含有"假如"的意思。"則"字後是正句，表示結論。下面二個並列的複句亦同。

③ 積：積聚。 暉：指火的光暉。 潤：指水的潤澤。 博：廣大。

④ 珠玉的光彩不顯現在外面。 睹：王念孫認爲當是"睹（dǔ）"之誤。睹：著，顯出。

⑤ 加：施加，施行。 功名：功績和名聲。 白：指顯赫。

⑥ 意思是，人的生命受之於自然，國家的命脉決定於禮制。

⑦ 君：這裏用作動詞，統治的意思。 隆禮：推崇禮制。 隆：高，指推崇。 尊賢：指任用賢人。 重法：重視法治。 愛民：愛護人民。

⑧ 權謀：指用權術。 傾覆：顛覆。 幽險：即陰險。這句意思是，用權術，要手腕，玩弄陰謀詭計，想把人搞垮，那就會徹底滅亡。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①？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②？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③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④？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⑤？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⑥？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⑦。……

注　釋

① 大天：認爲天偉大。"大"在這裏是形容詞用作意動。　孰與：何如，表示反問。常用來比較兩件事情的利弊，有"哪裏比得上……呢"的意思。　物畜：像物一樣蓄養起來。"物"在這裏是名詞用作狀語。畜：通"蓄"，蓄養。　這句話是說，與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裏比得上把天當作物一樣蓄養起來而控制着它呢？

② 從：順從，聽從。　頌：頌揚，贊美。　天命：指自然的變化規律。

③ 望時：盼望天時。　應：適應。　使：役使。

④ 因：依，順着。　多之：使它增多。　騁(chěng)：施展。　化之：使它變化。　這句大意是，與其依順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裏比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有所變化呢？

⑤ 物之：使它成爲物。"物"在這裏是名詞用作使動。　這句的大意是，與其思慕萬物而使它成爲能供自己使用的物，哪裏比得上管理好萬物而不失掉它呢？

⑥ 所以：義同"所山"。　有：佔有，指掌握。　這句大意是，與其希望於萬物能自然地生長出來，哪裏比得上掌握物的生長規律呢？

⑦ 錯：通"措"，置，捨棄。　失：失誤，指不理解。　情：實情，指本性。這句意思是，放棄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於天，那就不能理解萬物的本性，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

歷山之農者侵畔①　《韓非子》

【《韓非子》介紹】《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非所作。韓非本是韓

國的一個公子，約生於公元前280年。他和李斯同是荀況的弟子。他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吸取了以前的法家學說，著書十餘萬言，成爲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王政（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他從韓國出使到秦國，第二年因被李斯所讒害，下獄自殺。他的著述，後人編輯成《韓非子》，現存五十五篇。其中有些篇可能不是韓非本人寫的。

《韓非子》一書是法家的代表著作。它主張君主以法治國，並提出要有"術"和"勢"來與"法"相結合。"術"是駕御臣下的方法，"勢"是統治的權力。他認爲君主當乘勢執術，臣下當守法奉令，不可偏廢。它主張用嚴刑峻法鎮壓人民及一切反抗者，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韓非子》的法治學說爲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後來基本上爲秦始皇所採用。《韓非子》還反對復古，反對法先王，認爲歷史是發展變化的，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主張要適應當時社會的情況，去制定適合實際的措施。這種社會歷史觀點是進步的。但是它把歷史的發展說成是"聖人"的創造，把社會鬬爭的根源說成是"人民衆貨財寡"等，則是唯心主義的。

《韓非子》的文章謹嚴細密，善於辯析事理，對後代散文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清人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二十卷，附攷證佚文一卷）是清末以來通行的注本。近人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資料搜集得比較完備，梁啓雄的《韓子淺解》注釋比較詳明，可以參攷。

【説明】這篇文章選自《韓非子·難一》，題目是編者加的。韓非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作譬喻，批駁了儒家的"德治"主張，强調了"法治"的重要性。實際上"德治"和"法治"是統治人民的兩種手段，歷來的統治者都是兩者並用的。

在中國哲學史上,韓非第一次把"矛盾"這一名詞用作邏輯上的概念。

歷山之農者侵畔①,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②。河濱之漁者爭坻③,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④。東夷之陶者器苦窳⑤,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⑥,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⑦。舜其信仁乎⑧! 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⑨。故曰:聖人之德化乎⑩!"

注 釋

① 歷山:傳説中的地名。相傳舜曾在這裏耕種。 侵畔:越出田界侵佔别人的耕地。 畔:田界。

② 朞(jī)年:周年。 甽(quǎn)畝正:指田界不再被破壞侵佔。 甽:同"畎",田間的水溝。 畝:田壟。

③ 爭坻(chí):爭奪水中高地。 坻:水中高地。

④ 讓長:讓年長的人[佔水中高地]。

⑤ 陶者:製陶器的人。 苦(gǔ):粗劣。 窳(yǔ):粗劣不結實。

⑥ 官:職守,職責。

⑦ 所以:表示目的。這是個詞組,和現代連詞"所以"不同。 救敗:挽救敗壞。 敗:指社會風氣的敗壞。

⑧ 其:語氣副詞,表示揣測。 信:確實。

⑨ 躬藉(jí):親身耕田。 藉:踐踏,實踐。 處苦:指親身去做那些勞苦的工作。

⑩ 這就是聖人的德行感化人吧! 以上一段是敘述儒家的一種説法。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①?"

其人曰:"堯爲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②！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③。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④？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⑤。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⑥。楚人有鬻楯與矛者⑦，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⑧。"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⑨。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⑩。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説也⑪。

注 釋

① 方：副詞，正當，正在。 安：疑問代詞，哪裏。用作動詞"在"的前置賓語。

② 那麼孔子把堯看作聖人又該怎麼説呢？ 聖：用作意動，以……爲聖。 奈何：怎麼樣，怎麼辦，常用於反問。

③ 在上位：指作帝王。 將：助動詞，欲，打算。 姦：邪惡。在先秦，"姦邪"的"姦"和"奸犯"的"奸"音義都不同，後來才通用。

④ 今：這裏表示假設。 何德而化：哪裏用得着用德行去教化〔他們〕呢？ 何：疑問代詞，作狀語，表示反問。

⑤ 當舜去挽救敗壞的時候，這就〔説明〕堯是有過錯的。 是：此。

⑥ 賢舜：以舜爲賢。 賢：用作意動。 去：離開，拋棄。 兩得：指兩方面同時成立。

⑦ 鬻(yù)：賣。 楯(舊讀 shǔn)：同"盾"。盾牌，古代用來防護身體、遮擋刀箭的武器。

⑧ 莫：否定性無定代詞，没有哪一樣。 陷：這裏是"穿透"的意思。

⑨ 應(yìng)：回答。

⑩ 同世而立：同時存在。

⑪ 意思是，對堯舜不可能兩方面都稱贊，這就像楚人對矛盾的説法一樣。

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①，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②。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③。賞罰使天下必行之④，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⑤。"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⑥，十日而海内畢矣，奚待朞年⑦！舜猶不以此説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⑧？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⑨；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⑩。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⑪。

注　釋

① 已：停止，消除。　過：過錯。

② "舜有盡"的"有盡"二字是衍文，應删。　已：完了，完結。

③ 這句意思是，用有限的生命，跟在永遠没有完結的過錯後面，一個一個地去糾正，這樣所能制止的是太少了。

④ 意思是，賞功罰過的規定，一定使天下認真執行。

⑤ 中(zhòng)：符合。　程：規矩，法則。　誅：罰。

⑥ 命令早上到達〔某地〕，〔某地的情況〕晚上就得到改變；晚上到達〔某地〕，〔某地的情況〕第二天早上就得到改變。

⑦ 海内：等於説"天下"。　畢：指完成上述的變化。　奚：爲什麽。疑問代詞作狀語，表示反問。

⑧ 舜還不用這來勸説堯聽從自己〔的意見〕，竟然親自〔去做那些勞苦的事情〕，豈不是太没有辦法了嗎？　猶：副詞，還，尚且。　此：指上述賞罰的規定。　乃：副詞，竟然。　不亦……乎：這是固定格式，常用來表示反問。

⑨ 以身爲苦：意思是親自去做那些勞苦的事情。

⑩ 處勢：處在有權勢的地位(即統治的地位)。　驕下：指用命令矯正百姓的錯誤。　驕：通"矯"，矯正。　庸主：平庸的君主。

⑪ 釋：放棄。　道：稱道，提倡。　與：介詞，和……一起。"與"字後

省略了賓語"之"。 爲政：指治理國家。

五 蠹(節録) 《韓非子》

【説明】《五蠹》是《韓非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韓非的社會歷史觀和政治主張。作者分析了古今社會的變遷，論證了"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道理，提出社會的一切政治措施都要適應當時情況的觀點，爲推行變法、實行法治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把當時的儒者、游俠、縱横家、患御者(逃避服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稱爲"五蠹"，主張堅決加以清除，持論未免過於偏頗，但在韓非的思想體系中，這却是合乎邏輯的結論。

這裏選的是《五蠹》的前四段。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①。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②，而民悦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③。民食果蓏蜯蛤④，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⑤，而民説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⑥。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⑦，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⑧。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⑨。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⑩，論世之事，因爲之備⑪。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⑫，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

株，冀復得兔⑬，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注　釋

① 不勝(舊讀 shēng)：受不住。

② 作：起，出現。　搆：架起。

③ 王(舊讀 wàng)天下：爲天下之王。"王"用作動詞。　號：稱，給加上某種稱號。　有巢氏：和下文的"燧人氏"都是傳説中的遠古帝王。　有：詞頭。

④ 果蓏(luǒ)：木本植物的果實叫果，草本植物的果實叫蓏。　蜂(bàng)：同"蚌"。　蛤(gé)：蛤蜊。

⑤ 鑽燧(suì)：鑽木取火。這是遠古時代取火的方法。　燧：用來取火的器具。　化腥臊：消除腥臊氣味，指熟食。　化：使變化，指消除。

⑥ 鯀(gǔn)：傳説是禹的父親。　決：開掘，疏導。　瀆(dú)：入海的河流。古代以長江、黄河、淮河、濟水爲"四瀆"。

⑦ 夏后氏：指夏代。禹建立夏朝後，人們亦稱"夏"爲夏后氏。

⑧ 這種説法不對。掘河導水在歷代都是必要的，没有什麽可笑的。

⑨ 美：用作動詞，贊美，稱頌。　新聖：當時新出現的聖人。韓非認爲社會是發展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聖人。

⑩ 期：期望，要求。　脩：習，指效法。　法：取法。　常可：指永久適用的制度。　可：相宜，適用。

⑪ 論：討論，研究。　備：準備，指措施。兩句意思是説，研究當前的社會情況，據以制定符合實際的措施。

⑫ 株：樹樁子。

⑬ 釋：放下。　耒(lěi)：翻土的農具。　冀(jì)：希望。成語"守株待兔"就出在這裏。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①；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②，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争。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③。今人有

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④。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⑤。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⑥。

注 釋

① 丈夫：指男子。 貲：果貲。
② 事力：用體力，指耕織。 養足：給養充足。養，指生活資料。
③ 自：自然。 治：安定，有秩序。
④ 大父：祖父。
⑤ 勞：勞苦，勞累。 薄(bó)：少。
⑥ 倍賞：加倍獎賞。 累罰：加重懲罰。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①；糲粢之食，藜藿之羹②；冬日麑裘，夏日葛衣③；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⑤；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⑥。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⑦，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⑧。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⑨。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⑩。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膿而相遺以水⑪；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⑫。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⑬；穰歲之秋，疏客必食⑭。非疏骨肉愛過客也⑮，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⑯，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⑰，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⑱；重爭士糞，非下也⑲，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⑳。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

也㉑。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㉒。

注　釋

①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茅草蓋的屋頂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意思是說堯的住房很簡陋。　茨(cí)：用茅草或葦子蓋的屋頂。　采：通"棌"，櫟(lì)木。　斲(zhuó)：砍削。

② 糲粢(lìcí)：泛指粗糙的糧食。　糲：粗米。　粢：通"餈"，稻餅。　藜藿(huò)：泛指野菜。　藜：野菜。　藿：豆葉。

③ 麑(ní)裘：小鹿皮做的袍子。　麑：小鹿。　葛衣：葛布做的衣服。

④ 監門：看門的人。　服：穿的。　養：吃的。　虧：虧損，短少。　此：指代上述堯的供養情況。

⑤ 臿(chā)：鍬，掘土的工具。　先：在前面，指帶頭。　股：大腿。　胈(bá)：大腿上的肌肉。　脛(jìng)：小腿。

⑥ 臣虜：奴隸。奴隸社會常以俘虜爲奴隸。

⑦ 讓天下者：讓出天子地位的人。　去：與"離"對用，義相同。

⑧ 不足多：不值得贊美。　多：稱贊。

⑨ 縣令：一縣的長官。　累世絜(xié)駕：指世代乘車，表示不失富貴。　累世：世世代代。　絜駕：套馬駕車。　絜：圍束的意思，這裏指套車。

⑩ 輕辭：輕易地辭去。　薄厚：指利益大小。　實：實際情況。

⑪ 山居：在山上居住。"山"與下文的"谷"都是名詞作狀語。　谷汲：到山谷裏去打水。　膢(lóu)臘：泛指節日。　膢：楚國人在二月祭祀飲食神的節日。　臘：冬十月祭祀百神的節日(秦始皇改在十二月)。　遺(wèi)：贈送。

⑫ 澤居：在沼澤低窪地區居住。　苦水：苦於水患。　買庸：雇工。　庸："傭"的本字，給人做工。　決竇：開挖渠道。

⑬ 饑歲：荒年。五穀不收叫饑。在古代，"饑荒"的"饑"，不同於"飢餓"的"飢"。　饟(xiǎng)：同"餉"，供給別人食物。

⑭ 穰(ráng)歲：豐年。　穰：豐收。　疏客：關係疏遠的客人。　食(sì)：拿食物給人吃。

⑮ 疏：疏遠。　骨肉：指親人，這裏指上文的"幼弟"。

⑯ 易財：輕視財貨。　易：輕視。

⑰ 鄙：鄙吝，非常小氣。

⑱ 高：指品德高尚。 勢薄：權勢薄弱。

⑲ 士槖：指做官和依附權勢。 士：原作"上"，依王先慎説改。"士"通"仕"，做官。 槖：通"托"。依托，投靠。指依附於諸侯或卿大夫。下：卑下。

⑳ 多少：指財物的多少。 薄厚：指權勢的大小。 爲之政：進行他的治理工作，指制定他的政策法令。

㉑ 罰薄：刑罰輕。 誅：責罰。 戾(lì)：暴虐。 稱(chèn)俗：適應當時的習俗。 稱：適合，適應。

㉒ 因此，情況應隨着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政治的〕措施要適應現實的情況。 因：依，順着。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①]，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②]，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③]，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④]，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⑤]，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⑥]。"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⑦]，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⑧]，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⑨]。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説之[⑩]。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⑪]，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⑫]。"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⑬]。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⑭]。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⑮]。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⑯]，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

二國矣⑰。

注　釋

① 豐：周文王的都城，在今陝西户縣東。　鎬(hào)：周武王遷都於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　豐鎬之間：指周文王興起的領域。

② 地：土地，地域。　方：指見方。　懷：懷柔，用安撫手段使……歸附自己。　西戎：我國古代西北的少數民族。

③ 徐偃(yǎn)王：徐國的國君，西周穆王時人。當時由於國力强盛，平服了東方"九夷"，故自稱"偃王"。徐國在現在安徽省内，都城在今安徽泗縣。　漢東：漢水以東。

④ 荆文王：即楚文王。按，楚文王是東周莊王時人，比徐偃王晚三百年。因此荆文王當是"荆王"之誤。《竹書紀年》記載，周穆王十四年(公元前934年)，穆王率領楚國的國君伐徐，並戰勝了徐國。

⑤ 有苗：古代少數民族，又稱三苗。　服：歸服，歸順。

⑥ 崇尚德教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這不是治國的方法。　上：通"尚"，崇尚。　厚：厚實，充分。

⑦ 干、戚：都是兵器。干是盾，戚是斧。用干、戚爲舞具，表示修德教，不用武力使有苗歸順。

⑧ 共(gōng)工之戰：共工是古代神話中的人物。傳説他與顓頊(zhuān xū)相争爲帝，成爲勝利的英雄。但據史傳記載，共工之戰當在帝舜之前。韓非此文引爲今例，疑"共工"是"鞏公"之誤。鞏公是周朝的卿士，曾與王子朝戰。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鐵銛(xiān)：鐵製的一種兵器。　鎧甲：古代的戰衣，用皮革做成，上面綴有金屬薄片。

⑨ 競：比賽，互相争勝。　逐：角逐，競争。　氣力：指戰争的實力。

⑩ 子貢：孔子的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　説(shuì)之：指説服齊國不要進攻魯國。

⑪ 辯：説得有道理。

⑫ 斯：指示代詞，此。

⑬ 去：距離。　門：指魯國都城的城門。

⑭ 削：這裏指國土削減。

⑮ 非所以持國也：不是用來保持國家的〔辦法〕。　持：保持。

⑯ 息：止，指廢棄。 循：依照。這裏有依靠、憑藉的意思。 敵：抵抗。 萬乘(shèng)：指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

⑰ 欲：指侵佔土地的欲望。

去 私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介紹】《吕氏春秋》是秦相國吕不韋組織門客集體編寫的。吕不韋生年不詳，死於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 235 年)。他本是趙國陽翟(今河南禹州市)的大商人，後來當了秦國莊襄王的丞相，封爲文信侯。秦王政(即秦始皇)時被尊爲相國，主持國政，爲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戰國末期各諸侯國都喜歡招徠士人，讓這些人著書立説。吕不韋認爲强大的秦國在這方面也不能落後，於是讓他的數千門客人人著其所聞，最後合編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凡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爲《吕氏春秋》。"因爲書中有"八覽"，後人也稱這部書爲《吕覽》。

這部書由於是許多人共同編寫的，所以思想很不統一，有點近似學術論文匯編。它的思想内容是以儒家、道家爲主，兼採墨家、法家、名家、農家、兵家的學説，其中既有各家的精華，也有各家的糟粕。從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起，歷來都把它列爲雜家的著作。文章大都篇幅不長，運用故事説理，文字比較生動。

爲《吕氏春秋》最早作注的是東漢高誘，過去通行的是清畢沅輯校的經訓堂本，近人許維遹據七十九家校注作的《吕氏春秋集釋》對畢沅校本有所是正。又陳奇猷有《吕氏春秋校釋》，張雙棣等有《吕氏春秋譯注》。

【説明】"去私",就是去掉私心,做到公正。文章先從天地、日月、四季對萬物都是無私的談起,繼而以堯舜禪讓帝位、祁奚舉薦賢才、腹黡依法誅子的事例來説明何謂去私,最後指出君主只有"誅暴而不私",才能成就王霸之業。本篇選自《吕氏春秋·孟春紀》。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①,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②。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③。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④;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⑤。

注 釋

① 上天覆蓋萬物是没有偏私的;大地承載萬物是没有偏私的。 覆:覆蓋。

② 燭:動詞,照,照耀。 四時:指春夏秋冬四季。 行:運行,指交替運行。

③ 行其德:指天地、日月、四時各自施行其恩德。 遂長:成長。 遂:成。 這後面有一小段,内容與上下文無關,依蘇時學之説删去。

④ 堯、舜:唐堯、虞舜,都是傳説中遠古時代的賢明君主。 不與其子:指不將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

⑤ 禹:夏禹,夏代的開國君主。 至公:最公正無私。 至:極,最。

晉平公問於祁黄羊曰①:"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②?"祁黄羊對曰:"解狐可③。"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④?"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⑤。國人稱善焉⑥。居有間⑦,平公又問祁黄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⑧?"對曰:"午可⑨。"平公曰:"午

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 祁黄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内舉不避子⑩。"祁黄羊可謂公矣。

注 釋

① 晉平公:春秋時晉國君主,姓姬名彪,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祁黄羊:晉國大夫,名奚字黄羊。據《左傳·襄公三年》記載,祁奚薦賢的故事發生在晉悼公的時候(即公元前572—前588年)。

② 南陽:春秋晉國地名,在今河南濟源市一帶。 令:縣令。 其:副詞,表示推測、詢問的語氣。 而:連詞,連接"可"和"爲之"這一連動結構。 之:指代南陽令。

③ 解(xiè)狐:晉國大夫。

④ 子:尊稱對方之詞,"您"、"先生"的意思。 讎(chóu):仇敵,仇人。

⑤ 遂:副詞,就,於是。

⑥ 國人:居住在都城的人。 國:國都。 焉:指示代詞兼語氣詞,這裏有"於此"、"對此"的意思。

⑦ 居有間(jiàn):過了一些時候。 間:間隔,指一段時間。

⑧ 尉:軍尉,平時掌管軍政、戰時兼任主將的御者。

⑨ 午:祁午,祁黄羊之子。

⑩ 論:論説,言論。 外舉:對外推舉。 外:指家族以外,用作狀語。 避:回避。 内:指家人。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①;其子殺人,秦惠王曰②:"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③;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⑤。'此所以禁殺傷人也⑥。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⑦。王雖爲之賜⑧,而令吏弗誅,腹䵍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⑨。子，人之所私也⑩。忍所私以行大義⑪，鉅子可謂公矣。

注　釋

① 墨者：指墨家學派。墨家創始人是墨翟(約公元前468—前376年)。鉅子：等於說“大師”。先秦墨家對本學派有重大成就的人的尊稱。他書或作“巨子”。“鉅”通“巨”，大的意思。　腹䵍(tūn)：人名，姓腹名䵍。

② 秦惠王：戰國時秦國國君，即秦惠文王，名駟，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

③ 年長(zhǎng)：年紀大。　他子：別的兒子。

④ 弗誅：不問罪，不懲治。誅：問罪，這裏是殺戮的意思。　以此聽寡人：在這件事情上要聽從我。　以：作用同“於”。

⑤ 刑：動詞，判刑。

⑥ 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做是爲了禁止殺人傷人。

⑦ 大義：大理，公理。

⑧ 爲之賜：給我恩惠。　之：指代腹䵍自己，在句中作間接賓語。賜：賞賜，指不殺其子的恩惠，在句中作直接賓語。

⑨ 許：許諾，贊同。　之：指代其子。

⑩ 私：指偏愛。

⑪ 忍：動詞，忍心，狠心。這裏是忍心殺掉的意思。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①。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②。誅暴而不私③，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注　釋

① 庖人：廚師。　調和：指調味。　爲庖：做廚師。　庖：廚房，引申

爲廚師。

② 伯(bà)：通"霸"，霸主，古代諸侯聯盟的首領。

③ 暴：暴虐，動詞用作名詞，指暴君。 私：據爲己有。

古代漢語常識

(十八) 古書的注解

我們閱讀古書,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語言文字的古今隔閡。時代越久遠,困難就越大。要想比較順利地讀懂古書,一般都要參看注解。從漢代起,我國就開始了古書的注解工作,比較重要的古書,前人大都作過注解,這給我們提供了不少方便。解放以後,出版了不少古書的新注本或選注本,注文一般都是用現代漢語寫的,比較淺顯易懂,更便於初學的人使用。現代人注解古書,一般都要參攷古人的舊注,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現代的這些注解注得是否正確,常常需要參看舊注,才能做出判斷。而且,已經做出新注的古書究竟還只是少數,絶大多數古書目前還只有舊注可以參攷。有些文字比較艱深的古書,如果不參看舊注,甚至根本無法讀懂。因此,了解古書舊注的體例、注解的方法以及它的局限性,對我們提高閱讀古書的能力,是會有很大幫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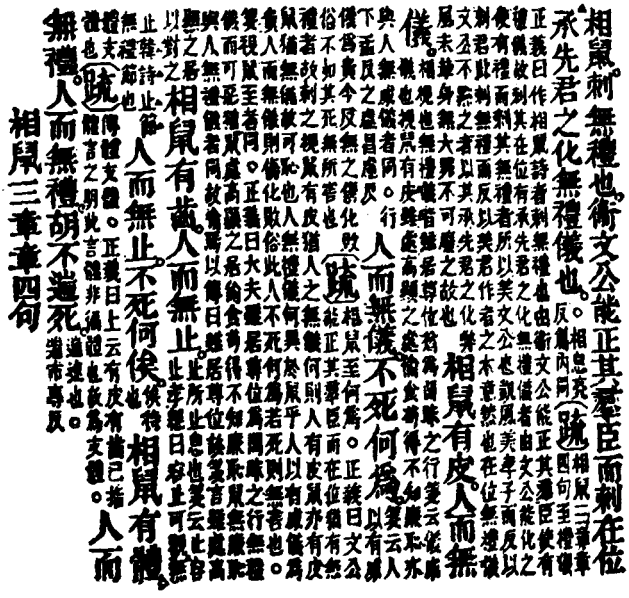
漢代的注解工作主要限於儒家著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爲正統思想,儒家著作也逐漸成爲經典著作。由於語言的發展以及口授、傳抄的錯誤等原因,漢代一般人已經不能完全讀懂。於是有人專門爲它作注解。像毛亨、孔安

國、馬融、鄭玄、高誘、王逸等，都是漢代著名的注解家。他們所做的注解雖然大多是儒家的經書，他們的思想也受到儒家的局限，但由於時代距先秦較近，對這些古籍的字句所做的解釋，直到今天還有很高的參攷價值。

經過幾百年，到了唐代，漢代人的注解在唐代人看起來，又不是那麽容易理解了，於是出現了一種新的注解方法：不僅解釋正文，而且還給前人的注解作注解，這種注解一般叫做"疏"，也叫"正義"。例如現在通行的《毛詩正義》，就包括了《詩經》的注和疏兩種注解，是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傳的"傳"和鄭箋的"箋"當時都各有特定的意義："傳"指闡明經義，"箋"有補充和訂正毛傳的意思。唐人在總結前人注解工作的基礎上，由孔穎達等纂集成《五經正義》，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氏傳》；又有賈公彥的《周禮疏》和《儀禮疏》，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的《春秋穀梁傳疏》，總共九種。到了宋代，又有邢昺爲《論語》、《孝經》和《爾雅》作疏，孫奭爲《孟子》作疏。爲了便於查閱，後人把這些注和疏加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的注音合刊成一部書，這就是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

先秦經書的注解一般都比較難讀。這一方面是注解家數繁多，看法常常不一致，取捨之間，有時很不容易決定；另一方面是因爲注文比較簡略，體例和用語對一般讀者來說比較生疏，要讀懂先秦經書的注解，首先要對它的體例有大致的了解。現以《詩經·鄘風·相鼠》爲例來說明經書注疏的體例（見下頁書影）：

正文之下，前面没有箋云的注是毛傳，如"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之後的注是鄭箋，如："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圓圈之後是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所收漢魏以來各家對正文和注文的注音，如"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原注"雖處



高顯之處”有兩個“處”字，這裏寫明“之處”，可見注的是第二個“處”字的音。）〔疏〕字以下是孔穎達的“疏”。疏的體例一般都是先舉出所疏經文或注文開頭和結尾的兩三個字，用圓圈隔開，然後再疏解。如“‘相鼠’至‘何爲’”，就是指對經文從“相鼠有皮”到“不死何爲”的疏解。“箋‘視鼠’至‘者同’”，就是指對鄭箋“視鼠有皮”到“亦與人無威儀者同”幾句話的疏解。疏的内容一般都很長，這裏舉的例子是比較短的一個。

“相鼠”是一首諷刺當時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的詩，罵他們連老鼠都不如。注和疏的解釋對我們讀懂原文，了解它的思想内容，是有一定幫助的。至於疏中所説“文公（指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則顯然是爲了美化上層統治階級，歪曲了原詩的思想内容。

漢唐人注解古書，一般着重在訓釋字句、加注讀音方面。訓釋

字句最常用的辦法是釋字和串講。上例中"相,視也"、"儀,威儀也"、"俟,待也"等等都是解釋字義。"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與人無威儀者同"都是對原文"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的串講。注疏對原文的釋字和串講常常反映出不同的看法。如上例對"止"字的解釋共有三種:(1) 毛傳:"止:所止息也。"(2) 鄭箋:"止,容止。"(3) 韓詩:"止,節。"這就需要我們根據情況,決定取捨。除釋字和串講外,漢唐人注解古書,也有通釋全章大意的,如現在流傳的趙岐的《孟子章句》,每章之後都有"章指",就是對全章大意的概述。

以上是儒家經書注解的大致情況。漢代注解古書是從經書開始的,後來範圍逐漸擴大,如東漢高誘的《戰國策注》、《吕氏春秋注》,王逸的《楚辭注》,對後世影響都較大。魏晉南北朝,玄學曾經大爲發展,於是有魏代王弼的《老子注》,晉代郭象的《莊子注》;史書方面有吴國韋昭爲《國語》作注。唐人除了爲先秦的儒家經書作疏以外,也爲子書作注,如楊倞的《荀子注》、尹知章的《管子注》(舊題房玄齡);還爲漢以下的其他古書作箋注,如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顔師古的《漢書集注》、李善的《文選注》。隨着漢以後文章風格的改變,注解的内容也有一些變化。

漢代以後的作家一般都喜歡引經據典,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用典成風。注解這些作品時,有必要注明出典。唐代李善給梁蕭統編撰的《文選》作注時,就是以注明典故的來源和某些詞語的出處爲主。例如(原書直排,今改横排。下同):

>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貌。
>
> 説文曰:列,分解也。

這是司馬遷《報任安書》裏的一句話,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詞來自《禮記》(見《禮記·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並轉引鄭玄對這個詞的注釋,對"列"字,則轉引《説文》的解釋。還有些注解是以攷證人名地名和攷核史實爲主,如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就是側重於這方面。注明典故出處和攷證人、地、史事,對我們今天閱讀古書是很有幫助的。有些古書的注解,在攷核史實方面增補了許多後代難得的史料,對研究歷史很有用處,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就有這個特點。

還有一類古書的注解,側重於闡明哲學思想,其中有的是闡明原著中的哲理,也有的在闡明原著哲理時,還從中寄寓了注者的思想觀點。晉代郭象的《莊子注》就屬於這一類。下面以《逍遥遊》中的一句爲例:

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鯤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
此逍遥之大意。

在這句話的注解裏,只用了"二蟲,謂鵬鯤也"一句來解釋字句,其餘的話都是用來闡明"之二蟲又何知"這句話所包含的"自然"、"不爲"之類的哲學思想。

唐代以後,宋代學者也做了不少注解工作。這個時期的注解風格和漢唐大不相同,常常是利用注釋來發揮自己的政治、哲學思想。宋代注解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朱熹。朱熹著有《周易本義》、《詩集傳》、《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楚辭集注》等。他的注解能够吸收漢唐人詮釋字句的長處,比較簡潔明白,平易可通。但是其中不少地方反映出宋代理學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

到了清代,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大爲盛行,一些學者對文字、音韻、訓詁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注解的風格也爲之一變。清代學者注解古書比較重視從材料出發,在方法上也比前人有進步,因而解決了古書中的許多疑難問題,所作的注解大都比較詳盡可靠,但有

一些注解片面地要求無一字無來歷，不免流於煩瑣。古書經過歷代的傳刻，文字往往有譌誤。爲了正確理解原意，就必須校訂這些錯誤。清代學者在校勘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阮元爲《十三經注疏》所作的《校勘記》就是一例。這種校勘記也是我們閱讀古書時需要參攷的。校勘古書有一些專門用語，最常見的有"衍文"和"脱文"。"衍文"簡稱"衍"，也叫"衍字"，是指古籍中因傳抄、刻印誤加的文字。例如(以下引例，全改横排，注釋雙行改單行)：

> 《論語·微子》："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阮元的《校勘記》："漢石經無'行'字、'夫'字。案《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

"脱文"簡稱"脱"(有時作"敓"或"奪")，也叫"奪字"，是指古籍中因傳抄、刻印而脱落的文字。例如：

> 《論語·顔淵》："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阮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本'吾爲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爲'、'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脱字。"

讀古書的舊注，除了熟悉舊注的體例和注解的方法以外，還要對古人作注解時用來解釋字、詞的術語有所了解。比較常用的注解術語有以下一些：

(一) 曰，爲，謂之　使用這三個術語時，被解釋的詞總是放在"曰"、"爲"、"謂之"的後面。這三個術語的作用相同，它們不僅用來釋義，並且用來分别同義詞和近義詞之間的細微差别。例如：

> 《詩經·豳風·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毛亨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
> 《楚辭·離騷》："各興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賢爲嫉，害色爲妒"。
>
> 枚乘《上書重諫吴王》："譬猶蠅蚋之附羶牛。"李善注："《説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

"重"和"穋"是同類糧食作物，"嫉"和"妒"是近義詞，"蚊"和"蚋"是

同義詞。注解家用"曰"、"爲"或"謂之"來區分它們,這三個術語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叫做"。

(二)謂 "謂"和"謂之"不同。用"謂"的時候,被解釋的詞不是放在"謂"的後面,而是放在"謂"的前面。"謂"後面的話往往是用來説明前面詞語所指的範圍或比喻、影射的事物。例如:

《孟子·滕文公上》:"樹藝五穀。"趙岐注:"五穀謂稻黍稷稷麥菽也。"

《荀子·天論》:"強本而節用。"楊倞注:"本謂農桑。"

《楚辭·離騷》:"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美人謂懷王也。"

"五穀"的概念所指不够明確,用"稻黍稷稷麥菽"較具體的概念來注釋它。"本"的概念比較抽象,用"農桑"來注明它所專指的特定含義。"美人"實際上是隱喻楚懷王,王逸在注中指明它所隱喻的内容。這種"謂"字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是指"、"是説"的意思。

(三)貌,之貌 這兩個術語一般用在動詞或形容詞的後面,説明被釋的詞是表示某種性質或某種狀態的形容詞。例如:

《莊子·逍遥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郭象注:"泠然,輕妙之貌。"

《楚辭·哀郢》:"衆踥蹀而日進兮。"洪興祖注:"踥蹀,行貌。"

(四)猶 用"猶"的時候,往往是用近義詞作注,或者是引申義訓釋本義。注釋的詞和被釋詞語的意義并不完全相同,只是近似。例如:

《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預注:"間,猶與也。"

《孟子·梁惠王上》:"直不百步耳。"朱熹注:"直,猶但也。"

"間"和"與"在"參預"的意義上是近義詞,"直"只在用於假借意義時才有"但"的意思。這種"猶"字略等於現代漢語的"等於説"。

(五)之言,之爲言 使用這兩個術語時,必然是用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詞來作注釋,也就是所謂"聲訓"。例如: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

也。”鄭玄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爾雅·釋訓》：“鬼之言歸也。”

《論語·爲政》：“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朱熹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肅”和“蕭”古代雙聲，韻母也相近（“蕭”字從“肅”得聲），“鬼”和“歸”雙聲，韻母也相同，只有聲調的差别；“政”和“正”同音，“德”和“得”同音，用聲訓的辦法作注釋，由於注釋的詞和被注釋的詞意義和聲音都相近，因此很便於記憶。聲訓也是古人尋求同源詞的一種方法，但古人聲訓往往帶有主觀隨意性，牽强附會的地方很多，這是我們應該特别注意的。

（六）讀爲，讀曰，讀若，讀如　這幾個術語都是用來注明音讀的，“讀爲”和“讀曰”一般是用本字來説明假借字。例如：

《莊子·逍遥遊》：“而御六氣之辯。”郭慶藩注：“辯讀爲變。”

《書經·堯典》：“播時百穀。”鄭玄注：“時讀曰蒔。”

“辯”本來是辯論的意思，借作變化的“變”，“時”本來是時日的意思，借作移植的“蒔”。注釋家就在“讀爲”和“讀曰”的後面用本字“變”和“蒔”來説明這種假借字，既注了音，又釋了義。

“讀若”和“讀如”的主要作用是注音。例如：

《楚辭·離騷》：“又重之以修能。”洪興祖注：“故有絶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

《吕氏春秋·重己》：“其爲飲食酏醷也，足以適味充虚而已矣。”高誘注：“酏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

有時，“讀若”和“讀如”也可以是用本字來説明假借字。例如：

《禮記·儒行》：“雖危，起居竟信其志。”鄭玄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信”本是誠信的意思，假借爲屈伸之“伸”，意思是伸展不屈。

“讀爲”和“讀曰”必然是用本字説明假借字，“讀若”和“讀如”

則一般是用來注音，有時也可以是用本字說明假借字。這幾個術語雖然都起注明音讀的作用，但注釋字和被注釋字并非一定完全同音，例如上例中"能"和"耐"，"信"和"伸"，古今都只是音近，"辯"和"變"現代雖然同音，在古代也只是音近。

學習古代漢語，參攷古書的舊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們對這些舊注一定要採取分析的態度，而不能盲目地相信。

首先，這些舊注都産生於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有的距今已近兩千年。這些注解家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封建社會的烙印，他注解古書必然是從自己的立場和思想觀點出發的，其中自然會有許多地方宣揚封建思想和唯心主義，甚至嚴重地歪曲原文的思想内容。例如《詩經》所收的詩歌，大部分是上古各地的民間歌謡，其中有不少是關於戀愛和婚姻的詩，但《詩經》的舊注大都把這些詩歪曲成爲歌頌王公貴族和宣揚封建禮教的詩。當然，他們對這些詩中一些字詞的解釋還有一定的參攷價值。

其次，歷代的注解家，有的取捨無方，往往把異家别説牽附在一起，如魏代王弼解《周易》，梁代皇侃疏《論語》，就是這樣。有的又固執保守，死守"師法"，以訛傳訛，不敢改正，如漢唐人的經書注疏就不免這種弊病，以上兩種傾向都必然要降低注解的科學性。

第三，古人對語言文字缺乏科學的理解，詞義的訓釋常常主觀武斷，牽强附會。一些注解家濫用聲訓的辦法解釋字詞，就是典型例子。此外，還有一些注解家旁徵博引，做一些不必要的煩瑣攷證，清代的某些注解家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嚴重。例如劉寶楠《論語正義》對《論語》第一句"子曰：學而時習之"就注了將近一千字，似乎極爲詳盡，實際上并没有多少實用價值。

總之，我們閱讀古書，不應該完全撇開舊注，一空依傍；也不應該迷信舊注，被古人牽着鼻子走。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不抹煞古人

也不迷信古人,批判地吸收古書舊注中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

(十九)古書的標點問題

古書是不加標點的,讀書時要自己斷句。古人讀書,一句話完了,常常在字的旁邊加一個點或圓圈,叫做"句";一句話没完,但讀時需要有一個停頓,就在字的下面加一個點,叫做"讀(dòu)"。兩者合稱句讀。實際上古人讀書很少用讀,主要是用句,所謂句讀,基本只起斷句作用,和現在通行的標點符號性質很不相同。

古人給古書作注,是不管斷句的。但注文一般都是在應該斷句的地方,因此,只要看見有注文的地方,一般就可以知道這裏應該斷句。但在没有注文的地方,讀者仍舊要自己斷句。許多古書是没有注解的,更需要讀者自己決定如何斷句。

刻書有句讀是從宋朝開始的①。但加句讀的書,終究還是少數。直到清末,一般的書籍仍舊是不斷句的。"五四"以後,陸續出版了一些用現在通行的標點符號標點的古書。解放以來,古書的標點工作更有了很大的發展,像二十四史這樣大部頭的史書,都已經有了標點本出版。但是,我國的古書浩如烟海,已標點的古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其中不免有標點錯誤的地方。因此,了解怎樣標點古書,對閱讀古文是會有很大幫助的。

古代的書籍文章雖然一般不斷句,但古人是很重視句讀訓練的。斷句没有錯誤,就可以證明對文章的理解基本正確;如果斷句有錯誤,那就一定是對文章中某些詞句没有讀懂。例如:

---

① 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監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① (韓愈《師說》)

按照上例的斷句來理解,李氏子蟠所愛好的是古文和六藝經傳,所通習(普遍地學習)的也是古文和六藝經傳,這是不正確的。古文不像六藝經傳有各科,無所謂通習;六藝經傳是當時的必讀書,內容龐雜,也不可能對其中各科都愛好。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

李氏子蟠愛好的是古文,通習的是六藝經傳,這樣才符合韓愈的原意。斷句的人由於沒有讀懂原文,所以才斷錯了句。

但是,斷句沒有錯誤,並不表示對文章的理解一定正確。有時斷句雖然正確,但由於標點符號用得不對,也可以看出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理解文章的意思。例如: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② (《唐語林》卷一)

按照上面的標點來理解,"以其道高"是原因,"居徑山"是結果,介詞"以"就管到"道高"爲止。其實,"道高"和"居徑山"怎麼會有因果關係呢?難道只有"道高"才能"居徑山"嗎?可見,這種標點是錯誤的。正確的標點應當是: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

正因爲他道高,所以稱之爲"長者";因爲他"居徑山",所以稱之爲"徑山長者"。"以"是一直管到"徑山"的。"以其……徑山"是表原因的分句,"時人謂之……"是表結果的分句,這兩個分句間,不能用句號隔斷。

下面再舉一個例子: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①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古文辭類纂》卷二,10頁。標點有錯誤的句子前加＊號,下同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語林》1978年版。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①（諸葛亮《出師表》）

這句話用了三個句號，也就是把全句分爲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勸勉後主的話，第二和第三層意思説的都是自己的心情，但是把主語"臣"放在第二層意思的后半句，文氣顯然很不順。其實"深追先帝遺詔"仍是諸葛亮勸勉後主的話，"臣"字以下，才是説自己的心情。全句一共只兩層意思，標點可改正如下：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由以上三例可以看出，斷句和標點的錯誤，往往是由於對文章的理解有錯誤。學習古代漢語，也應該學會標點古書，這樣有助於提高我們閱讀古書的能力。

正確地標點古書，必須對古漢語的詞彙、語法以及古代文化有比較豐富的知識，有時還需要一些古音韻的知識。這些都必須依靠長年累月積累而成，這裏不可能詳細論述。從標點古書的最基本要求看，首先應該做到標點後的字句都能講得通，其次應該做到標點後每一句話的内容都符合情理，最後還應該做到標點後的語法和語音現象都和古代漢語相符合。下面就從這三個方面分别舉例加以説明。

（一）字句必須能講通。

標點以前，必須真正讀懂原文，不能囫圇吞棗，没有讀懂就斷句標點。要反復考慮標點後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句話是否都能講得通。如果有講不通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因爲標點不正確。下面舉幾個這方面的例子：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大街談巷説。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②（曹植《與楊修

① 中華書局《諸葛亮集》，6頁，1974年版。

② 中華書局1977年版《文選》，94頁。

書》)

如果按照這樣斷句,"相與夫街談巷説"就很難講得通。因此,這樣斷句很有可能不正確。細細體會原文,就會發現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説,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第一句的意思是:"現在把我少年時代所寫的辭賦一篇送給你"。"往"是送去的意思,"與"是給予的意思。不了解這兩個字的意思,對全句的意思也無法理解,未理解之前就草率斷句,自然會發生錯誤。

*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① (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顧藉"義近"顧惜"、"愛惜",標點的人没有懂這個詞的意思,在"貴重"之後斷句,讓"顧藉"連下句,結果無法講通。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

更嚴重的是,標點的人對一段話的意思都没有理解,就亂加標點,結果全段的意思都無法講通。這往往是由於不了解句中某些詞的意義,或者缺乏古代某方面的文化常識。如果標點以前先弄懂這些詞義,對這方面的常識作一些了解,就不會這樣胡亂標點了。例如:

* 晝居外次,晨門曰:"有九疑生持一刺來謁,立西階以須。"生危冠方袂,淺拱舒拜,且前致詞稱。贊其文,頗涉獵前言。② (劉禹錫《送魯周儒赴舉詩引》)

這一段話是説有一個書生求見劉禹錫,拿自己的文章請劉禹錫看。

① 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簡編》《韓昌黎集》下六,70頁。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劉禹錫集》。

但爲什麽把送文章稱爲"贊其文"？尤其不好懂的是什麽叫"致詞稱"？恐怕標點者自己也説不明白。原來這裏的標點弄錯了。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且前致詞稱贊，其文頗涉獵前言。

因爲"稱贊"是一個詞組，指賓客初次見主人時送禮物。這裏就指送上自己的文章，下面就説他的文章多引用古事。標點者因爲不懂"稱贊"的意思，就把文章點得不可理解了。

下面的例子兩種標點都是錯誤的，都使得全段的意思無法理解。

* 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①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七）

* 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②

《史記》原文的意思是：牽牛星代表祭祀用的犧牲。它的北面是河鼓星。河鼓共有三星，其中的大星代表上將，左右兩星代表左右將。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對此注解得很明白："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因此，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這段文字看去好像是涉及古代天文知識，不容易標點，其實只要肯於翻閱《史記》原文，看看張守節的《正義》，就可以標點正確，更不至於像上舉第二種錯誤標點那樣，把《史記》原文"左右將"三字放在引號之外了。

---

①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苕溪漁隱叢話》。

②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年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48 頁。

(二) 内容必須符合情理。

有時,標點出來的句子似乎講得通,但從句子本身,或是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這樣標點所表達的内容或是本身就不符合情理,或是和上下文的意思矛盾。這樣的標點自然仍是不正確的。這種標點錯誤是比較常見的,不細心觀察,就不容易發現。例如:

* 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①(《資治通鑑》卷二十)

按照這樣標點,"遣使報漢"和"請以張耳王趙"的是燕國。燕國爲什麽要請立張耳爲趙王呢?當時燕與漢處於敵對關係,且燕弱漢强,燕國又憑什麽提出這種要求呢?這是不合情理的。《資治通鑑》的這一段話出自《史記》(見本書上册所選《韓信破趙之戰》),原來,"遣使報漢"和"請以張耳王趙"的是韓信。標點者没弄清主謂關係,因而使得内容不合情理。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下面再舉兩個例子:

*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②(《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按照這樣標點,"收不售與欲得"很不好講,"不售(賣不出去)"可以由官府收,"欲得(想要得到)"怎麽可能也由官府收呢?《資治通鑑》這幾句話引自《漢書·食貨志下》,顔師古《漢書》注説得很清楚:"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也引用了顔注。)可見"與"是"給與"的意思,而不是"和"的意思,正確的標點應該是"收不售,與欲得"。

① 中華書局 1956 年版《資治通鑑》,329 頁。(1976 年版已改正。)

② 中華書局 1956 年版《資治通鑑》,1181 頁。(1976 年版已改正。)

＊諸壘相次上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①（《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六）

按照這樣標點，戰敗的兵士爭着投水是爲了尋死，這是不近情理的。兵士投水是爲了逃命，淹死並不是出於自願。"投水"之後應加逗號："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有時候，標點錯誤使得内容不合情理，並不是從一兩句話就可以看出來的，必須結合上下文細心比較，才能發現。例如：

＊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②（《左傳·鞌之戰》）

這是《左傳·鞌之戰》的一段故事。綦毋張喪失了自己的兵車，請韓厥讓他搭車。他站在韓厥的左邊和右邊，韓厥都用肘撞他，讓他站到後面去。上例的標點把"從左右"放在引號内，作爲綦毋張的話，很難講通；再結合下文"皆肘之"來看，"皆"字也變得没有着落。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

下面再舉兩個例子：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③（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雖可講通，但下文"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意思無法和上文連接，"比"字變得没有着落，"落陷穽"也好像只是"不相識"的結果。這都可以證明標點一定有問題。通觀全段，應該這樣標點：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比"是相比的意思，"如毛髮比"等於説跟毛髮一樣。"落陷穽"和

① 中華書局1956年版《資治通鑑》，4572頁。（1976年版已改正。）
② 王伯祥《春秋左傳讀本》250—251頁。
③ 中國青年出版社《歷代文選》下册，56頁。

"不一引手救"相連,就不至於誤以爲和"不相識"相關了。

* 徐羡之起自布衣,……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①(《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九)

這段標點,問題出在"頗工弈棋、觀戲"這一句,首先,"頗工觀戲"費解,"觀戲"和"弈棋"不一樣,無所謂工拙。其次,既然"頗工",下文又説"常若未解",前後矛盾。"當世倍以此推之",是推崇他"頗工",還是推崇他"常若未解"呢?其實"觀戲"是指觀人弈戲,也就是看人下棋,自己"頗工弈棋",可是看人下棋時不顯露,正是上文"不以憂喜見色"的具體説明,因此下文才説"當世倍以此推之"。這一句的標點應該改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

(三)必須符合古代語法和音韻。

我們標點的是古文,這就要求標點必須符合古代的語法規律和虚詞用法;如果標點的内容有押韻的地方,還必須和古代音韻相符。這也是衡量標點是否正確的一個重要標準。古人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問題。例如《論語·鄉黨》中有這樣幾句話,一般都是這樣斷句的:

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陸德明《經典釋文》説:"一讀至'不'字絶句。"按照這種説法斷句,有兩種可能性:

* 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 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王若虚在《滹南遺老集》卷五"論語辨惑"中曾批評這種斷句。他説,這樣斷句,意謂"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爲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其於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況未高乎!"王若虚的意見

① 中華書局 1956 年版《資治通鑑》,3742 頁。(1976 年版已改正。)

無疑是正確的。古代漢語没有這種在疑問語氣詞後面再加"不"字的疑問句,也不用"不"作爲單詞句表示否定。這個例子還可以説明,標點也是有政治傾向性的,爲了證明"聖人"並不賤畜,不惜歪曲語法事實,主觀推求義理,這樣的標點,是不可能正確的。

《老子》中有一段話,一般都是這樣斷句的: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清畢沅根據《周禮·考工記·輪人》鄭玄注"利轉者必轂以無有爲用也",認爲《老子》這段話應該改在"有"字斷句: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後來也有人相信畢沅的説法①。其實畢沅是錯的。楊樹達説:"'無有'爲句,'車之用'句不完全。畢説可酌。"楊樹達的意見是對的。"車之用"在古代不能單獨成句。(《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並没有單獨成句,而只是"和爲貴"的主語。)如果需要單獨成句,一般要在後面加上"也",成爲"車之用也"。《老子》原文後面並没有"也"字。按照畢沅的辦法斷句,前面的"當"字也没有着落。畢沅的根據是鄭玄的注。鄭玄這話未必是引自《老子》,如果是引自《老子》,鄭玄也錯了。

掌握古代虚詞的用法往往能幫助我們判斷標點是否正確。例: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② (《左傳·襄公三年》)

在古代漢語裏,"也夫"兩字確實常常在句尾連用,表示感嘆。如《論語·憲問》:"莫我知也夫!"但《左傳》這個例子不是這種情況,因爲"夫"字之後還有"唯"字,古代"夫唯"也常常連在一起用於句首,後面往往還有"故"或"是以"和它相應。《左傳》這個例子顯然屬於

① 朱謙之《老子校譯》,27頁。

② 王伯祥《春秋左傳讀本》,319頁。

這種情況。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建一官而二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

從語氣上看，"夫"之前的話只是一般的判斷，並没有帶感嘆色彩，也不應該用"也夫"煞句。

《左傳·昭公十六年》中的一段話，有些人是這樣斷句的：

* 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左傳·昭公十六年》）

這是孔穎達給《左傳》作疏時批評服虔的一處斷句。他説："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孔穎達批評説："尚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孔穎達是對的，因爲"字小之難"不成句。正確的標點應該是把"事大"後面的標點去掉。我們如果把上下句仔細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不能事大字小之難"和"無禮以定其位之患"結構是相同的。全句的意思是説：治理國家並非難在不能事大字小，而是擔心無禮以定其位。服虔的斷句不合語法，所以是錯誤的。

不懂音韻，也可能引起句讀的錯誤。雖然這種錯誤比較少見，但也應該注意。例如：

* 趙王餓，乃歌曰："諸吕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吁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漢書·高五王傳》）

這是顔師古注《漢書》時的斷句。他在"何故"下作注説："謂不能明白也。"在"自賊"下又注："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他的意思，大概是認爲"故"與上面的"惡"，"寤"押韻，所以應該斷句。其實這是不對的。正確的斷句應該是"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國"和下文"直"、"賊"押韻。從文意看，"我無忠臣兮何故"顯然也不大講得通，而且整首歌在"兮"字後面的都是四個字或三個字的一個句子，照顔師古斷句，這一句在"兮"字後只有"何故"二

字,也與整首歌的文例不合。

下面再舉一個例子:

*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①(《史記·淮陰侯列傳》)

這是蒯通勸説韓信反漢一段話中的最後幾句。按照這樣標點,"時乎,時不再來"雖可勉强講通,但蒯通勸韓信當機立斷的緊迫語氣完全没有表現出來。如果知道上古"時"字和"來"字同屬一個韻部,可以押韻,就會發現這兩句其實是韻文,正確標點應該是:"時乎時,不再來!"這樣不但語句通順,而且蒯通勸説韓信時的神情語氣便躍然紙上了。

從上邊所舉各方面的例子看來,古書的標點問題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明顯的錯誤很容易看出來,但多數情況是需要仔細玩味文意,才能判斷標點是否正確的。不但現代人標點的古書常常有錯誤的地方,就是古代注疏家,對某些文句也往往有不同的句讀法,我們必須具備審辨的能力,不可盲從一家。當然,有時兩種標點甚至兩種斷句都可以講得通,這就應該屬於百家争鳴的範圍,不必强行斷定誰是誰非。總之,正確地標點古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必須具備比較豐富的古漢語各方面知識以外,還必須多讀古書,經常實踐,這樣才能逐步做到標點正確,或者基本正確,閱讀古書的能力也就隨着會有較大的提高。

(二十)古漢語今譯問題

把古代作品譯成現代漢語是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國古籍浩如烟海,文字難懂,大多數人不可能閱讀原作,只需要瞭解一下原作的内容,直接讀今譯就行了,這是實際工作的需

① 中華書局《中華活葉文選》合訂本(四),289頁,1962年。

要。而且文化遺産需要一代一代流傳下去,作爲發展民族文化的滋養,今譯是人們吸收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徑之一。古文今譯是一項關係到子孫後代、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工作。

從培養閱讀古書能力來説,今譯也是一種輔助手段。初學古漢語時,閱讀能力低,單靠注解,往往還不能讀懂原文;通過譯文,可以比較迅速全面地掌握原文的思想内容和寫作特點。當然,學習古代漢語要切忌單純依賴譯文而不認真鑽研原文的作法。那樣,容易犯囫圇吞棗的毛病,閱讀古文的能力得不到提高。至於在學習古代漢語過程中,適當做一些古漢語今譯的練習,却是很有必要的;因爲今譯是提高閱讀古書能力的一項綜合練習,是我們所學到的古漢語詞彙、語法、修辭等各方面知識的綜合運用,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掌握古代漢語的特點和透徹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同時,還有助於我們提高運用現代漢語的能力。

究竟應該怎樣把古代作品譯成現代漢語呢?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在外文翻譯方面曾提出過"信"、"達"、"雅"三點要求。他説:

>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而外,求其爾雅。(《天演論·譯例言》)

"信"、"達"、"雅"三者是互相聯繫的,而又各有側重。所謂"信"是指譯文要忠實於原文,所謂"達"是指譯文要通暢明白,所謂"雅"是指譯文要典雅優美。嚴復是對外文漢譯提出的要求,拿來要求古文今譯也是完全適用的。"信"、"達"是基本要求,而"雅"則是譯文追求的目標。本書古漢語常識部分談到古漢語語法和詞彙時也涉及到一些今譯問題,但是主要是從對比古今語法和詞彙異同的角度談的。本節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談一談古漢語今譯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

一、準確地理解原文，并用規範的現代漢語譯出來

準確地理解原文，是今譯的基礎。理解首先要反復通讀全段或全篇，做到掌握全段、全篇的内容、意旨；同時更要弄懂每個詞語的含義和每個句子的結構。絶忌掉以輕心，似懂非懂就動手翻譯。如果連原文的意思都没弄清楚，詞語的含義都理解有誤，自然就談不到用現代漢語準確地表達了。例如：

射其右，斃於車中。（《左傳·鞌之戰》）

〔譯文：又射他車右的人，那人死在車中。〕

孤立地看，譯文似乎没有問題；但是後文有"韓厥俛定其右"，意思是説韓厥彎下腰把那個車右放穩當。晉杜預説："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穩之。"這説明車右並没被射死，而是被射中倒仆車中，所以要放穩當，免得掉下車去。譯者在這裏不了解"斃"字在先秦没有"死"的意義，又没聯繫前後文並參考古注來思考，因而用後代的意義去翻譯"斃"，自然就錯了。又如：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譯文：怨恨心中想做的事尚未完成，如果在耻辱中離開人世，我的文章著述便不能表明於後世。〕

譯文把"恨"、"鄙陋"都譯錯了。上古漢語中"恨"是"遺憾"的意思，"鄙陋"是"卑賤無知"的意思，"没世"等於説"過完一輩子"，"鄙陋没世"等於説"默默無聞一輩子"。譯得比較正確時應該是："遺憾的是個人的心願還没實現，默默無聞一輩子，因而文章著述不能流傳於後世。"再如：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軾《赤壁賦》）

〔譯文：可以舞弄深淵中潛藏的蛟龍，可以哭泣孤舟中的寡婦。〕

這裏譯者不僅没有掌握全段意旨，也對句式缺乏正確理解。因爲

兩句不是一般動賓關係,而是一種使動的句式,"舞"和"泣"都用作使動。正確的譯文應該是:"能够使深淵中潛藏的蛟龍起舞,孤舟中的寡婦啜泣。"

對古文的原意有了正確的理解後,還需要能用現代漢語正確地把它譯出來,也就是説,譯文的用詞造句要符合現代漢語的規範。有的譯文在這方面注意不够。例如:

姜氏何厭之有?(《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譯文:姜氏有什麽滿足?〕

這種譯法是忠實於原文的,詞語和句式都是按古今對應來直譯的;但是現代漢語却没有這樣的説法,讀起來使人感到語意含混,没有真正表達出原文的意思。這就需要靈活處理,採取意譯的辦法,譯成"姜氏哪能滿足呢"或者"姜氏哪裏滿足得了"。又如:

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史記·鴻門宴》)

原文"毫毛不敢有所近"是"秋毫無犯"的意思,有人把它譯成"秋毫不敢沾染",這就不妥當。因爲在現代漢語裏,"沾染"是帶貶義的,只有接觸壞事物才説"沾染","秋毫"在這裏是不能説沾染的。由於詞語搭配不當,自然就影響對原文意思的表達。

準確地理解原文,用規範的現代漢語把它譯出來,這是古文今譯的總原則。

二、爲了忠實於原文,能對譯時應盡可能對譯

現代漢語是古代漢語的繼承和發展,古今漢語雖有不少差異之處,但是也有更多相同之處。因此,在今譯的時候,常常可以一句對一句,甚至一個詞對一個詞地翻譯。例如:

吴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史記·陳涉起義》)

〔譯文:吴廣平常愛護别人,士兵中很多願意爲他出力的人。將尉喝醉了,吴廣故意多次揚言要逃跑,使將尉忿怒,讓他侮辱自己,用

來激怒衆人。〕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墨子·非攻》）

〔譯文：公輸盤替楚國製造雲梯一類的器械，造成了，準備用來攻打宋國。先生墨子聽說了這件事，從齊出發，走了十日十夜到了郢都，見着公輸盤。〕

這兩個例子的譯文和原文的句法結構基本相當，詞序大都相同，用詞也大致是一對一的關係，是採用的相當嚴格的直譯方法。這種譯法能保持原文用詞造句的特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語言風格。一般説來，能够這樣對譯的地方就應該這樣對譯。有的譯文在這方面就注意的不够，譯法過於靈活，明明可以直譯的地方却做了不必要的用詞或造句上的增删或更動。例如：

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柳宗元《封建論》）

〔譯文一：没有經過幾年而秦朝對天下的統治即告崩潰。〕

〔譯文二：没有幾年就天下大亂。〕

譯文一的"經過"和"秦朝對天下的統治"都是原文所没有的，這種譯法還没有譯文二準確簡潔。又如：

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韓非子·五蠹》）

〔譯文一：希望再撿到碰死的兔子，結果當然不能再得到兔子，這件事却成了宋國的一個笑話。〕

〔譯文二：希望再得到兔子，兔子是不會再得到的，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所嘲笑。〕

譯文一對原文的用詞造句做了相當大的增删和更動，譯文二基本上採用了直譯的方法。比較起來，譯文二當然要比譯文一更能準確地表達出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語言風格，譯文一作了不必要的增删和句式更動，没能準確地表達原文的意思。再如：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莊子·逍遥遊》）

〔譯文一：風所積蓄的力量如果不雄厚，那麽它就没有力量負荷龐

大的翅膀。所以，鵬高飛九萬里，就是因爲大風在它的下面！有了大風之後，才能像現在這樣，使大鵬憑着風力背負着青天而無法遏止地飛翔着；有了大風之後，才能像現在這樣使大鵬計劃着飛向南海。〕

〔譯文二：風的强度如果不大，那麽承負巨大翅膀就没有力量。所以鵬飛九萬里，那風就在它的下面，然後才乘着風力，背負青天而没有阻礙，然後飛往南海。〕

譯文一看上去似乎也譯得流暢生動，但是由於没有注意句法結構的對應，造成主謂更换，（"其負大翼"本是主語，"無力"本是謂語），因果顛倒（"九萬里"本是因，"風斯在下"本是果），句子層次混淆（"而後乃今培風"與"背負青天"不在同一句子層次中），當然不能準確表達原文的意思。譯文二採用直譯的方法，注意了原文的句法結構，表達就比較準確。只有"莫之夭閼"和"今將圖南"譯得比較靈活，請對比本書文選的注釋，我們是從對譯出發串講的，可能更有利於讀者準確理解原文。

三、遇到不能對譯的地方，要妥善處理

古今漢語比較，有同的一面，也有異的一面。異的一面是：詞語有所不同，詞語的搭配有所不同，句子結構有所不同，表達方法有所不同。碰到這些不同的地方，今譯就會有一定的困難。怎樣解决這些困難，是今譯面臨的主要問題。

首先説到詞語的問題，由於古今社會生活的變化，古漢語中的詞，並不是在現代漢語中都能找到適當的詞和它相對應的。這就需要靈活處理。例如：

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史記·鴻門宴》）

〔譯文：項羽大吃一驚，按劍跪起大聲而問："來客是什麽人？"〕

古人席地而坐，坐的姿勢是：兩膝着地，脚背朝下，臀部坐在脚後跟上。現在日本、朝鮮還保留這種坐法。如果將臀部抬起，上身挺

直，這就叫"跽"，是一種準備站起來的姿勢，項羽原本坐着，突然見樊噲闖入，怒目相視，於是警惕起來，握住劍挺直腰準備站起來，以防不測。段玉裁説："係於拜曰跪，不係於拜曰跽。"(《説文解字注·跽》)因此，"跽"和"跪"的姿態雖然相似，但内含並不一致，我們顯然不能用"跪"來譯"跽"。這裏的"跽"只能解釋爲"雙膝着地，上身挺直"，而全句最好譯爲："項羽握住劍把直起腰來問道：'來客是幹什麽的？'"又如：

高臺芳榭，家家而築。(《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臺"和"榭"是古代的園林建築。"臺"是一般的高臺，"榭"是建築在臺上的一種房屋。但是"榭"在現代漢語中找不到相應的詞，如果把"榭"譯作"築在臺上的一種房屋"，譯文又顯然太笨拙。這種情況，我們只能找一些現代漢語中和它相近的詞語來意譯，全句可譯爲"高聳的樓臺、幽雅的亭閣，家家都建築。"再如：

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同上)

觸龍在這裏把自己的死稱爲"填溝壑"，這是自謙的説法；把趙太后的死稱爲"山陵崩"，這是委婉的説法。它反映了當時社會制度等級森嚴的情況，現代没有這樣的等級區别，翻譯時只需用大體相近的詞語來譯。例如把"填溝壑"譯作"死去"，把"山陵崩"譯作"百年之後"。

虚詞主要是表達語法意義的，在翻譯時，更需要細心體會它所表達的語法意義，結合上下文，選擇現代漢語中適當的詞或詞組來翻譯，而絶不能簡單地認爲古代漢語某個虚詞就等於現代漢語的某個詞，不論在什麽句子中，就拿現代漢語的這個詞去對譯。例如：

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論語·先進》)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列子·湯問》)

三個例句中都用了語氣副詞"曾",它是用來加强語氣的。例一可以譯作"竟",全句可譯爲"我以爲您是問别的人,竟是問仲由和冉求呀。"例二却不能譯作"竟","曾不能"應譯作"一點兒也不能",全句可譯爲:"老臣患了脚病,一點兒也不能快走。"例三應譯作:"到極點了,你的不聰明!像你這樣年老力衰,連山上的一根毛草都銷毁不了。"這裏"曾"要用"連……都……"式來表示。

還應當注意:不要把古代的一些名詞概念隨意改爲現代名稱,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詞來翻譯,更不應把它"現代化"。例如:

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資治通鑑·李愬雪夜下蔡州》)

〔譯文:令他掛着刀巡邏警衛,自由出入司令部。〕

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荀子·勸學》)

〔譯文:再也伸不直,是熱處理把它弄成那樣子。〕

例一把"帳"譯爲"司令部",這是過於現代化了。"帳"可譯作"營帳"。例二"輮"通"煣",是用火烤木材使它彎曲;把它譯成"熱處理",顯然是不當的。且不説春秋戰國時代有没有"熱處理"的概念,就是有"熱處理"的今天,人們也不會把烘烤木頭稱之爲"熱處理"的。

詞語的搭配,古今也有不同。古文中有些句子,就單個的詞語來看,並不難翻譯,但逐個譯成現代漢語的詞語後,連成句子却是不通的,這就是因爲古今詞語的搭配不同的緣故。例如: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陶淵明《桃花源記》)

"芳"是"芬芳","鮮"是"鮮嫩","美"是"美麗"。但連起來,"芬芳的草鮮嫩美麗",現代漢語中却是不能這樣説的。現代漢語中没有"芬芳的草"這種説法,也不能説"草鮮嫩"或"草美麗"。因此,必須採用一種比較靈活的譯法,比如譯成"芳草青翠可愛"。又如:

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

"怡然"是"安適愉快的樣子"。但是,如果把句子譯成"安適愉快地自個兒快樂",那就不通了。古漢語中,"怡然自樂"這種格式很普

通，比如“莞爾而笑”、“喟然而嘆”、“熙熙而樂”，前面的形容詞就是後面動作的狀態。“莞爾”就是微笑貌，“喟然”就是嘆息貌，“熙熙”就是和樂貌。現代漢語中没有這種格式，所以前面的形容詞一般不用翻譯出來。斟酌情況，可以靈活處理。本例就可翻譯爲“老人小孩，都很安適快樂。”“夫子莞爾而笑”（《論語·陽貨》），就可以譯成“孔子微微地笑着”。再如：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諸葛亮《出師表》）

“開張”是“擴大”的意思，“聖聽”指皇帝的聽聞。但是把它連在一起，譯爲“擴大皇帝的聽聞”，却是不通的。因爲現代漢語中只説“擴大……視野”、“擴大……範圍”，而不説“擴大……聽聞”。因此，翻譯時要根據現代漢語詞語搭配的習慣略加改變，譯成“擴大皇帝聽聞的範圍”，或者改爲意譯：“廣泛聽取羣臣的意見。”還如：

諾，恣君之所使之。（《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恣”是“任憑”，“君之所使之”是“你支使他的方法”。但把整句譯爲“任憑你支使他的方法”却是不通的。因爲現代漢語中“任憑”後面要求的是一個謂語性結構，而“你支使他的方法”却是一個名詞性結構。因此，譯文也要略加改變，譯爲“任憑你怎樣支使他”。

在古文今譯時，有時需要改變原來的句子結構。這又可分爲兩種情況。

一種是古漢語中某種句子結構，在現代漢語中不使用了，在譯成現代漢語時，當然要改變原來的句式。例如：

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其講之精矣”如果按原來的結構直接譯出來，應該是“他們考慮這件事很周到了”。但這是不通的。因爲“講之精”的結構是“動詞＋賓語＋補語”，這種結構在古漢語中是常見的。但是，在現代漢語中，補語要緊接在動詞後面。所以譯文就要改變結構，譯爲“他們考慮這件事考慮得很周到了”，或“他們把這件事考慮得很周到

了"。又如：

赤也爲之小，執能爲之大。(《論語·先進》)

"爲之小"和"爲之大"都是雙賓語結構。在現代漢語中也有雙賓語結構，但用的不如古代漢語普遍。所以，古代漢語中有些雙賓語結構可以照原來的結構譯出來。例如："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可以譯爲"莊公告訴他事情的緣故，並且告訴他自己後悔的心情。"但是"爲之小"、"爲之大"却不能譯爲"做諸侯小相"、"做諸侯大相"，而必須改變句子結構，譯爲"給諸侯做小相"、"給諸侯做大相。"

另一種情況是：古代漢語中某種句子結構雖然現代漢語中也還存在，但是在現代漢語中，這種意思却通常用另一種句式來表達。這時，也應該依照現代漢語的習慣，在譯文中改用另一種句式。例如：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莊子·逍遥遊》)

這裏"水之積"是"名＋之＋動"作主語，"不厚"是謂語。照原來的句子結構直譯，應該是"水的聚積不厚"，這是符合現代漢語語法的，但是顯得很别扭。更常見的説法是"水聚積得不厚"，即用"名詞主語＋動詞＋得＋補語"的結構來表達。顯然，在翻譯時應該採取後一種結構。

古代漢語的表達有不少不同於現代漢語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主語常常省略，而且不少是主語發生了變换。例如：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左傳·鄭伯克段於鄢》)

三個句子的主語都省略了，而且是三個不同的主語：第一個句子的主語是"姜氏"，第二個句子的主語是"莊公"，第三個句子的主語是"人(人們)"。今譯時必須把主語都補出來，否則是不容易看懂的。

在對話中，古漢語中也常省略主語和"曰"字。例如：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　)"許子必織布

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孟子·許行》)

一、三、五、七處"曰"字前省略了主語"陳相",第二處和第四處省略了"孟子曰",第六處省略了主語"孟子"。今譯時,一般都應該補出,否則既不通順,也使人看不懂。

另一種情況,同這相反:有時爲了表示強調,有意地採用排比的句式,把幾個同義或近義的詞重複使用。例如: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賈誼《過秦論上》)

這裏"天下"、"宇内"、"四海"、"八荒"是同義詞,"心"、"意"是同義詞,"席卷"、"包舉"、"囊括"、"併吞"意義相近。翻譯時爲保持原文的氣勢,應當盡可能保留原文排比的句式,但也可以適當地把某些同義詞加以歸併。有的把它譯爲:

他們懷着席卷天下、征服列國、控制四海、吞併八方的雄心。

仍然保留着四個動賓結構,用了"天下"、"列國"、"四海"、"八方"四個同義詞,但是把"意"和"心"合在一起,譯爲"雄心",這樣的譯法,是比較妥當的。又如:

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戰國策·趙策三》)

這裏"爭"和"辯"是同義詞,"急"和"疾"是同義詞,而且在現代漢語中"爭"和"辯"已合成一個詞,原來説"疾"的都説成"急"了。在這種情況下,再要保持原文的排比句式,分作兩句譯,就比較困難。有的譯爲"鄂侯爲這件事急忙諍諫,極力辯護",但"辯護"和原文的"辯"意思離得太遠。遇到這種情況,與其以辭害意,還不如將兩句合成一句,譯爲"鄂侯爲此爭辯得很急。"

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古漢語所特有的,在現代漢語中一般已不使用。例如: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諸葛亮《出師表》)

這是所謂"並提",即"郭攸之、費禕"承"侍中"而言,"董允"承"侍

郎"而言。這種表達法在現代漢語中已經基本上不採用。所以,在翻譯時就要改變原文的表達方式,譯爲"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這樣才不至於引起誤解。

四、在準確表達原文意思的基礎上,應努力保持原文的語言風格

把原文的意思準確地表達出來,是譯文的基本要求;而保持原文的語言風格,則是譯文追求的目標。由於時代的差異,語言系統的變化發展,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表達方式有很大不同,要完全傳譯原作的語言風格是很困難的;但是,古今漢語是同一民族語言的不同發展階段,基本特徵是一致的,努力保持原文的語言風格又是完全可能的。嚴格地講,所謂保持原文的語言風格,只不過是準確性的最高要求罷了。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忠實於原文,不僅忠實於它的內容,而且也忠實於它的語言形式,不隨便發揮,不添加不必要的字句,也不漏譯必譯的語言成份。在這方面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注意,這裏只能簡要地談幾點。

首先,我們知道,古今的語氣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在翻譯時一定要注意原文的語氣,盡量用現代漢語把它表達出來。例如:

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柳宗元《封建論》)

〔譯文一:周朝敗亡的原因,不外乎這個罷了。〕

〔譯文二:周朝所以滅亡的原因,大概就在這裏了。〕

結合原文的上下文來看,柳宗元對"周之敗端"確實是做了很肯定的解釋,從這一點看,譯文一的譯法並沒有錯。但是,柳宗元在這裏是用一種推測語氣來表達這種肯定解釋的。譯文一沒有把這種語氣表達出來。譯文二把原文的語氣表達出來了,更加準確,也更加生動。又如: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

〔譯文一:今天假使誰要用古代先王的政策來統治現代的人民,那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樣愚蠢。〕

〔譯文二:今天還想用先王的一套辦法來統治當代的人民,就都是守株待兔一類的人。〕

原文"皆守株之類也"語氣比較含蓄有力,譯文一把這句譯成"那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樣的愚蠢",意思並没有錯,但加上原文没有的"跟……一樣的愚蠢"這些詞語,把原文的含義完全點明,没有保持原文的含蓄簡練,意在言外的語氣。比較起來,譯文二更能表達原文的語氣。再如:

惡! 是何言也! (《孟子·公孫丑上》)

〔譯文一:哎! 這是什麽話!〕

〔譯文二:哎! 這是什麽話呀!〕

這裏語氣詞"也"除了表示判斷語氣外,還帶有比較強的感情色彩,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啊"、"呀"等。譯文二用"呀"對譯原文的"也",更能把原文的語氣傳譯出來。

其次,修辭手段是構成語言風格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包括修辭格的運用、詞語的斟酌、句式的選擇。例如: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史記·陳涉起義》)

〔譯文:唉,燕子和麻雀哪裏能够知道大雁和天鵝的志向呢!〕

頭髮上指,目眦盡裂。(《史記·鴻門宴》)

〔譯文:頭髮上豎,眼角都張裂了。〕

例一是比喻,例二是誇張,直接譯成現代漢語,它的修辭色彩、語言風格一點也没有改變。又如:

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吕氏春秋·重言》)

〔譯文一:管仲説:傳播攻打莒國消息的人是你吧?"〕

〔譯文二:管仲説:"是你嗎,説要攻打莒國的?"〕

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左傳·鞌之戰》)

〔譯文一:韓厥拿着絆馬索走向前,對齊侯行體,獻上了酒和玉璧,

說:"……我正好在軍隊服役,不能逃避。我是晉國的武士,只好把你抓起來。〕

〔譯文二:韓厥拿着馬韁繩站到齊頃公的馬車前,拜了兩拜又叩頭至地,然後捧起酒杯加上一塊玉璧獻上,說:"……下臣不凑巧,恰好碰上了您的兵車,沒有可以躲開的地方,而且怕逃開躲避對敵國國君和您都不恭敬。下臣勉強當了一名武士,雖然愚笨無能,但人手缺乏,只好擔當這個任務,叫你委屈一下吧!"〕

例一是寫齊桓公同管仲在臺上商量攻打莒國,東郭牙根據自己的分析把這件事傳播開了。管仲要找傳播消息的人,估計是東郭牙。這是把東郭牙找來後管仲的第一句話。原文用了倒裝句,表現了當時管仲有些惱火並急迫想知道究竟的神情口氣。譯文一改變了倒裝的修辭方式,自然不如譯文二準確生動。例二韓厥的一通話是外交辭令,使用了很多委婉的修辭手段,譯文一是意譯,只表達了原文的大意;譯文二基本上是直譯,保存了原文的修辭手法,除第一句外,比譯文一都更加準確,同時也保存了原文的語言風格。

排比句古今都用,但是一般來說,古代的文章中用得更多。由於語言的發展變化,要把這些排比句都譯成現代漢語的排比句,是相當困難的。不過,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還是應該字斟句酌,在譯文中把這一特點反映出來。例如: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出師表》)

〔譯文一:只想在亂世中苟全性命,并不企圖飛黃騰達,使名聲傳播到諸侯之中。〕

〔譯文二:只求在亂世裏苟全性命,不想在諸侯中顯身揚名。〕

譯文一忽視了原文排句鏗鏘有力的特點,只重意譯,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詞句,未能保存原文的風格。譯文二用排比句進行對譯,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語言形式看,都是比較接近原文的。又如:

清泠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譯文一:那明靜的景色,潛潛的泉聲,使人耳目舒暢,而那空靈幽靜

的境界，更令人心曠神怡。〕

〔譯文二：溪水清涼的景色躍入眼簾，潺潺的水聲傳入耳中，恬淡空虛的境界融入神思，深沉而幽静的氣氛沁入心靈。〕

柳宗元的這一段文字，句式整齊，意境深遠，文字生動，用一個"謀"字，把小丘周圍的景色和人們的主觀感受融爲一體的情景表達得非常充分。但是要把它準確而生動地譯成現代漢語，確實很不容易。譯文一只譯了這段話的大意，而未能保持原文整齊的排比句式，也未能傳達出原文中"謀"字所蘊含的意思。譯文二不但求準確，而且求生動，保持了原文整齊的排比句式，而且分别用"躍入眼簾"、"傳入耳中"、"融入神思"、"沁入心靈"來翻譯"與目謀"、"與耳謀"、"與神謀"、"與心謀"，較好地體現了原作用"謀"字的意圖。

古文今譯，要達到準確、通暢，已不容易，要達到典雅優美，自然更難；但是只要下功夫，認真推敲，譯文生動的要求也是可以達到的。而這樣譯出來的文字，必然會比那種僅僅表達了原文大意的譯文優美得多。

（二十一）古代的文體

古今文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即使相同的文體，其形式、特點也古今有别。如古詩和新詩，同屬韻文，而形式却很不一樣。另有一些古代文體，現在已經死亡，但它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内却曾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我們今天在整理、研究或閱讀古籍時，還有可能要接觸這些文體，如駢體文和某些應用文等。所以，我們學習古漢語時，需要明辨古代的文體。了解古代文體的特點及其演變情況，有助於提高閱讀古文的能力。

我國的古籍，浩如烟海，文體的發展也有非常悠久的歷史，究竟應當怎樣來劃分文體的種類呢？依標準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分

類法。曹丕是最早研究文體特點的一個人，他在《典論·論文》裏把文體分爲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種，并簡要地論述了它們的特點、風格。到了晉代就産生了研究文體的專著，如李充的《翰林論》、摯虞的《文章流别志論》。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則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詳細地論述了各種文體的流别。這時還出現了分體選文的集子，影響最大的有《昭明文選》，但這本選集分類甚繁，達三十七種之多。其中有二十多種都可以歸於應用文一類。到明代又出現了兩部論文體的重要著作，這就是吴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清代姚鼐编的《古文辭類纂》，也曾經風行一時。全書將文體分爲十三類：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説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這個分類，不算繁瑣，選文也抉擇較精，但十三類中，大部分還是應用文，如碑誌、箴銘、頌贊、哀祭之類，這些類的選文，往往社會意義不大，也缺乏文采，有的作品的歸類也不盡恰當，如《九歌》、《弔屈原賦》都歸到哀祭類，就有些勉强。

總起來看，前人的分類不外乎三個標準。如詩辭歌賦是從語言形式來分的，史傳行狀是按内容來分的，書信贈序是按應用範圍來分的。我們認爲：中國古代的文體，按照語言形式的不同，可以分爲三大類：第一，散文；第二，韻文；第三，駢文。韻文包括詩辭歌賦，銘箴頌贊。辭賦的語言形式介乎詩歌與散文之間，但它基本上是押韻的，應當歸於韻文一類。駢文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文體。説是散文吧，它又講究平仄和對仗；説它像詩歌吧，却又不押韻，所以只好自成一類。關於韻文和駢文，將有專門章節來介紹，這裏只討論散文問題。但在應用文中也要介紹一些韻文方面的體裁。

下面，我們將古典散文分爲四類，并大致介紹一下各種體裁的特點及其發展情況。

一、史傳文

史傳文，也有人叫做"歷史散文"。主要有三種體裁：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編年體的特點是以時間爲經，以事件爲緯，最早的作品有《春秋》、《左傳》。後來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也是用的編年體，這部著作很明顯是繼承了《左傳》的傳統。編年體因爲以時間爲綱，所以線索清楚，背景明確，系統性比較强。它有一個難以彌補的弱點就是不便於集中地廣泛地描寫人物。司馬遷寫的《史記》，創立了本紀、世家、列傳這種體裁，突破了編年體的局限，開創了以寫人物爲中心的紀傳體的先例。這種體裁的出現，可以説是歷史散文在形式上的一次革命。《史記》以後，不僅歷代官方所編的史書基本上沿用了這種體裁，而且人物傳記散文往往獨立於國史之外而獲得廣泛的發展。作者也不限於史官，不當史官的文人也可以作傳。立傳的對象不限於死人，活着的人也可以立傳。個别作家還把目光轉向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如柳宗元的《童區寄傳》，侯方域的《李姬傳》。在形式上也有發展，除傳之外，還有"行狀"，或叫做"行述"、"行略"、"事略"等。行狀本來是供給官方議定謚號或國史立傳時用的材料，但有的行狀實際上就是一篇傳記，如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

自傳體裁的産生也與司馬遷有關。現存的《太史公自序》恐怕要算最早的自傳散文了。屈原的《離騷》雖有自傳的特點，但那是韻文；司馬相如據説也寫過自傳，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後來《漢書》的《敘傳》、《論衡》的《自紀》，都是在《太史公自序》的影響下産生的。這種序傳既是全書的序言，又是作者的自傳，它的位置不是在全書之前，而是在全書之後。後來的序言、跋語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傳記散文的進一步發展，還影響到小説、故事等文學形式的發

展,這就是説不僅真人真事可以立傳,也有虚構其人,或確有其人而虚構其事創爲傳(chuán)奇小説的,唐人的傳奇小説與傳記散文就有密切的關係。

所謂紀事本末體是以事件爲主線,將有關某一專題的材料集中到一塊,便於讀者了解某一問題的全面情況。首創這種體裁的是宋代的袁樞,他依據《資治通鑑》編了《通鑑紀事本末》,全書有239個專題,如第一卷的三個專題是:"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桀亡秦"。後人又將《左傳》及宋、元、明、清史都編成了紀事本末。這些著作在材料方面没有什麽太大的發展,但它把某一專題的有關材料排列在一塊,首尾明晰,脈絡清楚,爲讀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説這種體裁的作品"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這是對的。

二、説理文

説理文包括哲學論文、政治論文、史論、文論等。我國最早的説理文,流傳至今的有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編纂的《論語》,這種語録體的説理文,形式短小,哲理性强,又因爲是對話形式,人物的思想情態,往往躍然紙上。但還没有題目,没有完整的篇章結構,只不過是片言隻語的匯編。真正可以稱之爲論説文的,要從《墨子》算起。墨子把説理散文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他的文章,主題明確,結構謹嚴,邏輯性强。戰國時期,階級鬥争尖鋭複雜,學術思想空前活躍,諸子蜂起,百家争鳴,説理散文也相應地得到大發展。《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在説理方面都各具特色,影響深遠,尤其是《莊》、《孟》,影響更爲突出。《莊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機趣横生,常用寓言説明哲理。《孟子》的文章犀利雄辯,氣勢充沛,喜用譬喻説明道理。這些特點推進了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總之,在漫長的封建時代,説理文的立論方式與駁論方式,基本上

没有越出先秦諸子散文的軌範。但是,先秦時基本上没有單篇論文。漢以後,寫單篇論文的人才多起來,它的形式也得到進一步發展。説理文最重要的體裁有:論、説、辯、原等。它們之間有一致的地方,也有明顯的區别。

"論"是議論,它的説理方式以論證爲主;"説"是説明,它的説理方式以解釋爲主。"論"主要有人物論,如蘇軾的《留侯論》;有專題論,如賈誼的《過秦論》,范縝的《神滅論》,柳宗元的《封建論》。"説"是闡述關於某一事物、問題的道理,如《師説》是關於師的道理,《天説》是關於天的道理,《捕蛇者説》是捕蛇者的主張、道理。大則可以"説"天,小則可以"説"一物(如柳宗元的《説車》),但一般不用"説"這種形式來評論人物和大的政治問題。當然,有的時候,"説"與"論"的界限也不是很清楚的。另一類"説"很接近於文學散文,其特點是借物以喻理,如周敦頤的《愛蓮説》,柳宗元的《羆説》。後者更接近於寓言。

在這裏,我們順便介紹一下寓言。寓言是用比喻或故事來説明某一哲理的。先秦諸子的文集中保存了許多寓言故事,莊子、韓非子都很善於運用這種體裁,如《庖丁解牛》、《守株待兔》、《矛與盾》,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到後世寓言發展成爲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柳宗元的《三戒》,劉基的《賣柑者言》,都包含着深刻的社會意義。

"辯"的特點主要是駁論,駁正一個錯誤觀點或不可信的事實。韓愈的《諱辯》是辯駁一種錯誤觀點,柳宗元的《辯列子》是辯别一部作品的真僞。

"原"這種體裁始於唐,著名的作者有韓愈、皮日休,後來黄宗羲寫的《原君》、《原臣》也影響較大。皮日休説:"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所謂"原",就是對一種理論、制度或社會習俗從根本上加以探索、考察。

説理文還有一些其他的形式,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三、雜記文

雜記文的範圍比較廣,除史傳、碑志以外,其他的記敘文大都可歸於雜記文這一類。有記山水地理的,如酈道元的《水經注》,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徐霞客遊記》等;有寫景物和社會風土人情的,如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有記事的,如方苞的《獄中雜記》,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有記物的,如魏學洢的《核舟記》。

雜記文的特點是以記事爲主,但也有夾敘夾議,甚至議論多於記事的,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寫景狀物的記敘文一般講究語言的洗煉和文字的富有表現力,所謂詩情畫意是這類文章應有的特色。

雜記文中還包括一個大的部類,這就是筆記文。古人多把筆記列入小説類。古人所説的小説和我們今天所説的小説是很不相同的。古人所説的小説指的是"殘叢小語"、"街談巷語之説"。

筆記文也以記事爲主,其特點是篇幅短小,長者不過千八百字,短者則寥寥數語而已。而它的内容則是五花八門,有歷史掌故,遺聞軼事,文藝隨筆,人物短論,科學小品,文字考證,志怪雜録,讀書雜記等等。劉義慶的《世説新語》以品評人物爲主,沈括的《夢溪筆談》則可以説是作者一生的見聞閱歷和學術研究成果的結晶,顧炎武的《日知録》是讀經史的心得,往往有新的發現,袁枚的《隨園隨筆》則具有考據性質,至於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則介乎志怪與叢談之間了。六朝以來,筆記文的作品頗有可觀者,但精蕪並存,瑕瑜互見,我們利用這些資料時,要善於抉擇其精華。

四、應用文

應用文的範圍是相當繁雜的,有的應用文是適應封建社會典

章制度的需要而産生的。這裏要介紹的有奏議、詔令、碑志、哀祭、送序、箴銘、頌贊等。

奏議是臣下給皇帝的書信、報告，其中有奏、議、書、疏、表、狀、封事、劄子等。如鼂錯的《論貴粟疏》，賈讓的《治河議》，諸葛亮的《出師表》，李斯的《諫逐客書》，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等。這些名目的出現，有先有後，其使用範圍，各個朝代也不盡相同。另外，還有對策，是奏議的一個附類。它是由皇帝命題，應舉者回答問題，是封建王朝選拔人材的一種辦法，例如：漢武帝時，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

詔令是皇帝給臣下的書信、命令。其中包括策書、制書、詔書、戒敕等。但各朝的制度也並不完全一樣，即使名稱相同，使用範圍也不一定相等，語言形式也不完全相同。如敕，唐朝的敕就比漢朝的戒敕要廣；漢敕是散文，六朝以後的敕有不少是駢文。還有檄文，也是詔令的一個附類，屬於軍用文書，如駱賓王的《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文心雕龍》説："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敍彼苛虐。"可見，檄文往往是敵對雙方用來誇己之美，揭人之短的文告。

用來表示上下尊卑關係的文書還有兩類，一類是教，這是侯王對臣下的文告，如諸葛亮《與羣下教》。一類是牋，這是下級給上級的文書，如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碑誌包括碑銘和墓誌銘。碑銘的範圍較廣。山川古迹、宫室寺觀、神廟家廟、樓亭堂壁、封禪紀功，都有刻石爲碑以資紀念的，如王簡栖《頭陁寺碑》，韓愈的《平淮西碑》，柳宗元的《南霽雲睢陽廟碑》。此外，還有墓碑、墓碣、墓表，這三種東西都用於死者的墳墓。墓碑形制大，五品以上的官僚可以立碑；墓碣形制小，五品以下可以立碣；没有官職品位的人也可以立表。墓碑又稱神道碑，墓表也叫神道表，神道即墓前的路。墓碑、墓碣的内容一般都有兩部

分，前面是文，後面綴有韻語，即銘文。墓表有的有銘文，有的没有銘文。如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就没有銘文。墓誌銘埋在墳墓裏面，又稱爲埋銘、墓記，據説始於漢朝。它的形狀是兩塊方石，一底一蓋，蓋底刻寫"誌"與"銘"。内容也是兩部分，一部分是誌，這是散文體，記載死者姓名、籍貫、官職以及生平事蹟；另一部分是銘，這是韻語，很短。如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

至於普通百姓，死後一般只有墓甎，上面刻寫死者姓名與埋墓甎者對其稱呼。

哀祭包括哀辭、祭文、誄等，都是哀悼死者的文辭，一般都是韻文，如曹植的《王仲宣誄》，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等。哀辭的韻文有的用楚辭體，即句末或句中用"兮"字，如韓愈的《歐陽生哀辭》；祭文是在設祭時用來宣讀的，所以篇末一般都有"尚饗"二字，即希望鬼神歆享的意思；誄本來是用以記死者的所謂德行的，後來和哀辭没有多大區别。

碑誌和哀祭，這兩類作品大多是思想内容貧乏、"榮始哀終"之作，間或也有文辭優美的作品，某些歷史人物的碑誌還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銘箴、頌贊都屬於韻文，但從作用來説，可以歸到應用文。

銘的作用有二：一用於祝頌，二用於規戒。銘的内容有記功的，如班固的十八侯銘；有勒勳的，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銘》；有宫室銘，如劉禹錫的《陋室銘》；有器皿銘，如庾信的《團扇銘》；還有《座右銘》之類。銘文一般都是四字句，最短的只有幾句話。

箴往往是自我警戒的格言，基本上是四字韻語，如韓愈的《五箴》，皮日休的《六箴》，龔自珍的《八箴》，都是一組内容有聯繫的文字。柳宗元的有些箴，前面還有小序。

贊主要用于表彰、贊揚歷史人物，一般也是四字韻語，如陶淵明的《扇上畫贊》，每四句贊一人，共贊了九個人。也有書後贊，如

《文心雕龍》的篇後贊語。《自贊》比較少見，陳亮、李卓吾曾寫過這種作品。

頌用於歌功頌德。一般是四言韻語，但也有不押韻的，如韓愈的《伯夷頌》。

送序這種文體是唐朝才有的。如韓愈的《送孟東野序》、柳宗元的《送薛存義序》都是很有影響的作品。從表達方式來説，送序是説理文，但它是專門用來贈送友人的，也可以算作應用文。

上面所介紹的各類文體只是一個粗略的輪廓，其實文體也是隨着時代發展而發展的，所以各種文體差不多都有變體。也有的文體名同而實異，如《漢書》的"贊"不同于銘贊的"贊"。前者屬于史論，是散文；後者屬于銘類，是韻文。送序的"序"和文序的"序"也完全不是一回事，送序是由古人臨別贈言的習俗發展來的，而文序是寫在書前或書後的題記。另外，像書信，一般歸之於應用文，但多數書信以説理爲主，也有一些書信是以抒情爲主的，要區别這種跨類的情形，就只有具體作品具體對待了，我們絶不可用機械的觀點來看待作品的分類。

詞義分析舉例

（四）引申義分析例（下）

錢　禽　身　勝　時　書　術　斯　寺　所　聽　亡　圍
爲　偶　文　息　習　鄉　相　效　信　須　緒　陽　要
益　因　隱　宇　御　遇　約　張　振　直　治　子　作

【錢】

《説文》："錢，銚也，古田器。"（銚 yáo：大鋤。）田器即農具。《詩經·周頌·臣工》："命我衆人，庤乃～鎛。"（庤 zhì：準備。鎛 bó：鋤草器。）曹操《碣石篇》："～鎛停置，農牧積場。"錢鎛的"錢"舊讀 jiǎn。上古時代曾以農具作爲交換的媒介物，所以早期也曾仿照錢這種農具形狀鑄製貨幣，後來錢就成爲貨幣的通稱。《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韋昭注："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引申爲泛指金錢，錢財。《三國志·吴書·吴岱傳》："如賜～米布絹，歲有常限。"《晉書·杜預傳》："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癖。"

錢又用作重量單位，一兩的十分之一。據顧炎武攷證（《日知

録》),古代以二十四銖爲一兩,唐武德時,鑄開元通寶,重二銖四絫,恰好是十分之一兩。後代因"二銖四絫"比較繁難,故改稱爲一錢。

【禽】

禽,本指狩獵的對象。《易經·師卦》:"田有～。"(田:獵。)《管子·小匡》:"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側。'"《孟子·滕文公下》:"終日而不獲一～。"引申爲鳥獸的總名。《周禮·天官·庖人》有"六～",鄭玄注:"宜爲羔豚犢麛雉鴈。"《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有"五～之戲"(一種體操),"五禽"指的是虎鹿熊猿鳥。詞義縮小,"禽"於是一般只指鳥類,以區别於"獸"。《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四足而毛謂之獸。"《書經·旅獒》:"珍～奇獸,不育於國。"《荀子·勸學》:"草木疇生,～獸羣居。"

"禽"又用作動詞,捕捉,逮住。《戰國策·燕策二》:"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併～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不～二毛。"這個意義後來寫作"擒"。《資治通鑑·肥水之戰》:"賊少易擒。"

【身】

"身"字金文作或。它的本義可能是指孕婦的軀體(大肚子)。《詩經·大雅·大明》:"大任有～。"(大任:周文王的母親。)引申爲人的軀幹,人體頸以下、股以上的部分。《論語·鄉黨》:"必有寢衣,長一～有半。"《楚辭·國殤》:"首～離兮心不懲。"後來又可以指物的主體部分。《爾雅·釋木》:"樅,松葉柏～;檜,柏葉松～。"白居易《有木》詩八首其七:"託根附樹～,開花寄樹梢。"

身又指人的身體。《孟子·告子下》:"餓其體膚,空乏其～。"揚雄《法言·問道》:"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全乎?"(四體即四肢。)引申爲自身,自己。《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成語有"以～

作則"、"～先士卒"。用作狀語,即有親身、親自的意思。《孟子·滕文公下》:"彼～織屨。"《韓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執耒臿以爲民先。"

【勝】

《説文》:"勝,任也,從力朕聲。"據此可知勝的本義是勝任,禁得起。舊讀 shēng。《詩經·商頌·玄鳥》:"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史記·鴻門宴》:"沛公不～桮杓。"引申爲盡的意思,常放在别的動詞前作狀語。《孟子·梁惠王上》:"穀與魚鼈不可～食,材木不可～用。"司馬遷《報任安書》:"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記。"

勝字還有一個常用的意義,即勝利,與"負"、"敗"相對。這是勝任義的引申,念去聲 shèng。《孫子·計篇》:"吾以此知～負矣。"《商君書·戰法》:"～而不驕,敗而不怨。"《孟子·齊桓晉文之事》:"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利的"勝"本是不及物動詞,引申爲及物動詞,勝過的意思。《老子》三十八章:"躁～寒。"《論語·雍也》:"質～文則野,文～質則史。"中古以後又引申爲形容詞,優美的,雅的。江總《修心賦》:"實豫章之舊圖,成黄金之～地。"《顔氏家訓·雜藝》:"居家得以救急,亦爲～事。"王勃《滕王閣序》:"～友如云。"又爲名詞,特指勝地(優美的山水或古跡)。柳宗元《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蘇轍《黄州快哉亭記》:"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成語有"引人入～"。

在古代,婦女的一種首飾也叫"勝"。司馬相如《大人賦》:"戴～而穴處兮。"顔師古注:"勝,婦人首飾也,洎代謂之華勝。"《荆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爲花～以相遺,或鏤金薄爲人～。"杜甫《人日》詩:"～裏金花巧耐寒。"這種用法可以看作是"勝"字的假借義。

【時】

"時"本義指天時。《荀子·天論》:"受～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由天時引申爲四時,時節。《管子·四時》:"刑德者,四～之合也。刑德合于～則生福。"又:"西方曰辰,其～曰秋。"又特指曆法。《論語·衛靈公》:"行夏之～。"(夏:指夏代。)

由"天時"還引申爲時候。《孟子·許行》:"當堯之～,天下猶未平。"《莊子·養生主》:"方今之～,臣以神遇。"又引申爲"一定的時候"。《論語·學而》:"學而～習之。"《禮記·王制》:"林麓川澤以～入而不禁。"由時候還引申爲"經常"、"時常"。《墨子·備城門》:"～換吏卒署,而毋換亓養。"(亓:古其字。養:指廝役。)由時候還引申爲"有時"。《莊子·逍遥遊》:"～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由"時候"又引申爲較爲抽象的意義。時機、時宜。《論語·陽貨》:"好從事而亟失～,可謂知乎?"今成語有"機不可失,～不再來"。用作形容詞,合時宜的。《莊子·逍遥遊》:"～雨降矣,而猶浸灌。"

由"時候"還引申爲泛指時代、時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朕獨不能與此人同～哉!"白居易《與元九書》:"始知文章合爲～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

假借爲"伺"。伺候,探聽。《論語·陽貨》:"孔子～其亡也而往拜之。"《莊子·人間世》:"～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又假借爲"是"。這,這個。《書經·湯誓》:"～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集傳:"時,是也。"

【書】

"書"字從聿(yù,筆),者聲,本義是寫(寫字)。《左傳·宣公二

年》:"太史～曰:'趙盾弒其君。'"《史記·孫臏》:"乃斫大樹白而～之。"今有双音詞"～寫"。引申爲字。《荀子·解蔽》:"故好～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史記·項羽本紀》:"～足以記姓名而已。"再引申爲字體。許慎《説文解字·敍》:"八曰隸～。漢興有草～。"由文字又引申爲文字記載,書籍。《書經·金縢》:"啓籥見～。"(啓籥:開鎖。)《論語·先進》:"何必讀～,然後爲學?"特指《書經》(《尚書》)。《論語·述而》:"詩～執禮,皆雅言也。"(詩:《詩經》。)《荀子·勸學》:"～者,政事之記也。"

由文字還引申爲書信。《戰國策·齊策四》:"封～謝孟嘗君曰。"《韓非子·外儲説左上》:"郢人有遺燕相國～者。"司馬遷《報任安書》:"蠶者辱賜～。"注意,唐以前都只叫"書",不叫"信";近代一般也只叫"書"。今有双音詞"～信"。

【術】

"術"的本義是路。《説文》:"術,邑中道也。"《漢書·燕剌王旦傳》:"横～何廣廣兮。"引申爲道術。《孟子·齊桓晉文之事》:"是乃仁～也。"又引申爲方式、方法。《孟子·告子下》:"教亦多～矣。"又引申爲權謀,謀略。《史記·張儀列傳》:"此在吾～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從"道"又引申爲學術。韓愈《師説》:"聞道有先後,～業有專攻。"引申爲技藝,特别是指醫藥卜筮等技藝。《後漢書·伏湛傳》:"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注:"藝爲書數射御,術爲醫方卜筮。"

【斯】

"斯"字從斤,本義是把木柴劈開。《詩經·陳風·墓門》:"墓門有棘,斧以～之。"由劈開引申爲距離。《列子·黄帝》:"華胥氏之

國……不知～齊國幾千萬里。"

"斯"的本義在先秦古書中就已經罕見,常見的是假借爲代詞。這,這里。《論語·雍也》:"～人也,而有～疾也。"又《子罕》:"有美玉于～。""斯"作代詞,可以放在動詞前邊,複指上面的賓語。《詩經·豳風·七月》:"朋酒～饗。"又《大雅·公劉》:"篤公劉! 于豳～館。"(館: 用作動詞。)

由代詞虚化爲連詞。《論語·鄉黨》:"鄉人飲酒,杖者出,～出矣。"又《述而》:"我欲仁,～仁至矣。"可譯爲則、就。

又用作語氣詞,常見于《詩經》。《豳風·鴟鴞》:"恩～勤～,鬻子之閔～。"

【寺】

依《説文》"寺"的本義是官署,即後來所説的"衙門"。《漢書·何並傳》:"使奴剥～門鼓。"這里的"寺"不是佛寺,而是官署,所以外面有鼓。引申爲官府名。漢代九卿主管的機構都叫"寺",如太常寺,鴻臚寺。鴻臚寺是掌管接待四方賓客的。東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摩騰以白馬馱經來,先就住在鴻臚寺。第二年在洛陽造白馬寺爲其住處,以後"寺"就有了佛寺的意義,而官署的意義反而逐漸消失了。

"寺"的另一義是"侍",用作名詞,指在君主身邊侍候的小臣。《詩經·大雅·瞻卬》:"時維婦～。"也可稱爲"寺人"。《周禮·寺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後來"寺人"特指宦官。

【所】

"所"字最早可能是個象聲詞。《説文》:"所,伐木聲,從斤户聲。詩曰伐木所所。"今《詩經·小雅·伐木》作"伐木許許"。"許"與"所"古音相近,都在魚部。

但是"所"在古代漢語里的基本意義是表示處所。例如《詩經·衛風·碩鼠》:"爰得我～。"今有成語"各得其～"。用于抽象的意義,表示恰當的位置。諸葛亮《出師表》:"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又用作量詞。班固《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這是名詞"所"的引申用法。

"所"字還可放在名量詞後面,用作不定數詞,表示約數。《書經·君奭》:"多歷年～。"《史記·留侯世家》:"父去里～復還。"魏晉以後多用"許"字替代了"所"字的這種用法。

在古代漢語里,"所"字還有一個常用意義,即用作特殊的代詞,常放在動詞前,指代行爲動作的對象。《詩經·周頌·玄鳥》:"邦畿千里,維民～止。"《左傳·襄公十九年》:"取其～得,以作彝器。"這種用法可能是名詞"所"引申虛化的結果。代詞"所"的語法作用,已在上册第九節做了較詳細的介紹,這里不再贅述。

【聽】

"聽"的本義是用耳朵聽取聲音。《穀梁傳·桓公十四年》:"～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引申爲聽從,聽信。《論語·憲問》:"百官總己以～於冢宰三年。"《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不可,勿～。"由聽從,聽信又引申爲聽憑,任憑。舊讀爲 tìng。《莊子·徐無鬼》:"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

又引申爲聽取、治理。《論語·顏淵》:"～訟,吾猶人也。"《荀子·王制》:"～政之大分。"《左傳·昭公元年》:"～其政。"聽訟、聽政都包含聽取意見而進行裁斷、治理的意思。

【亡】

"亡"字甲骨文作,小篆作。《説文》認爲是從入從(yǐn,隱也),本義是逃亡,逃跑。《左傳·宣公三年》:"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也。"《史記·陳涉起義》："今～亦死，舉大計亦死。"又："或以爲死，或以爲～。"詞義縮小，特指逃到別的國家去。《左傳·宣公二年》："～不越竟(境)。"

由逃亡引申爲失掉。《莊子·德充符》："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足。'"再引申爲滅亡，消亡，跟"存"相對。《左傳·僖公三十年》："然鄭～，子亦有不利焉。"《荀子·天論》："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書經·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偕～。"《詩經·大雅·瞻卬》："人之云～，邦國殄瘁。"中古以後引申爲死亡。《晉書·周嵩傳》："嵩曰：～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

甲骨文用作"有無"的"無"，讀 wú。《殷契粹篇》："今日壬，～大雨。"後代仍用作這一意義。《論語·顏淵》："人皆有兄弟，我獨～。"《列子·湯問》："河曲智叟～以應。"

【圍】

圍，古文作〇，本義是環繞。《周禮·考工記·廬人》："以其一爲之被而～之。"《莊子·則陽》："精至無倫，大至于不可～。"引申爲軍事上的包圍。《韓非子·十過》："因舒軍而～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戰國策·趙策三》："今者齊韓相方，而國～攻焉。"《史記·淮陰侯列傳》："楚方急～漢王於滎陽。"又爲計度圓周的量詞。枚乘《說吳王書》："夫十～之木，始生如蘗。"這是合抱爲一圍。後來又指兩只手的拇指與食指合攏來的長度。

自漢代開始，"圍"又特指打獵的圍場，這是包圍意義的引申。《漢書·霍光傳》："張～獵黃山苑中。"《隋書·禮儀志三》："監獵布～……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諸將並鼓行越～。"唐以後又表示打獵的次數。李商隱《北齊》詩："更請君王獵一～。"

【爲】

"爲"字甲骨文作，羅振玉認爲"爲"字象人手牽象之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羅説是可信的，但"爲"字的本義早已失傳。在古漢語中，"爲"的基本意義是作、做。《論語·爲政》："見義不～，無勇也。"《後漢書·范滂傳》："吾欲使汝～惡，則惡不可～；使汝～善，則我不～惡。"

"爲"的引申義比較廣泛，常見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表示人事關係的。作爲，充當，担任。《書經·五子之歌》："～人上者，奈何不敬。"《論語·雍也》："季氏使閔子騫～費宰。"

表示勞作修建的。修築。《左傳·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吴，～二隧。"《史記·陳涉起義》："～壇而盟，祭以尉首。"

表示社會、意識形態活動的。治理，研治，制定。《論語·爲政》："～政以德。"《孟子·滕文公上》："有～神農之言者。"《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表示事物變化的。變爲，造成。《詩經·小雅·十月之交》："高岸～谷，深谷～陵。"《三國志·魏書·華佗傳》："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也。"

動詞"爲"還有一些不同的意義，這裏不一一列舉了。應當注意的是，把"爲"字譯成現代漢語時，要根據上下文靈活對待。

在古漢語中，"爲"字有時相當於表判斷的"是"，在句中起聯繫主語和謂語的作用。《論語·微子》："子～誰？"這種例子在上古不常見。又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叫作"。《莊子·逍遥遊》："北冥有魚，其名～鯤。"與介詞"以"連用時，有"認爲"的意思。《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老臣竊以～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爲"又可以作介詞，用來表被動。《韓非子·五蠹》："而身～宋國笑。"又表示因爲。《荀子·天論》："天行有常，不～堯存，不～桀

[illegible]"還作"替"、"給"。《孟子·離婁上》:"~淵歐魚者,獺也。"也作"對"、"向"。陶淵明《桃花源記》:"此中人語云:不足~外人道也。"注意,介詞"爲"的後兩種用法,讀 wèi。

"爲"作語氣詞,經常與"何"、"何以"或"奚"、"奚以"相應,組成固定格式。"何(奚,何以,奚以)……爲"表示反問語氣。(可參閱本書通論第十二節。)

【僞】

"僞"的本義是指人爲的。《荀子·性惡》:"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是性、~之分也。"

由"人爲的"引申爲"裝假"、"假的",與"真"相對。《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與子儀、子邊盟者。"《史記·封禪書》:"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書。"由假的引申爲非法的、非正統的。李密《陳情表》:"且臣少事~朝(指蜀漢),歷職郎署。"《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趙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國,常怏怏思歸。"

由"人爲的"還引申爲"欺詐"。《孟子·許行》:"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史記·伍子胥列傳》:"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而貪齊。"

【文】

"文"是個象形字,象紋理縱橫交錯,這一意義後來寫作"紋"。《易經·繫辭》:"物相雜故曰~。"引申爲花紋,有采色的紋路。《山海經·精衛填海》:"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喙。"又經常與"采"、"章"連用,構成"文采"、"文章"。《莊子·馬蹄》:"五色不亂,孰爲~采?"《楚辭·九章·橘頌》:"青黄雜糅,~章爛兮。"這裏所説的"文

采"、"文章"都是指幾種顏色相錯雜的花紋。"文采"、"文章"又引申爲"文辭"。司馬遷《報任安書》:"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没世,而～采不表於後世也。"《文心雕龍·情采》:"聖賢書辭,總稱～章,非采而何?"

在古漢語中,"文"經常與"質"相對而言。它的意思與文采有關。但往往用"文"表示形式,"質"表示内容。《論語·雍也》:"質勝～則野,～勝質則史。"《文心雕龍·情采》:"木質實而花萼振,～附質也。""文附質"就是形式依附于内容。

"文"還可以用作動詞,在身上刺畫花紋或字。《穀梁傳·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國也,被髮～身。"用於抽象意義,文飾。《論語·憲問》:"～之以禮樂。"又爲掩飾過錯。《論語·子張》:"小人之過也必～。"這幾個意義舊讀去聲。

"文"的另一引申義是"文字"的意思。漢字的筆畫有横有竪,也象交錯的紋路。《説文解字·敍》:"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禮記·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書是由文字寫成的,因此,"文書"(書本、典籍)也可以叫做"文"。《論語·學而》:"行有餘力,則以學～。"也用於特指古代禮樂制度之類的文化遺産。《論語·子罕》:"文王既没,～不在兹乎?"

【息】

"息"字從心、從自。本義是喘氣,呼吸。"自"就是"鼻"字,古代以爲氣是從心裏通過鼻子呼出來的。《莊子·逍遥遊》:"生物之以～相吹也。""太息"、"長息"就是嘆氣。《楚辭·哀郢》:"望長楸而太～兮。"(太息:長嘆。)《列子·湯問》:"北山愚公長～曰。"

引申爲休息、止息。《易經·乾卦》:"君子以自强不～。"《詩經·召南·殷其雷》:"莫敢遑～。"《戰國策·秦策一》:"戰攻不～。"

氣息(呼吸)反復不停,因而又引申爲滋生,增長,與"消"相對。

《莊子·秋水》:"消～盈虛。"注意:現代漢語"消息"表示音信,是晚起的意義。由增長、滋生再引申爲利息。《史記·孟嘗君列傳》:"能與～者皆來,不能與～者亦來。"還引申爲兒子,因爲兒子也是滋生出來的。《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老臣賤～舒祺。"

【習】

"習"字從羽,本義是鳥反復地飛,頻繁地飛。《禮記·月令》:"鷹乃學～。"引申爲反復練習,鑽研。《論語·學而》:"學而時～之。"再引申爲熟習,通曉。《戰國策·齊策四》:"誰～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由反復練習也引申爲對某事物反復接觸而産生的反應,習慣。《論語·陽貨》:"性相近也,～相遠也。"《荀子·大略》:"政教～俗,相順而後行。"又爲動詞。習慣於。《三國志·吴書·周瑜傳》:"不～水土,必生疾病。"成語有"～以爲常"。

【鄉】

鄉,甲骨文作 ,象兩人對食之狀,是饗(xiǎng)的本字。《漢書·文帝紀》:"專～獨美其福。"《史記》作"享",《資治通鑒》作"饗"。引申爲面向,對着。《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漢書·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

鄉字在古代典籍中經常用作行政區域單位。這是鄉的假借義。據《周禮·地官·大司徒》,周制是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即一鄉爲一萬二千五百家。《論語·雍也》:"以與爾鄰里～黨乎?"《左傳·莊公十年》:"其～人曰:肉食者謀之。"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漢制是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後爲縣以下的行政區域單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曲仁里人也。"引申爲家鄉,鄉里。《孟子·告子

上》:"莫知其～。"《史記·項羽本紀》:"富貴不歸故～,如衣繡夜行。"又引申爲地方,處所。《荀子·賦》:"天地易位,四時易～。"至於指城鎮以外的地區,即城鄉的鄉,那是六朝以後發展出來的意義。謝靈運《石室山》詩:"～村絶聞見,樵蘇限風霄。"

鄉又假借爲"曏",從前,過去。《論語·顔淵》:"～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也"即"曏者",不久,剛才。《禮記·檀弓下》:"子貢先入,閽人曰:'～者已告矣。'"《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須賈曰:'～者與我載而入者。'"

鄉又假借爲"响(響)",回聲。《漢書·天文志》:"猶景(影)之象形,～之應聲。"顔師古注:"鄉,讀曰響。"

【相】

"相"字的本義是仔細看,察看。《詩經·鄘風·相鼠》:"～鼠有皮。"《左傳·隱公十一年》:"～時而動。"引申爲辨察人的形體容色,以判斷他的將來。《荀子·非相》:"故～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史記·淮陰侯列傳》:"～君之面,不過封侯。"

"相"的另一意義是助,扶助。段玉裁説:"按,目接物曰相,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其交接而扶助者則爲相瞽之相。"據此,扶助的意義就是從察看的意義引申來的。《書經·吕刑》:"今天～民。"《左傳·昭公四年》:"晉楚唯天所～。"特指扶助盲人。《論語·衛靈公》:"固～師之道也。"(師:指樂師。上古樂師一般以盲人充當。)又名詞。扶助盲人的人。《荀子·成相》:"如瞽無～,何倀倀?"《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矣?"又特指扶助君主。《論語·憲問》:"管仲～桓公。"《莊子·秋水》:"惠子～梁。"又名詞。扶助君主的人。略等於後代的所謂宰相。《墨子·法儀》:"雖至士之爲將～者,皆有法。"《孟子·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史記·陳涉起義》:"王侯將～寧有種乎?"

"相"的扶助義虛化爲副詞。互相。讀 xiāng。《左傳·鄭伯克段於鄢》:"不及黄泉,無～見也。"《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故有無～生,難易～成。"再引申爲共同。《孟子·離婁下》:"～泣於中庭。"又指一方對另一方,動作行爲只由一方發出,是"互相"一義的進一步虛化。《列子·湯問》:"雜然～許。"柳宗元《三戒》:"稍出近之,憖憖(yìnyìn)然莫～知。"

【效】

效字從攴,本義是致,呈獻。《禮記·曲禮上》:"～馬～羊者右牽之。"《戰國策·秦策四》:"～上洛於秦。"(上洛:地名。)《史記·淮陰侯列傳》:"諸將～首虜。"用於抽象意義,表示貢獻,獻出。《荀子·王霸》:"歲終奉其成功以～於君。"《史記·蘇秦列傳》:"使臣～愚計。"今有熟語"～勞"、"～忠"等。字又寫作"効"。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引申爲授與。《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宣王有志,而後～官。"《莊子·逍遥遊》:"知～一官。"

效字的另一意義是仿效,效法。《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尤,其亦將有咎。"熟語有"～顰"、"上行下～"等。字又寫作"傚"。《詩經·小雅·鹿鳴》:"君子是則是傚。"(則:效法。)引申爲效果,功用。《淮南子·脩務》:"～亦大矣。"《漢書·藝文志》:"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者也。"又爲效驗,結果。《淮南子·脩務》:"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也。"

【信】

"信"字從人,從言,本義是言語真實。《老子》:"美言不～,～言不美。"《墨子·脩身》:"言不～者行不果。"《左傳·莊公十年》:"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由言語真實引申爲泛指對人真誠,不

虛僞。《論語·學而》:"與朋友交,而不～乎?"《墨子·尚賢下》:"凡我國忠～之士,我將賞貴之。"用作不及物動詞,意思是守信、實踐諾言。《左傳·宣公二年》:"棄君之命,不～。"《荀子·富國》:"已諾不～則兵弱。"

從真實、守信又引申爲相信、認爲可靠。《論語·公冶長》:"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其行。"《孟子·盡心下》:"盡～书則不如無书。"佛教傳入中國後,佛經翻譯中有信士、信女的意譯詞,相信一義的程度加深,於是引申爲信仰。《維摩詰經講經文》:"須發～心,～心生而智惠(慧)生,～心滅而愚癡盛。"由相信還引申爲隨意、放任。白居易《琵琶行》:"低眉～手續續彈,説盡心中無限事。"成語有"～手拈來"、"～口開河(合)"。

從真實、守信還引申爲信約、盟約。《左傳·襄公元年》:"以繼好結～。"又動詞。訂立盟約。《左傳·襄公十八年》:"～於城下而還。"從信約又引申爲憑證、憑據,與"符"字連用。《史記·外戚世家》:"用爲符～,上书自陳。"從符信再引申爲使者,送信的人。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故遣～使曉喻百姓。"《世説新語·雅量》:"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至,看书竟,默然無言。"從送信的人引申出信息、消息。杜甫《得廣州張判官叔卿书使還詩以示意》:"忽得炎州～,遥從月下傳。"又引申爲书信。白居易《謝寄新茶》詩:"紅紙一封书後～,緑芽十片火前春。"

由真實、不虛僞虛化成副詞。真的,的確。《左傳·宣公十一年》:"牽牛以蹊者,～有罪矣。"《韓非子·難一》:"舜其～仁乎?"《三國志·魏书·華佗傳》:"若妻～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

"信"字還有兩個假借義。一是通"伸",與"屈"相對,讀 shēn。《易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也。"《孟子·告子上》:"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非疾痛害事也。"一是住宿兩個晚上。《左傳·莊公三年》:"再宿爲～,過～爲次。"

【須】

"須"金文作，本義是胡須。《漢書·高帝紀》："美～髯。"(下巴上的叫須，面頰上的叫髯。)引申爲獸的須。《周禮·冥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備。"這些意義後來寫成"鬚"，漢字簡化後又寫成"須"。

"須"更常見的意義是等待。這是它的假借義。《詩經·邶風·匏有苦葉》："卬～我友。"《書經·五子之歌·序》："昆弟五人，～于洛汭。"這個意義後來又寫作"頇"。有人認爲"頇"是本字，其實"頇"出現得比"須"晚。從"等待"的意義引申爲動詞"需要"。《漢書·馮奉世傳》："不～復煩大將。"又引申爲助動詞，略等於"應當"之義。應璩《與滿公琰書》："適有事務，～自經營。"

【緒】

"緒"的本義是絲的頭。張衡《南都賦》："白鶴飛兮薊曳～。"引申爲事物的起始和末端。《淮南子·精神》："反復終始，不知其端～。"從末端的意義又引申爲未竟之業。《詩經·魯頌·閟宮》："纘禹之～。"《莊子·漁父》："曩者先生有～言而去。"這裏的"緒言"指未盡之言。又引申爲殘餘。《莊子·讓王》："道之真以治身，其～餘以爲國家。"

從絲的頭又引申爲系統。張衡《東京賦》："故宗～中圮。"

【陽】

"陽"的本義，歷來都認爲是山的南坡和水的北面，因爲"陽"字從阜。《穀梁傳·僖公二十八年》："山南爲～，水北爲～。"但是，如果不拘泥於字形，而是從詞義引申發展的角度來看，應該說"陽"這個詞的本義是陽光。《詩經·小雅·湛露》："匪～不晞。"《孟子·滕文

公上》:"秋～以暴之。"都是"陽光"的意思。可見是由陽光的意義引申爲山南水北(都是陽光照射到的地方),而不可能由"山南水北"引申爲陽光。

其實,從字形上看,《説文》上除"陽"字外還有一個"昜"字,段玉裁認爲這是"陰陽之本字"。甲骨文中,也是既有 ,也有 。可以認爲,陽是專爲"山南水北"這個引申義而創造的文字,不能根據"陽"的形體來推斷詞的本義。

從陽光的意義又可以引申爲:(一)温暖。《詩經·豳風·七月》:"春日載～,有鳴倉庚。"(二)明亮,鮮亮。《詩經·豳風·七月》:"載玄載黄,我朱孔～。"從"明亮"的意思再進一步引申爲明顯、外表。《大戴禮記·文王官人》:"考其陰～,以觀其誠。"("陰陽"指内在的實情和外在的表現。)

山南水北叫陽,山北水南叫陰,這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同一事物分成對立的兩個方面的現象。由此引申,"陰陽"就成了我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術語,用來概括諸事物的對立面。如:天爲陽,地爲陰;暑爲陽,寒爲陰;等等。

"陽"還有"假裝"的意義。《漢書·田儋傳》:"儋～爲縛其奴。"這個意義又寫作"詳"。後來寫作"佯"。

【要】

"要(yāo)"的本義是人的腰。《墨子·兼愛》:"昔者楚靈王好士細～。"由此引申爲"重要"。《孝經》:"先王有至德～道。"又爲要點、關鍵。《莊子·天道》:"願聞其～。"《淮南子·主術》:"此治之～也。"再引申爲簡要的。《世説新語·言語》:"可謂～言不煩。"這幾個引申義都讀"yào"。

"要領",原指腰和脖子。《韓非子·説疑》:"要(yāo)領不屬,手足異處。"引申爲主要的部分。如"不得要(yào)領"。由此可以看

出"重要"和"關鍵"是"腰"的引申義。

"要"用作動詞,指把東西纏束在腰上。曹植《洛神賦》:"解玉佩以～之。"引申爲約束,會總。《禮記·樂記》:"～具節奏。"注:"要猶會也。"

另一方面,腰處於人體之中部,由此引申爲"中間"之意。《戰國策·秦策四》:"是王之地一經兩海,～絶天下也。"又引申爲中途攔截。《左傳·襄公三年》:"吴人～而擊之。"又引申爲截取。《淮南子·原道》:"以～飛鳥。"又引申爲要挾。《論語·憲問》:"雖曰不～君,吾不信也。"又引申爲求取。《孟子·告子上》:"以～人爵。"又引申爲邀請。陶淵明《桃花源記》:"便～還家。"這個意義後來寫作"邀"。從求取又引申爲"需要"。白居易《紅綫毯》:"地不知寒人～(yào)暖。"由此又引申爲現代漢語中"要不要"的"要",意義略等於"應當"。

【益】

"益"的本義是水從器皿中漫出來的意思。這一意義後來寫作"溢"。由水漫出來引申爲水漲。《吕氏春秋·察今》:"瀙水暴～,荆人弗知。""暴益"就是突然水漲了。

又引申爲"增益",與"損"相對。《書經·大禹謨》:"滿招損,謙受～。"《易經·雜卦傳》:"損～,盛衰之始也。"由增益引申爲"利益"、"好處"。《論語·衛靈公》:"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不如學也。"

"益"也可以用作動詞。《吕氏春秋·察今》:"人或～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猶若不可得而法。"例中的兩"益"字都是增添的意思。《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樊)阿從佗求可服食～於人者。"《搜神記·李寄斬蛇》:"生無所～,不如早死。"兩例中的"益"字也是動詞。"益於人"是對人有好處;"所益"的"益"也是動

詞,與"所"構成名詞性詞組。

"益"又可以作副詞,更加。《孟子·梁惠王下》:"如水～深,如火～熱。"漸漸。《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少～耆食,和於身也。""少益",兩個副詞叠用,稍微、漸漸地。《禮記·坊記》:"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亡。"疏:"益,漸也。""亂益亡"就是禍亂漸漸就没有了的意思。

【因】

"因"字的本義應是車墊子,後來寫作"茵"。《説文》"茵"下説:"車重席也。"《詩經·秦風·小戎》:"文茵暢轂。"毛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

由車墊子的意思引申爲依靠、憑藉。《孟子·離婁上》:"爲高必～丘陵,爲下必～川澤。"《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公等録録,所謂～人成事者也。"

由依靠、憑藉又引申爲按照、依據的意思。今成語有"～地制宜"、"～材施教"。

由依靠、憑藉還引申爲順着、因襲、因循、因仍等意思。《商君書·更法》:"～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這是因順的意思。《論語·爲政》:"殷～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這是沿襲的意思。《史記·太史公自序》:"其術以虚無爲本,以～循爲用。"今成語有"～循守舊"。這是因循的意思。《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之以饑饉。"這是因仍(連續)的意思。

在先秦,"因"又是一個特定的哲學概念。《管子·心術上》:"～也者,無益無損也。"又:"～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這兩例中所説的"因",就是因依的意思。所謂"無益無損"、"以物爲法",就是依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來反映它。這一意義也還是從依靠、憑藉的意思引申而來。

"因"作爲名詞,有緣因、緣由的意思。《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而至前也。"又作爲佛教用語。《觀無量壽經》:"深信～果,不謗大乘。"

虛化爲副詞。就。《史記·穰侯列傳》:"穰侯卒於陶,而～葬焉。"又虛化爲介詞。由於,通過。《史記·衛青列傳》:"～前使絶國功,封鶩博望侯。"韓愈《張中丞傳後敍》:"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戰國策·趙策三》:"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平原君謂趙王曰……"

又虛化爲連詞。於是,因而。柳宗元《蝜蝂傳》:"其背甚澀,物積～不散。"

注意:古漢語中的"因"一般不當"因爲"解,但連詞"因爲"由此引申而來。

【隱】

"隱"這個字代表兩個詞。(一)依靠。《説文》有字,是一個會意字,象兩只手靠在一個東西上。但這個字在古代文獻上見不到,作"依靠"解的這個詞也多用"隱"字表示。如《庄子·齊物論》:"～机而坐。"(二)短牆。《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踰～而待之。""隱"字從阜,應該是爲"短牆"這個意義而造的字。屏障也叫"隱"。《戰國策·韓策二》:"韓之於秦也,居爲～蔽,出爲鴈行。"引申爲隱伏、隱蔽。《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牛臣～於短牆而射之。"

從隱蔽又引申爲抽象的隱蔽、隱秘。《禮記·禮運》:"今大道既～。"又指隱居不仕。《易經·坤卦》:"天地閉,賢人～。"又引申爲深藏的,深奥的。《易經·繫辭》:"探賾索～。"

"隱"字假借爲"慇",哀痛。《詩經·邶風·柏舟》:"如有～憂。"又用作動詞,傷痛,憐憫。《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王若～其無罪

而就死地。”

【宇】

“宇”的本義是房簷。《詩經·豳風·七月》:“八月在～。”引申爲住處或房屋。《國語·周語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使各有寧～。”又蘇軾《水調歌頭》:“唯恐瓊樓玉～,高處不勝寒。”房簷是四周下垂的,所以“宇”又用來比喻國家的四境或疆域。《左傳·昭公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賈誼《過秦論上》:“有席捲天下,包舉～内,囊括四海之意。”(宇内:指四境之内或天下之内。)

〔宇宙〕本指房簷和棟梁。《淮南子·覽冥》:“鳳皇之翔,至德也……而燕雀佼(驕)之,以爲不能與之争於～宙之間。”引申爲無限的空間和時間。《莊子·知北遊》:“外不觀乎～宙,内不知乎太初。”《淮南子·齊俗》:“四方上下謂之～,古往今來謂之宙。”後又指天下,世界。

【御】

“御”的本義是駕車,字又寫作“馭”。《詩經·鄭風·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又良～忌。”(忌:語氣詞。)用作名詞。指駕車的人。《詩·小雅·黍苗》:“我徒我～。”《左傳·成公十六年》:“其～屢顧。”引申爲駕馭人,統治。《晏子春秋·諫下》:“禮者所以～民也。”《文心雕龍·詔策》:“天子～宇。”又引申爲使用人或物。《楚辭·涉江》:“腥臊並～。”(指壞人都得到重用。)《荀子·大略》:“天子～珽,諸侯～荼,大夫服笏。”(珽、荼都是玉器名。)用人或物叫“御”,進物供使用也叫“御”。《詩經·小雅·六月》:“飲～諸友。”毛傳:“御,進也。”這是進奉物。從進物於人又引申爲侍候的意思。《書經·五子之歌》:“～其母以從。”

在封建社會中,經常在帝王所用之物的名稱前加"御"字。這最初是由羣臣進奉於君主,或是爲君主所用的意義而來的。《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廩災。"注:"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公羊傳·桓公十四年》注:"御者,謂御用於宗廟。"《左傳·哀公三年》:"命周人出～書,候於宮。"注:"御書,進於君者也。"直至《史記·秦始皇本紀》:"矯王～璽及太后璽。""王御璽"仍是"王所用之璽"的意思。到後來,"御"才有了君主之義,不但所用之物能加"御",而且能説"御容","御"就成了君主的代稱了。

"御"從駕馭的意義又引申爲"控制"、"制止"之義。《荀子·榮辱》:"於是又節用～欲。"又引申爲抵禦。《詩經·邶風·谷風》:"亦以～冬。"這個意義後來寫作"禦"。

"御"又假借爲"迓",讀 yà,是"迎"的意思。《詩經·召南·鵲巢》:"百兩(輛)～之。"

【遇】

《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於清。"《公羊傳》:"～者何? 不期也。"可見"遇"的本義是不期而會,即不是約會的碰見。《詩經·鄭風·野有蔓草》:"邂逅相～。"《論語·子路從而後》:"～丈人,以杖荷蓧。"由此引申爲泛指碰到某種意外的情況。《詩經·王風·中谷有蓷》:"～人之不淑矣。"(遇人不淑:指所嫁的人不善良。)《史記·孔子世家》:"吾昔從夫子,～難於匡。"《後漢書·郭泰傳》:"嘗於陳梁間行,～雨,巾一角墊。"又爲接觸。《莊子·養生主》:"臣以神～而不以目視。"這種用法比較抽象。

相遇、碰到之後自然産生互相對待的問題,因此,遇字又引申出待遇、對待的意義。《荀子·大略》:"無用吾之所短,～人之所長。"《史記·魏公子列傳》:"然公子～臣厚。"又特指被君主或在上者所賞識、重用。《孟子·梁惠王下》:"吾之不～魯侯,天也。"《史

記·儒林列傳》:"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北史·宋弁傳》:"因是大被知～。""知～"後來成了一個固定詞組。

【約】

"約"字從糸(mì),勺聲,本義是纏,束縛。《詩經·小雅·斯干》:"～之閣之。"(閣之:上下嚴緊的樣子。)曹植《美女篇》:"皓腕～金環。""約車"就是把馬繫在車轅下(套車)。《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於是爲長安君～車百乘,質於齊。"用作名詞,表示繩結。《老子》:"善結無繩～而不可解。"

"約"字用於抽象意義,引申爲約束。《論語·子罕》:"博我以文,～我以禮。"又爲預先商定出限制。《荀子·正名》:"名無固實,～之以命實。"用作名詞,表示預先商定需要共同遵守的規定。《荀子·正名》:"～定俗成謂之宜。"《戰國策·楚策一》:"五國～以伐齊。"再引申爲訂約。《莊子·則陽》:"魏瑩與田侯牟～,田侯牟背之。"《史記·鴻門宴》:"懷王與諸將～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又作名詞,即盟約。《荀子·富國》:"～信盟誓,則～定而畔無日。"由訂約再引申爲約會(後起義)。趙師秀《約客》詩:"有～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

由約束還引申爲簡約、簡要。《荀子·勸學》:"《詩》《書》故而不切,《春秋》～而不速。"《孟子·離婁下》:"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也。"成語有"由博反～"。又引申爲少,節儉,儉樸。《荀子·非十二子》:"上功用,大儉～,而慢差等。"《論語·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處～。"

【張】

"張"的本義是安上弓弦。《韓非子·外儲説左上》:"夫工人～弓也,伏檠三旬而蹈絃。"(大意是説:把弓放在檠中三旬然後施

絃。)引申爲拉弓。杜甫《八月十五夜月》詩:"～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又引申爲羅網、幃帳等的張掛。《楚辭·招魂》:"羅幬～些。"左思《吴都賦》:"罿罻畢～。"其他東西的張開、張大也叫張,如"張翼"、"張口"等。

又引申爲抽象的張大、擴張。《左傳·昭公十四年》:"臣欲～公室也。"《北史·辛雄傳》:"軍威必～。"

由張掛的意義引申爲名詞,幃帳。《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復留之,～飲三日。"這個意義讀 zhàng,後來寫作"帳"。引申爲量詞,帳幕和弓、琴等都可以稱"張"。如《左傳·昭公十三年》:"子產以幄幕九～行。"《後漢書·明帝八王傳》:"有强弩數千～。"

由張大的意義引申爲肚子脹。《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將食,～,如厠。"這個意義讀 zhàng,後來寫作"脹"。也引申爲佈滿。《三國志·吴書·周瑜傳》:"烟炎～天。"這個意義也讀 zhàng。

由張開的意義引申爲設置、陳設。《戰國策·秦策一》:"～樂設飲。"韓愈《進學解》:"治具畢～。"

【振】

《説文》:"振,舉救也。一曰:奮也。""舉救"是本義。顔師古説:"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物,輒改'振'爲'賑'。"這就是説,"賑"的本字應寫作"振",而唐代的時候,一般人都寫作"賑"了。

由"舉救"引申爲收檢。《禮記·中庸》:"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河海而不洩。"疏:"振,收也。振收河海而不漏洩。"

"振"又有摇動的意思,也寫作"賑"。《説文》:"賑,動也。"這個"動"與"奮"義相近,是抖動的意思。《禮記·曲禮上》:"奮衣由右上,取貳綏。"《楚辭·漁父》:"新浴者必～衣。""奮衣"、"振衣"都是

抖落衣上灰塵。又如左思《詠史》詩:"～衣千仞岡。"

由抖落引申爲消除。《左傳·昭公十八年》:"～除火災。"

由抖動引申爲揮動、敲擊。賈誼《過秦論上》:"～長策而御宇内。"《荀子·議兵》:"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槁。""振長策"即揮動長鞭。"振槁"就是敲擊落葉。

由抖動引申爲"揭舉","振揚"。《荀子·王制》:"明～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振毫末"就是對於極細微的問題都能揭舉,表示處事很明察。《韓非子·説林下》:"吾(晉中行文子)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我過者也。""振我過"是振揚我的過錯。

由抖動還引申爲振興。《左傳·成公七年》:"中國不～旅。"《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乃修德～兵。"

【直】

直,甲骨文作 ,本義應是"正視",但不見於古籍。它在上古的基本意義是不彎曲,與"曲"相對。《荀子·勸學》:"木～中繩。"又:"蓬生麻中,不扶而～。"引申爲正直、公正。《荀子·脩身》:"是謂是,非謂非曰～。"《韓非子·解老》:"所謂～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用如名詞,指正直的人。《論語·季氏》:"友～。"又引申爲直接、徑直,多用作狀語。《漢書·樊噲傳》:"噲迺排闥～入。"(排闥:推門。)又《陸賈傳》:"(陳)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入坐。"

直又作"當"、"迎着"、"對着"講。《儀禮·士冠禮》:"主人……立於阼階下,～東序西面。"(序:廂。)《漢書·刑法志》:"魏武之卒,不可以～秦之鋭士。"表示時間,"即"、"當(dàng)"的意思。《史記·項羽本紀》:"～夜潰圍。"中古以後又引申爲輪值、輪班。《晉書·羊祜傳》:"悉統宿衛,入～殿中。"杜甫《秋日荆南送薛明府》詩:"殊私再～廬。"(殊私:特别的恩寵。直廬:值宿殿廬。)這個意義又寫

作"值"。

直字在秦漢時代又產生"價值"的意義,指物與價相當。這是由"當"的意義引申出來的。《戰國策·齊策三》:"象牀之～千金。"(象牀:象牙製的牀。)《史記·平準書》:"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四十萬。"又引申爲傭值、工錢、報酬。《後漢書·班超傳》:"爲官寫書受～,以養老母。"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怠若事,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值"。

直又通"特"、"但",用作副詞,這是假借義,"只"、"只是"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上》:"～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又爲特意、故意。《漢書·張良傳》:"～墮其履圮下。"唐以後又表示簡直的意思。杜甫《八月十五夜月》詩:"此時瞻白兔,～欲數秋毫。"

唐宋詩詞中"直"還表示"即使"、"就使"的意思。李商隱《無題》詩:"～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辛棄疾《玉樓春》詞:"謝公～是愛東山,畢竟東山留不住。"

【治】

"治"的本義是治水。《孟子·滕文公下》:"洚水者,洪水也。使禹～之。禹掘地而注之海。"由治水引申爲治理、管理、處理、研治等意思。如"治國"、"治兵"、"治本"、"治地"、"治絲"、"治人"、"治學"、"治任"。"治國"就是管理國家。《禮記·中庸》:"～國其如示諸掌乎。""治人"就是管理、統治人民。《孟子·許行》:"～人者食於人。"及物動詞"治"的意思很靈活,譯爲現代漢語時,要依賓語的不同情況考慮。

"治"又可以用作形容詞,是安定、太平的意思,與"亂"相對。這一意義也是由治理引申出來的。《詩經·周南·關雎·序》:"～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易經·繫辭下》:

"～而不忘亂。"今成語有"人心思～"。

"治"也可以用作名詞，指治理政事的所在地，即政府行政機關，這個義項也是由"治理"引申而來。《三國志·魏书·夏侯玄傳》："居無常～，吏不成臣。"《水經注·巫山·巫峽》："將郡縣居～無恒故也！"以上二例中的"治"都是指治所。"居無常治"，"居治無恒"都是治所不固定的意思。王念孫《廣雅疏證》："古者謂州郡所駐曰治"，與上例文義正合。

【子】

"子"字篆文作 ，象形，本義是孩兒，小孩。《詩經·小雅·斯干》："乃生男～。"又："乃生女～。""男子"即男孩，"女子"即女孩。引申爲兒女。一般指兒子。《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丈夫亦愛憐其少～乎？"也指女兒。《論語·先進》："以其兄之～妻之。"詞義擴大，引申指禽獸蟲魚的初生者。《詩經·小雅·小宛》："螟蛉有～，蜾蠃負之。"《後漢书·班超傳》："不入虎穴，不得虎～。"再引申指植物的種子。《世說新語·雅量》："樹在道邊而多～。"杜甫《少年行》："江花結～已無多。"

"子"字在先秦有一個很常用的意義，即對男子的尊稱。《左傳·僖公三十年》："吾不能早用～，今急而求～。"《戰國策·楚策一》："～無敢食我也。"這種表尊稱的"子"是名詞，不是代詞，前面可以加姓氏、諡號或數詞等。例如：孔子、墨子、晏子、趙宣子（趙盾）、韓獻子（韓厥）。《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異乎三～者之撰。"在《論語》、《孟子》等著作裏"子"常常專指孔子。《論語·學而》："～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子"字還指圓形的小東西。《孟子·離婁上》："胸中正則眸～瞭焉。"《史記·高祖本紀》："左股有七十二黑～。"這種意義是從小孩幼小這一特征引申而來的。從指圓形的小東西再虛化爲名詞詞

尾。賈思勰《齊民要術·雜説》:"務須多種瓜菜、茄～等。"《南史·劉之遴傳》:"今本無上書年月日～。"

【作】

"作"在古漢語中是一個意義很廣泛的動詞。它的本義是起立的意思。《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舍瑟而～。"

由人從座位上起立引申爲興起、出現。《孟子·公孫丑上》:"賢聖之君六七～。"王符《潛夫論》:"周室微而五伯～。"由興起、出現引申爲創始的意思。《論語·述而》:"述而不～。"《禮記·樂記》:"～者之謂聖。""不作"就是不首創,"作者"就是創始人。由創始引申爲一般的創製、製造。《周禮·冬官·序》:"～舟以行水。"還引申爲興建。《書經·康誥》:"～新大邑於東國洛。"建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軍。"産生。《詩經·周頌·天作》:"天～高山。"《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雲。"寫作、編撰。《詩經·小雅·何人斯》:"～此好歌。"《易經·繫辭下》:"～《易》者其有憂患乎?"勞作。《樂府詩集·擊壤歌》:"日出而～,日入而息。"擔任。《書經·舜典》:"汝～司徒。"

由起立引申爲竪起。《周禮·考工記·梓人》:"～其鱗之而。"由竪起引申爲振起、振奮。《左傳·莊公十年》:"一鼓～氣。"

由人的起立還引申爲鳥的飛起。《論語·鄉黨》:"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子路共之,三嗅而～。"

"作"也可以用作名詞。《禮記·緇衣》:"毋以小謀敗大～。"《鹽鐵論·園池》:"無用之官,不急之～。""大作"指大的事業。"不急之作"指那些不急需的土木建築。也用來指商業活動。《管子·治國》:"舍本事而事末～,則田荒而國貧矣。""事末作"就是指從事經商之類的活動。

假借爲"斮",是"削"的意思。《禮記·内則》:"肉曰脱之,魚曰

～之。"《爾雅·釋器》作"魚曰斮之"。又假借爲"詐"。《禮記·月令》:"毋或～爲淫巧以蕩上心。""作爲"卽"詐僞"。

練 習 四

一 解釋下列名詞：

疏　　讀爲　　讀若　　衍文　　句讀

正義　　十三經注疏　　古文辭類纂

二 把下列句子譯成現代漢語并解釋帶△的詞或詞組：

1.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論語·侍坐》)

2. 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莊子·逍遥遊》)

3.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4. 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論》)

5. 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

6.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吕氏春秋·察傳》)

三 下列文章在《古文辭類纂》中歸入哪一類？按我們的分類，應當屬於哪一類？

賈誼《弔屈原賦》　　枚乘《七發》　　鼂錯《論貴粟疏》

韓愈《子産不毁鄉校頌》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歐陽修《瀧岡阡表》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曾鞏《墨池記》

四　下面是《毛詩正義·北風》的第一章，閱讀并回答問題：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庚反酷苦毒反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携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疏〕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携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爲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

1. “雱”的讀音和意義是什麽？

2. “惠”是什麽意思？這是誰的注？

3. “好”是形容詞還是動詞？是根據什麽來判斷的？

4. 鄭玄對“邪”是怎樣解釋的？

5. “只且”是什麽意思？這是誰的解釋？

五　《論語·公冶長》：“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阮元《十三經注疏》云：“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甚誤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按照阮元的意見，句中哪一個字是衍文？阮元有什麽根據？如果衍文去掉，句子的標點有什麽改變？這個句子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標點法，意義有什麽不同？你贊成哪

一種標點法?

六 將下面的短文標點並翻譯成現代漢語: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

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嘳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淮南子·人間》)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滕文公下》)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

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文　選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　照

【作者介紹】鮑照(公元414?—466年),字明遠,東海郡(今江蘇漣水縣)人。他曾受宋臨川王劉義慶的招聘,任國侍郎,後被宋孝武帝任爲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晚年任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的前軍參軍,掌書記,在兵亂中被殺。

鮑照是南北朝時期的傑出詩人,他出身寒微,受到當時門閥勢力的壓抑,因此在不少詩篇中强烈地表現出一股抑鬱不平之氣。他的散文和賦也很有成就。有《鮑參軍集》。

【説明】這是鮑照於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應劉義慶的招聘,從建康(今南京市)到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時,在旅途中給他妹妹鮑令暉的一封信。作者用奇崛的語言,誇張的筆法,描寫了浩瀚的長江和秀麗的廬山;寫旅途的艱辛和遠别的悲思也很真切動人。這是一篇優秀的駢文。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①],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②],

渡泝無邊③，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④，旅客貧辛，波路壯闊⑤，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⑥。塗登千里，日踰十晨⑦，嚴霜慘節，悲風斷肌⑧，去親爲客，如何如何⑨！

注　釋

① 意思是，我冒着寒冷的秋雨出發，整個行程中都很少見到太陽。

② 潦(lǎo)：積在地上的雨水。　浩汗：廣闊的樣子。　猥(wěi)：副詞，猝，一下子。

③ 渡泝(sù)：這裏泛指渡水。泝：逆流而上，也寫作"溯"。

④ 棧(zhàn)石：在石巖險絶處的棧道。棧：棧道(用竹木架成的山間險路)。　星飯：在星星下面吃飯。"星"是名詞作狀語，表示動作的處所。　結荷：指用荷葉做遮蔽。　水宿：在水邊過夜。"水"也是名詞用作狀語。　兩句意思是，在山路險絶處頂着星星吃飯，在用荷葉作遮蔽的水邊露宿。

⑤ 波路：指水路。

⑥ 始：時間副詞，剛，才。　食時：指申時(下午三點到五點)。古時一般吃兩頓飯，晚飯在申時。　大雷：地名，今安徽望江縣。地處長江北岸，東面已是江州的地界。

⑦ 路程走了千里，日期超過了十天。　塗：道路。通常寫作"途"。　登：攀登，向上走。

⑧ 慘節：等於説"刺骨"。　斷肌：指凍裂肌膚。

⑨ 去親：離開親人。　如何如何：意思是心情十分悲傷。

向因涉頓，憑觀川陸①，遨神清渚，流睇方曛②。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③，窺地門之絶景④，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⑤！南則積山萬狀，負氣争高⑥，含霞飲景，參差代雄⑦，淩跨長隴，前後相屬⑧，帶天有匝，横地無窮⑨。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

際⑩。寒蓬夕捲,古樹雲平⑪。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⑫。北則陂池潛潢,湖脈通連⑬。苧蒿攸積,菰蘆所繁⑭。棲波之鳥,水化之蟲⑮,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其中⑯。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⑰。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⑱。思盡波濤,悲滿潭壑⑲。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⑳。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㉑!

注 釋

① 向:適才。指在旅途中。 涉頓:經過休息。頓:止宿。 憑觀:等於說"憑眺",登高而望。 川陸:河流和陸地,等於說山川。

② 遨神:等於說"遊心"。 渚(zhǔ):水中小洲。 流睇(dì):放眼四望。睇:斜視。這裏泛指視、觀望。 方曛(xūn):傍晚的時候。曛:日落的餘光。這裏指傍晚的景色。

③ 五洲:不詳。大概是指大雷以下長江裏的五個小洲。 九派:舊說長江流經潯陽(今江西九江市)後分爲九派。派:大河分成的支流。

④ 地門:不詳。可能是指附近地勢險要處。 絶景:指落日的餘光。景:日光。

⑤ 隱:憂愁。 兩句意思是,想得很遠很深,心裏久久感到憂傷惆悵。

⑥ 負氣:恃氣。

⑦ 含霞:含着雲霞,形容飄着雲彩的山峰。 飲景:飲着陽光,形容落日照耀的無雲的山峰。 參差(cēncī):形容山勢高低不一。 代雄:指争雄。

⑧ 長隴:指連綿不斷較矮的羣山。隴:大的山坡。 相屬(zhǔ):相連。

⑨ 匝(zā):周。兩句都是形容山脈之長。意思是,山脈環繞着天邊成一周,橫亙在大地上綿延無窮。

⑩ 砥(dǐ)原:平原。砥:磨刀石,這裏用作形容詞,指平坦。 隰(xí):低地。 亡(wú):無。

⑪ 蓬:草名,也叫轉蓬。 雲平:指高與雲齊。

⑫ 意思是不聞人聲,不見人影。形容原野的寥闊空寂。

⑬ 陂(bēi)：水塘。 潛潾(yín)：水在地下流通。

⑭ 苧(zhù)：麻一類的植物。 蒿(hāo)：一種野草。 攸(yōu)：用法同"所"。 菰(gū)：茭白。 蘆：蘆葦。 兩句意思是，這些陂池湖泊是苧蒿菰蘆充積繁殖的地方。

⑮ 水化之蟲：指魚。《說文》："魚，水蟲也。"

⑯ 聒(guā)：喧鬧。 紛軔(rèn)：充滿。

⑰ 迴江：指曲折的江流。 永指：等於說"遠去"。永：長。指：趨。 大合：與大合。

⑱ 創古迄今：自古至今。 舳(zhú)：船尾。 艫(lú)：船頭。

⑲ 意思是說，面對着滔滔長流的江水，心中的古今興亡之感充滿波濤潭壑。

⑳ 八表：八方極遠之處。 野塵：《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指田野的霧氣。 是：指示代詞，指江水。 注集：流注匯集。 寫：流瀉。這一意義後來通常寫作"瀉"。 不測：指不測其開始和終極。 四句意思是說，江湖上的雲煙散到八方，最終形成了霧氣塵埃，自己的悲思也隨之散去，而江水却向大海流注匯集，奔流不息，不知終極。

㉑ 修靈：《離騷》："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中指楚王。在這裏指神靈。 浩蕩：《離騷》中是昏庸糊塗、不加思慮的意思。這裏是漠然無知覺的意思。 意思是說，就是神靈，也是漠然無知，不知其中的緣故。

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相接①。上常積雲霞，雕錦縟②。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③。左右青靄，表裏紫霄④。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⑤。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⑥。

注 釋

① 基：基址，指山脚。 辰漢：指天空。辰：星辰。漢：河漢，即銀河。

② 山頂上經常堆積着雲霞，像用錦繡雕飾一樣。 雕：雕飾，裝飾。 錦：五彩的絲織品。 縟(rù)：繁多的彩飾。

③ 若華：若木之華，指夕陽。若木是古代神話傳說中日入之處的樹。"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見《文選》李善注引高誘。) 曜(yào)：照耀。 巖澤：山澤。 傳明散綵：形容山澤之氣交通而把陽光的明亮色彩傳到各處。 赫：紅色。 絳天：紅色的天。 這四句意思是，在夕陽的照耀下，山林水澤的霧氣融會貫通，廬山到處都明亮絢麗，山峰紅得像絳紅色的雲天一樣。

④ 靄(ǎi)：雲氣。 表裏紫霄：與紫霄爲表裏，即飄蕩繚繞在紫霄峰周圍。紫霄：廬山南面的高峰名。 兩句描寫雲氣繚繞高峰的情狀。

⑤ 黛(dài)色：青黑色。

⑥ 神居帝郊：像神一樣處在帝郊。帝郊：指九疑山周圍一帶，傳說九疑山是帝舜的葬地。 鎮：鎮守。 控：控制。 湘：湘江。 漢：漢水。

若澭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湧瀑之所宕滌[①]，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鷲辰，北極雷澤[②]，削長埤短，可數百里[③]。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滀[④]，弱草朱靡，洪漣隴蹙[⑤]，散渙長驚，電透箭疾[⑥]，穹溘崩聚，坻飛嶺覆[⑦]。回沫冠山，奔濤空谷[⑧]，磴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鑿落[⑨]。仰視大火，俯聽波聲[⑩]，愁魄脅息，心驚慄矣[⑪]。

注 釋

① 澭(zhōng)：小水流入大水。 洞：水急流。 鼓怒：指疾風鼓起的怒濤。 豗(huī)：撞擊。 湧：騰。這裏指翻騰的波浪。 瀑(fú)：迴旋的水流。 宕(dàng)：蕩，衝擊。 以上四句寫各種流水，構成四個名詞性詞組，作下面六句(六個謂語)的主語。

② 荻(dí)浦：長着蘆荻的水濱。 狶(xī)洲：野猪出没的荒洲。 薄：

迫近。 鷰泒：“鷰”同“燕”；“泒”是“派”的本字，水的支流。 極：到達。 澱：通“淀”，淺的湖泊。 這四句是寫上文說的各種流水所通到的地方。

③ 埤(pí)：補。 可：大約。 兩句是說上文提到的各種水流通到的地方，如果削長補短，方圓大約有幾百里。

④ 輕煙：指湖泊之上的煙霧。 振滀(tà)：振動而溢出。 兩句意思是水流湖泊之上停着輕煙，下面波濤滾滾，像華麗的鼎中的水在沸騰一樣。

⑤ 朱蕃：指草被淹没。 洪漣：洪波。 隴蹙(cù)：聚集。隴：通“攏”，聚束。

⑥ 透：跳，這裏指閃過。 兩句意思是，浪花四散驚飛，像電光和箭一樣疾速。

⑦ 穹：高大。 流(kè)：水。 崩聚：形容巨浪一會兒跌落下來，一會兒又昇起。 坻(chí)：水中高地。 兩句意思是巨浪滾滾，像是小鳥飛騰，山嶺傾覆。

⑧ 意思是，巨浪拍岸而回的時候，浪花一直濺到山上，奔騰的波濤把山谷冲刷一空。

⑨ 磌(zhēn)石：擣衣石。這裏指大石頭。 碕(qí)岸：曲岸。 韲(jī)落：像粉末一樣落下來。韲：粉末。

⑩ 大火：星宿名，即心宿。 這兩句出自《楚辭·七諫·自悲》：“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

⑪ 愁魄：即心驚魄動。“愁”用作使動，使……愁。 脅息：屏住呼息。慄(piào)：疾。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②，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③，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④，坼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⑤。掩沙張，被草渚⑥，浴雨排風，吹潒弄翮⑦。

注 釋

① 繁化殊育：指多種不同的爲天地所化育的動物。 詭質：指身體結

構怪異。詭：詭異，奇異。質：指軀體。 怪章：指外觀奇特。 章：花紋。 兩句意思是，如果說到各種奇異少見的動物。

② 江鵝：江鷗。 海鴨：《金樓子》："海鴨大如常鴨，斑白文，亦謂之文鴨。" 魚鮫：皮有斑紋的一種魚。 水虎：傳說中一種"甲如鱗之鯉"、"膝頭如虎掌爪"的動物。

③ 豚首：江豚(江豬)。 象鼻：傳說中一種"鼻如象"的怪魚。 芒鬚：鬚如芒的水生動物。 針尾：尾如針的水生動物。

④ 石蟹：溪澗石穴中的一種小蟹。 燕箕：傳說中一種"頭圓禿如燕，其身圓扁如簸箕"的魚。 雀蛤(gé)：古代傳說中"雀入大水"而變成的蛤。 儔(chóu)：類。

⑤ 坼(chè)：裂。 這句說的是傳說中四種樣子異常的動物。

⑥ 掩沙漲：以沙丘爲掩蔽。沙漲：指江邊的沙丘。 被：覆蓋。 兩句意思是，這些動物隱藏在沙丘、草渚之間。

⑦ 排風：乘風。 吹滂：指魚類吐水。 弄翮(hé)：指鳥類舉翼。翮：鳥翼上的硬毛，這裏指翼。

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①]。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風吹雷颷，夜戒前路[②]，下弦內外，望達所屆[③]。寒暑難適，汝專自慎[④]，夙夜戒護，勿我爲念[⑤]。恐欲知之，聊書所覩[⑥]。臨塗草蹙，辭意不周[⑦]。

注 釋

① 樵蘇：指砍柴打草的人。樵：砍柴。蘇：割草。這裏都用作名詞，指人。 舟子：船夫。

② 颷(biāo)：暴風，這裏指迅疾。 夜戒前路：指天不亮就準備上路。

③ 下弦內外：指舊曆二十三日前後。下弦：陰曆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月亮呈弓弦形，叫做下弦。 所屆：所至，指目的地。即江州刺史劉義慶的治所。

④ 適：宜。 專：務，務必。

⑤ 夙夜：早晚。　戒護：指保重身體。　勿我爲念：不要以我爲念。
⑥ 聊：聊且，姑且。
⑦ 草遽：倉卒。

情　采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介紹】南北朝是我國古代文藝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從南北朝開始，人們把文學同經學、史學、哲學區分開來，對文學藝術的特點給予了更多的注意。劉勰的《文心雕龍》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面最重要、最系統的一部著作。全書共五十篇，分上下編。上編的頭四篇是論文學的性質，其餘是對各種文體的分別論述；下編相當全面地探討了有關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文心雕龍》注意客觀事物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能把文學興衰的原因同社會環境、政治條件、時代變遷聯繫起來。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當時追求詞藻華麗，忽視思想内容的文風盛行的情況下，《文心雕龍》强調文學作品的内容與形式並重。它一方面批評了當時唯美主義的文風，一方面也不忽略文學作品的藝術特點。這些都是《文心雕龍》對我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傑出貢獻。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xié)，字彦和，南北朝齊梁時人，約生活於公元460—520年之間，原籍東莞(guǎn)莒(jǔ，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入梁後官至步兵校尉兼東宫通事舍人。晚年出家爲僧，改名慧地。

現在通行的《文心雕龍》，有清人黄叔琳的《文心雕龍校注》和今人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的《文心雕龍今譯》。

【説明】本篇論述文學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關係。"情"即思想感情,指作品的内容,"采"即文采,指作品的形式。

在齊梁形式主義文風風靡一時的情況下,作者嚴厲地批評了那種"爲文而造情"的作品,提出"情、理"是作品的經,"文、辭"是作品的"緯",這種對文學作品内容與形式之間的主從關係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在此前提下,作者也不忽視藝術形式的重要,這對我們也是有啟發的。但是應當指出,我們今天不能只拿感情是否真實作爲衡量作品的標準,對那些充滿消極頽廢感情的作品,是決不能肯定的。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①?夫水性虚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②。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③,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④,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⑤,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⑥,其爲彪炳縟采名矣⑦。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⑧;二曰聲文,五音是也⑨;三曰情文,五性是也⑩。五色雜而成黼黻⑪,五音比而成韶夏⑫,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⑬。

注 釋

① 書辭:指著作。 總稱文章:《論語·公冶長》:"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此即把"聖人"的言語書辭稱爲"文章"的一例。"文章"原指刺繡上彩色的相配。《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作者根據"文章"的字義來論證文學作品必須有文采。采:文采。

② 淪漪(lúnyī):水的波紋。《詩經·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淪漣。""淪"是小的波紋,"猗"本是語氣詞;後人誤以爲"淪猗"都指水的波紋,給

"猗"加上水旁，變成雙音詞"淪漪"。 振：起，發。 文、質：是古人經常使用的一對概念，這裏大約相當於形式和内容。 這幾句是説，水和木的性質不同，因而它們的文采（淪漪與花萼）也就不同，這説明形式是依附内容的。

③ 鞹（kuò）：同"鞟"，去毛的皮。意思是説，虎豹的皮要是没有斑斕的毛，就和犬羊的皮一樣了。語出《論語·顔淵》："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④ 資：憑藉。兩句意思是説，犀兕（sì）雖有皮，但還要塗上丹漆才能成鎧甲。《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宋國的華元與鄭國作戰被俘，後逃歸，有一次築城的役人譏笑他"棄甲而復"，他叫身邊的人回答説："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nuó，怎麽樣）。"役人反駁説："從（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⑤ 若乃：至於。 性靈：人的精神。 敷：鋪陳。 寫：描繪。 器象：指萬物。《易經·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意思是具體的東西都叫器）。" 上句指抒情，下句指狀物。

⑥ 鏤（lòu）心：刻劃思想感情。 鳥跡：指文字，古代傳説倉頡"見鳥獸蹏（同"蹄"）迒（háng，獸跡）之跡"而創造文字。 織辭：組織文辭。魚網：指紙。東漢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造紙。 這兩句指寫文章。

⑦ 彪炳：光彩煥發。 縟采：繁富的文采。 名：顯著，指（某種事理）清楚明白。 意思是文章有文采那是很明白的了。從"若乃"到"名矣"是一個句子，"其"是複指上面所説的抒情狀物而組織成文辭，也就是指文學創作。

⑧ 五色：青黄赤白黑。

⑨ 五音：宫商角徵（zhǐ）羽（五聲音階）。

⑩ 五性：即下文的"五情"，指喜怒哀樂怨。

⑪ 黼黻（fǔ fú）：古代禮服上刺繡的花紋，白與黑相配的叫黼，黑與青相配的叫黻。

⑫ 比：並列。這裏指配合在一起。 韶夏：古代樂章名，相傳韶是舜的代表性音樂，主要伴奏樂器爲排簫式的簫，所以稱爲"簫韶"，全曲分九段，故稱"九韶"。相傳夏是禹的音樂，又名"大夏"、"夏籥（yuè）"，慶祝禹治水成功，伴奏樂器以籥（形狀像笛）爲主。

⑬ 神理：指天然之理。 數：必然性，規律。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説，

宇宙間的萬物，不論是山水還是草木鳥獸，都要表現出文采，因而抒寫情性的文章更不例外。所以說是"神理之數也"。這種觀點是和作者的客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他認爲宇宙本體是有意志的）相一致的。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①。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②。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③；韓非云"艷采辯說"，謂綺麗也④。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⑤，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情性⑥；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⑦。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⑧。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⑨；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⑩。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注 釋

① 孝經：書名，"十三經"之一。 垂典：傳下法則。 《孝經·喪親》："孝子之喪親也……言不文。"意思是說，爲父母服喪期間，說話不加文采。 質：質樸無文。

② 疾：憎惡。 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真實。 五千：指《老子》一書。《老子》約"五千言"（五千個字），故用"五千"代《老子》。

③ 辯雕萬物：《莊子·天道》："故古之王天下者，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成玄英疏："宏辯如流，雖飾萬物……終不自言。" 藻節：文飾，修飾。

④ 艷采辯說：似當爲"艷乎辯說"之誤。《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夫不謀治强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意即以巧妙華麗的言辭爲美。

綺(qǐ)麗：華麗，有文采。

⑤ 意思是，像上述韓非所說的那種綺麗，莊周所說的那種藻飾。

⑥ 研：研究。 味：體會。 孝老：指《孝經》和《老子》。黄叔琳輯注本作"李老"，今據别本改正。 文質附乎情性：文辭或文或質，都依附於思想感情。

⑦ 華實過乎淫侈：華實的關係不當，是由於追求過分的艷麗。意即過分追求形式會使文章華而不實。過：失。淫侈：過度。

⑧ 涇渭：兩水名。舊説涇濁渭清，或説涇清渭濁。 按轡：控制住馬韁繩。這裏以清流和正路比喻情采相符，以濁流和邪路比喻采過於情。三句意思是，如果能區分什麽是正確的途徑，什麽是不正確的途徑，就可以寫好文章。

⑨ 鉛：鉛粉，古人用以擦臉。 黛：青黑色的顔料，古人用以畫眉。盼倩(qiàn)：《詩經·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盼"指黑白分明，"倩"指口頰美。這裏泛指女子的容貌美。 淑姿：美好的姿質。

⑩ 經、緯：織物所用的直綫叫經，横綫叫緯。織時先定經綫，然後把緯綫織上去，所以經被認爲比緯重要。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①，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②。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③，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④，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⑤，苟馳誇飾，鬻聲釣世⑥，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⑦。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⑧，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⑨。心纏幾務，而虚述人外⑩。真宰弗存，翩其反矣⑪。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⑫；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⑬。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⑭！

注 釋

① 詩人：指《詩經》作者。 什篇：即篇什。《詩經》的"雅"、"頌"以十篇爲什(如《小雅》的"鹿鳴之什"包括《鹿鳴》《四牡》等十篇)，所以後人稱詩篇爲"篇什"。

② 辭人：指漢代以來的一般辭賦家。 賦頌：本指兩種文體，這裏泛指漢賦一類作品。

③ 風雅：《詩經》中的國風和大、小雅，這裏泛指《詩經》。 志思：思想感情。 蓄憤：蘊藏着鬱結煩悶之氣。 司馬遷《報任安書》："《詩》三百篇，大底(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④ 語出《毛詩序》："吟咏情性，以風(諷)其上。" 諷：用含蓄的話勸告或諷刺。

⑤ 諸子之徒：指上文所説的"辭人"。 鬱陶(yáo)：精神鬱結的樣子。

⑥ 隨意地施展誇張文飾的表現手法，沽名釣譽。 馳：逞，施展。 誇飾：誇張文飾。這裏指辭賦中常見的誇張鋪陳和堆砌詞藻。 鬻(yù)：賣。 聲：名聲。 釣世：騙取世人的稱贊。《文心雕龍》有《誇飾》篇專論其事，劉勰並非一般反對誇飾，而是認爲不能"苟馳"。

⑦ 要約：簡約。 煩濫：繁雜而浮泛失真。

⑧ 體情之製：表現感情的作品。 疎：指稀少。

⑨ 軒冕：古代大夫以上所乘的車和禮冠。用以指官爵。 汎：同"泛"，浮泛。 皋壤：澤邊地，指隱者居住之地。《莊子·知北遊》："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兩句意思是，心裏渴望作官，却浮泛地贊美隱逸生活。

⑩ 幾(jī)務：政事，多寫作"機務"。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機務纏其心。" 人外：塵世以外。

⑪ 真宰：語本《莊子·齊物論》："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通"朕"，徵兆，跡象)。"本指自然界的主宰，這裏指真實的思想感情。 翩其反矣：語本《詩經·小雅·角弓》。"騂騂(調和便利的樣子)角弓，翩其反矣。"本指不善於用弓，使好弓一下子反了過來。"翩"是"翩然"，輕捷的樣子。在這裏只用"反矣"的意思。 兩句意思是作品中没有真實的思想，所寫的和所想的恰好相反。

⑫ 蹊(xī)：小路。《史記·李將軍列傳》："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意思是桃李從來不說話，但有果實吸引着人們，很多人來採摘，在樹下走出了一條路。

⑬《淮南子·繆稱》："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兩句是爲了說明男子性格雄健，没有幽蘭清香的情味。

⑭ 徵：取，取法。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①，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②。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③。言隱榮華，殆謂此也④。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⑤，賁象窮白，貴乎反本⑥。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⑦，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⑧，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⑨，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⑩，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⑪。

注 釋

① 理：黄叔琳輯注本誤作"經"，今據别本改正。

② 采濫：文采浮濫。 辭詭：言辭虚僞。 詭：不正，反常。 心理：心和理，指思想内容，"心"是就作家而言，"理"是就作品而言。 翳(yì)：遮蔽。

③《太平御覽》八三四引《闕子》："魯人有好釣者，以桂(指肉桂，樹皮可作藥和香料)爲餌，黄金之鈎，錯(鑲花)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用翡翠鳥的羽毛做成的釣絲)，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jī，希望)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④ 言隱榮華：指言語的真義被文采所掩蓋。語出《莊子·齊物論》："言隱於榮華。"榮華：草類的花叫榮，"華"是"花"的古字，這裏指文采。

⑤ 穿着錦衣，外面再要罩一件單衣，是因爲不喜歡文采太顯著。《詩經·衛風·碩人》："衣錦褧(jiǒng)衣。"《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褧)'，惡其文之著也。"衣(舊讀 yì)錦：穿着錦衣。褧：單衣。一説指麻衣。

⑥ 賁卦終於白，這就説明事物貴在返本。 賁(bì)：《易經》的卦名。"賁"字是裝飾、修飾的意思。 象：指象辭。《易經·賁卦》："上

九，白賁，無咎。”“上九”是賁卦的最後一爻（yáo，卦的每一橫行叫一爻）。“白賁、無咎”是對這一爻的解釋，意思是用白色做裝飾（也就是不用文飾），不會有災殃。因爲“賁”卦的最後一爻是“白賁”，所以說“賁象窮白”。白是裝飾之本，所以“窮白”就是“反本”。

⑦ 謨：當作“模”，法，規範。 擬：比擬，比照。 地：質地，指文章的基本要求（是哀祭還是頌贊等等）。 兩句的意思是，根據創作的規範和文章的要求來適當安排作品的思想内容。

⑧ 結音：聯結聲音，即遣詞造句。 摛（chī）藻：鋪陳詞藻。摛：鋪陳。這四句意思就是《文心雕龍·鎔裁》所説的“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

⑨ 意思是，使文辭的華美和徵引的淹博不掩蓋内容。語出《莊子·繕性》：“文滅質，博溺心。”

⑩ 正采：即正色。古人以青黄赤白黑爲正色。 朱藍：就是赤色和青色。 間（jiàn）色：雜色，不正的顏色，赤白相間爲紅（即今天所説的粉紅），赤青相間爲紫。 屏（bǐng）：排除。 兩句意思是，要使朱藍等正色鮮明，而屏除紅紫等間色，比喻要提倡像《詩經》那樣的文采，要屏棄辭賦那樣不正的文風。

⑪ 《詩經·大雅·棫樸》：“追（duī）琢其章，金玉其相。”“追琢”即雕琢。章：花紋。 相：質地。 這兩句詩的意思是，外觀是經雕琢而成的花紋，質地是金和玉。指既有文采，又有美質。這裏雖然只引了“雕琢其章”，但兼有“金玉其相”的意思。《論語·雍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彬彬：文質配合得很好的樣子。 兩句意思是，這樣就和《詩經》與《論語》所説的那樣，文質俱美了。

贊曰①：言以文遠，誠哉斯驗②。心術既形，英華乃贍③。吴錦好渝，舜英徒豔④。繁采寡情，味之必厭⑤。

注 釋

① 贊：古代一篇文章末尾用來概括全篇大意或表明作者觀點的一段話。贊或爲散文，或爲韻文。《文心雕龍》的贊是韻文。這裏驗、贍、豔、厭押韻，談部。

② 文：指文采。《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斯：副詞，起加强語氣的作用。 驗：應驗，被證實。

③ 心術：等於説内心活動。 形：表現出來。 《禮記·樂記》："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英華：指文采。 贍：富足。

④ 吴錦：吴地織的錦。 好(hào)渝：容易變質。渝：改變。 舜英：木槿(jǐn)花。 徒：空，白白地。 木槿花朝開暮落，有華無實，所以説"徒豔"。

⑤ 味：動詞，品味。指分析欣賞文章。

與朱元思書[1]

吴 均

【作者介紹】吴均(公元469—520年)，字叔庠，梁朝吴興故彰(今浙江安吉縣)人。曾做過吴興主簿、奉朝請等官，文章清新挺拔，有古氣，爲時人所仿效，號稱"吴均體"。吴均曾作《後漢書注》、《齊春秋》等書，都已失傳。現存《吴朝請集》輯本一卷。

【説明】本文選自《藝文類聚》。作者用簡潔而傳神的文筆，描寫了富春江兩岸清朗秀麗的景色，使人讀後如身臨其境。雖然採用的是駢體，但毫不顯得滯板，是一篇寫景的名作。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2]。從流飄蕩，任意東西[3]。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絶[4]。水皆縹碧[5]，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6]。急湍甚箭[7]，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8]；争高直指[9]，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10]。好鳥相鳴，嚶嚶成韻[11]。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

絶⑫。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⑬；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⑭。横柯上蔽，在晝猶昏⑮，疎條交映，有時見日⑯。

注 釋

① 《六朝文絜》作宋元思。黎經誥《六朝文絜》箋注："宋，一作朱，非。案宋元思，字玉山。劉峻有《與宋玉山元思書》。"

② 風煙：指江上的風和煙霧。 俱淨：指都消散了。 天山共色：指天和山同是藍色。

③ 從流：隨流。

④ 富陽、桐廬：都是縣名，現在都是杭州市的屬縣。 許：表示約數。 獨絶：獨一無二。

⑤ 縹(piǎo)：淡青色。

⑥ 兩句是説在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游魚細石，這是形容水的清澈。

⑦ 甚箭：甚於箭，比箭還快。

⑧ 軒：高。 邈(miǎo)：遠。 兩句意思是，兩岸的高山都依仗着高峻的山勢爭着向上，互比高遠。

⑨ 直指：直上。

⑩ 激石：激于石，被石頭的阻礙而激蕩。激：水因受阻而激蕩。 泠泠(línglíng)：水聲。

⑪ 嚶嚶：鳥叫聲。 韻：和諧動聽的聲音。

⑫ 轉：婉轉地鳴叫，後來通常寫作"囀"。 則：連詞，連接的後一部分是對前一部分的説明，可以譯作"就"。

⑬ 鳶(yuān)飛戾(lì)天：出於《詩經·大雅·旱麓》。原意是鳶高飛而至於天，這裏比喻追求高位。 鳶：鷹。 戾：至。 息心：指止息其追逐名利之心。

⑭ 經綸世務：指處理軍政大事。經綸：理絲的頭緒叫經，合衆絲爲緩帶叫綸，用以比喻籌劃國事。

⑮ 横柯：横斜的樹枝。柯：樹枝。 上蔽：在上面遮蔽。

⑯ 疎條：稀疏的枝條。 交映：互相掩映。

《文選》序

蕭統

【作者介紹】蕭統(公元501—531年),字德施,南北朝時梁武帝蕭衍的長子,死後謚昭明,世稱昭明太子。他對文學頗有研究,曾招集許多文人共同編成《文選》三十卷(今本分六十卷)。這部書保存了梁以前七八百年間各種文體的一些代表作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對後代的影響很大。蕭統雖然主張文質並重,選文也選得比較精粹,但由於受當時綺靡文風的影響,形式主義傾向比較明顯,對樂府民歌重視不够。除《文選》外,蕭統還分別編了"古今典誥文言"和五言詩的選集,但已亡佚。蕭統自己的著作有文集二十卷,也已亡佚,現存的《昭明太子集》爲後人所輯。

【説明】這是蕭統爲《文選》寫的序文,講了四個問題:文章的起源,文章的體裁,選文的標準和編次的原則。序文着重論述了文學的性質以及文體的區分,比較集中地表述了作者的文學觀點。

作者在談到他的選文標準時,重視當時文筆之辨的理論,注意到文學與非文學的界綫,把經史、子等方面的著作劃在文學範疇之外,體現了文學概念的發展。但是他强調"以能文爲本",他心目中的文學就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作品。所謂"能文"、"翰藻",都是就辭藻、對偶、音律、用典等語言技巧而言的,有比較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在辨析文體時,他一方面溯源追"本",一方面沿流表"末",論述比前人精細,但不免流於繁瑣。

《文選》最通行的注本是唐人李善注和五臣注。

式觀元始①,眇覩玄風②,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

之世③，世質民淳④，斯文未作⑤。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⑥"。《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文之時義遠矣哉⑧！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⑨？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⑩。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⑪。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⑫。

注 釋

① 式：句首語氣詞。 元始：指原始時代。

② 眇(miǎo)：遠。 覩(dǐ)：觀。 玄風：指遠古的風俗。玄：幽遠。

③ 兩句指人類還不會建造房屋和用火燒煮食物的原始時代。《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在地上累土而成的窟，《文選序》所説的穴是穿土而成的窟)，夏則居橧(zēng)巢(聚柴木而成的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茹(rú)：食。

④ 質：質樸。 淳(chún)：淳厚。

⑤ 斯文：《論語·子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斯"當"此"講，孔子以"斯文"指自己所掌握的《詩》《書》《禮》《樂》等文獻。這裏以"斯文"泛指文字、文章。 作：興起。

⑥ 逮：及，到。 八卦：我國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參看本書上册497頁。 書契：指文字。書和契本是兩種東西，書是文字，契是刻木爲信的券契。後來多把"書契"當作文字的代稱。 結繩：上古記事的一種方式。 這段文字見於《尚書序》，只是"逮乎"本作"古者"。

⑦ 天文：指日月星辰。 時變：四時的變化。 人文：指詩書禮樂。 化成：教化人民使有成就。 這段話見《易經·賁(bì)卦》。

⑧ 時義：《易經·遯卦》："遯之時義大矣哉。"《正義》："歎美遯德，相(xiàng，觀察)時度宜。""時義"本指能够合乎時宜的一種性質或作用，後人往往就用來當作"意義"或"作用"講。

⑨ 椎輪：指車輪沒有輻條的簡陋的車子。 大輅(lù)：古代帝王乘坐的一種有文飾的車子。 質：質樸。

⑩ 增冰：即層冰，指很厚的冰。 微：無。 凜(lǐn)：冷。

⑪ 這兩句上句承"大輅"而言，下句承"增冰"而言。 踵：繼續。 其事：指造車之事。 華：文飾。 變其本：改變了那本來的樣子。指水結成冰。 加厲：加甚。這裏是說更加冷。

⑫〔文章〕隨着時代發展變化，難以全部搞得很清楚。 悉：知道。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①："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②。"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③。荀宋表之於前④，賈馬繼之於末⑤。自茲以降，源流寔繁⑥。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⑦，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⑧。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⑨。

注 釋

① 詩序：即《毛詩序》。今本《詩經》爲漢代毛亨所傳注，故稱"毛詩"。這裏所說的"詩序"，指《關雎》篇前的總序，舊稱"大序"。

② 風、雅、頌是《詩經》中詩篇的分類。賦、比、興(xìng)是詩的写作方法。直陳其事叫賦，用他事比喻叫比，先言他物以引起正意叫興。

③ 意思是，賦本是詩歌的一種體裁，後來發展成爲一種以"賦"爲名的文體。

④ 荀：指荀況，戰國末期趙國人，世稱荀卿。 宋：指宋玉，戰國末期楚國人。 《漢書·藝文志》載荀卿賦十篇，宋玉賦十六篇。

⑤ 賈：指賈誼。 馬：指司馬相如。駢體文爲了字句整齊和對仗，往往把複姓改成單姓。 《漢書·藝文志》載賈誼賦七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⑥ 寔(shí)：實。

⑦ 憑虛：指張衡的《西京賦》。賦中假託憑虛公子誇述西京咸陽的盛況。 亡(wú)是：指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賦中假託亡是公誇述帝王游獵上林苑的盛況。憑虛意即託於虛無，亡是即無是。名爲憑虛、亡是，表示原無此人。

⑧ 畋(tián)：打獵。 長楊、羽獵：指揚雄的《長楊賦》《羽獵賦》。揚雄作這兩篇賦的目的是諷諫漢成帝，勸他不要過多地大規模畋遊。

⑨《文選》所選賈誼的《鵩鳥賦》、江淹的《別賦》就屬於"紀一事、咏一物"。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①，君匪從流②，臣進逆耳③，深思遠慮，遂放湘南④。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⑤。臨淵有懷沙之志⑥，吟澤有憔悴之容⑦。騷人之文，自兹而作⑧。

注 釋

① 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偉大詩人。 含忠：指思想忠貞。含：懷。 履潔：喻操行清正。

② 君：指楚王。 匪：非。 從流：指從善如流。 《左傳·成公八年》："從善如流。"如流比喻迅速。

③ 臣：指屈原。 逆耳：不順耳，指忠言。《孔子家語·六本》："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④ 放：放逐。 湘南：湘水之南。屈原被放逐後曾流徙於湘水西南一帶。湘水在今湖南省。

⑤ 耿介：剛直。 壹鬱：即抑鬱，雙聲聯綿詞。 靡愬：無處申訴。靡：無。愬(sù)：同"訴"。

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臨淵"一句即指這一史實。《懷沙》是《楚辭·九章》的一篇。

⑦《楚辭·漁父》："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吟澤"一句即化用《漁父》這一段話。

⑧ 騷人：《文選》把《離騷》一類的作品與詩、賦分開，另立"騷"一體。騷人汙騷體的作者。 兹：指屈原作《懷沙》《漁父》等作品。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①。《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②；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③。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④。退傅有"在鄒"之作⑤，降將著"河梁"之篇⑥。四言五言，區以別矣⑦。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⑧，各體互興，分鑣並驅⑨。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⑩。吉甫有"穆若"之談⑪，季子有"至矣"之歎⑫。舒布爲詩，既言如彼⑬；總成爲頌，又亦若此⑭。次則箴興於補闕⑮，戒出於弼匡⑯，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⑰，美終則誄發⑱，圖像則讚興⑲。又詔誥教令之流⑳，表奏牋記之列㉑，書誓符檄之品㉒，弔祭悲哀之作㉓，答客指事之制㉔，三言八字之文㉕，篇辭引序㉖，碑碣誌狀㉗，衆制鋒起，源流間出㉘。譬陶匏異器㉙，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㉚，俱爲悦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㉛。

注 釋

① 語本《毛詩序》。《毛詩序》原文是："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志：心意。 所之：所至，所往。之：往，適。 形：表現。

② 關雎：《詩經·周南》的第一篇。 麟趾：《周南》的末一篇。正始之道：正其初始的大道。指先正家而後正國的大道。《毛詩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正義》解釋"正始"說："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毛詩序》又說："《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這就是"正其始"。這些說法是歪曲詩篇原意的封

建說教。

③ 語本《禮記·樂記》。原文是："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注："濮水（古水名，在今河南延津縣和滑縣一帶，主流已堙塞）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師延〕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模仿）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今河南濮陽市）南。"這一傳說也見於《韓非子·十過》。實際上"桑間濮上之音"是當時新興的民歌，把它說成"亡國之音"是封建正統觀念。

④ 炎漢：即漢朝。按照古代的迷信說法，做皇帝的必定得到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一德。一般認爲漢朝是火德，所以有炎漢之稱。 厥途：指詩歌發展的道路。厥：其。

⑤ 退傅：指西漢韋孟。韋孟爲楚元王、夷王及王戊祖孫三代的傅相（諸侯王國的相）。戊荒淫無道，韋孟作詩諷諫，後退職居鄒，又作詩一篇。兩首都是四言詩，見《漢書·韋賢傳》。

⑥ 降將：指李陵。 河梁之篇：世傳李陵送別蘇武詩三首，其中一首有"攜手上河梁"之句。一般認爲這些詩是後人僞託的。

⑦ 四言：指韋孟詩。 五言：指李陵詩。 區以別矣：語出《論語·子張》。原文是："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以"的用法近似"而"。

⑧ 三字、九言：指三言詩、九言詩。《文選》吕向注："《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夏侯湛，西晉人。高貴鄉公，即魏帝曹髦，曹操的曾孫。按，西漢的《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中都有三言之歌（見《漢書·禮樂志》），在夏侯湛之前。高貴鄉公的九言詩已佚。

⑨ 分鑣（biāo）：幾匹馬拉一輛車，各有自己的轡勒。鑣：馬勒的一部分。這裏比喻不同詩體各有特色。

⑩ 語本《毛詩序》。原文是："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游揚：稱揚。 這裏是說"頌"是歌功頌德的。

⑪ 吉甫：尹吉甫，周宣王的臣子。 穆若：和煦的樣子。穆：和。"若"和"如"音近，同是形容詞詞尾。《詩經·大雅》有《烝民》一詩，是尹吉甫爲頌揚大臣仲山甫而作的。詩中有"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句。蕭統所據《詩經》，"穆如"大概作"穆若"。東漢魯峻碑用《烝民》詩此語，亦作"穆若清風"。

⑫ 季子：指春秋時吳公子季札。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季札出使魯國，魯君招待他聽音樂，樂工爲他歌各國國風以及大、小雅和頌，

季札聽了頌以後讚美說："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 歎：讚歎，讚美。

⑬ 舒布：舒發。"舒""詩"雙聲，以"舒布"釋詩，是聲訓。 彼：指上文所說的風、雅及漢中葉以後的詩。

⑭ 總成：總括成功。頌是讚美"成功"（功績）的，所以說"總成爲頌"。"總""頌"疊韻，以"總成"釋"頌"，也是聲訓。 此：指吉甫所作的《烝民》和季札所聽的"頌"。

⑮ 箴(zhēn)：用于規戒勸告的一種文體。 補闕：彌補過失。《左傳·哀公四年》："命百官箴王闕。"《詩經·大雅·烝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⑯ 戒：用以警戒的一種文體。 弼(bì)：輔助。 匡：糾正。

⑰ 銘：用以稱揚功德或申明鑒戒的一種文體。本來是刻在金石或器物上，後來也有不刻的銘。 序：通"敘"。 清潤：清爽温潤。

⑱ 美終：讚美壽終的人。"美"用作動詞。 誄(lěi)：稱揚死者德行功業並表示哀悼的一種文體。

⑲ 圖像：畫像。"圖"用作動詞。 讚：贊揚人的一種文體。《文選》録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大概蕭統認爲讚是爲了給畫像作配而産生的，所以說"圖像則讚興"。

⑳ 詔誥教令：四種上告下的文體。詔：皇帝頒發的詔書。誥：皇帝對臣下的一種訓戒或勉勵的文告。教：諸侯王公告下的文書。
令：《文選》録有任昉《宣德皇后令》，劉良注："秦法皇太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㉑ 表奏牋(jiān)記：四種下告上的文體。表：上書於君有所陳請或表示感謝、辭讓稱表。奏：上書於君以言事稱奏。牋、記：下級上書於上級稱牋或記。據《文心雕龍·書記》："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對三公等用記，對郡太守等用牋。"奏"當"進"講。）實際上二者的界限並不很清楚。

㉒ 書：書信。 誓：誓師的文告。 符：用以傳達命令的一種文書。
檄(xí)：用於曉喻、徵召或聲討的文書。

㉓ 弔：弔文。 祭：祭文。 哀：也是一種哀悼死者的文體。《文選》有"哀"一類，録潘岳《哀永逝文》等篇。 "弔祭悲哀"只指三種文體，因爲要凑成四個字，所以加上一個"悲"字。《文選》張銑注："悲蓋傷痛之文也。"這種説法不一定有根據。

㉔ 答客：借答人問難以抒自己情懷的一種文體，如東方朔的《答客難》。指事：即《文選》中的“七”體，如枚乘的《七發》，說七事以啟發太子，所以稱“指事”。

㉕ 這句不好懂。有人認爲這可能是指“離合體”（一種字謎性質的隱語）。如《古微書》引《孝經援神契》：“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畿北。字禾子，天下服。”這是三言之文。《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録》：“邯鄲淳作《曹娥碑》，援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虀(jī)臼。’”這是八字之文。“黄絹”八字是“絶妙好辭”四字的字謎，“辭”通“辭”。《世説新語·捷悟》：“黄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

㉖ 篇：詩篇。《文選》樂府類載有曹植《美女篇》、《白馬篇》、《名都篇》，這裏的“篇”可能是指樂府。 辭：《文選》有辭一類，載有漢武帝《秋風辭》、陶淵明《歸去來辭》。 引(舊讀 yǐn)：歌曲的一種。《文選》載有曹植的《箜篌引》。 序：放在一部書的開頭(古代也有放在末尾的)或詩賦之前，用來陳述作者意旨的文字。

㉗ 碑碣(jié)：指碑文。碣與碑同類。 誄：墓誄。記死者行事，置於墓中。 狀：行狀。敘述死者的德行事迹。

㉘ 鋒起：同“蜂起”，“鋒”通“蜂”，名詞作狀語，比喻像蜂一樣成羣地起來，這裏等于説蓬勃而起。 源流：指文體的源和流。從一種文體發展出另一種文體，原來的文體就是源，新的文體就是流。 間(jiàn)：間雜，交錯。 這兩句的意思是説，各類作品衆多，文體的發展錯綜複雜。

㉙ 陶：指塤(xūn)，一種樂器，用土燒成。 匏：指笙，笙用匏(葫蘆)爲座，上設簧管。

㉚ 黼黻(fǔfú)：古代禮服上刺繡的花紋，白與黑相配的叫黼，黑與青相配的叫黻。

㉛ 致：情致，意趣。 這句的意思是説，由於有衆多的文體，作者的各種情致意趣都能得到表現了。

余監撫餘閒[①]，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②]，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③]。自姬、漢以來，眇焉悠

邈④,時更七代,數逾千祀⑤。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⑥;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⑦。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⑧,蓋欲兼功,太半難矣⑨。

注 釋

① 監:指監國。皇帝外出,由太子代攝國政。 撫:指撫軍。太子隨從皇帝巡行外地。《左傳·閔公二年》:"冢子(太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蕭統是太子,所以這樣說。

② 文囿、辭林:都是指各類文章。稱"囿"稱"林",極言文章之多。

③ 心遊目想:應理解爲"目遊心想"。這是古人的一種修辭手法。 移晷(guǐ):等於說移時。這裏指經過一段較長時間,如一兩個時辰。晷:日影。

④ 姬:指周代。周王室是姬姓。 眇焉:久遠的樣子。作狀語,"焉"是詞尾。 悠邈:久遠。這裏指年代久遠。

⑤ 更(gēng):經,歷。 七代:指周、秦、漢、魏、晉、宋、齊。 祀:年。

⑥ 縹(piǎo)囊:盛書的袋。 縹:青白色的綢子。

⑦ 飛文染翰:形容寫作時才思敏捷。這是兩個述賓結構。染翰:用筆蘸墨。翰:筆。 緗帙(zhì):淺黄色的綢子書套。緗:淺黄色綢子。帙:書套。

⑧ 自非:若非。 蕪穢:指不好的文章,等於說"糟粕"。 清英:指好的文章。有人認爲"清"應作"菁"(jīng),"菁英"就是"精華"的意思。

⑨ 要想事半功倍,多半是很困難的了。 兼:併二爲一,倍。 太半:多半。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①,與日月俱懸,鬼神争奥②,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③,豈可重以芟夷④,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⑤,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⑥。

注 釋

① 姬公：指周公旦。 孔父：指孔子。魯哀公誄孔子，稱孔子爲"尼父"（孔子字仲尼）。 兩句泛指儒家尊奉的經典。

② 上句的"與"字直貫到這句，意思是周、孔的書，深奥玄妙，可以與鬼神相較量。

③ 兩句意思是，周、孔等儒家經典是道德倫理方面的標準和楷模。準式：準則法式。

④ 重：加。 芟(shān)夷：除草。這裏指删削。

⑤ 老、莊：老子、莊子。 管、孟：管子、孟子。 兩句泛指先秦諸子的著作。

⑥ 所撰：所編纂的。指《文選》。 諸：之。指周、孔等儒家經典和諸子的著作。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①，謀夫之話，辨士之端②，冰釋泉涌③，金相玉振④。所謂坐狙丘，議稷下⑤，仲連之卻秦軍⑥，食其之下齊國⑦，留侯之發八難⑧，曲逆之吐六奇⑨，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⑩，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⑪。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⑫，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⑬。方之篇翰⑭，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⑮，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⑯，故與夫篇什⑰，雜而集之。

注 釋

① 抗直：剛直不屈。這裏指抗直的言論。

② 辨：通"辯"。 端：指舌端，實指言辭。《韓詩外傳》七："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③ 釋：指冰的融化。 這句比喻言辭滔滔不絶。

④ 相：質。 玉振：玉音振揚，比喻聲調鏗鏘。《詩經·大雅·棫樸》："金玉其相。"《孟子·萬章下》："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這句比喻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很好。

⑤ 狙丘、稷下：都是齊國的地名。曹植《與楊德祖書》李善注引《魯連子》："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索隱》引虞喜説："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

⑥ 仲連：魯仲連。 卻秦軍：使秦軍退卻。事見《戰國策·趙策三》。趙孝成王時，秦兵圍趙邯鄲，魏安釐(xī)王使辛垣衍勸趙尊秦爲帝。魯仲連駁斥了辛垣衍，打消了"帝秦"的投降主張，秦將知道後，退卻五十里。卻：使動用法，使退卻。

⑦ 食其(yì jī)：人名，姓酈(lì)。 下齊國：楚漢相争時，漢派酈食其勸説齊王田廣歸漢，下齊七十餘城。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⑧ 留侯：張良的封爵。 發八難(nàn)：漢高祖聽從酈食其的計，準備封六國的後代來削弱楚，張良連出八個難題，才勸阻了這件事。難：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 事見《史記·留侯世家》。

⑨ 曲逆：指陳平。他被封爲曲逆侯。 出六奇：《史記·陳丞相世家》："凡六出奇計，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這裏"奇"作名詞用，指奇計。

⑩ 概：梗概，大略。 墳籍：《尚書序》："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這裏以"墳籍"泛指典籍。

⑪ 簡牘：泛指書籍。古代以竹簡、木片作爲書寫材料，狹長的竹木片叫簡，較寬的木片叫牘。 篇章：蕭統用以指他心目中合乎文學標準的文章。

⑫ 繫年之書：指史書。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别同異也。"

⑬ 即"記遠近，别同異"的意思，也就是説清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

⑭ 方：比。 篇翰：與"篇章"同義，也指文學作品。

⑮ 讚論：《文選》中有"史論"一類，一般是對某種歷史現象加以評論，提出作者的看法。史論在史書中有時也以讚的名稱出現，故稱"讚論"。綜緝：綜合聯綴。 辭采：和下句的"文華"，都指華美的辭藻。 序

述：指史書"敘傳"的"述贊"，《文選》中有"史述贊"一類。序述一般是對歷史人物作重點扼要的敘述，於敘述之中，寓褒貶之意。通常用韻文。 錯比(舊讀 bì)：錯雜比次，亦即組織。

⑯ 事、義：指讚論、序述中所講的事情、道理。 沈思：深刻的構思。翰藻：指作品的文采。 兩句互文見義，即"事"與"義"都是"出於沈思、歸乎翰藻"的。

⑰ 篇什：一般指詩篇，這裏泛指文學作品。

遠自周室，迄于聖代①，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②。凡次文之體③，各以彙聚④；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⑤；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注 釋

① 聖代：指梁代。

② 都：總。 云爾：句末語氣詞，與"焉"相近。

③ 次：編次，排列。

④ 彙(huì)：類。《文選》把文體分成三十七類：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

⑤《文選》中賦又分"京都"、"郊祀"等十五類，詩又分"補亡"，"述德"等二十三類。

滕王閣序 王 勃

【作者介紹】王勃(公元 649—676 年)，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市)人。他是初唐一位才華出衆的年青詩人，少年聰慧，十四歲就已知名，被目爲神童，二十歲以前對策及第，做過幾任小官，

兩次因事被廢,最後在前往交趾(唐初嶺南道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西北)探望父親的途中,渡海溺水,驚悸而死,年方二十八歲。王勃和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初唐文壇四傑。他們的作品突破了齊梁以來形式主義的綺麗詩風的束縛,對開創唐代新詩風有一定的貢獻。王勃的著作很多,但大多已經亡佚,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

【説明】滕王閣故址在唐代洪州州治(今江西南昌市)附近,是唐高祖的兒子滕王李元嬰任洪州都督時修建的。高宗上元二年(公元 675 年),王勃往交趾探望父親,路過洪州。都督閻某九月九日(重陽節)在滕王閣宴請賓客,王勃參加了宴會,即席賦詩並寫下這篇序。

文中描繪了滕王閣周圍的景色和宴會的情況,也抒發了作者懷才不遇的感慨。他希望施展才能,獲取功名利禄;但命途多舛,才高位下,因而牢騷滿腹,只得以達人知命和窮且益堅的思想自慰自勉。這種矛盾交織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年輕詩人的生活遭遇,也表現了一個奮發向上但又受到壓抑的青年的内心痛苦和創傷。全篇用典貼切,詞藻華麗,對仗工整,平仄協調,而氣勢奔放自然,情景交融,在藝術上是駢體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

原題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别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①]。星分翼軫,地接衡廬[②]。襟三江而帶五湖[③]。控蠻荆而引甌越[④]。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⑤];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⑥]。雄州霧列,俊采星馳[⑦]。臺隍枕夷夏之交[⑧],賓主盡東南之美[⑨]。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遥臨[⑩];宇文新州之懿範,

襜帷暫駐[11]。十旬休假[12]，勝友如雲；千里逢迎[13]，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14]；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15]。家君作宰，路出名區[16]；童子何知，躬逢勝餞[17]！

注 釋

① 豫章：一作南昌。唐代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市，本是漢代豫章郡郡治，隋代曾改豫章郡爲洪州，不久恢復豫章郡，唐代又改爲洪州，設都督府。 兩句話點出滕王閣所在地，意思是，這裏是過去的豫章郡，現在的洪州都督府。

② 星分翼軫：古人把地理區域分別按照方位跟天上的星宿聯繫起來，叫做"分野"。翼、軫是楚的分野，豫章古屬楚地，所以說"星分翼軫"。意思是，這裏以翼軫作爲分野。分：分野，用作動詞，"作爲分野"的意思。翼軫：二十八宿中的兩個星宿名。 衡廬：指衡山(主峰祝融峰在今湖南衡陽市南嶽特區境内)和廬山(在今江西九江市南)。

③ 襟三江：以三江爲襟。襟：上衣的前襬。用作動詞，以爲襟。三江：有多種不同解釋。《尚書·禹貢》僞孔傳說："自彭蠡(lǐ)江分爲三。"彭蠡即今鄱陽湖，在豫章附近，王勃可能用此說。 帶五湖：以五湖爲帶。帶：衣帶。用作動詞，以爲帶。五湖：也有多種不同解釋，主要分兩派，或謂即太湖或太湖一帶的五個湖，或謂指彭蠡、洞庭、太湖等南方的五大湖。 《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包括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其川三江，其浸(湖澤)五湖。"豫章古屬揚州，所以王勃這樣說。

④ 蠻荆：周代稱楚國爲蠻荆，相當於現在的湖南、湖北等地。 甌越：泛指古代的東甌、閩越、南越等地，相當於現在的浙江南部，福建、廣東、廣西等地。

⑤ 物華天寶：物的精華是天的珍寶。物華：指寶劍。 龍光：指劍氣。牛、斗：二十八宿的兩個星宿。牛、斗二星宿是吴地的分野。豫章居吴楚之間，所以古人說到豫章時，或舉翼軫，或舉牛斗。 《晉書·張華傳》載：晉惠帝時，張華見牛斗之間有紫氣，雷煥認爲是豐城(今江西豐城市)有寶劍，精氣上通於天的緣故。張華派雷煥爲豐城令，掘得龍泉、太阿兩把寶劍。 兩句是用龍泉、太阿兩把寶劍的故事來説

洪州出奇寶。

⑥ 人傑地靈：人中俊傑是由於地的靈氣所鍾。 徐孺：即徐孺子，名穉，東漢豫章南昌人。家居不仕，但名聲很大。稱徐孺子爲徐孺是因爲駢體文要求對仗整齊的緣故。 下陳蕃之榻：陳蕃做豫章太守，素來不接待賓客，却特設一榻，平時懸掛起來不用，只有徐穉來了才放下來讓徐穉坐用。 兩句用徐穉的典故來說洪州出人才。

⑦ 雄州：大州。泛指洪州都督府管轄的大城。都督府除洪州外還管轄着好幾個州。 霧列：意思是大城很多，彼此相接，就像霧一樣。俊采：指人才。 星馳：比喻洪州人才衆多。衆星在天空日夜運行，所以說馳。

⑧ 臺隍：等於說城池。臺：城門門樓像高臺上的建築，所以城門也叫臺門（見《古今注》）。這裏以臺指城。隍：護城河。有水叫池，無水叫隍。 夷：古代稱少數民族爲夷，這裏指上文所說的蠻荆、甌越之地。 夏：古代漢族自稱夏，這裏指中原地帶。 交：指交接之地。這句是說洪都城處於要害之地。

⑨ 美：用作名詞，指傑出的人才。

⑩ 都督閻公：當時的洪州都督姓閻，名字不可考。張遜業校正《王勃集》序，說是閻伯瑾，不足據。 雅望：好名聲。 棨（qǐ）戟：一種有衣套的戟，古代官吏出行時的前驅儀仗。 這句的意思是說，閻公從很遠的地方來到洪州做都督。

⑪ 宇文：複姓，名與事不可考。《古文觀止》注說是宇文鈞，有的說是宇文嶠，都無確證。 新州：州名，州治在今廣東新興縣。 宇文當是新州刺史，故稱宇文新州。他大概是這次宴會的主要賓客。 懿範：美好的風範。 襜（chān）帷：車的帷幔，這裏指車。 暫駐：短時間的停留。暫：短暫。

⑫ 旬：十天爲一旬。唐代官吏每十天休假一天，叫做旬休。"十旬"在這裏是同義詞連用，不是十個旬的意思。 假：一作"暇"。這次滕王閣宴會大概正碰上旬休。

⑬ 千里：指千里以外的來賓。

⑭ 騰蛟起鳳：形容文人才華豐富多彩，有如蛟龍騰空、鳳凰起舞，光彩奪目。《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又："揚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 孟學士：名未詳。此處可能是用典，不是指參加宴會的人。王定保《唐摭言》說是指閻公

的女婿，不可靠。有人說是指東晉時的孟嘉，待攷。 學士：掌著述的官。 詞宗：衆人所仰望的文章能手。

⑮ 紫電：寶劍名。《古今注》說係權有六把寶劍，"二曰紫電"。 青霜：亦指寶劍。《西京雜記》說，漢高祖斬白蛇的劍，十二年磨一次，劍刃常像霜雪一樣白亮。按，青女是主霜雪的神，所以說"青霜"。 王將軍：可能指王僧辯。梁徐陵《爲貞陽侯（蕭明）與王太尉（王僧辯）書》："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從"騰蛟"到"武庫"是融化典故來頌揚參加宴會的人都是文人有才學，武將有韜略。

⑯ 家君：家父。 作宰：作縣令。當時王勃的父親王福畤任交州交趾縣縣令。 路出：指王勃自己因省親路過洪州。 名區：有名的地方，指洪州。

⑰ 童子：王勃自稱。《左傳·成公十六年》載：晉楚鄢陵之戰時，晉國主將范文子的兒子士匄（gài）對軍事有所建議，范文子罵他說："童子何知焉！"王勃在這裏用這句話是表示謙虛。 躬：親身。 勝餞（jiàn）：盛大的餞別宴會。可能當時的宴會同時是給宇文剌史餞行，所以稱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①。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②。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③。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④。層臺聳翠，上出重霄⑤；飛閣翔丹，下臨無地⑥。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⑦；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⑧。披繡闥，俯雕甍⑨，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⑩。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⑪；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⑫。雲銷雨霽，彩徹區明⑬。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⑭。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⑮；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⑯。

注 釋

① 序：時序，季節的次序。 三秋：指秋季的第三個月，即農曆九月。

② 潦(lǎo)水：地上的積水。 寒潭清：《楚辭·九辯》："寂寥兮收潦而水清。"王逸注："溝無溢濫，百川淨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 煙光：指山間水上烟霧似的水氣在日光照射下呈現的景象。 凝：凝結，形容無風時水氣的靜止狀態。

③ 儼：整肅的樣子。用作動詞，使整肅的意思。 驂(cān)騑(fēi)：古代駕在車兩旁的馬叫做驂或騑。這裏指駕車的馬。 上路：地勢高的路。 崇阿(ē)：高的山陵。

④ 帝子：指滕王。 長洲：指滕王閣所在的地方。枚乘《上書重諫吳王》提到吳王遊觀之地有"長洲之苑"。"洲"本指水中陸地，但滕王閣是建在贛江岸邊。 天人：也指滕王。三國時邯鄲淳曾讚美曹操的兒子曹植爲天人。一本作"仙人"。 舊館：指滕王閣。

⑤ 層臺：高的樓臺。一本作"層巒"。 聳翠：通常指山峰的高聳，這裏指層臺的高聳。古代建築多用青綠與朱紅二色。翠是綠色。"聳翠"與下聯的"翔丹"取意相同。 重霄：高空。

⑥ 飛閣：架空建築的閣道。《三輔黃圖》："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 翔丹：意思是說朱紅色的閣道猶如飛翔在天空中一樣。 下臨無地：飛閣是架空的，在閣上覺得下面好像沒有地，所以這樣說。王巾《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層臺"以下兩聯對句脫胎於此。

⑦ 鶴汀(tīng)：鶴所棲的水邊平地。汀：水邊平地或水中小洲都可叫汀。 鳧(fú)渚(zhǔ)：野鴨所棲的小洲。渚：水中小洲。《西京雜記》說梁孝王兔園中有雁池，"池中有鴻洲鳧渚"。 兩句是說，滕王閣旁水中的小島極盡紆曲迴環之致。

⑧ 桂殿蘭宮：都是古人稱謂講究的建築的字眼，以蘭桂等香花來形容宮殿的清幽雅潔。 兩句是說，滕王閣的雅潔的建築物跟山巒的形勢配合得很自然。

⑨ 披：開。 繡闥(tà)：有華美雕飾的門。闥：門。 俯：指俯視。雕甍(méng)：有雕飾的屋脊。甍：屋脊。

⑩ 山嶺和平原使人們的視野變得很開闊，河流和湖澤使那凝望的人驚訝它的曲折非常。 曠：開闊，用作使動，使開闊。 盈視：滿視野。紆(yū)：曲折，用作使動，使感到曲折。 駭矚(zhǔ)：驚訝的注視。矚：注視。

⑪ 閭閻：里巷的門。這裏指住宅。 撲地：等於說滿地、遍地。鐘鳴鼎

食：擊鐘列鼎而食。形容豪富。張衡《西京賦》："擊鐘鼎食，連騎相過。" 兩句是說，從滕王閣看到洪州城内住滿了富貴之家。

⑫ 舸(gě)：大船。 艦：版屋船(船的周圍加木板，防禦矢石)。 這裏以舸艦泛指各種大船。 迷津：使渡口看不清。極言停泊的船隻很多。 青雀黄龍：形容船隻華麗壯觀，像大鳥或巨龍。 軸(zhú)：通"舳"。古書或謂船尾爲舳，或謂船頭爲舳。這裏指船。

⑬ 霽(jì)：雨止。 彩：光彩，這裏指日光。 徹：通，達。 區：區宇，這裏指天空。

⑭ 鶩(wù)：鴨子。這裏指野鴨。 兩句脱胎於庾信的《馬射賦》中的"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⑮ 漁船〔上人們〕唱着傍晚的歸歌，歌聲傳到鄱陽湖的岸邊。 晚：作"唱"的賓語，指傍晚歸舟中漁夫唱的歌。

⑯ 雁陣：雁羣飛時，常作一字或人字隊形，故稱"雁陣"。 驚寒：形容雁羣因寒冷而緊張地向南奮飛並長鳴。 衡陽：今湖南衡陽市。據《一統志》載：衡陽迴雁峯，雁至此不過，遇春而迴。 浦：水邊。兩句意思是，雁羣因感到天冷而南飛，到了衡陽的水邊才停止飛鳴。

遥襟甫暢，逸興遄飛①。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②。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③；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④。四美具，二難并⑤。窮睇眄於中天，極娱遊於暇日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⑦；興盡悲來，識盈虚之有數⑧。望長安於日下，指吴會於雲間⑨。地勢極而南溟深⑩，天柱高而北辰遠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⑫？萍水相逢⑬，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⑭？

注 釋

① 〔登高〕遠望的胸襟剛感到舒暢，超逸的興致立即飛揚開去。 襟：指胸懷。一本作"吟"。 甫：剛，才。 逸興：超逸不羣的興致。

遄(chuán)：急速。

② 爽籟(lài)：排簫。爽有參差的意思，排簫用很多竹管編成，竹管長短不同，所以稱爲爽籟。籟：簫。 清風生：比喻簫聲清越。 纖歌：柔美輕細的歌聲。 凝：指歌聲慢慢拉長。 白雲遏：流動的白雲被高入雲霄的歌聲阻止住。《列子·湯問》描寫秦青善於唱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③ 睢園緑竹：西漢梁孝王在睢陽(今河南商丘市附近)築兎(或作菟)園，梁孝王常和文士在兎園遊宴。睢園即指梁王兎園。枚乘《梁王菟園賦》曾寫到園中的竹子，《水經注》睢水部分也提到"梁王竹園"。氣凌：豪氣超過。 彭澤：指陶淵明，淵明做過彭澤(今江西彭澤縣)令。 樽："尊"的後起字，酒尊，盛酒器。陶淵明善飲酒，所作《歸去來辭》有"有酒盈尊"之語。 兩句是借梁孝王的遊宴和陶淵明的善飲來恭維閻公和座客的。

④ 鄴水朱華：漢末曹操受封爲魏王，都於鄴(今河北臨漳縣)。操在鄴建西園，園中有芙蓉(蓮花)池。曹丕、曹植兄弟常和文士宴遊，一次夜遊西園，曹植作《公讌(yàn)詩》，中有"朱華冒緑池"之語。 朱華：指蓮花。 臨川：指謝靈運。他曾任臨川(郡治在今江西臨川市)内史，是南北朝時的著名詩人。 兩句是借曹丕曹植的遊宴和謝靈運的善詩來恭維閻公和座客。

⑤ 四美：指音樂、飲食、文章、言語之美。劉琨《答盧諶詩》："音以賞奏(音樂爲賞識者而奏)，味以殊珍(滋味以殊異而珍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指盧諶)之往，四美不臻。" 二難：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心意歡樂)、樂事，四者難并。"王勃説"二難并"是活用謝文，以與"四美"相對。良辰、美景是時地方面的條件，可以并爲一類；賞心、樂事是人事方面的條件，可以并爲一類。

⑥ 窮睇(dì)眄(miǎn)：極目縱觀。窮：動詞，極，盡。睇眄：斜視，這裏指目光左右流動着看。 中天：本指天之中，這裏泛指天空、天與地之間。 極娱遊：盡情娱樂遊玩。極：動詞，盡。

⑦ 迥(jiǒng)：遠。 宇宙：指空間和時間。《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⑧ 盈虚：指自然界以及人事的盛衰變化。《易經·豐卦·彖辭》："日中則昃(zè)，月盈則食(蝕)，天地盈虚，與時消息(消息：消長)。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

⑨ 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唐代的都城。 指：一作"目"。 吴會：指吴縣（今江蘇蘇州市），古吴郡郡治，唐代爲蘇州州治。《世説新語·排調》載：陸雲與荀隱互通姓名。陸雲自稱"雲間陸士龍"，陸爲吴郡人，吴地古稱雲間。荀隱自稱"日下荀鳴鶴"，荀爲潁川人，接近西晉都城洛陽，古稱京都爲日下，因爲古人把人君比作日。兩句是説東西遥望遠指，引起下文的哀思。

⑩ 地勢極：指南方靠着大海，陸地已到盡頭。 南溟：《莊子·逍遥遊》："南冥（通"溟"）者，天池也。"這裏指南方的大海。

⑪ 天柱：古代神話，崑崙山上有一根銅柱，高入天際，叫做天柱。見《神異經·中荒經》。 北辰：北極星。《論語·爲政》："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gǒng，環繞）之。"古人常以北辰比喻君主。 從"望長安"到"北辰遠"，表面上是分寫東西南北四方，内裏是表達作者宦途失意的苦悶心情。意思是説，自己將渡南海去交趾，離京都越來越遠，得不到皇帝的賞識，功名事業無法成就。下文明寫，與此相照應。

⑫ 失路：迷失道路，比喻不得志。 上句暗寓宦途艱險，下句感歎無顯貴提攜。

⑬ 萍水相逢：比喻素不相識的人偶然相遇。

⑭ 帝閽（hūn）：本指天帝的看門人。《楚辭·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這裏指君主的宫門。 宣室：漢未央宫前正室。漢文帝曾在此召見賈誼。"奉宣室"就是侍奉皇帝的意思。 兩句寫想在皇帝身邊做官而不可能。時王叔以匿殺官奴曹達被免官。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①。馮唐易老②，李廣難封③。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④；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⑤？所賴君子見幾，達人知命⑥。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⑦。酌貪泉而覺爽⑧，處涸轍以猶歡⑨。北海雖賒，扶摇可接⑩；東隅已逝，桑榆非晚⑪。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⑫；阮籍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⑬？

注　釋

① 時運不齊：意思是各人遇到的時機不一樣。　命途：命運。　舛(chuǎn)：錯亂，不順。

② 馮唐：西漢人。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時，馮唐已很老，還在做郎官(皇宮裏職位較低的侍衛官)。一次文帝經過郎官值班的地方，見馮唐年紀很大，跟他談話，發現他很有見識，才陞他做位置較高的車騎都尉。景帝時，馮唐被免官。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即位，求賢良，有人推薦他，但他已九十餘歲，不能再出來做官了。《史記》有《張釋之馮唐列傳》。

③ 李廣：漢武帝時的名將，曾多次出擊匈奴，有功，匈奴很畏懼他，稱他爲飛將軍。他屬下的軍吏士卒，不少都封了侯，但他却終身未得封侯。《史記》有《李將軍列傳》。

④ 屈：委屈，指大才小用。　於長沙：漢文帝本想任賈誼爲執政大臣，因權臣反對，一度離京去做長沙王的太傅，後雖召回，終未重用。
聖主：指漢文帝。

⑤ 竄：使動用法，使逃竄。　梁鴻：東漢人。他過京師，作《五噫歌》，對封建帝王的奢侈生活和濫用民力有所譏刺，漢章帝知道後，很不高興，派人找他。他改名換姓，帶着妻子住在齊魯之間，後又南遷於吳。
海曲：指海邊之地，齊、吳之地都近海。

⑥ 所賴：所可仗恃的。　見幾：從微小的徵兆看清事物的動向。《易經·繫辭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一本"見幾"作"安貧"。
達人：通達事理的人。　知命：知道自己的命運。《易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　兩句是說君子能洞察時世，安於自己的命運。王勃用"樂天知命"的思想來自我安慰，並引起下文要繼續努力、不改初衷的表述。

⑦ 益壯：指志氣更加旺盛。　移：一本作"知"。　白首：指年老。
窮：窮困，境遇困厄。　益堅：指志向更堅決。　青雲之志：指高尚的志向。《史記·伯夷列傳》："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後漢書·馬援傳》："〔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年紀雖老氣越

壯，不改變自己的上進心； 境遇雖困厄志越堅，不改變志向。

⑧ 酌：斟酒，這裏指舀來喝。 貪泉：《晉書·吳隱之傳》載：廣州城北二十里的石門有水名貪泉，據說誰喝了貪泉的水就會產生無窮的貪欲。隱之到廣州去做刺史，路過貪泉，特意"酌而飲之"，並作詩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shà，吸飲)懷千金。試使夷齊(伯夷、叔齊)飲，終當不易心。" 爽：明朗，這裏指心地明朗，不生貪欲。

⑨ 涸(hé)轍：積水已乾的車轍，比喻困境。《莊子·外物》："(莊)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fù)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則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⑩ 賒：遠。 扶搖：大旋風。 《莊子·逍遙遊》說，北冥有魚，變化爲鳥，叫做鵬，大鵬趁着"扶搖"上昇到九萬里的高空，飛到了南冥。(參見本書621頁)王勃活用了《逍遙遊》的話，意思是雖然是很難到達的遠方，只要機會來了也可以乘風飛往。

⑪ 東隅：古稱日出的地方，也用來表示時間早。 桑榆：古稱日入的地方，也用來表示時間晚。 《後漢書·馮異傳》："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王勃融化這兩句話，表示早年的時光雖已逝去，功名未就，但將來的歲月還可望有成。

⑫ 孟嘗：東漢人，字伯周，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漢順帝時曾任合浦(郡治在今廣西合浦縣)太守，後去官隱居。桓帝時尚書楊喬多次上書推薦孟嘗，稱他"清行出俗"，但桓帝始終沒有用他。

⑬ 阮籍：魏晉間人，能詩文。因爲對晉朝統治者不滿，以縱情飲酒來掩護自己。時常獨自坐車外出，也不順着路走，車走不通了，就痛哭而回。 猖狂：放任不拘於禮法。 窮途：到了盡頭的路，即路的盡頭。 從"孟嘗"到"窮途之哭"，是說雖然不爲世用，也不要頹廢。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①]。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②]；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③]。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④]。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⑤]。他日趨

庭，叨陪鯉對⑥； 今茲捧袂，喜託龍門⑦。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⑧； 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⑨？

注 釋

① 三尺：指衣帶結餘下垂的部分（紳）的長度。《禮記·玉藻》："紳長制，士三尺。" 微命：指卑下的官階。《周禮·春官·典命》鄭注："王之下士，一命。"王勃曾做虢州參軍，用"一命之士"自比，所以自稱"三尺微命"（依高步瀛說）。 一介：一個，自謙之詞。

② 請纓：請求賜與長纓，意即請求賜與殺敵的命令。 終軍：字子雲，西漢濟南人。他"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漢武帝派他赴南越（今廣東、廣西等地）勸南越王歸漢，被殺，死時才二十多歲。弱冠：指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禮記·曲禮》："二十曰弱，冠。"孔疏："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 兩句是說，自己雖然與終軍的年齡相同，但是沒有終軍那樣建功立業的機會。

③ 投筆：東漢班超本來是做抄寫工作的，有一天扔下筆慨歎說，"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硯）間乎？"後來從軍，因通西域有功，封定遠侯。 宗慤（què）：字元幹，南朝宋代南陽（今河南南陽市）人。少年時，叔父問他的志向，他說："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兩句是說自己有班超投筆從戎的思想，羨慕宗慤的少有壯志。

④ 簪：冠簪，把冠固定在頭髮上的首飾。 笏（hù）：手板，朝笏。古時大臣朝見時手中所執的板子，用以指畫及記事。 簪和笏都是做官的人用的，"舍簪笏"就是不做官的意思。 百齡：指一生。 奉晨昏：侍奉父母的意思。《禮記·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qìng，使凉），昏定（鋪牀）而晨省（xǐng，問安）。" 兩句是說自己舍掉一生的前程，到遥遠的地方去侍奉父母。

⑤ 謝家之寶樹：指謝玄。《世說新語·言語》：東晉謝安問他的子侄們，爲什麼人們總希望子弟好。侄子謝玄答道："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因之稱謝玄爲謝家寶樹。 孟氏之芳鄰：據說孟子的母親爲了找到對兒子成長有利的居住環境，曾三次搬家。上句是王

勃自謙没有謝玄的才能，下句是説自己能和賢德之士相交，以"孟氏之芳鄰"指參加宴會的人。

⑥ 趨庭：在庭中快步走過（趨是禮節）。 叨（tāo）：忝，辱。謙詞。鯉對：指孔鯉在父親孔丘面前對答父親的話，並接受父親的教誨。《論語·季氏》有一章關於"鯉趨而過庭"、孔鯉回答孔子問話的記載。兩句是説自己將到父親那裏去接受教誨。

⑦ 今兹：現在，此時。一本作"今晨"。 捧袂（mèi）：對長者的一種恭敬的表示。《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捧袂即奉手。 託龍門：登龍門的意思，指得到名望很高的人接待。《後漢書·李膺傳》説：李膺名望很高，"士有被其接者，名爲登龍門"。李賢注："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今山西河津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兩句是恭維閻都督。

⑧ 楊意：即楊得意，爲了適合四六對仗而改。下聯改鍾子期爲鍾期，原因相同。司馬相如得到楊得意的推薦而做了官。《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漢武帝讀了《子虚賦》，非常欣賞。當時司馬相如的同鄉楊得意任狗監，正在武帝身旁，便告訴武帝是司馬相如作的。武帝於是召見司馬相如，讓他做郎官。後來司馬相如又奏《大人賦》，"天子大説（悦），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凌雲：本指超出塵世，這裏指司馬相如的賦。 兩句以司馬相如自比，而歎息遇不到引薦的人。

⑨ 鍾期：即鍾子期，春秋時楚國人。楚國伯牙善鼓琴，鍾子期最能欣賞。伯牙鼓琴時所表達的思想感情，鍾子期都能聽得出來。鍾子期死後，伯牙終身不再鼓琴。 奏流水：《列子·湯問》："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裏用來比喻自己賦詩作序。 兩句以伯牙自比，表示既遇知音閻都督，所以樂意在宴會上賦詩作序。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1]，梓澤丘墟[2]。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3]；登高作賦，是所望於

羣公④。敢竭鄙懷，恭疏短引⑤。一言均賦，四韻俱成⑥。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⑦！

注　釋

① 蘭亭：故址在今浙江紹興市西南。晉代王羲之曾與孫綽、謝安等人在蘭亭宴集，羲之作《蘭亭集序》。

② 梓澤：晉代石崇的金谷園的別名，故址在今河南洛陽市西北。石崇有《金谷詩序》，是爲金谷園宴集時所賦的詩而作的。　丘墟：荒丘，廢墟。用作動詞，成爲丘墟的意思。　蘭亭、梓澤都是勝地，又都有過盛筵，舉這兩事正是"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的實例。

③ 臨別贈言：《説苑·雜言》："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　兩句意思是説，承蒙閻都督讓自己在盛大的餞別宴會上寫這篇序。

④ 登高作賦：《韓詩外傳》七："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賦：《韓詩外傳》和《漢書·藝文志》都用作動詞，賦詩的意思。王勃在這裏用作名詞，指詩。　羣公：指在座的賓客。

⑤ 疏：陳述。　引：文體的一種，這裏指"序"。

⑥ 一言：古人集會賦詩，往往規定一個統一的韻，或者規定一些字分配各人作爲韻脚，一言可能指規定的韻字。　均賦：指每人都賦詩一首。　四韻：詩一般是兩句爲一韻，四韻共八句。唐初近體詩開始形成，律詩一般是八句，所以説"四韻俱成"。王勃所作《滕王閣詩》就是八句："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但是這首詩是律化的古體，中間換韻，一、五句入韻，所以有六個韻脚。

⑦ 潘：指潘岳。　陸：指陸機。　鍾嶸《詩品》："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曹植）。晉黄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王粲）。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云爾：語氣詞，有表示結束的意味。

離 騷(節録) 屈 原

【作者介紹】屈原(約公元前 340—約前 278 年),名平,戰國時楚人。他一生的活動主要在楚懷王和楚襄王時期。曾受到懷王信任,擔任過左徒等官職,參加起草憲令和從事外交活動。主張修明法度,任用賢才,聯齊抗秦。但懷王是一個不辨忠奸的昏君,他聽信讒言,疏遠了屈原,並把他放逐到漢水以北。頃襄王時雖曾被召回,不久又被放逐。這時候的楚國,由于内政腐敗,外交失策,日益走向衰敗,公元前 278 年秦兵攻破楚國國都,屈原眼看着祖國陷入敗亡的絶境,自己的政治主張又不得實現,大約就在這一年的陰曆五月自沉汨羅江(在今湖南省東北)而死。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偉大詩人,他的作品相傳有二十五篇。代表作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這些作品是在楚國民間歌謡的基礎上發展創造出來的,突破了《詩經》以四言爲主的格式,想象豐富,文字華麗,充滿着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是一種獨特的詩體,後人稱爲"楚辭",又叫"騷體",在歷史上産生過深遠的影響。

屈原的全部作品都收入《楚辭》一書。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宋代洪興祖的《補注》、朱熹的《楚辭集注》、清代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都是比較通行的注本。

【説明】《離騷》是一篇自敘性抒情詩。全詩由兩大部分組成,這裏節録的是第一大部分。在這一部分中,詩人敘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政治上遭受排擠、打擊的境遇,最後表示爲堅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寧死不屈。第二大部分描寫詩人上下求索的情形,中間織入許

多神話奇聞和幻想。但求索的結果,使詩人完全絶望,於是我們的偉大詩人屈原决心以身殉國,"從彭咸之所居"。

全詩結構宏偉,語言優美,構思奇特,實爲詩家絶唱。

關於"離騷"這個詞語的意思,從司馬遷以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們以爲"離騷"是聯綿詞,意同"牢愁"、"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①。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②。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③。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④。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⑤。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⑥。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⑦。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⑧。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⑩。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⑪?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⑫。

注 釋

① 高陽:傳説中古部落首領顓頊(zhuānxū)的稱號。楚國的始封君熊繹(周成王時人)相傳是顓頊的後代,熊繹的後代熊通有子名瑕,於春秋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3年在位)時受封於屈邑,因以屈爲氏。屈原是屈瑕的後代,所以自稱爲"帝高陽之苗裔",表明自己與楚君同一宗親。 苗裔:遠末子孫。 朕:第一人稱代詞,這裏用作定語,我的。先秦時一般人都可自稱爲朕,秦以後成爲皇帝的專稱。 皇考:王逸注:"皇,美也。父死稱考。" 伯庸:屈原父親的字。

② 攝提:即攝提格,太歲年名。《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貞:正,正當。 孟陬(zōu):正月。夏曆的正月是寅月。《爾雅·釋天》:"正月爲陬。" 庚寅:指正月裏的庚寅日。古人以干支紀日。以上兩句屈原説自己降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後人據此以推斷屈原

的生年月日。

③ 皇：皇考的簡稱。 覽：觀察。 揆(kuí)：思量。 初度：剛生下時的情況。 肇：始。 錫：通"賜"。

④ 正則：公正的法則，含有他的名"平"的意思。 靈均：極好的平地，含有他的字"原"的意思。

⑤ 紛：盛多的樣子。在句中作狀語，放在主語"吾"的前面。形容詞或副詞作狀語，不放在動詞之前，而位於主語之前，這是《楚辭》中常見的一種句法。 内美：内在的美德。 重(chóng)：加上。與上句"既有"相對而言。 脩能：即修態，美好的容儀。脩：通"修"，下同。能："態"的古字。

⑥ 扈(hù)：楚方言，"披"的意思。 江離：生長在江邊的一種香草。 辟(pì)：幽僻。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僻"。 芷：白芷，一種香草。 紉：聯綴。 佩：指佩帶在身上的裝飾品。佩帶芳草是古代的一種風俗習慣。

⑦ 汩(gǔ)：水流得很快的樣子。這裏形容時間過得快。 與：等待。《論語·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⑧ 搴(qiān)：楚方言，拔取的意思。 阰(pì)：小土山。 木蘭：指木蘭花。 攬：采摘。 宿莽：香草名。經冬不死。莽：舊讀莫補切，音mǔ。

⑨ 淹：久留。 代：更遞。 序：次序。

⑩ 美人：這裏指國君，可能是指楚懷王。 遲暮：指年老。

⑪ 撫：趁着、憑藉。 穢：指邪惡的行爲。 此度：指現在這種不撫壯棄穢的態度。

⑫ 騏驥：駿馬，這裏喻賢臣。 道：引導。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導"。 夫：指示代詞。 先路：等於說"前驅"。

【押韻】庸：東部；降：冬部。東冬合韻。名：耕部；均：真部。耕真合韻。能(態)、佩：之部。與、莽、序：魚部。暮、度、路：鐸部。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①。雜申椒與菌桂

兮，豈維紉夫蕙茝②？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③。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④。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⑤。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⑥。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⑧。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⑨。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⑩。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⑪。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⑫。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⑬。

注　釋

① 三后：指夏禹、商湯、周文王。　純粹：這裏指品德高潔。　衆芳：喻賢臣。

② 雜：紛雜。這裏用作動詞，意思是多方面採用。　申椒：椒的一種。　菌桂：桂的一種。　申椒與菌桂都是香木名，這裏用來比喻賢臣。　蕙、茝(zhǐ)：二者都是香草名，這裏也是用來比喻賢臣。

③ 耿介：光明正大的意思。

④ 猖披：也寫作"昌披"、"昌被"、"昌帔"。指行爲不正。狂亂昏庸。捷徑：斜出的小路。　窘步：意思是寸步難行。窘：困窘。

⑤ 黨人：指那些結黨營私的人。　偷樂：苟且安逸。偷：苟且，得過且過。先秦無偷竊義。

⑥ 皇輿：皇帝的車子。這裏指代國家。　敗績：先秦時的常用語。金文作"敗速"。《説文》卷二下"迹"字注："籀文迹从束。""敗績"是翻車的意思，也用于泛指失敗。

⑦ 忽：急急忙忙的樣子。　奔走以先後：在國君前後奔走，意思是效力於國君左右。先後：都是動詞。走在前面或走在後面。　及：跟上。　踵武：表示功業的意思。踵：脚後跟。武：脚印。

⑧ 荃(quán)：香草名。這裏喻國君。　齌(jì)怒：暴怒。《説文》卷十上："齌，炊鬱疾也。"意思是急火燒飯。這裏形容疾速。

⑨ 謇謇(jiǎnjiǎn)：梗直的樣子。這裏是忠言直諫的意思。　忍而不舍：

意思是願意忍受禍患而不能止而不言。舍：止。

⑩ 九天：指九方(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央)之天。正：通"証"。 靈脩：神明而脩美的意思，本稱天神，這裏指楚王。

⑪ 按，《文選》卷三十二屈平《離騷經》無此二句。洪興祖疑此二句乃後人所增，其說可信。 羌：楚語。句首語氣詞。

⑫ 成言：以言相約。

⑬ 數(shuò)化：屢次變化。

【押韻】在、茝：之部。 路、步：鐸部。 隘、績：錫部。武、怒、舍、故：魚部。 他、化：歌部。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①]。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②]。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③]。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④]。

注 釋

① 滋：蒔，栽培。 畹(wǎn)：量詞。每畹的土地面積是多少，各家說法不一，多至三十畮，少則不足八分之一畮。依王逸說爲十二畮。

② 畦(qí)：五十畮。這裏用作動詞，種一畦的意思。 留夷：即蘼夷，與芍藥爲一物。《廣雅·釋草》："蘼夷，芍藥也。"王念孫《疏證》："蘼夷即留夷。留、蘼，聲之轉也。"揭車：也寫作"藒車"。《爾雅·釋草》："藒車，芄輿。"郭注："香草。"杜衡：香草名。 以上四句以香草爲喻，說明自己爲楚國培養了大批人才。

③ 冀：希望。 峻：高大。 竢(sì)：同"俟"。等待。

④ 萎絶：枯萎凋謝。 衆芳蕪穢：比喻衆賢與腐朽勢力同流合污，改變了操守。衆芳：指蘭、蕙等香草，比喻自己培養的人才。蕪穢：荒蕪。

【押韻】畮、芷：之部。 刈、穢：月部。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①。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②。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③。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④。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⑤。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⑥。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⑦。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⑧。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⑨。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⑩。

注　釋

① 競進：争着往上爬的意思。　貪婪：王逸注："愛財曰貪，愛食曰婪。"這裏泛指追名逐利。　憑：馮的後起字。《説文》有"馮"無"憑"。這裏是滿足的意思。　猒(yàn)：後來寫作"饜"。《説文》"猒，飽也。"這裏是滿足的意思。

② 恕己以量人：寬恕自己，猜度别人。量：揣度。　興心：生壞心眼的意思。

③ 騖(wù)：《説文》："騖，亂馳也。"

④ 冉冉(rǎnrǎn)：漸漸地。　脩名：美名。

⑤ 落英：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這裏取"落花"一説，指摘下來的菊花。《荆楚歲時記》説楚俗九月九日飲菊花酒。英：花。《爾雅·釋草》："榮而不實者(只開花不結果)謂之英。"

⑥ 信：誠然，確實。　姱(kuā)：美好。　練要：精粹。　顑頷(kǎnhàn)：疊韻聯綿詞，臉色黄瘦的樣子。這裏是飢餓的意思。

⑦ 擥：同"攬"，持。　木根：樹根。　薜荔(bìlì)：本是木本植物，但蔓生，古稱爲草。　蘂：同"蕊"。花心。

⑧ 矯：通"敫"。《説文》："敫，繫連也。"　索：動詞。擰成繩索。　胡繩：香草名。　纚纚(xǐxǐ)：繩子擰得很好的樣子。　以上四句都是用佩帶的東西來比喻自己加强修養。

⑨ 謇：楚語。句首語氣詞。　所服：所佩帶的東西。　服：佩。

⑩ 周：動詞，合。 彭咸：相傳是殷時的賢大夫，因諫君不聽，投水而死（依王逸説）。

【押韻】索、妬：鐸部。 急、立：緝部。 英、傷：陽部。蘂、纕：歌部。 服、則：職部。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①]。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②]。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④]！

注 釋

① 太息：嘆息。 掩涕：擦眼淚。

② 好脩姱：愛秀美的意思。 鞿(jī)羈：指馬口上的繮繩和籠頭。這裏用作動詞，被羈束的意思。屈原以馬受羈束，比喻自己爲人所繫累。誶(suì)：諫。 替：廢棄。

③ 蕙纕(xiāng)：香蕙做的佩帶。 申：重複。 攬：持。 這兩句大意是，國君因我佩帶芳蕙而廢棄我，我又重持香茝以爲修飾。

④ 九死：死多次。

【押韻】艱：文部；替：質部。文質合韻。 茝、悔：之部。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①]。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②]。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③]。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④]。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⑤]。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⑥]。

注　釋

① 浩蕩：本指大水橫流，這裏指楚王驕傲放恣。

② 衆女：喻國君左右的小人。　蛾眉：蠶蛾的眉（即觸角），細長而曲。用以形容女子美貌，這裏用"蛾眉"喻賢才。　謠諑（zhuó）：造謠中傷。

③ 工巧：善於取巧。　偭（miǎn）：背離。　規矩：木工用來求圓形、方形的兩種工具。這裏喻法度。　改錯：改變措置。錯：通"措"，處置，安排。

④ 繩墨：木工用來取直線的工具。這裏喻正直之道。　追曲：追隨邪門歪道。　周容：苟合取容。　度：法度。

⑤ 忳（tún）鬱邑：憂愁的樣子。這是三字狀語，前面一個形容詞，後面用一個聯綿詞（或疊音詞），這是楚辭中常見的語法結構。　侘傺（chà chì）：雙聲聯綿詞，不得志的樣子。

⑥ 溘（kè）：忽然。　此態：指邪淫之態。

【押韻】心、淫：侵部。　錯、度：鐸部。　時、態：之部。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①。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②！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④。

注　釋

① 鷙鳥：鷹、鶻一類的猛禽。這裏喻剛强正直的人。　不羣：不與一般的鳥同羣。喻正直的人不同流俗。

② 方圜：比喻兩種不同品德的人。圜：通"圓"。　周：相合。　異道：指不同的政治理想、主張。

③ 屈心而抑志：心意受委屈，志趣受壓抑。　忍尤而攘（ráng）詬（gòu）：忍受罪名，含詬受辱。攘：忍受，容忍。　詬：恥辱。

④ 伏清白：指懷抱清白之志。　死直：爲直道而死。　厚：重，重視。

【押韻】然、安：元部。 詬、厚：侯部。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①。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②。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③。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④。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⑤。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⑥。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⑦。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⑨。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⑩。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⑪。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⑫！

注 釋

① 相：觀察。 道：路。這裏指政治道路。 延：長久。 佇(zhù)：久立。

② 回：回轉。 復路：走回頭路。

③ 步余馬：讓我的馬駕着車子緩緩徐行。步：慢慢行的意思，這裏用作使動。與下句的"馳"相對成文。馬：指拉車的馬。 椒丘：有椒的山丘。 焉：代詞。在這裏。

④ 進：指進身于君前。 不入：不被任用。 離：通"罹"。遭受。 退：指退出仕途。 初服：指未仕時的服飾。

⑤ 芰(jì)：菱。 荷：荷葉。 衣：上衣。 集：同"集"。 芙蓉：蓮花。 裳：下衣。

⑥ 已：罷了，算了。

⑦ 岌岌(jíjí)：高高的樣子。 陸離：雙聲聯綿詞，這裏形容長的樣子。

⑧ 澤：指污垢。 昭質：光潔的品質。

⑨ 遊目：縱目遠望。 四荒：四方荒遠的地方。《爾雅·釋地》："觚竹、

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⑩ 佩繽紛：形容佩帶的飾物很多。 繁飾：很多的飾物。 芳菲菲：形容香氣很濃。 彌章：更加鮮明。

⑪ 民生：人生。 好脩以爲常：王逸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也。"

⑫ 體解：肢解。古代一種酷刑。 懲：受創而戒懼。

【押韻】反、遠：元部。 息、服：職部。 裳、芳：陽部。 離、虧：歌部。 荒、章、常：陽部；懲：蒸部。陽蒸合韻。

湘夫人

屈原

【説明】本篇選自《九歌》。

《九歌》雖名爲"九"，實際上却有十一章。對此，人們作出了種種解釋。其實，"九"殆非實數，《九歌》和《九辯》一樣，都是古樂曲名。

《九歌》産生的時代，也有不同的説法。有人認爲是屈原早期的作品，有人認爲是屈原被放逐後寫的。二説都缺乏充分的根據，很難視爲定論。

古時候的楚人迷信鬼神。"楚人鬼而越人禨"（《列子·説符》），"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王逸語）。《九歌》就是一組祭祀上帝鬼神的歌舞曲，其中的湘君、湘夫人是一對配偶神。據説，湘君神就是虞舜。湘夫人是他的二妃（娥皇、女英），這是古史神話傳説，不必究實。

本篇内容乃表現湘君對湘夫人的思念之情。可以當一首戀歌來讀。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①。嫋嫋兮秋風，洞

庭波兮木葉下②。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③。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④?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⑤。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⑥。

注 釋

① 帝子:指湘夫人。據說是帝堯的女兒;一說是天帝的女兒。 眇眇:向遠處望的樣子。 愁予:使予愁。愁:用作使動。予:這裏是湘君自稱。

② 嫋嫋(niǎoniǎo):同"裊裊"。這裏是形容秋風吹動樹木的樣子。 木葉:樹葉。

③ 白薠(fán):草名。 騁望:縱目四望。 佳:指佳人。一本"佳"下有"人"字。 期:約會。 夕張:晚上張設帷帳。張:通"帳",帷帳。這裏用作動詞。 這兩句是說,〔踩着〕白薠縱目四望,與佳人相約在晚上。

④ 萃:聚集。 蘋:水草。 罾(zēng):魚網的一種。 這兩句是說,鳥兒聚集在水蘋叢生之處,魚網反而掛在樹梢上。表示事與願違(按正常情況,鳥應在樹梢上,魚網應在水中)。

⑤ 沅、澧:二水名,在今湖南境內,都流入洞庭湖。 芷、蘭:兩種香草。芷,一作"茝"。 公子:即帝子,指湘夫人。

⑥ 荒忽:雙聲聯綿詞,同"恍惚"。隱隱約約,辨識不清的樣子。 潺湲(chányuán):疊韻聯綿詞。水緩緩流動的樣子。

【押韻】渚、予、下:魚部。 望、張、上:陽部。 蘭、言、湲:元部。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①?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②。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③。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④。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⑤。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⑥。罔薜荔兮爲帷,擗

蕙櫋兮既張⑦。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⑧。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⑨。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⑩。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⑪。

注　釋

① 麋：鹿類動物。　水裔：水邊。　這兩句是說，麋鹿本應在山野，爲何來到庭院吃東西？蛟龍本應在深淵，爲何來到水邊？

② 江皋：江畔。　澨(shì)：楚方言，水邊。

③ 佳人：指湘夫人。　騰駕：駕乘的意思。

④ 葺：原指用茅草蓋房頂，這裏是覆蓋的意思。　荷蓋：以荷葉爲屋蓋。

⑤ 蓀壁：用蓀草裝點的牆壁。　紫壇：用紫貝鋪砌的庭壇。　罫(bō)：古"播"字。　成：裝飾。

⑥ 橑(liǎo)：屋椽。　藥：香草名，即白芷。　這兩句是說，用桂木做屋棟，用木蘭做屋椽；用辛夷作門楣，用白芷裝飾卧房。

⑦ 罔："網"的古字，用作動詞，編結。　帷：帷帳。　擗(pǐ)：析開。　櫋(mián)：讀爲"幔"。　這兩句是說，編結薜荔做帷幕，用析開的蕙草做的幔帳也已張設。

⑧ 鎮：壓坐席的東西。　疏：散布。　石蘭：香草。

⑨ 芷葺：用芷草覆蓋。　荷屋：以荷爲幄。屋：帳幕，後來寫作"幄"，讀 wò。　這兩句是說，在荷屋上覆蓋芷草，用杜衡繚繞四周。

⑩ 廡(wǔ)：古代堂下兩側的房子。　這兩句是說，把百草匯合起來充實庭院，建造芳馨的廊廡和門户。

⑪ 九嶷：山名。一作"九疑"，又名蒼梧，在今湖南寧遠縣南。相傳虞舜葬此。這裏指九嶷山之神。　繽：繽紛。多的樣子。　並迎：都來歡迎〔湘夫人〕。　靈：指九嶷諸神。　如雲：像雲一樣，形容衆多。

【押韻】裔、澨、逝、蓋：月部。　堂、房、張、芳、衡：陽部。門、雲：文部。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①]。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②]。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③]。

注 釋

① 袂(mèi)：衣袖。 遺(wèi)：投贈。 褋(dié)：單衣。 這兩句是説，把衣袖沉入江中，把單衣沉入澧水。大概捐袂遺褋是古人祭水神的一種儀式，所以《湘君》結尾也有類似的話。又《儀禮·覲禮》："祭川沉。"《爾雅·釋天》："祭川曰浮沉。"郭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沉。"

② 汀(tīng)：水中或水邊平地。 杜若：香草。 遠者：指心中所想念的遠方的美人，即湘夫人。

③ 驟：屢，多。 容與：雙聲聯綿詞。遲緩不前的樣子。 這兩句是説，時機不可多得呀，姑且悠閑自得地徘徊。

【押韻】浦、者、與：魚部。

哀 郢

屈 原

【説明】《哀郢》是屈原所作組歌《九章》的第三篇。

關於這篇作品所反映的歷史背景，王逸、朱熹等人没有明説，只斷定是屈原放逐以後寫的。清初王夫之判斷此篇以"頃襄畏秦，棄故都而東遷於陳(今河南淮陽縣)"爲背景，即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的事。

我們採用王夫之的説法。《哀郢》這個題目就告訴我們，屈原所"哀"的是一個被敵國攻破了的"郢"(今湖北荆州市西北)。通篇内容緊扣着一個"哀"字，既哀國運垂危，又哀人民流離失所，還哀讒人當道，自己忠而見逐。詩人對郢都的懷念，眷眷拳拳，辭切情深，愛國主義的光輝，躍然紙上。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1]？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2]。

注　釋

① 不純命：不專一其命。指天道反常。純：專一。　震：指震動，動蕩。　愆(qiān)：罪。這裏是遭罪的意思。

② 仲春：夏曆二月。　東遷：向東遷移。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國都郢，頃襄王遷都於陳，陳在郢的東邊，故説"東遷"。

【押韻】愆、遷：元部。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1]。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2]。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3]？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4]。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5]。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6]。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7]。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8]。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9]。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10]。

注　釋

① 去：離開。　就：走向。　遵：沿着。　江：長江。　夏：夏水。故道從湖北荆沙市東南分江水東出，流經監利縣北，折東北至仙桃市附近入漢水。自此以下的漢水也兼稱夏水。

② 國：國都，指郢。　軫：悲痛。　懷：懷念。　甲之鼂(zhāo)：甲日那天的早晨。古人用天干紀日。鼂：通"朝"，早晨。

③ 閭(lǘ)：里門。這裏指舊居。　怊(chāo)荒忽：三字狀語。怊：遠的樣子。　極：動詞，至。

④ 楫：船槳。 齊揚：一齊舉起。

⑤ 長楸(qiū)：高大的楸樹，爲落葉喬木。 淫淫：淚落紛紛的樣子。 霰(xiàn)：細雪粒。

⑥ 夏首：夏水發源處。 西浮：向西浮行。 龍門：郢都東門。

⑦ 嬋媛(chányuán)：疊韻聯綿詞，心緒纏綿有所牽掛的樣子。 眇：遥遠的樣子。 臻(zhì)：至。

⑧ 焉：於是。 洋洋：飄流失所的樣子。 客：旅客。

⑨ 凌：乘。 陽侯：波神。相傳陽侯是古代陵陽國之侯，溺水而死，成爲波神。這裏用陽侯代水波。 忽翻翔：很快地飛翔。 薄：止，停下。 這兩句是説，船行在氾濫的水波上，好像飛翔一樣，不知將停泊在哪裏。

⑩ 紆(guò)結：指心中鬱結，苦悶。 蹇(jiǎn)產：疊韻聯綿詞，曲折的樣子。形容心情不舒暢。 釋：解開。

【押韻】亡、行：陽部。 極、得：職部。 霰、見：元部。 臻、客、薄、釋：鐸部。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①]。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②]。

注 釋

① 運舟：行船。 下浮：向下水順流。

② 終古：永古，即自古以來。 逍遥：疊韻聯綿詞，這裏是漂泊的意思。

【押韻】江、東：東部。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①]？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②]！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④]。

注　釋

① 羌：句首語氣詞。

② 背：背向。　浦：水邊。　西思：向西思念〔郢都〕。夏浦在東，郢都在西，所以說"西思"。

③ 大墳：大堤。

④ 州土：指詩人望中所見到的江漢平原。　平樂：意指這裏尚未遭到敵兵破壞，人民還過着平安快樂的日子。　江介：江邊。這裏指江漢盆地。　遺風：指從祖先流傳下來的楚風楚俗。　這兩句前面冠以"哀""悲"二字，表示了詩人對楚國統治者的失望，對國土、對人民的前途感到無限憂慮。

【押韻】反、遠：元部。　心、風：侵部。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①]？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②]？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③]。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⑤]。惨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⑥]。

注　釋

① 當：對着。　陵陽：上文"陵陽侯"之省文。　淼(miǎo)：大水茫茫望不到邊的樣子。　如：到……去。

② 夏：通"厦"。指高大的房屋。　丘：丘墟。　兩東門：指郢都的兩個東門。　蕪：荒蕪。

③ 不怡：不快樂。

④ 惟：句首語氣詞。　江與夏：指長江與夏水。

⑤ 忽若：忽然。　去：離開，這裏指被放逐。　不信：不被信任。　九年而不復：屈原從放逐到寫哀郢，已經九年而不能復返。

⑥ 慘鬱鬱：三字狀語，心情悲慘憂鬱的樣子。 不通：指心情不舒暢。 蹇侘傺(chǎchì)：三字狀語，困苦不得意的樣子。侘傺：雙聲聯綿詞。

【押韻】如、蕪：魚部。 接、涉：葉部。 復、惑：覺部。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①。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②。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③。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④。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⑤。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⑥。

注 釋

① 外：指外表，表面上。 承歡：順承楚王的歡心。 汋(chuò)約：同"綽約"，也寫作"淖約"、"婥約"，疊韻聯綿詞，美好的樣子。 諶(chén)：誠，實際上。 荏(rěn)：軟弱。 難持：不可靠的意思。

② 湛湛(zhànzhàn)：忠厚的樣子。 願進：願意進身爲國效力。 妬：這裏指嫉妬者。 被(pī)離：疊韻聯綿詞，紛亂的樣子。 鄣(zhàng)：通"障"，壅蔽，阻塞。

③ 抗行：高亢的德行。抗：通"亢"。 瞭杳杳(yǎoyǎo)：三字狀語，高遠的樣子。 薄天：高達上天。

④ 不慈：指不愛兒子。 這兩句大意是，堯、舜没有把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衆讒人就把"不慈"的罪名加在他們頭上。 按，以上四句又見於《九辯》，文字大同而小異。放在這裏，與上下文不相連接，疑是錯簡所致。

⑤ 憎：討厭。 慍惀(yùnlǔn)：疊韻聯綿詞，深憂遠慮的樣子。 脩：通"修"，善，美好。 夫(fú)人：那些人。 忼慨：指小人們在口頭上裝出忼慨激昂的樣子。這兩句中"憎"、"好"的主語都是國君。

⑥ 踥蹀(qièdié)：疊韻聯綿詞，小步行走的樣子。這裏形容奔走鑽營的樣子。 美：指賢臣。與上句的衆(指小人)相反。 超遠：這裏是疏遠的意思。 逾邁：更加遠離。逾：通"愈"。

【押韻】持、之：之部。 天：真部；名：耕部。真耕合韻。慨：物部；邁：月部。物月合韻。

亂曰[①]：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②]？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③]。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注 釋

① 亂：樂歌的末章叫做"亂"，相當於現在所謂的"尾聲"。

② 曼余目：即縵余目，放眼看的意思。曼：引。 流觀：周流觀覽。壹反：返回一次。

③ 首：用作動詞，頭向着。 丘：指狐穴所在的土丘。 用狐死首丘比喻人懷故國之情。

【押韻】時、丘、之：之部。

風 賦 宋 玉

【作者介紹】宋玉的生平，現在所能知道的很少。《韓詩外傳》、《新序》等書的一些片斷記載，彼此抵牾，不甚可靠。最可信的是《史記·屈賈列傳》的幾句話："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因此，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宋玉是屈原的後輩，是戰國末期楚國的一個著名文學家，他向屈原學習，在楚辭創作方面是屈原的繼承者和模擬者。

《漢書·藝文志》提到宋玉的賦有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楚辭》載有《九辯》和《招魂》，《文選》載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和《對楚王問》，《古文苑》載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釣賦》、《舞賦》和《諷賦》，只有《九辯》一篇可以肯定是宋玉的作品，其他各篇都是後人依託之作。這裏所選的《風賦》，體制、風格和語言都與《楚辭》迥異，而與漢賦相近，且是第三者的敍述口氣，並直稱楚襄王，恐怕不是宋玉所作。但是它的藝術成就較高，不失爲賦中的一篇佳作。

【説明】這篇賦用一問一答的對話方式，鋪敍風的發生發展過程和雄風雌風的區別，反映了宫庭生活的奢侈豪華和貧民生活的愁苦悽慘，形成强烈的對比，寓議論於描寫之中，是一篇藝術性較高，並具有一定思想意義的詠物小賦。

這篇賦選自蕭統《文選》。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宫，宋玉、景差侍①。

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②，曰："快哉此風③！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④？"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⑤，庶人安得而共之？"

注 釋

① 楚襄王：即戰國時楚國的頃襄王，公元前298年至前263年在位。蘭臺：楚國的一所宫苑，舊址在今湖北鍾祥縣。 景差：楚國的文學侍臣，以辭賦著名，但無作品流傳下來。

② 颯(sà)然：形容風聲。 迺：同"乃"。 披襟：敞開衣襟。 當：迎面對着。

③ 這風多爽快呀！ 快：痛快。

④ 庶人：平民。

⑤ 獨：副詞，僅僅，只是。

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①]，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②]。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説乎[③]？"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④]，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⑤]。"

注　釋

① 溥(pǔ)：普遍。　暢：無阻礙。

② 高下：指地位的尊卑。　加：施加，這裏指風吹到身上。

③ 説：説法，理由。

④ 枳(zhǐ)：樹名，也叫枳橘。　句(gōu)：彎曲。　來巢：意思是彎曲的枝丫上招來鳥雀做窩。來：用作使動，使來，招致。

⑤ 其：指"巢"和"風"。　所託者：所依托的東西，指"枳句"和"空穴"。　然：如此。　風氣：風的氣勢。　兩句是説，鳥巢和風是根據環境條件的不同而出現，那麼風的氣勢也自然會因環境條件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①]？"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②]。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③]。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④]。飄忽淜滂，激颺漂怒[⑤]，眩眩雷聲，迴穴錯迕[⑥]。蹶石伐木，梢殺林莽[⑦]。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檻[⑧]。眴焕粲爛，離散轉移[⑨]。

注　釋

① 安生：從哪裏發生。

② 風生於地：《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ài)氣，其名爲風。"(大塊：地。

噫氣：噓氣。） 青蘋：生在淺水中的一種水草。

③ 侵淫：漸漸地進入。 谿谷：山谷。谿：同"溪"。 盛怒：形容風勢猛烈。 土囊：指大的山洞。

④ 緣：順着。 泰山：大山。泰：通"太"，大的意思。 阿(ē)：山的彎曲處。 舞：形容風把樹木吹得搖擺不停。

⑤ 飄忽：輕快移動的樣子。 洶湧(pīngpáng)：風吹擊東西的聲音。 激颮：受冲激而昂揚。 熛(biāo)怒：火勢飛揚猛烈的樣子。這裏指風勢猛烈，發出呼嘯。 兩句寫風勢越來越猛。

⑥ 眩眩(hónghóng)：象聲詞，形容大風的聲音。 迴穴：雙聲聯綿詞。迴旋不定的樣子。 錯迕(wǔ)：雜錯交迕。 兩句寫大風在山谷中呼嘯着迴旋不定。

⑦ 蹶石：指吹倒石頭。蹶：摔倒。 伐木：指吹斷樹木。 梢殺：衝擊。 莽(舊讀 mǔ)：密生的草。

⑧ 被麗、披離：都是疊韻聯綿詞，四面分散的樣子。 衝孔：衝擊小孔。 動楗(jiàn)：動搖門閂。楗：插門的木棍。 兩句寫風勢減弱，力量漸小。

⑨ 眴(xuàn)焕、粲爛：都是疊韻聯綿詞，景物鮮明的樣子。 兩句寫大風過後，景物鮮明，微風蕩漾。

【押韻】谷：屋部；口：侯部。屋侯合韻。 下、怒、迕、莽：魚部。 離、移：歌部；楗，爛：元部。歌元合韻。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①，乘凌高城②，入於深宫。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③，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④，獵蕙草，離秦衡⑤，槩新夷，被羙楊⑥，迴穴衝陵，蕭條衆芳⑦，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⑧，躋於羅帷，經於洞房⑨，迺得爲大王之風也。

"故其風中人，狀直慴悽惏慄，清涼增欷⑩。清清泠泠，愈病析酲⑪，發明耳目，寧體便人⑫。此所謂大王之

雄風也。”

注　釋

① 雄風：指屬於王侯的氣勢雄偉的風。　飄舉：形容風在高空飛揚。

② 乘凌：跨越。

③ 邸：通“抵”，接觸，指風吹動花木。　華：“花”的古字。　振氣：指散發花葉的香氣。　桂椒：桂樹和椒樹，桂花和椒實都香氣濃郁。

④ 激水：湍急的流水。　芙蓉之精：指荷花。

⑤ 獵：歷，掠過。　蕙草：一種初夏開花的香草。　離：指風吹開。　秦衡：一種香草。

⑥ 槩：同“概”，刮平，這裏指風吹平。　新夷：一種香草，又名留夷。　被(pī)：披在身上，引申爲分開，後來寫作“披”。這裏指風吹開垂着的柳枝。　荑(tí)楊：初生的柳枝。

⑦ 衝陵：衝撞。　蕭條：寂寞冷落，没有生氣。這裏用作使動，使(各種花草)蕭條。

⑧ 倘佯(chángyáng)：疊韻聯綿詞，安閑自在地漫步。　中庭：庭院中。　玉堂：宮中正殿的美稱。

⑨ 躋(jī)：登，上昇。　羅幃：絲織的帳幔。　洞房：指宮中的内室。

⑩ 中(zhòng)人：指風吹到人身上。　狀：情況。　直：副詞，僅，只是。　憯(cǎn)悽：雙聲聯綿詞，寒冷的樣子，略等於“凉颼颼”。　惏(lín)慄：雙聲聯綿詞，冷得有點發抖的樣子。　增欷(xī)：形容冷得使人倒抽冷氣。

⑪ 清清泠泠(línglíng)：清凉爽快的樣子。　愈病：使病痊愈。　析酲(chéng)：解除醉態。酲：醉後神志不清的狀態。

⑫ 發明耳目：等於説“發耳明目”，使耳聽清晰，眼看明亮的意思。“發明”是兩個詞連用，用作使動，“發”是“開”的意思。　寧體：使身體康寧。　便人：使人動作輕便舒適。

【押韻】風、降、宫：冬部。　上、衡、楊、芳、堂、房：陽部。慄：質部；欷：微部。質微合韻。　泠、酲：耕部；人：真部。耕真合韻。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①？"

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②，勃鬱煩寃，衝孔襲門③，動沙堁，吹死灰④，駭溷濁，揚腐餘⑤，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⑥。

"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溷鬱邑，毆溫致濕⑦，中心慘怛，生病造熱⑧，中脣爲胗，得目爲蔑⑨，啗齰嗽獲，死生不卒⑩。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注 釋

① 豈：副詞，表示疑問，含有"是否"的意思。

② 塕(wěng)然：起風的樣子。 窮巷：閉塞不通的小衚衕。 堀(kū)堁(kè)：風把塵土颳了起來。堀：突起。堁：塵土。

③ 勃鬱、煩寃：都是疊韻聯綿詞，形容風沙回旋翻滾的樣子。 襲：侵入。

④ 死灰：冷却了的灰。

⑤ 駭：驚駭，這裏是攪起的意思。 溷(hùn)濁：指骯髒污濁的東西。 腐餘：東西腐爛以後的臭味。

⑥ 邪：偏斜。 薄(bó)：迫近。 甕(wèng)牖(yǒu)：用破甕做的窗子。通常指貧寒人家。 室廬：住房。

⑦ 憯溷(dǔnhùn)：疊韻聯綿詞，心情煩惱的樣子。 鬱邑：雙聲聯綿詞，憂悶。 毆溫：趕來温濕的邪氣。毆：同"驅"。 致濕：造成濕病。

⑧ 中心：心中。 慘怛(dá)：悲傷憂苦。 造熱：使人發高燒。

⑨ 中(zhòng)脣：指風吹到嘴脣上。 胗(zhěn)：生在嘴脣上的瘡。得目：指風吹到眼睛上。 蔑(miè)：眼病，眼角呈紅色。這個意義也寫作"瞇"。

⑩ 啗(dàn)：吃。 齰(zé)：嚼。 嗽(sòu)：吮吸。 獲：通"嚄"，大叫。 以上四種動作在這裏都形容中風後人嘴的種種病態。 死生不卒：死不了也活不了。卒：終結。

【押韻】間、寃：元部。 塵：真部；門：文部。真文合韻。餘、牖、廬：魚部。 邑、濕：緝部。 怛、熱、蔑：月部。

七 發(節録) 枚 乘

【作者介紹】枚乘(公元前？—前140年)，字叔，淮陰(今江蘇淮陰市)人，西漢初期著名辭賦家。他主要生活在文帝、景帝時期。景帝時，他在吴王劉濞門下任郎中，吴王謀反，枚乘上書諫阻，不聽，於是投奔梁孝王門下。七國之亂平定後，景帝任命他爲弘農都尉。後以病離職，復遊於梁。梁孝王卒，乃歸淮陰。武帝即位後，召他進京，死於途中。《漢書·藝文志》載，枚乘有賦九篇，今僅存三篇，但可靠的只有一篇《七發》，《柳賦》、《菟園賦》疑是僞作。

【説明】《七發》是枚乘的代表作，在辭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後來模倣的作品很多，人稱之爲"七體"，或簡稱"七"。

《七發》共分八段。第一段是序，其餘七段分寫音樂、飲食、車馬、宫苑、田獵、觀濤、要言妙道等七事。作者寫吴客用這七件事來啓發楚太子，故名曰《七發》。這裏節録的是一、六、七、八等四段。

《七發》是一篇明顯具有諷諭性的作品。它説明像楚太子這樣的上層統治者，放縱私慾過着養尊處優、荒淫腐朽的生活，是造成身心衰病的主要原因，只有"要言妙道"才是祛病的妙方。全文氣勢宏偉，辭藻華美，狀物描形，繪聲繪色。特别是描寫田獵、觀濤兩段文章，極盡鋪張之能事。但畢竟鋪寫過多，使諷諭性有所減弱。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問之①，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②？"太子曰："僅！謹謝客③。"客因稱

曰④:"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⑤。太子方富於年⑥,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⑦。邪氣襲逆,中若結轖⑧。紛屯澹淡,噓唏煩醒⑨。惕惕怵怵,卧不得瞑⑩。虚中重聽,惡聞人聲⑪。精神越渫,百病咸生⑫。聰明眩曜,悦怒不平⑬。久執不廢,大命乃傾⑭。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⑮。"

注 釋

① 楚太子、吴客:都是作者虚構的人物,並非實指。

② 伏:表敬副詞。 間(jiàn):指病稍稍痊愈。《論語·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

③ 憊(bèi):疲乏。 謹:表敬副詞。

④ 因:接着。 稱:稱述,陳説。

⑤ 四宇:四方。

⑥ 富於年:年歲很多。即很年輕的意思。

⑦ 意者:料想的意思。 耽(dān):沉戀。 無極:没有限度。

⑧ 邪氣:指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太過成爲致病邪氣的總稱)以及疫癘之氣等外邪。 襲:侵入。《淮南子·精神》:"邪氣不能襲。" 逆:迎接,接受。這裏是居住的意思。指邪氣居住在體内。 結轖(sè):鬱結堵塞。轖:通"塞"。

⑨ 紛屯:疊韻聯綿詞,煩亂的樣子。 澹淡:雙聲兼疊韻聯綿詞,動蕩不安的樣子。 噓唏:呻吟歎息。 煩醒(chéng):煩悶如醉。醒:醉酒。

⑩ 惕惕怵怵(chù):心神不安的樣子。 瞑:睡。

⑪ 虚中:指心力衰弱。 重(chóng)聽:指聽覺失靈。

⑫ 越渫(xiè):渙散。

⑬ 聰明:指聽覺、視覺。 眩曜:昏亂的樣子。 不平:不平常。

⑭ 久執:病久纏身。 廢:去,止。

⑮ 這三句的大意是,靠國君的力量,使我能享受富貴,以至於經常得此病症,但還没有到這種地步。

【押韻】安、間：元部。 寧、平：耕部。 極、轄：職部。醒、瞑、聽、聲、生、平、傾：耕部。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①]，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②]。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③]。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④]。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⑤]，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⑥]。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蹇痿之機[⑦]；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⑧]；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⑨]；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⑩]。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⑪]；血脈淫濯，手足惰窳[⑫]。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⑬]。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⑭]！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⑮]，承間語事，變度易意[⑯]，常無離側，以爲羽翼[⑰]。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⑱]！"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⑲]。"

注 釋

① 宮居：在宮中居住。 閨：本指宮中小門。這裏泛指深宮。

② 保母：照料日常生活的宮女。 傅父：負責教育輔導的師傅。

③ 溫淳：溫厚淳美，都是指味道。 甘膬(cuì)：甜而脆。膬：同"脆"。腥(chéng)醲(nóng)肥厚：指肥肉、烈酒。腥、肥：指肥肉。 醲、厚：指烈酒。這在修辭學上稱之爲並提式。《韓非子·揚權》："香美脆味，

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

④ 雜遝(tà)：很多的樣子。 曼煖：輕細而又暖和。 燇(xún)：字亦作“焞”。《説文》：“燇，火熱也。” 爍(shuò)：也是熱的意思。“燇爍熱暑”都是指衣裳厚煖，從而容易生病。

⑤ 銷鑠(shuò)：消損，銷鎔。 挺：鬆動，鬆散。 解：分解。

⑥ 傷：損害。 和：調和。

⑦ 輿、輦(niǎn)：都是指車子。 命曰：名曰，叫做。 蹷(jué)、痿：都是麻痺、癱瘓的意思。 機：兆頭。

⑧ 洞房：幽深的住室。 清宫：清爽的住宅。 寒熱：指傷寒和中暑。 媒：媒介。

⑨ 皓齒蛾眉：指代美女。《韓非子·揚權》：“曼理(細嫩的皮膚)皓齒，説(悦)情而損精。” 伐性：摧殘性命。

⑩ 腐腸：使腸子腐爛。 藥：古人單説一個“藥”字，有時指能治病的良藥，有時指危害人體性命的有毒性的藥。這裏指有毒性的藥。

⑪ 靡曼：雙聲聯綿詞，細嫩的樣子。 委隨：疊韻聯綿詞，不靈便的樣子。

⑫ 淫濯：指血脈擴張血液不暢通。 惰窳(yǔ)：指手足無力。惰：通“墮”。

⑬ 越女、齊姬：泛指美女。 讌(yàn)：亦作“醼”、“宴”，現在合併爲“宴”，逸樂的意思。 曲房隱間：指幽深的秘室。

⑭ 淹(yān)、滯(zhì)：都是長時間的意思，下文有“淹病滯疾”。 扁鵲：先秦名醫。《史記》有《扁鵲列傳》。 巫咸：傳説中的神巫。

⑮ 博見：見識廣博。 彊識(zhì)：記憶力强。彊：後來寫作“强”。

⑯ 這兩句的意思是，君子乘機會向太子談論一些外間的事物，使太子的思想面貌改變過來。

⑰ 羽翼：這裏是輔佐的意思。

⑱ 淹沉：淹溺沉迷。 浩唐：即“浩蕩”，縱情放恣的意思。 通佚：放蕩的意思。“通”與“佚”在這裏同義。

⑲ 病已：指病癒。 請事此言：照這話去做。請：表敬副詞。《論語·顔淵》：“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押韻】處、母、父、所、暑：魚部；厚：侯部。魚侯合韻。 間、

安：元部；和：歌部。元歌合韻。　機：微部；媒：之部。之微合韻。　斧：魚部；藥：藥部。魚藥合韻。　隨、解：支部。　濯：藥部；竊：魚部。魚藥合韻。　前、讌、間：元部。　藥：藥部；牙：魚部。魚藥合韻。　廢、外：月部。　子、事、志、哉：之部；識、意、側、翼：職部。之職合韻。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説而去也，不欲聞之乎①？"太子曰："僕願聞之②。"

注　釋

① 石：指砭石，是治療瘭瘍的一種外科醫療器具。它和針刺、灸療是三種外科治療方法。　已：與上文"病已"的"已"同。　要言：中肯的言論。　妙道：精妙的道理。　説(shuì)：勸説。

② 僕：謙稱。　以上爲第一大段，是全文的序言。

……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輈之輿，乘牡駿之乘①。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②。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③。掩青蘋，游清風④。陶陽氣，蕩春心⑤。逐狡獸，集輕禽⑥。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⑦；恐虎豹，慴鶩鳥⑧。逐馬鳴鑣，魚跨麋角⑨；履游麑兔，蹈踐麋鹿⑩。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⑪。此校獵之至壯也⑫，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⑬。

注 釋

① 馴：馴服。 飛軨(líng)之輿：一種輕便而有窗户的獵車。 乘(chéng)：坐。 牡駿之乘(shèng)：用雄的駿馬拉的車子。

② 夏服：夏后氏的箭囊。服：指箭囊。在這一意義上又寫作"箙"。烏號之雕弓：一種用柘木製成的有花紋的弓。《淮南子·原道》："射者扞(張也)烏號之弓。"注："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橈(náo)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 雕：花紋。

③ 雲林：指雲夢澤的樹林。雲夢澤在今湖北，本爲二澤，跨長江兩岸，江南爲夢，江北爲雲。 蘭澤：生長蘭草的沼澤地帶。 弭(mǐ)節：指車馬緩緩行進。 潯：水邊。

④ 掩青蘋：壓倒青蘋。指車馬馳驅在草地上的景象。 游清風："游"字五臣本《文選》作"遡"，是迎、向的意思。全句爲迎着清風。

⑤ 陶陽氣：陶醉在春日的氣象之中。陽氣：春陽之氣。 蕩春心：使春心蕩漾。

⑥ 集輕禽：衆矢集射輕捷的飛禽。

⑦ 犬馬：指獵犬和駕車的馬。 相：指看馬的人。 御：指駕車的人。

⑧ 忲：用作使動。 慴(shè)：通"懾"，恐懼。這裏用作使動。

⑨ 逐馬：馳逐、奔跑的馬。 鑣：繫有鈴鐺的馬銜。 魚跨：像魚一樣騰躍。 麋角：像麋鹿一樣角逐。魚、麋，都是名詞作狀語。

⑩ 履游：指用脚踐踏。 麏(jūn)：鹿類。 麠(jīng)：鹿類。

⑪ 汗流沫墜：指動物被追捕得汗流於身，口沫下墜。 窕伏：屈伏躲藏。 陵窘：窘迫，即走投無路。 無創而死：没有受傷就被嚇死。充：滿。 後乘：跟在後面的車子。

⑫ 校(jiào)獵：打獵。本指用木欄遮阻，獵取禽獸。《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校獵。"顔師古注："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

⑬ 陽氣：這裏指喜悦的樣子。 見(xiàn)："現"的古體。 侵淫：逐漸。 大宅：指面部。因面爲眉目口鼻之所居，故曰宅。

【押韻】馬、輿：魚部。 乘、弓：蒸部。 林、潯、風、心、禽：

侵部。 巧、鳥：宵部。 角、鹿：屋部。 墜：物部；窘：文部。物文合韻。

客見太子有悦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①]。旌旗偃蹇，羽旄肅紛[②]。馳騁角逐，慕味争先[③]。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④]。純粹全犧，獻之公門[⑤]。"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注 釋

① 冥火：黑夜的火光。 薄：迫近。 兵車雷運：兵車像迅疾的雷聲一樣滾動。雷：名詞作狀語。

② 偃蹇：疊韻聯綿詞。這裏是高舉的樣子。 羽：指鳥羽。 旄：旄牛尾。羽旄都是旌旗上的裝飾品。 肅紛：整齊而衆多。

③ 角逐：競逐。 慕味：指想吃到野味。

④ 徼(jiào)：本指邊界，這裏是圍欄。 墨：指焚燒野地。地經火燒，其色黑，故稱爲"墨"。 圻(yín)：通"垠"。邊際。

⑤ 純粹：指毛色純一不雜。 全：字亦作"牷"，指軀體完整的獵獲物。一説爲毛色純一。 犧：字亦作"羲"。色純曰犧。一説特指用於祭祀之牲。 公門：指諸侯之國。

【押韻】運、紛、先、圻、門、聞：文部。

客曰："未既[①]。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②]。毅武孔猛，袒裼身薄[③]。白刃磕磕，矛戟交錯[④]。收獲掌功，賞賜金帛[⑤]。掩薁肆若，爲牧人席[⑥]。旨酒嘉肴，羞鴈膾炙，以御賓客[⑦]。涌觸並起，動心驚耳[⑧]。誠必不悔，決絶以諾[⑨]。貞信之色，形於金石[⑩]。高歌陳

唱,萬歲無斁⑪。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⑫。"然而有起色矣。

注 釋

① 未既:尚未完結。既:已,盡。

② 榛林:叢林。 闇莫:昏暗。 莫:暮。 作:起,出現。

③ 毅武:剛毅武勇。 孔:非常。 袒裼(tǎnxī):脱衣露體,也作"襢裼"。《詩經·鄭風·大叔于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身薄:指不乘獵車,親身去搏取野獸。

④ 磑磑(ái'ái):通"皚皚"。閃閃發光的樣子。

⑤ 收獲:指獲取獵物。 掌功:掌管記功。

⑥ 掩蘋肆若:是説把青蘋壓倒,把杜若鋪陳起來。肆:鋪陳。若:杜若。 牧人:負責牧養牲畜的官吏。這裏泛指參加打獵的官員。

⑦ 肴(yáo):魚肉等葷菜。 羞:指有滋味的食物。 庖(páo):烹煮的食物。 御(yà):通"迓"。迎接。

⑧ 涌觸:"觸"字誤,五臣本《文選》作"觴"。涌觴,即酒杯滿的意思。並起:一齊舉起。 動心驚耳:形容賓客們言語動聽。

⑨ 誠必:二者是同義詞,是信誠果必的意思。 以諾:以,通"已"。已諾是一對反義詞。已是表示拒絶,諾是表示應允。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名理》:"若(諾)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絶也。已若(諾)不信,則知(智)大惑矣。已若(諾)必信,則處於度之内也。" 這兩句的意思是,言語信誠果必而不悔改,遇事或答應或拒絶都很堅決。

⑩ 這兩句的意思是,堅貞信誠的表情,像鏤刻在金石上一樣。

⑪ 萬歲:歡呼。 斁(yì):厭倦。

⑫ 直:副詞。只不過。 累:累贅。以上爲全文第六大段,寫畋獵。

【押韻】澤、莫、作、薄、錯、帛、若、席、炙、客、諾、石、斁:鐸部。起、耳、悔:之部。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①。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邮然足以駭矣②。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③。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④。忽兮慌兮,淑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⑤。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⑥。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⑦。流覽無窮,歸神日母⑧。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⑨。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⑩。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⑪。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⑫。于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漸手足,頹濯髮齒⑬。揄棄恬怠,輸寫渢濁⑭。分決狐疑,發皇耳目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僵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⑯,況直眇小煩懣、醒釀病酒之徒哉! 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⑰。"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注 釋

① 八月之望:八月十五日,即中秋節。 觀濤:即觀潮。潮水的形成,主要是由於月亮對海水的吸引力所致。八月十五日是潮水大漲的日期。 廣陵:今江蘇揚州市。 曲江:指當時流經廣陵城下的長江。唐大曆以前,這裏還有潮水。如李頎詩:"揚州郭裏見潮生。"李紳《入揚州郭詩序》:"潮水舊通揚州郭内,大曆以後,潮信不通矣。"

② 邮(xù)然:驚恐的樣子。邮:同"恤"。

③ 駕軼:超越。指一浪高過一浪。 擢拔:指浪頭高高拔起。 揚汩(gǔ):指波濤激蕩紛亂。 溫汾:指水流結聚迴轉。 滌汔(qì):指水力沖刷。 心略:心中有謀略。 辭給:指言辭敏捷。 縷形:指縷述波濤的壯觀。

④ 怳兮忽兮：即"怳忽"，雙聲聯綿詞，也可寫作"恍惚"。形容江濤浩蕩，令人恍惚難辨。兮：語氣詞，略等於"啊"。 聊兮慄兮：即"聊慄"，雙聲聯綿詞，驚恐戰慄的樣子。 混汩汩：許多浪濤滾滾滔滔，發出汩汩的聲音。

⑤ 忽兮慌兮：與"怳忽"義同。 俶儻(tìtǎng)：雙聲聯綿詞，卓異獨特的樣子。 瀇瀁(wǎngyàng)：疊韻聯綿詞。略等於"汪洋"。水勢浩大無邊的樣子。 慌曠曠：形容江濤茫茫一片。

⑥ 秉意：執意。集中注意力。 南山：指南山之下江濤壯觀之處。 通望：一直望到。

⑦ 虹洞兮蒼天：指水勢洶涌，與天連接。虹洞：疊韻聯綿詞，一作"溳洞"。 極慮乎崖涘(sì)：指觀濤者竭盡思慮，想流觀濤水的盡頭。涘：水邊。

⑧ 流攬：即流覽，四面觀望的意思。 歸神日母：心神歸向日出之處。日母：《春秋內事》："日者，陽德之母。"(據《文選》李善注引)

⑨ 汩乘流而下降：指江濤急速地隨着水流往下游流去。

⑩ 紛紜：指浪頭衆多。 流折：流轉曲折。 繆(liǎo)：糾結在一起。

⑪ 朱汜(sì)：地名，未詳所在。 中虛煩而益怠：指觀濤者見波濤一去不返，內心空虛煩悶而精神也爲之倦怠。

⑫ 莫：晚上。後來寫作"暮"。 發曙：天發亮。兩句意思是，夜裏心意散亂一直到天亮，自己把心收起來保持安定情緒。

⑬ 澡概：洗濯。概：通"溉"。 灑(xǐ)練：洗練。灑：同"洒"。練：通"湅"，本指洗濯絲帛使其色白。 澹澉(dàngǎn)：洗滌的意思。 頮(huì)：古"沫"字，兩手捧水洗面的意思。這裏泛指洗濯。

⑭ 揄棄：揚棄。 恬怠：安逸懶惰。 輸寫：傾瀉，排除。 澭(tiǎn)：污垢。

⑮ 分決：分辨決斷。 發皇耳目：使耳通目明的意思。發：啓，通。這裏用作使動。皇：明。也是使動用法。發皇耳目即發耳皇目，也是並提式。

⑯ 伸傴(yǔ)：使傴僂者伸直。 起躄(bì)：使跛足者起立行走。 發瞽：使盲者重見光明。 披聾：使聾子恢復聽覺。披：開。 之：指代江濤。

⑰ 發蒙：啓發愚蒙。

【押韻】忽、汨：物部；慄：質部。質物合韻。　慌、儻、瀁、曠：陽部。海、涘、母、止、來、怠、持、齒：之部。　濁：屋部；目：覺部。屋覺合韻。

客曰："不記也[1]。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2]；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雲，日夜不止[3]。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4]。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5]。其少進也，浩浩湟湟，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6]。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7]。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8]。六駕蛟龍，附從太白[9]。純馳浩蜺，前後駱驛[10]。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11]。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12]。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13]。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閶漠感突，上擊下律[14]。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15]。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16]。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17]。迴翔青篾，衡枚檀桓[18]。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19]。淩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20]。誠奮厥武，如振如怒[21]。沌沌渾渾，狀如奔馬[22]。混混庉庉，聲如雷鼓[23]。發怒窐沓，清升踰跇[24]。侯波奮振，合戰于藉藉之口[25]。鳥不及飛，魚不及回，獸不及走[26]。紛紛翼翼，波涌雲亂[27]。蕩取南山，背擊北岸[28]。覆虧丘陵，平夷西畔[29]。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30]。漸汩潺湲，披揚流灑[31]。横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32]。沈沈湲湲，蒲伏連延[33]。神物怪疑，不可勝

言[34]。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35]。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注 釋

① 不記：没有記載。

② 這句意思是，濤聲似疾雷，其聲聞於百里之遠。

③ 山出内(nà)雲：指雲氣從山谷中出入。内：後來寫作"納"。

④ 衍溢：二者是近義詞，都是滿溢的意思。形容水勢張滿。 漂疾：指水流很急。

⑤ 洪：洪水。這裏指濤水。 淋淋：水從山上飛流而下的樣子。 下翔：向下飛翔。

⑥ 浩浩湟湟(yíyí)：水勢浩蕩，白茫茫一片。湟：《廣韻·微韻》："湟湟，霜貌。"這裏是形容江濤如霜之白。 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大意是，江濤像白馬駕着素車，車上張設着車帷車蓋。

⑦ 雲亂：像雲一樣紛亂。雲，名詞作狀語。 擾擾焉：紛亂的樣子。 騰裝：奮起裝束。騰：騰躍，奮起。

⑧ 旁作：指潮水從兩旁涌起。 奔起：指潮水奔騰翻滾。 輕車：一種兵車。這裏指將帥所乘的指揮車。 勒兵：部勒軍隊。

⑨ 六駕蛟龍：六條駕車的蛟龍。 附從太白：跟隨在河神之後。 太白：指河神。 兩句形容併起的潮頭滾滾向前的氣勢。

⑩ 純馳浩蜺：如專一奔馳的白色長虹。蜺：通"霓"。 兩句形容滾滾向前的浪濤一個接着一個。

⑪ 顒顒卬卬(yóngyóng'áng'áng)：形容江濤高大的樣子。 磈磈(jūjū)彊彊：波濤後浪繼前浪的樣子。 莘莘將將：形容波濤互相激盪的樣子。

⑫ 壁壘重堅：形容波濤像軍營壁壘，重疊而又堅固。 沓(tà)雜：衆多的樣子。 軍行(háng)：軍隊的行列。

⑬ 訇(hōng)隱匈磕(gài)：形容波濤發出的轟鳴聲。 軋盤涌裔：形容波濤翻騰的樣子。 原：本。 當：抵當。

⑭ 滂渤怫鬱：形容波濤洶涌激怒的樣子。 闇漠感突：形容江濤汪洋一片左衝右突的樣子。 上擊下律：向高空衝擊，向下墜落。 律：

五臣注《文選》作"碑(bēi)",義同"磓"。《集韻》:"磓,推石自高而下也。"這裏形容波濤往下跌落。

⑮ 突怒:奔突奮勇。

⑯ 蹈壁:指波濤拍打江岸。 衝津:指波濤衝擊渡口。 窮曲隨隈(wēi):指波濤遍及江灣曲折之處。曲、隈:都是指江岸彎曲的地方。 踰岸:踰越江岸。 出追:超出沙堆。追:李善說"追亦堆字",沙堆的意思。

⑰ 或圍:地名,不詳所在。 津、涯:都指水岸。 荄(gāi)軫谷分:指水波遇到山隴而迴轉,遇到川谷而分流。荄:通"陔",指山隴。軫:轉動。

⑱ 迴翔:指水打旋渦。 青篾(miè):地名,不詳所在。 銜枚:古代行軍時,士兵口銜枚(其形如箸),以免喧嘩。這裏比喻濤聲寂靜。 檀桓:地名,不詳所在。

⑲ 伍子之山:山名。因紀念伍子胥而得名。 通厲:遠行。 骨母:地名。"骨"當是"胥"字之誤(詳說可參閱李善注)。

⑳ 淩赤岸:超越赤岸。赤岸:地名。 簪(huì)扶桑:掃向扶桑。簪:掃帚,這裏用作動詞。扶桑:神話傳說日出扶桑。 雷行:如疾雷之迅行。

㉑ 誠奮厥武:意思是潮水確實奮發了它的武威。厥:其,它的。

㉒ 沌沌渾渾:形容濤聲。下文"混混沌沌(túntún)"義同。

㉓ 雷鼓:擂鼓。

㉔ 庢(zhì):通"窒"。阻礙。 沓:沸騰而出。 清升:指清波升起。踰、跇(yì):都是超越的意思。

㉕ 侯波:即陽侯之波。陽侯:水神。這裏代大波。 藉藉之口:地名,所在不詳。

㉖ 這三句形容濤勢迅猛異常,飛鳥、游魚、走獸都無法躲避而遭殃。回:回轉。

㉗ 紛紛:形容衆多。 翼翼:形容健勇。都是比喻水勢。

㉘ 蕩:蕩擊。 取:通"趣",趨向。 背:返回,背轉。

㉙ 夷:平。 畔:岸。 這兩句是說,摧毀了丘陵,蕩平了兩岸。

㉚ 險險:危險的樣子。 戲戲(xīxī):通"巇巇",也是危險的樣子。陂(bēi)、池:都指池塘。這裏指堤岸。 決勝乃罷:這是擬人化的寫法。指波濤肆意逞凶,造成了很大破壞之後,取得了決定性的勝

利，方才罷休。

㉛ 滭汩(jiégǔ)：水流聲。嵇康《琴賦》："滭汩澎湃。" 潺湲(chányuán)：流水聲。 披揚流灑(lǐ)：形容水花飛揚不絶的樣子。流灑：雙聲聯綿詞，不絶的樣子。

㉜ 顛倒偃側：形容"魚繁失勢"的樣子。偃：翻着朝天。側：側身躺着。

㉝ 沈沈(yōuyōu)浮浮：李善注："魚繁顛倒之貌。" 蒲伏：雙聲聯綿詞，同"匍匐"，伏地而行的樣子。 連延：連接不斷。

㉞ 神物怪疑：指水中的神物可怪可疑。

㉟ 踣(bó)：跌倒。 迴圈：因驚駭而神智不清的樣子。 以上爲全文第七大段，寫觀濤。

【押韻】里、止、起：之部。 翔、張、裝、兵：陽部。 白、驛：鐸部。 卬、彊、將、行、當：陽部。 鬱、突、律：物部。 畏、隈、追、壞：微部。 分：文部；桓：元部。文元合韻。 場、桑、行：陽部。 武、怒、馬、鼓：魚部。 沓：緝部；跕：葉部。緝葉合韻。 口、走：侯部。 飛、回：微部。 亂、岸、畔：元部。 戲、池、罷、灑：支部。 極、側：職部。 湲、延、言、焉、焉：元部。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①，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②，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③。孔、老覽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④。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⑤，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⑦。

注 釋

① 奏：進。 方術之士：指道術之士。即博學而有理論的人。 資略：資望智略。

② 莊周：見本書619頁。 魏牟：戰國時人，即魏公子牟。《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審爲》都提到他。《漢書·藝文志》著録《公子牟》四篇，其書早佚。 楊朱：戰國初期哲學家，魏人。《孟子·滕文公下》説："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今《列子》有《楊朱篇》，不一定是他的作品。 墨翟：見本書615頁。 便蜎(yuān)：又作玄淵、蜎蠉、蜎淵，春秋時楚人。一説即《史記·荀孟列傳》中的環淵，那就是戰國時人。 詹何：與魏牟同時的思想家。

③ 精微：指精深微妙的道理。 理：治理，這裏是明辨的意思。

④ 孔、老：孔子，老子。 覽觀：審察，這裏有評説的意思。 籌：古代計算數目的工具，這裏用作動詞，籌畫，算計。

⑤ 據几(jī)：扶着几。古人席地而坐，用身子倚在几上休息。 几：古代一種小桌子，設於座側。

⑥ 渙乎：忽然清醒的樣子。

⑦ 涊(niǎn)然：出汗的樣子。 霍然：忽然。 以上是全文的結尾，即第八大段，寫要言妙道。

【押韻】微、非：微部。

刺世疾邪賦

趙 壹

【作者介紹】趙壹，字元叔，東漢末涼州漢陽郡西縣(今甘肅天水市南)人，生卒年不詳。漢靈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時名士，任過地方下級官吏。因生性耿直，爲當時社會所不容，曾多次獲罪，險些被處死。他的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刺世疾邪賦》是最著名的一篇。事跡見《後漢書·文苑傳》。

【説明】本文是漢賦中一篇具有獨特風格的佳作，選自《後漢書·趙壹傳》。它以激憤的感情尖鋭地揭露了當時奸佞當道、勢族

橫行、政治黑暗、道德敗壞的社會現實，也表達了作者剛正不阿、憤世疾邪的思想感情。在藝術上情辭真切，語言流暢，不事雕琢，改變了漢賦堆砌板滯的風格，對賦的變化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①。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②。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③？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④。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⑤。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⑥。

注 釋

① 伊：句首語氣詞。 五帝：說法不一。《易經·繫辭下》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爲五帝。 三王：說法也不一樣。一般以夏禹，商湯，周文、武爲三王。 這兩句是說，五帝、三王時代，他們的禮樂制度是不一樣的。《禮記·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② 數：氣數。這裏指時勢。 極：極限，極點。 駮(bó)：通"駁"。背離，乖違。 這兩句是說，形勢發展到了極限自然就會發生變化，不是人們故意要不一樣。

③ 溷(hún)：通"混"。 賞罰：這裏用作偏義複詞，"賞"字無義。 懲：動詞。懲戒，責罰。 清濁：本指水的清澈、渾濁，用來比喻世道的清明、混亂。這裏用作偏義複詞，"清"字無義。這兩句是說，靠道德感化尚不能救治社會的混亂，靠刑罰哪能懲戒時代的渾濁？

④ 禍敗之始：社會動亂的開端。 春秋時諸侯爭霸，周王朝日趨瓦解，所以趙壹認爲社會的禍亂、敗壞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荼毒：指痛苦、災難。

⑤ 秦漢無以相踰越：意思是秦沒有踰越戰國，漢沒有踰越秦。指他們在政治上都沒有超越前代，不比前代好。 怨酷：怨恨、酷政。全句指秦漢二代給老百姓增添了更多的怨恨和酷政。

⑥ 寧：豈。 以上六句對春秋、戰國、秦、漢的統治者痛加批判，說他們一代不如一代，都不考慮生民的性命，只求滿足自己的私利。

【押韻】樂、駮：藥部。 濁、足：屋部；毒、酷：覺部。屋覺合韻。

于茲迄今，情僞萬方[①]。佞諂日熾，剛克消亡[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③]。嫗媼名埶，撫拍豪强[④]。偃蹇反俗，立致咎殃[⑤]。捷懾逐物，日富月昌[⑥]。渾然同惑，孰温孰涼[⑦]？邪夫顯進，直士幽藏[⑧]。

注 釋

① 于茲：介詞結構。茲：代詞，此。這裏指漢王朝。 情僞：情是真情、實情，僞是虚僞、詐僞。這裏用作偏義複詞，"情"字無義。 萬方：萬端，各色各樣。 這兩句的大意是，從漢朝（指西漢）成立到現在，各種各樣的詐僞現象都發生了。

② 佞（nìng）諂：指邪佞諂媚之徒。 熾（chì）：旺盛。這裏是猖狂、得勢的意思。 剛克：指剛正不阿的人。《書經·洪範》："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③ 舐（shì）痔：舔痔瘡。指品格卑劣的人。《莊子·列禦寇》："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結駟：形容車馬衆多。駟：同駕一輛車的四匹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jì）。" 正色：指正直的人。 徒行：指徒步行走。

④ 嫗媼（yǔjǔ）名勢：對有名位有權勢的人卑躬屈節。嫗媼：即傴僂，彎腰曲背。這裏是卑躬屈節的意思，用作動詞。 埶："勢"的古字。 撫拍：逢迎拍馬。

⑤ 偃蹇（yǎnjiǎn）：疊韻聯綿詞，高傲的樣子。 反俗：與流俗相反。 咎殃：災禍。

⑥ 捷懾（qièshè）：疊韻聯綿詞，與"踥蹀"同。小步走路的樣子，這裏是奔走鑽營的意思。 逐物：逐利。

⑦ 這兩句大意是，人們都弄得糊糊塗塗、迷惑不清，分不清什麽是"温"，

什麼是"涼"了。也就是説黑白不分,是非顛倒。

⑧ 直士:正直的士人。 幽藏:被埋没,不得志。

【押韻】方、亡、行、强、殃、昌、涼、藏:陽部。

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①]。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②]。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③]。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絶險而靡緣[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⑤]。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⑥]。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然[⑦]?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妍[⑧]?故法禁屈橈於埶族,恩澤不逮於單門[⑨]。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⑩]。

注 釋

① 原:用作動詞。推原,探求。 斯瘼(mò):指上一段所列舉的社會弊病。瘼:疾病。這裏指社會弊病。 攸:所。 執政:指東漢王朝當時的統治者。

② 女謁(yè):宫中的女官,也指干預朝政的寵婦。 近習:指左右親近的人。《韓非子·姦使》:"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

③ 這兩句大意是,對自己所喜愛的人就盡力加以美化,對自己所厭惡的人就拚命去挑毛病。 "鑽皮出羽","洗垢求瘢",後來變爲成語。

④ 靡緣:靡所攀緣,即無由進身的意思。

⑤ 九重(chóng):指皇帝的宫門。《楚辭·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羣吠:羣犬狂吠。 狺狺(yínyín):狗吠聲。《楚辭·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⑥ 安:用作意動,以爲安穩。 肆:放縱。 這兩句的意思是,危亡就在旦夕而猶以爲安,爲了眼前的嗜好慾望而放縱無度。

⑦ 奚異：何異，有什麽不同。 柁(duò)：船舵。 然：燃燒。在這個意義上，後來寫作"燃"。《漢書·賈誼傳》："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⑧ 榮納：指受寵幸而被重用。 閃揄(shū)：雙聲聯綿詞，諂佞不正的樣子。段玉裁、朱駿聲都認爲"閃揄"就是"陝輸"(見段注《説文》"夾"字注和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謙部"陝"字注)。 蚩：醜惡。 妍：美好。

⑨ 屈橈(náo)：彎曲，與"枉橈"同義，即違法曲斷的意思。 埶族：有勢力的豪門貴族。 單門：指没有什麽勢力的小户人家。

⑩ 乘(chéng)理：即掌握真理的意思。乘：掌握，憑藉。

【押韻】賢、年：真部；權、緣、掾、前、然、妍：元部；痕、門、存：文部。真元文合韻。

有秦客者①，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②。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髀倚門邊④。"

注 釋

① 秦客：和下段的"魯生"一樣，都是作者虚構的人物。

② 這兩句的用典出自《左傳·襄公八年》："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裏説的"河"專指黄河。黄河在周代就已渾濁，古人認爲黄河水清時，就是天下太平的預兆，而河水難清，太平也難以指望，即使黄河能清，但人壽短促，不可延長，也難以見到。

③ 順風：順着風勢。這裏指順着邪惡的社會風尚。 激靡草：使小草猛烈地仆倒。靡：仆倒。用作使動。草：這裏喻小百姓。 這兩句的大意是，小百姓受欺壓，有錢有勢的人被稱之爲"賢者"。

④ 伊優：象聲詞，是"伊優亞"的省略。小孩剛學話的聲音。《漢書·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也。"這裏用作名詞，指那些隨聲附和、没有定見、只會阿諛奉承的人。 北堂：本指古代貴族婦女起居之處，這

裏泛指高堂。 抗髃：疊韻聯綿詞。高亢倔强的樣子。這裏用作名詞，指那些正直不阿的人。 倚門："倚門而望"的意思。本指父母盼望子女歸來。這裏指無人理睬，靠在門邊，不得升堂入室。

【押韻】延、錢、邊：元部；賢：真部。元真合韻。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①："埶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②。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③。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④。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注 釋

① 繫：繼，連接。

② 咳(kài)唾自成珠：比喻談吐珍貴。後來變爲成語"咳唾成珠"。這兩句是說，權勢之家怎麼樣都對，連唾沫都成了珍珠。

③ 被褐：指地位低下的貧賤者。褐：本指用大麻編結的短衣，貧者用此以禦寒。 懷金玉：指品德高尚。《老子》七十章："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蘭蕙：兩種香草。這裏喻賢者。 芻：草。屈原《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④ 分(fèn)：本分。 馳驅：奔走。

【押韻】珠、芻、愚、驅：侯部。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

【説明】這篇辭賦是作者於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辭去彭澤令後初歸家時所作。正文前有序，敘述了他作彭澤令的經過和辭

官的原因。序中説他"在官八十餘日",以奔妹喪而棄官。但蕭統《陶淵明傳》説:"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所説與序不同。但辭中只説歸隱的樂趣,完全没有涉及赴武昌奔妹喪一事,可見序中棄官的理由大概是一種托辭。

作者在辭中抒寫了歸家時的愉快心情和隱居的樂趣,贊美了農村的自然景物,表達了他厭惡污濁官場和不肯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全文樸素簡潔,不事雕琢,有寫景,有抒情,情景交融。

"辭"是一種文體,一般要押韻,是一種抒情的賦。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①!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②?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③。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④。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⑤。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⑥。

注 釋

① 蕪:荒蕪。 胡:何,爲什麽。

② 形:形體,指身體。 役:役使。 惆悵:悲愁的樣子。 兩句意思是,既然自己讓心意被形體所役使而出來做官,又爲什麽獨自惆悵而悲愁呢? 陶淵明本心不願做官,但爲生計所迫而做了彭澤令,所以這樣説。

③ 諫:止,這裏是挽救的意思。 追:追上,指來得及彌補。《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的歌是勸孔子歸隱。陶淵明引用這兩句的意思是説,認識到出來做官已經錯了,而歸隱還不晚。

④ 實迷途:確實迷了路,指出來做官。 今是:指決心歸隱田園。 昨非:指出任彭澤令。上句脱胎於《離騷》:"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下句出自《莊子·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⑤ 遥遥：船漂流摇動的樣子。 颺(yáng)：飛揚，指飄蕩着前進。 兩句寫歸途舟行輕鬆愉快的情景。

⑥ 征夫：行人。 前路：前面的路程。 熹(xī)微：光綫微弱。 兩句寫歸途陸行甚早、歸思急迫的心情。

【押韻】歸、悲、追、非、衣、微：微部。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①。僮僕歡迎，稚子候門②。三徑就荒，松菊猶存③。攜幼入室，有酒盈罇④。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⑤。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⑥。園日涉以成趣⑦，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⑧。雲無心以出岫⑨，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⑩。

注 釋

① 衡宇：簡陋的房屋，這裏是指家鄉的住宅。 載：副詞，又。

② 稚子：幼小的兒子。陶淵明有五個兒子，這時長子儼才十三歲，次子俟十一歲，三子份、四子佚均十歲，最小的兒子佟剛六歲。

③ 三徑：指院子裏的小路。漢朝蔣詡隱居後，在院子裏的竹下開三徑，只與隱士求仲、羊仲二人交往。 就荒：將要荒蕪。 松菊：這裏贊賞經得起風霜的植物，有自比之意。 兩句意思是，庭園的小路雖然將要荒蕪，卻喜松菊還在。

④ 罇：盛酒器。"尊"的後起區别字。

⑤ 觴(shāng)：古代喝酒用的器具。 眄(miǎn)：斜視，這裏是看的意思。 柯：樹枝。 怡顔：意思是使臉上現出愉快的神色。怡：愉快，這裏用作使動，使愉快。 兩句寫回家後，自酌自飲，看着庭院的樹木喜逐顔開。

⑥ 寄傲：指寄託自己高傲的心情。 審：明白，知道。 容膝：指小

屋。極言居室狹小，故稱容膝。《韓詩外傳》："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 兩句意思是，靠着南窗，悠然自得，寄托着自己的傲世之情，並深知住在簡陋的小屋裏反而容易安適。

⑦ 園日涉：指每天在園中散步。 成趣：成爲樂趣。

⑧ 策：扶着（手杖）。 扶老：手杖。 流憩（qì）：指無目的地漫步和隨地休息。 矯首：抬起頭。 遐觀：向遠處望。 兩句寫清閒自在地漫遊，或遊或息，時時抬頭遠眺。

⑨ 岫（xiù）：山洞。

⑩ 景：日光，後來寫作"影"。 翳翳：陰暗的樣子。 將入：指太陽快下山。 盤桓：疊韻聯綿詞，徘徊。

【押韻】奔、門、存、鐏：魂部。 顏、安、關、觀、還、桓：寒部。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①。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②？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③。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④。或命巾車，或棹孤舟⑤。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⑥。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⑧。

注 釋

① 息交以絶遊：指與外人斷絶交遊。

② 駕言：《詩經·邶風·泉水》："駕言出遊。"這裏剪截《詩經》的這句話，表示"駕車出遊"的意思。 焉求：何求，求什麼。 兩句是説，世俗與我不同，我又駕車出遊幹什麼？

③ 情話：真實的言語。 樂琴書：指喜歡撫琴讀書。蕭統《陶淵明傳》："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④ 及：到。 事：指農事，春耕。 疇（chóu）：田畝。 兩句是説，農夫告訴我春天到了，我將要到田裏去開始耕種。

⑤ 或：無定代詞，有的人。 命：指套車。 巾車：有布篷的小車。 棹（zhào）：槳，用作動詞，用槳划的意思。 兩句寫農夫到西疇去的

方式。

⑥ 窈窕：深遠曲折的樣子。 壑：山溝。 邱：小土山。 上句寫水路深遠曲折，下句寫山路崎嶇艱險。

⑦ 涓涓：水流細小不絶的樣子。

⑧ 善：用作動詞，認爲美，有"羨慕"的意思。 行休：將要結束。指死。行：副詞，將要。 兩句意思是，羨慕萬物欣欣向榮，感嘆自己一生將要結束。

【押韻】遊、求、憂、疇、舟、邱、流、休：幽部。

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①]！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②]？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③]。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④]。登東皋以舒嘯[⑤]，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⑥]！

注 釋

① 算了吧！活在世上還能有多久！ 寓形：等於説"寄身"。 宇内：天地間。

② 何不放下心聽憑自然地生或死，爲什麽遑遑不安地要到哪裏去呢？委心：把心放下。委：棄。 任去留：意思是任其自然地生或死。去留：指生死。 遑遑：心神不定的樣子。 何之：到哪裏去。

③ 帝鄉：天帝所居的地方，也就是所謂的仙境。 期：期望，期求。這兩句意思是，修仙成佛没有希望。

④ 懷：盼望。 良辰：指好天氣。 孤往：獨自外出。 植杖：把拐杖插在地上。《論語·微子》："植其杖而芸。"(參看本書604頁) 耘：除草。 耔(zǐ)：培苗。

⑤ 皋(gāo)：水邊高地。 舒嘯：放聲長嘯。

⑥ 聊：姑且。 乘化：隨着大自然的變化。 盡：指死。 兩句意思是，姑且隨着大自然的變化走到生命的盡頭，樂天安命，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呢？

【押韻】時、之、期、耔、詩、疑：之部。

別　賦

江　淹

【作者介紹】江淹(公元444—505年)，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縣)人。少年時孤貧，好學能文，以文章顯名當世，歷仕宋、齊、梁三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他的詩致力於摹擬古人，語言幽麗精工，但風骨不高；抒情小賦也有較高的藝術成就，以《別賦》和《恨賦》最著名，兩篇賦情調雖然比較感傷，但確能表現出各類人物的心理狀態，具有藝術感染力。江淹早年文思敏捷，晚年才思減退，世稱"江郎才盡"。有《江文通集》傳世。

【説明】這篇賦着意描寫了各種類型人物的離情别緒。作者善於通過對他們各自的特點和不同環境的描寫來突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具有濃厚的抒情氣氛。作爲六朝的抒情小賦，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藝術性較高，但情調很感傷。

黯然銷魂者①，唯别而已矣！況秦吴兮絶國，復燕宋兮千里②。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③。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④。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⑤。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⑥；權容與而詎前⑦，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横玉柱而霑軾⑧。居人愁卧，怳若有亡⑨。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⑩。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⑪。巡曾楹而空撫，撫錦幕而

虚凉⑫。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⑬。

注 釋

① 黯然：心神沮喪臉色暗淡的樣子。 銷魂：靈魂離開肉體。形容極度悲傷愁苦。

② 秦、吴：古國名，秦在今陝西一帶，吴在今江蘇、浙江一帶。 絶國：相隔極遠的國家。 燕、宋：古國名。燕在今河北一帶，宋在今河南一帶。 兩句寫遠别。古代交通不便，遠别後再相見很難，離恨必然更深。

③ 苔(tái)：一種隱花植物。 或……乍……：漢代開始産生的一種固定格式，略等於"或……或……"。 蹔(zàn)：同"暫"。副詞，初，剛。兩句寫離别時間。春來秋至，景物最易牽動人的情懷，因而離恨愈切。

④ 行子：外出遠行的人。 悽惻：悽涼悲切。

⑤ 異響：感到聲響特别。異用作動詞，感到特别。 漫漫：無邊無際的樣子。 奇色：感到顔色奇異。奇：用作動詞。 兩句寫人們在秋風蕭蕭、春雲漫漫的情況下離别，由於心傷離别，於是感到風的響聲也不同，雲的顔色也奇特。

⑥ 凝滯：停留不動。 逶遲：疊韻聯綿詞，行走緩慢的樣子。

⑦ 櫂(zhào)：船槳，這裏指船。 容與：雙聲聯綿詞，徘徊，指船蕩漾不前進的樣子。 詎(jù)前：哪裏前進的意思。詎：副詞，表示反問，相當於"哪裏"。

⑧ 掩：覆。 觴(shāng)：古代飲酒用的杯子。 御：進用。 横玉柱：形容放着琴瑟而無心彈奏。 横：用作動詞，横放着的意思。玉柱：指琴瑟上支弦的短柱。這裏指琴瑟一類的樂器。弦柱往往是用木做的，這裏説"玉柱"，與上句"金觴"相對，都是六朝文的藻飾，並非一定是金是玉。 霑(zhān)軾：形容流淚很多，浸濕了車軾。霑：浸濕。從"行子"至"霑軾"是寫行人在離别時的感受和心情。

⑨ 居人：指留在家裏的人。 怳(huǎng)若：心神不定的樣子。 有亡：有所失。《莊子·則陽》："客出而君惝(chǎng)然若有亡也。"

⑩ 下壁：指日光從牆上消逝。寫黄昏的時候。 沉彩：沉没了光彩。 軒：檻版，略等於後代的欄杆。

⑪ 紅蘭：指秋天的蘭花。李周翰注："蘭至秋，色紅也。" 楸(qiū)：喬木名。 離：通"罹"，遭受。 兩句寫紅蘭、青楸遭受秋夜的冷露寒霜，更牽動居人對行子的思念和關切。

⑫ 巡：一邊走一邊看。 曾楹：高柱，這裏指高大的房屋。曾：一作"層"，高。楹：堂前的柱子。 揜(yǎn)：通"掩"，指關門。 錦幕：用錦做的帷帳。 兩句寫居人感到人去房空，景物空蕩、悽涼。

⑬ 躑躅(zhízhú)：雙聲聯綿詞，徘徊不前的樣子。 意：料想。 兩句寫居人設想行子正在做着捨不得遠離的夢，靈魂向家園飛揚。從"居人"至"飛揚"寫別後居人對行子的思念和愁苦心情。

【押韻】已、里、起：之部。 惻、色、側、息、軾：職部。 亡、光、霜、涼、揚：陽部。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①。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②，帳飲東都，送客金谷③。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④；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⑤。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⑥。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⑦。

注 釋

① 緒：端緒。 族：類。 兩句是說離別的感情雖然同是一種，而離別的事例却千差萬別。這是總提一筆，下面分寫各種離別。

② 龍馬：稱高大的馬。《周禮·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朱軒：顯貴者所坐的車子。 繡軸：有文繡車帷的車子。軸：指車子。兩句寫行人和送別者車騎的華麗。

③ 帳飲：在郊野設帷帳餞別。 東都：東都門，長安城門名。《漢書·疏廣傳》載：疏廣爲太子太傅，侄子疏受爲少傅，被朝廷器重，告老還鄉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金谷：地名，亦稱金谷澗，在洛陽西北。晉石崇曾在此建金谷園。李

善注引石崇《金谷詩序》載，元康六年（公元 296 年）征西將軍祭酒王詡（xǔ）回長安，石崇等人曾在金谷澗給他餞行。

④ 琴羽張：琴的羽聲彈奏出來，即琴奏羽聲。羽：五音之一，即羽調式，聲音最細，多表現比較慷慨的感情。張：指琴張弦，這裏有"奏"的意思。 陳：列，這裏有"演奏"的意思。 燕趙歌：指美女隨着樂聲歌唱。趙：古國名，在今山西河北南部一帶。古詩有"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因此後世稱美人常舉燕趙。 傷美人：使美人傷感。兩句意思是說餞別時的音樂和歌唱都很悲傷。

⑤ 珠、玉、羅、綺：指歌女所穿戴的華麗的裝飾。 豔暮秋：在深秋的風光中顯得很華豔。暮秋：季秋，陰曆九月。 嬌上春：在初春的景色中顯得很嬌豔。上春：孟春，正月。 兩句寫無論春天還是秋天，歌女都打扮得很華麗嬌豔。

⑥ 驚：使動用法，使驚。 駟馬：駕車的馬，古時一輛車駕四匹馬，因此稱"駟馬"。 仰秣：仰頭咀嚼飼料。秣：牲口吃飼料。《淮南子·說山》："伯牙鼓琴，駟馬仰秣。" 聳：使動用法，使吃驚。 淵魚：深潭中的魚。 鱗：指魚。 《韓詩外傳》卷六："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兩句形容音樂優美動聽，使得正在吃飼料的馬也仰起頭來欣賞，潛藏在深潭中的魚也浮上水面來聽。

⑦ 造：到。 銜涕：含着眼淚。 漠：通"寞"。 從"至若"至"傷神"寫富貴者的離別。

【押韻】族、軸、谷：屋部。陳、人、春、鱗、神：真部。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①，韓國趙厠②，吳宮燕市③，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④。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⑤。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⑥。

注 釋

① 劍客：精通劍術的刺客。 慙恩：感荷恩德。慙：同"慚"。 報士：

報恩之士。

② 韓國：指聶政刺殺俠累事。《史記·刺客列傳》載：戰國時衛國人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成仇，逃回衛國後在齊國結交了屠者聶政。嚴仲子請聶政幫助報仇，聶政感激嚴仲子的知遇之恩，母親死後，到韓國刺殺了俠累。　趙厠：指豫讓謀刺趙襄子事。《史記·刺客列傳》載：豫讓事晉卿智伯(瑤)，很受智伯的尊寵。後來智伯被趙襄子所滅，豫讓改換姓名，裝作被判刑服苦役的人，進入趙襄子宮中塗飾厠所，想等趙襄子上厠所時刺殺他，但没有成功。

③ 吴宫：指專諸刺殺吴王僚事。《史記·刺客列傳》載：春秋時吴國公子光(後爲吴王闔閭)想奪王位，設計請吴王僚飲宴，派專諸在燒好的魚腹中暗藏匕首，送魚上席，專諸抽出匕首，刺死了吴王僚。　燕市：指荆軻刺秦王政事。《史記·刺客列傳》載：衛人荆軻受到燕太子丹的恩遇，太子丹派他赴秦刺殺秦王政。荆軻把匕首藏在進獻的地圖中，"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即以匕首刺秦王，未中，被殺。

④ 漼泣：流淚。漼：水下滴。　訣：訣别，多指不易再見的離别。　拭(wèn)：擦拭。　血：這裏指淚，極言悲痛之深。　兩句寫刺客離别時悲痛極深，意志堅決。

⑤ 銜感：指感激知遇之恩。"銜"和"感"是同義詞連用，有銜恩感德之意。　一劍：指仗劍行刺。　買價：換取聲價。　泉裏：黄泉之下，指死。　兩句是説刺客是感激知遇之恩去行刺，並非要以死來換取聲價。

⑥ 金石：指鐘磬等樂器。　色變：李善注引《燕太子丹》："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並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　骨肉悲：指聶政的姐姐赴韓市伏屍痛哭聶政。《史記·刺客列傳》載：聶政刺殺俠累後，恐怕連累他姐姐，於是自己撕破面皮，挖出眼珠，剖腹而死。韓國將聶政暴屍於市，懸重賞查問刺客姓名，很久也没有人認出來。聶政的姐姐聶嫈聽到後，不願埋没聶政的聲名，於是到韓市伏屍痛哭，説出了聶政的籍貫姓名，隨即自殺，死在聶政旁邊。　心死：指悲傷到了極點。《莊子·田子方》："大哀莫大於心死。"這段寫劍客的離别。

【押韻】士、市、里、起、裏：之部；視、死：脂部。六朝時之、脂

已經同用。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①]。遼水無極，鴈山參雲[②]。閨中風暖，陌上草薰[③]。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④]。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煴[⑤]。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⑥]。

注 釋

① 羽：指箭。

② 遼水：即今遼河，流貫遼寧省，經盤錦市注入渤海。 無極：没有盡頭。 鴈山：即今山西北部的雁門山，上有雁門關。 參雲：插入雲中。 兩句寫即將出征遠戍邊郡的險阻。

③ 陌：田間小路。 薰：香。

④ 耀景：閃耀着光輝。景：日光。 騰文：指草木上的露珠在陽光下閃耀着光彩。文：文采。

⑤ 鏡：用作動詞，照的意思。 朱塵：紅塵，即飛揚的塵埃。 照爛：光彩燦爛的樣子。 青氣：指春天之氣。 烟煴(yīnyūn)：雙聲聯綿詞，氣盛的樣子。 兩句是説日光照耀着光彩燦爛的塵埃，大地襲來旺盛的春氣。

⑥ 霑羅裙：淚濕羅裙。 這段寫春光明媚時從軍者的別離。

【押韻】軍、雲、薰、文、煴、裙：文部。

至如一赴絶國，詎相見期[①]？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②]。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③]。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④]。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⑤]。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⑥]。

注釋

① 詎相見期：豈有相見的日期。詎：豈。 李善注引《琴道》："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兩句本此，意思是至於離別到絶遠的國家去，哪裏還有相見的日期。

② 喬木：高大的樹木。王充《論衡·佚文》："睹喬木，知舊都。" 決：通"訣"。 北梁：北邊的橋。用以指送别之地。 永辭：永别。《楚辭·九懷·陶壅》："絶北梁兮永辭。"

③ 左右：指身邊的僕從。 魂動：指感情非常激動。 淚滋：指淚水流個不停。滋：滋生。

④ 班荆：指鋪荆於地而坐。班：佈，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將奔晉，與聲子遇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談到回楚國的事）"。 贈恨：指以恨别詩贈人。 罇酒兮敍悲：《文選》題蘇武《詩四首》，其中有："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敍此平生親。"此句用其意。

⑤ 飛日：飛的日子。"飛"作定語。 下時：降下的時候。"下"作定語。兩句點明離别的季節。

⑥ 怨復怨：略等於"怨而又怨"，這種格式是加强動詞的感情色彩。遠山曲：遠山的曲折處。 湄：水和草交接的地方，即岸邊。這段寫遠赴絶國的離别。

【押韻】期、辭、滋、時：之部；悲、湄：脂部。六朝時之、脂已同用。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①。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②。君結綬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③。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黄④。春宫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⑤。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⑥！織錦

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⑦。

注 釋

① 淄(zī)右:淄水的西邊。淄:水名,即今山東境内的淄河。古稱江河的西邊爲右,東邊爲左,故江東又稱江左,河西别稱河右。 河陽:黄河的北邊。 兩句寫夫婦分居遠地。

② 瓊珮:用美玉做的佩飾。瓊:美玉名。 晨照:晨光的照耀。南朝宋孝武帝《擬漢李夫人賦》:"俟玉羊(月)之晨照。" 金爐:指燃燒香料的香爐。 兩句寫婦人追憶離别前的閨中生活,清早在晨光中同起梳洗,傍晚在爐香中共話。

③ 結綬:指做官。綬:繫印鈕的絲帶。 瑶草:香草,這裏比喻少婦。《山海經·中山經》:"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葛(通瑶)草。" 兩句是説,丈夫遠出作官,少婦自嘆青春在獨處中消逝。

④ 幽閨:深閨。 晦:昏暗,用作使動,使昏暗。 流黄:紫黄色的絹,這裏指高臺的帷幕。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黄。" 兩句是説,對着深閨的琴瑟感到慚愧,擺着無心去彈它;怕遠眺傷懷,懶上高臺,因而羅幕長掩,以致顔色都昏暗不明了。

⑤ 閟(bì):關閉。 兩句意思是説,少婦感到非常孤獨寂寞,春天只有庭院中的青苔色、秋夜只有羅帳内的明月光和她作伴。

⑥ 簟(diàn):竹席。 釭(gāng):燈。 凝:指油燈的光燄凝聚不動。兩句寫少婦思念遠出作官的丈夫,感到夏季白天太長,冬季長夜難熬。

⑦ 織錦曲:指在錦上織詩。 迴文詩:一種可以倒讀或迴旋反復讀的雜體詩,多屬於文字遊戲。 武則天《璇璣圖序》:"前秦苻堅時,竇滔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之任,斷妻蘇蕙音問,蕙因織錦爲迴文,五彩相宣,縱横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横反復,皆成章句,名曰《璇璣圖》以寄滔。" 兩句用蘇蕙織錦爲迴文詩一事表示少婦思夫的哀切心情。 這段寫夫婦的離别,着重寫少婦的閨中相思。

【押韻】陽、香、芳、黄、光、長、傷:陽部。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①。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②。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③。駕鶴上漢，驂鸞騰天④。蹔遊萬里，少別千年⑤。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⑥。

注　釋

① 儻：同"倘"，或。　華陰：今陝西華陰縣。　上士：指煉丹求仙的方術之士。　服食：指服食丹藥。道家迷信，認爲煉丹成後，服食了即可成仙。李善注引《列仙傳》："修羊(qiān)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有龍石，段(通"鍛"，煉丹)其上，取黄精(藥名)食之，後去，不知所之。"

② 寂：寂静，這裏指道行達到高超的境界。　兩句是説，方術之士的法術已經很奥妙，還繼續修煉，道行已達到高超的境界，但還没有得到真傳。

③ 丹竈：煉丹的竈。　不顧：指不過問世事。　煉金鼎：在金鼎中鍊丹。"金鼎"作動詞"煉"的處所補語。　堅：指意志堅定。

④ 駕鶴：乘鶴，指成仙飛昇。《列仙傳》載：王子晉(周靈王的太子)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修煉三十餘年，七月七日乘白鶴回見家人，成仙而去。　漢：河漢，天河。　驂鸞：乘鸞，亦指成仙飛昇。　驂：三匹馬駕一輛車，這裏用作動詞，"乘"的意思。鸞：傳説中鳳凰一類的鳥。李善引張僧鑒《豫章記》："洪井有鸞岡，舊説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

⑤ 蹔遊：短暫時間的遊歷。蹔：同"暫"，副詞，表示時間短暫。　少別：短暫時間的分別。少：表時間短暫。　兩句是説，成仙後一剎那就可飛行萬里，分別一會兒人世間已經一千年。

⑥ 謝：辭別。　依然：依戀的樣子。《列仙傳》載：王子晉乘鶴至緱氏山頭辭別家人，衆人"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兩句是説由於世人重視離別，即使成仙飛昇仍不免依依不捨地要和世人告別。　這段寫學道成仙者的離別。

【押韻】山、傳、堅、天、年、然：仙部。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謌[①]，桑中衛女，上宮陳娥[②]。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③]？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④]，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⑤]。

注 釋

① 下有：意思是此外還有。 芍藥之詩：指《詩經·鄭風·溱(zhēn)洧(wěi)》。詩中有"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通"芍")藥"。 佳人之謌：指漢李延年歌。歌中有"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見《漢書》)。 謌：同"歌"。 兩句用《溱洧》和李延年歌比喻戀人相愛。

② 桑中、上宮：戀人約會之處。《詩經·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鄘也是衛地，故稱詩中的女子爲"衛女"。"陳娥"實際上也指衛女，改用陳娥，是爲了避免重復。這裏都泛指青年女子。 兩句用《桑中》詩的典故來寫男女的熱戀。

③ 南浦：《楚辭·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後來詩文中常用來指送别的地方。 四句寫春天水邊送别時的景物和離愁。

④ 珪：同"圭"，上尖下方的玉器，形容上弦月或下弦月。

⑤ 從"至乃"到"徘徊"，寫别後秋夜相思的情景。 這段寫戀人的離别。

【押韻】謌、娥、波、何：歌部。 珪：齊部；來、徊：灰部。齊灰合韻。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①]。有别必怨，有怨必盈[②]。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③]。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④]，金閨之諸彦，蘭臺之羣英[⑤]，賦有凌雲之稱，辯

有雕龍之聲⑥，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⑦！

注　釋

① 別方：離別的種類。方：類。　別理：離別的理由。　兩句是說離別的種類和離別的原因多種多樣。

② 盈：充盈，指悲傷之極。

③ 心折骨驚：實際是"骨折心驚"，古人運用這種倒置的修辭手段來表現語句的奇特以突出它的效果。這句是說離愁使人身心俱碎。

④ 淵：指西漢辭賦家王褒，字子淵。　雲：指揚雄，字子雲，亦長於辭賦。　墨：指王褒、揚雄的辭賦。　嚴：指西漢嚴安。　樂：指西漢徐樂。　嚴安和徐樂都曾上書漢武帝談時務，很得漢武帝賞識。

⑤ 金閨：指金馬門，漢代官署名。漢武帝使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以備顧問。　彥：古代稱有才能的人。　蘭臺：漢代宮中藏書的地方，由御史中丞掌管。後來又設蘭臺令史，典校圖籍，治理文書。

⑥ 凌雲：直上雲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司馬相如獻《大人賦》，漢武帝讀後很高興，"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雕龍：比喻善於修辭。《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戰國時期鄒衍長於修辭，鄒奭(shì)修鄒衍之術，"飾若雕鏤龍文"，當時人稱爲"雕龍奭"。

⑦ 這段總結全文，並說離愁別緒的難以描寫。

【押韻】名、盈、驚、精、英、聲、情：耕部。

敵　戒　　柳宗元

【說明】本文用一些歷史事實說明了"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道理，批判了"敵存而懼，敵去而舞"的畏敵、輕敵思想，告誡人們在戰勝敵人之後，不要放鬆警惕、驕傲自滿。這是具有樸素的辯證觀點的。

戒是和箴銘相類似的一種文體，一般是有韻的。這篇戒基本上是採用四言詩形式，有些句子是摹仿《詩經》的。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①]；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②]；六國既除，訑訑乃亡[③]。晉敗楚鄢，范文爲患[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⑤]。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⑦]；矧今之人，曾不是思[⑧]！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⑨]。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⑩]。懲病克壽，矜壯死暴[⑪]；縱欲不戒，匪愚伊耄[⑫]。我作戒詩，思者無咎[⑬]。

注 釋

① 尤：甚。 兩句意思是，大家都知道敵人與我爲仇，却不知道對我極有好處。

② 六國：指戰國時期的齊、楚、燕、趙、韓、魏。 兢兢(jīngjīng)：小心戒懼的樣子。

③ 六國既除：指秦始皇先後滅了六國，公元前221年統一了天下。 訑訑(yíyí)：驕傲自滿的樣子。

④ 晉敗楚鄢(yān)：《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公元前575年在鄢陵之戰中晉國打敗了楚國。鄢：鄢陵，今河南鄢陵縣。這裏用作處所補語，等於說"於鄢"。 范文：范文子，名燮(xiè)，晉國的卿。鄢陵之戰前，范文子主張不與楚國交戰，說"盍(何不)釋楚以爲外懼乎"，即留下楚國作爲使晉國警惕自强的敵對勢力。他的意見没被採納，戰後，范文子對晉厲公說："君幼，諸臣不佞(不才)。何以及此(指勝楚之事)？君其戒之。" 爲患：這裏是"以爲患"的意思。

⑤ 厲：指晉厲公。 不圖：不考慮，指不聽范文子的勸諫。 舉國造怨，鄢陵之戰以後，晉厲公"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殺戮大臣，重用左右寵臣，結果引起内亂，兩年後被大臣欒書等殺死。 造怨：產

⑥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記載，孟孫惡臧孫紇，孟死，臧孫紇不哭。有人說："孟孫以子之不肖也，故惡子。子爲孟孫，不亦難乎？"臧孫紇說："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其愛我，疾疢也。藥石已，則吾無所用之矣。"

⑦ 猶卒以危：《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范文子的兒子士匄(gài)，在范文子死後，"驕泰而侈"，"欲以其富駕於國子"，"國子"指晉國的卿大夫，士匄的驕泰侈傲，引起了卿大夫的不滿，"國子相與比而譖之"，士匄"懼而奔秦"。

⑧ 矧(shěn)：况且。 是：指范文子的意見。

⑨ 秖(zhī)：只。 瘉(yù)：病。

⑩ 播：傳播。

⑪ 矜壯死暴：《禮記·曲禮上》："臨喪不笑，臨戰無勇，笑與勇非禮也。"矜壯：自恃强壯。 暴：猝死。

⑫ 匪愚伊耄(mào)：《詩經·大雅·抑》："匪用爲教，匪言伊耄。"耄：老。

⑬ 思者無咎：《周易·繫辭下》："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

生怨恨。

⑥ 孟孫：指孟孫遬(sù)，又稱孟莊子。春秋時魯國大夫。 臧：指臧紇，亦稱臧孫紇，也是魯國大夫。 孟死臧恤：臧紇很得魯國大貴族季武子的歡心，但是爲孟莊子所厭惡。孟莊子死後，臧紇去弔喪，哭得很傷心。臧紇的御者問他爲什麽這樣傷心，他回答説："季孫之愛我，疾疢(chèn，病)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藥石：藥物和砭(biān)石。舊説砭石是一種治病的石針。或謂藥石的"石"即指鐘乳、矾等石類藥材。 無日：不日，不久。

⑦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記載，臧紇哭孟孫後不久，因事被人讒害出奔他國。兩句就是指臧紇説的。

⑧ 矧(shěn)：況且。 曾：副詞，用來加强語氣，有"竟然"的意思。 不是思：不想想這個道理。在否定句中指示代詞"是"作動詞"思"的前置賓語。

⑨ 廢備：放棄戒備。 自盈：自滿。 秖(zhī)：適：恰恰。 瘉(yù)：病。 兩句意思是，放棄戒備而自滿，適足以成爲禍害。

⑩ 道大：思想主張昌大。大：用作動詞，昌大，光大。 名播：名聲播揚。

⑪ 慬：警戒。 病：用作"慬"的補語。 克：能。 壽：用作動詞，長壽。 矜：自恃，自誇。 暴：這裏有突然、意外的意思。用作不及物動詞"死"的補語。 兩句意思是，對疾病小心的人能够長壽，自誇强壯的人會死得很突然。

⑫ 欲：欲望。 匪：副詞，非，不是。 伊：句首句中語氣詞，與"維"的意思相近。 耄(mào)：昏亂。

⑬ 咎：過失，禍害。

【押韻】仇、尤：尤韻。 害、大：泰韻。 强、亡：陽韻。 患：諫韻；怨：願韻。諫願合韻。 恤、日：質韻。 之、危、思：支韻。 舞、瘉：麌韻。 過、播：箇韻。 暴、耄：號韻。

陋室銘

劉禹錫

【作者介紹】劉禹錫(公元772—842年),字夢得,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曾和柳宗元等參加以王叔文爲首的政治改革運動,失敗後貶爲朗州司馬。後來作過許多地方的刺史,官終檢校禮部尚書。晚年曾作過太子賓客,故又叫"劉賓客"。

劉禹錫的《天論》三篇,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哲學論著。它反對天命論,提出"天與人交相勝"的著名論斷,發展了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他的許多詩文都體現了革新的精神。文章簡練深刻,於韓、柳之外自成一家。他的詩歌通俗清新,富有民歌風味。晚年與白居易爲詩友,時稱劉、白。有《劉夢得文集》。

【説明】陋室是狹窄簡陋的屋子。銘是一種警戒兼褒讚性的韻文。這篇短文通過對陋室的描繪和讚賞,表現了作者不慕富貴、不同流合污的情操,也反映了他自命清高的思想。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①。水不在深,有龍則靈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③。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④。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⑤。可以調素琴,閱金經⑥。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⑦。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⑧。孔子云:"何陋之有⑨?"

注 釋

① 名:名詞用作動詞,出名。

② 靈：靈驗。

③ 斯：此。 德：德行。 馨(xīn)：用作使動，使散布很遠的芳香。《左傳·僖公五年》："黍稷非馨，明德(完美的德行)惟馨。"

④ 苔痕上了台階，使台階都綠了；草色映入竹簾，使室内染上青色。

⑤ 鴻儒：大儒，淵博的學者。 白丁：指平民，没有功名的人。

⑥ 調：調弄，指彈奏。 金經：古代用泥金書寫的佛經。

⑦ 絲竹：泛指樂器。"絲"本指弦樂器，"竹"本指管樂器。 案牘：公事文書。

⑧ 南陽諸葛廬：諸葛亮出山前隱居在南陽茅廬之中。 西蜀子雲亭：指揚雄的住宅。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漢書·揚雄傳》説他家"有田一壛(chán，一百畝)，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此揚雄家宅，後人稱爲"揚子宅"。這裏説"子雲亭"是爲了押韻。

⑨《論語·子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押韻】名：庚韻；靈、馨、青、丁、經、形、亭：青韻。庚青合韻。

赤壁賦

蘇軾

【説明】蘇軾被貶在黄州(今湖北黄岡市)任團練副使期間，曾兩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磯(一名赤壁)遊覽，寫了兩篇"赤壁賦"，這裏選的是前一篇。他還寫了一首詞《念奴嬌·赤壁懷古》。在賦和詞中，蘇軾都是把赤鼻磯當作三國時周瑜大破曹軍的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市西北長江南岸)來寫的。本文表現了蘇軾的豁達樂觀的精神，同時也反映了他對現實不滿的心情。文中雖然也用了一些對句和韻語，但並不顯得鋪排。運筆自然，文辭優美，是唐宋時期文賦中一篇優秀的代表作。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

下①。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②。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③。白露橫江，水光接天④。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⑤。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⑥，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⑦。

注 釋

① 壬戌：指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 1082 年)。 七月既望：這裏指七月十七日。既：副詞，在……過去之後，已經。望：陰曆小月的十五日，大月的十六日。 蘇子：蘇軾自稱。 泛舟：乘船。

② 屬(zhǔ)：屬望，這裏是敬酒的意思。 明月之詩：可能指《詩經·陳風·月出》。 窈窕之章：可能指《月出》篇的第一章。其中有"舒窈糾兮"一句。"窈糾"念 yǎojiǎo，與"窈窕"音近。

③ 少焉：不多時，過了一會兒。 斗牛：指斗宿、牛宿。

④ 白露：指白茫茫的水氣。

⑤ 縱：任，聽憑。 一葦：指小船。《詩經·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是渡的意思。"一葦"比喻船很小，像一片葦葉。 如：往。 凌：越過。 萬頃：形容水面的廣大。 茫然：指寬闊得看不到邊際的江面。這裏形容詞用作名詞。

⑥ 馮(píng)虛：憑空。馮：通"憑"。 御風：駕風。《莊子·逍遙遊》："大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妙的樣子)善也。"

⑦ 遺世：脫離人世。遺：棄。 羽化：像長出羽翼一樣地變化，指成仙。《抱朴子·對俗》："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 登仙：指飛升仙境。

【押韻】間：刪韵；天、然、仙：先韻。刪先合韻。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①。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②；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

方③。"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④。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絶如縷⑤,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⑥。

注 釋

① 舷(xián):船邊。

② 桂櫂(zhào)蘭槳(jiǎng):桂樹做的櫂,木蘭做的槳。櫂:槳一類的搖船器具。屈原《九歌·湘君》:"桂櫂兮蘭枻(yì,船舷)。" 擊:指用槳劃破。 空明:倒映在江水中的月亮。 泝:同"溯",逆流而上。 流光:隨着水波浮動着的月光。

③ 渺渺兮予懷:我心裏想得很遠。渺渺:遥遠的樣子。 美人:指作者所思慕的人。《楚辭·九章》有《思美人》篇。王逸《楚辭章句》:"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

④ 洞簫:本指排簫無底的,後代指稱單管直吹的簫。 倚歌:按着歌聲。

⑤ 嫋嫋(niǎoniǎo):聲音悠揚不絶的樣子。 縷:細絲綫。

⑥ 舞:用作使動,使……舞起來。下句"泣"字也是用作使動。 幽壑:深谷,指深淵。 嫠(lí)婦:寡婦。

【押韻】槳:宋時有陽韻、養韻兩讀(據《集韻》);光、方:陽韻。慕、訴:遇韻。 縷:虞韻;婦:有韻,已轉入虞韻。上去合韻。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①,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②?"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③?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④,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⑤?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⑥,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⑦,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

侶魚鰕而友麋鹿[8]，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9]。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10]。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11]。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12]。”

注 釋

① 愀(qiǎo)然：神色不愉快的樣子。 正襟：整一整衣襟。 危坐：端坐，嚴肅地坐着。

② 其：指代簫聲。

③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這兩句詩見於曹操的《短歌行》。

④ 夏口：即今漢口。 武昌：舊縣名，即今湖北鄂州市。 繆(liǎo)：通“繚”，繚繞，纏繞。 鬱乎蒼蒼：指樹木茂密，一片蒼翠。鬱乎：茂密的樣子。

⑤ 周郎：指周瑜。

⑥ 方其……也：當他……的時候。其：指代曹操。 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帶。三國時州治在今湖北襄樊市。

⑦ 舳艫(zhúlú)：指首尾銜接的船隻。舳：船尾。艫：船頭。 釃(shī)：濾酒，這裏是斟酒的意思。 槊(shuò)：一種長矛，長一丈八尺，馬上所用。 固：本來是。

⑧ 渚：沙洲。 侶、友：都是名詞用作意動。 麋(mí)：鹿的一種。

⑨ 扁(piān)舟：小船。 匏(páo)樽：用匏做的酒器。匏：葫蘆的一種。

⑩ 寄蜉蝣於天地：像蜉蝣一樣寄託在天地之間。意思是說人生短暫。蜉蝣：小蟲名。夏秋之交生在水邊，只能活幾個小時。 渺：小。滄海：大海。“滄”通“蒼”。因大海水深呈青蒼色，故稱“滄海”。

⑪ 挾(xié)：挾持，指希望作伴。 長終：永遠存在。

⑫ 遺響：餘音，指簫聲。 悲風：淒涼的風，指秋風。

【押韻】稀、飛：微韻；詩：支韻。支微合韻。 昌、蒼、郎：陽韻。 東、空、雄：東韻。 鹿：屋韻；屬、粟：沃韻。屋沃合韻。窮、終、風：東韻。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①;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②。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③;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④,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⑤,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⑥。"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⑦。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⑧。

注 釋

① 逝者如斯:《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指江水。 未嘗往:指没有流走。意思是江水雖然在不停地流去,但始終還是一江的水。

② 盈虛:指圓缺。 彼:指月亮。 卒莫消長:指月亮終於没有消失或增長。意思是月亮雖然有圓有缺,但月亮還是那個月亮。

③ 天地曾(céng)不能以一瞬:指天地間的萬物連一眨眼的工夫也呆不住。意思是萬物時刻在變化着。曾:副詞,用在否定詞前,加强否定語氣。瞬:眨眼。

④ 無盡:没有完,指不會消滅。

⑤ 且夫:連詞,況且。

⑥ 造物者:指天,自然界。古代以爲萬物是天所生成的,故稱天爲造物。 無盡藏(zàng):無盡的寶藏。原是佛教用語。 適:指享受。

⑦ 肴(yáo)核:菜肴和果品。核:指有核的水果或干果。《詩經·小雅·賓之初筵》:"籩豆有楚,殽核維旅。"(籩、豆:都是盛食品的器皿。有楚:整齊的樣子。 殽:通"肴"。 旅:陳列。) 狼藉(jí):雜亂不堪的樣子。

⑧ 枕(舊讀 zhěn)藉(jiè):交錯地睡在一起。枕:枕着。藉:墊着。

既白：已經顯出白色，指天亮了。

【押韻】往、長：養韻。 瞬：震韻；盡：軫韻。上去合韻。主、取：麌韻。 月、竭：月韻；色：職韻；適：陌韻。月陌職合韻。（宋代入聲韻變化很大，這裏與平水韻不合，也與《詞林正韻》不合。） 酌：藥韻；藉、白：陌韻。藥陌合韻。

古代漢語常識

(二十二) 駢體文的構成

駢體文是受了漢代辭賦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一種特殊文體，魏晉時期開始形成，南北朝時期成了文章的正宗。唐代一般把它叫做"時文"，用來和"古文"相對；因爲通篇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從晚唐開始又被稱作"四六"或"四六文"，明代以前一直沿用這個名稱，直到清代才叫做駢體文。中唐以後，駢體文的正統地位逐漸被"古文"所代替，但是仍然有不少文獻是用駢體文寫的，同時駢體文對唐宋以後的文學語言(特別是律詩)也有較大影響。我們要研究歷史資料，要繼承古代文化遺産，就必然會接觸一些駢體文作品，例如劉勰的《文心雕龍》；而駢體文的表達方式又與一般的散文不同，因此應該對它的表達方式即語言特點有個基本的了解。

駢體文的語言有三方面的特點：第一是語句方面的特點，即駢偶和"四六"；第二是語音方面的特點，即平仄相對；第三是用詞方面的特點，即用典和藻飾。

一、駢偶

駢偶原指成雙成對，兩馬並駕叫做駢，兩人在一起叫做偶，駢

偶就是兩兩相對。古代的儀仗也是兩兩相對的，因此駢偶又叫做對仗。駢體文一般是用平行的兩句話，兩兩相對，直到篇末。古人没有明確的語法概念，但是懂得分辨語詞的虛實和句式的同異，講究虛字對虛字、實字對實字以及句式的對稱。用今天的語法概念來考察，就是句法結構的相互對稱：主謂結構對主謂結構，述賓結構對述賓結構，偏正結構對偏正結構，複句對複句。這是駢偶的基本要求。下面各舉一些例子：

(1) 主謂結構對主謂結構

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文心雕龍·情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吴均《與朱元思書》)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王勃《滕王閣序》)

(2) 述賓結構對述賓結構

吞吐百川，寫泄萬壑。(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文心雕龍·情采》)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蕭統《文選序》)

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王勃《滕王閣序》)

(3) 偏正結構對偏正結構

棲波之鳥，水化之蟲。(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蕭統《文選序》)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王勃《滕王閣序》)

(4) 複句對複句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心雕龍·情采》)

冰釋泉涌，金相玉振。(蕭統《文選序》)

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王勃《滕王閣序》)

駢偶不僅要求整體對稱，而且上下聯的句法結構也要求一致：即主語對主語，謂語對謂語，賓語對賓語，補語對補語，定語對定語，狀語對狀語。上面例一"騰波"對"高浪"是主語對主語，"觸天"對

"灌日"是謂語對謂語;在主語中"騰"對"高"是定語對定語,在謂語中"天"對"日"是賓語對賓語。例五省去了主語,全聯是謂語對謂語:"吞吐"對"寫泄"是述語對述語,"百川"對"萬壑"是賓語對賓語;在賓語中"百"對"萬"是定語對定語。總之,上述各例不僅整體對稱,而且上下聯的内部結構也是一致的。自然,駢體文的對句也有内部結構參差不齊的,但是比較少見,特别是齊梁以後的駢體文,句式不對仗的很少。

駢體文注意句子結構的對稱,也就是在一聯對句裏要講究詞語的相互配對。前後兩句的相同位置,原則上要求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連詞、介詞也與連詞、介詞相對。名詞、動詞、形容詞一般是異字相對。例如:

窺地門之絶景,望天際之孤雲。(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文心雕龍·情采》)

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絶。(吴均《與朱元思書》)

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王勃《滕王閣序》)

連詞、介詞大多是同字相對,但也有異字相對的。例如:

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文心雕龍·情采》)

綺麗以艷説,藻飾以辯雕。(《文心雕龍·情采》)

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蕭統《文選序》)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王勃《滕王閣序》)

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文心雕龍·情采》)

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王勃《滕王閣序》)

前四例同字相對,後三例異字相對。

古人没有現在的詞類概念,講究的是虚對虚,實對實,虚詞和實詞分辨得比較清楚。實詞和虚詞内部則常有變通之處。用今天

的語法術語來解釋，那就是：凡用作主語、賓語的，一律可以看成名詞；凡用作定語的，可以把名詞和形容詞看成一類；凡用作謂語的，可以把形容詞和動詞看成一類；凡用作狀語的，一般都可以看成是副詞；虛詞内部，連詞可以和介詞相對。例如：

智吞愚，强捕小。（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王勃《滕王閣序》）

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形容詞用作主語或賓語，看成名詞。

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文心雕龍·情采》）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名詞、形容詞同作定語，看成一類。

嚴霜慘節，悲風斷肌。（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沈約《謝靈運傳論》）

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動詞、形容詞同作謂語，看成一類。

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龍·情采》）

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用作狀語的“日”“空”看成副詞。

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連詞“而”和介詞“以”相對。

駢體文不但句法結構和詞性要求對仗，而且要求對仗工整。所謂對仗工整，主要是把事物分成許多“事類”，要求用相同“事類”的詞語相對，如天文對天文，地理對地理，動物對動物，植物對植物，人事對人事，器物對器物，等等。例如：

思盡波濤，悲滿潭壑。（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思”對“悲”，人事對。“波濤”對“潭壑”，地理對。

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絶。（吴均《與朱元思書》）

"蟬"對"猿"，動物對。

望長安於日下，指吴會於雲間。（王勃《滕王閣序》）

"長安"對"吴會"，地理對。"日"對"雲"，天文對。

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王勃《滕王閣序》）

"睢園"對"鄴水"，地理對。"緑竹"對"朱華"，植物對。"彭澤"對"臨川"，字面是地理對，實際上又是人名對。"樽"對"筆"，器物對。

數目對和顔色對是一種典型的工整對，駢體文特别講究以數目對數目，以顔色對顔色。例如：

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蕭統《文選序》）

左右青霞，表裏紫霄。（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文心雕龍·情采》）

句中自對，再兩句相對，也是一種工對。句中自對，是指本句之内已有對得很工整的并列結構，再和另外一句相對，這時兩句之間兩兩相對的詞語并不需要對得很工整。例如：

負氣争高，含霞飲景。（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冰釋泉湧，金相玉振。（蕭統《文選序》）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王勃《滕王閣序》）

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王勃《滕王閣序》）

前三例上下聯的句法結構完全一致，句中自對很工整；但是"氣"對"霞"，"高"對"景"，"冰"對"金"，"泉"對"玉"，"三江"對"荆蠻"，"五湖"對"甌越"，都對得不工整，而整句却是典型的工對。最后一例是兩個述賓結構和兩個偏正結構相對，句法結構雖然不同，但是由於句中自對很工整，整個對仗仍然是工對。

駢體文講究對仗工整，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初期駢體文，一般只要兩句相對就行，不太講究工整，也不避同字對，還有駢散兼行的作法。例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的第一段：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

字下加"△"的是散句，加"·"的是對得不很工整的駢句。全段駢散兼行，工對不太多。整篇文章還有不少散句和句法結構不同的非工對。後期駢體文日益講究對仗工整，力求避免同字對，更盡可能少用或不用散句，王勃的《滕王閣序》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應該指出，過分追求對仗工整，往往會造成對思想內容的束縛，使文氣呆板而不通暢，或者以辭害義。

二、四六

駢體文在語句方面的特點除駢偶外，還有一個與駢偶相關的"四六"問題。駢偶是就句式的對仗說的，"四六"是就對句的字數說的。

"四六"的基本結構有五種：(1) 四字句和四字句相對爲四四；(2) 六字句和六字句相對爲六六；(3) 上四下四和上四下四相對爲四四四四；(4) 上四下六和上四下六相對爲四六四六；(5) 上六下四和上六下四相對爲六四六四。例如：

帶天有匝，橫地無窮。(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蕭統《文選序》)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吴均《與朱元思書》)

以上爲四四。

窺地門之絶景，望天際之孤雲。(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文心雕龍·情采》)

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蕭統《文選序》）

以上爲六六。

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吴均《與朱元思書》）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爲四四四四。

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爲悦目之玩。（蕭統《文選序》）

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王勃《滕王閣序》）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爲四六四六。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庾信《哀江南賦序》）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王勃《滕王閣序》）

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以上爲六四六四。

"四六"相對的句式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魏晉時代的駢體文，句子的字數還没有太多限制，一般以四字句爲多。四字和六字成爲一聯、隔句相對的格式到劉宋時代才興起，齊梁以後，逐漸增多。《文心雕龍·章句》説："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劉勰就是企圖從理論上來肯定這種句子格式的。唐代以後，"四六"的格式才定型化下來。前期駢體文的對偶，主要是上述第一、二兩種格式，例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吴均雖然是梁代人，當時"四六"對的格式已經成型，但他寫

的《與朱元思書》，基本上仍然是采用第一、二兩種對仗句式。後期的駢體文，則以三、四兩種對仗爲最常見，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賦序》，王勃的《滕王閣序》。

四字句的節奏一般是二二，六字句的節奏主要有三三、二四和四二等三種。三三的句式，一般是第四字用個虛詞，也可以劃分爲三一二；二四和四二的句式是以二字爲基礎的，也可以劃分爲二二二。例如：

橫柯一上蔽，在晝一猶昏；疎條一交映，有時一見日。（吴均《與朱元思書》）

窺地門一之/絶景，望天際一之/孤雲。（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經正一而後/緯成，理定一而後/辭暢。（《文心雕龍·情采》）

閭閻一撲地，鐘鳴/鼎食一之家；舸艦一迷津，青雀/黄龍一之舳。（王勃《滕王閣序》）

駢體文中除四六句以外，還有一些五字句和七字句。駢體文的五字句和五言詩句的節奏是不同的。五言詩句的節奏一般是二三，例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海内一存知己，天涯一若比鄰。"駢體文五字句的節奏一般是二一二或一二二。例如：

孝敬一之一准式，人倫一之一師友。（蕭統《文選序》）

虎豹一無文，則一鞹同一犬羊；犀兕一有皮，而一色資一丹漆。（《文心雕龍·情采》）

例一是二一二的五字句，這種格式大多是四字句中間插進一個虛詞；例二是一二二的五字句，這種格式大多是四字句的前面加一個連詞或别的虛詞。

駢體文的七字句也和七言詩句的節奏不同。七言詩句的節奏一般是四三，例如杜甫的《登高》："無邊/落木一蕭蕭/下，不盡/長江一滾滾/來。"駢體文七字句的節奏類型很多，主要是三一三，二五、二三二、四一二、一二四等。例如：

（夫）水性虚一而一淪漪結，木體實一而一花萼振。（《文心雕龍·情

采》)

(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文心雕龍·情采》)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文心雕龍·情采》)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文心雕龍·情采》)

駢體文七字句還有別的節奏類型,但實際上都是以六字句增加一字而成的,終究與七言詩句的節奏有所不同。

短到三字句,如王勃《滕王閣序》:"披綉闥,俯雕甍。"長到八字句以上,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坼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這些都是少有的情況。特別是八字以上的句子,齊梁以後,更是罕見。

三、平仄

聲調被自覺地作爲藝術化的手段,是起源於梁代的永明體詩歌,發展成近體詩的聲律,再影響到後來詞、曲的格律。當然,唐代以後的駢體文也受到詩歌聲律的影響。所謂聲律,就是講究平仄相對。平是平聲,仄是非平聲,包括上聲、去聲和入聲①。唐代以前的駢體文,是不講究平仄的;唐代以後,駢體文受詩律平仄規則(詳見本書常識第二十八節)的影響,在對仗的時候,不僅要求句法結構和詞語意義上相互對仗,還要求在字音上以平對仄,以仄對平。本書文選中王勃的《滕王閣序》可以作爲代表,下面分別選出

① 這裏所說的四聲是中古漢語的聲調系統。它同現代漢語普通話的聲調系統不完全相同。普通話沒有入聲,而平聲分爲陰平和陽平。中古的入聲,派入普通話平上去三聲。今天有些平聲字,古讀入聲,因此平仄不完全一致。

一些單句相對和雙句相對的例子作一些分析(字下加"。"者,表示可平可仄。例句不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滕王閣序》)。

(一) 單句相對

(1) 四字對

甲式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星分翼軫, 地接衡廬。

乙式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時運不齊, 命途多舛。

(2) 六字對

三三甲式 平仄仄—仄平平 仄平平—平仄仄

臨帝子 之長洲, 得天人 之舊館。

三三乙式 仄平平—平仄仄 平仄仄—仄平平

望長安 於日下, 指吳會 於雲間。

二四甲式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庶旌 西土之遊, 遠嗣 東平之唱。(王勃《晚秋遊武擔山寺序》)

二四乙式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坐昧 先幾之兆, 必貽 後至之誅。(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在平仄相對中,節奏點的平仄要求嚴格:四字句的第二、第四字是節奏點。六字句如果是三三式,第三、第六字是節奏點;如果是二四式,第二、第四、第六字是節奏點。

(二) 雙句相對

雙句相對時,每句的平仄與單句相對的規則一樣。如果前句是仄收,則後句要平收,如果前句是平收,則後句要仄收。

(1) 四四出聯前句仄收式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層臺聳翠，上出重霄；　飛閣翔丹，下臨無地。

(2) 四四出聯前句平收式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他日趨庭，叨陪鯉對；　今晨捧袂，喜託龍門。

(3) 四六出聯前句仄收式

平平仄仄　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仄平平

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　桂殿蘭宮，列岡巒

平仄仄

之體勢。

(4) 四六出聯前句平收式

仄仄平平　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　平仄仄

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　登高作賦，是所望

仄平平

於羣公。

四字句、六字句的平仄格式大致如此，五字句和七字句的平仄格式也可由此類推。總的原則是平對仄，仄對平，節奏點的平仄要求嚴格，虛字相對不講平仄。但是，駢體文的平仄相對，遠没有近體詩要求那樣嚴格。近體詩的平仄是一種格律要求，必須遵守；駢體文的平仄相對没有形成固定格律，運用起來比較自由。

四、用典

寫文章用典起源很早。先秦古書就有不少引言引事的，漢代文章用典更多，但都只是修辭手段，并没有成爲文體的特點。駢體文用典則成爲文體的特點之一，寫駢體文用典並不在於援引古事或古人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而在於追求文章的"典雅""含

蓄"。一句極平常的話或者一個極普通的意思也要引用典故來表達,因而滿紙典故,成了駢體文語言表達上的一個特點。例如:

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文心雕龍·情采》)

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王勃《滕王閣序》)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王勃《滕王閣序》)

例一是引用《闕子》和《莊子》中的典故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例二的兩句無非是贊美宴會的主人和賓客,但字面上説的却是梁孝王宴客梁園和曹植的公宴賓客以及陶淵明的善飲和謝靈運的善詩。這顯然都是有意地追求文章的"典雅"。例三用馮唐、李廣、賈誼、梁鴻的故事抒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的感慨,實際是對作者自己的不得志和受貶斥表示不滿和傷感,本是牢騷很深的話,但由於用了典故,就顯得委婉一些。總之,駢體文用典,大多是意在言外,表面説的是甲,實際講的是乙,必須透過典故才能了解作者的真實意思。

駢體文用典往往不指明出處,最講究剪裁融化。剪裁是裁取合乎對仗所需要的古事古語,融化是把裁取的古事古語加以改易,使它適合對仗的詞語需要和文中的本意。例如:

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文心雕龍·情采》)

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王勃《滕王閣序》)

例一是從《論語》、《左傳》的兩段話中裁取了需要的詞語,融化成一聯對偶,使它符合作者提出的"質待文也"的觀點。例二援引兩件古事來表達作者想要"樂天知命"、自我安慰的思想感情。在這裏古語古事都融化成了作者自己的話,表達的也是作者的觀點或思想感情。

有時候甚至把典故只融化成一個詞或詞組，表面上就更看不出有什麽出典，但是作者却是有意識地在用典。例如：

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文心雕龍·情采》）

〔《論語·鄉黨》："紅紫不以爲褻服。"又《陽貨》："惡紫之奪朱也。"〕

望長安於日下，指吴會於雲間。（王勃《滕王閣序》）

〔《晉書·陸雲傳》記載：陸雲與荀隱相遇，互通姓名，陸雲自稱"雲間陸士龍"（陸爲吴郡人），荀隱自稱"日下荀鳴鶴"（荀爲西晉首都洛陽鄰近的人）。又《世説新語·夙惠》："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上面兩例都是把典故完全融化在一個詞語中了，作者表達的意思與典故的原意已經相差很遠，我們把它們當作一般詞語來理解也往往可以講通。但是作者爲什麽偏偏選用"朱藍""紅紫""日下""雲間"這些詞語呢？正是因爲它們是有出典的，用上這些詞語，正可以表示文章"典雅"。

這種用典的方法，往往使文章晦澀難懂。因此，在閱讀駢體文時，不能單憑字面去理解，需要認真攷察有無出典，只有弄清楚了典故，才能真正弄懂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這是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

下面附帶談談藻飾問題。所謂藻飾，就是追求詞藻華麗。駢體文用得最多的詞語是顏色、金玉、山水、風月、靈禽、奇獸、香花、異草等類的詞。正如楊炯《王勃集序》所説："粉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黄。"六朝不少駢體文僅顏色一類詞往往就佔了全文字數的十分之一以上。我們可以説，藻飾和用典共同構成了駢體文詞彙方面的特色。

以上對駢體文的語言特點作了一個簡要的説明。駢體文的這些語言特點固然與漢語的特點有密切關係；但是駢體文的形成主要還是由於六朝時期唯美主義、形式主義文風所造成的。這種文體，由於過分追求形式整齊和詞句對偶，往往影響内容的表達，有

時爲了適合四六句式，甚至不得不割裂詞語。例如王勃《滕王閣序》："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就把楊得意説成楊意，把鍾子期説成鍾期。過多地用典，堆砌成篇，不僅使文章像前人批評過的"殆同書抄"，而且使内容隱晦難懂。總的來看，駢體文在漢語文學語言的發展過程中，是同人民口語日益背離的書面語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不高；但是一千多年來，駢體文中也有一些言之有物、情文並茂的佳作，它對唐宋以後的文學語言也有很大影響。因此，我們固然不應推崇駢體文，但是從文獻和文學語言發展的角度來攷慮，我們却也不應忽視駢體文這一體裁。

（二十三）辭賦的構成

辭和賦都是韻文。

辭的名稱來源於"楚辭"。"楚辭"最初不是書名，只是"楚國的詩歌"的意思。漢朝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長詩編輯起來，統稱爲《楚辭》。楚國的詩歌在形式上有它的特點，和《詩經》很不相同。《詩經》一般用四字句，《楚辭》變爲四字句至十字句，《詩經》雖然也用語氣詞"兮"，但不如《楚辭》用得那樣廣泛；至於語氣詞"些(suò)"，例如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則更是《楚辭》所特有的。

賦本來是詩歌的一種表現手法，特點是鋪陳事物，和比、興相並列。《文心雕龍·詮賦》説："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這就是説，賦是由《詩經》、《楚辭》發展而來的。《詩經》的表現手法是賦的遠源，而《楚辭》則是賦的近親。賦的名稱出現得很早，《荀子》有《賦篇》，那是近似謎語的詩，和賦還不是一回事，至於賈誼的《弔屈原賦》、《鵩鳥賦》以及相傳爲宋玉所作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那就是漢賦的源頭了。

辭本來是偏重於抒情的,而賦則偏重於敘事。到了漢代,辭漸漸爲賦所代替;因此賦也可以有抒情的,如賈誼的《弔屈原賦》。從此以後,賦就既可以敘事,又可以抒情了。本節主要從語言形式上説明辭賦的構成。

一、辭賦的押韻

辭賦都是有韻的。辭賦押韻和詩歌押韻的道理是一樣的。在古代辭賦中,有些押韻的地方用現代漢語來讀仍是押韻的。例如《離騷》中的一段: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ran)。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an)!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gou)。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hou)。

"然"與"安"押韻,"詬"與"厚"押韻。但是,還有不少地方,用現代漢語來讀就不押韻。例如《離騷》的另一段: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yü)。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mang)。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xü)。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mu)。

本來"與""莽""序""暮"四個字是押韻的,用現代漢語來讀,ü 和 u 相押已不够諧和,ang 和 ü、u 押韻相距更遠。這是由於古今語音不同的緣故。在屈原時代,"與""莽""序""暮"同屬魚部(古韻部分參看本書古代漢語常識第二十六節),韻母是比較接近的,所以才能用來押韻,經過兩千多年的語言變遷,這幾個字的聲音變得相差很大了。又如: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ai),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ji)。

用現代漢語來讀，ai 和 i 韻母相差很遠，是無法相押的。但是，上古時代"隘""縊"同在錫部，韻母也是相近的，當時兩字相押也是很和諧的。總之，分析古代韻文或詩歌的用韻，必須有明確的時代概念，懂得不同時代的語音系統是不同的，決不能以今律古。關於古今語音的不同和古韻的發展演變，下面第二十五節至第二十七節還要專門介紹，這裏不再多說。

在辭賦中，押韻的規則與詩歌基本相同，最常見的是奇句不用韻，偶句用韻。《離騷》上半篇，《哀郢》全篇，《別賦》全篇，都基本上是這樣用韻的。

奇句也有用韻的，那是全篇的首句，或換韻的開頭。例如：

君不行兮夷猶（首句），蹇誰留兮中洲？（《楚辭·九歌·湘君》）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嫮上春。（江淹《別賦》）

當句尾是語氣詞時，往往是語氣詞前的一個字押韻。例如：

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離騷》）

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江淹《別賦》）

這種押韻的方式，即基本上偶句押韻，語氣詞不作韻脚，直到蘇軾的《赤壁賦》也是遵循的。例如：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換韻），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換韻）；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漢賦和唐宋古文家所作的賦，押韻比較自由，有句句韻、隔句韻，也有隔兩三句才押韻的。同時還常以散文與韻文兼行，因此，有的地方是不用韻的。例如枚乘的《七發》就有許多没有用韻的散句，第一段吴客與楚太子的第一問一答就没有用韻。又如蘇軾的《赤壁賦》"壬戌之秋"至"窈窕之章"，"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等也是無韻的。

二、辭賦的句式

《楚辭》的句式與《詩經》不同，《詩經》以四字句爲主，《楚辭》一般是用六字句，或者加上兮字成爲七字句，兩句合成一聯。例如：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離騷》）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九章·哀郢》）

上面兩例，是前句用兮字，後句不用兮字。有的是把兮字夾在句中，句句都帶兮字。例如：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湘夫人》）

操吴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争先。（《九歌·國殤》）

句中不用兮字，又不是六字句的，在屈原的作品中很少見，只有《天問》是以四字句爲主，又極少用兮字。屈原以後的作品，不用兮字，又不限於六字的句子就多一些。例如：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天問》）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卜居》）

寧赴湘流，葬身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總的來看，雖然《楚辭》中從四字句到十字句都有，但仍可以説運用

六字句和帶兮字的句子是《楚辭》的句式特點之一。

《楚辭》的另一句式特點是很少運用連接的詞語，這是與《詩經》及其他詩歌相一致的。詩歌不像散文，它重在抒情，而不重在說理，在語言表達上偏重内在的聯係，且有韻律作爲紐帶，因此在句與句之間，段與段之間，無需加上連接的詞語，讀者自然可以意會。例如《湘夫人》、《哀郢》都没有用連接的詞語，《離騷》也很少運用。

至於賦的句式則是不拘字數，但大多是以四字句、六字句爲主，特别是六朝的賦。例如江淹的《别賦》，幾乎全是四字句和六字句。這是與駢體文有關的。漢賦則不同，例如枚乘的《七發》，雖然以四字句、六字句爲主，但短到一字句，長到十幾字的句子都有：

> 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
> 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正如前文提到的，漢賦和唐宋古文家所作的賦，是夾雜着散文的。散文是不拘字數的。賦的句子不僅不拘字數，而且常用"而""則""雖""今夫""於是"等詞語連接，不僅漢賦，唐宋人寫的賦和六朝的賦也是如此。例如江淹的《别賦》就用了"況""復""故""至若""乃有""又有""儻有""是以""雖"等連接詞語。

賦的特點正如《文心雕龍·詮賦》所指出的，它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因而詠物敘事的成份多，抒情的成份少。它的性質在詩和散文之間。這就使它的句式比詩歌自由得多。

三、賦體的演變

賦可以分爲騷賦、古賦、駢賦、文賦四種。騷賦，指的是模擬《楚辭》而寫的一種賦，如賈誼的《弔屈原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揚雄的《甘泉賦》等，在形式上同楚辭没有多大區别，也以兮字

入句。内容重在"寫志",而不重在"體物"。《文心雕龍·詮賦》説:"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漢初的騷賦是楚辭轉變成賦的開端。

古賦指的是騷賦以外的漢賦,代表作是司馬相如、班固等人所寫的長篇大賦,一般多採用問答體的形式。往往可以分成三部分。開始有段散文,有點近似序。中間是賦的本身,主客之間,或彼此誇張形勢,或極力渲染聲色犬馬之樂,韻文中夾雜散文,用散文敘述,用韻文描寫。結尾部分再用一段散文,發點議論,以寄託諷諭之意,類似楚辭的"亂"或"訊"。在句式上一般已經不再用兮字,主要是用四言和六言,雜以三言、五言。例如枚乘的《七發》,雖然没有題作賦,實際上純粹是漢賦的體制。文中散韻交替,句式自由,例如:

>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

又如班固的《西都賦》:

>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駢賦,主要指六朝賦,它是由古賦發展而來的。在古賦中已有許多對偶的句子,到了南北朝,賦中用對偶已經成爲定型,一般都是四字句和六字句,而且講究平仄,堆砌典故。實際上,駢賦等於有韻的駢體文,既具有駢體文的一般特點,又體現賦的鋪陳誇張的特色。例如江淹的《别賦》:

>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吴宫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又如庾信的《哀江南賦》:

>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鴈燕,暗逐流螢。

秦中水黑，關上泥青。

以上兩段駢賦的引例，都是四字或六字的對偶句，也都是大量用典，這是南北朝駢賦必不可少的形式特點。至於平仄相對，在駢賦的早期是不嚴格的，如江淹的《別賦》；後期日趨嚴格，如上引庾信《哀江南賦》的一段，平仄相對，十分工整。唐宋時期，科舉以詩賦取士，詩是五言長律（參看本書古代漢語常識第二十八節），賦是駢賦，限定韻字，要求平仄對仗，因此又叫做"律賦"。這一類律賦內容貧乏，文字呆板，毫無生氣，在文學上沒有價值。

文賦是受古文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唐宋古文家在賦的創作方面，也擺脫駢偶平仄的桎梏，不重視鋪排和藻飾，通篇貫串散文的氣勢，重視清新流暢，在藝術形式上給賦體注入了新的活力，創作了一些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文賦，例如蘇軾的《赤壁賦》就是這樣的作品。

（二十四）古代漢語的修辭方式

古代漢語的修辭方式有多種多樣，我們只講幾種古書中最常見的方式。

一、引用

引用的目的是爲了"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文心雕龍·事類》）。引用的類別有三：引言，引事，引文。

引言就是引用那些不見之於書本的格言、俗語、諺語、歌謠等，以加強文章的說服力。如：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書經·盤庚上》）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莊子·秋水》）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史記·季布列傳》）

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水經注·巫山·巫峽》)

引事就是在行文時引用歷史故事。這種修辭方式，不論是辭賦、駢文，還是散文、詩歌，俯拾皆是。其中有些引事是容易看得出來的，如《報任安書》：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司馬遷一連引用了三個歷史故事，我們通過句中出現的人名就大致上能知道這些故事出自何處，它的原意是什麽。在閱讀古書時，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暗用的歷史故事。如：

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李白《與韓荆州書》)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韓愈《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陸游《訴衷情》)

例一"登龍門"，用的是東漢李膺的故事。《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例二用了兩個歷史故事。"取于盜"見於《禮記·雜記下》："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舉於管庫"見於《禮記·檀弓下》："(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例三後來變爲成語"蓋棺事定"。一九七九年版《辭海》認爲這個成語出自韓愈的《同冠峽》："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其實韓詩和杜詩都源自《韓詩外傳》。《韓詩外傳》載孔子和子貢對話，孔子說："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例四"塵暗"句暗用蘇秦故事。蘇秦到秦國遊説不成，錢花光了，黑貂裘也破了，只得"去秦而歸"(《戰國策·秦策一》)。上面我們舉了散文、詩、詞引事的例子，至於駢文引事的問題，在《駢體文的構成》一節中已經講過了，這裏不再舉例。

引文是引用見之於載籍的文字。先秦時候的著作以引經書爲主，如《孟子》引《詩經》達二十六次，《荀子》引《詩經》達七十次。漢以後，引文的面就很廣泛了。如本書上册所選的《巫山·巫峽》，就引了郭仲産、郭景純等人的話，還引了《地理志》、《山海經》、《高唐賦》的話，這是説的明引，讀者一看就能明白的。還有不説明出處的暗引，如《岳陽樓記》的"商旅不行"一語引自《易經·復卦》，《赤壁賦》的"逝者如斯"引自《論語·子罕》，如果對古籍不熟悉，就不明白這是引文。也有的引文是把原作略加改動，或只取一句話中最主要的幾個字。如杜甫《飲中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左相，即李適之，杜詩的最後一句就是將李適之的兩句詩點化而成。李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舊唐書·李適之傳》）又如韓愈《送孟東野序》："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荒唐之辭"引自《莊子·天下》，原文作"荒唐之言"。辛棄疾《賀新郎（賦滕王閣）》："王郎（指王勃）健筆誇翹楚。到如今，落霞孤鶩，競傳佳句。""落霞孤鶩"是撮取"落霞與孤鶩齊飛"而來。

二、譬喻

譬喻能使道理通俗易懂，文字生動形象，這種修辭方式爲古今中外的文人學者所樂用。譬喻有明喻隱喻之别。明喻往往用"譬如"、"譬猶"、"譬之"、"猶"、"若"、"如"等詞語加以表明，讀者一看就能明白，這裏用不着舉例了。

隱喻不用"譬喻"等字眼，而是直接表述，但我們閱讀這些句子時，都要把它當作譬喻來看待，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如：

> 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史記·鴻門宴》）
>
>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柳宗元《封建論》）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韓愈《答李翊書》）

曹公，豺虎也。（《資治通鑑·赤壁之戰》）

例一用"刀俎"喻項羽這一方，用"魚肉"喻劉邦這一方，形象化地説明了敵强我弱的形勢。例二"瓜分"、"星羅"、"輪運"、"輻集"都是比喻，參閲本書上册476頁的注文。例三是説一個作家要達到"古之立言者"的水平，就要加强自身的修養，韓愈用了兩個生動的比喻説明這一道理。一是拿種樹爲喻，必須要培養好樹根；一是拿點燈爲喻，必須要多加燈油。先設喻，後推論，寓説理於譬喻之中。例四是一個判斷句，謂語部分爲比喻。全句是説曹操好像是豺虎一樣，用豺虎形容曹操的凶狠。

古人還講究所謂"博喻"，就是一口氣用很多比喻來説明同一事物，其中也有明喻、隱喻。如蘇軾的《百步洪》之一，用七個比喻渲染水波沖瀉的壯觀："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脱手，飛電過隙珠翻荷。"隱喻的例子如賀鑄《青玉案》："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黄時雨。"

三、代稱

事物本有自己約定俗成的稱號，有時爲了修辭上的需要，作者常常不用該事物的固有名稱，而臨時借用與該事物有某種内在聯繫的詞語作爲稱謂，叫做代稱。

代稱與譬喻不同，譬喻是説甲事物好比乙事物，但不等於是某事物。如説曹公像豺虎，不等於説曹公就是豺虎。代稱是直接代替，不是像不像的問題。當然，跟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譬喻一樣，同一事物也可以有不同的代稱。如：

乘堅驅良逐狡兔。（《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乘堅策肥。（《漢書·食貨志》）

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水經注·巫山·巫峽》）

三例中的"良""肥""奔"都用作名詞，是"馬"的代稱。下面我們談幾種常見的代稱。

(1) 用該事物的性狀、特徵指代該事物。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諸葛亮《出師表》）

素湍綠潭，迴清倒影。（《水經注·巫山·巫峽》）

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李清照《如夢令》）

"肥甘"代美味的食物，"輕煖"代高貴的衣服。"不毛"代荒涼的地方。"清"代清澈的水。"綠"代海棠葉，"紅"代海棠花。

(2) 用泛稱代特稱。

晉國，天下莫强焉。（《孟子·梁惠王上》）

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後漢書·華佗傳》）

擅山海之富。（《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靑溪寇軌·容齋逸史》）

"晉國"原本包括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但在戰國時候，"晉國"成爲特稱，專指魏國。"病"原是一切疾病的泛稱，但例二的"病"特指一種寄生蟲。"山"和"海"都是泛稱，例三的"山海"特指山海的出産物。"聲"和"色"、"土"和"木"也是泛稱，這裏特指音樂、美女和房屋之類的建築物。

(3) 用特稱代泛稱。

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屈原《哀郢》）

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江淹《別賦》）

許史相經過，高門盈四牡。（王維《偶然作》）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李白《古風》）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

"陽侯"本是古傳説中的水神，例一用作波浪的代稱。"南浦"見於屈原《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後來用作送別之地的泛稱。

許、史二家本是漢宣帝時的貴戚,這裏用作一般貴戚的代稱。"大雅"是《詩經》的組成部分之一,這裏泛指有優秀傳統的古詩。"槀(一作"槁")街"是漢代長安的一條街,爲招待外族人的住處,這裏是虚指京城中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不能誤解爲南宋的臨安真有那麽一條街。

四、並提

爲了使句子緊凑,文辭簡練,古人又常用並提法以行文。所謂"並提"一般是把兩件相關的事並列在一個句子中來表述。如:

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這句話的意思是:"夫種無一罪,身死";"夫蠡無一罪,身亡(出走,逃亡)"。如果我們把"死亡"當作一個詞來理解就錯了。因爲按之史實,自殺而死的是大夫種,亡命出逃的是范蠡。了解並提式的句子一般應着重從文意方面分析句子的搭配關係。如:

脭醲肥厚。(枚乘《七發》)

發皇耳目。(枚乘《七發》)

耳目聰明。(《後漢書·華佗傳》)

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水經注·巫山、巫峽》)

例一"脭"指肉,"醲"指酒。肉可以説"肥",而不説"厚"(現代漢語可以説);酒可以説"厚",而不説"肥"。這個句子是並提式,應理解爲"脭肥醲厚"。例二是由兩個使動結構組成的句子,即"發耳""皇目",如果説"發目"還能説得通,而"皇耳"是無論如何説不通的,所以必須當作並提式看待,這個句子才能講得通。"耳目聰明"是"耳聰""目明"的意思,這是很容易辨析的並提式。例四"亭午""夜分"是兩個不並存的時間,"曦""月"是兩種不同的自然現象,合起來是講不通的。這裏用的是並提修辭法,應理解爲:"自非亭午不見曦";"自非夜分不見月"。

我們讀古書時要掌握並提式這種修辭法,但不是説古人用的

並提式句子都很好,有的句子就有以辭害義的問題,如《史記·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漢書·景帝紀》將這兩個句子改爲並提式:"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這種並提式從句子本身無法辨別,若不與《史記》對照,人們就容易誤以爲周苛周昌二人的孫和子都封了列侯。

五、互文

互文也叫"互文見義",或簡稱"互見"。其特點就是上下文義互相呼應、補充。這種修辭方式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公入而賦","姜出而賦"。服虔注:"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又如《左傳·哀公八年》:"吴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注:"公賓庚、公甲叔子並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就是説,"戰於夷"時也有析朱鉏,"獻於王"時也有公賓庚。在多數情況下,互見出現在上下兩句之中,如:

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焦仲卿妻》)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諸葛亮《出師表》)

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柳宗元《捕蛇者説》)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陽樓記》)

例一不能誤解爲:只在東方和西方種上了松樹和柏樹,只在左邊和右邊種上了梧桐樹。應理解爲:東西左右都種植了松、柏、梧桐。例二"受任"與"奉命"互補,"敗軍之際"與"危難之間"互補。例三"叫囂"與"隳突"互見,"南北"與"東西"互見。例四可參閱上册 49 頁的注釋。

古人所説的"互文",還包括爲了避免行文重複,在同一語言環

境中互用同義詞。如：

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駼騠不實外厩。（李斯《諫逐客書》）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莊子·山木》）

踰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淮南子·説林》）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王勃《滕王閣序》）

"充"和"實"是同義詞，都是盈滿的意思，在句中用作動詞。"宋"和"商"在這裏也是同義詞，宋本是商的後代，故可以商稱宋。"踰"和"極"也是同義互訓，《淮南子》高誘注："踰，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例四"九月"就是"三秋"。上述四例所説的"互文"，本是古漢語詞義學要研究的内容，但不能説跟修辭學無關，因爲錯舉成文，本來就具有修辭意味。

六、誇飾

"誇飾"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説的誇張。如：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詩經·衛風·河廣》）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皆盡裂。（《史記·鴻門宴》）

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例一極言河之小，連刀（小舟，後來寫作"舠"）都容不下。例二極言樊噲之憤怒，並非真的髮能上指。例三極言河間寺之華麗，人説仙境是極樂世界，而仙境還超不過河間寺。例四極言徐敬業軍威之盛，所謂"山岳崩頹"、"風雲變色"，都是誇飾之辭。

七、倒置

倒置不同於文言語法中所説的倒裝。倒裝是有條件的，今人所謂"倒裝"，對於古人來説原是正常的句式。倒置並不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也不是一種值得肯定的修辭方式。如：

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左傳·昭公十九年》)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江淹《恨賦》)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杜甫《秋興八首》)

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室於怒市於色"是"怒於室色於市"的倒置,《戰國策·韓策二》正作"怒於室者色於市"。"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應作"孤臣墜涕,孽子危心",《孟子·盡心上》:"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危是恐懼不安的意思。例三應理解爲"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例四應理解爲"秋與鶴飛"。韻文倒置有時是爲了平仄與押韻的需要,有時是爲了造成一種特殊的意境。

八、委婉

不直言其事,故意把話説得含蓄、婉轉一些,叫做委婉語。古人常用的委婉語,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1) 避粗俗。

荒侯市人(市人是樊噲庶子,封爲荒侯)病,不能爲人。(《史記·樊酈滕灌列傳》)

卽陽爲病狂,卧便利。(《漢書·玄成傳》)

"爲人"是兩性關係的委婉説法。"便利"是大小便的委婉説法。

(2) 避忌諱。

古人多忌諱,僅以"死"爲例,就有很多委婉的説法。

放勳乃徂落。(《孟子·萬章上》)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秦始皇本紀》)

卽宫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漢書·灌夫傳》)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諸葛亮《出師表》)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詩經·唐風·葛生》)

越數月,而先生亦捐館。(廖廷相《切韻考外篇·跋》)

例一至例五都是對皇帝"死"的委婉説法,與一般委婉語不同,除避

忌諱外，還有尊君的意思。例六、七通常人都可用。其他還有"仙去"、"仙逝"、"歸道山"等等，也是"死"的婉詞。

(3) 避冒犯。

對人(特別是對君上)用敬詞，對己用謙詞，都有不敢冒犯的意思。陛下、執事、左右、足下、賜等都是敬詞；僕、牛馬走、再拜等都是謙詞。除了這些表謙敬的委婉語外，有時涉及到君上的問題，也要用委婉的言辭陳述己意，不敢"冒瀆天威"。如不說"皇帝年輕"(因年輕往往意味着不懂事、閱歷淺)，而說"陛下富於春秋"(《史記·李斯列傳》)，不直說"太子年少"，而說"太子方富於年"(枚乘：《七發》)。甚至對皇帝不滿，發牢騷，也要出語委婉，字面上不露痕迹。如孟浩然《歲暮歸南山》："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表面上尊唐明皇爲"明主"，自謙爲"不才"，而着一"棄"字，則言外之意就是"不才"實有"才"，"明主"並不"明"。這些意思要靠讀者透過委婉的言辭去體會，才能得到。

(4) 交際辭令。

古人在交際過程中，比較注重禮貌語言。禮貌語言不等於委婉語，但交際過程中的委婉語往往具有禮貌的性質。如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其中的"則非某之所敢知"，既委婉地拒絶了司馬光的全部責難，又很有禮貌。不僅同僚之間使用委婉語，敵國之間也使用委婉語。本書上册選的《齊桓公伐楚》以及《鄾之戰》，就有不少委婉語。如韓厥對齊侯說："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本意是要抓俘虜，而却來了這麽一段娓娓動聽的辭令，如果我們字字句句當真話來讀，那就不能理解其真意所在了。曹操在赤壁之戰前，寫信給孫權說："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吴。"所謂

"會獵"實指交戰,這是用委婉的言辭進行軍事恫嚇。

九、省略

省略本是語法問題,但句子成份的省略,有時也與修辭有關,這裏附帶談一下。

(1) 省略主語。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射其左,( )越於車下;( )射其右,( )斃於車中。(《左傳·鞌之戰》)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 )出其朴,( )視之,( )乃鼠也。( )因謝不取。"(《戰國策·秦策三》)

例一省略四個主語,都是承上省。"越於車下"和"斃於車中"的主語比較好了解。"射其左""射其右"的主語是邴夏還是公(即齊侯)呢?容易發生誤解。從上文來看,這兩個句子的主語應是齊侯。因爲邴夏是御者,他只是建議齊侯射晉軍的御者,他本人並不担任射箭的事。例二"出其朴"和"因謝不取"的主語省略,不難理解,"視之"前面省略主語"鄭賈(鄭國的商人)",容易被忽視,有人把這句話標點爲"出其朴視之",以爲"視"是"給……看","之"指代鄭賈,而不是指代"朴",這就錯了。

(2) 省略賓語或兼語。

明日,子路行,以( )告( )。(《論語·子路從而後》)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 )久矣。(《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 )辱之。(《史記·陳涉起義》)

例一"以"後面的賓語"之"(指代遇丈人這件事)和"告"後面的賓語"之(指代孔子)"都省略了。例二"見"後面省略賓語"太后"。例三

"如"後面省略賓語"之(指徐公)"。例四省略兼語"尉"。

(3) 省略述語。

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可以遠怨矣。(《論語·衛靈公》)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 )長安君之甚。"(《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

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 )而竭。(《左傳·莊公十年》)

例一蒙下省述語"責"字。例二承上文省"愛"字。例三"再""三"後面省述語"鼓"。

(4) "曰"字省略。

古書記載對話時,中間往往省略"曰"字,而古書又原本無標點,這就容易引起誤解。如:

(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這段話本是曾晳與孔子的對話。"唯求……","安見……","唯赤……","宗廟……"四句前都省略了"曰"字(參閱本書600頁注)。但有的注本認爲全段都是孔子的話,"唯求"、"唯赤"兩句是孔子自問,"安見"、"宗廟"兩句是孔子自答。從文意分析,這當是一種誤解。

詞義分析舉例

（五）同義詞辨析例

軍師士卒兵　領頸項　廟觀寺庵　盜賊竊偷　執秉把操持握
之適如赴往去　視見觀察看望　哭泣號啼　饑飢餓　畏懼恐
怕驚　計慮圖謀　征伐侵襲攻　青蒼碧緑藍　俱具　一壹

【軍師士卒兵】

"軍"、"師"、"士"、"卒"、"兵"，都各有好些意義。它們的大多數意義都是彼此互不相干的，只有作爲軍事方面的用詞，在一定場合下用法有些相近，但基本意義仍是不同的。

"軍"和"師"都是集體名詞，指軍隊。《左傳·晏嬰論季世》："卿無軍行。"《墨子·魯問》："並國覆軍。"《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孫子兵法·作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同是指軍隊，在先秦"師"字一般指出征在外的軍隊，而"軍"字則不是。漢代以後，多用"軍"字指軍隊，"師"字逐漸很少用來指軍隊，"軍"字也就可以指出征在外的軍隊。例如《資治通鑑·赤壁之戰》："引軍北還。"但成語還只說"出師不利"。

"軍"和"師"又都用作軍隊的編制單位。"軍"是春秋以後軍隊

最大的編制單位。據《司馬法》載，一萬二千五百人是一軍。“師”是西周以前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據《殷契粹編》第五九七片“王作三自，右中左”，説明商代有三師。西周有六師，《詩經·大雅·常武》：“大師皇父，整我六師。”據《周禮·地官·小司徒》載，一師是二千五百人。後代往往沿用“軍”、“師”爲軍隊的大的編制單位，一般“師”比“軍”小，人數也因時代或轄屬而有所不同。

“士”是武士、甲士。上古用車戰的時代，“士”是戰車上的甲士，與作爲步兵的“卒”是不同的。《左傳·襄公十年》：“諸侯之士門焉。”（門：用作動詞，攻打城門。）《荀子·議兵》：“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卒”是步兵。《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具卒乘，將襲鄭。”《史記·陳涉起義》：“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卒”也用作軍隊的編制單位，是比“伍（五人）”大的基層編制。《孫子兵法·謀攻》：“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卒：一百人以内。）

“兵”是兵器。上古時代，“兵”一般不當兵卒講。《左傳·文公七年》：“訓卒利兵。”“卒”是人，所以要訓練；“兵”是戈矛之類，所以要利（磨它，使它鋒利）。戰國以後，“兵”也可以當軍隊講。《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史記·陳涉起義》：“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這種“兵”字既不能换成“卒”字，因爲它不是指一個一個的士兵，也不能换成“軍”字或“師”字，大概“軍”“師”重在指武裝人員，而“兵”字雖然也指軍隊，但重點還是指武器。漢代以後，“兵”逐漸與“卒”完全同義，可以用來指士兵。

【領 頸 項】

“領”是脖子。《詩經·衛風·碩人》：“領如蝤蠐（qiúqí，天牛的幼蟲，色很白），齒如瓠犀（瓠瓜的籽，色白又排列整齊）。”《禮記·檀弓

下》:"是全要(yāo,腰)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九泉,指地下)也。"《左傳·成公十三年》:"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頸"本是脖子的前部。《左傳·定公十四年》:"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莊子·馬蹄》:"喜則交頸相靡。"《荀子·榮辱》:"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屬劍於頸"是準備自刎,當然是把劍放在脖子的前部,"交頸"是脖子的前部相交。這些"頸"字都不能換成"領"字,"刎頸"也不能說成"刎領"。可見"頸"和"領"是有區別的。"延頸"是伸長脖子的前部,向高而遠的地方瞭望,"引領"是伸長脖子向前面望,二者也是不同的。

"領"引申爲衣領、領子。《荀子·勸學》:"若挈(qiè)裘領。"再引申爲率領。《漢書·魏相傳》:"總領庶職(衆職,百官)。"這都是"頸"没有的意思。後來"領"一般不用本義,只用它的引申義,於是"頸"代替了"領",所以《説文》説:"頸,頭莖也。""頭莖"是指整個脖子。因此,"領"和"頸"只是一對古今同義的駢詞,後人不察,把它們在上古的差别也忽略了。

"項"是脖子的後部。《荀子·脩身》:"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案灌夫項,令謝。"《後漢書·左雄傳》:"監司項背相望。""項"與"領"、"頸"不同義。

【廟觀寺庵】

"廟"本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詩經·大雅·思齊》:"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荀子·大畧》:"寢不踰廟。"引申爲供奉神祇的地方。《史記·封禪書》:"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搜神記·李寄斬蛇》:"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水經注·巫山、巫峽》:"故爲立廟,號朝雲焉。"

"觀(guàn)"本是臺觀(高大的建築物)的意思。後來用來指稱

道教的廟宇。劉禹錫《遊玄都觀》:"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唐康駢《劇談録·慈恩寺牡丹》:"至於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

"寺"本是官署的意思,東漢以後,指稱佛教的廟宇。《洛陽伽藍記·王子坊》:"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又:"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韓愈《諫迎佛骨表》:"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

概括地説,漢代以後,廟是一般的廟宇,奉祀的是"神";觀是屬於道教的,奉祀的是"仙";寺是屬於佛教的,奉祀的是"佛"。

"庵"本是圓形草屋,也作"菴"。劉熙《釋名·釋宫室》:"草圓屋曰蒲。蒲,敷也。總其上而敷下也。又謂之庵。"引申爲佛教的小的廟宇,一般是尼姑居住的。徐宏祖《遊天都》:"扶杖望硃砂庵而登。"

【盜賊竊偷】

"盜"和"賊"都用作名詞,上古"盜""賊"二字跟現代意義正好相反。現在普通話的所謂"賊(小偷)",上古叫"盜";現在的所謂强盜,上古叫"賊"。例如《論語·陽貨》:"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穿壁踰牆。)《莊子·讓王》:"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荀子·儒效》:"故人無師無法而知(智)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可見盜是偷竊的,賊是搶劫的。但是,强盜也可以稱爲"盜"。《莊子·胠篋》:"聖人生而大盜起。"《史記·黥布列傳》:"亡之江中爲羣盜。"這也許是比較後起的意義。在上古"賊"主要指違法亂紀、犯上作亂的人。《左傳·宣公二年》:"反不討賊。"或者指事物的敗壞者。《論語·陽貨》:"鄉原,德之賊也。"這都是"盜"没有的意義。

"盜"又用作動詞,表示偷東西。《左傳·文公十八年》:"盜器爲

姦。""賊"用作動詞,是傷害或殺害的意思。《莊子·秋水》:"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左傳·宣公二年》:"使鉏麑賊之。"

"竊"用作動詞,與"盜"同義。《莊子·胠篋》:"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盜"和"竊"的區別是,"盜"可以用作名詞,"竊"不用作名詞。

"偷"字在上古只當苟且講。《荀子·王制》:"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孫臏兵法·將失》:"令數變,衆偷,可敗也。"漢代以後,"偷"字才有偷竊的意義,與"盜"、"竊"成爲同義詞。《淮南子·道應》:"楚有善爲偷者,往見(子發)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後漢書·虞詡傳》:"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執 秉 把 操 持 握】

"執""秉""把""操""持""握"都有用手拿的意思,是一組手拿物體的同義詞。同是拿着兵器,既可以用"執",也可以用"秉"或"把",還可以用"操"或"持"。《韓非子·五蠹》:"執干戚舞。"《詩經·商頌·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史記·殷本紀》:"湯自把鉞以伐昆吾。"《楚辭·國殤》:"操吳戈兮被犀甲。"《左傳·成公十六年》:"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雖然同是用手拿着,但是意思並不完全相同。它們又都可以引申爲掌握、控制抽象的事物,意思也有細微差别。

"執"是一個會意字。《説文》:"執,捕罪人也。"《詩經·大雅·皇矣》:"執訊(生俘以供審問之敵)連連(人多不斷的樣子)。"引申爲捕捉(動物)。《詩經·大雅·公劉》:"執豕於牢。"再引申爲拿住(非生物)。《左傳·成公十六年》:"文子執戈逐之。"然後引申爲掌握(抽象事物)。《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又執民柄(指政務)。""執"的詞義特點總是表示把東西拿緊,把事物掌握牢固。

在古文字中"秉"的字形象手拿一把禾。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手持一禾爲秉,手持兩禾爲兼。"《詩經·小雅·大田》:"彼有遺秉。"這是用作名詞,意思是"一把禾"。用作動詞,"秉"只見用於禾以外的物體或抽象事物。《尚書·牧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白色的旗幟)以麾。"《詩經·邶風·簡兮》:"左手執籥(yuè,樂器),右手秉翟(雉羽)。""秉"的詞義特點在於表示一隻手從旁邊拿着一種有把的東西,而不在於是否拿得緊,這正是它同"執"的區别。引申爲掌握(抽象事物)。《詩經·小雅·節南山》:"秉國之均(通'鈞',指政權)。"同是掌握國政,"執民柄"有掌握牢固的附加意義,而"秉國之均"没有。

"把"字出現較晚。《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趙岐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這是表物量的名詞,表示物體的大小可以一手握住。"把"用作動詞,是拿着的意思。《戰國策·秦策四》:"(商人)無把銚(yáo,大鋤)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把"的詞義特點同"秉"相同。從古音古義來看,"秉"是較古的詞,"把"是從"秉"演變而成的後起詞。漢代以後,"秉"逐漸被"把"所代替,但有些習慣説法,如"秉承""秉公"等是"把"不能替换的,而"把"的一些後起用法,如"把酒""把握"等也是"秉"所不具備的。

"操"和"執"的意義相近,但"操"的重點不在拿得緊、掌握得牢固,而是拿得穩、掌握得熟練。《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操刀"和"執刀"所表述的重點是不同的。由於"操"是重在拿得穩、掌握得熟練,因此引申爲"操縱"、"駕馭"。《莊子·達生》:"津人操舟若神。"用於抽象事物,是熟練地掌握。《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持"也同"執""操"的意義相近。金文作 ,象用手從下向上托扶着物體。《論語·季氏》:"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莊子·漁父》:"左手據膝,右手持頭(托着下巴)。"引申爲拿着有把的物體,仍然有扶住、維持平衡的意思。《孟子·公孫丑下》:"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莊子·秋水》:"莊子持竿不顧。"用於掌握抽象事物,"持"同"執""操"的差别也仍然保存。《韓非子·五蠹》:"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持"的詞義特點在"維護"、"保持",而不在掌握得是否牢固或熟練。

"握"同其它幾個詞的區别最明顯,它總是把較小的東西握在手掌之中。《詩經·小雅·小宛》:"握粟出卜。"《楚辭·九章·懷沙》:"懷瑾握瑜兮。"但用於抽象事物時,同"執"的意思很相近。《左傳·閔公二年》:"握兵之要。"

【之適如赴往去】

"之"、"適"、"如"都是到某地去的意思,它們是同義詞,可能只是方言的不同。

《孟子·許行》:"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戰國策·齊策四》:"驅而之薛。"《吕氏春秋·察傳》:"子夏之晉過衛。"

《詩經·魏風·碩鼠》:"適彼樂土。"《論語·衛靈公》:"子適衛。"《莊子·逍遥遊》:"彼且奚適也?"揚雄《方言》:"適,宋魯語。"

《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又《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楚辭·九章·涉江》:"迷不知吾之所如。"

"赴"的本義是奔向,特指奔向凶險的地方。《莊子·刻意》:"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荀子·議兵》:"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戰國策·趙策三》:"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漢書·鼂錯傳》:"蒙矢石,赴湯火。"也有泛指奔向的。《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皆欲赴愬於王。"杜甫《詠懷古跡》:"羣山萬壑赴荆門。"

"往"也是到某地去的意思,同"之"、"適"、"如"同義,但在語法作用上有差别。在上古,"之"、"適"、"如"帶賓語,"往"不帶賓語。

《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左傳·宣公二年》:"晨往,寢門闢矣。"《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到了中古以後,"往"字才可以帶賓語。《廣東軍務記·三元里抗英》:"逆夷又往三元里及蕭崗各鄉。"

"去"的本義是離開某地,在上古它的意思同"往"、"之"、"適"、"如"正好相反,我們在上册已經講過。中古以後,"去"字已經有了到某地去的意思,與"之"、"適"、"如"、"往"成了同義詞,例如李白《與史郎中飲聽黄鶴樓上吹笛》:"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

【視見觀察看望】

"視"、"見"、"觀"、"察"、"看"、"望"都是眼睛的動作,都屬視覺範疇,但是它們的意義各有側重,並不相同。

"視"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看。《禮記·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莊子·秋水》:"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它一般是指看近處的東西,但在不强調向遠處望時,也可以是向遠處看,如《莊子·秋水》一例。

"見"是看見,是視覺行爲的結果。《荀子·勸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莊子·養生主》:"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王安石《遊褒禪山記》:"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視"和"見"的分别很明顯,一是具體的動作、行爲,一是動作、行爲的結果;因此《禮記·大學》説:"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觀"是有目的地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曹共公聞其(晉公子重耳)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莊子·人間世》:"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史記·西門豹治鄴》:"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察"是仔細看,看清楚。《孟子·齊桓晉文之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莊子·秋水》:"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正因爲"察"有仔細看,看清楚的意思,所以有"視察"、"觀察"、"察看"等說法。

"看"本是"看望"、"探望"的意思。《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世說新語·德行》:"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中古以後,"看"才有了現在的意思,與"視"同義,並逐漸取代了"視"。李白《清平樂》:"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舊讀 kān)。"

"望"是向遠處看。《左傳·莊公十年》:"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近看車下齊軍的車轍,所以用視;登車遠眺齊軍的旗幟,所以用望。又如《老子》:"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荀子·解蔽》:"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筷子)。"

【哭泣號啼】

"哭"在上古是有聲的哭,與現代可指無聲的哭不完全相同,所以《說文》說:"哭,哀聲也。"《論語·述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禮記·檀弓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

"泣"是無聲的哭,流淚。《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持其踵爲之泣。"《墨子·號令》:"相視坐泣流涕。"杜甫《石壕吏》:"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上古有聲也可以叫做"泣"。《尚書·益稷》:"啓呱呱而泣。"但是後代不用這個意思。"泣"還可以指眼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泣數行下。"江淹《別賦》:"灑泣共訣,抆血相視。"這是"哭"所没有的。

"號(háo)"是帶言詞的哭,哭中帶着呼號和訴説。《莊子·養生主》:"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左傳·宣公十二年》:"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啼"是放聲哭,發出的悲痛聲音比哭更大。《莊子·天運》:"有弟而兄啼。"《禮記·喪大記》:"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啼"還可以指動物的鳴叫。《左傳·莊公八年》:"豕人立而啼。"范仲淹《岳陽樓記》:"虎嘯猿啼。"

上古四個字是有區别的,後代"哭"和"啼"的分别已經含混,可以互相替换,也常連用爲"啼哭"。

【饑 飢 餓】

"饑"、"飢"、"餓"在古代意義差别較大。"饑"是饑荒,"飢"是肚子餓,"餓"是捱餓,餓得很嚴重。

"饑"和"飢"古音本不同,"饑"是見母,微部,"飢"是見母,脂部。意義分别也十分清楚。《墨子·七患》:"五穀不收謂之饑。"《韓非子·五蠹》:"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這是饑荒,是指年成不好,没有糧食吃。《詩經·小雅·采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左傳·昭公四年》:"杜洩見,告之飢渴。"這是肚子餓,與飽相對。在上古文獻中,《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饑"、"飢"絶不相混。在《墨子》《孟子》中,"饑"有時當飢餓講,但"飢"字絶不用作饑荒的意思。《墨子·辭過》:"是以其民饑寒並至。"《荀子》有飢字,無饑字,個别飢字是饑荒的意思。《荀子·天論》:"故水旱未至而飢。"這種混用的地方,可能是後代傳寫之誤。因爲漢代以後,"饑""飢"大約就已變成同音字。漢字簡化後,"饑"併入"飢"。

"飢"和"餓"雖然都是因爲没吃食物而産生的一種現象,但程度不同,本來分别很嚴。"飢"是肚子空了,産生一種要吃食物的生理反映,同現代漢語的"餓"字相當;"餓"是因爲長久吃不上飯,餓得很嚴重,已經是一種病理現象,意思同現代漢語的"餓"並不一致。《韓非子·飾邪》:"家有常業,雖飢不餓。"這説明"飢"與"餓"是有分别的。鼂錯《論貴粟疏》:"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一天吃不上

兩頓飯就會感到肚子餓，這在古代只能説"飢"，不能説"餓"。《左傳·宣公二年》："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三天没吃飯，餓得病倒了，這才是"餓"，不再是"飢"。正因爲輕微的餓叫做"飢"，嚴重的飢才叫做"餓"，所以吃不飽的叫"飢民"，而餓死的叫"餓莩"。上古"飢"和"餓"的分别嚴格，後代界限逐漸消失，"餓"的意義擴大，包含了"飢"，"飢"也間或用作餓。《廣東軍務記·三元里抗英》："或爲失路飢斃。"

【畏 懼 恐 怕 驚】

"畏"是怕，"懼"也是怕。從語法作用上來看，"畏"是及物動詞，"懼"往往用作不及物動詞。《尚書·湯誓》："予畏上帝。"《荀子·宥坐》："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懼"字也有用作及物動詞的。《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列子·湯問》："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但是《老子》這句話中，"懼"字是用作使動；《列子》這句話中，"懼"字已經不是害怕，而是擔心。

"畏"和"懼"的詞彙意義也有細微差别。從古文字和上古較早的文獻來看，"畏"的對象是先應是上帝、天命或鬼神，因而是"敬畏"的意思。《尚書·無逸》："畏天命。"後來畏的對象擴大到人或事物，往往仍含有"敬"的意思。《詩經·鄭風·將仲子》："畏我父母。"《論語·子罕》："後生可畏。"《孟子·盡心上》："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懼"同"瞿"是同源詞，"瞿"的本義是"驚視貌"，因而作爲害怕的"懼"往往也帶有"戒懼"、"警惕"的意思。《論語·顔淵》："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傳·莊公八年》："豕人立而啼，公懼。"

"恐"也是怕，但是害怕的程度較深，常常是恐怖的意思。《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荀子·天論》："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恐"一般不帶賓語，如果帶賓語，也往往是帶謂詞性詞組，"恐"的詞義也由"害怕"變爲"擔心"。《論語·

泰伯》:"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

害怕的"怕",是中古新興的詞。杜甫《麗春》:"如何此貴重,却怕有人知。"元稹《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驚"是突然受到刺激而精神緊張,同"畏"、"懼"、"恐"、"怕"的意義區別很明顯。例如《吕氏春秋·察今》:"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賈誼《論積貯疏》:"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這是重在精神緊張,是驚駭,而不在害怕。又如《莊子·達生》:"梓慶削木爲鐻(jù,樂器),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這是感到驚異神奇,更不是害怕。有時候"驚""恐"連用,那是既驚且恐(先驚後恐)的意思,不能説"驚"就是"恐"。《史記·西門豹治鄴》:"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計 慮 圖 謀】

"計"、"慮"、"圖"、"謀"在用作動詞時,是一組同義詞,其間只有細微的分别。

"計"的本義是計算,結賬。《戰國策·齊策四》:"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引申爲盤算、計議。《戰國策·觸龍説趙太后》:"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墨子·尚同下》:"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慮"是思量、考慮問題。《墨子·親士》:"非士無以慮國。"《荀子·榮辱》:"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史記·淮陰侯列傳》:"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計"和"慮"可以交替使用。《墨子·魯問》:"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民矣。"《荀子·榮辱》:"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

但是,仔細分析,兩個詞仍有細微區别。"計"是心中盤算,着重在比較長短以便訂計劃或定計策;"慮"是反覆思考,着重在把事情想透以便考慮得失。上面兩例,如果把句中"計""慮"兩字交換使用,基本意思没有變,但重點却不同了。

"圖"是謀劃。《詩經·小雅·常棣》:"是究是圖。"《左傳·僖公三十年》:"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莊子·逍遥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引申爲想辦法對付。《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

"謀"的本義是諮詢。《左傳·襄公四年》:"咨事爲諏,咨難爲謀。"由遇到疑難向人徵求意見引申爲商議、考慮、謀劃。《詩經·衛風·氓》:"來即我謀。"《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列子·湯問》:"聚室而謀曰。"又引申爲暗中算計。《論語·季氏將伐顓臾》:"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墨子·七患》:"四鄰謀之而不知戒。"

"謀"的引申義和"圖"很相近,都有考慮、謀劃的意思。但是,"圖"是重在考慮後有所決定,更多着眼於達到謀劃的目的;而"謀"重在商議出辦法或計謀。因此,大多數情況下,兩個詞是不能互換的。

"謀"和"慮"的意義也很相近,還可以交替使用。既可以説"深謀",也可以説"深慮";既可以説"遠謀",又可以説"遠慮"。兩者還經常並舉。《墨子·非儒下》:"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賈誼《過秦論》:"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通"嚮")時之士也。"但是,如果交換使用,意義的重點也隨之有所改變。

【征伐侵襲攻】

"征"、"伐"、"侵"、"襲"、"攻"都能指軍事上的進攻,但意義並

不完全相同。

"征"是褒義詞,最初是用於"上(天子)"攻"下(諸侯)","有道"攻"無道"。《公羊傳·僖公四年》:"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墨子·七患》:"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

"伐"、"侵"、"襲"不是褒義詞,"侵"、"襲"帶有貶義,"伐"本是個中性詞,不限於上對下,也不限於"有道"對"無道"。例如《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齊、魯都是諸侯國,不是上對下,也不是有道對無道。後來因"征""伐"經常連用,"伐"也逐漸用於褒義。《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征伐以討其不然。"柳宗元《封建論》:"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

"伐"、"侵"、"襲"的分別也是明顯的。《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這是對三個字的分別作出了簡要的説明。

"伐"是公開宣戰的正式戰爭,進軍的時候雙方都鳴鐘擊鼓。因此在《左傳·莊公十年》中有"公將鼓之","一鼓作氣","齊人三鼓"的叙述。《左傳·鞌之戰》中也叙述了擊鼓進軍的場面。

"侵"是不宣而戰,不要借口,不用鐘鼓,直截侵犯别人的國土。例如《墨子·魯問》:"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莊子·讓王》:"韓魏相與争侵地。"再如《左傳·齊桓公伐楚》:"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這是説,齊桓公要稱霸,先是不宣而戰擊潰了蔡國,再準備進軍楚國,才正式向楚國宣戰。

"襲"是襲擊,偷襲,比"侵"更富於秘密性質,是乘人不備而偷偷地突然進攻。例如《荀子·仲尼》:"外事則詐邻襲莒,併國三十五。"又如《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這是説公叔段準備偷襲鄭國的國都;所以後面説"夫人將啓之"(公叔段的母親準備作内應,偷開城門)。下文叙述鄭莊公公開

反擊公叔段，因而説："公伐諸鄙。"

"攻"是進攻、攻打。《左傳·齊桓公伐楚》："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孫子兵法·謀攻》："其下攻城。"《墨子·公輸》："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攻"往往偏重在軍事上的攻堅戰，是軍事進攻的泛稱，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攻打"，不像"征"、"伐"、"侵"、"襲"各有明顯的特點。

【青 蒼 碧 緑 藍】

上古"青"是藍色，不當黑色講。《墨子·辭過》："青黄刻鏤之飾。"《莊子·逍遥遊》："負青天，然後圖南。"中古以後，"青"纔有黑色的意思。李白《將進酒》："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蒼"是深藍。《墨子·所染》："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莊子·逍遥遊》："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荀子·解蔽》："墨以爲明，狐狸而蒼。"

"碧"在上古没有顔色的意思，本是玉名，《莊子·外物》："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爲碧。"後來指稱淺藍色（青白色）。孔稚珪《北山移文》："碧嶺再辱。"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緑波。"

"青"、"蒼"、"碧"雖然都是藍色，但有深淺的分别。人們對顔色的分辨，並不都是整齊劃一的，因此三個詞有時候可以通用。"蒼天"也叫"青天"，又叫"碧空"或"碧落"。"青草"又叫"碧草"，"青苔"又叫"蒼苔"。

"緑"即今天説的緑色。《詩經·衛風·淇奥》："瞻彼淇奥，緑竹猗猗。"《左傳·成公九年》："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緑色和青色距離較遠，混用的情況較少。"緑草"指嫩草，與"青草"的意義不盡相同。

"藍"字在上古不表示顏色，而是指一種染藍色的植物。《詩經·小雅·采綠》："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荀子·勸學》："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直到中古以後，"藍"字還很少用來表示顏色。杜甫《冬到金華山觀》："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俱 具】

"俱"和"具"不僅字形不同，古音也不同。"俱"是見母，侯部；"具"是羣母，侯部。兩個字用作動詞時，意義差別很大；用作副詞時，意義也不相同。

"俱"用作動詞，表示在一起，同去或同來。《莊子·天運》："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公羊傳·襄公五年》："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史記·魏公子列傳》："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具"用作動詞，表示準備、具有。《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繕甲兵，具卒乘。"《荀子·天論》："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

"俱"用作副詞，是偕、同的意思，用來表示主語的範圍。《荀子·勸學》："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史記·項羽本紀》："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具"用作副詞，表示盡、悉、統統。《墨子·備梯》："皆立而待鼓而然火，即具發之。"《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在先秦"具"用作副詞，偶然可作"俱"講。例如《詩經·小雅·節南山》："民具爾瞻。"但是，後代就不這麼用了。例如《史記·鴻門宴》："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這裏"具告以事"，不能説成"俱告以事"，"俱去"、"俱死"不能説成"具去"、"具死"；因爲"具告以事"是把事

情全都告訴了張良,"俱去"是一起離去,"俱死"是一起死。

【一 壹】

現代漢語中"壹"是"一"的大寫。但在古代兩個字意義和用法都有不同。

"一"是具體的數字。《左傳·莊公十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墨子·親士》:"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壹"是抽象的概念,表示專一、無二心。《左傳·成公十三年》:"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荀子·解蔽》:"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

"壹"一般只用於"專一"的意義,"一"除了用作具體的基數外,還用作動詞或形容詞,表示統一、一致。《荀子·王制》:"和則一,一則多力。"《韓非子·五蠹》:"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但是,由于"一""壹"同音,有時候可以互相借用。《儀禮·士相見禮》:"君答壹拜。"這是借"壹"爲"一"。《荀子·勸學》:"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引《詩經·曹風·鳲鳩》)"一"是指專一,這是借"一"爲"壹"。"一"和"壹"通用,不能說明二者没有分別。《荀子·解蔽》:"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這裏"一""壹"並用,可見"一"和"壹"是有分別的。

練 習 五

一 解釋下列名詞：

四六　工對　律賦　互文

二 簡述賦體的演變和各種賦體的特點。

三 把下列句子譯成現代漢語，並辨析帶△的同義詞：

1. 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蕭統《文選序》）

2.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蕭統《文選序》）

3.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

4.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屈原《離騷》）

5.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屈原《離騷》）

6. 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枚乘《七發》）

四 分析下面兩組句子中的對仗：

1.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王勃《滕王閣序》）

2. 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江淹《別賦》）

五 利用工具書查出下面典故的出處：

1. 徐孺下陳蕃之榻。(王勃《滕王閣序》)

2.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六 指出下列各句中的修辭方式:

1.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諸葛亮《出師表》)

2. 將軍身被堅執銳。(《史記·陳涉起義》)

3. 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洛陽伽藍記·王子坊》)

4.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司馬遷《報任安書》)

5. 故有志深軒冕,而汎咏皋壤。(《文心雕龍·情采》)

6. 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蕭統《文選序》)

7.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閣序》)

8. 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枚乘《七發》)

9. 勢家多所宜,咳吐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趙壹《刺世疾邪賦》)

10.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江淹《別賦》)

七 把下面一段文字譯成現代漢語:

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枚乘《七發》)

八 下面是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中的一段,試譯成現代漢語,並指出其中的典故,分析其"四六"格式:

公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

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九 把下面一篇短文加上標點，並翻譯成現代漢語：

離騷序

王逸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妄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論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文　選

關　雎（周南）　《詩　經》

【《詩經》介紹】《詩經》收周代詩歌三百零五篇，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本只稱"詩"或"詩三百"，"經"字是漢儒加上去的。

《詩經》分風、雅、頌三大類。"風"包括二南（周南、召南）、邶、鄘、衛、王（指東周王畿）、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個地區的詩歌，合稱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風"大部分是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作品。"雅"分小雅、大雅，共一百零五篇。小雅大部分是貴族作品，小部分是民間歌謠。大雅全是貴族作品。"頌"分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所謂"商頌"實際上是春秋時代宋國的作品。"頌"大多是國君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

《詩經》中詩篇產生的時代，上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如周頌的一部分），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六世紀，如國風的一部分），前後共約五百多年。其中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宗教性的頌詩。這類作品是酬神祭祖的樂歌，內容表現出對鬼神的敬畏和對貴族祖先的贊頌。繼宗教詩出現的是反映貴族奢侈生活的宮廷詩和歌頌周王朝祖先"功德"的歷史敘事詩。此類篇章爲研究古代歷史提

供了重要的材料，但與宗教性頌詩一樣，藝術性也不强。自周厲王以後，周王朝衰落，社會矛盾日益尖鋭，從貴族中分化出來的一些下層知識分子，對現實産生不滿，寫了一些譏刺政治腐敗的社會詩，過去曾被稱爲"變雅"。這類作品反映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對統治者的腐敗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詩經》里的民間歌謡，記録下來的時間比較晚。這些作品是《詩經》的精華，反映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生活，揭露了貴族統治者的罪惡，表現出被剥削被壓迫者憤怒的呼聲與對統治者的强烈反抗和譴責。其中的抒情歌曲也表現了人民羣衆的勞動生活和愛情。這些詩歌都具有較强的現實主義精神和較高的藝術水平，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詩經》除了文學價值外，也是我們研究上古漢語的寶貴材料，在研究上古音韻方面重要性尤爲突出。

經秦火後，漢代傳《詩經》的有四家，齊人轅固所傳的叫"齊詩"，魯人申培所傳的叫"魯詩"，燕人韓嬰所傳的叫"韓詩"，魯人毛亨所傳的叫"毛詩"。自東漢鄭玄爲毛詩作箋後，學毛詩的越來越多，其他三家則逐漸衰廢。現在流傳的《詩經》就是毛詩。歷代爲《詩經》作注的很多，通行的較好的注本有：《毛詩正義》（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集傳》（宋朱熹著）、《詩毛氏傳疏》（清陳奐著）、《毛詩傳箋通釋》（清馬瑞辰著）。

【説明】"關雎"是篇名，是《詩經》的第一篇。《詩經》的篇名大都取第一句中的兩個字，也有只取一字或三、四個字的。"周南"約指今陝西、河南之間。這是一首情歌，描寫一個男子思慕一個姑娘，以及他追求美滿婚姻的願望。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②]。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③]。窈窕淑女，寤寐求之[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⑤，悠哉悠哉，輾轉反側⑥。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⑦。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⑧。窈窕淑女，鐘鼓樂之⑨。

注 釋

① 關關：雎(jū)鳩的鳴叫聲。 雎鳩：一種水鳥。相傳這種鳥經常相守不離。 洲：水中的陸地。這裏是用水洲上鳴叫的鳩作起興，以引起下面淑女宜配君子的內容。《詩經》里這種"興"(xìng)的表達感情的方法，就是託物起興，借着鳥獸草木來抒發詩人的感情。

② 窈窕(yǎotiǎo)：美好的樣子。 淑女：賢德的姑娘。淑：善，指品德好。 君子：這裏是男子的美稱。 逑(qiú)：通"仇"，匹，相匹、相對的意思，這裏指配偶。

③ 參差(cēncī)：長短不齊的樣子。 荇(xìng)：一種水草，浮在水上，可以吃。 流：指順着流水采摘(據朱熹說)。

④ 寤(wù)：睡醒。 寐(mèi)：睡着了。 求：追求。

⑤ 思服：懷念。思：動詞詞頭。服：通"伏"，隱藏，指懷念。

⑥ 悠：長，指想念長久。 輾轉：轉動。 反側：翻來覆去。反：指伏身而卧。側：指側身而卧。

⑦ 琴瑟：都是樂器。琴有五弦或七弦，瑟有二十五弦。 友：親愛。這句是說他彈着琴瑟和她親愛地在一起。這是那男子的想象。

⑧ 芼(mào)：擇取。《玉篇》引作"覒"。《說文》："覒，擇也。"

⑨ 鐘鼓樂之：敲鐘擊鼓使她快樂。這也是那男子的想象。

【押韻】鳩、洲、逑：幽部。 流、求：幽部。 得、服、側：職部。采、友：之部。 芼：宵部；樂：藥部。宵藥合韻。

靜 女(邶風) 《詩 經》

【說明】邶(bèi)，國名，周武王封殷王紂的兒子武庚於此，後

併入衛國，在今河南淇縣以北至湯陰縣一帶。這首詩寫一個男子赴情人的約會，描繪了他見到那可愛的姑娘前後的不同心情。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①。愛而不見，搔首踟躕②。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③。彤管有煒，説懌女美④。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⑤。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⑥。

注　釋

① 靜：閑雅。　其：形容詞詞頭。　姝(shū)：美麗。　俟：等待。　城隅：指城上的角樓。

② 愛：相愛。　踟躕(chí chú)：雙聲聯綿詞，心里遲疑、要走不走的樣子。

③ 孌(luán)：美好。　貽：贈給。　彤(tóng)管：指染成紅色的竹管製成的筆。

④ 有：形容詞詞頭。　煒(wěi)：鮮明有光。　説(yuè)：通"悦"。　懌(yì)：喜悦。　女(rǔ)：第二人稱代詞，你，這個意義後來寫作"汝"。這裏代指彤管，實指所愛的女子。

⑤ 牧：指放牧的地方。　歸(kuì)：通"饋"，贈送。　荑(tí)：一種初生的茅草。　洵(xún)：誠然，實在。　異：與衆不同。

⑥ 不是你荑草美，而是因爲你是美人贈送的。　匪：通"非"。

【押韻】姝、隅、躕：侯部。　孌、管：元部。　煒：微部；美：脂部。微脂合韻。　荑、美：脂部。　異：職部；貽：之部。職之合韻。

氓(衛風)　《詩　經》

【説明】這是春秋時代衛國(在今河南省北部及河北省南部)

的一首民歌，描述了一個婦女被丈夫遺棄後回憶戀愛的經過和婚後的遭遇，訴說自己的痛苦心情。她的不幸在舊社會裏是有普遍意義的。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①，匪來貿絲，來即我謀②。送子涉淇，至于頓丘③，匪我愆期，子無良媒④。將子無怒，秋以爲期⑤。

注 釋

① 氓(méng)：民。這裏是指稱詩中的男主角。 蚩蚩(chīchī)：忠厚的樣子。 布：先秦一般是麻織品或葛織品。 貿：交易，買。

② 即我：到我這裏。即：就，靠近。 謀：指商量婚事。

③ 涉：渡。 淇：淇河，在今河南淇縣東北部。 頓丘：地名，在今河南浚(xùn)縣。

④ 愆(qiān)期：延誤日期。愆：錯過。

⑤ 將(qiāng)：願，希望。 秋以爲期：即以秋爲期，指以秋天爲結婚的日期。

【押韻】蚩、絲、絲、謀、淇、丘、期、媒、期：之部。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①，不見復關，泣涕漣漣②。既見復關，載笑載言③。爾卜爾筮，體無咎言④。以爾車來，以我賄遷⑤。

注 釋

① 乘：登。 垝(guǐ)垣(yuán)：倒塌的牆。垝：毀壞，倒塌。垣：牆。復關：地名，那個男子住的地方。這裏用來指稱那個男子。

② 泣涕：小聲哭着掉眼淚。涕：淚。 漣漣：淚流不斷的樣子。

③ 載：副詞，又，且。

④ 卜：用火燒龜甲，看龜甲上燒出的裂紋以判斷吉凶。 筮(shì)：用蓍(shī)草的莖占卦。 體：卦體，即卜筮所顯示的現象(預兆)。 咎(jiù)言：不吉利的話。這兩句的意思是，你占卜的結果，沒有不吉利的預兆。

⑤ 賄：財物。 遷：遷移，指搬到那男子家去。

【押韻】垣、關、關、漣、關、言、言、遷：元部。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①]。于嗟鳩兮，無食桑葚[②]！于嗟女兮，無與士耽[③]，士之耽兮，猶可說也[④]；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注 釋

① 當桑樹沒有落葉的時候，它的葉子很潤澤。沃(wò)若：潤澤的樣子。這句是這女子用來比喻自己年輕貌美。

② 于(xū)嗟：嘆詞，表嘆息。于：通"吁"。 鳩：斑鳩。 兮：語氣詞。相當於"啊"。 桑葚(shèn)：桑樹的果實。據說斑鳩吃多了桑葚會昏醉(《毛傳》)。 這句話比喻女子不要迷戀於愛情。

③ 士：男子的通稱。 耽(dān)：沉溺。這裏指迷戀於愛情。

④ 說(tuō)：通"脱"，解脱。

【押韻】落、若：鐸部。 葚、耽：侵部。 說、說：月部。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①]。自我徂爾，三歲食貧[②]。淇水湯湯，漸車帷裳[③]。女也不爽，士貳其行[④]。士也罔極，二三其德[⑤]。

注 釋

① 其黄：指桑葉黄了。 隕(yǔn)：落。 這句用來比喻女子的容貌衰老。

② 徂(cú)爾：到你那兒去。徂：往。 食貧：吃的貧乏，指生活苦。

③ 湯湯(shāngshāng)：水勢大的樣子。 漸：浸濕。 帷裳：車兩旁的帳幔。 這句是説被遺棄後渡淇河回來的情景。

④ 爽：差失。 貳其行：指男子變心。貳：不專一，用作動詞，指變心。

⑤ 罔極：没有定準。罔：無。極：至，指標準。 二三其德：他的心一再改變(三心二意)。二三：用作動詞，一再改變的意思。德：德行。

【押韻】隕、貧：文部。 湯、裳、爽、行：陽部。 極、德：職部。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①]；夙興夜寐，靡有朝矣[②]。言既遂矣，至於暴矣[③]；兄弟不知，咥其笑矣[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⑤]！

注 釋

① 靡(mí)室勞矣：没有家裏的勞苦事。意思是家中的勞苦事，没有一件不做的。靡：無。

② 夙興：早起。 夜寐：晚睡。 靡有朝(zhāo)矣：意思是没有一天不如此。朝：早晨，指一朝(一日)。

③ 你的心願已滿足了，你就對我兇暴起來了。 言：動詞詞頭。 遂：成，滿意。

④ 咥(xì)：笑的樣子。 笑：嘲笑。

⑤ 静下來想想這些，只能自己傷悼自己。 躬：自身，自己。 悼：傷心同情。

【押韻】勞、朝、笑：宵部；暴、悼：藥部。宵藥合韻。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①]。淇則有岸，隰則有泮[②]。總角之宴，言笑晏晏[③]，信誓旦旦，不思其反[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⑤]！

注　釋

① 原想和你同偕到老，現在這種偕老的想法徒然使我怨恨。　及：同。　偕老：夫婦共同生活到老。　老：指偕老的想法。

② 隰(xí)：低濕的地方。　泮(pàn)：通"畔"，邊界。　這句意思是說，淇河和低窪之地都還有個邊兒，而自己的怨恨却沒有個盡頭。

③ 總角：指少年時代。古代少年男女把頭髮紮成髻響(zhuō jī)叫"總角"。　總：紮。　宴：安閑，快樂。　晏晏：快樂的樣子。

④ 信誓旦旦：誓言誠懇可信。旦旦：誠懇的樣子。　反：違反，指變心。

⑤ 既然違反誓言不思念舊情，也就只好算了吧！　是：指代誓言。　已：罷，算了。

【押韻】怨、岸、泮、宴、晏、旦、反：元部。　思、哉：之部。

伐　檀(魏風)　《詩　經》

【說明】這是春秋時代的魏國的民歌，它表現了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的强烈憤恨和反抗情緒。春秋時代魏國是小國，國君姬姓。國境南臨黄河，北接晉國，西邊是秦，故城在今山西芮城縣東北。公元前661年被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因以爲氏，是戰

國時魏國國君的祖先。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①]，河水清且漣猗[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③]？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④]？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⑤]！

注 釋

① 坎坎(kǎnkǎn)：伐木聲。 伐：砍。 檀：檀樹，木材可以造車。寘：同"置"，放。 之：前一個是代詞，指檀；後一個是連詞，連接定語和中心語。 干：岸。

② 清且漣：清澈而有波紋。漣：風吹水面而成的波紋。 猗(yī)：語氣詞，作用同"兮"。

③ 稼：耕種。 穡(sè)：收割。 胡：何。 廛(chán)：通"纏"，束的意思。"三百廛"甚言佔取之多，不一定是確數。下文"三百億"、"三百囷"，意義、用法也相同。

④ 狩(shòu)：冬天打獵。這裏就指打獵。 瞻：望見。 縣(xuán)："懸"的古體，掛。 貆(huán)：即獾(huān)。

⑤ 君子："大人先生們"的意思，指剥削者。 不素餐：不白吃飯。素餐：白吃，指不勞而食。這是一句諷刺話。

【押韻】檀、干、漣、廛、貆、餐：元部。

坎坎伐輻兮[①]，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③]？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④]？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注 釋

① 伐輻(fú)：砍伐製車輻的木材。輻：車輪上的輻條。

② 直：平直，指水的平静。

③ 億：十萬，指禾把的數目(依鄭玄説)。

④ 特：二歲的獸。

【押韻】輻、側、直、億、特、食：職部。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①]，河水清且淪猗[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③]？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④]？彼君子兮，不素飧兮[⑤]！

注　釋

① 輪：指製車輪的木材。　漘(chún)：水邊。

② 淪：小波紋。

③ 囷(qūn)：通"稛"，也是束的意思。

④ 鶉(chún)：即鵪鶉(ānchún)。

⑤ 飧(sūn)：熟食，這裏指吃飯。

【押韻】輪、漘、淪、囷、鶉、飧：文部。

蒹　葭(秦風)　《詩　經》

【説明】這是春秋時代秦國(在今陝西、甘肅一帶)的一首懷人詩，每章都以寫秋景起興，然後直抒訪求伊人而難得的情景，表達了作者深切的懷念之情。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①]。所謂伊人，在水一方[②]。遡

洄從之③,道阻且長④。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⑤。

注 釋

① 蒹葭(jiānjiā):泛指蘆葦。蒹:荻,像蘆葦。葭:初生的蘆葦。 蒼蒼:茂盛的樣子。

② 所謂:所説,指所懷念的。 伊人:那個人。伊:指示代詞。 一方:另一邊。

③ 遡(sù)洄:沿着彎曲的河道向上游走去。遡:同"溯",逆水而上。洄:曲折的水道。 從之:到他那裏去。從:就。

④ 阻且長:又難走又遥遠。阻:險阻,指道路難走。

⑤ 游:流,指直流的水道。 宛:副詞,彷彿。

【押韻】蒼、霜、方、長、央:陽部。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①。所謂伊人,在水之湄②。遡洄從之,道阻且躋③。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④。

注 釋

① 萋萋:茂盛的樣子。 晞(xī):乾。

② 湄(méi):水草交接的地方,即岸邊。

③ 躋(jī):昇高,指道路往高處延伸。

④ 坻(chí):水中的小塊高地。

【押韻】萋、湄、躋、坻:脂部;晞:微部。脂微合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①。所謂伊人,在水之涘②。遡洄從之,道阻且右③。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④。

注 釋

① 采采：茂盛鮮明的樣子。 已：止，指乾了。

② 涘(sì)：水邊。

③ 右：指往右拐，也就是指道路曲折。

④ 沚(zhǐ)：水中的小塊陸地。

【押韻】采、已、涘、右、沚：之部。

七 月(豳風) 《詩 經》

【説明】豳(bīn)，也作"邠"，國名，在今陝西旬邑縣、彬縣一帶。這首詩凡八章八十八句，是《國風》中最長的一篇。它真實地記録了西周時期周人從公劉以來在豳地所進行的生産活動和社會實踐。全詩用正面鋪叙(賦)的藝術手法描繪了春秋時代的農民一年間每月的辛勤勞動情況，表現了農民所受的剥削和壓迫以及他們的悲慘生活。語言質樸渾厚，在叙述中飽含强烈的憤懣感情，不僅是傑出的文學作品，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①。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②。無衣無褐，何以卒歲③？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④。同我婦子，饁彼南畝⑤。田畯至喜⑥。

注 釋

① 七月：指夏曆七月。以下的月份都是指夏曆。 流：指向下運行。火：星名，即心宿二(天蝎座 α 星)，又稱"大火"。每年夏曆六月黄昏

時候，心宿二在中天，方向最正，位置最高。到了七月，就偏西向下行。這時暑熱開始減退。 授衣：指分發寒衣，因爲到了九月蠶績之功已成，天開始寒冷了。

② 一之日：一月的日子，指周曆正月，即夏曆十一月。下面"二之日"指周曆二月，夏曆十二月，"三之日"指周曆三月，夏曆正月，"四之日"指周曆四月，夏曆二月。夏曆三月不叫"五之日"，只稱爲春。從四月到十月，都用夏曆。 觱發(bìbō)：雙聲聯綿詞，寒風撼物的聲音。 栗烈：雙聲聯綿詞，也寫作"溧冽"，"凓(lǐn)冽"，寒冷的樣子。

③ 褐(hè)：粗麻或獸毛做的短衣。古時貧苦人所服。 卒：終了。這句的意思是說，連禦寒的粗衣都没有，怎麼度過這一冬？

④ 于耜(sì)：修理農具，于：動詞詞頭。耜：翻土的農具。這裏加詞頭"于"用作動詞，指修理農具。 舉趾：指開始耕地。古時耒耜尖端處有一短横木，翻地時用脚踩耜入地，所以説"舉趾"。趾：足。

⑤ 同：動詞，偕同。 我：農家的家長自稱。 婦子：婦女和小孩。 饁(yè)：送飯。 南畝：泛指農田。

⑥ 田畯(jùn)：農官。 至：指來到田間。

【押韻】火、衣：微部。 發、烈、褐、歲：月部。 耜、趾、子、畝、喜：之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①]。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②]。春日遲遲，采蘩祁祁[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④]。

注 釋

① 春：指夏曆三月。 載：開始。 陽：暖和。 有：動詞詞頭。 倉庚：鳥名，即黄鶯。

② 懿筐：深筐。 遵：循，順着……走。 微行(háng)：小路。 爰：動詞詞頭。 求：尋求。 柔桑：嫩桑葉。

③ 遲遲：緩慢的樣子。 蘩(fán)：菊科植物，即白蒿。據說，蠶未出時，用蘩煮水澆濶蠶子，即易出。 祁祁：衆多的樣子。

④ 殆(dài)：副詞，也許，只怕。 及：與。 公子：指貴族的公子。這句是說，女子擔心被强迫和公子一起回去。

【押韻】火、衣：微部。 陽、庚、筐、行、桑：陽部。 遲、祁：脂部。 悲、歸：微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①。蠶月條桑②，取彼斧斨，以伐遠揚③，猗彼女桑④。七月鳴鵙，八月載績⑤。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⑥。

注 釋

① 萑(huán)葦：指收取萑葦。這裏是名詞用作動詞。萑：即荻，葦的一種。葦：蘆葦。 八月萑葦長成，收割下來，到明年可以做蠶箔。

② 蠶月：開始養蠶的月份，指夏曆三月。 條桑：採取桑樹的枝條。"條"是名詞用作動詞。

③ 斧斨(qiāng)：泛指斧子。斨：方孔的斧子。 遠揚：指長(zhǎng)得長(cháng)而高揚的枝條。

④ 猗(yī)：通"掎"，牽引、拉住。 女桑：即柔桑。 這句是說，用手拉住桑枝採摘那柔嫩的桑葉。

⑤ 鵙(jué)：鳥名，又叫"伯勞"。 載績：開始績麻。績：將劈開的麻接搀成綫，準備織布用。

⑥ 載玄載黄：於是又染成玄色黄色。載：副詞，又。玄、黄：都用作動詞。玄：黑紅色。 朱：朱紅，比較鮮艷的紅色。 孔：副詞，很。陽：鮮明，指鮮艷。

【押韻】火、葦：微部。 桑、斨、揚、桑：陽部。 鵙、績：錫

部。 黄、陽、裳：陽部。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①]。八月其穫，十月隕蘀[②]。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③]。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④]。言私其豵，獻豜於公[⑤]。

注 釋

① 秀：植物抽穗開花。 葽(yāo)：草名，即蓚姑草，又名遠志。 鳴蜩(tiáo)：蟬鳴。

② 其穫：收穫。其：動詞詞頭。 隕蘀(tuò)：葉子落下來。蘀：草木脱落的皮或葉。

③ 于貉(hé)：指獵取貉。于：動詞詞頭。貉：一種較貴重的毛皮獸，今通稱貉(háo)子，也叫狸。這裏用作動詞。 裘：毛皮的衣服。

④ 其同：指打獵前會集衆人。 纘(zuǎn)：繼承，繼續。 武功：指打獵的事。

⑤ 言私：指打獵的私人佔有。言：動詞詞頭。私：這裏用作動詞，指私有。 豵(zōng)：一歲的豬，這裏泛指小獸。 豜(jiān)：三歲的豬，這裏泛指大獸。 公：公家，指統治者。

【押韻】葽：宵部；蜩：幽部。宵幽合韻。 穫、蘀、貉：鐸部。狸、裘：之部。 同、功、豵、公：東部。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①]。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②]。穹窒熏鼠，塞向墐户[③]。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④]。

注 釋

① 斯螽(zhōng)：即螽斯，一種昆蟲。 動股：指發出叫聲。古人把這

種蟲振動翅上發聲器發出的聲音看成是兩股磨擦作聲。 莎(shā)雞：蟲名，即紡織娘(依聞一多説)。 振羽：指振翅發聲。

② 這個複句的主語都是蟋蟀。"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都是時間名詞用作狀語。 宇：房簷，這裏指房簷下。

③ 穹(qióng)：窮盡，指把室内的鼠穴都找到。 窒：塞，指堵塞鼠穴。 熏：用煙熏。 塞向：指堵住朝北的窗户(以防寒風吹入)。 向：朝北的窗户。 墐(jìn)户：把門塗上泥。也是爲了禦寒。墐：用泥塗塞。

④ 曰爲改歲：是到年終了。曰：句首語氣詞。改歲：除歲。此指周曆。 處：居住。 這句是説到了冬天過室内生活。

【押韻】股、羽、野、宇、户、下、鼠、户、處：魚部。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①]。八月剥棗，十月穫稻[②]。爲此春酒，以介眉壽[③]。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④]。采荼薪樗，食我農夫[⑤]。

注 釋

① 鬱：一種果樹，果實像李子。 薁(yù)：一種野葡萄。 亨(pēng)通"烹"，煮。 葵：即冬葵，古代一種重要蔬菜。 菽：豆類的總稱。

② 剥(pū)：通"攴"，擊，打。

③ 春酒：冬天釀酒，經過春天才做成，所以叫"春酒"。棗和稻都是釀酒的原料。 介(gài)：通"匄(丐)"，乞，祈求(依林義光説)。 眉壽：長壽。老年人眉上長有豪毛，叫秀眉。古時以秀眉爲壽者相，故稱長壽爲眉壽。

④ 斷：指摘下。 壺：葫蘆。 叔：拾取。 苴(jū)：麻籽，可以吃。

⑤ 荼(tú)：苦菜。 薪樗(chū)：用臭椿木當柴火。薪：用作動詞。樗：臭椿。 食(sì)：使動用法，給……吃。這裏是養活的意思。

【押韻】薁、菽：覺部。 棗、稻、酒、壽：幽部。 瓜、壺、苴、

桲、夫：魚部。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①]。黍稷重穋，禾麻菽麥[②]。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④]。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⑤]。

注 釋

① 築場圃：修打穀場。本來"場"指打穀場，"圃"是菜園。古代場圃同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納：入，指把糧食收入穀倉。 禾稼：泛指一切穀物。下面兩句是分開說。

② 黍：黍子。 稷：黍類的一種。李時珍《本草綱目》："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 重(tóng)：通"穜"，早種晚熟的穀。 穋(lù)：同"稑"，晚種早熟的穀。 禾：這裏專指一種穀物，即現在的小米(依馬瑞辰說)。 菽：豆。

③ 同：集中，指農民把打下的穀物都集中送入統治者的穀倉。 上入：進入公家之宅，指到統治者的住宅裏去。 執：指服役。 宮：室。 功：事，工作。 這句是說，農民們除了把打下的糧食都交給統治者之外，還要到統治者家中去服勞役。

④ 白天去割草，夜晚搓繩子。 爾：語氣詞。 于：動詞詞頭。 茅：茅草。這裏用作動詞。 索：也作動詞用，糾絞(依王引之說)，就是搓的意思。 綯(táo)：繩索。

⑤ 亟：急。 乘屋：指登上屋頂(修理住房)。 乘：昇，登。 其始：指歲始，即春初。

【押韻】圃、稼：魚部。 穋：覺部；麥：職部。覺職合韻。同、功：東部。 茅、綯：幽部。 屋、穀：屋部。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①]。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②]。九月肅霜，十月滌場[③]。朋酒斯饗，曰

殺羔羊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⑤。

注　釋

① 沖沖：鑿冰的聲音。　凌陰：冰窖。凌：冰。

② 其蚤：指早朝，是一種祭祀儀式(依朱熹説)。蚤：通"早"。　獻羔祭韭：獻上羔羊，祭以韭菜。(韭：韮的古體。)這是對司寒之神的祭祀。上古取冰藏冰都要舉行這種祭祀。據《禮記·月令》説，仲春之時獻羔開冰。"四之日"正是仲春。

③ 肅霜：雙聲聯綿詞，即肅爽，指天高氣爽。霜：通"爽"(依王國維説)。滌場：清掃乾净打穀場。

④ 朋酒：兩樽酒。朋：量詞，本指兩串貝壳，這裏"兩樽(壺)"是引申義。斯：指示代詞，複指酒。　饗(xiǎng)：用酒食款待人。　曰：句首語氣詞。

⑤ 躋(jī)：登，昇。　公堂：統治者的朝堂，這裏可能指公共場所。稱：舉起。　兕(sì)觥(gōng)：用兕角做的飲酒器，也叫兕爵。兕：雌的犀牛。觥：古代用獸角做的飲酒器。

【押韻】沖：冬部；陰：侵部。冬侵合韻。　蚤、韭：幽部。霜、場、饗、羊、堂、觥、疆：陽部。

采　薇(小雅)　《詩　經》

【説明】"雅"是正的意思，雅樂就是正聲。二雅大都是反映周代政事的作品。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大雅、小雅之别。《采薇》這首詩反映了邊防兵士的作戰生活和思家的心情。從抗擊玁狁的歷史來看，可能是西周時代的作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①。曰歸曰歸，歲亦莫止②。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③。不遑啓居，玁狁之故④。

注 釋

① 薇（舊讀 wéi）：即巢菜，也就是野豌豆苗。 作：起，生長出來。止：句尾語氣詞，表示肯定語氣。

② 曰：動詞詞頭。 莫："暮"的古體。 這句意思是，要回去要回去，而一年又快完了，總是回不去。

③ 靡（mǐ）：無。 玁狁（Xiǎnyǔn）：殷周時代我國北方的一個民族，又寫作"獫狁"。"堯時曰葷粥（又作"獯鬻"或"薰育"）"（據《史記·匈奴列傳》晉灼注），春秋時稱北狄，秦漢時稱匈奴。 這句是說，爲了和玁狁打仗，遠離了家室，有家等於無家。

④ 遑：閑暇。 啓居：指坐下來休息。啓：通"跽"（jì），跪。居：安坐。古人跪和坐，都是雙膝着地。跪時上身伸直，臀部離開脚跟；坐時就把臀部貼在脚跟上。

【押韻】薇、歸：微部。 作、莫：鐸部。 家、故、居、故：魚部。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①。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②。我戍未定，靡使歸聘③。

注 釋

① 柔：柔嫩。

② 烈烈：火勢猛烈的樣子。這裏形容心憂如火燒。 載：副詞，又。

③ 戍：守，指駐守的地點。 聘（舊讀 pìng）：問，指對家人的問候。這句是說，我駐守的地點總是不固定，沒有使者回去問候。

【押韻】薇、歸：微部。 柔、憂：幽部。 烈、渴：月部。定、聘：耕部。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①]。曰歸曰歸，歲亦陽止[②]。王事靡盬，不遑啓處[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④]。

注　釋

① 剛：指粗硬。

② 陽：指夏曆十月。

③ 盬(gǔ)：息，停止(依王引之説)。　啓處：義同"啓居"。

④ 孔：副詞，很。　疚：痛苦。　我行不來：意思是，我從軍遠行之後一直回不去。來：等於説返(回來)(依鄭箋)。

【押韻】薇、歸：微部。　剛、陽：陽部。　盬、處：魚部。疚、來：之部。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①]。彼路斯何？君子之車[②]。戎車既駕，四牡業業[③]。豈敢定居，一月三捷[④]！

注　釋

① 爾：《説文》引作"薾"，花朵盛開的樣子。這裏指盛開的花。　維：句中語氣詞。　常：即常棣。　華：花的古體。

② 路：通"輅"，古代一種大車。　斯：句中語氣詞，作用同上句的"維"。君子：指軍中將帥。　車：兵車，即下文的"戎車"。

③ 四牡(mǔ)：指駕車的四匹雄馬。　業業：高大健壯的樣子。

④ 三捷：指多次與敵人接觸，即多次交戰。　三：泛指次數頻繁。捷：通"接"，交接。

【押韻】華、車：魚部。　業、捷：葉部。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①]。君子所依，小人所腓[②]。四牡翼翼，象弭魚服[③]。豈不日戒，玁狁孔棘[④]！

注 釋

① 騤騤(kuíkuí)：馬强壯的樣子。

② 依：指乘。 小人：指士兵。 腓(féi)：通"庇"(古音腓庇同屬幫母，韻部亦相近)，隱蔽，指以車身作掩護。

③ 翼翼：整齊的樣子。 象弭(mǐ)：用象牙製的弓角。象：指象牙。弭：弓兩端受弦的地方。 魚服：用魚皮做的箭袋。魚：指魚皮。服：通"箙"，盛箭的器具。

④ 日戒：天天警戒。 孔棘：十分吃緊。棘：通"亟"，緊急。

【押韻】騤：脂部；依、腓：微部。脂微合韻。 翼、服、戒、棘：職部。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①]；今我來思，雨雪霏霏[②]。行道遲遲[③]，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注 釋

① 往：指出征時。 楊柳依依：指春天。依依：樹枝柔弱、隨風搖擺的樣子。

② 來思：指歸來時。思：動詞詞尾。 雨(舊讀 yù)雪：下雪。雨：動詞。 霏霏(fēifēi)：雪下得很大的樣子。

③ 遲遲：緩慢的樣子。

【押韻】依、霏：微部。 遲、飢：脂部。 悲、哀：微部。

十月之交(小雅) 《詩經》

【説明】這是一首諷刺詩。它以日食和地震的發生作爲凶兆,揭露了周幽王及其寵臣(特别是皇父)的黑暗統治。作者可能是個被排擠的朝廷官吏。詩中記録下了世界上最古的有確切日期的一次日食,是十分珍貴的資料。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①]。日有食之,亦孔之醜[②]。彼月而微,此日而微[③]。今此下民,亦孔之哀[④]。

注 釋

① 十月:指周曆十月,即夏曆八月。 交:交會,指日月相遇。 朔日:當作"朔月"(依馬瑞辰説),指每月初一。 辛卯:辛卯日,指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十月(即夏曆八月)初一(公曆9月6日)。據我國天文學家推算,這天辰時(早上七點至九點)曾經發生日食。

② 食:由於地球、月亮運轉而造成的人所看到的日月虧缺或完全不見的現象。有日食和月食。"食"後來一般寫作"蝕",漢字簡化後又寫作"食"。 亦孔之醜:也是很醜惡的事。古人認爲日食是一種不祥之兆,所以這樣説。

③ 微:不明,指日月因虧食而昏暗不明。

④ 下民:指老百姓。

【押韻】卯、醜:幽部。 微、微、哀:微部。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①]。四國無政,不用其良[②]。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3]。此日而食，于何不臧[4]！

注 釋

① 告凶：告知災凶，指顯示災凶的徵兆。不用其行（舊讀 háng）：不用它們的軌道，指日月不按常軌運行。其：指代日月。行：指運行的軌道。

② 四國：指四方，等於說天下。 無政：没有善政。 良：指賢良之臣。

③ 維：句中語氣詞。 常：常道。 兩句是說，那月食的發生，乃是它的常道（意思是比較常見，這是對日食來說的）。

④ 于（xū）：通"吁"，感嘆詞（依俞樾說）。 何：多麼。 臧：善，好。這句是說，唉呀，這日食的發生是多麼不好的事啊！

【押韻】行、良、常、臧：陽部。

爝爝震電，不寧不令[1]。百川沸騰，山冢崒崩[2]。高岸爲谷，深谷爲陵[3]。哀今之人，胡憯莫懲[4]！

注 釋

① 爝爝（yèyè）：同"燁燁"，閃閃發光的樣子。 震：雷。 電：閃電。寧：安。 令：善，美好。

② 沸騰：水涌起的樣子。 山冢：山頂。崒：通"碎"（依王引之說），忽然。 這句是描述大地震的現象。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幽王二年（公元前 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川：指涇水、渭水和洛水。） 這一章是詩人對數年前一次大地震的追述，可能是由日食發生後聯想起來的。

③ 岸：指山崖。 爲：變成。 陵：山陵。 這句是描述大地震後的地形變化。

④ 胡：何。 憯（cǎn）：副詞，曾，加强否定語氣。 莫：否定副詞，不。懲：戒止。 這句是說，可憐如今的人，爲何竟不警戒（指停止自己

的暴行)!

【押韻】電、令：真部。 騰、崩、陵、懲：蒸部。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1]。家伯維宰，仲允膳夫[2]。棸子内史，蹶維趣馬[3]。楀維師氏[4]，豔妻煽方處[5]。

注 釋

① 皇父(fǔ)：周幽王執政官的字，後世寫作"皇甫"。 卿士：周王朝的執政官，主掌六卿之事。 番(舊讀 pó)：某人姓氏。 司徒：官名，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

② 家伯：周幽王大臣的字。 宰：官名，西周時掌王家内外事務。 仲允：周幽王大臣的字。 膳夫：官名，掌管天子的飲食之事。

③ 棸(zōu)子：人名。 内史：官名，負責人事與爵禄的廢置。 蹶(舊讀 guì)：某人姓氏。 趣(qù)馬：周官名，給天子掌馬的。

④ 楀(jǔ)：某人姓氏。 師氏：統兵之官。

⑤ 豔妻：可能指褒姒，周幽王的寵妃。 煽：熾盛，指得寵，有權勢。 方處：指與上述七人一起居處高位。方：並，一起。

【押韻】士、宰、史：之部。 徒、夫、馬、處：魚部。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1]？胡爲我作，不即我謀[2]？徹我牆屋[3]，田卒汙萊[4]。曰："予不戕，禮則然矣[5]。"

注 釋

① 抑：通"噫"，感嘆詞。 豈曰不時：難道説不是農時？意思是哪管你現在是農時不是農時。

② 胡爲：爲何，爲什麽。 我作：使我勞作，讓我[替你]去幹活。 不即我謀：不來和我商量。即：就，靠近。

③ 徹：通"撤"，拆毀。 這句是説强迫拆房搬家。

④ 田卒汙萊：田裏盡是積水和野草。卒：盡。汙：停積不流的水。萊：草名，即藜。這裏泛指野草。

⑤ 還説"我並不殘害[你們]，制度就是這樣的。"這句是用皇父的口氣。戕(qiāng，舊讀 qiáng)：殘害。 禮：制度。

【押韻】時、謀、萊、矣：之部。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①]。擇三有事，亶侯多藏[②]。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③]。擇有車馬，以居徂向[④]。

注 釋

① 孔聖：很聰明。 這句帶有諷刺的口吻。 作都：修建城堡。 向：地名，周東都畿内，在今河南尉氏縣西南。

② 有事：即有司，負責官員。 亶(dǎn)：副詞，誠然，確實。 侯：句中語氣詞，作用同"維"。 多藏(zàng)：指很富裕。藏：府庫，儲存東西的地方。

③ 慭(yìn)：願。 俾：使。 這句是説，皇父不肯留下一個老臣，讓他來保衛周王室。

④ 居：動詞詞頭。 徂(cú)：往。

【押韻】向、藏、王、向：陽部。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①]。無罪無辜，讒口囂囂[②]。下民之孽，匪降自天[③]。噂沓背憎，職競由人[④]。

注 釋

① 黽(mǐn)勉：雙聲聯綿詞。勉力，努力。 告勞：訴苦。勞：辛勞。

② 辜：罪。 囂囂(áo'áo)：《韓詩》作"謷謷"，衆口詆毀的樣子。

③ 孽：妖孽，指災害。 匪：通"非"。

④ 噂沓(zǔntà)：議論紛紜的樣子。鄭箋說："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 職競由人：意思是，主要是由於小人競相爲惡。職：主要。人：指讒言的小人。

【押韻】勞、囂：宵部。 天、人：真部。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①]。四方有羨，我獨居憂[②]。民莫不逸[③]，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④]，我不敢傚我友自逸[⑤]。

注 釋

① 悠悠：憂傷的樣子。 里：通"悝"，憂傷。 痗(mèi)：憂思成病。

② 四方：等於說天下。 羨：餘，富餘。

③ 逸：安逸。

④ 指天的命令不循常道而行。這是照應上文說的日食地震之變。 不徹：不道(據《爾雅·釋訓》)，不循常道。徹：通"轍"，軌道。

⑤ 我友：指作者的同僚。

【押韻】里、痗：之部。 憂、休：幽部。 徹：月部；逸：質部。月質合韻。

生 民(大雅) 《詩 經》

【説明】這是周代的一首史詩。詩中通過神話式的故事敘述，歌頌了他們的祖先后稷的神異和功績。全詩共八章。前三章寫后稷的母親姜嫄踐跡受孕和后稷誕生及其被棄而不死的奇異；第四

章寫后稷自幼就顯示出對農藝的卓越才能;第五、六章寫后稷對農業生産的傑出貢獻;第七、八章寫祭祀上帝,並歸功於后稷。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后稷實爲中國原始氏族社會由母系制向父系制過渡的一個偉大人物。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①]。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②]。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③]。載震載夙[④],載生載育,時維后稷[⑤]。

注 釋

① 厥:其。 民:人,指周人。 時:通"是",此。 姜嫄:后稷的母親。傳説是遠古帝王高辛氏(帝嚳)的妃。姜是姓(據傳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姬姜二姓世代通婚),嫄是諡號。嫄又作"原"。

② 克:能够。 禋(yīn):昇煙以祭,古代祭天的一種禮儀。 弗無子:意思是求有子。弗:通"拔",除災去邪。這裏指除去"無子"之災。

③ 履:踐踏。 帝:上帝。 武:足跡,脚印。 敏:拇,指足跡的大指。 歆:欣喜。 這句是説,姜嫄脚踩了上帝的脚印欣然有所感受而懷孕。這當然是神話傳説。 攸:句中語氣詞。 介:通"界",分界,指分居。 止:處,指懷孕後閉房獨處。(依馬瑞辰説。)

④ 震:通"娠",妊娠,懷孕。 夙:通"肅",肅敬,指嚴守胎教(孕婦的禮節)。(依馬瑞辰説。)

⑤ 時維后稷:這就是后稷。時:通"是",指示代詞。后稷:又名棄,周代的始祖。

【押韻】民:真部;嫄:元部。真元合韻。 祀、子、敏、止:之部。 夙、育:覺部;稷:職部。覺職合韻。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①]。不坼不副,無菑無害[②]。以

赫厥靈，上帝不寧③！不康禋祀？居然生子④。

注　釋

① 誕：句首語氣詞。　彌：滿。　厥月：指懷孕的足月。　先生：指頭一胎生孩子。　達：通"羍"，小羊。小羊出生是連胞而下，這裏比喻后稷帶着胞衣很順利地生下來。

② 不坼(chè)不副(舊讀 pì)：指胞衣未破裂。坼：分裂。副：剖開，裂開。　菑：通"災"。

③ 赫：顯，顯示出。　靈：靈異。　寧：安。

④ 不康禋祀：莫不是〔上帝〕不安享我的禋祀？康：安，安享。這兩句是姜嫄的疑問之詞，因履帝跡而生子，有所疑懼。

【押韻】月、達、害：月部。　靈、寧：耕部。　祀、子：之部。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①。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②。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③。鳥乃去矣，后稷呱矣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⑤。

注　釋

① 寘：置，棄置。　之：指生下來的后稷。　隘巷：狹窄的衖衕。　腓通"庇"，庇護。　字：乳，哺乳。

② 平林：平原上的樹林。　會：值，遭逢。

③ 翼：用作動詞，指以翅膀保護、温暖〔小孩〕。

④ 呱(gū)：嬰兒啼哭。

⑤ 實：副詞，實在。　覃：長，指哭聲拖長。　訏(xū)：大，指哭聲大。　載路：充滿道路，形容嬰兒哭聲甚大。

【押韻】字：之部；翼：職部。之職合韻。　林、林：侵部。去、呱：魚部。　訏：魚部；路：鐸部。魚鐸合韻。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①]。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②]。麻麥幪幪，瓜瓞唪唪[③]。

注 釋

① 匍匐：雙聲聯綿詞。趴在地上爬行。 岐：通"企"，跂，站立。 嶷(ní)：《說文》引詩作"嶷"，識，指幼兒聰明懂事。 就：求。 口食：指食物。

② 蓺(yì)：種植。 荏菽：大豆。 荏：通"戎"，大。 旆旆(pèipèi)：茂盛的樣子。 禾役：《說文》引作"禾穎"，指禾苗。 穟穟(suìsuì)：美好的樣子。

③ 幪幪(měngměng)：茂密的樣子。 瓞(dié)：小瓜。 唪唪(běng běng)：《說文》引作"菶菶"，果實累累的樣子。

【押韻】匐、嶷、食：職部。 旆：月部；穟：物部。月物合韻。幪、唪：東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①]。茀厥豐草，種之黃茂[②]。實方實苞，實種實褎[③]；實發實秀，實堅實好[④]；實穎實栗[⑤]。即有邰家室[⑥]。

注 釋

① 穡：收穫穀物。 有相之道：有幫助它〔成長〕的方法。 相：助。

② 茀(fú)：拔除。 黃茂：指嘉穀。

③ 方：齊，指生得整齊。 苞：豐，指長得豐茂。 種：通"腫"，指禾苗肥壯。 褎(xiù)：長(zhǎng)，指禾苗逐漸長高。

④ 發：發育，指禾莖發育。 秀：指禾苗出穗開花。 堅：指穀粒飽滿。 好：指穀粒均勻顏色正。

⑤ 穎：指禾穗下垂。 栗：等於說"栗栗"，衆多的樣子。

⑥ 於是在邰(tái)地建立了家室。 有：名詞詞頭。 邰：故城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相傳后稷在虞舜時代佐禹有功，始封於邰。

【押韻】道、草、茂、苞、褒、秀、好：幽部。 栗、室：質部。

誕降嘉種①：維秬維秠，維糜維芑②。恆之秬秠，是穫是畝③；恆之糜芑，是任是負④；以歸肇祀⑤。

注 釋

① 降：指天降。 這句是說天神賜給后稷好的穀種。

② 秬(jù)：黑黍。 秠(pī)：一種黑黍，一秠(fú，穀壳)有二米。糜(mén)：一種赤苗穀子。據程瑤田《九穀考》說，糜初生時葉純赤，生三四葉後赤青相間，七八葉後色始純青。 芑(qǐ)：一種白苗高粱。初生時色微白。

③ 恆(gèn)：通"亙"，遍，滿。這句是說種滿了秬和秠。 穫：收割。畝：田畝，名詞用作動詞，指按田畝計算產量(依鄭箋)。

④ 任：抱。 負：背。

⑤ 於是回到家裏開始祭祀上帝。 肇(zhào)：開始。

【押韻】秠 、芑、秠、畝、芑、負、祀：之部。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①；釋之叟叟，烝之浮浮②。載謀載惟③，取蕭祭脂，取羝以軷④。載燔載烈，以興嗣歲⑤。

注 釋

① 舂(chōng)：用杵臼搗去穀物的皮壳。 揄(yóu)：通"抗(yóu)"(鄭玄注《周禮·地官·序官》，引《詩》亦作"或舂或抗")，舀取，指從臼中舀取

春好的米。 簸：用簸箕揚去糠秕。 蹂：通"揉"，指用兩手反復揉搓。

② 釋：淅米，淘米。 叟叟(sōusōu)：亦作"溲溲"或"溞溞"，淘米聲。 烝：通"蒸"。 浮浮：《説文》引作"烰烰"，蒸氣上昇的樣子。

③ 謀：商議。 惟：思，考慮。

④ 取蕭祭脂：指祭祀時用香蒿和牛腸脂合燒，取它的香氣。蕭：草名，香蒿。祭脂：祭牲之脂，指牛腸脂。 羝(dī)：公羊。 軷(bá)：祭祀道路之神的名稱。古代郊祀上帝以前先祭道路之神。

⑤ 燔(fán)：焚燒，指燒蕭脂。 烈：炙。這裏指燒炙羝羊。 以興嗣歲：指以上祭祀活動是爲了使來年興旺。興：興旺，這裏用作使動。嗣歲：下一年，來年。

【押韻】揄：侯部；蹂、叟、浮：幽部。侯幽合韻。 惟：微部；脂：脂部。微脂合韻。 軷、烈、歲：月部。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①]，其香始升，上帝居歆[②]。胡臭亶時[③]，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④]。

注 釋

① 卬(áng)：我。 豆：食器，盛肉用的。與"登"對舉，則指木製的食器。 登：瓦製的食器。此字從肉從又(手)，不同於"登"字。

② 居：安。 歆：饗，指上帝享受香氣。

③ 胡臭：指濃烈的香氣(依馬瑞辰説)。胡：大。臭：氣，指香氣。亶(dǎn)時：確實不錯。亶：誠，確實。時：善。

④ 庶：副詞，幸，表示希望。 迄：至。

【押韻】登、升：蒸部。 歆、今：侵部。 時、祀、悔：之部。

噫　　嘻(周頌)　　《詩　經》

【説明】這是周人歌頌成王鼓勵農人努力耕種的一首樂章。現代歷史學家都很重視這首詩所反映的史實,但各家的解釋有明顯的不同。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①。率時農夫,播厥百穀②。駿發爾私,終三十里③。亦服爾耕,十千維耦④。

注　釋

① 噫嘻:嘆詞,表示贊嘆。　成王:周武王的兒子,名誦。　既昭假爾:已經把他的誠敬之心表達於上帝。昭:表明,表達。假(gé):至,達。古書中凡言"昭假",都是指祀上帝而言(據王先謙説)。爾:句末語氣詞,表提示語氣。

② 率領這些農夫,播種那些百穀。　時:是,指示代詞。　厥:指示代詞,那。

③ 駿:疾,趕緊。　發:開發。　爾:指農夫。　私:指私田。　終:竟,指全部。　三十里:指三十平方里面積的私田。據鄭玄箋,萬夫(一萬人)所耕之田共三十三平方里多,這裏説"三十里"只是舉其成數。

④ 亦:語氣副詞,表示肯定語氣。　服:從事。　十千:一萬人。　耦:兩人並耕。　這兩句是説,成王號召農夫萬人一齊出動,併力從事耕作。

按,這首詩不押韻。

漢魏六朝詩

東門行 樂府

【樂府介紹】樂府本是漢代音樂機關的名稱，創立於漢武帝時期。這個機關主管宮廷的音樂創作，並採集民間的歌謠和樂曲，魏晉以後，人們將樂府所搜集演唱的詩歌統稱爲"樂府"，因而"樂府"又成爲一種有特殊風格的詩體了。樂府詩是按照樂曲的性質來分類的，主要有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雜曲歌辭等類。樂府中的民歌，繼承了《詩經》風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反映了當時的某些社會矛盾，思想性强，藝術上的成就也很高，是我國詩歌史上一份珍貴的遺産。

宋人郭茂倩編輯的《樂府詩集》是一部樂府歌辭的總集。

【説明】《東門行》屬《相和歌辭·瑟調曲》。這首民歌通過人物的行動和對話描寫了一個貧民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不得不鋌而走險的故事，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的激化和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

出東門，不顧歸①。來入門，悵欲悲②。盎中無斗米儲③，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④："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⑤。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黄口兒⑥。今非⑦！""咄！行！吾去爲遲⑧！白髮時下難久居⑨。"

注　釋

① 兩句是説詩中男主人公爲生活所迫，忿然走出東門，本不打算再回家了，也就是打算鋌而走險。

② 兩句寫男主人公眷念妻兒，又回到家裏。

③ 盎(àng)：一種口小腹大的瓦盆。

④ 兒母：孩子的母親，指詩中主人公的妻子。　兩句寫男主人公決心再次出走，妻子哭着勸阻。

⑤ 他家：别人家。　但願：就是想要。　但：只，僅僅。漢代"但"還没有"但是"的意思。　餔(bū)糜(mí)：吃粥。

⑥ 用：因。　倉浪：疊韻聯綿詞，青色。也寫作"滄浪"。　黄口：原指幼雀，引申指孩子幼小。

⑦ 今非：是説丈夫這種鋌而走險的做法不對。

⑧ 咄(duō)：呵叱聲，這是丈夫對妻子的勸阻發出的埋怨。　吾去爲遲：我走得太晚了。

⑨ 白髮時下：白髮經常脱落。　下：指頭髮脱落。　難久居：指苦日子很難再熬下去。

【押韻】歸、悲、衣：微部。　啼、兒：支部；糜、遲：脂部。支脂合韻。

焦仲卿妻(並序)　　樂府

【説明】這首詩最早見於徐陵編的《玉臺新詠》，《樂府詩集》把它收入"雜曲歌辭"，題作《焦仲卿妻》。後人又常取詩的首句，題爲《孔雀東南飛》。

這是一首傑出的長篇敘事詩，寫的是漢末廬江郡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劉蘭芝的婚姻悲劇。作者對這對年輕夫妻的不幸遭遇賦予

了深切的同情，並對劉蘭芝的反抗精神給了熱情的贊揚，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制的罪惡。詩的最後運用民歌的幻想形式，表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追求。詩中人物形象鮮明生動，語言自然樸素，結構謹嚴，在敘述和描寫中充滿濃厚的抒情色彩，愛憎分明。這首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在我國詩歌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漢末建安中①，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②，爲仲卿母所遣③。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④。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傷之，爲詩云爾⑤。

注 釋

① 建安：漢獻帝(劉協)的年號(公元 196—219 年)。
② 廬江：漢郡名，郡治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南，後移至安徽潛山縣。
③ 遣：古代婦女被夫家休婚，退回娘家，叫做"遣"。
④ 其家：指劉蘭芝的娘家。 投水：指自己沉到水裏。
⑤ 傷：哀傷，哀悼。 云爾：句尾語氣詞，表示不確定的語氣，有"據說如此"的意思。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①。"十三能織素②，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③，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④。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⑤。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⑥。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⑦。"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⑧："兒已薄祿相⑨，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⑩。共事二三年，始爾

未爲久⑪。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⑫?"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⑬。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⑭。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⑮。可憐體無比⑯，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⑰："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⑱！"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謂，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⑲！"

注　釋

① 這兩句是起興(xìng)，用孔雀飛離時徘徊眷戀的情景，引出全詩的主題。漢代一些寫夫婦離散的作品常用雙鳥分飛作爲起興。如漢樂府《艷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

② 素：白色的絲織品。

③ 箜篌(kōnghóu)：古代的一種撥弦樂器，在古代樂器中最高大，有二十三根或二十五根弦。

④ 府吏：郡一級機關的下級官吏。　節：節操，指蘭芝對仲卿的愛情。這兩句是說仲卿在外作府吏，不常回來，蘭芝在家堅守節操，感情毫無變化。　有的本子兩句下還有"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兩句。

⑤ 斷：指把織好的布從機上截斷取下來。　大人：指焦母。　故：仍然。　遲：緩慢。

⑥ 無所施：沒有用處。

⑦ 白：告訴。　公姥(mǔ)：公公婆婆，這裏專指婆婆。　及時："趁早"的意思。　遣歸：打發回家。

⑧ 啟：啟稟，稟告。

⑨ 薄祿相：官祿微薄的相貌。古人拿相貌來解釋人的命運的好壞，這是一種迷信。

⑩ 結髮：男子二十歲束髮加冠，女子十五歲結髮加笄，表示成年，通稱結髮。兩句是仲卿表示，自己同蘭芝從成年時就成了夫妻，到死也要作伴侶，誓死不渝。

⑪ 共事：指共同生活。 爾：指示代詞，這樣。 兩句是說共同生活才兩三年，開始過這樣的夫妻生活並不久。

⑫ 無偏斜：沒有不正當的地方。 不厚：指不喜歡。 兩句是說關芝的行爲沒有不正當的地方，哪料到會使你不喜歡。

⑬ 區區：小。這裏指心胸狹窄，見識短淺。

⑭ 自專由：自做主張的意思。"專由"是近義詞聯合，"專"有獨斷專行的意思，"由"有隨意、任意的意思，"自"作"專由"這一聯合詞組的定語。

⑮ 東家：泛指鄰近的人家。 自名：本名（依聞一多說）。 秦羅敷：秦"是詩歌中美女常用的姓。"羅敷"是古代美女的通名，這裏用作漂亮女子的代稱。《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⑯ 可憐：可愛。 體無比：指身材相貌出衆超羣。

⑰ 伏惟：舊時下對上的敬辭。

⑱ 取："娶"的古體。"取"、"娶"古今字。

⑲ 會：必然，一定。 從許：依從允許。

【押韻】飛、徊、衣：微部。 篌：侯部；書：魚部。侯魚合韻。悲：微部；移：支部。微支合韻。 織、息：職部。 遲：脂部。爲、施：支部；歸：微部。脂支微合韻。 母、婦、友：之部。厚、區：侯部。 久、由、由：幽部。之侯幽合韻。 女、敷：魚部。求、留：幽部。母：之部；幽之合韻。 取：侯部；怒、語、許：魚部。侯魚合韻。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户。舉言謂新婦①，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②，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③。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④。"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⑤！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⑥。奉事循公姥⑦，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⑧。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⑨。仍更

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⑩。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⑪。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⑫。物物各有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⑬。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⑭。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⑮。"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⑯。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⑰：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⑱，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⑲。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⑳，精妙世無雙。上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㉑。"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㉒，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㉓，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㉔。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㉕；初七及下九㉖，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㉗，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㉘，君既若見録㉙，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㉚。蒲葦紉如絲㉛，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㉜。"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㉝。

注　釋

① 舉言：等於説"稱道"（依聞一多説），即轉述他母親的話。　新婦：當時對媳婦的通稱。

② 卿：向對方表示親昵的稱呼。

③ 但：副詞，只是。 暫：副詞，短時間。與現代漢語的"暫"的意義有細微差别。現在的"暫"指暫時，古代的"暫"只指時間短，没有與將來對比的意思。 報府：一作"赴府"，指到廬江府衙門去。

④ 此：指"卿但暫還家"四句所説的内容，"委曲忍耐"的意思。 下：用作使動，使……低下。 兩句是説爲了只是短時間的分離，我一定迎接你回來，你就先委曲忍耐一下，千萬不要不聽我的話。

⑤ 重紛紜：意思是"再找麻煩"，也就是别再提迎娶的事。

⑥ 初陽歲：指冬末春初的季節。舊有冬至陽氣初動之説。 謝：辭别。

⑦ 奉事：行事。 循：順着。

⑧ 伶俜(língpīng)：疊韻聯綿詞，孤單。 縈(yíng)苦辛：指整天辛辛苦苦。 縈：纏繞。

⑨ 謂言：自以爲。 卒大恩：意思是盡量報答婆婆的大恩。 卒：完成。

⑩ 繡腰襦(rú)：綉花的短襖。 葳蕤(wēiruí)：疊韻聯綿詞，草木枝葉茂盛下垂的樣子。這裏是形容繡花短襖上漂亮的金縷。

⑪ 複：雙層。 斗帳：一種小帳，上窄下寬，形狀像向下覆蓋的斗。 香囊：盛香料的袋子。

⑫ 箴：通"匳"，古代婦女梳妝用的鏡匣。 兩句是説嫁裝有六、七十個箱子匣子，上面都繫着碧緑的青絲繩。

⑬ 後人：指焦仲卿將來再娶的妻子。

⑭ 作遺施：作爲送人的東西。 無會因：没有見面的機會。

⑮ 兩句是説，留下短襖、紅羅帳和箱匳等物，讓仲卿能時常看到得到一些安慰，也可以長久地不忘記自己。

⑯ 嚴妝：整妝，鄭重地梳妝打扮。

⑰ 事事：指梳妝穿戴。 四五通：四五遍。這句歷來解釋不一，大致是寫蘭芝臨行前一則心煩意亂，再則難捨難分，着意梳妝，正是表現了蘭芝的内心活動。另外這裏可能還有錯簡，兩句移到"口如含朱丹"一句的後面，文氣更順(參用余冠英説)，也才合押韻的規律。(參見郭錫良《孔雀東南飛的一處錯簡》，載《文史》23輯。)

⑱ 蹑(niè)：踩，這裏指穿。 玳瑁(dàimào)：龜類動物，甲可製做各種裝飾品。

⑲ 腰若流紈(wán)素：形容腰間束着的白絹輕盈鮮艷，光彩如水波流

動。 紈素：精緻的白絹。 明月璫(dāng)：明月珠做的耳墜。璫：垂在耳下的裝飾品。

⑳ 纖纖：小巧、尖細的樣子。 這裏形容碎步走路的樣子。

㉑ 聽去：聽任離去。 不止：不加阻止。

㉒ 錢帛：指聘禮。

㉓ 却：退，指從堂上退下來。

㉔ 始扶牀：形容年紀幼小。 如我長：寫小姑幾年間長得很快。宋本《玉臺新詠》和《樂府詩集》沒有"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兩句。

㉕ 扶將：扶持，攙扶。 這裏是"侍奉"的意思。

㉖ 初七：指陰曆七月初七日，舊的風俗，婦女在這天晚上供祭織女星以乞巧。 下九：古人以每月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爲中九，十九爲下九，婦女常在下九集會嬉戲，叫做"陽會"。

㉗ 隱隱、甸甸：都是象聲詞，車聲。

㉘ 區區：等於說"拳拳"，誠摯。

㉙ 録：收留、記取。

㉚ 磐石：厚而大的石頭，比喻意志堅定不移。 蒲葦：蒲草和葦子。比喻愛情的堅韌。

㉛ 紉：通"韌"，柔軟而結實。

㉜ 逆：違反。 煎我懷：使我心如熬煎。

㉝ 舉手：告別的動作。 勞勞：惆悵憂傷的樣子。 依依：戀戀不捨的意思。

【押韻】户、語：魚部；母：之部；府、語：魚部；取：侯部；魚之侯合韻。 紈、門、恩：文部；專、還：元部；辛：真部。文元真合韻。 光、囊：陽部。 繩：蒸部；中：冬部。蒸冬合韻。 人、因：真部。 忘、妝、光、璫：陽部。 根：文部；丹：元部。文元合韻。 通、雙：東部。 止、里、子、使、裏、子：之部。 牀、長、將、忘、行：陽部。 後、口：侯部。 語、去、府：魚部；負：之部。魚之合韻。 懷、葦：微部；來：之部；移：支部。微之支合韻。雷、懷、依：微部。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1]。阿母大拊掌[2]："不圖子自歸[3]！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4]。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5]？"蘭芝慚阿母[6]："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7]。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8]"。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銜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9]，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10]。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11]。"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12]；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13]，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14]，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15]"。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16]"。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17]"。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18]？"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19]！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20]，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21]？"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22]，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23]，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24]。登即相許和[25]，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26]。還部白府君[27]："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28]，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29]。"良吉三十日，今

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㉚。”交語速裝束，駱驛如浮雲㉛。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㉜。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㉝。齎錢三百萬㉞，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㉟。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㊱。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㊲！”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㊳，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㊴，愁思出門啼。

注　釋

① 無顏儀：臉上没有光彩的意思。

② 拊(fǔ)掌：拍手，表示驚訝的動作。

③ 不圖：不料，没想到。

④ 誓：疑爲“嗛(qiàn)”字之誤，“嗛”是古“慊”字，過失。

⑤ 不迎而自歸：古代女子出嫁，娘家派人去接才能回家，自己回來表示被休。

⑥ 慚阿母：慚愧地回答母親。

⑦ 悲摧：悲傷。

⑧ 便(pián)言：有口才。　令才：美好的才能。

⑨ 丁寧：疊韻聯綿詞，也寫作“叮嚀”，一再囑咐。

⑩ 非奇：不佳，不好。

⑪ 斷來信：回絶前來的使者。　信：使者，這裏指媒人。　之：指再出嫁這件事。

⑫ 始適：指剛出嫁不久。　適：出嫁。　還家門：指被休回娘家。

⑬ 廣問訊：廣泛打聽。　這句是説希望縣令回去打聽别家的姑娘。

⑭ 這句是説縣令派縣丞(因事)向太守請示回來。　尋：不久。　遣丞請：指縣令派縣丞(縣令的佐貳)去郡府向太守請示事情。　還：指縣丞請示後回到縣裏。　這句語法結構比較複雜，全句主語是縣令，

在句中省略了;"遣丞請"是遞係結構,"丞"作"遣"的賓語,又作"請"的主語;"還"在語法上應是另一分句,主語是"丞",省略了。

⑮ 承籍:繼承前人的户籍。 有宦官:有出仕作官的人。 這兩句是縣丞對縣令説:有個蘭家的女子,門第出身好,祖先是作官爲宦的;意思是要縣令向蘭家求婚(依余冠英説)。

⑯ 第五郎:指太守的第五個兒子。 嬌逸:嬌美文雅。 主簿:漢代郡縣都有主簿,掌管文書檔案。這裏指郡主簿。 通語言:指傳達太守的話。 這四句是縣丞向縣令轉述太守讓主簿傳話,要他給太守的兒子向劉蘭芝家求婚。

⑰ 結大義:指結親。 這四句是概括縣丞到劉家説親所説的話的大意。

⑱ 老姥:老婦,這裏是劉母自稱。

⑲ 作計:打主意。 何不量:爲什麽不權衡考慮。

⑳ 否(pǐ)泰:《易經》中的兩個卦名,指壞運和好運。

㉑ 義郎:對男子的美稱,這裏指太守的兒子。 其往:那往後(的日子),將來。 何云:説什麽。 這兩句是説,太守的兒子都不嫁,那往後的日子你打算怎麽辦呢?

㉒ 謝家:辭别娘家。

㉓ 處分:決定,處理。 適:順從,依照。

㉔ 要(yāo):約,立下盟誓。 渠會:指仲卿許下的再來"迎取"的那種重聚相會。 渠:指示代詞,那,那種。

㉕ 登即:當即,立即。 許和:答應。

㉖ 諾諾:答應的聲音,表示同意。 爾爾:如此如此,等於説"就這樣,就這樣"。

㉗ 部:指太守府。 府君:對太守的尊稱。

㉘ 視曆、開書:指翻閱曆書,選擇良辰吉日。《隋書·經籍志》有《六合婚嫁曆》、《陰陽婚嫁書》等。

㉙ 六合:古人把一年十二個月同天上的十二辰(十二地支)聯繫起來,叫"月建",用干支紀日叫"日辰",在選擇吉日的時候,要月建與日辰相合,即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等。比如月建爲寅(正月),就要選擇亥日方合。合爲吉日,不合叫做"冲",就不吉利。這是一種迷信。 相應:相合。

㉚ 卿:這裏是太守稱呼媒人(即縣丞)。 去成婚:去成就婚事,指去劉

家通知結婚日期。 這三句是太守對媒人縣丞所說的話。

㉛ 交語：交相傳話。 速裝束：指趕快籌辦婚禮用品。 駱驛：通"絡繹"，往來不絶。

㉜ 鵠：天鵝。 舫：船。 幡(fān)：同"旛"，一種旗子。 婀娜(ēnuó)：疊韻聯綿詞，輕盈柔美的樣子。 這三句是說，迎娶時乘坐畫有青雀白鵠的船，船的四角掛着畫龍的旗子，輕柔地隨風飄動。

㉝ 躑躅(zhízhú)：雙聲聯綿詞，亦作"踟躕"、"踟躇"，這裏指緩步前進。青驄馬：青白色的馬。 流蘇：下垂的總子，用五彩羽毛或絲綫製成。 鏤(lòu)：雕刻。

㉞ 齎(jī)：贈送，這裏指給女方的聘禮。

㉟ 雜彩：指各種顏色的綢緞。 交：交州，今廣東、廣西大部及越南一部分。 廣：廣州。三國吴分交州所置，治所在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市)，這可能是六朝時期詩在流傳中所增改的。 鮭(xié)珍：泛指山珍海味。

㊱ 鬱鬱：繁盛的樣子。

㊲ 不舉：辦不起來。

㊳ 琉璃榻：嵌有琉璃的坐具。

㊴ 曖曖(yǎnyǎn)：日光漸暗的樣子。 暝(míng)：日暮。

【押韻】儀、儀：支部；歸、衣、違、歸、摧：微部。支微合韻。郎：陽部；雙：東部。陽東合韻。 來、才、之、時、之：之部；離、奇：支部。之支合韻。 信、人、訊：真部；門、君：文部。真文合韻。 還、官、言、言、煩：元部；婚、君、門：文部。文元合韻。 君、云：文部；身：真部。文真合韻。 言、專、緣：元部；門：文部；姻：真部。元文真合韻。 君：文部；緣：元部。文元合韻。 内：物部；日、七：質部。物質合韻。 婚、雲、輪、門：文部；幡、鞍、穿：元部；珍：真部。文元真合韻。 女、書、汝、舉：魚部。 聲：耕部；啼：錫部。耕錫合韻。 瀉、下、羅：歌部。裙：文部；衫：侵部。文侵合韻。 暝：耕部；啼：錫部。耕錫合韻。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①]。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②]。悵然遥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③]；以我應他人[④]，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⑤]；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⑥]，吾獨向黄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黄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⑦]。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⑧]。兒今日冥冥[⑨]，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⑩]。"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⑪]。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⑫]？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⑬]。轉頭向户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⑭]。菴菴黄昏後，寂寂人定初[⑮]。"我命絶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脱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⑯]。

注 釋

① 摧藏：通"悽愴"，悲傷。

② 躚躠：輕步行走。

③ 父母、弟兄：這裏專指母親和兄長。

④ 應：許。

⑤ 卒千年：直到千年不變。 卒：終，一直到。

⑥ 日勝貴：一天比一天更高貴。

⑦ 不復全：再也不能保全。

⑧ 嚴霜：濃霜。 結：指凍結。

⑨ 日冥冥：日光昏暗，形容日落時的景色。這裏比喻即將結束性命，如日之將落。 冥冥：日光昏暗的樣子。

⑩ 直：舒坦，順適。 這兩句話是仲卿訣別時，祝福母親壽比南山，身體健康安適。

⑪ 臺閣：即尚書臺。東漢以尚書令輔佐皇帝，尚書臺是中央的最高權力機構。這裏是說仲卿的先人做過高官。

⑫ 貴：指仲卿。 賤：這裏是對蘭芝的辱罵、鄙視。 情何薄：意思是休棄蘭芝不算薄情。

⑬ 乃爾：如此。 立：確立，決定。

⑭ 青廬：用青布搭的棚帳，供舉行婚禮用。

⑮ 菴菴：即"晻晻"，日光漸暗的樣子。 人定初：古時計算時間以地支分爲十二時辰，人定是亥時(時當於現在的夜裏九點到十一點)，這裏是指夜深人靜的時候。

⑯ 自掛：指自己吊死。

【押韻】歸、哀：微部； 來：之部。微之合韻。 聲、迎：耕部。 傷、量、詳、望：陽部； 兄：耕部。陽耕合韻。 遷、間、泉：元部；年：真部。元真合韻。 言、然、言：元部。 門、論：文部；全：元部。文元合韻。 寒、蘭、單：元部； 神：真部。元真合韻。 石：鐸部；直：職部。鐸職合韻。 落、閣、薄、郭、夕：鐸部。 立：緝部；迫：鐸部。緝鐸合韻。 廬、初：魚部。 留：幽部；池、離、枝：支部。幽支合韻。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①]。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②]，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③]！

注 釋

① 華山：據説是指今安徽舒城縣南的華蓋山，這裏可能不是確指。
② 駐足：停下脚步。
③ 多謝：多多告訴。 戒之：以這一件事爲教訓。

【押韻】葬、旁：陽部。 桐、通：東部。 鴦、徨、忘：陽部；更：耕部。陽耕合韻。

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介紹】"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文人學習民歌所寫的抒情詩，不是一人一時之作。梁蕭統編《文選》收入十九首，題爲"古詩"。

"古詩十九首"主要反映一般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東漢末期政治腐敗，社會黑暗，不但人民無法生活，就是一般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也没有出路。一些仕途失意、人生無常、眷念遊子、旅人思婦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産生的。其中有的詩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動蕩不安。

"古詩十九首"保持着漢樂府民歌樸素自然的特點，在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劉勰稱它是"五言之冠冕"，對我國古代五言詩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

【説明】這是"古詩十九首"的第一首,詩中寫一個婦女對遠離家鄉的丈夫的思念,感情真摯,比喻精當,語言形象。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①。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②。道路阻且長③,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④。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⑤。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⑥。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⑦。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⑧。

注 釋

① 行行重行行:是説"不停地走"。 生別離:活生生地分離。《楚辭·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

② 天一涯:天的一邊。

③ 阻且長:險阻而遥遠。語出《詩經·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④ 胡馬:指北方邊遠地區所産的馬。 依:依戀。 越鳥:泛指生活在南方的鳥。 巢:用作動詞,築巢、做窩。 南枝:朝南的樹枝。兩句化用《韓詩》:"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見《文選》李善注)這是借用禽獸的不忘故土來隱喻遊子的思念家鄉,是詩中主人公對遊子的設想。

⑤ 緩:寬鬆。 這兩句是詩中女主人公敘説自己因思念日益遠離的丈夫而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⑥ 不顧反:不回來。 反:返。 這兩句是説遊子因遭讒言,不得回家。樂府《古楊柳行》有:"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一説是設想遊子在外面另有新歡,可作參攷。

⑦ 忽已晚:是説很快地已經是年終歲末。

⑧ 棄捐:拋棄。 這兩句意思是,以上這些都拋開不説了,只希望行人多加保重。

【押韻】離、涯、知、枝：支部。 緩、反、晚、飯：元部。

觀 滄 海

曹 操

【作者介紹】曹操(公元 155—220 年)，字孟德，沛國譙(qiáo，今安徽亳州市附近)人，是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東漢末年，曹操在鎮壓黃巾起義過程中，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裝，後來掌握了朝廷的大權，逐步打敗了其他地方割據勢力，統一了北方，形成了與吴、蜀鼎立的三國局面，爲晉朝的統一全國創造了條件。這對社會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死後，他的兒子曹丕稱帝，追尊他爲魏武帝。

曹操在文學上也有重要成就，能文善詩，他的文章，風格清峻，簡約嚴明。在詩歌方面，他吸收民歌的營養，寫了一些語言質樸的五言詩；又善於寫四言詩，使《詩經》以後已經衰落的四言詩又獲得了藝術力量。他還大力提倡文學，這對建安時代文學的繁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曹操的詩歌現存二十餘首。都是樂府歌辭。中華書局輯校的《曹操集》和黄節的《魏武帝魏文帝詩注》可參攷。

【説明】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曹操與烏桓(部落名，當時散居在今河北、山西二省之北)作戰時寫了《步出夏門行》(又名《隴西行》)，屬相和歌辭瑟調曲。這首詩包括"艷(序曲)"和《觀滄海》、《冬十月》、《土不同》、《龜雖壽》四律(四章)。《觀滄海》形象地寫出了登碣石山時所見的初秋景色和大海的壯觀，也表現了作者的豪邁氣魄。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①]。水何澹澹，山島竦峙[②]。樹木叢生[③]，百草豐茂。秋風蕭瑟[④]，洪波湧起。日月之行[⑤]，若出其中；星漢粲爛[⑥]，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⑦]。

注　釋

① 碣(jié)石：山名，原在河北樂亭縣西南，後來沉到了海裏。　滄海：海水色青，所以叫滄海。這裏的海指渤海。　滄：通"蒼"，青色。

② 澹澹(dàndàn)：水波動蕩的樣子。　竦(sǒng)峙(zhì)：高高地立着。竦：聳。　峙：屹立。

③ 叢：同"叢"。

④ 蕭瑟：雙聲聯綿詞，形容秋風拂動樹木發出的聲音。

⑤《尚書·洪範》有："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⑥ 星漢：銀河。　粲爛：疊韻聯綿詞，後來寫作"燦爛"。

⑦ 最後兩句是合樂時所加，每一律後面都有，和正文内容無關，意思是高興極了，讓我用詩來歌咏自己的情志。

【押韻】海、峙、起、裏、志：之部；茂：幽部。之幽合韻。

贈白馬王彪[①](並序)　　曹　植

【作者介紹】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封陳王，謚思，所以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期的傑出詩人。他幼年跟隨父親曹操在軍中長大，抱有建功立業的志向，因而早期的詩歌多反映積極進取的精神；後期因受曹丕(文帝)、曹叡(ruì，明帝)的猜忌，作品多反映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和個人的憤懣。他也寫了一些反映戰亂和人民疾苦的詩。

曹植的詩辭采華茂，語言精練，情感熱烈，藝術成就較高，對五言詩的發展有重要貢獻。丁晏纂《曹集銓評》和黄節注《曹子建詩注》可以參攷。

【説明】這首詩抒發了作者對曹丕迫害兄弟的滿腔憤懣，暴露了封建統治集團内部的深刻矛盾。全詩共分七章，從第三章起，都用上章的結尾詞語作爲本章的發端辭，輾轉相聯，像井上的轆轤一樣，叫做"轆轤體"。詩中既寫從京都洛陽返回封邑途中的艱辛，又寫兄弟被強迫分開的離恨，即景生情，情景交融，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贈别詩。

黄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②，會節氣③，到洛陽，任城王薨④，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⑤。後有司以二王歸藩⑥，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⑦。蓋以大别在數日⑧，是用自剖⑨，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注 釋

① 白馬王：指曹彪，彪字朱虎，是曹植的異母弟。 白馬：今河南滑縣東。

② 黄初：魏文帝的年號(公元 220—226 年)。黄初四年爲公元 223 年。任城王：指曹彰，彰字子文。曹操的次子，曹植的同母兄。 任城：今山東濟寧市。 京師：指洛陽。

③ 會節氣：魏的制度規定，每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個節氣之前十八天，諸侯藩王都要到京師來行"迎氣"之禮，並舉行朝會，這叫做"會節氣"。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立秋，所以曹植等三人五月動身赴京師。

④ 薨(hōng)：古代稱諸侯王死叫做薨。 關於曹彰的死，史籍記載不一。《世説新語·尤悔》載："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

圍棋，並噉(dàn)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雜進之……須臾遂薨。”

⑤ 還國：指回到封地。時曹植爲鄄(juàn)城王，鄄城在今山東鄄城縣。

⑥ 有司：負責官員。這裏指監國使者灌均。灌均曾迎合曹丕旨意，誣陷曹植。監國使者是魏文帝派到諸侯王封邑監視諸王的官吏。藩：藩國、屬國。

⑦ 宜異宿止：應該不同行同宿。當時曹植的封地鄄城和曹彪的封地白馬同屬兗州，本可結伴同行，由於曹丕嫉恨兄弟，限令分開走。 毒恨：痛恨。

⑧ 大別：永別。當時魏規定藩國不得互相交通，曹植自知不能再見，故曰“大別”。

⑨ 自剖：自己把心裏的話剖白出來。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①。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②。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③。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④。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⑤。

注 釋

① 承明廬：長安漢宮有承明廬；洛陽魏宮有門叫承明。 逝將：將要。舊疆：時曹植已封雍丘，但仍居鄄城。

② 皇邑：指洛陽。 日夕：傍晚。 首陽：山名，在洛陽東北。

③ 伊洛：兩條河的名字。伊水源出熊耳山，到偃師縣入洛水。洛水出陝西冢嶺山，到河南鞏義市入黃河。 濟：渡。

④ 東路：指從洛陽往鄄城的路。

⑤ 引領：伸長脖子遠望。 情內傷：內心感到很悲傷。

【押韻】疆、陽、梁、長、傷：陽部。

太谷何寥廓①，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

縱橫②。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岡③。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黄④。

注 釋

① 太谷:山谷名,又名通谷,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寥廓(liáokuò):空闊。

② 霖雨:連綿的大雨。 泥:用作使動,使泥濘。 流潦(lǎo):路上的流水、積水。 浩縱橫:形容水潦成災,四處泛濫。《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載:"黄初四年六月甲戌……是月大雨,伊、洛溢流。"

③ 中逵:道路交錯的地方。《詩經·周南·兔罝》:"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軌:指車路。 改轍:改道。

④ 坂:通"阪",山坡。 造雲日:形容長坡又陡又高。 造:到達。 玄以黄:指馬已累病。《詩經·周南·卷耳》:"陟彼高岡,我馬玄黄。" 毛傳:"玄馬病則黄。" 以:連詞,而。

【押韻】蒼、横、岡、黄:陽部。

玄黄猶能進,我思鬱以紆①。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②,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④。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躕⑤。

注 釋

① 思(舊讀 sī):心情。 鬱以紆(yū):憂鬱又煩悶。

② 親愛:指兄弟。 在離居:既指與曹彪同路却不能同行同宿,又指往後的分居兩地。 在:這裏是"正在"的意思,表示狀態的持續。

③ 鴟梟(chīxiāo):兇猛的鳥。 衡:車轅前的横木。 軛(è):衡兩旁下面用以扼住馬頸的曲木。 這兩句是以鴟梟、豺狼比喻佞臣、權奸,意思是小人在君主的周圍撥弄是非,權奸當政,迫害賢良。

④ 蒼蠅：隱喻小人。 間白黑：混淆黑白。《詩經·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箋："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 間：隔閡，這裏是"混淆"的意思。 讒巧：讒言巧語。 令親疏：使親人疏遠。

⑤ 絶：斷，指歸路斷絶。 蹊(xī)：小路。 轡(pèi)：馬韁繩。兩句是説，想返回京城去向曹丕控告撥弄是非、顛倒黑白的小人，但是歸路斷絶，别無蹊徑(實際上是説回去控告無用)，只得勒住韁繩讓馬停下來徘徊在路上。

【押韻】紆、居、俱、衢、疏、蹰：魚部。(按：魏晉時代上古侯部中虞韻字已併入魚部。)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凉，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①。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②。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③。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④。

注 釋

① 西匿(nì)：指夕陽西下。 匿：隱藏。

② 喬林：喬木林子。 厲：劇烈、猛烈，用作使動，這裏是使(翅膀)猛烈地搧動。

③ 索：尋找。 不遑(huáng)：無暇。

④ 感物：指看到歸鳥急忙回巢和孤獸跑着尋伴而産生的感觸。 傷我懷：對比鳥獸，自己只能徘徊荒野，京城不能回，兄弟不能相聚，自然傷懷、太息。

【押韻】極、側、匿、翼、食、息：職部。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

歸①。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②。存者忽復過,亡没身自衰③。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④。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⑤。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⑥。

注 釋

① 同生:同胞兄弟,指任城王曹彰。 一往:指往京城洛陽。 形不歸:指曹彰的死。 兩句的意思是,想到同胞兄弟曹彰,一去洛陽就回不來,自己有什麽辦法呢?

② 故域:指任城。 靈柩:裝着屍體的棺材。 兩句是説,任城王魂魄已飛回自己的封地,而靈柩仍寄放在洛陽。

③ 存者:指自己和曹彪。 忽復過:指會很快像曹彰一樣死去。 亡没身自衰:等於説死是身體自然衰老的結果。 兩句是説,自己和曹彪雖然活着回來,但很快也會像曹彰一樣死去。

④ 晞(xī):乾。

⑤ 桑榆:本指日暮,這裏用來比喻人老。 影:日光。 響:聲音。 兩句是説,人到了晚年,時間不多了,過得很快,就像日光和聲音的消逝一樣,没有辦法追上。

⑥ 咄嗟(duōjiē):驚嘆聲。 兩句感嘆人生短促,徒然使人驚嘆、悲傷。《古詩十九首》有:"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這裏加以融化運用。

【押韻】違、歸、衰、晞、追、悲:微部;師:脂部。微脂合韻。(按,漢以後,微脂已經合爲一部。)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①。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②。憂思成疾痗,無乃兒女仁③。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④?

注　釋

① 分(fèn)：情分。

② 同衾幬(chóu)：共用被帳。《後漢書·姜肱傳》："姜肱(後漢桓帝時人)與弟仲海、季江友愛，常同被而眠。" 幬：同"襴"，帳子。 展：施展，表現出。 殷勤：熱切而周到的感情。

③ 疹(chèn)：同"疢"，熱病。 無乃：豈不是。 兒女仁：兒女愛，意思是小孩子的情誼。 仁：愛。 以上八句都是自作寬解。

④ 倉卒：突然，指曹彰的死。 骨肉情：比喻兄弟的情誼。 辛苦：痛苦辛酸。

【押韻】神、陳、鄰、親、仁、辛：真部；勤：文部。真文合韻。

苦辛何慮思①？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②。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③？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④，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⑤。

注　釋

① 慮思：思慮，思考。

② 列仙：諸仙。 松子：即赤松子，傳說中的古仙人。

③ 變故：指災禍。 斯須：雙聲聯綿詞。須臾，頃刻。 持：保持，保有。《古詩十九首》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④ 黃髮期：指老年高齡。古人認爲老人頭髮由白變黃是長壽的象徵。《爾雅·釋詁》："黃髮，壽也。"

⑤ 即：就，走上。 援筆：指提筆寫成這首詩。 辭：告別。

【押韻】思、疑、欺、持、時、期、辭：之部。

詠 史(鬱鬱澗底松) 左 思

【作者介紹】左思(公元250? —305? 年),字太沖,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人,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博學能文,有政治抱負,但因出身庶族,在西晉門閥制度下,仕途很不得意,只能屈居下位。左思的詩今存十四首,詩中表達了作者建功立業的抱負,揭露了門閥制度的不合理,抒發了作者蔑視權貴的憤慨情緒。他還用十年時間寫成《三都賦》,被競相傳寫,形成"洛陽紙貴",以此聞名當世。

【説明】左思的《詠史》詩共八首,都是借詠古人古事來抒寫自己的懷抱。詩的想象開闊,富有氣勢,語言遒勁,富有浪漫主義精神。這裏選的是第二首,詩中對門閥制度、世族特權進行了揭露批判。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①。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②。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③。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④,七葉珥漢貂⑤,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⑥。

注 釋

① 鬱鬱:茂盛的樣子。 離離:下垂的樣子。 苗:初生的草木。

② 徑寸莖:長僅一寸的莖桿。 蔭:遮蓋。 條:樹枝。 以上四句用澗底松比喻才高位卑的寒士,用山上苗比喻才低位高的世族子弟。

③ 世胄(zhòu):世家子弟。 胄:後裔。 躡(niè):登。 下僚:低級

的官職。

④ 金：指西漢金日磾(mìdī)的子係，自漢武帝時起，至漢平帝時止，金家七代爲内侍(見《漢書·金日磾傳》)。 張：指西漢張湯的子係。《漢書·張湯傳》："安世(張湯子)子係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近親貴寵，比於外戚。" 籍：通"藉"，依靠。 舊業：先人的遺業。

⑤ 七葉：七代。 珥(ěr)：插。 漢貂(diāo)：漢代侍中、中常侍，冠旁插貂尾做裝飾。戴逵《釋疑論》："張湯酷吏，七世珥貂。"

⑥ 馮公：指西漢馮唐，年紀很老了還官位很低。參看《滕王閣序》注(本册784頁)。 偉：奇偉出衆，指才能傑出。 招：招見，重用的意思。

【押韻】苗、條、僚、朝、貂、招：宵部。

飲　　酒(結廬在人境)　　陶淵明

【説明】《飲酒》詩共二十首，是陶淵明"閒居寡歡"、"既醉之後"的作品，不是一時所作。這裏選的是第五首。詩中表現了作者在田園生活中欣賞自然景色的悠閑心情，同時也反映出作者對當時腐敗政治的厭惡。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①。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③。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④。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⑤。

注　釋

① 結廬：建造房舍。 廬：簡陋的房屋。 人境：人間。 這兩句是説雖然在人間居住，但不與世俗交往。

② 爾：如此。 心遠：指心和世俗遠離。 偏：偏僻。 這兩句是自問自答。

③ 南山：可能是指廬山。

④ 日夕：傍晚。 相與還：結伴而還。

⑤ 此中：指上面描述的景物和心境，也指隱居生活。 真意：人生的真正意義。 辨：通"辯"，會說話。這裏是述說的意思。《莊子·齊物論》："大辯不言。"又《外物》："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兩句意思是，這種隱居生活含有人生的真正意義，想要說出來却忘記了怎樣表達。其實詩人是說，既已意會，言辭就是多餘的了。

【押韻】喧、偏、山、還、言：元部。

讀 山 海 經(精衛銜微木) 陶淵明

【說明】《讀山海經》共十三首，是陶淵明讀《山海經》和《穆天子傳》時有感而作。這裏選的是第十首。這首詩歌頌了精衛和刑天死而不屈的鬬争精神，寄托了詩人對現實憤慨不平的心情。魯迅曾説這首詩表現出陶淵明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並非渾身是静穆"的。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①。刑天舞干戚②，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③。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④！

注 釋

① 精衛填海，出自《山海經·北山經》，見本書上册第5頁。

② 刑天：神話中敢於反抗天帝的人物，也作"形天"。 干：盾。 戚：

斧一類的兵器。《山海經·海外西經》:"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③ 同物:與異物相同,即死後變爲異物。 化去:死而化爲異物。 不復悔:不再有所悔恨。 兩句是說,精衛、刑天既然對死無所顧慮,死後也就不再有所悔恨,所以敢於堅持鬬争。

④ 在昔心:指原來的鬬争精神。 良晨:指實現願望的好日子。 詎(jù):豈。 兩句是感嘆精衛、刑天徒存原來的精誠猛志,但實現願望的時機很難等到。

【押韻】海、在、悔、待:灰部。

擬行路難(對案不能食) 鮑照

【説明】《行路難》本屬漢樂府《雜曲歌辭》,古辭没有保存下來。《擬行路難》是鮑照根據樂府古題創作的,共十八首,内容多是反映門閥世族統治下一般士人的悲憤不平。這篇是其中的第六首。詩人倔强耿直的個性、憤慨和無可奈何的心情,躍然紙上。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①。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②?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③?

注 釋

① 案:放食具的有短脚的木托盤。 拔劍擊柱:語出《漢書·叔孫通傳》:"高祖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② 會：能有。 蹀躞(diéxiè)：疊韻聯綿詞，小步走路的樣子。 垂羽翼：語出《易經·明夷》："明夷于飛垂其翼。"

③ 孤：指族寒勢孤。

【押韻】食、息、翼、息、側、織、直：職部。

重別周尚書[①](陽關萬里道) 庾 信

【作者介紹】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起初在南朝任抄撰學士、東宮學士等官。梁元帝時出使西魏，不久梁亡，被留在北朝做官。庾信早期與父親庾肩吾同是文學侍從，他與徐陵寫了許多綺靡的宮體詩和駢文，世稱"徐庾體"；留仕北朝後，寫了不少抒發"鄉關之思"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較前廣濶，藝術上也形成一種蒼勁、悲涼的風格。代表作有《哀江南賦》等。今傳《庾子山集》，有清代倪璠的注本。

【説明】這首詩因送別而抒寫了自己被留北朝的凄涼心情和對故國的懷念。在格律上已經符合律絶的要求。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②]。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③]。

注 釋

① 庾信已有《送周尚書弘正》一詩，這是再送，所以題爲重別。共兩首，這是其中的第一首。 周尚書，名弘正，字思行，梁元帝時爲左户部尚書。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出使北周，天嘉三年南歸時庾信先後兩次寫詩贈別。

② 陽關：關名，在今甘肅敦煌市西南一百三十里，玉門關在其北，兩關都是出塞必經之地。這裏泛指邊關。 這兩句是隱喻自己羈留長安（今陝西西安市），與南朝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山河遠隔，不得南歸。

③ 兩句抒發了作者不得南歸的感慨，也用來表達出慶幸周弘正得以南歸的惜別之情。

【押韻】歸、飛：微部。

唐宋古體詩

蜀道難[①]

李白

【作者介紹】李白（公元 701—762 年），字太白，祖上是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市附近）人，後來遷居安西都督府碎葉城（今哈薩克斯坦境内托克瑪克）。李白就在那裏出生，幼年時隨父遷居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市）青蓮鄉。李白年輕時曾遊歷長江流域和河南、山東等地。天寶元年（公元 742 年）應詔入長安任翰林供奉，不到三年就因受權貴排擠而離開長安，又一次到各地漫遊。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抱着平亂的目的，在至德元年（公元 757 年）參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由於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至德二年（公元 758 年）李璘的軍隊和唐肅宗李亨的軍隊發生了戰争，李璘兵敗被殺，李白也因而入獄，被判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縣一帶），後來在途中遇赦。寶應元年（公元 762 年）病死在當塗（今安徽當塗縣）。

李白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歌反映了他對理想政治的追求和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表現了他對王侯權貴的高

度蔑視和反抗，也反映了他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大好河山的無比熱愛。題材多樣化，反映的生活面很廣，有深刻的社會内容和進步意義。李白受儒家、道家、遊俠的思想影響很深，他的詩歌中自然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極成分，主要表現在描寫求仙訪道、煉丹服藥的道教迷信以及宣揚人生若夢和及時行樂的頹廢思想。在藝術上，李白的詩歌想像奇特，感情奔放，語言清新優美，在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達到了浪漫主義藝術的頂峰，影響極其深遠。比較完善的注本有清代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今人瞿蜕園、朱金城有《李白集校注》。

【説明】這是李白初到長安時送友人入蜀之作。詩中以誇張的手法描寫了蜀道的奇險壯麗，並寄寓了詩人對蜀中軍閥可能憑險割據的隱憂，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噫吁嚱[2]！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3]。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4]。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絶峨眉巔[5]。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6]。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7]，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8]。黄鶴之飛尚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緣[9]。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10]。捫參歷井仰脅息[11]，以手撫膺坐長嘆[12]。

注 釋

① 《蜀道難》是樂府古題，屬樂府相和歌辭的瑟調曲。

② 噫吁嚱(xūxī)：蜀地方言，驚異的聲音。

③ 蠶叢、魚鳧：傳説中蜀國遠古時的兩個國王。《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 茫然：模糊不清的樣子。 兩句

說蠶叢魚鳧年代久遠，如何開國已不清楚了。

④ 爾來：此後。 四萬八千歲：極言時間之長。 秦塞：指秦地，今陝西一帶。春秋戰國時秦國四面有山，古稱"四塞之國"。 通人煙：指人民互相往來。

⑤ 太白：山名，在今陝西眉縣南。 鳥道：鳥飛越的途徑。 橫絶：橫渡。 峨眉：山名，在今四川峨嵋山市西南。 這句是說只有飛鳥才能越過太白山，橫渡峨嵋巔。

⑥ 天梯：形容山路像上天的梯子。 石棧：石崖上的棧道（棧道是鑿石架木而成的路）。 這兩句是說到秦惠王時秦蜀才有山路可通。《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並將從，而山分爲五嶺。"

⑦ 六龍回日：古代神話傳說，太陽坐着由羲和趕着的六條龍駕的車，在天空行駛，到了名叫懸車的地方，由於山高，六條龍只好駕着車回轉去。這是極言蜀道的山高。 高標：高聳而可以成爲標識的東西。這裏指聳入雲天的山峰。

⑧ 衝波：奔騰的波濤。 逆折：回旋。 回川：有漩渦的水流。

⑨ 黃鶴：即黃鵠，一種能高飛的大鳥。 猨猱（náo）：猿猴。 猨："猿"的異體字。 猱：猿的一種。

⑩ 青泥：山嶺名，在今陝西略陽縣附近，是入蜀的要道。 盤盤：山路曲折的樣子。 百步九折：形容道路極其盤旋曲折。 縈巖巒：在山巒之間盤旋。

⑪ 捫（mén）：摸。 參、井：都是星宿名，參爲益州（今四川）的分星（分野），井爲雍州（今陝西、甘肅一帶）的分星。 脅息：屏住呼息。這一句形容入蜀的山路高得碰到了天，人們行走時就從參宿和井宿下面經過，伸手可以摸到它們；經過時，只得仰着頭，屏住呼息。

⑫ 膺（yīng）：胸。

【押韻】天、然、煙、巔、連、川、緣：先韻。 盤、巒、嘆（tān）：寒韻。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①。但見悲鳥號古木②，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③。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④。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絶壁。飛湍瀑流争喧豗⑤，砯崖轉石萬壑雷⑥。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注 釋

① 巉巖：嶄韻聯綿詞，山石險峻的樣子。 攀：攀登。

② 號古木：在古樹上號叫。

③ 子規：即杜鵑。 啼夜月：在夜空的月下啼叫。 愁空山：使得空寂的山林氣氛憂愁慘淡。古人以杜鵑的啼聲哀切，所以這樣説。

④ 凋朱顏：形容衰老。

⑤ 湍(tuān)：急流的水。 瀑：瀑布。 喧豗(huī)：雙聲聯綿詞。等於説喧豁。

⑥ 砯(pīng)：水擊巖石發出的聲音。這裏用作動詞，撞擊而使發聲之意。 轉石：使大石轉動。 萬壑雷：千溝萬壑像雷鳴。"雷"用作動詞，像雷鳴。

【押韻】還、攀、間、山、顏：刪韻。 尺：陌韻；壁：錫韻。陌錫合韻。 豗、雷、來：灰韻。

劍閣崢嶸而崔嵬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②。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③，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④，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⑤！

注 釋

① 劍閣：在今四川劍閣縣北。其他有大小劍山，山間築有棧道，稱爲劍

閣，也叫劍門關，是入蜀的要道。 崢嶸、崔嵬：都是叠韻聯綿詞，"崢嶸"是高峻的樣子，"崔嵬"是山勢高大雄偉的樣子。

② 所守：指據守的人。 匪親：不是親信。晉張載《劍閣銘》："一夫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 匪：非。 兩句是說，如果不是親信的人據守，他就會據險叛亂，危害國家。

③ 吮(shǔn)：吸。

④ 錦城：即錦官城，指成都。古蜀國時設有錦官(主管織錦的機構)，故稱。

⑤ 咨嗟：嘆息。

【押韻】嵬、閧：灰韻；豺：佳韻。灰佳合韻。 蛇、麻、家、嗟：麻韻。

夢遊天姥吟留別[①]

李 白

【說明】李白在長安受到權貴排擠，不久就憤然離去，到東魯、吴、越等地漫遊，這首詩是他離開長安的第二年(即天寶四年)將由東魯到吴、越去時所作。詩中描寫美好的仙境，反襯出詩人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詩的結尾強烈地表現了不向權貴折腰的反抗精神。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②]。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覩[③]。天姥連天向天横，勢拔五嶽掩赤城[④]。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⑤]。我欲因之夢吴越，一夜飛度鏡湖月[⑥]。

注 釋

① 天姥(mǔ)：山名，在今浙江新昌縣東。 吟：詩體名稱的一種。 留

別：留詩作別，這首詩又題爲《別東魯諸公》。

② 海客：指航海者。 瀛(yíng)洲：傳説中的仙山。《史記·秦始皇本紀》："海中有三仙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微茫：等於説迷茫。 信：誠，確實。 求：尋找。

③ 越：指今浙江省一帶。春秋時是越國。 明滅：或明或滅，時隱時現。

④ 拔：超出。 五嶽：我國著名的五座大山，即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 掩：蓋過。 赤城：山名，在今浙江天台縣北。

⑤ 天台：山名，在今浙江天台縣北。 四萬八千丈：形容山之高。《云笈七籤》："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 此：指天姥。 這兩句是説，天台山也要拜倒在天姥山東南。

⑥ 鏡湖：即鑒湖，在今浙江紹興市南。 這兩句是説，將因越人對天姥的談論而夢遊天姥，在月光下飛渡鏡湖。

【押韻】洲、求：尤韻。 姥、覩：麌韻。 橫、城、傾：庚韻。 越、月：月韻。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①。謝公宿處今尚在，渌水蕩漾清猿啼②。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③。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④。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⑤。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⑥。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⑦。列缺霹靂，丘巒崩摧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⑨。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⑩。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⑪。虎鼓瑟兮鸞回車⑫，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⑬。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⑭。

注　釋

① 剡(shàn)溪：在今浙江嵊(shèng)縣南，即曹娥江的上游。

② 謝公：指謝靈運。謝靈運常在浙東會稽一帶遊覽，遊天姥山時曾在剡溪住宿。謝靈運《登臨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渌(lù)水：清水。　清猿：指啼聲清徹的猿。

③ 謝公屐(jī)：謝靈運登山時一種特製的木屐，底上有活動的木齒，上山時去掉前齒，下山時去掉後齒。　青雲梯：指高出雲霄的峻嶺。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共登青雲梯。"

④ 壁：指石壁。　天雞：神話中的雞。《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

⑤ 暝(舊讀 míng)：天黑。

⑥ 殷(yǐn)巖泉：像雷一樣在巖泉間震響。　殷：象聲詞，形容雷聲。這裏作動詞。　層巔：羣峰。　巔：山頂。

⑦ 澹澹：水波搖動的樣子。

⑧ 列缺：疊韻聯綿詞，電光。　霹靂：疊韻聯綿詞，雷聲。揚雄《羽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

⑨ 洞天：道家對神仙所居住的山中洞府的稱呼，是洞中別有天地的意思。　石扉：石門。　訇(hōng)然：象聲詞。

⑩ 青冥：指天空。　金銀臺：傳說中神仙的宮闕臺觀。《漢書·郊祀志》說：蓬萊方丈瀛洲等處以"黃金銀爲宮闕"。郭璞《遊仙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⑪ 霓：副虹。　雲之君：雲神。《楚辭·九歌》有《雲中君》篇。

⑫ 鸞(luán)：傳說中鳳一類的鳥。　回車：拉車。　回：指運轉。

⑬ 悸(jì)：因驚懼而心跳。　怳(huǎng)：恍惚。

⑭ 覺時：醒來時。　向來：剛才，指夢中。　烟霞：指山水。

【押韻】溪、啼、梯、雞：齊韻。　定、暝：徑韻。　泉、巔、烟：先韻。摧、開、臺：灰韻。　馬、下：馬韻。　車、麻、嗟、霞：麻韻。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①，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②！

注 釋

① 白鹿：古代認爲隱者騎白鹿。《楚辭·哀時命》："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

② 摧眉：指低頭。 折腰：彎腰。

【押韻】此、水：紙韻。 還、間、山、顏：刪韻。

燕 歌 行

高 適

【作者介紹】高適（公元 702？—765 年），字達夫，渤海蓨（tiáo，今河北景縣）人。年輕時北上薊門，漫遊梁、宋，長期不得志，年近五十歲時才當上一個縣尉，以後又在哥舒翰部下掌幕府書記。安史之亂後，官至淮南、劍南西川節度使，最後任散騎常侍。高適是唐代傑出的詩人。他在漫遊期間的一些詩作，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他的描寫邊塞生活的詩篇，成就更爲突出。他和岑參歷來被認爲是唐代最著名的"邊塞詩人"。有《高常侍集》。

【說明】這是作者壯年時期的作品。詩中融會作者在薊門遊歷的見聞，高度概括地從多方面描寫了唐代的征戰生活，是他現實主義的邊塞詩中一篇傑出的代表作。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①，作

《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②，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賜顔色③。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④。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⑤。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⑦。大漠窮秋塞草腓⑧，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⑨。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别離後⑩。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⑪。邊庭飄颻那可度，絶域蒼茫更何有⑫！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⑬。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⑭。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⑮。

注　釋

① 御史大夫張公：指河北節度副使張守珪。唐代節度使常加御史大夫銜。

② 漢家：漢朝，這裏借指唐朝。　煙塵：指戰争。當時張守珪正同契丹族作戰。

③ 重：看重。　横行：指横行敵陣。《史記·季布欒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　非常：不同尋常，格外。　賜顔色：指示之以和悦的面容，意即予以禮遇。　顔色：面容。

④ 摐(chuāng)：撞擊。　金：指鈐鉦一類金屬製的軍中樂器。　榆關：山海關。　逶迤：疊韻聯綿詞，曲折綿長的樣子。　這兩句寫出征時的軍容。

⑤ 校尉：武官名，漢代校尉次於將軍。這裏泛指武將。　羽書：即羽檄，征調的文書，插上羽毛，以示緊急。　瀚海：指沙漠。　單(chán)于：匈奴稱其王爲單于。　狼山：古代所説的"狼山"不止一處，這裏泛指邊界上的山嶺。

⑥ 極：窮盡。 憑陵：指進攻。 雜風雨：形容敵軍的進攻來勢兇猛，如同風雨交加。劉向《新序·善謀》："韓安國曰：'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來若風雨，解若收電。'" 兩句寫在荒涼遥遠的邊境，敵騎來勢凶猛。

⑦ 帳下：指將軍的帳幕中。 這兩句寫軍中苦樂不均。

⑧ 窮秋：深秋。 腓(féi)：枯黄。

⑨ 當：指受到。 輕敵：指不畏懼強敵。 這兩句説雖然爲報主恩而奮勇戰鬬，但力盡而敵軍之圍未解。

⑩ 鐵衣：鐵甲，指征人。 玉箸應啼：指從軍者的妻子應啼哭流淚。玉箸：形容垂下的涕淚。

⑪ 薊北：薊州北部。唐代薊州治所在漁陽(今天津薊縣)。

⑫ 邊庭：即邊地，一本作"邊風"，誤。 飄颻：疊韻聯綿詞，形容路途曲折遥遠。 絶域：極遠的地方。 蒼茫：疊韻聯綿詞，曠遠迷茫的樣子。

⑬ 三時：指晨、午、晚，即一整天。 陣雲：戰場上空像陣垣一樣的雲氣。《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 刁斗：古代軍中用具，白天做飯，夜間擊刁斗以警衛。 以上四句寫戰場的曠遠荒涼和氣氛的陰慘。

⑭ 死節：爲名節而死。 這兩句是説戰士浴血戰鬬是爲了報國，不是爲了建立功勛。

⑮ 李將軍：指漢朝名將李廣。李廣"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以愛護士卒著稱。 這兩句是慨嘆如今没有像李廣那樣愛護士卒的將領。

【押韻】北、賊、色：職韻。 關、間、山：删韻。 土、雨、舞：麌韻。腓、稀、圍：微韻。 久、後、首、有、斗：有韻。 紛、勳、軍：文韻。

北 征[1]

杜 甫

【作者介紹】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

北襄樊市)人,曾祖父時移居河南府鞏縣(今河南鞏義市)。杜甫青年時曾在各地漫遊,後來又困居長安近十年。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公元 756 年),杜甫被任爲左拾遺,不久因觸怒唐肅宗而被貶爲華州(州治在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一年後關内大饑,杜甫於公元 759 年挈家入蜀,以後就在成都、梓州、閬州、夔州等地生活了將近十年。在此期間,西川節度使嚴武曾任他爲節度參謀,並薦舉他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所以後人稱他爲"杜工部"。公元 768 年,杜甫又帶着眷屬沿江而下,在今湖北湖南等地漂泊,最後病死在耒陽(今湖南耒陽市)江面上的一條小船裏。

杜甫出身"奉儒守官"的封建世家,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致君堯舜上"是他自始至終的政治思想。但是,在他生活和創作的年代裏,唐王朝已由極盛轉向衰落,"安史之亂"把原來隱藏的各種社會矛盾充分展示在人們面前,杜甫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現實因而發生了尖銳矛盾。比較低下的社會地位和動蕩不定的生活,使他對社會的矛盾有較深入的了解,對人民的痛苦有比較真實的同情,加深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因此,他的詩歌從多方面反映了那個動亂的時代,成爲時代的一面鏡子。當時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社會上貧富的懸殊、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矛盾的激化,都在杜甫的詩歌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因而他的詩歌被後人稱作"詩史",而杜甫也成了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在藝術上,他善於廣泛地吸取前人詩歌創作的長處,注意反復錘煉,在藝術技巧和語言運用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杜詩較詳盡的注本有清代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

【説明】這首五言古體長詩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的第二年因觸怒肅宗,被放還家,從鳳翔回到鄜(fū)州(今陝西富縣)家中以後寫

的。詩中細緻地描寫了旅途和回家後的情景，又抒發了詩人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心。既寫家事，又寫國事，把敘事、抒情、議論三者融合在一起。題材是寫回家省親，內容却把家庭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實際上成了時代面貌的真實寫照。在藝術上既有細緻入微的敘述描寫，又有包容古今、俯瞰山河的氣勢，整首詩的藝術境界雄渾壯濶。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②，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③。維時遭艱虞④，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⑤，詔許歸蓬蓽⑥。拜辭詣闕下，忧惕久未出⑦。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⑧。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⑨。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⑩。揮涕戀行在⑪，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⑫，憂虞何時畢！

注 釋

① 征：行。題下有杜甫自注："歸至鳳翔，墨制（皇帝直接發出不經過外廷的手令）放往鄜州作。"安史之亂後，唐玄宗逃往成都，他的兒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爲肅宗。肅宗於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春，進駐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四月，杜甫從長安逃到鳳翔，被任命爲左拾遺。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觸怒肅宗，下三司問罪。後來經宰相張鎬解救免罪，但肅宗仍不喜歡他，讓他回鄜州（今陝西富縣）探家。鄜州在鳳翔東北，因此題爲"北征"。

② 指唐肅宗至德二年秋天。 載：年。唐玄宗天寶三年，改"年"曰"載"。公元 758 年唐肅宗改元乾元，復稱"年"。 初吉：陰曆初一。

③ 杜子：杜甫自稱。 蒼茫：疊韻聯綿詞，急遽匆忙的樣子。 問：探望。 家室：指妻子兒女。

④ 維：句首語氣詞。 艱虞：艱難、憂患。

⑤ 顧慚：內顧而感到慚愧。 恩私被：蒙受皇帝的恩德。 恩私：恩

德。

⑤ 蓬蓽(bì)：蓬門蓽户(柴草編成的門户)，形容貧窮人的房屋，一般用作自己住所的謙稱。

⑦ 詣闕下：指去見皇帝。 闕下：宫闕之下。 怵惕(chù tì)：惶恐畏懼。形容心中不安。

⑧ 諫諍(zhèng)姿：諫諍的才能。 姿：資質，才能。 遺失：指皇帝處理事情不當之處。杜甫是諫官，所以這樣説。

⑨ 中興：衰落後又復興。 經綸：指籌劃國事。 密勿：即"黽勉"，雙聲聯綿詞，努力的意思。

⑩ 東胡：指安史叛軍。因爲安禄山是胡人，故稱。此時安慶緒已殺其父安禄山，仍稱大燕皇帝，與唐王朝作戰。 切：痛切。

⑪ 行在：即"行在所"，皇帝離開京師外出臨時的駐地。這裏指鳳翔。

⑫ 乾坤：天地。這裏指國家。 瘡痍：創傷。 痍：傷。

【押韻】吉、室、日、蓽、出、失、畢：質韻；勿：物韻；切：屑韻；惚：月韻。質、物、屑、月合韻。

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①。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②。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③。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帶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悦④。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⑤。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⑥。雨露之所濡⑦，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内，益嘆身世拙⑧。坡陀望鄜畤⑨，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⑩。鴟鳥鳴黄桑，埜鼠拱亂穴⑪。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⑫！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⑬。

注 釋

① 靡靡：行路遲緩的樣子。《詩經·王風·黍離》："行邁靡靡。" 眇(miǎo)：稀少。 蕭瑟：雙聲聯綿詞，蕭條。

② 這句指山中多軍馬行經之跡。漢樂府有《飲馬長城窟行》。

③ 邠(bīn)：唐代州名，在今陝西彬縣。邠州地低，從高處看去，好像在地底一樣。 涇水：即今涇河，流經邠州。 灪滈(jué)：水流動的樣子。

④ 動高興：使自己產生了很高的興致。 幽事：指山中幽静的景色。

⑤ 羅生：羅列叢生。 雜橡栗：指橡栗間雜在山果中。 橡栗：即橡籽，櫟樹的果實。

⑥ 丹砂：一種紅色的礦物。 點漆：一小點的漆。《世説新語·容止》："眼如點漆。"

⑦ 濡(rú)：霑濕。

⑧ 緬思：遥想。 拙：不靈巧，指不會處世。

⑨ 坡陀：疊韻聯綿詞，高低不平的樣子。 鄜畤(zhì)：即指鄜州。春秋時秦國，在這裏設畤祭白帝，故稱。 畤：古代帝王祭祀天地五帝的處所。

⑩ 木末：樹梢。 兩句是説自己已下山走到水濱，僕人還在山上，回頭看就像在樹梢。

⑪ 黄桑：枯黄的桑樹。 埜：同"野"。 拱亂穴：在亂穴間拱手而立。劉敬叔《異苑》三："拱鼠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

⑫ 往者：往昔。 卒(cù)：急促。通常寫作"猝"。 安禄山反時，唐朝將領哥舒翰率軍二十萬扼守潼關，宰相楊國忠迫使他倉促出關應戰，結果全軍覆没。

⑬ 異物：指鬼。 這兩句是説潼關失守後，關中百姓多被殘害。

【押韻】瑟、滈、栗、漆、實：質韻； 血、滅、裂、轍、悦、拙、穴：屑韻； 窟、没、骨、卒：月韻；末：曷韻；物：物韻。質、屑、月、曷、物合韻。

況我墜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①。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②。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③。牀前兩小女,補綴才過膝④。海圖拆波濤,舊綉移曲折⑤。天吴及紫鳳,顛倒在裋褐⑥。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⑦。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⑧?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⑨。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⑩。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⑪。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⑫?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⑬。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⑭。

注 釋

① 公元 756 年 8 月,杜甫從鄜州往靈武,想投奔唐肅宗,中途被安禄山的軍隊逮住,送往長安。次年 4 月從長安逃出到達鳳翔,8 月,"墨制放往鄜州"。這四句中"墜胡塵"和"經年至茆屋"卽指此。 茆:通"茅"。

② 慟(tòng)哭:極悲痛地哭。 這兩句是説與妻子相見時失聲痛哭,使松聲也隨之迴盪,悲泉也隨之幽咽。

③ 顏色:面色。 耶:父親。也寫作"爺"。 垢(gòu)膩:骯髒。 襪:用作動詞,穿襪子。 這四句是對比,原來是"顏色白勝雪"的嬌兒,現在却是"垢膩脚不襪"了。

④ 綴(zhuì):連接。 這句是説衣服經過拼補才能蓋住膝蓋。

⑤ 這兩句是説,把綉着海濤等圖案的布帛拆開了,東一塊西一塊地補在破衣服上。

⑥ 天吴:神話中的水神,"天吴"與"紫鳳"都是舊綉上的圖案。 裋(shù)褐:短的粗布衣。

⑦ 情懷:心境。 惡:不好。 泄:瀉。

⑧ 那無:豈無。 凜慄:雙聲聯綿詞,通常寫作"凜冽",形容寒冷。

⑨ 粉黛:泛指婦女的化粧品。 粉:鉛粉,一種白色的粉末,可以塗面。

黛：一種青黑色的顏料，古代婦女用以畫眉。 包：包裹。 衾裯(qīnchóu)：被子。 稍：漸，一樣一樣地。

⑩ 櫛(zhì)：梳頭。

⑪ 移時：過了好久。 朱鉛：即朱粉。指臙脂和鉛粉。 狼籍：這裏形容把朱鉛弄得滿臉都是。 畫眉濶：唐代風俗，婦女以畫眉濶爲美。

⑫ 嗔(chēn)：怒。

⑬ 翻思：回想。 聒(guō)：吵鬧。

⑭ 且：姑且。 生理：生計。

【押韻】髮、襪：月韻；結、咽、雪、折、列、說：屑韻； 膝、日、慄、櫛：質韻； 褐、抹、濶、渴、喝、聒：曷韻。月、屑、質、曷合韻。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①？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②。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③。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④。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⑤，四方服勇決⑥。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⑦。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⑧。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⑨。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⑩。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⑪。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絶⑫。

注 釋

① 至尊：指皇帝。 蒙塵：封建時代稱天子逃難在外。 幾日：何時。休練卒：停止訓練士卒，指結束戰爭。

② 坐：副詞，頓。 妖氛豁：妖氣散開，比喻安慶緒潰敗。

③ 慘澹：疊韻聯綿詞，同"慘淡"，暗淡無光。 回紇(hé)：唐代西北的少數民族。

④ 助順：指幫助唐朝。公元 756 年，唐肅宗向回紇借兵平安史之亂，回紇葛勒可汗派其子率四千餘騎至鳳翔助戰。 順：合乎正義的。 馳突：指冲鋒陷陣。 馳：馳驅。 突：冲殺。

⑤ 意思是不宜多用回紇兵。

⑥ 勇決：等於説果敢。

⑦ 虚佇：虚心期待。指寄望於回紇。 時議：指當時朝臣的議論。 氣欲奪：喪氣的意思。唐肅宗和回紇約定，攻克長安之後"金帛子女皆歸回紇"。當時很多朝臣反對借回紇兵，但肅宗不聽。

⑧ 伊洛：伊水和洛水。這裏指洛陽及其周圍。洛陽是唐的東都，位于伊水和洛水的北面。 指掌：指着手掌，比喻容易。 西京：即長安。 不足拔：不值一打就可以攻下。

⑨ 意思是希望在收復兩京的同時，唐朝軍隊能深入安史的巢穴河北等地。

⑩ 開：這裏是收復的意思。 青、徐：古九州中的兩州，在今山東和蘇北一帶。 旋：旋即，不久。 瞻：瞻望。 略：平定。 恒碣：《尚書·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恒碣"指今河北一帶。

⑪ 昊(hào)天：秋天。 正氣有肅殺：意思是秋氣使天宇肅爽，草木凋枯。 這兩句是説安史叛軍的潰敗正合乎天時。

⑫ 皇綱：指唐王朝的政治命脈。

【押韻】卒、紇、突、發、碣、月：月韻；豁、奪、拔：曷韻；匹、疾：質韻；決、絶：屑韻；殺：黠韻。月、曷、質、屑、黠合韻。

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①。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②。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③。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④。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⑤。微爾人盡非⑥，于今國猶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獸闥⑦。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⑧。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⑨。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注 釋

① 狼狽初：唐玄宗原來對安禄山毫無戒備。安史之亂起，潼關被攻破，唐玄宗倉皇出逃奔蜀。"狼狽"即指此事。 事與古先别：即下文所説能及時誅殺奸臣，因此不至於像夏殷一樣滅亡。

② 奸臣：指楊國忠，唐玄宗的宰相，做過很多壞事。 菹醢(jūhǎi)：砍成肉醬。 同惡：指楊國忠的家族和黨羽。 蕩析：消散。唐玄宗奔蜀，到了馬嵬坡時，軍隊停止不前，要求殺死楊國忠，唐玄宗被迫同意，士兵屠割楊國忠的屍體，懸首驛門以解恨。楊國忠的從姐妹韓國夫人、秦國夫人和楊國忠的兒子楊暄、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同時被殺。隨後唐玄宗又被迫下令將楊貴妃縊死。楊國忠的從姊虢國夫人逃到陳倉，被捕下獄死。

③ 褒：褒姒，西周的亡國之君幽王的寵妃。 妲(dá)：妲己。商紂王的寵妃。這裏"夏殷"和"褒妲"錯綜成文，實際上概括了夏商周三朝以及妹喜(桀的寵妃)和妲己、褒姒三人。兩句意思是，唐朝之所以不像夏商周三個朝代那樣衰亡，是因爲唐玄宗在中途誅殺了寵愛的楊貴妃。

④ 宣：指周宣王。 光：指漢光武。 這兩人都是中興之主。這兩句是以周宣王和漢光武比喻唐肅宗，認爲唐朝能像周、漢一樣中興。

⑤ 桓桓：勇武的樣子。 陳將軍：指陳玄禮。在馬嵬坡他首先主張殺死楊國忠和楊貴妃。 仗鉞：表示執行誅殺。 仗：拿着兵器。

⑥ 微爾：要是没有你。 人盡非：意思是説人們都要遭殃了。

⑦ 大同殿：宫殿名，唐玄宗經常朝見羣臣的地方。 白獸闥(tà)：即白獸門，唐朝宫門名。因爲當時長安還在安史叛軍的佔領下，所以説"凄凉"、"寂寞"。

⑧ 翠華：指皇帝的儀仗。皇帝的旌旗以翠羽爲飾。 金闕：指皇宫。古代有所謂"望氣"的説法。"佳氣向金闕"預示着王朝的興盛。

⑨ 園陵：帝王的墳墓。這裏指唐太宗等的陵墓。 數：禮數。 這兩句是説長安很快就可以收復，那時唐朝先王的陵墓就可以得到灑掃。

【押韻】别、哲、烈、缺：屑韻；析：錫韻；妲、活、闥、達：曷韻；闕：月韻。屑、錫、曷、月合韻。

歲晏行[1]

杜甫

【説明】這首詩是杜甫晚年在瀟湘一帶漂泊時所作，詩中反映了當時賦税繁重、戰亂不息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情況。

歲云暮矣多北風[2]，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3]。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4]。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5]。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鐵和青銅[6]。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7]。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8]？

注　釋

① 歲晏：歲暮，年終。　行：詩歌體裁的一種。

② 云：句中語氣詞。《詩經·小雅·小明》："歲聿云莫。"

③ 罟(gǔ)：捕魚的網。　莫徭：居住在湖南的少數民族。　桑弓：桑木做成的弓。

④ 此輩：指上述漁夫、獵户和農夫。　杼柚(zhù zhóu)茅茨空：指一無所有，極其貧困。　杼柚：織布機。《詩經·小雅·大東》："杼柚其空。"

⑤ 汝：指莫徭。　鬻(yù)：賣。　租庸：唐制，每個成年男子每年要繳納定量的糧食，叫租；同時每年爲公家服一定天數的勞役，叫調；不服勞役的按天數繳納一定的絹或布，叫庸。　這四句是説，楚人本來就不愛吃鳥類，所以射到了雁也無人買；更何況現在百姓賣了兒女繳税，哪裏有錢買鳥吃呢！

⑥ 私鑄：指私自鑄錢。唐朝規定私鑄要處以死刑。 和：攙和。鑄錢本應用青銅；私鑄却攙和鉛鐵。

⑦ 刻泥：指刻泥爲錢模。 好惡：指質量合格的錢和粗製濫造的錢。不合：不該。 蒙：蒙混，混雜。

⑧ 萬國：指各地。 畫角：軍樂器，在早晚時吹，作用相當於現在的軍號。 此曲：指畫角聲。 這兩句是説當時戰亂不息。

【押韻】風、中、弓、空、鴻、銅、蒙、終：東韻；農、庸：冬韻。東冬合韻。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 參

【作者介紹】岑參（公元 715—770 年），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祖籍南陽棘陽（今河南新野縣東北）。他年輕時曾北遊河朔，後來又作爲節度使的幕僚兩次出塞，遠至輪台（今新疆烏魯木齊市東北的米泉市）等地。回朝後任右補闕，官至嘉州刺史。他親身經歷的邊塞生活賦予了他的詩歌以獨特的内容。邊塞奇異的風光和緊張的戰鬬生活，在他詩中得到了生動真切的表現。他的詩氣勢奔放，色彩瑰麗，富有浪漫主義的特點。有《岑嘉州集》。

【説明】這是岑參任安西、北庭節度判官時，在輪台爲送别同僚武判官而作，是他描寫邊塞風光的代表作。詩中形象地描繪了輪台的雪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兩句，一直爲後代傳誦。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①。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②。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

錦衾薄③。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④。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⑤。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⑥。紛紛暮雪下轅門⑦，風掣紅旗凍不翻⑧。輪台東門送君去⑨，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注　釋

① 白草：西域的一種草名，秋天乾枯後草色變白，稱爲白草。《漢書·西域傳》顏師古注："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

② 梨花開：形容樹枝上的積雪。

③ 錦衾(qīn)：錦緞被子。

④ 角弓：用牛角裝飾的一種弓。　控：拉開(弓弦)。　都護：唐代在邊塞設六都護府，各設大都護一人，都護一人。這裏泛指邊塞的武將。

⑤ 闌干：疊韻聯綿詞，縱橫。

⑥ 中軍：古代分上中下三軍，主帥自將中軍。這裏指節度使的營帳。

⑦ 轅門：軍營的門。古代軍隊駐紮，用兩車的車轅交叉爲營門，故稱。

⑧ 掣(chè)：牽、拉。　翻：飄捲。　這句是說旗幟上結了冰，大風也不能把它吹得飄動。

⑨ 輪台：唐代安西北庭節度府所在地，今新疆烏魯木齊市東北米泉市。

【押韻】折、雪：屑韻。　來、開：灰韻。　幕、薄、著：藥韻。冰、凝：蒸韻。　客：陌韻；笛：錫韻。陌錫合韻。　門、翻：元韻。　去、處：御韻；路：遇韻。御遇合韻。

調張籍①

韓　愈

【説明】這首詩高度評價了李白和杜甫的詩歌創作。詩中充滿

了奇特的想像和生動的比喻，在"以詩論詩"的作品中別具一格。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②。蚍蜉撼大樹③，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④，舉頸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⑤。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⑥。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⑦。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⑧。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凉⑨。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⑩。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⑪。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⑫。仙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⑬。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⑭。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⑮。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⑯。剌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⑰。騰身跨汗漫，不著纖女襄⑱。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⑲。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⑳。

注 釋

① 調(tiáo)：戲謔。 張籍：中唐詩人，韓愈的好友。

② 不知：不料。 羣兒：對人的蔑稱，等於説"豎子"。 那用：豈用。中唐時有人揚杜抑李，韓愈駁斥了這種看法。

③ 蚍蜉：雙聲聯綿詞，螞蟻的一種。

④ 伊：句首語氣詞。

⑤ 微茫：模糊不清。 以上四句寫作者對李、杜的敬仰。

⑥ 治水航：指夏禹治水時所採取的方式。 這兩句以夏禹治水比喻李杜的創作，意思是只能看到他們留下的作品，而看不見他們如何進行創作。

⑦ 施手：着手。 磨：通"摩"，靠近。

⑧ 垠(yín)崖：指山崖。 劃：副詞，突然。 擺：摇動。 雷硠(láng)：山崩聲。

⑨ 惟：想。 率：全部。 荒凉：指生活貧困。

⑩ 遣：使。 僵：仆，跌倒。 這兩句是說天帝爲了使他們寫出大量的詩篇，特意使他們振起而又受挫。這就是"詩窮而後工"的意思。

⑪ 翎：鳥翅膀上的硬毛。 這兩句是說，天帝對李杜就像對鳥一樣，故意使他們困在籠中，讓他們看着別的鳥在天空飛翔(比喻富貴顯達)。

⑫ 金薤(xiè)：像薤葉形的金片，等於說金葉子。 琳琅：雙聲聯綿詞，精美的玉石。 這兩句是說李杜大量的詩作，都像金玉一樣的精美和富有光彩。

⑬ 勅：命令。 六丁：道教的神名。 雷電：名詞用作狀語，意思是駕着雷電。 取將：拿取。"將"義同"取"。

⑭ 這兩句是說李杜的詩篇大多被取上天了，流落到人間的只是極少的一部分。

⑮ 八荒：八極，八方荒遠之地。 這兩句是說願插翅飛上天去追尋李杜的詩篇。

⑯ 這兩句是說由於自己精誠，就頓時和李杜的精神溝通了，各種奇特的文思湧入胸中。

⑰ 剌(là) 手：反手。 剌：乖、背。 天漿：天上的酒漿。

⑱ 跨：跨越。 汗漫：廣漫無窮的太空。 著：穿，指乘坐。 織女襄：《詩經·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箋："襄，駕也。"原意是指織女一天來往七次。這裏織女襄指織女駕的車。 以上六句寫韓愈自己從李、杜的作品中得到創作啓示，實際上是推崇李杜詩歌的境界崇高。

⑲ 顧：回顧，回頭看。 地上友：指張籍。 經營：指構思。

⑳ 乞(qǐ)：給予。 飛霞佩：以飛霞爲佩，指神仙的衣服。 頡頏(xié háng)：雙聲聯綿詞，上下地飛。 以上四句是勸張籍不必冥思苦索地進行創作，而應同他一樣向李杜的詩歌學習。

【押韻】長、傷、量、望、茫、航、揚、硠、凉、僵、翔、琅、將、芒、荒、腸、漿、襄、忙、頏：陽韻。

杜陵叟[1]

白居易

【説明】這首詩是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的第三十首。《新

樂府》是作者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任左拾遺時寫的一組揭露社會黑暗和政治上過失的諷諭詩。這首《杜陵叟》憤怒地斥責了地方官吏的橫徵暴斂,並反映了封建社會法令的虛僞性。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②。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③。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剥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卽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④!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⑤。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⑥。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⑦。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⑧。

注 釋

① 杜陵: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秦時爲杜縣,漢宣帝葬在這裏,因此叫杜陵。 題下原有小序:"傷農夫之困也。"

② 秀:植物抽穗開花。

③ 長吏:《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這裏指地位較高的縣級官吏。 申破:向上陳述,說明真實情況。 求考課:指在考課中求得陞遷。 考課:封建時代對官吏按時的考核,根據考核成績的優劣或陞或降。

④ 鉤爪鋸牙:像鉤一樣的爪,像鋸一樣的牙。

⑤ 人弊:卽"民弊",百姓的痛苦。唐朝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民"多改爲"人"。

⑥ 白麻紙:唐代中書省用的公文紙有黃麻紙和白麻紙兩種,重要的命令都寫在白麻紙上。 德音:唐代一種下達到百姓的詔書,內容是宣布皇帝的恩德。 京畿(jī):京城附近。 放:免。元和四年春,白居易和李絳聯名奏請憲宗,免除江淮等地當年的賦稅,爲憲宗所採

納。

⑦ 里胥：指里正等。唐代以一百户爲一里，設里正，是封建政權最基層的官吏。 胥：小吏。 尺牒：公文。這裏指宣布免税的公文。牓：張貼。

⑧ 蠲(juān)：免除。

【押韻】居、餘：魚韻。 起、死：紙韻。 寒、乾：寒韻。破、課：箇韻。 租：虞韻；如：魚韻。虞魚合韻。 粟：沃韻；肉：屋韻。沃屋合韻。 帝、弊、税：霽韻。 門、村、恩：元韻。

琵 琶 行(並序) 白居易

【説明】這是白居易一篇著名的長篇敘事詩。詩中對處於社會底層的婦女的身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也抒發了作者宦途不得意的感慨。其中對音樂的描寫，猶如一首無聲的樂曲，引人入勝。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①。明年秋，送客湓浦口②。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③。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④。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默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注 釋

① 元和十年：公元816年。 元和：唐憲宗的年號。 左遷：貶官。

九江郡：隋代郡名，唐代叫江州或潯陽郡，郡治在今江西九江市。

司馬：州刺史的屬官，唐代的司馬實際是閒職。

② 湓(pén)浦口：即湓口，在今九江市西湓水入江處。

③ 善才：唐代對彈琵琶的藝人或曲師的通稱。

④ 委身：托身，指出嫁。　賈(gǔ)人：商人。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①。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注　釋

① 潯陽：今江西九江市。　江頭：江邊上。　瑟瑟：蕭瑟。

【押韻】客：陌韻；瑟：質韻。陌質合韻。　船、弦：先韻。別：屑韻；月、發：月韻。屑月合韻。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①。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②，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捻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③。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④。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⑤，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弦凝絶，凝絶不通聲暫歇⑥。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⑦，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⑧，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

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注 釋

① 回燈:把已撤了的燈拿回來。

② 掩抑:指琵琶聲低而輕。 思(舊讀 sì):名詞,指悲思。

③ 攏、捻、抹、挑:彈琵琶的幾種指法。 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唐代曲名。 六幺(yāo):也是唐代曲名。

④ 大弦:粗弦。 嘈嘈:形容粗弦發出的音濁而響。 小弦:細弦。 切切:形容細弦發出的音清而細。

⑤ 間關:雙聲兼疊韻聯綿詞,形容鳥聲宛轉。 滑:輕快流暢。

⑥ 澀(sè):凝滯。 絶:斷絶。

⑦ 乍:突然。

⑧ 撥:撥子,套在手指上撥弦的工具。 當心畫:在琵琶的四弦中部劃過。"畫"是一曲終了時常用的彈奏指法。

【押韻】誰、遲:支韻。 見、宴、面:霰韻。 聲、情:庚韻。思、志、事:寘韻。 挑、幺:蕭韻。 雨、語:語韻。 彈、盤、灘:寒韻。 絶:月韻;歇:屑韻。月屑合韻。 生、聲、鳴:庚韻。畫、帛、白:陌韻。

沉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①。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②。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③。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④。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⑤。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⑥。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⑦。去來江口守空船⑧,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

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⑨。

注 釋

① 斂容：顯出莊矜的面容。
② 蝦蟆(hámá)陵：長安東南的遊樂區。
③ 教坊：唐代主管音樂歌舞的機關。教坊中分若干部。 秋娘：唐代歌舞伎常用的名字，這裏泛指歌舞伎。
④ 五陵年少：指富家子弟。 五陵：指漢代皇帝的五個陵，都在長安附近。漢代豪富多住在此地。 纏頭：贈給歌舞伎的錦帛之類的物品。因爲古代婦女以錦帛纏頭，故稱。 綃(xiāo)：生絲製成的紡織品。
⑤ 鈿(diàn)頭銀篦(bì)：兩頭鑲着花鈿的銀篦。 擊節碎：因打拍子而打碎。 血色：紅色。 翻酒污：被打翻的酒弄髒。
⑥ 等閒：隨便地，輕易地。
⑦ 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市。
⑧ 去來：去後。
⑨ 妝淚：擦了脂粉的臉上帶着淚痕。 紅闌干：形容臉上擦胭脂的地方因淚痕而變得顏色縱橫交錯。

【押韻】中：東韻；容：冬韻。東冬合韻。 女：語韻；住、妒、數、污、度、故、去：遇韻；部：麌韻；婦：有韻。語、遇、麌、有上去合韻。"婦"字已從有韻轉入麌韻。 寒、干：寒韻。

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①。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卧病潯陽城②。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黄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③。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

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④。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轉急⑤。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⑥。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⑦。

注　釋

① 唧唧：嘆息聲。

② 卧病潯陽城：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貶爲江州司馬，潯陽是江州的州治。白居易是被貶謫，司馬又是閒職，所以説"卧病"。

③ 嘐啞嘲哳(zhāozhā)：形容聲音嘈雜難聽。

④ 翻作：依曲調寫成歌辭。

⑤ 良久：長久。　却坐：退坐，退回重新坐下。　促弦：上緊弦。　轉：更加。

⑥ 向前：剛才。　掩泣：掩面而泣。

⑦ 青衫：唐朝八、九品文官的服色。白居易當時是從九品官。

【押韻】息、唧、識：職韻。　京、城、聲、生、鳴、傾、明、行：庚韻；　聽：青韻。庚青合韻。　立、急、泣、濕：緝韻。

雁門太守行①

李　賀

【作者介紹】李賀(公元790—816年)，字長吉，河南昌谷(今河南宜陽縣)人。他只做過一個掌祭祀的小官奉禮郎，死時才二十六歲。他的詩具有獨特的風格，想像奇特，色彩濃重，意境和用語都别出心裁。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反映現實的詩，但數量不太多；有一些描寫超現實世界的詩，則情調過於凄冷，不很健康。有《李長吉歌詩》，清王琦等爲之作注。

【說明】這首詩描寫了一場堅守危城的決死戰鬬，勾畫出一幅悲壯的畫面。

黑雲壓城城欲摧②，甲光向日金鱗開③。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④。半捲紅旗臨易水⑤，霜重鼓寒聲不起⑥。報君黃金臺上意⑦，提攜玉龍爲君死⑧。

注 釋

① 雁門太守行：樂府曲名，多寫邊塞征戰之事。 雁門：郡名，郡治在今山西大同市東北。

② 摧：倒塌。這句是寫形勢的危急。

③ 金鱗開：形容鎧甲閃光，像金色的魚鱗一樣張開。這句是寫守軍的奮戰。

④ 燕脂凝夜紫：指淺紅的晚霞凝成了深紫的暮色。 燕脂：也寫作"胭脂"，婦女塗面的紅色化粧品。

⑤ 易水：在今河北易州市境內。易水是戰國時燕太子丹餞別荆軻的地方，這裏寫易水是爲了渲染悲壯的氣氛。

⑥ 不起：指聲音低沉。

⑦ 黃金臺上意：指招聘賢才的厚意。相傳戰國時燕昭王在易水東南築臺，上置黃金以招賢才。

⑧ 玉龍：指寶劍。

【押韻】摧、開：灰韻。 裏、紫、水、起、死：紙韻；意：寘韻。紙寘上去合韻。

荔 支 歎 蘇 軾

【說明】這首詩是宋哲宗紹聖二年(公元 1095 年)蘇軾被貶在

惠州(今廣東惠州市)時寫的。作者通過催送荔枝的描繪,對"争新買寵"的權貴們爲了向皇帝進貢新奇物品而不顧人民疾苦的作法,進行了憤怒的斥責。"荔支"本作"荔枝"。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①。顛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②。飛車跨山鶻横海,風枝露葉如新採③。宫中美人一破顔,驚塵濺血流千載④。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⑤。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⑦。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⑧,前丁後蔡相籠加⑨。争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鬬品充官茶⑩。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⑪!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黄花⑫。

注 釋

① 置:驛站。 堠(hòu):道旁的土堡,用以記里數。唐代五里一隻堠,十里一雙堠。 兵火催:意思是如同軍事行動一樣緊急。

② 顛阬:跌倒在土坑裏。 阬:同"坑"。 仆谷:仆倒在谷裏。 相枕藉:指運送荔枝者的尸體交錯地倒在一起。 龍眼:水果名,又叫桂圓。

③ 飛車跨山:《博物志》:"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鶻(hú):一種猛禽,又名隼,飛得很快。 這兩句是説運送荔枝十分急速,像飛車跨山和鶻横海一樣,因此運到時荔枝還很新鮮,枝葉上還帶着新鮮的氣息和露水。

④ 破顔:即開顔,笑。 濺血:指因趕送荔枝而死亡。 這兩句用杜牧《過華清宫》"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的語意。

⑤ 永元:東漢和帝年號。 交州:漢代州名,在今廣東廣西一帶。 涪(fú):涪州,唐代州名,州治在今重慶涪陵市。

⑥ 林甫：指李林甫，唐玄宗時的宰相，專以諂媚爲事。 酹(lèi)：以酒澆地祭神。蘇軾自注："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臨武(今湖南臨武縣)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在陝西秦嶺山中)路進入。"

⑦ 赤子：百姓。 尤物：尤異之物，珍貴稀有的物品，指荔枝龍眼及武夷茶姚黃花等。 瘡痏(wěi)：指民間疾苦。 痏：瘡有斑痕者。

⑧ 武夷：武夷山，在今福建西部。 粟粒芽：武夷山産的名茶。因嫩芽形似粟粒，故名。

⑨ 丁：指丁謂，宋真宗時宰相，封晉公。 蔡：指蔡襄，字君謨，是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也是茶事專家。 籠加：以籠加之，即把茶放到籠中進貢。 蘇軾自注："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嘆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

⑩ 鬬品：當時有比賽茶葉的賽會，叫"茗戰"。"鬬品"指用以比賽的茶葉。 官茶：貢給朝廷的茶。蘇軾自注："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鬬茶，許之。"這兩句是說爲了求寵，後來想的辦法愈來愈新奇了，今年又以鬬品來進貢。

⑪ 致養口體：《孟子·離婁上》說，"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但不能進一步體會曾子的心意，"此所謂養口體者也"。這裏指只知道滿足君主口腹的需要。

⑫ 洛陽相君：指錢惟演。他是吳越王錢俶的兒子，仕宋後官至樞密副使。宋太宗曾稱讚錢俶"以忠孝而得社稷"。 可憐：可嘆。 姚黃：牡丹的一種，人稱之爲牡丹之王。蘇軾自注："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

【押韻】灰、催、來：灰韻。 海、採、載：賄韻。 州、涪、游：尤韻。 子、痏：紙韻；瑞：寘韻。紙寘上去合韻。 芽、加、茶、耶、家、花：麻韻。

長 歌 行

陸 游

【作者介紹】陸游(公元 1125—1210 年)，字務觀，號放翁，越州

山陰(今浙江紹興市)人。早年曾做過主簿、通判之類的小官,後來先後在王炎和范成大的幕下做僚屬,在川陝過了九年的戎馬生活。離蜀東歸後,做過幾任地方官。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因主張抗金而被劾罷官,最後的二十年,基本上是在山陰鄉間度過的。陸游是我國古代一位最著名的愛國主義詩人,他的大量作品都是爲恢復失土而呼喊,愛國熱情至死不衰。他用自己悲壯激昂的詩歌,反映了時代面貌,唱出了人民的願望,成爲南宋時最傑出的詩人。他除致力寫詩外,還兼長寫詞,也是南宋詞壇的名家。陸游的詩雄渾奔放,明白曉暢,有極大的藝術感染力。有《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二卷行世;今人錢仲聯作《劍南詩稿校注》,可參攷。

【説明】這首詩寫於淳熙元年(公元 1174 年)任職范成大幕府期間,詩人以豪放的筆調抒寫了自己報國的壯志,同時也流露出壯志未酬的苦悶。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①,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②。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情③。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④。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蛩鳴⑤!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餅⑥。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鉅野受黄河傾⑦。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⑧。國讎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還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⑨。

注 釋

① 安期生:傳説中的仙人。《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臣嘗遊海

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騎長鯨：隱喻求仙避世。李白曾自署“海上騎鯨客”，以表達憤世絶俗的思想。

② 李西平：指李晟(shèng)，唐德宗時的名將，曾平定朱泚(cǐ)的叛亂，封爲西平郡王。 梟：斬首。 舊京：指長安。朱泚曾在長安稱帝，李晟敗朱泚，收復長安，所以説“清舊京”。

③ 種種：頭髮短的樣子。語出《左傳·昭公三年》。原文是：“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④ 偏：正。 這句是説落日正對着僧窗。

⑤ 豈其：難道。 寒蠨(jiāng)：寒蟬。

⑥ 市橋：橋名，在今四川成都市西。 磊落：衆多的樣子。 缾：同“瓶”。

⑦ 哀絲豪竹：指哀婉或豪放的音樂。“絲”指弦樂，“竹”指管樂。 劇飲：痛飲。 鉅野：古澤名，在今山東巨野縣。 受黄河傾：《史記·河渠書》：“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⑧ 兩句是説，平時不喝酒，在意氣豪壯時，酒量極大，使衆人驚嘆。

⑨ 何當：何時。 飛狐城：古關隘名，在今河北淶源縣。

【押韻】生、鯨、平、京、情、明、鳴、傾、驚、聲、城：庚韻；缾：青韻。庚青合韻。

五言律詩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①

王 勃

【説明】這首詩是作者任職長安時送别友人的作品，語言質樸，感情真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成爲歷來傳誦的名句。

城闕輔三秦②，風煙望五津③。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⑤。無爲在歧路，兒女共霑巾⑥。

注　釋

① 杜少府：名不詳。　少府：對縣尉的尊稱。　之任：赴任。　蜀川：蜀地，即今四川省一帶。

② 城闕：都城，指長安。　輔三秦：即輔以三秦。項羽滅秦，分關中地爲雍、塞、翟三諸侯國，所以稱關中爲三秦。即今陝西省。

③ 五津：岷江從瀆堰（今四川都江堰市西）至犍爲（今四川犍爲縣）一段，有五個渡口，稱爲"五津"。這裏即指蜀地。

④ 宦遊：離家遠遊而求官或做官。

⑤ 比鄰：鄰居。《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周禮·遂人》："五家爲鄰。"

⑥ 無爲：不要。　歧路：指分手處。　兒女：青年男女。這裏是說像兒女一樣。　霑巾：指流淚。

【押韻】秦、津、人、鄰、巾：真韻。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孟浩然

【作者介紹】孟浩然（公元689—740年），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他一生基本上是在家鄉鹿門山過着隱居生活，曾一度遊長安求仕，失意而歸。晚年曾短期在張九齡幕府任荆州從事，卒於家。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寫山水詩的作家，以五言詩著稱，與王維齊名，世稱"王孟"。有《孟浩然集》。

【説明】這首詩是孟浩然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到長安應舉時寫給張九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他的援引。張丞相:指張九齡(公元 673—740 年)。當時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被貶爲荆州長史。詩中寫出了洞庭湖的闊大氣象,歷來受人稱贊。

八月湖水平①,涵虚混太清②。氣蒸雲夢澤③,波撼岳陽城④。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⑤。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⑥。

注 釋

① 湖水平:指湖水很滿。八月是洞庭湖漲水的季節。這是一種拗句,第四字該平而仄(拗),第三字該仄而平(救)。

② 這句是説湖水茫茫一片,而且水天相接。 涵虚:指景物倒映水中。元稹《重夸州宅旦暮景色》詩:"人聲曉動千關闢,湖色宵涵萬象虚。"意思與此相同。 太清:指天空。

③ 雲夢澤:古澤藪名,其區域包括洞庭湖在内。這句是説,洞庭湖的水氣蒸騰,覆蓋着雲夢澤的廣闊區域。

④ 岳陽城:在洞庭湖的東北岸。這句是形容洞庭湖的波濤壯闊洶湧,勢如千軍萬馬,撲向城頭。

⑤ 欲濟無舟楫:語出《尚書·説命上》:"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端居:深居不出,此處指隱居。 聖明:指聖明之朝。這兩句的意思是:想要出來做官但無人接引,而隱居在家又覺得愧對聖明的朝廷。

⑥ 羨魚:《淮南子·説林訓》:"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結網。"這兩句以"垂釣者"比喻作官的人,用"羨魚"表示自己雖有從政的願望,但没有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得到張九齡的援引。

【押韻】平、清、城、明、情:庚韻。

山居秋暝 王維

【作者介紹】王維(公元 701—761 年),字摩詰,原籍太原府祁州(今山西祁縣)人,其父遷居於蒲(今山西永濟市)。開元九年(公元 721 年)進士,官至給事中。安禄山陷長安,王維被迫接受安禄山授予的官職,安史之亂後,因此貶官。爲了遠禍全身,詩人吃齋念佛,隱逸山林。後來官至尚書右丞,所以人又稱之爲"王右丞"。

王維早年寫過一些抨擊權貴、不滿現實的政治詩和具有豪情壯志的邊塞詩;後期的作品大多是反映閒適的生活和自然景物的山水田園詩。他的山水詩清新明麗,含蓄有致,在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有《王右丞集》,清趙殿成作注。

【説明】這首詩以清新的筆觸寫出了秋日傍晚的山景。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①]。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②]。

注 釋

① 浣(huàn)女:洗衣服的女子。這兩句用散文句式表達,應是"浣女歸而竹喧,漁舟下而蓮動"。

② 這兩句是説春草任其凋枯,如此秋景,王孫亦可自留。《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

留。"王維反用其意。

【押韻】秋、流、舟、留：尤韻。

渡荆門送别

李 白

【説明】這是李白青年時期出蜀時贈給送别的友人的作品。面對着壯麗的山川，詩人心中充滿了豪情。

渡遠荆門外①，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②。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③。仍憐故鄉水④，萬里送行舟。

注 釋

① 荆門：山名，在今湖北枝城市西北長江南岸。

② 平野：平原。 大荒：廣闊無邊的原野。 蜀地多山，自荆門以東地勢平坦，所以這麽説。

③ 下：動詞，下來。 海樓：即海市蜃樓。 兩句意思是説，月亮映在水中就像飛下來一面天鏡，江面上霧氣蒸騰，像是結成了海市蜃樓。

④ 憐：愛。 故鄉水：指長江。長江從蜀地流來，故稱。

【押韻】遊、流、樓、舟：尤韻。

旅夜書懷

杜 甫

【説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 765 年)，嚴武死去，杜甫在成都

失去依靠，離蜀東下。這首詩大約即作於舟經渝州（今重慶市）、忠州（今重慶忠縣）途中。詩人經過長期漂泊不定的生活，對仕途已經絶望。他把自己比做一隻孤獨漂泊的沙鷗。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①。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②。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③。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注　釋

① 危檣：高高的桅桿。

② 這兩句的意思是，因爲原野開闊，所以覺得羣星低垂；因爲大江奔流，所以江中月影也隨之涌流。

③ 文章著：因文章而顯著。　老病休：因老因病而罷休。

【押韻】舟、流、休、鷗：尤韻。

商山早行　　温庭筠

【作者介紹】温庭筠（公元812—870年），字飛卿，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曾做過方城尉、國子助教等官。他是晚唐詩壇上一位有影響的詩人，和李商隱齊名，被並稱爲"温李"。有《温飛卿詩集》。他又是第一個着意寫詞的文人，是花間派詞人的代表。他的詞思想内容貧乏，但在藝術上有獨到之處。對詞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有《金筌集》，今已不傳，現存詞七十餘首。

【説明】這首詩是作者離開長安時所作。商山在今陝西商州市

東南,是漢初"四皓"(四個年老的隱士)隱居之地。詩中用鮮明的藝術形象寫出了"早行"所見的景色和旅人的心境。

晨起動征鐸[①],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②]。槲葉落山路[③],枳花明驛牆[④]。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⑤]。

注 釋

① 征鐸(duó):指遠行車馬的鈴鐸。 征:遠行。

② 這兩句是歷來爲人們傳誦的名句,兩句中没有用一個動詞或形容詞,單用幾個名詞詞組和名詞,就把一幅秋晨"早行"的情景呈現在讀者面前。

③ 槲(hú):一種闊葉喬木。

④ 枳(zhǐ):一種果樹,實似橘而小,花白色。

⑤ 杜陵:見白居易《杜陵叟》註。温庭筠的少年時代是在長安度過的。回塘:曲折的堤岸。這兩句和第二句"客行悲故鄉"相呼應,反映出作者對故鄉的思念。

【押韻】鄉、霜、牆、塘:陽韻。

晚 晴

李商隱

【作者介紹】李商隱(公元 813—858 年),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内(今河南沁陽市)人。唐文宗開成二年(公元 837 年)進士。因爲捲入了牛(牛僧孺)李(李德裕)黨争,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他長期在藩鎮幕府中做僚屬,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 852 年)才補太學博士。一生窮愁潦倒。

李商隱的詩歌藝術成就較高，特別是他的咏史詩和描寫愛情的"無題"詩，影响很大。有《樊南文集詳注》八卷，《玉谿生詩詳注》三卷，清人馮浩注。

【説明】這首詩是作者大中元年（公元 847 年）爲桂管觀察使鄭亞掌書記旅居桂林時寫的。詩中描寫初夏傍晚、雨過天晴的景色，並表達了作者初抵桂林時的愉快心情和對未來的憧憬。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①。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併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②。越鳥巢乾後③，歸飛體更輕。

注　釋

① 深居：指居處幽僻。　俯夾城：指所居高閣可以俯視夾城。　夾城：即甕城，大城門外的月城。　清：清凉。

② 迥：高。　注：這裏指照射。　兩句是説雨過後所見更遠，所以像是增添了高閣的高；陽光微注小窗使得小窗也顯得更加明亮。

③ 越鳥：越地的鳥，桂林爲百越故地，所以稱"越鳥"。

【押韻】城、清、晴、明、輕：庚韻。

孤　桐　　王安石

【説明】作者在這首詩中通過咏孤桐表現了自己孤高不屈的品格和濟世利民的抱負。

天質自森森，孤高幾百尋[①]。陵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②]。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③]。明時思解慍，願斲五弦琴[④]。

注 釋

① 天質：天生的姿質。 森森：樹木高大茂盛的樣子。 尋：八尺爲一尋。

② 陵霄：超越雲霄，等於說"參天"。 得地：指樹木在地上扎根。沈約《高松賦》："鬱彼高松，棲根得地。" 虛心：梧桐樹幹中心較疏鬆，所以這樣說。語義雙關。

③ 陽驕：太陽光猛烈。 更陰：指桐葉更茂盛，樹蔭更濃。

④ 明時：指政治清明的時候。 慍(yùn)：忿怒。 斲(zhuó)：砍削。這兩句是說，如果明君想要致治的話，孤桐願意用自己作成五弦琴來歌頌太平。《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史記·樂書》："舜歌南風而天下治。"集解引王肅說其歌爲"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據《索隱》說，這兩句出於《尸子》所載。

【押韻】森、尋、心、陰、琴：侵韻。

七言律詩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①]

杜 甫

【說明】早梅開放，冬去春來，本應見後感到高興，但詩人却因羈旅他鄉，歲月蹉跎而感到悲哀。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②。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花可自由③？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④。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⑤。

注　釋

① 裴迪：唐代詩人，早年隱居終南山，晚年入蜀作幕僚。　蜀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崇慶縣。此詩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收到裴迪的早梅詩的相和之作。

② 東閣：即指東亭。《何遜墓志》："東閣一開，藏收揚馬。"　官梅：官府所種的梅樹。　何遜（公元？—518年）：梁朝詩人。他曾在廣陵（郡治在今揚州市東北）任建安王記室，有《揚州法曹梅花盛開》詩："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衙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處以何遜比裴迪。

③ 可：表反問的副詞，豈。　這兩句概括裴迪詩的主要内容：殘雪未銷，早梅已放，在送客之際，情不自禁地想念朋友。

④ 折來：陸凱《贈范曄》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若爲：爲何。大概裴迪詩中有"不及折贈"之類的話，所以杜甫説幸虧没有折來使我感傷。

⑤ 江邊一樹：指杜甫草堂附近錦江邊的一棵梅樹。　垂垂：漸漸。這兩句是説，雖然裴迪没有折梅寄贈，但自己住處的梅花亦將漸漸開放。仍然會催人憂傷。

【押韻】州、由、愁、頭：尤韻。

閣　夜　　杜　甫

【説明】這首詩是大曆元年（公元766年）杜甫在夔州（今重慶奉節縣東）西閣所作，反映出詩人對時局深沉的憂慮和無限的感

慨。

歲暮陰陽催短景①，天涯霜雪霽寒宵②。五更鼓角聲悲壯③，三峽星河影動搖④。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⑤。卧龍躍馬終黄土⑥，人事音書漫寂寥⑦。

注 釋

① 陰陽：指日月。 短景：指冬日。冬天白晝較短。

② 霽(jì)：雨雪停止天放晴。這句"天涯"寫夔州離故鄉很遠，"寒宵"指此時正值冬夜。

③ 鼓角：軍鼓和號角。古代軍中以鼓角報時。

④ 這句是説，三峽水流湍急，因此映在河中的星辰也顯得動摇不定。

⑤ 戰伐：指公元765年10月爆發的軍閥混戰連年未息。 夷歌：指蜀人唱的歌。

⑥ 卧龍：指諸葛亮。《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躍馬：指公孫述(公元？—36年)，王莽時據益州稱帝。左思《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夔州有武侯廟和白帝廟。 終黄土：指最終都埋在黄土之中。

⑦ 人事：指與世人的交往。 音書：書信。 漫：隨意。這一聯是説：既然卧龍躍馬亦不免歸於黄土，那麽人事音書也就只好任其寂寥了。

【押韻】宵、摇、樵、寥：蕭韻。

登 高

杜 甫

【説明】杜甫晚年離蜀東下，停留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兩年。這是他大曆二年(公元767年)在夔州重陽節登高所作。杜甫一生潦倒，這時更加困苦，因此登高所見，也是一片慘淡景象。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①]。無邊落木蕭蕭下[②]，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③]。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④]。

注　釋

① 渚(zhǔ)：水中小塊陸地。　迴：迴旋。

② 落木：指落葉。

③ 百年：等於說一生。

④ 艱難：兼指時勢和生活的艱難。　苦恨：甚恨。　繁霜鬢：白髮越來越多。　新停：最近停止。杜甫當時因患肺病而戒酒。

【押韻】哀、迴、來、臺、杯：灰韻。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①]　柳宗元

【説明】這是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作，表達了詩人備受打擊後的怨憤心情，詩中情景交融。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②]。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③]。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④]。共來百越文身地[⑤]，猶自音書滯一鄉[⑥]。

注　釋

① 漳、汀、封、連四州：指韓泰、韓曄、陳諫、劉禹錫。他們和柳宗元一起參加王叔文集團的政治改革運動，失敗後一起被貶。元和十年(公元

815年)奉召回京,但不久又被派到更遠的地區任刺史。柳宗元爲柳州(今廣西柳州市)刺史,韓泰等分別爲漳州(今福建漳州市)、汀州(今福建長汀縣)、封州(今廣東封開縣)、連州(今廣東連州市)的刺史。

② 大荒:廣闊的原野。 海天愁思(sī):形容愁思無限,並寓憶念東南近海處四州刺史之意。

③ 颭(zhǎn):風吹得顫動。 芙蓉:荷花。 薜荔:疊韻聯綿詞,一種蔓生植物,經常爬在牆上或樹上。 這兩句寫柳州城樓風雨交加的景象。

④ 重遮:一層層遮住。意思是被一層層的嶺樹擋住了視線,不能遠望。江:指柳江。柳江從柳州城外曲折流過。

⑤ 百越文身地:指今廣東、廣西、福建一帶。古代居住在這一帶的少數民族總稱"越",越的種族很多,所以稱"百越"。 文身:在身上刺花紋,這是百越的一種風俗。

⑥ 猶自:依然。 滯:停滯,阻隔。 一鄉:一方。

【押韻】荒、茫、牆、腸、鄉:陽韻。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① 劉禹錫

【説明】這首詩抒發了作者在被貶二十幾年之後的感慨。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棄置身②。懷舊空吟聞笛賦③,到鄉翻似爛柯人④。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⑤。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注 釋

① 樂天:白居易字樂天。寶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從蘇州刺史任調回洛陽,劉禹錫也從和州刺史任調回洛陽,兩人在揚州相遇。白居

易作《醉贈劉使君》:"爲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筋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劉禹錫作此詩酬答。

② 這兩句是兩個名詞性詞組。意思是説,自己在巴山楚水間被棄置了二十三年。劉禹錫在永貞元年(公元 805 年)因參加政治革新被貶,先後到過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夔州(今重慶奉節縣)等地,從永貞元年到寶曆二年爲二十二個年頭。

③ 聞笛賦:晉朝嵇康被殺後,他的好友向秀經其舊廬時作《思舊賦》以表示懷念。賦序中有:"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賦中有:"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因此稱之曰"聞笛賦"。這句是感歎在二十三年的貶逐中許多親友都已死去。

④ 爛柯人:《述異記》載:晉王質入山伐木,見幾個童子下棋,就放下斧子觀看。後來童子催他回去,他看到斧柯已爛盡,回家後才知道已過去數十年,親故大多已亡過。 柯:斧柄。 這句是形容貶逐之久,回鄉所見已大異當年了。

⑤ 這兩句以"沉舟"、"病樹"自喻,對自己久遭貶謫表示感慨。但詩句本身包含一種哲理:新陳代謝是自然界的常規。後來人們經常在這個意義上引用這兩句詩。

【押韻】身、人、春、神:真韻。

安定城樓[①]

李商隱

【説明】作者在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 838 年)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府,娶王茂元女;當年應博學宏詞科考試,未第,回到涇原時,寫下這首詩,表達了自己因政治抱負不得舒展而産生的憤懣心情。

迢遞高城百尺樓,緑楊枝外盡汀洲[②]。賈生年少虚垂涕[③],王粲春來更遠遊[④]。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

入扁舟⑤。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⑥。

注 釋

① 安定：即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縣附近，是涇原節度使的府署所在。

② 迢遞：雙聲聯綿詞，高的樣子。 汀洲：平坦的沙洲。

③ 賈生：指賈誼。 虛垂涕：賈誼在《治安策》中有"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等語。 這句是以賈誼自比，說自己如同賈誼一樣憂國憂民，但無人理會。

④ 王粲：建安詩人，因避西京（長安）之亂，往荊州投靠劉表，曾作《登樓賦》，感嘆"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這句是以王粲自比，說自己如同王粲一樣，流寓他鄉，寄人籬下。

⑤ 永憶：老是想着。 江湖歸白髮：即白髮時歸隱江湖。 迴天地：意即扭轉乾坤。 扁（piān）舟：小船。春秋時越國的范蠡輔佐勾踐滅吳後，即乘扁舟遊於五湖，這裏暗用其事。 這兩句是說，想幹一番迴旋天地的大事業後歸隱江湖。

⑥ 不知：不料。 猜意：猜度。"意"也是猜的意思。 腐鼠、鵷雛：《莊子·秋水》中說，鵷雛（鳳凰一類的鳥）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鴟得腐鼠而食之，見鵷雛飛過，就異常驚慌，以爲來搶自己的腐鼠了。這兩句用鵷雛自比，以食腐鼠的鴟比喻嫉妒的小人，來抒發自己的憤懣。

【押韻】樓、洲、遊、舟、休：尤韻。

新城道中①

蘇 軾

【說明】宋神宗繼位，任用王安石變法，蘇軾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出爲杭州通判。這首詩是作者任職杭州時，在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二月由新城出發巡行山村途中寫的。詩中生動地描繪了

一幅風和日麗的春日郊野的景象，充滿了生活的樂趣。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②。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③。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④。

注　釋

① 新城：在杭州西南，是杭州的屬縣。今屬浙江富陽市。
② 兩句寫初春久雨新晴，早發新城，準備巡行山村。另有《山村五絕》。
③ 絮帽：棉絮做成的帽。比喻晴雲既白且厚。　鉦：古代一種樂器。比喻旭日圓而微紅。
④ 西崦(yān)：等於說西山。　葵：冬葵，古代重要蔬菜之一。元代王禎《農書》稱葵爲"百菜之主"。　餉：送飯給人吃。

【押韻】行、聲、鉦、清、耕：庚韻。

夜泊水村　　陸游

【說明】這首詩是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陸游罷官家居時寫的，表達了作者決死報國的精神和壯志未酬的憤懣。

腰間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銘①。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②？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③。記取江湖泊船處，卧聞新雁落寒汀④。

注　釋

① 太息：長嘆。　燕然：山名，在今蒙古國境内。漢和帝永元元年(公

元 89 年)竇憲追擊匈奴北單于,至燕然山刻石記功而還。這裏比喻抗擊金人恢復失地。 勒:刻。

② 老子:等於說老夫,作者自稱。 絶:横渡。 泣新亭:"新亭"在今南京市南。晉王朝南渡以後,有一些由北方遷居江南的士大夫在新亭宴飲,周顗(yǐ)嘆息說:"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在座的人都相視流淚。唯有王導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事見《世説新語·言語》。 兩句是説自己雖已垂老還能出征邊疆,批評别人不要空憂國事,而應有實際行動。

③ 兩句意思是,自己有以身報國萬死不辭的決心,但雙鬢已白,年華難再。

④ 記取:等於説記得,記住。 新雁:新從北方飛來的雁。 汀:水邊平地。 這句是説,北雁南飛,一年又將過去,而自己仍然只能泊舟江湖,不能馳驅疆場,感慨是很深的。

【押韻】零、銘、亭、青、汀:青韻。

余年四十六入峽忽復二十三年感懷賦長句①

陸 游

【説明】這首詩是陸游暮年所作,儘管詩人説自己的壯志已經消磨,但這只是一種憤慨之辭,他對巴東生活的回憶,説明他的愛國之心暮年不衰。

當年弔古巴東峽,雪灑扁舟見早梅。宋玉宅邊新酒美②,巫山廟下暮猿哀③。樵柯爛盡棋方劇④,客甑炊成夢未回⑤,已把癡頑敵憂患⑥,不勞團扇念寒灰⑦。

注 釋

① 入峽:指經三峽入蜀,陸游在乾道六年(公元 1170 年)赴夔州任通判,

乾道八年至四川宣撫使王炎幕下幹辦公事，曾懷着抗敵救國的壯志度過一段戎馬生活。 長句：七言詩。

② 宋玉宅：夔州有宋玉宅。宋玉見本册809頁介紹。

③ 巫山廟：見本書上册18頁註。

④ 樵柯爛盡：見本册1017頁註。這句是反用其典，意思説二十多年過去了，而人世的紛争仍很劇烈。

⑤ 客甑炊成：甑(zèng)：古代的一種炊具。唐沈既濟《枕中記》云：盧生追求功名不成，在邯鄲道中遇一道士吕翁，吕翁給他一個枕頭。盧生夢見自己進士及第，宦途通達，最后位極人臣，八十而終，此時夢醒，而"主人蒸黍未熟"。 夢未回：指夢未醒。 此句也是反用其典，指自己雖已暮暮但仍追憶蜀中生活。

⑥ 癡頑：愚鈍。這句是説只有用愚鈍來壓抑心中的憂患。

⑦ 團扇念寒灰：劉禹錫《秋扇詞》："當時初入君懷袖，豈念寒爐有死灰。"陸游詩反用其典，説請那些主降的權臣放心，自己愛國壯志已經消沉，再也不會死灰復燃了。這是憤慨之辭。

【押韻】梅、哀、回、灰：灰韻。

五言絶句

鹿 柴[1]

王 維

【説明】這首詩是王維描寫輞川别墅的一組詩中的一首，極寫山林的幽静。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2]。

注 釋

① 鹿柴：輞(wǎng)川的地名。輞川在今陝西藍田縣終南山下。王維有別墅在輞川。 柴：栅欄。周圍有栅欄的房舍常以"柴"爲名。

② 返景：返照。 景：日光。

【押韻】響、上：養韻。

夜宿山寺 李白

【説明】這首詩表現了詩人奇特的想像。

危樓高百尺①，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注 釋

① 危樓：高樓。

【押韻】辰、人：真韻。

鷓鴣詞 李益

【作者介紹】李益(公元748—827年)，字君虞，隴西姑臧(今甘肅武威市)人，曾任秘書少監，太子賓客、禮部尚書等官，爲"大曆十才子"之一。有《李益集》。

【説明】這首詩寫一個女子觸景生情,盼望情人歸來,寫得含蓄婉轉,頗有民歌風味。

湘江斑竹枝,錦翅鷓鴣飛①。處處湘雲合,郎從何處歸?

注 釋

① 斑竹枝: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爲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 錦翅鷓鴣:鷓鴣羽毛黑白相雜,因稱"錦翅"。據説鷓鴣的叫聲爲"不如歸去"。兩句寫思念情人,盼望他歸來的情思。

② 湘雲合:暗喻音訊隔絶。

【押韻】飛、歸:微韻。

塞下曲(之一) 盧綸

【作者介紹】盧綸(公元748年—公元798?年),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濟市)人。曾任監察御史,檢校户部郎中等官。爲"大曆十才子"之一。其作品明人輯爲《盧綸集》。

【説明】《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這首絶句就是詠這件事的,寥寥數語,寫得異常生動。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①。平明尋白羽②,没在石

稜中。

注 釋

① 驚風：傳說"風從虎"。這句是寫風吹草動，以爲有虎。 引弓：拉弓。

② 平明：天明時。 白羽：指箭。

【押韻】風、弓、中：東韻。

江 雪 柳宗元

【説明】這首小詩描寫了江上的雪景，也寫出了作者的情操。

千山鳥飛絶，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①，獨釣寒江雪。

注 釋

① 蓑(suō)：蓑衣，用草或棕製成的披在身上的防雨用具。 笠(lì)：斗笠，用竹篾等編製的遮陽擋雨的帽子。

【押韻】絶、滅、雪：屑韻。

柳 橋 晚 眺① 陸 游

【説明】這是詩人晚年家居山陰時作的一首寫景小詩。通過景

色的描寫，反映出作者的恬澹胸懷和壯志未酬的淡淡哀思。

小浦閘魚躍，橫林待鶴歸。閒雲不成雨，故傍碧山飛。

注　釋

① 柳橋：在浙江紹興市東南。

【押韻】歸、飛：微韻。

七言絶句

從　軍　行(其四)　　王昌齡

【作者介紹】王昌齡(公元 698？—757？年)，字少伯，江寧(今江蘇南京市)人。一説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人。開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進士，曾做過江寧丞和龍標(今湖南洪江市)尉等小官。安史之亂起，被刺史閭丘曉所殺。王昌齡擅長寫七言絶句，特別是一些描寫邊塞征戍的詩更爲人稱道。《全唐詩》有他的詩四卷。

【説明】這首詩表現了遠在玉門關以外的戰士的昂揚的鬬志。

青海長雲暗雪山①，孤城遥望玉門關。黄沙百戰穿

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②。

注 釋

① 青海：即青海湖。 雪山：即祁連山，在今甘肅境内。

② 穿：磨破。 樓蘭：漢代西域國名。樓蘭國王與匈奴勾通，屢次遮殺漢朝通西域的使臣，漢昭帝時霍光派傅介子用計殺樓蘭王。

【押韻】山、關、還：删韻。

峨眉山月歌 李 白

【説明】這首詩表現了詩人離鄉遠遊時對巴山蜀水和親友的依戀之情，大約寫於公元 726 年詩人出蜀時。

峨眉山月半輪秋①，影入平羌江水流②。夜發青溪向三峽③，思君不見下渝州④。

注 釋

① 峨眉：山名，在今四川樂山市的西面。 半輪：形容上弦或下弦的月亮，成半圓形。

② 影：指月影。 平羌：江名，又叫青衣江，在峨眉山東面。源出今四川蘆山縣西北，流至樂山市入岷江。 兩句是詩人回憶遊峨眉時同友人一起賞月的情景。

③ 發：出發。 青溪：即青溪驛，唐屬劍南道嘉州犍爲縣（今四川犍爲縣），在峨眉山東南。 三峽：指巴東三峽，即長江上游的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

④ 君：指同遊峨眉的友人。 渝州：唐山南西道屬州之一，今重慶市。

【押韻】秋、流、州：尤韻。

邯鄲冬至夜思家[①] 白居易

【説明】這首詩的題是"思家"，而詩中却是想像親人思念自己。這種表達方法，使人讀起來饒有趣味。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説着遠行人。

注 釋

① 邯鄲：今河北邯鄲市。 冬至：二十四節氣之一，在陽曆12月22或23日。

【押韻】身、人：真韻。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元 稹

【作者介紹】元稹（公元779—831年），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曾任監察御史及通州、越州等州地方官，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白居易友善，詩風相似，並共同提倡"新樂府"，世稱"元白"。有《元氏長慶集》。

【説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白居易因上書言事被貶爲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馬。此年三月元稹也已被貶任通州（今四川達縣）司馬，聽到這個消息後寫了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摯友

被貶的深切關懷，也陳述了自身貶謫生活的無限愁苦。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①。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注 釋

① 幢幢(chuángchuáng)：搖晃的樣子。 九江：唐代的江州，隋時爲九江郡，故稱。

【押韻】幢、江、窗：江韻。

赤 壁① 杜 牧

【作者介紹】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號樊川，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長安縣)人。曾任監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等地的刺史和中書舍人。他是晚唐傑出的詩人，和李商隱齊名，詩歌俊逸清麗，獨具一格。有《樊川集》。清人馮集梧爲他的詩作注，名《樊川詩集注》。

【説明】這首詩是作者任黄州刺史時作的。他注過《孫子兵法》，頗以軍事才能自詡。這首詩説周瑜赤壁之戰的勝利是出於僥倖，就隱含着對自己軍事才能的自負和不得志的感慨。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②。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③。

注　釋

① 赤壁：三國時孫劉聯軍大破曹軍處，在今湖北蒲圻市西北長江南岸。杜牧所詠的赤壁，其實是黄州（今湖北黄岡市）南面的赤壁（今屬湖北鄂州市），和蘇軾《赤壁賦》所寫的是同一地方。

② 將：取，拿起來。　認前朝：指辨認前朝的遺物。

③ 周郎：即周瑜。周瑜成名時很年輕，時人呼爲周郎。

④ 銅雀：銅雀臺。在鄴城（今河北臨漳縣），曹操爲他的姬妾歌伎而築。二喬：三國時橋玄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嫁給孫策，小女兒嫁給周瑜。後人將"橋"譌作"喬"，因稱"二喬"。

【押韻】銷、朝、喬：蕭韻。

山　行　　杜　牧

【説明】這首詩描寫了秋山的瑰麗景色，使人感到秋光勝於春光。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①。

注　釋

① 坐：由於。　霜葉：受霜凍而變紅的樹葉，多指秋天的楓葉。

【押韻】斜、家、花：麻韻。

詞

漁 歌 子(西塞山前白鷺飛) 張志和

【作者介紹】張志和,字子同,唐肅宗時金華(今浙江金華市)人,生卒年不詳,他是唐代文人詞中較早的作家,傳有《漁歌子》五首,曾著《玄真子》。

【説明】這首詞描繪江南水鄉風光,寫得清新、活潑。

西塞山前白鷺飛①,桃花流水鱖魚肥②。青箬笠③,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注 釋

① 西塞山:在今浙江湖州市西。
② 鱖(guì)魚:一種肉味鮮美的淡水魚,也作"桂魚"。
③ 箬(ruò)笠:用箬葉製成的斗笠。 箬:一種竹。

【押韻】飛、肥、衣、歸:微韻。

菩 薩 蠻(小山重疊金明滅) 温庭筠

【説明】這首詞寫一個女子嬌慵的神情,詞藻十分華麗,代表了唐末和五代的詞風。

小山重疊金明滅①，鬢雲欲度香腮雪②。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③，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④。

注　釋

① 小山：指屏山，即屏風。　金明滅：指屏上的彩畫閃着日光，表示陽光已照進室内。

② 鬢雲：即髮鬢，形容其松軟如雲。　香腮雪：指腮，形容其白嫩如雪。這是描寫女子還在眠卧，髮鬢滑到腮上來了。

③ 這句是説用前後兩面鏡子照着戴花。

④ 帖：指繡貼。　襦(rú)：短衣。　金鷓鴣：指羅襦上用金綫繡貼的圖案。

【押韻】滅、雪：屑韻。　眉、遲：支韻。　鏡、映：敬韻。襦、鴣：虞韻。

浣　溪　沙①(五里竿頭風欲平)　敦煌曲子詞

【敦煌曲子詞介紹】敦煌曲子詞是本世紀從敦煌石室藏書中發現的，共一百六十多首。這些曲子詞主要是唐末五代的民間詞。它的題材比較廣泛，有的優秀作品想像豐富，語言通俗生動。有王重民輯《敦煌曲子詞集》。

【説明】這首詞生動地描寫了行船時的感覺，有民間創作質樸清新的特點。

五里竿頭風欲平②，長帆舉棹覺船行③。柔虜不施停却棹，是船行④。 滿眼風波多陜汐⑤，看山恰似走來迎。子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⑥。

注 釋

① 《浣溪沙》：原誤作《浪濤沙》。
② 五里：當作"五兩"。"五兩"是掛在桅桿頂上觀測風向的器物。
③ 長：通"張"。 棹(zhào)：划船的工具。
④ 虜：通"櫓"。 施：用。 停却：停了。
⑤ 陜汐：即"閃爍"，雙聲聯綿詞，動蕩不定的樣子。
⑥ 子細：即"仔細"。

【押韻】平、行、行：庚韻。 迎、行：庚韻。

虞 美 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李 煜

【作者介紹】李煜(公元 937—978 年)，字重光，南唐最後一個皇帝，世稱李後主，他是一個荒淫的國君。宋滅南唐後，被封爲違命侯，軟禁汴京，不久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詞主要寫宫廷生活，後期的詞寫亡國之君的哀怨。他的詞藝術上成就很高，突破了"花間派"詞的狹窄意境，對詞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説明】這是李煜最著名的一首詞，最後兩句對綿綿無盡的愁思作了生動的描寫。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①。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②。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以一江春水向東流。

注　釋

① 小樓：指在汴京(今河南開封市)的住處。　故國：指南唐。　回首：回憶。

② 雕欄玉砌：指南唐在金陵(今南京市)的宮苑建築。　朱顏改：指住在宮苑中的姬妾形容憔悴了。

【押韻】了、少：篠韻。　風、中：東韻。　在、改：賄韻。愁、流：尤韻。

浣　溪　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晏　殊

【作者介紹】晏殊(公元 991—1055 年)，字同叔，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市)人。官至宰相，死後謚元獻。他是北宋初期的著名詞人，寫的詞溫潤工麗，但思想内容比較貧乏。有《珠玉詞》。

【説明】這首詞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爲人傳誦的名句，但整首詞不過是表達了對年華流逝的感傷而已。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①。

注　釋

① 香徑：指鋪着落花的小路。

【押韻】杯、臺、迴：灰韻。 來、徊：灰韻。

望 海 潮(東南形勝) 柳 永

【作者介紹】柳永(公元 987? —1053? 年)，原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少年時應試不第，浪迹汴京、蘇州、杭州等地，出入歌樓酒館，爲樂工、歌妓填詞。後改名柳永，得中進士，做過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

柳永的詞多反映都市的繁華景象和中下層的市民生活，對詞的題材範圍有所突破。他長於描寫羈旅行役、離愁別恨，善於運用鋪陳手法和融情於景的藝術手段，語言通俗口語化。他還是第一個大量製作慢詞的人。這些都是他對詞的發展作出的貢獻。但柳永也有些詞比較庸俗。有《樂章集》。

【説明】杭州是宋代一個繁華的都會，這首詞對杭州的景象作了生動的描繪，使我們能够看到宋代都市生活的面貌。

東南形勝，江吴都會，錢塘自古繁華①。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②。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③。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④。

重湖疊巘清嘉⑤。有三秋桂子⑥，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⑦。千騎擁高牙⑧。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⑨。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⑩。

注　釋

① 形勝：指形勢便利、風景優美的地方。　江吳都會：杭州古時屬吳國，東漢至梁，都屬吳郡，又處於錢塘江北岸，故稱。　錢塘：從秦到六朝，杭州稱錢塘縣，隋始置州。

② 風簾：擋風的簾子。　翠幕：翠色的帳幕。　參差：雙聲聯綿詞，形容房屋高低不齊。

③ 天塹：天然的壕塹，這裏指錢塘江。

④ 珠璣(jī)：圓的叫"珠"，不圓的叫"璣"。這裏泛指珍寶。　羅綺(qǐ)：輕軟有稀孔的絲織品叫"羅"，有文采的絲織品叫"綺"。這裏泛指精美的絲織品。

⑤ 重(chóng)湖：西湖中有白沙堤，把西湖分爲"裏湖"與"外湖"。　疊巘(yǎn)：重疊的山峰。　清嘉：清秀美麗。

⑥ 三秋：指秋季第三個月，即九月。　桂子：桂花。

⑦ 羌管：即羌笛。　弄晴：在晴天吹弄。　菱歌：採菱人唱的歌。　泛夜：夜間泛舟。　嬉嬉：快樂遊戲的樣子。　蓮娃：採蓮女。

⑧ 擁：簇擁。　高牙：軍前大旗叫"牙旗"，這裏指高級官吏。這首詞據說是柳永寫給兩浙轉運使孫何的，"高牙"即指孫何。

⑨ 煙霞：指山水美景。

⑩ 圖將：等於說"畫了"。　鳳池：即鳳凰池，指中書省。《晉書·荀勗傳》中以"鳳凰池"稱中書省。

【押韻】華、家、沙、涯、奢：麻韻。　嘉、花、娃、牙、霞、誇：麻韻。

江　城　子(老夫聊發少年狂)　蘇　軾

【説明】在這首詞中，蘇軾豪放的性格和報國的壯志躍然紙上。這是宋神宗熙寧八年(公元 1075 年)蘇軾知密州時的作品。

密州出獵①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②，錦帽貂裘，千騎捲平岡③。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④。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⑤？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⑦。

注 釋

① 密州：今山東諸城市。

② 黃：指黃狗。 擎(qíng)：舉着。 蒼：指蒼鷹。 "牽黃"用的是李斯的典故，李斯臨刑時，曾對他的兒子說："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③ 平岡：平坦的山岡。 這句是說千騎從平岡上席捲而過。

④ 爲報：替我告訴。 太守：隋唐時稱郡的長官爲太守，宋稱州的長官爲知州，相當於太守。 孫郎：指孫權。《三國志·孫權傳》："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吴，親乘馬射虎於庱(líng)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這三句的大意是，替我告訴大家，傾城出動隨着我出獵，看我親自射虎，如同當年的孫權。

⑤ 胸膽尚開張：指胸襟還開闊，膽子也還壯。 鬢微霜：兩鬢開始有了白髮。

⑥ 雲中：漢郡名，今山西大同市以北和内蒙古一帶。 馮唐：漢文帝時人。《史記·馮唐列傳》載：雲中郡守魏尚是抵禦匈奴的良將，因微過被判刑，馮唐向漢文帝指出對魏尚處罰不當，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見，"是日遣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這時蘇軾是因反對實行新法而出爲地方官的，所以他拿魏尚自比。

⑦ 會：當。 天狼：星名，主侵掠。《楚辭·九歌·東君》："舉長矢兮射天狼。"射天狼是比喻抗擊西夏的入侵。

【押韻】狂、黃、蒼、岡、郎：陽韻。 張、霜、妨、唐、狼：陽韻。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蘇軾

【説明】這是一首詠月的名作。作者把自己對人生的看法織入了對中秋夜月的描寫之中。從開始時希望超塵出世,到最後自己作寬解語,反映出作者對人世還是熱愛的。

丙辰中秋①,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②。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③。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④,又恐瓊樓玉宇⑤,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⑥? 轉朱閣,低綺户,照無眠⑦。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⑧?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⑨。

注 釋

① 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此時蘇軾在密州。

② 子由:蘇軾的弟弟蘇轍的字。蘇轍也因反對新法而出爲地方官,當時在濟南,兄弟二人已七年没有見面。

③ 幾時:何時。 把酒:拿着酒。李白《把酒問月》:"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此句化李白詩而成。

④ 這句用《列子·黄帝》的典故。列子從老商氏學道,最後到達"心凝神釋,骨肉都融","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蘇軾用此典,暗寓物我兩忘之意。

⑤ 瓊樓玉宇:指月中宫闕。

⑥ 兩句意思是現在這樣月下起舞也很好,天上哪裏比得上人間。

⑦ 轉朱閣：指月光從朱紅樓閣的一面轉到另一面。 低：指月光漸低。綺户：刻有紋飾的門窗。 無眠：指因相思而不能入睡的人。

⑧ 兩句是説月亮不應對人有什麽怨恨，爲什麽偏偏當人們離别的時候而圓呢？

⑨ 嬋(chán)娟：疊韻聯綿詞，美好的樣子。這裏指明月。語本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絶，隔千里兮共明月。"但謝莊是説望月而悲，蘇軾是説共明月亦可自慰。

【押韻】天、年：先韻； 寒：寒韻； 間：删韻。先、寒、删合韻。 眠、圓、全、娟：先韻。

念 奴 嬌(大江東去) 蘇 軾

【説明】這是蘇軾謫居黄州時遊赤壁所寫的一首詞。作者借懷古以抒寫自己期望建功立業的懷抱，筆力雄健，氣勢奔放，是蘇軾的代表作。

赤壁懷古①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遥想公瑾當年②，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③。故國神遊④，多情應笑我⑤，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注 釋

① 赤壁：見本册《赤壁賦》説明。蘇軾所遊的是黄岡的赤壁。

② 公瑾：周瑜的字。

③ 羽扇：羽毛扇。 綸(guān)巾：青絲帶的頭巾。 狂虜：指敵人，這裏指曹軍。一作"檣櫓"，又作"强虜"。

④ 神遊：因是想象當年赤壁之戰的情況，所以叫"神遊"。

⑤ 意思是應笑我多情。

【押韻】物：物韻； 壁：錫韻； 雪、傑：屑韻。物、錫、屑合韻。 發、髮、月：月韻； 滅：屑韻。月屑合韻。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蘇軾

【説明】蘇軾是豪放派詞人的代表，他的詞大多是雄健豪放的；但是蘇詞也有寫得細膩婉轉的，這就是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首。

次韻章質夫楊花詞①

似花還似非花②，也無人惜從教墜③。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④。縈損柔腸⑤，困酣嬌眼，欲開還閉⑥。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⑦。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⑧。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⑨。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⑩。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注 釋

① 次韻：按他人的韻脚做詩或詞。 章質夫：章楶(jié)的字。章楶曾任考功員外郎、户部侍郎等官。

② 這是説楊花雖然叫"花"，但它又不像花。

③ 從：任從。 教：讓。

④ 思量：想。 思(舊讀 sì)：思緒。 這三句是説，楊花不被人重視，

但細想來，它看似無情，却有深意。下面就說楊花牽動女子的思念之情。

⑤ 縈：繞。 這句是說楊花飛舞，使思婦的柔腸欲斷。

⑥ 困酣：等於說"困極了"。 欲開還閉：想睜開却又閉上。 這是說楊花飄舞的暮春天氣使人昏昏欲睡。

⑦ 唐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這三句詞用其意，說女子入夢後還思念遠行的情人。

⑧ 落紅：落花。 綴(zhuì)：連接。這裏指把落花再接在枝頭上。 三句是說，楊花飛盡本不足惜，但可惜的是西園別的花再接不上枝頭。

⑨ 蘇軾自注："楊花落水爲浮萍，驗之信然。"這三句是說，雨後楊花都没有了，它的遺蹤就是浮萍。按，楊花落水化爲浮萍，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

⑩ 這三句是說，楊花有的變成塵土，有的隨水流去；春天也隨着楊花的零落而過去了。

【押韻】墜、思：寘韻； 閉：霽韻； 起：紙韻。寘、霽、紙合韻。 綴：霽韻； 碎：隊韻； 水：紙韻； 淚：寘韻。霽、隊、紙、寘合韻。

蘭 陵 王(柳陰直) 周邦彦

【作者介紹】周邦彦(公元 1056—1121 年)，字美成，號清真居士，北宋末錢塘(今杭州市)人。曾擔任一些州縣的官職，宋徽宗時提舉大晟(chéng)府(即管理樂府的官)。他精通音律，創造了一些詞調，所作的詞也很講究音律，注重技巧，對後世詞壇有很大影響，但思想内容比較貧乏。有《片玉詞》。

【説明】這是一首描寫"客裏送客"的詞。作者本來對久客京華

已感到厭倦，又碰到送別就更爲悽惻。

柳

柳陰直①，煙裏絲絲弄碧②。隋堤上③，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④。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⑤？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⑥。閒尋舊蹤跡⑦，又酒趁哀弦，鐙照離席⑧。梨花榆火催寒食⑨。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⑩。悽惻⑪，恨堆積。漸別浦縈迴⑫，津堠岑寂⑬，斜陽冉冉春無極⑭。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⑮。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注　釋

① 這是說堤上的柳樹排列得很整齊，因而樹蔭也是直的。

② 煙：指水邊的煙嵐。　弄：舞弄。　碧：指碧色的柳枝。

③ 隋堤：指當時東京（今河南開封市）附近汴河一帶的堤，這條堤是隋朝修的，故稱。汴河原流至安徽入淮，是唐宋漕運東南的要道，今久湮没。

④ 綿：指柳絮。　行色：指行人。　這三句是說自己曾多次在暮春季節到隋堤上送別。

⑤ 故國：這里指故鄉。　京華倦客：指作者自己。　京華：京城。三句意思是誰知道我的心情呢？

⑥ 長亭：古代驛站路上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是行人休息的地方，也是送別的地方。　這三句也是說自己多次送別。古代有折柳送別的習慣。

⑦ 這句直承前闋，是說友人別後，自己空閒時追思往事。

⑧ 酒趁哀弦：意思是伴隨着哀怨的音樂飲酒。　這兩句是說又要爲別的友人餞行了。

⑨ 寒食：清明前二天叫寒食節，當天不生火做飯，節後另取新火。古制春天取榆柳之火，唐宋時朝廷在清明時以榆柳之火賜百官。　這句

是說送別的時候，正是梨花盛開，將近寒食的時候。

⑩ 半篙：篙插入水中的是半截，故云。 波暖：時間已近清明，所以水波漸暖。 迢遞：雙聲聯綿詞。遥遠的樣子。 這四句是爲行人設想，"愁"字通貫四句，意思是說船去如箭，艄公用篙把船撐開以後，不久就過了幾個驛站，回望送行的人遠在天北。這種別離的景象使行人感到"愁"。

⑪ 悽惻：悲傷。

⑫ 別浦：送別的水邊。 縈迴：曲折迴旋的樣子。

⑬ 津堠(hòu)：渡口候望的土堡。 岑寂：雙聲聯綿詞，寂寞。

⑭ 冉冉：慢慢移動的樣子。 春無極：春色無邊。 這幾句是說友人已行，岸邊夕陽下的一片春色使人倍感惆悵。

⑮ 月榭：月光下的臺榭。 榭：建在高臺上的房屋。 露橋：露水沾濕的橋。 這都是與友人夜遊之處。

【押韻】直、色、國、識：職韻； 碧、客、尺：陌韻。職陌合韻。跡、席、驛：陌韻； 食、北：職韻。陌職合韻。 惻、極：職韻；積：陌韻； 寂、笛、滴：錫韻。職、陌、錫合韻。

漁 家 傲(天接雲濤連曉霧) 李清照

【作者介紹】李清照(公元 1084—1151？年)，號易安居士，濟南(今山東濟南市)人，是宋代著名的女作家。她前期的詞内容比較狹窄，以寫閨情爲主。北宋滅亡後，李清照渡淮南奔，不久丈夫趙明誠病死，她自己也飽經戰亂之苦。這以後她的詞風大變。多悲傷之作。這些描寫自己悲苦的詞，表達了南渡人士共同的哀愁，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李清照的詞藝術水平很高，善於用白描的手法抒情寫物，詞的風格清新活潑，婉約俊秀，歷來爲人稱道。有《漱玉詞》。

【説明】這首詞反映了作者精神上的苦悶和對理想的追求。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①。彷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②？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③。九萬里風鵬正舉④，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⑤。

注　釋

① 這兩句是下文"夢魂歸帝所"見到的景象。天上是一片霧海雲濤，天河流轉，河中千帆飛舞。

② 帝所：天帝住的地方。　殷勤：情意懇切的樣子。

③ 報：回答。　謾：徒然。　這兩句是説自己雖然能寫出驚人之語，但是仍日暮途遠，没有歸宿。

④ 舉：指舉翼。這裏用的是《莊子·逍遥遊》中大鵬乘風飛往南溟的典故。參見本書文選《逍遥遊》。

⑤ 蓬舟：像蓬草一樣的輕舟。　三山：神話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這幾句是説希望借助風力去到理想的處所。

【押韻】霧：遇韻；　舞：虞韻；　所、語、處：語韻。遇、虞、語合韻。　暮、句、住：遇韻；　舉：語韻；　去：御韻。遇、語、御合韻。

武　陵　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李清照

【説明】這首詞抒寫了作者南渡後晚年避難金華極端悲苦的心情。"物是人非"是她悲苦的原因。

風住塵香花已盡①，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②，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③，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④，載不動，許多愁⑤。

注 釋

① 意思是說暮春風過，花已落盡，染香了塵土。是傷春，也是自嘆身世。
② 物是人非：景物依舊，而人已非往昔。
③ 雙溪：水名，在今浙江金華市，唐宋時爲詩人吟詠的風景區。
④ 舴艋舟：一種小船。
⑤ 許多：如此多的。

【押韻】頭、休、流：尤韻。　舟、舟、愁：尤韻。

六州歌頭(長淮望斷)　　張孝祥

【作者介紹】張孝祥(公元 1132—1169 年)，字安國，歷陽烏江(今安徽和縣)人。紹興二十四年(公元 1154 年)考取進士第一名，曾任建康留守，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等職。在政治上，他是大力反對向金屈辱求和的主戰派。在文學方面，他是前繼蘇軾，後啟辛棄疾的詞人。他的詞筆力豪放，富有愛國思想。有《于湖詞》。

【説明】這是一首忠憤之氣噴薄而出的好詞，大約是隆興二年(公元 1164 年)作者任建康(今南京市)留守時寫的。據説這是在一次宴會上作的，當時主戰派大將張浚讀後深受感動，爲之罷席。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①。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②。黯銷凝③。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④。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⑤。隔水穹廬⑥，落日牛羊下⑦，區脱縱横⑧。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⑨，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⑩，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⑪，渺神京⑫。干羽方懷遠⑬，静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驚，若爲情⑭？聞道中原遺老⑮，常南望，翠葆霓旌⑯。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⑰，有淚如傾。

注　釋

① 長淮：指淮河，是宋金相持的邊界。　望斷：極目遠望，一直望到看不見。　莽然：草木茂密的樣子。　這兩句是説南宋撤掉淮河邊防，致使關塞荒蕪。

② 邊聲：邊地悲凉之聲，如馬鳴與軍樂聲等。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吟嘯成羣，邊聲四起。"這裏反其意用之。　這三句是説只見飛塵昏暗霜風猛烈，而聽不到邊聲，意思是南宋不修武備。

③ 黯：黯然。精神沮喪的樣子。　銷凝：傷神。

④ 當年事：指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金人攻破北宋都城汴梁，把宋徽宗宋欽宗及宗室一起虜去，史稱"靖康之難"。

⑤ 洙泗：洙水和泗水。都流經魯國的都城曲阜。這是周公、孔子行教化的地方。　弦歌：以琴瑟配合詠詩，儒家認爲這是推行教化的一種重要手段。　羶腥：牛羊的腥臊氣。　三句是説孔子講學的文化聖地也被金人的腥臊氣玷污了。

⑥ 隔水：指隔着淮河。　穹廬：指金人居住的地方。金人是遊牧民族，住在穹帳裏。

⑦ 語出《詩經·王風·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⑧ 區(ōu)脱：漢朝時匈奴在邊界上築的土堡。這裏指金人築的工事。

⑨ 名王：原指匈奴諸王中之有名者。這裏指金的主將。　宵獵：夜間打獵。這裏指夜間的軍事行動。

⑩ 空埃蓝(dū)：白白地積滿塵埃，被蓝蟲蛀壞。“埃”、“蓝”都是名詞用作動詞。

⑪ 歲將零：指將至暮年。

⑫ 渺：遠。 神京：指汴梁。

⑬ 干羽：古代舞蹈時所執的器物。干即盾，羽即雉羽。 懷遠：安撫遠方之人。僞《古文尚書·大禹謨》說，有苗作亂，舜“舞干羽於兩階”，表示偃武修文，七旬而有苗服。這裏指南宋統治者對金屈膝求和。

⑭ 冠蓋使：指與金議和的使者。 若爲情：何以爲情，意即心裏怎能過得去。 這三句指宋孝宗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南宋北伐失敗後遣使與金國議和。

⑮ 遺老：前一個朝代的臣民。這裏指中原地區陷於金人統治下的百姓。

⑯ 翠葆霓旌：都是皇帝出行的儀仗。 翠葆：用翠鳥毛裝飾的車蓋。霓旌：像虹霓的旌旗。

⑰ 行人：使臣。 填膺：充滿心胸。

【押韻】平、聲、橫、明、鳴、驚：庚韻； 凝：蒸韻； 腥：青韻。庚、蒸、青合韻。 成、京、兵、情、旌、傾：庚韻； 零：青韻； 膺：蒸韻。庚、青、蒸合韻。

訴 衷 情(當年萬里覓封侯) 陸 游

【説明】南宋小朝廷的苟安偷生，使許多愛國志士的熱望成爲泡影。這首詞就是抒發這種悲憤的。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①。關河夢斷何處②？塵暗舊貂裘③。 胡未滅，鬢先秋④，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⑤。

注 釋

① 梁州：古代梁州在今四川及陝西南部、湖北西部一帶。乾道八年(公元1171年)陸游曾在川陝安撫使王炎部下任幹辦公事，駐守漢中。漢中地處古梁州。

② 關河：山川險要之處，這裏指邊塞。 夢斷：夢醒。這句大意是昔日邊塞從軍的生活像夢境一樣消逝了。

③ 語出《戰國策·秦策》："蘇秦説秦王，書十上而説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後來的詩詞中常用這個典故表示功業不就。

④ 鬢先秋：指鬢髮已衰落。

⑤ 大山：在今新疆境内，這裏泛指邊疆。 滄洲：水邊，指隱者居住的地方。陸游晚年住在紹興鏡湖邊的三山。

【押韻】侯、州、裘：尤韻。 秋、流、洲：尤韻。

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辛棄疾

【作者介紹】辛棄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市)人。他出生時中原地區已被金人佔領，二十一歲時，他組織了一支抗金的義軍，次年歸入農民起義軍耿京部，隨後又投歸南宋，被任爲江陰僉判。後來歷任湖北、湖南、江西安撫使，任職時積極準備恢復失土。他的抗金主張不爲朝廷所容，四十三歲後，就罷職閒居，中間雖然兩度起用，但時間都很短，最後病死在江西鉛山。

辛棄疾繼承了蘇東坡的豪放詞風，用詞這種形式廣泛地描寫了時代和社會。他的詞深沉雄渾，表達了恢復中原的壯志和對南宋朝廷苟安誤國的憤懣，充滿了强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也有一

些詞描寫了農村生活和田園景色,寫得清新可愛。還有一些抒情的小令寫得婉轉嫵媚。他的詞比蘇軾進一步擴大了描寫範圍,風格也更加多樣,代表了宋詞的最高成就。有《稼軒詞》四卷。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可資參攷。

【説明】這首詞用比喻的手法表達了對主和派的憤慨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

淳熙己亥①,自湖北漕移湖南②,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③,爲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④? 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説道,天涯芳草無歸路⑤。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珠網,盡日惹飛絮⑥。

長門事⑦,準擬佳期又誤⑧。蛾眉曾有人妬⑨。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⑩? 君莫舞⑪。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⑫? 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⑬,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注 釋

① 淳熙己亥: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

② 湖北:宋朝的湖北路(大致相當於今湖北省及湖南、河南的一部分)。漕:漕司,宋朝對轉運使的通稱。轉運使是負責一路糧餉的籌運並兼管民政的長官。 移:移官,調任官職。 湖南:宋朝的湖南路(大致相當於今湖南省)。 辛棄疾此時由湖北路轉運副使改任湖南路轉運副使。

③ 同官:同僚。 小山亭:在鄂州(今湖北武昌)湖北路轉運副使的衙門裏。

④ 更：還。　消：禁得起。

⑤ 見說道：聽說。　天涯芳草無歸路：芳草一直長到天邊去了，遮斷了春的歸路。

⑥ 算：算來。　畫簷：彩畫的屋簷。　惹飛絮：沾惹柳絮。　三句意思是算來只有簷下的珠網整日沾惹柳絮，像在留春。

⑦ 長門事：《文選·長門賦序》說，漢武帝的妻子陳皇后失寵後住在長門宮，以百金請司馬相如寫一篇解愁的文章。司馬相如寫了《長門賦》，使漢武帝感悟，陳皇后因此又得寵。

⑧ 準擬：預料。　佳期：指重新得寵的日子。

⑨ 蛾眉：形容女子美好的眉毛，指美人。　這句暗用《楚辭·離騷》："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⑩ 脈脈：含情的樣子。　誰訴：向誰訴說。　以上五句是反用《長門賦》的典故。

⑪ 君：指嫉妒的人。

⑫ 玉環：楊貴妃的小名。　飛燕：趙飛燕。漢成帝寵愛的皇后，後來被廢爲庶人，自殺。　這兩個人都寵極一時，而且都好嫉妒。

⑬ 危欄：高樓上的欄杆。

【押韻】雨：麌韻；　去、絮：御韻；　數、住、路：遇韻；　語：語韻。麌、御、遇、語合韻。　誤、妒、訴：遇韻；　舞、土、苦：麌韻；　處：御韻。遇、麌、御合韻。

祝英臺近(寶釵分)　辛棄疾

【説明】這首詞曲折細膩地描寫了年輕女子的内心世界，代表辛詞另一種風格。

晚　春

寶釵分，桃葉渡①，煙柳暗南浦②。怕上層樓③，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

住④。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⑤。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⑥。"

注 釋

① 寶釵分：古代女子以分釵作爲與情人離別的紀念。 桃葉渡：在今南京秦淮河與青溪合流處。據說是王獻之與愛妾桃葉分別的地方，這裏作與情人相別之處的代稱。

② 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後來以此稱送別之地。這句意思是南浦的柳蔭濃密，已是晚春了。

③ 層樓：高樓。

④ 春光隨着啼鶯聲逝去，勸"啼鶯聲住"意即留住春光。

⑤ 覷(qù)：同"覷"，斜視。 這兩句是說女子看到鬢邊的花，拿下來數花瓣以占卜情人的歸期，卜完把花剛簪上，又取下來重數一次。

⑥ 解：懂得。 將：詞尾，用於動詞後，在這裏相當於"了"。

【押韻】渡、住：遇韻； 浦、雨：麌韻。遇、麌合韻。 覷、去：御韻； 數：遇韻； 語：語韻。御、遇、語合韻。

破 陣 子(醉裏挑燈看劍) 辛棄疾

【説明】這確是一首寫得有聲有色的"壯詞"。可惜南宋統治者不圖恢復，作者這種殺敵報國的壯志雖然醉夢中也不能忘懷，但是不能實現。

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①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②。八百里分麾下

炙[3]，五十弦翻塞外聲[4]，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5]，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6]，可憐白髮生！

注　釋

① 陳同甫：陳亮，字同甫。

② 兩句意思是說醉後還不忘殺敵，夢醒後耳畔還似乎響着一片軍號聲。以下即是醉夢中都不能忘懷的壯志。

③ 八百里：《世說新語·汰侈》載：晉王愷有牛名八百里駁，王濟指牛作賭注，與王愷比射，王濟獲勝，殺牛作炙。又載《晉書·王濟傳》。這裏泛指酒食。　麾下：部下。

④ 五十弦：指瑟。這裏泛指各種樂器。　翻：這裏指演奏。　塞外聲：指描寫邊塞的軍樂。　以上三句寫夢裏宴會部隊，點兵出征情景。

⑤ 作：如。　的盧：馬名。相傳劉備在荊州遇危難時，他乘的的盧馬一躍三丈，使他得以脫險。這裏泛指名馬。

⑥ 生前身後名：指活着時的功名和死後的名聲。

【押韻】營、聲、兵：庚韻。　驚、名、生：庚韻。

西　江　月（醉裏且貪歡笑）　辛棄疾

【說明】這首詞中作者的形象是達觀而堅强的，從中也透露出對時世的不滿。

達　興①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功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着全無是處②。　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注 釋

① 遣興：遣懷。 興：意興。

② 信者：信了。"者"在元代以前不僅表示動作的進行狀態，也還可以表示動作的完成狀態。語出《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押韻】夫：虞韻； 書：魚韻； 處：御韻。虞、魚、御合韻。如：魚韻； 扶：虞韻； 去：御韻。魚、虞、御合韻。 本調平仄互押。

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 陳 亮

【作者介紹】陳亮(公元 1143—1194 年)，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市)人。他是堅持抗金的主戰派，也是思想家和著名的詞人。詞的風格與辛棄疾相近。有《陳亮集》。

【説明】這首詞氣勢豪邁，感情奔放，充滿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對主和派的極大憤慨。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①

不見南師久，謾説北羣空②。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③。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④。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⑤。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耻臣戎⑥。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⑦？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⑧。

注　釋

① 章德茂：名森，德茂是字。據《金史》記載，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宋遣户部尚書章森等至金賀萬壽節。　大卿：《周禮》稱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長爲大卿。後代以六部比六官，所以稱六部尚書爲大卿。

② 謾：隨意地，胡亂地。　北羣空：比喻没有人材。語出韓愈《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這兩句的意思是説宋軍很久没有北伐了，金人因此就隨意地説宋朝没有人材。

③ 隻手：獨力支撐的意思。　兩句意思是説章森能在金人面前獨當一面，辦好外交，有敵擋萬夫的氣概。

④ 自笑：自喜。　洋洋河水：語出《詩經·衛風·碩人》："河水洋洋。"洋洋：水盛大的樣子。　這三句是以河水東流的方向不變來比喻章森能保持宋朝的國威。

⑤ 且：暫且。　穹(qióng)廬：北方遊牧民族住的帳篷。　會：當。　槀(gǎo)街：漢朝長安城内外國使臣居住的地方。《漢書·陳湯傳》載：陳湯出使西域，斬郅(zhì)支單于，奏請"懸頭槀街"。這兩句是説，現在暫時且向金人朝拜，將來終當滅金國。

⑥ 封：疆域。　臣戎：指向金稱臣。　這四句是對南宋朝廷屈辱求和的極爲憤慨之語。

⑦ 磅礴：雙聲聯綿詞，充塞的樣子，這裏指浩然之氣。　幾時：何時。這句是説浩然正氣何時才能通於天地之間。

⑧ 赫日：光明的太陽，比喻宋朝。　中：指昇到中天。

【押韻】空、雄、東：東韻；　逢：冬韻。東、冬合韻。　封：冬韻；戎、通、中：東韻。冬、東合韻。

古代漢語常識

(二十五) 古今語音的異同

古代漢語的語法、詞匯(包括詞義)和現代漢語有許多不同,古代漢語的語音和現代也有明顯的差别。

語音的系統性很强。漢語一個音節的書寫形式就是一個漢字。每個字音都是由聲母、韻母和聲調組成的。古代語音和現代語音的差别也表現在字音的聲、韻、調三個方面。

古今韻母的不同是比較容易察覺出來的。我們讀唐詩就常常會發現有的押韻按今音唸起來不和諧。例如杜甫的《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首詩的韻脚(即押韻字)是"哀、迴、來、臺、杯"。在古代詩韻"平水韻"裏,它們同屬灰韻①,這就是説,它們的主要元音和韻尾是相同的。而現代用普通話讀起來,"哀、來、臺"的韻母是 ai,"迴"的韻

① 灰韻是"平水韵"的一個韻目。關於"平水韻",下面(二十八)詩律一節還要進行講解。

母是 uei,"杯"的韻母是 ei。雖然韻尾相同,主要元音却不一樣了。又如李白的《越女詞五首》之一:

長干吳兒女,眉目豔星月。
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

詩中以"月、襪"爲韻,在古代詩韻裏二字同屬入聲月韻,但現代"月"念 yuè,"襪"念 wà,韻母完全不同。這都是由於古今韻母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讀時代更早的《詩經》,語音的差異就更大。例如《詩經》第一首《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首詩一般分三章。頭一章的韻脚是"鳩、洲、逑",第二章前四句的韻脚是"流"和"求"。這些字,現代也是同韻的。但二章後四句的韻脚"得、服、側",三章的韻脚"采"和"友"、"芼"和"樂",現代讀音的差别就很大,不僅主要元音不同,有的連韻尾也不一樣。其實這三組韻脚,隋唐人甚至南北朝時代的人讀起來就已經不押韻;因爲從《詩經》時代到南北朝,已經過了一千餘年,漢語的韻母系統自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詩經》的研究者卻不能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這種不押韻的現象。例如《詩經·邶風·燕燕》三章:"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南"字下《經典釋文》引梁末沈重《詩音義》説:"協句,宜乃林反。"意思是説,"南"字本讀那含反(nán),但在這章詩裏爲了押韻,應臨時改讀爲 nín,這樣就與上文的"音"及下文的"心"協句了。"協"就是諧和的意思。宋代朱熹著《詩集傳》全面採用"叶音"説,"叶"(xié)同"協",和"協句"的主張相同。比如上引《燕燕》三章

"南"字下,朱熹注的是"叶尼心反"。尼心反(nín)即乃林反,都是没有根據的。"叶音"和"協句"一樣,都是强改字音以求叶韻,並非真正探明了《詩經》的本音。又如同一個"儀"字,在《詩經·小雅·湛露》四章裏:"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儀"字與"椅、離"押韻,符合宋代音,朱熹未注叶音。但在《詩經·鄘風·柏舟》一章裏:"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儀"字與"河、它"押韻,不合宋代音,朱熹注云"叶牛何反",即讀"儀"爲"俄"。又在《詩經·小雅·斯干》九章裏:"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朱熹認爲"儀"字與"子、地、裼、瓦、議、罹"押韻,覺得不合宋音,注云"叶音義"。他還在"瓦"字下注"叶魚位反①","罹"字下注"叶音麗"。又在《詩經·豳風·東山》四章裏:"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儀"字與"縭、嘉、何"押韻。朱熹認爲不合宋代音,在此四字下都注上叶音。縭"叶離、罹二音",儀"叶宜、俄二音",嘉"叶居宜、居何二反"(相當於今音的jī和gē),何"叶奚、河二音"。同一個字,意義上没有什麽不同,只要不合自己的口語,就可以任意改讀,完全没有客觀的標準。朱熹的根本錯誤,就在於對古韻采取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不懂得古韻是發展變化的。

古代聯綿詞中有一類是疊韻的,例如"窈窕",今音的韻母都是iao。疊韻就是指兩個音節的韻相同,即主要元音和韻尾相同,介音不一定相同。如"輾轉"、"崔嵬"、"嬋媛"、"薜荔"、"蹉跎"、"須臾"等等。但是有不少古代疊韻聯綿詞,今天讀起來卻並不疊韻了。例如"倉庚",今音一個韻母是ang,一個韻母是eng。又如"芣苢(fúyǐ)",一個韻母是u,一個韻母是i。這也就是古韻不同於今韻的表現。

---

① 魚位反(今音讀wèi),與"瓦"字古韻相差甚遠,聲調也不合。

古今聲母的不同,我們也可以從雙聲聯綿詞去攷察。雙聲指兩個音節的聲母相同。例如"彷彿",聲母都是f。又如"參差"、"踟躕"、"蜘蛛"、"蒹葭"、"栗烈"等,聲母都兩兩相同。如果兩個音節都是零聲母,也是雙聲。例如"伊威"、"透迤"、"猶豫"、"鴛鴦"等。但雙聲和韻一樣,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古代雙聲聯綿詞,有的今天讀來也並不是雙聲了。例如"繽紛",今音一個聲母是b,一個聲母是f。

古代有所謂三十六字母。字母就是聲母的代表字。這三十六字母就是: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來,知徹澄娘,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日,見溪羣疑,曉匣影喻。音韻學上按照三十六字母的發音部位的不同分爲脣、舌、齒、牙、喉五類,叫做"五音"。其中脣音又可以分爲重脣和輕脣,舌音又分爲舌頭和舌上,齒音又分爲齒頭和正齒。此外還分出一個半舌音和一個半齒音,所以又有所謂"七音"。下面是三十六字母的分類表: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清)	(濁)
脣音	重脣(双脣音)	幫	滂	並	明		
	輕脣(脣齒音)	非	敷	奉	微		
舌音	舌頭(舌尖中)	端	透	定	泥		
	舌上(舌面前)	知	徹	澄	娘		
齒音	齒頭(舌尖前)	精	清	從		心	邪
	正齒(舌葉音)	照	穿	牀		審	禪
牙音	(舌面後音)	見	溪	羣	疑		
喉音	(舌根音、半元音)	影			喻	曉	匣
半舌音	(舌尖邊音)				來		
半齒音	(鼻齒音)				日		

橫排是按照字母的發音方法的清濁不同。相傳這三十六字母是宋

人在唐末和尚守温創制的三十字母的基礎上增訂而成的，大致反映了唐宋之間的漢語聲母系統，每個字母代表一個聲母。但用現代普通話讀來，其中許多字母都没有區别了。例如"幫"和"並"，今天都念 b；"非敷奉"，今天都念 f；"知"和"照"都念 zh；"徹澄牀禪"都念 ch；"精"和"見"都念 j；"心邪溪曉匣"都念 x；等等。這表明從唐宋時代到現代，漢語的聲母系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杜甫的詩歌創作善於用雙聲疊韻構成對仗，作爲修辭手段以增强藝術效果①。例如《夔府詠懷》："遠遊凌絶境，佳句染華箋。"句中"遠遊"和"佳句"用了兩個雙聲詞語。"佳句"，現代聲母都是 j，但在元以前屬牙音見母，讀 g；"遠遊"，現代是零聲母，在三十六字母裏屬喉音喻母，所以自唐宋以來都是雙聲。然而如果上溯到《詩經》時代，"遠"字屬喉音匣母，"遊"字近似舌頭音定母，就不能算雙聲了。這又説明，《詩經》時代的聲母系統和現代的差别更大。

再説聲調方面，現代普通話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而中古有平、上、去、入四聲。差别甚大。這在詩歌用韻上也反映得很清楚。例如李白的《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韻脚"間、山"今讀陰平，"還"讀陽平，而在中古，平聲字是不分陰陽的。又如王維《新晴晚望》：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
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
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後。
農月無閒人，傾家事南畝。

這首古風押上聲韻，韻脚"垢、口、後、畝"，在"平水韻"裏都屬上聲有韻，但現代普通話"垢、後"已變讀爲去聲。又如王昌齡《秋興》：

① 參看清人周春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日暮西北堂，涼風洗修竹。
著書在南窗，門館常肅肅。
苔草延古意，視聽轉幽獨。
或問余所營，刈黍就寒谷。

這也是一首古風，押入聲韻。韻脚"竹、肅、獨、谷"，"平水韻"屬屋韻。但在現代普通話裏，"竹、獨"念陽平，"谷"念上聲，"肅"念去聲。

至於《詩經》時代的聲調，和中古時代又有所不同。例如《小雅·裳裳者華》二章：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詩中以"黄、章、章、慶"爲韻，"慶"在《詩經》時代讀平聲，而中古以後到現代都念去聲。

今音不同於古音，這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學習古代漢語，要了解古代的語音，首先要建立語音發展的觀點，同時要掌握一點音韻學的知識，學會辨析古音，以解決閱讀古書中遇到的問題。

（二十六）上古音簡説

漢語語音發展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爲上古、中古、近古和現代四個時期。上古音指先秦兩漢時期的語音，可以拿《詩經》音作爲代表。中古音指六朝到唐宋時代的語音，一般以《切韻》音系作爲代表。《切韻》是一部按韻編排的韻書，隋朝陸法言所編。但此書的原本現已失傳，它的音系保存在北宋陳彭年等編的《廣韻》裏。近古音指元明清時代的語音。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反映這個時期語音系統的代表作，它是歸納元代北曲用韻而成的。現代音則以現代普通話語音系統即北京音系爲代表，這是大家所熟悉的。

就學習古代漢語來説，懂點上古音是很重要的。所以本節就着重介紹上古音系。

上古音的研究是從古韻開始的。這是因爲漢魏以後，人們讀《詩經》等先秦韻文，覺得許多地方不押韻，因而開始進行探討。但是正如我們在上節所指出的，由於缺乏歷史觀點，人們提出"協句"、"叶音"等錯誤主張，因而在古韻研究上不僅長時期没有取得什麽成就，而且造成很壞的影響。

直到明代末年出了一個古音學家陳第，他堅決反對朱熹的叶音説。他在《毛詩古音考》序言裏説："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在陳第看來，《詩經》裏每一個入韻的字都有它的固定讀法，不可能時而念甲音，時而念乙音。比如"儀"字，本來就讀"俄"(即牛何反)，不可能又念"宜"或"義"。後代"儀"讀"宜"，那是語音變化的結果。陳第指出："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合。"他的《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就給《詩經》《楚辭》中不同於今音的韻字注明古讀。但是陳第用的是直音法，注出來的古讀不甚確切，而且没有進行古韻分部，還不是系統的古韻研究。

清初古音學家顧炎武在陳第的思想和著作的啓發下，對《詩經》《易經》等韻文用韻做了一些具體的分析和歸納。他發現在先秦兩漢的韻文裏，某字和某類字相押都不是偶然的。例如"儀"字在《詩經》裏與"河、何、嘉、他、莪、磨"等字押韻是普遍現象，而且與"儀"字今音韻母相近的"宜、爲、離、罹、皮、池、馳、施、猗"等字也可以與"河"類字相押。如：

《鄘風·相鼠》一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召南·羔羊》一章："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邶風·北門》一章："……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邶風·新臺》三章："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鄘風·君子偕老》一章："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衛風·淇奧》一章："瞻彼淇奧，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王風·兔爰》一章："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王風·丘中有麻》一章："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鄭風·女曰鷄鳴》二章："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陳風·東門之池》一章："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小雅·菁菁者莪》一章："菁菁者莪，在彼中河；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小雅·車攻》六章："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大雅·皇矣》六章："……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大雅·既醉》四章："其告維何？籩豆静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大雅·鳧鷖》二章："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爲。"

根據顧炎武的研究，以上詩篇中可以互相押韻的"皮、儀、爲、鉈、蛇、何、離、施、珈、佗、河、宜、猗、磋、磨、羅、罹、吪、麻、嗟、加、池、歌、莪、駕、馳、破、阿、嘉、沙、多……"等字在上古都同屬一個韻部。顧炎武分古韻爲十部。上列諸字屬於他的第六部。顧氏還拿《詩經》韻字和中古的《廣韻》音系做了比較。從《廣韻》往上推，可合的合，該分的分。比如顧氏的第六部就包括《廣韻》的歌韻、戈韻和麻韻的一半，支韻的一半。

後來的古音學家在顧氏研究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考察了《詩經》《楚辭》和其他先秦兩漢的韻文用韻以及諧聲偏旁，分部越來越

精細。江永分古韻爲十三部,段玉裁分爲十七部,孔廣森分爲十八部,王念孫、江有誥各分爲二十一部,章炳麟分爲二十三部。如果把入聲韻全部獨立出來,分部就更細。戴震分古韻爲九類二十五部,黄侃分爲二十八部,王力先生考訂《詩經》時代古韻爲十一類二十九部,《楚辭》時代爲三十部。

下面是古韻十一類三十部:

	陰聲韻	入聲韻	陽聲韻①
第一類	1. 之部	2. 職部	3. 蒸部
第二類	4. 幽部	5. 覺部	6. 冬部
第三類	7. 宵部	8. 藥部	
第四類	9. 侯部	10. 屋部	11. 東部
第五類	12. 魚部	13. 鐸部	14. 陽部
第六類	15. 支部	16. 錫部	17. 耕部
第七類	18. 歌部	19. 月部	20. 元部
第八類	21. 脂部	22. 質部	23. 真部
第九類	24. 微部	25. 物部	26. 文部
第十類		27. 緝部	28. 侵部
第十一類		29. 葉部	30. 談部

上古每個韻部包括哪些字,首先是根據《詩經》《楚辭》等先秦韻文的用韻歸納出來的。至於没有用作韻脚的字,則主要根據諧聲偏旁。一般地説,同一諧聲偏旁的字屬於同一個韻部。例如我們知道"儀"字屬歌部,而"儀"從義得聲,"義"又從我得聲,那麽凡從"我"得聲的"俄、峨、娥、蛾、誐、餓、鵝、義、蟻、議……"等字亦屬

① 韻部分陰、陽、入三類,是按它們的韻尾的不同。陰聲韻是開尾韻或以元音收尾的;入聲韻是以塞音收尾的;陽聲韻則是以鼻音收尾的。

歌部。同樣,我們知道了"皮""也"屬歌部,那麽凡從"皮"得聲的"波、彼、披、陂、破、被、跛、頗、簸……"等字以及凡從"也"得聲的"他、地、池、迤、馳、施……"等字也都屬歌部。漢字裏的形聲字約佔百分之七八十。這樣根據聲符就可以把先秦出現的字差不多都分别歸屬到古韻各部之中。但是由於造字時代比《詩經》時代還要早,所以也有例外。《詩經·衛風·竹竿》三章:"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以"左、瑳、儺"爲韻,屬歌部。而"儺"字從難得聲,"難"屬元部。這表明"儺"字在造字時代本屬陽聲元部,到《詩經》時代則已轉入陰聲歌部了。因此,在諧聲偏旁和《詩經》用韻發生矛盾的時候,古韻歸字就只好以《詩經》用韻爲根據了。

段玉裁首創古韻諧聲表。經過後來的古音學家的補訂,日臻完備。到現在各家的諧聲歸部雖然還有一些分歧,但大體一致。本節後面附有"古韻三十部常見諧聲表",以供參考。

這三十個韻部雖然可以代表上古時期漢語的韻部系統,但實際上只能管到周秦。到了漢代,特别是東漢,韻部系統又發生了一些變化:某些韻部有明顯的合併趨勢,例如侯部與魚部、脂部和微部、真部和文部、質部和物部;又某些字的歸部也有所調整,例如之部裏的"牛、丘"等字轉入幽部,魚部裏的"家、華"等字轉入歌部,歌部裏的"爲、奇"等字轉入支部,等等。這些變化都反映在漢代的樂府和辭賦的用韻上。

關於上古的聲母系統,研究的成績不如上古韻部系統,古音學家也注意得比較晚,到現在還遠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見。過去在這方面有所發現的古音學家有清代錢大昕和近代章炳麟、黄侃、曾運乾等。他們一般都是在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基礎上,根據古代文字訓詁的材料,考訂某些字母的合併與分化的問題。比如錢大昕研究了脣音和舌音,他認爲上古的脣音只有重脣幫滂並明,没有輕脣

非敷奉微;上古的舌音只有舌頭端透定泥,没有舌上知徹澄娘。後來章炳麟又提出"娘日二母歸泥説";黄侃主張正齒音照穿牀審禪一分爲二:一部份歸齒頭音精清從心邪,一部份歸舌頭音端透定;曾運乾則認爲喻母也應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歸匣母,一部份歸定母。他們所發現的情況都很有參考價值。現代的學者在他們的基礎上運用語音學的理論和歷史比較法又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我們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暫定上古聲母系統爲三十二個:

(一) 脣音

1. 幫(非)① 2. 滂(敷) 3. 並(奉) 4. 明(微)

(二) 舌音

5. 端(知) 6. 透(徹) 7. 定(澄) 8. 喻〔甲〕② 9. 泥(娘) 10. 來 11. 照〔甲〕 12. 穿〔甲〕 13. 牀〔甲〕 14. 審〔甲〕 15. 禪 16. 日

(三) 齒音

17. 精 18. 清 19. 從 20. 心 21. 邪 22. 照〔乙〕 23. 穿〔乙〕 24. 牀〔乙〕 25. 審〔乙〕

(四) 牙喉音

26. 見 27. 溪 28. 羣 29. 疑 30. 曉 31. 匣(喻乙) 32. 影

按照上述三十二個聲母的區分去考察上古漢語中的雙聲材料,是基本上能够解決問題的。下面就上古三十二聲母系統列舉一些雙聲詞語的例子:

---

① 圓括號内的"非"包括在幫母裏,即非母亦讀同幫母。下同。

② 方括號内的"甲",指喻母的一部份;而它的另一部份"乙"歸併入匣母(用圓括號表示)。下面的照穿牀審各分爲獨立的甲、乙兩部份,故亦用方括號。

〔幫〕 斑駁 蝙蝠 霧發 褒貶
〔滂〕 芬芳 偏頗 匹配 紛披
〔並〕 甫匐 旁薄 蓬勃 屏藩
〔明〕 黽勉 蒙昧 蠻貊 微末
〔端〕 雕琢 顛倒 對答 輾轉
〔透〕 挑剔 推托 涕唾 超卓
〔定〕 獨特 荼毒 池塘 長大
〔喻甲〕 猶豫 游移 踴躍 悅懌
〔泥〕 泥濘 惱怒 男女 黏膩
〔來〕 陸離 凜冽 流連 玲瓏
〔照甲〕 祝咒 終止 斟酌 指掌
〔穿甲〕 充斥 昌熾 出處 臭椿
〔牀甲〕 脣舌 乘射 神術 蝕食
〔審甲〕 賞識 舒適 身手 舍室
〔禪〕 誰孰 匙杓 承受 植樹
〔日〕 柔軟 爾汝 忍讓 如若
〔精〕 蹤跡 接濟 祖宗 祭酒
〔清〕 倉猝 悽愴 催促 青葱
〔從〕 寂靜 存在 絶盡 造就
〔心〕 迅速 消息 思想 霰雪
〔邪〕 習俗 嗣續 兕象 辭謝
〔照乙〕 爭扎 斬斮 債責 齋盞
〔穿乙〕 參差 册策 初創 鏟剗
〔牀乙〕 事狀 柴棧 鋤鑊 士仕
〔審乙〕 師史 生産 疏數 所殺
〔見〕 干戈 疆界 綱紀 恭敬
〔溪〕 崎嶇 慷慨 肯綮 契闊

〔羣〕 琴棋 勤儉 强勍 窮極

〔疑〕 言語 鵝雁 阢隉 吾我

〔曉〕 呼唤 馨香 喜好 煦旭

〔匣〕 玄黄 禍害 雲雨 雀荤

〔影〕 伊威 燕婉 鴛鴦 厥邑

在上古漢語裏,聲調肯定是存在的,但到底有幾類,現在也還没有定論。從中古的平、上、去、入四聲來看《詩經》的押韻,可以發現上古的聲調和中古有共同的此方。例如《周南·關雎》第一、二章押"鳩、洲、逑"和"流、求",都是平聲字,第二章後四句押"得、服、側",都屬入聲字,第三章的韻脚"采"和"友"又是上聲字。但是我們也看到後代的一些去聲字在《詩經》裏往往和入聲字押韻。例如: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豳風·七月》一章)(下加▲號是去聲字,加△是入聲字。下同)

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豳風·東山》三章)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小雅·楚茨》六章)

還有一些後代的上、去聲字在《詩經》裏又常和平聲字相押。例如: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召南·羔羊》三章)(下加*號的是平聲字,加▲號是去聲字,加·號的是上聲字。下同。)

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衛風·氓》四章)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迹,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小雅·沔水》二章)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節南山》四章)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小雅·節南山》六章)

對這些情況，古音學家做了不同的解釋，提出了各種看法。例如段玉裁主張古無去聲，只有平、上、入三聲；江有誥認爲上古也有四聲，只有四聲的歸字與後代有所不同；黄侃提出上古只有平、入二聲説；王力先生則主張平、入二聲又各分長短，即有長平、短平、長入、短入四聲。這些主張都有參考價值，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附】 古韻三十部常見諧聲表

【之部】

不聲　音聲　畐聲　佩聲　負聲　婦聲　某聲　母聲
㠯(以)聲　台聲　里聲　𢍏聲　來聲　乃聲　能聲
甾聲　幺聲　子聲　在聲　再聲　采聲　士聲　才聲
宰聲　思聲　辭聲　司聲　事聲　寺聲　史聲　已聲
𢀛聲　之聲　止聲　齒聲　市聲　而聲　耳聲　己聲
久聲　丘聲　其聲　舊聲　牛聲　疑聲　配聲　喜聲
亥聲　有聲　矣聲　友聲　尤聲　郵聲

散字：裘①

【職部】

北聲　畐聲　戹聲　伏聲　葡聲　麥聲　㚔聲
悳(惠)聲　直聲　弋聲　弋聲　異聲　叟聲　匿聲
力聲　則聲　仄聲　塞聲　色聲　嗇聲　息聲　戠聲
式聲　食聲　棘聲　亟聲　革聲　戒聲　克聲　黑聲
或聲　意聲

散字：特朕

【蒸部】

𠇍(冰)聲　朋聲　馮聲　朁聲　夢聲　登聲　徵聲

① "求聲"在幽部，而"裘"入之部，故稱散字。下同。

朕聲　夌聲　曾聲　冉聲　乘聲　蠅聲　升聲　丞聲
承聲　亙聲　兢聲　𠂤(肱)聲　弓聲　興聲　弘聲
雁聲

散字：仍陘

【幽部】

勹(包)聲　呆(保)聲　彪聲　褱聲　𠂤聲　缶聲
孚聲　阜聲　卯聲　矛聲　牟聲　冂(冒)聲　鳥聲
討聲　丑聲　由聲　攸聲　舀聲　卣聲　翏聲　酉聲
匋聲　絛聲　流聲　留聲　早聲　艸聲　秋聲　曹聲
叟聲　修聲　羞聲　秀聲　囚聲　舟聲　周聲　帚聲
臭聲　收聲　手聲　守聲　首聲　雔聲　受聲　壽聲
柔聲　咎聲　九聲　韭聲　丂聲　求聲　臼聲　好聲
休聲　昊聲　憂聲　幼聲

散字：蕭椒

【覺部】

复聲　目聲　睪聲　竹聲　畜聲　逐聲　毒聲　育聲
六聲　𡈼聲　戚聲　就聲　夙聲　肅聲　宿聲　祝聲
叔聲　粥聲　肉聲　告聲　覺聲　匊聲　奧聲

散字：迪穆(稼)

【冬部】

冬聲　中聲　彤聲　蟲聲　農聲　隆聲　宗聲　宋聲
衆聲　戎聲　宮聲　躬聲　夆聲

【宵部】

猋聲　表聲　麃聲　票聲　毛聲　苗聲　刀聲　盜聲
番聲　朝聲　料聲　勞聲　了聲　寮聲　桌聲　巢聲
焦聲　肖聲　笑聲　召聲　兆聲　少聲　高聲　羔聲
交聲　丩聲　敖聲　堯聲　豪聲　号聲　爻聲　夭聲

要聲　幺聲　杳聲

散字：呶徼

【藥部】

暴聲　貌聲　卓聲　弔聲　的聲　敫聲　翟聲　樂聲

爵聲　雀聲　鑿聲　勺聲　弱聲　虐聲　雚聲　約聲

散字：沃駁駮

【侯部】

付聲　孜聲　斗聲　垦聲　俞聲　臾聲　豆聲　婁聲

屚聲　走聲　取聲　芻聲　須聲　需聲　朱聲　主聲

殳聲　句聲　耨聲　口聲　區聲　具聲　禺聲　侯聲

后聲　後聲　厚聲

散字：鈲

【屋部】

卜聲　業聲　木聲　豕聲　谷聲　賣聲　彔聲　鹿聲

足聲　奏聲　族聲　束聲　蜀聲　辱聲　角聲　曲聲

吉聲　玉聲　岳聲　獄聲　屋聲

散字：數

【東部】

丰聲　封聲　夆聲　冢聲　尨聲　東聲　用聲　容聲

同聲　重聲　龍聲　弄聲　叟聲　从聲　囪聲　送聲

充聲　舂聲　工聲　公聲　共聲　孔聲　凶聲　邕聲

散字：顒

【魚部】

布聲　夫聲　甫聲　巴聲　普聲　步聲　父聲　無聲

巫聲　武聲　馬聲　土聲　兔聲　余聲　舁聲　与聲

予聲　瓠聲　徒聲　荼聲　宁聲　女聲　盧聲　魯聲

鹵聲　呂聲　且聲　素聲　疋聲　穌聲　者聲　車聲

古聲　賈聲　叚聲　瓜聲　鼓聲　胆聲　去聲　夸聲
巨聲　五聲　午聲　魚聲　牙聲　乎聲　虍聲　華聲
户聲　互聲　于聲　羽聲　禹聲　烏聲　於聲　亞聲

散字：寫

【鐸部】

百聲　白聲　莫聲　毛聲　睪聲　亦聲　射聲　度聲
烏聲　乍聲　昔聲　夕聲　炙聲　赤聲　石聲　若聲
各聲　戟聲　郭聲　雀聲　谷聲　罒聲　並聲　霍聲
隻聲

散字：博薄

【陽部】

兵聲　丙聲　方聲　彭聲　明聲　皿聲　長聲　易聲
羊聲　丈聲　良聲　兩聲　量聲　倉聲　刅(創)聲
匠聲　爿聲　爽聲　襄聲　相聲　桑聲　象聲　章聲
昌聲　商聲　向聲　尚聲　上聲　亢聲　岡聲　庚聲
更聲　京聲　光聲　慶聲　竟聲　羌聲　卬聲　享聲
香聲　皀聲[①]　兄聲　行聲　黄聲　永聲　王聲　央聲

【支部】

卑聲　知聲　厥聲　此聲　斯聲　支聲　只聲　是聲
氏聲　兒聲　圭聲　規聲　启聲　奚聲　嵩聲

【錫部】

辟聲　乐聲　糸聲　汨聲　帝聲　易聲　狄聲　秝聲
鬲聲　責聲　脊聲　束聲　册聲　析聲　昊聲　鞶聲
解聲　戾聲　益聲

【耕部】

① 從"皀(xiāng)"得聲的有"鄉、嚮"等。

并聲　㚔聲　平聲　竝(並)聲　名聲　鳴聲　冥聲
丁聲　貞聲　壬聲[1]　盈聲　亭聲　盥聲　皿聲[2]　争聲
井聲　青聲　生聲　省聲　正聲　殸聲　成聲　耿聲
敬聲　坙聲　同聲　頃聲　幸聲　夐聲　巠聲　眼聲

散字：刑

【歌部】

皮聲　罷聲　磨聲　多聲　朵聲　也聲　它聲　妥聲
隋聲　那聲　羅聲　離聲　丽聲　左聲　坐聲　沙聲
吹聲　垂聲　戈聲　加聲　果聲　丐聲　可聲　我聲
宜聲　兮聲　瓦聲　化聲　禾聲　爲聲

散字：儺播

【月部】

貝聲　拜聲　癹聲　市聲[3]　肺聲　伐聲　罰聲　发聲
别聲　末聲　蔑聲　帶聲　泰聲　徹聲　拿聲　戾聲
屮聲　曳聲　大聲　兑聲　奪聲　列聲　劣聲　祭聲
最聲　毳聲　殺聲　歲聲　雪聲　制聲　折聲　舌聲
世聲　設聲　介聲　匄(丐)聲　夬聲　會聲　敗聲
韌聲　桀聲　埶聲　乂聲　外聲　月聲　岩聲　喙聲
曰聲　害聲　戊聲　衛聲　穴聲

散字：怛厲

【元部】

半聲　反聲　片聲　釆聲[4]　弁聲　般聲　樊聲　面聲
丐聲　耑聲　曼聲　萬聲　丹聲　單聲　亶聲　旦聲

---

① 從"壬(tǐng)"得聲的有"廷、庭"等。
② 從"皿(lǐng)"得聲的有"靈、靈"等。
③ 從"市(fú)"得聲的有"芾、沛"等。
④ 從"釆(biàn)"得聲的有"番、潘"等。

展聲　耑聲　彖聲　段聲　分(𠯿)聲　廛聲　延聲
難聲　連聲　緣聲　鬳聲　奴聲　晉聲　叐聲　全聲
泉聲　巽聲　前聲　散聲　鮮聲　山聲　産聲　祘聲
孱聲　專聲　扇聲　善聲　肰聲　奕聲　干聲　軋聲
間聲　姦聲　肩聲　卬聲　卷聲　幵聲　見聲　建聲
官聲　毌聲　冑聲　犬聲　虔聲　彦聲　言聲　元聲
厂聲① 𠙵(喧)聲　雚聲　憲聲　奐聲　焱聲　袁聲
爰聲　完聲　丸聲　雚聲　亘聲　安聲　焉聲　放聲
燕聲　員聲　夗聲　匽聲

【脂部】

匕聲　比聲　眉聲　美聲　米聲　氏聲　夷聲　弟聲
尼聲　矛聲　苡(爾)聲　豈聲　朮聲　次聲　妻聲
齊聲　師聲　厶聲　死聲　細聲　犀(屖)聲　旨聲
示聲　尸聲　矢聲　豕聲　二聲　皆聲　几聲　癸聲
冀聲　豈聲　伊聲

【質部】

必聲　畢聲　毕(畢)聲　匹聲　寔聲　替聲　肆聲
㚔聲　戠聲　隶聲　垔聲　栗聲　戾聲　利聲　下聲
七聲　桼聲　自聲　兕聲　四聲　悉聲　彗聲　質聲
至聲　失聲　日聲　吉聲　季聲　計聲　棄聲　器聲
骨聲　血聲　穴聲　惠聲　一聲　壹聲　乙聲　抑聲

散字：泹屇

【真部】

扁聲　賓聲　頻聲　民聲　天聲　寅聲　引聲　勻聲
陳聲　田聲　年聲　薾聲　令聲　晉聲　進聲　千聲

① 從"丿˙(hǎn)"得聲的有"雁、彦"等。

秦聲　隶聲　辛聲　卂聲　信聲　旬聲　真聲　申聲
身聲　臣聲　人聲　玄聲　因聲　印聲　肖聲

散字：矜

【微部】

非聲　飛聲　肥聲　敝聲　尾聲　自聲　晶聲　厽聲
辠(罪)聲　衰聲　隹聲　水聲　幾聲　鬼聲　危聲
希聲　虫聲[1]　卉聲　火聲　毁聲　回聲　褱聲　韋聲
哀聲　衣聲　委聲　畏聲　威聲

散字：枚绥

【物部】

八聲　弗聲　孛聲　妃聲　勿聲　未聲　没聲　對聲
退聲　聿聲　突聲　术聲　内聲　类聲　卒聲　率聲
帥聲　豕聲　出聲　骨聲　貴聲　乞聲　气聲　豙聲
兀聲　胃聲　位聲　尉聲　旡聲[2]　鬱聲

散字：彙

【文部】

本(卉)聲[3]　分聲　糞聲　奮聲　焚聲　門聲　文聲
免聲　典聲　敦聲　屯聲　彡聲　尹聲　允聲　肫聲
盾聲　侖聲　夌聲　尊聲　寸聲　存聲　先聲　西聲
孫聲　飧聲　春聲　川聲　舛聲　刃聲　艮聲　巾聲
斤聲　堇聲　昆聲　君聲　軍聲　困聲　壺聲　熏聲
昏聲　云聲　員聲　殷聲　旻聲　昷聲　垔聲

【緝部】

---

① 從"虫(huǐ)"得聲的有"虺"。
② 從"旡(jì)"得聲的有"既"、"愛(愛)"等。
③ 從"本(卉)(bèn)"得聲的有"奔、濆"等。

乏聲　沓聲　立聲　㬎聲　集聲　翌聲　習聲　執聲
汁聲　堅聲　十聲　入聲　及聲　合聲　邑聲

散字：帢

【侵部】

凡聲　風聲　品聲　忝聲　宏聲　圣聲　覃聲　朕聲
南聲　男聲　林聲　冏聲　先(簪)聲　㝵聲　參聲
冤聲　尖聲　心聲　三聲　彡聲　尋聲　占聲　罙聲
甚聲　壬聲　今聲　金聲　欠聲　禽聲　咸聲　酓聲
弓聲　音聲

散字：貶

【葉部】

法聲　耴聲　昜聲　枼聲　聶聲　劦聲　厴聲　妾聲
番聲　聿聲　涉聲　甲聲　夾聲　业聲　盍聲　厭聲

散字：帖

【談部】

斬聲　僉聲　纖聲　尸聲　冉聲　染聲　甘聲　敢聲
監聲　贛聲　兼聲　炎聲　奄聲　弇聲

(二十七) 古書的讀音問題

古書記録下來的是古代漢語的書面語。書面語區别於口語，但書面語是以口語作基礎的。古代的書面語則以古人的口語爲基礎，先秦兩漢的古書如《詩經》、《論語》、《孟子》、《左傳》、《史記》等的語言和當時的口語基本上接近。但是古人的口語又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的，所以隨着歷史的演變，古代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越來越大。我們現代人讀古書，很容易察覺出古今詞匯的差别、詞義的變化和語法結構的不同。我們通過實踐已經體會到，不掌握古代

漢語的詞匯,不了解古代語法結構的特點,就很難讀懂先秦古書。但在語音方面,似乎不存在什麽障礙。因爲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今天我們讀古書,一般可以只用"目治"(眼睛看),如果要讀出聲來,也完全可以用自己習慣的現代漢語語音(普通話或方音)。但這不是説就不存在古書的讀音問題了。

任何語言都是有聲語言。語言裏的詞語都是音義的結合物。用什麽語音表示什麽意義,雖然各民族語言都有它自己的習慣和特點,但是在語言發展過程中,詞義的變化和語音的異同往往有着密切的聯係。書面語裏用同一個字所表示的詞,有時由於意義和詞性的變化而讀音也有所不同,是兩個不同的詞。例如"長"字,用作長短的長,是形容詞,讀 cháng,而用作成長的長,是動詞,讀 zhǎng。這種情況在古代漢語裏也是常見的。例如同是"王"字,在《左傳·齊桓公伐楚》"王祭不共,無以縮酒"中,用作名詞,讀平聲,而在《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裏,用作動詞,則要讀去聲。這在古書裏叫做"破讀"。古書裏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本來是個意義完全不同的字(詞),有時由於讀音與另一個字(詞)相同或很相近而借用來表示另一個詞。例如《論語·陽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句中"歸"字不是回歸或歸還的意思,而是借用作另一個音近的"饋"字,是贈送的意思。所以"歸"字在這裏也不讀 guī,而要讀 kuì。這叫做"同音通假"。上述兩種情況,一方面説明書面語和口語的密切關係,識字不能單看字形,還要看它所表示的詞義;另一方面表明閱讀古書也確實存在一個讀音的問題。

古書的讀音問題很多,我們這裏只提出幾點來分析一下它們的問題所在,談談對它們的處理意見。

首先談談關於古代詩歌韻文的讀音。由於語音的發展變化,古代用韻的地方,今天用現代語音讀起來不押韻、不和諧了。距離

我們時代越古的，不和諧的地方也越多。這是很自然的。我們在上面《古今語音的異同》一節裏已經介紹了這種情況。我們還講了反對朱熹的"叶音"說，批評了爲求諧和而强改字音的主張。清初的顧炎武在古音研究上有很大的成就，但他研究古音的目的是爲了"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①，主張用古音誦讀古詩。這是一種復古主義的觀點，是不可能實現的，也是不足爲法的。江永就曾正確地指出："愚謂此説亦大難。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豈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又説："夫音有流變……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日習今韻，而又間爲古韻。如習漢音者，强效鄉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東施之顰，此何足爲典據？"② 今天大概不會有人提倡讀古書要用古音了。我們學點古音知識，決不是爲了用古音誦讀古詩文，而是爲了學習古今語音演變的對應關係，了解古代韻文用韻的時代特點，分析和解決古書中存在的一些語音問題。

古書中的假借字既是個文字和詞匯的問題，也是個重要的語音問題。假借就是古人書寫某個詞的時候，没有寫本字，而用了一個音同或音近的字。例如《詩經·魏風·碩鼠》三章中都有"逝將去女"一句。其中"逝"字是發誓的意思，和它的本義"離去"或引申義"死亡"毫無關係，只是由於"逝"和"誓"讀音相同，所以才借"逝"爲"誓"。又"逝將去女"中的"女"字也是個假借字，因爲它在這裏用的不是婦女的意思，而是用作第二人稱代詞，"你"的意思，後來寫作"汝"。"汝"和"女"，今天讀音差别較大，但古音是十分相近的（韻部同屬魚部，聲調都是上聲，聲母"汝"爲日母，"女"爲泥母，而泥、日在上古同屬鼻舌音，只是發音部位略有不同），所以叫做"古

① 顧炎武《音學五書·敍》。

②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

音通假"。

古書中的假借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六書"上的假借。例如東南西北的"西",本來没有專用字,是借"鳥棲息在巢上"的"西"來表示。後來爲了區别,另造一個"棲"字去表示"鳥棲息在巢上"的意思,而"西"就專用作東南西北的西了。這種假借就是許慎所謂的"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女"、"汝"用作第二人稱代詞也屬於這一類。第二人稱代詞在口語裏早已産生,由於意義比較抽象,不好造字,先就借用讀音十分相近的表示婦女的"女"字去表示。借用之後,"女"字在上古既表示婦女的詞義,又同時用作第二人稱代詞。婦女的"女"和第二人稱代詞都是常用詞,"女"字的負荷過重;戰國以後才改爲借用表示水名的"汝"去表示第二人稱代詞,而"女"字則專用於婦女的詞義了。

另一種假借情況是:本有其字,寫書的人寫了另一個同音或音近的字,如"逝"借爲"誓","歸"借爲"饋"。又如:

《列子·湯問》:"甚矣,汝之不惠!"("惠"假借爲"慧")

《莊子·秋水》:"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辯"假借爲"辨")

這種用字的假借,在現代人看來就是寫了錯誤字,但是在古代,特别是在上古時期文字還没有規範的條件下是允許的。漢代以前没有産生促進規範化的字典,書寫工具又有許多不便,書面材料輾轉相抄,也比較容易採用同音替代的辦法,而且往往用筆畫較簡的音同或音近字以代替筆畫繁多的字。這是漢字發展過程中産生的一種趨向,也是先秦兩漢古書中通假現象比較常見的主要原因。

假借的條件是讀音相同或相近。先秦兩漢古書中的假借自然是根據上古的讀音,所以我們只有學點古音,才能識破假借字。例如《孟子·梁惠王上》:"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直"假借爲"特"。"特"和"直"的現代讀音相差甚遠,聲、韻、調都不同,但在上古,它們同屬入聲職部,聲母都是定母,完全符合古音通假的條件。經過

前人的考證，一般古書中的假借現象多已注明，或者可以查閱有關的專著，如朱駿聲的《説文通訓定聲》，但還有尚未指出或没有弄清楚的問題①。七十年代以來出土的漢代帛書、竹簡中的假借字多得驚人。這都需要我們運用古音和訓詁的知識去考求。

假借字和它的本字既有同音和音近的不同，因而也就産生了一個假借字的讀音問題。我們不主張用古音去讀古書，但是由於語音的演變，有時古音相同或很相近的，今音則相差甚遠。所以假借字應如何讀法，也要有個原則。如果假借字和它的本字今音完全相同，就不存在讀什麽音的問題②，如"逝"借爲"誓"，讀 shì，"惠"借爲"慧"，讀 huì。如果假借字的讀音和本字的讀音有别，或者本來同音而到後來讀音不同了，一般就要按所表示的本字來讀。如《詩經·魏風·碩鼠》"逝將去女"的"女"，借作第二人稱代詞，要讀爲 rǔ(汝)。又如：

《詩經·豳風·七月》："八月剥棗。"("剥"假借爲"攴"，讀 pū)

《易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信"假借爲"伸"，讀 shēn)

《論語·雍也》："今也則亡。"("亡"假借爲"無"，讀 wú)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無"假借爲"毋"，讀 wù)

《墨子·號令》："門有吏，主者里門，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者"假借爲"諸"，讀 zhū；"筦"假借爲"關"，讀 guān)

《孟子·萬章上》："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内"假借爲"納"，讀 nà)

《莊子·天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邪"假借爲"耶"，讀 yé)

《荀子·議兵》："城郭不辨。"("辨"假借爲"辦"，讀 bàn，備辦、修治的意思)

---

① 朱駿聲所指出的假借中也有一些是不可信的。

② 包括本來讀音有别而今音混同的。例如《管子·八觀》："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倍"假借爲"背"，"倍"在上古屬並母之部，"背"屬幫母職部，今都讀 bèi。

《韓非子·説林下》:"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亡"假借爲"忘",讀 wàng。上古"忘"和"亡"同爲平聲)

《楚辭·招魂》:"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增"假借爲"層",讀 céng)

《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台"假借爲"怡",讀 yí)

也有少數的假借字,已經知道它所表示的本字,但習慣上仍按假借字讀音。如《孟子·梁惠王上》:"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直"假借爲"特",不讀 tè,而讀 zhí。這就只好隨習慣了。

下面再談談破讀的問題。所謂"破讀"就是用改變字(詞)的讀音以區别不同的意義或詞性的一種方法。如上文所舉"王"字,讀平聲 wáng,是名詞,帝王的意思;讀去聲 wàng,是動詞,稱王的意思。又如"衣"字。《詩經·豳風·七月》"無衣無褐","衣"用作名詞,讀平聲 yī,《韓非子·外儲説左上》"境内莫衣紫","衣"用作動詞,穿(衣)的意思,舊讀 yì。一般説來,後一種意義和讀音是前一種意義和讀音演變而來的。所以傳統上把前一種讀音叫"本音"或"如字",而把後一種變讀音叫"破讀"或"讀破"。這種現象在古書裏也是很普遍的。例如:

勝,用作及物動詞,能承擔,讀 shēng,平聲。如:

諸葛亮《出師表》:"臣不勝受恩感激。"

用作不及物動詞,勝利,或用作形容詞,優美的,破讀 shèng,去聲。如:

《孫子·謀攻》:"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惡,用作形容詞,醜惡,讀 è(舊讀入聲),如:

賈誼《論積貯疏》:"歲惡不入。"

用作動詞,厭惡,破讀 wù,去聲。如:

《荀子·天論》:"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

分,用作動詞,分開,分配,讀 fēn,平聲。如:

《左傳·莊公十年》:"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用作名詞，名分，職分，破讀 fèn，去聲。如：

諸葛亮《出師表》："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近，形容詞，遠近的近，本讀上聲（今讀去聲）jǐn。如：

《韓非子·説林上》："遠水不救近火也。"

用作動詞，接近，親近，破讀去聲 jìn。如

《莊子·養生主》："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從，自動詞，跟隨，讀 cóng，平聲。如：

《史記·鴻門宴》："張良是時從沛公。"

用作使動詞，破讀去聲 zòng，使……隨從。如：

《史記·鴻門宴》："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

破讀不同於假借。假借字和本字之間只是語音相同或相近。意義上没有必然的聯繫，而破讀的意義和本音的意義之間則有着歷史的聯繫。隨着社會的發展，詞義不斷引申，詞性不斷分化。某個字（詞）産生新的意義和新的語法作用之後，爲了區别於原來的意義和語法作用，於是要求在讀音上表示出差異來。所以破讀産生的客觀原因是詞義引申和詞性分化的結果。它是一種音變構詞的手段。

破讀的音主要是聲調，而且大多數是把原來的平聲（或上聲、入聲）字變讀爲去聲。去聲是我們認識古書中破讀音的重要綫索。破讀大約起於漢代，魏晉以後大量出現。晉宋以來的字書、韻書和古書注釋裏對如字和破讀字的分辨都比較嚴格。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宋代賈昌朝的《羣經音辨》更比較集中地辨析了一批字的本音和破讀音。宋元以後的讀書人也往往遵從古書中所注的破讀音去讀，並在需要破讀的字的右角上用朱筆畫一個小圓圈。叫做讀破法或稱"圈發之法"。

破讀音是客觀存在的，許多詞的破讀和本音的分别一直沿用到現代。如美好的好（形容詞），讀 hǎo，愛好的好（動詞），讀 hào；

法度的度(名詞),讀 dù,揣度的度(動詞),讀 duó;難易的難(形容詞),讀 nán,灾難的難(名詞),讀 nàn;作爲的爲(動詞),讀 wéi,爲了的爲(介詞),讀 wèi,等等。現代口語裏還産生了一些新的破讀音,例如相沿的沿(動詞),念 yán,河沿的沿(名詞),念 yàn;豬圈的圈(名詞),念 juàn,圈起來的圈(動詞),念 juān。古書裏注明的破讀也有許多到現代没有保留下來,但這是有原因的。有的破讀是隨着破讀義不再在口語裏使用而消失了。例如"麾"字,本義是指揮作戰的旗子,《墨子·號令》"城上以麾指之",讀平聲 huī,用作動詞,麾動、指揮,《楚辭·離騷》"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舊注"又許僞反",讀去聲。現代揮動、指揮義已不用"麾"而用"揮"字了,所以"麾"的去聲一讀也就隨之消失了。許多破讀没有保留下來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變化。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語音系統(聲、韻、調)的發展趨於簡化,許多原來有異讀的字音,現代只留下單一的讀法,没有本音和破讀的區别了。例如"易"字,變易義(動詞),本讀入聲,容易義(形容詞),破讀去聲,現在則都讀去聲。這是由於入聲韻尾的消失,入聲調轉爲平、上、去三聲的結果。同類的例子還有"足"、"食"、"乞"等。其次是由於濁聲母的清化,特别是全濁上聲變成去聲,原來有本音上聲和破讀去聲的區别的都讀成去聲了。如"近",羣母,形容詞本讀上聲,動詞破讀去聲,現代羣母清化都讀去聲。同類的例子還有"上"、"下"、"坐"、"涕"、"飯"、"斷"等。

那麽對於古書中注明的破讀音,今天我們應如何對待呢?我們認爲,那些已經進入現代漢語的口語或書面語中,有比較廣泛的羣衆基礎,一般字典或詞典裏也都注明它的讀音,自然應當去學習它、掌握它;對那些由於語音變化等原因,没有保存在現代漢語裏的破讀,則不必特别加以區分,就照現代習慣的讀音去讀。但是,我們學習古代漢語,了解一點歷史上的破讀性質及其作用也還是

必要的。因爲這對我們辨析詞義、加深對古書的理解有一定的幫助。《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對一些現代漢語裏已經混而不分的破讀注明"舊讀",例如"文(wén)"舊讀 wèn 等,恐怕也是出於這種考慮。

最後再講一點古書中一些特殊詞語的讀音問題。我們在閱讀古書時,往往遇到一些字(詞)注的音和這些字的一般常見的讀音不同。例如《書經·舜典》:"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孔穎達疏:"契,息列反,陶音遥。""契"在這裏是傳説中的商代祖先名(《説文》作"偰"),不讀一般的 qì 音,而讀息列反,今音是 xiè;皋陶的"陶"也不讀常見的 táo 音,而讀 yáo。這些具有特殊讀音的詞語,在古書裏並不少見,而且多是一些古代國名、族名、地名和人名姓氏等。例如:

國名:

龜兹 Qiūcí 不讀 guīzī

大宛 Dàyuān "宛"不讀 wǎn

康居 Kāngqú "居"不讀 jū

月氏 Yuèzhī "氏"不讀 shì

身毒 Yuāndú "身"不讀 shēn

族名:

吐谷渾 Tǔyùhún "谷"不讀 gǔ

葷粥 Xūnyù 不讀 hūnzhōu

先零 Xiānlián "零"不讀 líng

吐蕃 Tǔfān "蕃"不讀 fán

地名:

鎬京 Hàojīng "鎬"不讀 gǎo

不羹 Bùláng "羹"不讀 gēng

龍兑 Lóngduó "兑"不讀 duì

陽夏 Yángjiǎ "夏"不讀 xià

番禺 Pānyú "番"不讀 fān

阿房宫 Epánggōng "房"不讀 fáng

人名：

伍員 Wǔyún "員"不讀 yuán

禽滑厘 Qíngǔlí "滑"不讀 huá

酈食其 Lìyìjī "食其"不讀 shíqí

冒頓 Módú 不讀 màodùn

姓氏：

種 Chóng 不讀 zhǒng

解 Xiè 不讀 jiě

祭 Zhài 不讀 jì

冼 Xiǎn 不讀 xǐ

万俟 Mòqí 不讀 wànsì

尉遲 Yùchí "尉"不讀 wèi

上述詞語的特殊讀音，相沿已久。從歷史上看，有的是保存古代的語音，如"番禺"的番讀 pān；有的則是外族語的對音，如古匈奴君主的稱號"單于"讀 chányú，而不讀 shànyú 或 dānyú，古鮮卑、突厥等族君主的稱號"可汗"讀 kèhán，而不讀 kěhàn；有的可能是古方言詞語。這些詞語的特殊讀音大多數通過古書注音已流傳下來，現代一般字典、詞典也加以收録，我們應當按照傳統的讀法去讀。但是有的現代已改讀爲一般的讀音，就不必強調遵從舊讀，如"葉公好龍"的"葉"，現在一般都讀 yè，就不必再讀 shè 了。

(二十八)詩律

我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詩經》和《楚辭》是我國最早的詩集。

漢魏六朝詩一般稱爲古詩,包括五言詩、七言詩和樂府。樂府本是漢朝設置的官署的名稱,它的職責是收集民歌並爲它配上樂譜。後來把這些配樂的歌詞也稱爲"樂府"。像漢朝著名的《陌上桑》、《東門行》,南北朝的《子夜歌》等,都是樂府。此後,一些文人還沿襲樂府舊題或模仿樂府體裁寫詩,這些詩雖然没有配樂,也稱爲樂府。如高適的《燕歌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等等。

五言詩和七言詩是漢朝産生的詩體。五言詩起源於西漢的民謡,東漢末的《古詩十九首》是最早出現的成熟的五言詩。七言詩最早的是《柏梁台詩》,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從它的用韻來看,産生的時代大約在漢代。三國曹丕的《燕歌行》是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詩,但它還是句句押韻的。隔句押韻的七言詩最早的是鮑照的《擬行路難》之一和之三。

到齊梁時代,詩體又逐漸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隨着四聲的發現而在詩歌創作中開始講究平仄。當時有所謂"永明體",它的特點就是講究聲律,沈約和謝朓爲其代表作家。到了唐代,就正式形成了一種以講究平仄和對仗爲特點的格律詩。這就是所謂"近體詩"(包括律詩和絶句)。但唐以後也仍然有按照古詩的作法寫詩的,即不講究平仄和對仗,這種詩稱爲"古體詩",也叫"古風"。

這一節主要講近體詩的格律。古詩和古體詩的格律也附帶講一講。

近體詩和古詩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四點:(1) 句數固定;(2) 押韻嚴格;(3) 講究平仄;(4) 要求對仗。下面就分這四個方面來

講。最後還講講近體詩的特殊句式。

一、句數

古體詩(包括古詩,下同)的句數是不限的。一首古體詩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長。近體詩的句數是固定的:一般的律詩都是八句,律絶都是四句;超過八句的叫長律,又叫排律,長律一般是五言詩。

我們説近體詩的句數是固定的,但不能反過來説,凡是八句的都叫律詩,四句的都是律絶。因爲句數固定還不是近體詩最本質的特點。近體詩最本質的特點是講究平仄。如果不講平仄,一首詩盡管是四句或八句,也不能叫律絶或律詩,而仍然是古體詩。

二、押韻

詩歌都是押韻的。有的是句句押韻,有的是隔句押韻。近體詩除有的句首入韻外,都是隔句押韻。古體詩一般也是隔句押韻。在這一點上,兩者没有什麽本質區别。説近體詩押韻嚴格,主要是指:

(1) 近體詩一般只用平聲韻①,古體詩則既可押平聲韻,也可以押仄聲韻。

(2) 近體詩不能"出韻",也就是説,韻脚(即押韻的字)必須只用同一個韻中的字,不許用鄰韻的字。

詩人用韻一般根據當時的語音,同韻(即主要元音、韻尾相同)相押。上古三十個韻部基本上適用於先秦兩漢的詩歌韻文。魏晉以後,語音的變化越來越大,詩人用韻也有不同。南北朝出現了許多供詩人選字押韻而編寫的韻書。隋代陸法言的《切韻》就是其中

① 有極少數仄韻律詩,那是不正規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爲一百九十三韻(聲調不同屬於不同的韻)。北宋陳彭年編纂的《廣韻》,在《切韻》的基礎上又細分爲二百零六韵。但是《切韻》、《廣韻》的分韻都過於瑣細,不完全符合當時的口語,詩人們都苦其苛細。事實上唐朝人做詩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韻或二百零六韻。當時就有"同用"的規定,允許人們把某些鄰近的韻合起來用。到南宋江北平水劉淵著《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就把同用的韻合併起來,成一百零七韻。與此同時金人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韻略》又歸併爲一百零六韻。這一百零六韻就是常説的"平水韻"。

"平水韻"包括平聲三十韻,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其韻目如下表:

上平聲①	上　聲	去　聲	入　聲
一東	一董	一送	一屋
二冬	二腫	二宋	二沃
三江	三講	三絳	三覺
四支	四紙	四寘	
五微	五尾	五未	
六魚	六語	六御	
七虞	七麌	七遇	
八齊	八薺	八霽	
		九泰	
九佳	九蟹	十卦	
十灰	十賄	十一隊	
十一真	十一軫	十二震	四質

① 在《切韻》中,平聲因字多分爲上下兩卷。上平聲指平聲卷上,下平聲指平聲卷下。後來沿用此稱。

十二文　十二吻　十三問　五物
十三元　十三阮　十四願　六月
十四寒　十四旱　十五翰　七曷
十五刪　十五潸　十六諫　八黠
下平聲
一先　十六銑　十七霰　九屑
二蕭　十七篠　十八嘯
三肴　十八巧　十九效
四豪　十九皓　二十號
五歌　二十哿　二十一箇
六麻　二十一馬　二十二禡
七陽　二十二養　二十三漾　十藥
八庚　二十三梗　二十四敬　十一陌
九青　二十四迥　二十五徑　十二錫
十蒸①
十一尤　二十五有　二十六宥
十二侵　二十六寢　二十七沁　十四緝
十三覃　二十七感　二十八勘　十五合
十四鹽　二十八琰　二十九豔　十六葉
十五咸　二十九豏　三十陷　十七洽

盡管"平水韻"是南宋時才出現的，但它反映了唐朝人做詩用韻的部類。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用真韻，李白《渡荊門送別》、杜甫《旅夜書懷》用尤韻，杜甫《登高》用灰韻，等等。唐以後直到近代，盡管實際語音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人們做近體詩時，還都

① 蒸韻上聲併於迥，去聲併於徑，與《廣韻》同用獨用例不合。但這兩韻字唐詩中少見。

依照"平水韻"。每一首詩的韻脚都必須是"平水韻"中同一韻裏的字,否則就叫"出韻"。"出韻"的詩,就不能算標準的近體詩。所以説,近體詩的用韻是很嚴格的①。

古體詩就不然,它用韻較寬,可以用鄰韻的字。例如杜甫《北征》的第一段,韻脚"吉、室、日、畢、出、失、畢"是質韻,"勿"是物韻,"切"是屑韻,"惚"是月韻。古體詩還可以换韻。例如白居易《琵琶行》的前面十幾句,基本上是平仄相間:"客、瑟"是陌、質合韻(仄),"船、弦"是先韻(平),"别、月、發"是屑、月合韻(仄),"誰、遲"是支韻(平),而"見、宴、面"是霰韻(仄)。

三、平仄

平仄是形成近體詩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在這裏先講律詩的平仄,然後在此基礎上再講絶句和排律的平仄。

近體詩的平仄看來似乎很複雜,但是基本要求只有一點:平仄相間,以求得聲調的抑揚頓挫。五言律詩的平仄,可以看成是在"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音節形成的:

(甲) 仄仄—平平—仄　　(乙) 平平—仄仄—平

(丙) 平平—平—仄仄　　(丁) 仄仄—仄—平平

這(甲)(乙)(丙)(丁)四種句式可以稱爲近體詩的四種基本句式。七言的近體詩不過是在前面加上相反的平仄:

(甲) 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 平平仄仄仄平平

這四種基本句式的交錯,就構成四種不同格式的律詩,下面分

① 但近體詩首句入韻的可以用鄰韻。例如蘇軾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首句用冬韻"峰"字,而二、四句用東韻"同、中"。

別舉例說明：

（一）五言仄起仄收式(七言則爲平起仄收)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五律例如杜甫《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七律例如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二）五言平起仄收式(七言則爲仄起仄收)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五律例如王維《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七律例如杜甫《和裴迪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花可自由？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
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三）五言仄起平收式（七言則爲平起平收）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五律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爲在歧路，兒女共霑巾。

七律例如蘇軾《新城道中》：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

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
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

（四）五言平起平收式（七言則爲仄起平收）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平平仄仄仄平平
（甲）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仄仄平平仄仄平

五律例如李商隱《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併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
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七律例如杜甫《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不難看出，上述四種格式中，（一）（二）是首句不入韻的。它們或是甲乙丙丁的交替反復，或是丙丁甲乙的交替反復。（三）（四）兩種是首句入韻的，和（一）（二）相比，只有首句不同。（三）是把（一）的首句（甲）改爲（丁），（四）是把（二）的首句（丙）改爲（乙）。

道理很簡單:(甲)種句和(丙)種句都是仄收的,不能入韻,因此必須改成平收的(乙)種句和(丁)種句。一般説來,五言律詩以首句不入韻爲常,七言律詩以首句入韻爲常。

近體詩的平仄還可以根據"粘""對"的規律來掌握。近體詩每兩句組成一"聯",一聯中的上句叫"出句",下句叫"對句"。所謂"對",就是同一聯中出句和對句的平仄應該相反(特别是雙數字和句尾要求嚴格);所謂"粘",就是上一聯對句和下一聯出句第二個字的平仄必須相同。我們檢驗一下上面所説的四種格式,就可以看出"粘""對"的規則。不合乎"粘"的規則的叫"失粘",不符合"對"的規則的叫"失對"。在唐詩中有少數失粘的,失對的很少見。宋代以後,失粘和失對的情況更是絶無僅有的了。

上面講的是近體詩的一般規律。如果我們多分析幾首律詩,就會看到,有的律詩並不是每一個字都符合上面所説的平仄規律的。如王維《山居秋暝》的第五、六兩句:"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竹"是仄(入)聲,"蓮"是平聲,與"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句式不符。蘇軾《新城道中》的第六句"溪柳自摇沙水清",其平仄是"平仄仄平平仄平",與"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句式比較,第一、三、五個字("溪"、"自"、"沙")的平仄都不合。那麽這些詩是不是不合律呢?

這裏有兩點需要説明:(1) 近體詩中有的地方是可平可仄的。如王維《山居秋暝》中的"竹""蓮"和蘇軾《新城道中》的"溪"字。(2) 近體詩中有的地方平仄不能隨意變更,如違反了平仄格律就叫"拗"。但"拗"了以後可以"救"。蘇軾《新城道中》的"自"和"沙"就是屬於拗救。能够拗救的詩句,仍然是合乎格律的。

那麽,什麽地方是可平可仄,"拗救"又有哪幾種情況呢?過去做詩有一個口訣,叫做"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意思是説七言近體詩的第一、三、五個字(五言則爲第一、三個字,下同)平仄可以

不論，第二、四、六個字（五言則爲第二、四個字，下同）平仄必須分明。這個口訣大致上是對的。一般説來，近體詩中第二、四、六字的平仄不能違反；第一、三、五字往往是可平可仄。但這個口訣又不完全正確，因爲：

（一）近體詩中的"一、三、五"有時不能不論，這主要是指：

（1）在（丁）種句中"平平仄仄仄平平"中，第五個字必須是仄。如果改爲"平"，整句就成了"平平仄仄平平平"，句末連用三個平聲字，叫做"三平調"，是古風中特有的句式，在近體詩中是絶不允許出現的。

（2）在（乙）種句"仄仄平平仄仄平"中，第三個字必須是平。如果改成了"仄"，全句成了"仄仄仄平仄仄平"，除了韻脚以外，只有一個平聲字。這就叫"犯孤平"。但"孤平"可以救。救的辦法就是把本句中的第五個字由仄變平。即全句成了"仄仄仄平平仄平"（△表示拗，＊表示救）。蘇軾《新城道中》的"溪柳自摇沙水清"就是"自"字拗，"沙"字救。

（二）近體詩中的"二、四、六"有時可以不分明。這主要是指下列兩種句式中的七言的第六字可以改變平仄：

（1）在（丙）種句"仄仄平平平仄仄"中，第五字應用平而用了仄（拗），那麽第六字要由仄改爲平（救），即全句變成"仄仄平平仄平仄"。（注意：在這種拗救的情況下，本句七言的第三字或五言的第一字必須是平聲。）説這種句式是拗救，是爲了講述和記憶的方便。其實這種"仄仄平平仄平仄"的句式，在近體詩中反而比"仄仄平平平仄仄"用得更普通，應看作是正格。這種句式多用在尾聯的出句上，例如陸游《夜泊水村》的"記取江湖泊船處"。五言是第三字拗，第四字救，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無爲在岐路"。

（2）在（甲）種句"平平仄仄平平仄"中，第六字也可不用平而

用仄(拗),其條件是對句的第五字不用仄而用平(救)。這樣,全聯就成了"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例如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五言是出句第四字拗,對句第三字救,例如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甲)種句的對句是(乙)種句,上面講過,(乙)種句如果犯了孤平,也是以第五字變平來救的。這樣,(甲)種句的這種拗救就常常和孤平拗救結合起來。例如陸游《夜泊水村》的第三聯"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無"字既救本句的孤平,又救出句第六字"萬"字之拗。

此外,(甲)種句的第五字拗,也可以用對句的第五字救,即全聯成爲"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例如蘇軾《新城道中》:"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沙"字既救本句的"自",又救出句的"竹"。五言是出句第三字拗,對句第三字救。例如李白《送友人》:"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這種拗救也常和孤平拗救結合起來。

總結上述情況,我們可以把(甲)(乙)(丙)(丁)四種句式中哪些地方平仄不能違反(不加任何符號),哪些地方平仄可以任意(加·號),哪些地方的平仄可以有條件的變更(加△號)列在下面:

(甲) 平·平·仄仄平△平△仄　　(乙)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丙)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丁) 平·平·仄·仄仄平平

律詩的平仄弄清楚了,絶句與排律的平仄也就容易明白。從平仄來説,絶句可以看作是截取律詩的一半構成的。例如杜牧《赤壁》就可以看作七律仄起平收式的前半。排律就是按粘對的規則把律詩延長,可以延長到一百韻、二百韻。前面所講的拗救,對於

絶句和排律都是完全適用的①。

古詩是不講平仄的。但在律詩産生以後,古體詩也受律詩的影響,産生了一種"入律"的古風。即在寫古風時,仍然用相當多的律句。但這種詩句數不定,用韻也不那麽嚴格(可以换韻,也可以用仄聲韻),所以它還不是近體詩而是古風。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等就是這種"入律"的古風的典型。例如《琵琶行》第二段從"間關鶯語花底滑"至"鐵騎突出刀槍鳴",八句中有六句是律句(一、六兩句非律句)。又如《長恨歌》的頭八句(押入聲職韻)中,"御宇多年求不得"、"養在深閨人未識"、"一朝選在君王側"、"六宫粉黛無顔色"都是律句。接下去的四句(换平聲支韻)"春寒賜浴華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也都是律句。

和入律的古風相對,還有一種古風有意和近體時有所區别,以顯得古拙。這可以叫做"仿古"的古風。它的特點是盡量多用拗句,少用律句,即:(1) 七言句的二、四、六(五言則爲二、四)平仄相同。如杜甫《歲晏行》的"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2) 句末三個字用平平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仄,特别是用"三平調",更可顯出古風的特色。如杜甫《歲晏行》中有七句是三平調。

四、對仗

近體詩的另一特點是講究對仗。關於對仗,在《駢體文的構成》一節裏已經講過,這裏主要講講近體詩中在什麽地方用對仗。

律詩的四聯各有自己的名稱。第一聯叫"首聯",第二聯叫"頷聯",第三聯叫"頸聯",第四聯叫"尾聯"。一般在中間兩聯用對仗,

① 絶句産生在律詩以前,那種絶句不講平仄,叫"古絶"。這裏所講的是"律絶"。

如王維《山居秋暝》。除中間兩聯外，還可以在首聯用對仗，如杜甫《旅夜書懷》。也有在尾聯用對仗的，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還有四聯都用對仗的，如杜甫的《登高》，不過這種情況很少。也有的律詩頷聯不用對仗，那就只剩頸聯對仗了。例如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虚幌，雙照淚痕乾？"也有頸聯和首聯用對仗的，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律絶大多完全不用對仗，這可以看作是截取律詩的首、尾兩聯，如李白《夜宿山寺》，杜牧《赤壁》；也可以第一聯用對仗，第二聯不用，這可看作是截取律詩的後半，如陸游《柳橋晚眺》；還有前一聯不用對仗，後一聯用對仗（這可看作截取律詩的前半）和兩聯都用對仗（這可看作截取律詩的中間兩聯）的，不過這兩種情況很少見。前者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後者如杜甫《絶句》："兩個黄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吴萬里船。"

排律除首、尾兩聯外，一律用對仗。

下面再介紹兩種近體詩中特有的對仗。

（一）借對。這是利用一字多義的現象以構成對仗。一個字有甲、乙、丙等多種意義，在詩中用的是甲義，但借用它的乙義或丙義與另一字相對。例如：

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杜審言《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杜甫《曲江》）

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杜甫《九日》）

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温庭筠《蘇武廟》）

例一的"月"應是"年月"的"月",借用爲"日月"的"月"與"雲"對;例二的"尋常"是通常之義,借用"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之義,與"七十"對;例三的"竹葉"是酒名,借用"竹子的葉"之義,與"菊花"對;例四的"丁"是"壯"的意思,借用爲天干名與"甲"對。

還有一種借對是借音。例如:

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白居易《西湖留别》)
山入白樓沙苑暮,潮生滄海野塘春。(元稹《寄樂天》)

例一是借"皇"爲"黄",與"翠"對;例二是借"滄"爲"蒼",與"白"對。這種借對多用於顔色。

(二)流水對。即一聯中的兩句,字面是對仗的,意思卻是相承的。也就是説,這兩句從意義上説是一句話。例如:

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李商隱《隋宫》)

五、近體詩的句法

詩是押韻的,而且語言比較精煉,這就使得詩歌必然具有和散文不同的句法特點。但是,從《詩經》《楚辭》到漢魏六朝的古詩,它們的句法與散文的距離不是很大的。近體詩因爲句數有限制,更主要的是由於要講究平仄、對仗,爲了加强藝術感染力,因此就産生了一些與散文以及古詩都很不相同的句法特點。這主要的有四種情況:(一)活用;(二)錯位;(三)省略;(四)緊縮。下面分别舉例説明。

(一)活用

詞類活用的現象在本書上册裏已經講過。在近體詩中,詞類

活用是相當常見的。例如：

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岑參《登總持寺》）
澗花輕粉色，山月少燈光。（王維《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
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杜甫《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草堂》）

例一的"低"和"小"是意動用法。兩句的意思是說，從寺上遠眺，覺得檻外的秦嶺低了，從窗中望去，覺得渭川也小了，形象而精煉地寫出了總持寺的高。例二的"輕"和"少"是使動用法。兩句是說澗花使婦女的粉花也顯得不足道了，山月使燈光也顯得不明亮了。例三的"渠"和"沼"是名詞用作動詞。兩句是說，你在細石間開渠引水，我也使清泉流蓄爲池沼。顯然，如果不採取詞類活用的辦法，就不可能在兩個五言句中表達這麼多的內容，也不容易使句式整齊，因而也就不能做到平仄諧調和對仗。這些活用的字眼也往往是所謂"詩眼"，是使一句乃至一篇生色的關鍵性的字。王安石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主要就是因爲這個活用作動詞的"綠"字而使得詩的意境清新活躍。

近體詩中不但經常有詞類活用，而且詞與詞的組合關係也比古詩靈活。例如"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杜甫《堂成》），"暫止飛鳥"和"頻來語燕"都是動詞詞組作定語來修飾名詞。這種組合在古詩中是很少見的。如果不懂得近體詩的特殊句法，就很容易誤認爲"暫止"和"飛鳥"之間以及"頻來"和"語燕"之間是動賓關係，這樣就會理解錯了。

近體詩中把詞類活用和特殊的組合關係結合在一起，就能在短短的兩句詩裏包含很豐富的內容。例如：

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杜甫《秦州雜詩》）

這意思是說，露水從樹葉上垂下來，月光把它照得晶瑩明亮；風從溪上颳過，雲隨着風飄過了小溪。如果不用特殊的句法，這十個字是很難包含這麼多内容的。

（二）錯位

在近體詩中，主語、賓語、定語、狀語的位置都允許與通常的詞序有所不同。例如：

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王維《春日上方即事》）
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杜甫《遣意》）
内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杜甫《贈張翰林》）
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杜甫《夔州歌》）

按照通常的句式，例一應説成"春山映柳色，夕鳥藏梨花"；例二應説成"小樹花傳香"；例三應説成"内分赤金帶，恩與青荔枝"；例四應説成"晴浴狎鷗處處分，雨隨神女朝朝下"。這裏賓語、主語、定語、狀語的位置都和通常的句式不一樣。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爲"錯位"。

爲什麼近體詩允許這種錯位的現象，我們不可能在這裏詳細討論。簡單地講，這種現象的産生也與近體詩要求平仄和對仗有關。例如"香傳小樹花"，如果是在古詩中，大概是會説成"小樹花傳香"的。但在近體詩中不能這樣説，如果説成"小樹花傳香"，就無法和"雲掩初弦月"對仗，而且平仄也不合律詩的要求了（"花傳香"是三平調）。

近體詩中錯位的現象還不止上述幾種。在主謂結構之間插進另一個詞或詞組，也是近體詩特有的句式。例如：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杜甫《客至》）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李商隱《隋宮》）

按通常的詞序，例一應是“市遠盤飧無兼味，家貧樽酒只舊醅”；例二應是“不緣玉壘歸日角，應是錦帆到天涯”。這種地方也很容易誤解。所以對於近體詩中的錯位，我們應當有所了解。

（三）省略

近體詩中的省略，大致有如下幾類：

（1）省略比喻句中的“如”“同”等。例如：

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塘瀉緑油。（白居易《答客問杭州》）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過零丁洋》）

例一不應誤解爲“天竺山堆青黛，錢塘湖瀉緑油”，而應理解爲中間省略了“如”字。這兩句可與“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韓愈《送桂州嚴大夫》）比較。例二也是中間省略了“如”字。

（2）省略副詞後面的動詞。例如：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杜甫《蜀相》）
秋窗猶曙色，落木更天風。（杜甫《客亭》）

“自、空、猶、更”這類副詞後面的動詞，有的能補出來，有的補不出來。

（3）省略動詞謂語，只剩下一個名詞或名詞性詞組。例如：

春浪櫂聲急，夕陽花影殘。（白居易《渡淮》）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席上初逢見贈》）

例一每句都可以看作由兩個主謂結構組成，即“春浪高而櫂聲急，

夕陽斜而花影殘"。但第一個主謂結構的謂語動詞都省略了,只剩下名詞"春浪""夕陽"。例二每句都由兩個名詞或名詞性詞組組成,没有謂語動詞,而且也很難補出動詞。但這兩句詩絶不是名詞或名詞性詞組的簡單羅列,而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即"早行"。這個意思需要讀者自己去體會。例三每句都只是一個單獨的名詞詞組。兩句合起來,是説在巴山楚水之間被棄置了二十三年。這個例子雖然也歸在"省略"的名下,但是實際上也無法給它再補上一個謂語動詞。因爲它所要表達的動作"棄置"實際上並没有省略,只是不作爲謂語出現,而是放到定語的位置上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類句子與其説是"省略",還不如説是"緊縮",因爲它是把一個句子緊縮成一個名詞性詞組了。

(四) 緊縮

這裏所説的"緊縮",指的是近體詩中的詩句可以看作是由一個複句(兩個分句)緊縮而成的。用來表示分句間關係的連詞在句中都没有出現,但我們在理解時可以把它們加上去。例如:

國破(但)山河在,城春(故)草木深。(因)感時(而)花濺淚,(因)恨別(而)鳥驚心。(杜甫《春望》)

(因)潮平(故)兩岸闊,(因)風正(故)一帆懸。(王灣《次北固山下》)

浦乾(因)潮未應,堤濕(因)凍初銷。(白居易《新春江次》)

(因)水浄(故)樓陰直,山昏(因)塞日斜。(杜甫《遣懷》)

從這些例子裏可以看出,近體詩的一句中包含的兩個主謂結構(可以看作兩個緊縮的分句)之間的關係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同是因果關係,也可能是因在前,果在後;或者反過來,果在前,因在後。這都需要我們細心體會,才能正確地理解詩意。

最後需要説明一點,近體詩的特殊句式是因爲近體詩的平仄、對仗等特點而産生的,但當這些特殊句式産生後,詩人們在寫古風(特别是入律的古風)時也常常採用。例如白居易《長恨歌》"春風

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就是上面所說的缺少謂語動詞的那種句式。所以，了解近體詩的特殊句式，對於讀唐以後的古風也是很有好處的。

（二十九）詞律

詞產生於唐代，最初稱"曲子詞"，是民間創作，到中唐時期一些文人也開始創作詞，經過五代到宋，詞發展到了極盛時期。

詞又叫"長短句"。從表面上看，詞和詩的區別就在於詩句的長短是一律的，詞的句子是長短不齊的。但是，這並不是詞的最本質的特點。因爲，詩也有雜言的，而詞也有句子長短一律的（如浣溪沙都是七言句）。最初的詞是爲"曲子"（樂曲）填寫的歌詞，故稱爲"曲子詞"。元稹《樂府古題序》中說，"歌曲詞調"是"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這很概括地說出了詞的特點。正因爲是"由樂以定詞"，歌詞要適應樂曲的變化，於是平仄的變化和句子的長短都與律詩有所不同，由原來的五七言律句變成了長短句。但到後來，詞逐漸脱離了音樂，這樣它和近體詩在形式上的主要區別就只是長短句和平仄的變化了。

我們先從詞調詞牌和詞譜講起，然後依次講詞的用韻、詞的平仄、詞的對仗。

一、詞調、詞牌和詞譜

詞調是指寫詞時所依據的樂譜。詞牌（如念奴嬌、西江月等等）是各種詞調的名稱，各種不同的詞調本來有各不相同的聲情（即表達不同的音樂形象），由於詞的樂譜早已失傳，在今天已無法確知了；但是根據某一詞牌的平仄、押韻以及這一詞牌的多數作品所表達的感情，大致還可以推知某些詞調原來的聲情。例如滿江

紅、賀新郎、念奴嬌等大致是慷慨激昂的，木蘭花慢、滿庭芳等大致是和婉豫悅的。隨着詞和音樂的脱離，後來創作的詞的感情就不一定和詞調的聲情相一致了。宋朝的沈括就説，當時有"哀聲(指詞調的聲情)而歌樂詞，樂聲而歌哀詞"的。到後來就更是如此了。

有的詞牌原來就是詞的題目。如漁歌子就是寫漁父的，憶江南就是寫對江南的回憶。但是，後人所寫的漁歌子、憶江南，其内容就和漁父、憶江南無關了。詞牌既和詞的内容相脱離，有的作家就在詞牌之外另註明詞題，例如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也有在詞牌下作一小序的，如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詞牌下有小序："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爲賦。"

詞牌既與詞的聲情無關，又與詞的内容無關，所表示的就僅僅是詞的句式、平仄和用韻了。起初，只是以某一詞牌的代表作品爲模式，按照它的句式、平仄和韻律來創作詞，後來，就有人把各種詞牌的句式、平仄、韻律標出來，編成詞譜，供他人照着填寫，所以創作詞就叫填詞。比較通行的詞譜有清朝萬樹編的《詞律》和王奕清等奉康熙皇帝命編的《欽定詞譜》。下面舉《詞律》中張孝祥的《六州歌頭》爲例：

又一體一百四十三字

長淮望可平斷句關可仄塞莽然平韻征塵可仄暗句霜風勁句悄邊聲叶黯銷凝叶追可仄想當可仄年事句殆可平天數句非人可仄力句洙可仄泗可平上句絃歌可仄地句亦羶腥叶隔可平水氈可仄鄉句落日牛羊下句區可仄脱縱横叶看名可仄王宵可仄獵句騎可平火一川明叶笳可仄鼓悲鳴叶遣人驚叶

念腰間箭句匣可平中劍句空埃可仄蟲句竟何成叶時可仄易可平失句心徒可仄壯句歲將零叶渺神可仄京叶干可仄羽方懷遠句静可平烽可仄燧句且休兵叶冠可仄蓋使句紛可仄馳可仄騖句若爲情叶聞道中可仄原遊可仄老句常可仄南望

豆翠可平葆霓旌叶使行可仄人到可平此句忠可仄憤氣填膺叶有可平淚如傾叶

《詞律》中《六州歌頭》這一詞牌，首列程垓的詞，是一百四十一字，次列韓元吉的詞，是一百四十二字，張孝祥的詞是作爲第二種別體列上的。

關於詞牌，有兩點應當注意：(1) 同一詞牌可以有不同名稱。例如西江月又名步虛詞、江月令，念奴嬌又名大江東去、酹江月、百字令等等。反之，同一名稱也可能是不同的詞牌，例如賣花聲既是浪淘沙的別名，又是謝池春的別名。(2) 同一詞牌可以有不同的別體。這是因爲最初詞的創作是"由樂以定詞"的，爲同一樂曲填寫的歌詞，字句聲韻可能不完全一樣；後來模仿一些代表作品創作的詞，由於模仿的對象不同，字句也就可能有出入。這樣就形成了同一詞牌的不同"體"。現存詞牌八百多個，共有二千多個體。有的詞牌不同的體之間差別還相當大。例如江城子，有單調和雙調之別，像上面所舉的六州歌頭的三種體之間，不僅是差一兩個字，還有押平韻、平仄韻互押、平仄換韻的不同。

詞有小令、中調、長調之分，是根據字數多少的分類。傳統的說法是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上爲長調，實際上分類的界限並不一定如此嚴格。

詞又可根據分段的不同分爲單調、雙調、三疊、四疊。不分段的叫單調，如調笑令、憶江南等。分兩段的叫雙調，這兩段叫前後闋或上下闋。詞以雙調最爲常見，如菩薩蠻、西江月等都是雙調。三段的叫三疊，如蘭陵王。四段的叫四疊，只有鶯啼序一調。

二、詞的用韻

詞韻和詩韻不同，近體詩(特別是律詩)是封建社會科舉考試的科目，用韻有正式的規定，詞只是"詩餘"，不曾有過正式規定的詞韻。宋詞的作者多半是根據宋代的實際語言用韻。宋元時有人

曾把詞韻加以歸納,但這些著作都已亡佚。清朝編詞韻的人很多,最通行的是戈載的《詞林正韻》,後來論詞韻都以此爲準,但實際上《詞林正韻》所定的韻部與宋詞用韻的情況還是有相當大的出入的。《詞林正韻》分詞韻爲十九部,其中舒聲(包括平上去)十四部,入聲五部,大致上是根據詩韻的一百零六韻歸併而成的。該書原來用的是《集韻》的韻目,現在我們把它改爲平水韻的韻目排列如下:

第一部　平聲東冬,上聲董腫,去聲送宋。

第二部　平聲江陽,上聲講養,去聲絳漾。

第三部　平聲支微齊,又灰的合口呼;上聲紙尾薺,又賄的合口呼;去聲寘未霽,又泰隊的合口呼。

第四部　平聲魚虞,上聲語麌,去聲御遇。

第五部　平聲佳韻大部分字,灰韻開口呼;上聲蟹韻大部分字,賄韻開口呼;去聲卦韻大部分字,泰隊的開口呼。

第六部　平聲真文,又元韻的開合兩呼;上聲軫吻,又阮韻的開合兩呼;去聲震問,又願韻的開合兩呼。

第七部　平聲寒刪先,又元韻的齊撮兩呼;上聲旱潸銑,又阮韻的齊撮兩呼;去聲的翰諫霰,又願韻的齊撮兩呼。

第八部　平聲蕭肴豪,上聲篠巧皓,去聲嘯效號。

第九部　平聲歌,上聲哿,去聲箇。

第十部　平聲麻,又佳韻一部分;上聲馬;去聲禡,又卦韻的一部分。

第十一部　平聲庚青蒸,上聲梗迥,去聲敬徑。

第十二部　平聲尤,上聲有,去聲宥。

第十三部　平聲侵,上聲寢,去聲沁。

第十四部　平聲覃鹽咸，上聲感豏(xiàn)琰，去聲勘艷陷。以上舒聲。

第十五部　屋沃。

第十六部　覺藥。

第十七部　質陌錫職緝。

第十八部　物月曷黠屑葉。

第十九部　合洽。

以上入聲。

詞的用韻，大致有三種情況：

(一) 一韻到底。或都是平聲韻，如漁歌子、浪淘沙、水調歌頭等；或都是用上去聲韻，如漁家傲、摸魚兒等；或是都用入聲韻，如念奴嬌、蘭陵王等。(均見本書所選的詞。)詞韻雖然是平上去同爲一部，但平聲和上去聲不能通押，只有上聲和去聲可以通押，例如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上聲"雨語舞土苦"和去聲"去數住路絮誤妬賦訴處"通押。

(二) 同部平仄互押。實際上是同部平和上去互押。如西江月、哨遍等。互押和通押性質不同。"通押"是任意的，例如摸魚兒上去通押，何處用上聲，何處用去聲是任意的。辛棄疾的《摸魚兒(淳熙己亥)》頭幾個韻是"雨(上)、去(去)、數(去)"，而他的另一首《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的頭幾句"望飛來半空鷗鷺，須臾動地鼙鼓。截江組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pí)虎"，用韻則是"去、上、上"。"互押"的位置是固定的。如西江月規定前後闋的第二句第三句押平韻，第四句押仄(上去)韻。如辛棄疾《西江月(遣興)》的用韻是："夫、呼(平)、處(去)、如、扶(平)、去(去)"。

(三) 平仄換韻。"通押"和"互押"都是在同一韻部之內，"換韻"則是改換韻部。何處換韻也是固定的。例如菩薩蠻的用韻是：兩仄韻，換兩平韻；又換兩仄韻，又換兩平韻。以温庭筠《菩薩蠻

(小山重叠金明滅)》爲例,用韻是:"滅、雪(十八部,仄聲);眉、遲(第三部,平聲);鏡、映(第十一部,仄聲);襦、鴝(第四部,平聲)。"又如定風波,前後闋都在平韻中間穿插幾處仄韻。例如辛棄疾《定風波(賦杜鵑花)》:

萬紫千紅過了春,杜鵑聲苦不堪聞。却解啼教春小住,風雨,空山招得海棠魂。　恰似蜀宫當日女,無數,猩猩血染赭羅巾。畢竟花開誰作主?記取,大都花屬惜花人。

三、詞的平仄

詞的平仄和詩的平仄有兩點不同。(1)詞的平仄比詩更嚴。詩在有些地方是可平可仄的,詞却規定必平或必仄,而且仄聲有時還要分上、去、入。(2)律詩以平仄相間的律句爲主,詞則除用平仄相間的律句外,也用相當多的叠平叠仄的拗句①。例如"平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等。

從字數來説,律詩只有五字句和七字句,詞從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都有,下面分别略作介紹。

一字句。用平聲,入韻,只見於十六字令。如張孝祥《十六字令》:

歸!獵獵西風捲繡旗。攔教住,重舉送行杯。

二字句,以用平仄和平平最爲常見,一般都入韻。二字句或是用於起句,或是用作疊句。例如:

盈盈,闕草踏青。(柳永《木蘭花慢》,下闋起句)
芳徑,芹泥雨潤。(史達祖《雙雙燕》,下闋起句)
明月,明月,照得離人愁絶。(馮延巳《三台令》叠句)
知否,知否,應是緑肥紅瘦。(李清照《如夢令》叠句)

① 平仄相間和叠平叠仄都指節奏點(即二、四、六的位置)而言。

也有既非起句也非叠句的。例如：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辛棄疾《南鄉子》）

愁苦！問院落凄涼，幾番春暮？（趙佶《宴山亭》）

三字句。相當於律句的下三字。常見的有：

仄平平，如"左牽黄，右擎蒼"（蘇軾《江城子》）。

平仄仄，如"春且住"（辛棄疾《摸魚兒》），"胡未滅"（陸游《訴衷情》）。

平平仄，如"長門事"（辛棄疾《摸魚兒》），"弦歌地"（張孝祥《六州歌頭》）。

四字句。一般相當於七言律句的上四字。

平平仄仄[①]，如"驚濤拍岸"（蘇軾《念奴嬌》），"長淮望斷"（張孝祥《六州歌頭》）。

仄仄平平，如"亂石穿空"（蘇軾《念奴嬌》），"身老滄州"（陸游《訴衷情》）。

還有一種常見的格式：仄平平仄，第三字必平。這是詞特有的句式，例如：

大江東去；江山如畫；雄姿英發。（蘇軾《念奴嬌》）

此生誰料。（陸游《訴衷情》）

四字句通常是二二。也有上一下三的，如"是離人淚"（蘇軾《水龍吟》）。也有上三下一的，如"銀字笙調，心字香燒"（蔣捷《一剪梅》）。

五字句。五字句就是近體詩的五言律句。

仄仄仄平平，如"把酒問青天"、"高處不勝寒"（蘇軾《水調歌頭》）。

---

① 加"○"的表示可平可仄。

仄仄平平仄(第三字必平),如"但願人長久"(蘇軾《水調歌頭》),"捲起千堆雪"(蘇軾《念奴嬌》)。

平平平仄仄(第三字必平),如"照花前後鏡"(温庭筠《菩薩蠻》),"爲誰頻斷續"(姜夔《齊天樂》)。

五字句的拗句常見的有:

仄仄仄平仄(第三字必仄),如"明月幾時有"(蘇軾《水調歌頭》),"盡日惹飛絮"(辛棄疾《摸魚兒》)。

仄平平仄平(第三字必平),如"弄粧梳洗遲"、"雙雙金鷓鴣"(温庭筠《菩薩蠻》)。

仄平平平仄,如"與君相逢處"(王安石《傷春怨》),"看名王宵獵"(張孝祥《六州歌頭》)。

五字句多爲上二下三,但也有上一下四的(如上述"看名王宵獵")。也有上三下二的,如"一聲聲更苦"(姜夔《齊天樂》)。

六字句。相當於七言律句的上六字。

平平仄仄平平,如"斷腸點點飛紅"(辛棄疾《祝英臺近》),"似花還似非花"(蘇軾《水龍吟》)。

仄仄平平仄仄(第三字必平),如"準擬佳期又誤"(辛棄疾《摸魚兒》),"是處紅衰翠減"(柳永《八聲甘州》)。

有一種很常見的格式:仄仄仄平平仄,第五字必平。這和"仄平平仄"的格式一樣,是詞特有的句式。例如:

我欲乘風歸去;人有悲歡離合。(蘇軾《水調歌頭》)

何況落紅無數;脉脉此情誰訴。(辛棄疾《摸魚兒》)

也有"仄平平仄平仄",第四字第六字俱仄,第五字必平。例如:

一時多少豪傑;一尊還酹江月。(蘇軾《念奴嬌》)

關河夢斷何處。(陸游《訴衷情》)

六字句一般是上二下四(如"不恨此花飛盡"),也有上四下二(如"二十四橋仍在")和三三(如"又還被鶯呼起")。

七字句。即七言律詩的律句。例如:

平平仄仄仄平平,如"老夫聊發少年狂","酒酣胸膽尚開張"(蘇軾《江城子》)。

仄仄平平仄仄平,如"一曲新詞酒一杯"(晏殊《浣溪沙》),"壯歲旌旗擁萬夫"(辛棄疾《鷓鴣天》)。

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五字必平),如"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温庭筠《菩薩蠻》)。

仄仄平平平仄仄(第五字必平),如"爲報傾城隨太守","會挽雕弓如滿月"(蘇軾《江城子》)。

上述七字句都是上四下三。詞的七字句也有上三下四的,它的平仄是:

仄平平—平平仄仄,如"更能消幾番風雨"(辛棄疾《摸魚兒》)。

仄仄仄—仄仄平平,如"常南望翠葆霓旌"(張孝祥《六州歌頭》)。

八字句以上的句式,都可以看作是上述句式複合而成的,例如八字句一般是上三下五,九字句可分析爲上三下六,或上五下四等等,其三字、四字、五字、六字的平仄大致超不出上面所説的範圍,這裏不再一一列舉了。

詞還有"一字豆"("豆"就是"逗",即句中語氣上很短的停頓),"一字豆"和一字句不同,它不是獨立的句子,其作用是領起一句或幾句,這是詞所特有的,例如: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柳永《雨霖鈴》,領單句)

對宿煙收,春禽静。(周邦彦《大酺》,領偶句)

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柳永《八聲甘州》，領排句）

△
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張孝祥《六州歌頭》，領排句）

一字豆通常是動詞（如上舉"對、念"等）和虛詞（如上舉"漸"以及"但、怎"等），聲調大多是去聲字。領偶句和領排句的一字豆，管的不只是一句，而是好幾句，如張孝祥《六州歌頭》例，"念"字就一直管到"竟何成"。

四、詞的對仗

詞的對仗和詩的對仗有幾點不同：

（一）近體詩的對仗是詩律的要求，而詞的對仗是自由的。詞是長短句，兩個長短不齊的句子，當然不能用對仗，只要字數相同而又相連的兩句，就有可能用對仗，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蘇軾《念奴嬌》），"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岳飛《滿江紅》）。當然也可以不用，如柳永《滿江紅》中地位相同的兩句"幾許漁人橫短艇，盡將燈火歸村落"，就没有用對仗。一首詞的上下兩闋句式相同，在上下闋相同的位置上，可以都用對仗，也可以上闋用，下闋不用。如范仲淹《蘇幕遮》上闋起句是"碧雲天，黄花地"，下闋的起句是"黯鄉魂，追旅思"，上下闋都用對仗，而周邦彦的《蘇幕遮》上闋起句"燎沉香，消溽暑"是用對仗的；下闋起句"故鄉遥，何日去"，就没有用對仗。這都説明詞的對仗並没有固定的要求。

儘管如此，詞的對仗還是有一定的習慣。一般地説，上下闋的起首二句，如果字數相同，大多用對仗。有些詞牌如浣溪沙、西江月、滿江紅在一定的位置上也以用對仗爲常。例如：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浣溪沙》）

照野瀰瀰淺浪，横空隱隱層霄。（蘇軾《西江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岳飛《滿江紅》）

（二）律詩的對仗是平仄相對，即平對仄，仄對平。詞的對仗

有兩種：一是律詩式的對仗，即平仄相對；一是非律詩式的對仗，即平仄不完全相對，甚至平仄完全相同。律詩式的對仗如上舉浣溪沙、西江月例，非律詩的對仗如上舉滿江紅例，第五字"塵"和"雲"是平對平，第七字"土"和"月"是仄對仄，但其餘平仄仍然相對。平仄完全相同的如：

左牽黄，右擎蒼。（蘇軾《江城子》，都是仄平平）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蘇軾《水調歌頭》，都是仄仄平平仄仄）

（三）律詩的對仗避免同字相對，詞的對仗不避同字相對。如上述"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就用同字"有"相對。

由一字豆領起的幾句，往往也可以用對仗，如柳永《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雖然上句是五字，下句是四字，但去掉上句的一字豆"有"，則兩句的字數相同，所以"三秋桂子"和"十里荷花"可以對仗。在某些詞牌中，一字豆領起的是"扇面對"，所謂扇面對，指的是兩句和兩句相對，例如：

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車騎雍容。（辛棄疾《沁園春》）

喚廚人斫就，東溟鰉膾；圉人呈罷，西極龍媒。（劉克莊《沁園春》）

"似"和"喚"是一字豆，後面各領四句。從對仗上説，不是一對二，三對四，而是一對三，二對四，這就叫"扇面對"。

詞義分析舉例

(六) 同源詞探求例

臤堅鋻緊掔　暗闇黯窨黔(会)陰蔭廕　句(勾)鉤笱痀鞠朐傴　盧驢(旅)壚瞜獹鸕　枯涸竭渴　稃(孚)莩苻郛　布敷鋪溥博普旁方　小肖宵削消銷梢稍少　分班判別辨半斑(辯)頒　蘼蕪、蠛蠓、緜蠻　霢霂、溟濛

同源詞問題,在古代漢語常識中没有談到,這裏有必要作一簡單説明。所謂同源詞是這樣一些詞:它們本是同一語源,後來分化成若干意義相關而不完全相同的詞。這些詞的讀音和字形往往也隨着分化,由於語言的發展,讀音可能變得彼此很不相同,意義之間聯繫可能變得難以辨認,字的形體也隨之變得彼此毫不相干。但是。只要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它們在讀音上和意義上總是有一定的聯繫的。研究同源詞,就是要找出這些來自同一語源的詞相互間的聯繫。這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的詞,而是一組一組的同源詞。由於找到了這些同源詞之間的聯繫,我們對其中一些詞的理解也就能更加深入。所以,同源詞的研究,是古漢語詞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確定同源詞,有三個必要的條件:(一)這些詞的讀音必須是相通的。所謂相通,是指在韻母方面,或是疊韻(屬於同一韻部),或是對轉(即韻母的主要元音相同,韻尾有對應關係)。在聲母方面,或是雙聲(聲母相同),或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①。(二)這些詞的意義相同、相近或相關(即有一定的關聯)。(三)有古代語言資料、訓詁資料或字形爲證,證明它們出自同一語源。這三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只是讀音相同,那只是同音字;只是意義相同或相近,那只是同義詞。同源詞必須是"聲近義通",即同時具備第一、二兩個條件。但只是具備這兩個條件還不够。因爲在同義詞中也有讀音偶然相同(或相通)而實際上並非同源的。所以還必須具備第三個條件,才能確證其同源。王力先生晚年著有《同源字典》,是一部材料豐富,考證嚴謹的著作,可資參考。

下面我們舉十組同源詞來加以分析。

【臤堅鋻緊掔】

這一組同源詞有一個共同的意義:堅固、堅硬。

臤(qiān)。《説文》:"臤,堅也。"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中説:"按持之固也,與掔略同。"

堅。《説文》:"剛也。"《墨子·備梯》:"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

鋻(jiàn)。《説文》:"剛也。"《集韻》:"剛鐵也。"《藝文類聚·人部》引晉楊泉《物理論》:"在金曰鋻,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土部》:"堅者,土之臤;緊者,絲之臤;鋻者,金之臤。"

緊。《説文》:"纏絲急也。"纏絲急則堅固。《管子·問》:"戈戟

① 見本書古漢語常識(二十五)《古今語音的異同》。

之緊，其厲何若？”

掔(qiān)。《説文》：“固也。”《莊子·徐无鬼》：“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

從語音上看，這一組字都屬真部。“堅、鋻、緊”是見母，“臤、掔”是溪母。它們同屬喉牙音，發音部位相同。

【暗闇黯窨黮(㚔)陰蔭廕】

這一組詞都有光線不足、陰暗的意思。

暗。《説文》：“日無光也。”《楚辭·九辯》：“卒壅蔽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論衡·説日》：“日中光明故小，日出入時光暗故大。”

闇。《説文》：“閉門也。”閉門則爲幽暗，這是“暗”的區别字，本指房間暗。先秦時多用來表抽象意義，是昏暗、糊塗的意思。《荀子·君道》：“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

黯。《説文》：“深黑也。”這是顔色暗。蔡邕《述行賦》：“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雙音詞“黯黮”也是陰暗的意思。《楚辭·九歎·遠遊》：“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混濁其未央。”王逸注：“黯黮，不明貌也。”

窨(yìn)。《説文》：“地室也。”即地窖，現代還説地窨子。地窖當然是不亮的。《後漢書·光武紀》：“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唐李賢注：“蠶室，宫刑獄名。宫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

黮(㚔)。《説文》：“雲覆日也。”這是天陰。“暗”是就太陽本身來説的，所以説“日無光”；“黮”是日光被遮蓋的結果，所以説“雲覆日”。又寫作“霒”。《楚辭·九辯》：“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霒曀而莫達。”洪興祖補注：“霒，音陰，雲覆日也。曀，陰風也。”

陰。《説文》：“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水南山北是太陽晒不到的一面。《公羊傳·桓公十六年》：“越在岱陰。”杜預注：“山北曰

陰。"《列子·愚公移山》:"指通豫南,達於漢陰。"漢陰是漢水的南面。古籍中天陰也多寫作"陰",而"黔"字是很罕見的。《墨子·備城門》:"以備陰雨。"

蔭。《說文》:"草陰也。"草木覆蓋的地方,見不着太陽,叫蔭。《荀子·勸學》:"樹成蔭而衆鳥息焉。"引申爲覆蓋、庇蔭。《左傳·文公七年》:"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又寫作"廕"。《國語·晉語》:"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從語音方面來看,這組詞古音同是影母,又都屬侵部。"暗、闇"同音,"黔、陰"同音,"窨、蔭、廕"同音。它們之間,只有韻頭或聲調稍有不同,意義又相通,顯然是一組同源詞。

【句(勾) 鉤 笱 朐 軥 胊 傴】

這一組詞都有彎曲的意思。

句(勾)。《說文》:"曲也。"《禮記·樂記》:"倨中矩,句中鉤。"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

鉤。《說文》:"曲鉤也。"《莊子·馬蹄》:"曲者中鉤,直者應繩。""鉤"是一種彎曲的鉤子。"句(勾)"是形容詞,"鉤"是名詞。

笱(gǒu)。《說文》:"曲竹捕魚笱也。"即把竹子彎曲起來而制成的捕魚器具。《詩經·邶風·谷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朐(gōu)。《說文》:"曲脊也。"即駝背。《莊子·達生》:"見朐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軥(qú)。《說文》:"輿下曲者。"《左傳·襄公十四年》:"射兩軥而還。"孔疏引服虔注:"車輿兩邊叉馬頸者。"即車輿兩邊下伸反曲以夾馬頸的部份。

胊(qú)。《說文》:"脯挺也。"《儀禮·士虞禮》:"胊在南。"鄭玄注:"胊,脯及乾肉之屈也。"彎曲的乾肉條叫做胊。

傴(yǔ)。《說文》:"僂也。"《禮記·問喪》:"傴者不袒。"注:"背

曲也。"即駝背。

從語音方面來看,這組詞古韻同在侯部,聲母同是喉牙音。"句(勾)、鈎"同音,是見母字;"笱"與"句、鈎"只是聲調不同。"朐"也是見母,它與"句、鈎"是韻頭不同。"軥、胊"同音,是羣母字,與"朐"相較,只是聲母清濁的不同。"傴"是影母字,韻母與"朐、軥"相同,影母是喉音,喉音和牙音是相通的。這七個字聲音和意義都相通,是一組同源詞。

【盧 黸(旅) 壚 瞳 獹 鸕】

這一組詞都有"黑"義。

"盧"是黑色。《尚書·文侯之命》:"盧弓一。"傳:"黑也。"

"黸"也是黑色。《説文》:"黸,齊謂黑爲黸。"字亦作"旅"。《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旅弓矢千。"

"壚"是黑色的硬土。《尚書·禹貢》:"下土墳壚。"《釋文》引《説文》:"壚,黑剛土也。"

"瞳"是黑眼珠。《文選·甘泉賦》:"玉女亡所眺其清瞳兮。"注引服虔:"瞳,目瞳子也。"

"獹"是黑狗。《玉篇》:"韓獹,天下駿犬。"字也寫作"盧"。《漢書·王莽傳》:"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注:"黑色曰盧。"

"鸕"是黑色的水鳥。《字林》:"鸕似鵜而黑,水鳥也。"

這一組同源詞的讀音都相同,都是來母,魚部。

【枯 涸 竭 渴】

"枯"是乾枯。《説文》:"枯,槁也。"《莊子·外物》:"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涸"是水乾。《説文》:"涸,渴也。"("渴"也是水乾之義,見下。)《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枯"是溪母,魚部;

"涸"是匣母,鐸部。鐸部和魚部同類,可以對轉;溪母和匣母同屬喉牙音。

"竭"也是水乾。《國語·周語》:"伊洛竭而夏亡。"注:"竭,涸也。"這個意義還保留在成語"竭澤而魚"中。

"渴"也是水乾,原是"竭"的本字。《説文》:"渴,盡也。"段注:"渴竭古今字。古水竭多用渴,今則用渴爲漱字矣。"由此引申爲口中無水而欲飲,即"飢渴"的"渴","《説文》作"漱"。《荀子·天論》:"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

"竭"、"渴"都是月部字。"渴"是溪母,"竭"是羣母,同屬牙音。

這組同源字聲母都是喉牙音,韻部或是魚部,或是鐸部,或是月部,聲音可以相通,意義也都與"乾枯、竭盡"相關。但諸聲偏旁"古"和"曷"卻與它們的意義没有關係。

【稃(孚)莩苻郛】

這一組同源詞都有"外表"之義。

"稃"是小麥等植物的花外面包着的硬殼。《説文》:"稃,穅也。"《爾雅·釋草》:"秬,一稃二米。"原寫作"孚"。《詩經·小雅·大田》:"既方既皁。"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

"莩"是蘆葦稈裏的白皮。《漢書·中山靖王傳》:"非有葭莩之親。"注:"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

"苻"和"莩"同義。《淮南子·俶真》:"蘆苻之厚。"注:"蘆中之白苻。"

"郛"是外城。《説文》:"郛,郭也。"《公羊傳·文公十五年》:"郛者何?恢郭也。"

這一組字,以"孚"爲聲符的都屬幽部,以"付"爲聲符的屬侯部,幽侯韻部相近。"稃孚莩郛"是滂母,"苻"是並母,它們都是雙脣音。

【布敷铺溥博普旁方】

這一組同源詞都有"分布"和"廣泛"義。"分布"則"廣泛",其間是有聯繫的。

"布"本義是"布帛"的布。《説文》:"布,枲(xǐ)織也。"這個意義與"布列"有關。《釋名·釋采帛》:"布,布也,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横成之也。""布"又有"布列"、"分布"之義。《廣雅·釋詁》:"布,列也。"《國語·鄭語》:"乃布幣焉。"注:"陳也。"

"敷"有"敷設"、"展開"義。《説文》:"敷,敶(施)也。"《小爾雅·廣詁》:"敷,布也。"《尚書·禹貢》:"禹敷土。"馬注:"分也。"又有"遍"義。《詩經·周頌·賚》:"敷時繹思。"鄭箋:"敷,猶徧(遍)也。"

"鋪"有"鋪陳"、"鋪展"義。《小爾雅·廣詁》:"鋪,布也。"《詩經·大雅·常武》:"鋪敦淮濆。"箋:"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又有"普遍"義。《詩經·小雅·雨無正》:"淪胥以鋪。"箋:"鋪,徧也。"

"溥"是"廣大"、"普遍"的意思。《説文》:"溥,大也。"《詩經·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博"是"廣博"、"普遍"的意思。《孟子·離婁下》:"博學而詳説之。"

"普"是"普遍"、"全面"的意思。《廣韻》:"普,博也,大也,徧也。"《孟子·萬章上》引《詩經》"溥天之下"作"普天之下"。

上述字"博"是鐸部,其餘都是魚部。魚鐸對轉。"布博"是幫母,其餘是滂母,幫滂同屬唇音。

"旁"有"普遍"義。《説文》:"旁,溥也。"《尚書·太甲》:"旁求俊彦。"

"方"有"普遍"義。《廣雅·釋詁》:"方,大也。"《尚書·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方與旁通。"《易經·繫辭上》:"旁行而不流。"《淮南子·主術》作"方行"。

"旁方"是陽部,與"布敷"等字的魚部對轉。"旁"是並母,"方"是幫母,與"布敷"等字同屬脣音。

【小 肖 宵 削 消 销 梢 稍 少】

這一組同源詞都有"微小"義。

"肖"有"小"義。《方言》十二:"肖,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吕申肖矣。"集解引徐廣:"肖猶衰微。"

"宵"也有"小"義。《禮記·樂記》:"宵雅肄三。"注:"宵之言小也。"

"削"有"削減"、"削弱"義。削減、削弱就是變小,所以與小"義有關。《吕氏春秋·長利》:"是故地日削。"注:"削,小也。"

"消"是竭盡。削減的結果就是"消"。所以《釋名·釋言語》説:"消,削也。言減削也。"又《釋名·釋疾病》:"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這雖然是在解釋"消中之疾"的"消",但也是認爲"消"與"削"詞義是有關的。

"銷"是金銷。《説文》:"銷,爍金也。"與"消"的意義有關。《莊子·則陽》:"其聲銷,其志無窮。"司馬云:"銷,小也。"也是以"小"訓"銷"。

"梢"是樹梢。《説文》:"梢,木也。"徐鍇注:"梢,樹枝末也。"(按:《韻會》引《説文》作"木枝末也"。)"梢"的另一個意義是小柴。《淮南子·兵略》:"曳梢肆柴。"注:"梢,小柴也。""樹梢"義與"小柴"義都與"小"有關。

"稍"的本義按《説文》是"出物有漸也"。朱駿聲認爲它的本義應是"禾末"。"稍"又有"小"義。《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玄注:"稍事,有小事而飲酒。"以"小事"釋"稍事"。

"少"和"小"義相近。甲骨文金文"小"、"少"是同一個字。

上述字都是宵部;"小、肖、宵、削、消、銷"都是心母,"梢、稍"是

山母。"少"是書母,同屬舌齒音。

【分班判別辨半斑(辯)頒】

上面舉的同源詞很多是同一諧聲偏旁的,其實同源詞並不限於同諧聲偏旁的字。這一組同源詞就是這樣。這些字字形各不相同,但從讀音和意義分析,再加上古代訓詁材料的證明,可以知道它們是同源詞。

"分"是剖分,分開。《説文》:"分,別也。從八從刀會意。"《荀子·王霸》:"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

"班"的本義是分瑞玉。《説文》:"班,分瑞玉也。從玨從刀。"《尚書·舜典》:"班瑞於羣后。""班"也有"別"義。《左傳·襄公十八年》:"有班馬之聲。"注:"別也。"

"判"是剖一爲二。《説文》:"判,分也。"段玉裁認爲"判"字是"形聲包會意"。《左傳·莊公三年》:"紀(國名)於是乎始判。"注:"分也。""判"又有"半"義。《公羊傳·定公八年》:"璋判白。"注:"判,半也。"

"別"是分解,分開。《説文》:"別,分解也。從冎從刀。"《廣雅·釋詁》:"別,分也。"《管子·問》:"有別券者幾何家?"注:"別券,謂分契也。"

"辨"的本義是剖分。《説文》:"辨,判也。從刀辡聲。"引申爲分辨。《小爾雅·廣言》:"辨,別也。"《周禮·冢宰》:"辨方正位。"

以上字都是用刀的動作,都有"剖分"之義。"分、班"是幫母,"判"是滂母,"別、辨"是並母,都是脣音。"班判"屬元部,"別"是月部,元月對轉。"分"是文部,"辨"是真部,文真主要元音相近。

下面這些字或有"分"義,或有"相半"義,語言上也與"分"、"班"等相通,也都屬於這一組同源詞。

"半"有"分別"義。《説文》:"半,物中分也。"《禮記·月令》:"生

死分。"注:"分猶半也。"《春秋繁露》:"春秋分者,陰陽相半也。"都以"半"來解釋"分"。"半"是幫母,元部,與"班"是雙聲兼疊韻。

"斑"是色彩相雜。《禮記·祭義》:"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注:"髮雜色也。"字亦作"辯"。《説文》:"辯,駁文也。""斑"是幫母,元部,與"班"同音。

"頒"有"分"義。《禮記·祭義》:"頒禽隆諸長者。"注:"頒之言分也。"又有"斑"義。《孟子·梁惠王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頭半白者曰頒。""頒"是幫母,文部,古音與"分"是雙聲兼疊韻。

【蘼蕪、蠛蠓、縣蠻、霢霂、溟濛】

不但單音詞有同源詞,雙音詞也有同源詞。這一組就是幾個同源的雙音詞。

"蘼蕪"又寫作"蘼蕪",是一種細葉的香草。《爾雅·釋草》:"蘄茝,蘼蕪。"郭璞注:"香草,葉小如萎狀。"李時珍《本草綱目》:"大葉似芹者爲江蘺,細葉如蛇狀者爲蘼蕪。"

"蠛蠓"是一種小蟲。《爾雅·釋蟲》:"蠓,蠛蠓。"郭注:"小蟲似蚋,喜亂飛。單呼曰蠓,累呼曰蠛蠓。"

"縣蠻"是小鳥的樣子。《詩經·小雅·縣蠻》:"縣蠻黄鳥。"毛傳:"縣蠻,小鳥貌。"

"霢霂(màimù)"是小雨。《爾雅·釋天》:"小雨謂之霢霂。""霢"《説文》作"霡"。《説文》:"霡霂,小雨也。"段玉裁注:"霡霂,溟濛之轉語。"

"溟濛"是小雨。《玉篇》:"溟濛,小雨也。"又作"溟沐"。揚雄《太玄·少》:"密雨溟沐,潤於枯瀆。"宋惟幹注:"溟沐,猶霢沐也。"

這些詞都含有"小"義。從語音上看,構成這些複音詞的每個字聲母都是明母。每個詞的兩個字韻部都比較接近,"蘼蕪"的韻

部是歌部和魚部,"蠛蠓"是月部和東部,"縣蠻"都屬元部,"霡霂"是錫部和屋部,"溟濛"是耕部和東部。這些詞相互之間都有音轉關係。"蘼蕪"的"蕪"和"縣蠻"的"蠻"主要元音相同;"蠛蠓"的"蠓"、"溟濛"的"濛"和"霡霂"的"霂"是東屋對轉。所以它們是一組同源詞。

再進一步說,單呼的"蠓"和累呼的"蠛蠓"也是來自同一語源。這類的詞還有一些,如"蒺藜"和"茨","窟窿"和"孔",等等。

王國維在《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一文中,舉了不少動植物的名稱語音相通、意義相關的例子。"蘼蕪"等是他所舉的例子之一。

練 習 六

一 "叶音説"爲什麽是錯誤的?

二 熟記先秦古韻三十部和"平水韻"的平聲韻與入聲韻韻目。

三 寫出五言律詩"仄起仄收"、"平起仄收"、"仄起平收"、"平起平收"四種格式的平仄。

四 解釋下列名詞

孤平拗救 破讀 三十六字母 出韻 雙調 借對 詞牌
近體詩 一字豆 重脣音 絶句 排律

五 指出下列句子中的通假字和破讀字。假借字請説明此字的本義,破讀字請説明其本音,並説明與本音、破讀音相應的意義以及這兩個意義之間的關係。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周南·關雎》)
2.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詩經·衛風·氓》)
3.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詩經·豳風·七月》)
4.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詩經·豳風·七月》)
5.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詩經·豳風·七月》)
6.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詩經·小雅·采薇》)
7.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詩經·小雅·十月之交》)
8.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曹植《贈白馬王彪》)

六 指出下列句子中的雙聲聯綿詞和疊韻聯綿詞。並分别注明其上古的聲母和韻部。

1.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詩經·秦風·蒹葭》)

2.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經·小雅·十月之交》)

3.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詩經·大雅·生民》)

4.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詩經·豳風·七月》)

5.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屈原《離騷》)

6.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屈原《哀郢》)

7. 迴穴衝陵,蕭條衆芳。(宋玉《風賦》)

8. 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歊。(宋玉《風賦》)

9. 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閨漠感突。(枚乘《七發》)

10. 漰汩潨湲,披揚流灑。(枚乘《七發》)

七 利用工具書判斷下列句子中帶△的詞哪些是同源詞,哪些不是,並説明理由。

(A)組

1.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詩經·衛風·氓》)

2.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詩經·魏風·伐檀》)

3.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屈原《九歌·湘夫人》)

4. 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枚乘《七發》)

5. 若華夕曜,巖△澤氣通。(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B)組

1.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經·豳風·七月》)

2.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詩經·大雅·生民》)

3.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屈原《離騷》)

4. 騷人之文,自兹△而作。(蕭統《文選序》)

5.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八 下面兩首詩哪一首是古體詩,哪一首是律詩?爲什麽?分析律詩的用韻、對仗、平仄(包括有無拗救和失黏失對之處)。

前出塞　杜甫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人定　白居易

人定月曨明，香消枕簟清。翠屏遮燭影，紅袖下簾聲。
坐久吟方罷，眠初夢未成。誰家教鸚鵡，故故語相驚。

九　把下面一篇短文加上標點並翻譯成現代漢語：

舊唐書·李白傳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塗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